

## 增一阿舍经新译( 悟慈长老 )

增壹阿舍经序.....	2
增壹阿舍经卷第一.....	3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	18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	26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	46
增壹阿舍经卷第五.....	60
增壹阿舍经卷第六.....	74
增壹阿舍经卷第七.....	86
增阿舍经卷第八.....	106
增阿舍经卷第九.....	117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	130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一.....	140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二.....	153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三.....	172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四.....	186
增阿舍经卷第十五.....	197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六.....	205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七.....	218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八.....	228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九.....	242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	255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一.....	270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二.....	280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三.....	294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四.....	312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五.....	331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六.....	348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七.....	366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八.....	377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九.....	389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	398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一.....	407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二.....	419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三.....	431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四.....	445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五.....	457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六.....	470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七.....	479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八.....	488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九.....	498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	507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一.....	518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二.....	531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三.....	542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四.....	554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五.....	562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六.....	570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七.....	583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八.....	595
增壹阿舍经卷第四十九.....	611

## 增壹阿舍经序

晋沙门释道安撰

四阿舍经（杂、中、长、增壹）之义，都同于中阿舍经，由于首要在于明白其旨，而不再于重序。所谓『增壹阿舍经』，就是用数字，把其法条统统连贯起来，而相次第下去之意。也就是说：从一数至于十数为终，使其每加一数之故，才名叫做增一的。而且数数皆增加，以增为义。里面的所为法，都多录禁律，绳墨（墨绳，规矩）切厉（非常的严格），乃为度世的检括（济度世人的法则）。外国的岩岫（岩穴）之士，江海的人（统指过着隐遁的生活的人，也就是修道的人），对于四阿舍经，都有很多咏味于此的！

有外国的沙门（勤息，指出家学道的人，后即专指佛教的出家弟子），名叫曼摩难提（法喜。符秦建元中至长安，和道安、竺佛念等共译中阿舍、增一阿舍，及毗昙心论等，一百零六卷，至姚萇入关后，即还西域），为兜佉勒国的人（月支国，为葱岭西南，乌浒水上游的国名）。此人韶龢（年少时）出家，孰与（熟习参与经典）而广闻（遍阅三藏），诵习二阿舍经（中阿舍、增一阿舍），温故而日新，周行于诸国家，没有一国土不涉及的。以符秦建元二十年，到了长安来，外国的乡人都均称善，武威的太守赵文业（赵政，为符坚的秘书郎，东晋洛阳清水的人），请他译出经典。

是由竺佛念任译传人凉州人，甘肃武威。前秦建元年间〔三六五—三八四〕入长安，曾协助译经等工作），而由昙嵩（慧嵩）笔受（承受他人口述之语，用笔传述），岁在甲申（符坚建元二十年，三八四）年之夏季开始译出，至于来年（翌年）的春季才译完，计为四十一卷（如依众经目录，即为五十卷），分作上下部。上部的二十六卷，乃完全而没有遗失，下部的十五卷，则遗失其录偈（摄颂。集经的结颂，以十经为一偈，恐后来忘误之故）。

我曾经与法和（荥阳人，为道安的同学）共同考正，而僧契（北地泥阳人，住长安大寺，匡振佛法）和僧茂，则协助校验漏失，经过四十天才完毕。在这一年中，曾有阿城之役（东晋太元九年〔建元二十年〕，慕容泓，慕容冲起兵占据阿房城而称帝，同年姚萇也由北地起兵而称王，后执符坚而占据长安。阿房城为陕西省关中咸阳县），征伐战鼓，在于近郊。而他们正专心于此翻译的大业。全部具翻二种阿舍经（中、增一）为一百卷，以及鞞婆沙（鞞婆沙论，十四卷）、婆和须蜜（尊婆须蜜〔世友〕菩萨所集论十卷，为马鸣菩萨之师）、僧伽罗刹（僧伽罗刹所集经三卷）等经论，计为传译此五种大经论（1.中阿舍，2.增一阿舍，3.鞞婆沙论，4.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5.僧伽罗刹所集经）。自从佛法东流（佛教传至中

国)，所译出的经典当中，乃为很优胜的。四阿舍经乃为四十位应真（应供，阿罗汉）所结集的，由十人撰一部，在每部经里都题其起尽（始末），而有录偈（摄颂，集经的结颂，约每十经造一偈），深恐佛法留传在世既久之后，会产生遗逸散落之故。

在此国土里，从前曾经译出的诸经，都为班班（显明），在其中有现在的二阿舍，都各造新录一卷，以全其故目，而注明其得失，使见经而寻，得以容易了解的。上下二部合之而为四百七十二经，凡诸学士，都会知道，撰此二阿舍经，在其中，往往有律语（戒禁）的出现，因此，以外国来说，乃不通于沙弥（勤策，受十戒，二十岁前，或未受具足戒的出家人）和白衣（在家学佛的人）共同视诵的（律制：在家人不得看出家人的禁戒，以免多生无所为的谤业）。从今以后，幸运的能够共同护持，使学佛的弟子都能遵守律制，这就是兹邦（吾国）的急务！这些谆谆的教诲，祈能不以藐藐（高远的样子，也是轻忽之义）的把它听过去！要知道！广见而不知道护持禁戒之事，乃为学者们共通之创（毛病！创伤）。

中本起经（二卷，后汉昙果、康孟祥共译。乃述佛陀成道后的教化的事迹），乃为康孟祥（康居人，后汉献帝建安年间一一九六一二二〇，来洛阳）所译出，而译出大爱道品，乃不知这就是禁经，比丘尼之法，乃堪以慊[音区]切（应爽爽快快的切开），应直割而除去，因为这乃是一大可鄙，可以痛恨的！此二经（中阿舍、增一阿舍），有力的道士（高僧大德），乃能见，都应着于心内（思念而抱于胸），假如轻忽（藐视）而不以为意的话，就请诸位有志于学佛的大德们，鸣鼓而攻击他，是应该的事（幸我同志，鸣鼓而攻之可也。）

注一：道安大师为东晋，常山扶柳（河北）的人。十二岁出家，受具足戒之后，则到各处去游学。曾跟佛图澄、竺法济、支昙、竺僧辅等大师学习佛法。为前秦苻坚所器重，著作很多，东晋太元十年示寂[苻坚建元二十一年，公元为三八五年]，世寿为七十二岁。为当代的一大高僧，以弥天释道安，称于世间。传记在梁高僧传卷五。

注二：瞿昙（姓）僧伽提婆。译为众天。为罽宾国（北印度，迦湿弥罗，现在的克什米尔一带之地）的人，前秦建元年中到长安，曾和慧远、竺佛念等大师共译诸论。其先后所译的，计为百余万言，其道化的声誉，乃非常的高，其传记在于高僧传卷一。为第二译的译者，东晋隆安元年〔三九七〕于建邺的东亭寺译出，五十一卷本）。

注三：此道安大师的序文，乃附在于已遗失的昙摩难提所译的第一译。由内容来看，就得非常的清楚的。

## 增壹阿舍经卷第一

东晋罽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

## 序品第一

大意：本品叙述结集本经的由来，以及方法和目的，也谈到菩萨发心与六度行法，也有弥勒之告嘱等事，末后说阿难付嘱于其弟子优多罗，并述优多罗的本生事迹。

自归能仁第七仙	演说贤圣无上轨	永在生死长流河
世尊今为度黎庶	尊长迦叶及圣众	贤哲阿难无量闻
善逝泥洹供舍利	从拘夷国至摩竭	迦
叶端思行四等		
此众生类坠五道	正觉演道今去世	忆尊巧训怀悲泣
迦叶思惟正法本	云何流布久在世	最尊种种吐言教
总持怀抱不漏失	谁有此力集众法	在在处处因缘本
今此众中智慧士	阿难臣善无量闻	即击撻椎集四部
比丘八万四千众	尽得罗汉心解脱	以脱缚着处福田

（自当归依于能仁〔释迦〕第七仙人〔过去七佛的第七位仙人—佛陀〕。能演说贤圣的无上的轨道—真理。那些永远在于生死长流的爱河苦海里的众生们，世尊〔佛陀〕现在就是为了度化这些黎庶—众生的。）

（尊长迦叶〔迦叶尊者为苦行第一，为第一结集时的上首〕，以及诸位圣众，和贤哲们〔佛陀的诸弟子，僧伽〕，里面的阿难〔佛的堂弟，多闻第一〕，乃为无量闻〔多闻、多记忆〕的人。善逝〔如实而逝至于涅槃的人—佛陀〕泥洹〔涅槃，灭尽烦恼，脱离系缚的境界，指佛寂灭离世〕后，他们都供养佛陀的舍利〔遗珠〕，从拘夷国〔拘尸那罗，东印度，末罗族的都城，佛陀在此入灭〕，到了摩竭陀国〔十六大国之一，迦毘罗城之南，憍萨罗国的东南，以王舍城为首都〕。）

（迦叶尊者当时则端坐而思惟，而行四等心〔慈悲喜舍的四种怨亲平等的无量心〕。他觉察这些众生之类，乃坠落于五道〔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之五趣的众生，都在此生死轮回中，受无量之苦〕。于今正觉者〔正等觉的佛陀〕演说真理实道后，现在已经离开世间而去，他思忆世尊巧妙的教训时，则怀着悲伤的心情而欲泣。）

（迦叶尊者曾思惟正法为根本，这到底要如何流布？要怎样才能久住于世间？我们的最尊〔佛陀〕，曾经演说种种的言教，总持而怀抱在心，不使其漏失。到底谁有此能力能够聚集佛陀遗留于世间的这些众法，这些在在处处〔到处〕所说的因缘之本呢？现在于此大众当中的智慧之士，阿难尊者可说就是第一贤善于无量之闻的人。此人即可以扣击撻椎〔木制的厚板，传信息，集大众时所用的〕而集合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佛子当中的比丘〔乞士，以乞食来资养色身〕有八万四千位之众，都是得证阿罗汉（应供，解脱生死的圣者），而得心解脱的圣者，由于脱离系缚执着，而处于福田的境界〔福田为种福之田，也就是供养他们就能得大福德〕。）

迦叶哀愍于世故	加忆尊恩过去报	世尊授法付阿难
愿布演法长存世	云何次第不失绪	三阿僧祇集法宝
使后四部得闻法	已闻便得离众苦	阿难便辞吾不堪
诸法甚深若干种	岂敢分别如来教	佛法功德无量智
今尊迦叶能堪任	世雄以法付耆旧	大迦叶今为众人
如来在世请半坐	迦叶报言虽有是	年衰朽老多忘失
汝今总持智慧业	能使法本恒在世	我今有三清净眼

亦复能知他心智 一切众生种种类 无有能胜尊阿难

(迦叶尊者乃由于哀愍世间之故，愈加忆念师尊的大恩，过去带给他的果报。他觉知世尊普传授教法，付嘱于阿难，就请阿难而说：愿尊者你布演佛法，传其能长存于世间。要怎样才能有次第，而不失去其头绪？怎样结集三阿僧祇劫（三无量劫）所修而成的法宝？使后世的四部众，能得听闻此大法？一旦听闻，便得脱离众苦呢？)

(阿难听后，便婉辞此大任，说他不堪以担任此工作。因为诸法乃非常的深妙，有若干之种类的。我怎样敢分别〔解释〕如来之教法呢？〔如来为佛陀〕。佛法的功德，乃为无量的智慧！现今唯有尊者迦叶您，能堪任此工作。世雄〔佛陀〕曾以法，付嘱于耆旧您〔指迦叶长老〕，大迦叶！您现在应该为众人着想，您乃如来在世之时，曾经让半座请您和佛共坐过的圣者啊！)

(迦叶回答他说：虽然有如此的殊荣，但是现在已经是一名年衰朽老，而多忘失的人。阿难您现在能够总持智慧的胜业，能够使佛法的根本永恒的留在于此世间。我现在具有三种清净之眼〔1.肉眼，能见现在的事法无碍，2.天眼，能见露现，不露现之事而无碍，3.慧眼，能见一切法而无碍〕，同时也具有能知道他人之内心的他心智。因此，而知道一切众生的种种不同之类〔贤愚胜劣等〕，都没有一人能胜过于尊者阿难您的！)

梵天下降及帝释 护世四王及诸天 弥勒兜术寻来集  
菩萨数亿不可计 弥勒梵释及四王 皆悉叉手而启白  
一切诸法佛所印 阿难是我法之器 若使不欲法存者  
便为坏败如来教 愿存本要为众生 得济危厄度众难  
释师出世寿极短 肉体虽逝法身在 当令法本不断绝  
阿难勿辞时说 迦叶最尊及圣众 弥勒梵释及四王  
哀请阿难时发言 使如来教不灭尽 阿难仁和四等具  
意转入微师子吼 顾眄四部瞻虚空 悲泣挥泪不自胜

(这时梵天〔初禅天主，住于色界而领世界的原理之神格化者〕下降，及帝释天〔忉利天主，被认为对于世人之赏善罚恶的主神〕，和镇护世间的四大天王〔东为持国，南为增长，西为广目，北为多闻〕，暨诸天都来临。弥勒菩萨也由兜术天，随时来集会〔弥勒译为慈氏，兜率陀天为欲界第四层天，有内院和外院。菩萨在内院，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当会降生

于此世间成就佛陀。外院为诸天神所居之天〕，菩萨之众，其数量乃不可忆计而出的多。弥勒菩萨、梵天王、帝释天，以及四大天王们，都均叉手〔含掌〕，而启白说：)

(一切诸法乃为佛陀所印证的，阿难乃为我佛法中的法器啊！假如不欲使佛法久存于世的话，便为坏败如来的教训的了。愿阿难您，能存根本法要，而为诸众生，使众生能得济振危厄，而度诸众苦难！)

(释师〔本师释迦〕出现于世间的世寿，乃极为短暂，但是其肉体虽然已经逝去，而法身（真如法性的理体）却仍然存在于世间。因此，应当使佛法的根本不能断绝。阿难您！切勿谦辞，应于此时开始说法！)

(迦叶这位最尊的圣者，以及诸圣众，和弥勒菩萨、梵天王、帝释天，暨四大天王们，都哀请阿难，请阿难尊者及时开示说法，使如来的教法不致于灭尽。阿难尊者本来就为仁和的圣者，乃具有四等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其意乃一转而入微，而有意作狮子吼。首先顾眄四部众，其次瞻仰虚空，伤悲而泣，而挥泪不能自胜〔眼泪流个不停〕！)

便奋光明和颜色 普照众生如日初 弥勒睹光及释梵  
又十希闻无上法 四部寂静专一心 欲得闻法意不乱  
尊长迦叶及圣众 直视睹颜目不眴 时阿难说经无量

谁能备具为一聚 我今当为作三分 造立十经为一偈  
契经一分律二分 阿毗昙经为三分 过去三佛皆三分  
契经律法为三藏 契经今当分四段 先名增一二名中  
三名曰长多瓔珞 杂经在后为四分 尊者阿难作是念  
如来法身不败坏 永存于世不断绝 天人得闻成道果

(阿难尊者便奋发其光明，和颜悦色而普照众生，有如太阳的初出之时那样的柔软光明。弥勒菩萨睹见此光明，以及帝释天、梵天们，都叉十〔合掌〕，而希望听闻无上之法。四部众都寂静，都专一身心，欲得闻法，其心意都不敢散乱。尊者迦叶长老，以及诸圣众，都直视而睹阿难之颜，眼珠并不转眴〔动〕。)

(这时，阿难尊者乃欲说算不尽的很多的经典，这，到底有谁能够将这些具备而为一聚呢？我现在应当将它分作三分，造立十经〔十本之经〕为一偈颂。契经〔契合真理之经，所谓集录佛陀的教说〕为第一分，律〔生活规范及禁戒〕为第二分，阿毗昙经〔论，教说之注释〕为第三分。过去的三佛〔三佛陀—正觉〕均将其教说为三分，所谓契经、律、法〔对法，指论〕，为之三藏〔经律论之三，均含藏真理，为佛典之总称〕。)

(契经现在当分为四段：首先名叫增一阿舍，第二名叫中阿舍，第三名叫长阿舍，有很多的瓔珞，杂阿舍经乃排在于最后，而为四段分。尊者阿难曾作如是之念：如来的法身并不会败坏，能永存于世间而不断绝，天神和人类们，得以听闻佛法，而能完成道果。)

或有一法义亦深 难持难诵不可忆 我今当集一法义  
一一相从不失绪 亦有二法还就二 三法就三如连珠  
四法就四五亦然 五法次六六次七 八法义广九次第  
十法从十至十一 如是法宝终不忘 亦恒处世久存在  
于大众中集此法 实时阿难升乎座 弥勒称善快哉说  
诸法义合宜配之 更有诸法宜分部 世尊所说各各异  
菩萨发意趣大乘 如来说此种种别 人尊说六度无极  
布施持戒忍精进 禅智慧力如月初 速度无极覩诸法

(或者有一种法，其义也很深奥，也难持难诵，同时也不可能忆念。我现在就应当聚集此一种法之义，一一的法相，都能相从而不失去其头绪。也有二种法，就把它还就于二种之项，三种法的话，就于三之项之事，即如连珠一贯那样，四种法的话，就统统就于四之项，如五种法的话，也同样的处置，五种法之次，就是六种法，六种法之次，就是七种法，都如前数项之集法那样的把它们连贯在一起。八种法之义，也同样的广妙，再来的次第就是九种法，其次为十种法，就从于十项里，最后至于十一种法，也是同样的集结而连贯在一起。)

(像如是的话，即法宝就终究不会忘失，也会永恒的处于世间，久久的存在于人世。他决定在于大众当中，聚集这些法后，实时阿难尊者就升上法座。弥勒菩萨乃称叹为善哉！赞叹其说为：快哉！而说：将诸法之义，集合而宜于分配。他又说：更有诸法应该要好好的分部，因为世尊所说的法，有各各不同的教的含义。)

(菩萨〔佛陀宿世修持的过程的本生谭〕发心而趣于大乘，如来曾说此种种分别法。所谓人尊〔天人尊，佛陀〕说六度，为登无极〔涅槃〕之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此六度之力，有如月初那样，能速得渡至于无极〔涅槃〕，而能覩见诸法。)

诸有勇猛施头目 身体血肉无所惜 妻妾国财及男女  
此名檀度不应弃 戒度无极如金刚 不毁不犯无漏失  
持心护戒如坏瓶 此名戒度不应弃 或有人来截手足

不起瞋恚忍力强 如海含容无增减 此名忍度不应弃  
诸有造作善恶行 身口意三无厌足 妨人诸行不至道  
此名进度不应弃 诸有坐禅出入息 心意坚固无乱念  
正使地动才不倾 此名禅度不应弃 以

智慧力知尘数

劫数兆载不可称 书疏业聚意不乱 此名智度不应弃

(诸所有的勇猛，莫过于布施其头与眼，其身体的血肉都没有吝惜的布施给人，连自己的妻妾、国家、财物，以及使用的男女，统统割舍给人，这叫做檀度〔檀那译为布施，由布施而能渡至于涅槃的彼岸〕，是不应废弃之行。由于持戒，而能渡至于无极〔涅槃的彼岸〕，有如金刚石，不毁戒，不犯戒，而没有半点的漏失，守持其心，护持其戒，有如注意坏瓶〔未烧成的陶器〕那样的慎重，这名叫戒度〔由于持戒而能渡至于涅槃的彼岸〕，是不应毁弃的。或者有人来割截你的手足，那时，并不生起瞋恚心，其忍辱之力很强，有如大海之含容一切，而没有增减那样，这名叫做忍度〔由于忍辱而能渡至于涅槃的彼岸〕，不应毁弃的。诸有造作善恶之行，身口意的三业〔身行、口说、心思〕，都向于善而行，而没有厌足，要预防人的诸行之不至于道之业，这名叫做精进度〔由于精进而能渡至于涅槃的彼岸〕，为不应毁弃的。诸有坐禅的人，其出入息〔呼吸之数〕都不乱，其心意为坚固而没有散乱之念，就是遇有大地摇动，其身心也不会因此而倾倒，这名叫做禅度〔由于禅定而能渡至于涅槃的彼岸〕，是不应毁弃的。以智慧之力，而能知道尘沙之数，如劫〔长时，算不尽之久时〕之数，如兆载〔亿万年〕不可称计的过去世之事，对于那些书疏的业聚，其意都很清楚而不混乱，这名叫做智度〔由于智慧而能渡至于涅槃的彼岸〕，是不应废弃的。)

诸法甚深论空理 难明难了不可观 将来后进怀狐疑  
此菩萨德不应弃 阿难自陈有是念 菩萨之行愚不信  
除诸罗汉信解脱 尔乃有信无犹豫 四部之众发道意  
及诸一切众生类 彼有牢信不狐疑 集

此诸法为一分

弥勒称善快哉说 发趣大乘意甚广 或有诸法断结使  
或有诸法成道果 阿难说曰此云何 我见如来演此法  
亦有不从如来闻 此法岂非当有疑 设我言见此义非  
于将来众便有虚 今称诸经闻如是 佛处所在城国土

(诸法为甚深，而论空理，是难以明白，难以了解，不可以观测的，将来的后进〔后辈〕，必定会怀着狐疑的，这种深妙的菩萨的德业，是不应毁弃的。阿难尊者自己陈述，而有了如是之念：菩萨之行，那些愚痴之人是不会相信的，除了那些诸位阿罗汉，已具信而解脱的人，这些境地的人，才有信心而不会犹豫的。四部之众〔出家、在家之男女〕之有发心学道之意念的，以及种种的一切众生之类，也们有了牢信〔坚牢不拔的信念〕，而不会狐疑的，就集聚此诸法而为一分。)

(弥勒菩萨乃称叹善哉！快哉！而说：所谓发心趣于大乘，其意乃甚为广大的！或者有诸法，能够断除结使〔烦恼，结缚自己的身心，驱使自己的身心，不得自在〕，或者有诸法能够因之而成就道果的。阿难尊者发言而说：此为云何呢？我曾经看见如来演说此法，我发见也有人从不从如来处听闻过，此法岂不是当会有疑吗？假如我我曾经看见〔听过〕，这也是不对的，在于将来的众生里，便也会有人认为是虚妄的。现在称诸经乃闻如是〔我们亲自听闻佛陀说如是之法〕，佛陀那时所住的地方，在于某某城，某某国土，这样才能有征信的作用。)

婆罗捺国初说法 摩竭国降三迦叶 释翅拘萨迦尸国  
瞻波句留毗舍离 天宫龙宫阿须伦 干沓和等拘尸城

正使不得说经处 当称原本在舍卫 吾所从闻一时事  
佛在舍卫及弟子 祇桓精舍修善业 孤  
独长者所施园

时佛在中告比丘 当修一法专一心 思惟一法无放逸  
云何一法谓念佛 法念僧念及戒念 施念去相次天念  
息念安般及身念 死念除乱谓十念 此名十念更有十  
次后当称尊弟子 初化拘邻真佛子 最后小者名须拔

(佛陀成道后，在波罗捺国〔中印度，摩竭陀国的西北方，现在的贝那拉斯〕最初说法〔初转法轮〕，其次，则在摩竭陀国降伏三迦叶〔1.优楼频螺2.那提3.伽耶等三迦叶兄弟，拥有千名的弟子，原为事火教的外道，被佛降伏后，即率千名弟子们皈投佛陀〕。)

(佛陀在世时，曾在释翅国〔释羇瘦，释迦族之国家—迦毘罗卫国〕、拘萨罗国〔中印度的西北，十六大国之一，首都为舍卫城〕、迦尸国〔迦尸族的国家，十六大国之一，位于现在的贝那拉斯的附近〕、瞻波国〔鸯伽国的首都，位于恒河流域，王舍城的东北，十六大国之一〕、句留国〔拘萨罗的西北，十六大国之一〕、毗舍离国〔跋耆国的都城，位于拘萨罗的东南，为离车族人所住之地，十六大国之一〕等处说法，也在于天宫、龙宫、阿须伦宫〔阿修罗，非天，处在须弥山北，大海之下，常和帝释争战而有名〕、干沓和宫〔干闥婆，寻香，帝释天的乐神〕等处度那些天龙八部之众，最后在于拘尸那城〔蓝毘尼园的东南〕入灭。假如不得寻究佛陀说法的固定的地方，当应称谓其原本乃在于舍卫国〔拘萨罗国的首都，尼泊尔之南〕。)

(我所从而听来的法，乃为在于某一个时候之事。那个时候，佛陀正在舍卫国，和其弟子们，都在祇桓精舍〔祇树给孤独园，为舍卫城的须达多长者购买祇多太子所有的林园，以盖精舍，以呈献给佛陀，而取祇多太子的树林，和给孤独长者所购而捐之园为名〕，在那里修习善业，此精舍乃为给孤独长者〔须达多长者，性仁慈，好赈济孤贫者而有名〕所布施的园舍。)

(那时佛陀在大众当中，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修习一法，应当专一其心，应当思惟一法，不可以放逸！甚么叫做一法呢？所谓：念佛、法之念〔念法〕、僧之念〔念僧〕，以及戒之念〔念戒〕、施之念〔念施〕而接下去则继之而相次〔连接〕的对于天之念〔念天〕、息之念〔念息止〕、念安般〔安那波那一数息，念出入之息〕，以及身之念〔念身〕、死之念〔念死〕，这样的除弃乱心，就是所谓的十念。除这名叫十念之外，更为有十人之名，次后当会称尊弟子们而说：最初说法教化拘邻〔憍陈如，译为火器，是姓，名叫阿若多，译为已知、了本际。初转法轮时所度的五比丘之一，为不失威仪，善能导化第一的尊者〕，他是一位真佛子〔得道的圣者〕，最后的小弟子，名叫须跋陀〔译为善贤，住拘尸那婆罗林外，得五通的道家，年一百二十岁，皈依佛为出家的弟子，是世尊最后的弟子。〕)

以此方便了一法 二从二法三从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之法无不了 从一增一至诸法 义丰慧广不可尽  
一一契经义亦深 是故名曰增壹舍 今寻一法难明了  
难持难晓不可明 比丘自称功德业 今当称之尊弟子  
犹如陶家所造器 随意所作无狐疑 如是阿舍增一法  
三乘教化无差别 佛经微妙极甚深 能除结使如流河  
然此增一最在上 能净三眼除三垢 其有专心持增一  
便为总持如来藏 正使今身不尽结 后生便得高才智

(以此方便而完了一法，第二乃从二法，第三则从三法，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之法，都同样的没有)

不完了的。从一法开始，其次，则再增加一法，乃至诸法，里面的真义丰富，智慧甚广，乃不可以用言语说尽的。增一阿舍里面的一一的契经所含的真义，也同样是非常的深奥，因此之故，名叫增壹阿舍经。现在欲寻究一法，是难以明了的，也是难以受持，难以晓知，不可以明白的。）

（比丘如能自称已修功德胜业，现在当应称他为尊弟子了。有如陶家〔烧陶器之师〕所造的器物那样，可以随其意之所作，并不会狐疑的。像如是的阿舍增一之法，对于三乘〔声闻、缘觉、佛乘〕的教化来说，并没有甚么差别的。所有的佛经，均为很微妙，极为甚深的，都能除去众生的结使〔结缚、驱使吾人之心，均为烦恼〕，有如流河那样的。然而此增一阿舍经，乃最在于上〔胜〕的，能清净三根〔肉、天、慧〕，能除弃三垢〔贪、瞋、痴〕的。如果有人专心一意的修持增一阿舍经的话，便等于是总持如来藏〔为真如。真如能含藏如来的功德。这里乃指佛陀经教的三藏〕。即使今生此身未能尽诸结缚烦恼，后生〔来世〕便能得证高才智慧的！）

若有书写经卷者	僧彩花盖持供养	此福无量不可计
以此法宝难遇故	说此语时地大动	雨天香华至于膝
诸天在空中叹善哉	上尊所说尽顺宜	契经一藏律二藏
阿毗昙经为三藏	方等大乘义玄达	及诸契经为杂藏
安处佛语终不异	因缘本末皆随顺	弥勒诸天皆称善
释迦文经得久存	弥勒寻起手执华	欢喜持用散阿难
此经真实如来说	使阿难寻道果成	

（假如有那些书写经卷的人，对此人而能够奉持缯彩华盖去供养的话，则此福德乃为无量，实不可以算计之多，因为此法宝乃为非常难遇之故。）

（说此语的时候，大地乃大振动，天空降下天上的香华，累迭而至于脚膝之高，诸天则在于空中称叹，而说：善哉！上尊所说的，都尽顺于宜。以契经为第一藏，律为第二藏，阿毗昙经〔无比法，论〕为第三藏。方等〔方广、广经、广说之义，将短的法为长说之义，就是方等经的原义〕的大乘的教，其义乃非常的玄邃〔深奥〕，这些经教，以及诸契经，统归为杂藏。安处这些佛语，终究都不会有异，因缘本末均为随顺，弥勒菩萨和诸天们，都均称叹为善，释迦文〔释迦牟尼，释迦为种族之名，译为能仁，牟尼为寂静，为圣者〕所说的经典，乃得以久存于世间。）

（弥勒菩萨乃随手执起香华，禁不住其欢喜而将它用来散在于阿难的身上。此经真正实在为如来所说的，使阿难尊者寻至〔不久〕会完成其道果！）

这时，尊者阿难，以及梵天所率而来的诸梵迦夷天（梵天，色界初禅天）们，都来会集；化自在天（化乐天，欲界第五层天，能自变化诸娱乐），也和其所率领的诸营从，都来会聚；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将他天所变化而来的以自娱乐），也和其所率领的诸营从，都来会集；兜术天王（知足天，第四层天），也和其所率领的诸天之众，都来会聚；艳天（夜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也和其所率领的诸营从，都来会聚；释提桓因（帝释天，第二层天，忉利天主），也和其所率领的三十三天众（忉利天译为三十三天），都来集会；提头赖咤天王（持国天，居东方），也和其所率领的干查和（干闥婆，乐神）等神，都来会聚；毗留勒叉天王（居于南方的增长天），也和其所率领的诸魔鬼神，都来会聚；毗留跋叉天王（居于西方的广目天）和其所率领的诸龙众，都来会聚；毗沙门天王（居于北方的多闻天），也和其所带领的闍叉（夜叉，捷疾鬼神）、罗刹之众（凶恶鬼神），都来会聚。

这个时候，弥勒大士（菩萨）告诉贤劫中（现在贤劫，为多出贤圣之劫）的诸菩萨们说：「卿等（你们）应该劝励诸族姓子（善男子）、族姓女（善女人），去讽诵受持增一阿舍经的尊法，去广演流布，

使那些天、人们都能受持奉行！」说此语的时候，诸天、世人、干沓和（干闥婆，嗅香，乐神）、阿须伦（阿修罗，非天）、伽留罗（迦楼罗，金翅鸟）、摩睺勒（摩睺罗伽，大腹行，人身，蛇首）、甄陀罗（紧那罗，疑人，人形，头有一角的歌乐神）等鬼神们，各各都表白而说：「我们大家统统都会拥护那些善男子、善女人，会讽诵受持增一阿舍经的尊法，会广演流布，终究不会使其中绝的！」

那时，尊者阿难告诉优多罗（译为上）说：「我现在将此增一阿舍经嘱累于你（交代给你），你要善讽诵读，不可使其有些漏减！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有人轻慢此尊经的话，便会堕落而为凡夫之行。为甚么缘故呢？因为这，优多罗啊！此增一阿舍经乃能出三十七道品之教（四念处、

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 能趣于涅槃大道的品类），以及诸法都由此经而出生的。」（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时，城内有一长者，妇人怀妊，满十月后生一男儿，端正殊妙，世所稀有，父母欢喜，就立名为优多罗）

这时，大迦叶问阿难说：「云何呢？阿难！增一阿舍经乃为能出生三十七道品之教，以及诸法均由于此而出生的吗？」阿难回答说：「如是！如是！（是的！是的！）尊者迦叶！增一阿舍经乃出生三十七道品之教，以及诸法均由于此而生的。且置此事！就是增一阿舍经里面的一句偈当中，便会出生三十七道品，以及出生诸法的。」迦叶问而说：「到底那一种偈里面会出生三十七道品，以及诸法呢？」

这时，尊者阿难便作此偈回答而说：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

（所有的恶业，不可以去作它，所有的

善行都应该要去奉行；同时要自净自己的心，这就叫做佛教的教义！）（此为七佛通诫之偈）。

为甚么呢？因为诸恶莫作就是诸法的根本，便会由之而出生一切的善法。由于生诸善法之故，心意就会清净。因此之故，迦叶！诸佛世尊对于身口意之行，都常修而清净的。

迦叶问而说：「云何呢？阿难！增一阿舍经，独出生三十七道品，以及诸法，而其余计为四阿舍经（指阿舍经全部），是否也会出生吗？」阿难回答说：「且置此事，迦叶！在四阿舍经里面之教义的任何一偈当中，都为具足诸佛之教，以及具足辟支佛（独觉、缘觉，无师而自观察飞花落叶等，便能觉悟的圣者），具足声闻（听佛讲四谛法而悟道的圣者）之教的。所以的缘故是如何呢？因为诸恶莫作，为戒具之禁，为清白之行；而诸善奉行，则为心意之清净；自净其意，乃为除弃邪念，除灭颠倒；是诸佛教，正正就是弃掉

愚惑之想的。云何呢？迦叶！戒清净的话，其意岂为不净吗？意清净的话，则不会颠倒，由于没有颠倒之故，愚惑之想就会消灭，诸三十七道品之果，便得以成就，既然成就道果，这岂不是诸法吗？」

迦叶又问而说：「云何呢？阿难！为甚么只将此增一阿舍经付授给优多罗，而不嘱累给与其余的比丘以一切诸法呢？」阿难回答说：「增一阿舍经就是诸法，诸法就是增一阿舍经，是同一，而不是有二样的。」

迦叶问而说：「为甚么缘故，将此增一阿舍经嘱累给优多罗，而不嘱累给与其余的比丘呢？」阿难回答说：「迦叶！当知！在九十一劫的往昔之时，有一位尊号为毗婆尸的如来（胜观，过去七佛的第一位，七佛之传在于长阿舍大本经），为至真（应供）等正觉（正徧知），出现于世间 那个时候，这位优多罗比丘名叫伊俱优多罗，当时那一位佛陀乃以增一阿舍经之法嘱累于此人，使其讽诵读诵的。

自此之后经过三十一劫之时，又有一位佛陀名号称做式诘如来（尸弃，顶髻、火首、过去七佛的第二位，）为至真、等正觉。当时，这位优多罗比丘名叫目伽优陀罗，式诘如来也是以此法嘱累其人，使他讽诵读诵的。在其三十一劫的期中，又有

一位名号为毗舍婆的如来（毗舍浮，遍一切自在，为过去七佛的第三位），为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当时，这位优多罗比丘，名叫龙优多罗，那位佛陀也同样的以此法嘱累于他，叫他讽诵读诵。

迦叶！当知！在此贤劫当中，又有一位名号为拘留孙的如来（译为所应断已断，为过去七佛的第四位，也是现在贤劫千佛当中的第一位）。为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当时，这位优多罗比丘，名叫雷电优多罗，那位佛陀也是以此法嘱累给他，使其讽诵读诵的。在此贤劫当中，其次又有一位佛陀，名叫拘那含牟尼如来（金寂，为过去七佛的第五位，也是现在贤劫千佛当中的第二位），为至真、等正觉，出现于此世间。当时，优多罗比丘名叫天优多罗，那位佛陀又将此法嘱累于他，使他讽诵读诵。在此贤劫当中，其次又有一位佛陀，名叫迦叶（饮光，过去七佛的第六位，为现在贤劫千佛当中的第三位），为至真、等正觉，出现于此世间。那个时候的这位优多罗比丘，名叫梵优多罗，也是同样的将此法嘱累给他，使他讽诵读诵的。

迦叶！当知！现在释迦文如来（释迦牟尼，能仁寂静，过去七佛的第七位，现在贤劫千佛当中的第四位），为至真、等正觉，出现于此世间时，现在的这位比丘名叫优多罗，释迦文佛虽然已经般涅槃（寂灭，烦恼永尽的境界，这里指已离开世间之义），而比丘阿难我，犹然存在于此世间。世尊曾将其法统统嘱累于我，我现在又将此法授与优多罗。为甚么呢？因为当观察其器，而察知其原本，然后乃授与其法的。为甚么缘故呢？因为在过去世之时，正在此贤劫当中，有一位名叫拘留孙的如来（所应断已断，七佛之四，贤劫千佛之一），为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天眼等三明与身口意三胜业都具足）、善逝（向善处去）、世间解（了解世出世间的一切）、无上士（最上的人）、道法御（调御丈夫，已调伏诸烦恼）、天人师（天上人间的师父），号为佛（觉者），为众佑（众德具足，受人恭敬者），出现于世间。那个时候，有一位国王，名叫摩诃提婆（大天），乃用正法去治化，并未曾有过阿曲之事。其寿命非常的长，为端正无双（没有人比他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在八万四千岁当中，当童子身时，都自由游戏无碍（童子期很长之义），八万四千岁当中，以太子身，而以正法治化，八万四千岁当中，又用王法去治化天下。

迦叶！当知！那时（有一个时候），世尊游行在于甘梨园中（庵婆婆梨女所献的精舍），吃食之后，就如往昔的常法那样的在于中庭中经行（慢步思义），我在那时，乃为侍者（「我及侍者」，我刚为侍者），而在佛的后面。当于此时，世尊曾经含笑，乃由其口里放出五色之光来。我看见之后，就趋前长跪而白世尊说：『佛陀不曾妄笑（不会无缘无故的起微笑）。愿听闻佛陀为甚么会含笑的本末！因为如来、至真、等正觉，终究不会妄笑的。』那时，迦叶！佛陀就告诉我说：『在过去世之时，在此贤劫当中，有一位如来，名叫拘留孙，为至真、等正觉，出现于此世间。又在于这个地方，为他的诸弟子广为说法。其次，在于此贤劫当中，又有一位名叫拘那含的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此世间。那个时候那位佛陀，也同样的在于这个地方，为他的诸弟子们广为说法。其次，在于此贤劫当中，又有一位名叫迦叶的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此世间。迦叶如来也同样的在于这个地方为他的诸弟子广为说法。』

那个时候，迦叶！我在于佛前长跪而向佛说：『愿令释迦文佛也同样的在于此处，给诸弟子们具足说法！这个地方便为四位如来的金刚宝座，永恒的不断绝！』

那个时候，迦叶！释迦文佛在于那个座处，便告诉我说：『阿难！在往昔之时的此座，乃于贤劫当中有一位国王出世，名叫摩诃提婆。乃至八万四千岁之久，都以王法教化国民，训诫民众都以道德，经历很久的年岁之后，便告诉劫比说：如

果看见我的头上有白发的话，便随时向我报告。』（叫劫比大臣提醒他已老了。）

那时，那人（劫比）听王的教令（吩咐）后，又经过数年之时，曾经看见国王的头上有白发之生起，便趋前长跪而向大王说：『大王！当知！您的头上已有白发了。』这时大王就告诉那人说：『去捉取金镊来拔我的白发，然后放在我的手上吧！』那时，那人就受大王的教令，便去执拿金镊，趋前去拔大王的白发。

那时，大王看见其白发后，便说此偈而说：

于今我首上 已生衰耗毛 天使已来至  
宜当时出家

（现在在我的头上已经生起衰老之征的耗毛了。天使〔生老病死与刑罚牢狱为五天使〕已经来到了。我应当在于此时出家去修行是！）

『我现在已经吃过人中之福，（享尽过世间的福报），应该要自勉修持升天的德业，应该剃除须发，穿着三种的法衣，由于信心坚固，去出家学道，去离开众苦为是。』

那个时候，大王摩诃提婆便告诉他的第一太子，名叫长寿的说：『卿今知否？

（你知道吗？）我的头上已经生长白发，我想去剃除须发，穿着三种的法衣，由于信心坚固，而去出家学道，以祈离开众苦。你如继承我的王位时，就应以正法治化，不可使其有失，不可有违我的言教，不可造作凡夫的行为！为甚么呢？因为如有人违逆我的教言的话，便就是凡夫之行为之故。所谓凡夫，都长久的处在于三涂（地狱、饿鬼、畜生，也就是火涂、血涂、刀涂、应为三途）与八难（地狱、饿鬼、畜生、长寿天、北俱卢洲、瘖哑盲聋、世智辩聪、生于佛前佛后）之中的。』

那个时候，大王摩诃提婆讲完后，便将他的王位授与其太子，同时又以财宝赐与劫比大臣。这些事情作完后，便在那个地方剃除须发，穿着三法衣（大衣、上衣、内衣），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去学道，以祈脱离诸苦恼。在于八万四千岁当中善修梵行（离开情欲的清净行），行四等心（四无量心），所谓慈（与乐）、悲（拔苦）、喜（随喜）、护（舍，舍弃怨亲之念）。就这样的用功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梵天上。

这时，长寿王曾忆记其父王的遗教，未曾有暂舍，而以正法去治化，并没有半点的阿曲，未经旬日（没有几天），便又同样的得作一位转轮圣王（最理想的有道的国王），而具足了七宝。所谓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典藏宝、典兵宝，这就是所谓的七宝。又拥有千子，都勇猛而有智慧，能除弃众苦，能统领四方。

经过一段时期，长寿王也同样的以前王之法，作出如上面所记的偈而说：

于今我首上 已生衰耗毛 天使已来至 宜当时出家

（现在在我的头上已经生起衰老之征的耗毛了。天使〔生老病死与刑罚牢狱为五天使〕已经来到了。我应当在于此时出家去修行是！）

『我现在已经食过人中之福（享受过人中的福报）了，应当自勉升天的德行，应该剃除须发，穿着三法衣（1.僧伽梨，众聚时衣—大衣，2.郁多罗僧，上衣，3.安陀会，中着衣—内衣），以信念坚固去出家学道，祈求离诸苦恼。』

这时，长寿王乃告诉其第一太子，名叫善观而说：『卿今知否？我的头上已经长出白发来了，我想剃除须发，穿着三法衣，以信念坚固。去出家学道，去祈求离开一切苦恼。你绍继我的王位后，应以正法治化，不可使其有失，不可违逆我的言教，不可以造凡夫的行为！为甚么呢？因为如果有这种人违逆我的遗言的话，那就是凡夫的行为。所谓凡夫，乃长处在于三涂、八难之中的！』这时，长寿王乃以八万四千岁的期间善修梵行，行四等心，所谓慈、悲、喜、护（舍）的四无量心，在其身逝命终之后，往生于梵天上。这时，善观王，乃忆记其父王的遗教，未曾暂舍，都

以正法治化，并没有阿曲。

迦叶！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摩诃提婆，岂为他人吗？你千万不可以作如是之观。那时的摩诃提婆王，就是现在的释迦文；那时的长寿王，就是现在的我一阿难是；那时的善观王，就是现在的优多罗比丘是。都恒受王法，未曾舍忘，也永远不断绝。这时，善观王又兴他的父王的遗教，都以正法治化，不断绝王的遗教。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其父王的遗教乃难得违逆之故。」

那时。尊者阿难便说偈而说：

敬法奉所尊 不忘本恩报 复能崇三业 智者之所贵

（敬重法，奉承所尊的，不忘弃其根本的大恩，报答其恩。又能崇向身口意的三业〔勤勉于三业之修学〕的话，就是智者所尊贵仰望的）。

我观察以上的真义之后，乃以此增一阿舍经授与优多罗比丘。为甚么缘故呢？因为一切诸法，皆有所由之故。」

这时，尊者阿难，告诉优多罗比丘而说：「你从前作转轮圣王之时，不失前王的遗教。现在又以此法相嘱累于你，也应不失去其正教，不可作凡夫的行为。你现在应当要知道！如果有违失如来的善教的话，便会堕入于凡夫之地（境界）当中。为甚么缘故那时的摩诃提婆王，并不得证悟而至于究竟解脱之地呢？为甚么未得解脱不能至于安隐之处呢？虽然得受梵天的福报，然而犹不至于究竟的。如来的善业，乃名叫究竟安隐之处，为快乐无极，为天、人所尊敬，必得涅槃的！因此之故，优多罗！你应当奉持此法，应当讽诵读念，不可以有所缺漏！」

那时，阿难便说偈而说：

于法当念故	如来由是生	法兴成正觉	辟支罗汉道
法能除众苦	亦能成果实	念法不离心	今报后亦受
若欲成佛者	犹如释迦文	受持三藏法	句逗不错乱
三藏虽难持	义理不可穷	当诵四阿舍	便断天人径
阿舍虽难诵	经义不可尽	戒律勿令失	此是如来宝
禁律亦难持	阿舍亦复然	牢持阿毗昙	便降外道术
宣畅阿毗昙	其义亦难持	当诵三阿舍	不失经句逗
契经阿毗昙	戒律流布世	天人得奉行	便生安隐处
设无契经法	亦复无戒律	如盲投于冥	

何时当见明

以是嘱累汝 并及四部众 当持勿轻慢 于释迦文佛

（对于法，当于思念之故，如来乃由是而生的。法兴起时，而能成就正觉，成就辟支〔独觉〕、罗汉之道。法乃能除弃一切苦恼，也能成就果实。如能念法而不离于心的话，则现在能得果报，在于后世也能享受其果报的。）

（如果欲成佛作祖的话，则应如释迦文佛之受持三藏〔经律论〕之法，对于三藏的句逗都应不错乱。三藏之法虽然很难受持，义理也不可穷尽，那就应当诵持此四阿舍经，因为诵持四阿舍的话，便能断绝转生于天人之径〔道〕。阿舍经虽然难以诵持，而经义也不可以穷尽，而戒律也不可使其遗失，因为这是如来之宝啊！禁律也是难以诵持，阿舍经也是同样的道理，应牢固的持诵阿毗昙〔对法，论〕，便能降伏外道的法术。要宣畅阿毗昙，而其义也同样的难以诵持，那就应当诵持三阿舍经〔增一与其它三阿舍〕，不可失弃其经的句逗。）

（契经、阿毗昙、戒律〔经律论三藏〕，流布于世间，天人得以奉行的话，便能往生于安隐之处。假如没有契经，没有法〔指阿毗昙，对法，论〕，又没有戒律的话，就如盲目之人投入于冥（黑暗）那样，这，到底甚么时候当会见到光明呢？将此道理嘱累于你，并及于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应该好好的受持，

千万不可以轻慢，释迦文佛的教训！)

尊者阿难说此语之时，天地则起六反（动起涌，震吼觉）的震动，诸尊神天在于虚空中，手执天华，散在于尊者阿难的身上，以及四部的大众。一切的天、龙、鬼神、干沓和（干闥婆，嗅香，乐神）、阿须伦（阿修罗，非天）、加留罗（迦楼罗，金翅鸟）、甄陀罗（紧那罗，疑人，头上有一角）、摩休勒（摩睺罗伽，大腹行，人身蛇首，以上为天龙八部）等众

生，都怀着欢喜，而感叹说：「善哉！善哉！尊者阿难！你所说的上中下言（首尾中间一切言辞），都没有不善，对于法应当要恭敬。诚如所说的，诸天、世人，都没有不从法而得以成就的。如果有人行恶的话，便会堕入于地狱、饿鬼、畜生！」

那时，尊者阿难，在于四部众当中，作狮子吼，劝化一切的人，叫人都要奉行此法。那个时候，座上有三万位的天、人，都得法眼清净（如实而观察万物的真相的心眼。）

那时，四部之众，以及诸天、世人，听尊者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念品第二

概要：本品叙述修持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静止）、念安般（念呼吸）、念身（念肉体之无常）、念死等十念法，由之而能成就神力，去诸乱想，而得沙门之果，也就是能证涅槃。

一（念佛。忆念佛陀的大慈大悲，和无量的功德，而致于成就涅槃）。

闻如是（我们听佛所讲过的确实是如是：）

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修行一法，应当广演传布一法。如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变化不思议），便能除去众乱之想，而速得沙门果

（将证悟的阶段分为四沙门果，1.预流果2.一来果3.不还果4.阿罗汉果），能自致于涅槃（寂灭，解脱生死轮回）。那一法呢？所谓念佛（忆念佛陀的慈悲）是应当要善于修行，应当要善于广演流布。这样去作的话，便能成就神通（成就道果后，自然会有能力发出神妙不可思议之力来），便能去除众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修行念佛的一法，应当七贯演传布念佛的一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的修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二（念法。忆念佛陀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为能利益一切众生的功德，而致于成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的：

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如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便能去除诸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法（忆念佛陀所说的一切法，均为具有利益大地的一切众生的功德）是。应当要善于修行念法之行，应当要广演传布念法的一法。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妙力，便能去除众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修念法的一法，应当广演传布念法的一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的学习！」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三（念众，念僧。忆念僧伽乃具足戒定慧，能为世间的众生，作为良好的福田的功德，而致于成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的：

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如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便能去除众乱想，而能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众（忆念僧伽乃具足戒定慧，能为众生作福田的功德）是。应当要善于修行念僧，应当要广演传布念僧的一法。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妙力，便能除弃众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修行念僧的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念僧的一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的学习！」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四（念戒。忆念戒行有大的势力，能除众生的诸烦恼，而致于成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如是的：

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如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妙力，便能除去众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戒（忆念戒行为有大的势力，能弃除众生的烦恼）是。应当要善于修行念戒的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念戒的一法。如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妙力，便能除去众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修行念戒的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念戒的一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的学习！」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五（念施。忆念布施有大功德，能除弃众生的悭贪，而致于成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广演传布一法。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妙力，便能除去众乱想，而逮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施（忆念布施有大的功德，能除众生的悭贪）。应当善于修行念施，应当要广演传布念施之法。便能成就神通而有妙力，便能除去众乱想，而逮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修念施的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念施的一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的学习！」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六（念天。忆念三果的诸天，都因往昔修戒、布施的善报，而得此乐报的，而致于成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妙力，便能除去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天（忆念三果〔不还果〕的诸天都由于修戒、修施的善根，而得此乐报的）是。应当善于修行，应当要广演传布。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而有妙力，便能除去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修行念天的一法，应当要广传流布念天的一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的学习！」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七（念休息。念寂静，止息随念，而致于成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到如是之法：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去诸乱想，而获证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休息（念寂静，所谓止息随念，而念静止）是。应当要善于修行，应当要广演传布。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而有妙力，便能去除诸乱想，而能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修行念休息的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念休息的一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的学习！」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八（念安般。所谓数息观、也就是观念呼吸，而致于成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这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

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广演传布一法。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灭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那一法呢？所谓念安般（观念呼吸，长息则知长息，短息则知短息，而念呼吸）是。应当善于修行，应当广演传布。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而有妙力，便能去除诸乱想，而获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像如是，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的学习！」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九（念身。念吾人之身的发、毛、爪、齿等，到底是从何而来？为谁所造？而致于成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行一法，应当广传流布一法。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去诸乱想，而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那一法呢？所谓念身（念吾人的肉体的一切，其来龙去脉，均为无常）的。应当善于修行，应当广演传布。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而有妙力，便能去除诸乱想，而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修行念身的一法，应当广演传布念身的一法。应该要如是的，诸比丘们！当应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〇（念死。念人身终皈都会死而不忘，而致于成就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行一法，应当广演传布一法。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去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那一法呢？所谓念死（念人在一切时中，有身必有死，而不忘）是。应当善于修行，应当广演传布。这样的话，便能成就神通，而有妙力，便能去除诸乱想，而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修行念死的一法，应当广演传布念死的一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佛法圣众念 戒施及天念 休息安般念  
身死念在后

（1.念佛、2.念法，与3.圣众之念〔念僧〕；4.念戒、5.念施，以及对于6.天之念〔念天〕，7.念休息、8.安般念〔念安般，念呼吸之息〕，9.念身，10.死念〔念死〕乃在于最后之一经。）

增壹阿舍经卷第一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

## 广演品第三

### 十一

概要：本品所叙述的大意，乃将上面的十念一再的布衍说明。首先指示当观如来的形体，念如来的十力具足等诸功德，自会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行一法，应当广演传布一法。如果已修行一法的话，便会有名誉，而会成就大果报，种种之善都会普至，而会得甘露味，而至于无为处（回到无造作的本源，而脱离生死轮回的境界），便会成就神通，便会除去诸乱想，而逮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其么为一法呢？所谓念佛是。」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佛，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能得甘露味，而至于无为处，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去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乃为如来所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如从如来之处听到其教义之后，便当会受持！」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谛听！谛听！（你们要注意的听！要专心一意的听！）听后，应当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广演分别（解释）其中的真义。」大众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们，乃趋前（提高精神）而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如果有一位比丘，正其身，整其意，结跏趺之坐（跏就是足背，故为两脚交结，而将两趺放置在于两胁之坐法，所谓坐禅的型态），系念在前（注意其念头），并没有其它的杂想，专一精神的怀念佛陀。观想如来的形体，未曾离开其眼睛。已经不离开其眼睛的话，便思念如来的功德。所谓如来之体，乃为金刚所成的，为十力具足（1.处非处智力〔是这样的，或不是这样的智力。如作善业即知定得乐报—是处，如作恶业，得受乐报为无是处。〕2.业异熟智力〔知诸业必至之果〕3.知道达于结果的正道。〔众生于六道，或涅槃无漏行所至之处。〕4.知道上下根智5.知有情的种种的性向—欲乐善恶等6.知诸感官的较的势力—众生的，众生种种界智力。7.知道诸度的冥观，以及入定，和净洁这些精神，而致坚固的智力。8.能忆念前生

〔宿命〕的智力9.得天眼而知一切的智力，众生死时、生时、端正、丑陋、善恶业缘等。10.知道诸漏灭尽的智力，永断习气），也具有了四无所畏（1.说了知一切法无所

畏。2.说一切漏灭尽无所畏。3.说染法为修道之障阻无所畏。4.善能说出离之道无所畏。)在大众当中,为非常的勇健的,如来的颜貌,乃为端正无双,怎么看,也不会厌足。是戒德成就,有如金刚,不可能毁废那样。也非常的清净而没有瑕疵,有如琉璃那样。如来的三昧(正定)并未有始而减(没有开始退减的现象),已熄灭而永寂(已没有烦恼心的动静之象),而没有他念(无杂念)。那些懦弱刚暴强横等诸性情,都已担怕(恬静寡欲),那些欲意(贪欲)、恚想(瞋恚之念)、愚惑之心,以及犹豫(疑念)、慢结(我见)等,统统除尽。如来的慧身,其智慧并没有崖底,并没有所罣碍。如来之身,可说就是解脱成就(脱离一切系缚烦恼),诸趣都已灭尽(地狱、饿

鬼、畜生、修罗、人、天等趣,也就是生死轮回的六道,已和佛无关),已不再有生在六趣之分,不再说:『我当会更堕入于生死』等语。如来之身,已度脱知见之城(已超脱世知世见),能知他人的根智,能知应度与不度,知道死于此,而生于彼,在周旋往来于生死之际当中的有解脱者,没有解脱者,等事,均能知道的详尽。这就是所谓修行念佛之行的话,便会有名誉,便能成就大果报,便为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于无为之处。由于是这样,便能成就神通,除灭诸乱想,而获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位比丘们!应恒常的思惟,永不离佛念(念佛),便会当然的获此诸善功德!应该要如是!比丘们!当应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 十二

大意:本经乃详述修行念法的人,应该要专一精神的念法。应该除诸欲爱,离开诸结缚,便会有名誉,而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之时。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如果修行、广布一法完毕之后,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会得到甘露之味,而能至于无为之处,便会成就神通,而除灭诸乱想,而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法是。」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法,便会有名誉而能成就大果报,诸善也能普至而得甘露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获得沙门果,自致于涅槃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乃为如来您所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们演说这种妙义,诸比丘们从如来之处听此义后,就会将其受持!」

那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的意义,我当会为你们广演分别解说(详细讲解)。」大众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回答后,乃趋前受教(提高精神,注意的听)。

佛陀告诉他们:「如果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坐,系念在前,没有他想,专精念法(坐得端正,将两脚背互放于两腿的上面,也就是坐禅的形态。此时不起杂念,专心一意的忆念于法)。这样的话,便能除弃诸欲爱,而没有尘劳(尘世的烦恼),那些渴爱之心(起烦恼时,心内如被火焚,如干渴的人之渴求凉水那样),永远不会再兴起的了。所谓正法,

乃对于欲念一事，用功把它弃掉，而至于无欲，而离诸结缚（烦恼），离开诸盖之病（烦恼。烦恼会系缚人的身心，烦恼会覆盖佛性，故结缚与盖，均为烦恼的异名）。此正法，乃如众香之气，并没有瑕疵乱想之念。比丘们！这就是修行念法的人，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会成就神通，除弃诸乱想，逮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恒常的思惟，不离开法之念，这样的话，便当会获得这些诸善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后，都欢喜奉行！

### 十三

大意：本经乃详述修行念僧的人，应当要专精于念僧。佛陀的弟子，乃为善业成就，质直而顺义，而没有邪业，这是世间的福田。念僧的人，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傅布一法。如果修行一法完成后，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功德，诸善都会普至，而会得甘露味，而至于无为之处，到这境地，便会成就神通，会除去诸乱想，而逮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那一法呢？所谓念僧是。」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僧的话，便会有名誉，便能成就大果报，诸善都能普至，而能得甘露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得

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均为如来所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们说此妙义，诸比丘们如从如来之处听此妙义之后，便当会受持的！」

那个时候，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广演分别讲说。」大众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们就趋前受教（提高精神的恭听教义）。

世尊告诉他们：「如果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之坐，系念于前，没有其它的杂想，专一精神的念众（僧）：所谓如来的圣众，乃为善业成就，质直而顺于义，并没有邪业，上下都和穆，法法都成就。如来的圣众，都为律戒成就，三昧（正定）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知见成就。如来的圣众，乃所谓四双八辈（向与果为一双，有四向四果的四双，四双就是八辈。1.预流向、预流果，2.一来向，一来果，3.不还向，不还果，4.阿

罗汉向、阿罗汉果，为弟子进修的四项次第和四种果位），这就是所谓如来的圣众，都应当恭敬，应当承事礼顺。为甚么呢？因为这是世间的福田之故。这些大众当中，都是同为一器（根器），也用来自度，又再度脱他人至于三乘之道，像作如此之胜业的人，名叫圣众。这就是所谓，诸比丘们！如果念僧的话，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会成就神通，而除诸乱想，逮得沙门之果，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啊！应当常常的思惟，不离于僧念（念僧），便当会获得此诸善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

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四

大意：本经乃详述念戒之法益，说念戒的人，应当要专一精神的念戒。由于戒乃能灭息诸恶，而成正道，同时行持禁戒的人，必定能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如果修行一法之后，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同时，便会成就神通，会除诸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戒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戒的话，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这时便会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乃为如来您所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义，诸比丘们如从如来听此法后，便当会受持的！」

那时候，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之义，我当会为你们广为分别解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就趋前去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如果有比丘，正身正意，结跏趺之坐，系念在于前，并没有他想（无杂念），专一精神的念戒，所谓戒，就是息诸恶之故。戒能成道，戒能令人欢喜。戒能纓络人之身，而现出众好之故。所谓禁戒，乃如吉祥之瓶，有所愿便能克（胜任），诸道品法，均由于戒而成就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如行持禁戒的话，便能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同时，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该常常思惟，不离于戒之念（念戒），这样的话，便当会获得此诸善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作如是的修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五

大意：本经乃详述念施所获的功德。修行念施的人，应专一精神的念施。对于所施的，要永远没有悔心，也不抱回报之想，应施意不绝，这样，便能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如果修行一法完成后，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同时，便会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逮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施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施，便会有名誉，便能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同时，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乃为如来所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演说此种妙义，诸比丘们如果从如来而得到听闻后，便会当于受持的！」

那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之义，我当会为你们广演分别解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们就趋前受教（提高精神的听佛解说）。

世尊告诉他们：「如果有比丘，正身正意（端正其身心），结跏趺而坐，系念在于前，并没有其它之想（无杂念），专一精神的念布施。所谓我今所布施的，乃为布施中之上，永远没有后悔之心，没有返报之想（不求他人的回报），而快得善利。如果有人骂我，我乃始终不还报（不报复）；假如有人害我，用手拳相加于我，用力杖相向于我，用瓦石相掷于我，都应当起慈心，不兴起瞋恚之念。我所布施的，都施意不绝（永怀布施心）。这就是，比丘们！就是名叫大布施，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同时，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该常常思惟，不离开布施之念，这样的话，便当会获得如此的诸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六

大意：本经乃详述念天的功德。修行念天的人，当应专一精神的念天。身口意应清淨，而不造秽行，行戒成身，而众行具足的话，便能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如果修行一法的话，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能得甘露法，而至于无为之处。那时，便会成就神通，便能除诸乱想，而逮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天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天，便会有名誉，便能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之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乃为如来所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演说此妙义，诸比丘们如从如来听后，便当会受持！」

那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之义，我当会为你们广演分别解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们就趋前受教（提高精神的听佛的教言）。

世尊告诉他们说：「如果有比丘，正身正意（端正其身与心），结跏趺而坐，系念在于前，并没有他想（无杂念），专一精神的念天（忆念三果的诸天）。身口意

三业都清净而不造秽行，行持禁戒，而成就其身，由身而放出光明，没有不照到的地方，而成就其天身；由于善的果报，而成就其天身，由于众行具足，乃成就天身。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就名叫念天，便能得具足，而成就大果报，诸善都能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去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常思惟，而不离于天念（念天），便当能获得此诸善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七

大意：本经乃详述念休息的功德。念休息的人应该专心一意的念休息。休息就是心意之想之息寂。其意乐于闲居，常求方便，而入于三昧之禅定，就能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行一法，应当广演传布一法。如果修行一法完成后，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能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成就神通，而除诸乱想，而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休息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休息之一法的话，便会有名誉，便能成就大果报，众善都会普至，而能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去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乃为如来所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们演说此妙义，诸比丘们如果从如来之处听此妙义后，便当会受持！」

那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广为分别解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们便趋前受教（提高精神在听法）。

世尊告诉他们说：「如果有比丘，正身正意（端正他的身心），结跏趺而坐，系念在于前，并没有他想（没有其它的杂念），专一精神的念休息。所谓念休息，就是心意之想之息止，其志性详谛（心志详实），也没有卒暴（不横暴），永恒的将其心专一，其意乃乐于闲居，而常求方便，而入于三昧禅定。都常念不贪，胜光乃上达。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就名叫做念休息，便能得具足而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常常思惟，不离开于休息之念，便当获此诸善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八

大意：本经乃详述念安般（呼吸）的功德。修行念安般的人，应该要专一精神的念安那般那（入出息）。所谓安般，就是说：如果息长时，也就观想我现在之息为长，假如息短之时，也应观想而知自己现在之息为短。而具观其身体，从头至于足，都应观知，便能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行一法，应当广演传布一法。如果修行一法完成之后，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具，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这时，便会成就神通，便能除诸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安般（呼吸）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安般，便会有名誉，便能成就大果报，众善都会普具，而能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去诸乱想，而获得沙门之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乃为如来所宣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们演说此妙义，诸比丘们如从如来听闻后，便当会受持！」

那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于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广演分别解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们就趋前受教（提高精神的在听佛说法）。

世尊告诉他们说：「如果有比丘，正身正意（端正其身心），结跏趺而坐，系念于前，没有其它的杂想，专一精神的念安般（呼吸）。所谓安般，就是如果其息长时，也应当观察而知我现在之息为长，假若其息为短的话，也应当观知我现在的息为短。倘若其息极冷之时，也应当观知我现在之息为冷，假如其息为热的话，也应当观知我现在之息为热。应具观其身体，从头至于足，都应当观察而知。如果其息又有长短的话，也应当观知息之有长有短，应用心而持身，知道息之长短，都能统统了知，应寻找其息之出与入（呼与吸），都分别详细的晓了。如果其心守持其身，而知道息之长短，而又知道，而数息的长短（算其呼吸之长短），而分别详细晓了的话，则如是的，诸比丘们！就名叫做念安般，便得具足，而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之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常思惟，不离开于安般之念，便当获此诸善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十九

大意：本经乃详述念身的功德。修行念身的人，就应当专一精神的念身为非常。应念吾人之身都是：发、毛、爪、齿，乃至为髑髅，到底甚么为之身？是四大种所造呢？是父母之种所造的呢？到底从何处而来？这样的念身，便能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行一法，应当广演传布一法。如果修行一法完成后，便会有名誉，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道。那时便会成就神通，便会除诸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那一法呢？所谓念身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身，便会有名誉，便能成就大果报，诸善都能普至，而得甘露味，而至于无为处。便能成就神通，便能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乃为如来所宣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说此妙法，诸比丘们如能从如来听闻此法后，便当会受持！」

那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广演分别解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们乃趋前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如果有比丘，正身正意（端正其身心），结跏趺而坐，系念于前，并没有他想（无杂念），专一精神的念身。所谓念身就是念自己之身为：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胆、肝、肺、心、脾、肾、大肠、小肠、白（眼球外表白色的膜，巩膜）、膀胱、屎、尿、百叶、仓、肠、胃、腠、溺、泪、唾、涕、脓、血、肪、脂、涎、髑、髅、脑等物。到底甚么是身呢？是地大种吗？水大种吗？火大种吗？风大种吗？是父亲之种与母亲之种所造的吗？从何处而来的呢？是谁所造的呢？此眼、耳、鼻、口、身、心，终究当会生在于何处呢？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就叫做念身，便会得达具足，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常的思惟，不离开身之念，这样的话，便当获得此诸善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

大意：本经乃详述念死的功德。修行念死的人，应当专心一意的念死。所谓念死，就是念在此处没，而转生于彼处，都往来于诸趣，命终后不休，诸根之败坏，有如腐败的朽木，命根断绝时，宗亲都分离，为无形无响。这样的念死，便能成就大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行一法，应当要广演传布一法。如果修行一法完成后，便会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这时，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速得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甚么为之一法呢？所谓念死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为甚么修行念死，便会有名誉，便能成就大果报，诸善

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证沙门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诸法的根本，乃为如来所宣说的。唯愿世尊为诸比丘演说此妙法，诸比丘们如从如来听闻此法后，便当会受持！」

那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广为分别解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就趋前受教（提高精神的听佛说法）。

世尊告诉他们说：「如果有比丘，正身正意（端正其身与心），结跏趺而坐，系念在于前，并没有他想（无杂念），专一精神的念死。所谓死，就是在此没而生于彼，往来于诸趣，命逝后，还是不会停止（死后还会生），死后不过是诸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感官）散坏，有如腐败的树木那样而已。其命根断绝后，宗族则分离，而无形无响，也没有相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这名叫做念死，便能得达具足，而成就大果报，诸善都会普至，而得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便能成就神通，除诸乱想，而获得沙门之果，而自致于涅槃寂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常常思惟，不离于死之念

（不离念死），便当能获得此诸善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偈如下：）

佛法及圣众 乃至竟死念 虽与上同名 其义各别异

（念佛、念法，以及念圣众〔念僧〕，乃至最后之经为念死。虽然此十念均和前经同名，但是内中的意义却各有各有别异〔简与详之别〕。）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

弟子品第四

二一

概要：本品乃简述百位弟子的功能。首先为有关于阿若拘邻（阿若憍陈如）比丘等圣者的擅长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声闻当中的第一比丘，为宽仁博识，善能劝化，将养圣众，而不失去其威仪的人，就是所谓阿若拘邻比丘是（阿若憍陈如，译为解了，知本际，也就是已开悟之义。佛陀成道后，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为最先了悟的人。是最初悟道，梵行第一的比丘。憍陈如是其姓）。我的弟子当中，最初领受法味，而思惟四谛（苦集灭道的四种真理，为佛教的基本哲理。所谓使人了解一切都是苦的，苦的原因就是集一烦恼之集聚〔此苦与集为现实的迷惑的因果〕。使人从苦中获得解脱的寂灭之理，由学正道而得救的道理等，此灭与道为悟界的因果），也是这位阿若拘邻比丘（五比丘之一）。

其次为善能劝导，福度人民的圣者，就是所谓优陀夷比丘是（迦留陀夷译为黑光。其身色粗黑而光耀，为佛弟子当中的教化第一）。又有一位：速成神通，中不有悔的圣者，就是所谓摩诃男比丘是（摩诃那弥，译为大名，为佛成道后所化度的五比丘之一）。而恒飞虚空，足不蹈地的圣者，就是所谓善肘比丘是。乘于虚空而教化，其意却没有荣冀（不求荣誉）的圣者，就是所谓婆破比丘是。居在于快乐的天上，不处在于人中的圣者，就是所谓牛迹比丘是。恒常观察一切为恶的显露，一切为不净之想的圣者，就是善胜比丘是（跋提梨迦，佛陀成道后，最初化度的五比丘之一）。将养圣众，四事供养（衣服 卧具 医疗 饮食）的圣者，就是所谓优留毗迦叶比丘是（优楼频螺迦叶，译为木瓜林迦叶，为三迦叶的老大。本为事火的外道，被佛教化后，和其它二位兄弟与千名弟子，统统皈依佛教）。心意寂然，降伏诸结（诸烦恼）的圣者，就是所谓江迦叶比丘是（那提迦叶，三迦叶的老二）。观了诸法，都不会有执着的圣者，就是所谓象迦叶比丘是（伽耶迦叶，三迦叶的老三）。」

（结偈如下）

拘邻陀夷男 善肘婆第五 牛迹及善胜 迦叶三兄弟

（第一就是拘邻〔憍陈如〕比丘，第二

为优陀夷比丘，第三为摩诃男比丘，第四为善肘比丘，婆破比丘则排为第五位。第六为牛迹比丘，以及第七为善胜比丘，迦叶三兄弟分别为第八、第九、第十位）。

## 二二

大意：本经乃继前经而叙述各弟子的擅长之法，是以马师〔阿说示〕比丘为始，当然也是一种简述。

「我的声闻弟子当中，以威容端正，行步庠序（举止动作都很有教养）的第一比丘，就是所谓马师比丘是（阿说示，译为马胜、马师，为威仪端正而有名。为佛陀初转法轮时的五比丘之一）。其次就是智慧无穷，能够决了诸疑（以智慧而断除诸疑惑），就是所谓舍利弗比丘是（舍利为母名，译为鹞鹞，弗为子。母眼如鹞眼之锐利故名，从父名为优婆提舍，译为大光。为智慧第一。本为外道删闍耶的弟子，后与目犍连等二百名同道皈依佛陀而有名）。有神足而能轻举，而能飞到十方的圣者，就是所谓大目犍连比丘是（采菽氏，为母姓，从父取名为拘律陀，译为天抱，和舍利弗同投佛陀如前项，为神通第一）。能勇猛精进，堪任苦行的人，就是所谓二十亿耳比丘是（为中印度，伊烂拏钵伐多国的长者之子，出生时脚下生毛有二寸，很柔软净好，父亲很悦，而予金二十亿两，故有其名。后出家，散尽家财，精进用功，为精进第一的比丘）。能行十二种头陀

(译为抖擞，为弃除，所谓弃除贪欲，抖擞衣服、饮食、住处等三种贪着的行法。都守如下的十二头陀行：**1.**在阿兰若处〔闲静处〕，**2.**常行乞食，**3.**依次第乞食，**4.**受一食之法〔一日一食〕，**5.**节量食，**6.**过午后不饮浆，**7.**穿弊纳衣，**8.**唯持三衣，**9.**冢间住，**10.**树下坐，**11.**

露地坐，**12.**唯坐不卧)，这种难得之行，就是所谓大迦叶比丘是（大饮光，佛陀寂灭后，召集五百阿罗汉，结集经律而有名，也以头陀第一被称赞的比丘），天眼第一，能见十方的界域的圣者，就是所谓阿那律比丘是（无贫。为佛陀的堂弟，听佛说法时，坐睡而被呵责后，乃发愤精进，致于失明，因此，而修得天眼，为天眼第一）。坐禅而入定，心不错乱（心无颠倒），就是所谓离日比丘是（离婆多，译为星宿，求其星而生的。曾遇二鬼争食尸体，而悟此身为假合，为无倒乱第一）。善能广为劝率，施立斋讲的圣者，就是所谓陀罗婆摩罗比丘是。能安造房舍，而与招提僧的人（招提译为四方，魏太武造寺时，以招提为名，遂为寺院。这里乃指四方的出家人），就是所谓小陀罗婆摩罗比丘是。贵豪的种族，去出家学道的人，就是所谓罗唎婆罗比丘是（赖唎耆罗，译为护国。拘留国罽芦唎村第一财富之子。曾以绝食，以明出家之志，父母不

得已，才允他出家。能修净行，善住山岩第一）。善于分别教义，敷演道教（善于论议教导）的人，就是所谓大迦旃延比丘是（译为文饰，名叫那罗陀。曾依外舅阿私陀仙修学，后从师遗言而皈佛，为论议第一）。」

（结颂如下：）

马师舍利弗 拘律耳迦叶 阿那律离日 摩罗唎旃延

**1.**马胜比丘〔阿说示〕、**2.**舍利弗比丘，**3.**拘律陀〔大目犍连〕比丘，**4.**二十亿耳〔予金二十亿两〕比丘，**5.**大迦叶比丘，**6.**阿那律比丘，**7.**离日〔离婆多〕比丘，**8.**陀罗婆摩罗比丘〔抱括小摩罗比丘〕，**9.**罗唎婆罗〔赖唎耆罗〕比丘，**10.**大迦旃延比丘。）

## 二三

大意：本经也同样的叙述诸弟子们之擅长之法。乃由军头波漠比丘开始的。

「我的声闻弟子当中，能够堪任受筹（为细板，如灭诤，或布萨之时，都用它来计算比丘之数的器物，竹、木、铜、铁均可），不违背禁法第一的比丘，就是所谓军头波漠比丘是（取筹好运第一）。能降伏外道，履行正法的人，就是所谓宾头卢比丘是（宾头卢颇罗堕，宾头卢为名，译为乞，颇罗堕为姓，译为捷疾，福田第一）。能瞻视疾病（看护他人之病），供给医药的人，就是所谓讖比丘是（差摩比丘）。以四事供养，也就是以衣、被（卧具）、饮食（包括上述的医药），也是这位讖比丘。能造偈颂，来称叹如来之德的人，就是鹏耆舍比丘是（婆耆舍，译为取善，佛弟子当中的第一诗人）。以言论而能辩论了义，而没有疑滞（自在无碍）的人，也是鹏耆舍比丘。能得四种辩才（对

于法、义、辞、乐说之四辩。所谓**1.**能说诸法的名称，**2.**能明诸法的义理，**3.**能妙用一切语辞，**4.**知众生所欲，而说法自在），能触难而答对的人，就是所谓摩诃拘絺罗比丘是（译为大膝，为舍利弗的舅舅，勤行于梵行，而无暇剪其指甲，爪长尺余，故为长爪梵志，佛弟子中答问第一）。住于清净的闲居，不喜乐于人群当中的人，就是所谓坚牢比丘是。乞食时能够耐辱，而不避于寒暑的人，就是所谓难提比丘是。

独处而静坐，专心一意的念道的人，就是所谓金毗罗比丘是（俱毗罗，译为是孔非孔）。一坐食（一坐食，中午之食以外一概不食，如饼果粥等类均不食），不移乎其处，就是所谓施罗比丘是。坚守执持三衣，而不离于食与息（食时、休息之时，都不离身），就是所谓浮弥比丘是（浮磨，译为地）。」

（结颂如下：）

军头宾头卢 讖鹏拘絺罗 坚牢及难提 今毗施罗弥

1.军头波漠比丘，2.宾头卢比丘，3.讖[差摩]比丘，4.鹏耆舍[婆耆舍]比丘，5.拘絺罗比丘，6.坚牢比丘，7.难提比丘，8.金毗罗比丘，9.施罗比丘，10.浮弥比丘）。

大意：本经同样的叙述各弟子的擅长之法。是以狐疑离曰比丘为始，乃至迦洹之十位圣者。

「在我的声闻弟子当中，于树下坐禅时，心意不移转第一的人（内心不动），就是所谓狐疑离曰（前出，离婆多）比丘是。苦其身在于露天而坐，并不避风雨的人，就是所谓婆蹉比丘是（毗舍离的离车族的公子）。独自一人乐于空闲之处，专心一意的思惟的人，就是所谓陀素比丘是（驮索迦，译为苦，给孤独长者之奴之子）。穿着五纳衣（纳衣为衲袈裟，破弊

之布所缝成的法衣。1.粪扫处衣，2.路边弃衣，3.河边弃衣，4.死人衣，5.破碎衣等，都是为人所忌讳之衣），不执着于荣饰（不装饰）的人，就是所谓尼婆比丘是。常乐于冢间，不住在于人群中的人，就是所谓优多罗比丘是（乌多罗，译为善胜，在舍卫城见佛显双神变而被感动，而出家，为婆罗门种出身的）。恒坐于草蓐上，每日福度他人的人，就是所谓卢酰宁比丘是。不和他人讲话，唯视地而行的人，就是所谓优钳摩尼江比丘是。不管是坐，是起，是行步，都常入于三昧的人，就是所谓删提比丘是（僑萨罗国长者之子）。爱好游行于远国去教授人民的人，就是所谓昙摩留支比丘是（昙摩留支，译为法乐，一六四经里，有其前生事迹，说其前身为大鱼等事）。喜欢邀集圣众，论说法的义味，就是所谓迦洹比丘是（迦摩、伽摩）。」

狐疑婆蹉离 陀苏婆优多 卢酰优迦摩 息昙摩留洹

（1.狐疑离曰比丘，2.婆蹉离比丘，3.陀苏[陀素]比丘，4.尼婆比丘，5.优多罗比丘，6.卢酰宁比丘，7.优迦摩比丘[优钳摩尼江]，8.息比丘[删提]，9.昙摩留比丘，10.迦洹比丘）。

## 二五

大意：本经也是叙述诸弟子之擅长之处，是以婆拘罗比丘为始的。

「我的声闻弟子当中，寿命极为长，终究并不中间夭折第一的比丘，就是所谓婆拘罗比丘是（薄拘罗，译为善容，未曾生过病，也是寿命第一）。常乐居于闲静处，不处在于众人之中的人，也是所谓婆拘罗比丘是。能为人广为说法，分别义理的人，就是所谓满愿子比丘是（满慈子，也就是富楼那。和佛同年生，容姿端正，曾为外道，而通晓于诸典及神通，后皈依

佛，而证果，为说法第一)。能奉持戒律，并没有所触犯，就是优婆离比丘是(优婆离，译为近执，本为释迦族的理发师，蒙佛开四姓平等之例，而出家，而守持戒律不误。第一次结集时，诵出律藏而有名，为持律第一。)得证信解脱，其意已没有犹豫的人，就是所谓婆迦利比丘是(末揭利，译为着树皮衣，为信解坚固第一而有名)。天体端正(天然的身体很庄严)，和世人有殊异之人(大有不同、非常的美丽)，就是所谓难陀比丘是(译为善欢喜，佛陀的异母弟，为制御诸根第一的尊者)。诸根寂静，心不变易，也是难陀比丘。辩才突然发起，而能解开他人的疑滞的人，就是所谓婆陀比丘是(跋陀罗，译为贤善，舍卫城长者之子)。能广说教义，对于真理并不有违的人，就是所谓斯尼比丘是。喜欢穿着好衣(穿着整齐)，本行为清静的人，就是所谓天须菩提比丘是。常常爱好教授诸后学的人，就是难陀迦比丘是(难那哥，常行警诫诸比丘尼的尊者)。善于教诲禁戒比丘尼僧的人(比丘尼为乞士女，为出家受具足戒的女众弟子)，就是所谓须摩那比丘是(须曼那，译为悦意，为花名，宿世以耳上花供佛，而得天上人中之乐，后出家而证果)。」

(结颂如下：)

婆拘满波离 婆迦利难陀 陀尼须菩提 难陀须摩那

(1.婆拘罗比丘，2.满愿子比丘〔富楼那，满慈子〕，3.优波离比丘，4.婆迦利比丘〔婆迦利〕，5.难陀比丘，6.婆陀比丘〔跋陀罗〕，7.斯尼比丘，8.天须菩提比丘，9.难陀迦比丘，10.须摩那比丘)。

## 二六

大意：本经同样为诸弟子们之各有擅长之处之叙述，乃由尸婆罗比丘开始的。

「在我的声闻弟子当中，其功德很盛满，所适而没有短处第一的比丘，就是所谓尸婆罗比丘是(尸利罗，作功德第一)。能具足众行的道品之法，就是所谓优婆先迦兰陀子比丘是(乌波细那末揭梨子)。所说的都和悦，不伤害他人之意的人，就是所谓婆陀先比丘是(译为贤军)。修行安般(数息观，禅观)，专心思惟一切都是恶露的人，就是所谓摩诃迦延那比丘是。计我为无常(推理想象而觉知我为无常之法)，心里并没有杂想的人，就是所谓优头盘比丘是。能以杂种之论，畅悦其心识的人，就是所谓拘摩罗迦叶比丘是(译为童子迦叶，善解美语而说法第一)。穿着弊恶衣，而不会觉得羞耻的人，就是所谓面王比丘是(谩贺啰惹，乐妙色衣〔弊恶衣〕第一)。不毁坏禁戒，又诵读不懈的人，就是所谓罗云比丘是(罗睺罗，译为覆障，为佛未出家时之子，学行第一)。用神足之力，能自隐噎(隐形)的人，就是般兔比丘是(摩诃盘陀迦，译为大路，生时被置路边，祈出家人之赐福故名。聪明利根，能断疑惑)。能化其形体，作为若干的变化的人，就是周利般兔比丘是(为大盘陀迦之弟。和兄同样的被置于路边，或为父母旅行在中路所生，故译为继道。本性愚钝，而被佛教以专心扫地除垢，而解悟证果)。」

(结颂如下：)

尸婆优波先 婆陀迦延那 优头迦叶王 罗云二般兔

(1.尸婆罗比丘，2.优波先迦兰陀子比丘，3.婆陀先比丘，4.迦延那比丘，5.优头盘比丘，6.拘摩罗迦叶比丘〔童子迦叶〕，7.面王比丘，8.罗云比丘〔罗睺罗〕，9.10.二位般兔兄弟比丘〔般兔比丘、周利般兔比丘〕)。

## 二七

大意：本经仍然是以各弟子之擅长为叙述的目的。首先乃以释王比丘为始，也是集十名的高僧的特长。

「我的声闻弟子当中，以豪族富贵，天性柔和为第一的，就是所谓释王比丘是。乞食不厌足，教化无穷的比丘，就是所谓婆提波罗比丘是。气力非常的强盛，并没有所畏难的人，也是婆提波罗比丘是。其音响非常的清彻，其声音向至于梵天的人，就是所谓罗婆那婆提比丘是。身体很香洁，能熏及于四方的人，就是所谓鸯迦阇比丘是。在我的声闻弟子当中，知时而明物，所至都没有疑惑，所忆的不会忘掉，多闻而广远，又堪任于奉上的第一的

比丘，就是所谓阿难比丘是（阿难陀，译为庆喜，为佛的堂弟。佛成道日诞生，后出家为侍者，有二十五年之久，为多闻第一）。庄严服饰，行步时只顾其影的人（勤慎其行动），就是所谓迦持利比丘是。受诸王之敬待，被群臣之所宗仰的人，就是所谓月光比丘是（旃陀婆罗脾）。为天人所奉承，恒朝侍省（常为天人之所奉侍不缺）的人，就是所谓输提比丘是（树提陀婆，为婆罗门出身，本奉大迦叶，后闻佛法而出家）。以舍弃人形（超越人形），好像天神的形貌，也是输提比丘是。为诸天的师导，指授其正法的人，就是所谓天比丘是。自己能忆念其无数劫前的宿命之事的人，就是所谓菓衣比丘是。」

（结颂如下：）

释王婆提波 罗婆鸯迦阇 阿难迦月光 输提天婆酰

（1.释王比丘，2.婆提波罗比丘，3.罗婆那婆提比丘，4.鸯迦阇比丘，5.阿难比丘，6.迦持利比丘，7.月光比丘，8.输提比丘，9.天比丘，10.菓衣比丘〔婆酰〕。）

## 二八

大意：本经所叙述的同样为各弟子的擅长之法，是以鸯掘摩罗为始的。

「我的声闻弟子当中，以体性利根，智慧渊远第一的比丘，就是所谓鸯掘魔比丘是（鸯掘摩罗，译为指鬘，误听师言，以为杀人为鬘，则能生梵天，故杀九百九十九人的生命，最后遇佛不但杀不了佛，还而皈依佛陀去修行，而得阿罗汉果）。能降伏魔，外道的邪业的人，就是所谓僧迦摩比丘是（僧伽罗摩，降魔第一）。入水的三昧（正定），并不为难事的人，就是所谓质多舍利弗比丘是（象舍利弗，舍卫城农家子，出家而还俗六次，最后的第七次出家，终成证果）。所识的很广，都受人所敬念的人，也是质多舍利弗比丘是。入于火的三昧，能普照于十方的人，就是所谓善来比丘是（修伽陀）。能降伏龙，使牠尊奉三尊（佛法僧三宝）的人，就是所谓那罗陀比丘是（能断已生的烦恼）。能降伏鬼神，使其改恶修善的人，就是所谓鬼陀比丘是（舍卫城婆罗门，听闻目捷连

神通变化之事而出家)。降伏干沓和(干闥婆, 嗅香, 乐神), 使其勤行善行的人, 就是所谓毗卢遮比丘是。恒常喜乐于空定, 而分别空义的人, 就是所谓须菩提比丘是(译为善现、空生, 生时家中财物皆空, 为空生, 未几未得, 故为善现, 为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尊者! 其意志在于空寂的微妙的德业, 也是须菩提比丘。行持无想定(灭尽一切心作用的禅定的境界), 除去诸杂念的人, 就是所谓耆利摩难比丘是(王舍城人, 为频婆娑罗王的辅相之子 婆罗门种) 入于无愿之禅定, 心意不起杂乱的人, 就是所谓炎盛比丘是。」

(结颂如下: )

鸯掘摩伽摩 质多善那罗 闍叉浮卢遮 善业摩难炎

(1.鸯掘摩罗比丘, 2.僧伽摩比丘, 3.质多舍利弗比丘, 4.善来比丘, 5.那罗陀比丘, 6.闍叉[鬼陀]比丘, 7.毗卢遮比丘, 8.善业比丘[须菩提], 9.耆利摩难比丘, 10.炎盛比丘。)

## 二九

大意: 本经仍然以各弟子的擅长为叙述的对象, 首先是以梵摩达比丘为始的。

「我的声闻弟子当中, 入于慈三昧, 其心已没有恚怒第一的人, 就是梵摩达比丘是(舍卫城波斯匿王之子, 托钵时, 被外道辱骂, 也能默然忍耐, 而度化对方)。入于悲三昧, 而成就本业的人, 就是所谓须深比丘是(译为善结。本为外道, 被人使至佛处去盗法, 后向佛忏悔, 而修持证果)。得善的行德, 并没有若干之想的人, 就是所谓娑弥陀比丘是(三弥离提, 王舍城人, 为刹帝利种, 自他出生后, 其家中则增富, 本人的容貌很俊美)。常时守护其心, 意不舍离的人, 就是所谓跃波迦比丘是。行持炎盛三昧, 终究不懈堕的人, 就是昙弥比丘是(达磨哥, 译为顽钝, 以殊胜心善解妙法)。言语麤犷, 而不息避尊贵的人, 就是所谓比利陀婆遮比丘是(毕陵伽婆蹉, 于苦中, 善行悲行)。入于金光三昧的人, 也是比利陀婆遮比丘。入于金刚三昧, 不可沮坏的人, 就是所谓无畏比丘是(舍卫城的婆罗门, 托钵时遇见美丽的淑女而动心, 皈后, 以为耻, 而精勤修行而证果)。所说的都能决了(有毅力果断), 不怀怯弱的人, 就是所谓须泥多比丘是(王舍城人, 贫穷而为人扫路作工的人, 后出家而证果)。恒乐于静寂, 意不处乱的人, 就是所谓陀摩比丘是。其义不可以胜, 终究不能被伏的人, 就是所谓须罗陀比丘是(译为善得, 为王舍城婆罗门, 罗陀长老之弟, 由兄之引进而出家)。」

(结颂如下: )

梵达须深摩 娑弥跃昙弥 比利陀无畏 须泥陀须罗

(1.梵摩达比丘, 2.须深比丘, 3.娑弥陀比丘, 4.跃波迦比丘, 5.昙弥比丘, 6.比利陀比丘, 7.无畏比丘, 8.须泥多比丘, 9.陀摩比丘, 10.须罗陀比丘。)

## 三〇

大意：本经为叙述百名比丘的最后十名，以星宿比丘为始，而简述各弟子的擅长。

「我的声闻弟子当中，能够晓解星宿，预知吉凶第一的人，就是所谓那伽波罗比丘是（译为龙护。曾作摩鸠罗鬼之形，欲恐怖佛的人）。恒喜于三昧，以禅悦为其食的人，就是所谓婆私咤比丘是（婆悉咤）。常以喜为其食，就是所谓须夜奢比丘是。恒行忍辱行，敌对之人事来时，也不起瞋恨心的人，就是所谓满愿盛明比丘是。修习日光三昧的人，就是所谓弥奚比丘是（弥企哥，能止息，未生烦恼）。明自算术之法，没有半点的差错的人，就是所谓尼拘留比丘是（译为无恚，为舍卫城婆罗门，被祇园精舍之建立所感动，也闻佛法而出家）。能够分别等智，永恒的不忘失的人，就是所谓鹿头比丘是（蜜哩譏尸啰，善解占相，明医药和星宿的尊者）。得入雷电三昧，而不怀恐怖的人，就是所谓地比丘是。观察了知身本的人，就是所谓头那比丘是（徒卢那）。最后取证，而得证漏尽通（灭尽有漏的烦恼，而脱离生死所具有的功行）的人，就是所谓须拔比丘是（须跋陀罗，译为善贤，本为梵志，也就是婆罗门外道的出家人，以耆旧多智而称，为佛将涅槃之时，受佛教言而证果的人，寿命一百二十岁）。」

（结颂如下：）

那伽咤舍那 弥奚尼拘留 鹿头地头那 须拔最在后

（1.那伽波罗比丘，2.婆私咤比丘，3.须夜奢比丘〔舍〕，4.满愿盛明比丘〔那〕，5.弥奚比丘，6.尼拘留比丘，7.鹿头比丘，8.地比丘，9.头那比丘，10.须拔陀罗比丘，乃排在于最后的一名。）

「以上的此百名的贤圣者，都应广演如上。」（都值得广为宣传的人物）。

## 比丘尼品第五

### 三一

概要：本品乃简述五十位比丘尼的功能。首先为有关于大爱道瞿昙弥（摩诃波闍波提）比丘尼等圣者的各具擅长之法。

「我的声闻弟子当中的第一位比丘尼，为久来就出家学道（比丘尼中最初的出家人），为国王所尊敬的人，那就是所谓大爱道（摩诃波闍波提）瞿昙弥比丘尼是（为佛陀的养育之母，也是摩耶夫人〔佛母〕之妹，是难陀的生母，出家后常修梵行。瞿昙为姓，为日炙甘蔗种，是世尊之姓，弥为女之义）。智慧聪明第一的人，就是所谓谿摩比丘尼是（差摩）。神足第一，而能感致于诸神的人，就是所谓优钵华色比丘尼是（译为莲花色，出身于舍卫城的长者之家，因家庭的不幸，而到各处流浪，终于出家为威德无比的比丘尼）。行头陀之法之十一项规条之限碍的人（不输越头陀行的十一法，本经大部份都提十一法，唯弟子品之二，曾举出十二头陀难得之行），就是所谓机梨舍瞿昙弥比丘尼是（乞哩舍。舍卫城的贫女，遇幼儿之死亡而丧心，逢佛而开心眼，为弊衣第一，

善能持律，轨范无亏的比丘尼)。天眼第一，所照的都无碍，就是所谓奢拘梨比丘尼是(译为贤，舍卫城婆罗门种)。坐禅而入定，其心意并不分散，就是所谓奢摩比丘尼是(僑赏弥人，和于颠王后很友善，王后死后，深感世间的一切均为无常，而出家)能分别义趣，广演道教(教理)的人，就是所谓波头兰阁那比丘尼是(能奉持律教，并没有所加以犯过的人，就是所谓波罗遮那比丘尼是(钵咤左啰，译为微妙。为舍卫城的长者之女，为持律第一)。得证信解脱，不再退还的人，就是所谓迦旃延比丘尼是(巴利本作得大神通中的第一)。具得四辩才，不怀怯弱的人，就是所谓最胜比丘尼是。(四辩才为：1.法辩，能说诸法的名称，2.义辩，明白诸法的义理，3.辞辩，妙用一切的语辞，4.乐辩，如众生所欲，而说法自在。)」

(结颂如下：)

大爱及讖摩 优钵机昙弥 拘利奢兰阁 波罗迦旃胜

(1.大爱道瞿昙比丘尼，以及2.讖摩比丘尼，3.优钵华色比丘尼，4.机梨舍瞿昙比丘尼，5.奢拘利比丘尼，6.奢摩比丘尼，7.波头兰阁那比丘尼，8.波罗遮那比丘尼，9.迦旃延比丘尼，10.最胜比丘尼。)

## 三二

大意：本经所叙述的内容，同样为各尼师的擅长处。首先是以拔陀迦毗离比丘尼为始，计为十名。

「我的声闻弟子比丘尼当中，能够自识无数劫前的宿命之事为第一的，就是所谓拔陀迦毗离比丘尼是(跋陀罗迦卑梨耶、婆陀，译为妙贤，为沙伽罗市的人，嫁给大迦叶，共修梵行，后俱皈依佛陀，而知宿命)。颜色很端正，为人所敬爱的人，就是所谓酰摩阁比丘尼是。能降伏外道，建立以正教的人，就是所谓输那比丘尼是(输卢，舍卫城人，生有很多子，然而其夫死后，被子疏远，故出家。曾显示神变，以降伏六师外道。)能分别义趣，能广说分部的人，就是所谓昙摩提那比丘尼是(译为施法、法与，出身为王舍城，被称为说法第一)。身穿麓衣，都不以为羞愧的人，就是所谓优多罗比丘尼是(译为善胜)。诸根都寂静，永恒的如一心的人，就是所谓光明比丘尼是。衣服很齐整，都常如法教的人，就是所谓禅头比丘尼是(为毗舍离城的离车族人，其夫死后出家，闻法而悟道证果)。能以杂种之论，也没有疑滞的人，就是所谓檀多比丘尼是(僑萨罗国舍卫城辅师之女，后来跟从大爱道比丘尼出家。在耆闍窟山，看大众之被调顺，而感动，因之而开悟证果)。堪任于造偈，而称叹如来的功德的人，就是所谓天与比丘尼是。多闻而博知，以恩惠而接下从的人，就是所谓瞿卑比丘尼是。」

(结颂如下：)

拔陀阁输那 昙摩那优多 光明禅檀多 天与及瞿卑

(1.拔陀迦毗离比丘尼，2.酰摩阁比丘尼，3.输那比丘尼，4.昙摩提那比丘尼，5.优多罗比丘尼，6.光明比丘尼，7.禅头比丘尼，8.檀多比丘尼，9.天与比丘尼，以及10.瞿卑比丘尼。)

## 三三

大意：本经也同样的叙述十位比丘尼的擅长之处（依经文则有十一名），是以无畏比丘尼为开始的。

「我的声闻比丘尼弟子当中，都恒处于闲静之处，而不居于人间杂闹的地方的人，就是所谓无畏比丘尼是（为于禅尼国的人，曾在王舍城的寒林〔墓地〕修不净观，佛陀乃令她观法的对象，也用偈颂鼓励她。）苦其身体，而行乞食，不简择于贵贱的人，就是所谓毗舍怯比丘尼是（迦毘罗城的人，为刹帝利种，本为宫女，后来和大爱道一同去出家。）在一处，而一坐，终不移易的人（一打坐就不换位，直至不坐为止），就是所谓拔陀婆罗比丘尼是。遍行去乞求，去广度人民的人，就是所谓摩怒呵利比丘尼是。速成道果，中间并不滞迟的人，就是所谓陀摩比丘尼是。执持三衣（大衣、上衣、内衣），终身不舍离的人，就是所谓须陀摩比丘尼是。恒坐在于树下，其意并不改易的人，就是所谓瑠须那比丘尼是。恒居于露地，不思念有无覆盖（露天之处，没有遮风雨之物之处）的人，就是所谓奢陀比丘尼是。乐于空闲之处，不在于人间的闹处的人，就是所谓优迦罗比丘尼是。长坐在于草蓐，不着于文饰的人，就是所谓离那比丘尼是。穿着五纳衣（缀纳种种的衣片而成之衣，其中自具五色之义，所谓非纯色是），以次第去分卫（乞食，其音为搯茶波底迦。依次序去托钵）的人，就是所谓阿奴波摩比丘尼是。」

（结颂如下：）

无畏多毗舍 拔陀摩怒诃 檀须檀瑠奢 优迦离阿奴

（1.无畏比丘尼，2.毗佑佉〔多毗舍〕

比丘尼，3.拔陀婆罗比丘尼，4.摩怒呵利比丘尼，5.陀摩〔檀〕比丘尼，6.须陀摩〔须檀〕比丘尼，7.瑠须那比丘尼，8.奢陀比丘尼，9.优迦罗比丘尼，10.离那比丘尼，11.阿奴波摩比丘尼〔实际为十一名〕。）

### 三四

大意：本经所叙述的也同样为各比丘尼之擅长之处，是以优迦摩比丘尼为始的十位。

「我的声闻弟子的比丘尼当中，乐于空寂之间的第一的人，就是所谓优迦摩比丘尼是。多游于慈念当中，而愍念众生之类的人，就是所谓清明比丘尼是。悲泣于那些不及于道的众生的人（哀怜那些在于生死轮回的众生，不学道的众生），就是所谓素摩比丘尼是。欢喜于得道的人，愿普及于一切的人，就是所谓摩陀利比丘尼是。护守诸行，其意并不远离的人，就是所谓迦罗伽比丘尼是。守于空，而执虚，了解一切为无有的人，就是所谓提婆修比丘尼是。心乐于无想，而除去诸着的的人，就是所谓日光比丘尼是。修习无愿，而其心即永恒的广济的人，就是所谓末那婆比丘尼是。对于诸法并没有疑惑，而度人为无限的人，就是所谓毗摩达比丘尼是。能广说法义，能分别深法的人，就是所谓普照比丘尼是。」

(结颂如下：)

优迦明素摩 摩陀迦提婆 日光末那婆 毗摩达普照

(1.优迦摩比丘尼，2.清明比丘尼，3.素摩比丘尼，4.摩陀利比丘尼，5.迦罗伽比丘尼，6.提婆修比丘尼，7.日光比丘尼，8.末那婆比丘尼，9.毗摩达比丘尼，10.普照比丘尼。)

### 三五

大意：本经所叙述的也同样的为十位比丘尼之擅长之处，是以昙摩提比丘尼为始的。

「我的声闻弟子的比丘尼当中，心怀忍辱，如大地之容受一切的人，就是所谓昙摩提比丘尼是。能教化他人，使人建立檀会（檀那为布施，会就是大会）的人，就是所谓须夜摩比丘尼是。能办具床座的人，也是须夜摩比丘尼是。心意已经永远息灭，已不会兴起乱想的人，就是所谓因陀阁比丘尼是。观察完了诸法，而不会厌足的人，就是所谓龙比丘尼是。意志强毅而勇猛，并没有所染着的人，就是所谓拘那罗比丘尼是。入于水三昧，而能普润于一切的人，就是所谓婆须比丘尼是。入于焰光三昧，而能均照萌类（众生）的人，就是所谓降提比丘尼是。观想一切为恶露不净，而能分别缘起的人，就是所谓遮波罗比丘尼是。能育养众人，布施给与所缺乏的人，就是所谓守迦比丘尼是（叔迦罗，译为自净，为王舍城之人，受该城人供养恭敬。有一天缺供，有一鬼神就逐家说偈，去劝人供养这位阿罗汉）。在我的声闻的比丘尼当中，最后的第一位，就是拔陀军陀罗拘夷国比丘尼是（君荼罗系头，为王舍城的长者之女，和盗人陷入恋爱，而到处流转，终为尼干子外道的弟子，后被舍利弗所度而皈依佛教，为智慧捷疾第一）。

(结颂如下：)

昙摩须夜摩 因提龙拘那 婆须降遮波 守迦拔陀罗

(1.昙摩比丘尼，2.须夜摩比丘尼，3.因陀阁比丘尼，4.龙比丘尼，5.拘那罗比丘尼，6.婆须比丘尼，7.降提比丘尼，8.遮婆罗比丘尼，9.守迦比丘尼，10.拔陀军陀罗拘夷国比丘尼。)

「此五十位比丘尼，都当应广说如上。」（都值得广为宣扬怀念的圣者。）

### 清信士品第六

概要：本品所叙述的为有关于优婆塞（清信士）当中的最为出色的人物。所谓各具擅长之法。是以三果商客为始，计录有四十名的在家学佛而有果证（初果至三果）的人。

### 三六

「我的弟子当中，初闻法药（佛法如治病人之乐），而成就贤圣之证的第一优婆塞（清信士、近事男，亲近三宝，奉事三宝的在家学佛的男人），就是所谓三果商客是（佛陀成道后，未离菩提树时，将蜜麩供养佛陀，为最初皈依佛陀的人。是帝波须，和跋利迦二位商人）。第一有智慧的人，就是质多长者（居住于舍卫城外的居士，常和比丘们论法，为说法第一的优婆塞）。神德第一的人，就是所谓捷提阿蓝是。能降伏外道的人，就是所谓掘多长者是。善能演说深法的人，就是所谓优波掘长者是。恒坐而禅思的人，就是所谓呵侈阿罗婆是（译为手宝象，为手长者。阿腊毗人，险被阿腊毗夜叉所食，而被佛救度。以四摄法摄受大众，也具有八未曾有法。）能降伏魔宫的人，就是所谓勇健长者是（能在于众会中谈论，而作狮子吼，为不坏信第一的居士）。福德盛满的人，就是所谓阇利长者是。大檀越主（檀为檀那，为布施，越就是超越，如布施三宝，亲近三宝的话，就是超越贫穷的苦海，故为梵汉兼具的所谓施主之义），就是所谓须达长者是（译为善授，舍卫城的长者，性仁慈，常怜恤于孤独的人，而常施衣食，时人称之为给孤独长者。为建立精舍，而铺金于地，去购买祇陀太子的园地而有名）。门族成就的人，就是所谓泯兔免长者是（旻荼、民大，为鸯伽国的长者，能在信中，常行慈悲行的人）。」

（结颂如下：）

三果质干提 掘波及罗婆 勇阇利须达 泯兔是谓十

（1.三果商客，2.质多长者，3.捷提阿蓝居士，4.掘多长者，5.优波掘长者，6.呵侈阿罗婆长者，7.勇健长者，8.阇利长者，9.须达长者，10.泯兔长者，就是所谓的十位优婆塞。）

### 三七

「我的在家弟子当中，好问义趣第一的人，就是所谓生漏婆罗门（生闻婆罗门。婆罗门为四姓中之第一，为神职人物，也是特种阶级的最为尊贵的人。自以为由梵天之口所生，而诵吠陀圣典，而司祭祀的人）。利根而通明的人，就是所谓梵摩俞是。为诸佛的信使的人，就是所谓御马摩纳是（御马为该居士之名。摩纳为儒童，为净行的青少年人。这位居士为善调马的聚落主）。能计身为无我的人，就是所谓喜闻琴婆罗门是。所谓不可能胜他的人，就是所谓毗裘婆罗门是。善能造作诵偈的人，就是所谓优婆离长者是（乌波离长者，本为尼捷的教徒，欲问难佛陀，反而被佛陀所度化，从初发信心，而能具大智的长者）。言语速疾的人，也是优婆离长者。喜欢布施好的宝物，而一点也不吝心的人，就是所谓殊提长者是。能建立善本的人，就是所谓优迦毗舍离长者是（郁伽长者、译为最首，为毗舍离族的人，本为耽乐于五欲，见佛的威容、闻法，而得法眼。常设大施会，为供养第一的长者）。能说妙法的人，就是所谓最上无畏优婆塞是。所说的都无畏，而善察人之根的人，就是所谓头摩大将领毗舍离是（毗舍离族的人）。

（结颂如下：）

生漏梵摩俞 御马及闻琴 毗裘优婆离 殊提无畏摩

（1.生漏婆罗门，2.梵摩俞居士，3.御马优婆塞，4.喜闻琴婆罗门，5.毗裘婆罗门，6.优婆离长者，7.殊提长者，8.优迦毗舍离长者，9.最上无畏优婆塞，10.头摩大将领毗舍离。）

「我的优婆塞弟子当中，好喜于惠施的第一人，就是所谓毗沙王是（频婆娑罗王，译为模实，为摩竭陀的国王，阿闍世王的父王，库藏丰盈，广聚人民，多闻第一）。所施的对象都是狭少的人，就是所谓光明王是（本为性情暴恶，被人称为猛暴灯光，后来皈依于佛）。建立善本的人，就是所谓王波斯匿是（译为和悦胜军，憍萨罗国王。和佛同日出生，由于末利夫人的劝化而皈依佛）。得到无根的善信，而起欢喜心的人，就是王阿闍世（阿闍世王为频婆娑罗王和韦提希王后所生之子，译为未生怨。由于听从提婆达多之言，而逆害其父王，心悔热之故，遍体生疮。就依耆婆名医兼大臣的劝导，而至佛处听法。而得无根之信。所谓无根之信，就是皈依佛教后，明事达理，身心都健安，而忏悔自己所造之逆罪，自喻为由于伊兰的毒树，而生栴檀的香树，自己本无善之根，而能生信仰，而大欢喜，就为教团的大护法。佛经第一次结集时的护持大施主）。专心一意的向佛，其意并不变易的人，就是所谓优填王是（译为日子，为拘睢弥国王，造佛像，以表仰慕敬念而有名）。承事于正法的人，就是所谓月光王子是。供奉于圣众，其意都恒常的平等的人，就是所谓造祇洹的王子是（祇陀太子，为波斯匿王之子，有一园约为八十公顷，为须达多长者布金于地，感动祇陀太子，太子就以地上物奉献，就这样的完成建立祇园精舍）。常喜于济助他人，不为自己打算的人，就是所谓师子王子是。善于恭奉他人，并不分高下的人，就是所谓无畏王子是（阿婆耶，频婆娑罗王之子，本奉尼干外道，后皈依于佛）。颜貌非常的端正，与人以殊胜的人，就是所谓鸡头王子是。」

（结颂如下：）

毗沙王光明 波斯匿闍世 月祇桓优填 师子畏鸡头

（1.毗沙王〔频婆娑罗王〕，2.光明王，3.波斯匿王，4.阿闍世王，5.优填王〔依偈则为7.〕，6.月光王子，7.祇洹王子〔祇陀太子〕，8.师子王子，9.无畏王子，10.鸡头王子。）

「我的弟子当中的优婆塞，为恒行于慈心第一的人，就是所谓不尼长者是。心恒悲念一切众生之类的人，就是所谓摩诃纳释种是（摩诃男，译为大名，阿那律之兄，释种为释迦族之义。为王时，遇琉璃王起兵征伐迦毘罗城时，为救族人之逃生，而自没于水底。恒为病者施汤药的人）。常行欢喜心的人，就是所谓拔陀释种是。恒行护心（为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舍心。所谓超越怨亲憎爱的平等心），不失去善行的人，就是所谓毗闍先优婆塞是。堪任于行忍的人，就是所谓师子大将是（毗舍离的将军，本奉尼干外道，后皈依佛教）。能够为杂种之论的人，就是所谓毗舍御优婆塞是。能以贤圣的默然的人，就是所谓难提婆罗优婆塞是。勤修善行，而没有休息的人，就是所谓优多罗优婆塞是（译为善胜，王舍城长者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故为名）。诸根都寂静的人，就是所谓天摩优婆塞是。在我的弟子中，最后受证的人，就是拘夷那摩罗是。」

（结颂如下：）

不尼摩诃纳 拔陀毗闍先 师子毗舍难 优多天摩罗

(1.不尼长者, 2.摩诃纳释种〔摩诃男〕, 3.拔陀释种, 4.毗闍先优婆塞, 5.师子大将, 6.毗舍御优婆塞, 7.难提婆罗优婆塞, 8.优多罗优婆塞, 9.天摩优婆塞, 10.拘夷那摩罗)。

「以上之四十位特殊的优婆塞, 都统统如上广说过的。」(以经文看, 为略说)。

## 清信女品第七

概要: 本品叙述佛教在家学佛的女众弟子当中的特殊人物。以难陀婆罗为始, 计为三十名的女信徒的擅长之处。

## 四〇

「我的弟子当中, 第一优婆斯(优婆夷, 译为近事女, 清信女, 为在家学佛的女信徒), 而最初受道证的人, 就是所谓难陀难陀婆罗优婆斯是(为难陀、难陀婆罗二位牧女。佛陀经过六年的苦行后, 由尼连禅河出浴时, 巧遇此二女, 二女则以乳糜供养佛陀, 俾佛陀得以恢复体力, 乃至成道)。智慧第一的人, 就是久寿多罗优婆斯是(酤没儒怛啰, 译为度胜。为僇赏弥的王妃的宫女, 听法而向王妃转说, 为多闻第一)。恒喜坐禅的人, 就是所谓须毗耶女优婆斯是(须比耳 被称为看护病者第一)。慧根了了的人, 就是毗浮优婆斯是。堪能说法的人, 就是鸯竭闍优婆斯是。善于演说经义的人, 就是跋陀婆罗须焰摩优婆斯是。能降伏外道的人, 就是所谓婆修陀优婆斯是。音响非常的清彻的人, 就是无忧优婆斯是。能和人作种种之论议的人, 就是婆罗陀优婆斯是。勇猛精进的人, 就是所谓须头优婆斯是。」

(结颂如下:)

难陀陀久寿 须毗鸯竭闍 须焰及无忧 婆罗陀须头

(1.难陀、难陀婆罗优婆夷, 2.久寿多罗优婆夷, 3.须毗耶优婆夷, 4.毗浮优婆夷, 5.鸯竭闍优婆夷, 6.跋陀婆罗须焰摩优婆夷, 7.婆修陀优婆夷, 8.无忧优婆夷, 9.婆罗陀优婆夷, 10.须头优婆夷。)

## 四一

「我的优婆斯弟子当中, 第一能供养如来的人, 就是所谓摩利夫人是(末利夫人, 译为胜发, 为僇萨罗国波斯匿王的王妃, 非常的虔敬三宝而有名)。能承事正法的人, 就是所谓须赖婆夫人是。能供养圣众的人, 就是舍弥夫人是。能瞻视当来与过去的贤士的人, 就是所谓月光夫人是。为檀越(布施)第一的人, 就是雷电夫人是。能恒行慈三昧的人, 就是所谓摩诃光〔大光〕优婆斯是。能行悲而哀愍众生的人, 就是所谓毗提优婆斯是(韦提希夫人, 译为胜妙身, 为摩伽陀国频婆娑罗王的夫人, 阿闍世王之母)。喜心不绝的人, 就是拔陀优婆斯是。行持守护之业的人, 就是难陀母优婆斯是(难陀比丘尼之母, 被称为禅定第一)。得信解脱的人, 就是照曜优婆

斯是。」

(结颂如下：)

摩利须赖婆 舍弥月光雷 大光毗提陀 难陀及照曜

(1.摩利夫人[末利夫人]，2.须赖婆夫人，3.舍弥夫人，4.月光夫人，5.雷电夫人，6.摩诃光优波斯[大光优婆夷]，7.毗提优婆斯[韦提希夫人]，8.拔陀优婆斯，9.难陀母优婆斯，10.照曜优婆斯。)

## 四二

「我的优婆斯弟子当中，能恒行忍辱第一的人，就是所谓无忧优婆斯是。能行空三昧的人（空三昧就是由于禅定而观察一切诸法[万有]的自性本来就是空的，一切均为暂时假有的现象，就是入于空三昧），就是所谓毗讎先优婆斯是。能行无想〔无相〕三昧的人（入定时，知道万事万物均为是空的之故，无相可取，而不想念一切，不执着于一切，就是无相三昧），就是所谓优陀那优婆斯是。能行无愿三昧的人（由于一切都是空，都没有相可执着，故为没有甚么愿可求之观，入了证悟涅槃妙境，即如船筏之舍那样，并没有甚么愿求之物的禅观就是无愿三昧。合上面之空三昧、无想三昧，为之三三昧），就是所谓无垢优婆斯是（曾经请教佛陀有关于扫佛塔地及供养，和修四梵行等功德福报之事的人）。善能教授他人的人，就是尸利夫人优婆斯是。善能持戒的人，就是所谓鸯竭摩优婆斯是。形貌端正的人，就是所谓雷焰优婆斯是。诸根寂静的人就是所谓最胜优婆斯是。多闻博知的人，就是泥罗优婆斯是。能造颂偈的人，就是修摩迦提须达女优婆斯是（须摩提，译为善无毒，给孤独长者之女。本嫁外道信者之家，后皈依佛教后，能开导他人奉行佛教）。一切都无所怯弱的人，也是须达多女优婆斯是。我的声闻女弟子当中，最后取证的优婆斯，就是所谓蓝优婆斯是。」

(结颂如下：)

无忧毗讎先 优那无垢尸 鸯竭雷焰胜 泥修摩蓝女

(1.无忧优婆斯，2.毗讎先优婆斯，3.优那陀优婆斯，4.无垢优婆斯，5.尸利夫人优婆斯，6.鸯竭摩优婆斯，7.雷焰优婆斯，8.最胜优婆斯，9.泥罗优婆斯，10.修摩迦提须达多女优婆斯，11.蓝优婆斯。)

「以上所列的诸位优婆斯，计为三十名〔实际为三十一，或三十二名，以大数而算为三十位〕，其擅长之处，广说如上〔详细分开说明如上，实为简述耳〕。」

## 阿须伦品第八

概要：本品分为十经，是以阿修罗的形

体之大开始，其次乃述佛出世之利益、一道、光明、阎冥、道品、没尽、信、炽盛、无畏等，都是有关于佛出世，或没世等时的感受。

## 四三

大意：本经叙述阿修罗的形体之大之可畏开始，而论及其能使日月王恐惧，然而却不能触恼日月王。其次说波旬虽化六情来诱惑行者，但比丘们却不被其所惑。并有不起染着的训示。

结集者的我们，都同样的听到如是之事：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位比丘们说：

「受形体之大的众生，莫过于阿须伦王（阿修罗，非天，常和帝释天争斗而有名）。比丘们！当知！阿须伦的形体，其广长为八万四千由旬（印度计里程的数目，一由旬约为二、三哩，或为十三哩不等，为古时帝王一日行军的里程）。其口的纵广就为一千由旬之大。比丘们！当知！或者有一个时候，阿须伦王想欲去触犯日的时候，就会变化其身为一倍之十六万八千由旬之大，而住在于日月的前面。日月王看见之后，都各怀恐怖的心理，而不安宁于其本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阿须伦的形体甚为可畏的缘故，那日月王由于怀着恐惧之故，一时不再有光明。不过阿须伦也是不敢趋前去执捉日月的。为甚么缘故呢？因为日月自有其日月的威德，而具有了大神力，寿命也极长，颜色也很端正，受乐为无穷尽的。如果欲知道其寿命之长短的话，就以一劫的单位来算其住寿就是了（寿命有一劫之久）。这又是此间的众生的福佑，使日月王不会被阿须伦

有所见到触恼（日月为普照众生，故为不可伤害）。那个时候，阿须伦看见不能得逞其毁坏日月之欲，就怀着愁忧，实时在那个地方隐没不现。

像如是的，诸比丘们！那些弊卑的恶魔波旬，都恒在于你们的后面，都在寻求其方便，欲来坏败你们的善根。波旬（杀者、恶者，波卑夜。为成就恶法的众生），会化作极为奥妙奇异之色、声、香、味、细滑（触）等法，欲来迷乱诸比丘们之心。波旬曾作如是之念：我当会遇得比丘们之眼之便，也当会得到比丘们之耳、鼻、口

（舌）、身、意之便的。那个时候，比丘们虽然看见极妙的六情之法，然而其心却不会染着。那时，那位弊魔波旬便会怀着愁忧，就会退没而去。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多萨阿竭（陀多阿竭多，译为如来，佛十号之一）、阿罗呵（阿罗汉，译为应供，也是佛陀十号之一）的威力所致的。为甚么缘故呢？因为诸比丘们受佛的教化，都已不亲近于色、声、香、

味、以及细滑、法之故。那个时候，比丘们都恒作如是之学：能够受他人的信施，及极为甚难之事。如没有功行的话，是不可以消化的，会堕坠于五趣（六道轮回），不得至于无上正真之道。应该要专心一意的念：对于未获的法，应努力去获，未得之道，应勉力去得。对于那些未度的人，应该去度他，未得证的人，应该教令他，使他能够成就证悟。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未有信施的话，则不起想念人家的信施，已有信施的话，就应该能够把它消化，而不生起染着之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四

大意：本经叙述如来出现于世的话，

就会多所饶益于人，而愍念世间、安隐世界的众生，会欲使天人获得其福佑，诚如结偈所说的法『益』。

结集者的我们所听到的都如是：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位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时，就会多多的饶益于人，会安隐众生，会愍念世界的群萌（众生），会欲使天人获得其福佑。甚么为之一人呢？（那一种人呢？）所谓多萨阿竭（如来）、阿罗呵（应供）、三耶三佛（三藐三佛陀，正等觉，佛十号之一，所谓正徧知）是。这就是所谓一人出现于世间，则会多所饶益于人，会安隐众生，会愍念世界的群萌（众生），而欲使天人获得其福佑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兴恭敬于如来之处（向如来常起恭敬的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学（要这样的修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五

大意：本经叙述如来出现于世间的的话，诸道法便会出现于世间，如结偈所说的『一道』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的的话，便会有一人入道在于世间，也会有二谛（真谛、俗谛。真谛为宇宙人生的真理，也是圣人所证悟的真理，俗谛为世俗凡夫所认知的道理）、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等三种三昧。由于禅定而入于解脱的门径，故为解脱门）、四谛真法（苦集灭道的四真谛）、五根（信、勤、念、定、慧。此五法能出生而导致于解脱，故为五根）、六邪见之灭（1.我实存在吗？2.我实不存在吗？3.我是何存在？4.我如何存在？5.此存在由何处来？6.他将去何处？）、七觉意（1.念觉支，2.择法觉支，3.精进觉支，4.喜觉支，5.轻安觉支，6.定觉支，7.舍觉支）、贤圣的八道品（八正道：1.正见、2.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精进、7.正念、8.正定）、九众生居（九有，九种众生所居的地方：1.人天，2.梵天，3.光音天，4.遍净天，5.无想天，6.空处天，7.识处天，8.无所有处天，9.非有想非无想天）、如来十力（十一经：1.处非处智力、2.业异熟、3.静虑解脱等持等至、4.根上下、5.种种胜解、6.种种界、7.遍趣行、8.宿住随念、9.死生、10.漏尽等

智力）、十一种慈心解脱（修慈心解脱的话，就能获得十一种果报：1.卧安，2.觉安，3.不见恶梦，4.天护，5.人爱，6.不毒，7.不兵，8.不水，9.不火，10.不贼〔毒药、刀兵、水灾、火灾、盗贼等，终不侵入〕，11.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梵天上），这些胜法，都会由于一人出世，而出现于世间。甚么样的人，为之一人呢？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是（如来、应供、正徧知）。这就叫做一人出现于世间，便会有一人入道，而在于世间，也会有二谛、三解脱门、四谛真法，五根、六邪见灭、七觉意、贤圣八道品、九众生居、如来十力、十一慈心解脱等胜法，便会出现于世间。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兴起恭敬于如来之处，也应当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出现于世间，便会有智慧光明之出现于世间，如结偈所谓的『光明』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的話，便会有智慧光明之出现于世间。那一种人呢？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如来、应供、正徧知）。这就叫做一人出现于世间的話，便会有智慧光明出现于世间。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发起信心而向佛，不可有倾于邪之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出现于世间时，那些无明大冥便自会消灭，如结偈所说的『闇冥』会消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的話，无明的大冥便自会消灭（无明为烦恼，是闇钝而不能明白诸法的真实之相的心，故喻为大冥暗）。那时，也就是众生痴冥之时，凡愚之士，都被这种无明所见（被无明所蔽）所缠结，都被生死所趣（都趣于生死），都不能如实而知（如实不知），都周旋往来于今世、后世，从劫至于劫，没有解脱的一天（一劫一劫的过去，都在漫长的岁月里转生、死亡没有休止）。如果有一位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如来、应供、正等觉）出现于世间时，那些无明的大冥闇便会自然的消灭。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思念承事诸佛。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八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的話，便会有三十七道品之出现于世间，

如结偈所记的『道品』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的话，便会有三十七品道之出现于世间。甚么叫做三十七品道呢？所谓四意止（四念处。对于自身内外，而以智去观境，此智观境就是念处、意止。所谓**1.身念处2.觉念处3.心念觉4.法念处**）、四意断（四正断，四正勤，舍弃恶法，而增上善法的四种努力法**1.已生的恶法令断，2.未生的恶法令不生，3.未生的善法令生，4.已生的善法令增长**。）、四神足（四如意足，为得三明六通而修的禅法，所谓能发神通，所愿皆遂，而名如意足。**1.欲神足2.勤神足3.心神足4.观神足**。）、五根（如树之根，能持生枝业，能生花果**1.信根2.精进根3.念根4.定根5.慧根**等法，能生而导至于涅槃寂灭）、五力（由于五根之增长而具大力用，所谓欲得证悟而具之力：**1.信力2.进力3.念力4.定力5.慧力**）、七觉意（七菩提分。由于慧力所发的无漏之智，善能觉了，所谓**1.念觉支2.择法觉支3.精进觉支4.喜觉支5.轻安觉支6.定觉支7.舍觉支**等，为得证悟所须的七项脚石）、八真行（八正道：**1.正见2.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精进7.正念8.正定**等，为到达涅槃寂静的八种修道之径），便会出现于世间。到底是那一种人呢？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如来、应供、正徧知）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常承事于佛，也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九

大意：本经叙述假如如来没尽于世间（由世间隐没）的话，则天、人都会普失荫覆，三十七道品也会灭尽，如结偈所说的『没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有一人没尽于世间（由世间隐没）的话，则人民之类都会多怀愁忧，天神及人民都会普失荫覆。到底是那一种人呢？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如来、应供、正徧知）。这就是所谓一人没尽于世间，人民之类都会多怀愁忧，天神及人民都会普失荫覆。所以的缘故就是说：因为如果多萨阿竭（如来）在于世间终告灭尽（涅槃而离开世间）的话，则三十七道品也会灭尽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常常恭敬于佛。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〇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的話，則天神、人类便会承蒙其光泽，便会有信心于戒、闻、施、慧，有如满月之普照一切那样。如结偈所谓『信』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的話，则在于那个时候，天神及人民，都能承蒙其光泽，便会有信心于戒律、闻法、布施、智慧，有如秋天之时的月光盛满，而没有尘秽，而会有普照那样。这也是如是的道理，假若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如来、应供、正徧知）出现于世间的話，则天神，以及人民，便能承蒙其光泽，而有信心于戒律、闻法、布施、智慧，有如月亮之盛满（如十五夜之圆月）那样的普照于一切。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兴起恭敬心于如来所（向如来生起恭敬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一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的話，則天神、人类都会炽盛，三恶道的众生都会减少，有如结偈所说的『炽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的話，则在于那个时候，天神及人民，都均会炽盛。三恶道的众生（地狱、饿鬼、畜生），便自会减少（人天的善道会增多，墮入三恶道的众生自会很少）。犹如在国界的圣王治化之时，其城中的人民会很炽盛，邻国就会转其力为微弱。这也是如是的道理，如果有一位多萨阿竭（如来）出现于世间时，则三恶道便自会减少（墮落恶道的人会很少）。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信向于佛。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二

大意：本经叙述假若如来出现于世间的話，就没有人与其相等的（没有人能和佛相提并论），所谓天、人莫及，信、戒、闻、施、智慧，都均具足，如结偈所谓『无与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的話，则没有人能

与其相等的（无与等者）不可以摸则（不能仿效，也就是不能模拟，同时也不能探索其底细），为独步无侣，没有俦匹的人，所有的诸天、人民，都无能及者，信、戒、闻、施、智慧，也是无能及者。到底是那一种人呢？所谓多萨阿竭、阿罗呵、三耶三佛（如来、应供、正徧知）。这就是所谓一人出现于世间，无与等者，不可摸则，独步无伴，无有俦匹，诸天、人民，都无及者，信、戒、闻、施、智慧，都均具足。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信敬于佛。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须伦益一道 光明及闇冥 道品没尽信 炽盛无与等

（1.须伦〔阿修罗〕，2.益，3.一道，4.光明，以及5.闇冥，6.道品，7.没尽，8.信，9.炽盛，10.无与等）。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

一子品第九

五三

概要：以一子一女子之喻，以诫比丘们。进而劝修善道，色欲与乱想之过失，而说观不净想。首先说明笃信的人教其独生子成人，而说如在家的话，就如质多长者、象童子，假若出家的话，就应如舍利弗、目犍连，而教诫比丘要善念专心，求得果证，不可生染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犹如母人（为人之母），其心怀有笃信（笃信的在家的女信徒），她唯有一孩子，都恒作如是之念：要怎样来教导此孩子，使他能够成就为人呢？（欲使其子成龙。）。」

那个时候，诸比丘们白世尊说：「世尊！我们不能了解此义（世尊要训示的道理是甚么？都不能清楚）。世尊乃是诸法之本，如来所陈述的。我们没有不承受的。唯愿世尊您，给诸比丘们说此深法，我们听后，必定会奉行！」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之义，我当会为你们分别其中的含义！」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就听从佛陀，而受佛教言。

世尊垂告说：「犹如一位优婆斯（女信徒），其心怀着笃信，而对于其子作如是  
的教训说：『你今在俗家的话，就应当效法如质多长者那样（住于舍卫城外的优婆塞，为说法第一的信徒），也应该像象童子那样（以四摄法摄受大众，有八未曾有法）』所以的缘故就是说：这就是其限，这就是其量（为在家弟子的量秤、尺度，也就是准则）。世尊受证给他的在家弟子，就是所谓质多长者，以及象童子等人！』如果童子有意欲剃除须发，欲着三法衣（大衣、上衣、内衣）去出家学道的话，就应当如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等比丘那样。所以的缘故就是，此是其限，此是其量（这就是出家弟子的准绳）所谓舍利弗、目犍连等比丘，乃为好学正法，不作邪业，不兴起非法的人。假如你们生此染着之想的话（邪业非法），便当会坠堕于三恶趣当中。应善念而专心，如不得者能得，不获者能获，未得证的，现在当受证。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比丘们！因为信施之重（指受人的供养的重量），实在不可以消（很难消受），会令人不得至于道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不可以生染着之心，如果已生起的话，就应把它消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四

大意：本经叙述有如笃信的女信徒之教训其独生女之成人那样：如果在俗家的话，就应如拘讎多罗（度胜，为多闻第一）、难陀母（难陀之母优多罗，禅定第一），假如出家的话，就当如讣摩（大慧中之第一）、优钵花色（莲华色，能行善行，威德第一），故训示比丘们应善念专心，应求果证，莫生染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笃信的优婆斯（女信徒），她唯有一女，她应当要如何的教训其女，使其能够有所成就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世尊！我们不能了解此义。世尊是诸法的根本，如来所陈述的，没有不承受的。唯愿世尊与诸比丘们说此深法，我们听后，定会依教奉行！」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之义，我当会为你们分别其义的。」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那时，诸比丘们就从佛承受其教训。

世尊垂告他们说：「犹如那位笃信的优婆斯（清信女）之教训其独生女所说的：『妳今如在俗家的话，就应当如拘讎多罗优婆斯（多闻第一的女信徒），以及如难陀之母等人那样（难陀之母，禅定第一）。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此是其限，此是其量（优婆夷的准绳）。世尊受证的在家女弟子，就是所谓拘讎多罗优婆斯、难陀之母等人是。』如果女子，其意乃欲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去学道的话，就应当要如讣摩比丘尼（大慧中之第一）、优钵花色比丘尼（能行善行，威德第一）。所以的缘故就是：这就是其量，这就是其限（比丘尼的准绳）。所谓讣摩比丘尼、优钵花色比丘尼，乃为好学正法，不作邪业，不兴起非法的人。假若你生此染着之想的话，便当会坠堕于三恶趣之中。应该要善念而专心，不得果的话，就得果。不获法的，就应获法，未得证的，现在当受证！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比丘们！信施之重，实不可以

消（受人的信施，是非常的重，不容易消化的），会使人不得至道之理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不可以生染着之想，已生的话，就当应消灭。像如是，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五

大意：本经叙述没有一法比心还要捷疾的，因此，应常降伏其心意，使它能趣于善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会比心还要快疾的，实在是没有譬可以拿来为喻的。有如猕猴之舍一枝，而再取另一枝那样，其心不能专定下来。心也是如是，前想、后想，都有所不同的，以方便法，也不可能摸则（不能探知），心之回转，真是很快疾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凡夫的人，乃不能观察心意的。也于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降伏你的心意，使它能趣于善道，也应该要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六

大意：本经和上经同样，说明无不曾看见过有一种法比心还要捷疾的。故应常常降伏其心意，得趣于善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比心还要捷疾的，实在无譬可以为喻，有如猕猴之舍一枝而再取一枝那样，其心乃不专定。心也是如是，前想、后想，所念的都不同。因此之故，诸比丘们！要知道！凡夫的人实不能观察心意所由的。因此之故，应常常降伏心意，使其得趣于善道。由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七

大意：本经叙述心如秽行，就会入于地狱，因此之故，应当降伏其心，不可生

秽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常常的观见一人（人们）的心中所念之事，此人乃如屈伸手臂之顷，就堕入于泥黎之中（地狱）。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起恶心之故，心里生有疾病，就会坠堕于地狱之中。」

那时，世尊便说偈颂而说：

犹如有一人 心怀瞋恚想 今告诸比丘 广演其义趣

今正是其时 设有命终者 假令入地狱 由心秽行故

（犹如有一人，其心怀着瞋恚之想那样。现在要告诉诸比丘们！要广演其义趣给你们听！现在正是其时候了：倘若有命终的人，假如会堕入于地狱的话，那就是由于心内的秽行之故！〔内心起恶念就会堕落。所谓心的动念，就是意业，如次经所说的：善心就会上升，即恶念就会直坠！〕）。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降伏其心，不可生秽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八

大意：本经叙述其心如起善行的话，就得上生于天上。因此，应当发清净的意念，不可生起秽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常恒观见一人的心中所念的事，而如屈伸其手臂之顷，就得往生于天上。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善心之故。既生善心，便得生于天上。」

那时，世尊便说偈颂而说：

设复有一人 而生善妙心 今告诸比丘 广演其义趣

今正是其时 设有命终者 便得生天上 由心善行故

（假如又有一人，已生起善妙的心。现在要告诉诸比丘们，要广演其义趣，现在正是其时候了：倘若有命终的人的话，便会得生于天上，乃由于其心之善行〔善念善业〕之故。）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发起清净之意，不可生秽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五九

大意：本经叙述不见有一种法会眩惑人，有如女色那样的会使人不得至于永寂的境界。都缚着于牢狱，回转于五道（轮回六道），经历劫数。因此，当除诸色，不可起想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于此大众当中，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其它之色相）为最胜最妙的，会眩惑世人，使人不能至于永寂的境界，都被缚着于牢狱，没有解脱的一天。那就是所谓男子看见女人的色相后，便会生起想着，其意会甚为爱敬，使人不能至于永寂，而被缚着于牢狱，没有解脱的一天。由于其意不得舍离，周旋往来于今世后世，都回转于五道，动历劫数（经过好多劫）。」（其它任何之色，都不如此一女色之会占据男人之心）。

那时，世尊便说偈而说：

梵音柔软声 如来说难见 或复有时见 系念在目前  
亦莫与女人 往来与言语 恒罗伺捕人 不得至无为

（梵音柔软的声音，如来说为很难得以看见。或者又有其时会得看见，而系念在于眼前。也不可和女人相互往来，不可与她互相谈说言语。因为都永恒的会有罗伺捕人〔狱卒常寻伺人，如看见着于女色而执迷不醒的话，就会捕人入于地狱〕，使人不得至于无为寂静的境地。）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除去诸色（着于女人的色相等），不可以起想着。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六〇

大意：本经叙述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能眩惑人，如男色之会使人不至于永寂的境界，都被缚着于牢狱，回转于五道，动历劫数。因此，应当除去诸色，不可以想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于此大众当中，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其它之法），为最胜最妙的，会眩惑世人，使人不能至于永寂的境界，都被缚着于牢狱，没有解脱的一天。那就是所谓女人看见男子之色相后，便会生起想着，其意会甚为爱敬，使人不能得至于永寂的境界，而被缚着于牢狱，没有解脱的一天。由于其意不舍离，而周旋往来于今世后世，都回转于五道，动历劫数（经历久劫的期间）。」（其它之色，都不如男色之会占据女人之心）。

那时，世尊便说偈而说：

若生颠倒想 兴念恩爱心 除念意染着 便无此诸秽

（如果生起颠倒之想，兴念恩爱之心的话，就应除去此念头，除去此染着之意

念，这样的话，便没有此诸秽恶之事。）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除去诸色，不可起想着之念。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一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作乱想的话，五盖便会生起。已起的话，就会增多。因此之故，不可作乱想，应当常恒于专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于此大众当中，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其它之法），比如此一法能使未生欲想（贪念）的，便生起欲想，已起欲想的，便能增益。无瞋恚之想的，便起瞋恚，已起瞋恚之想的，便能增多。无睡眠之想，便起睡眠之想，已生起睡眠之想，便会增多。无调戏（掉举）之想的，便起调戏之想，已生起调戏之想，便会增多。无疑想的，便会生起疑想，已生起疑想的，便会增多。也当观察恶露（身上不净之物之显露）不清净之想（观身不净）。假如作乱想的话，则没有欲想，便也会有欲想；已有欲想的，便会增多。瞋恚、睡眠也是一样的道理。而本无疑想的，便会起疑想，疑想已起的话，便会增多。因此之故，诸比丘们！不可生起乱想，应当常常的专心一意！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贪欲、瞋恚、睡眠〔昏沉、懒惰欲眠〕、调戏〔掉举，心之躁动烦恼，不定心〕、疑〔犹豫不决〕，此五为能盖覆真心，故为五盖）。

## 六二

大意：本经叙述应当常常专心一意的观不清净之想，这样，就五盖不会生，如已生时，也会因此而告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于此法当中，不见一法（其它的一法，如此一法）能使未有欲想的，便使其不生起欲想；已生起欲想的，便能消灭它。未生瞋恚之想，便使其不生起，已生起瞋恚之想的话，便能消灭它。未生起睡眠之想，便能使其不生；已生起睡眠之想的话，便能消灭它。未生调戏（掉举）之想时，便使其不生；已生起调戏之想的话，便能消灭它。未生疑想之时，便使其不生，已生疑想的话，便能消灭它。也应当观察恶露不净，如已观察为恶露不净的话，则未生的欲想便不会生，已生的欲想便能消灭它。未生的瞋恚便不会生，已生的瞋恚便能消

灭它。乃至于疑，则未生的疑想便不会生，已生的疑想便能消灭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常专心一意的观察不净之想。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偈如下：）

二斯及二心 一堕一生天 男女想受乐 二欲想在后

（1.2.二法为优婆斯，以及3.4.二法之心，5.一法为堕，6.一法为生天，7.8.男女之想之受乐之法，9.10.二法欲想乃在于最后。）

## 护心品第十

概要：本品叙述不放逸，而明布施的意义，也劝人信仰，以及心念善本，同时也教人念佛。

## 六三

大意：本经叙述应学无放逸行，应常守护其心，恒自谨慎，这样，则三漏不会生，已生的定会使其消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广布一法之后，便能得到神通，诸行便会寂静，而得沙门果，而至于泥洹界（涅槃，寂静，解脱生死）。到底是那一法呢？所谓无放逸行是。甚么叫做无放逸行呢？所谓护心是。怎样护心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应该常守护心之有漏（三有漏：1.欲有漏，2.有有漏，3.无明有漏。也就是对于生存的欲望，是通指欲、色、无色之三界）有漏法（一切有烦恼之法，乃能障碍涅槃之法）。当他守护那些心之有漏、有漏之法时，则对于有漏之法便得悦豫，也会有信乐（守护不起有漏等法，而坚信正法，安乐于正法），而安住不移易，永恒的专一其心，自力劝勉！像如是的，比丘们！他既没有放逸之行，而恒自谨慎的话，则未生的欲漏便不会生，已生的欲漏便会使其消灭。未生的有漏便不会生，已生的有漏便能使其消灭，未生的无明漏便不会生，已生的无明漏便能使其消灭。比丘们！在于无放逸之行，闲静于一处，常恒的自己觉知而自游戏于其境内的话，则欲漏心便能得到解脱，有漏心、无明漏心，也同样的便能得到解脱。已得解脱的话，便得解脱之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身，而能如实而知道其境界。」

那时，世尊便说如下之偈而说：

无憍甘露迹 放逸是死径 无慢则不死 慢者即是死

（学道的人如没有憍傲的话，就是向于甘露不死之路迈进的，假如放逸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没有我慢的话，就是不死之道，有我慢的话，就是向着死路行进

的了（甘露喻涅槃寂静，死则喻为生死轮回）。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念而修行无放逸之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四

大意：本经叙述应当修学对于善法（八正道）没有放逸之行。无放逸行就不会有触娆，不会有害，不会恼害一切众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行一法，应当要广布一法。修行一法，广布一法后，便能得到神通，诸行会寂静，而得证沙门果，而至于泥洹处（涅槃寂静的境界）。到底是那一法呢？所谓无放逸行于诸善法是。甚么叫做无放逸行呢？所谓不会触娆一切众生，不会伤害一切众生，不会恼乱一切众生，就是叫做无放逸行。

它为甚么叫做善法呢？所谓贤圣的八道品（八种正道）：1.等见（正见，正确的见解），2.等方便（正精进，真实而用功努力学道），3.等语（正语，正直的言语），4.等行（正行、正业，正当的行为），5.等命（正命，合理的生活），6.等治（正思惟，正真的思想），7.等念（正念，正确的思念），8.等定（正定，真正的禅定），这就是所谓善法。」

那时，世尊便说偈而说：

施一切众生 不如法施人 虽施众生福 一人法施胜

（布施给与一切众生，不如以法布施与人。虽然布施给与一切众生会有福报，然而给与一人的法施〔以法布施〕，乃为胜过给与一切众生而得福报的人。）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修行善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五

大意：本经叙述观察施主的布施，乃能成就戒律、闻法、禅定、智慧。当比丘的不可将其恩惠忽视。应对施主起慈心，应说身口意清净之行，使施主的功德不唐捐，同时也说施主布施的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如何的观察檀越施主呢？」（檀那为布

施，布施能超越三界，故檀越则是施主)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世尊乃为诸法之王，唯愿世尊垂示诸比丘，而演说此中之义。弟子们闻后，当会奉持！」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分别讲说其中之义。」大众

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就从佛而受佛的教示。

世尊告诉他们说：「对于檀越施主应当要恭敬，要如子女之孝顺其父母。要养有他，要侍奉他，要长益其五阴（新译为五蕴，为构成身心的五种要素。所谓1.色

（肉体）与2.受〔感受作用〕，3.想〔将一切外境浮于内心的作用〕，4.行〔意志作用〕，5.识〔意识总体〕等精神作用的集合假体。）在于阎浮利地（阎浮提，南瞻部洲，指吾人所住的地方），应现种种之义。观察檀越施主能成就人的戒律、闻法、三昧（禅定）、智慧的话，则诸比丘们乃有多所的饶益，对于三宝中，没有所罣碍，能布施你们的衣被、饮食、床榻、卧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有慈心向于檀越施主之处，对于那些小恩都常恒的不忘，更何况那些大恩呢？恒常的以慈心去向于那些檀越，说身、口、意清静之行，不可以称量（不计较多小），也没有有限际（尽所能的

力量）。应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使那些檀越（施主）所施之物，终究不会有所唐捐（不白费），使其获大果报，成就其大福佑，而有名称。应使甘露法味流闻于世间。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世尊便说偈而说：

施以成大财	所愿亦成就	王及诸贼盗	不能侵彼物
施以得王位	绍继转轮处	七宝具足成	本施之所致
布施成天身	首着杂宝冠	与诸妓女游	本施之果报
施得天帝释	天王威力盛	千眼庄严形	本施之果报
布施成佛道	三十二相具	转无上法轮	本施之果报

（布施能完成大财利，所愿也能成就。国王以及诸贼盗，都不能侵夺他的财物。布施能得到王的果位，能绍继转轮圣王之处〔位置〕，会具足而成就七宝之事，本来就是其布施所致的〔布施能转生为转轮圣王，而七宝具足〕。布施也能成就而为天身，其首所戴的就是杂宝之冠，而天天都能和诸妓女〔天上的婬女〕游乐，这都是本来〔宿世〕所布施的果报。布施也能得到天帝释之身，能得帝释天王的威力昌盛，具有了千眼的庄严的形貌，是本来所布施的果报。布施也能成就佛道，能具足三十二相，能转无上的法轮，这都是本来〔宿世以来〕所行的布施的果报。）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六

大意：本经叙述一位施主，应当承事供养那些精进持戒的诸贤圣人。当比丘的，应当要除弃五盛阴之病，应求入于无畏的涅槃城中。又说阿那邠特长者（给孤独长者）之广作惠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当一位檀越施主的，应当要如何去承事供养那些精进持戒的诸位贤圣人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而说：「世尊是诸法之

王，唯愿世尊垂示给与诸比丘们，而演说此义。我们听后，当会尽心去奉持！」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之义，我当会与你们分别解释其义。」大众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就从佛而受佛的教示。

世尊告诉他们说：「当一位檀越施主的人，承事供养那些精进持戒的诸多闻的人，要如同对于迷路者指示其道路，对于那些缺乏粮食的人，布施食物给与他们，对于恐怖不安的人，使其没有忧恼，对于惊畏的人，教他不再恐惧，对于那些无所皈的人，能作为其覆护，作盲者的眼目，为疾病的患者作为大医王。犹如田家的农夫之修治田业那样，常除其秽草的话，便能成就谷食的了。当比丘的，应当常常除弃其五盛阴之病（五阴，也就是吾人的身心，不可执染此身心，身心所起的一切烦恼，均为五阴之病），应该求入于无畏的泥洹之中（永恒安稳的涅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当一位檀越施主之承事供养那些精进持戒的诸位多闻的贤圣者，就应当这样的去布施！」

那个时候，阿那邠持（须达多，给孤独）长者，也集在于那些大众当中。当时的长者阿那邠持白世尊说：「如是！世尊！如是！如来！一切的施主，以及受施的人，都如吉祥瓶那样。诸位受施的人，都如毗沙王那样，劝化他人实行布施，乃如亲父母，受施的人，是后世的良佑，一切的施主，以及受施者，都如居士！」（在家学佛的人，除了国王、大臣、婆罗门之外的人，虔信佛教，而未出家的人，均为居士）。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长者！如你所说的。」阿那邠持长者白世尊说：「自今已后，我的家门决定不安守卫，也不拒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塞，以及诸位行路而缺乏粮食的人。」当时，阿那邠持长者也仰白世尊说：「唯愿世尊，以及比丘众，都接受弟子的邀请！」那时，世尊乃默然而接受长者的邀请。

那时，长者看见世尊默然而受请后，就礼佛，就环绕佛陀三匝，然后回皈其所在地。回到住处后，就在那个夜间，具办甘饌种种的饮食物，也广敷坐具。翌日就自往而白佛说：「时间到了，餐具都已办完，唯愿世尊您，适时降临照顾！」

那个时候，世尊就引率诸比丘众，大众都着衣（穿大衣）持钵，往诣于舍卫城，到达长者之家。到达后，就各自就座，诸比丘僧，也各随其次第而坐。那时，长者看见佛陀和比丘众都坐定后，就自己亲手去斟酌，而行种种的饮食。种种的饮食都行过后，即各收其钵而坐。长者乃更取一卑下之座，在于如来的前面，正欲听闻佛法。

那时，长者白世尊说：「善哉！如来！请听诸比丘们随所需要之物，如三衣、钵盂（应量器，托钵用之食器）、针筒、尼师坛（坐具，坐卧时，敷在地上等处之布）、衣裳、法澡罐（洗手足等所用之器），以及其余的沙门应用的一切杂物，都可尽听弟子之家，自由去取用。」那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如果须要衣裳、钵器，以及尼师坛、法澡罐，以及沙门所须用的一切杂物，都均听许你们在这里自由去取用。然而不可以足成疑难，不可以因之而起想着之心（物品为维持肉身生活之须，不可以起贪着心，而增加疑难烦恼才好）。」

那时，世尊就对长者阿那邠持讲说微妙之法。将微妙之法讲说完了后，便从其座站起，然后离开其处。当于那时（佛陀离开了之后的那个时候），阿那邠持长者又在于四城门之处，举行广大的布施，第五处就是在于市中（闹市处），第六处就是在于自己的家庭广处，举行布施大会，须要食物的就与其食，须要汤浆的就与汤浆，须要车乘的，须要妓乐的，或者香熏、瓔珞（真珠项链）等物，都均给与们。

那时，世尊听说长者阿那邠持在于四城门中，广作惠施，又在于大市之处布施那些贫乏的人，在家内也同样的布施算不尽的财物。当时的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

说：「我的弟子当中，第一的优婆塞，好喜于布施（布施第一的清信男），就是所谓须达长者（阿那邠持、给孤独长者）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七

大意：本经叙述应当要用平等心去广行布施，须达多长者，乃为能以菩萨的平等心，专精一意的去普施，能念众生之类，乃由食而得以生存的道理。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阿那邠持长者（给孤独长者）便往至世尊之处，到达后，以头面礼拜世尊的双足（接足之礼），然后，退在于一边而坐。世尊就告诉他说：「云何呢？（是否这样吗？）长者！贵家（贤者你！）恒常布施给贫乏的人吗？」长者回答说：「如是！世尊！我仍然常常布施给与那些

贫乏的人。在于四城门之处，举行广大的布施，又在于家中给与他人所须要的财物。世尊！我有时曾作如是之念：并欲布施给与野兽、飞鸟、猪、狗之属类的众生。我也曾经作如是之念：这些人应该给与，这些人不应给与。也曾作如是之念：这些人应该给与多一些，这些人应给与少一些。我也常常有如是之念：一切众生都由于食而得以活其生命。有食物便能生存，没有食物就会死亡。」

世尊听后告诉他说：「善哉！善哉！长者！你乃用菩萨的心肠，专精一意的广行惠施。这些众生确实是由于食物才能得以济存，如没有食物便会丧命。长者！你当会获大的果报，会得大的名称。有大果报的声誉会响彻于十方，会得甘露法味。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菩萨之处（菩萨家，当一位菩萨的圣者），乃永恒的以平等心去惠施于一切，都专精一意的念众生类乃由于食物而得以生存，有食便能济活，无食便会丧命。这就是所谓：长者！乃以菩萨的心肠所安处（据菩萨心）而广行惠施！」

那时，世尊便说偈而说：

尽当普惠施 终无吝悔心 必当遇良友 得济到彼岸

（都应该普度而实行惠施给人，终究都没有吝惜反悔之心。这样去做，必定会得逢遇良友，会得济度而到于彼岸〔由布施而能到达涅槃的彼岸〕。）

因此之故，长者！应当以平等意（平等心）而广行惠施。像如是的，长者！应作如是而学！」

那时，长者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六八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审知众生的根源所趣，以及布施的果报。然而众生乃不能以平等施，而自堕落，都怀有慳嫉的心，缠住其心意。如果能够平等惠施的话，就必获其福佑。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我今天审察而知道众生的根原所趣，也知道布施的果报。最后一转之余（最后的一段食的残余之食，也就是分施给人），自己不自食，才惠施与他人。那个时候，当然会不生起憎嫉之心，如毛发之许（半点也不生憎恨嫉忌之心）。因为此众生乃不知布施的果报。如我乃均予以知悉。布施的果报，乃以平等之报，绝对不会有异心。因此之故，知道众生乃不能以平等心去布施，而自堕落，都常有恚嫉之心，缠裹其心意。」

那时，世尊曾说偈而说：

众生不自觉 如来之言教 常当普惠施  
专向真人所

志性以清静 所获福倍多 等共分其福 后得大果报  
所施今善哉 心向广福田 于此人间逝 必生于天上  
已到彼善处 快乐自娱乐 吉祥甚欢悦 一切无乏短  
以天威德业 玉女为营从 平等之施报 故获此福佑

（众生都不能自觉如来的言教。应该要常常普行惠施，要专向于真人之处〔学如来之平等普施，不起二种心〕。其志性要以清静〔内心以清静为愿求〕，这样的话，则所获的福报会有事半功倍之多，以平等而共分其福报的话，则接着而会获得大果报。）

（所布施的行，现在为善哉！心里乃向于广大的福田，在于此人间逝世之后，必定会生于天上。已到达那个善处之后，则能以快乐而自娱乐。一切都为吉祥，都为非常的欢悦，一切都不会有所乏短的。由于这，乃是以天威的德业，故有很多的玉女会为其营从。平等心的布施的果报之故，才能获得这种福佑的。）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六九

大意：本经叙述不可畏福报，当畏无福报。造福是受乐之应，非常可以爱敬的。没有福乃为苦恼的本原，不可以称记的。造福的人，都常求圣贤之道，而尽除苦恼，后无忧苦之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畏惧福报之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乃是受乐之所应有之事，乃非常令人可爱敬的。所以会名叫有福，就是有此大报。你们应该畏惧无福，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乃名叫苦恼的原本之故的。为愁忧苦恼，而不可以称记；令人不可爱乐，这就名叫无福。比丘们！往昔之时，我曾经自念七年的时间去行慈心，嗣后则再经过七劫之久，不曾来过此世间（修行慈心七年，就能有此功德果报）。不但如此，其后又经过七劫的期中，生在于光音天（极光净天，色界二禅天之第三天，此天绝言语音声，语时则口出净光，故名光音天）。又经过七劫之久，生在于空梵天处，而为大梵天，已没有匹等的人，而统领百千的

世界。三十六反（三十六次）为天帝释之形，无数世（算不尽的世代次数）为转轮王（七宝具足，最理想的圣王）。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该要造作而没有倦怠。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乃叫

做受乐之应，令人甚可以爱敬之事，就名叫做福。你们应该畏惧无福，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乃是苦恼的原本，为愁忧苦恼不可以称记的，这名叫做无福。」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快哉福报 所愿者得 速至灭尽 到无为处

正使亿数 天魔波旬 亦不能娆 为福业者

彼恒自求 贤圣之道 便尽除苦 后无有爱

（快哉！福报！有此福报的话，则所愿求的都能得到，能速至于灭尽有为，而到达于无为之处。）

（假如有亿数之多的天魔波旬〔恶者，障道者〕，也不能娆扰那些为福业的人。因为他乃常恒的自求贤圣之道，因此，便能尽除一切苦恼，没有后忧之事。）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为福而不可厌倦。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〇

大意：本经叙述功德福业乃能降伏魔怨，而致于成就佛道，因此，应该为福莫倦：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能够承顺于一法，不离开于一法的话，则天魔波旬也不能得到其便，也不能来触娆其人。到底甚么为之一法呢（那一法呢）？所谓功德福业是。所以的缘故就是：我曾经自忆从前在于菩提道树之下，和诸菩萨集在于一处，那个时候，弊魔波旬曾经带领兵将数千万亿，有种种的形貌，如兽头人身，不可以算数得出之多，也有天、龙、鬼神、阿须伦（阿修罗、非天）、迦留罗（迦楼罗、金翅鸟）、摩休勒（摩睺罗迦，大腹行），都来云集在那个地方。

这时，魔王波旬对我说：『沙门！你快投在地上吧！』然而佛乃以福德的大力，降伏这些魔怨，所有的尘垢都消灭，而没有诸秽浊，便成就无上的正真之道。诸比丘们！应当观察此义！凡是一位比丘能具足功德的话，则弊魔波旬绝不能得其便，不能坏毁此人的功德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有福快乐 无福者苦 今世后世 为福受乐

（有福德的人，会很快乐，无福德的人，乃会苦恼，在于现在世，以及后世，造福德的人，都会受着安乐！）

因此之故，诸位比丘们！应造福德，不可倦怠！」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一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其心没有笃信的话，就不能坏败恶趣，其心如行持笃信的话，就能得趣于善处。如恒专其心念的话，就得至于泥洹。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都在修行一法的话，便不能坏败其将堕落的恶趣。另一法为趣于善道，还有一法就是趣于泥洹（涅槃寂静）。修行那一种法，就不能坏败其恶趣呢？所谓其心没有笃信，这就是叫做修此一法的话，就不能坏败恶趣。修行那一种法，就能趣于善处呢？所谓心行笃信，就是叫做修此一法的话，就能得趣于善处的。修行那一种法的话，就能得至于泥洹呢？所谓恒专心念，就叫做修行此法的话，就能得至于泥洹（涅槃寂静）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该要专精心意，而念诸善本！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二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佛陀出现于世间的話，众生之类便会增寿，颜色会因之而光润，气力会因之而炽盛，会快乐无极，音声会和雅，因此之故，应当专精一心，而念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的話，则这里的众生之类，便会因之而增寿益算，其颜色会光润，气力会很炽盛，会快乐无极（得无穷尽的安乐），音声都和雅（不再为杂秽之语）。是那一种人呢？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是。这就是所谓一人出现于世间的話，则这里的众生类便会增寿益算，颜色会光润，气力会炽盛，会快乐无极，而音声和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该常恒的专精一心而念佛。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无慢二念檀 二施慳无厌 施福魔波旬 恶趣及一人

（1.无慢，2.3.二念檀，4.5.二布施，6.慳无厌，7.施福，8.魔波旬，9.恶趣，10.一人。）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五

## 不还品第十一

概要：本品叙述如灭除贪欲（淫欲）瞋恚、愚痴、悭贪的话，就能得证不还果。也诫训执着于财务之心，以及妄语。最后，预言提婆达多之堕入地狱等事。首先讲说减尽贪欲一法，就能得证三果阿罗汉的阿那含（不还果）。

## 七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消灭一法。如果消灭一法的话，我就会证明你们已成就阿那含果的了。（不还果，不再来生于欲界，会生在色界天，嗣后即依其因而得涅槃，而成就四果阿罗汉）。甚么为之一法呢？所谓贪欲是。诸比丘们！应当灭除贪欲，如能消灭贪欲的话，我就会证明你们已经得证阿那含果的了。」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贪淫之所染 众生堕恶趣 当勤舍贪欲 便成阿那含

（被贪淫之所染污的话，则这众生定会堕落于恶趣。因此之故，应当精勤用功去舍弃贪欲，这样的话，便能成就阿那含果！）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四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能够灭尽瞋恚的一法的话，就能得证阿那含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消灭一法，如能消灭一法的话，我就会证明你们已经成就阿那含果的了。到底是那一法呢？所谓瞋恚是。诸比丘们！应当努力用功，将瞋恚消灭，这样的话，我就会证明你们已得证阿那含果的了。」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瞋恚之所染 众生堕恶趣 当勤舍瞋恚 便成阿那含

（被瞋恚之所染污的话，则这些众生就会堕入于恶趣。因此之故，应当要精勤

去舍除瞋恚，这样的话，便能成就阿那含果。)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五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能够灭除愚痴的一法的话，就能得证阿那含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消灭一法，如能舍离一法的话，我就会证明你们已成就阿那含果的了。到底是那一法呢？所谓愚痴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精勤用功去灭除愚痴，如能这样的话，我就会证明你们已得证阿那含果的了。」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愚痴之所染 众生堕恶趣 当勤舍愚痴 便成阿那含

(被愚痴之所染污的话，则这些众生便会堕入于恶趣。因此之故，应当勤勉用功去舍除愚痴，如能这样的话，便能成就阿那含果。)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六

大意：本经叙述如能灭除悭贪的一法的话，则这种人就能得证阿那含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灭除一法，如能舍离一法的话，我就会证明你们已经成就阿那含果的了。到底是那一法呢？所谓悭贪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灭除悭贪。如能这样的话，我就会证明你们已得证阿那含果的了。」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悭贪之所染 众生堕恶趣 当勤舍悭贪 便成阿那含

(如被悭贪之所染污的话，这种众生就会堕入于恶趣。因此之故，应当要精勤用功去舍除悭贪，这样的话，就能成就阿那含果的了。)

## 七七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不降伏恶心的话，就会受诸苦报。因此之故，应当要分别其心，思惟其心，善念诸善之本。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这样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于此大众当中，从初以来不曾看见过一法不可以降伏的，这种法乃是难以得到时宜，而会受诸苦报的，这就是所谓『心』是。诸比丘们！此心如不可降伏（如不降伏的话），就难以得到时宜，而会受诸苦报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分别其心，应当要思惟其心，要善念诸善之本。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八

大意：本经叙述如能降伏恶心的话，就能受诸善报。因此之故，当应分别其心，思惟其心，而善念诸善之本。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于此大众当中，从初以来，不曾看见过有一法容易降伏，而容易会得时宜，而受诸善报的，那就是所谓『心』是。诸比丘们！因此之故，应当要分别其心，善念诸善的根本。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七九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系念财物，而心生染着的话，就很难得以舍离，这时便会在大众当中作诸妄语，而使人堕落于三恶道中。所以，如染着财物心已生的话，当应舍弃，未生的话，就令其不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大众当中，如果有一人作如是之念：我都知道一切。然后此人并不为了饮食之故，而在于大众当中，作诸虚妄之语。我或者又在于异时（不同之时），观见此入，生染着之心，贪念于财物，便在于大众当中，而作诸妄语。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比丘们！因为对于财物的染着之事，乃非常的难以舍离，而令人坠堕于三恶道之中，不能得至于无为之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已生此心的话，就应当把它舍离，假如还未生起此心的话，就不可以再起染着财物之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〇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染着于财物的话，则很难舍离之事，其心如果生染着而念财物的话，便应舍离，如未生的话，就不可再起此心，因为会使人堕落之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人在于此大众当中，曾作如是之念：正使命断（如果生命会死亡），也不会在于大众当中，作诸妄语的。我或者又在于不同之时，观见此人时，发觉他已生染着之心，已贪念于财物，便在于大众当中作诸妄语了。所以缘故就是这样的，诸比丘们！因为财物的染着，乃甚为难舍之事之故，乃会使人堕入于三恶道中，不能得至于无为之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已生此心的话，就应该舍离，假如未生此心的话，就不可再兴起其心去染着财物才是。像如是的，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一

大意：本经叙述提婆达多因愚痴，而贪着利养，而作五逆罪，经过累劫都不可救拔。譬如有人堕入于深厕中，并没有一清净之处，或者有人欲救拔他，然而秽污之故，又舍而去，比丘当舍贪着利养之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摩竭陀国的首都）的迦兰陀竹园的地方（竹林精舍，位于首都的北方，为佛教第一座精舍，频婆娑罗王所奉献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是否看见过提婆达兜（译为调达，为佛的堂弟。佛陀成道后，也跟佛去出家，后来因嫉视佛陀的声望，就率五百名比丘别立教团，而教唆阿阇世太子弑父篡位，自己则欲害佛而为新佛，然而不能达成其望。后来，阿阇世王向佛忏悔，皈依佛陀，提婆达多则致病而死）为清白之法吗？然而提婆达兜乃又造作深重的恶业，受罪的期间必须经过一劫之久，实在是不可治疗的啊！他在我的佛法当中，并不看见过其有毫厘之善可以称记的。由于此因缘之故，我现在才说提婆达兜为诸罪的原首，为不可治疗的。犹如有人堕入于深厕，其形体（全身）没溺在秽处，已没有一清净之处的了。那个时候，曾经有人欲来济拔其生命，欲安置他在于清净之处。他曾遍观厕所之侧，以及没溺之人的身体，是否有一些清净之处，如有的话，他就欲伸手去捉拔而济出没溺的人。那人在那里熟视很久，然而并没有一清净之处可以捉拔的地方，那个人便舍念而离开那个地方。

像如是的，诸比丘们！我观察提婆达兜这位愚痴的人，并不看见过有毫厘之法

可

以称记，唯有受罪须经一劫之久，实不可以疗治。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提婆达兜这个人乃为专意于愚痴，偏着于利养，而作五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后，身坏命终之时，后生于恶趣之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如果利养深重的话，就会使人不得至于安隐之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假如生利养心的话，便当要舍离，如果未生利养心的话，就不可以兴起这种染秽之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二

大意：本经叙述一位比丘听佛记说提婆达多的罪业，抱有怀疑，就问阿难，阿难就请佛开示。佛陀说：提

婆达多为愚痴而起染着心，而造五逆罪，身坏命终后堕于地狱。可见利养心重，就会坏人的善本，故应断灭其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的地方（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听如来记别调达（提婆达多）会受罪一劫之久，乃为不可以疗治的事时，那位比丘便至尊者阿难之处，到后，共相问讯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那位比丘问阿难说：「您的意见如何呢？阿难！如来尽观提婆达兜的原本后，然后就记别他会受罪一劫之久不可以疗治吗？是否有其所由可得而记的吗？」这时，阿难告诉他说：「如来所说的，终究不会有虚设的，身口所行的，都没有异。如来确实记说过提婆达兜，记别他会

受罪深重，当会经过一劫之久，不可以疗治。」

那个时候，尊者阿难就从其座站起，至于世尊之处，到达后，头面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阿难白世尊说：「有一位比丘到我所住的地方来，曾说如是之语：『您的意见如何呢？阿难！如来尽观提婆达兜的原本，然后记别他会受罪一劫之久，不可以疗治吗？是否有其因缘可得记别吗？』论说此语后，就各自舍去（离散）。」

世尊告诉他说：「那位比丘必定是晚暮才来学习而出家的，也就是在我佛法当中并不甚么久的人（未久方至我法中耳！）如来所说的，终究不会有虚妄之语的，为甚么在于其中又起犹豫（疑惑）呢？」那时，世尊就告诉阿难说：「你到那位比丘处，去对他说：『如来叫你！』阿难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阿难受世尊之教，便到那位比丘之处，到达后，对那位比丘说：『如来正在叫你！』那位比丘回答说：『如是！尊者！』那时，那位比丘就庄严他的衣服，就和阿难同至于世尊之处，到达后，礼拜世尊的双足，然后退在一边而坐。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那位比丘说：「你的意见如何呢？愚人！你不相信如来所说的吗？如来所教的，并没有虚妄的，你现在乃欲求如来是否有虚妄的地方吗？」这时，那位比丘白世尊说：「那位提婆达兜比丘，乃有很大的神力，有很大的威势的。为甚么世尊您记说他会经一劫之久，去受重的罪报呢？」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

「要保护（谨慎）你自己的口语！不可由于口业而长夜受无量之苦才好！」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游禅世俗通 至竟无解脱 不造灭尽迹 复还堕地狱

（游戏之禅，乃为世俗的通例，到头来，并不会解脱。不习造灭尽的功迹，仍然还是堕入于地狱的一途！）

倘使我能看见那位提婆达兜，其身有了毫厘的善法的话，我就不会记说那位提婆达兜会受罪经过一劫之久，为不可疗治的人。因此之故，愚人！因为我并不看见过提婆达兜有了毫厘之善法，由于此原因，我才记说那位提婆达兜会受罪一劫，而不可以疗治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提婆达兜其人为愚痴，而贪着于利养，而生起染着之心，而作五逆罪，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堕入于地狱之中。所以的缘故就是：贪利养之心重的话，会败人的善本，会使人不能到达安隐之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假如有利养心生起时，应当求灭；如果没有这种心的话，就不可以兴起想着之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那位比丘即从座起，整一整他的衣服，礼拜世尊的双足，白世尊说：「弟子现在自悔过（忏悔）！唯愿垂恕！由于愚痴所致，而造不善之行。如来所说的并没有二言。然而我乃愚痴之故，而起犹豫之想。唯愿世尊受我悔过，我要改往而修来！」像如是的乃至于再三（白佛三次）。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比丘！你能悔过所念的，我恕你不及之处，你不可以再对于如来兴起犹豫之想才好。现在接受你的悔过，以后更不可以再作此事！」乃至于三四次的吩咐（表示很关心）。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设有作重罪 悔过更不犯 此人应禁戒 拔其罪根原

（假如有作重罪，然而能够悔过，更不再冒犯了。这种人适宜于禁戒〔根据戒规行动〕，能够拔除其罪的根原的！）

那时，那位比丘，以及四部众，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四种阿那含 二心及二食 婆达二契经 智者当觉知

（1.2.3.4.四种的阿那含，5.6.二种心，以及7.8.二种食，9.10.提婆达兜二种契经，有智慧的人应当要觉知。）

## 壹入道品第十二

概要：本品叙述将心专注为之一入，八正道为之道，由于此一入道而灭除五盖，而说须修四意止，更劝修习身口意三业的慈悲行，而供养如来，及瞻病的功德，住于闲静处的功德，由此而迦叶乃成三果之事，利养则为证果的障碍，远离恶的事，利养的过失等。

## 八三

大意：本经叙述依于一入道，就能灭除五盖，而思惟四意止，修学八正道，远离于愁忧，而没有忧喜之想的话，便能得智慧，而证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一入之道，此一入道乃能清净众生之行，能除去人的愁忧，而为没有诸苦恼，而得大智慧，成就泥洹（涅槃）的果证，所谓当灭五盖，思惟四意上（四念住，对于身之内、外、内、外三世，而念身、受、心、法之四处，而灭恶念之法）。甚么法名叫一入呢？所谓将心专注于一，就是叫做一入。甚么为之道呢？所谓贤圣之八品道：第一名叫正见，第二名叫正治，第三名叫正业，第四名叫正命，第五名叫正方便，第六名叫正语，第七名叫正念，第八名叫正定，这就叫做道，就叫做一入道。甚么为

之当灭的五盖呢？所谓贪欲盖、瞋恚盖、调戏盖（掉悔盖，掉为掉举，也就是浮动而不堪修习佛法，悔为后悔之念）、眠睡盖（昏睡盖，昏为昏沉，心沉则不堪修道，睡为睡眠）、疑盖，这就是所谓当灭的五盖（盖覆人心的烦恼）。

甚么为之思惟四意止呢？于是（就是这样的：）比丘首应向内去自观其身，去除去恶念，而没有愁忧。又外自观身，而除去其恶念，而没有愁忧。对于内外观身，而除去其恶念，而没有愁忧。内观痛痛（痛痛为受，也就是快与不快等苦乐的感觉，故为对于诸受，而观察受之义），而自娱乐。对于外，而观痛痛，对于内外而观察痛痛。内观察其心而自娱乐，外观心，内外观心，内观法，外观法，内外观法，而自娱乐（以上为观察身、受、心、法的总说）。

甚么为之比丘的内观其身而自娱乐呢？于是，比丘，观察此身，而随其性行，从头至于足，从足至于头，都观察吾人的此身中，均为是不清净之物，并没有可贪恋之物。又观此身，有的是：毛、发、爪、齿、皮、肉、筋、骨、髓、脑、脂、膏、肠、胃、心、肝、脾、肾之属，都均观察而知。都为尿、屎、生熟二藏（初受饮食为之生，饮食变坏的为熟。也就是说，初受饮食之器脏为生脏，纳藏食物后，经消化而为渣滓之器脏为熟藏）、目、泪、唾、涕、血脉、肪、胆等物，也当观察而知，并没有甚么可贪恋之物。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当观察身自娱乐的，而除去其恶念，而没有愁忧。

又次，比丘们！还观吾人的此身，是否有地大之种吗？是否有水、火、风等之大种吗？像如是的，比丘们！当观察此身。又次，比丘们！观察此身，而分别诸界。此身有四种之物，有如巧能的屠牛之士，或屠牛的弟子之解割牛那样，他们割节而解牛时，自己观见这是牛脚，这是牛心，这是牛节（分段之处），这是牛头。像如是的，当一位比丘就如同这样分别此界，而自己观察自己的此身具有地、水、火、风等四大种。像如是的，比丘应这样的观察身而自娱乐。

又次，比丘们！应观察此身有诸孔，都由诸孔而漏出不净之物。犹如有人之观察此竹园，而或者观察到有苇丛那样。像如是的，比丘应观察此身乃有诸孔，都由诸孔而漏出不净之物。又次，比丘们！观察死尸，或者死后经过一宿（一夜），或二宿，或三宿、四宿，或五宿、六宿、七宿时，身体就会臃胀而臭，会为一不净之物。又自观察自身和此物体没有不同，我们自己的身体，也难免此灾患的。或者又有比丘观察死尸被鸟、鹊、鷓、鴒所发见，而被牠们所噉食。或者被虎、狼、狗、犬、虫、兽之类所见而被其噉食。又自观察自身和那物体没有不同，我身也不能免离这种灾患的。这就叫做比丘之观身而自娱乐。

又次，比丘们！观察死尸，或者被噉食其半，残余的则散落于地，为臭秽不堪，而不净。又自观身，和此一样，并没有不同，吾人之身，乃不能离开此法的。又次，观察死尸，其肉已被食尽，唯存有

骨骸，为血所涂染。又用此身，去观察那个死身，也没有不同。像如是的，比丘们！应这样的观察此身。又次，比丘们！观察死尸，筋缠束薪，又自观察自身和它并没有不同。像如是的，比丘们！应这样的观察此身。

又次，比丘们！观察死尸的骨片即已分散，已散在于不同的地方。或者手骨、脚骨，都各在于另一处。或者为膊骨，或者为腰骨，或者为尻骨，或者为臂骨，或者为肩骨，或者为胁骨，或者为脊骨，或者为项骨，或者为髑髅。又以此身（又自观察此身），和它没有不同，吾人不能免离此法，吾身也当会坏败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应这样的观察自身，而自娱乐。又次，比丘们！应观察死尸为白色，为白珂之色。又自观察自身，和它并没有不同，吾人也不离开此法。这就叫做比丘之自观身。

又次，比丘们！如果看见死尸为骨青，为瘀之想的话，就没有可贪恋的地方，或者和灰土同色，不可以分别。像如是的，比丘们！自己观察自身，而除去其恶念，而没有愁忧，此身为无常之物，为会分散之法。像如是的，比丘们！内自观身，外自观身，内外自观身，藉以了解为一无所所有之理！

甚么叫做比丘之内观痛痛呢？（观受）于是（是这样的），比丘如得乐痛（快乐的感受）时，就自觉知我得乐痛（乐的感觉），得苦痛时（不快乐的感受），就自觉知我得苦痛（苦受），得不苦不乐痛（舍受）时，就自觉知我不苦不乐痛（不苦不乐的感受）。如果得到食的乐痛（乐受）时，便自觉知我乃得到食的乐痛（乐受），假如得到食的苦痛（苦受）时，便自觉知我乃得到食的苦痛（苦受），倘若得到食的不苦不乐痛（不苦不乐的感觉，舍受）时，也自会觉知我乃得到食的不苦不乐痛（舍受）。如果得自不

食的乐痛（乐受）时，便自觉知我乃得到不食的乐痛（乐受），假如得自不食的苦痛（苦受）时，也自觉知我乃为不食的苦痛（苦受），如果得自不食的不苦不乐痛（不苦不乐的感觉，舍受）时，也自会觉知我乃得到不食的不苦不乐痛（舍受）。像如是的，比丘们！应该要如是的内自观痛（向内身去观察受）。

又次，若复（如果再次），比丘们！如果得到乐痛（乐受）时，那个时候，就不得苦痛（不苦受），那个时候，自己会觉知我受乐痛（乐受）。假若得苦痛（苦受）时，在那个时候，就不得乐痛，自己会觉知我乃受苦痛（苦受）。倘若得不苦不乐痛（舍受）时，那时就为无苦无乐，自会觉知我乃受不苦不乐痛（舍受）。他习法（观察生起之法），而自娱乐，也观察尽法（灭法），又观察习尽之法（有生有灭之法）。或者又有痛（受）。而现在于前（受之存在，受之现在），可知可见，思惟其原本，乃为无所依倚，而自娱

乐，而不起世间之想，在于其中也不会惊怖，由于不惊怖之故，便会得证泥洹（涅槃寂静），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真实而知。像如是的，比丘们！这样的内自观痛（观受），而除去乱念，而没有愁忧；外自观痛（观受），内外观痛（观受），而藉以除去乱念，而没有愁忧。像如是的，比丘应如是的对于内外之观痛（观受）。

甚么叫做比丘之观心的心法（对于心，而随观其心），而自娱乐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有了爱欲心时，便会自己觉知有爱欲之心。没有爱欲之心时，也会自己觉知自己并没有爱欲心。有瞋恚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有瞋恚心，没有瞋恚心时，也自己觉知为没有瞋恚心。有愚痴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愚痴心，没有愚痴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没有愚痴心。有爱念心时，便会自己觉知有爱念心。没有爱念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没有爱念心。有受入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有受入心，没有受入心时，便会自己觉知没有受入心。有乱念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有乱念心，没有乱念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没有乱念心。有散落心时，也会自己觉知为有散落心，没有散落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没有散落心。有普遍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有普遍心，没有普遍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没有普遍心。有大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有大

心，没有大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没有大心。有无量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有无量心。没有无量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没有无量心。有三昧心（正定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有三昧心，没有三昧心时，便会自己觉知为没有三昧心。未解脱之心的话，便会自己觉知为未解脱之心，已解脱之心的话，便会自己觉知为已解脱之心。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心心（对于心之心）相观意上（对于心，而观察心而住）。

应观察习法（生起之法），观察尽法（灭之法），并观察习尽之法（生起消灭之法），观察思惟法，而自娱乐。对于可知、可见、可思惟、不可思惟等，都没有所猜，而不起世间之想。已不起想的话，就没有畏怖，已没有畏怖的话，便为无余，已经为无余的话，便为涅槃（寂灭），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会再受后有，能如实而知之。像如是的，比丘们！这样的内自观心的心意止（对于心而观察心而住），而除去乱念，而没有忧愁，这样的，也去外观心，内外观心的心意止（对于心而观察心而住）。像如是的，比丘们！应这样的心心相观意止（对于心而观察心而住）。

甚么为比丘之法法相观意上呢？（对于法之随观而住的方法）。于是（就是这样的），比丘们！应修念觉意（修道之时，善能自觉，使定慧均等），依于观察，依于无欲，依于灭尽，而舍弃诸恶之法。其次为修习法觉意（择法觉意，以智慧而简择诸法的真伪）。依次为修习精进觉意（努力用功去力行正法）、修习念觉意（为喜觉意之误，契于心法，而感觉喜悦）、修习猗觉意（除轻安觉意，除去粗重的烦恼，身心觉得轻爽安隐）、修习三昧觉意（定觉意，心不散乱，而入定，而不起烦恼）、修习护觉意（舍觉意，离开苦乐怨亲，心住于平等），都依于观察，依于无欲，依于灭尽，而舍弃诸恶法。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法的法之相，而观察意止（对于法而随观于法而住。以上为提示修习七菩提分）。

又次，比丘们！对于爱欲已解脱，已除去恶不善之法，而有觉（有寻，为思虑、寻求）、有观（有伺，伺察、分别）、有猗念（轻安），而乐于初禅而自娱乐（以入定的次序而说初禅定。所谓持戒而制御感官，而清净身心，端坐在于闲静之处，心唯一境之处，而不散乱，而离开欲恶之法。由于除去恶不善之法之故，修习禅定的人会觉得喜与乐的状态，然而还为不失去其思虑〔觉〕与分别〔观〕的心理，离生喜乐地。）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法的法之相，而观察意止〔对于法而随观于法而住〕。

又次，比丘们！舍弃其有觉、有观（脱离有寻伺的作用），内心发出欢喜，专于其一意（专一精神），而成就无觉、无观（已没有寻伺），而游上于念猗喜安的第二禅，而自娱乐（二禅的心境状态。由初禅更进而将思虑分别之心静止，将心集中于一处，而灭除思虑分别的禅定，依此无觉无观所生而感觉的喜与乐的状态，定生喜乐地）。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法之法之相，而观察意止（对于法而随观于法而住）。

又次，比丘们！舍弃其念，而修于护，恒常自觉知身觉，乐于诸贤圣所求的，护念清净，而行于第三禅（更进一步而将上面的粗杂之喜与乐均予以舍离，完全进入于平静的心理的状态，为正心正念，所谓贤圣者的住于舍心而安乐于正念。将此种禅境感于全身的状态，就是第三禅，为离喜妙乐地）。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法之法之相，而观察意止（对于法而随观于法而住）。

又次，比丘们！舍弃苦乐之心，不再有忧喜，而无苦无乐，而护念清净，乐于第四禅（再进而将苦乐舍弃，已没有苦乐的平静之心，已入于湛然不同之境，所谓舍念清净地）。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法之法之相，而观察意止（对于法而随观于法而住）。

如果修学的人，行此习法（生起之法），行此尽法（灭尽之法），并行习尽之

法（生灭之法），而自娱乐的话，便能得法的意止，而现在于前。像如是的可知、可见，而除去乱想，而无所依倚，而不起世间之想。已不起想的话，就没有恐怖，已没有恐怖的话，生死使会灭尽，就是所谓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身，能如实而知道。诸比丘们！依于一入道（一行至于涅槃之道），其众生能得清净，而远离愁忧，没有忧喜之想，这样，便能速得智慧，得涅槃证（证得涅槃寂静）。这就是所谓灭除五盖，修习四意止（四念住，念身、受、心，法之四处，而灭恶念之法）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四

大意：本经叙述劝说行者对于身口意，当应修习慈忍，是属于略说。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于此中间，并不看见有一法之快速磨灭者，不见会憎嫉梵行之人（所谓慈忍的一法）。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修行

慈忍。对于身，要行慈，对于口，要行慈，对于意，要行慈。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五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一不能和其相等的，为第一的福田，可以奉事敬重。一位比丘，应该要常恒的供养佛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一人出现于世间之时，则那些诸天、人民、魔，以及魔天、沙门、婆罗门当中的最尊最上的众生，也没有一位能与此人相匹配等的，此人为福田第一，可以奉事，可以尊敬的人。到底是那一种人呢？所谓多萨阿竭（多都阿伽多，如来）、阿罗呵（阿罗汉，应供）、三耶三佛（三藐三佛陀，正等觉）是。这就是所谓如一人出现于世间时，会超过于诸天、人民、阿须伦（阿修罗，非天）、魔，以及魔天、沙门、婆罗门之上的，为最尊最上，没有人能与其相等者，为福田第一，为可以奉事，可以尊敬的。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恒常的供养如来。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六

大意：本经叙述瞻视病患的人，即是胆视如来，这种人定会获得大果报、大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瞻视病患的人的话，则为瞻视我已完毕的人。如有人，能看病患的人，就是完成看见我的了。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要躬自去看视疾病。诸比丘们！我并不看见过有一人在于诸天和世间的沙门、婆罗门的布施当中，为最上而无过于此种布施的。如行此布施，尔乃为施的话（这样的布施的话），就能获大果报，就能得大功德，其名称会普至，而得甘露的法味。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乃知布施中的最上，无过于此布施。如行此布施的话，尔乃为施，而能获大果报，而能得大功德。我现在由于此因缘，而作如是之说：瞻视病患的人，就是完成瞻视我，并没有不同，你们就会因之而长夜获大福佑。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称叹阿练若行，持三衣的头陀之行等法。同时劝化大众应学大迦叶那样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能叹誉阿练若行的话（阿兰若，译  
为最闲处，所谓住林中而修，为头陀行之一），则是和叹誉我已完毕的人一样。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也是恒常的自叹称誉阿练若行的缘故。假若有人诽谤阿练若之行的话，就等于诽谤我一样。而如果有人能叹说乞食的话，就等于是叹誉我一样。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乃恒常的叹说能行乞食的人之故。假如有人谤毁乞食之行的话，就等于是谤毁我一样。而如果有人叹说独坐之行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一样。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乃恒常的叹说能行独坐的人之故。如果有人毁谤独坐之行的话，就等于是毁谤于我一样。如果有人叹誉一坐一食的话，就等于是叹誉我一样。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乃恒常的叹誉一坐一食的人之故。如果有人毁坏一坐一食的人的话，就等于是毁坏于我一样。假若有人叹说禅坐于树下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身无异。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乃恒常的叹誉在于树下禅坐的人之故。假如有人毁坏那些在于树下禅坐之人的话，就等于是  
毁坏我一样。如果有人叹说露坐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一样。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恒常的叹说露坐的人之故。如果有人毁辱露坐的人的话，就等于是毁辱我一样。如果有人叹说在于空闲处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一样。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恒常的叹说在

于空闲处的人之故。如果有人毁辱在空闲处的人的话，就等于是毁辱于我一样，如果有人叹说穿着五纳衣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一样。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恒常的叹说穿着五纳衣的人之故。假如有人毁辱穿着五纳衣的话，就等于是毁辱我一样。

如果有人叹说持三衣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一样。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恒常的叹说持三衣的人之故。假如有人毁辱持三衣的话，就等于是毁辱我一样。如果有人叹说在冢间坐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一样。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恒常的叹说在于冢间而坐的缘故。假如有人毁辱在冢间而坐的话，就等于是毁辱我一样。如果有人叹说一食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一样。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恒常的叹说一食的人之故。假如有人毁辱一食的话：就等于是毁辱我一样。如果有人叹说日在正中而食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一样。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恒常的叹说日在正中时而食的缘故。假如有人毁辱日在正中而食的话，就等于是毁辱我的了。

如果有人叹说那些诸头陀行的人的话，就等于是叹说我一样。为甚么呢？因为我乃恒常的叹说头陀行之故。假如有人毁辱诸头陀行的话，就等于是毁辱我一样。我现在教诸比丘们！应当要如大迦叶所行的那样，应没有漏失才好！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迦叶比丘乃有这些行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你们所学的行，应该要常常如大迦叶那样。像如是的，比丘们！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八

大意：本经叙述大迦叶已年迈，佛陀乃劝他舍弃头陀行，大迦叶不肯放弃其行。佛陀乃赞叹大迦叶，以及头陀行，佛陀说：头陀行在于世间，佛法也就能久住于世间，并且增益天道，减少恶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尊者大迦叶住在于阿练若（最闲处），到了食时，就出来向人乞食。其乞食的规则，乃采不择贫富的家庭，都一样的依次去乞食，在于一处一禅坐，都终究不移易，或者在树下，或者露

天而坐，或者在于空闲处。身上穿着五纳衣（三衣加祇支、覆肩、本为比丘尼应持的规制），或者持穿三衣，或者在冢间，或时一食（白天只食一次），或者日正中时而食，或者行头陀（这样的行头陀之行，译为抖擞。所谓抖擞而去尘垢，而舍贪着。不管衣服、饮食、住处都得抖擞，也就是如把物振荡那样的不执不着），年已高，已长又大（老迈）。那个时候，大迦叶尊者，食后，就住诣于一株树下禅定（禅那译为静虑，为定止其心之行）。禅定一段时间后，就从其座站起，整一整其衣服，然后往至于世尊之处。

这时，世尊遥见迦叶来到，世尊开口对他说：「善来！迦叶！」当时，迦叶便到世尊之处，将其头面礼拜在佛的双足下，然后退坐在一边。

世尊告诉他说：「迦叶！你现在已经年高长大（年纪老迈），已到了志衰朽弊的年龄了。你现在可以舍弃向人乞食，乃至于放弃那些头陀行，也可以接受诸长者之

聘请，并且可以接受其衣裳的供养！」迦叶向佛表白说：「我现在很抱谦，不能听从如来的教示。所以的缘故就是：假若如来不成无上正真道的话，我则愿成为辟支佛

（缘觉、独觉、阿罗汉）。然而所谓辟支佛，乃尽行阿练若（行持住在于无人所到的闲静处），到时乞食（食时一到，才去乞食），不择贫富（乞食依次，不分富贵或贫贱之家），一处一坐（等于常趺坐而不横卧），终究不移易（不动）或者在树下而坐，或者露天而坐，或者在空闲之处，穿着五种纳衣，或者持三衣，或者在冢间（墓地），或时一食（一日一正食外，不食其余的小食），或者日正中午而食，或行头陀（像如是的行头陀之行）。现在我乃不敢舍弃本来所习之行，而去更学其余之行。」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迦叶！你乃多所饶益，度人无量，会广及于一切的天、人而得度。所以的缘故就是：迦叶啊！如果这种头陀行在于世间的话，我的法也当会久住在于世间。假如正法在于世间的话，就会增益天道，三恶道就会减少。也能成就须陀洹（预流，初果阿罗汉）、斯陀含（一来，二果阿罗汉）、阿那含（不还，三果阿罗汉），此三乘之道，都能存在于世间。诸比丘们！你们所学的，都应该如同大迦叶所习作的那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八九

大意：本经叙述如利养为重，则不但不能成道，还会因之而堕落，如提婆达多每日接受阿阇世王的供养五百釜之食，而起五逆罪，命终之后，即落入于地狱，就是其一例，因此，比丘不可贪着人家的利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利养甚重的话，就会使人不得至于无上正真之道。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比丘们！提婆达兜这位愚人，每日都取那位王子婆罗留支（译为折指，为频婆娑罗王的太子阿阇世的别名。出生时，相师预卜他会弑父，国王就将他自高楼摔下，然而不死，唯折一指。阿阇世即译为未生怨，也就是未生前，就结怨），五百釜之食的供养物。假若太子不给予他的话，则提婆达兜这位愚人，终究不会作这种恶事（指欲当佛教的领导者，而行害佛的五逆罪）。由于婆罗留支（阿阇世）王子，将五百釜之食，每日都令人送来供养他，因此之故，提婆达兜才会得意扬扬，而起五逆的恶业，身坏命终之后，才会转生在于摩诃阿鼻地狱之中（大无间地狱，极恶之人所堕的地狱）。由于此方便（这种事实），就应要当知！利养甚重的话，就会使人不得至于无上正真之道。如果未生起利养之心的话，就不应使其生起，已生起此心的话，就应把它消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〇

大意：本经叙述提婆达多犯五逆罪，然而却在其大众当中，拨无因果（说善恶

并没有因果报应之事），诸比丘听此流言，乃禀告佛陀。佛说善恶终皈会有报应，提婆达多为一愚痴而不知，因此而说没有善恶因果报应之事。比丘即应远离诸恶，都为福而不可倦怠。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灵鹫山，位于王舍城的东北。为佛说法的主要场所之一），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提婆达兜，曾经坏乱众僧（诱拐五百名比丘，另立教团，而破和合僧），坏如来足（欲弑佛，而由象头山掷下大石，然而只伤佛的脚趾，而为出佛身血），教唆阿阇世太子囚禁其父王，而幽死其父王，（杀父），又杀阿罗汉果之比丘尼，（以拳杀死华色比丘尼）造这些恶业，而却在大众当中作如是之说：「到底甚么地方为有恶业呢？恶从甚么地方所生出的呢？谁造此恶当会受其报应呢？我也不作此恶，而受其报应啊！」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比丘，曾入罗阅城（王舍城）去乞食，而听到这些话。听说提婆达兜愚人，曾在大众当中，作如是之说：「甚么地方有恶呢？恶从甚么而生的呢？谁作此恶而受其果报了么？」当时，众多的比丘乞食后，就摄取衣钵，将尼师坛（坐具）放在右肩上，便往至世尊之处，到达后，则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退坐在一边。

那时，众多的比丘白世尊说：「提婆达兜愚人，曾在大众当中作如是之说『甚么叫做作恶呢？作恶为甚么没有灾殃呢？为甚么作福又没有福报呢？可见并没有人会受所谓善恶之报的。』」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恶、有罪，善恶之行，均为有报应的。如果那位提婆达兜愚人知道有善恶的果报的话，便当会枯竭了，便当会愁忧不乐，沸血便会从他的面孔喷出。由于提婆达兜那位愚人，不知道有善恶之报，因此之故，在于大众当中，作如是之说：『没有善恶之报应，为恶并不会有灾殃，作善也没有福报。』」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愚者审自明 为恶无有福 我今豫了知 善恶之报应

（愚痴的人，自己审察时，应该自己会明白，会知道作恶作毒时，一定不会有福报的。我现在豫以了知作善作恶之报应之事。）

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远离那些恶业，应该作福业而没有厌倦。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九一

大意：本经叙述利养深重的利害，而劝说不可生利养之心，如已生时，就应当断除，未生就不可以使其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受人的利养甚重的话，是不易消化之事，

这事会使人不得至于无为之处（寂灭涅槃）。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利养之报，乃会断入人之皮，由于断其皮，便会断其肉，由于断其肉，便会断其骨，由于断其骨之故，便会彻于髓。诸比丘们！应当要以此方便（这些事），而知道利养之甚重之事。假若未生利养之心的话，便应使其不生，已经生起的话，就应求而使其消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二

大意：本经叙述利养深重的话，就会破坏清净之行，因此，利养心如未生的话，就应使其不生，已生的话，就应使其消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受人的利养乃甚为不易消化之事，会使人不得至于无为（涅槃寂静）之处。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那位师利罗比丘不贪求利养的话，就不会作那些许多无量的杀生之业，而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地狱之中。」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受人利养重 坏人清白行 是故当制心  
莫贪着于味

师利以得定 乃至天帝宫 便于神通退 堕于屠杀中

（受人的利养为重，就会坏人的清白之行。因此之故，应当要制御其心，不可贪着于味〔指利养之物〕。师利罗比丘由于得禅定，乃至游于天帝的宫殿，然而因为贪着利养之故，则退却其神通，而堕入于屠杀之中。）

诸比丘们：应当要以此方便（这一个典故），而知道受人的利养乃甚为不易之事。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如果未生利养之心的话，就制令其不生起，已生此利养心的话，就应求个方便，使其消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六

利养品第十三

概要：本品叙述为了贪着利养之故，修罗陀比丘乃还俗，乃至堕落地狱。依次为应灭味欲之事，由于摩利夫人而导引波斯匿王之信佛，对于那夏罗公长者之说法，应远离二十一结之染着心，帝释天之间法，帝释天之瞻访须菩提比丘的疾病。

### 九三

大意：本经叙述修罗陀比丘本修头陀之行，后因受蒲呼国王的供养，致于心生染着，而舍弃阿练若行，为白衣而以屠牛杀生为业，身坏命终后，堕入地狱。由此而知利养甚重的话，会使人不得至于正真之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受人的利养，乃甚为不易消化之事，会使人不得至于无为之处（涅槃寂静）。所以的缘故就是：倘使修罗陀比丘不贪着于利养的话，则终究不会在于我的佛法中舍弃三法衣，而还到俗家去作俗人之事。」

修罗陀（善得）比丘本来为作阿练若行（住在于最闲静之处而修），到了食时才去行乞食，在于一处一坐，或者在正中午而食，或者坐在树下，坐在露天，乐于闲居之处，身穿五纳衣，或者持三衣，或者乐在于冢间，都勤其身而行苦行，而行此

头陀之行。当时，修罗陀比丘乃常受蒲呼国王的供养，都供给他以百味之食，每日都来给与他（供养他）。

那个时候，那位比丘，其意乃贪染这种美食，就渐渐的舍弃其住在于阿练若之行。所谓食时一到，才去乞食，在于同一处而坐，并不移动，到了日正中午时，才食物，在于树下而坐，在于露天而坐，乐于闲居之处，穿着五纳衣，或者持守三衣，或者乐于冢间，这样的勤身而苦其体等事，都统统予以舍弃。尽舍这些行后，也放弃其三法衣，还俗为白衣，而执屠牛杀生之业。经过其杀生的动物，不可称计（非常的多），因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就转生于地狱中。诸位比丘们，你们要以此方便（这种事例），而觉知利养甚重，会使人不得至于无上正真之道。因此之故，假若未生利养之心的话，就应制使其不生，已经生起的话，就应求个方便，使其消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四

大意：本经叙述灭除味欲的一法，就能证得神通。佛陀自身如此，学佛的人也应如此，佛陀说：如能灭味的话，我就会保证你们一定会成就神通，而诸漏也会灭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灭除一种法，如能这样的话，我就保证你们能得神通（由于定慧所示现的自在的妙用），诸漏也能得以灭尽。甚么为一法呢？所谓味欲是（对于味境所起的贪染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灭除此味欲，这样，我就会保证你们能得成就神通妙果，诸漏也定会得以灭尽。」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众生着此味 死堕恶趣中 今当舍此欲 便成阿罗汉

（众生都贪着于此味境，因此之故，死后就堕于恶趣之中。现在当应舍弃这种味欲，便能成就阿罗汉果）。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该恒常的舍弃这种味着之想。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五

大意：本经叙述摩利夫人借着城内的一

位长者之丧子的事件，而为波斯匿王讲解恩爱别离、怨憎会苦等事，均为是愁忧，并不是永恒能安乐。由此，而使王皈信于佛教。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在于此舍卫城里面，有一位长者，刚丧失其一子（遇一爱子死亡），非常的敬念（思念）其子，未曾能够舍弃其心。长者看见其子的死亡，终于生起狂惑（发疯），就周旋往来，并不停在于一处（跑来跑去，欲寻其子）。如果看到人时（遇人时），便作如是之语而说：「是否看见我的儿子吗？」

在那个时候，那位长者，到处寻找不着其子，其脚步就渐渐的往至于祇洹精舍（终于在不知不觉中，到了祇园精舍），而至于世尊所在的地方，到达后，就坐在一边。那时，那位长者白世尊说：「瞿昙沙门！是否看见我的儿子吗？」世尊告诉长者说：「你为甚么缘故，颜貌不悦（不露笑容），诸根都错乱呢？」

那时，长者回答瞿昙说：「为甚么不会这样呢？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今生只生有一子，然而却舍我而为无常（被无常鬼所捉一死亡）。我乃非常的爱怜愍念，未曾离开过眼睛之前。我由于哀愍此孩子之故，使我发狂。我现在请问沙门你，是否看见过我的儿子吗？」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长者！像你所问的，生、老、病、死，乃为世间的常法，也有恩爱的人别离之苦，也有和怨憎的人聚会之苦等事。而孩子舍弃你，而无常死亡，怎得不怀念呢？」那个时候，那位长者虽然听过世尊所说之语，但是不能入其怀，就舍弃世尊之处而退去，于是，又继续行其路，在行路时，看见前面有人，就又作如是之语而说：「沙门瞿昙曾作此话而说：『恩爱的分别（和有恩爱之人别离的话），便会有快乐。』如沙门所说的，为审尔不？」（是实在或不实在呢？）前人回答说：「和恩爱之人别离时，有甚么快乐呢？」

在当时，离开舍卫城不远之处，有好多人在那里共与博戏。那时，长者便作如

之念：这些男子们。一定非常聪明而有智慧，一定无事不知，我现在应当将此义去问那些人。就这样的，往诣于博戏之处，问众人而说：「沙门瞿昙对我说：『恩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这些都是快乐的事。』诸位乡老们！现在的你们的意见如何呢？」这时，正在博戏的人们回答长者说：「恩爱别离，有甚么快乐呢？说此为快乐，此义就不对了。」这时，那位长者便作如是之念：审知（虽然确知）如来之言终皈为不虚妄，然而为甚么恩爱之别离，当会有快乐呢？这就不对的了（此义不然）。（南传有关此事的问答是：居士向世尊说：『世尊！为甚么缘故，如生爱时，就会有愁戚、啼哭、忧苦、烦惋、懊恼之生起呢？世尊！生爱之时，定会生起喜乐之心的。』由于世尊曾说：『居士！如是！居士！愁、悲、苦、忧、恼，乃由爱而生，由爱而起。』那位长者才回答世尊如上之语）。

那时，那位长者，曾进入舍卫城，到了宫门之外称念而说：「沙门瞿昙曾作如是之教而说：『恩爱别离、怨憎之会，这些都是快乐。』」

那时，舍卫城，以及中宫之内，都普传此语，没有不周遍的。在于当时，大王波斯匿，以及摩利夫人，都在于高楼之上相娱乐戏。那时，波斯匿王曾对摩利夫人说：「沙门瞿昙确实有作如是之语：『恩爱别离、怨憎之会，这些都是快乐。』」夫人回答说：「我未曾从如来听说过这种教言，假若如来有此教示的话，其事也是不虚的。」波斯匿王告诉她说：「犹如师甫之教示其弟子那样，师父说：『你去作这！你去舍这！』弟子就回答说：『如是！大师！』摩利！妳现在也是如是的。」那位瞿昙沙门虽作如是之说，妳也应之而作如是之说：『如是不异，无有虚妄。』然而卿速去（好了！不管如何，没有事了，妳可以离开了），不须要在我的前面站立了。」

那时，摩利夫人便对竹膊（那利鸯伽，大臣）婆罗门说：「你现在往诣祇洹精舍，到如来之处去，拿我的名字（替我问佛），礼拜世尊之双足，然后将此义具白世尊而说：『舍卫城内，以及中宫内的人，都有此言论：都说沙门瞿昙说：恩爱别离、怨憎合会，这些都是快乐之事。不审（不知）世尊曾有说此教言吗？』如果世尊有所言说的话，你就善于承受，然后回来向我说明。」

这时，竹膊婆罗门受夫人的教敕，就寻时而往至祇洹精舍。到世尊之处，共相问讯。共相问讯后，退坐在一边。这时，那位梵志（婆罗门、大臣）白世尊说：「摩利夫人令我代为礼拜世尊之足，问讯如来之起居轻利，游步康强吗？训化那些盲冥的众生，得无辛劳吗？」又作如是之语而说：「在此舍卫城内，正在普传此言：『沙门瞿昙曾作如是之教：恩爱别离、怨憎之会，此乐快哉（这些都是快乐之事啊！）』不知世尊是否有此言教吗？」

那时，世尊告诉竹膊婆罗门说：「在此舍卫城内，有一位长者丧失其一子。长者由于哀念其子过剧，致于狂惑失性，就东西驰走，遇见有人便问：『谁看见我的儿子？』然而婆罗门！恩爱别离之苦、怨憎会之苦，这些均为没有欢乐的事。在往昔之时，此舍卫城内，又有一老母无常（其母死亡），其子也同样的狂惑，而不识东西（不知东西南北，而乱跑乱寻）。又有一老父无常（父亲死亡）；又有兄弟姊妹，均为同样的无常（有的失去其兄，有的失去其弟，或失姊，或失妹）。他们遇见此无常之变，都起狂失性，而不识东西（不知东西南北的乱跑乱寻）。婆罗门！在昔日之时，此舍卫城内有一人，新迎一妇（娶一媳妇），此女乃端正无双（非常的美丽）。那时，新郎之家，经过不久，便自沦为贫穷之家。这时，新娘的父母看见新郎已贫穷如洗，便生起此念：我们应夺回女儿，更嫁与别人。新郎曾经窃闻妇家的父母（岳父母）欲夺回其妇，更嫁与别人。那个时候，那个人（指新郎）就将利刀带在衣内，然后到其妇之家。当于那时，那位妇人（指新娘）曾在墙外纺作（织布）。这时，那个人就到达其妇的父母之家，问他的岳父母说：『我妇现在在甚么地

方呢？』妇之母回答说：『你的妇人在于墙外的阴中纺作。』那时，那个人就到其妇之处。到后，问其妇说：『听说你的父母欲夺回你去更嫁别人，是否实在吗？』妇人回答说：『实在有此语的，然而我乃不乐于听这些话！』那时，那人就拔出利剑，执其妇而刺杀其妇，又取利剑，自刺其腹，并又作如是之语：『我们二人都取死吧！』婆罗门！应当以此方便（将此事例），知道恩爱之别离、怨憎会合之苦，这些均为愁忧，实在不可言！」

那时，竹膊婆罗门白世尊说：「如是！世尊！有了这些诸苦恼之事，实在是苦，而不是乐。所以的缘故就是：往昔之日，我有一子，舍我而无常（离开我而死亡），我乃昼夜追忆，不离于心怀。那时我念儿心切，心意乃起狂惑，就驰走于东西，遇见人就问：『谁看见我的儿子吗？』沙门瞿昙现在所说的，实在是对了（诚如所言）。因为国事烦多我要回去了。」世尊告诉他说：「现在正是其时。」（可以回去了）。竹膊婆罗门就从座起，遶佛三匝后离去。回去后，到摩利夫人之处，将此因缘（和世尊的问答的内容），都一五一十的禀告夫人。

这时，摩利夫人又到波斯匿王之处，到后，白大王说：「现在欲有所问，唯愿大王，每事都能见到您的回答！您的意见如何呢？大王！您思念琉璃王子吗？（王和摩利夫人所生的，译为恶生王，后篡位，弑兄等事，后出）。」王回答说：「甚念！爱敬不去心首（非常的怀念他，由于

爱敬他，心与头眼都不肯离开他。此为未篡位前之事）。」夫人又问说：「如果当王子有甚么迁变时（指如死亡时），大王！您会为他而忧愁吗？」王又回答说：「如是（是的！）夫人！如汝所言（会忧苦不堪的）。」夫人又问说：「大王！您应当知！恩爱别离，均会兴起忧愁之想。您的意见如何呢？大王！您会怀念伊罗王子吗？」王回答说：「我乃非常的爱敬此王子的！」夫人又问说：「大王！如果当王子有迁变的话，会有愁忧吗？」王回答说：「我会非常的愁忧！」

夫人又说：「应当以此方便（事缘），而知道恩爱别离时，并不会欢乐可言。您的意见如何呢？大王！您会怀念萨罗陀这位刹利种吗？」（为王种，为一夫人）。王回答说：「非常敬爱怀念此人！」夫人说：「您的意见如何呢？大王！假如萨罗陀夫人有变易的话，大王会有忧愁吗？」王回答说：「我会有愁忧的。」夫人说：「大王怀念我吗？」王

说：「我很爱念妳。」夫人说：「假如我身有变易的话，大王您会有愁忧吗？」王说：「假若妳身有变易的话，我便会有愁忧的。」夫人说：「大王！当以此方便（事例），而知道恩爱别离、怨憎会合，均为没有欢乐之心。」

夫人又说：「您的意思如何呢？大王！您会怀念迦尸国、拘萨罗国的人民吗？（此二大国，均在波斯匿王所统治之内）」王说：「我非常的爱念迦尸国和拘萨罗国的人民！」夫人说：「迦尸、拘萨罗的人民，当有变易之时，大王会愁忧吗？」王说：「迦尸、拘萨罗的人民当有变易的话，我命就不能存在，何况说愁忧与否呢？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乃由于迦尸国与拘萨罗国的人民之力，而得以自存。由于此方便（此事例），知道生命尚且不能存，更何况能说甚么不生愁忧与否的问题呢？」夫人说：「由于此，而会知道！恩爱别离，均为是有此苦，并没有欢乐的。」

那时，波斯匿王乃右膝着地，叉手合掌，而向世尊所在之处，作如是之语而说：「甚奇！甚奇！那位世尊，能说此法（指由夫人将佛所说之法转告于他）如果那一位沙门瞿昙来到的话，实在可得和他共论（可请教佛陀。因佛的言说很微妙之故）。」大王又对夫人说：「从今以后，当更看汝胜于常日（以后愿常看她而听她的话，亲密信赖的表示），妳所著的服饰和我的没有两样。」

那个时候，世尊曾听到摩利夫人为了大王而立此论本的消息后，曾告诉诸比丘们说：「摩利夫人为一位非常聪明的人，如果波斯匿王问我这些事的话，我也当会以此义（指夫人代转之法）向大王讲说，和夫人之向大王所说的，并没有两样。」又

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声闻当中，第一得证的优婆斯（优婆夷，女信徒），笃信牢固的人，就是所谓摩利夫人是（为笃信牢固第一）。」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九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那忧罗公长者讲说身虽为苦，身虽会有病，然而应使心无病。舍利弗也为长者广释其义，使长者得大法益。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拔祇国（中印的北部，八种族的联邦，以吠舍离为首都）的尸牧摩罗山（胶鱼山，城邑），住锡于鬼林鹿园中（恐怖鹿林）。

那个时候，那忧罗公长者（译为那酷罗父，为具足清净戒法的居士），往至于世尊所住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一边。须臾（片刻），即退坐而白世尊说：「我现在已年朽（老迈），加之又抱病（生病），有好多的忧恼，唯愿世尊，随时教训，使众生之类，都能由之而长夜获得安隐！」

那时，世尊告诉长者说：「如你所说的，人的身体有好多的畏痛，有甚么可以恃怙的呢？唯有将一薄皮覆在于其上面而已。长者当知！如果有得依凭此身的话，正可以看到为须臾之快乐而已，这是愚痴之心，并不是有智慧之人所贵重的。因此之故，长者！虽然身体有病，但是应该要使心无病。像如是的，长者！应当要作如是而学！」那时，长者听佛说此言后，就从其座站起，礼拜世尊之足，就退下而去。

当时的长者，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可往至尊者舍利弗之处，去请问此义。这时，舍利弗正在离开他不远之处，坐在于一树下。这时，那忧罗公就到了舍利弗所在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当时，舍利弗就问长者说：「你的颜貌和悦，诸根寂静，必定有所因的。长者！这个缘故，是否刚从佛闻法而来的吗？」这时，长者白舍利弗说：「云何（怎么啦）？尊者舍利弗！我的颜貌怎么会得不和悦呢？所以缘故就是：刚才世尊曾用甘露之法，溉灌我的胸怀之故。」舍利弗说：「云何？长者！是用甚么甘露之法去溉灌你的胸怀的呢？」

长者回答说：「于是（是这样的），舍利弗！我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坐在一边。那个时候，我曾经白世尊说：『我的年龄已朽而长大（老迈），同时恒抱疾病，非常的苦痛，不可以称计，唯愿世尊能分别此身（广解人身的真理），普使众生，能因此而得安隐！』」那时，世尊便告诉我说：『如是！长者！人们的此身，乃为多诸衰苦，唯有一层薄皮覆盖在其上面而已。长者！应当要知道！那些恃怙此身的人，正可以有其须臾之快乐而已，并不知道有长夜受苦无量之事。因此之故，长者！此身虽然有病患，然而应当使心无疾患。像如是的，长者！应当要作如是而学！』世尊就是用此甘露之法，而使我得见其溉灌的。」

舍利弗说：「怎么啦？长者！为甚么不更重问如来所说之此义呢？为甚么人身有疾患，而心也会有患呢？为甚么身有病，而心会无病呢？」长者白舍利弗说：「实在没有重新辩问世尊，有关于：为甚么身有患，则心有患？身有患，而心会为无患之事。尊者舍利弗！您必定有此辩论，愿您分别详细讲说！」舍利弗说：「谛听！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广演其中之义。」回答说：「如是！舍利弗！」长

者就这样的从舍利弗受教。

舍利弗告诉长者说：「于是（是这样的），长者！凡夫之人，不肯得见圣人，不受圣人之教，不顺其训示。也不得见善知识，不和善知识从事（不从善知识去学习）。凡夫都执计色为我，色是我所（以为色相就是我所有之物），我是色所，色中有我，我中有色，那个色，和我的色，合会在于一处。那个色，和我的色，由于集在一边之故，色便会有败坏，便为迁移不停，因此，在于其中，又起愁忧苦恼。痛（受）、想、行、识，也是一样。都均为观看我有识，识中有我，我中有识，那个识，和我的识，合会在于一处。由于彼识与我识合会在于一处之故，识便会有败坏，便为迁移不停，因此，在于其中，又起愁忧苦恼。像如是的，长者！这就是所谓身有患，而心也有患的道理。」长者又问舍利弗说：「为甚么身有患，而心会没有患呢？」

舍利弗说：「于是（是这样的），长者！贤圣的弟子，承事于圣贤，而修行禁法。也和善知识从事，亲近于善知识。这种弟子，乃不观察我有色，不见色中有我，我中有色。不见色是我所，我是色所。会视察彼色乃为迁转不住，尽管彼色怎样的移易，也不会生愁忧，不会有苦恼、忧色之患。也不见痛（受）、想、行、识。不见识中有我，我中有识。也不见识为我所，也不见我所为识。被识、我识，由于会合在一处之故，识便会有败坏，在此里面（指识变坏）也不会起愁忧、苦恼。像如是的，长者！这就是所谓身有患，而心无患。因此之故，应当要作如是的学习，如遗身去心，也没有染着。像如是的，长者！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那忧罗公听舍利弗所说，乃欢喜奉行！

## 九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因为江侧婆罗门，而对诸比丘讲说：如被二十一结染着其心的话，必定会堕入地狱，反之而不被所染的话，就会生天上。婆罗门听佛说法而出家，终于获证阿罗汉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与数千万之众，被这些人前后围遶，而为他们说法。那时，江侧婆罗门（孙陀利河侧婆罗门），身上负有重担，便至于世尊所在之处。到达后，即舍弃其担，一面在世尊之处，默然而住。那时，那位婆罗门曾作如是的思惟：今天沙门瞿昙被数千万之众，前后围遶，而为他们说法。我现在也是清静的人，和沙门瞿昙相等，并没有不同。所以的缘故就是：沙门瞿昙食好的粳粮，与种种的肴馔，而现在我乃食果蓏（地上之果为蓏），以自济命的缘故。

那个时候，世尊，由于知道婆罗门的心中所念的，就藉此而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众生，被二十一结（烦恼，下出）染着其心的话，当应观察那个人必定会堕落于恶趣，而不会生于善处的。那些

为之二十一结呢？所谓1.瞋心结，2.恚害心结，3.睡眠心结，4.调戏（掉举、浮动）心结，5.疑是心结，6.怒为心结，7.忌为心结，8.恼为心结，9.嫉为心结，10.憎为心结，11.无惭心结，12.无愧心结，13.幻为心结，14.奸为心结，15.伪为心结，16.诤为心结，17.僞为心结，18.慢为心结，19.妒为心结，20.增上慢为心

结，21.贪为心结。诸比丘们！如果有人有此二十一种结，染着其心的话，应当要观察那个人必定会堕入于恶趣，而不会生于善处的。犹如自毡的新衣，也因久久而朽之故，会有很多的尘垢，你虽然有意欲染成为有色，如青、黄、赤、黑等色，终皈不会得以完成的。为甚么缘故呢？因为有尘垢之故。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有人被此二十一结染着其心的话，当应观察，此人必定会堕落于恶趣，不能生于善处。

假若又有人，并没有此二十一结染着其心的话，当知此人，必定会生于天上，而不会堕落于地狱之中。犹如新而净洁的白毡，可以随意欲作为那一种色，如青、黄、赤、黑，都必定会完成为其色，终皈不会败坏。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是净洁之故。和此道理一样，如果其中有人没有被此二十一结所染着其心的话，当应观察，这种人必定会往生于天上界，不会堕落于恶趣。

假若那些贤圣的弟子，而起瞋恚心结的话，就观察后，便能止息它。生起恚害的心结、生起睡眠心结、生起调戏心结、生起疑心结、生起怒心结、生起忌心结、生起恼心结、生起嫉心结、生起憎心结、生起无惭心结、生起无愧心结、生起幻心结、心起奸心结、生起伪心结、生起诤心结、生起僞心结、生起慢心结、生起妒心结、生起增上慢心结、生起贪心结等，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那些贤圣的弟子无瞋、无恚、没有愚惑的话，心意会和悦，而能以慈心普满于一方而自娱乐：二方、三方、四方，也同样的道理。在于四维（东南、西向、东北、西北）、上、下，在于一切当中的一切，也是同样的。一切世间，乃为无限无量，为不可以称计的，心没有恚怒，而自能游戏于其中。将此慈心遍满于其中，而得欢喜后，心意便为正的。

其次，又将悲心普满于一方，而自娱乐；普满于二方、三方、四方，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于四维上下，在于一切当中的一切，也是同样的。一切的世间，乃为无量无限，为不可以称计，心没有恚怒，而自能游戏于其中。将此悲心，遍满于其中，而得欢喜后，心意便为正的。

又将喜心普满于一方，而自娱乐，二方、三方、四方，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在于四维上下，在于一切当中的一切，也是同样的；一切的世间，乃为无量无限，为不可以称计的，心没有恚怒，自能游戏于其中。将此喜心遍满于其中，而得欢喜后，心意便为正的。

又用护心（舍心）普满于一方，而自娱乐，二方、三方、四方，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于四维上下，在于一切当中的一切，也是同样的。一切的世间，乃为无量无限，不可以称计的，心没有恚怒，而自能游戏于其中。将此护心，遍满于其中，得欢喜后，心意便会为正的。

到这时，便会在于如来之处成就信根，根本不移，而竖立高显之幢，而不可移动。那些诸天、龙、神、阿须伦（阿修罗）、沙门、婆罗门，或者世间的人民，在于其中得到欢喜，心意便为正的。这就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在于其中得欢喜，心意便为正，也成就于此如来之法。如来之法，乃甚为清静，不可以移动，为人所爱敬。像如是的，智者应当作如是之观。这样的话，便于其中能得欢喜，也能成就于众生。如来的圣众乃非常的清静，性行为纯和，法法都成就，戒也成就，三昧也成就，智慧也成就，解脱也成就，解脱见慧（解脱知见）也成就。所谓圣众，乃其四双八辈（四向四果，向与果为一双，共四双，就是八辈，所谓须陀洹向（入流向）、须陀洹果，斯陀含向（一来向）、斯陀含果，阿那含向（不还向）、阿那含果，阿罗汉向〔应供向〕、阿罗汉果是）。这就是如来的圣众，为可敬可贵，实在可以承事。在于其中得欢喜，心意便为正。

他又以此三昧，心清淨而没有瑕秽，诸结（烦恼）便灭尽，而没有沾污。性行都柔软，而速得神通，便能得自识知无量的宿命之事，所从来之处，也没有不知的。如在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成败劫、不成败劫、成败不成败劫、无数的成败劫、无数的不成败劫前，我曾经在于那个地方，字为某某，名叫某某，姓为某某等，以及像如是之生，如是之食，受如是的苦乐，受命长短，从那地方命终，而生于彼间，从于彼处命终而生于此间，像如是的自识无数的宿命之事。

又以此三昧，心清淨而无瑕秽，知道众生之心所念的事。他又用天眼去观察众生之类，如有生的，有终的，有善色、丑色，善趣、恶趣，若好的、若丑的，都随着众生所行所作而得其果报等事，都均能知道。或者有众生，其身行恶，口也行恶，心也行恶，也诽谤贤圣，又为邪见而造邪见之行，在其身坏命终之时，生在于三恶道，趣入于泥黎（地狱）之中。或者又有众生，其身行善，口也行善，意也行善，也不诽谤贤圣，而具正见，并没有邪见，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天上的善处等事，都能一一知道。这就是所谓以清淨的天眼去观察众生之类，而对于那些：有生的、有终的、有善色、丑色、善趣、恶趣，若好、若丑，随着众生之行，之所作的果报等，统统能知道其事。

他又用此三昧，心清淨而无瑕秽，没有结使（烦恼），心性柔软而速得神通，又以漏尽通而自娱乐。他观察此为苦（一切都是苦）的，能如实而知道。又观察苦集（苦的因），又观察苦尽（苦之灭尽），又观察苦出要（苦的出离之道），都能如实而知道。他作如是之观察后，欲漏心得解脱，有漏心得解脱，无明漏心得解脱（欲漏、有漏、无明漏为三漏，漏为泄漏，为烦恼，由六根漏泄过非、欲漏为欲界的烦恼，有漏为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无明漏是三界之痴）。已得解脱后，便得解脱之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会再受后有，如实在而知道。像如是的，比丘们！贤圣的弟子之心已得解脱，虽然又食粳粮，又食那些善美的种种肴馔，其抟（搓成团）如须弥（妙高）山那么的广大，终究也不会有罪。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无欲，而尽爱之故，由于无瞋，尽恚之故，由于没有愚痴，而尽愚痴之故、这叫做比丘中之比丘，则内心极为沐浴而清淨的了。」

那时，江侧婆罗门白世尊说：「瞿昙沙门！可到孙陀罗江（多水河）之侧，去沐浴。」（邀请佛陀洗浴）。世尊问他说：「婆罗门！甚么名叫孙陀罗江水呢？」婆罗门曰答说：「孙陀罗江水乃为福的深渊，为世间之光明。如果有人或物在那个河水中去沐浴的话，一切的诸恶都均会除尽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此身无数劫 经历彼河浴 及诸小陂池 靡不悉周遍  
愚者常乐彼 闍行不清淨 宿罪内充軀 彼河焉能救  
淨者常快乐 禁戒清亦快 清者作清行 彼愿必果成  
设护不与取 行慈不杀生 守诚不妄语 心等无增减  
汝今于此浴 必获安隐处 彼河何所至 犹盲投乎冥

（此身经过无数劫之久，都经历在那个河中洗浴过，同时也在其它的小陂池中洗

过浴，都没有不均周遍过的。愚痴的人，会常乐于那个河，然而却在闍中作那些不清淨之行，都被宿罪充满在其内心中，那个河怎么能得救他呢？）

（清淨的人，都常快乐，禁戒清淨，也为快乐。清淨的人乃作清淨之行，他的愿必定会有其成果。假如维护不与取〔不偷盗〕，也行慈悲而不杀生，守诚而不妄语的话，则其心会平等而没有增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你现在在此河中沐浴的话，

就必定能获得安隐的地方。不然的话，则在那个河中洗浴后，能到甚么地方去呢？有如盲人之投入于冥暗之中而已的）。

那时，婆罗门白世尊说：「止！上！（好了，好了，不要去了）瞿昙！有如跛者之人（身弯曲不直）之能得以伸，闇者（黑暗当中）得以看见光明，迷路者之指示其道路，在闇室中点燃光明，为无目者（失明人）作为眼目那样。像如是的，沙门瞿昙！用无数的方便说此妙法，愿听许为道的道理！」（愿佛允其出家）。

那个时候，江侧婆罗门就得作道（得以出家修道），而受具足戒（成为一位比丘应具足之戒）。所以族姓子（由于一位善男子），出家而学道，而修无上的梵行，然后，则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能知道此事。这时，尊者孙陀罗帝利，即成就阿罗汉果（应供，解脱生死）。

那时，尊者孙陀罗帝利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九八

大意：本经叙述帝释天用偈问佛，有关于布施谁，就为福最多之事。佛陀用偈回答，佛陀说布施僧伽之福最胜，会获福无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灵鹫山中），和大比丘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释提桓因（帝释天）在于日时已过（太阳照明之时已过去），已经向暮之时，就到了世尊所住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退坐在一处。

那时，释提桓因即用偈来请问如来如下之义：

能说能宣布 渡流成无漏 以渡生死渊 今问瞿昙义  
我观此众生 所作福佑业 造行若干种 施谁福最尊  
尊今灵鹫山 唯愿演此义 知释意所趣 亦为施者宣

（能演说，又能宣布，能渡生死流而成为无漏的人，这样的渡济生死的深渊！现在我要请问瞿昙您这位圣者，有关于未能了知之义。）

（我曾经观察这些众生，所作的福佑之业，其所行的为有若干的种类，而到底要布施给谁，其福德乃为最尊贵的呢？世尊！您现在于此灵鹫山，唯愿您能演说此中的真义，能由之而得知释尊之意所趣向之处，也为欲布施的人宣说其义！）

那时，世尊也用偈回答而说：

四趣造福无 四果具足成 诸学得迹人 宜信奉其法  
无欲亦无恚 愚尽成无漏 尽度一切渊 施彼成大果  
诸此众生类 所作福德业 造行若干种 施僧获福多  
此众度无量 犹海出珍宝 圣众亦如是 演慧光明法  
拘翼彼善处 能施众僧者 获福不可计 最胜之所说

（四趣〔四向，预流向、一来向、不还向、阿罗汉向〕的人，造福为无穷尽的，四果〔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阿罗汉果〕的圣贤，乃具足而完成福德的人。这些诸位有学、无学而得道迹的人，都宜于信奉其法。这些人为无贪欲，也没有瞋恚，愚痴也已灭尽而成为无漏的人，都能尽度在一切的深渊当中的人，如能布施他们的话，就能成就大果报的。）

（诸如这些众生之类，所作的福德之业，造行有若干的种类，布施这些僧伽时，

所获得的福报，定会非常的多。这种圣众乃度济无量，有如大海中之能出珍宝那样，圣众也是同样的道理，是能演说智慧光明之珍法的。拘翼〔释提桓因，帝释天〕！那些就是善处，如能布施众僧的话，所获得的福报，乃为不可计量的，这是最胜者——佛陀所说的！）

那时，释提桓因听佛所说后，即礼佛足，便在于那个地方退却而去。那时，释提桓因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九九

大意：本经叙述帝释天去探问须菩提之病，须菩提即为天帝讲说：法法自生，法法自灭，法法相动，法法自息，用白来治白，用黑去治黑，有如有毒药，也有害毒药，以及三毒等，一切均为是空，并没有人、没有我，乃至没有男女等道理。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灵鹫山），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尊者须菩提也在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之侧，在别作的屋庐（另外一间静屋）自己一人禅坐而入于禅思之中。那时（有一个时候），须菩提尊者曾身得苦患（身罹疾病），非常的沉重。便作如是之念：我这种苦痛到底是从甚么原因所生的呢？到底会怎样而消灭呢？会至于甚么地方去呢？这时，须菩提尊者虽然身染重病，然而其心不乱，就在于露地（露天）之处，敷其座具，直身正意（端坐而正念），专精一心（专心一意）的结跏趺之坐，思惟诸入（六入，六根）之欲害、苦痛的事情。

那时，释提桓因知道须菩提尊者所念之事，便用偈颂敕令波遮旬（五髻，为执乐神）说：

善业脱诸缚 居在灵鹫山 今得极重患 乐空诸根定  
速来往问疾 覲省尊上颜 既得获大福 种德莫过是

（善业尊者〔须菩提〕，已脱离诸结缚的圣者，现在居在于灵鹫山；这次染得极为沉重的病患，他是乐于空闲之处，而诸根都寂静，正在于禅定之中。你快来和我去慰问其疾病，如覲省那位上尊之颜的话，既能获得大福报，则种植福德之事，也莫能超过于这事的！）

这时，波遮旬（五髻乐神）回答说：

「如是！尊者（天尊）！」那时，释提桓因就率领五百位天人，以及这位波遮旬，譬如那士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最短之间，一刹那间）便从三十三天隐没，已来至于灵鹫山中，在离开须菩提尊者不远之处，又用偈颂对波遮旬说：

汝今觉善业 乐禅三昧定 柔和清净音 令使从禅起

（你现在要叫醒善业〔须菩提〕尊者，正在乐于禅、三昧、定〔均为禅定之义〕之中的他。应用柔和清净的声音，使他从禅定中醒过来吧！）

波遮旬回答说：「如是！」那时，波遮旬由释提桓因之处听这些语后，便调琉璃之琴，趋前而至于须菩提之处，便用如下之偈称叹须菩提而说：

结尽永无余 诸念不错乱 诸尘垢悉尽 愿速从禅觉  
心息渡有河 降魔度诸结 功德如大海 愿速从定起  
眼净如莲花 诸秽永不着 无归与作归

空定速时起

渡四流无为 善解无老病 以脱有为灾 唯尊时定觉

五百天在上 释主躬自来 欲覲圣尊颜 解空速时起

（圣者您的结缚已尽，已永远没有余遗，诸念都已不错乱，诸尘垢也都灭尽了，您这位圣者啊！愿您快从禅定中觉醒过来吧！您的心已息上，已经渡过有之河〔生死迷惑之河〕，已降魔，而度诸有结〔结缚烦恼〕，您的功德有如大海，愿您这位圣者快从禅定起来吧！您的眼睛清静，有如莲花，诸秽永远不会染着。以无所归处为作归之处的圣者，赶快从空定中应时而起来吧！渡过四暴流（〔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等暴流，所谓漂流善品的四种烦恼〕），而为无为的圣者，已能善于解脱，而为没有老病，因之而脱离有为的灾难，唯愿尊者您！这时由禅定中醒觉过来吧！五百位天神都在于此，帝释天也亲自到这里来，都欲覲见圣者您的尊颜，解空第一的尊者，快起来吧！）

那时，须菩提尊者就从他的座位起来，就称叹波遮旬而说：「善哉！波遮旬！你现在发出的声音，和弹琴的声音相吻合，琴音与声音相和合，并没有不同。然而琴音不离开歌音，歌音也不离开琴音，二种声音共和合，乃成为妙声音。」

那时，释提桓因便到了须菩提尊者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在另一处坐下来。当时，释提桓因白须菩提说：「云何呢？善业！您所抱的患苦，有增损吗？（严重吗？）现在此身的疾病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所生的呢？是由身生出来的呢？是由意生出来的呢？」

那时，须菩提尊者对释桓因说：「善哉！拘翼（帝释天）！法法自生（世上的每一法，都是自生的），法法自灭（所有之法，均为自灭的），法法都是相互而动（法法相动，法与法相互为因，互相为缘，而动一起），法法自息（法与法，均为是自己息灭，互相为因，相互为其缘之时，也自会消灭）。犹如，拘翼！（拘翼！有如），世上有毒药，又有毁害毒药的那样。天帝释！这也是同样的道理，为法法相乱，法法自息的。法乃能够生起法，黑法（恶法）乃用白法（善法）而治，白法则用黑法而治。天帝释！如贪欲病的话，就用不净观去治，瞋恚病之时，则用慈心去治疗，愚痴之病，乃用智慧去治它。像如是的，释提桓因！所有的一切，都终皈于空，都无我、无人、无寿、无命、无士、无夫、无形、无像、无男、无女啊！犹如这样的：释提桓因！风之吹坏大树那样，被暴风一吹，则枝叶会雕落，雷雹会毁坏幼苗，而华砾初茂之时，如没有水的话，则会自萎凋，天空如降雨之时，生苗自会得以生存。像如是的，天帝释！法法相乱，法法自定（自息）。我本来所患的疼痛苦恼，今天已经除灭，已经不再患苦的了。」

这时，释提桓因白须菩提说：「我本来也有愁忧苦恼，现在听此法后，已不再忧愁了。众事猥多（非常的多），欲回皈天上，自己也有事，以及诸天之事，都均猥多（故欲回去）。」这时，须菩提说：「现在正是其时，宜可时去（适时皈去吧！）」这时，释提桓因就从其座位站起，趋前礼拜须菩提之足，遶其身三匝后离去。

那时，尊者须菩提说此偈而说：

能仁说此语 根本悉具足 智者获安隐 闻法息诸病

（能仁〔释迦〕阐述这些法语，根本均很具足，有智慧的人能获得安隐，听法而息灭诸疾病。）

那时，释提桓因听尊者须菩提所说，乃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调达及二经 皮及师利罗 竹膊孙陀利 善业释提桓

（1.调达〔壹入道品第十二之第七起〕，及二经2.〔计为二经。也就是有关于调达

之经有二经〕， 3.皮， 4.师利罗，  
5.6.〔利养品第十三之一为修罗陀比丘， 第二为味着， 均不列在偈内〕， 7.竹膊〔第  
四之那忧罗公， 也不列入〕， 8.孙陀利， 9.释提桓因， 10.善业〔须菩提〕。〕  
壹阿舍经卷第六完。

## 增壹阿舍经卷第七

### 五戒品第十四

概要：本品叙述如行杀生、偷盗、淫泆、妄语、饮酒等，所谓不守五戒的话，就会成就地狱、饿鬼、畜生等三恶道，故应为诫，反之而行五善的话，就能享受人天的福报。

一〇〇

大意：本经说明杀生会受恶报，会堕落三恶道，如转生为人时，也是很短命，故应不杀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此众生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修习之后，多多的修习之后，会成就地狱之行，会成就畜生之行，会成就饿鬼之行。假如生为人中之时，所受的生命会极为短少，这种行就是所谓杀生之行！诸比丘们！如果有人，其心意爱好杀生的话，便会堕落于地狱、饿鬼、畜生之中。如果生在于人中之时，其所受的生命会极为短少。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断灭他人的生命之故。因此之故，应当要学习莫杀生（不杀生）。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〇一

大意：本经叙述如不杀生的话，就会有善报，并劝说应该要持不杀之戒。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众生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如修习后，多多的修习之后，会受人类当中的福报，会受天上的福报，也能得泥洹（涅槃）的果证的，这就是所谓不杀生是。」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有人不行杀生之行，也不念杀生的话，其所受的生命会极为长久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乃不扰乱别人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学习不杀生之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二

大意：本经叙述如偷盗的话，定会受恶果报。并劝人应守持不偷盗之戒。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众生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修习之后，多多的修习之后，会成就地狱之行、饿鬼之行、畜生之行的。假若生为人类当中，也会极为贫匮。如所穿之衣，不能盖其形（衣服不能掩身，缺乏衣服），食不充口（食不饱），这种行就是所谓劫盗之行是。诸比丘们！如果有人，其心意爱好劫盗，偷取他人的财物的话，便会堕落地狱、饿鬼、畜生之中。假如转生在人的话，也极为贫匮（贫穷下贱）。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切断他人的生业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学习远离不与取（不与而取就是偷盗）。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三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能广行布施的话，就能得到善报，并劝说应行广施，不可以具有悭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众生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法修习之后，多多的修习之后，会受人间的福报，会受天上的福报，也能得泥洹（涅槃）的果证的，这就是所谓广施是。」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广行布施的话，就能在于现世当中得色、得力，众德都能具足，在于天上，或人间当中，食福为无量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广行布施，不可具有悭吝之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四

大意：本经叙述淫逸无度，而爱好侵犯他人的妻女的话，就会受恶报，并劝人不可行淫之想，不可淫犯他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众生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修习之后，多多的修习之后，会成就地狱之行、饿鬼之行、畜生之行。假如生在于人中，居家而奸淫时，并没有净行，都会被他人所讥笑，常被他人所诽谤。到底是那一种法呢？所谓邪淫是。」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淫佚无度（不依规则），爱好侵犯他人的妻女的话，便会堕入于地狱、饿鬼、畜生之中。假若转生为人间当中的话，则会闺门淫乱。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常常正其意，不可兴起邪淫之想，要慎重而不可淫乱他人。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五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不犯他淫，而为贞洁的话，就会有善报，并劝化人不可以行邪淫，不可兴起邪淫之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众生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修行之后，多多的修行之后，会受人中的福报，会受天上的福报，会得泥洹之证的，那就是所谓不他淫（不邪淫），身体都香洁，也没有邪想之法。」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贞洁不他淫的话，便会转生而受天上、人间当中的福报。因此之故，诸比丘们！不可以行邪淫而兴起淫念。像如是，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六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打妄语、绮语、斗乱是非的话，就会受恶的果报，同时也劝人应至诚而不可说妄语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众生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种法，如修习后，多多的修习后，就会成为地狱之行、饿鬼之行、畜生之行的。假若生为人间当中的话，其口气也会臭恶，会被人所憎恶，所谓妄语是。诸比丘们！如果有人打妄语、说绮语，而斗乱是非的话，便会堕落于地狱、畜生、饿鬼当中。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为甚么呢？）因为由于他之打妄语的缘故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恒常的至诚，不可以打妄语。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七

大意：本经叙述如不打妄语的话，就能获得善报，同时也劝化他人应当要持不妄语之戒。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众生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法修行之后，多多的修行之后，会受人中的福报，会受天上的福报，会得泥洹之证的。到底是那一法呢？所谓不妄语是。诸比丘们！如果有人不打妄语的话，则其口中之气，会非常的香芬，其名德会非常的远闻。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行不妄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八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有人饮酒的话，就会受恶报，同时也劝人持守不饮酒之戒。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众生当中，我并不看见过有一法习行之后，多多的习行之后，会受畜生、饿鬼、地狱之罪报的。假若再生在人中的话，也会为狂愚痴惑的人，并不能识知真伪的，那就是所谓饮酒是。诸比丘们！假若有人，其心爱好饮酒的话，则其所生之处（饮酒而迷乱其心，不辩是非的胡作非为，则转生为人类时），并不会智慧，会常怀愚痴。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谨慎！不可以饮酒。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〇九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不饮酒的活，就能得到善报，同时也劝化他人不可以饮酒，应持不饮酒之戒。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此众生当中，并没有一法能胜于此法的，如果把它修行后，多多的修行之后，就会受人中的福报，就会受天上界的福报，就会得泥洹的果证。到底是那一法呢？那就是所谓不饮酒是。诸比丘们！如果有人不饮酒的话，就会转生为聪明，而没有愚惑，会为博知经籍，其意并不会错乱。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第五地狱经 此名不善行 五者天及人 今知次第数

（五种法为墮地狱之经，这叫不善之行。其它的五种法就是上升天上，以及再生为人，使人觉知次第之数〔有程序，有规则可循〕。）。

## 有无品第十五

概要：本品叙述有无之二见，法、财之二施，有法、有财之二业，法与财之二恩，有智、有愚之二相，有智慧与其灭尽之二法，力与无畏之二法，二因二缘而起正见等事。

## 一一〇

大意：本经叙述当一位比丘的，对于有无之二见，不但不应该去修习、读诵，同时也应当要舍离（有见就是死后有后生之见解，无见就是死后没有后生的见解。）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知道有此二种之见，到底是那二种呢？所谓有见、无见是。诸所有的沙门、婆罗门对于此二种见解修习后、读诵后，终皈不可以从其法。假若如实而不知的话（不能了解其真象），这就不是沙门、婆罗门的了。因为在于沙门，则犯沙门之法，在于婆罗门，则犯婆罗门之法（身虽为沙门，而却

犯当一位沙门的规则，身为婆罗门，却犯当一位犯婆罗门的法规）这种沙门 婆罗门，终皈不能以身作证，不能自游戏在于其境界中。诸有沙门 婆罗门，如果对于此二见诵读、讽念之后，能够知道应舍弃，能够如实而知的话，这就是当一位沙门之能持沙门之行，婆罗门之能知婆罗门之行，自身能取证，而能自游戏在于其中。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会受后有之身，而能如实而知道。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对于此二见，不应该习行，不应该讽诵，都应当把它舍离。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大意：本经叙述世尊阐释有见与无见的內容，同时也把它分科，也劝比丘应当舍此二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见解的 到底是那二种见解呢？所谓有见与无见是。它为甚么为之有见呢

（那些为有见）？所谓欲有见、色有见、无色有见是。它为甚么叫做欲有见呢？所谓五欲是。甚么为之五欲呢？所谓眼睛看见色相时，会非常的喜爱敬念，未曾舍离

（不肯舍弃），为世人所宗奉的。依次为：如耳朵听到声音，鼻子嗅着香气，口中知滋味，身体触知细滑，意根了知诸法，就是所谓的有见。另一种法为甚么叫做无见呢？所谓有常见、无常见，有断灭见（执死后就断灭，不再续生）、无断灭见，有边见（执吾人，以及世间之有限，无限之四见）、无边见，有身见（我见，执五阴假和合之身为常、一、主宰之我，以及我所有之物等见解）、无身见，有命见、无命见，异身见、异命见（论肉体 and 生命之同异），此六十二见（佛陀将过去、未来之诸见，分类为六十二。如对于过去当中，有关于自我与世界之常住论为四，半常半无常论为四，世界的有限无限〔有边无边〕为四，异问异答论为四，无因论之二，计为十八见论，为之本劫本

见。有关于未来，则：死后有识论为十六，无识论为八，非有识非无识论为八，现存之生类的断灭论为七，现在生涅槃论为五之四十四见〔末劫未见〕。详示在长阿含经卷第十四梵动经），名叫无见，也不是真见，这就是名叫无见。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舍弃此二见（有见与无见）。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大意：本经叙述有财施与法施的二种布施。其中之法施为布施中之最，比丘则应学法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布施之法。那二种呢？所谓法施与财施是。诸比丘们！布施当中，其最上的，不过于法施。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应当常学法施。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一三

大意：本经叙述有法业与财业的二业，其中以法业为最上，比丘应当学习法业，不应该学财业。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业。那二业呢？有法业，有财业。业当中之最上的，不过为法业。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学习法业，不可学习财业。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一四

大意：本经叙述有法恩与财恩之二恩，法恩为恩中之最上，一位比丘应当要修行法恩。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恩。那二种呢？所谓法恩与财恩是。恩中之最上的，就是所谓不过于法恩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修行法恩。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一五

大意：本经叙述愚痴的人，则：不能办者，而办之，垂办之事，则厌而舍弃，的二相像貌。有智的人，则：不能成办之事，不办，垂办之事，也不厌舍，之二相像貌。比丘应该

舍弃愚者之二相相貌，应当修行智者之二相相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愚痴的人，有此二相的相貌。那二种呢？于是（就是这样的）：愚痴的人，对于所不能办的，却去办它，垂辨之事，则讨厌而把它舍弃。这就是所谓，诸比丘们！愚痴的人有这二相的相貌。

又次，比丘们！智者有二种的相的相貌。那二种呢？于是（就是这样的）：有智慧的人，对于所不能办的事，也不成辨，而对于垂办之事，也不会厌舍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对愚痴之人的二种相的相貌，应当要舍离它，应当思念修行智者的二种相的相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一六

大意：本经叙述有智慧与灭尽（涅槃）之二法。当比丘的应学习智能与灭尽之二法，以礼拜如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法，应内自思惟，专精一意，当礼拜如来（应专心一意的观察而礼拜佛陀）。那二法呢？第一就是智慧，第二就是灭尽（涅槃）。这就是，比丘们！内自思惟，专精一意的当应礼拜如来。（以期求得智慧证入涅槃）。像如是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一七

大意：本经叙述有力、无畏之二法。应当学习此二法，以便礼拜法宝，以及如来的神庙。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法，应内自思惟，专精一意，应当礼拜法宝，也礼拜如来的神庙。那二种法呢？有力、有无畏。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此二种法，内自思惟，专精一意的，当礼法宝，及如来的神庙。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一八

大意：本经叙述当一位比丘的应当要内自思惟：**1.**如来和世间的人民，并没有人能和其相等的。**2.**如来乃有大慈大悲愍念十方，之二法。应专精一意的礼拜如来的寺院。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法，应内自思惟，专精一意，礼拜如来的寺院。那二种法呢？第一就是如来和世间的人民，是没有人能和佛陀相等并论的。第二就是如来有大慈大悲，而矜念于十方的众生。这就是叫做，比丘们！有此二种法，应该要内自思惟，专精一意的礼拜如来的寺院。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一九

大意：本经叙述有受法教化与内思止观的二种因与二种缘，都是起自于正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二种因，二种缘，都是起自于正见的。那二种呢？第一就是受法教化（受人的教诲），第二就是内思上观（止就是止息而静心，观就是观察事物的真象，止属于定，观属于慧）。这就是叫做，比丘们！有此二因与二缘，都起自于正见。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二见及二施 愚者有二相 礼法如来庙 正见最在后

（**1.2.**二见，以及**3.4.5.**二施〔一为二施，一为二业，一为二恩〕，**6.**愚者有二相，**7.**礼如来，**8.**礼法，**9.**礼如来庙，**10.**正见的一经排在于最后面。）

火灭品第十六

概要：本品叙述有关于难陀比丘之事，有余无余之二种涅槃，善与不善，邪与正，以及烛明之法，忍与思惟之二力，阿那律之说法，教诫罗睺罗等事。

大意：本经叙述魔行天子欲来恼乱难陀的戒行，而向孙陀利女散布难陀将要还俗之流言，波斯匿王乃信以为真，难陀则辟谣，说他自己已证阿罗汉果。魔却不死心，就亲向难陀说偈挑情，难陀却不被所动，佛陀因此而称叹难陀之具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尊者难陀（善欢喜，佛陀的异母弟，制御诸根第一的尊者）住在于舍卫城的象华园中。这时，难陀尊者在于闲静之处，曾生如是之念：如来出现于世间的事，乃极为难遇的事。因为经过亿劫之久，乃有佛陀之出现，实在是不可遇见的一件事。如来确实为久远的长夜之时，才能出现而已！有如优昙钵花（灵瑞华，据说为三千年始开一次华。佛陀降世时，此华也会开花），适时乃出现，这也是如是的道理。如来出现世间之事，实在是甚为难过，为亿劫之久，才会出现，实在不可遇见，此处也是很难过。一切诸行都均予以休息止灭，渴爱尽而无余遗，也没有染污，为灭尽泥洹（均为涅槃寂静）。

那个时候，有一位名叫魔行的天子，知道难陀尊者的内心所念之事，便到了孙陀利释种的女人之处（孙陀利女本来要和难陀结婚，后难陀被佛带往游历天上、地狱，而度其出家），天魔飞在虚空，用偈颂嗟叹而说：

汝今发欢喜 严服作五乐 难陀今舍服 当来相娱乐

（妳现在可以生起欢喜之心了！妳应赶快严饰衣服，准备好作五欲之乐之事了。因为难陀现在已经舍弃出家所穿的衣服，当会回来和妳相互作用娱乐啊！）

那时，孙陀利释种之女听到天语之后，非常的欢喜而踊跃，不能自制其欢悦的心情，就自庄严，修余其房舍，敷好坐具，作倡伎乐，有如难陀已在家里的模样。那个时候，波斯匿王正集聚众臣于普会讲堂，他听说难陀比丘将还舍法服，习于家业之事（舍弃法服，而将回到王宫来营家业之事）。所以的缘故就是：有一位天子在空中告诉其妻息之故。这时，波斯匿王听说此语后，就怀着愁忧的心情，就实时乘驾白象，往至于那个象华园。到达后，便入于华象池中。当时，大王遥见尊者难陀，便趋前至于难陀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

那时，尊者难陀告诉波斯匿王说：「大王！为甚么缘故来到此地！为甚么颜色变异呢？又有甚么事来到我所住的地方呢？」波斯匿王回答说：「尊者！当知！刚才我们在普会讲堂时，曾经听说尊者已舍设法服，要还俗作为一白衣。因为听闻此语之故，才到这里来的，不知尊者您，有甚么事要告诉我吗？」

这时，难陀尊者乃嘴里含笑，慢慢的告诉大王说：「你不亲自见到，不亲自听到，大王为甚么缘故作这些语呢？大王！你岂不从如来之处听到这些话吗：我的诸结（烦恼）都已除灭，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会再次受胞胎之生，已经如实而知，现在已经成就阿罗汉果，已心得解脱。」（难陀尊者已证果）。

波斯匿王说：「我并不从如来之处听过难陀比丘的生死已尽，已得阿罗汉，心已

得解脱之语。所以的缘故乃为：有天神来告诉孙陀利释种之女所说之语云云。那个时候，孙陀利夫人听到此语之后，便作倡伎乐，便去修治其服饰，便去敷诸坐具。我听到此消息后，便来到尊者您这里的。」难陀告诉他说：「大王并不亲自知道，并不亲自听到，为甚么缘故，大王会作如是之语呢？诸所有的沙门、婆罗门，没有不喜乐于此休息之乐、善逝之乐、沙门之乐、涅槃之乐，而不自观这些淫火之坑的（都讨厌淫欲如火坑）。又当就之事，并不是这样的。如骨乃如锁，肉如聚石，好像将甜蜜涂在于刀上，人们却坐贪小利，并不考虑其有后患之事。也如礫既繁多，就会折断其枝，也如假借之物，不久当应还给人家，犹如剑树之藪，也如毒害之药，也如有毒之叶，也如有毒的华菓。观此淫欲，也是如是的。假如其意被染着的人的话，对于此事就不是这样的看法。他们从火坑之欲，乃至如毒菓，都不会去观察此事的。欲得度脱欲流、有

流、见流、无明流的话，则这样的话，就不对的了。那些不能度脱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的人，而欲得证入无余的泥洹之界（无余涅槃为身心都灭的寂静的境界），而想入于般泥洹（入涅槃寂净）的话，则这样的人，并不能达成的。

大王！你应当要知道！诸有沙门、婆罗门们，如果能观察此休息之乐、善逝之乐、沙门之乐、涅槃之乐，此事必定是这样的。他们都以作如是的观察，而了解淫坑之火，有如骨锁，有如肉聚，有如甜蜜之涂在于利刀上，有如礫既繁多就会折枝，假借之物不久就应还人家。也如剑树、毒树，也如毒害之乐，都统统观察而了知的话，就有这道理的了。既已了解而知道淫火所兴起的利害，便能得以渡脱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此事乃为必然的道理。

他既渡过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此事为必然之事，则到底是怎样呢？大王！你到底是以何见何知，而作如是之说

呢？（指难陀已还俗的谣言。）现在的我，大王！我已成就阿罗汉，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会受母的胞胎里，心已得解脱的了。」

那时，波斯匿王心怀欢喜，生起善心，就自难陀尊者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半点的狐疑，连如毛发之许也没有，确实知道尊者已成就阿罗汉！现在要请辞而回去，因为国事非常的多之故。」难陀回答说：「宜知是时。」（正是时候）。

那时，波斯匿王就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便退下而回去。波斯匿王离开后不久之时，那个时候，魔天则来到难陀尊者之处，就住在于虚空中，又用如下之偈向难陀说：

夫人面如月 金银璎珞身 忆彼姿容颜 五乐恒自娱  
弹琴鼓弦歌 音响甚柔软 能除诸愁忧 乐此林间为

（您的夫人的面貌有如满月，身上都佩带金银璎珞，您应忆念她那娇姿容颜，回去和她恒作五乐以自娱乐吧！）

（您如回去时，可以听到她在弹琴、鼓弦、唱歌之声，其音响乃为非常的柔软，能除去种种的愁忧的。您何乐而不为？而乐于此林间干吗？）

这时，难陀尊者便作如是之念：这位是魔行天人。他觉知此天人后，又用偈回答说：

我昔有此心 淫泆无厌足 为欲所缠裹 不觉老病死  
我度爱欲渊 无污无所染 荣位悉是苦 独乐真如法  
我今无诸结 淫怒痴悉尽 更不习此法 愚者当觉知

（我在于往昔俗家之时，确实有此心，可以说是淫泆而知不厌足，都被爱欲所缠裹，而不觉知老病死之会害人的程度。然而现在的我，已经度过爱欲的深渊，已经没有污秽，没有被所染，已经知道荣华富贵等位，均为是苦，而独乐于真如之法。我现在已经没有诸结缚，淫怒痴等毒害均

已灭尽，更不再习于这些法了，愚痴的人应当要觉知！)

那时，那位魔行天人听到这些话后，便怀着愁忧，实时在于那个地方隐没不现。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都将此因缘实事，其向世尊报告。那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所谓端正的比丘，并没有人能胜过于难陀比丘的。所谓诸根澹泊，也是难陀比丘是。没有欲心的人，也是难陀比丘；没有瞋恚，也是难陀比丘；没有愚痴，也是难陀比丘；成就阿罗汉果，也是难陀比丘是。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难陀比丘乃为一位端正，诸根寂静之故」。

那时，世尊并告诉诸比丘们而宣布说：「我的声闻当中，第一端正的人，就是难陀比丘是。诸根寂静，也是难陀比丘。」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一

大意：本经叙述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的二涅槃之界之义，而垂告比丘们，应当力求方便，以至于无余涅槃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这里有二种涅槃界之法。那二种呢？第一为有余涅槃界，第二为无余涅槃界。它为甚么叫做有余的涅槃界呢？于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比丘已灭除五下分结（身见〔有身见〕、疑、戒禁取见〔执着于不正确的戒律〕、欲贪、瞋恚），即在于彼（当处）而得证般涅槃，不再还来于此世界轮回生死，这就名叫有余的涅槃界。又为甚么叫做无余涅槃界呢？于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比丘灭尽有漏，而成就无漏，其意已解脱，已由于智慧而解脱，自身作证而自游戏于其中。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身，能如实而知道真理，这就叫做无余涅槃。对于此二种涅槃界，当求方便，以期至于无余涅槃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举出乌、举起猪的二种譬喻，佛陀说：如果有人在于闲静处作诸恶行的话，就应自悔，有如乌鸦虽食不净，然而食后却知拭嘴，以避他人嘲笑牠，反之，就如猪一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说有关于乌鸦之喻，也当会说猪之喻。你们听后要善思其意义，我当会为你们演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诸比丘们就从佛而受其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这为甚么名叫人之喻如乌鸦呢？犹如有人，在于寂静的地方，恒习于淫欲，而作诸恶行。然而到后来，便能知道羞耻，便自悔过，而向人讲说，向人陈露其所作之事。所以的缘故就是：或者被诸修梵行的人所见而被讥笑纠缠而说：『此人都习作淫欲，都作诸恶行。』他作诸恶行后，能向人忏悔其过错，自己知道羞耻，有如那乌鸦之恒患饥饿之苦，便会去食那些不净之物，食后，便随时拭嘴，恐怕有其它的乌鸦看见而

说：『此乌鸦食不净之物』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有一人在于闲静处，习作淫欲，而作不善之行，然而后来便能羞耻其行，而自己去忏悔其过错，而向人讲说陈述其所作之事。所以的缘故就是：或者被诸修梵行之人所见所识而指责说：『此人都习行于淫欲，都作诸恶行。』这就叫做为人犹如乌鸦之喻。」

那个人为甚么名叫人如猪之喻呢？如有人在于闲静之处，长久的习行于淫欲，而作诸恶行，也不会羞耻，又不自忏悔改过，反而向人自誉（夸耀自己），贡高而自用说：『我能得五欲以自娱乐，这些人们都不能得五欲的快乐。』他作此恶行后，都不知羞耻，此人就譬喻为猪之恒食不净之物，都卧于不净之中，便自跳踉（跳动的样子），而向于其它之猪那样。这也是如是的道理，如有一人习行于淫欲，而作诸恶行，也不自羞耻，又不自悔过，反而向人自誉，贡高而自用而说：『我能得五欲以自娱乐，这些人却不能得

五欲自娱。』这就名叫人如猪之譬喻。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舍弃而远离淫欲。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三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举出驴与牛之二喻，以诫诸弟子。佛陀说：比丘如不能清净诸根，如没有威仪，行止都违禁戒，遇人讥憚之时，却自诩为比丘，有如驴之偶入于牛群之中，却自称为牛，然而看牠之身，内外都没有一处似牛之样。反之，如良牛入于牛群时，自称为牛，其毛、角、耳、声，均为是牛，众牛都相来舐其体。比丘应善习诸礼节、威仪，善守护诸根，应当如牛，不可如驴。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说人类当中，有的好似驴，也有似牛的人。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思念它！」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诸比丘们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他为甚么名叫好像驴呢？如有一个人，已剃除须发，着三种法衣，由于信心牢固而出家学道。那时，那个人的诸根不定静，如眼睛看见色相时，就随起为色之想，都流驰万端。那时的眼根就不是清净，而会生诸乱想，不能克制守持，众恶都由之而普至，也就一再的不能保护其眼根。耳之闻声，鼻之嗅香，舌之知味，身之知细滑（触），都同样的道理。至于意根之知道法，也同样的随起识之病，会流驰万端。那时的意根，就不是清净，而会生诸乱想，不能克制守持，众恶普至，也是一再的不能守护其意根。并没有威仪礼节之宜，其行步进止，屈伸低仰，执持衣钵等动作时，都违背禁戒，

因此，便被那些梵行之人所见而讥弹说：『咄！（愚哉！）此愚人，那里是像沙门吗？』便取弹举而说：『如果是沙门的话，就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个人却作如是之言而说：『我也是比丘！我也是比丘啊！』犹如驴之入于牛群之中，而自称说：『我也是牛，我也是牛！』然而看牠的两耳，又不似于牛，其角也不像，尾也不似，音声也各为不同。那个时候，群牛或者会用角去抵牠，或者用脚去踢，或者用口去啮牠。现在的这位比丘也是如是，诸根都不定，如眼见色时，就会随起色之想，而流驰于万端，那时的眼根就不是清淨，而生诸乱想，不能克制守持，众恶都普至，也是一再的不能守护其眼根。耳之

听声，鼻之嗅香，舌之知味，身之了细滑（触），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意之知法，也是同样的随起识之病，而流驰于万端，那时意根就非清淨，而生诸乱想，而不能克制守持，众恶都普至，也是一再的不能护念其意根。并没有威仪礼节之宜，其行步进止，屈伸低仰，都不能执持禁戒，便被那些梵行之人所见而讥弹而说：『咄！此愚人那里像个沙门吗？』便见其弹举而说：「如果是沙门的话，就不应该是这样的！」那时，那个人却作如是而说：『我是沙门！』犹如驴之入于牛群里那样，这就叫做人像驴之喻。

那个人怎样会像牛之喻呢？如有一个人，已剃除须发，着三法衣，由于信仰牢固而出家学道。那时，那个人的诸根非常的寂定，饮食都知节，竟日（每天）都在经行用功，未曾舍离过其意之游在于三十七道品之法。如眼根看见色相时，不会起色之想，也没有流驰之念，那时，他的眼根就应当为清淨，而生诸善想，也能克制守持，不再会有诸恶，常时拥护其眼根。耳之听声，鼻之嗅香，口之知味，身之了细滑，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意根之知法境，都不会起识之病，那时，其意根就得清淨。那个人便到诸梵行人之处，诸梵行人遥见其来到后，就各自扬声而说：『善来！同学！』都会随时供养，不会使其有所缺乏，有如良牛之入于牛众之中，而自称说：『我今是牛！』而牠的毛尾、耳角、音声，都均为是牛，诸牛看见后，都会各来舐其体。这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剃除须发，着三法衣，由于信仰牢固而出家学道。那时，那个人的诸根都寂定，饮食都知节，竟日都经行用功，未曾舍离过其心意之游于三十七道品之法。如眼见色，已不起色想，也没有流驰之念，那时眼根则得清淨，而生诸善之想，也能克制守持，不再会有诸恶，都常拥护其眼根。耳之听声，鼻之嗅香，口之知味，身之了细滑，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意之知法，都不起识之病，那时的意根则得具足，这就叫做此人之像牛之喻。像如是的，诸比丘！应当要学如牛之喻，不可像如驴之喻。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四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示诸弟子有关于行十善与十恶的果报，并劝化弟子须远离恶行，而修诸善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有关于善与不善之行。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

比丘们就从佛而受其教。

世尊垂告他们说：「甚么叫做不善？甚么叫做善呢？所谓杀生就为之不善，不杀生就为之善。不与取（偷盗）就为之不善，与取（人与才取，不偷盗）就为之善。淫泆为之不善，不淫泆就为之善。妄语为之不善，不妄语就为之善。绮语为之不善，不绮语就为之善。两舌为之不善，不两舌就为之善。斗乱彼此（恶口）为之不善，不斗乱彼此（不恶口）就为之善。贪他人的一切（贪欲）就为之不善，不贪他人的一切就为之善。起瞋恚心为之不善，不起瞋恚心为之善。邪见（愚痴）为之不善，正见就为之善。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行此恶行的话，就会堕入畜生、饿鬼、地狱之中。假若行善的话，便会生在于人中、天上。以及诸善趣的阿须伦（阿修罗，非天）之中。因此之故，应当要远离恶行，而修习善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五

大意：本经叙述有八邪道与八正道之二种微妙之法。并劝人应善念讽诵，不可有懈怠，以免后悔也来不及！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当与你们讲说微妙之法，所说的，乃为初也善，中也善，至竟也善（始终都是说胜善之法），为有义、有味，能得修习具足梵行之法，所谓二法是。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思念其义，我当会与你们具足而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诸比丘们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甚么为之其二法呢？，所谓邪见与正见，邪治（不正确的思想，邪思惟）与正治（正思惟），邪语与正语，邪业与正业，邪命与正命，邪方便（不正确的努力）与正方便（正精进），邪念与正念，邪三昧与正三昧（正定），这就是比丘之名叫二法。我现在已经给与你们讲说此二法，如来所应做的，现在都已作到完满了。你们应善念、讽诵，千万不可有懈怠，现在如果不努力去行的话，后悔就来不及哩！」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六

大意：本经叙述贪淫、瞋恚、愚痴之消灭道尽为之烛明，八正道就是由于烛明而趣道之业。并劝弟子们不可懈怠，以免后悔。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烛明之法，也当说由于烛明而趣道之业。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那时，世尊垂告诸比丘们说：「彼为甚么名叫烛明者呢？所谓贪淫、瞋恚、愚痴之灭尽是。彼为甚么叫做由于烛明而趣道之业呢？所谓正见、正治、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精进）、正念、正三昧（正定），这就是由于烛明而趣道之业。我已为比丘们讲说烛明之法，也说由于烛明而趣道之业，如来所应做的，现在都已做完。你们应善念、讽诵、不可有懈怠，现在如果不行的话，恐后悔会来不及哩！」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乃用忍与思惟之二力，去降魔，而成就正觉的，比丘也应修此二力，以便成就果位，以致于得证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力。甚么为之二力呢？所谓忍力、思惟力是。假如我没有此二种力的话，终皈不能成就无上正真的等正觉。其次，如果没有此二力的话，终皈不能在于优留毗的地方，修持六年之苦行（位于佛陀成道处之南，沿尼连河一哩余。佛陀未成道前，就是在此修持苦行的。）也不能降伏魔怨，而成就无上正真之道，而坐于道场（坐道场就是入于正道之场，也就是成佛作祖）。由于我有了此忍力、思惟力之故，便能降伏魔众，而成就无上的正真之道，而坐于道场。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应精勤努力）去修习此二种力，所谓忍力与思惟之力，这样的话，便能成就须陀洹道（入圣流。初果）、斯陀含道（一来、二果）、阿那含道（不还，三果）、阿罗汉道（应供，四果），会在于无余的涅槃界而般涅槃（寂静，解脱）。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八

大意：本经叙述阿那律尊者为了闍拔咤梵志开示天眼，以及无上的智慧眼的妙用与修法。诸天和佛，均赞叹阿那律之能干。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阿那律尊者住在于拘尸那竭国的本所生处（阿那律的往昔曾经出生于其处的地方）。那时，释（帝释天）、梵（梵天）、四天王，以及五百位天人，并及二十八位大鬼神王，便往至于阿那律尊者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住在于一边。又用此偈称叹阿那律而说：

归命人中上 众人所敬奉 我等今不知 为依何等禅

（我们要皈命人中的上人，为众人所敬奉的您！我们现在不知您到底是依于何等禅的呢？）

那时，有一位梵志名叫闍拔咤，是梵摩喻的弟子。此人也到阿那律尊者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那位梵志问阿那律说：「我往昔在王宫出生，未曾闻到这种自然之香（生活在王宫，最豪华之处，也没有这种香气）。到底是有那种人降至于此人间，是否为天？为龙？或者是鬼神？是人、非人吗？」

那时，阿那律回答梵志说：「刚才有帝释天、梵王、四天王，以及五百名天人，并有二十八位大鬼神王，来到我这里，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在于一边而住。曾以此偈来叹称我而说：

自归人中上 众人所敬奉 我等今不知  
为依何等禅

（我们要自归命于人中的上人，被众人所敬奉的您！我们现在都不知您到底是依于那一种禅定的呢？）」

梵志问而说：「到底是为甚么缘故，我现在却看不见他们的形体呢？释、天、四天王到底是在于那里呢？」阿那律回答说：「因为你并没有天眼之故。因此之故，才会看不见帝释天、梵王、四天王，以及五百位天人，和二十八位大鬼神王的。」梵志问而说：「假如我能得天眼的话，是否能得看见在这里的这些帝释天、梵王、四天王，以及二十八位大鬼神王吗？」

阿那律回答说：「倘若当得天眼的话，便能得见帝释天、梵王、四天王、以及五百位天人，并二十八位大鬼神王的。然而，梵志！这种天眼那里足够为奇呢？有一位梵天，名叫千眼，他看见此千世界的事，有如有眼之士之在于他自己的手掌中观看其宝冠那样的明显的。这位梵天也是如是，他看见此千世界时，都没有罣碍，然而这位梵天却不能自见其身所著的衣服。」

梵志问说：「为甚么缘故，千眼梵天乃不能自见其形体所著的服饰呢？」阿那律说：「由于那位梵天并没有无上的智慧之眼之故，因此之故，不能自见其自身所著的服饰的。」梵志问说：「假如我能得无上的智慧眼的话，是否能看见此身所著的服饰吗？」阿那律说：「如果能得无上的智慧眼的话，就能看见自己的形体所著的服饰的。」

梵志请愿说：「愿尊者您，为我演说极妙之法，使我能得无上的智慧之眼！」阿那律说：「你有持戒吗？」梵志问说：「甚么名叫戒呢？」（戒到底是甚么？）阿那律说：「不作众恶事，不犯非法，就是戒。」梵志听后，首肯而回答说：「像这样为之戒的话，我乃堪以奉持如此之戒的。」

阿那律说：「梵志！你现在应当奉持禁戒，不可以失去其毫厘，也应该除去憍慢的结缚，不可以执计吾我染着之想。」这时，梵志又问阿那律说：「甚么是吾？甚么是我？甚么叫做憍慢之结呢？」

阿那律回答说：「所谓吾，就是神识，所谓我，就是形体之具。在于此里面起识而生吾我的话，就名叫做憍慢之结。因此之故，梵志！应当要求方便（精进努力），去除此诸结。像如是的，梵志！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梵志听尊者的教训后，即从座起，礼拜阿那律的双足，环遶其身体三匝后离去。还未回到其所在的地方，在于中途，思惟所听到的教义，其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净（能看透真理的眼）。

这时候，有一位天神，从前曾经和这位梵志为亲友，这位天神知道梵志的心中已得证诸尘垢都尽，已得法眼清净。就在于其时，这位天神便往至阿那律尊者所住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住在于一边。就用此偈叹称阿那律而说：

梵志未至家 中道得道迹 垢尽法眼净 无疑无犹豫

（闍拔咤梵志皈去后，还未到其家，就在于中途得道迹〔证道的正事迹〕，他的尘垢已尽，而得法眼清净，已没有疑惑，已没有犹豫了〔决定入道，已不迷惑〕。）

那时，阿那律尊者又用偈告诉该天神说：

我先观彼心 中间应道迹 彼人迦叶佛 曾闻此法教

（我刚才曾经观察过那位梵志的心，知道他在回皈的途中，必定会契应于道迹。那个人在于迦叶佛时，曾经听过此法教的。）

那时，阿那律尊者，就在于当时离开那个住处，就在于人间中游历，渐渐的至于舍卫国，而到达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住在于一边。那时，世尊其用法语垂告阿那律。阿那律受佛的教训后，就从座起，以头面礼佛之足后，就退下而去。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我的声闻的弟子当中，得证天眼第一的人，就是所谓阿那律比丘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二九

大意：本经叙述诸比丘们不知罗云（罗睺罗）比丘为甚么奉修禁戒，小戒也不触犯，然而仍然是有漏心的人，并不得解脱。佛陀乃垂示而说：具足禁戒，诸根成就，诸结使（烦恼）将会逐渐而尽，届时便能得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罗云尊者（罗睺罗，译为覆障，为佛未出家时之子，为密行第一的尊者），乃是一位奉修禁戒，并没有所触犯的人。他对于小小的罪，尚且会远避，更何况为大罪之戒，怎么会去冒犯呢？虽然如是，但是却不能得证有漏心解脱。那时，众多的比丘，便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在于一边而坐。当时，众多的比丘白世尊而说：「罗云比丘乃为一位认真的奉修禁戒，并没有所触犯的比丘，然而仍然如故，并不能得证有漏心之解脱，这是甚么缘故呢？」（有漏心不解脱）。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具足禁戒法 诸根亦成就 渐渐当逮得 一切结使尽

（具足禁戒之法，诸根也成就〔六根清净〕，就能渐渐的当会逮得一切结使之灭尽〔有漏心解脱〕。）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难陀涅盘鸟 驴不善有二 烛及忍思惟 梵志及罗云

1.难陀，2.涅盘，3.鸟喻，4.驴喻，5.6.有关于不善与善的有二经，7.烛明，8.忍力思惟力，9.梵志，10.罗云。）

概要：首先为罗睺罗讲说安般法（数息观）而劝修四无量心，依次说明佛与转轮圣王、辟支佛、漏尽阿罗汉之出现之难，烦恼与不烦恼，邪见与正见，引顶生王之耽于欲爱之故事以为诫，善恶二知识，周利盘特与舍利弗之教化世典婆罗门，阿闍世王被提婆达多之诱而杀王等事。

### 一三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垂示罗睺罗修持安般之法（数息观），罗睺罗比丘依教奉行，终于自证阿罗汉果，而获佛的赞许。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到了食时，即着衣持钵，带罗云（罗睺罗）进入舍卫城去分卫（乞食，乞得的食物，分施给僧尼而卫护，使其安心修道）。那时，世尊向右旋顾（回头向右而看）而对罗云说：「你现在应当观察色阴为无常的。」罗云说：「如是！世尊！色为无常的。」世尊又垂

告说：「罗云！痛（受）、想、行、识，均为是无常的（色阴为肉体，受想行识之四阴为情神）。」罗云回答说：「如是！世尊！痛（受）、想、行、识，均为是无常的。」

这时，罗云尊者又作如是之念：这到底是有甚么因缘，现在刚向城内，欲去分卫（乞食）之时，而在于道路上，为甚么缘故世尊乃当面教诲于我呢？现在应该回归所住之处，不应该入城去乞食。

那个时候，罗云尊者就在于中途回到祇桓精舍，持衣钵（放置衣钵）后，到了一树下，在那里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结跏趺之坐，专精一心（贯注精神），念色阴为无常，念痛（受）、想、行、识为无常。那时，世尊在于舍卫城乞食完毕，食后，即在祇桓精舍自行经行（漫步思念），渐渐的至于罗云之处。到后，对罗云说：「你应当修习安般之法（数呼吸之出入，以定止其心的方法，为数息观），修行此法的话，所有的愁忧之想，都当应除尽。你现在又当修行恶露不净之想，所有的贪欲都统统把它除灭。你现在，罗云啊！应当修行慈心！已经修行慈心，则所有的瞋恚都均予除尽。你现在，罗云啊！应当修行悲心！已修行悲心后，所有的害心统统会当除尽。你现在，罗云啊！当修行喜心！已修行喜心后，所有的嫉心都当除尽。你现在，罗云啊！应当修行护心（舍心）！已修行护心之后，则所有的憍慢都当除尽。」

那时，世尊对罗云而说此偈说：

莫数起着想 恒当自顺法 如此智之士 名称则流布  
与人执炬明 坏于大闇冥 天龙戴奉敬 敬奉师长尊

（不可以常常起着想，应恒常的自顺于正法；像如此的有智慧的人，名称就会流布于各处。执持炬明给予人，而能坏灭大闇冥的话，则会被天龙所奉戴而尊敬，会敬奉如师长之尊那样。）

这时，罗云比丘就用如下之偈回答世尊说：

我不起着想 恒复顺于法 如此智之士 则能奉师长

（我会努力于不起着想，又会遵顺于正法，像如是为有智之人的话，乃能奉敬

师长您！)

那时，世尊作如是的教敕之后，便舍离其处，就还皈静室。这时，罗云尊者又作如是之念：现在应该怎样的修行安般（数息观），怎样的除去愁忧，而没有诸想呢？当时，罗云就从座起，便到世尊之处。到后，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在一面而坐。须臾则退坐，而白世尊说：「要怎样修行安般（数息观），怎样除去愁忧，而为没有诸想，而获大果报，得甘露之味呢？」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罗云！你乃能在于如来之前作狮子吼（请问正确），而问如此之义『怎样修行安般（观呼吸），而除去愁忧，而为没有诸想，获大果报，得甘露味？』罗云！你现在要谛

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之义，我当会为你其为分别解说。」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尊者罗云就从世尊受教。

世尊垂告而说：「是这样的，罗云！如有比丘喜乐在于闲静而没有人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结跏趺而坐，并没有其它的异念，系其心在于鼻头，出息长时知道其息为长（呼气尽量使其为长），入息长时也知道其息为长（吸气尽量使其为长）。出息短时，也知道其息为短（呼气尽量使其为短），入息短时也知道其息为短（吸气尽量使其短）。出息为冷之时也知道其息为冷（呼气冷时觉知为冷，专心一意不思其它事），入息为冷时也知道其息为冷（吸气冷时觉知为冷，专心一意不思其它事，以下均同此理）。出息暖时也知道其息为暖，入息暖时，也知道其息为暖。尽观身体的入息与出息，都均能知觉。有时有息，也会知道为有息，有时无息，也会知

道为无息（禁气）。如息乃由心中出来的话，也会知道为从心中出来，如息乃从心而入去时，也会知道从心而入。像如是的，罗云！能修行安般（数息，观息）的话，就不会有愁忧恼乱之想，而能获大果报，而能得甘露味。」

那时，世尊具足给与罗云讲说微妙之法后，罗云乃从座起，礼佛双足后，达佛身边三匝，然后离去。他到了安陀园，在一株树下，正身正意，结跏趺而坐，没有其它的余念，系心在于鼻头，其出息长时，也知道其息为长，入息长时，也知道其息为长，出息短时，也知道其息为短，入息短时，也知道其息为短，出息冷时，也知道其息为冷，入息冷时，也知道其息为冷；出息暖时，也知道其息为暖，入息暖时，也知道其息为暖。都尽观其身体之入息、出息，统统知道。有时为有息，也会知道为有息，有时无息，也会知道其息为无。如果其息乃从心而出的话，也会知道其息乃由其心而出，如果其息乃从其心而入的话，也会知道其息乃从其心而入。

那个时候，罗云用功去作如是之思惟后，其欲心便得解脱，便再也不会会有众恶。首先是有觉（有寻，粗想）、有观（有伺，细念），而念持喜安，而游止于初禅（进入初禅的功行，离生喜乐）。其次为有觉、有观已息止，内自欢喜，专其一心（专心一意），而为无觉、无观（无寻、无伺），由三昧之念之喜（由定所生之喜乐），而游止于二禅（进入二禅的功行）。更进而为也没有喜念，而自专觉知身乐（离喜之妙乐），如诸贤圣常所求护的喜念，而游止于三禅（入于三禅的功行）。再进而为：他的苦乐都已灭，已没有愁忧，没有苦，没有乐，而谨念清净（舍念而清净），而游止于四禅之中。

他用这种三昧（禅定），其心清净而没有尘秽，身体柔软，而知道所从来，能忆知宿命所作的，自识其宿命之无数劫前之事。也知道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

十生、百生、千生、万生、数十万生、成劫、败劫，无数的成劫、无数的败劫，亿载（亿年）不可计之劫，在这些劫数之中，我曾经生在于某某地方，名叫某某，姓为某某，食的就是如此之食（某一生，曾吃某某食），所受的如此的苦乐（那一生吃过甚么

苦乐事），寿命之长短，彼终而生此，此终而生彼（生在彼处的生命终了后，再生在此，此处的生命完了后，再生于彼处）等事。他用此三昧，而得心清净，而无瑕秽，也没有诸结。也知道众生所起之心，他又用天眼清净无瑕秽，去观众生之类之生者、逝者，或为善色、恶色，善趣，恶趣，或者为好，或者为丑，和所行所造等事，都能如实而知。

或者有众生，其身行恶，口也行恶，意也行恶，也诽谤贤圣，而行邪见，造邪见之行之后，其身坏命终之时，堕入于地狱之中之事。或者又有众生，其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而不诽谤贤圣，都恒行正见，而造正见之行，其身坏命终之后，往

生于善处的天上界。这叫做天眼清净无瑕秽，而观众生之类，对于那些生者、逝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或为好，或为丑，或者其所行、所造的，这些一切的一切，都能如实而知。又更施意，而成就灭尽漏心。他也观察此为苦（一切都是苦的，苦谛），而能如实而知。又观察苦之集（苦的来源为烦恼，集谛），也知道苦之尽（苦尽而寂灭，灭谛），也知道苦之出要（怎样脱离苦的法，道谛），都能如实而知。他乃以作如是之观，而得欲漏心解脱（解脱欲漏之心），有漏心、无明漏心，也同样的得解脱。已得解脱之后，便得解脱之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知道。这时，罗云尊者便成就阿罗汉果。

那个时候，罗云尊者已经成就阿罗汉果后，便从座起，更整其衣服，就往诣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在于一边而住，而仰白世尊说：「我所求的已得证，诸漏都已除尽了。」

那时，世尊，乃告诉诸比丘们说：「诸得证阿罗汉果的人，并没有人能跟罗云相匹等的。如论有漏之尽，也是罗云比丘是。论持禁戒的人，也是罗云比丘是。所以的缘故就是：诸过去的如来、等正觉，也有如此的罗云比丘，而欲言佛子，也是罗云比丘是。是亲从佛生，是法之上的比丘！」

那时，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声闻当中的第一弟子，能持禁戒的人，就是所谓罗云比丘是。」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具足禁戒法 诸根亦成就 渐渐当逮得 一切结使尽

（具足受持禁戒之法，诸根也已成就，渐渐的当会逮得一切的结使〔烦恼〕都已灭尽）。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七完

## 增阿含经卷第八

### 一三一

大意：本经简述一位如来，一位转轮圣王之出现于世间之事，乃为非常的难得之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人的出现于世间，乃为非常的难得之事。那二种人呢？第一就是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之出现于此世间，乃是非常难得之事；第二就是转轮圣王之出现于世间，乃是非常难得之事。此二种人之出现于此世间，实在是非常难得之事。」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二

大意：本经简述一位辟支佛和一位漏尽的阿罗汉之出现于此世间，乃为非常难能可贵的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人之出现于世间，乃是非常难得之事。那二种人呢？第一就是所谓辟支佛之出现于世间之事，乃为非常难得的一件事。第二就是如来的弟子之漏尽阿罗汉之出现于世间之事，乃为非常难得之事。这就是所谓的，比丘们，此二种人之出现于世间，乃为非常难得之事。」（辟支佛为独觉，不论有佛无佛出世时，能独自觉悟真理而得解脱的人，阿罗汉通常都是听佛教导而得解脱的人）。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三

大意：本经简述有二种为烦恼之法，那就是**1.常作众恶事**，而**2.不造善行**。此二法为世间二种烦恼法，比丘应当觉知此为烦恼法，也应觉知不烦恼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法，在于世间里，为非常烦恼的一件事。那二种法呢？第一就是所谓作众恶之本，而起诸怨嫌，第二就是又不造善行诸德之本，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此二种法，为非常的烦恼之事。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觉知这些烦恼法，也应觉知不是烦恼之法（和烦恼法相反的就是不烦恼法）对于诸烦恼之法，当应思念其断除，对于不烦恼之法，就应常念修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四

大意：本经叙述具有邪见的众生，其身、口、意三业都行诸恶，并不值得可贵的。有如苦果子，虽然植在于良田里，也是苦的，乃为人所不喜爱的。因此，当除邪见，而修习正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具有邪见的众生，其所念、所趣的，以及其余的诸行，其一切的一切，都不值得可贵，为世间的人民所不贪乐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邪见而不善之故。」

犹如诸苦菓的种子，所谓苦菓、苦参子、葶苈子、毕地盘持子，（均为苦味的食物），以及其余的诸苦的种子，将这些诸种子种植在于良地里，然后生出来的苗，仍然是一样的，都是属于苦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种子之本乃为苦的之故。这些邪见的众生也是如是，其所作的身行、口行、意行，和其所趣，所念的，以及其诸恶行，一切的一切，都不值得可贵的，为世间的人民所不贪乐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邪见不善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除去邪见，而习行于正见。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五

大意：本经叙述有正见的众生，其所念、所趣的一切，均为值得可贵的，有如甘美的果子，把它种植在于良田，其所生的果实，均为是甘美，均为被人所喜爱，因此，当习于正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具有正见的众生所念、所趣的，以及其余的诸行，其一切的一切，都是值得可贵可敬的，为世间的人民所可贪乐之事。为甚么呢？因为其正见为妙之故。」

犹如诸甜的菓那样，如甘蔗、如蒲桃的菓子，以及一切诸甘美的菓子，有人修

治良地，而取这些菓子去种植在其良地里，然后所生的子，均为是甘美，均为是人所贪乐的那样。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菓子之本乃为甘美之故。此正见的众生，也是如是，其所念、所趣，以及其余的诸行，其一切的一切，均为是可贪乐，世间的人民没有不喜乐的。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其正见乃为妙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习行正见。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六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兴起爱欲之想的话，就会生爱欲，会长夜习行而不厌足。佛陀举出其往昔为顶生转轮王时，因贪得无厌，而致于败德、堕落的本生谭为例，叫人不可兴起贪欲之心。如果欲求厌足的话，就应从贤圣的智慧中去求。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阿难尊者在于闲静之处，独自一人在思惟，便生起如是之念：诸有众生民众，都由于兴起爱欲之想，而便生欲爱，昼夜都在习行此爱欲，并没有厌足。

那时，阿难尊者到了向暮之时，即从座起，着衣正服（整一整其所穿的法衣），便到了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阿难尊者白世尊说：「弟子刚才在闲静之处，便生如此之念：诸有众生，都由于兴起欲爱之想，便生欲爱，而长夜都习于爱欲，并没有厌足。」

世尊告诉他道：「如是！阿难！如你所说的，诸有人民，都由于兴起欲爱之想，便增其欲爱之想，长夜习行，而不知其厌足。所以的缘故为何呢？阿难！在往昔的过去世之时，有一位转轮圣王，名叫顶生，乃以王法去治化，并没有奸罔（奸诈），七宝都成就。所谓七宝，乃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就是所谓的七宝。又具有千子，都为勇猛强壮，能降伏诸恶，而统领四天下，均不加上刀杖。阿难！你应当要知道！那时，顶生圣王，曾生此念：我现在拥有此阎浮提（南瞻部洲）之地，人民都很炽盛，有好多的珍宝。我也曾经从耆年长老之处听到如下之事：『西方有瞿耶尼（西牛货洲）的国土，人民都很炽盛，也有很多的诸珍宝。』我现在应该去统领其国土为是。阿难！那个时候，顶生王生起此念后，就率领四部之兵（象、马、车、步等军队），从此阎浮地消没，便往至于瞿耶尼之土。

那时，那个国土的人民看见圣王之来临，都均趋前去奉迎，都礼跪问讯而说：『善来！大王！现在的此瞿耶尼国，人民都炽盛，唯愿圣王您！当在于这个地方治化诸人民，使其能顺从王法之教！』阿难！那时，顶生圣王就在于瞿耶尼统领其人民，乃经过数百千年。

这时，顶生圣王又在于其余之时（有一个时候），便生如下之念：我现在拥有阎浮提，人民很炽盛，有好多的诸珍宝，亦雨七宝（天降七宝），乃至于膝处。现在又有此瞿耶尼，人民也很炽盛，也有很多的珍宝。我也曾经从长年处闻（从长年耆之人处听过）：『又有弗于逮（东胜身洲），人民也很炽盛，也有很多的珍宝。』我现在应当前往去统治那个国土，以王法去治化。阿难！那时，顶生圣王刚生此念，就率领四部的兵队，从瞿耶尼消没，便往至于弗于逮。

那个时候，那个国土的人民，看见圣王之来临，都均趋前去迎接，都礼跪后问讯，都异口同音而作如是之语而说：『善来！大王！现在我们的此弗于逮，乃为人民炽盛，多有诸珍宝（有好多的珍宝），唯愿大王当在于此地治化诸人民，使人民都能从法教化！』阿难！那时，顶生圣王就在于弗于逮统领人民，曾经过百千万岁。

当时，顶生圣王又在于其余之时，便生如是之念：我在于阎浮提（南瞻部洲），人民都很炽盛，有好多的珍宝，天空也降七宝，乃至于我的膝处。现在又有此瞿耶尼（西牛货洲），人民也很炽盛，也多有诸珍宝。现在又再有此弗于逮国（东胜身洲），人民也非常的炽盛，也同样的有了很多的珍宝。我也曾经从耆年长老之处听过如下之语：『又有一个地方，名叫郁单越（北俱卢洲），人民也很炽盛，也有很多的珍宝，所为都很自由，并没有固守者。那边的人的寿命，不会中途夭折，都为正寿千岁（活到千年）。在那个地方寿终之后，必定会往生于天上，不会堕于其余之处。都穿劫波育衣（劫贝，棉花树的花絮所织的衣），食的是自然天生的粳米。』我现在应当前往去统领那边的国土，以王法去治化。

阿难！那时，顶生圣王刚生此念后，就带领四部兵队，从弗于逮（东胜身洲）消灭，便往至于郁单越（北俱卢洲）。大王遥见那个国土乃为郁然青色，看见之后，便问左右的大臣说：『你们普遍的看见此国土之郁然青色吗？』回答说：『唯然！

（是的）曾看见。』大王告诉群臣说：『这乃是柔软的草，其软如天衣，并没有不同。这些诸位贤者都常在此而坐。』又再作小小的前行之时，曾遥见那些土地都是晃然黄色，便告诉诸臣说：『你们普见此土都是晃然黄色与否呢？』回答说：『统统都看见过。』大王说：『这名叫自然的粳米，这里的诸贤者们，都恒食此食物，你们现在也当食此粳米了。』

那时，圣王又作小小的前进，又看见那个地方的土地均为是平正，并遥见高台，显望殊特，乃又告诉诸大臣们说：『你们是否看见此土地普遍都是平正吗？』回答说：『如是！都统统看见。』大王又说：『此名劫波育树（棉花树）之衣，你们也可以穿着此种树衣了。』

阿难！那时，那个国土的人民看见大王之来临时，都起而趋前去迎接，都礼跪问讯，异口同音的作如是之语而说：『善来！圣王！此郁单越的人民乃很炽盛，也有好多的珍宝。唯愿大王当在这里治化诸人民，使大家都能从王法之教！』那时，阿难！顶生圣王就在于郁单越统领其人民，乃经过百千万岁。

这时，顶生圣王又在于其余之时，便生此念：我现在有阎浮地（南瞻部洲），人民很炽盛，有很多的珍宝，天空也降下七宝，乃至于我的膝处。现在又有此瞿耶尼（西牛货洲），也有弗于逮（东胜身洲），以及此郁单越（北俱卢洲），人民都很炽盛，都有很多的珍宝。我也曾经从耆年长老之处听到：『有三十三天（忉利天），为快乐无比的好地方，其寿命极为长久，衣食都自然而有，有玉女营从（随侍左右），不可以算得出之多。』我现在当往去统领那个天宫，以王法去治化为是。

阿难！那个时候，顶生圣王刚生此念之后，就率领四部兵队，从郁单越消灭，便往至于三十三天上。那时，天帝释曾经遥见顶生圣王之来到，便作如是之语而说：『善来！大王！可就此坐下。』当时，阿难！顶生圣王就和释提桓因（帝释天）同一处所而坐下来。二人乃共坐一处，不能分别。他们的颜貌与举动，以及言语声响，都同一而不异。阿难！那时，顶生圣王在那个地方，乃经过数千百岁，然后，就生起如是之念：我现在有阎浮提，人民很炽盛，也有很多的珍宝，天空也降下七宝，乃至于我的膝处。也拥有瞿耶尼，又有弗于逮，又有郁单越，人民都很炽盛，也都有很多的珍宝。我现在又到此三十三天，我现在应该可以杀害这位天帝释，那时便能在乎这里独自去王领诸天。阿难！那时，顶生圣王刚生此念，实时在于其座上，自然的退堕，而至于阎浮的里地，以及四部兵队，也同样的统统堕落。

那时，也失去了轮宝，不知到那里去。至于象宝、马宝，也同时命终，珠宝则自然的灭尽，那些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们，都统统命终正寝。

那时，顶生圣王，其身染得重病，诸王的宗族亲属们，都统统如云之普集，都来问讯大王之病而说：『大王！要怎样呢？倘若万一大王命终之后，有人来问如下之义时：顶生大王临命终之时，有何言教？（大王将逝世之时，有甚么遗言？）倘若有人问起此事之时，应当要怎样的回答他呢？』顶生圣王回答说：「倘若我命终，在我命终之后，若有人来问的话，就这样的回答他好了：顶生王此人，统领而有此四天下，还为不满足，又至于三十三天，在那个天上经过数百千岁，其心犹生贪欲，而欲害天帝，因此，便自堕落，而取命终。」

阿难！你现在不可以怀有狐疑之心。那个时候的顶生王，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此观念，所以的缘故就是：那时的顶生王，正正就是我身之故。那个时候，我曾经领统此四天下，以及至于三十三天，在于五欲当中，并没有厌足。阿难！应当要以此方便，而证知所趣才是：兴起贪欲心的话，定会愈增其倍的欲想，会在于爱欲当中，不会有厌足的一天。如果欲求厌足的话，就应当从圣贤的智慧当中去求才是！」

那时，世尊在于大众当中，便说此偈而说：

贪淫如时雨 于欲无厌足 乐少而苦多 智者所屏弃  
正使受天欲 五乐而自娱 不如断爱心 正觉之弟子  
食福经亿劫 福尽还入狱 受乐诘几时 辄受地狱痛

（贪淫，则有如时雨那样，对于欲乐并不会有厌足的一天；实在是乐少而苦多之事，是有智慧的人所屏弃的。）

（假如享受天欲，以五乐而自娱乐，也不如断除爱欲之心的正觉的弟子。食福〔享受福分〕经过亿劫之久，而福尽气消之时，还是堕入于地狱里，享受快乐诘料〔难道〕有几时，还是辄受地狱的苦痛！）

因此之故，阿难！应当要以此方便，而觉知欲的利害，而去掉其欲，永远不兴起其想为是。当应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欢喜而奉行！

### 一三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对生漏婆罗门开示而说：观恶知识，有如月之向于尽，观善知识，有如月之盛满。应当学习如新月之渐趣于盈满。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有一位名叫生漏的婆罗门，曾到了世尊之处，到后，共相问讯，然后退在一边而坐。这时，生漏婆罗门白世尊说：「应该要怎样去观察恶知识之人呢？」世尊告诉他说：「应当如观看月亮那样。」婆罗门说：「应当要怎样去观察善知识呢？」世尊告诉他说：「应当如观看月亮那样。」婆罗门说：「沙门瞿昙现在所说的，乃略说其要而已，并未解释广义，唯愿瞿昙您，能广普的说其义，使未了解的人能得了解！」世尊告诉他说：「婆罗门！你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广演其义。」婆罗门回答说：「如是！瞿昙！」生漏婆罗门就从佛而受教。

世尊告诉他说：「婆罗门！犹如月未（月底）之月亮那样。其昼夜之周旋，则唯有看到其损，未见其为盈，因为它，乃减损之故。或者又有时，月亮不现，而不得看见的，这也是如此的道理的。婆罗门！如果为恶知识的话，则经历昼夜，渐渐没有信，没有戒，没有闻，没有施，没有智慧。他乃由于没有信，没有戒，没有闻，没有施，没有智慧之故，那个时候的恶知识，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堕入于地狱之中。因此之故，婆罗门！我现在乃说这些恶知识，犹如月末之月亮那样。」

婆罗门！犹如月亮初生之时，随所经过的日夜，其光明会渐增，会稍稍的盛满，便在于十五日之夜，会具足盛满，一切众生，没有不看到的。像如是的，婆罗门！如为善知识的话，经历日夜，会愈增益其信，增益其戒、闻、施，以及增益其智慧。他由于增益信与戒、施、闻，及智慧之故，那时的善知识，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天上的善处。因此之故，婆罗门！我现在乃说此善知识所趣的，犹如月亮的盛满那样。」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若人有贪欲 瞋恚痴不尽 于善渐有减 犹如月向尽

若人无贪欲 瞋恚痴亦尽 于善渐有增 犹如月盛满

（如果有人贪欲、瞋恚、愚痴都不灭尽的话，则对于善来说，乃会渐渐有减的，有如月亮之向于消尽那样的。假如有人。并没有贪欲，其瞋恚、愚痴也灭尽的话，则对于善来说，乃为渐渐的有增，犹如月亮之盛满那样。）

因此之故，婆罗门！应当学习如月初那样！」

那时，生漏婆罗门白世尊说：「善哉！瞿昙！犹如屈曲的人得以伸直，暗冥的人得以看见光明，迷路的人得以看见其应走之路，在于暗冥当中燃起光明，这也是如是。沙门瞿昙乃用无数的方便法为我讲说。我现在要自归依世尊，以及皈依法，皈依众僧，自今以后，听允我为一位优婆塞，我会尽形寿，受持不杀生等禁戒！」

那时，生漏婆罗门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三八

大意：本经叙述分别善与恶之知识之法。会常自贡高，毁谤他人的话，就名叫恶知识法。不自贡高，不毁谤他人的话，就名叫做善知识之法。对于恶知识之法应当共同远离，对于善知识法，就应当念念不忘而共修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善知识之法，也。当说恶知识之法。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真义。」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则从佛受教。

世尊垂告而说：「它为甚么名叫恶知识之法呢？比丘们！于是（是这样的）：恶知识的人便会生起此念：我乃出身在于豪族当中，然后出家学道的，其余的比丘都为卑贱之家所出身，然后出家的。就这样的依他自己的姓望（豪族），而毁谤其余的人，这就是名叫恶知识之法。」

又次，恶知识的人，便生此念：我乃极为精进，而奉诸正法，其余的比丘都是

不精进于持戒的。他就又用此义，去毁谤别人，而自贡高，这就叫做恶知识之法。

又次，恶知识的人，又会作如是之念：我对三昧已成就，其余的比丘并没有三昧（禅定），心意都错乱，而不能一定（不定止于禅定）。他乃依于此三昧，常自贡高，而毁谤其它的人，这就名叫恶知识之法。

又次，恶知识的人，又会作如是之念：我乃为智慧第一，这些其余的比丘，都没有智慧。他乃依于此智慧，而自贡高，而毁谤别人，这就叫做恶知识之法。

又次，恶知识的人，又会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常得饭食、床褥、卧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而这些其余的比丘都不能得此供养之具。他就是依靠这些利养之物，而自贡高，而毁谤别人。这就名叫恶知识之法。这些事就是所谓的，比丘们！就是恶知识的人所行的这些邪业。

它为甚么为之善知识之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善知识的人并不会作如是之念：我乃在于豪族之家庭出生的，这些其余的比丘并不是豪族之家出身的。善知识会以自己之身与他人并没有不同，这就叫做善知识之法。

又次，善知识的人不会作如是之念：我现在严谨的持守禁戒，这些其余的比丘并不持守戒行。会以自己之身和他人并没有增减（都一样）。善知识乃依此守戒而不自贡高，不毁谤他人。这就是，比丘！叫做善知识之法。

又次，比丘！善知识的人并不会作如是之念：我对于三昧（禅定）已成就，这些其余的比丘，其意都乱而不定。会以自己之身和他人并没有增减。善知识就是依此三昧而不自贡高，也不毁谤他人。这就是，比丘！名叫善知识之法。

又次，比丘！善知识之人并不会作如是之念：我对于智慧已经成就，这些其余的比丘并没有智慧。会以自己之身和他人并没有增减。善知识乃依此智能而不自贡高，也不毁谤他人。这就是，比丘！名叫善知识之法。

又次，比丘！善知识的人并不会作如是之念：我能得衣服、饭食、床褥、卧具，以及疾病时的医药，这些其余的比丘并不能得衣服、饭食、床褥、卧具，以及疾病时的医药。会以自己之身和他人并没有增减。善知识乃依此利养而不自贡高，也不毁谤他人，这就是，比丘！就是名叫善知识之法。」

那时，世尊讲后，又对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已经给你们分别恶知识之法，也再与你们演说善知识之法了。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对于恶知识之法，就应当共同远离，对于善知识之法，应该常念而共同修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三九

大意：本经叙述周利盘特迦，以及舍利弗二人降伏世典婆罗门之事。里面不但以教理去降伏，也用神变不可思议之力去降伏世典婆罗门。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锡在于释翅尼拘留园（释迦族的无节树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国内的豪贵的诸大释迦种族的人，计为五百余人，欲有所议论，都

集在于普义讲堂内。那时，有一位名叫世典的婆罗门，曾往诣释种所集合的场所，而对于那些释种们说：「你们以为如何呢？诸位释种们！这里面是否有沙门、婆罗门，以及世俗的人，能和我共论议的人吗？」

那时，众多的释种回答世典婆罗门说：「在此里面，现在有二人，为高才博学，都居住在于迦毗罗越国（妙德城，现在的尼泊尔国）。那二人呢？一名叫做周利盘特比丘（译为小路，小传在弟子品），二名就是瞿昙，为释迦种族出身的如来、至真等正觉（指释迦世尊）。在此大众当中之人乃为少知而无闻，也没有智慧，言语都丑陋，不能分别去就（应取或应舍之事，都认不清楚），实在不能和盘特比丘相提并论的。又此迦毗罗越一国之中的人，都无知无闻，也没有智慧，为人都丑陋，多作诸秽恶之业，都不能和这位瞿昙相提并论的。你现在可以去和他们共论议，假若婆罗门您，能和他们二人论议而得胜的话，我们这五百余人，便会当应供养您随时所须要之物，也当会有相惠给您千镒的纯金（一镒为二十四两）。」

那时，那位婆罗门便生如此之心：此迦毗罗越的释种，个个都很聪明，也多有诸技术，然而为奸宄（内贼）而虚伪，并没有正行。假如我和他们二人论议而得胜的话，那有甚么希奇呢？或者他们又得我的便利的话，便为那些愚痴的人所降伏也不一定。他思量这些理之后，觉得：我不堪和他们论议啊！作如此之语后，便退下而到他处去。

这时，周利盘特到了食时，就着衣持钵，进入迦毗罗越城去乞食。当时，世典婆罗门曾经遥见周利盘特之来到，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当去问那个人的教义。这时，世典婆罗门便往至于该比丘之处，对周利盘特说：「沙门！你的名字（法号）叫做甚么呢？（怎样称呼呢）？」

周利盘特说：「止！婆罗门！何须问我的名字干甚么呢？你所以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欲问教义，欲问的话，就请你在此时启问好了！」婆罗门说：「沙门！能和我共论议吗？」周利盘特说：「我现在尚且能与梵天论议，何况和你这位盲而无目的人论议，那有甚么不能呢？」（指婆罗门为不识而自大，故开头就以抑制的方法去应付）。

婆罗门说：「盲者即不是如无目之人吗？无目之人，则不是盲人吗？这是同一意义，岂不是烦重之说了吗？」

这时，周利盘特便腾逝在于空中，作十八神变。那时，婆罗门便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上有神足（唯会神变），不解论议（理论方面，则一点也不会）。假如当会给我解答此义的话，我便当会为他作为其弟子。

这时，舍利弗尊者，曾用天耳听到有如是之语：『周利盘特与世典婆罗门正在作

此论议。』当时，舍利弗尊者就变其身成为盘特之形，隐盘特之形，使他在于此时不再出现，而对婆罗门说：「你这位婆罗门！如果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上有神足，不堪论议的话，你现在就谛听！我当会为你解说。会回答你刚才所发之议，会依此论为本，当会更引喻。婆罗门！我现在问你，你的名字是甚么呢？」婆罗门回答说：「我的名叫做梵天。」

周利盘特又问说：「你是丈夫吗？」婆罗门说：「我是丈夫。」又问：「是人吗？」婆罗门回答说：「是人。」周利盘特问而说：「你的意见如何呢？婆罗门！丈夫也是人，人也是丈夫，这也是同为一义，岂不是烦重吗？然而婆罗门，盲和无目，此义就不同的了。」婆罗门问他说：「沙门！甚么叫做盲呢？」

周利盘特说：「犹如看不见今世，后世的生者、灭者，以及善色、恶色，或者是好，或者是丑，和那些众生所造的善恶的行，都如实而不知（不能如实而知道），也没有所覩（都看不见），因此之故，称之为盲人。」婆罗门说：「甚么叫做无眼目之人呢？」周利盘特说：「眼，就是无上智慧之眼。那个人没有此智慧之眼，故称之

为无眼目的人。」

婆罗门说：「止！止-（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了！）沙门！舍弃此杂论，我现在欲问深义。你的意见如何呢？沙门！是否不依法而能得涅槃的吗？」周利盘特回答说：

「不依五盛阴（色受想行识的五阴，众生都依之而起烦恼执着，故又为五取阴），而得涅槃。」婆罗门说：「你的意见如何呢？沙门，此五盛阴有缘生呢？或者为没有缘生的呢？」周利盘特回答说：「此五盛阴乃为有缘生，并不是没有缘而生的。」

婆罗门说：「甚么是五盛阴之缘呢？」比丘说：「爱就是其缘的。」婆罗门说：「甚么是爱呢？」比丘回答说：「所谓生者就是。」婆罗门说：「所谓甚么就是名叫生呢？」比丘说：「就是爱是。」婆罗

门说：「爱有甚么道呢？」沙门说：「所谓贤圣之八品道是。也就是正见、正业、正语、正命、正行、正方便、正念、正定，就是名叫贤圣的八品道。」

那个时候，周利盘特广为说法时，婆罗门从比丘听如此之教义后，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清净。就在于其处，身中的刀风起而命终。这时，舍利弗尊者还复其形体，飞在于空中，还回其所住的地方。

这时，尊者周利盘特比丘乃到了普集讲堂（重阁讲堂），在那众多的释迦种族所集合的地方。到达后，对那些释种门说：「你们赶快去办酥油、薪柴，去耶维（荼毗，火葬）那位世典婆罗门。」当时，诸位释种们就办理一些薪柴与酥油，去耶维（火葬）世典婆罗门。事后，就在于四道头盖起踰婆（塔婆，家，塔），然后大家相率而往至于周利盘特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

这时，诸释种乃用此偈，向尊者周利盘特说：

耶维起踰婆 不违尊者教 我等获大利 得遇此福佑

（火葬已完毕，也盖起其塔了。我们都不违尊者您的教言。我们获得大利，而得以遇此福佑！）

这时，周利盘特使用此偈来回答释种们说：

今转尊法轮 降伏诸外道 智慧如大海 此来降梵志

所作善恶行 去来今现在 亿劫不忘失 是故当作福

（现在转世尊的法轮〔说佛所说之教〕，去降伏诸外道们；智慧有如大海，来到这里降伏梵志。）

（众生所作的善恶之行，去来今现在〔过去现在未来〕，亿劫之久，都不能忘失，因此之故，应当要作福。）

这时，尊者周利盘特广为那些释种说法之后，诸位释种就对周利盘特说：「如果尊者您须要衣被、饮食、床褥、卧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的话，我们会统统供给与您，唯愿受请（请接受他们邀请供养之事），不可拒绝我们的微情！（小诚意）」当时，尊者周利盘特，乃默然允许他们的邀请。

那时，诸释种们听尊者周利盘特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〇

大意：本经叙述提婆达多劝诱婆罗留支王子（阿闍世王）杀父，而作新王，自己则害佛，而作新佛。诸比丘听此消息而向佛报告，佛陀以此因缘而说：应当舍弃非法，而行正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锡在于罗阅城（王舍城）

的迦兰陀竹园（竹林精舍）之处，和大比丘们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提婆达兜恶人，曾到了婆罗留支王子（阿阇世王）之处，告诉该王子说：「往昔之时，民氓（老百姓）的寿命极为长，如今的人寿不过是百年，王子！当知！人命乃为无常的，如果不预备，而不趁早登位的话，即在其中间，一旦命终的话，岂不是非常痛惜的一件事！王子！这时可以断送您父王的生命，去自统领国人。我现在当会伤杀沙门瞿昙，作为无上至真等正觉。在于摩竭陀国里，有新王新佛，不亦快哉！（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那个时候，即如日之贯云，没有不照到之处，也如月亮出而黑云会消灭时那样的在众星当中特别光明。」那时，婆罗留支王子就将其父王收禁，放着在于铁牢之中，更立臣佐（辅助的大臣），而统领人民。

那个时候，有众多的比丘进入罗阇城去乞食，便听到提婆达兜教唆王子去收禁其父王，放置在于铁牢中，而更立臣佐的消

息。当时，众多的比丘乞食完了后，还归其所在地，摄举衣钵后，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白世尊说：「我们早晨入城去乞食，听到提婆达兜这位愚人，教唆王子，叫他将其父王收禁，闭置在于牢狱里，而更立臣佐，又更敕令王子说：

『你伤杀你的父王，我害我的如来，我们即可以在此摩竭陀国内，当位新王与新佛，不亦快哉！』」等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国家的主人的治化，不用正理的话，则那时的臣佐们也会行非法，臣佐已行非法的话，那时的王太子也会行非法，太子已行非法后，那时的群臣、长吏也会行非法，群臣、长吏已行非法的话，那时国内的人民也会行非法，国内的人民已行非法的话，那时人众兵马也会行非法，兵众已行非法后，那时日月会倒错，运度会失弃其常时那样的正确，日月既已失时，便没有年岁可言，既没有年岁，即日差月错，不再有精光，日月既没有精光，那时星宿便会变现为怪现象，便会有暴风之起，既有暴风之吹起，神祇就会瞋恚，神祇既瞋恚的话，那时风雨就不按时。那个时候谷子在于地中的，便不会长大，那些人民之类、蝻飞蠕的动物，其颜色都会改变，寿命会极为短。

如果又有一个时期，国王以王法而治正的话，那时长吏（大臣）也会行正法，长吏既行正法，即国内的人民也会行正法，日月会顺平常之法，风雨会按照时宜，灾怪不会显现，神祇都会欢喜，五谷会炽盛，君臣会和睦相视，有如兄，有如弟，始终没有增损，有形之类（所谓众生），其颜色都会光润，食自消化，并没有甚么灾害，寿命会极长，为人人所爱敬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犹如牛渡水 导者而不正 一切皆不正 斯由本导故  
众生亦如是 众中必有导 导者行非法 况复下细人  
萌类尽受苦 由王法不正 以知非法行

一切民亦然

犹如牛渡水 导者而行正 从者亦皆正 斯由本导故  
众生亦如是 众中必有导 导者行正法 况复下庶人  
萌类尽受乐 由王法教正 以知正法行 一切民亦然

（有如牛之将渡过河水那样，引导之牛如果引导得不正确的话，一切都会不正的了，这都是由于本导之故〔主导的牛如为歪，则其它牛群也继之而为歪〕。众生也是如是，在众人当中必定有引导的人，那位引导的人如果行非法的话，更何况又是那些下级细小的人呢？〔难怪被导的大众，一定也会行非法的〕。萌类〔众生〕尽会受苦的原因，乃由于王法不正之故。因此而知道非法之行，则一切人民也是同样的道理。）

（犹如牛群之渡过河水的情形那样，引导的牛如果为引导得正确的话，则跟从

之牛群也都会行正，这都是由于本导之故。

众生也是如是，众生当中必定有引导的人，引导的人如行正法的话，更何况又是那些下庶之人，怎么不会正呢？萌类〔众生〕都尽受安乐，这都是由于王法之教之正之故。由此而知道正法之行，一切的民众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舍弃非法，而行正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八完

## 增阿含经卷第九

### 惭愧品第十八

概要：本经首先叙述惭、愧之二法，依次为厌足之有无，法财之二施，迦叶之对于梵志的妇人之教化，佛陀降伏阿闍世王所放之醉象，教诫难陀比丘不堪梵行而欲还俗之事，佛为姨母大爱道夫人说法，以及是非之二法与福罪之二报。

一四一

大意：本经叙述惭、愧之二妙法，说此

二法能拥护世间，使伦常为有别，六畜有互异，因此，当习有惭、有愧之二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妙法，此二种妙法乃能拥护世间。那二种法呢？所谓有惭、有愧是。诸比丘们！如果没有此二法的话，世间就不能分别为有父、有母、有兄、有弟，以及有妻子、知识、尊长、大小等事，便当会和猪、鸡、狗、牛、羊等六畜之类（包括马）同为一类，为相等而没有差别（无惭愧就和禽兽无异）。由于在此世间里，有了此二法在拥护维持世间，所以世间里才会有父母、兄弟、妻子、尊长、大小等之分别，也因此，才不会和六畜同样的无分无别。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学习。」

有惭、有愧之二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二

大意：本经叙述世间有二种人，一为得财物后，则恒守藏，二为得财物后欢喜布施与人，第一种人的财物，最后脱离不了被夺、被劫、被分、被烧漂、被散等所谓五家共有的命运，第二种人则能造诸功德，种植天福，故应学习广施的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有二种人，并没有厌足，而取于命终（一直这样的活到老死）。那二种人呢？第一就是所谓得财物后，都恒藏举之（一有财物就把它存藏起来），第二就是得财物后，欢喜布施与人。这就是所谓没有厌足而取命终（依其生活理财的方式，直到死亡为止）。」

那时，有比丘白世尊说：「世尊！我们不能了解这些略说之义。怎样叫做得财物后藏举（存藏）？怎样叫做得财物后与人？唯愿世尊广演其义！」世尊告诉他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分别其义。」回答说：「如是！」

那时，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于是（是这样的：）有族姓子（一位男人），曾学习诸技术，或者学习田作（农业），或者学习书疏（文学），或学习计算（会计），或学习天文，或学习地理，或学习卜相，或学习远使（使臣），或学习而作王佐（大臣），都不避寒暑、饥寒、勤苦，而自营作。他作其所作的功力而获得财物之后，那个人却不能食噉（都俭食），也不给与其妻子，也不赐与其奴婢，或者亲亲之属（亲属），均不会给与他们。他所得的财物，或者会被国王劫夺（被国家所征用），或者会被贼所盗，或者会被火烧水漂（天灾地变之祸），而分散于异处，而不获其利（财物都被火烧，或者大水所流没），或者在于家中，有人分散这些财物（滥用而失财），不得停住（不能保住其财物）。这就是，比丘！就是所谓得财而藏举的人。

还有一种人，为甚么叫做得财而分布呢？有族姓子（有一男人），学习诸技术，或者学习田作，或者学习书疏，或者学习计算，或者学习天文、地理，或者学习卜相，或者为远使，或者作王佐，都不避寒暑、饥寒、勤苦，而自营作。他作如是的功力而获得财物之后，此人能惠施众生，能供给其父母、奴婢、妻子，也能广及沙门、婆罗门，而造诸功德，而种植天上的福德。这就是，比丘们！就是叫做有二种人没有厌足。如第一种类之人之得财物而举存的，就应当念念舍离其法，第二种类之人之得财物而能广布，就应当学习这种业（动作）。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三

大意：本经叙述如为佛陀的弟子的话，就不应贪着利养，因为贪利就是不行法、不分别法，会毁废世尊之教，不能得至于涅槃。假如恭敬于法，不贪财物的话，就能得人的称誉，会名闻于四方，因此，当法施，不可习财施。舍利弗曾经又广释其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该恒常的作法施，不可以学习食施（财施）。所以的缘故就是：你们现在有果报之佑，使我的弟子恭敬于法，都是不贪于利养之故。假如贪着利养的话，就会大过于如来之处（错过为佛的弟子）。为甚么缘故呢？因为所谓众生之类，乃不分别法，乃会毁害世尊之教。既毁世尊之教，则其后就不再得至于涅槃之道，我便会有耻的了。所以的缘故就是：所谓如来的弟子，都贪着于利养，都不行于法，不分别法，而毁害世尊之教，而不顺于正法。既毁害世尊之教的话，又不再至于涅槃之道的了。比丘们！你们现在当念法施，不可思欲施（财施），这样的话，便能得人的称誉，其名为远闻于四方，会恭敬于法，而不贪财物，这就叫做不会有羞耻之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的弟子乃以喜爱法施，而不贪于思欲之施（财施）。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当念法施，不可学财施之事。你们，比丘们！我说此义为因，而以甚么义而说此缘呢？」（甚么为之其缘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唯愿世尊您！事事分别！（将其事由，详细阐述）。」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从前有一位施主曾经请我而供养我，然而我在那个时候有遗余法，而可除弃这些食物。当时，有二位比丘从远方到我这里来，他们的形体非常的困笃，颜色也已变易。那时，我便对他们二位比丘说：『我有遗余法，而可以除弃。如果你们随时有所须要的话，便可以取去充实自己』」

这时，其中的一位比丘曾作如是之念：世尊今天有遗余法，而可除弃那些食物，如果随时有所须要的话，便可以将其取来充实。假如我们并不取其食的话，便当将此食物舍弃在于净地，或者放在于水中。然而我们应该取这些食物，以充实我们的虚乏，可以增加而得气力。那个时候，那位比丘又作如是之学，佛陀也曾作如是之说：『应当行持法施，不可行那思欲之施。所以的缘故就是施中之上虽然不能超过财施，但是又有法施，乃在所有之施当中为最尊的。』我现在堪任整天不食，仍然得以自济，不须要受那信施之福份。那时，那位比丘就这样的自息其意念，而不取那些信施的食物，形体虽然困笃，也不自顾其命。

当时，第二位的比丘又作如是之念：世尊也有遗余之法，而可除弃的食物，假如我不取其食的话，就当会愈困笃。现在应该取这些食物，用来充足虚乏，可以增加而得气力，昼夜可以安宁。那个时候，那位比丘便取那些食物而食，昼夜都安稳，气力也因此而充足。」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位比丘虽然采取那些供养物，去除去他的虚乏，去充足他的气力，然而乃不如先前（第一位）的比丘之可敬、可贵，不如第一位比丘之非常值得尊重。因为先前的比丘乃长夜名称远闻，对于律戒很知足，易充易满（非常的充满）。诸比丘们！应当要学习法施，不可以学习思欲之施。我刚才所说的，乃由于此因缘的。」那时，世尊说这些话后，就从座起，而去。

这时，众多的比丘又作如是之念：向者（刚才），世尊略说其概要，终归并未

作广普之说，就从座起，然后进入寂静之室而去。而现在于此大众当中，到底谁能堪任在于此略义当中，将其广普而演说其义呢？当时，众多的比丘又作如是之念：现在尊者舍利弗，为世尊所称誉，我们应当一同去舍利弗之处。这时，众多的比丘便往至于舍利弗尊者之处，共相礼拜后，都坐在于一边。大众都坐定后，当时，众多的比丘就将从世尊之处所听来之事，一一向舍利弗说明。

这时，舍利弗尊者告诉诸比丘们说：「甚么叫做世尊的弟子，为贪着利养，而不修行法呢？甚么叫做世尊的弟子，为贪（认真）于修行法，而不贪于利养呢？」那时，众多的比丘白舍利弗说：「我们乃从远处而来请问其义，以便得知其义后，当修其行。尊者舍利弗，您乃堪任的人，请给与我们讲演其义！」舍利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谛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广演其义。」那时，众多的比丘回答说：「如是！」

舍利弗垂告说：「世尊的弟子所应学的就是寂静之念而安心，然而声闻的弟子却不如是而学。世尊吐教（所讲的教），教人所应灭的法，诸比丘也不将其消灭，在于其中懈怠而起诸乱想，所应该做的，却不肯做，所不应该做的，却去修习其行。那个时候，诸位贤者长老的比丘，在于三处，便会有羞耻。那三处呢？1.世尊常乐于寂静之处，当时的声闻却不作如是而学，这样，则长老比丘便会有羞耻。2.世尊教人『当灭此法』，然而那些比丘却不灭此法，长老比丘便会有羞耻。3.在于其中生起乱想之念，意不专一（不专心一意），长老比丘便会有羞耻。

诸位贤者！当知！中比丘（中级的比丘）在于三处，便会有羞耻。那三处呢？1.世尊常乐于寂静之处，那时声闻却不作如是而学，这样，则中比丘便会有羞耻。2.世尊教人『当灭此法』，然而那些比丘却不灭此法，中比丘便会有羞耻。3.在于其中生起乱想之念，意不专一（不专心一意），中比丘便会有羞耻。

诸位贤者！当知！年少比丘，在于三处，便会有羞耻。那三处呢？1.世尊常乐于寂静之处，那时的声闻弟子却不作如是而学，年少的比丘便会有羞耻。2.世尊教人『当灭此法』，然而那些比丘却不灭此法，年少的比丘便会有羞耻。3.在于其中又起乱想之念，意不专一（不专心一意），年少的比丘便会有羞耻。这就是，诸位贤者！就是所谓贪着于财，而不着于

法（不重视法）。」诸比丘们白舍利弗说：「甚么叫做比丘之贪着于法，而不着于财呢？」

舍利弗说：「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世尊乃乐于寂静之处，声闻的弟子也学如来之乐于寂静之处。世尊所说的：『当灭此法』，诸比丘便灭此法，而不懈怠，意也不乱，所应行的，都修行无误，所不应行的，便不去行。诸位贤者当知！长老比丘在于三处，便会有名称。那三处呢？1.世尊乐于寂静之处，声闻弟子也乐于寂静之处，长老比丘便会有名称。2.世尊教人：『当灭此法』，那时比丘便灭此法，长老比丘便会有名称。3.在于其中不生起乱想之念，意常专一（都专心一意于法），长老比丘便会有名称。

诸位贤者！应当要知道！中级的比丘在于三处，便会有了名称。那三处呢？1.世尊乐于寂静之处，声闻弟子也乐于寂静之处，中级的比丘便会有名称。2.世尊教人『当灭此法』，那时比丘便灭此法，中级的比丘便会有名称。3.在于其中不生起乱想之念，意常专一的话，中级的比丘便会得名称。

诸位贤者！应当要知道！年少的比丘在于三处，便会有了名称。那三处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1.世尊乐于寂静之处，年少的比丘也乐于寂静之处，年少的比丘便会有了名称。2.世尊教人『当灭此法』，那时，比丘便灭此法，年少的比丘便会有了名称。3.在于其中不生起乱想之念，而意常专一于法的话，年少的比丘便会有了名称。

诸位贤者！当知！贪欲之为疾病，乃为非常的大灾患的，瞋恚也是一样的。贪淫与瞋恚如果消灭的话，便能得处于中正之道，会有法眼的产生，智慧会由之而生，所有的结缚都会休息，而得至于涅槃。恚嫉之为病患，也是极为沉重的一件事，烦恼烧煮，懦弱也极为深。幻伪、不真，无惭、无愧等，不能舍离，耽淫欲念，就会败坏正道。我慢、增上慢（未证谓证）通常也不能舍弃，如果此二种慢（我慢、增上慢）消灭的话（此为总结恶业恶念，应包括恚嫉等烦恼之消灭），便能得至于处中之道（得中道），会生法眼，会生智慧，诸结缚都会休息，而得至于涅槃。」

比丘们白舍利弗说：「尊者舍利弗！甚么为之处中之道，而眼生、智生，诸结缚都会休息，而得至于涅槃呢？」

舍利弗说：「诸位贤者！应当要知道！所谓贤圣的八品道是。也就是正见、正治（正思惟）、正语、正行、正命、正方便（正精进）、正念、正三昧（正定）。这就是，诸位贤者！就是处中之道，而眼生、智生，诸结缚都会休息，而得至于涅槃。」

那时，众多的比丘听尊者舍利弗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四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叫大迦叶去受梵志妇的供养，使她得度。佛陀并为她的夫婿演说沙门之法，使其证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锡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到了食时，就着衣持钵，进入罗阅城去乞食，而在于一街巷之处。那时，在那个街巷里，有一位梵志的妇人，正欲饭食（供养）婆罗门，就自其家出门。她这时遥见世尊，乃趋至于世尊之处，问世尊而说：「是否看见婆罗门吗？」

当时，大迦叶尊者先在于那个街巷。世尊便举手而指大迦叶，以示她说：「这位就是婆罗门。」这时，梵志妇乃熟视如来之面，而默然不语。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无欲无患者 去愚无有痴 漏尽阿罗汉 是谓名梵志

无欲无患者 去愚无有痴 以舍结使聚 是谓名梵志

无欲无患者 去愚无有痴 以断吾我慢 是谓名梵志

若欲知法者 三佛之所说 至诚自归彼 最尊无有上

（没有贪欲，没有瞋恚的人，也能舍去其愚，而没有痴，就是漏尽的阿罗汉，这就名叫真正的梵志（婆罗门之行者）。没有贪欲，没有瞋恚，也能舍去其愚，而没有痴，因之而舍弃结使之聚（众多的烦恼），就名叫做梵志。没有贪欲，没有瞋恚，也能舍去其愚，而没有痴。由之而断除吾我的慢心，就名叫做梵志。假若欲知正法的话，就应对于三佛（正觉）所说的教，至诚去自归依于他，是最尊而不能比得上的！）

同时，世尊也告诉大迦叶说：「你可以去为了这位梵志妇，便现身（一旦出现其前），就能得以免除其宿罪。」（现身受其供养，而度脱她）

这时，迦叶乃听从佛的教言，就趋至于梵志妇之舍宅，到达后，就座而坐。当

时，那位婆罗门妇便供办肴膳，料理种种的饮食，用来供养迦叶尊者。

这时，迦叶就接受其饮食。食后欲度人之故，就为那位梵志妇讲说如下，以应达嚩（布施，一为财施，一为法施。财施为供僧之食后，更施财物。法施为僧欲报其供养，而对施主说法）：

祠祀火为上 众书颂为最 王为人中尊 众流海为上  
众星月为首 照明日为先 四维及上下 于诸方域境  
天与世间人 佛为最尊上 欲求其福者 当归于三佛

（祠祀〔祭拜〕乃以火为上，所有之书，是以偈颂为最好，国王即为人中之尊，众水流是以海为上。众星即以月亮为首，能照明的，就是以太阳为先。四维〔四隅〕，以及上与下，在于所有的方域境界，不论是天，是世间的人，都以佛为最尊上的。如果欲求其福佑的话，就应当归依于三佛〔正觉，佛陀〕。）

这时，那位梵志妇听说此语后，即非常的欢喜，而踊跃，而不能自胜（禁不住其喜悦的心情），就向前而仰白大迦叶说：「唯愿梵志您！能够常常接受我的邀请，在于此舍宅受我的供食！」

这时，大迦叶即受其请，在那个地方受她的供食。当时，婆罗门妇看见迦叶食后，就更取一卑座，坐在于迦叶的前面。这时，迦叶乃依次第而和她讲说微妙之法。所谓之论说，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说欲念为不清净，断漏为最上（灭除烦恼最要紧），出家为主要。尊者大迦叶解说这些法后，已经知道那位梵志妇的心已开而意已解，已怀着非常欢喜的心，就继之而说诸佛所可常说之法，所谓苦、集、尽（灭）、道。

当时，大迦叶尊者悉皆为了梵志妇说法之时，梵志妇就在于座上，其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净。犹如新净的白裘，并没有尘垢，容易染为色那样，这时的梵志妇也是如是，就在于座上得法眼净（看透真理的净眼）。她已得法、见法，已分别其法，并没有半点的狐疑，已经速得无畏，而自归依于三尊，也就是皈依佛、法，与圣众（僧），而受持五戒。这时，尊者大迦叶又一再的为梵志妇阐说微妙之法后，即从座起而去。

迦叶离开后不久之时，梵志妇的夫婿（丈夫）回到其家。婆罗门（其夫婿）看见其妇人的颜色乃很喜悦的样子，知道已非常人可比的。这时，婆罗门就问其妇人，妇人就将其所遇的因缘实事，统统向其夫婿讲说。当时，婆罗门听这些语后，便带其妇人，一同诣于精舍，就到世尊之处。这时，婆罗门和世尊共相问讯，然后坐在于一边。婆罗门妇即以头面礼拜世尊之足，然后也坐在于一边。这时，婆罗门白世尊说：「刚才有一位婆罗门（指大迦叶尊者），来到我的舍宅，现在不知在于甚么地方？」

那个时候，大迦叶尊者离开世尊不远之处，在那里结跏趺之坐，正身正意（端正身心），正在思惟妙法。当时，世尊即遥指而示大迦叶说：「这一位就是尊长婆罗门！」婆罗门说：「怎么啦？瞿昙！为甚么沙门即是婆罗门呢？（他看见的大迦叶明明为沙门，为甚么说那位沙门为婆罗门呢？）这样，即沙门和婆罗门，岂不是没有不同了嘛？」

世尊告诉他说：「如欲说为沙门的话，即我身就是，所以的缘故就是：我即是沙门。诸所有沙门所奉持的戒律，我都已得奉持之故。如现在欲论婆罗门的话，也是我身就是。所以的缘故就是：我即是婆罗门是。诸过去的婆罗门所持所行之法。我都统统知道之故。如欲论沙门的话，即大迦叶就是。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所有沙门的戒律，迦叶比丘都统统包揽无遗之故。

如欲论婆罗门的话，也是迦叶比丘是。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所有婆罗门所奉持的禁戒，迦叶比丘都均能了知之故。」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我不说梵志 能知咒术者 唱言生梵天 此则不离缚  
无缚无生趣 能脱一切结 不复称天福 即沙门梵志

（我并不说梵志乃能知道咒术的人。因为只唱言而咒说能生梵天，这乃是不能离开缚结的。如果为没有结缚，没有生趣之欲，而能脱离一切结缚，不再称为天福的人，就是正真正正的沙门梵志。）

那时，婆罗门白世尊说：「所说的结缚，到底甚么名叫其结呢？」世尊告诉他说：「欲爱就是结，瞋恚就是结，愚痴就是结。如来已没有所谓欲爱，已经永灭无余。对于瞋恚、愚痴，也是如是。如来已不再有这些结缚。」婆罗门说：「唯愿世尊！为我阐说深妙之法，使我能不再有这些诸结缚之牵着！」

这时，世尊渐次而为那位婆罗门阐说微妙之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念为不净，断漏为最上，出家为最要等诸法。那时，世尊知道那位婆罗门已心开意解，已甚怀欢喜。世尊就依次而将古昔的诸佛常时所说之法，如苦、集、尽（灭）、道等法，都在于那个时候尽为该婆罗门演说。

这时，婆罗门就在于其座上，尽诸尘垢，而得法眼净。犹如新净的白裘，没有尘垢，容易染为有色那样，这时的婆罗门也是如是，即在于座上得法眼净。他既得法、见法，分别其法，并没有狐疑，而已逮得无畏，就自归依三尊，所谓佛、法、圣众（僧），而受持五戒，而为如来的真子，不再有退还。

那时，那位婆罗门夫妇，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五

大意：本经叙述提婆达兜曾教唆阿闍世王放一醉象欲害佛陀，佛陀乃以神力。化一狮子王降伏牠。并为醉象说偈，使牠得度。当时，观众有六万余人，也遇此殊胜因缘，而都得度（得知入佛之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阿闍世王有一匹大象，名叫那罗祇梨，乃极为凶弊暴虐，为一勇健而能降伏外来之怨敌，由于该大象之力，而使摩竭陀国，没有不靡伏的。

那时，提婆达兜曾往至于阿闍世王之处，到达后，曾作如是之言：「大王！当知！现在此象的恶力，能够降伏众怨敌。你可以用醇酒，给那大象饮，而使其大醉，在于清旦之时，那位沙门瞿昙必定会来入于城内乞食，你就当放此醉象，去把他蹋踏而杀害！」

当时，阿闍世王就听从提婆达兜的吩咐，就告令国中而说：「明天的清旦之时，当放此醉象，不可使人民在于里巷中游行。」这时，提婆达兜告诉阿闍世王说：「如果那位沙门瞿昙具有了一切智，知道将会来临的事的话，明天必定不会进入城内来乞食。」阿闍世王说：「也如尊教（诚如您所说的），假若具有一切智的话，明天的清旦，必定不会进入城来乞食。」

那时，罗阅城（王舍城）内的男女大小（老幼），奉事佛教的人，听到阿闍世王在于清旦之时将放醉象害死如来的消息，听到后，都各怀愁忧，便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在于一边而住，而白世尊说：「明天的清旦，愿世尊不可以再入城内！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阿闍世王现在有教令，曾敕城内的人民大

众而说：『明天的清旦不可再在里巷往来，我欲放醉象去杀害沙门瞿昙之故。假如沙门有一切智的话，明天的清旦就不会进入城内来乞食。』因此，唯愿世尊您不可再入城内！如果伤害到如来您的话，世人就等于是丧目那样，不再有救护的机会的了。」

世尊告诉他们说：「止！止！诸位优婆塞们！你们不可怀着愁恼才好。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的身体并不是俗数之身（不是凡夫的身体），因此，并不会被他人所伤害的，终皈不会有此事的。诸位优婆塞们！应当要知道！阎浮里地（南瞻部洲），东西方之广度为七千由旬，南北的长度为二十一千由旬。瞿耶尼（东胜身洲）的纵广为八千由旬，如半月之形。弗于逮（西牛货洲）的纵广为九千由旬，其土地为方正。郁单越（北俱虚洲）的纵广为十千由旬，土地为圆如满月。假如此四天下（四大部洲）当中，都有醉象充满其中，有如稻、麻、藜林那样的多，其数目如果为如是，仍然不能得动如来一支毫毛，更何况又能得害于如来呢？终归是不会有此事的！」

即使舍弃四天下不论，就是又有如千天下（千世界）、千个日月、千个须弥山、千个四海水、千个阎浮提、千个瞿耶尼、千个弗于逮、千个郁单越、千个四天王天、千个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千个兜术天（第四层天）、千个艳天（夜摩天，第三层天，应和兜术天掉位）、千个化自在天（化乐天，第五层天）、千个他化自在天，以上就是名叫千世界，乃至二千世界，这名叫中千世界，乃至三千世界，这名叫三千大千世界。在此世界当中，充满伊罗钵龙王（此龙因毁佛禁戒，损伤树叶之故，命终后受龙身），犹然不能动伤如来一支毫毛，更何况又只有此象欲来害佛，怎么可能呢？终皈不会有此事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如来的神力乃为不可思议，如来出现于世间，终皈不会被人所伤害的。你们各皈各人的住处，如来我，自当知此变趣（应赴得来）。」那时，世尊乃为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广为演说微妙之法。这时，那些优婆塞（清信男）、优婆斯（优婆夷，清信女）们，听佛的正法后，各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下而回去。

那时，世尊在于清旦之时，着衣持钵，欲进入罗阅城去乞食。当时，提头赖咤天王（东方的持国天），曾经率领干沓耆（干闥婆，嗅香，乐神）等鬼神，从东方而来侍从世尊。这时，毗留勒王（南方的增长天）也率领拘叶荼（夜叉名，瓮形鬼）之众，从南方而来侍从如来。西方的天主毗留波叉（广目天），也率领诸龙众，也来侍从如来。北方的天王拘毗罗（多闻天）也率领罗刹鬼众（可畏，食人鬼）来侍从如来。这时，释提桓因（帝释天）乃率领诸天人数千万众，从兜术天（喜足天，第四天，应为忉利天，第二层天，三十三天）隐没，来至于世尊之处。当时，梵天王（初禅天）也率领诸梵天数

千万众，从梵天上来至于世尊之处。释帝天、梵天、四天王天，以及二十八天的大鬼神王，都各各相谓而说：「我们今天应当观察二神，龙象之共斗，谁会为胜？为负？」

这时，罗阅城内的四部之众（出家二众、在家二众），遥见世尊率带诸比丘进入城内来乞食，当时城内的人民都举声唤呼。阿闍世王又闻此声，就问左右使臣说：「这是甚么声响，乃会响彻于此间呢？」侍臣回答说：「这是如来进入城来乞食，人民看见后，就欢喜而有此声的。」阿闍世王说：「沙门瞿昙也是没有甚么圣道可言，并不知道人心来变之验（不知死活，已临于危机，也不能豫知）。」阿闍世王就敕象师而说：「你赶快将象带来，以醇酒灌牠，在象鼻处缚带利剑，然后就把牠放走！」

那时，世尊带诸比丘诣于城门，刚抬举其足进入城门时，天地就大动，诸神尊天都在虚空中散播种种的华朵。这时，五百位比丘看见醉象奔走而来，就各各驰走，莫知所如（不知应至之处，也就是形容各走各的）。这时，那匹暴象遥见如来，就向这边直奔而来。侍者阿难看见醉象跑过来，在世尊之后面，不自安处（安心不下），就白世尊说：「这匹醉象非常的暴恶，恐

怕会来相害，应宜远避牠。」

世尊告诉他说：「勿惧（请不要害怕）！阿难！我现在当会用如来的神力来降伏此暴象的。」如来这时观察暴象在不近不远之处，便化左右都作诸狮子王，在那暴象的后面，化作一大火坑。这时，那匹暴象看见左右有狮子王，以及看见后面有一大火坑，即失尿放粪（害怕的屎尿俱泄），无走突处（无处可以突破而走的地方），便前进而向于如来。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汝莫害于龙 龙现甚难过 不由害龙已 而得生善处

（你不可以伤害龙，龙之出现于世间，乃很难遭遇的事。不由于害龙后〔不伤害龙的话〕，就能得生于善处的。）

那时，暴象听世尊说此偈后，就如被火燃烧那样，就自解开鼻上之剑，向于如来跪下其双膝，投在地上，用其鼻舐如来之足。这时，世尊乃伸出右手去抚摩象头，而作如是之偈而说：

瞋恚生地狱 亦作蛇虻形 是故当舍恚 更莫受此身

（有瞋恚心的话，就会堕入于地狱，也会转生而作蛇虻之形〔畜生类〕，因此之故，应当要舍弃瞋恚之心，更莫再受此种身！）

那个时候，神尊诸天（诸位天神），都在于虚空中。用若干的百千种之花，散在于如来的身上。当时，世尊就与四部众，以及天龙、鬼神们，演说微妙之法。那时，看见降伏暴象的男女六万余人，他们的尘垢都消尽，而得法眼净（信心不移，了解真理），八万的天人也同时得法眼净。这时，那匹醉象的身中，刀风一起（命终之时，有风气，会解你的支节，有如

刀剑，故为风刀解体），就身坏而命终，而往生于四天王宫。

那时，诸比丘、比丘尼，诸优婆塞、优婆夷，以及天、龙、鬼神，听世尊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诃责难陀比丘，不符于戒律之行，而穿着极妙之衣，显耀其贵，和在家的白衣居士并没不同，同时也劝化难陀应持阿练若行，而乐于沙门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难陀尊者曾经穿着极妙之衣，其颜色非常的显耀而夺人的注目，脚上即穿着有黄金厕在其中的履屣，又校饰其两目，手执钵器，欲进入舍卫城去乞食。这时，众多的比丘遥见尊者难陀穿着极妙之衣，进入舍卫城去乞食：当时，众多的比丘便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坐在一边。须臾之间又退坐（由座站起，胡跪合掌），白世尊说：「刚才难陀比丘身穿极妙之衣，颜色显耀，夺人眼目，进入舍卫城去乞食。」

那时，世尊对一位比丘说：「你赶快到难陀比丘之处，去说：『如来在叫你！』」那位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当时，那位比丘受世尊之教言后，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离开其处，随后即往至于难陀比丘之处，到达后，对难陀说：「世尊叫你！」当时，难陀听比丘之语后，就到世尊之处，到达后，头面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

这时，世尊告诉难陀说：「你现在为甚么缘故，穿着这种极妙之衣，又着黄金

厕

在其间的履屣，进入舍卫城去乞食呢？」当时的难陀尊者，乃默然不语。世尊又再次的垂问难陀说：「怎么啦？难陀！你岂不是以牢固的信心来出家学道的吗？」难陀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这位族姓子（善男子），却不和戒律之行符应。你乃以牢固的信心来出家学道，然而为甚么又穿着极妙之衣，摩治形服（装身饰服），欲入舍卫城去乞食呢？你这样，和那些在家的白衣居士有甚么差别呢？」

那个时候，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何日见难陀 能持阿练行 心乐沙门法 头陀度无极

（到底要在那一天，才能看见难陀你，能持阿练若之行〔乐于静处，也就是无装无饰的只勤于道〕，其心喜乐于沙门之法，行头陀〔抖擞，苦行〕而渡过无极〔无盘〕的境地呢？）

佛说偈颂后，又教诫他说：「你现在，难陀啊！你千万不可以再造作如是之行才好！」

那时，尊者难陀，以及四部众，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四七

大意：本经叙述难陀不堪于修行梵行，欲脱离法服，欲还俗去过在家的生活，也是眷念孙陀利女之故。佛陀乃显现神通，使难陀上忉利天，下地狱去见识。难陀就因此而忏悔其罪缘，而精进于梵行。佛陀更用种种法对难陀开示，使其获得证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尊者难陀曾经由于不堪行持梵行，而欲脱弃其所穿的法衣，想还俗去习白衣之行（为在家居士）。那时，众多的比丘，即往诣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坐在一边。那时，众多的比丘仰白世尊说：「难陀比丘由于不堪行持梵行，因此，欲脱弃法服，欲还俗去习行居家的行。」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到了难陀之处，传我之话说：『如来正在叫你！』」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那位比丘受世尊的吩咐，就从座起，礼拜世尊之足后，便退而去，而到了难陀比丘之处，而说：「世尊在叫难陀你！」回答说：「如是！」（好的！）

那时，难陀比丘就跟随这位比丘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退坐在一边。这时，世尊告诉难陀说：「怎么啦？难陀！你不喜乐于修持梵行，欲脱弃法衣，欲还俗去修习白衣之行吗？」难陀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说：「为甚么缘故呢？难陀！」难陀回答说：「因为欲心非常炽盛，不能自禁其欲念之故。」世尊告诉他说：「怎么啦？难陀！你不是一位族姓子而发心出家学道吗？」难陀回答说：「如是！世尊！我是一族姓子的身份（豪族），而由于信心牢固，才来出家学道的。」

世尊垂告说：「你这位族姓子（善男子）！你现在要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因为

你已经舍弃俗家而学道，而修习清净的梵行，为甚么欲舍弃正法，而欲习俗家的秽污之法呢？难陀！你应当要知道！有二种法，令人不能厌足的。如果有人习此二法的话，终皈不会有厌足的。那二种法呢？所谓淫欲，以及饮酒，就是所谓二法，会没有厌足的一天。如果有人习此二法的话，终皈不会厌足的。缘于此行果，也不能得到无为之处。因此之故，难陀！应当思念舍弃此二法，如能这样的话，后来必定能够完成无漏之报的。你现在，难陀！应善修清净的梵行，趣于道果之法，没有不由此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盖屋不密 天雨则漏 人不惟行 漏淫怒痴

盖屋善密 天雨不漏 人能惟行 无淫怒痴

（所盖的房子如果不稠密的话，在天空降下大雨时，就会有漏水之患；人如不行持的话，就会有淫怒痴之漏。所盖的房子如为善密的话，就是天空下雨，也不会有漏水之患。人如能这样去做的话〔防恶业〕，就不会有淫怒痴之漏。）

那时，世尊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族姓子，乃为欲意（淫念）极多（沉重）的人，我现在应该以火去灭其火（以毒攻毒）。当时，世尊就用神力，手执难陀，有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就将难陀带至于香山之上。那个时候，在山上有一岩穴，也有一只瞎眼的猕猴在那个地方止住。佛陀在这时，以右手执难陀而告诉他说：「难陀！你是否看见这一只瞎眼的猕猴吗？」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问他说：「到底是那一种为妙的呢？是孙陀利这位释种的妃子为妙呢？或者是这只瞎眼的猕猴为妙呢？」难陀回答说：「犹如有一人，伤害一匹极恶的犬之鼻后，又加涂毒药，使那只犬倍加恶丑那样。这也是如是（指瞎猿），将孙陀利释女（释迦种族的女人），现在来和此瞎眼的猕猴相比喻，实在是不可为喻（妙与丑，很明显）。有如大火积之焚烧山野，加添干薪在里面，火则转为炽然那样。这也是如是，我思念那位释种之女，实在难以离开我的心怀的！」

那时，世尊，就如同屈伸其手臂之顷，从那个香山不现（隐形），便到了三十三天。那时，三十三天上的诸天，都普集在于善法讲堂。离开善法讲堂不远之处，又有一宫殿，里面有五百名玉女，在那里正在自相娱乐。那个地方纯粹为唯有女人，并没有一位男子。那时，难陀遥见五百位天女，正在作倡伎乐，自相娱乐。他看见后，问世尊说：「这是甚么天女呢？为甚么五百名天女在作倡伎乐，自相娱乐呢？」世尊告诉他说：「难陀！你自己去问一下好了。」

这时，尊者难陀便到了五百天女所聚之处，看见那个宫舍里敷好坐具若干千百种，里面所有的人都纯粹是女人，并没有一位男子。当时，难陀尊者就问那些天女而说：「妳们是那一种天女呢？为甚么各自相娱乐，快乐的如是呢？」天女们回答说：「我们有五百人，均为是清净的，并没有一位男人的夫主。我们听说有一位世尊的弟子，名叫难陀，是佛陀的姨母的孩子。他正在于如来之处，修习清净的梵行，在他命终之后，当会转生到这里，会作为我们的夫主（新郎），会和我们共相娱乐的。」

这时，尊者难陀听后，内心觉得非常的喜悦，不能自胜，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是世尊的弟子，而且又是佛陀姨母的孩儿，这些诸天女们将来当会作为我的媳妇。当时，难陀便退而去，而到世尊之

处。世尊问他说：「如何呢？难陀！那些玉女说甚么话没有呢？」难陀回答说：「那些玉女都这样的说：『我们各人没有夫主。我们听说世尊的弟子，现在正在善修梵行，在他命终之后，当会转生来到这里的。』」世尊问他说：「难陀！你的意见如何呢？」难陀回答说：「我在于那个时候，就自生起如此之念：我是世尊的弟子，而且又是佛陀姨母的孩儿，这些诸位天女将来统统当会作我的妻媳的。」世尊告诉他说：「快哉（令人值得爽快庆贺）！难陀！你如果善修梵行的话，我当会给你作证，使这些

五百位女人，都为你作给使（侍候的娇妻）。」

世尊又告诉他说：「你的意见如何呢？难陀！到底是孙陀利这位释种的女子为妙呢？还是五百位天女为妙呢？」难陀回答说：「犹如山顶的瞎眼的猕猴在于孙陀利之前那样，并没有光泽，也没有色彩。这也是同样的，孙陀利在那些天女之前时，也是如此的，并没有光泽的。」世尊告诉

他说：「你如善修梵行的话，我当会为你保证，会使你，会证明你，能得此五百位天女的。」

那个时候，世尊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该要用火来灭除难陀之火。世尊就如力士之屈伸手臂之顷，将右手执难陀的手臂，带他到了地狱之中。那时，地狱的众生都受若干种的苦恼。那时，那个地狱中，有一大镬，里面空空并没有人。难陀看见后，便生恐惧，其衣毛都倒竖起来，就向前仰白世尊说：「这些诸众生都在受苦痛，这里唯有此釜，而独为空的，并没有人。」世尊告诉他说：「这里名叫阿毗地狱（无间地狱）。」那时，难陀的恐怖又重一倍，其衣毛又皆倒竖起来。他白世尊说：「这是阿毗地狱，但是为甚么独自空的（指大镬），也没有罪人在里面呢？」世尊告诉他说：「难陀你自己去问好了。」

这时，尊者难陀便自去问那些狱卒说：「到底是怎样呢？狱卒们！这里是甚么狱

呢？此釜又为甚么是空的，并没有人在里面呢？」狱卒回答说：「比丘当知！释迦文佛的弟子当中，有一位名叫难陀的，他在于如来之处，净修梵行，在他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善处的天上，在那里享受天寿千岁的快乐自娱。又在天上界命终之后，会生在于此阿毗地狱里面，这里的大空镬，就是他的室内。」

当时，尊者难陀听这些语后，便又怀怖慄，其衣毛就一再的倒竖起来，就生此念：这一个大空釜，正正就是为了我而施设的啊！就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仰白世尊说：「愿世尊受我的忏悔，我自己有罪业，都是由于不修梵行，而触烧如来之故。」

那时，难陀尊者便说此偈：

人生不足贵 天寿尽亦丧 地狱痛酸苦 唯有涅槃乐

（人生不足以自豪为贵，天上界的享受既尽之后，所有的福报也都会丧失，都会堕落地狱而受种种的苦恼痛酸，唯有得证涅槃〔寂灭，解脱〕才是真正的快乐。）

那时，世尊告诉难陀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涅槃才是最为快乐的。难陀！我听允你的忏悔。你为愚人，你为痴人，然而能自知有罪咎。在于如来之处，现在接受你的悔过，以后不可再犯！」那时，世尊在屈伸手臂之顷，手执难陀，从地狱隐没不现，便回到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难陀说：「难陀！你应修学二种法。那二种法呢？所谓止与观是。又应更修二种法，那二种法呢？所谓生死不可为乐，以及知道涅槃为真正的快乐，就是所谓的二法。又当修二种法。那二种法呢？所谓智与辩是也。」那时，世尊乃以这些种种之法对难陀阐说。

这时，尊者难陀从世尊受教之后，就从座起，礼拜世尊之足后，便退下而去，而到安陀园。到其园后，在一树下结跏趺之坐，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而思惟如来的这些言教。这时，尊者在此闲静处（舍卫城外的安陀园，为比丘尼的精舍之林园，比丘则住于祇园精舍），恒常思惟如来的言教，须臾也不放弃。所以族姓子（由于一位善男子），乃以信心牢固而出家学道，而修学无上的梵行。到了究竟，则其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知道真理。这时，尊者难陀便成为阿罗汉。已成就阿罗汉果后，就从他的座位站起，重新整一整其衣服后，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然

后坐在于一边。

这时，尊者难陀白世尊说：「世尊前次许证弟子有五百天女之事，现在统统舍弃了。」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生死已尽，梵行已立，已不须要，我就将许证之事舍弃！」

那时，便说偈而说：

我今见难陀 修行沙门法 诸恶皆以息 头陀无有失

（我现在看见难陀你，已经修行沙门之法，诸恶业都统统息灭，已成就头陀

〔抖擻〕之行，并没有失误。）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得证阿罗汉果的人，就是现在难陀比丘是。没有淫怒痴，也是难陀比丘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八

大意：本经简述如来为大爱道比丘尼讲说怎样为礼拜如来之法为最胜、最上的意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翅瘦（释迦族的国家）的迦毗罗越城的尼拘留园之中，和大比丘们五百人俱在。

那时，大爱道瞿昙弥（摩诃波闍波提，为佛的姨母），曾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白世尊而说：「唯愿世尊，能长久化渡我们这些愚冥（昏昧）的人，而永恒的保护其生命为要（自己要保重，以维寿命）！」世尊告诉她说：「瞿昙弥！你不应该向如来说如是之言：愿如来延寿无穷，恒护其生命。」这时，大爱道瞿昙弥，就说此偈而说：

云何礼最胜 世间无与等 能断一切疑 由是说此语

（要怎么礼拜，才为之最胜的？在世间里，没有能与相匹等的，而能断除一切的疑惑，由是而说此语呢？）

那时，世尊也用偈来回答瞿昙弥说：

精进意难缺 恒有勇猛心 平等视声闻 此则礼如来

（精进的意念难以缺乏，永恒的有勇猛之心，以平等之心，去视声闻之众，这就是礼拜如来。）

这时，大爱道白世尊说：「从今以后，当应礼拜世尊您。如现在如来之敕令视一切众生，其意并没有增减（平等对待众生）。天上、人中，以安及阿须伦（阿修罗，非天）之类，乃以如来为最上的了！」

这时，世尊嘉许大爱道所说的。大爱道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而去。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声闻当中，第一弟子，广识而多知的人，就是所谓大爱道是。」

当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四九

大意：本经简述如果非法而说为法，法而说它为非法的话，这二种人就是诽谤如来。假如以非法说为是非法，将真法说为是真法的话，此二种人就不诽谤如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人，在于如来的大众当中，兴起诽谤的。那二种人呢？所谓明明为非法，而他却说它为真法。第二就是所谓真法，而他却说它为非法，这就是所谓二种人之诽谤如来。又有二种人，并不是诽谤如来。那二种人呢？所谓非法，他能明确的指出它为非法，真法之时，即能说它为真法，这就是所谓二种人不诽谤如来。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对于非法，就应该说它为非法，对于真法就应说它为真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五〇

大意：本经简述如应该称誉的话，就去称叹他，不应该称誉的就不称叹他，此二种人会获福无量。假若可称叹的，却反而诽谤他，不应该称誉的，却反而称叹他，此二种人就会获罪无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二种人，会获福无量的。那二种人呢？所谓应该称誉的，便去叹誉他，不应该去称誉的，也不去称叹他，就是所谓二种人会获福无量。又有二种人，会受罪无量。那二种人呢？所谓对于可称叹的人，却反而更加诽谤，不应该称叹的人，却更加称叹是。诸比丘们！不可以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九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

概要：本品乃由佛成道后，对梵天之说法开始，依次而为在于鹿野苑的初转法轮，为帝释天而说断欲之法，有精进之意和不精进之意二法，出生为贫家与豪家的原因之二法，拘絺罗之对于须深梵志妇之说法，迦旃延对于上色婆罗门的说法，对于善于说法与善于听法之二种人同时遭遇为难事，有关于闍婆婆利女将其林园奉献给教团等事。

## 一五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初在菩提树下成道时，曾念所得的妙法，是众生难以了解之法，故欲默然不欲说法，梵天即劝请佛陀大转法轮。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坐在于摩竭陀国的道场树下（佛成道之处。为优留毗罗村的尼连河边的树下。）

那个时候，为世尊得道不久之时。世尊在此时，曾经生起如是之念：我现在所证的真理乃为甚深之法，为难晓难了，难可觉知，不可以思惟之法。是休息微妙的智者（止息烦恼，而发挥其微妙的智慧的觉者），才能有所知觉，才能分别其义理，而习之不厌，而即得欢喜之法。假如我将此微妙之法说给人听，人也不会相信领受，也不会奉行的。可说是徒有其劳，唯有所损而已（徒劳无益）。我现在应该默然不说，何须说法呢？（说后，人都不能了知，不如不说的。）

那时，梵天（初禅天主）住在于梵天上。他遥知如来所念之事，就如力壬的屈伸其手臂之顷，从梵天上隐没不现，而到了世尊所住的地方来。到后，则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住在于一边。那时，梵天白世尊说：「此阎浮提（南瞻部洲）必当会坏败，三界会丧失其眼目。（三界为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为有食欲、色欲、睡眠欲等欲的世界，所谓被欲情所支配的众生所住的世界。为地狱、饿鬼、畜生、人类、六欲天等，所谓五趣杂居地。色界为净妙之色体的世界，为初禅天至于四禅天，已脱离俗情的牵缠。已离开粗杂的物质的天界。无色界为没有色质，唯有心识的禅妙的天界，所谓四空天是。）一位如来、至真、等正觉既已出现于世间，就应演说法宝，然而佛陀在此时又不畅演法味，唯愿如来您，普为众生广说深法！

再说，这里的众生，其根原乃为容易得度，假如不听到妙法的话，就会永失法眼的。

此应该为法的遗子的，有如优钵莲华（青莲华）、拘牟头华（黄莲华）、分陀利华（白莲华）那样，虽然已出于地，然而还未出现于水上，也未开敷。这时，那些莲华渐渐的欲生长，因此之故，并未出于水上。或者有时这些莲华已出于水上，或者有时这些华不被水所著。这些众生之类也是如是，都被生、老、病、死所见逼使（被生死所逼），诸根应该成熟（欲脱离生死的苦恼的意念已成熟），然而不听闻妙法，就丧亡的话，不是苦哉的吗？现在正就是其时，唯愿世尊您，当为诸众生说法！」

那时，世尊知道梵天的心中之所念，又为慈愍一切众生之故，而说此偈说：

梵天今来劝 如来开法门 闻者得笃信 分别深法要  
犹在高山顶 普观众生类 我今有此法

升堂现法眼

（梵天现在来劝请如来开大法门！能使听到妙法的人，得到笃实的信仰，而能分别深妙的法要。）

（犹如在高山的身上，普观众生之类那样，我现在有此妙法，我将升堂而显现法眼！）

那时，梵天便作如是之念：如来必定会为众生演说深妙之法。就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他头面礼足之后，即远皈天上界。

当时，梵天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一五二

大意：本经简述学道的人当舍弃欲与乐之二事。同时，应该要学习至为重要的八正道，便能得证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国的仙人住处的鹿野苑中（为现在的贝拉那斯。这里过去有仙人飞至于此。也是一处鹿群自由游行的林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如是的二种事，学道的人不应该亲近的。那二种事呢？有所谓着于欲，以及娱乐之法是。这是属于下卑而凡贱之法。再者，这些事乃为诸苦众恼，而会生百端是非之法，因此，谓此二事，乃学道的人不应该亲近的。像如是的，舍弃此二事后，我自至要之道，而得成正觉，而眼生、智生（智慧的眼目大开），意得休息（生灭的心已灭），而得诸神通，成就沙门果，至于涅槃（寂静解脱）。

甚么叫做至要之道，能得成就正觉，而眼生、智生、意得休息，得证诸神通，成就沙门果，能至于涅槃寂静呢？所谓此贤圣的八品道是。也就是所谓等见（正见）、等治（正思惟）、等语（正语）、

等业（正业）、等命（正命）、等方便（正勤）、等念（正念）、等定（正定），这些就是名叫至要之道，为使我得成正觉，而眼生、智生，意得休息，而得证诸神通，成就沙门果，至于涅槃之道。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学习舍弃上面之二事

（欲与乐），而学习至要之道。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罗云迦叶龙 二难大爱道 诽谤非梵请 二事最在后

1.罗云〔安般品之一〕，2.迦叶〔惭愧品之四〕，3.龙〔醉象，惭愧品之二〕，4.5.二难陀〔惭愧品之三、四〕，6.大爱道〔惭愧品之五〕，7.诽谤〔惭愧品之六〕，8.是非〔惭愧品之七〕，9.梵请〔劝请品之一〕，10.二事〔劝请品之二〕，乃最在于后面之经。）

一五三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帝释天解答比丘之如何断爱欲，而心得解脱，乃至究竟

竟安隐之处。其次为目犍连至忉利天宫测试帝释，帝释即使其观看最胜的讲堂，目犍连乃以神足，使其宫殿震动，帝释乃为叙述礼佛问法之事。最后目犍连与帝释同皈佛前，重请说其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释提桓因（帝释天）曾往至于世尊之处，到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在于一边而住。他白世尊说：「一位比丘，要怎样才能断除爱欲，心得解脱，乃至究竟安隐之处，而没有诸患，而能被天、人所敬重呢？」

那时，世尊告诉释提桓因说：「于是（是这样的），拘翼（释提桓因）！如果诸比丘们，听此空法，而能了解为无所有的话，就能得到解了一切诸法，能如实而知诸法。自身所觉知（触受）的苦乐之法，或者是不苦不乐之法，就在于身中，观察而知均为是无常，都会皈于空。比丘已经观察不苦不乐等为变化迁易，也不生起想念，由于没有想念之故，就不会有恐怖，由于没有恐怖之故，则为般涅槃（寂灭），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身，能如实而知。这就是所谓，释提桓因！比丘之断于爱欲，心得解脱，乃至究竟安隐之处，而没有灾患，为天、人所尊敬的。」那时，释提桓因，则礼拜世尊的双足，绕佛的身边三匝后，退没不现。

正当那个时候，大目犍连尊者，乃在于离开世尊不远之处，在那里结跏趺之坐，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那时，大目犍连尊者便作如是之念：刚才，帝释天到底是已得道迹，而问事呢？或者为不得道迹，而问义呢？我现在应当去试验他。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就用神足，有如人之屈伸其手臂之顷那样，便到了三十三天。

那时，释提桓因曾经遥见大目犍连之远来，就站起来奉迎，并作如是之语说：「善来！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自后不到这里，也太久的了！愿欲和尊者您论说法义，请在这边坐！」这时，目犍连乃问释提桓因说：「世尊曾经对于你讲说断灭爱欲之法，我欲听其详，现在正是时候，可与我讲说吧！」

释提桓因仰白而说：「我现在诸天之事猥多（众多），或者就是自己所有的事，或者又有诸天的事。因此，我所听到的，实时而忘（随时忘失）。且置其事不论，我说：在往昔之时，目连！我们曾经和阿须伦（阿修罗、非天）共斗。当斗争之日，诸天终于获胜，阿须伦则败退。那个时候，我本身曾经躬往自战（亲自出阵），不久又领率诸天还回上天宫，坐在于最胜讲堂，由于斗胜之故，名叫最胜讲堂。这里乃为阶（街）巷成行，陌陌相值（相适），一一的阶头，都有七百的楼阁，一一的楼阁之上，各有七位玉女，一一的玉女，都各有七位使用人。愿目犍连尊者您，在这里欣赏一下。」

那时，释提桓因以及毗沙门天王，在尊者目犍连的后面，都往至于最胜讲堂的所在地。这时，释提桓因以及毗沙门天王，白大目犍连说：「这就是最胜讲堂，都可以自由游看（参观）。」目犍连说：「天王！这里实在是微妙极了！都是由于前身所作的福佑之故，致有如此自然的宝堂。有如在人间里，如遇有小乐的事时，就各自庆贺，都如这里的天宫无异，均为是由于前身的作福所致的。」

那时，释提桓因的左右（身边）的玉女，都各各驰走，不知所措，有如在人间里，遇有所禁忌之时，都各怀惭愧那样。这时，释提桓因所带来的玉女们，也是同样的道理。她们遥看大目犍连之来到，都各各驰走，不知应到什么地方为是。当时，大目犍连便作如是之念：这位释提桓因

的心，非常的放逸，我现在应该使他怀一些恐怖的心才是。

这时，大目犍连尊者就用他的右脚指，案在于地，那时的宫殿便六变的震动（振动六次，通常都为六种震动）。这时，释提桓因，以及毗沙门天王，都怀恐怖的心，其衣毛都倒竖起来，都作如是之念：这位大目犍连具有很大的神通，乃能使此宫殿六变的震动，实在是甚奇！实在是甚特！（奇妙殊特），未曾有的事！当时，大目犍连便作如是之念：现在这帝释天的身心已经怀着恐怖的心（不像刚过时，一直到刚才那样的自憍）了，我现在应该可以开始问他有关于请世尊所示的深义了。

就对帝释天发问说：「到底如何呢？拘翼（帝释天）！如来所阐说的有关于除灭爱欲之经，现在正是其时，唯愿与我们述说！」释提桓因回答说：「目连！我从前曾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住在于一边。这时，我就白世尊说：『比丘要怎样去断灭爱欲，而达到心得解脱，乃至至于究竟而至于无为之处，而为没有苦患，而被天、人所敬仰呢？』」

那时，世尊便告诉我说：『于是（是这样的），拘翼！诸比丘们听我说法后，都没有所执着，也不着于色相，都能尽解一切诸法，为了无所有（彻知空相）。由于知道一切诸法后，则对于那些苦，或者是乐，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受，都观察了知为无常的，都灭尽无余，已没有应断坏的事。他们由于观察如此后，都没有所执着，已不再起世间之想，又没有恐怖的心情。由于没有恐怖的缘故，便得般涅槃（寂灭）。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身，能如实而知。这就是，释提桓因！就是比丘之断欲，心得解脱，乃至至于究竟无为之处，而没有患苦，而被天、人所敬仰的。』那时，我听此教语之后，便礼拜世尊之足，遶世尊三匝之后，就退下其处，就还皈天上去了。」

这时，大目犍连尊者，听后，乃以深法之语，对释提桓因，以及毗沙门天王，具分别之（详细解说）。那时，目犍连将深法都说完后，就如士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从三十三天隐没不现，便来到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他到世尊之处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目犍连就坐于其座上，白世尊而说：「如前次如来为释提桓因请说除欲之法，现在唯愿世尊，为我阐说！」

那时，世尊告诉目犍连说：「你应当要晓得！释桓因曾经到我这里来，首先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立坐在于一边。那个时候，释提桓因曾经问我如下之义：『如何呢？世尊！一位比丘要怎样去断灭爱欲，而心得解脱呢？』当时，我就告诉释提桓因说：『拘翼！如果有比丘，能够解知一切诸法都是空的，都是无所有（终皈为没有，如认为有，就是凡夫的心境），也没有所执着，都尽解一切诸法均为是无所有（一切都是空的），由于知道一切诸法为无常，都灭尽无余，也已至于没有断坏的境地。他已观察此理，都已没有所执着，已不起世间之想，又没有恐怖。已没有恐怖后，便为般涅槃（寂灭，解脱），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会受后有，都如实而知。这就是，释提桓因！就是比丘之断欲，而心得解脱哩！』那时，释提桓因就从座站起，将他的头面礼拜我的双足之后，便退而去，便还皈天上去了。」

那时，大目犍连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一五四

大意：本经简述兽王狮子，以及漏尽的阿罗汉，遇见雷电霹雳，都不会有所恐怖，因此，比丘们应学漏尽的阿罗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世间里面，有如是的二种人，他们如遇见雷电霹雳时，也不会有所恐怖的。那二种人呢？所谓兽王狮子，以及漏尽的阿罗汉是。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这二种人在世间里，如果遇见雷电霹雳时，也不会怀着恐怖之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学习漏尽的阿罗汉。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五五

大意：本经简述如那不喜乐于请问胜人，以及不精进的二法，会使人没有智慧。那些好问与勤精进的二法，会使人成就大智慧，因此，应当远离恶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如是之二法，会使人没有智慧。那二法呢？所谓不喜乐于请问于胜人，以及只贪睡眠而没有精进的意念是。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如是之二法，会使人没有智慧。又有二种法，会使人成就大智慧。那二法呢？所谓爱好请问他人所了解的胜义，以及不贪睡眠，而有精进之意之法。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所谓有如是之二法，会使人有智慧。因此，应当学习远离恶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五六

大意：本经简述阻碍人家的布施，以及不布施之二法，会使人贫贱。看见人家之布施而随喜，以及爱好布施的二法，会使人富贵，因此，当学惠施，不可以有贪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曾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如是的二种法，会使人贫贱，会没有财货。那二种法呢？第一就是如果看见他人正在布施时，便会禁制他，叫人不可以布施给人，第二就是自己又不肯布施给人。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有如此之二法，会使人转为贫贱，而没有财宝可得的人。比丘们！又有如此之二法，会使人成为富贵的人。那二法呢？第一就是如果看见他人正在布施财物给人时，便会协助而同予欢喜，第二就是自己爱好布施给人。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如此之二法，会使人转为富贵的。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学惠施，不可以有贪心！」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五七

大意：本经简述如果不孝，以及不奉事胜己之人的二法，会使人生为贫贱之家。假如为恭敬父母，以及惠施所有的二法，就会使人转生为豪族之家。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曾经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如此的二法，会使人转生在于贫贱之家。那二法呢？第一就是不孝父母、诸尊师长，第二就是也不承事胜于自己的人。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如此之二法，会使人转生为贫贱之家。诸比丘们！又有二种法会转生为豪族之家。那二法呢？第一就是恭敬父母、兄弟、宗族等人，第二就是将至于自己之家所有的都惠施给与人

（当然是自己应存为生活之用者除外。然而经文的用意应不在于财物的问题，应该是统统能舍弃的人，才是最为上乘的人）。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有如此之二法，会使人转生为豪族之家。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五八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涅槃后，一位女梵志须深，问大拘絺罗，有关于佛陀为甚么不记莛优蹋蓝弗，以及罗勒迦蓝二人，生无色界天后，后来也会堕落，然而不说，当会尽诸其苦际之事。同时也请拘絺罗阐述其中的意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有一位女梵志，名叫须深，往诣于大拘絺罗尊者之处。到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那位女梵志须深白拘絺罗说：「佛陀在世时，优蹋蓝弗与罗勒迦蓝二位大德，在于此深法当中，终皈不得受佛的教化，都各取命终而去。世尊即记别（豫言）此二人而说：『一人会往生于不用处（无所有处天。罗勒迦蓝，也就是阿罗伽摩，为佛出家后，首先跟其学习，然而觉得并不是究竟之道，故佛乃另行其道），一人会往生于有想无想处（非想非非想处天。优蹋蓝弗为郁陀罗摩子，也是佛陀出家后之师，然而同样的被佛认为是不究竟之道，故佛乃另行其道。）此二人尽其天界的寿命时，各人又命终后，其中的一人当会为边地的国王，那时伤害人民，不计其数。另外一人当会为着翅的恶狸，会为飞行的走兽，难脱其命运，在其命终之后，会各生地狱之中。』然而世尊并不记述（豫告）他们二人在于甚么时候当会尽诸地狱的苦际。为甚么缘故世尊不记述他们在于何时当会尽诸苦际呢？」

那时，尊者拘絺罗对须深女梵志说：「世尊不记说的缘故，就是当时并没有人

问起此义之故，因此之故，世尊才会不记说他们会在于甚么时候当尽苦际的。』须深女人说：「于是（像如是的），如来已经取入涅槃（趣入于寂灭），因此之故，不能再问佛陀了。如果佛当在世时，便能趋前去请问其义。现在就请尊者拘絺罗您，为我解说，他们到底会到甚么时候，当尽苦际呢？」（佛陀成道后，本拟去渡此二人，然而佛陀察知二人都已逝世，故未受过佛的教化，才会上升又下堕。）

那时，尊者拘絺罗便说此偈而说：

种种果不同 众生趣亦然 自觉觉人者

我无此辩说

禅智解脱辩 忆本天眼通 能尽苦原本 我无此辩说

（种种的果报都为不同，众生趣向之道，也是同样的不一样。自觉觉人的人，我实在没有这种辩才之说。禅智解脱之辩，忆其本，为具有天眼通的人始有之事。有关于能尽苦原之本的事，我实在没有这种辩说之能力啊！）

那时，须深女人便说此偈说：

善逝有此智 质直无瑕秽 勇猛有所伏 求于大乘行

（善逝〔佛陀〕才有如此的智慧，为质直而没有瑕秽，为勇猛而有所降伏，我愿求于大乘之行。）

这时，尊者拘絺罗又说此偈而说：

是意甚难得 能获异法要 难为能办之 向于奇特事

（发此心实在是非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一定能获得异法之要〔殊特之法义〕。难为而能够力办，而向于奇特之事。）

那时，尊者对那位须深女梵志具说法要，她便发欢喜之心（法喜充满）。当时，那位女人就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还而去。

这时，须深女人听拘絺罗尊者所说后，欢喜奉行！

## 一五九

大意：本经叙述迦旃延为上色婆罗门详说有关于何者是老地之法，何者为壮地之法。婆罗门听后就自归依三宝，尔后并发愿不再杀生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摩诃迦旃延（迦旃延）曾经游行在于婆那国的深池的水侧，和大比丘众五百人同在。

那个时候，迦旃延尊者有如此的名闻，曾经流闻于四方的远处。有一位长老级的尊者奸荼（上色）婆罗门，也在于此地游化。当时，婆罗门听说尊者迦旃延也在于此池之侧游化，且带领五百名比丘。知道尊者为佛门的长老，功德都具足，现在应该可往去问讯那个人。这时，上色婆罗门，便率领其五百名弟子，往至于尊者迦旃延之处，共相问讯之后，坐在于一边。

那时，那位婆罗门问迦旃延尊者说：「如迦旃延你所行的，乃为非法与律（不合于行者的礼仪）的。你为年少的比丘，为甚么不向我们诸高德的婆罗门行礼呢？」

（指他自己为年高望重的行者）」迦旃延说：「婆罗门！你应当要知道！我们的如来、至真等正觉，曾经说有二种境地的人。那二种境地呢？一名为老地，二名为壮地。」

婆罗门问而说：「甚么叫做老地？甚么叫做壮地呢？」迦旃延说：「正使（假如）一位婆罗门的年纪已为八十，或者为

九十的高龄，然而那个人并不休止淫欲，而作诸恶行的话，这就叫做这位婆罗门虽

然可以说为是老人，但是现在正住在于壮地而已。」婆罗门问说：「那么，那一种人为年壮的人，而住在于老地呢？」迦遮延说：「婆罗门！如果有一位比丘，其年龄在于二十，或者为三十、四十、五十，他并不习于淫欲，也不作诸恶行的话，就是所谓，婆罗门！就是年壮，而在于老地的了。」

婆罗门说：「在此大众当中，是否有一位比丘，不行淫法（不淫逸），不作恶行的人吗？」迦遮延说：「我的大众当中，并没有一位比丘习于淫欲，以及作诸恶行的人。」

这时，那位婆罗门就从其座位站起，礼拜诸位比丘之足，并且作如是之言：「你们现在为少年人，然而乃住于老地，我现在虽为老年，也是住于少地而已。」那时，那位婆罗门又趋至于迦遮延之处，头面礼足后，自己陈述而说：「我现在要自归依于迦遮延，以及诸比丘僧，我发愿尽形寿不再杀生。」

迦遮延说：「你现在不可自归依于我，应该效我所自归依的人，你也可以依之而趣向他。」婆罗门说：「尊者迦遮延！到底您是自归依于谁呢？」

这时，尊者迦遮延就长跪在地，向于如来般涅槃之处，而说：「有位释种之子，出家去学道，我乃恒自归依于他。是的！那人就是我的师父！」婆罗门说：「这位沙门瞿昙，现在在于甚么地方呢？我现在欲拜见他。」迦遮延说：「那位如来，已经取于涅槃（入于涅槃寂灭了）。」婆罗门说：「假若如来还在世间的话，我就是经过百千由旬之远，也要往诣去问讯他。那位如来虽然已取涅槃，我现在仍然重新自归依而向于佛及法，和众（僧）作礼，誓愿尽有形寿，都不再杀生！」

那时，上色婆罗门听尊者迦遮延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一六〇

大意：本经简述有二种人为很难遇的一件事。所谓善能说法的人，以及闻法后能奉行的人。此二种人出现于世间，为非常的难以值遇之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人出现于世间，为非常的难得以遇到的人。那二种人呢？第一就是能说法的人出现于世间，是非常难得以值遇的人，第二就是听法之后，善能受持奉行的人，是非常难得以值遇的人。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所谓有此二种人出现于世间，乃为甚为难得以值遇的人。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学善能说法，也应学习听法后善能奉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六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游行在于毗舍离的捺林时，有五百名童子和闍婆婆利女争相供养，其次为佛陀对五百童子的开示，内容为教人当知恩不忘，应念反复二法，最后佛陀接受闍婆婆利女的供养饮食，以及纳受其所奉献的

园林，并为她说法。

结集有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游行在于摩竭陀国的界内，渐移来至于毗舍离城。那个时候，就住在于毗舍离的北方之闍婆婆利园中（庵婆婆利园，译为捺林），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闍婆婆利女（捺女）听说世尊莅临在于其园之中，和大比丘五百人俱在的消息，就在于那个时候，她就驾乘羽宝的车辆，便自毗舍离城出来，行至于狭道之口，将到世尊之处，即自下车到了世尊之处。

那时，世尊遥见那位女人向这边来，便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统统要专一精神，不可以生起邪想才好。」这时，该女人已到世尊之处，就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就说极妙之法给她听。她听说极妙之法后，乃白佛说：「唯愿世尊当受我的邀请，以及比丘僧们！」那时，世尊就默然而接受女人的邀请。该女人看见世尊已默然受请之后，即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依取原来之道而回去。

那个时候，毗舍离城的男女大小，都听说世尊在闍婆婆利园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当时，在城中有五百名童子，乃乘种种的羽宝之车。里面也有驾乘白车白马，其衣盖、幢幡、侍从，均为是白色的。也有乘赤车赤马，衣盖、幢幡、侍从，都是赤色的。也有乘青车青马，衣盖、幢幡、侍从，均为是青色的。也有乘黄车黄马，衣盖、幢幡、侍从，都是同样的为黄色的。他们的威容严饰，有如诸王出巡之法那样，就这样的出毗舍离城，趋往于世尊之处。在未达到之顷、在中途之时，逢遇那位女人，走车打牛（鞭打驾车之牛，欲其快跑），而正驰向于城内。

这时，诸童子们问该女人说：「你是女流之辈，应当要知羞辱，为甚么打牛走车，驰向于城内呢？」当时，该女人回答说：「诸位贤者们！当知！我明天要请佛，以及比丘僧，因此之故，走车耳（快速的跑车而走）。」童子们回答说：「我们也是欲饭佛（供养佛）以及比丘僧。现

在给与妳千两的纯金，可以将明日的时限腾出来，使我们得以饭佛及僧！」这时，该女人回答说：「止！止！族姓子们！我不能听许你们啊！」

童子们又说：「给与妳二千两（也不答应，就喊）至于三千两、四千两、五千两，乃至百千两的黄金。请听许我们，使我们明天能得饭佛，以及比丘僧。」该女人回答说：「我不能听许你们的要求的。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世尊常说：『有二种希望，世人是不能舍离的。那二种呢？第一就是利望（对于财利的希求），第二就是命望（生命延长的希望）。』到底那一个人能保证我活到明天以后呢？我因此，要先请如来，现在当办具一切供养之物。」这时，诸位童子们就各振挥其手感叹而说：「我们这些人，实在不如一位女人啊！」作如是之语后，就各自告别而去（和该女人告别之义）。

这时，诸位童子们乃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都住在于一边。那时，世尊眼看童子们之到来，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诸比丘们！看看诸位童子的威容服饰，有如天帝释之出游巡观之时那样，一点也没有差别的。」

那个时候，世尊乃告诉诸童子们说：「在世间里，有二种事，乃最为不可得的事。那二种呢？所谓有反复的人（会回报恩惠的人），第一作小恩常不忘（受人的小恩惠，也常记在心），第二就是况复大者呢？（小恩惠尚且铭记在心，何况大恩惠，一定常怀于心而想图报）。这就是所谓，诸童子们！所谓有此二种事，最为不可得的事。童子们！当知！念有反复（念念而图报），也使认识小恩惠而不忘，更何况受人的大恩惠呢？」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知恩识反复 恒念教授人 智者所敬侍 名闻天世人

(知道人家的恩惠，而认识应图报，恒常怀念而教授他人的话，即智者定会受人所敬仰奉侍，其名誉会远闻到天上界与世人的。)

「像如是的，诸位童子们！当知！应作如是而学！」

那时，世尊都具与诸童子们演说微妙之法。大家听后，都各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而去。

这时，该女人就在于其夜间，办理种种的甘饌饮食，也敷设诸坐具。到了翌日的清旦之时，便去白佛说：「时间已到了，现在正是其时，唯愿世尊降临惠顾鄙人的住舍！」

那时，世尊乃着衣持钵，率领诸比丘们，被他们前后围遶，往至于毗舍离城，到达于该女人的家舍。这时，该女人看见世尊及比丘们都坐定之后，就自己亲手擎食，呈献于佛，以及诸比丘们。饭佛（供佛），以及诸比丘们后，就行清净水，请大众洗手完毕之后，更取一镶金的小座，在于佛前坐下来。

那时，该女人白世尊说：「我所有的此闍婆婆利园，愿意奉献给如来，以及比丘僧，可使当来、过去、现在的众僧们，得以止住在于其中，愿世尊接受此园！」

那时，世尊为该女人之故，便纳受该园。世尊便说此咒愿而说：

园果施清凉 桥梁渡人民 近道作圜厕 人民得休息

昼夜获安隐 其福不可计 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布施的园果，使人得清凉，建造桥梁乃能渡人民。在于近道作圜厕的话，人民就能得到休息。这些布施之事，乃能使人在于昼夜都获得安隐，其福德实为不可计量之多。诸法的戒规，因此而成就，死后必定能往生于天上。)

那时，世尊说此语后，即起而去。

当时，该女人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断爱及师子 无智少于财 家贫须深女 迦旃法说女

(1.断爱欲，2.狮子，3.无智慧，4.少于财〔贫贱〕，5.家贫〔贫贱家〕，6.须深女，7.迦旃延，8.法说，9.闍婆婆利女)。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一

### 善知识品第二十

概要：本品首先教人亲近善知识，依次为五百比丘被提婆达多所诱惑后而忏悔之事，昙摩留支比丘之本生谭，人有如狮子王与羊之二喻，知道反复与

不知之事，精进与怠慢，止与观之二法，恭敬与精进之二法，说法有难与易之事，供养父母的功德，周利盘特之依佛所教之拂尘而证悟之事，最后为怨憎与共会之二法。

## 一六二

大意：本经简述应当亲近善知识，不可以近于恶知识。近善知识即会增益信、闻、施，以及智能，亲近于恶知识就不会有信、戒、闻、施，和智慧。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亲近善知识，不可以学习恶行，不可以去信恶业。所以的缘故就是，比丘们！因为亲近善知识之后，信心便会增益，闻法、布施，以及智慧，都均会有增益。如为比丘的话，就应亲近善知识，而不可以习行于恶行。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习近于恶知识的话，便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持禁戒，不会去闻法，不会去布施，不会有智慧。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亲近善知识，不可以习近于恶知识。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六三

大意：本经叙述被提婆达多所诱惑的他的五百名弟子，听佛讲说不可亲近恶知识之偈后，都至于佛前顶礼忏悔其非，后来都证阿罗汉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罗陀竹林园之处（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世尊被他们前后围遶，为他们说法。

那个时候，提婆达多曾率领五百位比丘，在离开如来不远之处，而径过。世尊遥见提婆达多亲自率领这些门徒经过该处，便说此偈而说：

莫亲恶知识 亦莫愚从事 当近善知识 人中最胜者  
人本无有恶 习近恶知识 后必种恶根 永在闇冥中

（不可以亲近恶知识，也不可以从事于愚痴之事。应当亲近于善知识，亲近人中的最胜的人。人本来并没有甚么恶，由于习近于恶知识的缘故，嗣后必定会种恶根，而会永远在于闇冥之中。）

这时，提婆达多的五百名弟子听世尊说此偈后，便趋至于世尊之处，都头面礼足后，坐在于一边。像这样的，须臾之间，就退坐，而向世尊悔过说：「我们都一时愚惑，而无所识知（缺乏认识之力），唯愿世尊纳受我们的忏悔！」那时，世尊就摄受那些五百位比丘的忏悔，然后与他们说法，使他们得到信根。

那时（嗣后），该五百名比丘都在于闲静之处思惟深法。都这样的想：所以的

缘故，一位族姓子（善男子）既出家学道，就应信心坚固，而修无上的梵行。那个时候（经过一番的精进用功后），那些五百名比丘便成就阿罗汉果。所谓：生死已尽，所作已办，梵行已立，更不再受胎有（已不再有生死轮回之后有身），都如实而知。那时，五百人都成为阿罗汉果。

当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六四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知道昙摩留支比丘曾观想其前身为一大鱼，便至该海去回想其事，大众不知其事而狐疑，佛乃为诸比丘断疑，而讲述于过去定光如来时的本生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時候，世尊被无央数之众（算不尽的大众）围绕，而为他们说法。这时，昙摩留支（法乐，好游远处，教授人民第一）曾在于静室中，独自思惟，而入于禅定三昧（正定）。他观想而知见自己的前身生在于大海中为一大鱼，身长有七百由旬。观想而知其事后，就从静室起来，有如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便到达于大海中，曾经死在那里的死尸上面经行。

那时，昙摩留支便说此偈而说：

生死无数劫 流转不可计 各各求所安 数数受苦恼  
设复见身已 意欲造舍宅 一切支节坏 形体不得全  
心已离诸行 爱着永无余 更不受此形 长乐涅槃中

（生生死死，经过算不尽的劫〔久长的期间〕，而流转于此生死当中不可计算得出的回次，各人都想求得安乐，然而屡次都受苦恼。假如又再见到自身将完了，其意又欲造新的舍宅，然而一切的支节都败坏了，形体乃不得其全哩！假如心已离开诸业行的话，爱着便会永远没有余遗的。那个时候，更不会再受此形体，会长乐于涅槃当中〔寂灭解脱的安乐里〕。）

那时，尊者云摩留支说此偈之后，就从那个地方隐没，就来至于舍卫城外的祇洹精舍，而趋往于世尊之处。这时，世尊看见昙摩留支之来到，就作如是而告诉他说：「善哉！昙摩留支！这么久才来到这里。」昙摩留支自世尊说：「如是！世尊！我乃这么久才到这里的。」

那个时候，诸上座（长老），以及诸比丘们，都各生如是之念：这位昙摩留支乃恒在于世尊的左右（身边），然而今天世尊却对他说：『善哉！昙摩留支！你这么久才来到这里。』这是甚么缘故呢？

那时，世尊知道诸比丘们的内心所念，就欲断除他们的狐疑之故，便告诉诸比丘们说：「并不是昙摩留支这么久才来到这里之故，我才会说如是之义的。所以然者（真正的事由就是如是的）：在往昔的过去无数劫前之时，有一位名叫定光的如来（燃灯佛，过去久远劫前出现于此世间，为释迦佛授记的佛陀，以下是佛的十号），至真（应供）、等正觉（正徧知）、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为佛，为众佑（世尊），曾经出现于世间，治在（游化）于钵摩大国，和其弟子大比丘众，十四万八千人俱在。那个时候，四部之众（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不能计算得出之多。国王、臣吏、人民之类（举国上下），

都来供养，都布施给与这位如来与其弟子们之所须要的。

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梵志名叫耶若达，住在于雪山之侧。对于看诸秘讖，和天文、地理，都没有不贯博的，那些书疏文字，也都均能了知，讽诵『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也都能够了知。梵志平时都奉事

诸火神、日月、星宿，也教化五百名的弟子，宿夜（日夜）都不厌倦。

这位耶若达梵志的弟子当中，有一位名叫云雷，其颜貌乃非常的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其发（眼）乃为紺青色的。这位云雷梵志乃很聪明而博见，没有甚么事不通的（事事皆能），恒为其师父耶若达所见识，所爱敬的，须臾之间也不离开其身边。这时，婆罗门所行的咒术，都书皆备举（统统具备而能作）。

那个时候，云雷梵志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对于所应学的，都统统学成具足。然而又自念而说：依据书籍所记载的：如果学习过诸有梵志之行与术的话，应当要图报师恩。又（如）我现在所应学的，都统统学习完毕而又知道内中的真义。我现在就应该图报师父的大恩。然而我乃一介贫匮的人，实在是空无所有甚么东西可以用来供养师父之物。那么，我现在就应当往

诣国界（国内的一切处），去求所须要的，以便拿来供养师父才是。

那时，云雷梵志便到其师之处，而向其师白言说：『一位梵志所应学的技术之法，弟子现在统统知道完毕了。然而又据书籍所载的话，则经过学习诸学术的人，应当要报答师父的恩惠。可是弟子乃为一介贫乏而没有金银珍宝可以用来供养师父您的。因此，我欲到国内的各处去求索财物，以便用来供养师父您！』

那时，耶若达婆罗门便作如是之念：这位云雷梵志乃为我所疼爱的弟子，未曾离开过心与首（目）。假若我死亡的话，尚且不能别离他，何况现在欲舍我而到别地方去。我现在应作甚么方法才能使他留得住呢？

这时，耶若达梵志就告诉云雷说：『你这位梵志！现在还有婆罗门所应学的，你尚且不知道的。』当时，云雷梵志便趋前白师而说：「唯愿能得见到师父您的教训，到底还有甚么未诵习过的呢？」这

时，耶若达梵志就思惟而造作五百言诵，然后告诉云雷说：『现在有这一书，其名叫做五百言诵，你得受持此书。』云雷白师而说：『愿师传授，弟子欲得讽诵该书！』

佛陀讲到这里，又叫一声弟子们，而说：「比丘们！当应知道！那个时候，耶若达便将此五百言诵传授给其弟子。未经过几天的时间，其弟子都将其书统统学习的流利。

这时，耶若达婆罗门告诉其五百名弟子说：『这位云雷梵志，对于所有的技术都完备，没有一事不通的。因此，而立其名，名叫超术。这位超术梵志乃极为高才，对于天文、地理，没有不观博的，书疏文字也悉能了知。』那时，超术梵志又经数日之后，又白其师而说：『梵志所应学的技术之法，现在统统知道完毕。然而又据书籍所载的：如跟师学习过的人，应当要报答师恩。可是弟子乃为贫乏之辈，并没有金银珍宝可以用来供养师父的。现

在欲诣国内到处去求索财物，以便用来供养师父，唯愿听许弟子的要求！』那时，耶若达梵志已看开一切，就对他说：『你知是时。』（可以下山之时了）超术梵志就趋前去行礼师之足之礼，然后便退而去。

那个时候，离开钵摩大国的都城不远之处，有好多的梵志，普集在于一处，都欲共同举行大祠（祭天的大典，也藉此以布施于一切），也欲藉此机会，相互讲论。这时，有八万四千的梵志共集在那里。如为第一上座的，就一再的讽诵外道的书疏，没有不熟练知晓的人。对于天文、地理、星宿变怪等事，也都能一一了知。各人如将欲散时，便会用五百两黄金，以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枚，大牛一千头，用来奉献上师，呈与第一上座。

那时，超术梵志曾经听到此消息：『离开钵摩大国的都城不远之处，有诸梵志，计为八万四千名，都集在于一处，其中经过考试而知道为技术超过大众的人，便会得到大众给与的五百两黄金，以及金杖一枚，金的澡罐一枚，大牛一千头。』这时，超术梵志乃自念而说：我现在为甚么缘故须要家家（每家）去乞求呢？我不如到那些大众所集的地方，去和他们共掬（相比量）技术为是。这时，超术梵志便到了大众所集的地方。

当时，众多的梵志遥见超术梵志之来到，就各各高声唤呼而说：『善哉！祠主！现在我们将获大利了，因此，乃使梵天亲自下降到这里来。』这时，八万四千的诸梵志们，都各起共迎，都异口同声而作如是之言说：『善来！大梵神天！』这时，超术梵志便生此念而说：这些诸位梵志，都称我为梵天，然而我又不是梵天。当时，超术梵志对婆罗门说：『止！止！诸位贤者！不可以叫我为梵天。你们岂不听过么？在雪山之北，有一位为众师的大梵志，名叫耶若达，时于天文、地理，没有不贯练的。』诸位梵志说：『我们都曾经听过，但是都不拜见过耳！』超术梵志说：『我是他的弟子，名叫超术。』这时，超术梵志便向那位众中的第一上座，对他发言说：『如知道甚么技术的话，就对我讲说好了。』

那时，那位众中的第一上座，就向超术梵志，讽诵三藏的技术，都没有漏失。这时，超术婆罗门又对那位上座说：『有一句五百言，现在可以说出！』当时，那位上座说：『我不能了解这意义，到底甚么是一句五百言呢？』当时，超术梵志就告诉他们：『诸位贤者！请大家默然听我诵说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

佛陀讲到这里，又叫一声诸比丘们！你们应当要知道！那个时候，超术梵志便诵出三藏之术，以及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当时，八万四千梵志都叹为未曾有而说：『甚奇！甚特！我们从来并未听过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现在尊者您，应宜坐在上头的第一上座了。』

那时，超术梵志被移迁到那上座之后，便在于第一上头而坐。那时，那一位大众的上座，就怀着极为瞋恚之心，就发此恶誓愿而说：现在此人移我的坐位，而自去补上其位。我现在所诵的经籍，以及持戒苦行等事，如果有福德可得的话，都统统拿来作为咒誓之用。我咒愿此人所生之处，所欲作事时，我都恒常的当会坏败其功德。

这时，那位布施之主，就拿出五百两黄金，以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枚，大牛一千头，美女一人，呈给上座（超术梵志），请其咒愿（降福祥语）。那时，上座（超术梵志）乃告诉施主说：『我现在纳受此五百两黄金，以及金杖一枚，金澡罐一个，当用来供养我的师父。至于这位女人，以及大牛千头，都还回施主你。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不习于欲，也不习于积聚财物之故。』

这时，超术梵志接受此金杖、金澡罐之后，便往诣钵摩大国。其国王名叫光明。当时，那位国王曾邀请定光如来，以及其比丘众，都以衣食供养。那时，那位国王告令城内的人民说：『如果人民们有了香华的话，都不可以卖出去，假如有人卖出的话，当会重罚他。因为我会自己购买，你们不须要转卖他人。』又告敕人民说：『你们要扫洒各处的道路使其都清净，不可使有土沙秽恶之物在地上。同时，也要悬挂僧幡盖，要用香汁涂地，也要作倡妓乐，不可以称计的项目（要奏乐歌唱，愈热闹庄严愈好）。』

那时，那位梵志看见此情景后，便问行道的人说：『今天是甚么喜庆之日呢？为甚么道路都扫洒，都除治不净之物？也悬挂僧幡盖，不可以称计之多，是否为国主太子有所娉娶之事吗？』那些行道之人回答而说：『梵志！您知道吗？钵摩大王现在要迎请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要用衣食等物去作供养，因此之故，令人平治道路，悬挂僧幡盖的！』

然而在梵志的秘记里，也有如下之语的，所谓：『如来出世，乃为非常难以值遇的一件事。时时乃出（出现有时，不应来时，不出现），实在是不可多见的，犹如优昙钵华（灵瑞华）那样，应出之时，其时才会开花出现（时时乃出，据说为三千年开一次华）。』这也是同样的，如来之出现于世间，实在是非常的难以值遇的。再者，梵志之书，也有如下之语：『有二种人之出现于世间，是非常难以值遇的事。那二种人呢？第一为如来，第二为转轮圣王。』此二人之出现于世间，为非常难以值遇的事。

那个时候，那位梵志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为甚么须要急速去报答师恩呢？现在暂且将此五百两黄金奉上定光如来为是（因为值佛甚难，今既恭逢，就应就地奉献，师父这边再作道理）。又作如是之念：依书记所载的，即说如来并不接受人的金银珍宝。我可以持此五百两黄金去买香华，去散如来的身上。

这时，梵志就进入城内去求买香华。当时，城中的行人乃对他说：『梵志！您不知道么？国王曾有教令，如果有人将香华卖给他人的话，就当会受重罚！』这时，那位超术梵志便作如是之念：我真是薄佑（薄福而不幸遇），将要如何是好呢？就这样的出于城外，立在于城门外。

那时，有一位婆罗门女，名叫善味，正持水瓶去取水，手里乃执持五枝华。梵志看见后，对那位女人说：『大妹！我现在须要华，愿妹得见卖给我！』梵志女说：『我甚么时候变成您的妹妹了呢？您认识我的父母吗？』这时，超术梵志又生此念：这位女人的性行非常的宽博，其意在戏笑的。就又对她说：『贤女！我当会算钱给你，并不是要你赠送此华的。』梵志女说：『您岂不听到大王有严令，叫人不得卖华吗？』

梵志说：『贤女！此事苦不倒你的，大王也不奈你何（奈何不了你）！我现在急须此五支的华，我得此华，你得高价，不是很好吗？』梵志女说：『你急须要华，欲作甚么用途呢？』梵志回答说：『我现在觅到良地，欲种此华的。』梵志女说：『此华已经离开其根，终皈不会再生（不能当种植之用）。为甚么您说我欲买去种植呢？』梵志回答说：『如我今天所看见过的良田，假若种死灰的话，当且会再生，更何况是此华呢？』

梵志女说：『甚么是良田？种植死灰怎么会再生呢？』梵志回答说：『贤女！现在有一位定光佛，为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在世间。』梵志女说：『定光如来到底是那一种人物呢？』梵志即回答那位女人说：『定光如来乃有如是之德，乃有如走之戒，乃有如是的成就诸功德的。』梵志女说：『假如有功德的话，您乃欲求何等之福呢？』梵志回答说：『愿我后生，也能如同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禁戒、功德，也当如是。』

梵志女说：『假如你允许与我世世作为夫妇的话，我便会给与您这些华。』梵志说：『我现在所行的，乃为意不着于欲之行（修清净无贪欲的梵行）。』梵志女说：『我并不要求今生给您作妻，只求来世能作您的妻室的。』超术梵志说：『行菩萨所行的，乃为没有爱惜之念，假如你作我的妻妇的话，必定会坏败我的心的。』梵志女说：『我终皈不会坏损您的布施的意愿，就是将我的身体布施给他人的话，终皈也不会坏害您的布施之心愿的。』二人就这样的互谈之后，当时，就持五百金钱来买她的五枚华。也和那位女人共作誓愿后，就各自别离而去。

这时，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到了饭食之时，就着衣持钵，被比丘僧前后围遶，进入钵摩大国。当时，超术梵志遥见定光如来的面貌乃非常的端正，令见者没有不欣喜，诸根都寂静，行步起来并不错乱，有三十二相、八十种的妙好。有如澄水，并没有秽浊，都光明彻照，没有所罣碍的。也像宝山之出于诸山上那样。他看见之后，便发欢喜之心，就在于如来之处，将其所带来的此五茎华，到了定光如来之处。到达后，住在于一边。

这时，超术梵志白定光佛说：『愿见采受（请纳受此华，受与我法）！假如世尊现在不授决的话（传受法要，等于授记），便当会在这里断我的命根，不愿此生命！』那时，世尊告诉他说：『梵志！不可以用此五茎华，就欲人家授与无上等正觉的。』梵志说：『愿世尊给与我说菩萨所应行之法！』定光佛告诉他说：『菩萨所行的，就是无所爱惜！』

那时，梵志便说偈而说：

不敢以父母 持施与外人 诸佛真人长 亦复不敢施

日月周行世 此二不可施 余者尽可施 意决无有难

（不敢将父母，持来布施给他人。诸佛乃为真人之长，也是不敢用来布施的。日月周行于世间，此二物也不可以拿来布施与人。其余的都尽可以布施给与人，心意已决，并没有困难之事。）

那时，定光佛也将如下之偈，回答梵志说：

如汝所说施 亦不如来言 当忍亿劫苦

施头身耳目

妻子国财宝 车马仆从人 设能堪与者 今当授汝决

（你所说的布施之事，也不是如来所说的。如来所说的，乃为：当忍亿劫之苦痛，应布施头与身，以及耳与目。那些妻子与全国的财宝，那些车马，以及仆从等人，假如能够堪以布施与人的话可现在当会传授妙决〔所谓授记〕给你的。）

那时，摩纳（译为少年，为年轻的学道人，指超术梵志）又说此偈而说：

大山炽如火 亿劫堪顶载 不能坏道意 唯愿时授决

（那些火炎的炽盛，有如大山，经过亿劫之久，也堪以顶戴的，也不能毁灭我的道意〔发心求道的此心都不会变〕，唯愿这时传授要决给我〔愿授记与我〕。）

那时，定光如来，乃默然而不发言。这时，那位梵志就手执那五茎华，右膝着在于地，将华散在于定光如来的身上，并作如是之语：『持此福佑（将此功德所得的

福报），使我在于将来的世代里，当如定光如来、至真、等正觉，并没有异！』同时，自己散发在于淤泥之上而说：『如果如来您，肯授我决（授记与我）的话，便当用您的脚踏在我的头发而过去吧！』

佛陀讲到这里，又叫比丘们一声而说：「比丘们！当知！那个时候，定光如来曾经观察那位梵志的心中所念的，便告诉那位梵志说：『你在于将来的世代，当会作为释迦支佛，为如来、至真、等正觉！』」

当时，超术梵志有一位同学，名叫昙摩留支，在于如来的旁边，曾经看见定光佛授超术梵志之决（授记与他），又将其脚踏在梵志的头发上而过去。他看见后，便作如是之言而说：『这位秃头的沙门（指定光佛）为甚么这样的残忍，为甚么举起其脚踏这位清静梵志的头发上而过去呢？这并不是人行之道（非人道）！』

佛陀总结其谭而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个时候的耶若达梵志，（超术梵志的师父），岂为他人吗？你们不可作如是之观。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耶若达，就是现在的白净王（净饭王，佛陀的生父）是。那时在八万四千位梵志当中的上座，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兜之身是。当时的超术梵志，就是我本身是。那时的梵志女卖华的人，就是现在的瞿夷（耶输陀罗妃，佛未出家时之妃）。当时的祠主，就是现在的执杖梵志是。那时的昙摩留支，其口中所造之行，为吐不善之响的人，就是现在的娄摩留支是。那位昙摩留支然后又经过无数劫之中，恒作畜生之身，最后受身（转生）在于大海中作大鱼，其身长为七百由旬。从大鱼之身命终之后，来生于此人间，和善知识从事，恒常亲近善知识，而习诸善法，根门都通利。由于此因缘之故，我才会说：『久来此间。』昙摩留支又再自陈而说：『如是！世尊！久来此间。』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常修习身、口、意之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

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六五

大意：本经叙述如有人假若得到利养，也不会起染着，不得利养，也不起乱想的话，则如狮子之食噉小畜生那样。有人如果得到利养，即起染着之心，不得利养之时，则恒生想念，就如小羊之食粪屎而自贡高那样。因此，比丘如受人的四事供养时，当应不起想着（不贪染），如不得供养时，也不起诸念。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会讲说有关于有人好似狮子，也有人好像小羊之事。你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便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有一种人为甚么好像狮子呢？于是（就是这样的）：比丘们！或者有人得到他人的供养衣被、饮食、床卧诸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他得到之后，便会自己食噉，使用，而不起染着之心，也没有贪欲之意，也不起诸想，都没有这些意念（没有贪念），自己知道出要之法。假若不得利养之时，也不会起乱念（不会忿怒等心），也不会起乱念，而保持没有增减之心，有如狮子之食噉小畜生那样。当于此时，那只兽王也不会作如是之念：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并不会起染着之心，也没有贪欲之意，不会起诸想。此人也是如是，如果得到人家供养其衣被、饭食、床卧诸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得到之后，便自食噉、使用，而不起想着之意，假如不得时，也不会有诸念。

又如有人，受人的供养衣被、饭食、床卧诸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得到之后，便自食噉、使用，而起染着之心，而生爱欲之意，而不知出要之道。假如不得之时，即会恒生此想念。如他得人的供养之物后，便会向诸比丘们自我贡高，而毁蔑他人而说：『我乃能得到人家供养的衣被、饭食、床卧诸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然而这些诸比丘们，却不能得到。』有如大群羊当中，有一匹羊，出离其群之后，曾到大粪聚之处，这匹羊就饱食屎粪之后，回到羊群当中，便自贡高而说：『我能得好食，这些诸羊群都不能得食。』这也是同样的。如有一人，得到人家给与的利养的衣被、床卧诸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就起诸乱想，就生染着之心，便向诸比丘们自我贡高而说：『我能得人家的供养，这些诸比丘们乃不能得到人家的供养。』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学习如狮子王，不可如同小羊。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六六

大意：本经简述知反复，也就是知恩报恩的话，就会近于如来。假如不反复，也就是不知图报恩惠的话，就会远离如来。因此，比丘应当要学反复。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众生，能够知道反复（知恩报恩）的话，此人就是可以尊敬的人。小恩尚且不敢忘弃，更何况是大恩呢？这种人，如果离开这里有千由旬、百千由旬之处，也不会叫做远离，有如近我的身边不异。所以的缘故就是：比丘们！当知！因为我乃恒常的叹誉那些知道反复之人之故（知恩报恩之人）。

假如诸有众生为不知反复的人的话，则大恩尚且不会记忆（挂念），更何况那些小恩呢？这种人并不能亲近于我，我也不能近在于他，倘使身穿僧伽梨（大衣）在我的左右（身边），这种人乃如同离我很远的人那样。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乃常恒不说无反复的人（不称赞此人）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念反复（知恩报恩），不可学无反复（知恩不图报）的人。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六七

大意：本经简述教人千万不可懈惰，应当常念精进而行精进。懈怠对于佛道为有损，精进即有大法益。而指世尊之能超弥勒菩萨之前三十劫成佛，乃由于精进所以致然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懈惰，而种植不善行的话，对于学道之事，会有损害的。假若能不懈怠，而精进的话，则这种人乃为最妙，对于诸善法，便会有增益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弥勒菩萨经过三十劫应当会成佛，会成为至真等正觉。然而我乃由于精进之力、勇猛之心，使弥勒菩萨在于我的后面成道。过去如恒河沙那么多的多萨阿竭（如来）、阿罗诃（至真、应供）、三耶三佛（等正觉），都是由于勇猛精进，而得以成佛的。由于此方便，则当知懈惰会为苦，会作诸恶行，对于学道之事会为有损的。如能具有精进，而勇猛心强的话，对于诸善功德，便会有增益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念精进，不可有懈怠。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六八

大意：本经叙述阿练若的比丘（在静处净修的苦行者），应当修习止与观（定与慧）之二法，这样就能证果无疑。诸菩萨也是由于止与观而成佛的，故比丘也应学习此二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阿练比丘（阿练若，住于无人所到的森林中静修的人，也是头陀行之一），应当要修行二种法。那二种法呢？所谓止与观是（止为定，观为慧。修定能净心而弃贪，修观即修慧而断无明，所谓离贪而得心解脱，离无明而得慧解脱是）。如果阿练若比丘得休息而止的话，则其戒律会成就，会不失威仪，不犯禁行，而作诸功德的。如阿练若比丘又得观的话，便会观察此为苦，会如实而知。会观察苦之集（苦的来源—烦恼），会观察苦之尽（苦之灭尽—寂灭，解脱），会观察苦之出要（脱离苦之要道—八正道），都能如实而知道。他像如是的观察后，其欲漏之心，会得解脱，有漏心、无明漏心，也得解脱。便能得证解脱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会再受后有之身，都能如实而知。

过去世之诸位多萨阿竭（如来）、阿罗诃（至真，应供）、三耶三佛（等正觉），都是由于此二法而得成就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犹如菩萨（指世尊未成佛前）坐在于树王（菩提树）之下之时，首先思惟此二法，也就是止与观是。如菩萨摩訶萨（大菩萨）得静止之后，便能降伏魔怨；如菩萨再得观之后，寻即成就三达智（三明，佛为三达，罗汉为三明。所谓宿命智证明、生死智证明、天眼明、漏尽智证明），而成为无上的至真、等正觉。因此之故，诸比丘们！阿练若比丘应当要求方便，要行此二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六九

大意：本经叙述阿练若比丘既住在于闲静处，而不在于大众中，则应恒常发起恭敬之心，应发起欢喜之心（恭敬尽职于修法，而法喜充满），应当常恒精进，不可有懈怠，应该均能解了诸法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有阿练若的比丘，住在于闲静处，而不在于群众当中的话，就应恒常的当起恭敬，而发欢喜之心。如果又有修学阿练若的比丘，虽然住在于闲静之处，但是并没有恭敬于法，对于法，不发起欢喜之心的话，就是住在于大众当中，为人有所论，也不能知道甚么叫做阿练若之法的。为甚么呢？因为这位阿练若比丘并没有恭敬之心，不发欢喜于法之故（不是法喜充满的行者）。

又次，比丘们！阿练若比丘既住在于闲静之处，不住在于群众当中，就应常恒精进，不可以懈怠，当应统统解了诸法之法。如果阿练若比丘，虽又住在于闲静之处，然而有懈怠之心，而作诸恶行的话，则他就是住在于大众当中，也会为人所论

而被说：『这位阿练若比丘，小为懈怠而没有精进的人。』因此之故，比丘们！阿练若比丘既住在于闲静处，不在于大众中，就应常恒下意的发欢喜之心，不可有懈怠，不可没有恭敬于法，应念常行精进，意不移转（心不乱想）。对于诸善法，就当会统统具足。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〇

大意：本经叙述对于无信之人，为他说信仰之法，以及对于慳贪之人，为他说布施之法，此二种事乃为非常困难之事。而对于信心之人，讲说信仰之法，对于不慳贪之人，讲说布施之法，此二种事，乃为非常容易之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人，不能对于善说法语的。那二种人呢？第一就是对于没有信心之人，对于讲说信仰之法，此事乃为非常的困难之事。第二就是对于慳贪之人，为他讲说布施之法，这也是非常的难事。其次，比丘们！对于没有信仰的人，为他讲说信仰之法的话，他便会兴起瞋恚，便会起伤害之心。有如狗本为恶，加之，又伤其鼻，就会加倍而更为瞋恚。诸比丘们！这也是如是的道理，对于没有信心的人，和他讲说信仰之法的话，便会起瞋恚，而生伤害之心。

比丘们！假若又对于慳贪之人讲说布施之法的话，便会使其生瞋恚，而起伤害之心的。有如痈疮还未成熟之时，又加之以刀割的话，就会痛苦而不可以忍耐那样，这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如对于慳贪之人讲说布施之法的话，就会加倍而一再的生瞋恚，加倍的起伤害之心。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所谓对于此二种人，乃难为说法之义。

又次，比丘们！有二种人容易为其说法。那二种呢？第一就是对于有信心之人讲说信仰之法，第二就是对于不慳贪之人讲说布施之法。比丘们！如果对于有信心的人讲说信仰之法的话，他就会得欢喜之心，其意并不会变悔的。犹如对于有病的人，和他讲说除病之药的话，便会得平复那样。这也是如是，如对于有信心的人，和他讲说信仰之法的话，便会得到欢喜，其心并不会改变。

如果又对于无贪的人，讲说布施之法的话，就会得到欢喜，而没有懊悔之心。犹如端正的男女，自己喜欢于沐浴手与面，又有人来，执持好华奉上给他的话，他就会倍加有颜色，又用好衣服饰奉上其人的话，此人得到之后，就会益加怀抱欢喜那样。这也是如是，如对于无慳贪的人，而给他讲说布施之法的话，便会使对方得到欢喜，而没有懊悔之心。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所谓有这二种人容易为之说法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学习有信心，也应当学习有布施心，不可有慳贪之念。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一

大意：本经简述如能供养父母，以及供养一生补处的菩萨（此一生之后成佛，为补佛之位）的话，就能获得大功德，而得大果报，因此，应当常念孝顺供养父母。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二种法，能给与凡夫之人得大功德，成就大果报，得大甘露之味，而至于无为之处。那二法呢？第一就是能供养父母，这就叫做由于此二人（指父母）而能获大功德，而能成就大果报。第二就是如果又能供养一生补处的菩萨（经过此一生之后，成为佛陀，所谓补佛的位处，如弥勒菩萨乃继佛之后，而补佛的位处，而为弥勒佛那样），就能获大功德，就能得大果报。这就是，比丘们！布施此二种人就能获大功德，就能受大果报，就能得甘露味，而至于无为之处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念孝顺供养父母！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二

大意：本经叙述父母的恩情乃非常的重而难以报答。如有人在左肩的上面荷肩其父，右肩之上，荷肩其母，经历千万年，都用四事去供养，乃至被父母在其肩上放屎溺，仍然为报恩不尽，因此，应当供养孝顺父母，不失时节。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教二人作善（向二种人作善事），怎样也不可能得以报答其恩情的。那二种人呢？所谓父母是比丘！如果又有人，将其父着在于其左肩的上面，将其母着在于右肩的上面，经过至于千万岁，而以衣被、饭食、床蓐等卧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去供养，就是在于你的肩上放下屎溺，犹然不能得以报答其恩情的。

比丘们！当知！父母的恩情乃很深重，就是抱他，育他，随时将其保护，不失去任何的时节，而得见日月，虽用此方便

（勤勉）去对待父母，也知道此恩情之难以报答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供养父母，要恒常的孝顺，不可失弃任何的时节。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三

大意：本经叙述朱利盘特由于不持禁戒，而被其兄诃责，并被驱逐。佛陀乃教他执持扫帚而复诵，因之而遂解悟，而除尘垢，而证阿罗汉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尊者盘特（继路，入四无色定第一的尊者），告诉其弟朱利盘特（愚路，为盘特之弟，性愚，后成阿罗汉果）而说：「如果不能持戒的话，就还俗去作白衣（在家学佛的居士）好了！」当时，朱利盘特听此语后，便到祇洹精舍，站立在于门外而流泪。

那时，世尊乃用清净的天眼，观看到这位朱利盘特比丘站立在于门外，正在悲泣而不能自胜。这时，世尊便从静室站起，好像经行那样的至于祇桓精舍的门外，就告诉朱利盘特说：「比丘！为甚么缘故，在这里悲泣呢？」朱利盘特回答说：「世尊！因为被哥哥驱逐，哥哥说：『如果不能持戒的话，就应还俗去作白衣，不须要住在于这里。』因此之故，到这里悲泣的！」世尊告诉他说：「比丘！不可以怀畏布（不要怕）。我乃成就无上的等正觉的，不是由你的哥哥盘特而得道的。」（佛陀是我，能使你证道的是我，不是你的哥哥的）。

那个时候，世尊乃以手执朱利盘特，到了静室，叫他坐下。世尊又教使他手执扫箠（竹帚）而吩咐说：「你诵念此二字（扫箠），此二字是甚么意义？」这时，朱利盘特诵得扫之字，又忘掉箠之字，如诵箠之字，又忘掉扫之字。

那时，尊者朱利盘特诵此扫箠二字，乃经过数日的时间。然而此扫箠又名叫除垢，朱利盘特又作如是之念：甚么叫做除？甚么叫做垢？垢就是灰土瓦石，除就是清静。又作如是之念：世尊为甚么缘故用此来教诲我呢？我现在应当思惟其中之义。由于思惟此义，而又作如是之念：现在我的身上也有尘垢，我应自作其喻。甚么为之除？甚么为之垢？他又作如是之念：缚结就是垢，智慧就是除，我现在可以用智慧之箠，去扫除这些结缚！

那时，尊者朱利盘特，又思惟五盛阴之成，以及其败之事。所谓这就是色阴，就是色阴之集（因），就是色阴之灭，就是色阴的成与败。痛（受）阴、想阴、行阴、识阴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其成与败。他在那个时候，思惟此五盛阴之后，其欲漏心得解脱，有漏心得解脱，无明漏心得解脱。已得解脱之后，便得解脱之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有（没有后有之身），如实而知道真理，尊者朱利盘特便成就阿罗汉果。

已经成为阿罗汉之后，就从他的座位站起，到了世尊之处，而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他白世尊说：「我现在已经有智；现在已经有慧，现在已经了解扫箠之义了。」世尊告诉他说：「比丘！你是怎么了解呢？（了解的程度如何？）」朱利盘特回答说：「所谓除，就是慧，所谓垢，就是结缚。」世尊告诉他说：「善哉！比丘！如你所说的，除就是慧，垢就是结。」

那时，尊者朱利盘特。向世尊说此偈而说：

今诵此已足 如尊之所说 智慧能除结 不由其余行

（现在诵此而很满足，都如师尊您所说的：智慧能除灭尘垢。并不是由于其余之行而成的。）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如你所说的，是用智慧，而不是由于其余之行的。」

那时，尊者听世尊所说，乃欢喜奉行！

一七四

大意：本经叙述与怨憎的人共会，以及与恩爱的人之别离，乃为世人所捐弃不喜之事。如果与怨憎之人别离，以及与恩爱之人共会，乃为世人所喜悦的事。这些都是由于爱而生成的，因此之故，应当学习除去爱欲，并使它不再生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这二种法，为不可以敬待的，也是不足以爱着的，是世人所捐弃的。那二种法呢？第一就是与怨憎的人共同聚会（住在一起），这是不可以敬待的事，也是不足以爱着的，是世人所捐弃的。第二就是与恩爱的人别离，这也是不可以敬待的事，也是不足以爱着的，是世人所捐弃不要之事。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有此二种法，为世人所不喜悦，所不可敬待的事。

比丘们！又有二种法，是世人所不捐弃的。那二种法呢？第一就是与怨憎的人别离，这是世人之所喜悦的事。第二就是与恩爱的人集在于一处，是令人非常可以爱敬之事，是世人之所喜悦的事。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所谓有此二法，为世人所喜悦的事。我现在讲说此怨憎的共会之事，以及恩爱的别离之事，又说怨憎之别离，以及恩爱的共会，有甚么义呢？有甚么缘呢？」比丘们回答说：「世尊乃为诸法之王，唯愿世尊给与我们讲解，诸比丘们听后，当会共同奉行！」

世尊告诉他们说：「谛听！（应注意的听），听后要思念其义，我当会为你们分别阐说。诸比丘们！此二法乃由于爱而兴起的，由于爱而生，由于爱而成，由于爱而起的。应当要学习除灭其爱，使它不再生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一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二

三宝品第二十一

概要：本品首述归依三宝的功德，依次为布施与平等与思惟之三福业，妊娠之三因缘，起慈心而将意安于三处之事，身口意三业应行善业，以及诸根寂静，而知节度饮食，不失经行之三法，风、痰、冷之三病有三良药，应弃身口意之三恶行，而修三善行，远离欲、色、痛之三事，和最后之身、命、贼之三不牢要等事。

一七五

大意：本经叙述三自归依的功德。所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法僧三宝的话，就能依之而得第一之德，便能受天上、人中之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自归依之德，那三种呢？所谓归依佛就是第一之德，归依法就是其第二之德，归依僧就是其第三之德是。

这为甚么叫做归依佛之德呢？因为在于诸有众生当中，不管是二足（人类）、四足（兽类）、众多之足（如百足等），或者是有色（欲界、色界）、无色（无色界），有想、无想（无想天的众生），乃至尼维先天上（非想非非想天，无色界的第四天，为最奥顶之天，非想为没有粗想之烦恼，非非想为并不是没有细想之烦恼），一位如来在此当中，乃为最尊、最上的觉者，并没有众生能及于如来的。如牛而得乳，由乳而得酪，由酪而得酥，由酥而得醍醐，然而醍醐乃在五味当中（酥有生酥、熟酥），为最尊、最上，是其它之味不能及的。这也是同样的，在诸有众生当中，不论是二足、四足、众多之足，或者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乃至尼维先天上（世界众生最高次者），如来在于其中，乃为最尊、最上，为没有能及的觉者。所有的众生如果承事佛陀的话，就叫做承事第一之德。由于能获第一之德之故，便能受天上、人中之福，这名叫做第一之德。

甚么叫做自归依法呢？所谓有诸法，如有漏之法、无漏之法，有为之法、无为之法，以及无欲、无染，灭尽、涅槃等法。然而涅槃之法乃在于诸法当中，为最尊、最上，并没有其它之法能及的。如由于牛而得乳，由于乳而得酪，由于酪而得酥，由于酥而得醍醐，然而醍醐乃在于诸味当中，为最尊、最上，并没有能及的味那样，这也是如是，所谓有诸法，如有漏、无漏，有为、无为，无欲、无染、灭尽、涅槃等，然而涅槃之法，乃在于诸法当中，为最尊、最上，并没有能及之法的。诸有众生如果承事法的话，就叫做承事第一之德。由于获得第一之德之故，便能受天上、人中之福，这名叫做第一之德。

甚么为之自归依圣众呢？所谓圣众，就是在大众大聚的有形之类，在此众生当中，如来的众僧（有德的弟子集团），乃在于此众生之中，为最尊、最上，并没有能及的众生。如由于牛而乳，由于乳而得酪，由于酪而得酥，由于酥而得醍醐那样，然而醍醐乃在于众味当中，为最尊、最上，并没有能及的味那样，这也是如是，所谓圣众，乃在于大众大聚的有形之类的众生当中，如来的众僧，乃在于此聚里面，为最尊、最上，并没有能及的。这就是所谓承事第一之德。由于获得第一之德之故，便会受天上、人中之福，这名叫做第一之德。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第一承事佛 最尊无有上 次复承事法 无欲无所著  
敬奉贤圣众 最是良福田 彼人第一智 受福最在前  
若在天人中 处众为正导 亦得最妙座 自然食甘露  
身着七宝衣 为人之所敬 戒具最完全 诸根不缺漏  
亦获智慧海 渐至涅槃界 有此三归者 趣道亦不难

（第一应承事佛陀，因为是最尊无上的觉者之故。其次又应承事于法，是无欲无所执着之法。第三就是应敬奉贤圣的僧众，佛法僧三宝就是最为良好的福田。）

（这种人就是第一有智慧的人，所受的福报，会在众人的前面。假如转生在于天、人当中时，会处在众人当中，而为正导的人物，也会得到最妙之座，自然能得饮食甘露之味。）

（这种人的身上乃穿着七宝的衣服，会被众人所尊敬，对于禁戒也具备而最为完全，诸根都不会有缺漏。也能获得智慧如大海，渐渐的趋至于涅槃的境界。有了此三归依的人，即趣道〔证果〕也是不困难的。）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六

大意：本经叙述布施、平等、思惟的三福业。所谓布施应有欢喜心（开心），量自己的能力，并不爱惜的施献。平等乃由不杀、不盗，乃至以慈悲喜舍普覆于一切。思惟就是修习念觉意等七觉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这三种的福德之业。那三种呢？第一：布施为福业，第二：平等为福业，第三思惟为福业。

为甚么布施名叫福业呢？如有一个人，很开心（欢喜心）的布施沙门、婆罗门，和那些极为贫穷的人、孤独的人、无所趣向的人，而以食物给与须要食物的人，以浆给与须要浆的人，乃至布施衣被、饭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以及香花、宿止（住处），都随身所便（量力所及），并没有爱惜的话，这就名叫布施为福德之业。

甚么叫做平等为福业呢？如有一人，不杀生、不偷盗，都恒知惭愧，而不兴起恶想，也不盗窃，而爱好惠施于人，并没有贪恚之心，其语言都和雅，不伤人心。也不他淫（不淫），而自修梵行，己色而自足（自己的一切都自我满足）。也不发妄语，都恒念至诚，也不生欺诳他人之言，为世人所尊敬，而没有增损。也不饮酒，都恒知避免乱性。又以慈心遍满于一方，至于二方、三方、四方，也同样的以慈遍满，八方、上下，都一样的以慈遍满其中，为无量而无限，为不可限际，不可称计。用此慈心普覆于一切众生，使他们都得安隐。又以悲心、喜心、护心（舍心），普满于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也同样的以悲喜护等心，普覆一切，至于八方、上下，都一样的悉满悲喜护等心在于其中，为无量无限，不可以称计。以此悲心、喜心、护心悉满在于其中，就名叫做平等为福之业。

彼法为甚么叫做思惟为福业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修行念觉意（觉就是觉了，觉了所修之法，是真是假，有七觉分。念就是思念。修法时，善能觉了，常使定慧都平等。如果其心昏沈之时，就应念择法、精进、喜之三觉分，去观察

诸法，使其不昏沈。假如其心浮动的话，就应念除觉分，去除身口的过非，用舍觉分去舍于觉智，用定觉分去入于正定，去摄其散心，为之念觉意，是七觉分的第七），依于无欲，依于无观，依于灭尽，依于出要之法（如上之注）。为修行择法觉意（七觉分之第一。择为拣择。用智慧观察诸法之时，善能简别真或伪，就不会谬取虚伪之法），修习喜觉意（喜为欢喜，所谓心契悟于真法，而得欢喜时，善能觉了。此喜不从颠倒而生，乃住于真法喜），修学猗觉意（轻安觉分、除觉分。断除身心的粗重，使身心轻利安适），修学定觉分（使心住于一境而不散乱），修学护觉意（舍觉分。舍诸妄谬，舍一切法，平心坦怀，更不追忆）。乃依于无欲，依于无观（无寻伺），依于灭尽，依于出要之道。这名叫思惟为福业。像如是的，比丘们！有此三种福德之业。」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布施及平等 慈心护思惟 有此三处所 智者所亲近  
此间受其报 天上亦复然 缘有此三处 生天必不疑

（1.布施，以及2.平等，及以慈心而护3.思惟，有这三处所〔三种趣向之法〕，乃为智者所亲近的。在此人间能受其福报，往生于天上界也是同样的。缘于此三处〔三种福业〕，会往生于天上，必定为不会有疑惑的事）。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要素此三处（行此三种福业）。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七

大意：本经叙述识神受胎，乃由于三种因缘而来。所谓1.父母共集于一处，而有欲念，同时均为没有病患，2.识神来投，3.父母均为有儿之相。世尊最后劝人断此三因缘（新望人人都能用功而得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因缘，识神会受胎（妊娠）那三种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做母亲的有欲之意时，父母共集在于一处，而同在于一床上宿，然而外识并未趣来相应的话，便不能成胎（不妊娠）。如果外识欲来相应，然而父母不集在一起的话，就不能成胎的。假若做母亲的没有欲念之时，虽然父母共集在一起，虽然做父亲的欲念很盛，而且却不大殷勤，那么，这时，也不一定能成胎的。倘使父母集在于一起，母欲很炽盛，而做父亲的却不大殷勤，这样，也同样的不一定能成胎的。

如果父母集在于一处，然而父却有风病，母也有冷病，这样，也是不能成胎的。如果父母集在一起，而母有风病，父也有冷病的话，同样的不能成胎。假如有时父母集在于一处，然而父身的水气偏多，母身虽然没有此患，也不能成胎的。

如果有时父母集在于一处，父之相为有子，而母之相却没有子的话，也不能成胎的。如果有时父母集在于一处，母之相为有子，父之相却没有子的话，也同样的不能成胎的。假如有时父母均为是没有子之相（命）的话，也是不能成胎的。

如果有时识神趣胎，然而父乃外行不在的话，也不能成胎。如果有时父母相应

集在于一处，然而母乃远行不在，也是同样的不能成胎。如果有时父母相应集在于一处，然而父身却遇重患，这时识神来处，也是不能成胎。如果有时父母相应集在一处，这时识神来趣，然而母身却得重患，就同样的不能成胎。如果有时父母相应集在于一处，识神来趣，然而父母之身俱得疾病的话，一样的不能成胎的。

比丘们！如果父母集在于一处，父母都没有病患，而识神也来趣向，而父母又是同有儿之相的话，这样就能成胎的了。这叫做有此三种因缘而来受胎。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去断除此三种因缘（用功弃除投胎受生之苦）。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八

大意：本经叙述欲起慈心普及于父母、兄弟、宗族、室家，乃至朋友、知识之人的话，就应安处于三宝的门下，不可有移动之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众生，欲起慈心，有笃信之意，愿承受奉事父母、兄弟、宗族、室家、朋友、知识的话，就应当安住于三处，使令不移动。那三处呢？第一就是应当发欢喜心，在于如来之处，心不移动（坚信佛陀不移易）。深信那如来为至真，为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世尊。

第二就是应当发意在于正法中。认为如来之法乃为善说无碍，极为微妙，由于此而能成就道果的。像如是的，有智之人应当学习而知其道理。

第三也应当发意于圣众之所。如来的圣众均为是和合而没有错乱，法法都成就，戒也成就，三昧也成就，智慧也成就，解脱也成就，解脱见慧（解脱知见）也成就的。所谓圣众，就是四双八辈、十二贤圣（向与果为一双，四向四果为八辈，十二贤圣为四与八之综合数），这些为之如来的圣众，是可敬、可贵的圣众，这也是世间的无上的福田。诸所有的比丘，不管那一位，如果学习此三处的话，就能成就大果报。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七九

大意：本经叙述瞿波离比丘的身口意不行善，而毁谤舍利弗与目犍连，因而身生恶疮，堕入于莲华地狱，身受烈火焚烧，百牛犁之苦，目连愍念而往教化，仍然口出恶言，致遭千牛犁舌之苦。佛陀即教弟子，应修身口意三业。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名叫瞿波离（译为恶时者，为提婆达多的弟子），曾至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那位比丘白世尊说：「这位舍利弗比丘，和目犍连比丘，所行的甚为恶，都造诸恶行。」

世尊告诉他说：「不可以作如此之语！你在如来之处，应该发欢喜心才对。因为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所行的都是纯为善行，并没有诸恶行啊！」这时，瞿波离比丘仍然再三的白世尊说：「我知道如来为

诚实而没有虚妄，然而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所行的确实为甚恶，并没有善本的。」

世尊告诉他说：「你实在是愚人！你不相信如来所说之语吗？你刚说的：『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所行的都非常之恶。』之语，会由于你造此恶行之故，不久之后便会受其果报的。」

那个时候，那位比丘即在其座上，身上生起恶疮，有如芥子之大，辗转而为如大豆，渐渐的变为如阿摩勒果（余甘子，叶如小枣，花白而小，果如胡桃，味为酸带甜，故似芒果），稍如胡桃那么的大，遂如合掌之相，流溢脓血，而身坏命终，生堕于莲华地狱之中（本为八寒地狱之第七，由寒之苦而裂，而如钵头摩华色一赤莲华之色。然而由经文看，则为举狱均为赤热，如赤莲华那样）。

当时，尊者大目犍连听到瞿波离命终的消息之后，便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须臾就退坐，而白世

尊说：「瞿波离比丘为生于何处呢？」世尊告诉他说：「他命终之后，生在于莲华地狱之中。」目连又重新白世尊说：「我欲到那个地狱之中，去教化他。」那时，世尊乃默然而不对（不开口）。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即如力士之屈伸其手臂那样之顷，就从舍卫城外隐没不现，便到达莲华大地狱中。当于那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瞿波离比丘的身上乃被火燃烧，又有百头之牛，正在犁其舌。那时，尊者大目犍连在于虚空中结跏趺之坐，弹其手指，而对于那位比丘说话。

那位比丘即仰问而说：「你是甚么人呢？」目犍连回答说：「瞿波离！我是释迦文佛的弟子，字为目犍连，姓叫拘利陀（拘律陀）。」这时，那位比丘见目犍连后，就吐此恶言而说：「我现在堕在于此恶趣，仍然不能免离你的面前吗？」说这些话后，就在于那个时候，有千头的牛，来犁其舌头。

目连见此情形后，倍增其愁悒，而生变悔之心，就在那个地方隐没，还至于舍卫国，而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住在于一边。那时，目连就将此因缘（经过的事）其白世尊。世尊告诉他说：「我刚才不是对你说，叫你不须到那里去见此恶人吗？」

当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斩身 由其恶言  
彼息我息 此二俱善 已造恶行 斯堕恶趣  
此为最恶 有尽无尽 向如来恶 此者最重  
壹万三千 六壹灰狱 谤圣堕彼 身口所造

（大概人的出生之后，斧头就在于其口中，所以会斩其自己之身的原因，就是由于其口出恶言而来的。他如能息止其恶言的话，就我也会息止的，彼此之二，都均为是善的。假如已经造恶的业行的话，这就会随之而堕在于恶趣的。这是最恶劣的，为有尽而无尽的。向于如来之法而发出恶口的话，这乃最为严重的事。在壹万三千六百狱中，有壹灰狱，是那些毁谤圣者所堕的地方，为其身口的恶业所造的。）

当时，世尊也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学习三法，而成就其行。那三法呢？所谓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是。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八〇

大意：本经叙述应成就诸根的寂静，饮食之知节，不失其经行之三法。应常念系意在于道品之中，就能尽诸有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成就三法的话，在于现法当中，就能善得快乐，而勇猛精进。而得尽有漏。那三种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第一就是诸根寂静，第二就是饮食知节，第三就是不失经行。

怎样为之比丘之诸根寂静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如果你的眼睛看见色境时，并不生起想着之心，并没有识念（不执着，不贪恋）的话，即其眼根就会得到清净。由于他的愿求解脱，就会恒常的保护其眼根。假如耳根闻声音，鼻根嗅香气，舌根知滋味，身根知细滑，意根知诸法时，都不起想着，并没有识念的话，即耳根乃至意根都能得到清净。由于其愿求于解脱之故，而会恒护耳根乃至意根。像如是的，就是比丘之诸根寂静。

甚么为之比丘之饮食知节呢？于是（是这样的），一位比丘，应思惟饮食之所从来之处，不求食到肥白（白胖），所趣之欲望就是为了支持身体，为了得以保全四大的色身（人身也是地水火风四大原素所形成的）而已。我现在应该除去旧痛，使新痛不生，使身体有力量，得以修行圣道，使清净的梵行不绝。犹如男女之身生起恶疮时，就会用脂膏（膏药）去涂其疮那样。所以会涂疮的原因，就是欲使其按时而愈之故，这也是如是的。诸比丘们！饮食应知节。于是（应该这样），比丘们！应该思惟饮食所从来之处，不是为求肥白，所趣的欲望，是为了支持形体，为了得以保全四大的色身而已。我现在应当除去旧痛，使新痛不生，使身体有力量得以修行圣道，使清净的梵行不绝。犹如载重的车辆，所以应膏其轂的原因，就是欲使其重量有所趣转的。这也是如是，应对于饮食有所知节制，应思惟其从来之处，不可求为肥白，趣向的欲望（目的），是为了支持形体，为了得以保全四大色身而已。我现在应当除去旧痛，使新痛不生，使身体有力量，得以修行圣道，使清净的梵行不断绝而已。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饮食应当知道节制。

甚么为之比丘之不失经行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在前夜（初夜，下午五至九点）、后夜（翌晨一点至五点），都应恒念经行（用功思惟真理），都不失时节，应常念系意在于道品之中。如果在于白天之时，不管是行，或者是坐，都思惟妙法，除去五阴之盖障。又在于初夜（下午五至九点），不管是行，或者是坐，都思惟妙法，都除去五阴之盖障。又在于中夜（下午九点至翌晨一点），右胁而卧（右胁倒在于床上而卧），则思惟系意在明相。又在于后夜（零晨一点至五点）起床，或者是行，或者是坐，都思惟深法，而除去五阴之盖障。像如是的，比丘乃不失去其经行。

如果有比丘，其诸根寂静，饮食知节，不失经行，而常念系意在于道品之中的话，则这位比丘便能成就二果（阿那含果与阿罗汉果），在于现法当中，会得证阿那含（不还，三果阿罗汉）。犹如善于调御

的人，在于平正的路中，驾御四马之车那样，并不会凝滞，所欲到之处，必能果决不疑。这位比丘也是一样的，其诸根寂静，饮食知节，不失经行，而常念系意在于道品当中，则这位比丘便能成就二果，在于现法当中，便能漏尽，或得阿那含果的。」（如不成漏尽的阿罗汉的话，也能成就三果阿罗汉的阿那含果。）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八一

大意：本经叙述风、痰、冷的三大患，都以酥、蜜、油为良药。贪、瞋、痴三大患，则各以不净、慈心、智慧观想因缘为良药。当比丘的，应求此三种良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人有三种大患。那三种呢？所谓风病为大患，痰病为大患，冷病为大患，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三种大患。然而对于此三种大患，而又有此三种的良药。那三种呢？如果为风患的话，就是以酥为良药，以及以酥所作的饭食。假如为痰患的话，就以蜜为良药，以及以蜜所作的饮食。如果为冷患的话，就以油为良药，以及以油所作的饭食。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三大患，而有此三种药的。」

像如是的，比丘也有此三种大患。那三种呢？所谓贪欲、瞋恚、愚痴是。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三大患。然而对于此三大患，而又有三种良药。那三种呢？如贪欲起时，就用不净观去治它，以及思惟不净之道。瞋恚的大患的话，就用慈去治它，以及思惟慈心之道。愚痴的大患的话，就用智慧去治它，以及观想因缘所起之道。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三种大患，而有此三种良药。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去索此三种良药。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八二

大意：本经简述有身口意之三恶行，和身口意之三善行。学佛的人应舍弃身口意之三恶行，而当修身口意之三善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的恶行。那三种呢？所谓身的恶行，口的恶行，意的恶行。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所谓有此三种的恶行。应当求方便，而修学三种善行。那三种呢？假若身恶行的话，就应修学身的善行，口的恶行的话，就应修学口的善行，意的恶行的话，就应修学意的善行。」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当护身恶行 修习身善行 念舍身恶行 当学身善行  
当护口恶行 修习口善行 念舍口恶行 当学口善行  
当护意恶行 修习意善行 念舍意恶行 当学意善行  
身行为善哉 口行亦复然 意行为善哉

一切亦如是

护口意清净 身不为恶行 净此三行迹 至仙无为处

（应当守护其身，使其不行恶行，而修习身的善行。要念念舍弃身的恶行，应当修学身的善行。应当守护其口，使其不行恶行，而修习口的善行。要念念舍弃口的恶行，应当修学口的善行。应当守护其意，使其不行恶行，而修习意的善行。要念念舍弃意的恶行，当应修学意的善行。）

（身行为善哉！口行也同样的为善哉！意行当然也是为善哉！一切都应如是。如果守护其口与意而为清净，身也不做恶行的话，则清净此三行迹的缘故，就能到达大觉金仙的无为〔涅槃〕处。）

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舍弃三恶行，而修学三善行。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八三

大意：本经叙述欲、色、痛（受），均有味（快适），有过患，以及有舍离之法。学佛的人当念而在树下空闲之处，坐禅思惟，不可有懈怠。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有众多的比丘，到了食时，都着衣持钵，进入城内去乞食。这时，众多的比丘便生如此之念：我们今天欲进入城内去乞食的时间还早，现在可以相率先至于外道的梵志之处。

当时，众多的比丘便往至于异学的梵志之处。大众到达后，共相问讯，然后都坐

在于一边。这时，梵志问沙门说：「听说你们的瞿昙道士（指为修行者），乃恒说欲的论（有关于欲念、过患，以及其出离之事）、色的论（有关于色阴的事）、痛的论（有关于受阴的事）、想的论（有关于想阴的事）。像这些诸论，和我们之论有甚么差别呢？我们所论的，也是沙门所说的，沙门所说的，也是我们所论说的。沙门的说法，乃同于我们的说法，沙门的教诲，乃同于我们的教诲啊！」

这时，众多的比丘听他所说之语后，也不说其为善，又不说其为恶，即从座起而去，并作如是之念：我们应该将这些意义去请问世尊为是！那时，众多的比丘嗣后去乞食，大众食后，便到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当时，众多的比丘，就将从梵志之处，所听到的因缘事的本末，统统向世尊报告。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如那位梵志作如是之间的话，你们应当用如下之义，去回答其问为是：『欲念到底有甚么味（快适）？又有甚么过患（祸端）？应当舍离贪欲的。色阴有甚么味（快适）？又有甚么过患（灾祸）？应当舍离色阴的。痛（受阴）有甚么味（快适）？又有甚么过患（灾祸）？应该舍离痛（受阴）的。』你们如果将这些话去应酬其来问的话，

那些诸梵志们一定会默然不能回答的。倘如有所回答的话，也不能知解如此的深义，而遂增其愚惑，而堕于边际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不是他们的境界之故。

然而再者，比丘们！魔及魔天、帝释天、梵天、四天王、沙门、婆罗门、人，以及非人们，如能解答如此的深义的人，乃除了如来等正觉，以及如来的圣众、受我之教的人，对于此，即不会为论的。

欲贪有甚么味呢？所谓五欲就是。那五欲呢？如眼根看见色境时，就会起眼识，而会甚爱而敬念（非常爱念），是世间的人之所喜欢的。如耳根听闻声境，鼻根嗅到香境，舌根知道味境，身根觉知细滑

（触境），而甚爱敬念（非常的爱念），是世人所喜欢的。如果一再的在于此五欲当中，生起苦与乐之心，就是所谓欲味的。

为甚么欲贪会有那些过患呢？如有一位族姓子，曾学习诸技术，而自营自己。或者学习田作（农业），或者学习书疏（文学），或者学习佣作（工事），或者学习算数，或者学习权诈，或者学习刻镂，或者学习通信，而往来于彼此。或者学习承事王身，而不避严寒或炎暑，因此，而记累（积累）勤苦，不自由己（自己不得自由自己，如食君之禄，得听君言，食人之惠，即须为人服务等事）。作这些辛苦之事，而获得财业，就叫做欲就是大过患。

现世的苦恼，乃由于此恩爱，都由于贪欲而来的。然而再者，那些族姓子，如果作这些勤劳，而不能获得财宝的话，他便怀怀着愁忧，便会苦恼不可称记（非常的苦恼不已）。当时，便会私自思惟：我作如是的功劳，施诸方计（用种种办法），然而却不能得到财宝。像如是之比的话（有这种现象之时），就当会念舍离，这叫做应当舍离欲贪。

又次，那位族姓子，或者有时作这些方计（努力计划），而获得财货，既能获得财货，就应广施方宜，但是却恒自拥护其财宝，恐怕国王之敕夺，或者被贼所偷窃，为水所漂，被火所烧。又作如是之念：应该藏窖起来，然而又恐后来亡失。正欲提出为利，但是又恐不克（利不及费，不能达到目的）。或者家中出恶子，而费散我辛苦得来的财物。这就是欲贪为大患，一切都由于欲为本，才会致此灾变的。

又次，族姓子会恒生此心，会欲拥护其财货。然而到后来，还是又被国王所夺，被贼所劫，被水所漂，被火所烧，所藏窖的，又为不克（不能克制不失）。正欲出以生利，也是不能获得。居家而出恶子，而费散财货，万不能获一，便会怀着愁忧苦恼，而椎胸唤呼（哀叹）而说：『我本来所得的财货，现在都全都亡失了！』就这样的成就愚惑，心意就会错乱，这就叫做欲为大患。缘于此欲之本，就不能趋至于无为。

又次，缘于欲之本，而着铠执仗，而共相攻伐。由于互相攻伐，就会或者在于象众之前（象军之前），或者在于马众（马军）之前，或者在于步兵（步军）之前，或者在于车众（车队）之前，看见马和马共斗，看见象和象共斗，看见车队和车队共斗，看见步兵和步兵共斗，或者相互斫射，或者用稍相互斫刺。像如此之比，就是说欲为大患。缘于欲为本，才会致有如此的灾变的。

又次，缘于欲之本，而着铠执仗，或者在于城门，或者在于城上，而共相斫射。或者用稍而刺，或者用铁轮而辄其头，或者消铁（镕液）互相喷洒。受此种种的苦恼，就会有众多的人之死亡。

又次，欲贪也是没有常（无常）的，都均为有代谢变易，都不停而不解脱的。此

欲为变易无常之故，就叫做欲贪为之大患。

要怎样才能舍离欲念呢？如果能够修行而除贪欲的话，就叫做舍欲。所谓诸有沙门、婆罗门，有的并不知道欲之会为大患，也不知道舍欲之原。如果实在不知沙门应行沙门之法，应行沙门的威仪，不知婆罗门应行婆罗门的威仪的话，则这就不是

沙门，不是婆罗门，也不能举身去作证，不能自游戏于证悟之中。又所谓诸沙门、婆罗门，能审知欲为大患，能舍离其欲，如实而不虚，知道沙门有沙门的威仪，知道婆罗门有婆罗门的威仪，己身能够作证而自游戏于其中的话，就是叫做舍离于欲。

甚么为之色味呢？假如眼前看见刹帝利的女种（帝王族亲的种族的女人），婆罗门之女种（婆罗门种的女人），长者的女种，其年龄为十四、十五、十六，长的不长不短（不高不矮），不肥不瘦，不白不黑，端正无双（非常的端正大方），为世间所希有的。他最初看见其颜色，而生起喜乐之想，就叫做色味。

甚么叫做色之大患呢？又次，如果后来看见那位女人已经为八十、九十，乃至已经为百岁的时候，甚颜色已变易，少壮的时代已经过去，牙齿已经缺落，头发已经皓白，身体已经垢壅（到污秽之界），皮缓而面皱，脊偻而呻吟，身体有如旧的车辆，形体都战掉，都扶杖而行。云何呢？（不觉得怎么样吗？）比丘们！最初所看见的妙色，后来又变易的很利害，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又次，于此，如果看见那位女人，身体抱着重患，而卧在于床褥，失去其大小便，又不能起止（不能行动）。云何呢？（不觉得怎样吗？）比丘们！本来所看见的妙色，而现在致有此患，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诸比丘们！这就叫做色为大患。」

「又次，比丘们！如果看见那位女人身坏而命终时，就将她送至于冢间（墓地）。云何呢？（不觉得怎么吗？）比丘们！本来所看见的妙色，现在都已改变，就在于其中会现起苦乐之想，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又次，如果看见那位女人，死后经过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乃至七天，其身体会膨胀而烂臭，会散落在一处。云何呢？（不觉得怎么样吗？）比丘们！本来有的妙色，现在致于这样的变易，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又次，如果看见那位女人被乌、鹊、鷓、鸕等鸟来噉食，或者为狐、狗、狼、虎所见而被牠们所食噉，或者看到被蝇飞蠢动、极细的蠕虫所食噉。云何呢？比丘们！她本来具有的妙色，现在已致于此变易，在于其中生起苦乐之想，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又次，如果看见那位女人之身，被虫鸟所食其一半，残余的肠胃血肉，都污秽不净。云何呢？比丘们！她那本来所有的妙色，现在已致此种变化，在于其中生起苦乐之想，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这就是叫做色为大患。」

「又次，如果看见那位女人之身的血肉都已消尽，残余的都是骸骨相连之相。云何呢？比丘们！她那本来所有的妙色，现在已致为此变易，在于其中，会生起苦乐之想，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又次，如果看见那位女人的血肉都已消尽，残余的唯有其筋缠在于束薪。云何呢？比丘们！她本有的妙色，现在已致于这样的变易，在于其中会生起苦乐之想，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又次，如果又看见那位女人之身，其骸骨已散落，都各在于一处，或者脚骨在于一处，或者膊骨在于一处，或者骨在于一处，或者臑骨在于一处，或者肋肋在于一处，或者肩臂骨在于一处，或者颈骨在于一处，或者髑髅在于一处。云何呢？」

诸比丘们！她本有的妙色，现在已致于这种变易，在于其中会生起苦乐之想，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又次，如果看见那位女人之身，其遗骨为皓白之色，或者好似鸽鸟之色。云何呢？比丘们！她本有的妙色，现在已致于此变易，在于其中会生起苦乐之想，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

是！世尊！」世尊告诉他说：「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又次，如果看见那些女人，其骸骨经过无数岁（算不尽的岁月），或者有的已腐烂而坏败，和尘土同色。云何呢？比丘们！她本有的妙色，现在已致于如此的变易，会在于其中生起苦乐之想，这岂不是大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又次，此色为无常，为有变易，不得久停的，并没有牢强。这就是所谓色为大患。」

「甚么叫做色为出要呢？假如能够舍离于色，除弃诸乱想的话，这就是所谓舍离于色。如果诸沙门、婆罗门，对于色，而染着于色，而不知其为大患，也不知舍离，都不能如实而知的话，这就不是沙门、婆罗门。其身在于沙门，而不知道沙门的威仪，在于婆罗门，而不知道婆罗门的威仪，就不能于自己之身作证，而自游戏于其中。所谓诸有沙门、婆罗门，对于色而不染着于色，深知为大患，而能知道舍离的话，就是所谓在于沙门而知道沙门的威仪，在于婆罗门而知道婆罗门的威仪，自己之身能作证悟而自游戏于其中，这叫做舍离于色。」

甚么叫做痛（受）之味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得乐痛（乐受）之时，便知道我得乐痛（乐受）。得苦痛（苦受）之时，便知道我得苦痛（苦受）。如果得不苦不乐之痛时（舍受），便知道我得不苦不乐之痛（舍受）。如果得食之乐痛（乐受）时，便知我得食的乐痛（乐受）。如果得食之苦痛时，便知我得食的苦痛（苦受）。如果得食的不苦不乐之痛（舍受）时，便知我得不苦不乐之痛（舍受）。如果为不食的苦痛（苦受）之时，便自己知道我为不食的苦痛（苦受）。如果为不食之乐痛（乐受）之时，便自知我为不食之乐痛（乐受）。如果为不食的不苦不乐之痛（舍受）之时，便自知我为不食的不苦不乐之痛（舍受）。

又次，比丘们！如果得乐痛（乐受）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就不会得苦痛（不苦受），也不会有不苦不乐痛（不舍受），那个时候我乃唯有乐痛而已。如果得苦痛之时，那时就没有乐痛，也没有不苦不乐痛，唯有苦痛而已。

其次，比丘们！如果得不苦不乐痛（舍受）时，那时就没有乐痛与苦痛（不乐受、苦受），唯有不苦不乐痛（舍受）而已。其次，痛（受）为无常、变易之法，因之而知道痛（受）为无常、变易之法的话，这就叫做痛（受）为大患。

甚么为之痛为出要呢？如果能够对于痛（受）而舍离于痛（受），而除去诸乱想的话，就叫做舍离于痛（舍离受）。有些沙门、婆罗门对于痛（受）而染着于痛（受），而不知为大患，也不得舍离，如实而不知（不能如实而知），这就叫做不是沙门、婆罗门。在于沙门而不知沙门的威仪，在于婆罗门而不知婆罗门的威仪，不能以身作证，不能自游戏于其境界。

有些沙门、婆罗门对于痛而不染着于痛，深知痛（受）为大患，而能知舍离，这就叫做在于沙门而知道沙门的威仪，在于婆罗门而知道婆罗门的威仪，能以身作证而自游戏于其境界，这就叫做舍离于痛（舍离受）。

又次，比丘们！如有沙门、婆罗门不知苦痛（苦受）、乐痛（乐受）、不苦不乐痛（舍受），如实而不知（不能如实而知），又教他人使他人也和其同样而行的话，这并不是其宜的。如有沙门、婆罗门能舍离痛（舍离受），能如实而知道，又能劝教

他人，使他人能远离于痛（受）的话，这就正为其宜，这就叫做舍离于痛（舍离受）。

比丘们！我现在演说着欲、味欲，欲为大患之事，又说其能舍等事。也说明着色、味色，色为大患，以及能舍离色之事。由于演说着痛、味痛，痛为大患，而能舍离其痛，所谓诸位如来所应行的，所应施设的，我现在都统统把它做完了。你们应该常常思念在于树下空闲之处，应该坐禅思惟，不可有懈怠！这就是我的教敕。」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八四

大意：本经叙述人身、人命，与财物，为之三种不牢要。而教人如何将此不牢要的转成为牢要的方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不牢要之事。那三种呢？所谓身为不牢要，命为不牢要，财为不牢要。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三种为不牢要的。于此，比丘们！在此三种不牢要当中，应当求方便，以期转成为三种牢要。那三种呢？所谓在于不牢要之身，求于牢要，在于不牢要之命，求于牢要，在于不牢要之财，求于牢要。

甚么为之将此不牢要之身，求于转成为牢要呢？所谓以身谦敬礼拜，随时问讯是。这就叫做将不牢要的身，求于转成为牢要。

甚么为之将此不牢要之命，求于转成为牢要呢？于是（是这样的）：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尽形寿不杀生，不加以刀杖于众生身，都常知惭愧，而有慈悲之心，能普念于一切众生。尽形寿不偷盗，都恒念惠施与人，其心没有吝惜之想。尽形寿不淫泆，也不他淫。尽形寿不妄语，都常念至诚，而不欺诳世人。尽形寿不饮酒，其意并不错乱，而受持佛教的禁戒，这就叫做将命不牢要的，求而转成为牢要的。

甚么为之财不牢要，而求其转成为牢要呢？如有善男子、善女人，都常念惠施与沙门、婆罗门，以及诸贫匮的人。对于这些人当中，如果须要饭食的话，就与其饭食，须要浆的话，就给与其浆。如果须要衣被、饮食、幢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舍宅、城郭等，其所须要之具，都均给与的话，像如是的，就叫做财不牢要，而求其转成为牢要。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将此三不牢要的，求其转成为牢要的。」

当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知身不牢要 命亦不牢固 财货衰耗法 当求牢要者

人身甚难得 命亦不久停 财货磨灭法 欢喜念惠施

（知道身为不牢要，命也是同样的为不牢固，财货更为是衰耗之法，因此，应当求其转成为牢要的。人身甚为难得，命也是不能久停，财货为磨灭之法，因此，应发欢喜心，而惠施于一切。）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第一德福业 三因三安瞿 三夜病恶行 苦除不牢要

（1.第一德经，2.三福业经，3.三因缘经，4.三安心处经，5.瞿波离经，6.三

夜经，7.病经，8.恶行经，9.苦除经，10.不牢要经。)

### 三供养品第二十二

概要：首先说明佛陀与阿罗汉，以及转轮圣王，为有资格接受人的供养者。依次为三善根、乐与苦与不苦不乐之三受，妇女与咒术与邪见为隐秘于世间而为妙，而日与月与如来之语为三世之法，为显露而妙，不觉知三有为之相，愚者之三相三法，以及戒定慧之三法之故，堕在于三恶趣，三种的敬爱之法，贪欲、睡眠、调戏之三法为堕入地狱之因，应远离贪欲、饮酒、睡眠之三法等事。

### 一八五

大意：本经叙述有三种人应受供养。所谓如来、漏尽的阿罗汉、转轮圣王。如来能度化一切众生，阿罗汉乃解脱生死的圣者，均能为世间的福田。至于转轮圣王即以正法治化，使人皈于善道，故应受世人的供养之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人，为世间的人所应供养的（值得供养的）。那三种人呢？第一为如来、至真、等正觉，为世间的人所应供养的。第二为如来的弟子，漏尽的阿罗汉，为世间人所应供养的。第三为转轮圣王，为世间的人所应供养的。」

有甚么因缘（为甚么缘故）如来乃为世人所应供养的呢？因为如来对于那些不伏的人，而能伏他，不降的人，能降他，不度的人，能度他，未得解脱的人，能使他得解脱，未般涅槃的人，能使他成就涅槃，无救护的人，能作为救护，眼盲的人，能作为其眼目，疾病的人，能作为救护，为最尊第一的人。在于恶魔，或者是魔天，或者是天，以及人民当中，为最尊的福田，为可敬、可贵，为人作引导，使人知道正路，对于那些未知道的人，则为他说道教督，由于此因缘，如来乃为世人所应供养的。

又有甚么因缘，如来的弟子漏尽的阿罗汉为世人所应供养呢？比丘们！当知！漏尽的阿罗汉乃已度脱生死之源，更不再受后有，已得无上之法，其淫、怒、痴都已灭尽，永远不再得全（不再生全，不再复生），是世间的福田。由于这些因缘本末，使那些漏尽的阿罗汉，为世间的人所应供养的。

又由于甚么因缘，转轮圣王为世人所应供养的呢？比丘们！当知！转轮圣王乃以正法治化，终皈不会杀生，又教他人使他人不杀生。自己不盗窃，又教他人，使他人不偷盗，自己不淫泆，又教他人不行淫泆，自己不妄语，又教他人使他人不妄语，自己不两舌，不斗乱彼与此，也教他人，使他人不两舌，自己不嫉妒，不恚、不痴，也教他人不习这些法，自己行正见，又教他人，使他人不邪见。由于这些因缘，由于这些本末，使转轮圣王为世人所应供养的。」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八六

大意：本经叙述应该在于如来、正法，以及圣众等三宝之处去种植功德。因为此三善根乃为不可穷尽，而能至于涅槃界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阿难说：「有三处善根，为不可穷尽，能渐至于涅槃界的。那三处呢？所谓在于如来之处，去种植功德，此善根乃为不可穷尽的。第二，在于正法里面，去种植功德，此善根也是不可穷尽的。第三，在于圣众之处，去种植功德，此善根也是不可穷尽的。这就是所谓，阿难！就是说此三处的善根为不可穷尽，而能得至于涅槃界。因此之故，阿难！应当要求方便，去获得此不可穷尽的福德。像如是的，阿难！应该要作如是而学！」那时，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八七

大意：本经叙述乐痛、苦痛、不苦不乐痛（乐受、苦受、舍受），各为欲爱使、瞋恚使、痴使。佛陀叫人以四念处去消灭此三受。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这三种之痛（三受）那三种呢？所谓乐痛、苦痛、不苦不乐痛是。诸比丘们！当知！那乐痛（乐受）就是所谓欲爱使，那苦痛（苦受）就是所谓瞋恚使，那不苦不乐痛（舍受）就是痴使。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学方便，去求消灭这些使（烦恼）。所以的缘故就是应当要自己炽燃，应当自己去修行法，而得无比之法。诸比丘们！当知！我灭度之后，如果有比丘能够念于炽燃，修行其法，而得无比之法的话，就是我的第一声闻弟子。

云何呢（要怎么样呢）？比丘们！应当要怎样自己炽燃，应当怎样自己去修行，而得修行之法，而获得无比之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对于内，应自观察其身，对于外，而自观察其身，对于内外而自观察其身，而自游戏于其境界中。于内观其痛（受），于外观其痛（受），于内外观其痛（受）；于内观其意，于外观其意，于内外观察其意；于内观其法，于外观其法，于内外观其法而自游戏于其中。像如是的，应当要自炽燃，而修行其法，而得无比之法。诸比丘们！如能行此法的话，则在于声闻中，得为第一的弟子。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八八

大意：本经叙述女人、咒术、邪见之三事，如果现露的话，就会不妙，隐则为妙，故应覆隐此三事。日、月、佛法之三事，乃和此相反，故应把此三事显露。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事，如果覆隐就会为妙，假如现露的话，就会为不妙。那三事呢？第一就是女人，如覆蔽的话，就为妙，如显露的话，就为不妙。第二就是婆罗门的咒术，如果覆蔽的话，就为妙，显露就为不妙。第三就是邪见之业，如果覆蔽的话，就会为妙，显露的话，就为不妙。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有此三种事如果覆蔽的话，就会为妙，假如显露的话，就会为不妙。

又有三种事，如是显露的话，就会为妙，假如覆蔽的话，就会为不妙。那三事呢？第一为日，第二为月，如果显露就会为妙，假如覆蔽的话，就会为不妙。第三为如来的法语，如果显露的话，就会为妙，假如覆蔽的话，就会为不妙。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有此三种事，显露就为妙，覆蔽就为不妙。」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女人及咒术 邪见不善行 此是世三法 覆隐而最妙

日月广所照 如来正法语 此是三世法 露则第一妙

（女人，以及咒术，和邪见，为不善之行。这就是世间三法，如果覆隐的话，就为之最妙。日与月会广照于一切，以及如来的正法之语，这三种世法，假如显露的话，就是第一之妙。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露现如来之法，不可以使其覆隐。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八九

大意：本经叙述应当知道有生、老、死之三有为相。所谓生的长相，经过的迁变的一切，结果之相，也就是会死，都是变易之法，故应善于分别。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三种有为的有为之相。那三种呢？第一就是知所从起（生相），第二就是知当会有迁变（异、老相），第三就是知道当会灭尽（灭、死相）。他怎样的知道所从起的呢？所谓会生，为长大而成为五阴之形（色受想行识，吾人的身心），而得诸持入（六界、十二入），就叫做知道所从起。

他怎样的灭尽呢（第三）？所谓会死，生命经过会不留住，是无常的，诸阴（五阴身心）都会散坏，宗族会别离，命根会

断绝，就是所谓的灭尽。

他怎样的变易呢？所谓牙齿会脱落，头发会变白，气力会竭尽，遂年而衰微，身体终皈会解散，这就是所谓变易之法。就是为之，比丘们！为之三种的有为之有为之相。应当应知道！此三有为之相，要善于分别。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九〇

大意：本经叙述愚人的身口意的三相三法，以及智者之身口意三相三法。学佛人应知其相而舍离愚之三法，应学智者之三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愚痴的人有其三相三法，为不可以恃怙的（不可靠）。那三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愚痴的人对于那些不可以思惟的却去思惟（思惟不正确的事），对于不可论说的却去论说（说不正确之语），对于不可以行的却去修习它。

甚么为之愚者对于不可思惟之事而却去思念呢？于是（是这样的），因为愚者之意，对于三行，便去思忆。那三行呢？于是（是这样的），愚者会起嫉妒之心，对于他人的财物，以及对于女色，都会心心念念而恶言，都均会兴起嫉妒之心而想：『他所有的，愿许与我』。像如走，愚者对于不可以思惟而却去思惟。

甚么为之愚者之对于不可以论说而却去论说呢？于是（是这样的），愚者乃会造口业的四种过错。那四种呢？于是（是这样的），愚者乃恒喜妄言、绮语、恶口，与斗乱彼此（两舌）。像如是的，愚者乃会造此口业的四种过错。

甚么为之愚者之会造作的恶行呢？于是（是这样的），愚者会造身的恶行，会常念杀生、窃盗、淫泆。像如是的，愚者会造这些恶行。像如是的，比丘们！愚者有此三种恶行，愚痴的人会修习此三种事。

又次，比丘！智者也有三种事，都当会念而修行。那三种呢？于是（是这样的），智者对于应该思惟的，便会去思惟；应该论说的，便会去论说；应该行善的，便会去修行善的业。

那些智者是怎么的对于应思惟之事，便去思惟呢？于是（是这样的），智者乃思惟其意之三行。那三行呢？于是（是这样的），智者并不嫉妒、不瞋恚、不愚痴，都常行正见，看见他人的财物时，并不会生起想念。像如是的，智者乃对于应思惟之事，便会去思惟（不应思惟的，就不会去思惟）。

甚么为之智者乃对于应论说的便去论说呢？于是（是这样的），智者乃成就口的四行。那四行呢？于是（是这样的），智者乃不行妄语，也不教人妄语，见人之妄语时，其意乃不甚喜乐，就叫做智者之守护其口。又次，智者乃不行绮语、恶口、斗乱彼此（两舌），也不教人去行使绮语、恶口、斗乱。像如是的，智者乃成就口的四善行。

甚么为之智者之成就身的三行呢？于是（是这样的），智者乃思惟其身行，不会有所触犯。所谓智者乃自不杀生，也不教人去杀生，见人的杀生，其心不会喜乐。

自不偷窃，也不教人去偷盗，见人之偷盗时，其心就不喜乐。也不会淫泆，看见他女之色时，其心不会起想念，也不会教人去行使淫泆。假如看见老母（老妇人）时，就视之如自己的母亲，看见中年的，就认为如自己之姊，看见年小的，就认为如自己的小妹，其意并不会高大凸凹。像如是的，智者之身乃成就此三行。这叫做智者之所行。像如是的，比丘们！有此三有为之相。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对于愚者的三相，就应当常恒的舍离，对于此三种智者所行的，不应废毁其须要（要常行其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九一

大意：本经简述当念修行戒、定、慧的三法。因为贤圣之戒定慧为断生死的根元，依之而出离一切苦恼之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这三种之法，为不可以觉知，不得见、闻，经历很多的生死，都未曾瞻视过的。我及你们，都不曾见闻过的。那三种法呢？第一就是所谓贤圣之戒，乃为不可觉知，不可以见，不可以闻，经历很多的生死，也未曾瞻视，我及你们都不曾见闻的。第二就是贤圣的三昧（正定），第三就是贤圣的智慧，都为不可觉知，不见、不闻的。

然而如现在来说，我身，并及你们，都均能觉知贤圣的禁戒，以及贤圣的三昧（正定）、贤圣的智慧，都均已成就，不会再度后有之身，已断除生死的根原。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思念而修行此三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九二

大意：本经叙述少壮、无病、寿命等三法，为世人所贪爱的；老、病、死三法，则为世人所不贪爱的。学佛人应该要学的就是：虽然少壮，当求不老，而至于涅槃；虽然无病，当求方便，使其不会有病；虽然有寿，当求方便，使其不命终。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法，乃为非常可以敬爱的，为世人所贪的。那三法呢？第一就是所谓少壮，乃甚为可爱敬的，为世人所贪的。第二就是无病，乃甚为可爱的，为世人所贪的。第三就是寿命，乃甚为可以爱敬的，是世人

所贪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有此三法，乃甚为可爱敬，为世人所贪的。

又次，比丘们！虽然有此三法，乃甚为可爱敬，为世人所贪的，然而更有三种法，为不可爱敬的，为世人所不贪的。那三种呢？第一就是虽然有少壮，然而必当会至衰老，是不可爱敬的，是世人所不贪的。比丘们！当知！第二就是虽有无病，然而必当会为病，是不可爱敬的，是世人所不贪的。比丘们！当知！第三就是虽然有寿命，然而必当会死，为不可爱敬的，为世人所不贪的。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虽然有少壮，也应当求其为不老，而至于涅槃界；虽有无病，也应当求其方便，使其不会有病；虽然有寿命，也应当求方便，使其不命终。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九三

大意：本经叙述众生都由于贪欲、睡眠、调戏之三事，而入于三恶趣。女人则终日 and 这三事缠缚不离，因此，乃比男人比较容易堕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犹如在于春天的时候，天空降下大雹那样，假若如来不出现于世间的的话，则众生之堕入地狱之事，也是和这道理一样的。这时，女人之堕入于地狱之事，乃多于男子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比丘们！当知！由三种事之故，众生之类，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入于三恶趣。那三种事呢？所谓贪欲、睡眠、调戏（掉举）是。有这三种事缠着在于众生的心意，因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入于三恶趣的。」

女人则竟日（整天）都在习翫三法，以自娱乐。那三法呢？第一就是在晨朝之时，都以嫉妒心，而自缠缚自己；第二就是如至于日中（白天）之时，又以睡眠结去自缠裹自己；第三就是向暮之时，以贪欲心而自缠缚自己。由于此因缘，使那些女人在于身坏命终之后，会生于三恶趣。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思念离开此三法。」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嫉妒睡眠调 贪欲是恶法 牵人至地狱 至竟无解脱

是故当舍离 嫉妒及睡调 亦当舍于欲 莫造彼恶行

（嫉妒与睡眠，以及调戏〔掉举〕、贪欲，这些都是恶法，都会牵引人们至于地狱，终皈都不会有解脱的一天。因此之故，应当要舍离那些嫉妒，以及睡眠、调戏，也应当舍弃贪欲，不可以造那些恶行。）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思念离开那些嫉妒，应该没有怪愠之心，应该常行惠施，不可缠着于睡眠，应当行持不染，应当不着于贪欲。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一九四

大意：本经叙述贪欲、饮酒、睡眠之三法，乃会令人不知厌足，会使人不能至于灭尽之处，因此，当应舍离，不可以去亲近它们。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三种法，如果修习、翫习的话，就会使人不知厌足的一天，也不能至于休息之处。那三种法呢？第一就是所谓贪欲，如果有人习此法的话，就始终不会有厌足。第二就是如有人习惯于饮酒的话，就始终不会有厌足。第三就是如有人修习睡眠的话，也是同样的始终不会有厌足。这就叫做，比丘们！叫做如有人习此三种法的话，就始终不会有厌足，也不能至于灭尽之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恒常的舍离此三种法，不可以去亲近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供养三善根 三痛三覆露 相法三不觉  
爱敬春无足

（1.供养经，2.三善根经，3.三痛经，4.三覆露经，5.三有为相经，6.三相三法经，7.三不觉知经，8.三爱敬经，9.春时雨大雹经，10.无厌足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二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三

### 地主品第二十三

概要：本品叙述由于波斯匿王之供养世尊之故，佛陀乃为他讲说佛陀本生的地主王的因缘谭。依次为帝释天之试探婆拘卢比丘之事，二十亿耳比丘之教化，婆提长者的本生谭，三种之香，世尊见提婆之乞食而避，而诫阿难之事，戒定慧之贤圣的三法，三不善根，三聚，三观想等事。

大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自谓供养佛及僧三个月为功德无量。佛陀乃告诫大王，说作福应无厌，而说佛陀的本生为地主王时，供养灯光佛七万岁之久，以及八十亿比丘，又经七万岁供养舍利等功德，而只求获福，不知求解脱，以诫大王之宜求解脱，王遂悔过。其次为迦旃延尼自述其本生为使入纯黑时，供养式诘如来，发愿求解脱之事，以资左证。最后为佛赞她为信解脱第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波斯匿王告诉诸群臣说：「你们赶快催督严饰羽宝的车辆，我欲往诣世尊之处，去礼拜问讯。」

这时，左右的大臣受王的教令后，就依命去做，寻即向王报告说：「严驾已经办完，现在正是出发之时。」

当时，波斯匿王就乘宝羽的车辆，被步骑数千（被很多的步兵、骑兵）前后围绕，出离舍卫国（城），欲至祇洹精舍，而往诣于世尊之处。王也像诸王之法那样，除去了身上的五饰，所谓盖、天冠、剑、履屣，以及金拂。将这些物舍放在于一边，然后到世尊的面前，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另一面。

那时，世尊曾经对他讲说深法，使他欢乐，令他喜悦。当时，波斯匿王听佛法后，仰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受我邀请供养三个月，以及比丘僧，在这三个月的期间内，不到别地方去。」这时，世尊乃默然而接受波斯匿王的邀请。

这时，波斯匿王见世尊默然纳受其请之后，就从座而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下而去。还至于舍卫城后，即敕令诸群臣说：「我欲供养佛及比丘僧三个月，在这期间所须要的物品，如衣被、饮食、

卧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都由我供给，你们也应当发起欢喜心！」诸臣回答说：「如是！」

这时，波斯匿王就在于宫门外，作一大讲堂（布置一殿堂为讲堂），庄饰的极为殊妙，也悬挂缯幡缯盖，而作倡妓乐，不可以称计之多。同时也施诸浴池，办诸油灯，办理种种的饭食，有百种的滋味。当时，波斯匿王即白而说：「时间到了！唯愿世尊临顾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世尊一看时间已到，就着衣持钵，率领诸比丘僧，被他们前后围遶，进入于舍卫城，而至于那个讲堂之处。到达后，就于座位而坐，诸比丘僧即各依次而坐。

这时，波斯匿王引带诸宫人，自己则亲手去奉食，也供给大众所须要的，乃至三个月，都没有短乏，所谓给与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是。王于供佛时，看见世尊饭食完毕后，就持种种的华，散在于世尊的身上，以及比丘僧之

上。然后乃更取一小座，而坐在于如来的前面，他白世尊说：「我曾经从佛您听到如此的因缘本末：如布施给畜生之食的话，就能获福百倍（布施的物价的一百倍），给与犯戒之人之食的话，就能获福千倍，布施给与持戒之人之食的话，所获之福为万倍，布施给断欲的仙人之食的话，获福为亿倍，奉食给与须陀洹向（向于入圣流之果，初果向）的话，所获的福报为不可以计出之多。何况供养已成就须陀洹果

（入流，初果）的圣者呢？何况供养向斯陀含（一来向，二果向）的圣者，以及得斯陀含道（一来果，二果）的圣者呢？何况供养向阿那含（不还向，三果向）的圣者呢？何况供养得阿那含道（不还果，三果）的圣者呢？何况供养向阿罗汉（阿罗汉向，向于四果）的圣者呢？何况供养得阿罗汉道（应供，四果阿罗汉）的圣者呢？何况供养向辟支佛（缘觉、独觉向）的圣者呢？何况供养得辟支佛（独觉）的圣者

呢？何况供养向于如来、至真、等正觉的圣者呢？何况供养已成就佛道，以及其比丘僧呢？其福功德一定是不可以称计的。我现在所作的功德，今天已经办完了！」

世尊告诉他说：「大王！不可以作如是之语！作福应该为没有厌足才是。今天为甚么缘故，说：所作已办完呢？不可以说此语的缘故就是这样的：因为生死乃为长远，乃不可以称计的（佛陀于是说其本生谭而说：）」

在过去久远之前，有一位国王，名叫地主（方主），曾经统领此阎浮洲的里地（国土）。那位国王有一位大臣名叫善明，少小之事也和国王周旋（出计谋），并没有所畏难。那时，国王即分阎浮的地一半给那位大臣，使其统治。这时，善明小王就自造城郭，东西为十二由旬，广为七由旬，土地非常的丰熟，人民也很众多。

那时，其城的名叫做远照，这位善明王主的第一夫人之名叫做日月光，长的不长、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颜貌很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口里出优钵华（青莲华）之舌，身体作栴檀（译为与乐，香树）之香。经过不久，其身就怀妊。这位夫人就去向大王禀报而说：『我现在有娠。』王听此语之后，非常的欢喜，不能自胜（禁不住其喜悦）！就敕令左右，更施設坐具，而快乐无比。夫人怀妊的日期已满之时，就生一男儿。当出生的时候，在阎浮里内，都看见其晃然金色。其颜貌很端正，具有三十二相，身体为黄金色的。善明大王一看这位太子时，就非常的欢喜，庆贺不止！便召集诸位大师—婆罗门、道士等人到宫中来。大王亲自抱太子，以便利诸师瞻相而说：『我现在已生此子，你们给我瞻相，也请诸位替代立一个名字。』

这时，诸位相师受王的教令，就各共去抱而瞻看，而观察太子的形貌。他们都异口同音的说：『圣王！太子乃很端正无比，诸根都不缺欠，有三十二的大人之相。现在这位王子当会有两条路可走，如果在俗家的话，便会为一位转轮圣王，会有七宝之具足。所谓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的七种是。也当会有千子，都为勇悍刚强，能却众敌的人。在于此四海之内，不用刀杖，就自然的没有不伏的人。倘若这位王子出家去学道的话，就会成就无上的正觉，其名德会远布：会弥满于世界。大王生此王子的当天，有光明远照，因此，王子的名字应该叫做灯光。』这时，诸位相师已将太子的名字立完，就各自退坐后离去。

当时，大王乃整天都抱着这位太子。未尝离开他的眼界。同时，大王乃为了这位王子而建立三栋讲堂，便利太子之秋、冬、夏的期间，都能过着安适的日子。也派宫人嫖女，充满在于宫内，使其太子在此游戏。

当时的太子就这样的过着其美满的生活，到了二十九岁之时，由于信心坚固，就去出家学道。太子即日出家，即夜成佛（当天出家后，就证悟真理，在那天的夜间就成为佛陀。所谓宿慧之启发，有以致之）。那时，阎浮里地，所有的人都听到此消息：『那位王太子殿下，去出家学道，已即日成佛了。』其父王在于早晨听说王太子出家学道，即夜成佛的消息，当时，父王便作如是之念：昨晚曾经听到诸天在于空中，都同样的称善，这必定是善应，并不是恶向，我现在应去和他相见。

这时，大王率领四十亿的民众，被这些男女围绕，便往诣于灯光如来所住的地方。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一边。四十亿的民众，同时也去礼拜后，都退坐在一边。这时，灯光如来乃为其父王，以及四十亿民众，渐说妙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演说贪欲为秽污，有漏为不净之行。出家为最要，能获得清静之果报。到这时，如来乃观察众生之意，知道大家的心性已柔和，就将诸佛如来所常说的法，也就是所谓苦、集、尽（灭）、道。都统统和那些四十亿民众广说其义。大家就在于座上，尽诸尘垢，而得法眼净（认识真理的概要）。

这时，四十亿民众乃白灯光如来说：『我们都意愿剃除须发，出家学道。』大王！当知！那个时候，四十亿民众都均得出家学道，就在于出家的那一天成为阿罗汉。

当时，灯光如来就带这些四十亿民众，都是无着的圣者，去游行其国界。所到之处的国土人民，都以四事供养，所谓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都没有所渴乏。当时，地主大王听说灯光成就无上正真等正觉后，领带四十亿的民众，都是无执着的圣者，都游行其国界之事，就想：我现在应该遣信去请如来在这里游化。假若答应而来的话，就能满足我的本愿，如果不能来的话，我就应亲自去跪拜而问讯。就这样的，乃敕一臣说：『你到那里去问讯如来，就持我的名字，去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问其兴居轻利，游

步康强（愿佛起居安祥，玉体平安）。你们就说：王地主问讯如来的兴居轻利，游步康强。唯愿世尊临顾此土！』（请佛光临此地教化）。

那时，那位大臣受王的教敕，便到了佛所游化的国界。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立在于一边，而白佛说：『大王地主叫我礼拜如来之足，问讯礼后，问佛的兴居轻利，游步康强。唯愿世尊临顾其国家！』那时，世尊默然，而接受其邀请。

当时，灯光如来带领诸大众，渐次游行在于人间，和大比丘四十亿大众俱在。都在在处处，靡不恭敬者（到处都没有不受恭敬的）。所谓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都均受到贡献。渐渐的终至于地主国界之时，地主大王听说灯光如来来到此国界，住在于北婆罗园中，带领大比丘众四十亿人，就说：『我现在应亲自去欢迎。』

这时，地主大王也带领四十亿民众，往诣于灯光如来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四十亿民众也继之而礼佛之足后，都坐在于一边。

那时，灯光如来就渐次对那位国王，以及四十亿民众，当面讲说妙论，所谓之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阐说贪欲为秽污，有漏为不净之行，出家为最要，能获得清静之果报。那时，如来观察众生之意，心性已很柔和，就继之而说诸佛如来所常说之法，也就是苦、集、尽（灭）、道，都尽和那些四十亿民众广说其义。大家听后，即在于其座上，诸尘垢都消尽，而得法眼清静（认清真理的概要之眼已显发。）

这时，四十亿民众乃白灯光如来说：『我们都愿意剃除须发，而出家学道。』大王！当知！那个时候的四十亿民众，都统统得以出家学道，也即于出家之日，都成就阿罗汉道。这时，国王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而去。

当时，灯光如来就带领八十亿众，都是阿罗汉，去游化在于其国界。国王的人民都以四事供养，所谓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等，都事事供给，并没有乏短。这时，地主国王又在于其余之时，带领诸群臣往诣于如来之处，到后，头面礼足，然后坐在于一边。这时，灯光如来就对那位国王说微妙之法。地主大王白如来说：『唯愿世尊，尽我形寿的期间，接受我的供养，以及比丘僧。当会供给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等，都统统供给。』那时，灯光如来就默然接受国王之请。

这时，国王见佛默然受请后，就重白世尊说：『我现在要向世尊您求愿，唯愿世尊核准！』世尊告诉他说：『如来之法，乃超过此愿的。』国王白世尊说：『我现在所求的愿，乃极为净妙之愿。』世尊告诉他说：『你所求之愿，是怎样净妙呢？』国王白世尊说：『如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今天众僧在一器而食，明天即又用另外之器而食，今天众僧穿一种服，明天又更换一种服；今天众僧坐一种座，明天又更坐另一种座；今天使人给与众僧使用，明天即又更换他人给众僧之使用。我所求愿的，正正就是这样而已！』灯光如来告诉他说：『随你所愿，现在正是其时。』

这时，地主大王听佛核准之语后，非常的欢喜，不能自胜其喜悦。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而去，便还回宫中。到官中后，告诉诸群臣们说：『我现在欲尽

其形寿供养灯光如来、至真等正觉，以及比丘僧的衣服、饭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你们也应当劝发（发心），协助我的供办。』诸臣回答说：『如大王的教旨就是！』诸臣就在离城不远，一由旬之内，造立堂舍，都雕文刻镂，为五色玄黄。又悬缯幡盖，作倡伎乐，以香汁洒地。也修治浴池，办具灯明，以及甘饌、饮食，和施設坐具。一切都作完之后，便说：『时间差不多了，现在正是时候了，愿佛屈顾于此地！』

这时，灯光如来已知道时机已到，就着衣持钵，率比丘众，被他们前后围遶，便到了讲堂之处，到达后，各各就座而坐。当时，地主大王看见佛陀，以及比丘僧们都坐完后，就带宫人嫖女，以及诸大臣，亲手自斟酌，而行种种的饮食，其味各有百种。」

世尊讲到这里，又叫一声大王而说：「大王！当知！那个时候的地主国王，在于七万岁的期间，供养灯光如来，以及八十亿众的诸阿罗汉，都未曾懈怠过。那位如来在那些地方教化完毕之后，便进入无余的涅槃界，而般涅槃（进入身心俱灭尽而没有余遗。所谓回到究竟解脱的境地，而离开世间去）。

灯光佛寂灭后，地主大王就用若干百种的香花去供养，在于四衢道路盖四栋庙寺，各栋庙寺都用七宝，都用金、银、琉璃、冰精，也悬缯幡盖。嗣后八十亿的僧众各各都渐次而入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寂灭）。那时，大王就持取八十亿的僧众，而收拾他们的舍利，各各都兴起神寺，也都悬缯幡盖，与香华供养。大王！当知！那时，地主大王又供养灯光如来的寺院，以及八十亿罗汉的寺院。又经七万岁，随时供养燃灯、散华，悬缯幡盖。大王！当知！灯光如来的遗法灭尽之后，然后那位国王才取灭度（逝世）。

那个时候的地主大王，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如是的想象！所以的缘故就是：那个时候的地主大王，就是我本身是。我在于那个时候，经过七万岁的期间，用衣被、饭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去供养那位佛陀，使其不减少。在佛般涅槃之后，又在于七万岁当中，供养形像舍利，烧香、燃灯，以及悬挂缯幡盖，都没有所渴乏。我在于那时，将此功德，都求在于生死当中去获此福佑，而不求解脱。大王！当知！那时所有的福德，在于现在是否还有遗余吗？不可以作此想法！因为如我现在观察那些福佑，已没有毫厘，如毛发许的存在的（福佑已没有存在）。因此之故，大王！不可以作如是之言：『我所作的福佑，今日已办完。』大王！你应该要作如是之语：『我现在的身、口、意所作的众行，均为求解脱，不求在于生死中享受其福业。这样，便能在于长夜安隐无量。』」

那时，波斯匿王听闻世尊的一番本生谭之后，就怀恐惧，衣毛都竖立起来，一时悲泣交集，乃用手拭泪，实时以头面礼拜世尊之足，而自陈其过错的行状而说：「我乃如愚、如騃，而无所觉知的人，唯愿世尊受我的悔过！现在五体投地，痛改过去的错误，不再发出这些有过失之语。唯愿世尊受我的悔过！」像如是的再三的向佛忏悔！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大王！现在能在于如来之前忏悔你的非法，能够改往修来！我现在纳受你的悔过，不可再造过非！」

那时，在于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尼，名叫迦旃延，就从其座位站起，行头面礼

足之后，仰白世尊说：「现在世尊所说的，乃甚为微妙。世尊并告诉波斯匿王，而作如是之语：『大王！当知！身口意所作的众行，应求解脱，不可求在生死中享受其福业，便能在于长夜获得安隐无量。』所以的缘故就是：我自忆起过去三十一劫时，有一位式诘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为一位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乃游化在于野马的世界（野马国）。

那时，那位佛陀，到了食时，就着衣持钵，进入于野马城去乞食。这时，城内有一位使人，名叫纯黑。当时，那位使人看见如来执钵入城去乞食。看见后，便作如是之念：现在如来进入城内，必须要饮食。就进入家内去拿出食物来布施与如来，同时发起如是之愿而说：『愿持此功德，使我不堕于三恶趣之中，使我当来之世，也能值遇如此的圣尊，也能使那位圣尊为我说法，同时能得解脱。』世尊您，以及波斯匿王，都同样的知道此事。当于那个时候的那位纯黑使人，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如是的想象，所以的缘故就是：那时的纯黑使人，就是我本身啊！

我在那个时候，供养式诘如来之饭食时，曾作如是的誓愿：『愿使将来之世，能值遇如此的圣尊为我说法，使我同时得到解脱。』我在于三十一劫之中，都不堕于三恶道中，都生在天上、人中，最后在于今日受如此的身分，能遭值圣尊，而得出家学道，而尽诸有漏，而成就阿罗汉果。如世尊所说的极为微妙之法，而告诉波斯匿王所说的：『身口意所作的众行，都尽求解脱，不可在生死中享受其福业。』我如看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塞之发欢喜心向于如来的话，我便生如是之念：这些诸位贤士们，虽然用意，然而犹不爱敬供养如来的。假如我看见四部之众时，我就会去告诉他们说：『你们诸位贤者们！到底须要甚么对象呢？是衣钵吗？是尼师檀（坐具）呢？或者是针筒

吗？是澡罐吗？或者其余的沙门应用的什物，我都均悉供给。』我既许允此事，便到各处去乞求，如果我能得应用之物的话，就是大幸之事，假如不获得的话，我便去到郁单越（北俱卢洲）、瞿耶尼（西牛贺洲）、弗干逮（东胜身洲），去求索，去拿来给与所须要的人。所以的缘故就是：均由于此四部之众，而得涅槃之道之故。」

那个时候，世尊观察迦旃延比丘尼之心，便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看见过像如是之类的信心之解脱，如迦旃延比丘尼吗？」诸比丘们回答说：「不曾看见过的，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我的声闻当中的第一比丘尼，得信解脱的人，就是所谓迦旃延比丘尼是！」

那时，迦旃延比丘尼，以及波斯匿王，和四部之众（出家在家各二众），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一九六

大意：本经叙述帝释天遥见婆拘卢已经成就阿罗汉，然而却不为他人说法，就去试探他，而知道他乃能说法，因忌众生之类大多数的人都是着于我所，或者非我所，故默然不说法耳。天帝因此而忆起往昔的佛说世界殊异之事，遂称赞婆拘卢之能说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灵鹫山）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尊者婆拘卢（善容。憍赏弥的长者之子，学佛八十年中，未曾生病，为无病第一，一生中不对人说法，省事第一），在于一山曲（隐僻之地），正在补纳旧衣。这时，释提桓因遥见尊者婆拘卢在于一山曲，补纳其旧衣，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念：这位婆拘卢尊者已经成就阿罗汉果，诸缚都已解脱，为长寿无量（长寿第一），永恒的自降伏，都思惟一切为非常、苦、空、非身（非我），而不着于世事，也不为他人说法，都寂默自修，有如外道异学那样的作方。不知道这位尊者能为他人说法？或者为不堪任为他人说法？我现在当去试探他。

那时，天帝释便由三十三天隐没不现，来到耆闍崛山，现身在于婆拘罗尊者的面前，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于一边。那时：释提桓因（天帝释）便说此偈而说：智者所叹说 何故不说法 坏结成圣行 何为寂然住

（您为有智的人所叹说的，为甚么缘故您乃不去为人说法呢？一切结缚您都已经坏灭，已经成就圣行的人，为甚么只顾寂然而住呢？）

那时，尊者婆拘罗又用此偈回答释提桓因而说：

有佛舍利弗 阿难均头盘 亦及诸尊长 善能说妙法

（因为有佛陀，也有舍利弗、阿难、均头〔均提，舍利弗引导他成为阿罗汉，故欲报恩，终身作沙弥，供给所须〕、盘〔盘陀迦〕等尊者，以及也有诸位尊长，都善能讲说妙法之故）。

那时，释提桓因白尊者婆拘卢说：「众生的根智有若干种类，然而，尊者！当知！世尊也说众生的种类，乃多于地上之土，为甚么缘故尊者婆拘卢您，不为他人说法呢？」婆拘卢回答说：「众生类乃很难觉知，世界有若干，各各的国土都不同，然而都执着于我所、非我所（都争执为我，为非我，为我所有，为非我所有等论，难以启导）。我现在因为观察此义之故，才不为他人说法的。」

释提桓因说：「愿尊者您，与我讲说我所，以及非我所的意义。」婆拘卢尊者说：「我人（我们大家）的寿命，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这些士夫之类（男女人类），都尽依于此生命而得以存在。然而，再者，拘翼（帝释天）！世尊也说过：『比丘当知！应当要自炽燃，而不生起邪法，也应当如贤圣者之默然那样。』我因观察此义之故，保持默然的！」

这时，释提桓因遥向世尊的方面，叉手（双手合掌），便说此偈而说：

归命十力尊 圆光无尘翳 普为一切人 此者甚奇特

（归命拥有十力的世尊！圆满的光明，没有一些尘翳，能普为一切的人，这是非常的奇特的！）

尊者婆拘卢问他而说：「为甚么缘故，帝释乃说这些话呢？说甚么：此者甚奇特呢？」（这是非常的奇特之事。）释提桓因回答说：「我自念在往昔之时，曾经到过世尊之处，到达后，即礼拜世尊之足，而请问此义说：『天、人之类，有甚么想念呢？』那时，世尊告诉我说：『在此世界里，有若干的种类，各各都殊异，根原都不同。』我听此语之后，寻向佛说：『如是！如世尊所说的：在世界里，有若干的种类，各各都不同。如果为那些众生说法的话，都统统会受持，而有成果的人。』我依于此说之故，而说：『此者甚奇特（这是非常的奇特之事）！』然而，尊者婆拘卢您所说的，也是如是，在世界里，有若干的种类，各各都不同。」

这时，释提桓因便作如是之念：这位尊者乃堪任为人说法的，并不是不能说法的人。当时，释提桓因即从座起而去。

那时，释提桓因听尊者婆拘卢所说，乃欢喜奉行！

一九七

大意：本经叙述二十亿耳尊者虽然精进苦行，然而却不得解脱，就有意舍法服还俗。佛乃为其说琴弦不缓不急之喻，教他循于中道而修，尊者因此而修成阿罗汉，佛乃赞叹其为精勤苦行第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占波国（无胜，十六大国之一，位于中印之恒河边），在雷声池之侧（为一莲池的旁边）。

这时，二十亿耳尊者（精勤苦行第一）在于一静处，正在自修法本，并不放弃头陀十二法之行（1.纳衣〔粪扫衣〕2.三衣3.乞食4.不作余食5.一坐食〔午前中作一次的正食外，不食其余的小食〕6.一揣食7.阿兰若处〔闲静处〕8.冢间坐9.树下坐10.露地坐11.随坐12.常坐不卧），昼夜都在经行用功，不离开三十七道品之教。不管是坐，或者是行，都常修正法，不论是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中夜（夜九点至翌日一点）、竟夜（后夜，一点至五点），都恒自克励，不舍弃修持正行。然而，又不能对于欲漏之法，心得解脱。当时，二十亿耳尊者所经行之处，都可看见其脚坏而血流，其血盈满在于路侧，犹如屠牛的地方，有乌鹊在那里食血那样。虽然是这样的用功，又不能对于欲漏而心得解脱。这时，二十亿耳尊者便作如是之念：释迦文佛的苦行精进的弟子当中，我为第一人。然而今天我的漏心还不能得解脱；我的家业又有那么多的财宝，应该舍弃法服，还作白衣（居士），将财物拿来广为惠施。因为现在作这沙门，实在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的一件事（恐作行者不成果，宁可还俗去！）。

那个时候，世尊遥知二十亿耳之心所念的事，就腾游虚空，到了尊者所经行的地方，敷座具而坐在那里。这时，二十亿耳尊者乃趋至于佛前，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于一边。当时，世尊问二十亿耳说：「你刚才为甚么缘故作如是之念呢？为甚么念说：释迦文佛的精进苦行的弟子当中，我为第一。然而到了今天我的漏心还不能得到解脱？我的家业又有那么多的财宝，应该可以舍弃法服，将那些财物拿出来广为布施为是。因为现在作这沙门，乃非常的难以成就，而不是容易之事！」二十亿耳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我现在还问于你，你就随你的意见回答我。云何呢？二十亿耳！你本来在俗家时，善能弹琴吗？」二十亿耳回答说：「如是！世尊！我本来在俗家时，乃善能弹琴的。」世尊告诉他说：「云何呢？二十亿耳！如果弹弦时极为急促的话，其响就会不齐等。那个时候的琴音可以听采吗？」二十亿耳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云何呢？二十亿耳！如果琴弦又缓的话，那个时候的琴音可以听采吗？」二十亿耳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告诉他说：「云何呢？二十亿耳！假如琴弦不急不缓的话，那个时候的琴音可听采吗？」二十亿耳回答说：「如是！世尊！如果琴弦不缓不急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的琴音便可以听采的。」

世尊告诉他说：「这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如果极为精进的话，就犹如调戏（掉举）；假如懈怠的话，这就会随入于邪见，如果能在于中庸的话，这就是上等之行。像如是的，不久之后，当会成就无漏的人。」那时，世尊与二十亿耳比丘讲说微妙之法后，就还回雷音池之侧。

当时，尊者二十亿耳思惟世尊之教敕不舍，须臾之时，就在于闲静之处修行其法，而证悟如是之理：所以族姓子之出家学道。剃除须发，修无上的梵行，而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身，已能如实而知！尊者二十亿耳，就这样的成就阿罗汉果。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声闻中的第一弟子，精勤苦行的人，就是所谓二十亿耳比丘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婆提长者病死后，因没有后嗣，波斯匿王就亲临收摄其财宝入于官库，然后诣佛所。佛陀说：婆提的前世福报已享尽，今世并未造新福，故堕于涕哭地狱。佛陀并述其本事，说他曾布施辟支佛，后又有悔心，致于现世虽为富有，而不能享用，故劝人广行布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舍卫城里的婆提长者（跋提梨迦，译为贤善，舍卫城人），因罹疾病而命终，然而这位长者乃没有子息之故，他所有的财宝都尽没入于官库。那时，波斯匿王整个身体都被尘土所坩，并不更衣，就来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

当时，世尊问王说：「大王！你为其么缘故，被尘土坩身，而来到这里呢？」波斯匿王白世尊说：「在此舍卫城内，有一位长者名叫婆提，今天命终。他并没有子息，我就亲自去收摄他的财宝，把它整理后，没入于官库。纯金有八万斤，更何况其它的杂物呢？虽然长者这么的富有，然而在生之日，所食的都是如此之食，也就是所食的都极为弊恶，并不食精细的食物，所穿的衣服都为垢坩不净，所乘的车骑都极为瘦弱的。」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大王！如王你来说的那样：所谓慳贪的人虽然得此财货，也不能食噉的。也不与其父母、妻子、仆从、奴婢，也不给与朋友、知识，也不奉献给沙门、婆罗门，以及诸位尊长的人。如果为有智之士的话，得此财宝之后，便能惠施广济，一切都不会有所爱惜的。会供给沙门、婆罗门，以及诸位高德之人的。」

这时，波斯匿王问佛说：「这位婆提长者命终之后，会转生于何处呢？」世尊告诉他说：「这位婆提长者命终之后，会转生在涕哭大地狱中。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乃为断善根的人，因此，其身坏命终之后，才会生于涕哭地狱内。」波斯匿王说：「婆提长者是否为断善根的人吗？」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大王！如王你所说的，那位长者乃为断于善根的人，同时那位长者的过去的福报已尽，而不再造新的福德。」波斯匿王说：「婆提长者是否还有余福吗？」

世尊告诉他说：「没有的！大王！已完全没有毫厘的余福之存在的。有如那些田家公（田的主人），只顾收刈，而不再播种，嗣后便会穷困，而渐至于命终那样。所以的缘故就是但食过去所造之业，而不更造新的之故。这位长者也是如是，唯食过去所造的福业，更不造新的福业，这位长者今夜当会在于涕哭地狱中。」

这时，波斯匿王便怀恐怖之心，拭泪而说：「这位长者往昔之时作甚么功德福业，而能生在于富有之家？又作甚么不善的根本，致于不能得食那些极为丰富的货物，不能乐于五乐之中呢？」

那时，世尊告诉波斯匿王说：「在过去久远的迦叶佛出现在世间之时，这位长者乃出生于于此舍卫城内的田家子（地主）。那个时候，迦叶佛离开世间后，有一位辟支佛出现于世间，曾经往诣于此长者之家（田家子之家）。那时，这位长者看见辟支佛在于门外，看见后，便生如是之念：像如是的尊者出现在于世间之事，乃为非常难以值遇之事，我现在应捧饮食物去布施此人。那时，长者便布施那位辟支佛的饮食，辟支佛得食之后，便飞在于空中而去。当时，那位长者看见辟支佛作此神

足（神变）之后，就作此誓愿而说：『我持此善本之愿（为所造的善事而求的愿），使我世所生的地方，都不堕于三恶趣，

都能常有很多的财宝。』然而后来又有反悔之心，而说：『我刚才的那些食物，应该给与奴仆，不该白送这位秃头道人去吃食。』那个时候的田家长者，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此观，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那时的田家长者，就是现在的这位婆提长者是。

他当时布施之后，由于发此誓愿，而持此功德，其所生的地方，都不堕于恶趣，都恒于多财饶宝，而生于富贵之家，一点也没有渴乏。然而既布施之后，又生后悔之心，所谓：我宁可将这些饮食给与奴仆食用，不应给与这位秃头道人，使其饮食。由于这些因缘本末的缘故，虽然出生为富有，但是却不能食此极为富有的货物，又不能乐于五乐之中，自己不能供养自己，又不给与父母、兄弟、妻子、仆从（奴仆）、朋友、知识等人，同时也不布施沙门、婆罗门，以及诸位尊长的人，唯食过去的福业，不造新的福德。因此之故，大王！如果有智之士得此财货的话，就应当广为布施，不可有所怜惜，又当得无极之财。像如是的，大王！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从今以后，当会广为布施沙门、婆罗门等四部之众（出家在家之学佛的男女四众）。至于那些诸位外道、异学的人，如来乞求的话，我就不堪与他（不布施给他们）。」世尊告诉他说：「大王！不可以作如是之念：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一切众生都由于得食，才能得以生存，如果没有食，便会丧亡之故。」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念当广惠施 终莫断施心 必当值贤圣 度此生死源

（应当念念广于惠施给人，终皈不可断此布施之心。必定会值遇贤圣之人的，会因之而度此生死的渊源的〔会解脱生死的〕。）

那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我现在会倍加欢庆，而向于如来。所以的缘故就是所谓：『一切众生皆由食而得以生存，无食就不得生存。』」那时，波斯匿王又说：「从今以后，当会广于惠施，不会有所吝惜！」

这时，世尊对波斯匿王讲说微妙之法。当时，大王听法之后，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而去。

那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一九九

大意：本经叙述戒香、闻香、施香之三香就是诸香之冠，为逆风、顺风、逆顺风都会香，因此，当求方便，去成就此三种妙香。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尊者阿难在于闲静之处，曾经生起如是之念：在世间里，是否有如此之香与否？所谓逆风也会香，顺风也会香，逆顺之风也会香？当时，阿难尊者思念此事后，便从其座位站起，就往诣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

那时，阿难尊者白世尊说：「我在于闲静之处，曾经思惟如是事：在世间里，

是否有这种香，所谓亦逆风香（遇逆风也会香），亦顺风香（遇顺风也会香），亦逆顺风香（遇逆顺之风也会香）的吗？」

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有的！有这种妙香的。所谓遇逆风也会香，遇顺风也会香，遇逆顺之风也会香的。」这时，阿难白世尊说：「这是甚么香呢？遇逆风也会香，遇顺风也会香，遇逆顺风也会香呢？」世尊告诉他说：「有这种之香的，而且此香气之力，乃遇逆风也会香，遇顺风也会香，遇逆顺之风也会香的。」阿难白佛说：「这到底是甚么香呢？为甚么遇逆风也会香，遇顺风也会香，遇逆顺之风也会香呢？」世尊告诉他说：「此三种香，确实遇逆风也会香，遇顺风也会香，遇逆顺之风也会香的。」阿难说：「那三种呢？」

世尊告诉他说：「戒香、闻香、施香，就是所谓其三香的。阿难！确实有此香种的。此三种香实在是逆风也会香，顺风也会香，逆顺风也会香的。在诸世间里所有之香，乃以此三种香为最胜、最上，为无能与其相等者，没有能及它者。犹如由于牛而有酪，由于酪而有酥，由于酥而有醍醐。此醍醐乃为最胜、最上，无与等者，亦不能及，这也是如是的。诸所有世间的诸香，乃以此三种香为最胜、最上，无能及者！」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木蜜及栴檀 优钵及诸香 此诸种种香 戒香最为胜

此戒以成就 无欲无所染 等智而解脱

逝处魔不知

此香虽为妙 及诸檀蜜香 戒香之为妙 十方悉闻之

栴檀虽有香 优钵及余香 此诸众香中 闻香最第一

栴檀虽有香 优钵及余香 此诸众香中 施香最第一

（木蜜之香，以及栴檀之香、优钵华〔青莲华〕之香，和其它诸香类，这些种种的香气当中，乃以戒香最为优胜的。由于此戒之成就，而为无欲，而为无所染，而为等智，而得解脱，所逝之处〔所游止去处〕，恶魔并不会知道的。此香虽为妙〔这里的香虽然也为妙好〕，以及诸香、栴檀之香、木蜜之香等香当中，还是以戒香为之最妙的，为十方都得闻而知的。）

（栴檀虽然会出很香的香，优钵华也同样的很香，以及其余的诸香，在这些众香气当中，乃以闻香为最第一的。栴檀虽然会出很香的香，优钵华也同样的很香，其余的香也有很香的香，然而在此诸众香当中，是以施香为最第一的。）

这就是所谓此三种香，亦逆风香（遇逆风也会香），亦顺风香（遇顺风也会香），亦逆顺风香（遇逆顺之风也会香）。因此之故，阿难！应当要求方便去成就此三种香。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二〇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入城去乞食之时，遥见提婆达多，就远避他。佛陀因此而教诫阿难，叫他不应见愚人，如果和恶知识从事的话，就不会有信、戒、闻、智，倘若与善知识从事的话，就能增益诸功德，会戒具成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在乞食的时间已到之时，就着衣持钵，进入于罗阅城去乞食。那时，提婆达兜也入城去乞食。当时，提婆达兜所进入的街巷中，佛陀也正往那个地方去。然而佛陀因遥见提婆达兜向这边来，便欲退而去。这时，阿难乃白世尊说：「为甚么缘故，欲远离此街巷呢？」

世尊告诉他说：「因为提婆达兜现在也在于此巷内，所以要远避他的。」阿难白佛说：「世尊！您岂畏提婆达兜吗？」世尊告诉他说：「我并不是怕畏提婆达兜的，但是对于这种恶人，最好不要和他碰面为妙。」阿难说：「然（是的，那么）！世尊！可以叫此提婆达兜，使他到别地方去。」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我终无此心 使彼在他方 彼自当造行  
便自在他所

（我并没有这种心，并无意叫他到别地方去。然而他自己当造其行，便自在别地方的。）

阿难白世尊说：「然而提婆达兜是否有胜过于如来之处吗？（疑让路为让贤者）」世尊告诉他说：「愚惑之人，即不须要和他相见的！」

这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不应见愚人 莫与愚从事 亦莫与言论 说于是非事

（不应该和愚痴的人碰面，不可和愚痴的人从事，也不可和他言论，不可和他论谈是非等事。）

这时，阿难又用此偈回答世尊说：

愚者何所能 愚者有何过 正使共言说 竟有何等失

（愚者有甚么能力？愚者有甚么过咎？假如和他共谈论，终皈会有甚么过失呢？）

那时，世尊又用此偈回答阿难说：

愚者自造行 所作者非法 正见反常律 邪见日以滋

（愚痴的人自己去造其行，其所作的为非法的，是违反正见，违背常律的，其邪见会与日俱滋长的。）

因此之故，阿难！不可与恶知识从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与愚人从事的话，就会无信、无戒、无闻、无智。假如和善知识从事的话，便会增益诸功德，而戒具成就。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二〇一

大意：本经叙述提婆达多恒受阿闍世王的五百釜的供养，其虚名乃远播，而起贡高之心，而灭诸善功德。佛陀因此而告诫诸比丘：应当发善心，不应着于利养，而能获戒定慧之三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和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阿闍世王乃恒常以五百釜饮食物，奉献给提婆达兜。当时，提婆达兜的名声乃闻于四方的远处，所谓其戒德具足，名称悉备，才会使国王每日都送物来供养的。

这时，提婆达兜得到这些利养之事，诸比丘们也有所听闻，就向世尊说：「国中的人们，都叹说提婆达兜的名称远布，才能使阿闍世王恒去供养他的。」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比丘们！不可以抱这种心，不可以贪欲如提婆达兜那种利养才好。所以的缘故就是：提婆达兜这位愚人造此三事，所谓身口意都不惊惧，也不恐怖。像现在的提婆达兜

这位愚人，当会消尽此诸善的功德，有如取恶狗之鼻，把它损坏的时候，就会愈倍于凶恶那样。提婆达兜这位愚人也是同样的，他受这种利养之后，就逐起贡高之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不可以生起着于利养之心。假如有比丘着于利养的话，就不能获得三法。那三种法呢？所谓贤圣的戒、贤圣的三昧、贤圣的智慧，都不能成就的。如果有比丘不着于利养的话，便能获得三法。那三法呢？所谓贤圣之戒、贤圣的三昧、贤圣的智慧是。假如欲成就此三法的话，当应发起善心，不着于利养。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二

大意：本经叙述如有贪瞋痴之三不善根的话，就会堕落地狱、饿鬼、畜生之三恶趣。若有不贪、不瞋、不痴的三善根的话，就能生于人天当中，乃至会漏尽而证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三种的不善根。那三种呢？所谓贪不善根、恚不善根、痴不善根是。如果比丘具有了此三不善根的话，就会堕落于三恶趣。那三恶趣呢？所谓地狱、饿鬼、畜生是。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有此三不善根的话，便会有了三恶趣的。」

比丘们！当知！有此三种的善根。那三种呢？所谓不贪善根、不恚喜根、不痴善根。这就是所谓比丘有此三善根。如果具有了此三善根的话，便会有二种的善处，乃至证得涅槃就是其第三善处。那二善处呢？所谓人、天是。这就是所谓比丘有此三善根的话，就能生在于此善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离开三种不善根，而修习三种善根。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三

大意：本经叙述有等聚、邪聚、不定聚，又有善聚、等聚、定聚。其中的邪聚、不定聚应当要远离，正聚则应奉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三种之聚的，那三种呢？所谓等聚（正定聚）、邪聚（邪定聚）、不定聚（正定聚必定能证悟，邪定聚终皈不证悟，不定聚就是在此二者中间，有缘证悟，无缘则不证悟。以三种类聚可以该收一切众生）。

甚么为之等聚（正定聚）呢？所谓等见、等治（正思惟）、等语、等业、等命、等方便（正精进）、等念、等定，就是所谓等聚。甚么为之邪聚呢？所谓邪见、邪治（邪思惟）、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精进）、邪念、邪定，就是所谓邪聚。甚么叫做不定聚呢？所谓不知苦、不知集、不知尽（不知灭）、不知道（不知四谛的真理），不知等聚（不知八正道），不知邪聚（不知八邪道），就是所谓不定聚。

诸比丘们！当知！又有三种类聚的，那三种呢？所谓善聚、等聚、定聚是。甚么叫做善聚呢？所谓三善根是。那三善根

呢？所谓不贪善根、不恚善根、不痴善根，就是所谓善聚的。甚么叫做等聚呢？所谓贤圣的八品道，也就是等见、等治（正思惟）、等语、等业、等命、等方便（正精进）、等念、等三昧，就是所谓等聚。甚么叫做定聚呢？所谓知苦、知集、知尽（知灭）、知道、知善聚、知恶趣（恶聚）、知定聚，就是所谓的定聚。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对于此三聚中的那些邪聚、不定聚，应当要远离，对于此正聚，就应当奉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四

大意：本经叙述有欲想、瞋恚想、杀害想之三想。也有出要想、不害想、不恚想之三想。学道的人应当常念修行三善想，应该远离三恶想。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三种的观想。那三种呢？所谓观欲想、瞋恚想、杀害想，就是所谓比丘有此三种想（恶想）。比丘们！当知！假如有人观欲想的话，在其命终之时，便会堕落于地狱之中。如果观瞋恚想的话，在他命终之时，定会生在于畜生之中，所谓出生为鸡狗之属，以及蛇虻之类等当中是。如果观害想的话，也会在其命终之后生在于饿鬼当中，其形体为烧燃，而苦痛难以形容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此三想的话，就会生在于地狱中，生在于饿鬼、畜生当中！

又有三想的。那三种呢？所谓出要想、不害想、不恚想是。假若有人有出要想的话，在其命终之时，会生在于此人间当中。如果有害想的话，则在他命终之时，自然的会生在于天上界。倘若有人有不杀之心的话，在其命终之时，会断除五结（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禁取见、疑），便会在彼处般涅槃（寂灭、解脱生死）。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有此三想，应该要常念修行，而对于那些三恶想的话，就应当要远离。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地主婆拘耳 婆提逆顺香 愚世三不善 三聚观在后

（1.地主经，2.婆拘卢经，3.二十亿耳经，4.婆提长者经，5.逆顺香经，6.愚人提婆达兜经，7.阿阇世王供愚人之经，8.三不善经，9.三聚经，10.三观想经在

于最后)。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三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四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一

概要：本品首谈高幢之事，依次为对毘沙鬼的说法，为释迦族的说法，为一比丘说五阴无常变易之事，成道后在鹿野苑度五比丘，次使三迦叶皈服之事，三齐之法之事，如存信、财、梵行的三现在的话，就能获福之事，以长寿王的本生谭而诫拘深比丘之好争之事，身邪、戒盗、疑之三结使之事。最后则说空、无愿、无想的三三昧之事。

二〇五

大意：本经叙述应恒念三宝，而得无畏，有如诸天之念三幢，所有的恐怖便能消灭那样。因此，应当常念三宝。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往昔的时候，天帝释曾经告诉三十三天说：『你们如果进入大战当中时，假如会起恐怖畏惧之心的话，你们就还顾而看我的高广之幢，倘若看见我的高广之幢的话，便不会有畏怖的了。如果不忆起我的高广之幢的话，就应忆起伊沙天王（伊舍那天。译为司配者，为第六层天自在天主，也是护世八天之一）之幢。由于忆起其幢之故，所有的恐怖就会自然消灭。假如不忆起我的高幢，以及不忆起伊沙天王之幢的话，那个时候就应当忆起婆留那天王（婆罗萨那，译为依止不畏，广与众生而作依止之主夜神）之幢，由于忆起其幢之故，所有的恐怖，便会自然的消灭的。』」

我现在再告诉你们：假如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其中如有畏怖而衣毛倒竖的话，当于那时，就应该忆念我身，此是如来、至真、等正觉，为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出现于世间的。假如有人恐怖，而衣毛都倒竖起来的话，便会因此而自然的消灭。

如果不忆念我的话，那时就应当忆念于如来之法。如来之法乃为非常的微妙，为有智慧的人之所学的。由于念法的缘故，所有的恐怖便会自然的消灭。

倘若不忆念我，又不忆念法的话，当于那个时候，就应该忆念如来的圣众。如来的圣众乃极为和顺，为法法奉成就的圣众。所谓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知见）成就。所谓四双八辈（四向四果），这就是如来的圣众，为可敬可事，为世间的福田，就是所谓如来的圣众。那个时候，如果念僧的话，所有的恐怖便会自然的消灭。

比丘们！当知！释提桓因为有淫、怒、痴的天帝，然而其部属的三十三天，因忆念其主时，即没有恐怖，何况如来乃为没有欲、怒、痴之心的觉者，当你念他之时，还会有甚么恐怖吗？如果有比丘会有恐怖的话，便会自然的消灭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忆念三尊，也就是忆念佛、法、圣众（僧）是。像如是的，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降伏毗沙恶鬼之事，而度化那优罗小儿，同时并教化拔祇国的民众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在拔祇国的国界里，有一鬼神，名叫毗沙（恶鬼）。在那个国内可说是一位极为凶暴的恶鬼。曾经杀人无量（杀害很多人）。常常在一日当中杀害一人，或每日杀害二人、三人、四人、五人、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五十人。那个时候，诸鬼神、罗刹（暴恶鬼）都充满在其国内。

这时，拔祇的人民都共集聚在一处，而作如是之言：「我们应该避免在此国内，应该到别个国家去，不须要住在这里。」

当时，毗沙恶鬼知道那些人民的内心所念之事，便对那些人民说：「你们不可以离开这个国家，而欲到别个邦国去。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你们终皈（到头来）还是不能免离我的手掌中之故。你们不如日日（每天）送一个人来奉祠我，这样的话，便不会触扰你们的。」当时，拔祇的人民就这样的依那位恶鬼的吩咐，每天都送一人去奉祠那位恶鬼。那时，那位恶鬼食那些人后，都将他们的骸骨掷着在于他方的山中，那山中的骸骨已被堆积到满于溪谷了。

在于那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名叫善觉，住在于那个国家，为一位饶财多宝的人，所积的钱财有千亿，骡、驴、骆驼，乃不可以称计之多，金、银、珍宝、车渠、玛瑙、真珠、虎珀等七宝，也不可以称计之多。那时，这位长者生有一位孩儿，名叫那优罗。由于唯有这一子之故，非常的怜爱惜念，未曾离开过他的眼前（都在其身边）。当时，正遇此限制（规定）：「那优罗小儿，其次乃轮到你应去祠鬼之时了。」

这时，那优罗的父母就沐浴这位小儿，给他穿好衣，然后牵他至于冢间，来到那位恶鬼之处。到达后，则啼哭唤呼，悲伤不已，然后作此言说：「诸位神明！诸位地祇！都鉴证明察！我乃唯有这一子，愿诸神明当证明这事；以及二十八鬼神主，

都同样的护鉴于此，使吾儿不致有灾厄；暨四大天王们！我都统统皈命！愿拥护此小儿，使免受厄难，而济救他吧！以及释提桓因，也向您皈命！愿您济度此儿的生命；以及梵天王，也同样的皈命于您，愿解脱此儿的生命，诸有鬼神镇护世间的，也向您们皈命，使此儿脱此灾厄；诸如来的弟子，漏尽的阿罗汉，我现在也同样的皈命，使此儿脱离此厄；诸位辟支佛，无师自觉者！也向您们自皈依，使能脱离此厄；彼如来，现在也向您自皈依！您乃对于不降伏的人，能使其降伏，不得度的，能使其得度，不获证的，能获证，不解脱的，能解脱，不般涅槃的人，能使其般涅槃，无可救的，能作为救护，对于盲者，则作为其眼目，对于病患的人，能作其大医王。不管是天，是龙，是鬼神，以及一切人民，或者是魔及魔王当中，为最尊、最上，并没有能及的人。为可敬、可贵，为人作良佑，作福田，并没有人能出于如来之上的！请如来鉴察此情！愿如来照明我的至诚之心！」当时，那优罗的父母就这样的，将其祈愿表白之后，就将其孩儿付给恶鬼完毕，便退回而去。

那个时候，世尊曾以天眼清静，又以天耳彻听，而听到如此之言：那优罗的父母啼哭悲伤不已！那时，世尊就用神足之力，到达那个山中恶鬼所住之处。这时，那位恶鬼，乃集在雪山之北的鬼神之处。当时，世尊印进入恶鬼所住的地方去坐下，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结跏趺之坐。

这时，那优罗小儿渐近于那恶鬼的住处。当时，那优罗小儿乃遥见如来在于恶鬼的住处，一看为：光色炳然（身体发光），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前（专心一意，并无他念），颜色很端正，与世间另有奇异，诸根为寂静，而得诸功德，已降伏诸魔怨的形相，像如此的诸功德，为不可称计的！又具有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以庄严其身，有如须弥山之超出于诸山之顶，面如日月，也像金山那样的，其光明乃远照于他方。看见之后，便生起欢喜之心，向于如来，而生此念：这位必定不是毗沙恶鬼。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看见之后，极为有欢喜之心之故。如果是恶鬼的话，便会随其意，而被其所食掉的。

这时，世尊告诉他说：「那优罗！如你所念的！我并不是甚么恶鬼，我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来救你，以及来降伏此恶鬼的！」这时，那优罗听此语后，即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不能抑住其欢喜之心），便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于一边。

当时，世尊就为他讲说妙义，所谓其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说贪欲为秽恶，有漏为不净之行，出家为出要之道，能去除诸乱想。那时，世尊由于看见那优罗小儿之心已生欢喜，意性已柔软，就将诸佛世尊常所讲说之法：苦、集、尽（灭）道等法，都其与他说。那位小儿就在于座上，其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清静。那位小儿因为见法、得法、成就诸法之故，而承受诸法，已没有狐疑，已了解如来之教，就归依佛、法、圣众，而受五戒。

这时，毗沙恶鬼回到其本位之处时，遥见世尊在那里端坐思惟，身不倾动。一看此情形，便兴起恚怒，便降雷电，霹雳大震，向于如来之处。或者大降刀剑，然而未堕于地之顷，便化作优钵莲华（青莲华）。这时，那恶鬼乃加倍的瞋恚，就雨降诸山河石壁，但是还未堕地之顷，变化作为种种的饮食。这时，那位恶鬼又化作大象，吼唤而向于如来之处。当时，世尊又化作狮子王。这时，那位恶鬼就又化作更猛的狮子形，而直向如来之处。那时，世尊乃化作大火聚。当时，那位恶鬼又倍加瞋恚，就化作大龙，龙有七个头。当时，世尊则化作大金翅鸟（迦楼罗。常捕龙为食的怪鸟）。这时，该鬼便生如是之念：我现在所有的神力，都于今时化现完了，然而这位沙门却衣毛都不动，我现在应当去问其深义。

这时，该鬼问世尊说：「现在毗沙我，欲问深义，假如不能回答我的话，就应

拿你的两脚擲放在于南海。」世尊告诉他说：「恶鬼当知！我自观察过，并没有甚么天，以及人民、沙门、婆罗门，或者是人，是非人，能将我的两脚擲放在于南海的人。虽然如此，你现在欲问甚么深义，也是无妨的，你现在可以启问的了。」

这时，恶鬼问说：「沙门！甚么是故行（旧业）？甚么是新行？甚么是行之灭呢？」世尊告诉他说：「恶鬼当知！眼就是故行，是曩时（昔时）所造的，缘于痛（受）而成就其行动（业行）。耳、鼻、口（舌）、身、意，这些都是故行，是曩时所造的，缘于痛（受）而成就其行动（业行）。这就是，恶鬼！这就是故行。」

毗沙鬼说：「沙门！甚么是新行（新造的业行）呢？」世尊告诉他说：「现在于身所造的身三（杀生、偷盗、淫泆）、口四（恶口、妄言、绮语、两舌）、意三（贪、瞋、痴）之行，这是，恶鬼！这就是新行。」这时恶鬼说：「甚么是行之灭呢？」世尊告诉他说：「恶鬼当知！故行（旧的业行）灭尽之后，更不再兴起，又不造新的行，能取这些行，永远使其不再生起，永远灭尽无余，就叫做行灭。」

这时，那位恶鬼白世尊说：「我现在非常的饥饿，你为甚么缘故，要夺我的食物呢？此小儿是我所食的食物。沙门！你应归还此小儿给我！」世尊告诉他说：「从前我还未成道之时，曾经为一位菩薩。有一只鸽鸟投靠于我，我尚且不惜身命，而救济那只鸽鸟的灾厄。更何况我现在已成为如来，怎么能舍弃这位小儿，使他被你吃呢？你现在这位恶鬼！你就是尽你的神力来对我，我也终皈不会给你这位小儿的！」

云何（你记得吗）？恶鬼！你曾经在于迦叶佛之时，曾作过沙门，曾经修持梵行，后来又犯戒，因此，转生为现在的恶鬼之身的（是不是么？）那时，恶鬼乃承佛的威神，便忆起曩昔时所造的诸行。

当时，恶鬼就到世尊之前，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并作如是之语而说：「我现在太愚惑，不能分别真伪，乃生此心，向于如来，唯愿世尊您，纳受我的忏悔！」像如是的，再三、再四向佛求愿！

世尊告诉他说：「听许你的悔过，以后不可以再犯！」那时，世尊也为毗沙鬼演说微妙之法，劝令他欢喜。这时，那位恶鬼手擎数千两的黄金，奉上于世尊，白世尊而说：「我现在将此山谷布施给与招提僧（译为四方僧。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分之物，如精舍、田地、山野等，为这里所共有的。如为现前僧的话，则如食物、衣服、医药、卧具等，乃可以分配的），唯愿世尊纳受我的供奉，以及此数千两的黄金！」像如是再三的恳求。

那时，世尊就纳受其所奉献的山谷，便说此偈说：

园果施清凉 及作水桥梁 设能造大船 及诸养生具

昼夜无懈怠 获福不可量 法义戒成就 终后生天上

（如园果的布施，会为清凉，以及在水中作那些桥梁，使人得以渡过那样。假如能造大船，以及诸养生之具，而昼夜都没有懈怠的话，就能获得不可称量的福德，法义、戒，都能成就，终皈会生于天上界的！）

这时，那位鬼神白世尊说：「不知道世尊还有其它的教训吗？」

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应该舍弃你现在的本形，应穿三衣，而作沙门。然后进入拔祇城，在在处处（在于各处），作如是之教令说：『诸位贤者当知！如来出现于此世间，对于不降的，则使他降伏。不得度的，则使他得度，不解脱的，使他知道解脱，不得救的，则作为其救护，盲者则作为其眼目。不管是诸天，或者是世人，是天，是龙，是鬼神，是魔，是魔天，或者为人，为非人当中，都是最尊、最上，没有人能与相匹等的，为可敬、可贵，为人作良佑福田的。今天已度那优罗小儿，以及降伏毗沙恶鬼了，你们可以前往去接受他的教化！』」恶鬼回答说：「如是！世尊！」

那时，毗沙鬼就这样的依佛教令而作为沙门，披服三法衣，进入诸里巷，去作

如是之教令而说：「今天世尊度那优罗小儿，以及降伏毗沙恶鬼了，你们可往世尊之处，去受世尊的教诲。」

当在那时，拔祇国的人民乃非常的炽盛。这时，那位名叫善觉的长者，听到此语之后，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禁不住其喜悦），就带领八万四千人民众生，趋往世尊所住锡的地方，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拔祇国的人民，有的行礼足之礼，有的唯有擎手。当时，八万四千的民众，都依次而坐在于一边。

这时，世尊渐与他们演说微妙之法，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贪为不净之想，漏为大灾患。那时，世尊曾观察那些八万四千之众，心意都已欢悦。就将诸佛世尊平常所说之法：苦、集、尽（灭）、道，都普与那些八万四千众演说。他们都在于座上，尽诸尘垢，都得法眼清净。有如白净之衣，容易染为有色那样。此八万四千众也是如是，都尽诸尘垢，都得法眼清净。他们已得法、见法，已分别诸法（了解诸法），并没有狐疑，而得无所畏，就自归依三尊，也就是皈依佛法、圣众，而受五戒。

那时，那优罗之父，这位长者，乃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受我的邀请！」当时，世尊就默然受请。此时那位长者看见世尊默然受请之后，就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就退还其所在地，去办理种种的饮食，含有若干种的味，在于清旦之时，自白而说：「时间已经到了。」

那时，世尊到时候，就穿衣持钵，进入拔祇城，到了长者之家，就座而坐。这时，长者由于看见世尊坐定之后，就亲自用手斟酌，而进行种种的饮食。经过一段时间，看见世尊吃食完毕，即行清净水，然后就取一座，在于如来之前面坐下来，白世尊说：「善哉！世尊！如果四部之众（出家在家各二众），须要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的话，即可叫他们在我家拿去使用。」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长者！如你所言。」世尊在于此时，即为长者演说微妙之法。说法完了之后，便从其座站起而去。

那时，世尊有如屈伸手臂之顷，就从拔祇国不现（隐没），回到舍卫国的祇洹精

舍。当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四部之众当中，有人须要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的话，可以从那优罗之父之舍宅去取来应用。」当时，世尊又告诉比丘们说：「如我今天的优婆塞当中的第一弟子，并没有所爱惜的人，就是所谓那优罗之父是！」（无所爱惜第一的长者）。」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就是法王，比任何圣王都为最尊、最上，是没有人能赶得及的，是胜过于转轮圣王，因此之故，当求方便，以正法去治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翅（释迦族）的尼拘留园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释迦种族的诸豪姓（望族），有数千人之众，往诣于世尊所住锡的地方，到达后，都头面礼足，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诸位释种白世尊说：「今天您应当作国王，而治领此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种姓便为不朽的，不可将转轮圣王

之位，在您之手而断灭才好。如果当世尊您不去出家的话，就当会在于天下作为转轮圣王，而统领四天下，而有千子之具足。我们这些种姓，其名称定会远布，人人都会称说：转轮圣王出现在于释姓当中。由于这缘故，世尊！您应当作王治化，不可使王种断绝。」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现在正正就是王身，名叫法王。所以的缘故就是这样的，我现在问你们：云何？诸位释种们！你们以为转轮圣王有七宝具足，千子又为很勇猛，为最伟大的吗？我现在于此三千大千的刹土（国土）当中，为最尊、最上，并没有人能及的。我乃成就七觉意之宝，有算不尽的千声闻之子，作为营从（随从）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今用此位为 得已后复失 此位最为胜 无终无有始

以胜无能夺 此胜最为胜 然佛无量行 无迹谁迹将

（我现在要此地位于甚么？如果得到后，还是会失去的。如佛的此位，才是最为优胜的，因为无始，同时也没有终。由于最胜而没有人能侵夺之故，此胜正正就是最为优胜的。而佛陀的无量行，乃为无迹可寻的，到底谁用这些行迹于甚么呢？）

因此之故，诸位瞿昙（指诸释种为瞿昙氏）！应当要求方便，应以正法，应以王法而治！像如是的，诸位释种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释种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〇八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一位比丘讲说无常之法，同时也举出自己在过去时曾由于惠施、慈仁、自守等三事而成为转轮王身，然而那时的福佑，现在都已永灭无余，以说明并没有一法能永恒不易的。比丘受教后，曾证阿罗汉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那位比丘白世尊说：「是否有一种色（色阴物质），能够恒在而不变易的吗？久在于世间，也不移动的吗？是否有痛（受阴，精神，以下同）、想、行、识，恒在而不变易的吗？久在于世间，也不会移动的吗？」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并没有这种色能恒在而不变易，能久存于世间的东西。也并没有痛（受）、想、行、识之能恒在而不变易，能久存于世间的。比丘！如果说，又当有此色，能恒在而不变易，能久存于世间的的话，就唯有梵行之人，为不可分别的。如果痛（受）、想、行、识，能久存于世间，而不变易的，也唯有梵行之人，为不可分别的。因此之故，比丘！由于色不可分别，不久存于世间之故。因此之故，梵行之人乃能分别而尽于苦本。又痛（受）、想、行、识，也不可以分别，不久存于世间，因此之故，唯有梵行乃可以分别而尽其苦本的。」

那个时候，世尊乃取一些土，置在其爪上（指甲上），然后对那位比丘说：「云何？（你看云何呢？）比丘！你看见此爪上之土吗？比丘回答说：「唯然（是的）！看见了，世尊！」

佛陀告诉该比丘说：「假如当会有如这些少许的色（物质），能恒在于世间的，则梵行的人，便不可分别而得尽苦际的。以是（因此），比丘！由于没有少许的色之恒在，便得行梵行，而得尽苦本的（故梵行在于被，而知道能正确的尽诸苦恼）。所以的缘故就是：比丘！当知！我在于往昔之时，曾经作过大王，而统领四天下，都以正法去治化，去统领人民，那时，七宝都具足。所谓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是。

比丘当知！我在于那个时候，作此转轮圣王，而领治四天下，乃拥有八万四千的神象，象名叫做菩呼。又有八万四千的羽宝的车辆，有的用狮子之皮覆盖的，有的用狼狗之皮覆盖的，都尽悬幢与高盖（伞盖）。又有八万四千的高广之台，犹如天帝所居住的地方那样。又有八万四千的讲堂，如法讲堂之类的。又有八万四千的玉女之众，都像似于天女。又有八万四千的高广之座，都用金银七宝间厕的。又有八万四千的衣被服饰，均为是文绣柔软。又有八万四千的饮食之具，其味有若干的种。

比丘当知！我在那时，乘一只大象，其色极为白好，口里有六牙，都用金银校具的。其身能飞行，也能隐形，或者为大，或者为小，其象名叫菩呼。我在那个时候，乘一匹神马，其毛尾都为朱色的，行时，贴身不动。以金银校饰的，其身能飞行，也能隐形，或为大，或为小的，马的名叫做毛王。

我于那时，有八万四千的高广之台，我住在于其中的一台，台名叫做须尼摩，为纯金所作的。那个时候，我在一讲堂中止宿，讲堂的名叫做法说，也是纯金所造的。我在那时，乘一宝羽的车辆，车的名

叫做最胜，为纯金所造的。我在那时，带一玉女，为左右的使令，也如姊妹那样。我在那时，在于八万四千高广之座，在于一座上，有金银璎珞，为不可称计之多。我在那时，穿一妙服，有如天衣那样。所食之食，其味都如甘露。当在那时，我作转轮圣王时，有八万四千的神象，朝朝来至（每天都有这么多的大象之到来），门外多有伤害（互相践踏），不可以称计之多。我在那时，便作如是之念：此八万四千的神象，朝朝来至，致在门外多有伤害，不可以称计之多。我现在有意将这些大象分做二批，为四万二千，朝朝来朝贺。

那个时候，比丘！我作如是之念：我在往昔之时，到底是作甚么福？又作甚么德？现在能得如此的威力，乃至于此如此呢？又作如是之念：由于三事的因缘之故，使我获得如此的福佑的。那三事呢？所谓惠施、慈仁、自守是。比丘！应当观察！那个时候的诸行，都已永灭，都已没有余遗。当于那时，乃游于欲意，而不会有厌足。所谓厌足，就是对于贤圣的戒律乃为厌足之义。

云何呢？比丘！此色为有常呢？为无常呢？」比丘回答说：「为无常的，世尊！」佛陀说：「如果为无常的话，就是为有变易之法。那么，你是否可以得生此心：此是我所有，我是其所有呢？」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说：「痛（受）、想、行、识，是常的吗？是无常的吗？」比丘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佛陀说：「假如为无常的话，就是为有变易之法。你是否可得生此心：此是我所有，我是彼所有呢？」回答说：「弗也！世尊！」

佛陀说：「因此之故，比丘！诸所有的色，不管是过去，是当来，是于今的现在的，则或者是大，或者是小，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远，或者是近，在此里面的色，都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的，这乃是有智的人所觉知的。诸所有的

痛（受），不管是过去，是当来，是于今现在，或者是远，或者是近，这些痛

（受）也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的，像如是的，乃为有智的人所觉知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观：如果为声闻的人，而能厌患于眼（眼根），厌患于色

（色境），厌患于眼识（眼识为眼根看见色境时，能分别其相貌而生的作用），或者缘于眼根而生的苦乐，也同样的厌患。也厌患于耳根，厌患于声境，厌患于耳识，或者依于其识而生的苦乐，也同样的厌患。那些鼻根、舌根、身根之对于香境、味境、触境等也同样之理。而意根、法境也同样的厌患，或者依于意根而生的苦乐，也同样的厌患。已厌患之后，便会得解脱，已解脱之后，便会得解脱之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知道！」

那时，那位比丘得到世尊的如是之教训，就在于闲静之处，去思惟自修：所以族姓子之剃除须发，着三法衣，离开俗家而修无上的梵行，而至于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身，如实而知道！这位比丘，就这样的成就阿罗汉果。

那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〇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初成道时，在鹿野苑度五比丘，而说四谛之法。依次为降伏恶龙而度三迦叶及其千人弟子，乃以神足、言教、训诲等三事去教化，使千人均成阿罗汉。嗣后回国去度诸释种，并为父王说法，父王即下令：有兄弟二人，可听一人出家。阿难、阿那律等诸王子就在于此时出家。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陀国的道场树下，初始得佛的时候。

那个时候，世尊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已经得此甚深之法，为难解、难了、难晓、难知之法。是极微极妙之法，是智者所觉知之法。我现在应当先为谁说此妙法，使其了解我的法的人为谁呢？那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罗勒迦蓝（阿罗迦迦罗摩）的诸根成熟（聪明伶俐的贤者），我应该先去度他，同时他又是等待我之有法（得法）之故。正在作此念之时，在虚空中有一位天神，曾白世尊说：「罗勒迦蓝已死亡七天了。」这时，世尊又作此念而说：何其苦哉（他为甚么这么的苦呢？为他叹惜之词）！不听到我的法，而取于命终。假若听我说法的话，就能得解脱的。

这时，世尊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对谁先说法，使其得解脱呢？现在郁头蓝弗

（郁陀迦罗摩子），先应得度，当去为他说法，如听我法之后，便能首先得解脱。世尊作如是之念时，在虚空中有一位天神向世尊说：「昨天的夜半之时，已经取于命终了。」这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郁头蓝弗，何其苦哉！不听到我法，而取于命终，假如得闻我法的话，就能得解脱（以上二位仙人均为佛出家时，与其参学者）。

那个时候，世尊又作如是之念：到底谁能首先听我说法，而得解脱呢？这时，世尊又再重新思惟：五比丘（憍陈如、阿说示、摩诃男、婆沙波、跋陀梨迦）乃多所饶益于我，在我初生之时，追随我后的人（佛出家时，净饭王所派的人，然而不但未能劝佛回城，还而出家为佛的侍者。后佛饮食牧女所献之糜粥，以为佛退堕，就舍苦行林之佛陀，而到鹿野苑去苦修）。这时，世尊又作如是之念：现在五比丘到底在于甚么地方呢？就用天眼去观察五比丘之住处，发现五比丘乃在于波罗捺的仙人住处鹿野苑的地方。我现在应当到那边去先和五比丘说法，如果听我之法的话，当会得解脱的。

那时，世尊在七日当中，曾经熟视道场，眼睛未曾转眴过。那时，世尊便说此

偈而说：

我今此坐处 经历生死苦 执御智慧斧 永断根元栽  
天王来至此 及诸魔怨属 复以方便降 今着解脱冠  
今于此树下 坐于金刚床 以获一切智 逮无所碍慧  
我坐此树下 见生死之苦 已却死元本 老病永无余

（我现在于此坐处，曾经经历生死之苦。而我乃执御〔拿起〕智慧之斧，已永断其根元之栽了。曾经有天王到了此地来，以及也有诸魔怨的眷属之来到。我乃又用方便法去降伏了他们，使他们戴着解脱之冠。现在坐在于此道树之下的金刚床上，已经获得一切智，已经逮得没有所碍的智慧了。我坐在于此道树之下，观见生死之苦，已经却退生死的元本，老病等苦已经永远没有余遗的了。）

那时，世尊说此偈后，便从其座位站起而去，欲向（到）波罗捺国。这时，有一位梵志，名叫优毗伽（优波迦），曾遥见世尊，为一光色炳然，会翳（遮障）日月的光明。他看见之后，白世尊说：「瞿昙！你的师主，现在住甚么地方呢？是依于甚么人出家学道的呢？到底恒喜讲说甚么法教呢？是从甚么地方而来，欲到甚么地方去呢？」

那时，世尊就对那位梵志，叙说此偈而说：

我成阿罗汉 世间最无比 天及世间人 我今最为上  
我亦无师保 亦复无与等 独尊无过者 冷而无复温  
今当转法轮 往诣加尸邦 今以甘露药 开彼盲冥者  
波罗捺国界 加尸国王土 五比丘住处

欲说微妙法

使彼早成道 及得漏尽通 以除恶法元 是故最为胜

（我现在已经成就阿罗汉〔应供，解脱生死的人〕，在世间上最为无比等的人。天神，以及世间的人，我现在就是最为上的人！我也是没有师保的人，再也没有人能与我相等的了。我为独尊的人，没有人能超过我的，是冷静，而不再有温热的烦恼的人。现在我乃为了转法轮〔说法度人〕，而欲往诣于加尸的邦国〔迦尸为波罗捺的旧名〕。现在将用甘露药，去启开那些盲冥的人。在波罗捺的国界里，在迦尸国王的土地上，有五比丘的住处，欲在那个地方讲说微妙之法。使他们早日成道，以及早得漏尽通，以除那些恶法之元，因此之故，是为最为优胜的。）

这时，那位梵志听后。叹咤，俨头（严肃其身），而又手（合掌），而弹指含笑，引道而去。这时，世尊即往诣波罗捺国。

当时，五比丘曾经遥见世尊之来到。看见后，都互相论议而说：「这位是沙门瞿昙，是从远处而来。他的情性已错乱，心情并不专精于道。我们不可和他互谈共语，也不可站起来迎接，也无须要请他坐下。」

那时，五人便说此偈而说：

此人不应敬 亦莫共亲视 勿复称善来 亦莫请使坐

（此人已不值得恭敬，也不可和他亲切，不可再称：善来！也无须要请他坐下来。）

那时，五人说此偈后，都保持默然。当时，世尊乃趋向于五比丘之处，渐渐的欲至其处。这时，五比丘却渐起来欢迎，有的为其敷座，有的为其取水。那时，世尊就前往就坐，而作如是的思惟：这些是愚痴的人，竟然不能全其本限（不守制约，本不理睬佛，却反而很亲切）。那时，五比丘称呼世尊为卿。

这时，世尊告诉五比丘们说：「你们不

可以用卿来呼我这位至真、等正觉的人。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已经成就无上的至真、等正觉，已获得甘露之善。你们应该专心一意的听我的法语。」那时，五比丘白世

尊说：「瞿昙！您本来在修苦行之时，尚且不能证得上人之法，何况今天又是意情错乱（指佛舍苦行），怎么说已得道的人呢？」

世尊告诉他们：「云何？你们这五个人！你们是否曾经听我说过妄语吗？」五比丘说：「弗也！瞿昙！」世尊告诉他们：「如来等正觉，已经得证甘露法味，你们都应专心一意的听我说法。」这时，世尊便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堪能降伏此五人。

这时，世尊告诉五比丘说：「你们应当要知道！有此四谛之理的哪四谛呢？所谓苦谛、苦集谛、苦尽谛、苦出要谛是。为甚么名叫苦谛呢？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愁忧苦痛，为不可以称记（不能算得出之多）。其次为怨憎会苦（和有怨恨的人不得不聚在一起，或相遇时的苦）、恩爱别离苦（和恩爱的人不离别不成的苦）、所欲不得，也是一种苦（所求所欲，都不能完成其愿，不能达到目的之苦）。取要言之（要约的说），五盛阴苦（由执着而生的五阴身心，就是苦，上面的八苦，均为身心所受之苦，故要约为五盛阴苦），这就是苦谛（一切都是苦，就是真理）。

甚么叫做苦集谛呢？所谓受爱之分，集之而不厌倦，其意都常贪着，这就是所谓苦集谛（集为烦恼，所谓和喜贪俱行，随意贪爱不休，而构成欲爱、有爱、无有爱，为苦的来源—烦恼，就是真理。）

彼云何为苦尽谛呢？如能使其爱，都灭尽无余，也不再受生，就是所谓的苦尽谛（灭谛，也就是灭尽所有的烦恼时，定会证入寂静涅槃的境界，就是真理。）

彼云何名叫苦出要谛呢？所谓贤圣的八品道。也就是说：等见（正见）、等治（正思惟）、等语（正语）、等业（正业）、等命（正命）、等方便（正精进）、等念（正念）、等定（正定。八正道为修习出离苦恼的要道，故又叫苦灭道谛，简称为道谛）。这就是名叫四谛之法。

然而，再者，五比丘！此四谛之法之苦谛，本来为未闻之法（虽为现实之法：可是只知苦，而不知是甚么？故为未曾听过诸行就是苦的道理），由于眼之生、智之生、明之生、觉之生、光之生、慧之生（由于眼、智、明、觉、光、慧，而知道的。）其次，苦谛就是实、定（实在性、决定性），为不虚不妄的，终皈不会有异的，是世尊之所说的，因此之故，名叫苦谛（苦就是真理）。苦集谛也是同样的本来未闻之法（未曾听过，未曾了解过），由于眼之生、智之生、明之生、觉之生、光之生、慧之生，而得以了解的。其次，苦集谛者，乃为实，为定，为不虚不妄，终皈不会有异，为世尊之所说的，因此之故，名叫苦集谛。苦尽谛也是未曾闻过之法，为眼之生、智之生、明之生、觉之生、慧之生、光之生的。其次，苦尽谛为实，为定，为不虚不妄，终皈不会有异的，为世尊之所说，故名为苦尽谛。苦出要谛也是未曾闻过之法，为眼之生、智之生、明之生、觉之生、光之生、慧之生的。又次，苦出要谛乃为实，为定，为不虚不妄，终皈不会有异，是世尊之所说的，因此之故，名叫苦出要谛。

五比丘们！应当要知道！如果对于此四谛，三转十二行（对于苦谛，则说此为苦谛〔示相转〕，苦谛不可以不知〔劝相转〕，苦谛已知道了〔证相转〕，为之三转三相。对于集谛，则说此为集谛，集谛不可不断，集谛已断了〔三转三相〕。对于灭谛，即说此为灭谛，灭谛可以不证，灭谛已证了〔三转三相〕。对于道谛，则说此为道谛，道谛可以不修，道谛已修了〔三转三相〕，就为之三转十二行，又作为三转十二行相），不能如实而知的话，就不能成就无上正真、等正觉。由于我乃分别（详细了解）此四谛三转十二行相，都如实而知之故，因此之故，乃能成就无上正真、等正觉。」

那个时候，佛陀说此法之时，阿若拘邻（阿若憍陈如，了知者的憍陈如。憍陈如证悟之时，佛陀即说：憍陈如已如实而知了，故称他为阿若憍陈如，最初成阿罗汉的人），其诸尘垢（烦恼）都已灭尽，而得法眼清净。

这时，世尊告诉拘邻说：「你现在是否已逮于法、得证于法了吗？」拘邻回答说：「如是！世尊！已得证法，逮至于法了。」

这时，地神听此语后，曾作如是而唱说：「现在如来在于波罗捺国，初转法轮（讲经说法）。为诸天、世人、魔，或魔天等，人及非人所不能转的，而今天如来乃能转此法轮，阿若拘邻，听法之后，已得甘露之法了。」这时，四天王乃从地神听到其唱令之声，就又转告而说：「阿若拘邻，已得到甘露之法了。」

这时，三十三天（第二层天）又从四天王之处听闻其事，艳天（夜摩天，第三层天）又从三十三天之处听闻，乃至兜术天（第四层天），也辗转而闻其声，乃至梵天（初禅天）也一再的听闻其声，所谓：「如来在于波罗捺大转法轮，为诸天、世人、魔，或魔天等，人及非人所不能转的，今天如来乃转此法轮。」那时，便名叫阿若拘邻（了知者拘邻，如前解）。

那个时候，世尊又告诉五比丘们说：「你们当中留住二人受教诲，三人则去乞食，三人所得之食，则六个人当共吃食。如果为三人住受教诲的话，就二人去乞食，二人所得之食，则六人当共取其食而吃。」那时，佛陀又教诲他们，在于此时，成就无生的涅槃之法（解脱生死，而为寂静之法），也成就无生、无病、无老、无死。这时，五比丘就这样的尽成阿罗汉。当时，在三千大千刹土（小千、中千、大千为三千大千，实为一大千世界）当中，有五位阿罗汉，佛陀就为之第六人。

那时，世尊告诉五比丘们说：「你们都尽共到人间去乞食，都要谨慎，不可以独自一人去行乞食。然而又有些众生之类，其诸根都纯熟，应当得度的，我现在当往优留毗村聚（乡村部落），在那个地方说法度众。」

那时，世尊便到了优留毗村的聚落之处。当时，尼连河之侧（不乐着河为恒河的支流，佛陀出家后，曾在其附近的苦行林修苦行六年，后离其处而入此河沐浴，然后才在菩提树下打坐成道），有一位迦叶（优楼频螺迦叶，本为事火外道。三迦叶兄弟之老大，迦叶是其姓，优楼频螺在佛陀伽耶之南，为尼达河畔的地名，而为人名—木瓜林），在那里止住。是一位知天文、地理，没有不贯博的，那些算数如树叶，都均了知不遗，率领五百名弟子，每天都在教化他们。离开迦叶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石室，在石室里面有一条毒龙止住在那个地方。

那时，世尊到了迦叶的住处，到达后，对迦叶说：「我欲奇住在石室中一宿，如果允许的话，当去那里止住。」迦叶回答说：「我不爱惜（不会吝惜），但是那个地方有一条毒龙，恐怕会被伤害耳！」世尊告诉他说：「迦叶！无苦（无妨害）！毒龙不会害我的，但见你的听许（只要你允许）我去止住一宿就好了。」迦叶回答说：「如欲住的话，就请你随意去住好了！」

那时，世尊就到那个石室，就在那里敷座而宿。世尊乃结跏趺而坐，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这时（半夜之时），毒龙看见世尊坐在那里，便吐毒火，欲来伤害佛陀。那个时候，世尊就进入慈三昧，又从慈三昧起，而入于焰光三昧。当于那时，龙火与佛光，一时俱作（同时发光，混为一起）。

那时，迦叶曾在夜间起来，去瞻视星宿，看见在石室里面，有非常大的火光。看见后，便告诉其弟子说：「这位瞿昙沙门的容貌很端正，现在已被龙所害，实在是很可惜而值得怜愍的事！我先前曾经对他说过：『那里有恶龙，不可以止宿的。』」（然而他却说无妨，不会伤害到他之言。）

这时，迦叶告诉其五百名弟子说：「你们快去拿水瓶，以及举起高梯，去救那些火焰，使那位沙门得以脱离此难吧！」

当时，迦叶发令后，就率领其五百名弟子，往诣于石室，欲去救大火。有的持水去洒，有的施高梯，都不能使火适时消灭，这均为是如来的威神所致的。那个时

候，世尊入于慈三昧，渐使那条毒龙不再起瞋恚。这时，那条恶龙，则心怀恐怖，向东向西乱奔乱驰，欲得出离石室，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出石室。这时，那条恶龙，乃来向于如来，就这样的进入于世尊之钵中而住。

当时，世尊用右手抚摩恶龙之身，便说此偈而说：

龙出甚为难 龙与龙共集 龙勿起害心

龙出甚为难

过去恒沙数 诸佛般涅槃 汝竟不遭遇 皆由瞋恚火

善心向如来 速舍此恚毒 已除瞋恚毒 便得生天上

（龙啊！妳想出离是非常困难的事。龙啊！妳们和妳们的龙共集在一起时，龙啊！千万不可以起害心啊！龙啊！妳想脱出是非常困难的事的。）

（在过去恒沙的数量的诸佛般涅槃时，妳却竟然不遭遇，这都是由于瞋恚之火所引起的。妳要以善心向于如来，要速舍此恚毒之心，如果已除瞋恚的毒心的话，便能得以上生于天上界的！）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四完

## 增阿含经卷第十五

###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二

那个时候，那条恶龙则吐其舌，去舐如来的手，并熟视如来之面。

这时，世尊在于翌日的清旦，手擎此恶龙，往诣于迦叶的住处，对迦叶说：「这是那条恶龙，是极为凶暴的龙，现在已被我降伏了。」那时，迦叶看见恶龙之后，便怀恐怖之心，就白世尊说：「止！止！沙门！不可再向前而来，恶龙乃会相害的。」世尊告诉他说：「迦叶！请勿恐惧！我现在已经将牠降伏了，终究不会再相害了。所以缘故就是：此龙已受教化了。」

这时，迦叶及其五百名弟子，都叹为未曾有的事而说：「甚奇！甚特！这位瞿昙沙门乃有极大的威神，能降伏这条恶龙，使牠不再作恶。虽然是这样，但是还是不如我得道之真！」那时，迦叶则白世尊说：「大沙门！当受我九十日的邀请。在这期间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偃卧具、病瘦时的医药，都当会统统供给与您的。」那时，世尊乃默然接受迦叶之请愿。

当时，世尊就将这条神龙放入在于大海里面，那条恶龙就随其寿命的长短，而命终之后，往生于四天王天的上界（此是后话）。这时，如来乃还止于石室中。

迦叶供办种种的饭食之后，就往白世尊而说：「饭食已办妥，可往去就食。」世尊告诉他说：「迦叶！你在前面走，我正会这样的当往其处的。」等迦叶离开之后，世尊便到阎浮提界上，在阎浮树下，采取阎浮果。之后，回去，先到迦叶的石室中而坐。这时，迦叶看见世尊坐在石室中，就白世尊说：「沙门！您是从那一条路来到

石室的呢？」

佛陀告诉迦叶说：「你离开之后，我乃先到阎浮提界上，去取阎浮果，然后还回这里而坐的。迦叶当知！此果乃非常的美味，可取而食（请拿去食吧！）」迦叶回答说：「我不须要食此果，沙门您自取而食好了。」这时，迦叶又作此念：这位沙门有极大的神足，有大的威力，乃能至于阎浮提界上去取此美果来。虽然是这样，还是不如我道之真。当时，世尊食后，还在那里止宿。

迦叶又在于清朝之时，到世尊之处，到达后，白世尊说：「食时已到了，可往去就食吧！」佛告迦叶说：「你并在前面走，我稍后当会去。」等迦叶离开后，世尊便至阎浮提界上，去取阿摩勒果。还来后，先至于迦叶的石室中而坐。迦叶又白世尊说：「沙门！您是从那一条路来到这里的呢？」世尊告诉他说：「你离开之后，我就到阎浮提界上，去取此果来。这果实乃极为香美的，如果须要的话，便可取而食它。」

迦叶回答说：「我不须要这果实，沙门您自取而食好了。」这时，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乃极有神力，有大的威神，我去了之后，能取此果来。虽然如是，还是不如我的，因为我已得道真的了。这时，世尊就食之后，又还其处而止宿。

到了翌日，迦叶又至世尊之处，而作此语说：「食时已到了，可以去就食了。」佛陀告诉迦叶说：「你并在前面走，我随从当会去。」迦叶离开之后，世尊则至北郁单曰（北俱卢洲），去取自然的粳米来，然后还至于迦叶的石室。迦叶又问佛说：「沙门！您是从那一条路来到这里而坐的呢？」世尊告诉他说：「迦叶当知！你去之后，我乃到了郁单曰，去取自然的粳米来，此米乃极为香好的。迦叶！如须要的话，便可以取去食。」迦叶回答说：「我不须要这东西，沙门您可自取去食好了。」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乃极为有神足，有大的神力。虽然是如此，但是还是不如我的得道真之好。这时，世尊食后，还回其止宿之处。

翌日，迦叶又到世尊之处，作此言而说：「食时已到了，可以去就食。」佛陀告诉迦叶说：「你并在前，吾后当往。」（你先走，我随后就到）迦叶离开之后，世尊乃到瞿耶尼（西牛贺洲），去取呵梨勒果（译为柯子，金黄色，香味极好），先到了迦叶的石室中而坐。迦叶问佛说：「沙门！你到底是从那一条路来到这里而坐的呢？」佛陀告诉迦叶说：「你离开之后，我乃到瞿耶尼，去取此果实来，此果乃极为香美的。迦叶！如须要的话，就请你取去吃食好了。」迦叶回答说：「我不须要这果实，沙门您自取食好了。」迦叶又作如是之念：此沙门乃极为有神力，有大的威神。虽然如是，然而还不如我的得道之真。这时，世尊食后，还回原处去止宿。

翌日，迦叶又至世尊之处，白佛而说：「时已到了，可往去就食。」佛告迦叶说：「你在前面走（你先走），吾后当往（我随后就会去）。」迦叶离开之后，世尊乃至于弗于逮（东胜身洲），去取毗酰勒果（毗勒得迦，形如桃子，味甜，可治癞病），然后先于迦叶而至于迦叶的石室中而坐。迦叶问佛说：「沙门！您是从那一条路，来到此室而坐的呢？」佛陀告诉迦叶说：「你去了之后，我乃到了弗于逮，去取此果来。此果乃极为香好的。迦叶！如果须要的话，可以取去吃食。」迦叶回答说：「我不须要此果，沙门您可以自取而食好了。」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极为有神力，有大的神足。虽然是这样，然而还不如我所得的道真的。这时，世尊食后，还回其住处而止宿。

这时，迦叶欲在于此时举行大祠（祭天大典，嗣后即请客而布施），令其五百名弟子各执斧头去破薪柴，他们都手擎斧头，然而斧头却不能下来。这时，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事必定是那位沙门所作的。当时，迦叶便问世尊说：「现在诸弟子都欲破薪，然而为甚么缘故其斧却不下来呢？」世尊回答说：「欲得斧头下去吗？」迦叶说：「是的！欲使其下来。」斧头就寻时而下来。

这时，那些斧头既下来，就再也不能得举上。迦叶就又白佛说：「斧头为甚么缘故，不得举上呢？」世尊告诉他说：「你欲使斧头举起吗？」迦叶说：「是的！欲使其

举起的。」斧头就寻时而得以举起。

那个时候，迦叶的弟子们，都意欲燃火，然而火却不得燃烧。这时，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必定是沙门瞿昙所为的。迦叶就白佛说：「火为甚么缘故，不能燃起来呢？」佛陀告诉迦叶说：「你欲使火燃起来吗？」迦叶说：「是的！欲使其燃起来的。」火就寻时而燃起来。

那个时候，他们意欲灭火，然而火又不能消灭。迦叶白佛说：「火为甚么缘故不能消灭呢？」佛陀告诉迦叶说：「你欲使火消灭吗？」迦叶说：「是的！欲使火消灭。」火就寻时而消灭。迦叶便作如是之

念：这位沙门瞿昙，其面目乃很端正，是世间希有的人。我明天要举行大祠，那时国王大臣，以及人民都会集到这里来，假如被他们看见这位沙门的话，我就不能再得人家的供养了。这位沙门明天不来参加的话，便会一大幸！

这时，世尊知道迦叶的心中念的，就在于翌日清旦之时，到郁单曰，去取自然的粳米，到瞿耶尼去取乳汁，往至于阿耨达泉（阿耨达池，译为无热恼，相传为阎浮洲的四大河的发源地，位于大雪山之北，香醉山之南）而食。整天都住在那里，到了向暮之时，才还至于石室中止宿。迦叶在于其翌日到世尊之处，问佛而说：「沙门！昨天为甚么缘故不来呢？」

佛陀告诉迦叶说：「你前天曾作如是之念：这位瞿昙的面貌极为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我明天要举行大祠，如果被国王人民看见的话，便会断除对我的供养。倘能不来参加的话，便是大幸一件！我当时寻知你的内心念的，就到了郁单曰去取自然的粳米，到瞿耶尼去取乳汁，往阿耨达泉之上而食。我整天都在那个地方，到了向暮之时，回到石室止宿。」这时，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位大沙门乃极为有神足，实在真正有威神。虽然是这样，然而还是不如我所得的道真。

这时，世尊食后，还至于石室中止宿之时，即在于其夜，四天王乃至于世尊之处去听经法。当时，四天王也有光明，佛陀也大放光明普照那山野，就这样的洞然为一色。这时，那位迦叶在于夜间之时，看见其光明的光景，就在于翌日的清早，到了世尊之处，到达后，白世尊说：「昨天的晚上，到底是甚么光明照此山野的呢？」世尊告诉他说：「昨天的夜间，四天王曾到我这里来听法，是四天王所带来的光明。」这时，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极为有神力，才能使四天王来听他的经法的。虽然如是，但是还是不如我所得的道真。

这时，世尊食后，还回石室去止宿。在于夜半（半夜）之时，释提桓因（帝释天）曾经来到世尊之处，听世尊之说法，天帝所带来的光明，又普照于其山野。当时，那位迦叶在于夜间起来瞻星之时，看见此光明。到了翌日的清早，迦叶即至世尊之处，问世尊说：「瞿昙！昨夜的光明乃极为殊特，到底有甚么因缘，会有此光明呢？」世尊告诉他说：「昨夜乃为天帝释之来到这里听经，因此之故，才会有此光明的！」这时，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瞿昙乃极为有神力，有大的威神，乃能使天帝释来听经法的。虽然如是，然而还是不如我所得的道真。

这时，世尊食后，还回其处去止宿。在于夜半之时，梵天王乃放大光明，普照那山中，而至于世尊之处来听经法。这时，迦叶在于夜间起来时，看见其光明，翌日乃至于世尊之处，问世尊说：「昨夜的光明，乃加倍的光耀，有胜于日月的光明，到底有甚么因缘，致有这么大的光明呢？」世尊告诉他说：「迦叶！当知！昨夜乃为大梵天王来到我处，听我讲经说法的。」这时，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瞿昙，乃极为有神力，才能使我的祖父（指梵天是他们的祖先）来到这位沙门之处，而听经法的。虽然如是，但是还是不如我所得的道真。

那时，世尊得弊坏的五纳衣（五种粪扫衣。1.道路弃衣2.粪扫处衣3.河边弃衣4.蚁穿破衣5.破碎衣），意欲去洗濯，便作如是之念：我应该在甚么地方去洗此衣好

呢？这时，释提桓因知道世尊的心中所念之事，就化作浴池，白世尊而说：「可以在这里浣洗衣服。」这时，世尊又作如是之念：我应当在于何处蹋浣此衣好呢？这时，四天王知道世尊的心中之所念的事，便举起大方石（干正的大石），掷在于水侧，白世尊而说：「可以在这里蹋衣。」

这时，世尊又作如是之念：我应在甚么地方曝此纳衣好呢？这时，树神知道世尊的心中所念之事，便垂下树枝，白世尊而说：「唯愿在这里曝衣！」

翌日的清旦之时，迦叶到世尊之处，问世尊说：「本来并没有此池，现在却有此池；本来并没有此树，现在却有此树；本来并没有此石，现在却有此石。这是甚么因缘，而有此种变化的呢？」

世尊告诉他说：「这是昨晚时候，天帝释知道我欲洗衣服之故，而化作此浴池的。我当时又作如是之念：应当在甚么地方蹋浣此衣服好呢？那时，四天王知道我心中所念的事，便持此大石来。我当时又作如是之念：应当在甚么地方曝此衣服呢？当时，树神知道我心中所念的，便垂此树枝下来的。」这时，迦叶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瞿昙虽然很神妙，然而还是不如我所得的道真。

当时，世尊食后，又还回本处去止宿。这时，在于夜半之时，有大黑云之聚起，而作大雨，连若大河，就因之而极为瀑溢。当时，迦叶又作如是之念：此河瀑溢，那位沙门必当会被大水所漂流，我现

在应去看看。这时，迦叶，以及其五百位弟子，都往至于大河之所。当时，世尊正在水上步行，其双脚都不被大水所渍。这时，迦叶乃遥见世尊在水上步行。当时，迦叶便作如是之念：甚奇！甚特！沙门瞿昙乃能在于水上步行，我也能在于水上步行，但是不能使脚不污耳！然而此沙门虽然为神妙，但是仍然不如我所得的道真。

这时，世尊乃干脆对迦叶说：「你也不是阿罗汉，又不知道阿罗汉之道，你尚且不识阿罗汉之名，便何况甚么得道呢？你是一位盲人，你的眼睛都不见，如来现在现出这些变化，你仍然说：『不如我得道真。』你刚才作如是语：『我也能在于水上步行。』现在正是时候了，可以共同在水上步行吗？你现在可以舍弃邪见之心，不可以长夜受此苦恼了。」

这时，迦叶听世尊之语后，便趋前而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忏悔说：「我现在忏悔我的过错！我深知为非法，乃触犯如来，唯愿纳受我的忏悔！」像如是的再三悔过。世尊垂告他说：「听你的改过。你乃能自知触扰如来之不对的了！」

这时，迦叶告诉其五百名弟子说：「你们可以各随所宜而行事了。我现在乃自归依于沙门瞿昙了。」当时，五百弟子白迦叶说：「我们都先有心于沙门瞿昙，当沙门降伏恶龙的时候，就寻时欲想归命。现在如吾师自归依于瞿昙的话，我们五百名弟子，也都同样的愿尽自归依于瞿昙之处。」迦叶回答说：「现在正是这时候了。然而我心曾经执着此愚痴之事，虽然看见这么的变化神迹，我心仍然不能解悟，因此之故，都自称而说：我道真正。」（我所学所得之道才是真实不虚之道。）

当时，迦叶即率领其五百名弟子，被他们前后围绕，而至于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立在于一边，而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听许我们得以作为沙门，而修学清净之行！」

以诸佛的常法来说，如果称：「善来！

比丘！」便成为沙门。这时，世尊乃告诉迦叶说：「善来！比丘！此法乃很微妙，好好的修习梵行吧！」当时，迦叶，以及其五百名弟子所穿的衣裘，都统统变作为袈裟（译为坏色衣，避虚饰而染为茶褐色，是僧众所穿之衣），头上之发都自落下来，如似剃发，已经七天那样。这时，迦叶所持有的学术之具，以及咒术等书，都统统投入于水中。当时，其五百名弟子，也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听许我们得以作为沙门！」世尊告诉他们说：「善来！比丘！」这时，五百名弟子即成为沙门，袈裟都着

在于身上，头发也都自落下来。

那个时候，顺水的下流之处，有一位梵志，名叫江迦叶（那提迦叶，三迦叶之第三，这里好似排为第二），居住在水侧。当时，江迦叶看见有咒术之具，都统统被水所漂流，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大兄可能被大水所漂溺了。这时，江迦叶就带领他的三百名弟子，就顺水上流，欲去寻求其

兄的尸骸。在步行至于上流之时，遥见世尊坐在于一树下，以及被迦叶，和其五百名弟子前后围绕，而为他们说法的情形。他看见后，便趋前而至于迦叶之处，而作如是之言：「此事为好么？本来乃为人之师，现在却作为人的弟子。大哥！您为甚么缘故，作沙门的弟子呢？」迦叶回答说：「此处最妙！无过此处！」（我所求学的，乃为最好的，没有比这道理还好的了。）

这时，优毗迦叶（木瓜林迦叶），乃向江迦叶说此偈而说：

此师人天贵 我今师事之 诸佛兴出世 甚为难得遇

（这位师父乃为人天所尊贵的，我现在以师礼奉事于他。诸佛兴出于世间，乃非常难以得遇的一件事。）

这时，江迦叶听到佛陀的名号，乃非常的欢喜，乃踊跃而不能自胜（不能禁止其喜悦的心理），就趋前而白世尊说：「愿听为道！」（愿佛允许我之入于佛道的行列）世尊告诉他说：「善来！比丘！要好好的修学梵行，要努力于灭尽苦际。」这时，江迦叶，以及其三百名弟子，即成为沙门，袈裟乃着在于身，头发即自落下。当时，江迦叶以及其三百名弟子的咒术之具，都统统投入于水中。

那个时候，顺水下头有一位梵志，名叫伽夷迦叶（伽耶迦叶，象迦叶，三迦叶之一），住在于水流之侧。他遥见咒术之具，都被大水所漂流过来，便作如是之念：我有二位兄弟，在上流边学道，现在他们的咒术之具，都尽被大水所漂，二位大迦叶必定被大水所害了。就带领其二百位弟子，顺着河水的上流，乃至于他们的学术之处，遥见二位兄哥都已作为沙门，便作如是之语而说：「此处好耶？（学这道理比您先前所学的好吗？）本来为人的老师，现在却甘愿屈就而作为沙门的弟子呢？」迦叶回答说：「此处最妙，无过此处！」（在这里所学习的为最优胜的，并没有其它之道能胜过这里之法。）

这时，伽夷迦叶便作如是之念：现在的二位哥哥本来为多知博学的人，在这里所学的必定是善地之学，才能使我的二位兄长都在中间修学其道，我现在也可在于其中学道。这时，伽夷迦叶就趋前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听允我作为沙门！」世尊告诉他说：「善来！比丘！好好的修学梵行，灭尽苦际吧！」这时，伽夷迦叶即成为沙门，袈裟着在于身，头发自然落下，好似剃头经过七天的样子。

这时，世尊住在那河侧的尼拘类树下（尼拘陀，榕树），成佛未久之时，就拥有千名的弟子，都是一些耆旧宿长的人（都是学道很久的大德）。

在这时候，世尊乃用三事去教化他们。那三事呢？所谓**1.神足教化**，**2.言教教化**，**3.训诲教化**是。

为甚么名叫神足教化呢？就是这样的：那时，世尊或者变作若干形，或者还合而为一形，或者不现，或者显现（隐现不一而自如）。那些石壁都能自由的通过，都

没有所罣碍（不能障碍）。或者由地中出来，或者进入地中，都如流水那样的无所触碍。或者结跏趺而坐，满于虚空之中，都如飞鸟之飞于空中，并没有罣碍那样。也如大火山，出烟无量那样。此日月有大神力，为不可限量的，都能以手去捉它，其身乃至于梵天。像如是的种种神妙之事，就是所谓世尊的现神足。

甚么叫做言教教化呢？那个时候，世尊曾教诸比丘们说：「应当舍弃这、置于这，应当亲近这、远离这，应当思念这、去掉这，应当观察这，不可观察这。教人怎样当修这、不修这呢？教人当修七觉意（七觉支，**1.择法2.精进3.喜4.轻安5.念6.定7.**

行舍），灭除三结（1.见结，为我见，2.戒取结，为行邪戒，3.疑结，为疑正理）。甚么为当观，甚么为不当观的呢？应当观察三结、沙门为善，所谓出要为乐，无恚为乐，无怒为乐是。甚么为不可以观的呢？所谓三种为沙门之苦是那三种呢？所谓欲观、恚观、怒观是。甚么

为应当念？甚么为不当念呢？那时，当念苦谛，当念集谛，当念尽谛（灭谛），当念道谛，不可念邪谛，所谓有常见、无常见，彼命、彼身（生命与身为同一之见解），非命、非身（生命与身体，并不是同一的），如来为命终、如来为不命终（如来即指众生，众生死后存在与否的见解），为有终、有不终，也不有终、也不无终。这些都不可以念（以上为十四种邪见，为外道的颠倒之见，故佛都不记取，叫做十四无记）。」

甚么叫做训诲教化呢？又次，应当作如是而去，不应作如是而去，应当作如是之来、不应作如是之来。默然而作如是之言而说：「当持如是之衣，不应持如是之衣，应当如是的进入于村里，不应该如是的进入于村里。」这就名叫训诲教化。

这时，世尊以此三事，去教化千名的比丘。当时，那些比丘受佛的教化之后，千位比丘，都尽成为阿罗汉。这时，世尊以见（已具）千名比丘得阿罗汉，在那个时

候的阎浮提里地（国土），已有千名阿罗汉，以及五比丘，佛陀为第六师。佛陀乃回坐向于迦毗罗卫（其出生地）。这时，优毗迦叶便作如是之念：世尊到底为甚么缘故，向于迦毗罗卫而坐呢？

这时，优毗迦叶即趋前长跪，白世尊而说：「不审如来，为甚么缘故向于迦毗罗卫而坐呢？」世尊告诉他说：「如来出现于世间，应该行五种事。那五种呢？第一就是当转法轮，第二就是应与父亲说法，第三就是应与母亲说法，第四就是应当导引凡夫之人菩萨行，第五就是应当授菩萨之别（对于弟子之证悟之预言，所谓记别，也就是授记是。）这就是所谓，迦叶！就是如来出世当行的五法。」这时，优毗迦叶又作如是之念：如来乃怀念亲族的本邦之故，而向于那边而坐耳。

这时候，五比丘乃渐移而到了尼连水河之侧来，而至于世尊之处，到达后，头面礼足，然后坐在于一边。这时，尊者优陀耶也遥见世尊向于迦毗罗卫而坐，看见之

后，便作如是之念：世尊必定当会欲往至于迦毗罗卫，去见诸亲里的。当时，优陀耶（优陀夷，迦楼陀夷。为大臣之子，受王之令，为佛之使，而促佛皈城之人，色黑之故，为优楼陀夷。）当时，优陀耶即趋前而长跪，而白世尊说：「我现在堪任欲有所问（我现在是否可以请问）唯愿敷演（愿佛垂示）。」世尊告诉他说：「欲有所问的话，便问好了。」优陀耶白世尊说：「我观察如来之意，乃欲向于迦毗罗卫，是吗？」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如你所说的！优陀耶！当知！你先至白净王（净饭王，世尊之生父）之处，我比后（随后）当会去。所以的缘故就是：刹帝利之种（王族），首先应当遣使令知，然后如来当会前往的。你到达后，向王说：『却后（此）后七日，如来当会回来见王的。』」优陀耶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优陀耶就从座起，整衣服，礼世尊之足，而离开世尊之前，往至于迦毗罗卫城，到真净王（净饭王）之处，到达后，立在于王前。

那时，真净王坐在于大殿之上，以及诸嫒女都陪伴在那里。当时，优陀耶飞在于空中，这时，真净王看见优陀耶手执钵器，持杖而立在于前。看见之后，便怀恐怖之心，而作如是之言：「这是甚么人？是人呢？是非人呢？是天呢？是鬼呢？或者是闍叉（夜叉，捷疾鬼神）、罗刹（暴恶鬼神）、天、龙、鬼神呢？」

当时，真净王乃问优陀耶说：「你是甚么人呢？」又用此偈向优陀耶说：

为天为是鬼 干沓耆等乎 汝今名为谁 我今欲知之

（你是天神呢？是鬼神呢？或者是干沓耆〔干闥婆，嗅香，乐神〕等神呢？你现在的名到底叫做甚么？我现在欲知道其详。）

这时，优陀耶也用此偈回答国王说：

我亦非是天 非是干沓耆 于是迦毗国 大王邦土人  
昔坏十八亿 弊魔波旬众 我师释迦文 是彼真弟子

（我也不是甚么天神，也不是甚么干沓耆等类的鬼神。我是在于此迦毗罗卫国出生的，是大王的邦土的人。那位往昔之时，破坏十八亿的弊魔波旬〔恶魔杀者〕的大众的人，就是我的师父释迦文佛，我是他的真弟子。）

这时，真净王又用此偈，对优陀耶说：

谁坏十八亿 弊魔波旬众 谁字释迦文 汝今叹说之

（谁破坏十八亿的弊魔波旬之众呢？谁的名字叫做释迦文佛，而你却现在这样的叹说他呢？）

这时，优陀耶又说此偈而说：

如来初生时 天地普大动 誓愿悉成办 今日号悉达  
彼降十八亿 弊魔波旬众 彼名释迦文 今日成佛道  
彼人释师子 瞿昙次弟子 今日作沙门 本字优陀耶

（如来最初降生之时，天地曾经普遍的大震动。其誓愿都已成办，今天号叫悉达多〔世尊的幼名，译为一切事成就〕的，他就是降伏十八亿的弊魔波旬之众的人。他已称名为释迦文〔释迦牟尼，能仁寂静〕，现在已成就佛道了。那人〔指自己〕就是释师的弟子，为瞿昙的依次而成的弟子，现在已作为沙门了，本来的字号叫做优陀耶的。）

这时，真净王听此言后，便怀欢喜之心，不能自胜（不能抑制其欢喜心），就对优陀耶说：「云何？优陀耶！悉达多太子还如昔而健在吗？」优陀耶回答说：「释迦文佛今日健在的。」王又问说：「现在已成佛了吗？」优陀耶回答说：「现在已成佛了。」王又问说：「今天如来在甚么地方呢？」优陀耶回答说：「如来现在于摩竭陀国里的尼拘类树下。」当时，王问而说：「翼从的弟子，都是些甚么人呢？」优陀耶回答说：「有亿数的诸天，以及千名的比丘、四天王，都恒在于其左右。」这时国王问说：「所穿的衣服，是像于甚么类的呢？」优陀耶回答说：「如来所穿的衣服，名叫袈裟。」这时王又问说：「所食的为那一种食物呢？」优陀耶回答说：「如来之身，乃以法为食。」王又问说：「云何！优陀耶！如来可得而见吗？」优陀耶回答说：「大王不可愁悒！却后七天，如来定会入城而来。」这时，大王极为欢喜，不能自胜，就亲手斟酌，供养优陀耶尊者。

当时，真净王就令人击大鸣鼓，敕命国内的人民，叫人去平治道路，去除去不净的杂物，然后以香汁洒地，悬挂缯幡盖，作倡伎乐，不可称计。又敕令国内的诸有聋盲 瘖哑的人，都叫他们不可露面，因为此后七天，悉达多当会入城来之故。那时的真净王听佛当会入城而来之事，就在七天当中，都不睡眠。

这时，世尊经过七天之后，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该可以用神足之力，往诣于迦毗罗卫国。当时，世尊乃率领诸比丘，被他们前后围遶，往诣于迦毗罗卫国。到达后，便诣于城北的萨卢园中。这时，真净王听闻世尊已经到达迦毗罗卫城的北方之萨卢园中。当时，真净王就率领诸释种之众，欲往诣于世尊之处。

这时，世尊又作如是之念：如果真净王亲自到这里来的话，这事并不适合于我，我现在应当往诣去和他相见才是。所以的缘故就是：父母的恩非常的重，育养之情甚为浓。当时，世尊就带领诸比丘众，往诣于城门，而飞在于虚空，离开地面有七仞之高。这时，真净王看见世尊端正无比，为世间所希有，诸根都寂静，没有其它众多的杂念，身有三十二相，有八十种随形之好，而自庄严自己。因此，而生起欢

喜之心，就随时头面礼足，而作如是之言：「我是刹利王种，名叫真净王。」

世尊告诉他说：「大王！赐你享寿无穷！因此之故，大王！你应当用正法去治化，不可用邪法。大王！应当知道！如果有人用正法去治化的话，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善处之天上界的。」这时，就在空中行步下来，而至于真净王的宫中，到达后，就座而坐下来。这时，大王看见世尊坐定之后，就亲自以手斟酌，行种种的饮食。见世尊食完之后，就行净水，然后更取一小座，在那里听法。

那时，世尊就给与真净王渐说妙义，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贪欲为不净之行，出要为真正的安乐等法。当时，世尊看见净饭王已心开意解，就将诸佛世尊常所说法的苦、集、尽（灭）、道，向大王讲说。这时，真净王就在于座上，灭尽诸尘垢，而得法眼清净。当时，世尊与大王说法之后，就从其座位起而去。

这时，真净王乃普集释氏的大众，而作如是之言说：「诸沙门们的颜貌都非常的丑陋，而刹利之种的佛陀，率领那些诸梵志之众，这实在不是其宜。刹利的释种应该得刹利之众，这才是妙好之事。」诸释种们回答说：「如是！大王！如大王的教谕那样，刹利的种姓还得刹利的种姓为徒，这才是妙好的事。」

这时，大王就敕告国中的人说：「所有的家庭当中（指释种的诸家），如有兄弟二人的话，当取一人去学道，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应重重的谪罚。」当时，诸释氏之众，都听到国王的教令之：「诸有兄弟二人的话，当取一人去学道，如果不遵教谕的话，就应重重的谪罚。」的消息。

这时，提婆达兜释种，曾对释种阿难说：「真净王今天有教令：『诸有兄弟二人的话，就应分一人去出家学道。』汝现在可以去出家学道，我就应为在家而修治家业好了。」这时，释种阿难，乃欢喜踊跃，就回答而说：「如兄长来教示的那样好了！」这时，释种难陀对阿那律释种说：「真净王有教令：『如有兄弟二人的话，就应分一人去出家学道。假如不这样的话，就当重重的谪罚。』你现在去出家，我当为在家理家事。」这时，阿那律释种听此语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回答说：「如是！就如兄长来教示的那样好的！」

这时，真净王曾率释种斛净王（斛饭王，世尊之叔父）、叔净王释种（白饭王，同为世尊之叔父）、甘露王释种（甘露饭王，同样为世尊的叔父），欲到世尊之处。那时，驾四马之车，白色的车即以白的盖，而用白马驾御，第二之释种乃乘青色的车，而以青色之盖，以青马驾御，第三释种则乘黄色的车，而以黄色的盖，以黄马驾御，第四释种就乘赤色的车，而以赤色之盖，而以赤马驾御。这时，诸释种有的乘象，有的乘马，都统统来会集。

这时，世尊遥见真净王率领诸释众而来，就告诉比丘们说：「你们且观看这些释众，并观看真净王之众吧！比丘们！当知！三十三天之出园观之时，也是如是之法，并没有不同的！」

这时，阿难乃乘大白象，而穿白色之衣、白色的盖而来。世尊看见后，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这位阿难释种乘白

象、白衣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我们看见过！」佛陀告诉比丘们说：「此人当会出家学道，会成为第一多闻，堪以侍在我的左右。你们看见这位阿那律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了。」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此人当会出家学道，会成为天眼第一的尊者。」

这时，真净王，以及其兄弟，计为四人，和难陀、阿难，都步行而趋进于前，都除去身上的五好（1.剑2.盖3.天冠4.珠柄拂5.严饰屣，为王者的五种装饰），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退坐在一边。当时，真净王白佛说：「我昨天的晚上，曾生如是之念：刹利之众，不应该率领梵志之众，应还回而率领刹利之众，这才是其宜的。因此，我就告敕全国的释种说：『如果有兄弟二人的话，便取一人，使他去出家学道。』唯愿世尊听许他们的出家学道！」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大王！这乃为多所饶益的事，会使天、人都得安隐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这就是善知识，就是良佑福田之故。我也是缘于善知识，而得以脱此生老病死之苦的。」这时，诸释众，就这样的，得以出家学道。

这时，真净王白世尊说：「唯愿世尊教诲这些新比丘，当如教诲优陀耶那样！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位优陀耶比丘受您的教诲之后，极为有大的神力。愿优陀耶比丘能恒在于宫中教化，使众生之类，都能长夜获得安隐。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位比丘极为有大的神力，我初见优陀耶比丘时，便发欢喜之心。我就作如是之念：弟子尚且有神力，更何况如来，怎么会没有此神力呢？」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大王！如大王的教言，这位优陀耶比丘乃极为有神力，有大的威德的。」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我的第一弟子，为博识多知，为国王所念的，就是所谓阿若拘邻比丘是。而能劝化人民的，就是优陀耶比丘是。有速疾之智的，就是所谓摩诃男比丘是。恒喜于飞行的，就是所谓须婆休比丘是，在于空中往来的，就是所谓婆破比丘是。多诸弟子的，就是所谓优毗迦叶比丘是。意得观空的，就是所谓江迦叶比丘是。意得止观，就是所谓象迦叶比丘是。」

那时，世尊并为真净王广说微妙之法。那时，真净王听佛说法后，就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后，便退而去。

那时，诸比丘，以及真净王，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五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六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三

二一〇

大意：本经叙述三斋日时，四天王、天王使者、太子们会案行天下，伺察人间的善恶。此日应该受持八关斋戒，闭塞六情，防止五欲等事。依次为佛教传授八关斋法，以及善男信女如受持八关斋戒的话，所愿都能成就之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十五日当中，有三斋法，那三天应持斋法呢？所谓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是（三斋法就是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之三天，

在于僧团里所行的布萨，译为净住、长养之义。布萨为教团特定的忏悔之日。此日一到，比丘们就集在于一堂，举出戒律的纲要，而诵波罗提木叉〔戒本〕，至于每段之末时，诵律的人即向大众询问是否犯这些戒？如有人犯的话，就当场忏悔，如没有人犯戒的话，就继续诵下去。在这些日子里的在家学佛的人，即守八戒，而清淨其心，而休息其业务为通例）。

比丘们！当知！或者有如此之时，在于每月的初八日时，四天王会遣诸辅臣（部下）去观察世间的人：那一个人作过善或恶呢？那些众生是否慈孝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尊长吗？是否有那一位众生好喜布施、修戒、忍辱、精进、三昧（禅定），演布经义，受持八关斋的吗？（八斋戒、八戒，在家学佛的人在一日一夜受持八种戒。1.不杀生2.不偷盗3.不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非时食，7.不卧坐于高广之床，8.不涂香华、脂粉等饰），都一一详细分别。如果没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尊长的话，在于此时，那些辅臣就会向四天王报告而说：『现在的此世间，并没有众生孝顺其父母、沙门、道士（婆罗门），并没有人行四等心（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没有慈愍众生的人。』这时，四天王听到其报告后，便会怀着愁忧，便会惨然不悦。同时，四天王就会到忉利天上（第二层天，三十三天）的集善法讲堂，将此因缘具向帝释天报告而说：『天帝！当知！现在于此世间里，并没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尊长的人。』这时，帝释、三十三天听到此话后，都会心怀愁忧，惨然不悦，而会减少升为诸天众的机会，而会增益阿须伦之众。

假如又有时，如果世间里的众生之类有人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尊长的人，也守持八关斋戒，修德而清淨，而不犯禁戒有如毛发之大的话，那个时候，使者就会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会向四天王报告而说：『现在的此世间里，有很多人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尊长的。』四天王听后，会甚怀喜悦的心，就会到释提桓因之处，会将此因缘具向帝释报告而说：『天帝！当知！现在的此世间，有好多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师长的。』这时，帝释、三十三天，都会怀欢喜之心，都不能自胜，会增益诸天之类，而减损阿须伦之众，地狱的拷掠自然会休息，毒痛都不得行。

如果在于每月的十四日的时候，就会派遣太子下凡，去察行天下，去伺察人民之施行善与恶等事。会看看是否有众生信佛、信法、信比丘之僧，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尊长的人，是否有人好喜布施，持八关斋，而闭塞其六情（眼等六根旧译为六情，由于根而有情识之故，新译都为六根），防制其五欲（对于色声香味触之五境而起的五种情欲）的人？假如没有众生修正法的话，也没有人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的话，在于那个时候，太子便会向四天王报告其事。四天王听后，便会怀着愁忧之心，会惨然而不悦，而到释提桓因之处，会将此因缘事实具向天帝报告而说：『大王！当知！现在的此世间，并没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尊长的人。』这时，天帝、三十三天都会怀着愁忧，会惨然不悦，而会减少天众之类，而增益阿须伦之众。

假如又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尊长之人，也修持八关斋的话，在于那个时候，太子就会欢喜踊跃，而不能自胜，就会去向四天王报告而说：『大王！当知！现在于此世间里，有好多的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尊长的人。』这时，四天王听到这些话后，就会甚怀喜悦，就会到释提桓因之处，会将此因缘事实具向天帝报告而说：『圣王！当知！现在于此世间里，有好多的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尊长，也受三自归依，慈心而谏诤，诚信而不欺。』这时，天帝、四天王，以及三十三天，都会怀欢喜，不能自胜，会增益天众之类，而减损阿须伦之类。

比丘们！当知！在于月的十五日说戒（布萨）的时候，四天王会亲自下来，会去案行天下，伺察人民。会审察那些众生为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尊长的人，也好喜布施，修持八关斋，修持如来的斋法。假如没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尊长的人的话，那时，四天王便会怀着愁悒，会惨然不悦，而到了帝释之处，会将此因缘实事具向天帝报告说：『大王！当知！现在的此世间，并没有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尊长的人。』这时，释提桓因、三十三天，都会怀着愁忧，会惨然不悦，而减少诸天之众，增益阿须伦之众。

倘若又有时，众生之类当中，有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尊长，而修持八关斋的话，那个时候，四天王便会怀着欢喜，会踊跃不能自胜，即到帝释之处，会将此因缘实事具向天帝报告而说：『大王！当知！现在于此世间里，有好多众生孝顺父母、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尊长的人。』这时，释提桓因、三十三天，以及四天王，都会怀着欢喜之心，会踊跃不能自胜，而增益天众之类，减损阿须伦之众。」

那时，世尊并告诉诸比丘们说：「怎样在十五日等日去修持八关斋法呢？」这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如来是法之王，为诸法之印。唯愿世尊当为诸比丘们布演如此之义！诸比丘们听后，当会去奉行！」世尊告诉他们说：「谛听！谛听！（要注意的听！要专心一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真义。我当会为你们详细分别解说。」

「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良家的子女），在于每月初八日、十四日、十五日说戒、持斋之时，到了四部众当中，应当作如是之语而说：『我现在于此斋日，欲修持八关斋法，唯愿尊者，当给我传说！』这时，四部之众，当会教他有关于八关斋之法。首先会教他说如是之语而说：『善男子！你应当自称你的名字。』他如果已称自己的名字的话，便当给他讲说八关斋法。这时，当教授的人，就教前人作如是之语：『我今奉持如来的斋法，至于明天的清旦，在此期间修持清净之戒，而除去诸恶法。如身行恶行，口吐恶语，意生恶念，对于身三、口四、意三的诸有恶行，不管是已作过，或者当会作，或者会由于贪欲之故而所造的，或者会由于瞋恚所造的，或者会由于愚痴所造的，或者会由于豪族之故而所造的，或者会由于恶知识之故而所造的，或者会在于今身、后身、无数之身，或会由于不识佛、不识法，或者会斗

乱比丘僧，或者会杀害父母，以及诸尊师长等事，我现在都自忏悔，都不自覆藏，愿依戒、依法，而成就其戒行，而受持八关如来的斋法。』

甚么叫做八关斋法呢？第一就是：持心如真人（证道者）那样，尽其形寿（一生当中）都不杀生，没有害人之心，对于众生有慈心之念。要这样的斋戒：我某某，现在持斋至于明天的清旦，愿不杀生，没有害人之心，有慈心对于一切众生。』

第二就是：如同阿罗汉，没有邪念，尽形寿不偷盗，好喜于布施『我某某，现在愿尽形寿不偷盗，自从现在起，至于明天，都持此心。』

第三就是：如同真人那样『我现在愿尽形寿不淫泆，没有邪念，恒修梵行，身体香洁。今天要持不淫泆之戒，也不思念自己的妻媳，又不思念其它女人之想。至于明天的清旦，都没有所触犯。』

第四就是：如同阿罗汉，尽形寿不打妄语，恒知至诚而不欺诳他人。『自今日起，至于明天，都不打妄语，我从今以后，不再打妄语。』

第五就是：如同阿罗汉那样的不饮酒，心意并不错乱，而持佛的禁戒，不会有所触犯『我现在也当应如是，自今日起，至于明天的清旦，不再饮酒，愿持佛的禁戒，不欲去触犯。』

第六就是：如同阿罗汉那样，尽形寿不破坏斋法，都恒照食时而食（过午不食），少食而知足，不执着于滋味之好坏，『我现在也是如是，愿尽形寿不破坏斋法，恒照食时而食，都以少食而知足，而不执着于滋味之好坏，从今天起，至于明

天的清旦。』

第七就是：如同阿罗汉，恒常不在于高广的床上而坐。所谓高广之床，就是：金、银、象牙之床，或者角床（用动物角而造的床），或者是佛之座、辟支佛之座、阿罗汉之座、诸尊师之座是。『这时，阿罗汉不在于此八种座上坐，我也不犯于坐上此座（阿罗汉不执着座，经中所谓阿罗汉之座，是尊重他为解脱的圣者，故应有此高尚之座而已）。』

第八就是：如同阿罗汉那样，不着饰香华，也没有脂粉之饰，『我现在也是如是，愿尽形寿不着香华，不爱好脂粉之饰。』

『我某某，现在要离开此八事，要奉持八关斋法，不堕于三恶趣（地狱、饿鬼、畜生）。修持此功德，而不入于地狱、饿鬼、畜生，以及八难之中（1.地狱2.饿鬼3.畜生4.长寿天5.边地6.瘖哑聋盲7.世智辩聪8.佛前佛后。）常得善知识，不和恶知识从事，恒得生在于良好的父母之家，不生在于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不生在于长寿天的天上（只知享受，不知精进），不作他人的奴婢，不作梵天，不作释身（天帝），也不作转轮圣王（以上二天一王，均为高高在上，不得修持），恒愿生在于佛前。自能见佛，自能闻法，使诸根都不乱。如我誓愿，向于三乘（指声闻乘、缘觉乘、佛乘）而行的话，就愿速成道果。』

比丘们！当知！如果有优婆塞、优婆夷，修持此八关斋法的话，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当会趣于三善道，所谓：或生在于人类之中，或生在于天上，或者会证悟般涅槃（解脱生死，寂灭）。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不杀亦不盗 不淫不妄语 避酒远香花 着味犯斋者  
歌舞作倡伎 学舍如罗汉 今持八关斋 昼夜不忘失  
不有生死苦 无有周旋期 莫与恩爱集 亦莫怨憎会  
愿灭五阴苦 诸痛生死恼 涅槃无诸患 我今自归之

（1.不杀生，2.也不偷盗，3.不淫泆，4.也不妄语，5.避于饮酒〔不饮酒〕，6.也远离香花，7.以及离开着于滋味而犯斋戒之事，8.同时不去歌舞，不作倡伎，学习舍离其事，都如同阿罗汉那样。现在愿持八关斋戒，昼夜都不忘失，没有生死之苦，没有周旋之期〔轮回〕，不和恩爱而集合，也不会有怨憎之聚会，愿灭除五阴炽盛之苦，以及诸病痛，和生死的苦恼。涅槃寂灭的境地乃为没有诸患难，我现在要自归依于它。）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受持八关斋戒，而欲离诸苦，欲得生在于善处，欲得尽诸漏而入于涅槃之城的话，就应当求方便，而成就此八关斋法。所以的缘故就是：在人间之中的荣华之位，并不以为贵，天上的快乐虽然为不可称计之多，然而如善男子、善女子，欲求无上之福的话，就应当求方便，而成就此斋法。

我现在重新告教于你们！如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成就此八关斋的话，即欲求往生于四天王天的天上时，也能获得此愿的。那些持戒的人，所愿的都能获得之故，我就是因此之故，而演说此义而已！人中的荣位实不足为贵的，如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八关斋的话，在其身坏命终

之后，会生于善处的天上，也能生于艳天（夜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以及兜术天（知足天，第四层天），化自在天（化乐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终皈不会有虚妄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持戒的人，所愿的都能获得之故。

诸比丘们！我现在重新告诉你们！如有男子、女人，受持八关斋的话，如果愿生于欲界天，或者是愿生于色界天的话，也能完成其愿的。为甚么缘故能这样呢？

因为其持戒的人，所愿的都能获得之故。再者，如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八关斋的话，则如果欲得生在于无色界天时，也能达成其愿的。

比丘们！当知！如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八关斋的话，则欲生于四姓之家的话（1.婆罗门，为净裔，神职阶级，2.刹帝利，为王种、武士阶级，3.吠舍，为商贾、工师等农工商之阶级，4.首陀罗（奴仆的阶级），也能如愿而得生。其次，善男子、善女人，如受持八关斋的人，假如欲求作为一方的天子，或作二方的天子，或三方的天子，或四方的天子，都能获得其愿。假如欲求作为转轮圣王的话，也能获得其愿。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持戒的人，所愿的都能获得之故。如善男子、善女人，欲求作为声闻、缘觉、佛乘的话，都能完成其愿。我现在能成为佛陀，都是由于持戒而来的。所谓五戒、十善，没有一愿而不能获得的。诸比丘们！如果欲成就其道的话，就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一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信、财，以及受持梵行之三事现前的话，则那时的善男子、善女人，必定能获得福德无量，因此，善男信女，应求方便，去成就此三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三种事现在于前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的善男子、善女人，都会获得福德无量的。那三事呢？所谓（1）信现在于前时，那位善男子，或善女人，定会获得福德无量的。（2）如果财现在于前的话，则那个时候的善男子，或者善女人，定会获得福德无量的（能布施造福而获福）。（3）如果又能受持梵行而现在于前的话，则那个时候的善男子，或善女人，定会获得福德无量的。这就是所谓的，比丘们！有此三种事现在于前的话，定会获得福德无量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信财梵难得 受者持戒人 觉此三事已  
智者随时施

长夜获安隐 诸天恒扶将 在彼自娱乐 五欲无厌足

（信与财，以及梵行，是难以获得的，领受的人，以及持戒的人，觉悟此三事之后，有智的人，定会随时去布施与人。就能长夜获得安隐，诸天也会常恒的扶助其人。会在于其境遇而自娱乐，享受五欲没有厌足〔能享受一切快乐之事〕。）

由于此之故，诸比丘们！如善男子、善女人，就当求方便，而成就此三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由于拘深（憍赏弥）的比丘之常好斗讼，都犯诸恶

行，而演说长寿王之事，去告诫应当同一师侣，共一水乳，不可以斗讼。拘深的比丘不听，佛乃舍去，而至于跋耆国，见阿那律、难提、金毗罗三人，和合共住，就和阿那律谈论上人之法。这时，长寿大将至，佛乃赞叹此三族姓子而说：如忆此三人的话，就能获得大利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深城（憍赏弥，译为不静，十六大国之一），在于瞿师罗园之中（瞿师罗长者奉献的精舍，译为美音精舍）。

那个时候，拘深地方的比丘，都恒好斗讼，都犯诸恶行，在于当面谈说之时，或者有时会用刀杖相加害。那时，世尊在于清旦之时，往诣于那些比丘之处。到达后，世尊曾告诉那些比丘们说：「你们这些比丘们！要谨慎，不可以斗讼，不可以相互是非。诸比丘们！应当要共和合，共为一师侣，乃同为一水乳，为甚么要斗讼呢？」那时，拘深的比丘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勿忧虑这种事！我们当自会考虑此理的。像如是的过状（恶业），我们会自识其罪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你们到底为如何呢？是为王种而修道的呢？为了畏恐之故，而修道的呢？是为了世险之故，而来修道的呢？」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云何？比丘！你们岂不是为了欲脱离生死，为了求无为之道之故才来学道的吗？而且因为五阴之身实在为不可保持恒久之故，才来学道的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如世尊之教言的。我们这些族姓子所以会出家学道的缘故，就是为了求无为之道，为了灭尽五阴之身，因此之故，才来学道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诸比丘们！不应该学道当中，而又和人斗诤，而以手拳互相的加害，而当面互相是非，而以恶声相向。你们应该要成就如下之行才对：要共同一法，共一师受（大家都是同样的学佛的人，都是同由一位师父所传来的门徒，也就是同为一家人，而不是外人，对于外人尚且不可斗诤，何况自己的人呢？）也应该行此六种之法（六和敬），也应当行此身、口、意之行，也当应行此供养诸梵行的人。」诸比丘们回答说：「这是我们的事，世尊您不足虑此事（对于此事不必挂念）！」

那时，世尊告诉拘深的比丘们说：「云何？愚人！你们不信如来之语吗？为甚么你们刚才叫如来不可忧虑此事呢？这样，则你们自当会受此邪见之报的。」

当时，世尊重新告诉那些比丘们说：「在过去久远之时，于此舍卫城内，有一位国王，名叫长寿王。为一位聪明黠慧，无事不知的人。而且善于明白刀剑之法。可是缺乏宝物。诸库藏并不充实，财货又减少，四部之兵（四种军队）也是不多，臣佐之属（智勇等谋士）也是非常的减少。当于这时候，在波罗捺国有一位国王，名叫梵摩达（梵授），为一位勇猛刚健，靡不降伏的国王，其钱财、七宝，都非常的充实满于库藏，四部之兵也是不缺乏，臣佐也都具足。

那时，梵摩达王便作如是之念：那位长寿王并没有臣佐，又缺乏财货，珍宝都没有。我现在可以前往去攻伐其国土。就这样的，梵摩达王便兴兵去攻伐其国。

那个时候，长寿王听闻有人兴兵攻伐其国，就设方便之计。他想：我现在虽然没有七宝之财，没有臣佐之属，也缺少四部之兵，而那位国王虽然又有很多的兵众，然而如我今日，以一夫之力，足够破坏他们的百千的兵众，足够杀害其众生为不可称计之多，但是我不可以一世的光荣，而作永世的罪业。我现在应离开此城市，更往而到他国，使其没有斗诤为是。

那时，长寿王并不对臣佐们说，就带他的第一夫人，以及一位随从，出离舍卫城，进入于深山之中。这时，舍卫城中的臣佐、人民，由于看不见长寿王，就派遣信使，到梵摩达王之处，而向大王说：『唯愿大王来到此土，现在长寿王已经不知去向了。』当时，梵摩达王，曾来至于迦尸国里，而自治化。

然而长寿王有二位夫人，都有怀妊，都将欲临产之期。这时，第一夫人曾自作梦在于都市中生产，又遇日初出之时，有四部之兵，都手执五尺长的刀，各各都共围遶拥护，而独自生产，并没有佐助的人（没有助产婆等人）。她看见之下，即自惊醒，就将此因缘向长寿王报告。长寿王告诉夫人说：『我现在于此深山之内，为甚么乃当在于舍卫城内，在都市中生产呢？妳现在欲生的话，就当如鹿之生产一样。』这时，夫人说：『假如我不得如此的生的话（指在城中生产），我就取死一途！』这时，长寿王听此语后，就在于其夜，更改衣服，不带侍卫，而进入于舍卫城内。

当时，长寿王有一位大臣，名叫善华，为很有相爱念的人（有义气之人）。他为了小事缘，而欲出城外，曾看见长寿王入城。当时，那位善华大臣熟视长寿王后，便离开而去，曾叹息堕泪，复道而行（又顺路行步而去）。这时，长寿王便追逐那位大臣，带他到一屏处，而对他说：『慎莫出口。』（请勿出声）。大臣轻声回答说：『如大王的教言。不知明王有甚么教敕（吩咐）呢？』长寿王说：『如有忆念我的旧恩时，便有回应。』大臣回答说：『大王如有教令，我当会去办理的。』长寿王说：『我的夫人昨夜作梦在都市中生产，又有四部之兵自来围遶，而生一男儿，极为端正。她说：如不如梦中的生的话，在七日之中，当会取于命终（要自杀）。』大臣回答说：『我现在堪以办理此事，如大王的敕令那样。』作此语后，就各自舍而去。

这时，大臣便到梵摩达王之处。到达后，作如是之言：『七日之中，意欲观看大王的军众，那些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到底为有多少。』这时，梵摩达王敕左右说：『按时催上兵众，如善华大臣所说的去办理。』这时，善华大臣就在于七日当中，即召集兵众，在于舍卫城的都市中。当时，长寿王的夫人就在于七日之中，来到该都市之中。那时，善华大臣遥见夫人之驾临，便作如是之语：『善来！贤女！今正是其时。』

那个时候，夫人看见四部的兵众后，便怀欢喜之心，就敕令左右之人，叫他们施张大幔。当时，夫人在于日初出之时，便生一男儿，为端正无双，为世间所希有的。这时，夫人乃抱着其孩儿，还诣于山中。当时长寿王遥见其夫人抱儿回来，便作如是之语：『使此儿能老寿（长寿），受命无极。』夫人白王说：『愿大王为他取一名字！』当时，大王就立其名字叫做『长生。』

这时，长生太子的年龄为八岁。父王长寿，有了小因缘而进入于舍卫城。那时，长寿王的往昔之臣，名叫劫比，曾看见大王入城来，乃从头至于足，都熟于观视一番。观看之后，就到梵摩达王之处。到达后，作如是之言而说：『大王！您好似极为放逸（非常的疏忽），那位长寿王现在于此城中。』这时，大王非常的瞋恚，就敕左右之人去摧捉收捕长寿王。

当时，左右大臣就带这位劫比一同到城里的东西各处去求索。这时，劫比曾遥见长寿王，便以目去语示大臣而说：『这位就是长寿王。』就趋前去收捕，把他带到梵摩王之处。到达后，向大王报告说：『大王！长寿王就是此人。』这时国内的人民，都听到而知道捉得长寿王之身。

当时，夫人也听到长寿王已被梵摩达王所捉得，听到此消息后，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活着有甚么用呢？宁可和大王同为一时的生命（王死，她也要死）。当时，夫人就率太子进入舍卫城。夫人对太子说：『你现在应更求活处（自己去逃生）。』当时，长生太子听后，乃默然而不语。这时，夫人就径往至于梵摩达王之处。

王遥见她来，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禁不住其喜悦的内心），即敕令大臣说：

『将此夫人，以及长寿王，带至四衢道头（交通要道，人民频繁闹热之处），将他们分作四分。』（一人之身与头为二分，二人计四分）当时，诸大臣就受王的教令，带长寿王及其夫人之身，都将其返缚，遶舍卫城，使万民都看见。那个时候，人民之类，都没有不痛心的！

这时，长生太子在大众当中，曾经看见其父母被人牵诣城市，欲去斩杀，而颜色都不变。当时，大王曾还顾而告诉长生说：『你不可以见长，也不可以见短（长短是非都不可放在心内，也就是叫他不可以抱怨报复）。那时，便说此偈而说：

怨怨不休息 自古有此法 无怨能胜怨 此法终不朽

（以怨恨，去报怨恨，是不能休息的，自上古昔以来就有这种事的。没有怨憎之法，乃能胜过怨憎之法的，此法终皈不会朽坏的。）

这时，诸臣自相发言谈论说：『这位长寿王实在是极为愚惑的人，长生太子到底是甚么人呢？为甚么在我们的面前说此偈颂呢？』这时，长寿王告诉诸臣说：『我并不是愚惑的人，但是在此里面，唯有智者始能明白我所说的偈耳！诸位贤者当知！以我一夫的力量，实在足够破坏你们的百万之众的。然而我乃又作如是之念：这些众生之类的死亡，会为难以数出之多，不可以由于我一身之故，而历世受其罪愆。因为怨憎与怨憎（怨怨相报）是不会有休息的一天，自古以来就有了此法。如果没怨憎的话（不抱恨），即能胜过有怨憎的，此法终皈不会腐朽的。』

这时，那些执法之臣们，就将长寿王，以及其夫人之身，牵至于四衢道头，将二人分作四分，然后就舍而去，就各还其所在。当时，长生太子在于向暮之时，即去收拾薪草之类的东西，就将其父母耶维

（荼毗，火葬），然后离去。

那时，梵摩达王坐在于高楼之上，曾经遥见有一小儿在耶维（火化）长寿王，以及其夫人，看见始末之后，敕左右之人而说：『此人必定是长寿王的亲里的人，你们赶快去催收捉来。』（把他抓来）。这时，诸臣民就再到刑场，然而还未到达之时，那位儿童已不知去向了。

当时，长生太子便作如是之念：这位梵摩达王，杀我的父母，又占住我的国土，我现在当报父母之怨讎才对。这时，长生太子便到弹琴师之处，到达后，便作如是之言：『我现在欲学弹琴。』当时的琴师说：『你姓甚么？父母在甚么地方？』（问其出身与名字）小儿说：『我已没有父母了，我本来住在于此舍卫城内，父母已早死哩！』琴师对他说：『如欲学习的话，便可学习好了。』（许诺他为门徒）。

比丘们！当知！那时，长生太子便开始学习弹琴和歌曲。当时的长生太子，乃为

一本自聪明的人，因此，未经数日的的时间，便能弹琴和歌曲，没有一事不晓的。这时，长生太子乃抱琴往诣梵摩达王之处，在于象厩之中，非人之时（夜间中），独自一人弹起琴来，同时也高唱清歌。

那个时候，梵摩达王在于高楼之上，听到有人弹琴歌曲的声音，便问左右之人说：『那是甚么人在象厩之中，独自弹琴歌戏呢？』臣佐回答说：『在此舍卫城内有一位小儿，在那里独自弹琴歌戏的。』这时，大王告诉侍者说：『叫人去带那位小儿来到此处歌戏，我欲观看。』这时，使人就去唤那位小儿来到王处。当时，梵摩达王问小儿说：『你昨夜在于象厩中弹琴吗？』回答说：『如是！大王！』梵摩达王说：

『你从今以后，可在我的身边，弹琴歌舞，我当会供给你的衣被与饭食等物。』

比丘们！当知！那时，长生太子在于梵摩达王之前，弹琴歌舞，极为精妙。当时，梵摩达王听其琴音，都极怀欢喜，便告诉长生太子说：『当为我守藏珍宝。』

（叫他代管珍宝，授其重任）。这时，长生太子受王的教令后，并没有错失过，都

恒随王意，先笑而后说话，恒认王意（都得王心）。那时，梵摩达王又告诉他说：『善哉！善哉！你现在的为人，乃极为聪明，现在又敕你对于宫内的可否之事（诸大小事），你都应该知悉。』这时，长生太子在内宫中，乃以此琴音去教诸妓女，也教其乘象乘马等技术，都没有一事不知道的。

这时，梵摩达王意欲出去游观园馆，在那里共相娱乐之故，就敕长生去催驾宝羽之车。当时，长生太子就听受王的教令，而令人寻驾宝羽之车，在象的身上被上金银的鞍勒，然后还来白王说：『严驾已办完，大王应知时候！』梵摩达王就乘宝羽之车，使长生驾御其车，以及带领四部的兵众。

这时，长生太子驾御王车引导，都离开大众很远。当时，梵摩达王问长生太子说：『今天那些军众，都在甚么地方呢？』长生回答说：『臣也不知道军众在甚么地方。』这时，大王告诉他说：『可小停住（请停一下），我的身体很疲倦，欲作小休息。』这时，长生太子即自停住，使王憩息。比顷（过了一會兒），军众都未到。

比丘们！当知！那时，梵摩达王就枕在太子长生的膝上睡眠。当时，长生太子看见大王已入眠，便作如是之念：此王和我有大的怨讎，曾取我父母去杀死，又占住我的国界，现在不报怨的话，甚么时候当得报怨呢？我现在正可断他的命根！这时，长生太子右手自拔其剑，左手则捉住王的头发。然而又作如是之念：我父王在临欲命终之时，曾告诉过我说：『长生！当知！也不可以见长，也不可以见短。』

（不可执着于是是非非。）曾说此偈而说：

怨怨不休息 自古有此法 无怨能胜怨

此法终不朽

（以怨憎对付怨憎，是不会有休止的一天，从古以来就有这种事的。不报复怨讎，乃能胜于报复怨讎的，这种事终皈不会有朽坏的。）

我现在应舍弃这种怨憎相报之事，就还纳其剑。像如是之事，一而再，再而三，又作如是之念：此王对我来说，乃极为有大怨讎，曾取我父母而杀死，又占住我的国土，现在不报怨的话，要等那一天才能克他呢？我现在正应断其命根，才能名叫报了怨讎。这时，又作如是之忆念其父王所交付下来之语：你！长生！亦莫见长！亦莫见短！（不可有恩恩怨怨之是非的报复之事）父王有如是的教敕：『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我现在可以舍弃这种怨讎之事。就这样的还纳其剑。

这时，梵摩达王梦见长寿王的孩儿长生太子，欲弑杀他，就非常的恐惧，寻时即觉醒过来。这时长生太子说：『大王！为

甚么缘故而惊醒至于如是呢？』梵摩达王说：『刚才睡眠之时，梦见长寿王的孩儿长生太子拔剑欲杀死我，因此之故，才惊醒的！』

这时，长生太子便作如是之念：现在此王已经知道我就是长生太子了。实时右手拔剑，左手捉发而对王说：『我现在正正就是长寿王的儿子长生太子。然而大王乃是我的大怨家，曾取我的父母而杀死，又占住我的国界，现在不报怨，那一天才能克此怨讎呢？』当时，梵摩达王即向长生太子说：『我现在的生命乃在于你的手中，愿你垂怜，原谅我而放弃，使我得全生命！』长生回答说：『我可放你一条活路，但是王您定不会保全我的生命的。』王回答说：『唯愿你垂济，我终皈不会取你而杀你的！』这时，长生太子就和大王共作誓言而说：『都共相济命，终皈不会相害！』

比丘们！当知！那时，长生太子就放王一条活命。这时，梵摩达王对长生太子说：『愿太子还和我一同严驾宝羽之车，还诣国界。』这时，太子就严驾宝羽之车，二人就这样的共乘，而径来至于舍卫城。

这时，梵摩达王就召集群臣而作如是之言：『假如你们遇见长寿王儿子的话，你们会将他怎样呢？』里面有一位大臣曾作如是之言：『应当断除他的手足。』又有人

说：『当分身为三段。』更有人说：『当取而斩杀。』当时，长生太子在于王的身边，正身正意，思惟这些话。这时，梵摩达王乃亲自出手去捉长生太子，而对诸人说：『这位就是长寿王的儿子长生太子，此人身就是。然而你们却不可以又有如是之语，不可以敢有那样的话。所以缘故就是：长生太子乃放我一条活命，我也要给此人一条活命。』这时，诸群臣听此语后，叹为未曾有而说：『此王与太子，都为甚奇！甚特！乃能对于有怨而不报复其怨。』

这时，梵摩达王问长生说：『你应该取我而杀死，然而为甚么又蒙你的放弃，又不杀我，是有甚么原因呢？现在愿听其因缘。』长生回答说：『大王！善听！（请听好！）我的父王在临欲命终之时，曾作如是的交代：你现在亦莫见长，亦莫见短。又作如是之语：怨怨不休息，自古有此法；无怨能胜怨，此法终不朽。当时，群臣听到我父王的这些话后，都相互而说：此王为狂惑的人，多有所说（说那些干甚么？）长生此人，到底是甚么人呢？长寿王在那个时候曾对他们说：你们当知！在此里面如有智慧的人，乃能明了此语的！我当时欲弑你时，曾忆起父王的这些话，因此之故，才会完成大王您的命根的（不杀他，放他一条活命）！』梵摩达王听此语后，叹其所作的为奇特，称叹为未曾有的事，乃能守持亡父的教令，而不会有所堕。

这时，梵摩达王对太子说：『你现在所说的意义，我还是不能了解。现在可与我解说内中真义，使我得到意解。』当时，长生太子对他说：『大王！善听！我当会解说：梵摩达王取长寿王而杀死，假如长寿王本所有的群臣当中，极为有亲信的人的话，也当会取王您，把你杀死。如果梵摩达王所有的臣佐，又当取长寿王的臣佐，把他杀死的话，就叫做怨怨相报，终不断绝。倘欲使怨讎断灭的话，唯有没有报复的人。我现在观察此义后，因此之故，才不杀害大王您的！』这时，梵摩达王听此语后，非常的踊跃欢喜，不能自胜。王说：这位王太子乃极为聪明，才能广演其义的。

这时，梵摩达王即向太子忏悔而说：『是我的罪过，去取长寿王而把他杀死。』就自脱其天冠给与长生使着（将王的天冠送与太子戴上）。又加之以其王女嫁给太子。同时也还付舍卫国的国土、人民，寻付长生，使其领治。大王即还回波罗捺国去治其国土。」佛陀将此古事讲完之后，又叫一声：

「比丘们！当知！然而古昔的诸王有如此的常法：虽然有这些诤国之事，然而仍然会有相堪忍，而不相伤害的事。更何况你们为比丘，都由于信心坚固，才会出家学道，才会舍弃贪欲、瞋恚、愚痴之心的。现在又起诤竞，而不相和顺，各不相忍，而不忏悔改呢？诸比丘们！应当要以此因缘（以此事为借镜），而知道诤斗并不是应该的！你们同为一师侣，共为一水乳，因此，不可以互相斗讼才好！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无斗无有诤 慈心愍一切 无患于一切 诸佛所叹誉

（没有斗，没有诤，以慈心去愍念一切众生，也不患扰于一切众生，这是诸佛所叹誉的）。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修行忍辱之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这时，拘深的比丘们白世尊说：「唯愿世尊，不须忧虑此事！我们自当会分明此事的。世尊！您虽然有了这些教语，其事并不是那样的。」当时，世尊就舍离那个地方，而到别处去，而到跋耆国（译为增胜，十六大国之一）。

那个时候，跋耆国内有三位族姓子，所谓阿那律、难提、金毗罗是。这几位族姓子，乃订有共同的规则：如其中有人去乞食的话。在舍内的人就负责扫洒园地，使

其洁净，事事都不缺乏。去乞食而得来的饮食，就分给他吃食，如果足够的话，就为善，假如不足的话，就随意之所如。倘若有余遗的食物，就泻在器物中去把它舍去。如果又有最后乞食回来的，足够就喜，如不足的话，便取器物当中的食物，自放在于自己的钵器中。那个时候，也会取水瓶，再入清水，而安置在于一处，以备一天扫除房舍之用。他们更会在于闲静之处，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思惟微妙之法。然而他们，都终日不共语，都各自寂然。

那时，阿那律尊者、乃思惟欲贪为不清净之想，念持喜安，而游入于初禅的境中。这时，难提与金毗罗二位尊者，乃知道阿那律的内心所念，也同样的思惟欲贪为不清净之想，而念持喜安，而游入于初禅的境内。如果阿那律尊者思惟二禅、三禅、四禅的话，则在于那时，难提与金毗罗二位尊者也会同样的思惟二禅、三禅、四禅。假如阿那律尊者思惟空处、识处、不用处（无所有处）、有想无想处（非想非非想处。以上为无色界的四空定）的话，这时，难提、金毗罗二位尊者也会同样的思惟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的禅定。如果阿那律尊者正在思惟灭尽定（灭受想定，将受与想都灭尽的状态，为禅定的究极，合上述之八定，计为九次第定）的话，那个时候，难提与金毗罗二位尊者也同样的会思惟灭尽定。像如是的诸法，乃为诸位贤者都同样的会思惟的诸法。

那时，世尊曾往师子国内（跋祇国内）。当时，守国之人（守园的人）遥见世尊向这里来，便作如是之言而说：「沙门！不可以走入此国中（园中）。所以的缘故就是在此国中（园内）有三位族姓子，名叫阿那律、难提、金毗罗，应慎重而不可以触娆他们！」这时，阿那律尊者，由于天眼清净，以及有天耳通，曾经听到守国之人和世尊正在作如是之言，欲使世尊不得入其国（其园）内。当时，阿那律尊者就出去告诉守门之人说：「不可以遮止！世尊现在到这里来，欲至此来看看的。」同时，阿那律尊者也入去告诉金毗罗说：「速来！世尊现在于门外。」

这时三位尊者都从三昧起来，到了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住立在一边。他们各自称而说：「善来！世尊！」阿那律尊者就趋前去取世尊之钵，难提尊者乃在于前面为佛敷一座席，金毗罗尊者则去取水给世尊洗脚。那时，世尊告诉阿那律说：「你们三个人在这里，都和合，而没有他念，乞食都如意吗？」阿那律回答说：「如是！世尊！乞食等事，乃不以为劳（能顺利的乞到，也很合和）。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我正在思惟初禅的时候，当于那时，难提与金毗罗，也是同样的思惟初禅。如果我正在思惟二禅、三禅、四禅、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与灭尽定等三昧时，那个时候的难提、金毗罗，也是同样的思惟二禅、三禅、四禅、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和灭尽定的。像如是的，世尊！我们都在思惟此法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善哉！善哉！阿那律！这是值得赞称之事。然而你们是否有时，更得上人之法吗？」阿那律回答说：「如是！世尊！我们乃更得上人之法的。」世尊告诉他们说：「那一种上人之法呢？」

阿那律回答说：「有如是的妙法，能出上人之法之上的：如我又以慈心遍满于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也是同样的遍满。在一切之中的一切，都以慈心遍满其中，为无数无限，不可以称计得出的多，而自游戏于其境地。又用悲心、喜心、护心（舍心），遍满于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也是如是，四维上下也同样的遍满，而自游戏于其境地。这就是，世尊！就是我们更得上人之法的。」

那个时候，难提、金毗罗对于阿那律说：「我们是在何日到你那边问起如此之义呢？现在为甚么在世尊之前自己称说此事呢？」阿那律回答说：「你们并没有至于我处而问起此义。但是诸天曾来到我处，而谈起此义的。因此之故，在世尊之前而说起此义耳！同时，我在于长夜之中，知道诸位贤者之心意，因为诸位贤者也同样的获

得此种三昧之故，在世尊之前提起此语而已！」

在那个时候，在说此法之时，长寿大将曾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退在一边。这时，长寿大将白世尊说：「今天，世尊和这些人说法吗？」这时，世尊乃以此因缘（经过实事）其向长寿大将讲说。这时，大将仰白世尊说：「跋耆大国快得大利了，有这三位族姓子自在游化！

所谓阿那律、难提、金毗罗是。」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大将！如你所说的，跋耆大国快得善利了。且置跋耆大国不说，就是摩竭大国，也是快得善利了，乃有了此三族姓子之故。如当摩竭大国人民之类，忆此三族姓子的话，便会长夜获得安隐的。大将当知！如果在县邑城郭里，有了如此之三族姓子的话，在那个城郭之中的人民之类，就能长夜获得安隐的。此三族姓子所生之家，也会获得大利的，乃能生此上尊的人之故。其父母，以及五种的亲族，如果当忆此三人的话，也会获得大利的。如果那些天、龙、鬼神，能忆此三族姓子的话，也能获得大利的。假如有人叹说阿罗汉的话，也当叹说此三人。如果有人叹说无贪欲、无愚痴、无瞋恚的话，也当叹说此三人。如果有人叹说此福田的话，也当叹说此三人。如我在于三阿僧祇劫（三无量劫）当中所行的勤苦功行，而成就无上之道，而使此三人成就此法义的。因此之故，大将！应当对于此三族姓子，生起欢喜心。像如是的，大将！应作如是而学！」

那时，长寿大将听世尊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一三

大意：本经叙述有身邪（有身见）之结、戒盗（戒禁取）之结，以及疑结之三结。是系缚众生，使众生不能从此岸而至于彼岸的。因此，当求方便去灭除此三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如是的三种结使，会系缚众生，使众生不能由此岸而至于彼岸。那三种呢？所谓身邪结、戒盗结、疑结是。

甚么叫做身邪结呢？所谓执计此身为有我，而生吾我之想，而生有众生之想，而为有命、有寿、有人、有士夫、有缘，有着，就叫做身邪之结（有身见之结，结为结缚，所谓系缚于三界，使其不出离。结与使，同为烦恼的异名。所谓烦恼能驱役人流转于三界！）

甚么叫做疑结呢？（依经文应排为第三）所谓会疑惑如下之事：有我呢？无我呢？有生呢？无生呢？有我与人与寿命呢？或者为无我、无人、无寿命呢？有父母呢？无父母呢？有今世、后世呢？或者无今世、后人呢？有沙门、婆罗门呢？无沙门？婆罗门呢？世间有阿罗汉呢？世间无阿罗汉呢？有得证的人呢？无得证的人呢？这就名叫疑结。

甚么叫做戒盗结呢？（戒禁取见。所谓执着于错误的戒律。）所谓戒盗就是：我当会以这种戒，而出生于大姓之家，或生为婆罗门家，或生在于天上界，以及诸神当中，这就叫做戒盗结（其所执取之戒，并不能生于大姓之家等处，而以为能生在于那些善趣。）

这就是，比丘们！有如此的三结，能系缚于众生，使众生不能从此岸而至于彼岸。犹如两只牛，而挂在同一枝轭那样，终皈不会相离。这种众生之类，也是如是，都被三结所系，不能得从此岸而渡至于彼岸。

甚么叫做此岸？甚么叫做彼岸呢？所谓此岸，那就是身邪等是（身见之结等三结，彼岸就是所谓身邪等结之消灭是。这就是，比丘们！就是三结会结缚众生，使众生不能从此岸而至于彼岸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努力用功精进），去灭除此三结。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四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讲说空、无愿、无想的三种三昧，如果不能获得此三种三昧的话，就会久在于生死，而不能自觉，因此之故，当求方便，去得此三三昧。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此三种的三昧。那三种呢？第一就是空三昧，依次为无愿三昧、无想三昧（无相三昧）。

甚么叫做空三昧呢？所谓空，就是观想一切诸法，都均为是空虚的（在万事当中，去观人与法之空。所谓空我所见，非我为空我见，都叫做空）。这就名叫空三昧。

甚么叫做无想三昧（无相三昧）呢？所谓无想，就是在于一切诸法当中，都没有想念，也不可见，就名叫做无想三昧（以空而观无差别的相状。无相之名即为是灭，是指涅槃。涅槃乃离一切相与想）。

甚么叫做无愿三昧呢？所谓无愿，就是对于一切诸法，也不愿求，就叫做无愿三昧（由于空无相之故，观无愿求之事。为了涅槃，其观则如船筏，必须舍弃。也就是在河海之中须要藉依船筏，在陆地则无须要，故为无求之物，故称无愿）。

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果有不得此三种三昧的话，就会久在于生死当中，不能自觉悟的。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该要求方便，而得此三种三昧。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幢毗沙法王 瞿默神足化 斋戒现在前 长寿结三昧

（1.高幢品经〔卷第十四〕，2.毗沙鬼经，3.法王经，4.瞿默经，5.神足等三事教化经〔以上卷第十四、十五等连贯〕，6.斋戒经〔卷第十六〕，7.现在前经，8.长寿王经，9.三结使经，10.三三昧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六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七

## 四谛品第二十五

概要：首先为述苦集灭道之四圣谛，依次为四种的饶益，如来出现之四未曾有之法，担（五盛阴）之事，卵胎湿化之四生，有结与无结，四果，空中之随岚风，四种之鸟，以及云等事。

## 二一五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不觉知苦、苦之集、苦之尽（灭）、苦之出要（道）等四谛的话，就会堕入于五道之中，就会轮转于生死。假如能得此四谛的话，就能断除生死的根本，故应努力于成就此四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修行四谛之法。那四谛呢？所谓初（第一）为苦谛，其义为不可尽，其义乃不可穷，说法为无尽。第二为苦集谛，其义为不可尽，其义为不可穷，说法为无尽。第三就是苦尽谛，其义为不可尽，其义为不可穷，说法为无尽。第四为苦出要谛，其义为不可尽，其义乃不可穷，说法为无尽。」

为甚么名叫苦谛呢？所谓苦谛，就是说：有生之苦、老之苦、病之苦、死之苦、忧悲恼之苦、怨憎相会之苦、恩爱别

离之苦、所欲不得之苦、取要言之（总而言之），五盛阴之苦，就名叫做苦谛。甚么叫做苦集谛（集谛，苦的渊源）呢？所谓集谛，就是：爱和欲相应，其心都永恒的染着，就名叫做苦的集谛。甚么叫做苦尽谛（灭谛）呢？所谓尽谛（灭谛），就是：欲爱永远灭尽无余，不再更造欲爱，就名叫做苦尽谛。甚么叫做苦之出要谛（道谛）呢？所谓苦之出要谛，就是所谓贤圣的八品道（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治（正思惟）、正语、正行、正命、正方便（正精进）、正念、正三昧（正定），这就名叫做苦出要谛。

像如是的，比丘们！有这四谛，是实有，而不是虚说的。由于世尊之所说，故名叫做谛（真理）。在诸有的众生当中，如为二足（二脚如人等）的、三足的、四足的、多足的（以上为禽兽等类，包括二足的），或者为有欲的（指欲界天）、有色的（色界天）、无色的、有想的、无想的（以上为无色界天），都是以如来为最上的。而如来乃成就此四谛之故，名叫四谛。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四谛。然而众生都不觉知，而长久的处在于生死当中，轮回于五道里面（六道之阿修罗，纳在

于鬼神当中，故为五道）我现在乃已得此四谛，从于此岸而至于彼岸。已成就此义。已断灭生死的根本，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知之（依实际的情形，一事不漏，彻知其一！）。」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今有四谛法 如实而不知 轮转生死中 终不有解脱

如今有四谛 已觉已晓了 已断生死根 更亦不受有

（如现在眼前，有此四谛的道理，倘若不能如实而知道的话，就会轮转在于生死当中，终究不会有解脱的一天。如现在有此四谛之理，而已能觉知，已能晓解的话，就是已经断除生死之根，更不会再受后有的了。）

如果有四部之众（在家、出家各二

众），不能得证此四谛，不觉悟、不晓知此四谛的话，便会堕入于五道。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作方便去成就此四谛。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六

大意：本经简述有四种法能够饶益众生，所谓要多亲近善知识，要常常闻法，要知法，要法法相明（对于诸法之相都应明白）。应当精进努力，去完成此四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这四种法，能多饶益人们。那四种法呢？第一法就是应当亲近善知识，第二法就是应当闻法（常听人讲经说法），第三法就是应当知法（听后思惟其法而了知内中的意义），第四法就是应当法法相明（对于每一法都能明白其真相，也就是所谓如实而知，如实而见）。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四种法，能多饶益于人。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努力精进），去完成此四种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说如来出现于世间时，能完成四种未曾有之法。第一就是：众生虽多有所执着，但如说不染着之法时，也能承受。第二就是：众生虽恒在五道，但如说法时，也能承受。第三就是：众生虽恒怀憍慢，但如说法时，也能承受。第四就是：众生虽被无明所覆，但如说法时，也能承受。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

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阿难说：「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时，便会有四种未曾有之法出现于世间。那四法呢？第一就是：这些众生之类，都多有所执着，然而如果演说不染着之法之时，也能承受其法，也能思念而修行其法，其心必定不会远离其法的。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之时，会有此等之四种未曾有之法出现于世间，这就是其

初（第一种）未曾有之法之出现于世间。

其次，阿难！众生都轮转而不停住，都恒在于五道之中（在六道轮回，不得解脱），但是如果欲说法之时，也能承受，其心定不会远离其法的。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之时，便会有如此之第二种的未曾有之法之出现于世间。

其次，阿难！此众生之类，都恒怀憍慢，不离开其心首（身心不离憍慢）的。但是如果说法之时，也能承受，其心必定不会远离其法。然复（因此，我才一再这样说），阿难！这些众生之类，都恒怀憍慢，须臾之顷，也不离开。虽然如是，但是如果演讲妙法之时，也能承受的，这就叫做第三种未曾有之法之出现于世间。

其次，阿难！这些众生之类，虽然都被无明所覆，但是如果演说明法之时，也能承受而不会忘失的。若复（如果又是这样），阿难！如果演说有明（智慧）、无明（烦恼）之法时，这些众生的心意会柔和，会恒喜于修行。这就叫做，阿难！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之时，便会有如此四种的未曾有法之出现于世间。如果有多萨阿竭（多陀阿伽度，译为如来）之现在于世间之时，便会有此四种未曾有之法之出现于此世间的。因此之故，阿难！应当发欢喜心向于如来之处。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一八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五盛阴譬喻为担，以人身喻为持担的人，爱着于因缘喻为担因缘，永尽爱结喻为舍担的人。佛陀并教人当作方便，去舍离于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会演说有关于担的事情，也当会演说持担之人，也当会说担因缘，也当会说舍担之事。你们比丘！应谛听！应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我现在当会讲说。」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诸比丘们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为甚么其名叫做担呢？所谓五盛阴是。那五阴呢？所谓色、痛（受）、想、行、识等阴，就名叫做担。甚么叫做持担之人呢？所谓持担之人，就是人身是。如其字为某某，其名为某某，像如是而生，食如是的食物，受如是的苦与乐，受命之怎样长或短，就名叫做持担的人。

甚么叫做担的因缘呢？所谓担的因缘，就是爱着为因缘是。如和爱欲共同俱在，其心并不远离爱欲，就名叫做担的因缘。甚么叫做应当舍离其担呢？所谓能使其爱欲永远灭尽无余，已除去、已吐出。这就叫做，比丘们！名叫舍离于担。

像如是的，比丘们！我已经演说过担之事，已演说过担的因缘，已讲说过持担的人，已讲说过舍离其担之事。然而诸如来所应行的，我现在都已办完了。大众应该

或者在于树下，在于空闲之处，在于露坐（坐于露天之处），去常念坐禅（常兴坐禅），不可行放逸。」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当念舍重担 更莫造新担 担是世间病 舍担第一乐  
亦当除爱结 及舍非法行 尽当舍离此 更不复受有

（应当常念舍离重担之事，更不可以再造新的担。担就是轮辗于世间的毛病，舍离这种重担为之第一的快乐。也应当除弃爱欲的结缚，以及应舍弃非法之行，都统统舍离这些事，更不再受后有之身。）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作方便，舍离于担。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一九

大意：本经叙述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的种类，并教人应舍离此四生之生，应当求方便，也就是努力精进去成就四谛法，自会解脱四生之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如此的四类众生，那四类呢？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是。

为甚么叫做卵生呢？所谓卵生，就是：鸡、雀、鸟、鹊、孔雀、蛇、鱼，以及蚊子等类属，这些都是属于卵生的。这就名叫卵生。为甚么叫做胎生呢？所谓的人，以及畜生，乃至有足之虫兽等类，就名叫做胎生。为甚么叫做因缘生呢（湿生）？所谓腐肉中之虫、厕所中之虫、或者如尸中之虫等类，像如是之属，都名叫因缘生（湿生）。为甚么叫做化生呢？所谓诸天神、地狱、饿鬼，或者是人（劫初之人，下同），或者是畜生，都名叫化生。就名叫做化生。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如是的四生。

诸比丘们！应当舍离此四生（求解脱四生之道），应当勤求方便，而成就四谛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〇

大意：本经叙述舍利弗之诠释世间的四种人。所谓1.与结相随而不知的人，2.与结相随而如实而知的人，3.不与结相随，而如实不知的人，4.不与结相随而如实而知的人。依次乃解说恶、不善法、起诸邪见，就名叫做结。对于结使已尽的比丘，则四部众，和诸修梵行的人，都应来供养。末后为目捷连赞叹舍利弗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舍利弗、尊者目连都在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

那个时候，舍利弗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世间里，有如此的四种的人，那四种呢？所谓第一种人就是与结相随，然而却不知内心有这种结（烦恼会束缚人，使人不能自在）。或者有一种人（第二），与结相随，然而能如实而知道内心有这种结的存在。或者有一种人（第三），不与结相随，然而不能如实而知道内心有如此之结。或者有一种人（第四），不与结相随，然而也能如实而知道内心已没有此结。

诸位贤者！当知！第一种类之人就是说与结相随，然而却不知其内心有此结之人，这在那二种有结的人之中，此人就是最为下贱的人。所谓那第二类之人，虽然与结相随，但是其内心有结之事，乃能如实而知道，此人就是极为妙的。那些第三类之人，虽然不与结相随，然而其内心没有结之事，却不能如实而知道，此人在于那二类没有结之人当中，乃最为下贱的人。所谓那第四类人，为不与结相随，而内心并没有结之事，也能如实而知道，此人在于没有结之人当中，乃最为第一的。诸位贤者！当知！世间实有此四类之人的。」

这时，目连尊者问舍利弗说：「有甚么因缘（为甚么缘故），在于与有结相随之人当中，一人为下贱，一人为最妙呢？又有甚么因缘，此二种并没有与结相随之人当中，一人为下贱，一人为最妙呢？」

舍利弗回答说：「那些与结相随的人，其内心有结，却不能如实而知道的，此种人会作如是之念：我应当作净想（观上妙色而贪欲生净想，所谓不见此身当中有种种的不净充满里面，而以为是妙净的颠倒想）。他就这样的思惟而作净想。当他作净想之时，便会生起欲心，由于生起欲心之后，便会有贪欲、瞋恚、愚痴之心，而一直至于命终。那时，并不求方便去灭除此心之故，便会有了瞋恚、愚痴之心而命终的。目连！当知！犹如有一人到了市场去买得铜器，此铜器为尘土垢盆，极为不洁净。那人并不随时摩挲，并不随时净洗之故，那个铜器便会加倍的更生垢秽，而极为不净洁。此第一种人也是如是，与垢相随，内心有结而不能如实而知，他便会作如是之念：我应当思惟净想。由于已思惟净想之时，便会生起欲心，已生起欲心之故，则会有了贪欲、瞋恚、愚痴，而至于命终，并不求方便去消灭此欲心。

那第二种人，虽然与结相随，但是内心有结却能如实而知，就会思惟：『我现在可以舍弃净想，而思惟不净想。』他就这样的舍弃净想，而思惟不净。由于他已思惟不净想之故，便不会生起欲心，而会求方便，终于将不得的，而能得到，不获的，能获到，不及的，能及，就没有贪欲、瞋恚、愚痴，也会无结而至于命终。犹如有人从市场中买得铜器，虽然为尘垢所染，但是他却能随时修治，随时洗荡使其洁净。此人也是如是，虽然与结相随，但是内心有结之事，乃能如实而知道。那人便舍弃净想，而思惟不净想。他思惟不净想，而更求方便，致于不得的能得到，不获的能获到，不作证的教令其得证，已没有欲心，没有瞋恚，没有愚痴而命终。这就是，目连！就是有此二人与结相随当中，一人为下贱，一人为最妙的。」

目连说：「又为甚么因缘，使这二人，也就是使不与结相随的人当中，一人为下贱，一人为最妙呢？」

舍利弗说：「那第三人，也就是不与结相随，然而内心无结之事，却不能如实而知道。他便会作如是之思惟：我并不求方便思惟，也能对于不得的能得，不获的能获，不作证而能作证的。那人有欲心，被瞋恚、愚痴所缚，而一直至于命终。犹如有人到了市场去买铜器，其铜器为尘垢所染，然而不随时洗治，也不随时修治，此第三人也是如是，不与结相随，其内心无结，而不能如实而知道，也不作如是而学：

我应当求方便去灭此诸结。而存有贪欲、瞋恚、愚痴之心，而到了命终。

那第四种人，不与结同俱，内心没有结，能如实而知道。他便作如是的思惟：求方便而使不得的能得到，不获的能获到，不作证的使能作证。他就以没有此结而命终。犹如有人到了市场，买得好的铜器，极为净洁，又能随时加以修治，随时磨洗其器。那时，那个铜器便会加倍的又净好，此第四人也是如是，不与结相随，内心无结，能如实而知道，他便作如是的思惟：求方便，不获的能获，不得的能得，不作证的而作证，他便会没有结使，没有贪欲、瞋恚、愚痴，而至于身坏命终。这就是，目连！就是有此二人，不与结相随，内心无结而能如实而知道的，一人为上的，一人为贱的。」

这时，目连尊者又问舍利弗说：「为甚么缘故，名叫做结呢？」舍利弗回答说：「目连！当知！对于那些恶不善之法，而起诸邪见之故，就名为结。或者又有人作如是之念：如来问我真义之后，然后才与诸比丘说法，不问其它的比丘之义，而如来与比丘说法。或者又有如是之时，世尊告诉其余的比丘而说法，然而不对那些比丘说法。就起如是之念：如来说法，如来不语我（不对其说法），而与比丘说法。或者有不善，或者有贪欲。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种均为是不善的。」

或者又有时，比丘曾作如是之念：我恒在于诸比丘之前，而进入村内去乞食，不使其余的比丘在那位比丘之前而入于村内去乞食。或者又有如是之时，其余的比丘在于前而进入村内去乞食，不使那位比丘在于诸比丘之前而入于村内去乞食，我不在于比丘之前而进入村内去乞食。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种均为是不善。」

目连！当知！或者又有如是之时，比丘曾作如是之念：我应当在于比丘之前而坐，首先得受水，首先得食，不使其余的比丘先于那位比丘而坐，而先前受水，先前得食。或者又有如是之时，其余的比丘在那位比丘之前而坐，先前得受水，先前得饮食，不使那位比丘在其余的比丘之前而坐，不使其先前受水，不使其先前得食。我不在于比丘之前而坐，不能先前受水，不首先得食。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种均为是不善。」

或者又有时，比丘曾作如是之念：我食后，与檀越（施主）说法，不使其余的比丘食完而与檀越说法。或者又有时，其余的比丘食完之后，与檀越说法，不使那位比丘食完之后与檀越说法。不使我食完之后与檀越说法。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种均为是不善。」

或者又有时，比丘曾作如是之念：我应当至于园中，去与长者婆罗门说法，不使其余的比丘至于园中去与长者婆罗门说法。或者又有时，其余的比丘至于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不使余比丘至于园中，去和长者婆罗门说法。不使我至于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种均为不善。」

或者又有时，比丘曾作如此之念：我现在犯戒，使诸比丘不知我犯戒。或者又有时，那位比丘犯戒，诸比丘知道此比丘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种均为不善。」

或者又有时，比丘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犯戒，不使其余比丘对我说我犯戒。或者又有时，那位比丘犯戒，其余的比丘对我说我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种均为不善。」

或者又有时，那位比丘曾作如是之念：我今犯戒，使清净的比丘告诉我，不使不清净的比丘告诉我，或者又有时，不清净的比丘告诉那位比丘而说：那位比丘犯戒。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种均为不善。」

或者又有时，比丘曾作如是之念：我今犯戒，假如有比丘告诉我的话，当在于屏处，不应在于大众当中。或者又有时，那位比丘犯戒，就在大众当中告语，而不在于屏处告发他。比丘又作如是之念：这些诸比丘在于大众当中告发我，不在于屏处。既有不善，又有贪欲，此二种均为不善。」

目连！当知！这就是诸法之本，兴起此行的话，就名叫做结使。目连！又知！诸有四部之众，如犯此行的话，都会同为闻知的。虽然说，我乃行阿练若行（静寂之行），住在于闲静之处，而穿五纳衣，恒行乞食之法，并不选择贫富之家，行动并不卒暴，往来住止，坐起动静（举止动作），都不言语，都为默然。然而那位比丘曾作如是之念：使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些诸梵行的人，都恒来供养于我。那位比丘虽然有如此之念，但是四部众却不随时去供养他。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那位比丘之恶不善之行并未完全除弃之故，有其如此的见闻念知。犹如有人，有一铜器乃极为清静之物，又用不清净之物盛放于其铜器之中，又用余器盖在于其上面，持行到于国界。众人看见之后，问那个人说：『你所持的是甚么东西呢？我们欲得观看。』这时，众人素既饥俭（本来正饥饿），就这么说：『这一定是好的饮食。』就寻时掀起其器盖。然而所看到的为不净之物，大家都得以看见。这位比丘也是如是，虽然有阿练若行（住闲静之行），都随时去行乞食之法，也穿着五纳衣，都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他虽然生此念，欲使诸梵行的人，都随时来供养。但是诸梵行之人又不随时去供养他。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位比丘之恶不善之法之结使，并不灭尽之故。

目连！当知！诸有比丘，如果没有此恶不善之法，结使已灭尽，都被人见闻念知，此人则虽然在于城傍而行，犹然是一位持法之人。对于或者受人之请，或者受长者的供养，那位比丘都没有如此贪欲之想的。这时，四部之众，以及诸梵行的人，都会来供养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那位比丘乃行清静之故，皆得彼人见闻念知。犹如有人，有好的铜器，又盛好的饮食，气味乃极为香，又用物盖在其上面，持行到国界，众人看见之后，问那人而说：『这是甚么东西？我们欲得看看。』就寻时将盖启起而看，都看见是饮食，大家就去共取其食。这也是如是，比丘被人见闻念知，虽在城傍而行，也会受长者的供养。他并不作如是之念：使诸梵行者来供养我。然而诸位梵行者，却都会来供养他。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那位比丘对于恶不善之行，都已除尽之故。因此之故，目连！以此诸行之故，名叫做结使。」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称叹而说：「善哉！善哉！舍利弗！所以的缘故就是这样的：我在往昔之时，曾游化到此罗阅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到达后，曾经着衣持钵，进入罗阅城去乞食，到了那位车师之屋舍，在于门外默然而立。这时，那位工师手执斧头，正在斫材。当时，更有长老级的工师，由于有了少事缘，而到达这位工师之舍。这时，那位工师正在修治材板。当时，那位老工师曾生如此之念：这位小工师之斫材，不知能如我之意否？我现在当去看看。当时，那位工师所嫌的地方，那位工师都尽取而斫它。这时，那位老工师非常的欢喜，而作如是之念：『善哉！善哉！卿所斫之材之事，都尽如我的心意。』这也是如是的道理，如诸有比丘当中，其心不柔和，而舍弃沙门之行，心意怀着奸伪，并不从沙门之法，性行又是龌龊，都不知惭愧，强颜而耐辱，都行卑贱之行，并没有勇猛精进之行。或喜多于忘失，不忆其所行的，心意都不定，所作都错乱，诸根也不定。然而现在尊者舍利弗您，能观察其行后，而修治他。」

诸有族姓子，都以信坚固而出家学道，对于戒乃非常的恭敬，不舍弃沙门贤圣之法，并没有幻伪，不行卒暴之行，心意很柔和，其言都常含笑，而不伤人意，心意恒常一定，并没有是非，诸根也不散乱。他们听闻尊者舍利弗之语后，便能自承受，也不会忘失，有如或者是男，或者是女，都端正无双，而极为自沐浴其身，然后穿着好的新衣，而且用香涂其身体。如又有人，再加用优钵华（青莲华），持来奉上给他，那个人得此华后，就放在头上，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那样。这事情也是如是，如有族姓子，由于信心坚固，

去出家学道，对于禁戒，乃非常的恭敬，并不失去沙门之法，没有半点的虚伪，也不行卒暴之行，心意都很柔和，其言都常含笑，而不伤人之意，心又恒常一定，并没有是非，诸根都不乱。此人从尊者舍利弗听到此语之后，怀着非常的欢喜之心，不能自胜，而纳受其教。像如是的诸族姓子，乃说如此的法教。」

那时，诸位贤者，各各听闻其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果的生熟为喻，而简别四种比丘。(1)虽具威仪而犯戒的则如果生而似熟。(2)威仪好似欠缺而戒全的，就如果熟而似生。(3)戒律和威仪都俱缺的，有如果生而实生。(4)戒律威仪都成就的，就如果熟而实也熟。末后数人当学熟果的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如此的四种之果的。那四种呢？(1)或者有一种之果，生而好似已熟，(2)或者有一种果，成熟而好似生，(3)或者有一种果，成熟而似成熟，(4)或者有一种果，生而好似生。这就是，比丘们！就是在世间里有如此之四种果的。在世间里有如此四种人，也是如是的。那四种呢？(1)或者有人，成熟而好像生（不成熟），(2)或者有人，生而好像成熟，(3)或者有人，生而好似生，(4)或者有人，成熟而好似成熟。

到底是那一种人(1)生而好似成熟呢？（经文之第(2)）。或者有人，在往来行步时，都不行卒暴，其眼目视瞻，都恒随于法教，着衣持钵，也是随法而行步，眼睛都视地而不向左右去顾望，然而又犯戒，而不随顺于正行，这实在是非沙门，而好似沙门，不行梵行，而自言已行梵行，会尽坏败正法，会为败根之种，这就叫做此人生（不熟），而好像成熟。

那一种人(2)为甚么叫做成熟而好像生呢？（经文之第(1)）。或者有比丘，其性行好似疏忽，视瞻为不端正，也不随顺于法而行，欢喜顾视左右。然而又能精进而多闻，都修行善法，恒持戒律，不缺失其威仪，看见少少的非法之事，便会怀着恐惧之心（唯恐犯戒），这就叫做此人成熟而好像生（不熟）。

那一种人(3)为甚么生而好像生呢？（经文，也是第(3)）。或者有一种比丘，不受持禁戒，不知道行步时的礼节，也不知道出入行来应如何庄严，也不知道着衣持钵，诸根都错乱，其心乃着于色、声、香、味，以及细滑（触）之法。他又犯禁戒，又不行正法。不是沙门而好似沙门，不行梵行，而好似为梵行的人，为根败的人，是不可以修饰的。这就叫做此人生，而似生（不成熟）。

为甚么有人(4)成熟而好似成熟呢？或者有比丘，为受持戒禁之限（所有限制之禁戒都受持不误），其出入行止，都不失弃时节（依礼节而行步），看视都不失威仪，而且极为精进，都修行善法，威仪礼节都均成就，见小小的非法事，便会怀着恐怖心，更何况为大的非法之事呢？这就叫做此人乃成熟，而好似成熟。

这就是，比丘们！就是在世间里，有此四种果的人，应当要学习熟果的人。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二

大意：本经简述比丘之舍戒，而弃遗衣钵等物，然后还俗去当白衣之事，乃如随着岚风之吹杀飞鸟那样的会身首异途。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今天空中有随岚风（吠岚婆，毘蓝，译为迅猛风）。假如又有飞鸟飞到那个地方的话，则不管是乌、是鹊，或者是鸿、是鹄，如值遇那种风的话，其头脑与羽翼，定会各在一处（身首分离而死亡）。这里的任何一位比丘也是如是，如果舍弃禁戒后，去作白衣（在家居士）之行时，则于这时，其三衣、钵、器、针筒等六物之属（1.大衣2.中衣3.下衣4.钵5.坐具6.漉水囊，为护水中之虫命之具），都会各在一

处那样，有如随岚风之吹杀那些鸟类之致于身首分离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修行梵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三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用四种鸟作喻，去简别四种比丘：1.身仪好而戒法劣的，有如鸩鸟之形好而声丑，2.戒法好而身仪劣的，有如拘翅罗马之声好而形丑，3.身仪、戒法均劣的，有如兔兔之声形俱丑，4.身仪、戒法皆好的，有如孔雀之声形均好。末后教人当学声形皆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比丘！当知！有此四种鸟的。那四种呢？

(1)或者有一种鸟，其声好，而形为丑，(2)或者有一种鸟，其形好，而声为丑，(3)或者有一种鸟，其声丑，而形也丑，(4)或者有一种鸟，其形好，而声也好。

(1)那一种鸟的声好，而形丑呢？所谓拘翅罗鸟（妙声鸟）是，这就是所谓此鸟的声好，而形丑是。(2)那一种鸟的形好，而声丑呢？所谓鸩鸟（凶猛的鸟，如鹰鹞等鸟）是，这就是所谓此鸟的形好，而声丑是。(3)那一种鸟为声丑，而形也丑呢？所谓兔兔是也，这叫做此鸟的声丑，而形也丑是。(4)又有那一种鸟的声好，而形也好呢？所谓孔雀鸟是，这就是此鸟的声好，而形也好是。这叫做，比丘们！叫做有此四种鸟，都应该要晓知。

这也是如是，在世间里也有四种人好似那些鸟类那样，都应当觉知的。那四种人呢？于是（就是这样的：）或者有比丘，其颜貌很端正，出入行来时，都依规定而着衣持钵，其屈伸俯仰，都成就威仪。然而却不能有所讽诵诸所有之法，对于初也善，中也善，竟也善（始终都说善的法）之法，都不能承受如法之教，也不能善讽诵读，这叫做此人的形好，而声不好。

(2)又有那一种人，声好，而形丑呢？或者有一位比丘，其出入行来，屈伸俯仰，着衣持钵等威仪，都不成就，而恒好广说，然而此人却为精进持戒，都常闻法而能知所学，多闻诸所有之法，对于初也善，中也善，竟也善的那些义理深邃的都能受持，而具足修习梵行，对于那些法，都能善持善诵，这叫做此人为声好，而形丑。

(3)又有那一种人的声丑，而形也丑呢？或者有一种人，犯禁戒，而不精进，又不多闻，所闻的便失去。他对于此法，应该具足而行梵行，然而却不肯承受，这叫做此人为声丑，而形也丑。

(4)那一种人的声好，而形也好呢？或者有一种比丘，颜貌很端正，出入行来，着衣持钵，都不会顾视左右，而且又能精进而修行善法。同时，戒律也具足，看见小小的非法之事，尚且会怀恐惧之心，更何况大的非法之事呢？又为多闻，所受的法都不忘，对诸所有之法，那些初也善，中也善，竟也善的，都能修其善行，如此之法，都能善讽诵读，这叫做此人为声好，而形也好。

这就是所谓世间里有此四种人，在于此世间的，都应当要觉知。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学习声好，而形也好的人。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四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四种云雷雨为喻，去简别四种比丘。(1)善诵诸经，而不会说法的，犹如云有雷而不下雨。(2)身形好，修法无失；虽然不多闻、不诵诸经，然而能受法，好从善知识、好说法的人，犹如云有雨而没有雷。(3)身形不好，又不修善法，不多闻，不诵不修诸经，不会说法的人，犹如云有，却不雨不雷。(4)身形好，喜学问，受不失、好说法、善教化他人的，就如云有，也有雨，也有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云。那四种呢？(1)或者有云、有雷，而不下雨，(2)或者有云、有雨，而不震雷，(3)或者有云，而不下雨，也不震雷，(4)或者有云，也下雨，也震雷，这叫做四种云。在世间里，有四种人，而像云的。那四种人呢？(1)或者有比丘，震雷而不下雨，(2)或者有比丘，下雨而不震雷，(3)或者有比丘，也不下雨，也不震雷，(4)或者有比丘，也下雨，也震雷。

(1)甚么叫做比丘之震雷，而不下雨呢？或者有比丘，高声诵习，所谓契经、祇夜（重颂）、受决（受记）、偈（孤起颂）、本末（本事）、因缘（缘起）、已说（说义、论义）、生经（本生）、颂（自说，法句、感兴的偈文）、方等（由浅而深的广说）、未曾有法（以希有、未曾有之法来称叹佛德）、譬喻（各种譬喻之集成）等，像如是的诸法，都能善讽诵读，而不失去其义，然而并不广与人说法，这叫做此人：震雷而不下雨。

(2)甚么人为之下雨而不震雷呢？或者有比丘，其颜色端正，出入行来，进止之宜（所有礼仪礼节），都均能具知，也修习诸善法，并没有毫厘之失，然而并不多闻，也不高声诵习，更不修行契经（散文

体的经文) 本末(本事, 说诸弟子之宿世之事) 授决(授记, 预言诸弟子等事)、偈(孤起颂, 与散文不一定有连带关系之颂)、因缘(叙述佛陀说法教化的各种缘起)、譬喻(说法时所引用的譬例)、生经(本生, 佛陀之过去世之因缘)、方等(方广, 广说浅与深的道理) 未曾有法(以希有 未曾有之法, 赞称佛德之奇特)等教法, 然而从他人承受, 也不忘失, 爱好与善知识相随, 也爱好与他人说法, 这叫做, 此人为下雨, 而不震雷。

(3)那一种人为不下雨, 也不震雷呢? 或者有一种人, 其颜色不端正, 对于出入行来, 进止之宜(举止动作的礼节), 都均不具足, 也不修诸善法, 而且不多闻, 也不高声诵习, 又不修行契经乃至方等经典, 也不与他人说法, 这叫做此人为不下雨, 也不震雷。

(4)又有那一种人为也雨也雷呢? 或者有一人, 其颜色很端正, 对于出入行来, 进止之宜, 都均能具足其仪, 好喜学问, 所受的都不遗失, 也爱好和他人说法, 都劝进他人, 使其承受, 这叫做此人也震雷, 也下雨。这就是, 比丘们! 世间里有此四种人。因此之故, 比丘们! 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 诸比丘们听佛所说, 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帝饶益阿难 重担四生结 四果随岚风 四鸟雷在后

(1.四帝经, 2.饶益经, 3.阿难经, 4.重担经, 5.四生经, 6.结经, 7.四果经, 8.随岚风经, 9.四鸟经, 10.云雷经在最后。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七完

##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八

四意断品第二十六之一

概要: 本品首说应修四意断, 依次为说明三十七道品之法乃以不放逸为第一, 为了波斯匿王而说有四种人, 应被世人所敬爱的四法, 与不应敬爱的四法, 说明老病死无常的道理, 说明无常、苦、无我、涅槃之事, 婆迦梨比丘之自杀等事。

二二五

大意: 本经叙述诸善法乃由于住不放逸地而滋长, 如万物都依于大地而长大的那样, 应当不放逸, 而修习四意

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犹如山河、石壁、百草、五谷等物，都均依靠大地而得以长大的那样，此大地乃为最尊、最上的。我欲说的法，也是如是，诸善法的三十七道品之法，乃住于不放逸之地，才能使诸善法得以长大的。

无放逸的比丘，都修习四意断（四正断，四正勤），都多修四意断。那四意断呢？于是（是这样的：）**(1)**当一位比丘，对于未生的弊恶之法，都求方便（努力精进），使其不发生，心不远离于这种法，都恒欲使其消灭。**(2)**对于已经生起的弊恶之法，都求方便，使其不生，心不远离于此法，都恒欲令其断灭。**(3)**对于未生起的善法，都求方便，使其生起。**(4)**已经生起的善法，都求方便，使其增多，而不忘失，都具足修行，心意都不忘。像如是的，比丘都应修习四意断。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去修习四意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二二六

大意：本经叙述诸善法中，乃以无放逸为第一，如诸王当中，乃以转轮圣王为尊那样，故应无放逸，而修习四意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比丘们！应当要知道！所有的粟散国王（诸小国王），以及诸大国王，都会来附近（皈附）于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在于一切大小国王当中，为最尊、最上的。此法也是如是，在于诸善法三十七道品之法当中，乃以无放逸之法，为最为第一的。

无放逸的比丘，都修四意断。于是（在此），一位比丘，对于未生的弊恶之法，都求方便，使其不生，其心都不远离此法，都恒欲使其消灭；对于已生起的弊恶之法，都求方便，使其不生，其心都不远离此法，都恒欲使其消灭；对于未生的善法，都求方便，使其生起；已生起的善法，更使其增多，终不忘失，具足修行，心意都不忘。像如是的，诸比丘都修四意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二二七

大意：本经叙述在诸善法当中，乃以无放逸为第一，如诸星宿的光明当中，乃以月光为第一那样。因此，应当无放逸，而修学四意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诸所有的星宿当中的光明，乃以月光为最为第一那样，此法也是如是，在诸善功德的三十七道品之法当中，乃以无放逸行为最为第一，为最尊、最贵的。

无放逸的比丘，都修四意断。那四意断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如果未生弊恶之法的，就求方便使其不生；如果已生弊恶之法的话，就求方便使其消灭；假如未生善法的话，就求方便，使其生起；如果已生善法的话，就求方便，重令使其增多，终不忘失，而具足修行，心意不忘。像如是的，比丘都修四意断。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求方便，而修学四意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八

大意：本经叙述在诸善法当中，是以无放逸为第一，如诸花朵当中，是以婆师华（夏生花）为第一那样，当学无放逸，而修四意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诸华之类当中，不管是很香的瞻菴华（素馨花），或者是须摩那华（悦意花）等华，在天上、人中，乃以婆师华（雨时花）为最为第一那样。此法也是如是，在诸善功德三十七道品之法当中，乃以无放逸行为最为第一的。

如无放逸的比丘，乃修学四意断。那四意断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如未生弊恶之法的话，就求方便，使其不生起；已生起的弊恶之法，则求方便，使其消灭；如未生起的善法，就求方便，使其生起，已生起的善法，就求方便，使其增多，终不忘失，都具足修行，心意都不忘。像如是的，比丘乃修四意断。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求方便，而修习四意断。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为波斯匿王说世间的四种人。(1)先闇后明。指贫贱、六根不具的人勤修善法，终生天上。(2)先明后闇。指颜貌端正的豪贵的人，如无真知真见，而不修善法，则死堕地狱。(3)从闇至闇。指贫贱、六根不具等人没有正知见，而不修善法，则死堕地狱。(4)从明至明。指颜貌端正之豪贵者，勤修善法，则终生善处。



不平等，会诽谤圣人，会毁辱三尊（佛法僧三宝）。他既自己不能布施，又看见他人的布施时，会甚怀瞋恚之心。这种人既行慎恚，则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定会生在地狱之中。犹如有人，从闇而至于闇，从火焰而至于火焰，舍智慧而就于愚痴。由于如是而说，此种人可说就是先闇而后也闇的。大王！当知！故名此人为从闇至于闇的。

(4)那一种人名叫从明而至于明呢？或者有一种人，出生在于豪族之家，或者为刹利种，或者为国王之家，或者为大臣之家，为饶财多宝，不可称计（财宝多的不能算得尽）。此人又是颜色端正，有如桃花之色。此人乃恒有正见，心也不错乱。他有如是的正见：有布施，也有福报，也有受施的人，有善与恶的果报，有今世、后世，有沙门、婆罗门。假如这种人如果遇见沙门、婆罗门的话，便会起恭敬心，会和颜悦色（内心喜悦，现于身表）。自己之身恒喜布施，也会劝人而使人行布施之行，施設布施之日，其心会怀踊跃，不能自胜。这人之身行善，口也行善，意也同样的行善，则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往生于善处。犹如有人，从讲堂至于讲堂，从宫殿至于宫殿那样。由是而说，我现在说这种人，乃从明而至于明。这就是，大王！就是说世间有此四种人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王当知贫人	有信好布施	见沙门婆罗	及诸可施者
能复起迎逆	而教于正见	施时极欢喜	所求不逆人
彼人是良友	终不为恶行	恒善行正见	常念求善法
大王如彼人	死时有所适	必生兜术天	先闇而后明
如人极为富	不信好喜恚	慳贪心怯弱	邪见而不改
见沙门梵志	及诸乞求者	恒喜呵骂詈	邪见言无有
见施起瞋恚	不令有施人	彼人行极弊	

造诸恶元本

如是彼人者	临欲命终时	当生地狱中	先明而后闇
如有贫贱人	无信好瞋恚	造诸不善行	邪见不信正
设见沙门士	及诸可事者	而取轻毁之	慳贪无有信
施时而不喜	见他施亦然	彼人所造行	所适无安处
如此彼之人	必当取命终	当生地狱中	先闇而后闇
如人极有财	有信好布施	正见不他念	恒喜求善法
设见诸道士	及诸可施者	起恭迎敬之	而学于正见
与时极和悦	常念于平均	惠施无吝惜	不逆于人心
彼人受命决	不造诸非法	当知彼之人	临欲命终时
必生好善处	先明而后明		

（大王！当知！虽然身为贫穷的人，但

是有信心，而爱好布施，遇见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可以布施给他的人时，又能起而恭迎，而教之以正见。布施时，乃极为欢喜，有所求的人时，并不违逆其心，这种人就是良友〔善人〕终皈不会行恶行，都恒喜行正见，常念而求善法。大王！像如是的人，死亡之时，有所适宜之处，必定会往生于兜术陀天，为之先闇而后明的人。）

（如有人虽为极富有，但是并没有信心，而爱好生瞋恚，此人心慳贪，而又为怯弱，邪见而不改正其心，遇见沙门、梵志，以及诸乞求的人时，都恒喜呵骂詈，都因邪见而说没有财物可施，看见人家之行布施时，会起瞋恚之心，不使有布施的人〔自己不布施，见人布施也瞋怒〕，这种人都行极为弊恶之行，都造诸恶元之本，像如是的这种人，在他临欲命终之时，当会生在于地狱之中，为之先明而后闇的人。）

(如有一种人为生出贫贱之家，又没有信心，而爱好瞋恚，都造诸不善之行，为邪见而不信正行，假如遇见沙门等人，以及诸可以奉事的人时，也会取轻视而毁伤之行，是悭贪而没有信心的人，应布施时，却不欢喜布施，见他人布施时，也是同样。这种人所造之行，所适〔往〕的地方，为没有安隐之处。像如是的这种人，必定当取命终之时，会生在于地狱之中，为之先黑闇而后也为黑闇。)

(如人出身就极为财富，而且又有信心，又为爱好布施，正见而心不他念，都恒喜寻求善法，假如遇见诸学道的人，以及诸位可以布施的人的话，就会生起恭迎而恭敬他，而学习正见，布施给予人时，极为和悦，都常念于平均，惠施与人并没有吝惜之心，都不违逆于他人的心，此人受命之决〔决定其所念之心〕，不会造诸非法的。当知！这一种人，在其临命终时，必定会生于良好的善处，就为之先明而后也明。)

因此之故，大王！应当要学习先明，而后也明，不可学先明而后闇。像如是的，大王！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三〇

大意：本经叙述少壮、无病、寿命、恩爱集聚之四法，就是世人所喜爱的。如少壮之后老病、无病而得病、夭寿、恩爱集聚后又别离等四法，为世人所不喜爱的。但是诸天、世人、转轮王，乃至诸佛，也不得免除，故佛也受衰老之报。如觉知戒、定、慧、解脱之四法时，则能断生死之根，故当求涅槃，当求出离生老病死恩爱别离，而常念无常。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阿难尊者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住在一边。斯须(须臾)又用两手摩如来之足后，又用其口去鸣如来的足上，然后作如是之言：「世尊为天尊之体，为甚么缘故会这样呢？为甚么身体变成极为松缓呢？为甚么如来之身已不像本来之身呢？」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阿难！如你所说的，现在的如来之身，皮肉已缓，今天的身体，已不如原来之貌了。所以的缘故就是：凡是所受的形体，定会被病患所逼的。如果应会有病之时，就会被病魔所困扰；应该会死的众生，就会被死魔所逼的。今天的如来，年纪已到衰微之年，已到八十岁了。」

这时，阿难听到此语后，非常的悲伤而哽噎哀泣，不能自胜(禁不住其哀苦)，并作如是之语而说：「咄嗟！（带有怒气的感叹之声！）老至为甚么会如是的利害逼人！」

这时，世尊到了乞食之时，则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城去乞食。当时，世尊渐渐的乞食，至于波斯匿王之官舍来。当这时候，波斯匿王的门前，有数十辆已毁坏的车辆，放置在于一边。当时，阿难尊者曾经看到这些被放弃的车辆在于一边，看见之后，乃白世尊而说：「这些车辆为波斯匿王所乘过的车辆，从前制作之时，乃极为精妙，然而如今天观之，则和瓦石同样的货色了。」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阿难！如你所说的，像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车辆，往

昔之时，都极为精妙，都为金银所造的，而今天已坏败，已不可以再用。像如是的外物尚且会坏败，更何况内身呢？」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咄此老病死 坏人极盛色 初时甚悦意 今为死使逼  
虽当寿百岁 皆当皈于死 无免此患苦 尽当皈此道  
如内身所有 为死之所驱 外诸四大者 悉趣于本无  
是故求无死 唯有涅槃耳 彼无死无生 都无此诸行

（唉啊！这老病死，会坏败人的极盛的色貌！当初之时，令人非常的悦意，然而现在却被死亡所使逼。虽然当享的寿数有百岁之多，但是都会皈于死亡，并没有人能够免离这种苦患的，统统都会皈于此道的。）

（如内身所有的一切，都会被死亡所驱使的，外在的诸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元素〕，也是。同样的统统会趣于本来之没有〔都是因缘假合的，本来实没有这些〕。因此之故，应研求于没有生死之法，这，唯有涅槃寂灭之法而已。因为涅槃乃为无死，也没有生，都没有此诸行〔没有世间的一切生死的假相〕。）

那时，世尊即就于波斯匿王之坐。当

时，波斯匿王则为世尊办理种种的饮食。看看世尊吃食完了之时，波斯匿王乃更取一小座，就在于如来的前面坐下来。他白世尊说：「云何（为甚么呢？）世尊！诸佛的形体均为是金刚不坏之数（列于其内），然而也当会有老、病、死呢？」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大王！如大王所说的，如来也当会有如此的生、老、病、死的。我现在也是为人数（人类之列），父名叫做真净（净饭王），母名叫做摩耶（译为大清净妙，天臂城释种善觉王之女），出身都为转轮圣王之种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诸佛出于人 父名曰真净 母名极清妙 豪族刹利种  
死径为极困 都不观尊卑 诸佛尚不免 况复余凡俗

（诸佛出现于人类，父名叫做真净，母名叫做极清妙，均为豪族刹帝利之种的。被死径所极困扰，都不论他是尊贵或卑贱，诸佛尚且不免其扰，更何况其余凡俗的呢？）

那时，世尊曾为波斯匿王说此偈而说：

祠祀火为上 诗书颂为尊 人中王为贵 众流海为首  
众星月为上 光明日为先 八方上下中 世界之所载  
天及世人民 如来最为尊 其欲求福祿 当供养三佛

（祠祀〔祭拜〕乃以拜火为最上的，诗书则以偈颂为最尊的，人类当中乃以国王为最尊贵，众流当中则以海为首。众星则以月亮为最上，光明乃以太阳为最先，八方〔四方四隅〕、上下、中央，都为世界之所载的〔以地为最〕。天神，以及世间的人民，乃以如来为最尊敬，如果欲求福祿的话，就应供养三佛〔佛陀，觉者，世尊〕。）

这时，世尊说此偈之后，便从座位起来后离去，就还回祇洹精舍，就其座位而坐。

那时，世尊告诉比丘们说：「有四种

法，为世间之人所爱敬的。那四法呢？第一为少壮之年，是世间的人所爱敬的。第二为没有病痛，是人们所爱敬的。第三为寿命，是人人所爱敬的。第四就是恩爱的人之集聚，为人们所爱敬的。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四种之法，为世间的人民所爱敬的。

又次，比丘们！又有四种法，为世间的人民所不爱敬的。那四法呢？比丘当知！（一）少壮之年，如果为老病之时的话，就是世人所不喜爱的。（二）如果没有病的人，后来便得病的话，就是世人所不喜爱的。（三）如果得有寿命，后来便命终，也是世

人所不喜爱的。(四)恩爱之人得以集聚，后来又为别离的话，也是世人所不喜爱的。这就是，比丘们！有此四种法，与世间同回转的，是诸天、世人，乃至转轮圣王，和诸佛世尊，都同样的共有此法的。这就是，比丘们！就是世间有此四法，与世间同时回转的。

假若不觉悟此四种法之时，便会流转于生死，会周旋于五道（六道轮回）。那四法呢？(1)贤圣戒、(2)贤圣三昧，(3)贤圣智慧，(4)贤圣解脱。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四法，如不觉知的话，就会承受上面所举的四法。我现在，以及你们，由于觉知此贤圣的四法，而断除生死之根，不会再受后有之身。如今的如来的形体已衰老，当应受此衰耗之报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求此永寂的涅槃之法，应当求此不生、不老、不病、不死之法。对于恩爱会别离等事，应当常念为无常之变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念！」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喜欢奉行！

## 二三一

大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由于其母命终而愁忧，不奢蜜大臣乃善巧方便而慰导他；佛为波斯匿王述说老病死、无常等事，有如四方的大山来压众生那样，并不是人力所能却退的；佛告大王，叫他当以法去治化，不可以非法，此法名叫除灭愁忧之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波斯匿王曾敕命臣佐去严饰宝羽之车，欲出舍卫城去观察地讲堂。当于那时，为波斯匿王之母的命过（命终），她的年岁已极为衰老，已垂向于百岁的年龄。她是大王非常尊敬，都常念而未曾离开其双眼的人。当时，波斯匿王的身边有一位大臣，名叫不奢蜜，为一高才盖世的人，是世人所尊重的。这时，大臣便作如是之念：这位波斯匿王之母，年向百岁，今日命终，假如当听到此事之时，大王必定会甚为愁忧，定不能饮食，而会得重病。我现在应当设方便，使大王不愁忧，也不会致于罹重病才是。

这时，大臣就严驾五百白象，也严驾五百疋的马，又严驾五百名步兵，又严驾五百名妓女，又严驾五百名老母，又严驾五百名婆罗门。又有五百名沙门，又严驾五百衣裳，又严驾五百珍宝，为了亡者而作好的大棺，彩画的极令其妙，也悬缯幡盖，作倡妓乐，都不可以称计之多，就这样的出离于舍卫城。

这时，波斯匿王还回舍卫城来。当时，波斯匿王就是有了少事情，于此时，大王乃遥见有一位亡者，就问左右而说：「这是甚么人呢？为甚么为他供养，乃至于此如此的盛大呢？」这时，不奢蜜大臣说：「在此舍卫城里，有一位长者的老母已无常（死亡），这些就是治其丧事之具。」这时，大王又告诉他说：「这些象、马、车乘等物，又作何用的呢？」大臣回答

说：「这五百位老母，乃用来奉上阎罗王，以便赎其命的。」

这时，大王便笑而作如是之言说：「这是愚人之法。生命已难保，有甚么可克的呢？如有人堕入在于摩竭鱼（摩伽罗，译为大体，为鲸鱼类的）的口中，欲求出离，实在是非常难以做到之事。这事，也是同样的，如堕入于阎罗王之边的话，则欲求出离之事，实在是非常的困难的事。」大臣又说：「这里有五百位妓女，也是用来赎命

的。」大王说：「这也是难以得到的。」这时，大王又说：「如果有这些妓女也不可得到赎命之用的话，当用其余的去赎命了。」大王又说：「埠也是同样的难以得愿的。」

大臣说：「如果以此而不能得愿的话，当用五百箱珍宝去赎回。」大王说：「这也难以得到其望的。」大臣说：「此也不可以得望的话，就用五百衣裳去赎回。」大王说：「这也是难以得到的。」大臣说：「如果以这些衣裳也不可以得回的话，当用五百位梵志的咒术，以咒术去取回。」大王说：「这也是难以得到的。」大臣说：「如果以此五百位梵志的咒术也不可以得回的话，就当持这些沙门的高才人物之说法，将持以赎回。」大王说：「这也是不可得回的。」大臣说：「如果以高僧的说法也不可以得赎回的话，当集兵众，和他们起大战斗去取回。」这时，波斯匿王乃大笑而说：「这是愚人所用的方法。这乃同于已经堕入在于摩竭鱼的口中，终究不能得出的道理一样。」

当时大王又说：「你应当知道！是否有人生而不死的吗？」当时大臣回答说：「这实在是不可得的一件事。」当时大王又对他说：「实在不可得之事，就是诸佛也同样的作如是之说：夫生有死，命亦难得（凡是有生，必定会有死，生命也是因此而难得的）。」

这时，不奢蜜乃跪下而白王说：「因此之故，大王！请不可过于愁忧为是，一切众生，都同样的会归于死亡的。」当时大王问他说：「我为甚么缘故会愁忧呢？」当时大臣白王说：「大王！当知！大王的母亲，今天已死亡了！」由于这些问答之故，波斯匿王听此语后，叹息八九次（大为叹息），然后对大臣说：「善哉！如你所说的，你乃能知道甚么叫做善巧方便的了。」

这时，波斯匿王还入城去办理种种的香华，去供养他的亡母。供养其亡母之后，便还驾乘，而到了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当时，世尊问他而说：「大王！你为甚么缘故被尘土全身呢？」王白世尊说：「天母已命终，刚才送她至于城外，现在来世尊之处，欲请问其因由。天母在生之日，都持戒精进，恒修善法。年已向于百岁，今天已命终，故来至于世尊之处耳！如果当我持象去赎命，可以得回母命的话，也当用象去赎回。如果当用马去赎命，而可得的话，就当用马去赎回。如果当用车乘可以得赎命的话，便当用车乘去赎回。如果当用金银珍宝去赎命而可以得到的话，当用金银珍宝去赎回。假如应当要用奴婢、仆从，或城郭、国界（国土）去赎命而可以得到的话，当用城郭、国界去赎回。如果须用迦尸国界的人民去赎命而可以得到的话，当用迦尸国的人民去赎回。不可使我的天母命终！」

世尊告诉他说：「因此之故，大王！不可以过于愁忧，一切众生，都终皈于死亡的。一切都为有变易之法，欲使其不变易，终究不会有如此之事的。」大王！当知！人身之法，有如雪揣（雪团），必定当会归于坏废的。也如土坯（未烧成的陶土），同样的也会归于坏毁而不可以保久的。也像野马（阳焰，田野间浮动的气）之幻化那样，为虚伪而不是真实的。也如用空拳去诳小儿那样的。因此之故，大王！不可以怀愁忧，不可以恃怙（依赖）此身。

大王！当知！有四种大恐怖，会来至于此身，不可能遮障保护，也不可能用言语、咒术、药草、符书等事，所可以除去的。那四种呢？第一就是名叫老，会坏败人的少壮，使其没有颜色。第二名叫病尽（恶病），会坏败无病。第三名叫死尽，会坏败人的命根的。第四就是有常之物，都会归于无常。这就是，大王！就是有此四法，不可以遮障保护，并不是人力所能降伏的。

大王！当知：犹如在四方有四大山，这些山，从四方而来，使压众生时，并不是人力所能退却的那样。因此之故，大王！此身为非牢固之物，不可以恃怙的。因此之故，大王！应当要以王法去治化，不可以用非法。大王你也同样的在于不久的将

来，当会至于生死的大海的。王也当知！那些以王法去治化的人，在他们身坏命终之后，都生于善处的天上界。假如有人用非法去治化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定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因此之故，大王！应当要用王法去治化，不可以用非法去治民。像如是的，大王！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此法名叫甚么？应当要怎样去奉行呢？」世尊告诉他说：「此法名叫除愁爱之刺。」王白佛说：「实在是这样！世尊！所以的缘故就是：我听此法后，所有的愁忧之刺，今天都已除去了。然而，世尊！国界（国内）事猥（事情很多待办），欲还回所在（要告假回去）。」世尊告诉他说：「宜知是时（是的！是时候了）。」波斯匿王就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而去。

那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三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不但为四众弟子当中之尊，也不唯是人民中之独尊而已，是天上人间当中为独尊的。因为佛陀乃证知无常、苦、无我、涅槃之四法之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并不只在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当中为尊，乃至于世间的人民当中为独尊而已。现在有四法的本末，我都亲自知道，而作证在于四部之众，以及天上、人中的那四法呢？第一就是一切诸行都均为是无常，我现在已证知它，在于四部之众，以及天上、人中而独自作证的。第二就是一切诸行都是苦的，第三就是一切诸行都无我，第四就是涅槃为休息（寂灭）。我现在都己知道，在于四部之众，在于天上、人中，而自作证的。这叫做，比丘！叫做知道四法之本，因此之故，在于天上、人中，而独自得为尊的。」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三三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因脊痛而小作休息，就叫舍利弗为诸比丘说法。其次为目犍连乞食途中，被外道打杀，骨肉尽烂，而用神通回精舍去辞舍利弗，说他要先入涅槃。舍利弗请先佛而入涅槃，得佛许允而入定，而出定为众说如上之四法。将返本生处入灭，途中罹疾，帝释天亲自供养，为其除不净。均头持舍利弗的舍利及衣钵，至阿难处，佛乃开示诸行无常。佛陀慨叹僧团损失，有如大树折枝那样。目犍连三请允其入灭。佛叹僧团减损，但是佛陀并没愁忧。最后述佛为阿难说转轮圣王、阿罗汉、辟支佛、如来等四人，应该起塔供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和大比丘众，五百人都俱在。当时，世尊欲往诣罗阅城（王舍城）去夏坐（结夏安居。在雨季三个月的期间，比丘不便于外出，而聚于一处，修持用功。各地虽有多少的不同，然而大概都由四月十六日起，至于七月十五日，为之前安居。如缓一个月后，则为五月十五日至于八月十四日，为之后安居。在安居终了之日，有自恣之行事：向僧伽质询是否在安居当中有所犯罪，或经告发等，以祈大众之自新等事）。舍利弗也欲诣罗阅城去夏安居。千二百五十名弟子，也都欲诣罗阅城去夏坐。然而舍利弗与目犍连，却在于这次的夏安居之后，取入于般涅槃（寂灭，离世）。

那时，世尊带领诸比丘，和舍利弗、目犍连等人，游化在于罗阅城后，在于迦兰陀竹园（竹林精舍），在那里结夏安居之后，那时，世尊告诉舍利弗说：「现在一千二百五十名弟子，都为你们而在于这里结夏安坐。然而舍利弗、目犍连比丘，你们当会在此后取于灭度（离开世间）。云何呢？舍利弗！你现在堪任为诸比丘们演说妙法吗？我现在有点脊痛，欲作少时间的休息啊！」舍利弗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世尊就亲自襞（折）其僧迦利（大衣），右胁着在于地，脚与脚相累（相迭），计意（系心）在于光明。

那时，尊者舍利弗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当初自受戒时，经过半个月，就只得四辩才而作证，对于义理都具足了。我现在当演说，当详细分别其义，使你们都能了知。布现而分别它。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这时，诸比丘们便从舍利弗受教。

舍利弗告诉他们说：「甚么叫做四辩才呢？我所得证的，第一就是所谓义辩；我由于此而得证的就是第二之所谓法辩；我由此而得证第三之所谓应辩（乐说）；我由此而得证第四之所谓自辩（疾辩，辞辩）。我现在当会广为大家分别其义（详细解说其义）。假若在四部众当中，有狐疑的话，我现在可以解答你们的问义。如又，诸位贤者！对于四禅有狐疑的话，或者，诸贤！对于四等心（四无量心）有狐疑的话，可以问我有关于其中之义，我现在当会为大家解说。假如又，诸贤！对于四意断（四正勤）有狐疑的话，可以问我其中之义，我现在当会解说。对于四神足、四意止、四谛，有狐疑的话，便来问我其中之义，我现在当会解说，现在如果不启问的话，后悔就没有利益的了（后悔已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大目犍连尊者到了乞食之时，就着衣持钵，欲进入罗阅城去乞食。当时，执杖梵志遥见目连之来到，就去通知其同志，各各相诣而相互发言说：「到这边来的此人就是沙门瞿昙的弟子当中，并没有人出于此人之上的。我们将他团团围住，然后把他打死吧！」这时，那些梵志便将目犍连团团围住后，把他捉起来，然后就各用瓦石打杀目犍连之后，便舍之而逃去，目连的肉体被打的无处不遍，骨肉都烂尽，致其酷痛苦恼，不可称计（痛苦的难以形容）。

当时，大目犍连曾作如是之念：这些梵志将我围打，使我的骨肉都烂尽，然后舍我而逃去，我现在的身体乃无处不痛，极患疼痛（痛苦的难以言宣），已没有气力可以回到精舍，我现在唯有用神足（神通）还回精舍而已。这时，目连就用其神足，回到精舍，到了舍利弗之处，坐于一边。当时，大目犍连尊者对舍利弗说：「这些执杖的梵志们将我围打，使我的骨肉都烂尽，身体乃非常的疼痛，实在不可以堪，我现在欲取般涅槃（寂灭离世），因此之故，来辞别你的。」

这时，舍利弗说：「世尊的弟子当中，你为神足第一，有大的威力，为甚么缘故不用神足去闪避他们呢？」目连回答说：「我本来所造的业行，乃极为深重，必要

索取受其报应，故终皈不可以逃避，并不是空中（无因缘）而受此报应的。然而我今天，肉身极患疼痛，故来辞别于你，我乃欲取般涅槃。」舍利弗说：「诸位比丘、比丘尼们之修习四神足，多广而演说其义，如果他们的意中，欲住于一劫，或过一劫，乃至都不灭度（都有可能），但是为甚么不住于世，而取于灭度逝世而去呢？」

（四神足为：1.集定断行具神足，2.心定断行具神足，3.精进断行具神足，4.我定断行具神足。）

目连回答说：「如是！舍利弗！如来曾经说过：『如果比丘、比丘尼修习四神足，而欲住于世间的寿命，经过一劫，也可以得到的。』但是如果如来住世欲至于一劫而住的话，我也要住的，不过今天的

世尊，在于不久的时日，当会取于般涅槃。众生之类的寿命乃极为短少的（世尊也是降生在于人类之中）。再者，我乃不忍看见世尊之取般涅槃。同时，我的身体乃极为疼痛，故欲取般涅槃。」

那时，舍利弗对目连说：「你现在小停一下，我当会先取灭度。」这时，目连乃默然不语。这时，舍利弗便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住在一边。当时，舍利弗白世尊说：「我现在欲取于灭度，唯愿听许！」这时，世尊乃默然不回答。当时，舍利弗乃再三的白世尊说：「我现在正是时候，我欲取般涅槃。」这时，世尊告诉舍利弗说：「你现在为甚么缘故不住于世间一劫之久，或过于一劫呢？」舍利弗白世尊说：「我曾亲自从世尊听过，亲自承受教言：众生之类的寿命，乃极为短少，极尽的寿命不过是百岁，因为众生的寿命为短少之故，如来的寿命也是短少的。假如当如来住寿为一劫的话，我也当应住寿为一劫的。」

世尊告诉他说：「如舍利弗你所说的，由于众生的寿命短少之故，如来的寿命也为短少。然而此事也不可以论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在过去久远的阿僧祇劫（无量劫）之时，有一位佛陀名叫善念誓愿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当在那个时候，人寿为八万岁，并没有中天（夭折）的人。那位善念誓愿如来，在他当成佛之时，即在于那天，便化作无量的佛陀，立无量的众生在于三乘之行（声闻、缘觉、佛陀），有的住在于不退转之地而住的。又立无量的众生在于四姓之家，又立无量的众生在于四天王宫，以及艳天（夜摩天）、兜术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迦夷天（梵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也在于那一天，在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寂灭）。而现在舍利弗说：『由于众生的寿命短少之故，如来的寿命也短少。』云何呢？（怎么啦？）舍利弗！为甚么作如是之说：『如来如当住于一劫，至于一劫的话，我也当住于一

劫，而至于一劫之久。』然而，再说，众生乃不能知道如来的寿命之长短的。舍利弗！你应当要知道！如来乃有四种不可思议之事，并不是小乘的人所能知道的。那四种呢？第一为世界不可思议，第二为众生不可思议，第三为龙不可思议，第四为佛土境界不可思议，这就是，舍利弗！就是有此四种不可思议的。」

舍利弗说：「如是！世尊！有四种不可思议，所谓世界、众生、龙宫、佛土境界等不可思议。然而长夜我都恒有此念：释迦文佛终皈不住于一劫。再者，诸天也曾至我处，曾对我说：『释迦文佛不久于世间，年向于八十岁时。然而现在世尊，您实在于不久的时日，当会取涅槃。』我现在实在不堪以见到世尊您取于般涅槃。又我曾亲自从如来您听到如此之语：『诸过去、当来、今现在的诸佛的上足弟子（最优胜的弟子），都先于佛而取般涅槃，然后佛陀乃取般涅槃。又最后的弟子，也是先于佛而取般涅槃，然后世尊则不久当取于灭度。』唯愿世尊听允我取灭度！」世尊告诉他说：「今正是其时了。」

舍利弗就在于如来的前面而坐下来。他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而入于初禅，从初禅起，又入于二禅；从二禅起，又入于三禅；从三禅起，又入于四禅；从四禅起，又入于空处、识处、不用处（无所有处，都同于上述）；从不用处

起，又入于有想无想处（非想非非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又入于灭尽定；从灭尽定起，而入于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而入于不用处，而入于识处，而入于空处等，都同样的道理；从空处起，而入于第四禅；从第四禅起，而入于第三禅；从第三禅起，而入于第二禅；从第二禅起，而入于初禅；从初禅起，而入于第二禅；从第二禅起，而入于第三禅；从第三禅起，而入于第四禅。这时，尊者舍利弗从四禅起后，告诉诸比丘们说：「这叫做师子奋迅三昧。」

这时，诸比丘们则叹为未曾有而说：

「甚奇！甚特！尊者舍利弗之入于三昧，速疾的程度，乃至于此！」那时，舍利弗就从座起，头面礼拜世尊之足后，便退而去。当在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就跟在于舍利弗的身后，舍利弗当时乃回头还顾大众而说：「诸位贤者！你们欲到何处呢？」众多的比丘回答说：「我们欲得供养尊者您的舍利！」

舍利弗说：「止！止！诸位贤者！这样就已经供养我的了。我的后事自有沙弥（勤策，侍者），足够得以供养我的。你们应该各还所在的地方，去思惟道化，去善修梵行，以期尽于苦际。如来出现于世间，乃甚难可以值遇的，时时乃出（应该出现之时，才会出现），犹如优昙钵华（灵瑞华）那样，有时才会出生而已。如来也是如是的，亿劫的长期间，乃出现一次耳。人身也是难克的（人身难得），为人而且有信心成就，也是难以得到的，欲求出家学如来之法之事，也是难以得到的。一切的诸行，欲使其不灭尽，这也是

难以得到的。如果灭除爱欲，使其永尽无余的话，就会为灭尽而涅槃（寂灭）。现在有四法的本末，为如来所说的，那四法呢？（一）一切诸行为无常，就是所谓的初法本末，为如来所说的。（二）一切诸行都是苦的。就是所谓第二法的本末，为如来所说的。（三）一切诸行都为无我，就是所谓第三法的本末，为如来所说的。（四）涅槃为永寂，就是所谓第四法的本末，是如来所说的。这就是，诸位贤者！就是四法的本末，为如来所说的。」

那时，诸比丘们都皆堕泪（流泪）而说：「现在舍利弗将要灭度了，为甚么这么快呢？」那时，舍利弗尊者告诉诸比丘们说：「止！止！诸位贤者！慎莫愁忧（千万不可悲伤）。会变易之法，欲使其不变易，那是不可能的事。须弥山王（妙高山，世界之顶）尚且会有无常的变动，更何况如芥子这么小的身体的舍利弗比丘我，怎么能免离此灾患呢？以如来如金刚之身，在不久之后，也当会取于般涅槃，更何况我的肉身呢？然而你们应该各修其法行，以期得尽苦际为是！」

这时，尊者舍利弗乃往诣于精舍。到达后，收摄其衣钵，步出（离开）竹园（竹林精舍），往诣于本生的住处。当时，舍利弗尊者渐渐乞食（顺路所遇的乡村，便去乞食），而到达于摩瘦国（出身地）。那时，舍利弗尊者在游行摩瘦本生之处时，身遇疾病，非常的苦痛。那时，唯有均头沙弥（大瘦短，据说七岁成阿罗汉）在他的身边供养（奉侍）他，目下（正在）除去他的不净物，而供给其清静（看护而作些患者所需的工作，如清除大小便，洗身及衣物等）。

这时，释提桓因（帝释天）知道舍利弗的心中所念的事，就如同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从三十三天隐没不现，来至于舍利弗的精舍之中。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又用两手去摩舍利弗之足，然后自称他的姓名，而作如是之言：「我是天王帝释。」舍利弗说：「快哉！天帝！愿您受命无穷。」释提桓因向舍利弗说：「我现在欲来供养尊者舍利弗您。」

这时，舍利弗回答说：「止！止！天帝！这样就是同于供养完毕了。诸天清静，阿须伦（阿修罗）、龙、鬼，以及诸天之众，皆得清静（不敢麻烦）。我现在自有沙弥在身边，足够使令的。」当时，释提桓因再三的白舍利弗说：「我现在欲作福业，请不违我的愿，现在欲供养尊者舍利弗您！」这时，舍利弗乃默然不回答（表示许允）。这时，释提桓因就亲自去除粪便等物，都不辞嫌其苦役。

这时，尊者舍利弗就在于其夜，入于般涅槃。当时，此地曾经六反震动，有大的音声，天空曾降下诸天华，曾作倡伎乐，诸天则侧塞在于虚空，而神妙的诸天也散下拘牟头华（地喜华），有的则用栴檀杂碎之香，散在于其上。这时，舍利弗已经取灭度，诸天都在于空中悲号啼哭，不能自胜（禁不住其悲伤）。在虚空之中，不管是欲界天、色界天，或者是无色界天，都皆堕泪，都好像春月时的细雨之和畅那样，那个时候，也是如是的。诸天都感叹而说：「现在尊者舍利弗已取般涅槃，为甚么这么快呢？」

这时，释提桓因，则集一切的众香木，去耶维（荼毗，火葬）舍利弗尊者之身，作种种的供养之后，就收拾其舍利（遗骨），以及其衣钵，然后付与均头沙弥，又告诉他说：「这是你师的舍利，以及衣钵，你就持往去奉世尊。到达后，将此因缘（经过的一切），统统向世尊报告，世尊如有甚么教训的话，就奉行其言为是。」这时，均头回答说：「如是！拘翼（天帝）！」

当时，均头沙弥乃捉衣、持钵，以及舍利，先到阿难之处，而白阿难说：「我师已取灭度。我现在持他的舍利、衣钵，欲奉上世尊！」这时阿难看见之后，即堕泪而作如是之言：「你和我同至于世尊之处，将这些因缘实事，同向世尊报告，如世尊有甚么吩咐的话，我们就依命是从！」均头回答说：「如是！尊者！」

这时，阿难就带均头沙弥去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白世尊而说：「这位均头沙弥到了我处，向我说：『我师已灭度，现在持他的衣钵来奉上于如来。』我今天的心意很烦恼，志性都迷惑，不知东西南北了。因为听到尊者舍利弗已取般涅槃，乃怅然伤心啊！」

世尊告诉他说：「云何？阿难！舍利弗比丘是用戒身入于般涅槃的吗？」（戒身为离身口意三业的一切过非之义。）阿难回答说：「非也！世尊！」世尊告诉他说：「云何？阿难！他是用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所见身，而去取灭度的吗？」（定身为离一切妄念，而寂静之义，慧身则为观达法性的真智，解脱身为解脱一切身心的系缚，解脱知见身则为分别的了知自我已解脱之义。连同戒身，为之五分法身，以五种功德法，以成就佛身之故，而有此名。）

阿难白佛说：「舍利弗并不是用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所见身去取灭度的，但是舍利弗比丘的生前，乃恒喜于教化，说法都不厌足，对于诸比丘的教诫，也没有厌足。我现在忆起这位舍利弗的深恩过多，因此之故，而愁悒而已！」

世尊告诉他说：「止！止！阿难！你不可以怀愁悒！因为不常之物，欲使其恒在的话，此事必定是不会有事。凡是有生，便会有死的。云何？阿难！过去的诸佛并不是统统灭度吗？譬如灯炷（灯心）那样，如果油已烧尽的话，就会熄灭的。如从过去的宝藏佛（往昔的如来之名）、定光佛（燃灯佛，也是往昔的如来之名），乃至如今之七佛（毘婆尸佛、尸弃佛、毘舍浮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以及其弟子众，不是统统般涅槃吗？像如是的辟支佛——审谛、高称远闻、尼嗟优尼般嗟伽罗、优般伽罗等，这些若干的辟支佛，并不是统统灭度吗？在贤劫之初（现在贤劫），有一位大国的圣王，名叫善悦摩诃提婆，像如是的转轮圣王，现在在于甚么地方，岂不是都般涅槃了吗？（逝世之义耳。）」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一切行无常 生者当有死 不生不复灭 此灭最第一

（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在的，有生的，当会有死的；不生，而又不灭，此灭乃最为第一的。）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八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九

## 四意断品第二十六之二

世尊告诉阿难说：「你现在就将舍利弗的舍利持来吧！」阿难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阿难就奉舍利弗的舍利在于世尊之手中。

那时，世尊手执舍利弗的舍利后，曾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此物就是舍利弗比丘的舍利。他是一位智慧聪明，是高才之智，有若干种之智，其智慧乃不可以穷尽。他的智慧为无涯无底，他的智慧有速疾之智，有轻便之智，有利机之智，有甚深之智，有审谛之智。为一位少欲知足，乐在于闲静之处，有勇猛之意，所为的都不乱，并没有怯弱之心，能有所忍，能除去恶法，体性很柔和，不爱好斗讼，而恒修精进，而行三昧，习于智慧，念于解脱，修行解脱所知见之身的比丘。

比丘们！当知！犹如大树之没有其枝那样，然而今日比丘僧，如来就是一株大树一样，舍利弗比丘之取灭度，就好似大树已无枝那样的了。如舍利弗所游化的地方，那个地方便会遇有大幸而说：『舍利弗在那个地方止住。』所以的缘故就是：舍利弗比丘能和外道异学共同论议，那时并没有不被他所降伏的。」

这时，大目犍连听闻舍利弗已灭度，就用神足，至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住在于一边。当时，大目犍连白世尊说：「舍利弗比丘现在已灭度，我现在辞别世尊，欲取灭度。」那时，世尊默然不回答。像如是的，再三白世尊说：「我欲取灭度。」那时，世尊也同样的默然不回答（已请三次，佛都默然，就是默许之义。）

那时，目连由于看见世尊默然不回答，就礼拜世尊之足，然后便退去。他还回精舍，收摄其衣钵，步出罗阅城（王舍城），自往本生处（出身地）。当时，有众多的比丘，跟从在目连尊者之后。这时，众多的比丘，和目连尊者，都到摩瘦村（和舍利弗同故乡的人），在那里游化，而身抱重患。

这时，目连尊者乃亲自在露地，敷一座席而坐在那里，而入于初禅；从初禅起，而入于第二禅；从第二禅起，而入于第三禅；从第三禅起，而入于第四禅；从第四禅起，而入于空处；从空处起，而入于识处；从识处起，而入于不用处（无所有处）；从不用处起，而入于有想无想处（非有想非无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而入于火光三昧；从火光三昧起，而入于水光三昧；从水光三昧起，而入于灭尽定；从灭尽定起，而又入于水光三昧；从水光三昧起，而入于火光三昧；从火光三昧起，而入于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而入于不用处；从不用处起，而入于识处；从识处起，而入于空处，而入于四禅，而入于三禅，而入于二禅，而入于初禅，都依例而知。从初禅起后，飞在于空中，在空中坐、卧、经行，由其身上出火，

由其身下出水，或者身下出火，身上出水，都作十八变的神足变化。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由空中还下而就座，就在那座上结跏趺之坐，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又入于初禅；又从初禅起，而入于第二禅；从第二禅起，而入于第三禅；从第三禅起，而入于第四禅；从第四禅起，而入于空处；从空处起，而入于识处；从识处起，而入于不用处；从不用处起，而入于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而入于火光三昧；从火光三昧起，而入于水光三昧；从水光三昧起，而入于灭尽定；从灭尽定起，而再还入于水光、火光、有想无想处、不用处、识处、空处、四禅、三禅、二禅、初禅。又从初禅起，而入于第二禅；从第二禅起，而入于第三禅；从第三禅起，而入于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寻时则取灭度。那时，大目犍连已取灭度。

在这时，此地乃有极大的震动，诸天都各各相告而下来观看大目犍连，都持用供养物来供养这位尊德。或者用种种的香华来供养的，也有诸天在于空中作倡伎乐，而弹琴、歌舞，以便用来供养尊者目犍连之上方的。

那时，大目犍连尊者已经取于灭度。在当时，那罗陀村中的一由旬之内，都有诸天侧满在于里面。那时，又有好多的比丘，都持种种的香华，来散在于尊者目犍连的尸上。

这时，世尊从罗阅城（王舍城），渐渐的乞食，率领五百名比丘，在人间中游化，往诣于那罗陀村，乃和五百名比丘俱往的。当时，舍利弗、目犍连刚灭度未久之时。那个时候，世尊曾在露地打坐，默然而察诸比丘，默然而观诸比丘后，就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观察这些大众当中，觉得有大的损减的了。所以的缘故就是：现在的此大众当中，已没有舍利弗、目犍连等比丘之故。如果舍利弗、目犍连所游行的地方，那个地方便不会空的，都听到众人欢喜舍利弗、目犍连现今在于此一地方，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舍利弗、目犍连等比丘乃堪任降伏此地方的外道的。」

那时，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佛所造的乃为非常的奇妙！非常的殊特！有此二位具有智慧、神足的弟子取于般涅槃，然而如来并不会有的忧愁的。正使（假如）过去的恒沙如来，也会有此智慧、神足的弟子的，正使当来（未来）的诸佛出现于世间，也当会有此智慧、神足的弟子的。比丘们！当知！在世间里有二种的布施之业。那二种呢？所谓财施与法施是。比丘们！当知！如果论起财施的话（有关于财施的取得果报），就应从舍利弗、目连比丘去寻求；假如欲求法施的话，就应当从我寻求。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今如来，并没有财施可求，你们当在今天，可以去供养舍利弗与目犍连等比丘的舍利（可获得财施的福报的）。」那时，阿难白佛说：「要怎样得以供养舍利弗、目犍连的舍利呢？」

世尊告诉他说：「应当采集种种的香华，在于四衢的道头（交通要道的两边），盖起四种类的寺院的偷婆（塔婆，高显处，塔）。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有人欲建寺院时，应该对于四种人盖起偷婆（塔）。那四种呢？第一就是对于转轮圣王，应盖起偷婆，等二就是对于漏尽的阿罗汉应盖起偷婆，第三就是对于辟支佛应盖起偷婆，第四就是对于如来应盖起偷婆（塔）。」这时，阿难白世尊说：「有甚么因缘（为甚么缘故），对于如来应盖起偷婆呢？又为甚么因缘，应对于辟支佛、漏尽的阿罗汉、转轮圣王等人盖起偷婆（塔）呢？」

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应该要知道！转轮圣王乃自行十善，而修习十功德，同时也教人行十善的功德。那十种呢？（一）

自己不亲身杀生，也教人使人不杀生。（二）自己不偷盗，又教他人叫人不偷盗。（三）自己不邪淫，又教他人叫人不邪淫。（四）自己不妄语，又教他人叫人不妄语。（五）自己不讲绮语，也教人叫人不讲绮语。（六）自己不嫉妒，又教他人使人不嫉妒。（七）自己不斗讼，又教他人使人不斗讼。（八）自己的意正，又教他人使人不乱意。（九）自身为正见，又教他人叫人行正见（经文唯示此九种，通常为身三、口四、意三的十善

业)。比丘们！当知！转轮圣王有如此的十种功德，因此之故，应该为之盖起偷婆（塔）。」这时，阿难又白世尊说：「又为甚么因缘，对于如来的弟子应该为之盖起偷婆呢？」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当知！漏尽的阿罗汉，已经不再会受后有之身，其清净乃如天金那样，其三毒（贪、瞋、痴，能毒害众生的身心）、五使（五利使与五钝使。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为五利使，其性猛利于理的烦恼。贪、瞋、痴、慢、疑，其任运之性为迟钝，故为五钝使），已永远不再显现（已消灭殆尽），由于此因缘，对于如来的弟子应该要为他起偷婆。」

阿难白佛说：「为甚么缘故，对于辟支佛应该要为之起偷婆呢？」世尊告诉他说：「有辟支佛（独觉）这类圣者，乃为无师而自悟，已经去掉诸结使，更不再受胎（不再轮回转生），因此之故，应该要为他盖起偷婆。」这时，阿难白佛说：「又为甚么因缘，对于如来应该要盖起偷婆呢？」世尊告诉他说：「于是（是这样的），阿难！如来乃有十力、四无所畏，对于不降伏的人，能使其降伏，对于不得度的，能使他得度，对于不得道的，能使他得道，对于不般涅槃的人，能使他般涅槃。众人看见后，都极怀欢喜。这就是，阿难！就是对于如来应该为之起偷婆。这叫做对于如来应该为之盖起偷婆的原因。」

那时，阿难闻世尊所说的，乃欢喜奉行！

十力：**1.**佛知适与不适，**2.**知诸业必至之果，**3.**知道达到结果的正道，**4.**知道成素，**5.**知道有情的种种性向，**6.**知道诸感官之比较的势力，**7.**知道诸度的冥观，以及入定，与净洁这些精神，使其坚固之力，**8.**具有忆念前生的智慧，**9.**具有得天眼而知一切之力，**10.**知道诸漏之灭尽之力。

四无所畏：**1.**对于了知一切法，而无所畏，**2.**灭尽一切漏，而无所畏，**3.**说染法为修道之障碍而无所畏，**4.**能说出离之道，而无所畏。为说法时，无所畏惧之义。

## 二三四

大意：本经叙述婆迦梨因久患疾病，而求刀自杀；临自刺之时，曾思惟五阴，而知道有生之法均会有死之法，而即得解脱，而入于无余涅槃，恶魔欲觅其生处，乃了不可得。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尊者婆迦梨（译为着树皮衣，舍卫城的婆罗门出身，为信解第一的佛弟子），罹患重病，都卧在于大小便之上，其意乃欲自杀，然而并没有气力可以使自己坐起来。这时，婆迦梨尊者乃告诉侍者说：「你现在去拿刀子来，我欲自杀。所以的缘故就是：如今天释迦文佛的弟子当中，信解脱的人，并没有人能出于我的上面的。然而我到了现在，还是不能解脱有漏之心。所以说，我要自杀。因为如来的弟子当中，如果遇有苦恼之时，也又有人求刀去自杀的。我现在所用的此命，为不能从此岸而至于彼岸了。」

这时，婆迦梨的弟子，因为出家不久，并不知道今世、后世，也不知道从此岸而至于彼岸之事，更不知道死此生彼等事情，就去拿刀子来给与他。这时，婆迦梨将刀接过来后，以信坚固，而持刀欲自刺。

这时，婆迦梨执刀欲自刺时，曾作如是之念：释迦文佛的弟子当中，所作的为非法，得到的为恶利，而不得善利，在于如来之法中，不能得到受证（不能证果）而取命终。这时，婆迦梨尊者便思惟五盛阴之事：这就是所谓色，是所谓色之集，是所谓色之灭尽，这是所谓痛（受）想行识，是所谓痛（受）想行识之集，是所谓痛（受）想行识之灭尽。他就对于此五盛阴熟思惟，而发觉诸有生之法，均为是有死之法（有生必有死）。他知道此原理后，便在于有漏心而得解脱（解脱有漏心，也就是证悟阿罗汉果）。那时，尊者婆迦梨，就在于无余的涅槃界当中，而般涅槃。

那时，世尊曾用天耳听到婆迦梨尊者求刀而自杀之事。当时，世尊就告诉阿难说：「诸比丘之住在于舍卫城的，都统统叫他们集在于这里，我欲有所吩咐！」当时，尊者阿难，就受世尊的教言，即去集合诸比丘，教他们都来到普集讲堂，然后回去白世尊说：「今天比丘，都已集在于一处了。」

这时，世尊被诸比丘僧，前后围遶，而到达于婆迦梨比丘所住的精舍。当于那时，弊魔波旬，欲得知婆迦梨尊者的神识（亡魂，觉灵）的去处，而想：到底是在那里呢？是在于人间吗？或者不是为人类吗？是天、龙、鬼神、干沓耆（干闥婆，嗅香）、阿须伦（阿修罗，非天）、迦留罗（迦楼罗，金翅鸟）、摩休勒（摩睺罗迦，大腹行）、闍叉（夜叉，捷疾鬼）呢？现在他的神识到底是在那里？在甚么地方转生而游行呢？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均周遍观察过，然而却看不到，却不知其神识所往之处。到这时，恶魔波旬的身体已至于疲极，仍然不知婆迦梨比丘离开世间后，生到于那里去。

那时，世尊被比丘僧前后围遶，而到达该精舍。这时，世尊观察恶魔波旬急欲得知婆迦梨的神识的去处。世尊乃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听到在此精舍之中，有大声音吗？又有光之怪异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我们已看见！」世尊告诉他们说：「这些怪现象乃为弊魔波旬急欲得知婆迦梨的神识的去处的。」这时，尊者阿难白世尊说：「唯愿世尊说婆迦梨比丘的神识的去处！」

世尊告诉他们说：「婆迦梨比丘的神识已永无所著了。这位族姓子已经般涅槃（已解脱生死，已寂灭），应当要作如是而持（大众的观念应为如此）。」这时，尊者阿难白世尊说：「这位婆迦梨比丘，到底是甚么时候得此四谛（见四谛的真理而证果）的呢？」世尊告诉他说：「他乃在于今天当中得此四谛的。」阿难白佛说：「这位比丘抱病很久，本来还是凡人（怎么能得证呢？）。」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阿难！如你所说的。但是这位比丘嫌其病苦很久，虽然在诸所有释迦文佛的弟子里面，为信解脱的人当中，此人为最胜，然而有漏心却至今未得解脱，因此，乃生此动念：『我现在可求刀自刺。』这时，那位比丘在临于自刺之时，即思惟如来的功德；在舍寿的那一天，曾经思惟五盛阴：『这是色之集，这是色之灭尽等真理。』那时，那位比丘思惟此法之后，其诸有集之法，都均于灭尽，这位比丘就这样的般涅槃。」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四意断之法 四闍老耄法 阿夷法本末 舍利婆迦梨

（1.2.3.4.有四种四意断之法经，5.四种闍明之经，6.老耄之法经，7.阿夷之法经，8.四法本未经，9.舍利弗经，10.婆迦梨经）

概要：首先为四圣谛之义，依次为欲、见、戒、我的四受，为给孤独长者说布施的真义，菩萨的四法之具足六波罗蜜，四无所畏，四众以多闻为第一，四种的金翅鸟，布施有四功德，四种人之世间的福田。

## 二三五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常说四谛法，并教弟子亲近舍利弗、目犍连。其次为舍利弗乃以无数的方便去广演四谛，使算不尽的众生快得善利。末后叫人当求方便，行此四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这就是，诸位比丘们！是我们常所说法的，是所谓四谛。以算不尽的方便，观察此法，而分别其中之义，而广为他人演说。那四谛呢？所谓(1)苦谛之法，用算不尽的方便，而观察此法，而分别其义，而广为他人演说：以算不尽的方便，而说(2)集、(3)尽（灭）、(4)道等谛，而观察此法，而分别其义，而广为他人演说。

你们比丘们！应当要亲近舍利弗比丘，应当向他承事供养。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位舍利弗比丘也是以无数的方便，去说此四谛，去广为他人演说的。当这位舍

舍利弗比丘去为诸众生，以及四部众，分别其义，广为他人演说之时，已有不可计量的众生，都听其法而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清净。

你们诸比丘们！应当要亲近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要去承事供养。所以的缘故就是：舍利弗乃为众生的父母的。其次，如由生后，而能长养，使其长大的人，就是目犍连比丘是。其所以就是：舍利弗比丘为人说法，必定会使人成就四谛的道理，目犍连比丘则为人说法，必定会完成第一义，必定会成就无漏行。你们应当亲近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世尊作如是之语后，便还入于静室。

世尊离开后不久之时，舍利弗乃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证得四谛法的话，那个人便会快得善利。那四谛呢？第一就是所谓苦谛，以无数的方便，广演其真义。甚么叫做苦谛呢？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取要而说，即五盛阴苦，就叫做苦谛。

(二)甚么叫做集谛呢？所谓爱结（渴爱，苦恼的正因）是。(三)甚么叫做尽谛（灭谛）呢？那些爱欲等结缚（烦恼），如果永远灭尽无余的话，就叫做尽谛（灭谛）。(四)甚么叫做道谛呢？所谓贤圣的八品道（八正道）是。也就是正见、正智（正思惟）、正语、正方便（正精进）、正命、正业、正念、正定，就是所谓的道谛。那些众生，能快得善利，就是能够听到此四谛之法的。」

那时，舍利弗尊者，当说此法之时，有无量的不可计算得出的众生，听此法之时，诸尘垢都消尽，而得法眼清净。

「我们也快得善利了，因为世尊为我们说法，使我们安处于福地（大众的心

声)。」

世尊并说：「因此之故，四部之众（出家 在家各二众）们！应该求于方便（努力精进），去行此四谛之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三六

大意：本经叙述外道的人不能分别（了解）欲受、见受、戒受、我受等四受。假如能具有妙法，也就是平等之法的话，就能分别诸受，而能与法相应而无违，对于诸行并没有缺漏，而成就四沙门果的。此妙法就是法行之本，更没有沙门能出于此之上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在于一清早，就进入于舍卫城。众多的比丘便在于此时作如是之念：然而我们欲乞食之时，时间还是过于早，我们可以利用这机会先到外道异学的村里，去和他们粗互论议为是。

这时，众多的比丘便到外道的村里之内 到达后，共相问讯，然后坐在于一面。当时，异学开口问道人（出家比丘）说：「沙门瞿昙为其弟子都说此法而说：『你们诸比丘们！都应当学习此法，都应当了知此法，如了知之后，就应当共同奉行！』而我们（指外道）为诸弟子们也说是之法：『你们都应当学习此法，都应当了知此法，如了知之后，就应当共同奉行此法。』这样，则沙门瞿昙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增减呢？所谓他说法，我也是同样的说法，他教诲，我也是同样的教诲啊！」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听到此话后，也不敢肯定为是，又不敢说它为不是，就从他们的座位起后而去。当时，众多的比丘乃自相谈论而说：「我们应该将这些事情去向世尊报告！」

他们这样决定后，众多的比丘就先入舍卫城去乞食。食后，收摄衣钵，将尼师檀放在左肩上，往诣于世尊之处，到达后，头面礼足，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众多的比丘就将这些事情，其向世尊表白。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那些外道作此问的话，你们就应当以此语去回答他们而说：『是一究竟呢？或者为众多的究竟呢？（究竟是一呢？或者究竟是多呢？）』或者那些梵志为能作平等之说的话，就应当作如是之说：『这是一究竟，而不是众多的究竟』（究竟为一，究竟不是多）。『所指的究竟，到底是有欲的究竟（有欲的人为之究竟）呢？或者无欲的究竟（无欲的人为究竟）呢？』平等说的梵志会这样的回答：『所谓其究竟，就是说无欲的人为究竟的。』你们就说：『云何呢？那究竟，到底是有慧的人的究竟呢？或者为无慧的人的究竟呢？』平等说的人会说：『所谓其究竟，乃是无慧的

人才有的究竟，并不是有慧的人所有的究竟的。』你们就说：『云何呢？为有痴的人为之究竟呢？或者为无痴的人才为之究竟呢？』平等说的人会说：『所谓其究竟，乃为无痴之人才有的究竟的。』你们就说：『云何呢？那究竟，到底是为有爱的人的究竟呢？或者为无爱的人才有的究竟呢？』平等说的人会说：『所谓其究竟，乃为无爱的人（离爱欲）才有的究竟的。』你们就说：『云何呢？那究竟，到底是有受的人为

之究竟呢。或者为无受的人才有的究竟呢？』他们会说：『所谓其究竟，乃为无受（无执取）的人才有的究竟的。』你们就说：『云何呢？那究竟，到底是有智的人才有的呢？或者为非有智的人之有的呢？』他们会说：『所谓有智者的人之所究竟的。』你们就说：『此究竟，到底是怒者所究竟的呢？或者为非有怒的人所究竟的呢？』所谓此究竟，他们必定会当作如是之说：『并不是有怒的人所究竟的。』

比丘们！有如此的二见。那二见呢？所谓有见（常见，执人的身心均常住不灭），与无见（断见，执死后身心都没有）是。诸有沙门、婆罗门不知道此二见的本末的，他就会有欲心，就会有瞋恚心，就会有愚痴心，就会有爱心（贪爱心），就会有受心（执取心），这种人就是无知的人。如有怒心，而不和其行相应的话，此人就不能脱离生、老、病、死、愁、忧、苦、恼，会辛酸万端，而不能脱离于苦的。诸有沙门、婆罗门，如果能够如实而知的话，他便不会有愚痴、瞋恚之心，恒与其行相应的话，便能得以脱离生、老、病、死。现在所说的苦的元本（本源），就是如是的。比丘们！有如此的妙法，这名叫做平等之法的。那些不行平等之法的人，就会堕入于五见（五利使，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

现在当为你们演说四受（四取），甚么为之四受呢？所谓（一）欲受，（二）见受，（三）戒受，（四）我受，就是所谓四受（1.欲受为贪欲取着于色声香味触等五尘之境，2.见受为对于五阴之法妄计执取身见边见等，3.戒禁受为取着修行非理的戒禁，如学牛、狗等食、行是），4.我语受（取着于我慢、我见等）。如果有沙门、婆罗门，都尽知欲受之名，然而他虽然知道欲受之名，但是又不相应的话，则他欲尽分别诸受之名，而先分别欲受之名，可是不能分别见受、戒受、我受之名。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那些沙门、婆罗门不能分别此三受之名之故。因此之故，或有沙门、婆罗门，尽欲分别此诸受，他便分别欲受、见受，而不能分别戒受与我受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那些沙门、婆罗门不能分别此戒受与我受之二受之故。如使沙门、婆罗门尽欲能分别诸受，或者又有不完具的话，他便能分别欲受、见受、与戒受，而不分别我受。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那些沙门、婆罗门不能分别我受之故。因此之故，又有沙门、婆罗门尽

欲分别诸受，然而又不能具足的。这就叫做四受。

到底有甚么义？怎样分别呢？所谓四受，乃由于爱欲而生的。像如是的，比丘们！有如此的妙法，所应分别的。如果有人不行此诸受（不了解诸受的一切）的话，这就不能名叫平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法之义，乃非常的难了难解之故。像如此非法之义，就不是三耶三佛（正等觉，佛陀）之所说的。比丘们！当知！如来乃尽能分别一切诸受，由于能分别一切诸受之故，则能与法相应，则能分别欲受、见受、我受、戒受。因此之故，如来乃尽能分别诸受，则与法共为相应，并没有相违（不违诸法）。

此四受为甚么会生呢？此四受乃由于爱而生，乃由于爱而长的。如果成就（解了）此受的话，他便不能生起诸受（不执取诸受），由于不起诸受之故，就不会恐惧，由于不恐惧之故，便般涅槃（证果而解脱），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造已办，更不会再受后有，能如实而知。像如是的，比丘们！有如此的妙法，能如实而知道的话，就能具足诸法的法行之本。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此法乃极为微妙之故，为诸佛之所说，则对于诸行并没有缺漏。于是（因此），比丘乃有初沙门（初果），第二沙门（二果），第三沙门（三果），第四沙门（四果），更不会再有沙门之超出于此上的，也不会有能胜于此的。」世尊乃作如是之师子之吼！

诸比丘们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佛为给孤独长者说以慈心、诚心与平等心去行布施的话，就能获福无量。并举出本生为毗罗摩婆罗门时，虽然曾作大布施，但是功德乃不如盖僧房、受三皈、持五戒。如能在弹指间慈愍众生，以欢喜心去惠施，并不起想着的话，此种功德乃不可以称计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阿那邠邸（给孤独）长者，曾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这时，世尊问长者说：「云何呢？长者！你在你的家里，恒作布施吗？」长者白佛说：「对于贫家，乃恒行布施，又饮食麤弊，并不和平常同样的。」

世尊告诉他说：「如果布施的时候，不管是好的，或者是丑的，或者是多，或者是少，然而都不用心意，又不发愿，又没有信心的话，则由于此行之果报来看，所生之处，乃不得好食的，如其意会不贪于乐，其意又不再乐着于好衣裳，也不再乐

着于好的田业，心也不爱着于五欲之中，假如有仆从奴婢，也不再会受其教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正由于其中不用心之故，因此之故才会受其报的，假如长者你，在布施之时，不管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多，或者是少，都应当以至诚而用心，并没有增损，而发后世的桥梁，则他如所生之处，其饮食会得自然，会有七财之具足（七法财：1.信财，2.戒财，3.惭财，4.愧财，5.闻财，6.施财，7.慧财），心会恒乐于五欲之中，假如有奴婢使人的话，也会恒受其教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在其中，发欢喜心之故。

长者！当知！在久远的过去世时，有一位梵志，名叫毗罗摩。为一饶财多宝的人，有好多的真珠 琥珀 碎磔 玛瑙 水精 琉璃，也是一位好喜布施的梵志。那时，布施的时候，曾用八万四千的银钵，去盛满碎金，又有八万四千的金钵，用来盛满碎银，就是作如是的布施的。又用八万四千的金银澡罐去布施于人。又用八万四千头牛，都用金银去覆盖其角，都作如是的布施。又用八万四千的玉女去布施，衣裳都自覆。又用八万四千的卧具，都用毳毼文绣毼毡去自覆的。又用八万四千的衣裳去布施。又用八万四千的龙象去布施，都用金银去校饰的。又用八万四千匹的马去布施，都用金银的鞍勒去自副的。又用八万四千的车辆去布施，去作如是的布施。又用八万四千的房舍去布施。在于四城门中去布施，须要食物的，就给与食物，须要衣服的，就给与衣服，那些衣被 饮食 堊卧具，与病瘦时的医药，都均悉给与他人。

长者！当知！那位毗罗摩梵志虽然作如是的布施，但是不如作一栋房舍，去持来用作布施与招提僧（四方来的出家人），此福德乃是不可以计量的。虽然如是，也就是他乃作如是的布施，以及作房舍持来用作布施给招提僧，也不如受三自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圣众，因为此福德乃不可称计之多的。不过假如此人作如是之布施，以及作房舍，又受三自归依，虽然有此种福报，犹然不如受持五戒的人。倘若此人作如是的布施，以及作房舍，又受三自归依，又受持五戒，虽然有此福德，但是更不如在弹指之顷，能慈愍众生，因为这种福报功德乃不可以称计之多之故。

假若此人作如是的布施，又作僧的房舍，又受三自归依，又奉持五戒，以及弹指之顷，慈愍众生，虽然有此福德，仍然不如在须臾之间，能生起对于世间不可乐想的，因为此福报功德，乃不可称量之故。然而他所作的功德，我都尽于证明，作

僧的房舍，我也知道此福德。受三自归依，我也知道此福德。受持五戒，我也知道此福德。弹指之顷，能慈愍众生，我也知道此福德。须臾之间生起对于世间不可乐想，我也知道此福德的。

那个时候的那位婆罗门（梵志）曾作如是的大布施的人，岂为是异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所以的缘故就是：那个时候的施主，即是我的前身是长者！当知！过去久远的宿世所作的功德，其信心都不断，都不起执着之想，因此之故，长者！如果欲布施的时候，不管是多，或者是少，或者是好，或者是丑，都应欢喜而惠施，都不可以起想着。都以手亲自布施，不可以叫他人（亲自行布施的功德才为无量）。发愿而求福报，求于后来受福的话，则长者！当会获得无穷尽的福报的。像如是的，长者！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长者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三八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日出、人民都共同去作田、百鸟之悲鸣、婴孩之啼哭等四事，譬喻如来之出世、檀越四事的供养、高德的法师演说微妙之法，以及恶魔起惊怖。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太阳初出的时候，人民之类（指农民）就会一同到田里去工作，百鸟会悲鸣，婴孩也会哀唤的了。我现在所说的，比丘们！当知！这是一种譬喻，当会解释其内中之义。这种意义应当作如何解释呢？（一）如太阳之初升的时候，这是譬喻如来的出世的。（二）人民之类都一同去田里工作，这是譬喻檀越施主，能随时供给衣被、饮食、寝卧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的。（三）百鸟之悲鸣，这是高德法师的譬喻，是能与四部之众演说微妙之法的。（四）婴孩之唤呼，这是一种弊魔波旬之譬喻的。因此之故，诸位比丘们！如太阳之初升那样，如来之出现于世间，乃除去了闇冥，没有不照明的。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三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弥勒菩萨演说（一）菩萨应以平等心，（二）应以欢喜心，（三）应以不为自己之心，（四）应思惟菩萨就是众生当中的上首人物等四法，而成就布施波罗蜜，而具足六度，就能疾成无上的正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到了如来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

弥

勒菩萨白世尊说：「一位菩萨摩诃萨（大道心的众生，大菩萨）应该成就几种法，而行檀波罗蜜（布施度），而具足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六度。能由此苦海，渡过涅槃的彼岸，故名），而能疾成无上正真的等正觉（佛陀）呢？」

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说：「如果菩萨摩诃萨能行四种的法本，而具足六波罗蜜的话，就能很快的就成就无上的正真等正觉的。那四法呢？于是（是这样的）：（一）一位菩萨，惠施于佛陀、辟支佛（独觉阿罗汉），以及以下的凡人，皆悉平均（统统平等，没有差别），都不选择甚么人，而应恒作如是之念：一切都均由饮食而得以生存的，如果不食的话，就会丧命的。这就是菩萨之成就此初法，而具足六度。

（二）又次，弥勒！菩萨如果惠施之时，那些头、目、髓、脑，国、财、妻、子等物，都欢喜惠施与人，都不生着想。有如应死的人，却临时还活过来，就会欢喜踊跃，不能自胜那样。那时，菩萨发心喜悦的情形，也是如是，布施的誓愿，应不生想着。

（三）又次，弥勒！菩萨当布施的时候，都普及于一切，并不都为自己的成就无上正真之道而着想的。这就是此第三种法，而具足六度的。

（四）又次，弥勒！菩萨摩诃萨，在布施之时，应作如是的思惟：诸有众生之类之中，乃以菩萨最为上首，能具足六度，而了悟诸法之本的。为甚么缘故呢？因为食后，则诸根寂静，而专心一意的思惟禁戒，而不兴起瞋恚之心而修行慈心，都勇猛精进，去增上他的善法，而除不善之法，永恒的如一心，心意都不错乱，也具足辩才，对于法门终皈都不越次，使这些诸布施，而具足六度，而成就檀波罗蜜（布施度）。

如果菩萨摩诃萨行此四法的话，就能疾成无上正真的等正觉（佛陀）的。因此之故，弥勒！如果菩萨欲布施的时候，应当要发如此誓愿，而具足诸行。像如是的，弥勒！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弥勒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四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出现在世间时，具有四种无所畏，而能在大众当中作狮子吼，而转大梵轮。因此，教人当求方便，去成就四无所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出现于世间，乃具有了四种无所畏，如来得此四种无所畏后，便能对于世间没有所著，能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如狮子王的咆吼时，百兽都会慑伏那样，佛陀之说法，乃能消灭一切的戏论），而大转梵轮（说清净法）。

那四种呢？我现在已办此法（成就正等觉）。如果沙门、婆罗门、弊魔，或者是魔天，或者是蝇飞蠕动之类（蠢动含灵，所有的众生），他们在大众当中，说我不成就此法（指成等正觉，佛陀）的话，此事就不对的了，因为我在于此中，乃得无所畏的，这就是第一种无所畏（（一）诸法现等觉无畏，所谓一切智无所畏）。

如我今天诸漏都已灭尽，更不会再受胎了。如果有沙门、婆罗门，或者其它众生之类，在于大众当中，说我的诸漏未灭尽的话，此事就不对了，这就是所谓第二无所畏（(二)一切漏尽智无畏，漏尽无所畏。）。

我现在已经离开愚闇之法，如欲使我还就于愚闇之法的话，终究不会有此事的！假如又有沙门、婆罗门、弊魔，或者是魔天，以及其它众生之类，在于大众当中，说我还就于愚闇之法的话，此事就不对了。这就是所谓如来之第三种无所畏

（(三)障法不虚决定授记无畏，说障道无所畏。）。

对于诸贤圣之出要之法已成就，已灭尽苦际了，如果欲使我不出要的话，终究不会有此事的！如果有沙门、婆罗门、弊魔，或魔天，以及其它众生之类，在于大众当中说如来乃不尽苦际的话，此事就不对了。这就是所谓如来之第四种无所畏

（(四)证一切具足出道如性无畏，说尽苦道无所畏。）

像如是的，比丘们！如来乃具有了四无所畏，而在于大众当中，能作狮子吼，而转大梵轮。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去成就四无所畏。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四一

大意：本经叙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四众，为聪明勇悍，多闻而博古通今，法法都成就，在大众当中，乃最为第一。故应学修！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有四种人，为聪明勇悍，能博古明今（通于今），法法都成就（每一法都完成）。那四种人呢？(一)比丘之多闻，而博古明今，在大众当中最为第一的。(二)比丘尼之多闻，而博古明今，在于大众当中，最为第一的。(三)优婆塞之多闻，而博古明今，在于大众当中，最为第一的。(四)优婆斯（夷）之多闻，而博古明今，在于大众当中，最为第一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有此四种人在于大众当中，最为第一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勇悍无所畏 多闻能说法 在众为师子 能除怯弱法  
比丘戒成就 比丘尼多闻 优婆塞有信 优婆斯亦尔  
在众为第一 若能和顺众 欲知此义者 如日初出时

（勇悍而无所畏惧，多闻而能说法，在大众当中能作狮子吼，能除去怯弱之法。比丘乃成就于禁戒，比丘尼则为多闻，优婆塞为有信仰心，优婆夷也同样的道理。在大众当中，为最第一，都能和顺于大众。如果欲知此义的话，则如太阳之初出之时〔成就智慧，普照一切，如佛陀〕。）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学习博古明今，对于法与法都能成就。像如是的，诸

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四二

大意：本经叙述有四种金翅鸟，能食四种之龙，但是却不能吃掉奉事佛陀之龙。因为佛陀乃行慈、悲、喜、护（舍）之四等心（四无量心）之故。未后教比丘当学四等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的金翅鸟。那四种呢？（一）有卵生的金翅鸟，（二）有胎生的金翅鸟，（三）有湿生的金翅鸟，（四）有化生的金翅鸟，就是四种金翅鸟。像如是的，比丘们！也有四种的龙。那四种呢？（一）有卵生的龙，（二）有胎生的龙，（三）有湿生的龙，（四）有化生的龙，就是所谓的，比丘们！就是有此四种龙。

比丘们！当知！如果那些卵生的金翅鸟，欲去吃食龙之时，就会飞上于铁叉树的上面，然后自投于海中。那海水的纵广二十八万里，在其下面有四种龙宫，有卵种的龙，有胎种的龙，有湿种的龙，有化种的龙（卵胎湿化等四生的龙）。这时，卵种的金翅鸟，就用其大翅，去搏水为两向，而去取卵种之龙去吃食。假如当向于胎种之龙的话，金翅鸟的身，就会当时丧亡。那时，金翅鸟搏水而取龙，其海水还未合集时，已经还回，已经飞上于铁叉的树上了。

比丘们！当知！如果胎生的金翅鸟欲去食龙的时候，会先飞上于铁叉树的上面，然后自投于海中。那海水的纵广为二十八万里，金翅鸟就搏其海水，而至于值遇胎种的龙。假如值遇卵生的龙的话，也能把牠捉执而衔出于海水之外，如果值遇湿生的龙的话，金翅鸟的身就会死亡。

比丘们！当知！倘若为湿生的金翅鸟欲食龙之时，也会飞上铁叉的树上，而自投入于大海中。牠如果得遇卵生之龙，或胎生之龙，和湿生之龙的话，都能把牠捉执，假如值遇化生的龙的话，金翅鸟就会死亡。

如果，比丘！如果化生的金翅鸟欲食龙的时候，也同样的先上铁叉树的上面，然后自投入于海内。那海水的纵广为二十八万里，金翅鸟就搏水而至于海中，而值遇卵种的龙，以及胎种的龙，湿种的龙、化种的龙时，都统统能把牠们执捉，在海水还未回合之项，已还至于铁叉树的上面。

比丘们！当知！倘若龙王自身为奉事佛教的话，这时金翅鸟就不能把牠食噉。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乃恒行四等之心（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因此之故，金翅鸟

乃不能食噉这些被佛加护的龙。甚么为之四等心呢？如来乃恒行1.慈心，恒行2.悲心，恒行3.喜心，恒行4.护心（舍心）。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如来乃恒有此四等之心，而有大筋力，有大勇猛，不可能沮坏的。因此之故，金翅之鸟乃不能食噉这些龙。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行四等之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四三

大意：本经叙述善知识都可以知时、亲手、净洁、极妙等四事去惠施与人，因此，能获大福业，能甘露寂灭，故应具此四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善知识的惠施之时，乃有四事的功德。那四事呢？（一）知时而布施，并不是不知时，（二）以自手（亲手）去布施与人，并不是使人的，（三）布施时，都常用净洁的财物，并不是不净洁的，（四）都布施极为微妙，而没有秽浊的。善知识之惠施之时，有这四种的功德。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布施时，就应当具有了此四种功德。由于具此功德的缘故，而能获大福业，而能得甘露（不死之药，为断生死之义）之寂灭（涅槃）。而这种福德乃不可以称量，不能说这事乃有几许的福业而已，实在是虚空也所不能容受之大的功德的。犹如海水之不可以计量那样，并不是说一斛（五斗）、半斛、一合、半合等可以称数之名的，其福业实在是不可具陈的！像如是的，善男子、善女人所作的这种功德乃不可以称计的，实能获大福业，得甘露之寂灭的，并不是说当会有几许的福德而已。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善男子、善女人应当具有此四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四四

大意：本经叙述有持信、奉法、身证、见到的四种人，实为可敬可贵的，是世间的福田。里面的见到之人，乃能身信、作证，而自游化，故应当修习身证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有四种的人，为可敬可贵，为世间的福田的。那四种呢？所谓（一）持信、（二）奉法、（三）身证、（四）见到是。

（一）他为甚么名叫持信的人呢？或者有一种人，受人的教诫，而有笃信之心，其意并不疑难，信仰如来为至真（应供）、等正觉（正徧知）、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世尊。也信仰如来之语，也信仰梵志之语，都恒信他人之语（圣贤之语），不委任于自己之智（不靠、不自夸其智）。这就是所谓名叫持信的人。

（二）他为甚么名叫奉法之人呢？于是（是这样的）：有一种人，分别于法（详细了别真理），不信他人之语（多赘之语），都观察于法，到底为有这事吗？为没有之事吗？为实在的呢？为虚假的呢？他便作如是之念：这是如来之语，这是梵志之语。因此，而知道如来之语与法的时候，便会去奉持其法。如果知道为外道之语的话，就远离其法。这就叫做奉法的人。

（三）他为甚么叫做身证之人呢？于是（是这样的）：有一种人，身自作证（自己已证悟真理），也不信他人之语，也不信如来之语（自己已有把握，故并不再依

赖佛语，就能如法），诸位尊长所说的言教，也是同样的不再依信，但任自己的真性而游化。这就是所谓的身证的人。

(四)他为甚么名叫见到之人呢？于是（是这样的：）有一种人，已断除二结（1.见结，我见，2.戒取结，行邪戒，3.疑结，疑正理），而成就须陀洹（入流，初果）的不退转之法。他有了此见，便会深信有惠施，有受施的人，有善恶的果报，有今世、后世、有父、有母、有阿罗汉等的受教的人。就这样的身信，而作证，而自游化。这就是所谓名叫见到的人。

以上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有此四种人。应当要常念，除了里面的三种人，而应当念修身证之人之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舍经卷第十九完

##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〇

### 声闻品第二十八

概要：首先为目连、迦叶、阿那律、宾头卢之四比丘，教化跋提长者，以及其姊难陀之事，依次为应灭欲、瞋、痴、利养等四结，对于手阿罗婆长者的四种之坐的说法，地、水、火、风的四界之事，经、律、阿毘昙（无比法，论）、戒之事，四禅、四沙门果之事，四种人与四种的华之喻。

### 二四五

大意：本经叙述目连、迦叶、阿那律、宾头卢等四大声闻，共议王舍城内的不信三宝不作功德的人。阿那律、迦叶、目连，则各往跋提长者之处去度化，就中，目连乃为他说五大施，长者终舍慳悋，而得法眼清静。宾头卢乃往化老母难陀，使她持饼至于佛所，如来则教她施饼于佛及四众，也为她说法，使她得法眼清静。优婆塞尼听到其兄与姊都受如来教化，而欢喜，而至佛所。又由于阿闍世王赐予饮食之故，遣使问佛有关于优婆塞饮食及持戒之法。佛说：能使善法增益，不善法减损的饮食，则可亲近，如犯戒必堕，持戒则得生善处。末后，佛教比丘授三皈五戒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

园（竹林精舍）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时，有四大声闻集聚在于一处，而作如是之言：「我们共同来观察在此罗阅城（王舍城）内，到底有甚么人不供奉佛、法、众（僧），不作功德的人，从来没有信仰的人，就应当劝令其信仰如来、法、僧，以及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叶、尊者阿那律、尊者宾头卢。

那时，有一位长者，名叫跋提（贤善），为饶财多宝，不可以称计之多。所谓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真珠、琥珀、象、马、车乘、奴婢、仆从，都均具备不缺。然而是一位慳贪，而不肯布施，对于佛、法、众（僧）并没有毫厘之善。由于没有笃信之故，从来的福德将消尽，而不更造新的功德，都恒怀如下的邪见：无施、无福（没有布施的人之福报），也无受者（没有受施的人之应回报之事），也没有今世、后世、善恶之报，（此生死后则甚么也没有，那里有甚么善恶的果报呢？）也没有父母（没父母之恩），以及得阿罗汉果的人，也没有甚么取证的人。那位长者的舍宅有七重的门，每一门都有守护的人，都不得使那些乞求财物的人进入门内。又用铁笼络覆中庭之上，恐怕有飞鸟会来至于庭中偷吃食物之故。

长者有一位姊姊，名叫难陀，也是一位慳贪，而不肯惠施于人，并不种植功德之本之故，其旧有的功德将会消灭，更不造新的功德。也是怀有如下的邪见：无施、无福、也无受者，也没有今世、后世、善恶的果报，也没有父母，没有得阿罗汉，也没有取证的人。难陀的门户也有七重，也有守门的人，都不使有人进来求乞。也是同样的以铁笼覆在于上面，不使飞鸟来入于她的家内。我们今天可使这位难陀母（难陀妇人，包括跋提长者），笃信佛、法、众（僧）。」

那时，跋提长者，在于清旦之时，正在吃食大饼。这时，阿那律尊者到了那个时候，着衣持钵，便从长者的舍宅的地中踊出，舒伸其钵，向于长者的正面前。当时，长者则极怀愁忧，就授与少许的饼，给与阿那律。那时，阿那律得饼之后，就回到其所住的地方。

这时，长者曾起瞋恚之心，就对守门的人说：「我有教令：『不可以使有人进入于门内。』为甚么缘故使人进来呢？」这时，守门的人回答说：「门合都很牢固，不知道这位道士从甚么地方进来的？」那时，长者则默然不说话。

这时，长者已经食饼完了，其次正欲食鱼肉之时。尊者大迦叶也在这时着衣持钵，往诣于长者之家，也从地中踊出来，就舒伸其钵向于长者。这时，长者乃甚怀愁忧，就授与一点点的鱼肉给他。当时，迦叶得肉后，便在那个地方隐没，而还回其所住的地方。

当时，长者乃倍加瞋恚，就对守门的人说：「我先前有命令：『不可使人进入家中来。』为甚么缘故，又使第二位的沙门进入家中来乞食呢？」当时，守门的人回答说：「我们并不看见这位沙门到底是从甚么地方进入而来的？」长者乃说：「这位秃头的沙门，乃精通于幻术，都用幻术在诳惑世间的人，并没有正行。」

那个时候，长者的妇人，刚坐在于离开长者之处不远的地方，正在观看其事。这位长者的妇人，是质多长者的亲妹，乃从摩师山中（离舍卫城三十由旬的城市）娶过来的。当时，妇人向长者说：「应该要守护口业，不可发如是之语，说甚么：『沙门精学于幻术。』所以的缘故就是！此诸位沙门乃有大的威神，所以会来到长者之家，乃为长者多所饶益的。长者！您是否知道最初来的那位比丘吗？」长者回答说：「我不认识他。」

这时妇人乃晓解他说：「长者！您是否曾经听到迦毗罗卫国内的斛净王（净饭王之弟）之子，名叫阿那律吗？当他出生之时，此地界曾经六变（六反）震动，遶舍

（家宅的四周）一由旬内，所有的伏藏都自现出来之事吗？」长者回答说：「我曾经听过有一位名叫阿那律，然而未曾看见而已！」

这时，妇人对长者说：「这位豪族之子，后来舍弃其家，出家去学道，去修习梵行，而得证阿罗汉道，为天眼第一，没有人能出其右的。而如来也曾经说过：『我的弟子当中，天眼第一的人，就是所谓阿那律比丘是。』其次，第二位比丘，进来乞食的人，您认识吗？」长者回答说：「我不认识他。」

其妇人对长者说：「长者！您是否听过在此罗阅城（王舍城）内，有一位大梵志，名叫迦毘罗（黄头，大迦叶之父），为一位饶财多宝，不可以称计的人。他拥有九百九十九头的耕牛，为富有的自耕农，您知道吗？」长者回答说：「我曾经亲自见过这位梵志本人。」

其妇又说：「长者！您是否听过那位梵志的公子，名叫比波罗耶檀那（毕钵罗耶那，大迦叶的本名），其身体为黄金之色，其妇人名叫婆陀（妙贤），为女人当中的殊胜人物，假如放置紫磨金在于前面，犹然为黑比白的（黑喻紫磨金，白譬婆陀女），您知道吗？」长者回答说：「我曾经听过这位梵志有一位公子，名叫比波罗耶檀那，但是并不看见过。」

其妇又说：「刚才，后来（第二位）的比丘就是他乃舍弃这位玉女之宝，去出家学道，现在已得阿罗汉果。平时都恒行头陀之行，所有的头陀之行的具足法的人，并没有人能出于迦叶尊者之上的。世尊也曾经说过：『我的弟子当中，第一位头陀行的比丘，就是所谓大迦叶是。』现在长者您，已快得善利，才能使贤圣之人来到这里乞食的。我乃观察这些真义之后，才会作如是之言：『要善自护口，不可以诽谤贤圣之人，说甚么作幻化之术。』这些释迦的弟子，均为有神德的人，应当这样说才对的！」

这时，大目犍连尊者，也着衣持钵，飞腾在于虚空，往诣于长者之家，而破坏这些铁笼，落在于虚空之中，在那里结跏趺之坐。这时，跋提长者看见目犍连坐在于虚空，便怀恐怖之心，而作如是之言：「你是天吗？」目连回答说：「我不是天。」长者又问说：「你是干沓耆（干闥婆，嗅香，乐神）吗？」目连回答说：「我不是干沓耆。」长者又问说：「你是鬼吗？」目连回答说：「我不是鬼。」长者又问说：「你是罗刹噉人之鬼（噉精气鬼）吗？」目连回答说：「我也不是罗刹噉人之鬼。」

这时，跋提长者便说此偈而说：

为天干沓耆 罗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罗刹鬼神者  
不似干沓耆 方域所游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问你是天吗？是干沓耆吗？或者是罗刹吗？是鬼神吗？你都说不是天，不是罗刹，不是鬼神。又不似于干沓耆，在于方域所游行的。你现在到底名叫甚么呢？我现在欲知道其详啊！）

那时，目连用偈回答而说：

非天干沓耆 非鬼罗刹种 三世得解脱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于无上道 师名释迦文 我名大目连

（我并不是天，不是干沓耆，也不是鬼，不是罗刹恶鬼之种类的。我已得证解脱三世的苦恼，现在我乃为一人身。对于魔怨都已降伏，而成就无上道的我的师父，名叫释迦文，而我的名字叫大目犍连！）

这时，跋提长者对目连说：「比丘！有甚么教言吗？」目连回答说：「我现在欲对你说法，你听后应善于思念其义。」

这时，长者又作如是之念：这些道士们都长夜贪着于饮食。现在欲论的事，必定就是欲论饮食之事而已！假若欲从我处索食的话，我就说没有就是。然而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少多（多多少少）听听此人所说为如何吧！那时，目犍连知道长者的

心中所念的，便说此偈而说：

如来说二施 法施及财施 今当说法施 专心一意听

（如来曾说二种布施，为法施，以及财施。现在我要说的就是法施，你要专心一意的听！）

这时，长者听到要说法施，便怀欢喜心，就对目连说：「愿您这时演说其义，听后当会了知。」目连回答说：「长者！当知！如来乃说五事大施，应当尽形寿念念不忘去修持它！」

这时，长者又作如是之念：目连刚才说他欲说法施之行，现在又说有五种大施。当时，目连知道长者的心中之所念，就又告诉长者说：「如来说有二种的大施，所谓法施与财施是。我现在应当演说法施，不谈说财施的问题。」长者问他说：「甚么叫做五大施呢？」

目连回答说：「第一就是不得杀生，这叫做大施。长者！应当尽形寿修行它。第二就是不偷盗，名叫做大施，应当尽形寿修行其法。第三为不淫，第四为不妄语，第五为不饮酒，应当尽形寿修行它。这就是所谓，长者！就是所谓有此五大施，应当念念修行其行。」

这时，跋提长者听此语后，极怀欢喜之心，而作如是之念：释迦文佛所说的，乃甚为微妙（非常的好）。现在所说之法，都用不着宝物。如我现在来说，乃为一不堪杀生的人，则他所说的不杀生之行，我可得而奉行。又我的家中，乃为饶财多宝，终究不会偷盗的人，则他所说的不可偷盗之行，我也可行。又我的家中，有上妙的女人，终究不会淫他人的妻妾，这也是我所行的。又我乃为一不喜爱那些好说妄语的人，更何况自当会说妄语呢？这也是我所行的。如我现在的内心，并不念酒，更何况会自尝呢？这也是我所能行的。这时，长者对目连说：「此五种布施之行，我都能奉行！」

当时，长者的心中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该饭此目连（欲供养食物给目连）。长者于是仰头而向目连说：「请屈神下顾（请下来），就此座位而坐吧。」这时，目连乃寻声而下来坐在那里。当时，跋提长者则亲自办理种种的饮食，奉献给目连。目连食后，就行净水。长者乃作如是之念：可以拿一端白毡，奉上给目连。就这样的进入库藏之内，去选取白毡，欲取不好的白毡，可是却选得好的，寻又放弃，而更取其它的毡，然而又是同样的选取的愈为是好的毡，就放弃，而再取其它的。

这时，目连知道长者心中所念的，便说此偈而说：

施与心斗诤 此福贤所弃 施时非斗时 可时随心施

（布施时却与内心诤斗，这是有福德的贤者所舍弃而不用之事。布施的时候，并不是斗诤之时，应随时，随心而布施才对。）

那时，长者便作如是之念：现在目连乃知道我的心中所念的事，便持白毡奉上目连。

这时，目连即给与长者咒愿而说：

观察施第一 知有贤圣人 施中最为上 良田生果实

（观察布施之行，乃为第一的，因为知道由此而会有贤圣人之出现。布施当中，乃最为上胜的，如良田里生好的果实那样的。）

这时，目连咒愿之后，接受长者所供养的白毡，使长者受福无穷。当时，长者便坐在一边，目连则依次而渐与演说妙论，所谓论，就是！施论 戒论 生天之论（布施 持戒行善，就能升上天界之说）。也说贪欲为不清净之想，出要为乐（出离三界才是真正的快乐）。同时，又为他演说诸佛世尊所说之法，所谓苦、集、尽（灭）道，目连都统统和他演说。长者就在于其座上得法眼清净，有如极净之衣，容易染为色那样，这位跋提长者，也是如是，就在于座上得法眼净。由于得法、见法，

已没有狐疑，而受五戒，  
而自归依佛、法、圣众。这时，目连看见长者已得法眼清净，便说此偈而说：

如来所说经 根原悉备具 眼净无瑕秽 无疑无犹豫

（如来所说的经，根原都均具足，得眼清净而没有瑕秽，没有疑惑，也没有犹豫的了。）

这时，跋提长者白目连说：「从今以后，请恒受我的邀请，以及四部众，当会供给你们的衣服、饮食、床卧之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我一点也不会有所爱惜的。」这时，目连给与长者说法完毕之后，便从座起而去。

其它二位大声闻一尊者大迦叶、尊者阿那律，乃对宾头卢尊者说：「我们已度跋提长者了，你现在应去降伏那位老母鸡陀（女难陀）。」宾头卢回答说：「此事非常的好！」

那个时候，老母鸡陀正亲自作酥饼之时。当时，尊者宾头卢，在出发之时，着衣持钵，而进入罗阅城去乞食。渐渐的到了老母难陀的舍宅，乃从地中踊出，舒伸其手持的钵，向老母鸡陀乞食。这时，老母看见宾头卢后，极怀瞋恚之心，并作如是之恶言而说：「比丘！当知！设汝眼脱者（你就是望穿眼睛，眼睛落下来），我也不会把食物给你的！」

当时，宾头卢就入三昧（入定），使将自己的双眼脱出。这时，母鸡陀即倍加瞋恚，又作恶言说：「假如沙门你，会在空中倒悬的话，终究也不会给与食物的！」

这时，尊者宾头卢，又用三昧之力，在于空中倒悬。当时，母难陀又倍加瞋恚，而作恶言说：「倘若沙门你，能全身都冒出烟来，我也不会给与食物！」这时，宾头卢又用三昧之力，全身都冒出烟来。当时，老母看见之后，又更加恚怒，而作如是之言：「假如沙门你的全身能燃烧，我也不会给与食物！」

这时，宾头卢就用三昧，使自己的身体都燃烧起来。老母看见之后，又作如是之言而说：「如果沙门你的全身都能出水，我也是同样的不给你食物的！」当时，宾头卢又用三昧力，使自己的全身都涌出水来。老母看见之后，又作如是之语而说：「正使（就是）沙门你，在我的面前死去，我也是同样的不会给与食物的！」

这时，尊者宾头卢即入于灭尽三昧，看起来，已没有出入息（没有呼吸），就在于老母前面死亡。当时，老母由于不见尊者的出入息，就怀恐怖的心，其衣与毛，都竖立起来，而作如是之言：「这位沙门释子，被众人所认识，为国王所敬重的，假如在我的家里死亡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必定会遭遇官事，恐怕难免救济（脱不离关系，而被囚禁，无人敢保其不死之罪）。」并作如是之语而说：「如果沙门还活（能回魂）的话，我当会给与沙门的饮食啊！」这时，宾头卢就由三昧而起。

当时，母难陀乃又作如是之念：此饼为极大之物，应当更作小的饼给他。这时，老母就取少许的面，另作小的饼，然而其

饼却遂之而长大。老母看见后，又作如是之念：此饼为极大，应当更作小的为是。然而饼却又逐大。就想起应当去取先前所作的饼给与。就这样的往前去取先前所作的饼，然而诸饼却同时共相连系在一起。这时，母鸡陀就对宾头卢说：「比丘！你如果须要食那一个，就自取而食好了，为甚么缘故这样相烧至于如是呢？」

宾头卢回答说：「大姊！当知！我并不须要食物，我只要对老母妳，有话要说而已！」母难陀回答说：「比丘！有甚么教诫呢？」宾头卢说：「老母！妳现在应该要知道！妳现在将此饼持往而诣世尊之处，如果世尊有所教诫的话，我们就当共同奉行。」老母回答说：「此事甚快。」（非常的好）

这时，老母就亲自背负此饼，跟从在尊者宾头卢的后面，往至于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站在于一边。那时，宾头卢白世尊说：「这位母难陀，

就是跋提长者的姊姊。他的本性很悭贪，都独食而不肯布施他人。唯愿世尊为她说笃信之法，使她能得开解！」

那时，世尊告诉母难陀说：「妳现在拿这饼来布施如来以及比丘僧吧！」这时，母难陀就依佛言而奉上如来以及其它的比丘僧。然而还有遣余的饼，母难陀就白世尊说：「还有残余的饼，将如何处置呢？」世尊说：「再饭佛（供养佛），和比丘僧。」母难陀听佛的教令，就又持此饼去饭佛以及比丘僧。然而供养佛、僧后，又是同样的还存有余饼。这时，世尊乃告诉母难陀说：「妳现在应当持这些饼去布施给与比丘尼众，以及优婆塞、优婆夷等大众。」

然而仍然还存有残余的饼。世尊就告诉她说：「可拿这些饼去布施给与诸贫穷的人。」然而还是一样的有余饼之残留，世尊告诉她说：「可持此饼去放弃在于净地，或者放置在于清净的水中。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终究并不看见过有甚么沙门、婆罗门、天，以及人民能够消化此饼的。

除了如来、至真、等正觉（佛陀）以外。」

母难陀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母难陀就将此饼，放舍在于净水中，那时有火焰之生起。母难陀看见之后，寻时怀着恐惧的心，就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这时，世尊就渐渐的和她说，所谓其谈论的内容就是！布施之论、禁戒之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之想，漏为秽污之事，出家为要（脱离不净的俗事为紧要）。那时，世尊由于看见母难陀的心意已开解，就将诸佛世尊所常说的法，如那些苦、集、尽（灭）、道等谛，世尊都在于那个时候统统给与母难陀说过。

这时，老母就在于座上得法眼清静，犹如白毡之容易染为色那样，这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这时母难陀的诸尘垢都消灭，而得法眼清静。她就是由于得法、成法，并没有狐疑，已度过犹豫之心，而得无所畏，而承事三尊（佛法僧三宝），而受持五戒。那时，世尊再与她说，使她发欢喜之心。

那时，难陀母白世尊说：「从今以后，可使四部众在我的家内行取布施，从今以后，我会恒常布施，会修诸功德，奉事于诸贤圣！」话说完后，就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辞别世尊而去。

这时，跋提长者，以及母难陀，有一位弟弟名叫优婆迦尼。他和阿阇世王乃是少小之时的同好（幼时的好朋友），都极为相爱念的人。那时，优婆迦尼正在经营田作（从事农业），听说其兄跋提，以及其姊难陀，都受如来的法化之事，听后，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不能制止其喜悦的内心）。在七天当中，都不再睡眠，也不饮食。这时，长者办理田作之事后，还诣于罗阅城（王舍城）的中途，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先到世尊之处，然后回家为妙。那时，长者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

那时，长者白世尊说：「我的家兄跋提，以及家姊难陀，都受如来您的法化了吗？」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长者！现在跋提，以及难陀，已经得见四谛的真理，而修诸善法的了！」那时，优婆迦尼长者白世尊说：「我们居家合门的人民，都极获大利的了！」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长者！如你所说的，你现在的父母都极获大利，都种后世的福德的了！」

那时，世尊对长者说微妙之法，长者听法之后，就从座位站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而去，而往诣于阿阇世王之处，在于一边坐下来。那时，大王问长者说：「你的兄长，及姊姊都受如来的教化了吗？」回答说：「如是！大王！」王听此语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叫人击钟鸣鼓，而告教于城内的人民说：「从今以后，不可使奉事佛教之家，有所赏输（等于减税），也使奉事佛教之人的来迎去送。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些人均为是我的道法的兄弟之故。」

那时，阿阇世王即叫人准备种种的饮

食，给与长者，当时长者乃作如是之念：我竟然不听过世尊说那些优婆塞之法，到底应食那种之食之事？又应饮那一种浆汤之事？我现在应叫人先到世尊之处，去问这些事情，然后才接受王的饮食为是。那时，长者就告诉其身边的人说：「你到世尊之处，到后，行头面礼足之礼，将我所说的话，向世尊说：『优婆迦尼长者白世尊说：凡是贤者之法，应当要持几何之戒？又如犯几戒的话，就不是清信士？应当要食何等之食？应当饮何等之浆呢？』」

那时，那个人受长者的教言之后，就往诣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一边。这时，那位使人就将长者所吩咐之言，白世尊而说：「凡是清信士之法，应该要那些戒律（若干戒）？犯几种戒（若干戒）就不是优婆塞？又应食那一种食，饮那一种浆呢？」

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应当要晓的！食乃有二种类的，有可以亲近的，也有不可以亲近的。那二种呢？如亲近食时，生起不善之法，而会有损于善法的话，此食就不可以亲近。假如得食之时，会增益善法，不善之法会损减的话，此食就可以亲近的了。汤浆也有二种事的：如果得浆之时，会生起不善之法，善法会有损减的话，此浆就不可以亲近；假如得浆之时，不善之法会有损减，善法会有增益的话，此浆就可以亲近的。凡是清信士之法，限戒有五种，其中能持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乃至至于五戒，都应当受持。应当再三的问能受持的人，使他当受持。如果清信士犯一戒之后，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在于地狱之中的。假若清信士又能奉持一戒的话，就能生在于善处天上，更何况能持二戒、三戒、四戒、五戒呢？」这时，那位使人从佛受教之后，头面礼足完了，就退回而去。

那个人离去不远之时，世尊曾经告诉诸比丘们说：「从今以后，可以允许优婆塞之受五戒，以及三自归依。假若比丘，欲授与清信士，与清信女之时，就叫他们露出手臂，叉手合掌，叫他称自己的姓名，而归依佛、法，与众（僧）。又再三的叫他们称念自己的姓名，而归依佛、法，与众（僧）。又更叫他自称：『我现在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比丘僧。』如释迦文佛我最初为五百位贾客（商人）受三自归依，而叫他们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妄语）、不饮酒那样。如持一戒，即封其余的四戒，如受二戒，则封其余的三戒，如受三戒，即封其余的二戒，如受四戒，即封其余的一戒，如受五戒，就当具足受持五戒的了。」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四六

大意：本经叙述黑云、风尘、烟、阿须伦等四重之翳，乃为覆障日月的光明。欲、瞋、恚、愚痴、利养的四结，会覆蔽人心，使人不得开解。因此，当求方便，灭此四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太阳与月亮都有四重的翳，使它不得放出光明来。那四重呢？第一就是云，第二就是风尘，第三就是烟，第四就是阿须伦（阿修罗王覆障），这些事物为使覆障日月，不得放出光明的。这就是所谓，比

丘！日月乃有此四翳，使日月不得放大光明的。和此事一样的，比丘！有四结乃为覆蔽人心不得开解的。那四结呢？第一就是欲结，会覆蔽人心，使人不得开解。第二就是瞋恚，第三就是愚痴，第四就是利养，都会覆蔽人心，不得开解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此四结，会覆蔽人心，不得解开，因此，当求方便，去消灭此四结。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四七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生起欲意、瞋恚、愚痴的话，就不得善眠。佛陀为手阿罗婆长者子演说卑座、天座、梵座、佛座，如来乃以坐于四神足之座，才能快得善眠，而不起三毒，而般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阿罗毗祠之侧（尸舍婆林）。那个时候的气候乃极为寒冷，一切树木都已凋落。

在于那时，手阿罗婆长者子，曾经出城外，在城外经行（慢步），渐渐到了世尊所休止的地方来。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那位长者子白世尊说：「不审（未知）宿宵当中，能得善眠与否呢？」世尊告诉他说：「如是！童子！快善于睡眠的。」

这时，长者子白佛说：「现在为盛寒的时候，万物都凋落，然而世尊乃以草蓐为坐用之物，所穿的衣裳，也极为单薄，为甚么世尊作如是之说：『我乃快得善眠呢？』」世尊告诉他说：「童子！谛听！我现在要还问于你，你就随所知的回答于我。有如长者之家，乃牢治其所住的屋舍，并没有风尘的侵入。在那屋内又有篔簹，都为毳毼毼毡（毛织的细布类，都为刺绣的），事事都俱备，又有四位玉女，其颜貌都很端正，面如桃花，为世间所希有的，令人视之而不会厌足。也点燃好的明灯，这样的话，那位长者能快得善眠吗？」长者子回答说：「如是！世尊！有那么好的床卧，自会快得善眠的。」

世尊告诉他说：「云何呢？长者子！如果那个人本来快得善眠，但是有时生起欲心的话，则由于此欲意，而不得眠与否呢？」长者子回答说：「如是！世尊！如那个人生起欲意的话，就不得眠的了。」世尊告诉他说：「如他乃为欲意昌盛的，才会那样。现在的如来乃永尽无余，不再有那种根本，更不会再兴起了。云何呢？长者子！假如有瞋恚、愚痴等心之生起的话，岂能得到善眠吗？」童子回答说：「不得善眠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有三毒之心之故（贪瞋痴三毒）。」

世尊告诉他说：「如来今天已不再有此心，此心已经永尽无余，也没有根本了。童子！当知！我现在当会讲说四种之座。那四种呢？（一）有卑座，（二）有天座，（三）有梵座，（四）有佛座。童子！当知！卑座就是转轮圣王之座。天座就是释提桓因之座。梵座就是梵天王之座。佛座就是四谛之座。卑座乃向于须陀洹（入流向）之座。天座就是得须陀洹之座。梵座即为向斯陀含（一来向）之座。佛座就是四意止之座（四正勤）。卑座就是得斯陀含之座。天座就是向阿那含（不还向）之座。梵座就是得阿那含果之座。佛座就是四等心（四无量心）之座。卑座就是欲界之座。天座就是色界之座。梵座就是无色界之座。佛座就是四神足之座（集定断行具神足，心定断行具神足，精进断行具神足，我定断行具神足。）。

因此之故，童子！如来乃由于坐四神足之座之故，快得善眠。在于其中，并不起淫、怒、痴，由于不起此三毒之心，便能在无余的涅槃界，而般涅槃。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知道。因此之故，长者子！我已观察此义完具之故，才说如来乃快得善眠的。」

那时，长者子便说此偈而说：

相见日极久 梵志般涅槃 以逮如来力 明眼取灭度  
卑座及天座 梵座及佛座 如来悉分别 是故得善眠  
自归人中尊 亦归人中上 我今未能知 为依何等禅

（相见之日极为久长，梵志之般涅槃，由于逮得如来之力，乃能由于明眼而取于灭度。所谓卑座，以及天座，梵座以及佛座，如来都能分别解了，因此之故，才能得善眠。我自归依于人中尊，也归依于人中的人上人，我现在还未能得知，到底是依于那种禅定的呢？）

长者子作如是之语后，世尊曾经然可他（同意其说）。这时，长者子便作如是之念：世尊已印可我了，使我极怀欢喜之心，不能自胜。就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下而去。

那时，那位童子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四八

大意：本经叙述鹿头梵志虽然击髑髅而能辨别为男、为女，以及病源、药治、所生之处等事，惟不能辨认阿罗汉之骨，就跟从佛去出家，而证阿罗汉果。鹿头曾向佛说四界义有八界，命终之时，四大会各归其本。佛乃开示无常与有常不可并论，虽有八界，实为四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耆闍崛山中（王舍城外的灵鹫山），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从静室起来，由灵鹫山下来，随从的人为鹿头梵志，渐渐游行，而到了大畏冢之间来。那时，世尊曾拿起

死人的髑髅，授与梵志，而作如是之言：「你现在，梵志！你乃明解星宿之术，兼又能用医药去疗治众人之病，都能了解诸趣，同时也能知道人之死因与缘。我现在问你！这髑髅到底是那一个人的髑髅呢？是男人的呢？或者是女人的呢？又由于那一种病而取于命终的呢？」

这时，梵志就取那髑髅反复的观察，又用手取而击几下，然后白世尊说：「这是男子的髑髅，并不是女人的。」世尊告诉他说：「如是！梵志！如你所说的，这是男子的，并不是女人的。」世尊又问说：「由于什么原因而命终的呢？」梵志又用手捉而击几下，然后白世尊说：「此人为众病凑集，百节酸疼之故，而致于命终的。」世尊告诉他说：「应当要用甚么药方去疗治他呢？」鹿头梵志白佛说：「应当采取呵梨勒果（余甘子），并取蜜，去和它，然后饮服，这种病就会得愈的。」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如你所说的。假如此人能得用此药的话，就不会命终了。我再问你！此人这次命终之后，转生在于甚么地方呢？」这时，梵志听后，就又提起髑髅而击几下，然后白世尊说：「此人命终之后，已生三恶趣，并不生在于善趣。」世尊告诉他说：「如是！梵志！如你所说的，此人乃生三恶趣，不生于善趣。」

这时，世尊又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后，又问梵志说：「这是那种人？是男子

呢？是女人呢？」这时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髑髅为女人之身。」世尊告诉他说：「由于甚么疾病，而致于命终的呢？」这时，鹿头梵志又用手击几下，白世尊而说：「此女人乃怀妊之故，而致于命终的。」世尊告诉他说：「此女人为甚么缘故，而命终的呢？」梵志白佛说：「此女人乃由于产月未满，而产儿之故，致于命终的。」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梵志！如你所说的。我再问你，此女人怀妊而流产，到底要用甚么药方去治她呢？」梵志

白佛说：「像如此的病症的话，当须用好的酥醍醐，给她饮服，就能差愈的。」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如是！如你所说的。我再问你，现在这位女人，命终之后，到底转生在于甚么地方呢？」梵志白佛说：「此女人命终之后，已转生在于畜生之中了。」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梵志！如你所说的。」

这时，世尊又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然后问梵志说：「这是男的呢？是女的呢？」当时，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髑髅为男子之身。」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我再问你，到底是由于甚么疾病而致于命终的呢？」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人的命终，乃由于饮食过度，又遇暴下之故，致于命终的。」世尊告诉他说：「此病用甚么药方可以医治呢？」梵志白佛说：「三天当中，绝粮而不吃食的话，便能得以治愈的。」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我再问你，

此人命终之后转生在于甚么地方呢？」这时，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人命终之后，已转生在于饿鬼当中。所以的缘故就是：其意乃想着于水之故。」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

那时，世尊又更捉一髑髅，授与梵志，然后问梵志说：「这是男的呢？是女的呢？」当时，梵志又用手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髑髅乃为女人之身。」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我再问你，此人的命终，是由于甚么疾病的呢？」梵志又用手击它，然后白佛说：「当于生产之时，而取于命终的。」世尊告诉他说：「为甚么当生产之时，而取于命终呢？」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女人身，乃由于气力虚竭，同时又由于饥饿，才会致于命终的。」世尊告诉他说：「此人命终之后，转生在甚么地方呢？」

这时，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人命终之后，已转生于人道。」世尊告诉他说：「凡是饿死的人，欲转生于善处，是不会有道理的。如说她转生在于三恶趣，那是有道理的。」这时，梵志就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这位女人，乃为一持戒完具，而取命终的。」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那位女人之身，乃持戒完具，而取于命终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凡是有男子、女人，为禁戒完具的话，假如命终之时，当会趣于二趣的。不是天上，就是人中。」

那时，世尊又捉一髑髅，授与梵志，然后问而说：「是男的呢？是女的呢？」当时，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髑髅，乃为男子之身。」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像你所说的。然而此人到底是甚么疾病致于命终的呢？」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人并没有疾病，此人乃被人所害之故，致于命终的。」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

像你所说的，此人乃被人所害之故，致于命终的。」

世尊又告诉他说：「此人命终之后，生在于甚么地方呢？」这时，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此人命终之后，生在于善处的天上界。」世尊告诉他说：「如你所说的来看，则前论与后论，乃不相应的。」梵志白佛说：「为甚么缘故，说它并不相应呢？」世尊告诉他说：「凡是世间的男女之类，一旦被人所害而致于命终的，都会转生于三恶趣，你为甚么说他已生于善处的天上界呢？」梵志又用手去击它，

然后白世尊说：「此人乃奉持五戒，兼行十善，因此之故，致于命终之时，已转生于善处的天上界。」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持守禁戒的人，并没有犯其戒律的话，就会生于善处的天上界的。」

世尊又一再的告诉他说：「此人到底是受持几戒（若干的戒律），然后取于命终的呢？」这时，梵志又专精一意的排弃其

他的杂念，而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是受持一戒呢？不是呢？是二戒？三戒？四戒？五戒呢？不是呢？此人乃受持八关斋法（八戒）而取命终的。」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此人乃受持八关斋戒，而取命终的。」

那个时候，在东方的境界的普香山的南边，有一位名叫优陀延的比丘，在于无余涅盘界，而取般涅盘（入于无余的涅盘）。那时，世尊在于屈伸手臂之顷，到那个地方去取那位比丘的髑髅来授与梵志，然后问梵志说：「这是男的呢？是女的呢？」这时，梵志又用手去击它，然后白世尊说：「我观察此髑髅时，发见他本来并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观察此髑髅时，也不看见其又生，也不看见其又断，也不看见其周旋往来。所以的缘故就是：观察八方上下（十方），都并没有音向的。我现在，世尊！现在未审（不知）此人到底是那一个人的髑髅呢？」

世尊告诉他说：「止！止！梵志！你究竟不能认识是谁的髑髅的吗？你应当知道！此髑髅乃为无终、无始，并没有生死，也没有八方、上下所可以适住之处（不停留于三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东方的境界，在于普香山之南，有一位比丘名叫优陀延，在于无余涅盘界，而取于般涅盘（入于涅盘寂灭），是一位阿罗汉的髑髅的。」

那时，梵志听到这些话后，叹为未曾有，就白佛说：「我现在就是观察这些蚊子的虫类，其所从来之处，都均能知道，那些鸟兽的音向，也即能分别而知道是雄的，或者是雌的。然而我观察这位阿罗汉时，则永无所见，也不看见其来处，也不看见其去处，可见得如来的正法，实在是非常的奇特！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法之本，乃出自于如来的神口，然而阿罗汉，则出自于经法之本之故。」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梵志！如你所说的，诸法之本，乃出自于如来之口，而

假如就是诸天、世人、弊魔，或魔天，终究都不能得知阿罗汉所趣的地方的。」那时，梵志乃头面礼佛的双足，而白世尊说：「我乃能尽知九十六种之道（指外道）所趣向的，这些道理都能悉数晓知，但是对于如来之法所趣向的，实不能分别了知。唯愿世尊您！赐我得以在于道次！」（佛教的行列）。世尊告诉他说：「善哉！梵志！你要快修梵行，如学清净的梵行的话，就同样的，也没有人能知道你所趣向的地方的。」

那时，梵志就得出家学道，就在于闲静之处，去思惟道术（佛教的真理）。不久之后，即所谓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穿袈裟）而修持，而至于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胎之身，对于真理都能如实而知道。这时，梵志就这样的成就阿罗汉道。

那个时候，尊者鹿头，白世尊说：「我现在已知道阿罗汉之行所修之法了。」世尊告诉他说：「你是怎样知道阿罗汉之行

呢？」鹿头白佛说：「现在有四种之界。那四种呢？第一为地界，依次为水界、火界、风界。这就是，如来！就是所谓有此四界的。那个时候，人们如果命终的话，地就会属于地，水即自会属于水，火即自会属于火，风即自会属于风。」世尊告诉他说：「云何呢？此丘！现在到底为几何（若干）之界呢？」鹿头白佛说：「其实在的为四界，其义则为有八界。」世尊告诉他说：「为甚么为四界，而其义有八界呢？」

鹿头白佛说：「现在有四界，那四界呢？地、水、火、风，就是所谓的四界。而为

甚么其义为有八界呢？因为地界有二种的，或者为内地，或者为外地。它为甚么名叫做内地之种呢？所谓：发、毛、爪、齿、身体、皮肤、筋骨、髓、脑、肠、胃、肝、胆、脾、肾，这是所谓名叫做内地之种（自身）。甚么叫做外地种呢？诸所有的坚牢的东西（属物质的），不管是大小，都名叫做外之地种（外物），这名叫做有二种地界之种。

甚么叫做水种呢？水种也有二种，或者为内水之种，或者为外水之种。内水之种就是：涎、唾、泪、尿、血、髓，就是所谓名叫做内水之种。诸所有外物之软溺之物（液体、水性的），这名叫做外水之种。就名叫做二种的水种。

甚么叫做火种呢？所谓火种，也有二种的，或者为内火，或者为外火。甚么叫做内火呢？如所食之物，都会被消化，而没有遗余的，就名叫做内火。甚么为之外火呢？诸所有外物，都为盛热的物，就名叫做外火之种的。

甚么叫做风种呢？风种也有二种的，或者为内风，或者为外风。所谓唇内之风、眼风、头风、出息之风、入息之风，一切支节之间的风，这名叫做内风。甚么叫做外风呢？所谓轻飘、动摇、速疾之物，都名叫做外风。这就是所谓，世尊！就是所谓界有二种类，其实为有四，而数之为八的。像如是的，世尊！我观察此义，而知道人如命终之时，四种之界，都各归其本的。」

世尊告诉他说：「无常之法，也不会与有常之法为并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如地种为有二种，所谓或者为内，或者为外的。那时，内地之种是无常之法，是有变易之法。而外地种的，则有的为恒住，为不变易。这就是所谓地种有二种，而不与有常和无常相应的。其余的三大（水火风）也是如是，是不与有常、无常共相应的。因此之故，鹿头！虽为有八种，其实为四种类。像如是的，鹿头！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所谓一切色〔物质〕，包括内身与身外，也就是所有地水火风四大种，以及由四大种所造之色，都均为是无常，均为是变易之法，也是因缘所生之法。由于缘起，即是无常，是不断，无常之故，自不和有常相应，不断之故，不与无常相应。经文虽不明显的这样说明，但是不管那一乘的佛教，都是这样的提示。）

那时，鹿头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四九

大意：本经叙述有关于契经、律、阿毗昙（无比法，论）、戒等之四大广演之义。由之而能简别异力的比丘之说，或者非经本，或者是义说，或者是戒行和味相应，或者真正是佛说。因此，应当持心执意而行此四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有四大广演之义要说。那四种呢？所谓（一）契经，（二）律，（三）阿毗昙（无比法，等于是论），（四）戒，就是所谓的四种。比丘们！当知！如果有比丘从东方那边来，而会诵经，会持法，会奉行禁戒的话，他便作如是之语而说：『我能诵经，能持法，能奉行禁戒，同时也是博学多闻。』但是要知道！假如那位比丘有所说的，也不一定应该承受，是不足以笃信，应当要叫那位比丘来和他共论议，应该要案法而共论的。」

甚么叫做案法共论呢？所谓案法而论，就是：此四大广演之论，就是所谓契经、

律 阿毗昙 戒，应当向那位比丘讲说契经 布现律（说明律） 分别法（讲解法），如果在讲说契经之时，布现律之时，分别法之时，假若那布现的，确实和所谓与契经相应，与律相应，与法相应的话，便可以受持。倘若不和契经相应，不和律相应，不和阿毗昙相应的话，就应当回答而对那个人作如是之语：『你应当要晓得！这并不是如来所说的，因为你所说的并不是正经之本啊！所以的缘故就是：

我现在所说的契经 律 阿毗昙，和你所说的，都不相应之故。』由于不相应，就应当要问戒行的问题，假若不和戒行相应的话，就应当对那个人说：『这并不是如来之藏。』然后即应当发遣使他离去，这名叫初演大义之本。

又次，比丘！如果有比丘从南方来，而作如是之语：『我能诵经 持法，也能奉行禁戒，同时也是博学多闻。』但是假如那位比丘有所说，也不应承受，不足以笃信，应当要叫那位比丘来和他共论议。假如那位比丘有所说的，都不和义相应的话，就应当发遣他（叫他离去）。如果和义相应的话，就应该回答而对那人说：『这是义说，而不是正经之本。』那个时候，就应该采取其所说之义，而不可以受其经本。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义乃为解经之源而已之故，这就是所谓第二演大义之本。

又次！比丘！如果有比丘从西方来，说他能诵经、持法，能奉行禁戒，为博学多

闻的话，就应当向那位比丘讲说契经 律 阿毗昙。然而那位比丘正解味，而不解义的话，就应当对那位比丘作如是之语而说：『我们不能明白此语，到底是如来所说的呢？或者不是如来所说的呢？』如果讲说契经 律 阿毗昙之时，只解味，而不解义的话，则虽闻那位比丘所说，也不足以称誉为善，同时也不足以说它为恶。又应以戒行而试问他，如果与之而相应的话，就应念念而承受。所以的缘故就是：戒行和味相应，义不可以明之故，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演义。

又次！比丘！如果有比丘从北方来，说他能诵经 持法，能奉行禁戒而说：『诸位贤者！如果有甚么疑难的话，便来问义好了，我当会和你们解说的。』假如那位比丘有所说的话，并不足以承受，不足以讽诵，应当向那位比丘讯问契经 律 阿毗昙，以及戒，倘若共相应的话，就应当问义，假若又与义相应的话，就应当叹誉那位比丘而说：『善哉！善哉！贤士！这

真正就是如来所说的，义不错乱，都尽和契经 律 阿毗昙，以及戒，共为相应。』就当以法去供养，去善待那位比丘。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乃恭敬法之故，如果有人供养法的话，就等于是恭敬我了（指已恭敬佛）。如果有人观察法的话，就等于是观察我了（指佛）。因为有法，就等于是有我，有法，则等于有比丘僧，有法则等于有四部之众（出家男女二部众，和在家男女之二部众），有法就有了四姓之在于世间。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有法在世间，就在于贤劫中会有大威王之出现于世间，由是以来，便有了四姓之在于世间。

如果有法在世间的話，就有了四姓之在于世间。所谓刹利 婆罗门 工师 居士等种姓是。假若法在世间的話，便会有了转轮圣王之即位不断绝。如法在世间的話，便会有四天王之种，有了兜术天（知足天，第四层天） 艳天（夜摩天，第三层天） 化自在天（第五层天） 他化自

在天（第六层天），便会在在于世间。如法在世间的話，便会有了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之在于世间。如法在于世间的話，便会有了须陀洹果（预流果，初果） 斯陀含果（一来果，二果） 阿那含果（不还果，三果） 阿罗汉果（应供，无生，四果） 辟支佛果（独觉 缘觉） 佛乘（佛陀），便会出现在于世间。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好好的恭敬于法。对于那位比丘，应随时供养他，应供给其所须要，应当对那位比丘作如是之语而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今天所说的，真正就是如来所说的了。』这就是，比丘！就是有这四种大广演之义。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持心执意去行此四事，不可以有漏脱之处（不可不周备）。像如是的，诸比

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五〇

大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起兵去讨伐贼兵后，往诣如来之处，佛陀为他说：清旦早起、服油酥、服药、家业娉娶等四事，乃先苦而后乐。其次告诉比丘应修梵行、诵习经文、坐禅念定、数出入息等四事，也是先苦而后乐，能获得沙门的四果，故须用功去完成此先苦而后乐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波斯匿王在于清旦之时，曾率四种军兵，乘驾宝羽之车，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垂问大王说：『大王！你从甚么地方来的呢？又是一副尘土坌体的模样，同时又集四种兵，到底是有甚么缘故呢？』

波斯匿王白世尊说：「这次在此国界里，曾有贼兵之起，我乃在于昨天的半夜，兴兵去擒获贼人。因此，身体乃有些疲倦，而欲还回王宫，惟在中途又作如是之念：我应该先到如来之处，然后入宫为是。由于此事缘，而寤寐不安。现在因为坏灭贼兵，有此功劳的胜事，自然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因此之故，到这里来拜跪覲省的。倘如我在于昨夜之时，不实时兴兵的话，就不能擒获贼人的了。」

那时，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大王！如王你所说的。大王！当知！有四种事缘之本，为先苦而后乐的。那四种呢？(一)清旦早起，为之先苦而后乐；(二)如服油酥，则先苦而后乐；(三)如服药时，先苦而后乐；(四)家业娉娶，为先苦而后乐。这就是所谓，大王！就是有此四种事缘之本，为先苦而后乐的。」

那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世尊所说的，实在是非常的得其宜，实在有此四种事缘之本，为先苦而后乐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我今天观察此四事，乃如在掌中观看明珠那样，都是先苦而后乐之义的。」

那时，世尊即为波斯匿王演说微妙之法，去启发其欢喜之心。大王闻法后，白世尊说：「国事很多待办，欲还归王宫。」世尊告诉他说：「宜知是时候了。」这时，波斯匿王就从其座位站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绕佛的身边三匝，然后便退回而去。

大王离开后不久之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要为你们讲说有四种事缘之本，为先苦而后乐之事。那四种呢？(一)修习梵行，为先苦而后乐；(二)诵习经文，为先苦而后乐；(三)坐禅念定，为先苦而后乐；(四)数出入之息，为先苦而后乐。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行此四事的话，就为之先苦而后乐的。如有比丘行持这种先苦而后乐之法的话，必定应为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沙门，其后定会得果报之乐的。」

那四种呢？(一)如有比丘精勤于法，并没有欲念之恶法，都念持喜安，心游于初禅，就是为之初得沙门之乐。(二)又次，有觉、有观已息（寻伺都已消灭），内有喜心，专一精神，而念持无觉、无观之喜安，而游入于第二禅，就是所谓得第二沙门之果。(三)又次，没有念，心游于护，恒常自觉自知，觉身有乐，护念诸贤圣所喜望之乐（离喜妙乐），心游于第三禅，就是所谓的第三沙门之乐。(四)又次，苦乐都已尽，心已没有先前的忧戚之患，而无苦无乐，而护念清净（舍念清净），心

游于第四禅。这就是所谓有此四种沙门之乐。

又次，比丘们！如果有比丘，行持这些先苦而后获得沙门的四乐之报，而断灭三结（见 戒取 疑）之网的话，就会成就须陀洹（预流）果，而得不退转之法，必定会至于灭度（涅槃）。又次，比丘们！如果断除此三结，同时其淫、怒、痴也已微薄的话，就会成就斯陀含（一来）果，再来至于此世间一次，就必定会尽诸苦际（证涅槃）。其次，比丘们！如果有比丘，已断除五下分结（身见 疑 戒禁取 欲贪、瞋恚）的话，就会成就阿那含（不还）果，就会在于彼（色界天）进入于般涅槃，不免再来于此世间。

又次，比丘们！如果有比丘，其有漏已尽，而成就无漏，而心解脱、智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其身作证，而自游戏于其中，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能如实而知！这就是那些比丘修持这种先苦之法，之后即获得沙门的四果之乐的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去成就此先苦而后乐之果。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五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用四喻去喻四种沙门之果。须陀洹如黄蓝花，朝取而暮长。斯陀含如邠陀利花，晨朝剖花，向暮即萎死。阿那含为柔软。阿罗汉即为柔软中之柔软。因此，教人求方便，在于柔软中，作柔软的沙门。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的人出现于此世间。那四种呢？（一）有类似于黄蓝花的沙门，（二）有类似于邠陀利华（白莲华）的沙门，（三）有类似于柔软的沙门，（四）有类似于柔软中的柔软的沙门。

他为甚么叫做类似于黄蓝花的沙门呢？或者有一人，已断除三结使（三结、烦恼），而成就须陀洹，为不退转之法，必定会至于涅槃，极迟（最慢）的，则经过七死七生（转生于人与天各七次），或者又转生于家家（断欲界九品思惑中的三四品时，或在天中受生二三家，或在人中之三二家受生，然后方得斯陀含果），或者为一种（一间。指已断七八品思惑，唯第九品之间隔，故为一间，或一种）犹如黄蓝之花，朝取而暮长那样。这种比丘也是如是，其三结使已尽，而成就须陀洹果，为不退转之法，必定会至于涅槃，极迟的时间，乃经七死七生（人天各七次），如果求方便而有勇猛之意的话，就只转生于人天之家家（二三家），为一种（一间），便成就其道迹（道果），这就是所谓名叫黄蓝花的沙门。

他为甚么名叫邠陀利花的沙门呢？或者有一人，其三结使已断灭，其淫、怒、痴也已微薄，而成就斯陀含，再来至于此世间，而尽于苦际。如小迟的话，就再来至于此世间，而尽诸苦际。假如其中，为勇猛精进的话，就在于此间尽诸苦际，有如邠陀利花，在于晨朝剖其花的话，即在于向暮之时，就会萎死，这就是所谓邠陀利花的沙门。

他为甚么叫做柔软的沙门呢？或者有一人，已断除五下分结，而成就阿那含，就在于那个地方（指色界天）般涅槃，不免再来此世间，就名叫做柔软的沙门。

他为甚么叫做柔软中的柔软之沙门呢？或者有一人，其有漏已灭尽，而成就无

漏，而心解脱、智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自身作证，而自游戏于其中。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胎，能如实而知。这就是所谓柔软中的柔软之沙门。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有此四种人出现于此世间。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在于柔软中，而作柔软的沙门。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修陀修摩均 宾头卢翳手 鹿头广演义 后乐柔软经

（1.修陀经，2.3.修摩均经〔均在于下面第二十二卷之须陀品里〕，4.宾头卢经 5.翳经，6.手经，7.鹿头经，8.广演义经，9.后乐经，10.柔软经，即在于此声闻品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一

### 苦乐品第二十九

概要：首先说明在世间里，有先苦后乐、先乐后苦、先苦后苦、先乐后乐之四种人。依次为：有：身乐、心不乐，心乐、身不乐，心身都不乐，身心均为乐的四种人。有四梵之福之事，四食之事，四辩之事，四不可思议之事，四神足、四起爱之事，印度的四大河、四姓、四等心之事。

### 二五二

大意：本经叙述世间有四种人：1.先苦而后乐的人。虽出身为卑贱，但是知道有善恶果报，而勤修福业。2.先乐而后苦。出身虽在望族，但怀邪见，不信罪福等事。3.先苦而后也苦。生在贫贱家，又不修持禁戒的人。4.先乐而后也乐。出生于富贵之家，又能具足正见，而勤修福业的人。如欲先乐而后也乐的话，就应行布施之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世里，有四种人出现于世间。那四种呢？1.或者有人先苦而后乐；或者有人先乐而后苦，3.或者有人先苦而后也苦，4.或者有人先乐而后也乐。

(一)甚么人叫做先苦而后乐呢？或者有一人，生在于卑贱的家庭，或者为杀人之种（杀生为业之家），或者为工师之种，或者出生在于邪道之家，以及其余贫贱之家，衣食均不充足，那个人就是生在于这些家庭的任何一种里。虽然如是，但是那个人却并没有邪见，他乃为有如下之正见的人：有布施、有受施，有现在世、有后世，有沙门、婆罗门，有父、有母，世间有阿罗汉等人之受教者，也有善恶的果报。他如果看见有极富之家的话，就由之而知道乃为昔日的布施之德的果报，乃为不放逸的果报。他如果又看见没有衣食之人的家庭时，就知道此人们乃不作布施功德，因此，才会恒值贫贱的。我现在同样的也是值遇贫贱，并没有充足的衣食，这都是由于曩日（往昔）不造福之故，也是常于诳惑世人，行放逸之法，缘于这些恶行的果报，现世才会遭值贫贱，才会衣食都不充足。如果又看见沙门、婆罗门之修善法的话，便会向他求忏悔，便会悔改既

往之所作的。如果他又有其所有之遗余的话，就会与人等分（布施与人），因此，此种人，如身坏命终之时，定会生于善处。如果生在人中的话；就会多财饶宝，不会有所乏短。这就是所谓这种人乃先苦而后乐。

甚么人为之先乐而后苦呢？于是（是这样的），或者有一人生在于豪族的家庭，或者为刹利种，或者为长者之种，或者为大姓之家，以及那些富贵之家，衣食都充足，他便是生在于这种家庭的。但是此人却常怀邪见，以及也和边见（断、常之边见），和共相应（符合）。这种人便会有这些见解的：无施、无受者（布施与受布施的人，都不会有甚么因果关系），也没有今世、后世的果报，也无父母，世间并没有所谓阿罗汉，也没有得证的人，同时也没有甚么善恶的果报。此人有这些邪见，如果看见富贵之家的话，就会作如是之念：此人久来就有这些财宝而已！（并不是作善的果报）。看见男人就连想起：

此人是男人，恒久都是男人，女人恒久都是女人，畜生，即永久都是畜生。都不爱好布施，不修持戒律。他如果看见沙门、婆罗门之奉持戒律的人的话，就会生起瞋恚之心：此人为虚伪的人，那里当会有福报之应呢？这种人，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定会生在于地狱之中。倘若得作为人的话，也会生在于贫穷之家，没有甚么衣食，身体都常裸露，衣食都不充足。这就是所谓此人乃先乐而后苦。

甚么人为之先苦而后也苦呢？于是（是这样的），有一种人生在于贫贱之家，或者杀人之种（杀生为业），或者为工师之种，以及诸下劣之家，并没有甚么好的衣食，这种人就是出生在于这种家庭。同时此人也是身抱邪见（拨无因果），和边见（断常之见）共为相应（执着死后甚么也没有之断见，执着人永远就是人，畜生永远就是畜生的常见）。因此，这种人便有了如此的邪见：无施的人的福报，也没有受施的人的因果关系，也没有今世、后世

等善恶的果报，也没有父母（父母自会生人的，不是有甚么因缘果报的），世间也没有甚么阿罗汉。这种人不爱好布施，不奉持禁戒。如果又看见沙门、婆罗门的话，就会兴起瞋恚心，而向于贤圣之人。这种人看见贫困的人时，就会说：久来就有的事；看见富贵的人，同样也会说：久来就有的事，见父之时，为之：往昔就是父；见母之时，也同样的：往昔就是母（都是自然的定律，不是甚么因缘所生之法，总之，不信因果就是！）这种人身坏命终后，会生于地狱之中；假如转生在人中，也是极为贫贱，衣食都会不充足的。这就是所谓此人乃先苦，而后也是苦的。

那一种人为之先乐而后也乐呢？或者有一种人，乃生在于富贵之家，或者为刹利种，或者为梵志之种，或者生在于国王之种，或者生于长者之种，以及生在于那些饶财多宝的家庭，所生之处，一切都不会有乏短（不短缺），这种人就是生在于

这种家庭的。同时，此人又是一位有正见，并没有邪见的人。此人便有了如下之见：有布施的人，也有受施的人，有今世，也有后世，世间有沙门、婆罗门，也有善恶的果报，有父、也有母，世间也有阿罗汉。这种人如又看见富贵之家，饶财多宝之人的话，便会作如是之念：此人乃往昔之时，曾行布施之所致的。如又看见贫贱之家之时，会作如是之念：此人在于往昔之时，都由于不布施之故。因此之故，我现在应随时布施，不可使后来更生为贫贱之家才对。这种人乃常喜好惠施于人，如遇见沙门、道士之时，就会随时问讯可否之宜（问安，是否吉祥如意？）会供给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疗，都统统会惠施与人。如果为命终之后的话，就会生在于善处的天上，假如生在于人中之时，定会生在于富贵之家，会饶财多宝。这就是所谓此人乃先乐，而后也为乐的人。」

这时，有一位比丘白世尊说：「我观察现在世的众生，确实有先苦而后乐的，也  
有众生在于今世当中，先乐而后苦的，更有众生在于今世当中，先苦而后也苦的，也有众生先乐而后也是乐的。」那时，世尊告诉那位比丘说：「有这因缘，使那些众生之类，先苦而后乐，也有这类众生，先乐而后苦，更有如是的众生，先苦而后也是苦，当然也有众生先乐而后也是乐的因缘。」

比丘白佛说：「又为甚么因缘，会先乐而后苦？又由于甚么因缘，会先苦而后乐的呢？又有了甚么因缘，会先苦，而后也是苦呢？又有甚么因缘，先乐，而后也是乐呢？」

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当知！如人的寿命为百岁，这正是以十乘十的数目而已！如使其寿终，也是经过冬、夏、春、秋而已的。若复（再者），比丘！在百岁的中间，或者作诸功德，或者在百岁之中，造诸恶业，作诸邪见，则会在于异时（不同的季节），或者是冬季受乐，而夏季是受苦的。如百岁之中，具足了功德，未曾有短少，然而又在于其中，在于百岁之内，作诸邪见，造不善之行的话，就会先受其罪报，后受其福报的。假若在于少时作福，长时间作罪业的话，就会在于后生之时，少时受福，长时受罪（受福报的时间少，受恶报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又为少时作罪业，长时也同样的作罪业的话，这种人在于后生之时，定会先苦，而后也会苦的。假若在于少时作诸功德，分段而布施（长时也作诸功德，也分段布施）的话，这种人的后生定会先乐，而后也会乐的。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由于此因缘，先苦而后乐，也由于此因缘，先乐而后苦，更由于此因缘，先苦，而后也是苦，又由于此因缘，先乐，而后也是乐的。」

比丘白佛说：「唯然！世尊！如果有众生，欲先乐，而后也乐的话，就应当实行布施，去求此先乐而后乐！」世尊告诉他说：「如是！比丘！如你所说的，如果有众生，欲成就涅槃，以及阿罗汉道，乃至佛道的话，应当在于其中，去实行布施，去作诸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五三

大意：本经叙述有四种人：**1.**身乐心不乐的人，为曾作的凡夫，对于四事无缺乏，但是不能免除恶趣。**2.**心乐身不乐的人，阿罗汉不作功德（只修持，不造福），于四事供养不能得具足，但是能免除恶趣。**3.**身心俱不乐的人，凡夫之人，又不作功德，四事都短乏，又不能免于恶趣。**4.**身心俱

乐的人，为兼作功德的阿罗汉，四事供养并不缺乏，又能免于恶趣。当应学习身心俱乐的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人出现于世间。那四种呢？(一)或者有一种人，身乐，而心不乐。(二)或者有一种人，心乐，而身不乐。(三)或者有一种人，心也不乐，身也不乐。(四)或者有一种人，身也乐，心也乐。

那一种人为之身乐而心不乐呢？于是（是这样的）：作福的凡夫之人，对于四事，而供养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都没有所短乏。但是仍然免不了饿鬼、畜生、地狱之道，也不能免除落入恶趣之中。这就是所谓这种人乃为身乐而心不乐的人。

那一种人为之心乐而身不乐呢？所谓阿罗汉不作功德之类的人，于是（因此），对于四事供养之中，不能自办，终皈不能

有所得（指饮食、卧具、衣服、医药等四事，不能充实），但是乃能免除地狱、饿鬼、畜生之道，有如阿罗汉的唯喻比丘那样。这就是所谓此人的心乐，而身不乐。

那一种人为之身也不乐，心也不乐呢？所谓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能得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等四事的供养，又不能免除地狱、饿鬼、畜生之道。这就是所谓此人乃为身也不乐，心也不乐的人。

那一种人为之身也乐，心也乐呢？所谓作功德的阿罗汉，对于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等四事供养，并不会有所短乏，又能免除地狱、饿鬼、畜生等恶道。所谓尸波罗比丘是。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在世间里，有此四种人。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应当学习如尸波罗比丘那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五四

大意：本经叙述如起塔、治故寺、和合圣众、请转法轮等四事成就的话，就能受梵天之福。其次说明梵天之福为无量，如欲求此福的话，就应以方便，去成就其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当会讲说四种会受梵天之福报的事。那四种呢？(一)如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在于未曾兴起偷婆（塔、寺）之处，在那个地方能盖起偷婆（塔、寺）的话，就是所谓初梵之福（第一种能生在梵天的福德）。(二)又次，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能够补治故寺（缮修旧寺）的话，这是所谓第二种的能受梵天之福。(三)又次，有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和合圣众的话，就是所谓第三种之能受梵天之福。(四)又次，如多萨阿竭（如来）初转法轮时，诸天、世人之劝请佛陀大转法轮的话，就是所谓第四种能受梵天之福。这就是所谓四种能受梵天的福德。」

那时，有异比丘白世尊说：「梵天的福报，到底为多少呢？」世尊告诉他说：「谛听！谛听！（你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中之义，我现在当会为你解说。」诸比丘回答说：「如是！」

世尊告诉他说：「阎浮的里地（吾人所住的地方），东西方为七千由旬，南北方为二万一千由旬，地形有如车辆，在此里面的众生所有的功德，正可和一转轮王的功德相等的瞿耶尼（西牛货洲）的纵广为三十二万里，地形有如半月（月眉）。比丘！当知！阎浮地（南瞻部洲）的人民，以及一位转轮王的功德，正可和那边的一人之福德相等。又次，比丘！弗于逮之地（东胜身洲）纵广为三十六万里，地形乃方正的，总计阎浮里地，以及瞿耶尼的二方的福德，更不如那弗于逮的一人之福的。比丘！当知！郁单曰（北俱卢洲）的纵广为四十万里，其地形乃如满月，总计三方（东西南方）的人民之福，仍旧不如郁单曰的一人之福。

比丘！当知！总计四天下（四大洲）的人民之福，仍然不如四天王（第一层天）之德；总计四天下的人民之福，以及四天王，依然不如三十三天（第二层天）之福；合计四天下，以及四天王、三十三天，仍然不如释提桓因（帝释天）一人之福；合计四天下及四天王，以及三十三天，和释提桓因，仍旧不如一艳天（夜摩天，第三层天）之福；合计四天下及四天王、三十三天、释提桓因，以及艳天，仍旧不如一兜术天（第四层天）之福；合计从四天下，乃至于一兜术天之福，仍旧不如一化自在天（第五层天）之福；合计从四天下，乃至化自在天之福，仍然不如一他化自在天之福（第六层天）；总计从四天下，乃至他化自在天之福，仍旧不如一梵天王之福德的。

比丘！当知！这就是梵天的福德。如有善男子、善女人，寻求其福报为几何的话，这就是其数量啊！因此之故，比丘们！欲求梵天之福的话，就应当求方便（认真用功），去成就其功德。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五五

大意：本经叙述有抆食（段食）、更乐（触）食、念食、识食等四种食。众生都以此而流转生死的。因此，应力求学修以期舍离此四种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众生之类，为有四种之食，而得以长养众生的。那四种呢？所谓1.抆食（段食），或者为大（粗），或者为小（细），2.更乐食（触食），3.念食（思食），4.识食，这就是所谓四种食（包括食物、原因、素材等，得以为众生的长养之营养对象）。

（一）为甚么名叫抆食呢？所谓抆食，就是如现在的人类中所食的那样，诸入口的东西，都可以食噉的，就是名叫抆食（指普通一般的物质的食物）。

（二）为甚么名叫更乐食（触食）呢？所谓更乐食，就是指衣裳、伞盖（遮头身之冠）、杂香华、熏火，以及香油，和与妇人而集聚的其余身体上所更乐的对象，就是名叫更乐之食（触食，为触觉之素材）。

(三)为甚么叫做念食（思食）呢？在于诸意当中所念想的，所思惟的，或者用口说，或者以体触，以及诸所持之法，就名叫做念食（思食，为记忆的素材者）。

(四)为甚么叫做识食呢？所谓所念之识，就是意之所知。以梵天为首，乃至有想、无想天，都是以识为食的，这就叫做识食（为意识的素材的）。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有此四种食，众生之类都以此四食而流转于生死中，从现在世，拖至于后世。因此之故，诸比丘们！都应当舍离此四食。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五六

大意：本经叙述有义辩、法辩、辞辩、应辩等四辩。摩诃拘絺罗乃具有了此四辩，能与四部众广为分别演说。因此，都应如拘絺罗，而成就四辩才。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辩才。那四种呢？所谓义辩、法辩、辞辩、应辩是。」

(一)甚么为之义辩呢？所谓义辩，就是彼彼（各各）之所说，不管是天，或者是龙，或者是鬼神之所说的，都能一一分别其义，就名叫做义辩。

(二)甚么为之法辩呢？对于如来所说的十二部经，所谓契经、祇夜（重颂）、本末（佛弟子事）、偈（孤起颂）、因缘、授决（记别）、己说（无问自说）、造颂（譬喻）、生经（佛往昔事）、方等（方广义）、合集（论义）未曾有，以及诸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为诸法之实，而不可以沮坏（不能败坏），所可总持的（总一切法，持无量义），就名叫做法辩。

(三)甚么为之辞辩呢？如从前的众生，长短之语，男的语，女的语，佛的语，梵志、天、龙、鬼神等众生之语，或者是阿须伦（阿修罗）、迦留罗（金翅鸟）、甄陀罗（紧那罗，疑神），他们所说之语，都能随着其根原，而与其说法，就名叫做辞辩。

(四)甚么叫做应辩呢？当说法的时候，并没有怯弱，没有畏惧，能和悦四部之众，就名叫做应辩。

我现在当教敕你们，就应当如摩诃拘絺罗（大膝，舍利弗舅）那样。所以的缘故就是：拘絺罗乃有如此的四种辩才，能与四部之众广为分别说法。如我今天观察大

众当中，已得四辩才的人，并没有人能够出于拘絺罗的左右的。如此四种辩才，乃为如来之所有的，因此之故，应当求方便，去成就此四种辩才。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五七

大意：本经叙述众生、世界、龙国、佛国境界等四事，为不可思议。然而思议此四事时，乃没有善的根本，唯有令人狂惑，心意错乱，起诸疑结而已，并不能修得梵行，不能至于涅槃之处。应当思议四谛，因为四谛有义理，能修得梵行，行沙门法，而得至于涅槃之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事，终究为不可思议之事。那四种呢？（一）众生不可思议；（二）世界不可思议；（三）龙国不可思议；（四）佛国的境界不可思议。所以的缘故就是：并不能由于此处（不能由于思议这些事）而得至于涅槃之故。

（一）甚么为之众生不可思议呢？如这些众生到底是从甚么地方而来的？到底会到甚么地方去？又到底是从甚么而起的？从这里命终之后，当会生在于甚么地方？像如是的，就是众生的不可思议。

（二）甚么为之世界不可思议呢？诸有邪见的人会有如下的疑虑：世界会断灭？世界不会断灭？世界为有边？世界为无边？人的命，即是身？不是命，不是身？是梵天之所造的？为诸大鬼神作此世界的吗？」

那个时候，世尊曾经说此偈而说：

梵天造人民 世间鬼所造 或能诸鬼作 此语谁当定  
欲恚之所缠 三者俱共等 心不得自在 世俗有灾变

（所谓梵天会造人民，所谓世间为鬼所造的，或者诸鬼神能造作此世界，这些话，是谁所定的呢？老实说，被贪欲、瞋恚等烦恼所缠之事，即梵天、人、诸鬼神之三，都是同样不能脱免的事。如心不得自在的话，即世俗自会有灾变的（因缘所生法，不是谁能造作的。）

像如是的，比丘！世界乃为不可思议的。

（三）甚么为之龙界不可思议呢？所谓：为甚么？这些雨滂，乃从龙口所出的呢？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雨滂并不是从龙口所出的缘故。为从眼睛、耳朵、鼻子所出的吗？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的缘故就是：雨滂乃不从眼睛、耳朵、鼻子所出之故。可说都是龙意之所起念而造成的。如其念为恶，也会降雨，如其念为善，也会降雨的。也由于行本之故，而作此雨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现今须弥山腹有天，名叫大力，能知众生之心之所念，也能作雨。但是雨，却不是从此天之口所出，也不是从其眼、耳、鼻所出的，都由于此天具有了大神力之故，而能作雨滂的。像如是的，比丘！龙境界乃不可思议。

（四）甚么为之佛国境界不可思议呢？所谓：如来之身，到底是父母所造的呢？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之身，乃为清净无秽，为受诸天之气的。其次，是为人所造的吗？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之身，乃超过于人行之故。如来之身，是天身吗？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之身乃为不可造作，并不是诸天所及的缘故。如来的寿为短小的吗？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乃有四神足之故（集定、心定、精进、我定等断行神足）。如来为长寿吗？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然而如来本来又与世间周旋（出生在人间，和世人同为肉体的生存着），也与善权方便相应。因此，如来之身，乃为不可摸则，不可以说他为长、为短，音声也不可以法则。如来的梵音，如来的智慧、辩才，都不可思议，并不是世间的人民所能及的，像如是的，佛的境界乃为不可思议的。

就是如是的，比丘们！就是有如是的四处不可思议，并不是常人之所能思议的。而且此四事乃没有善的根本，（并不是思议此而作为福善之缘），也不能由此思议而得修梵行，不能因此而至于休息之处，乃至不能达到涅槃之处，唯有令人狂惑，心意错乱，起诸疑结而已。

所以的缘故就是：比丘们！当知！在过去久远之时，于此舍卫城中有一位凡人，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当思议世界。这时，那个人就出舍卫城，到了一华池的水边，结跏趺而坐，去思惟世界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首先思惟此世界是怎么成的？依次为：此世界会怎样败坏呢？是谁造此世界的呢？这些众生之类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死后会到甚么地方去呢？是甚么时候生的呢（何时开始有这些众生）？这时，那个人正在思议那些事情。在于那时，那人便看见池水中有四种兵的出入（四种军队正在来来往往）。这时，那人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好似狂惑，心意错乱了，世间没有的东西（指水中兵），我现在却看得很清楚。

当时，那人就归到舍卫城，在于里巷当中作如是之说：『诸位贤者！当知！在世界不会有的，我现在却看见的非常的清楚。』这时，众多的人回答说：『甚么为世间没有的，你现在却看见呢？』

这时，那人回答众人说：『我曾经作如是的思惟：世界为从甚么而生的呢？因此，便出了舍卫城，到一华池之侧，去作如是的思议：世界到底是从甚么而来的呢？是谁创造此世界的呢？这些众生之类

到底是从甚么地方而来的呢？为甚么人所生的呢？如果命终之后当会生到那里去呢？我当思议这些事情之时，在于那时，便见池水里面有四种兵正在出入，世界里不会有的事，我却看得非常的清楚。』这时，众多的人回答说：『像你这种人实在是狂愚的人。池水之中，那来的四种兵呢？在诸世界的狂愚当中，你就是最为其上的人！』

因此之故，比丘们！我观察这些事情后，才会因此而告诉你们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思议这些事，并不是善本功德，也不得修梵行，同时也不能得至于涅槃之处。而且思议这些事时，就会使人狂惑，心意会错乱。不过，比丘们！当知！那个人实在看见过四种之兵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在往昔之时，诸天曾和阿须伦（阿修罗，非天）共斗争，当共斗之时，诸天乃得胜利，阿须伦则不敌。这时，阿须伦便怀恐怖，就化其身形使其变为极小之物，就从莲藕根孔之中过去。此为佛眼之所见的，并不是其余的人所能及的。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思议的就是四谛。所以的缘故就是：此四谛乃有义、有理，可以依之而得修梵行，而行沙门之法，而得至于涅槃。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该舍离此世界之法，应当求方便去思议四谛。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五八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欲知一切众生的内心所思念的话，就应修习自在、心、精进、戒等四种的三昧行尽神足。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神足，那四种呢？(一)自在三昧行尽神足，(二)心三昧行尽神足，(三)精进三昧行尽神足，(四)戒三昧行尽神足。」

(一)为甚么叫做自在三昧行尽神足呢？所谓诸有的三昧，为自在，能随意念之所欲，随心之所乐，使身体能够轻便，能够隐形为极细的，就是叫做第一的神足。

(二)甚么为之心三昧行尽神足呢？所谓心所知的法，乃遍满于十方，就是石壁也都能通过，并没有所罣碍（没有障碍的对象），这就是名叫心三昧行尽神足。

(三)甚么叫做精进三昧行尽神足呢？所谓此三昧乃没有懈倦，也没有所畏，唯有勇猛之意，这就是所谓的名叫精进三昧行尽神足。

(四)甚么名叫戒三昧行尽神足呢？诸有三昧，乃知众生的心中所念的，那些生时、灭时，都能一一知道。对于有贪欲心，或没有贪欲心；有瞋恚心，或没有瞋恚心；有愚痴心，或没有愚痴心；和那些有疾心、无疾心，有乱心、不乱心，有少心、无少心，有大心、无大心，有量心、无量心，有定心、无定心，有解脱心、无解脱心，一切的一切，都能了知，这就是所谓名叫戒三昧行尽神足。

像如是的，比丘们！有此四种的神足。如果欲知一切众生的心中所念的话，就应当修行此四种神足。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五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比丘，有四种会起爱之法，如四事供养时，会生贪染爱着。如果生起爱着的不善法时，就不可以亲近，假如心不生爱着的善法之时，就可以亲近。欲使施主获得功德，受福无穷，而得甘露。故应亲近善法，除去恶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会生起爱贪之法，如比丘爱起时，便会跟之而生起的。那四种呢？(一)比丘会缘于衣服之故，便会起爱念的；(二)由于乞食之故，便会起爱念的；(三)由于宝座之故，便会起爱念的；(四)由于医药之故，比丘便会起爱念的。这就是所谓，比丘！有如此四种的机缘，而会起爱念之法，会有所染着的。」

(一)如有比丘贪着于衣裳的话，我就不会赞说此人。所以的缘故就是：在他未得

衣时，就会生起瞋恚之心，会兴想着之念。(二)如有比丘贪着于食的话，我就不会赞说此人。所以的缘故就是：在他未得乞食之时，便会兴起瞋恚之心，会兴想着之念。(三)如有比丘贪着于宝座的话，我就不会赞说此人。所以的缘故就是：在他未得床座之时，便会生起瞋恚之心，会兴想着之念。(四)如有比丘贪着于医药的话，我就不会赞说此人。所以的缘故就是：在他未得医药之时，他便会兴起瞋恚之心，会起想着之念。

比丘！当知！我现在会说有关于衣裳等各有二事，其中应当亲近，其中即不当亲近的二事。甚么为之当亲近？甚么为之不当亲近呢？(一)如得衣裳，而极为爱着于衣裳，而会起不善法的，就不可以去亲近；假如又得衣裳，而能起善法，其心不爱着的话，这就可以亲近的了。(二)如乞食时，起不善之法的话，这乃不可以亲

近；假如乞食时，能起善法的话，这就可以亲近的了。(三)如果得宝座时，起不善之法的话，这乃不可以亲近；假如得宝座时，起善法的话，这就可以亲近的了。(四)得医药时也同样的道理。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亲近善法，而除去恶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应欲使檀越施主获得其功德，受福无穷，得甘露之寂灭！」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衣裳用布施 饮食宝座具 于中莫起爱 不生诸世界

(对于用衣裳来布施你时，或者饮食、床卧具等〔包括医药〕布施给你与否时，都不可在这些东西里面起爱染〔包括瞋恚〕之心，这样就不会再转生于诸世界的了。)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六〇

大意：本经叙述四姓弟子之剃除须发，都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学道的话，就会消灭其本来的名字，都同样的称为释迦的弟子。如四大河之入于大海那样，就不再有其本名字，唯名为海耳。因此，当求方便，得作释迦的弟子。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今有四大河水，都从阿耨达泉（译为无热，在雪山北）所流出来的。那四大河呢？所谓(一)恒伽（恒河，发源于雪山，流经中印度，后注入于孟加拉国湾。恒河流域为佛弘法的要处。又被称为福河，传说入河洗浴可除罪垢），(二)新头（信度，译为验，就是印度河。发源于西藏的西南隅的开拉斯山附近，后注入于阿拉伯海，所谓犍驮罗国，就是位于此河的流域），(三)婆叉（缚刍，译为胸，发源于帕米尔高原〔葱岭〕，后注入于阿拉尔海，古代的都货罗国与汉代的大夏国，均位于此河的流域），(四)私陀（悉陀，译为冷，发源于伊息库尔湖南方的高源，后注入于阿拉尔海）。那恒伽之水，乃由牛头口而出，向东而流，新头之水即向南而流，由狮子口出，私陀河则西流，而由象口中出，婆叉之水乃北流，而由马口中而出。

这时，四大河水乃绕阿耨达泉后，恒伽河即入东海，新头河即入南海，婆叉河乃入西海，私陀河乃入于北海。那个时候，四大河已流入于海后，就已没有本来的名字，都唯有名叫大海而已。这也是如是的，在世间里有四种之姓。那四种呢？所谓(一)刹利（王种），(二)婆罗门（净裔，神职），(三)长者，(四)居士等种姓是。此四姓在于如来之处，如果剃除须发，着三法衣，而出家学道的话，就再也没有其本姓，都叫他为沙门释迦弟子而已。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的众弟子，即犹如大海，四谛的真理，即如四大河，能除去结使（烦恼），而入于无畏的涅槃城。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凡是诸四姓当中的任何人，如果剃除须发，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学道的话，他就当会消灭其本来的名字，都应自称为释迦弟子。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今正正就是释迦的弟子，乃从释种中出家学道的。比丘们！当知！如果欲论生子之义的话，就应当名叫沙门释迦子是。所以的原因是甚么呢？因为生，均由于我而生，都从法而起，从法而成之故。因此之故，比丘们！当应求方便，得

以作为释种之子。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四姓通常都以婆罗门、刹利、毘舍（商贾）、首陀罗（工人）出现，这里虽名有异，而义即为一。

## 二六一

大意：本经叙述慈悲喜护（舍）之四等心，也就是四无量心，另名为四梵堂。如果欲度欲界的诸天，而处于无欲之地的话，当求方便，成就此四梵堂。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等心。那四种呢？所谓（一）慈，（二）悲，（三）喜，（四）护（舍）是。此四等心为甚么缘故又名叫做梵堂呢？比丘！当知！有梵天、大梵天，名叫千，并没能与相等的，没有能过其上的，能统千的国界，是他（指梵天）的堂之故，名叫梵堂。比丘们！此四梵堂所有的力势，乃能观此千的国界，因此之故，名叫梵堂。

由于此故，诸比丘们！如果有比丘欲度过欲界之天，欲处于无欲之地的话，则四部之众，就应求方便，去成就此四梵堂。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一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二

## 须陀品第三十

概要：首先为佛陀与须陀比丘之问答，依次为世尊教诫在说法中而伸其脚作大睡眠的老比丘之事，满财长者子娶给孤独长者之女一修摩提，因之而为机缘，而至于皈依佛陀之事。

## 二六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曾问须陀沙弥有关于如下之事：有常色、无常色，有漏义、无漏义，聚法色、散法色，受义、阴义，有字、无字，这些各为一义，或有若干义呢？须陀乃能演法不碍滞，没有怯弱。佛陀乃赞可他，听许其为大比丘！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国的波沙山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曾于清旦之时，从静室起来，到了室外去经行（慢步）。这时，须陀沙弥在于世尊的后面经行。当时，世尊曾还顾，而对这位沙弥说：「我现在欲问你有关于教义之事。你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须陀沙弥回答说：「如是！世尊！」

这时，世尊告诉他说：「有常色，以及无常色，这是同为一义呢？或者为有若干之貌呢？」须陀沙弥白佛说：「有常色，以及无常色的话，此义乃为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有常的色，就是内，无常的色，是属于外，因此之故，其义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你所说的为正确的（快说此义）！有常色与无常色，其义乃为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云何（世尊再问）？须陀！有漏之义，和无漏之义，是同为一义呢？或者为若干不同之义呢？」须陀沙弥回答说：「有漏之义、无漏之义，是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有漏之义，就是生死的结使（烦恼），无漏之义，乃是涅槃之法（寂静，解脱生死）。因此之故，其义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须陀！如你所说的，有漏是属于生死，无漏乃是涅槃。」

世尊又告诉他说：「聚法与散法，到底是同为一义呢？或者为有若干之义呢？」须陀沙弥白佛说：「聚法之色，与散法之色，此义为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所谓聚法之色，乃为四大的形，散法之色，即为苦尽之谛（灭谛）。由此而说，即义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聚法之色，与散法之色，其义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云何（世尊再问）？须陀！受之义，与阴之义，是同为一义呢？或者为有若干之义呢？」须陀沙弥白佛说：「受与阴之义，为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受，是无形而不可以看见的，阴，是有色相，可以看见的。因此之故，其义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须陀！如你所说的，受之义、阴之义，其事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世尊告诉他说：「有的字、无的字，其义为有若干呢？或者同为一义呢？」沙弥白佛说：

「有的字，和无的字，其义为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有的字，乃为生死之结，无的字，即为涅槃。由此而说：其义乃有若干的不同，并不是同为一义的。」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须陀！如你所说的，有的字，就是生死，无的字，就是涅槃。」世尊又告诉他说：「云何？须陀！为甚么缘故名有之字叫做生死，无之字叫做涅槃呢？」沙弥白佛说：「所谓有之字，乃为有生、有死，有终、有始的；无的字，即为无生、无死，无终、无始的。」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须陀！如你所说的，有的字，是生死之法，无的字，乃为涅槃之法。」那时，世尊告诉沙弥说：「快说此言（说的很正确）！现在即听许你为大比丘！」（允许为比丘，本为沙弥一

未成年，或学法未成熟者）。

那个时候，世尊还诣普集讲堂，告诉诸比丘们说：「摩竭国快得善利了！能使须

陀沙弥游行在此境界内。如有人用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来供养他的话，也能得善利的。他所生的父母，同样的也得善利，乃能得此须陀比丘的。如须陀比丘所到的家屋，其家便会获得其大幸的。我现在告诉诸比丘们，你们要学习如须陀比丘。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位须陀比丘乃极为聪明，说法无滞碍，也不会怯弱。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学如须陀比丘。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六三

大意：本经叙述有一位长老比丘曾向佛之处，舒伸其脚而睡，修摩那小沙弥，即结跏趺而坐。佛陀乃以倡言长老之义，并说长老比丘对三宝无恭敬心，死后会生为龙，修摩那以恭敬心向三宝，七天后定会得四神足、四谛。故诚应恭敬三宝。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和无央数（算不尽）之众，前后被他们围遶，而为他们说法。那时，有一位长老的比丘，在于大众当中，向世尊的方向舒伸其脚而睡。当一时候，修摩那（善意）沙弥，年始八岁，乃在于离开世尊不远之处，结跏趺而坐，系念在于前。

那时，世尊曾遥见那位长老比丘舒脚而眠之事，又看见那位沙弥端坐在那里思惟真理。世尊看见之后，便说此偈而说：

所谓长者 未必剃须发 虽复年齿长  
不免于愚行

若有见谛法 无害于群萌 舍诸秽恶行 此名为长老

我今谓长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业 分别于正行

设有年幼少 诸根无漏缺 此谓名长老 分别正法行

（所谓长老，未必然就是那些剃除须发的人。虽然年龄已为长老，但是仍然不免有愚行的人。如果有人彻见谛法〔真理〕，不会坏害群萌（众生），而舍弃诸秽恶之行的话，就名叫做长老的！）

（我现在要说，所谓长老，未必然为先出家（对后辈而言先出家）的人，必须修学其善本的业，能分别正行的人才是。假如年纪为幼少，但是诸根并没有漏缺的话，这就名叫做长老，为能分别正法之行的。）

那时，世尊告诉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看见这名长老伸舒其脚而睡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我们都看见。」

世尊告诉他们说：「这名长老比丘，在五百世当中，会恒为龙身，现在假如命终的话，当会转生于龙类之中。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对于佛、法、众，并没有恭敬之心之故。如果有众生没有恭敬之心向于佛、法、众（僧）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都当会转生于龙类之中。你们是否看见修摩那沙弥，年始八岁，就能在于离开我不

远的地方，端坐思惟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沙弥，自此以后经过七天，当会获得四神足，以及证得四谛之法，对于四禅，能得自在，能善修四意断（四正勤）。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位修摩那沙弥，乃有恭敬之心向于佛、法、众（僧）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恒常的当于勤加恭敬于佛、法、众。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六四

大意：本经叙述须摩提嫁给满财长者子，宁死不肯礼敬外道。其次为修跋梵志向满财称赞释子，以及昔日看见均头沙弥显现神变之事。满财叫须摩提请佛。佛叫阿罗汉取舍罗（筹，算僧众之用具）应供，诸大弟子则先往满富城显神变。佛率比丘在舍卫城空中现神通，六千外道遥见，作鸟兽散，满财、须摩提，以及八万四千人，皆得法眼净。佛为诸比丘说须摩提的本生因缘—曾于迦叶佛时行布施、爱敬、利人、等利等四事不废，也发心度八万四千众。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世尊乃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当时，有一位长者，名叫阿那邠邸（给孤独长者），饶财多宝（财宝满屋），那些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象、马、牛、羊、奴婢、仆使等人物，都不可以称计之多。那时，在满富城里（福增城，离舍卫城一百六十由旬的大城。这里的由旬，实际为二公里），有一位长者名叫满财，也是一位饶财多宝的人，所谓砗磲、玛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象、马、牛、羊、奴婢、仆使等人物，同样的有不可以称量之多。同时也是阿那邠邸长者的少小之时的旧友好，都共相爱敬，未曾忘舍过。而阿那邠邸长者常有数千万的珍宝财货，在那个满富城中贩卖，使满财长者的经纪（商业）得以护持，同样的满财长者也有数千万的珍宝财货，在舍卫城中贩卖，使阿那邠邸长者的经纪也能得以护持。

这时，阿那邠邸有一位女孩子，名叫修摩提（善无毒，能造颂偈，又是无所怯弱的在家女弟子），颜貌非常的端正，有如桃华的色貌，为世间所希有的。那个时候，满财长者有了小小的事缘，而到于舍卫城，往诣于阿那邠邸长者之家，到达后，就座而坐。当时，修摩提女，乃从其静室出来，首先跪拜其父母，然后跪拜满财长者，然后还入其静室。

那时，满财长者看见修摩提女的颜貌端正，有如桃华之色，为世间所希有之相后，曾问阿那邠邸长者而说：「这位是谁家的女儿？」阿那邠邸回答说：「你刚才所看见的女人，就是我所生的。」满财长者说：「我有小息（孩子），还未有婚对（未结婚），是否可以适于贫家与否呢？（为其子求婚）。」这时，阿那邠邸长者回答说：「恐怕事情有些不适宜啊！」满财长者说：「是有甚么事缘，不适宜呢？」

是姓望吗？是财货吗？」阿那邠邸长者回答说：「如论种姓与财货，实在是足以相副匹（门户都相当），但是你们所奉事的神祠（宗教）和我们的有所不同。我的小女乃奉事佛陀，为释迦如来的弟子，你们所奉事的为外道异学，因此之故，不赴来意

（不能合于你的要求）。这时，满财长者说：「我们所奉事的自当会分别奉祀，你的女孩所奉事的自己得以另外供养就是了。」阿那邠邸长者说：「我的女孩如果嫁给你的家里去之时，所出的财宝为不可称计的，长者你也应当先出财宝不称计之多给我啊！」满财长者说：「你现在要索我的财宝为好多呢有」阿那邠邸长者说：「我现在要六万两黄金。」这时，满财长者即给与六万两黄金。

当时，阿那邠邸长者又作如是之念：我用此方便来婉却他，犹然不能使他停止其望。就对长者说：「假如我要嫁女时，当应去请示佛陀，如果世尊有所教敕之时，当会奉行其意。」

这时，阿那邠邸长者假设事务，有如小行（好像人家要外出办些小事务的样子），就出门到了世尊之处，到达后，头面礼足，然后站在于一边。那时，阿那邠邸长者白世尊说：「我的小女修摩提被满富城中的满财长者所要求（提婚事）到底可以嫁与呢？或者不可以嫁到那边去呢？」世尊告诉他说：「如果修摩提女嫁到那边去的话，会有多所饶益的，会度脱其国的人民不可称量的。」这时，阿那邠邸又作如是之念：世尊以方便智而告诉我，可以把女儿嫁到那边去。当时，长者即头面礼足，遶佛的身边三匝之后，便退回而去。还至于家中后，供办种种的甘撰饮食，给与满财长者。满财长者说：「我用此饮食做甚么？要紧之事就是嫁女给我们与否的事啊！」阿那邠邸说：「你意欲（有意）这样的话，便可以相从（答应）了。却后（此后）十五日，叫你的公子到这里来。」作此语后（把话说完后，就成事），长者便退还而去。

到时，满财长者乃办其所须要的物品，自己则乘宝羽的车辆，从八十由延内到这里来。阿那邠邸长者就庄严其女儿，沐浴香熏都作完后，乃乘宝羽的车辆，带此女儿去迎接满财长者的公子，在中途两方的人员则相遇。当时，满财长者得此女后，便将她带回满富城内。

那个时候，满富城中的人民们，曾经各作如下的制限（设有规则）：如果在此城内有女人欲嫁到他国的话，就应当受严重的刑罚。假如由他国娶妇入此国内的话，同样的也应受严重的刑罚。那时，在其国内有六千名的梵志，为国所奉事，而执行此制限，有梵志说：「设犯规定的话，当饭（供养）六千名梵志。」这时，长者自知自己已犯规则，就供养六千名梵志。然而梵志所食的，都是吃食那些猪肉，以及猪肉羹，和重酿之酒类。同时，梵志所穿的衣服，有的披白毡，有的披毳衣。那些梵志之法，进入国（城内）时，都将衣裳偏着在于右肩上，其半身则露见（露现）。

那时，长者就令人去说：「时间已到，饮食都已具备了。」当时，六千名梵志都偏着衣服，半身露现，入于长者之家。这时，长者看见梵志们之来到，就以膝而行，而向前去迎接，去恭敬作礼。一位最大的梵志则举手而称赞为善，就进前来抱长者的颈项，然后到达于其座位，其它的梵志则各各依其次序而坐下来。

那时，六千名梵志都坐定之后，当时，长者就对修摩提女说：「妳自庄严（端正身心），来向我们这些师父行礼吧！」修摩提女回答说：「止！止！大家（公公，本为女子的尊称）！我实在不堪任向裸人行礼的！」长者说：「这些人并不是裸人，并不是不惭的人。但是其所穿的，乃是法服啊！」

修摩提女说：「这些人都是不知惭愧的人，都同样的露现形体在于外面，有甚么法服之用（法服为庄严色身，他们这种形态算甚么是穿法服）？长者！愿您听我说：世尊曾经说过：有二种事的因缘，为世人所尊贵的，所谓有惭、有愧是。如果没有此二事的话，则父母、兄弟、宗族五亲等人，其尊卑高下，就不能有所分别的了。如现在有那些鸡、犬、猪、羊、驴、骡之属的，都共同类混，并没有尊卑可言。由于有此惭愧之二法在于世间之故，就能知有尊卑之序。然而这些人乃离开此惭愧之二法，都类似于鸡、犬、猪、羊、驴、骡之同群那样，实在不堪任受人向其作礼跪拜的。」

这时，修摩提之夫，对其妇说：「妳现在应起来向我们的大师行礼，因为这些人均是为我所奉事的天啊！」修摩提女回答说：「且止！族姓子！我实在不堪任向这些没有惭愧的裸人作礼的。我现在生为人类，怎么可以向那些驴犬等类的人行礼呢？」其夫又对她说：「止！止！贵女！不可以发出这些话，应该要自护妳的口，不可以有所犯才对。这些人并不是驴，也不是诳惑的人，他们所穿的衣，正是法衣啊！」

这时，修摩提女乃涕零悲泣，其颜色变异（装不好的颜色），并作如是之语而说：「我的父母五亲，宁可毁形，五刑（削之为五分），而断其命根（生命），也不肯堕入于此邪见之中！」当时，六千名的梵志各各都高声而作如是之语：「止！上！长者！为甚么缘故叫这类婢女骂詈到这种程度呢？如果要请的话，就实时供办饮食好了。」这时，长者，以及修摩提之夫，就随时办理猪肉、猪肉羹，和重酿之酒，来供养六千名梵志，使他们都充足。诸梵志们吃食后，作少多的议论，然后便站起来而去。

这时，满财长者在于高楼的上面，烦冤愁惋（烦恼愁忧郁闷），乃独坐思惟：我现在娶取此女来，实在是破家一件！并不异于羞辱我的门户的了。

当时，有一位梵志，名叫修跋，已经得证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等神通），也得诸禅。为满财长者所欣见

而贵重的人。这时，修跋梵志曾作如是之念：我和长者离别以来，日子已相当的久了，现在可以去和他相见！这时，梵志乃入满富城，往诣于长者之家，问那些守门的人说：「长者现今在于甚么地方呢？」守门人说：「长者在楼上，现在非常的愁爱，大为郁闷，不可以言。」

这时，梵志就径上楼去，和长者相见。梵志问长者说：「为甚么缘故，愁忧到这种程度呢？是否为县官、盗贼，以及水、火等灾变所侵损的吗？或者为的是和家内的人不和顺而引起的呢？」长者回答说：「并没有县官、盗贼之灾变，但为家中的小小事缘不遂而已。」梵志问说：「愿听其经过，到底有甚么事缘呢？」长者回答说：「昨天为儿子娶媳妇，就犯了国俗的制限，五亲都被辱。就被罚而请诸师到了家舍，当时，曾叫儿妇出来礼拜，但是却不从命。」梵志修跋说：「此女之家，到底在那一国家，由何近远之处娉娶过来的呢？」长者说：「此女乃为舍卫城内的阿邠邠长者之女。」

这时，那位梵志修跋听此语后，则愕然而惊怪，两手掩其耳，而作如是之语：「咄！咄！长者！甚奇！甚特！此女乃能仍然活在世间，又不自杀，又不投在楼下（不跳楼自杀），实在是非常的大幸之事！所以的缘故就是：此女所奉事之师，都是梵行的人，今日现在，实在是甚奇！甚特啊！」长者说：「我听到你的话，又欲嗤笑（觉得很好笑）。所以的缘故就是：您乃为一位外道异学，为甚么缘故叹誉沙门释种的弟子们之行呢？此女所奉事之师，有甚么威德？有甚么神变呢？」梵志回答说：「长者！你欲听闻此女之师父的神德吗？我现在粗说其原就是。」长者说：「愿听您解释！」

梵志说：「我在往昔之时，曾经往诣雪山之北方去乞食，得食之后，就飞来而到阿耨达泉。这时，那些天、龙、鬼神遥见我之来到，都手持刀剑，都来向我，并作如是之语而说：「修跋仙士！不可以来此而停止在此泉边，不可以污辱此泉，如果不随我语的话，你的命根正会因此而断坏的！」我听此语后，就离开该泉，到不远之处而吃食。」

长者当知！此女所奉事的师父的弟子当中，有一位最小的弟子，名叫均头沙弥。当时，这位沙弥也到了雪山之北乞食，然后飞来诣于阿耨达泉，其手中曾执持冢间的死人之衣，此衣乃血垢污染的。这时，在阿耨达的大神天、龙、鬼神，都起来迎接他，都恭敬问讯而说：『善来！人师！可就于此坐下来。』这时均头沙弥就住至于泉

水之处。其次，长者！在那泉水的中央，有纯金的案（几桌）。

那个时候，那位沙弥，曾将此死人之衣，渍浸在于水中，然后坐下来吃食，食后，就荡钵。嗣后即在金案上结跏趺而坐，都正身正意，系念在于前，便进入于初禅。从初禅起，而入于第二禅，从第二禅起，而入于第三禅，从第三禅起，而入于第四禅。又从第四禅起，而入于空处，

从空处起，而入于识处，从识处起，而入于不用处，从不用处起，而入于有想无想处，从有想无想处起，而入于灭尽三昧（灭尽定），从灭尽三昧起，而入于炎光三昧，从炎光三昧起，而入于水气三昧，从水气三昧起，而又入于炎光三昧。

其次，又入于灭尽三昧，其次，又入于有想无想三昧，次又入于不用处三昧，次又入于识处三昧，次又入于空处三昧，次又入于四禅，次又入于三禅，次又入于二禅，次又入于初禅，从初禅起后，即去洗死人之衣。这时，天、龙、鬼神，有的替其趺衣的，有的替其洗衣的，有的则取水而饮的。那个时候，洗衣完了后，就举在空中而曝。当时，那位沙弥收摄其衣后，便飞在空中，还皈其所在地。

长者当知！我在于那个时候，虽然遥见其事，但是却不能得近于其处。此女所事的师父，其最小的弟子就有如此的神力，更何况那些最大的弟子，有甚么可及呢（怎能迨及呢）？何况其师一如来、至

真等正觉，怎能可及呢？我乃观察此义之后，才作如是之语的：『甚奇！甚特！此女乃能不自杀，不断命根。』」

这时，长者对梵志说：「我们可以得见此女所事的师父吗？」梵志回答说：「可以去问此女人。」这时，长者就问须摩提女而说：「我现在欲得见妳所奉事之师，能请他到这里来吗？」这时，该女闻后，非常的欢喜，不能自胜（不能制止其喜悦的内心），就回答而说：「但愿及时办其饮食，明天如来当会到这里来，以及比丘僧也同样的会降临至此处。」长者对她说：「妳现在亲自去请，我不甚了解其法之故。」（恐有失礼之处）。

这时，长者女，就沐浴其身体，然后手执香炉，登上高楼之上，合掌向于如来，而作如是之说：「唯愿世尊，当善于观察！无有人能见其顶的如来！世尊乃无事不知，无事不察的觉者，信女现今在于这里，遇有困厄之事，唯愿世尊，当善观察！」

又用此偈，而称叹说：

观世靡不周 佛眼之所察 降鬼诸神王 及降鬼子母  
如彼噉人鬼 取人指作鬘 后复欲害母 然佛取降之  
又在罗阅城 暴象欲来害 且如自归命 诸天叹善哉  
复至马提国 复值恶龙王 见密媪力士 而龙自归命  
诸变不可计 皆使立正道 我今复值厄 唯愿尊屈神

（观察世间之事，没有不周全的，为佛眼之所观察的，佛陀能降伏鬼神，能降伏诸神王，以及降伏鬼子母〔功德天。本为嗜杀人子去噉食，后受佛的感化，而皈依三宝〕如那些会噉人的恶鬼〔指鬘外道〕，曾取人的手指，欲作为鬘，后来又欲杀害其母，但是乃被佛陀收取而将他降伏。又在于罗阅城时，曾经由人的指使，遭遇暴象欲来加害，然而一见世尊后，就如同自归命似的，伏在于地上。诸天看到，都称叹：善哉！又到马提国〔乌仗〕时，也值遇恶龙王，然而看见密媪力士〔金刚神。手执金刚杵，侍立在佛的身边。所谓密媪，就是由于他的本誓：常亲近佛，而闻佛的秘密事媪之义〕，当时，恶龙就不敢作怪，乃自归依三宝。种种变化之事不可以计出之多，都皆使他们立于正道。我现在又值危厄之时，唯愿世尊，委屈神力来解厄！）

尔时香如云 玄在虚空中 遍满祇洹舍 住在如来前  
诸释虚空中 欢喜而作礼 又见香在前 须摩提所请

雨诸种种花 而不可计量 悉满祇洹林 如来笑放光

(须摩提女偈说完后，在于那个时候，香气如云，都悬滞在于虚空之中，也遍满于祇洹精舍，停在于如来之前。诸释帝天的天神们，都在虚空中，欢喜而作礼。又看见香气在于前，为须摩提女所请求的。当时天空雨下种种的花，有不能计出之多，都均充满在于祇洹林，如来于此时，乃含笑而放出光明！)

那时，阿难看见祇洹林内有此妙香。看见之后，即至世尊之处，到达后，头面礼足，然后立在于一边。那时，阿难白世尊说：「唯愿，世尊！赐知这是甚么香气？为甚么会遍满于祇洹精舍内呢？」世尊告诉他说：「此香乃是佛陀的使者，是满富城中的须摩提女，有所请愿而来的香！你现在叫那些比丘们，都集在于一处，而行筹（计人之器），而作如是之告敕说：『诸比丘们有漏尽的阿罗汉，而得证神足的人，便来取舍罗（译为筹，本为草名，用来作筹，多以竹木为之，等于食券），明天将诣满富城内，去接受须摩提之邀请。』」阿难白佛说：「如是，世尊！」

当时，阿难受佛的教令后，就去召集诸比丘在于普会讲堂，而作如是之念：诸有得道的阿罗汉的话，便来取舍罗吧。当在那个时候，众僧的上座当中，有一位名叫君头波汉（婆罗门种，舍卫城人，取筹第一的尊者），虽已得须陀洹（入流，初果阿罗汉）；然而结使（烦恼）未尽之故，不得神足通。这时，这位上座曾作如是之念：我现今在于大众当中，是最为上座的人，然而结使未尽之故，未能得证神足通，我明天不能参加满富城中的供养，而如来的众弟子当中，最下座的，名叫均头沙弥（译为大瘦短，为摩竭陀国的婆罗门种，年只七岁，就已证罗汉果），他有神足，也有大威力，能够参加到那边去受请，我这次也应当去接受其请才对。那时，这位上座，以心清净，而居在于学地的身份，而接受舍罗（取食券。学地为有学，尚有可学之处，自初果向的阿罗汉，乃至四果阿罗汉向，均为有学，如须学八正道等功行）。

那个时候，世尊以天眼清净，看见君头波汉（军头波汉），身居有学之地，而受舍罗（食券），即已得证无学（已无甚么可学之处，也就是四果阿罗汉）。当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弟子当中，受舍罗第一的人，就是君头波汉比丘是。」

那时，世尊告诉诸有具足神足的比丘，如大目连、大迦叶、阿那律、离越（离婆多，译为星宿，禅定第一）、须菩提（善现，解空第一）、优毗伽叶（优楼频螺迦叶，译为木瓜林，本为事火外道，将养圣众，四事供养第一），摩诃迦匹那（大劫宾那，软语第一），尊者罗云（罗睺罗，覆障，佛之子，学戒第一）、均利般特（周利盘陀伽，路边生，证果后，习神足，恒用神足与人说法）、均头沙弥等人，而说：「你们都以神足，先到那个城中去吧！」诸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

这时，众僧的使人，名叫干茶，在翌日的清旦，亲负大釜，飞在于空中，往至于那个城市。当时，那位长者，以及诸民众，都上高楼，欲觐见世尊，而遥见使人荷负大釜而来。当时，长者就对其息妇，而说此偈说：

白衣而长发 露身如疾风 又复负大釜 此是汝师耶

（身穿白衣〔不加以再染色的衣〕，而留长发，露身，而如疾风似的；同时身上又荷负大釜，这位是不是你的师父吗？）

这时，该女人也用偈回答说：

此非尊弟子 如来之使人 三道具五通 此人名干茶

（此人并不是我的师尊，我不是他的弟子，是如来的使人。此人已证三道〔见道、修道、无学道〕，而具有了五通〔天眼、天耳、神足、他心、宿命〕，此人名叫干茶。）

那时，干茶使人，遶城三匝，然后往诣于长者之家。当时，均头沙弥曾化作五百华树，有若干种之色，都均敷开茂盛，其色非常的好，如优钵莲华（青莲花），像如是的华朵，乃不可以计限之多，然后往诣于那个城内。

这时，长者遥见沙弥来到，又用此偈问其息妇说：

此华若干种 尽在虚空中 又有神足人 为是汝师乎

（这些华有若干的种类，都统统在于虚空之中；又有神足之人在那里，这位是否妳的师父吗？）

这时，该女又用偈回答说：

须跋前所说 泉上沙弥者 师名舍利弗 是彼之弟子

（须跋〔修跋〕梵志前面所说的在泉上的均头沙弥，其师父名叫舍利弗，这位就是舍利弗的弟子）。

这时，均头沙弥乃遶城三匝，然后往诣于长者之家。当时，尊者般特（周利盘特迦）曾化作五百头的牛，衣毛都是青的。尊者就在牛背上结跏趺而坐，而往诣于该城。

这时，长者遥见其事，就再用偈问他的息妇说：

此诸大群牛 衣毛皆青色 在上而独坐 此是汝师耶

（这些大牛群，其衣毛都是青色的，在牛的上而独坐的人，此人是妳的师父吗？）

该女人又用偈去回答说：

能化千比丘 在耆崛园中 心神极为朗 此名为般特

（能变化千名比丘，在耆闍掘山园当中，其心神都极为明朗的人，此人名叫周利盘特迦。）

那时，周利般特尊者连该城三匝之后，往诣于长者之家。那时，罗云（罗睺罗）又化作五百只的孔雀，其色有若干之种，罗睺罗就在于其上面结跏趺而坐，往诣于该城。长者看见之后，又用此偈问该女人说：

此五百孔雀 其色甚为妙 如彼军大将 此是汝师耶

（这五百只的孔雀，其颜色都非常的好。如那军中的大将的人，此人是妳的师父吗？）

这时，该女又用此偈回答说：

如来说禁戒 一切无所犯 于戒能护戒  
佛子罗云者

（对于如来所说的禁戒，一切都不会冒犯。对于禁戒，都能护持其禁戒，这位就是佛子，就是罗睺罗尊者）。

这时，罗云遶城三匝之后，往诣于长者之家。当时，尊者迦匹那（大劫宾那）化作五百只金翅鸟，都极为勇猛，就在于其上面结跏趺而坐，而往诣于该城。这时，长者遥见之后，又用此偈问该女说：

五百金翅鸟 极为盛勇猛 在上无所畏 此是汝师耶

（五百只的金翅鸟，都极为旺盛而勇猛，在于其上面而坐，并没有所畏惧，这位是妳的师父吗？）

这时，该女用偈回答说：

能行出入息 回转心善行 慧力极勇盛 此名迦匹那

（能制行出入之息，回转而心常起善行，慧力极为勇盛的人，这位名叫大劫宾那尊者）。

这时，尊者迦匹那，遶城三匝后，往诣于长者之家。那时，优毗（优楼频螺）迦叶，化作五百条龙，都有七个头，而在于其上面结跏趺而坐，往诣于该城。长者遥见后，又用偈问该女说：

今此七头龙 威颜甚可畏 来者不可计 此是汝师耶

（现在这里有七个头的龙，都具有威颜，令人非常的可怕，到这里来的龙又这么多，统御的人是妳的师父吗？）

这时，该女回答说：

恒有千弟子 神足化毗沙 优毗迦叶者 可谓此人是

（他的兄弟常有一千名的弟子，能用神通去感化毗沙〔频毘婆罗王〕，优毗迦叶〔木瓜林迦叶〕，就是所谓此人。）

这时，优毗迦叶遶城三匝后，往诣于长者之家。这时，尊者须菩提，化作琉璃山，进入于其中结跏趺而坐，往诣于该城。那时，长者遥见之后，用偈问该女说：

此山为极妙 尽作琉璃色 今在窟中坐

此是汝师耶

（这座山非常的好，都作为琉璃之色，现今在于该山窟中而坐的人，这人是妳的师父吗？）

这时，该女又用此偈回答说：

由本布施报 今获此功德 已成良福田 解空须菩提

（由于过去布施的果报，现在获得此功德；经成就良福田，此人就是解空尊者须菩提。）

这时，须菩提遶城三匝之后，往诣于长者之家。这时，大迦旃延尊者又化作五百只的鹄，其色都是纯白的，则往诣于该城。这时，长者遥见之后，用此偈问该女说：

今此五百鹄 诸色皆纯白 尽满虚空中 此是汝师耶

（现在这里有五百只的鹄，其色都是纯白的，都尽满于虚空中，此一调御的人是妳的师父吗？）

这时，该女又用此偈回答说：

佛经之所说 分别其义句 又演说结聚 此名迦旃延

（佛经里面所说的，都能分别解说其义句，又能演说结使之聚的有害，此人名叫大迦旃延。）

这时，大迦旃延尊者遶该城三匝之后，往诣于长者之家。这时，离越（离婆多，译为星宿），化作五百匹的老虎，就在于其上面而坐，而往诣于该城。长者看见之后，用此偈问该女说：

今此五百虎 衣毛甚悦泽 又在上坐者 此是汝师耶

（现今在此有五百只老虎，其衣毛均很悦泽（光润）；又在其上面而坐的人，这位是妳的师父吗？）

这时，该女用偈回答说：

昔在祇洹寺 六年不移动 坐禅最第一 此名离越者

（往昔之日曾在祇洹精舍时，六年的期间都不移动，是坐禅〔禅定〕第一的尊者，此人的名叫做离越者〔离婆多〕。）

这时，离越尊者遶城三匝后，往诣于长者之家。这时，尊者阿那律，化作五百只的狮子，都极为勇猛，他乃在其上面而坐，而往诣于该城。这时，长者看见之后，用偈问该女说：

此五百狮子 勇猛甚可畏 在上而坐者 此是汝师耶

（此五百只狮子，都很勇猛，叫人很可怕。在其上面而坐的人，这位是妳的师父吗？）

这时，该女用偈回答说：

生时天地动 珍宝出于地 清净眼无垢 佛弟阿那律

（出生之时，天地都震动，珍宝出现于地面；这位是天眼第一，清净无垢的尊者，是佛陀的堂弟。）

这时，阿那律遶城三匝之后，往诣于长者之家。这时，尊者大迦叶，化作五百匹马，都是朱色的毛尾，都以金银校饰的。他乃在于上面而坐，并且降下天华，往

诣于该城。长者遥见之后，用偈问该女说：

金马朱毛尾 其数有五百 为是转轮王 为是汝师耶

（金银校饰的马，都为朱色的毛尾，其数量有五百匹之多，在此里面的人是转轮圣王呢？或者是妳的师父吗？）

该女又用偈回答说：

头陀行第一 恒愍贫穷者 如来与半坐 最大迦叶是

（这位是头陀行第一的尊者，都常愍贫穷的人。如来曾经赐与半个座位给他同坐，是最大迦叶。）

这时，大迦叶遶城三匝，然后往诣于长者之家。这时，大目犍连尊者，化作五百匹的白象，皆有六只牙，七处都为平整，以金银校饰，在于上面坐下而来。曾放大光明，悉满于世界，这样的诣于该城。并在于虚空当中，作倡伎乐，不可称计之多。也雨下种种的杂华。又在于虚空之中，悬缯、悬盖，极为奇妙。

那时，长者遥见之后，用偈问该女说：

白象有六牙 在上如天王 今闻伎乐音

是释迦文耶

（有好多的白象，都有六只牙，在于上空，有如天王，现在听到伎乐的声音，是不是释迦文佛呢？）

这时，该女用偈回答说：

在彼大山上 降伏难陀龙 神足第一者 名曰大目连

我师故未来 此是弟子众 圣师今当来 光明靡不照

（在那大山的上面，降伏名叫难陀的龙王，是神足第一的人，名叫大目犍连。我师仍然还未来到，这些都是弟子之众；我的圣师，现在当会来的，来时，其光明没有不普照的地方！）

这时，尊者大目犍连遶城三匝后，往诣于长者之家。

当时，世尊由于知道时间已到，就被僧伽梨（大衣），在于虚空中，离开地面有七仞（一仞为八尺）。这时，阿若拘邻（憍陈如）尊者，在于如来的右边，舍利弗则在如来的左边。那时，阿难尊者乃承

佛的威神，在于如来的后面，其手里执拂，其余，千二百名弟子，则前后围遶，如来乃在于最中央，以及诸有神足的弟子，如阿若拘邻，乃化作月天子，舍利弗则化作日天子，诸余的有神足的比丘们，有的化作释提桓因，有的化作梵天，也有人化作提头赖咤（持国天王），化作毗留勒（增长天王）之形，也有化作毗留博叉

（广目天王），化作毗沙门（多闻天王）之形，而领诸鬼神，或者有的则化作转轮圣王之形的，也有入于火光三昧的，也有入于水精三昧的，也有放光明的，也有放烟的，都作种种的神足。

这时，梵天王在于如来的右边，释提桓因（帝释天）乃在于如来的左边，手里执拂；密媯金刚力士（金刚神，手执金刚杵，守护如来的身边）在于如来的后面。手里执着金刚杵；毗沙门天王则手执七宝之盖，处在于虚空之中，遮在于如来的上面，恐有尘土会坳如来之身之故。这时，般遮旬（干闥婆之子，为五髻童子），手执琉璃琴，赞叹如来的功德，以及诸天神都在于虚空之中，作倡伎乐，为数千万种，天空也雨天的杂华，散在于如来的上面。

这时，波斯匿王、阿那邠邸长者，以及舍卫城内的人民之类，都看见如来在于虚空之中，离开地面有七仞，看见之后，都皆大欢喜而踊跃，不能自胜。

当时，阿那邠邸长者便说此偈而说：

如来实神妙 爱民如赤子 快哉须摩提 当受如来法

（如来实在是神妙极了，慈爱民众，都有如其赤子那样；快哉〔善哉〕！须摩提女！当受如来之法！）

那时，波斯匿王，以及阿那邠邸长者，都散种种的名香杂华。这时，世尊率领诸比丘众，前后被他们围遶，以及诸天神也为不可以称计之多，有如凤凰鸟王，在于虚空之中，往诣于该城。

这时，般遮旬（乐神）用偈叹佛而说：

诸生结永尽 意念不错乱 以无尘垢碍  
入彼旧邦土

心性极清静 断魔邪恶念 功德如大海 今入彼邦土

颜貌甚殊特 诸使永不起 为彼不自处 今入彼邦土

以渡四流渊 脱于生老死 以断有根原 今入彼邦土

（诸所有的生结〔烦恼结缚众生难断〕，都已永远灭尽无余，意念并不会错乱；持此没有尘垢，没有善碍的心情，进入于那个古旧的国家。心性乃极为清静，已断除弊魔的邪恶之念；其功德，乃如大海那样的广大而深远，现在将入于那个邦土。颜貌乃非常的殊特，诸结使已永远不会再起，为他人而不自处（为度众生，不肯安住于一处），现在将入于那个国家。以度过四流〔欲、有、见、无明等会漂流善品，故为四暴流〕的深渊，已脱离于生老病死之苦，已断除有〔为众生〕的根原，现在要进入于其国家—涅槃彼岸）。

这时，满财长者遥见世尊从远处而来，看起来，诸根都很恬怕（寂静），为世间所希有的，其清静，有如天上的黄金，有三十二的妙相，有八十种的妙好来庄严其身，犹如须弥山之超出于众山之上那样，也如金聚之大放光明那样。

这时，长者曾用偈问须摩提女说：

此是日光耶 未曾见此容 数千万亿光 未敢能熟视

（这是日光吗？从来并不看见过如此的容貌，有数千万亿的光明，实在令人不敢得到熟视啊！）

这时，须摩提女，乃长跪，而又手（合掌），而向于如来，而用此偈回答长者说：

非日非不日 而放千种光 为一切众生 亦复是我师

皆共叹如来 如前之所说 今当获大果 勤加供养之

（并不是日光，也不是不是日光，而放出数千亿种的光明，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又是我的师父。大家都称叹如来之事，都如前所说的。现在当会获得大果报，因此，应勤加供养佛陀。）

这时，满财长者，则右膝着在于地上，又用偈称叹如来说：

自归十力尊 圆光金色体 天人所叹敬 今日自归命

尊今是日王 如月星中明 以度不度者 今日自归命

尊如天帝像 如梵行慈心 自脱脱众生 今日自归命

天世人中尊 诸鬼神王上 降伏诸外道 今日自归命

（自归依于有十力的世尊。您的圆光金色之体，乃为天人所叹敬的，今日我要自归命于您！世尊！您现在如日王，也如月亮之在于众星中最为光明那样，因之而能度脱那些未得度的人，今日我要自归命于您！世尊！有如天帝之像，有如梵行慈心，能自己解脱，也解脱了诸众生，今天我要自归命于您！您是诸天的世间人当中之尊，也是诸鬼神王之上，能降伏诸外道，今天我要自归命于您！）

这时须摩提女乃长跪而又手（合掌长跪），称叹世尊而说：

自降能降他 自正能正人 以度度人民 已解复脱人

度垢使度垢 自照照群萌 靡不有度者 除斗无斗讼

极自净洁住 心意不倾动 十力哀愍世 重自顶礼敬

（能降伏自己，也能降伏他人，能正自己，也能正他人；因此而能度，也能度人民，自己已解脱，也能解脱他人。度尘垢，也使人度垢秽，自己能照明，也能照

明群萌〔众生〕；没有不被度的，能除灭斗争，而没有斗争。自己乃极为净洁而安住，心意都不被一切所倾动；十力〔这里指佛陀，佛陀具有十力故〕！请哀愍世间！我要重新自己顶礼恭敬于您！）

有慈、悲、喜、护（舍）之心，具有了空、无相、无愿的三种三昧，在于欲界为最尊，最第一，在于天中之上，具足了七圣财（信 戒 惭 愧 闻 施 慧），诸天人当中的自然梵生（大梵天王，自以为自然有，其它众生均被所化、所生的），也不能和佛相匹等，也不可能像其貌！我现在要自归命于您！」

这时，六千名的梵志，看见世尊作如此的神变之后，各各都自相发言而说：「我们应该可离开此国家，更到别国家去，因为这位沙门瞿昙，已降伏这个国中的人民了。」当时，六千名梵志就寻时出国而去，更不再进入这个国家了。

这时的佛陀，犹如狮子兽王之出于山谷那样，首先观看四方，其次则鸣吼三声，然后才行所寻求的诸有兽虫之类时，这些兽类就在于此时，都各奔所趣，不知跑到甚么地方为妙，都飞逝 沈伏 如果又有力的神象，听闻狮子的吼声之时，也各奔所趣，也不能自安。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狮子兽王乃极为有威神之故，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是，那些六千名的梵志，听到世尊的音响之后，都各各驰走，都不得自宁。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沙门瞿昙乃有大威力之故。

这时，世尊还舍其神足，都如平常的法则那样的进入于满富城内。当时，世尊脚踏门国之上，就在这时候，天地乃大震动，诸尊天神明都散华来供养。这时，人民看见世尊的容貌，都知道世尊的诸根寂静，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自庄严。人民之类，便说此偈而说：

二足尊极妙 梵志不敢当 无故事梵志 失此人中尊

（两足当中之尊〔佛陀〕，乃极为奥妙的，是梵志们不敢敌当的，无缘无故而奉事梵志的话，就会失去了这位人中之尊的佛陀！）

这时，世尊乃往诣于长者之家，到达后，就座而坐。那时，那个国家的人民，乃极为炽盛。当时，长者之家，有八万四千人民之类（亲戚 朋友）都怀恶念，都云集在一起，欲来破坏长者的房舍，而看

见世尊，及诸比丘僧 那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这些人民之类，必定会有所损害。我应作神力，使全国的人民都尽见我身，以及诸比丘僧。那时，世尊则化长者的屋舍，变为琉璃色（透明的），内外都可以相看到，其明显的程度，有如观看掌中的明珠那样。

那时，须摩提女则趋前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顿觉悲喜交集，便说如此之偈而说：

一切智慧具 尽度一切法 复断欲爱结 我今而自归  
宁使我父母 而毁我双目 不来适此间 邪见五逆中  
宿作何恶缘 得来至此处 如鸟入罗网 愿断此疑结

（一切智慧都具足，都度尽一切法；又断除欲爱结缚，我现在自归命于您！宁可使我的父母伤毁我的双眼，也不来适于此充满于邪见五逆的家中。过去世时到底是作甚么恶缘呢？为甚么会得来到于这里

呢？我嫁到此处实在是似鸟入于罗网那样，愿世尊断此疑结吧！）

那时，世尊也用偈回答该女说：

汝今快勿虑 憊怕自开意 亦莫起想着 如来今当演  
汝本无罪缘 得来至此间 愿誓之果报 欲度此众生  
今当拔根原 不堕三恶趣 数千众生类 汝前当得度  
今日当净除 使得智慧明 使天人民类 见汝如观珠

（妳现在应赶快勿忧虑，其憊怕〔忧心害怕〕自会解除而开心，也不可以兴起想

着之念，如来现在自当会演说。妳本来〔宿世〕并没有甚么罪缘而得以来到这里的，是誓愿的果报，是欲度这里的众生的。现在当应拔除根原，而不堕于三恶道，数千名的众生之类，妳应当向前去得度。今天应当清净除灭，使他们得到智慧光明，使天与人民之类，看见妳时，有如在观赏明珠那样！)

这时，须摩提女听此偈语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这时，长者率领自己的仆从，供给饮食，种种的甘饌，等到世尊吃食完了之后，就行清净水，更取一小座，坐在于如来的前面。诸营从（随从），以及八万四千的大众，都各各依次第而坐，也有人自称自己的姓名，然后坐下来的。

那时，世尊渐次与那位长者，以及八万四千人民之类演说妙论，所谓论，就是：戒论、施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之想，漏为秽恶之事，出家为出要之道等是。那时，世尊看见长者，以及须摩提女，和八万四千人民之类已经心开意解，就将诸佛世尊通常所说之法，也就是苦、集、尽（灭）、道等四谛，都普与这些众生讲说，他们即各在于座上，其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净，不再有狐疑之心，而得无所畏，都自归依三尊（佛法僧三宝），受持五戒。

这时，须摩提女就在于佛前，说此偈而说：

如来耳清彻 闻我遇此苦 降神至此已 诸人得法眼

（如来具有的耳，乃非常的清彻，听到我遭遇这种苦恼时，就降神而至于这里来度化，诸人都因此而得法眼清净）。

那时，世尊将法说完之后，就从其座位站起，然后回到其所在地。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须摩提女本来（宿世）到底是作甚么因缘，而能生在于富贵之家？又作甚么因缘，而堕入在此邪见之家？又作甚么善功德，现在能证得法眼清净？又作甚么因缘，使八万四千人都能得法眼清净呢？」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过去久远之前，在此贤劫当中，有一位名叫迦叶的佛陀，为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曾经在于波罗捺的国界里游化，都和大比丘众二万人俱在。那时，有一位国王，名叫哀愍，有有女儿名叫须摩那。这时，该女乃极为有敬心，曾向迦叶如来发愿奉持禁戒，恒好布施，又作四事，而为供养。

那四事呢？第一就是布施，第二就是爱敬（爱语），第三就是利人（利行，利益他人的工作），第四就是等利（同事，和他人同一步调。四事为四摄事，是摄持人心之法）。在于迦叶如来之处，持诵法句，在于高楼之上，高声诵习，并作如是之愿：『愿恒有此四受之法，又在如来前诵持法句的功德，在此功德当中如果有毫厘的福德的话，愿所生之处，都不堕于三恶趣，也不堕于贫穷之家，当来之世，也愿能一再的值遇如此的世尊，使我不转女人身（愿以女身），而得法眼清净。』

那个时候，城中的人民之类，听闻王女作如此之誓愿，就一同聚集，而至于王女之处，而作如是之语：『王女在于今天，乃极为笃信，曾作诸功德，四事都不缺乏（具足），所谓布施、兼爱（爱语）、利人（利行）、等利（同事）是。又作如是的誓愿，使当来之世，能值遇如此的世尊，能为我说法，寻时能得法眼清净。今天王女由于作此誓愿，并及我们国土的人民，都能同时得度。』那时，王女回答说：『我乃持此功德，并及布施与你们，假如能值如来的说法，就同时得度！』

你们诸比丘们！岂有甚么疑惑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不要这么想）。那个时候的哀愍王，就是现在的须达多长者是；那时的王女，就是现在的须摩提女，那时的国土人民之类，就是现在的八万四千的群众是。由于她的誓愿，现在才能值遇我身，才能闻法得道，以及那些人民之类，都能尽得法眼清净。这就是其义，应当思念而奉行。所以的缘故就是：此四事就是最为正确的福田之故。如果有比丘，能亲近此四事的话，便能获证四谛。因此，当求方便，去成就此四事之法。像如是的，诸比

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二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三

增上品第三十一

概要：首先为对于生漏婆罗门的说法，依次为：为一比丘说四事之法，四事的行迹，佛教的正法当中有慈悲喜护之四园，以及四禅的四池，乘八正道之筏而涉四流之事，生于人天，又到达涅槃，各各都有四事，佛陀成道前后的生活，四流与四乐，应修无常想之事，目连与阿难的弟子之争等事。

二六五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生漏婆罗门讲说闲居静处的修道之法。经文很长，都说清净身、口、意与命（生活），而不起畏惧，不自赞毁他，不求利赛，精进不放逸等事，都如经文。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生漏婆罗门往诣于世尊之处，和世尊共相问讯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婆罗门白世尊说：「在于闲静处，而居在于洞穴，乃甚为苦哉的一件事！因为都是独处，也是只步（单独而行），用心乃甚为难事！」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是的）！梵志！如你所说的：『闲居在于穴处，乃甚为苦哉的一件事！都是独自一人而处

（住），也是只身而步（行），用心实在是很难之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我曩昔之时，在未成道的期间，为菩萨行（修菩萨道），常作如是之念：在于闲静的洞穴而处，甚为苦哉！都独处，也是只身而步，用心甚为难事！」婆罗门白佛说：「如有族姓子，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去学道的，现在的沙门瞿昙，乃最为上首的。因为多所饶益（利益人很多），都为了那些萌类（众生），而能作奖导的！」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婆罗门！如你所说的：『诸有族姓子，由于信心坚固，

而去出家学道的，是以我最为上首的，因为多所饶益，能作那些萌类的奖导。』如果他们看见我时，都会起惭愧，而会诣于山泽之中的闲静之洞穴而处。我在那个时候，便作如是之念：诸有沙门、婆罗门，如身行不净（身的作业不清净），而去亲近于闲居无人之处，这样，则由于身行不净的缘故，会唐劳其功（徒劳其功行），并不是真正的行持，不是畏恶不善之法。

然而我现在的身行，并不是不净，而亲近于闲居之处的。如果诸有身行不净，而去亲近闲静之处的话，这并不是我之所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乃身行清静，在诸阿罗汉当中的身行清静之人，而乐于闲居穴处的，我是最为上首的。像如是的，婆罗门！我乃自观吾身所行为清静，而乐于闲居之处，就又倍加喜悦！

我在于那时，便作如是之念：诸有沙门、婆罗门之意行如不清净，命如不清净，而去亲近闲居无人之处，则他虽有如此之行（闲处之行），犹然不是真正的行，那些恶不善之法，都统统具备，这并不是我所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所行的身、口、意、命（正命，指生活），都是清静之故。诸有沙门、婆罗门之身、口、意、命，如果清静，而乐于闲居清静之处的话，那就是我所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所行的身、口、意、命，都为清静之故。在诸有阿罗汉的身、口、意、命，都清静，而乐于闲静

之处的人当中，我乃最为上首的。像如是的婆罗门！当我的身、口、意、命都清静，而在于闲静之处时，就又倍觉喜悦的！

那时，我便作如是之念：这叫做沙门、婆罗门之多所畏惧，而处在于闲静之处，那时便会畏惧恶不善之法。然而我在今天，已永远无所畏，而在于无人的闲静之处。所谓诸沙门、婆罗门有畏惧之心，而在于闲静之处的话，那并不是我所有。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已永无畏惧，而在于闲静之处，而自游戏于其中。如诸有畏惧之心而在闲居的话，这并不是我所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已离开苦患，已不和这些类同之故。像如是的，婆罗门！我观察此义之后，并没有恐怖，就又倍增喜悦。

诸有沙门、婆罗门，如果毁谤他人，而自称誉的话，则虽然住在于闲居之处，犹然会有不净之想的。然而我，梵志！我并不毁他人，又没有自誉，那些自叹，而又

毁他的人，这并不是我所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我慢之心之故，在诸位贤圣者之没有我慢的人当中，我乃最为上首。我观察此义之后，又倍加喜悦。

诸有沙门、婆罗门，大概都求于利养，都不能自休，然而我现在已没有利养之求。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并没有所求的人，也能自己知足。我在于知足之人当中，我乃最为上首。我观察此义之后，又倍加欢喜。

诸有沙门、婆罗门如心怀懈怠，不勤于精进，而亲近于闲静之处的话，并不是我所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有勇猛之心之故，在于其中，并不会懈倦。如果诸有贤圣，而有勇猛之心的人当中，我乃最为上首。我自观察此义后，乃倍增欢喜。

我在于那个时候，又作如是之念：诸有沙门、婆罗门有的多诸忘失，而居住在于闲处，虽然有此行，犹然有恶不善之法，

然而我今天已没有诸忘失。假如又，梵志！又有忘失之人的话，那并不是我所有的。诸有贤圣之人当中，不忘失的人，我乃最为上首。我现在观察此义后，住在于闲居之处，就倍增欢喜。

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诸有沙门、婆罗门，如有意乱不定的话，他便会有恶不善之法，会与恶行共为并在。然而我现在的意，已终究不乱，恒若一心。诸有乱意，心不定的，这并不是我所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乃恒如一心，假如有贤圣之心为一定的话，我乃为最上首的。我观察此义之后，虽居于闲静之处，也倍增欢喜的。

我在那个时候，又作如是之念：诸有沙门、婆罗门，有愚痴闇冥之事，也如群羊那样。这样人便会有恶不善之法，这并不是我所有的。然而我现在乃恒有智慧，并

没有愚痴，而处在于闲居。假如有如此之行的话，他便不是我所有的，因为我现在乃智慧成就之故。诸有贤圣之成就智慧的人当中，我乃最为上首的。我现在观察此义之后，虽在于闲居之处，也能倍增欢喜的。

我当在于闲居之中之时，假如树木摧折，因此而鸟兽都恐惶而驰走，在那个时候，我会作如是之念：这是大怖畏之林。那时，又作如是之念：假如怖畏之到来的话，当求方便，不使再来。如我经行时，遇有怖畏之事来的话，那时我也不会坐卧，必定会先除畏怖，然后乃会坐下来。假若我在住时，有畏怖之事之来的话，那时我也不会经行，也不再会坐下来，必定要使其畏怖除去之后，然后才会坐下来的。假如我在坐下之时，有畏怖之事之来的话，在于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经行，必定使畏怖除去之后，然后乃坐下来。如果我在卧时，有畏怖之事之来的话，那时，我也不会去经行，也不会再坐下，必定使畏怖除去之后，然后才会去卧的。

梵志当知！诸有沙门、婆罗门，在于日夜当中，都不解道法的话（不为证悟而努力），我现在要说这种人乃极为愚惑的人。然而我，梵志！我乃在于日夜当中，解于道法（了悟真理），加之，有勇猛的心，也不虚妄，意乃不错乱，都恒如一心，并没有贪欲之想，有觉、有观（有寻伺，粗想、细念），而念持于喜乐，而游止在于初禅。这就是，梵志！就是我的初心在于现法当中，而自娱乐的。如果除去有觉、有观，在其内而有欢喜，兼除一心，而为无觉、无观（无寻伺）的定念而喜乐，而游入于第二禅，这就是，梵志！就是第二之心在于现法当中，而得欢乐。我自己观知内无念欲，而觉身快乐，为诸贤圣所希望，而护念欢乐，而游入在于第三禅，这就是，梵志！就是第三之心。如果再将苦乐都已除灭，不再有忧喜，而为无苦无乐，而护其念为清静，而游入于第四禅，这就是：梵志！就是第四增上之心，而自觉知，而游入于心意内。

当我在于闲居的时候，有如此的四增上之心，我乃以此三昧之心，清静而没有瑕

秽，也没有结使，而得无所畏惧，而自知无数劫前的宿命之事。那个时候，我忆起了宿命之事，如前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乃至成败劫前（成住坏空之大劫，也就是世界的一大周转一生起乃至坏灭），里面的自己的一切，都能分别详细了解，如：『我曾生在于某某地方，字为某某，名为某某，曾食如是的食物，曾受如是的苦与乐，从那个地方命终之后，而转生于此间，在这里死后，转生在于那个地方等事』。这些因缘本末，我都能够明自清楚！

梵志！当知！我在于初夜之时（下午五点至九点），而得证此种初明（是三明中的第一智，所谓：宿住随念智作证明。也就是能忆起而知过去世的一切境遇的智慧，通常为宿命明）。已除去其无明，而不再有闇冥，心乐于闲居，而自觉知一切。又由于三昧（正定）而心无瑕秽，也没有结使（无烦恼），心意在于禅定，而得无所畏怖。又能知道众生的生者、死者之事。我又以天眼而观察众生之类，如众生的生者、死者，是善色，或恶色，是善趣，或为恶趣，或者是好，或者是丑，乃至其随所行的善与恶，都能详细分别了知。那些若干众生之身行恶，口行恶，意行恶，而诽谤贤圣，乃至都常怀邪见。和邪见都相应（不离邪见）的，他们在其身坏命终之后，都生在于地狱之中。诸有众生当中之身行善行，口修善行，意修善行，而不诽谤贤圣，都恒修正见，都和正见相应的人，在其身坏命终之后，都生在于善处，或生在于天上。又由于天眼清静，而没有瑕秽，而观察众生之类之生者、死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或者为好，或者为丑，随其行之本，都能一一明白了知。

梵志！当知！如我在于中夜之时（下午九点至深夜一点），乃得第二明（三明

中的死生智证明，以天眼而能知道自身与他身之未来世的生死相，所谓天眼明）。已

不再有闇冥，而自觉知乐于闲居。我又由于三昧心（正定的心念），清静而没有瑕秽，也没有结使，心意乃得定，而得无所怖畏，而得尽有漏之心，也能知道这有漏心是苦的等事，确为如实不虚的（正确的证验其事）。当我在于那个时候，得此心时，所有的欲漏、有漏、无明漏，都得由心而解脱（心得解脱这些烦恼）。由于得解脱之故，便得解脱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已不再更有受胎之事，都能如实而知。

是谓（其次是这样的），梵志！我在于后夜（凌晨一点至五点）之时，得第三明（三明中的漏尽智作证明，所谓漏尽明，知道现在的苦相，已断除一切烦恼之智），不再有闇冥。云何呢（你的意见怎样呢）？梵志！是否有如下的这种心：如来有欲心、瞋恚心、愚痴心，这些心都未灭尽，而在于闲居之处呢？梵志啊！不可以作如是之观念。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今天，所有的诸漏都已永远断灭，而恒乐于闲居，不处在人间闹处的。我在于今天观此二义（自度、度人）后，乃乐于闲居之处的。那二义呢？所谓：1.又自游入于闲居之处，2.兼度众生不可以称计之多。」

那时，生漏梵志白佛而说：「为了众生，而愍念度化一切众生就是了。」梵志又白佛而说：「止！止！（不要再说了，说的够明白的了。）世尊！所说的过多的了（我已了解了）。有如偻躯的人已得以伸直其身，迷路的人已得应走之道，盲者已得眼目，在于黑闇中得见光明那样的了。像如是的，沙门瞿昙，乃以无数的方便，而为人说法。我现在要归依佛、法、众（僧），从今以后，要受持五戒，不再有杀生等行为，而为优婆塞（在家的信徒，近事男）。」

那时，生漏梵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二六六

大意：本经叙述优填王向一位比丘问禅的中间（禅定）之事，比丘乃默然，而不回答。佛陀知道后，就劝导那位比丘，当求方便，而持慈、悲、喜、护之四等心，去教化众生为善知识，以及父母、知亲等人，使他们恭敬三宝，受持戒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深城的瞿师园（拘舍弥城的瞿师罗长者所布施的林园）之中，是过去四佛所居住过的地方（在现在贤劫里出现过的四佛：（一）拘留孙佛，（二）拘那含佛，（三）迦叶佛，连同第（四）之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优填王（婆蹉国的王，以僑赏弥，或谓拘舍弥，拘深为国都）以及其五百名女人，和他的爱妃舍弥夫人等人，欲到园观去游戏。当在那时，舍卫城内有一位比丘，曾起如是之念：我和世尊告别之后，已经很久了，我应去礼敬、问讯，去承受世尊的教训。那时，那位比丘到了乞食之时，就着衣持钵，而进入于舍卫城去乞食。吃食之后，除去了衣钵坐具，再以神足之力飞在于虚空，往诣于拘深城的林园中。那时，那位比丘，就舍弃了神足，步行到林内，在于一个闲静的地方结跏趺之坐，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

那时，舍弥夫人带领五百名的女人们，也到达此林内。这时，舍弥夫人遥见那

位比丘，以学道所得的神足在于一株树下坐禅，看见之后，就到那位比丘之前，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在其前面叉手（合掌）而住。五百名夫人也同样的都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也叉手，而围遶在于那位比丘的身边。

那时，优填王遥见五百位女人都叉手，都围遶在那位比丘的身边，看见之后，便

作如是之念：在此里面必定会有群鹿，或者当会有杂兽在里面，必定是这样无疑。当时，大王就乘马急驰，往诣于女人的群聚之处。

这时，舍弥夫人遥见大王来到，便作如是之念：这位优填王乃极具凶恶之行，会执取这位比丘，而加以杀害，当时，夫人便举起右手而白王说：「大王！当知！这位是比丘，千万不可惊怖！」这时，大王就下马舍弓，来到比丘之处，向比丘说：「比丘！与我说法（说法给我听）。」这时，那位比丘即举起他的眼睛，仰观大王一番，就默然不语。那时，大王又向比丘说：「赶快与我说法！」那时，比丘又开其眼，又仰观大王之后，又默然不说话。

这时，大王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可以问他有关于禅的中间之事（有关于禅定中的事）如果能与我说的话，当会供养他，会尽形寿（一生当中）布施衣被、饮食、床敷卧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给他。

假如不说给我听的话，当执取而杀他！那时，大王就又向比丘说：「比丘！与我说法。」那时，那位比丘也同样的默然不回答。

当时，树神知道大王的内心所想的事，就在遥远之处，化作鹿群在那里，欲扰乱大王的耳目，使大王生起异想。这时，大王遥见鹿群之后，便作如是之念：现在暂且放弃这位沙门，沙门竟当何所至湊（量你也不能逃到那里去的）！实时乘马欲去箭射群鹿。

那时，夫人白道人（比丘）说：「比丘！你现在到底欲到甚么地方呢？」比丘说：「欲到四佛的住处，去觐见世尊的。」夫人白言而说：「比丘！现在正是时候了，赶快到那边去，不可再在这里，如在这里被王所害的话，就会使王的罪业深重的。」

那时，那位比丘就从他的座席站起，收摄他的衣钵，飞在于虚空，远逝而去。当时，夫人看见道人（比丘）在虚空中高飞

而去的情形后，就遥语大王说：「唯愿大王您！来观看这位比丘乃具有了大的神足，现今在于虚空中踊没自在。现在的这位比丘尚且有这种神力，更何况释迦文佛的威力，吾人怎么可及呢？」

这时，那位比丘到达瞿师园内，乃放弃了神足，用平常凡夫所用之法，步行到世尊之前，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问该比丘说：「云何？比丘！在舍卫城劳于夏坐吗（结夏安居过吗？）随时去乞食，是否很疲倦吗？」比丘回答说：「我在舍卫城时，实在没有甚么疲倦的。」佛陀问该比丘说：「今天有甚么事而到这里的呢？」比丘回答说：「专程回来觐见世尊您，向您老人家问安来的。」

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看见我，以及看见过四佛所住过的这地方吗？你现在得以脱舍王吗？实在非常奇妙的一件事。你为甚么不对大王说法呢？当时的优填王不是作如是之言吗：『比丘！现在当为我说法。你现在为甚么缘故不为我说法呢？』如当时比丘你如给与大王说法的话，优填王就会极怀欢喜的。如已经有欢喜，就会尽形寿供养你所须要的衣被、饮食、床敷卧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的。」

这时，比丘白佛说：「当时，大王欲问禅的中间之事（有关于入定的事），因此之故，才不回答此义的内容的！」世尊问他说：「你这位比丘！为甚么缘故不为大王讲说禅的中间之事呢？」

比丘回答说：「优填王乃用此禅为本（借口说他要知道禅的内容），实在是一位怀有凶暴，而没有慈心的人。他杀害众生，为不可称计之多，是和欲相应，贪瞋

痴的三毒非常的炽盛，沉没在于深渊。并不覩见正法，为习于迷惑而无智慧，诸恶都普集，都行懦弱，而依着国王的势力，贪着于财宝，轻慢于世人，可说是一位盲无有眼（失明的人），这种人又用禅作甚么？所谓禅定之法，乃为诸法中的奥妙事，是非常的难以觉知之事，是没有形相，并不是用心可以测知的，这乃不是常人所能迨及的，是智者所知耳。因此之故，不为大王说法的。」

这时，世尊告诉他说：「如果有朽故的衣服的话，就应该拿去浣洗，使其洁净。假如为怀有极盛的欲心的话，就须要观察不净之想，然后乃能除去。如果瞋恚心昌盛的话，就应以慈心去除灭。遇有愚痴之闇的人，就用十二缘法，然后乃可以除灭的（十二因缘法，就是十二缘起之法。由于吾人为甚么会老死为出发点，而想认出其源，终以无明为根本烦恼，而发见推衍为如下的十二系列：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比丘！为甚么缘故不为优填王说法呢？假若为王说法的话，大王就会极为欢喜。倘若有极盛之火，犹然可以消灭，更何况是人呢？」那时，那位比丘乃默然不语。

那时，佛陀并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处在于世间，乃为甚奇！甚特！假若有天、龙、鬼神、干沓耆（干闥婆，乐神）来问如来的教义时，我当会为其说法。假如国王、大臣、人民之类，来问如来之义的话，也当会为他们说法。如刹利等四姓的人们来问义的话，也当会为他们说法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今天如来，已得四种无所畏（1.一切智无所畏，2.漏尽无所畏，3.说障道无所畏，4.说尽苦道无所畏），说法时，并没有怯弱。也得四禅，在于四禅中得大自在，兼得四种神足（集定、心定、精进、我定等断行具神足），不可以称计的奥妙，也实行四等心（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因此之故，如来说法乃没有怯弱，并不是阿罗汉与辟支佛（独觉）等人所能及的，因此之故，如来的说法，也没有困难。你现在，以及诸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去行四等心，所谓慈、悲、喜、护（舍）是。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比丘所为众生的善知识，以及遇到一切父母知亲的话，都尽应以四事法教令他们知法。那四事呢？第一就是应当恭敬于佛。认为此时的如来乃为至真（应供）、等正觉（正徧知）、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度人无量。第二就是当求于法。应修行正真之法，除弃秽恶之行，这是智者所修行的。第三就是当求方便（努力）去供养众僧。认为如来之众（僧）乃为恒共和合，并没有诤讼，为法成就（完成一切法）、戒成就（持戒圆满无缺）、三昧成就（禅定的工夫完整）、智慧成就（智慧高超）、解脱成就（离结缚而得自在）、解脱知见成就（知道已经实在解脱）。所谓四双八辈（四向四果的圣者，向与果为一双，有四种之一双，而为八辈）、十二贤士，这就是如来的圣众，为可尊、可贵，为世间的无上的福田。第四就是应当劝助，使其行持贤圣之法与律（戒），为不染无污，为寂静无为的戒法。如果有比丘，欲行道的话，就应

普共行持此四事之法。所以的缘故就是：戒法之恭养，与三尊（佛法僧），乃为最尊、最上，为无能及者的缘故。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有如下的四种行迹：(一)乐行迹，所行愚惑，(二)乐行迹，所行速疾，(三)苦行迹，所行愚惑，(四)苦行迹，所行速疾。应舍弃前三行迹，应奉行第四行迹。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种行迹的事（四通行之事，通达于四谛之理而趣向于涅槃的四种无漏的圣道）。那四行迹呢？有(一)乐行迹，所行的为愚惑的（乐迟通行），这名叫做初行迹。又有(二)乐行迹，所行的为速疾（乐速通行），又有(三)苦行迹，所行的为愚惑（苦迟通行），又有(四)苦行迹，所行的为速疾（苦速通行）。

为甚么名叫乐行迹，而所行的为愚惑呢？或者有一种人，为贪欲炽盛，瞋恚、愚痴也炽盛，所行的都非常的苦，并不与行之本相应，这种人的五根愚闇，也不甚么捷疾。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为证悟所应具备的道具）是。如果以愚的心，去求三昧，去尽诸有漏的，就名叫做乐行迹，为钝根的得道者。

为甚么叫做乐行的行迹，而为速疾呢？或者有一种人，为无欲、无淫，而且对于贪欲，乃恒自偏少（少贪欲），并不殷勤，对于瞋恚与愚痴，也同样的极为微少，五根也捷疾而不放逸。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就是所谓的五根。得五根而成就于三昧，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这名叫做利根，而行道迹。

甚么为之名叫苦行迹，而行于愚惑呢？或者有一种人，淫心偏多，瞋恚与愚痴也非常的炽盛。他乃以此法而自娱乐，而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就名叫做苦行迹，而钝根的人。

为甚么叫做苦行迹，而行于速疾呢？于是（是这样的）：或者有一种人，为少欲少淫，没有瞋恚，也不起想，而行此三法。那个时候，有此五根之增上，并没有缺漏（会生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就是其五根。此人以此法而得三昧，而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就名叫做苦行迹，而利根的人。

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有此四种行迹

（四种到达于涅槃的无漏之道），应当求方便，舍弃前的三行迹，最后的一行迹，就应当共为奉行。所以的缘故就是：苦行迹的三昧，乃很难得，如果已得到的话，便会成就道，而久存于世间。所以的缘故就是：不可以乐去求乐，由于苦，然后才会成道的缘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常恒的以方便（努力），去成就此行迹。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二六八

大意：本经叙述有四位梵志，都得五通，然而都不能免死。如欲得免死的话，就应思惟无常、苦、无我、灭尽之四法本，就能得脱生老病死之苦的根源，故应求方便，去成就四法本。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

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都俱在。

那个时候，有四位梵志，都得五种神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都是修行善法的人。他们都普集在于一处，作如是的论议而说：「如果此伺命（司掌人命之神）到来时，会不避你是甚么豪强的人，都会被抓去的，因此，各人都须隐藏起来，使伺命的神不知我们的来去之处。」

那个时候，有一位梵志就飞在于空中，欲得免死。但是仍然不能免死，就在于其空中的地方命终了。第二位的梵志，乃跳入于大海的水底，欲得免死，然而即在于那个地方命终。那位第三位的梵志也欲得免死，就进入于须弥山的山腹内，可是仍然死在于山腹中。第四位的梵志则钻入于地，至于金刚际（地大最底的地方），欲得免死，仍然是同样的在那个地方命终。

那时，世尊用天眼去观见这四位梵志，各各都在避免死亡，但是都同样的免不了命终。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之不受死

（并不是飞到空中，也不是跳入大海之中，同时也不是进入于山石的中间，并没有一地方所在，能脱逃而不受死亡的！）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有梵志四个人，集在于一个地方，都欲得免死，而商议其事。商量后，各人都归各人所奔的地方，但是仍然不能免死。其中一人在于空中，一人进入于海水之中，一人入于山腹中，一人则入于地中，都同样的死亡了。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欲得免死的话，就应当思惟四法之本。那四法呢？（一）一切行无常（一切为因缘所生的，是无常住的），就是初法之本（第一法之本），应当念念修行此法。（二）一切行苦（一切业行都是苦的），就是第二法之本，应当共同思惟此法。（三）一切法无我（在一切事相当中，无我的自主性的），就是第三法之本，应当共同思惟此法。灭尽为涅槃（灭尽有造作无常之法，而得寂灭安乐），就是第四法之本，应当共同思惟此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都应当思惟此四种法之本。所以的缘故就是：便能脱离生老病死，忧愁苦恼之故，这生死等事就是苦的元本啊！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去成就此四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六九

大意：本经叙述三十三天有四种园观，四种浴池，如来的正法中也有慈悲喜护之四园，以及四种三昧的四池，在此里面洗浴，就能灭除二十一结，而度生死海，而入于涅槃城。因此，当求方便，去灭二十一结，去入于涅槃城。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三十三天有四种园观，诸天都到里面去自娱乐，都以五乐而自娱乐。那四种呢？第一就是难檀盘那园观（欢喜园），第二就是龕涩园观（龕坚园观），第三就是昼夜园观（昼乐园），第四就是杂种园观（杂乱苑）。在四园里面，都有四种浴池，有极冷浴池，香味浴池，轻便浴池，清澈浴池。那四种呢？第一就是难陀浴池（欢喜

池），第二名叫难陀顶浴池（极欢喜池），第三名叫苏摩浴池（月池），第四名叫欢悦浴池。

比丘们！当知！在四种园内，有这四种浴池，使人的身体都能香洁，而没有尘垢。为甚么缘故名叫难檀盘那园呢？因为如果三十三天的天神进入该难檀盘那园之后，其心性定会喜悦，不能自胜，会在于里面自娱乐，故名叫做难檀盘那园（大喜园）。

又为甚么缘故，名叫麓涩园观呢？如果三十三天的天神进入此园内后，其身体就会极麓，有如冬天之时，用香涂身的话，身体就会极麓那样，这里也是如是，如三十三天的天神进入此园内后，身体就会极为麓，就不会与平常一样，因此之故，名叫麓涩园。

又为甚么缘故，名叫昼夜之园呢？如果三十三天的天神入此园内之后，就会在于那个时候，诸天的颜色就会各异，会作若干种的形体，有如妇女之穿种种衣裳那样，就不会与本形相同。这也是如是的，如三十三天的天神进入此园中后，就会作若干种之色，就不会与本来相同，因此之故，名叫昼夜之园。

又为甚么缘故，名叫杂种之园呢？如那个时候，最尊之天，以及中的天，下的天，入于此园之后，都会同为一类。假若又有最下之天，不得入于其余之三园中那样，犹如转轮圣王所入之园内，其余的王不再得入其园内去浴洗那样，人民之类，正可以得到遥见而已！这也是如是，如最尊的天神所入的园中浴洗之处，则其余的小天就不得再入于其园去浴洗的。因此之故，名叫杂种浴池。

又为甚么缘故，名叫难陀浴池呢？如三十三天进入此池内后，就会极怀欢悦，因此之故，名叫难陀浴池。又为甚么缘故，名叫难陀顶浴池呢？如三十三天进入此池之后，就会两两捉手，去摩其顶而浴洗，假若为天女，也是如此的，因此之故，名叫难陀顶浴池。又为甚么缘故，名叫苏摩浴池呢？如三十三天进入此池内后，那时诸天的颜貌，都会同为人色，并没有若干之不同，因此之故，名叫苏摩浴池的。又为甚么缘故，名叫欢悦浴池呢？如三十三天进入此池内之后，就统统没有憍慢，没有上下之想，淫意也偏少，那个时候都尽同一心而浴洗，因此之故，名叫欢悦浴池。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因缘，便有此名的。

现在如来的正法当中，也是如是，也有四种园之名。那四种呢？第一就是慈园，第二就是悲园，第三就是喜园，第四就是护园（舍园）。这就是，比丘！就是如来的正法当中，也有此四种园。

又为甚么缘故，名叫慈园呢？比丘！当知！由于此慈园而生于梵天之上，从梵天命终之后，当会转生于豪尊之家（富贵的家庭），会饶财多宝，恒有五乐以自娱乐，未曾离开其眼目，因此之故，名叫慈园。

又为甚么缘故，名叫悲园呢？比丘！当知！如能亲近悲的解脱心的话，就会往生于梵光音天，如果再来生在于人中之时，定会生在于豪族之家，并没有瞋恚，同时也饶财多宝，因此之故，名叫悲园。

又为甚么缘故，名叫喜园呢？如能亲近于喜园的话，就会生于光音天，如再来生在于人间之时，定会生在于国王之家，都能恒怀欢喜，因此之故，名叫喜园。

又为甚么缘故，名叫护园呢？如有人亲近护心（舍心）的话，就会往生于无想天，寿命为八万四千劫，如再来生在于人中的话，当会生在于中国之家（中土，一切都很昌盛的地方），也没有瞋恚心，都恒护（恒舍）一切非法之行，因此之故，名叫护园（舍园）。

比丘！当知！如来的正法当中，有此四种园，使那些声闻（得道的高僧）得以

游戏在其里面。如来的此四园里面，也都各有四种浴池，能使我的声闻弟子在其里面

去洗浴，去自游戏，而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不再有尘垢。那四种呢？第一名叫有觉有观（有寻伺知觉）的浴池，第二名叫无觉无观（无寻伺）的浴池，第三名叫护念浴池，第四名叫不苦不乐的浴池。

由于甚么缘故，名叫有觉有观的浴池呢？如果有比丘，得入初禅之后，在于诸法中，会恒有觉有观，会思惟诸法而除去其结缠，永为没有余遗，因此之故，名叫有觉有观的浴池。又为甚么缘故，名叫无觉无观的浴池呢？如有比丘得入二禅之后，就会灭除其有觉、有观，都会以禅为其食粮，因此之故，名叫无觉无观的浴池。又为甚么缘故，名叫护念浴池呢？如比丘得入三禅后，会灭有觉、有观，而为无觉、无观，会永恒的护念三禅，因此之故，名叫护念浴池。又为甚么缘故，名叫不苦不乐的浴池呢？如有比丘，得入四禅后，也不会念乐，又不会念苦。也不会念过去与当来之法，唯有用心于现在之法里面，因此之故，名叫不苦不乐的浴池。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来的正法当中，乃有此四种的浴池，使我的声闻弟子在于其中洗浴，而灭二十一结（瞋、害、睡眠、调戏、疑、怒、忌、恼、嫉、憎、无惭、无愧、幻、奸、伪、诤、憍、慢、妒、增上慢、贪等烦恼），而度生死海，而入于涅槃城。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欲渡此生死苦海的话，就应求方便，去消灭二十一结，而入于涅槃城。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七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举出四大如四毒蛇，五盛阴，则有如五位持刀剑的人，欲爱乃如六怨家，内六入即如空村。如果欲逃离这些灾害的话，就应以善权方便，以及精进之力，而乘八正道的筏，去渡过四流，由于身邪之此岸，而到于灭身邪之彼岸。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犹如四大毒蛇之极为凶暴的，都把牠们放置在于同一个函箱内那样。如有人从四方到这里来，欲使自己能够活下去，并不想求死，欲求快乐，而不求痛苦，要求不愚不闇，心意都不乱，没有所系属（无挂无虑）。

在这时候，如果国王，或者是国王的大臣，叫唤此人，而告诉他说：『现在有四大毒蛇，乃极为凶暴，你现在应当把牠们领去饲养，将牠们沐浴，使牠们洁净，要随时供给饮食给牠们，使牠们没有所缺

乏。现在正是时候了，可以去施行了。』这时，那个人乃心怀恐惧，不敢向前而去，便舍去那个地方，而驰走，不知所趋的地方。同时又重新告诉那个人，而作如是之语说：『我现在派五个人，都执持刀剑，跟随在你的后面，如果你敢逃是，而被他们获到的话，就当断其生命，不须迟疑！』

这时，那个人，一方面怖畏那四大毒蛇，另一方面又怕执持刀剑的五个人，就拼命的驰走于东西方，不知如何是好？大王们当时又告诉那个人说：『现在又使六位怨家，叫他们随在你的后面，如逃走的话，如果被他们抓到之时，就当断其命，欲

有所为的话，可以随时办之。』（任其刀割，或怎样凌虐他都可以。）这时，那个人怖畏四大毒蛇，又恐惶执持刀杖的五个人，也怕畏六位怨家，便会驰走于东西方。那个人，如逃跑之时，遇见空虚之中的话，就欲入里面去逃藏，如值空舍，或者是破墙间，但是都没有坚牢的地方，或者是看见空器，但是都没有甚么东西。如果又有人，和此人为亲友，而欲使他免难而拔济时，便告诉他而说：『这里面为空闲之处，有好多的贼寇在此出入的，你如欲在那里作甚么的话，现在可随你的意见的了。』

这时，那个人又畏四大毒蛇，又畏持刀杖的五人，又畏六位怨家，又畏在此空墟村中定会出事，便会拼命驰走于东西方。那个人向前而行时，如遇见大水，乃极为深，而且又很广，也没有人民，以及桥梁可以度而到彼岸的。同时那个人所立的地方，也是有很多恶贼出没的地方。这时，那个人曾作如是的思惟：此水乃极为深广，也饶多贼寇（有很多的强盗在此来往），当怎样才能得度到于彼岸呢？我现在应该集聚材木草蓐来作一大筏，依靠此大筏，可以从此岸而得至于彼岸。这时，那个人便去集聚薪草，而作成大筏，然后，就得以至于彼岸，其志并不移动。

诸比丘们！当知！我现在所作的此譬喻，当念而了解它。说此义时，到底有甚么意义呢？所说的四大毒蛇，就是四大，那四大呢？所谓地种、水种、火种、风种，就是所谓的四大。持刀剑的五个人，这是喻为五盛阴。那五盛阴呢？所谓色阴、痛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是。六位怨家就是指欲爱。空村就是内六入。那六入呢？所谓六入就是：眼入、耳入、鼻入、口入、身入、意入是。

如果有智慧的人，在观察眼入时，就会发觉为尽是空，并没有甚么所有的，也不是牢固的。如又观察耳入、鼻入、口入、身入、意入时，也会发觉为尽为空，并没有甚么所有的，均为是虚的，均为是寂的，也不是牢固的。所说的水，就是四流。那四流呢？所谓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是。大筏就是贤圣的八品道。那八品道呢？所谓正见、正治（正思惟）、正语、正方便、正业、正命、正念、正定，就是所谓的贤圣的八品道。求渡过水中，就是所谓善巧方便精进之力。所谓此岸，就是指吾人之身为邪，彼岸，就是所谓灭除身邪。此岸，可说也是阿闍世王的国界，彼岸，则喻为毗沙王（毘沙门天王，多闻天王）的国界。此岸，乃喻为波旬（恶魔）的国界，彼岸，就是如来的境界！」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七一

大意：本经叙述如能使身口意与命，都清净而无瑕秽的话，命终还能得生人类，假如习行身口意与命都不清净时，会生地狱中。行持惠施、仁爱、利人、等利的话，得生天上，能行四禅法，就能尽有漏而成就无漏。因此，欲再生人中，就应求方便，而行三业，及命的清净。欲得生天上，当行四恩，欲成无漏，当行四禅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世尊乃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在舍卫城内有一位优婆塞（近事男，善男），命终之后，又再生于舍卫城中的大长者之家，由于长者的最大的夫人妊身中（投胎在其中）。当时，世

尊曾用天眼观察到的，是用其清静没有瑕秽的天眼，去看到这位优婆塞转生在于舍卫城中的最富有的长者之家。就在于当天，又有梵志，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地狱之中，世尊在那个时候，也是用天眼去观察到的。又在于那一天，阿那邠邸（给孤独）长者命终之后，往生于善处的天上，世尊当时也是以天眼观察到的。就在于同一天，有一位比丘，取入于灭度，世尊也是同样的以天眼去观见到的。

那时，世尊观见此四事之后，便说如下之偈而说：

若人受胞胎 恶行入地狱 善者生天上 无漏入涅槃

贤者今受胎 梵志入地狱 须达生天上 比丘取灭度

（如受胞胎的人，假如行恶业的话，就会堕入于地狱，如果为善的话，就会往生于天上，修至于无漏的话，就得入于涅槃〔寂灭〕。一位贤者〔指优婆塞〕，今天再受胎在长者之家，一位梵志也于今天入于地狱，同一天，须达多长者则往生于天上，一位比丘乃取于灭度〔涅槃，解脱生死轮回〕。）

这时，世尊从静室中的坐席起来，到了普集讲堂，就坐在那里。当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要说明有如下之四事：如人能修行的话，身坏命终之后，就能得生于人中。那四事呢？所谓身、口、意，与命，都清静而没有瑕秽的话，则在他命终之时，定能得生于人中。

其次，比丘们！更有四法，如有人去习行的话，就会入于地狱之中。那四法呢？所谓身、口、意，与命，之不清净是。这就是，比丘们！有此四法，如有人去亲近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定会生于地狱之中。

又次，比丘们！又有四法，如果去学习，去修行的话，就会生在于善处的天上。那四法呢？所谓惠施、仁爱、利人、等利（布施、爱语、利人、同事）是。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人如行此法的话，身坏命终之后，定会生在善处的天上界。

又次，比丘们！更有四法，如有人行持此法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定会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会得心解脱、智慧解脱，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会再受胎，能如实而知道。那四法呢？所谓（一）有觉有观之禅（初禅），（二）无觉无观之禅（二禅），（三）护念禅（三禅），（四）苦乐灭禅（四禅），就是所谓比丘之有此四事之法。如果有人习行此四法的话，就能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而得心解脱、智慧解脱，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会再受胎，能如实而知道。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有族姓子、四部之众，欲再生在于人中的话，当求方便，去行持身、口、意、命之清静。如欲得住生于天上的话，也应当求方便，去行持四恩。如欲得尽有漏，而成就无漏，而得心解脱、智慧解脱的话，也应当求方便，去习行四禅。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七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未成道前，曾作一日

食一麻一米等苦行，经过六年，未能得道。后来乃依戒、定、慧、解脱等之四法，而成就无上正真之道的。当求方便，去成就此四法。如得此四法时，则成道并不困难。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毗舍离（吠舍离，位在拘萨罗之东南，为跋耆国的隶车族的都城）的城外的林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在往昔之时，在未成道之前，那个时候都依住在于那大畏山。当时，那个山，不管是有欲心，或者是无欲心的人，一旦入其中的话，衣毛都会竖立起来。如又是在极盛热之时，会有野马（阳炎，非实体的）纵横，都露其形体而坐，夜间则进入深林之中。如果又为极寒之日，风雨交流之时，白天便入于林中，夜间便在露天而坐。

我在那个时候，正能诵一偈颂，是往昔所未闻，昔日所未见的：

澹淡夜安 大畏山中 露其形体 是我誓愿

（在澹淡〔水荡、风漂的样子〕的夜间时，就安在于大畏山之中，也露其形体的苦修，是我的誓愿。）

如果我到了冢间之时，曾经取那死人的衣服，用来覆在于我的形体（穿在身上）。那时，如果有案咤村的村民来，取木枝而着在于我的耳中，或者着在于鼻中，或者有人唾痰，或者有人便溺（尿），或者用土盆在于我的身上，但是在于那个时候，我始终不会起意（不致意，不放在心上），不会逆向那些人。那时，我曾有此护心的功行。那个时候，如有苗牛的地方，假如看见犊子之屎（小牛的粪）时，便会去取来吃食。如果没有犊子之屎的话，便去取大牛之屎来吃食。

那个时候，都食此种食之后，我又作如是之念：今用食为（现在吃食是为甚么，何必要食）？乃可终日不食（整天不食不是更好吗？）我生此念的当儿，曾有诸天来到我处，而作如是之言：『你现在不可以再有断食的行为，如果当应断食的话，我当会用甘露，来相益你的精气，使你存续其生命。』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现在既要断食，为甚么缘故，又使诸天送甘露来给与我呢？这样，则此身将为有虚诈的了。这时，我又作如是之念：现在应去食那些麻米之余（少许）。

那时，我就每日只食一麻一米，形体就因此而劣弱，只见骸骨相连（瘦的能见骨头），头顶上又生疮，皮肉就自堕（消失），有如败坏的瓠卢那样，已不成为我的头，那时，我就是如是的。我的头顶上生疮，皮肉自堕（消瘦），这些都是由于不食之故的。也如在深水之中，星宿之出现在其里面那样，那时，我的眼睛（眼珠）也是如是，都由于不食之故。有如旧车之已败坏那样，我的身体也是如是，都均于败毁，不可能承顺那样的了。也如骆驼

驼的足迹那样，我的两尻，也已如是的模样。如我用手去按摩腹部时，便会值遇脊骨，如按摩脊骨时，又值遇腹皮，此身体羸弱至于如此，都是由于不食东西之故。

我在那个时候，又用一麻一米，作为每天的食物，但是终皈，并没有甚么法益，也不能得证上尊之法。假如我的内心，欲去大小便的话，就便倒地，不能自由起居。这时，诸天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言而说：『这位沙门瞿昙可取灭度了（已经命终了）。』又有诸天，曾作如是之言而说：『这位沙门还未命终，今天必定会命终。』又有诸天，曾作如是之语而说：『这位沙门并不是命终，这位沙门实在就是阿罗汉。因为阿罗汉之法，有这种苦行之法的。』

我在那个时候，犹有神识，还能知道外来的种种机趣。这时，我又作如是之念：现在可以入于无息的禅定之中，就这样的入于无息禅之中，数那出入之息（呼吸），而觉知有气从耳中出来，这时，风

声乃似于雷鸣那样。那时，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闭口塞耳，使息气（呼吸）不出来。由于息气不出来之故，当时，内气便从手脚中出来，正使息气不得从耳与鼻，以及口出来。那个时候，内声即好似雷吼，我的那时，也就是如是，当时的神识，犹如随身而回转那样。

这时，又作如是之念：我应该更入于无息的禅定中。这时，我就尽塞诸孔之息，我就这样的塞住诸出入之息。当时，便患头额之苦痛，有似于有人用钻来钻我的头

那样，我也像如是的头痛而极苦。那个时候，我仍然还有神识的存在，那时，我就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更可以坐禅，息气就不得出入。那时，我便塞禁出入息，这时，诸息气都尽集在于腹中。那时，息气的转动时，乃极为少数，然而却如屠牛之家，用刀去杀牛那样，我也是如是的极患苦痛。也如两位健旺的人共同执一劣弱的人，在于火上而炙那样，极患疼痛，不可以堪忍的。我也是如是的，这种疼痛之苦，实在不能形容而讲的完整。那时，我犹然有神识之存在。当我在那个时候坐禅之日，形体已不作人色的了。里面有一人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言而说：『这位沙门的颜色乃极为黑。』也有人看见之后，作如是之言：『这位沙门的颜色好似命终了。』比丘们！当知！我曾经费了六年的期间，修作如是的苦行，但是却不能得证上尊之法。

那时，我曾作如是之念：今天可以吃食一果。就这样的，在于那个时候，我便吃食一果。当我开始吃食一果的那一天，身形很萎弱，自己不能起居，好像年已一百二十岁，骨节都离散的不能扶持那样。比丘们！当知！那个时候的一果，好似今天的小枣而已的！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这并不是成道的根本，因此之故，必定更有其余之道才对。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我自忆起往昔之时，在于父王的树下，没有淫，没有欲，已除去不善之法，而游于初禅；进而无觉、无观，而游入于二禅，再进而护念清静，没有众想，而游入于三禅，最后乃不再有苦乐，意念清静，而游入于四禅。这，或者能达到得道的目标，我现在应当求这种道才对。

我在六年的中间，勤苦求道，都不能克获。那个时候，或者卧在于荆棘的上面；或者卧在于板木铁钉的上面；或者如悬鸟，身体远离于地面，两脚在上面，而头首乃向于地上；或者交脚而存踞；或者留养长须发，而未曾揃除；或者受日暴火炙；或者盛冬时坐在于冰上，身体没在于水中；或者寂寞不语；或者有时一天一食，或者有时二食，或者有时三食、四食，乃至七食（或者二天一食，乃至七天一食）；或者食菜果，或者食稻麻，或者食草根，或者食木实，或者食花香，或者食种种的果蓏（地上的果）。或者有时为傚形，或者有时穿弊坏之衣，或者穿莎草之衣，或者穿毛毳之衣。或者有时以人发覆形体，或者有时取他人的头发来益戴。像如是的，比丘们！我在往昔之时的苦

行，乃至如是的行，但是却不能获得四法之本。那四法呢？所谓（一）贤圣的戒律，乃难晓难知，（二）贤圣的智慧，乃难晓难知，（三）贤圣的解脱，乃难晓难知，（四）贤圣的三昧，乃难晓难知。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四法，我往昔之时，虽行苦行，却不能获得这些要决。

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当去寻求无上之道。甚么叫做无上之道呢？所谓向于如下的四法是：贤圣戒律、贤圣三昧、贤圣智慧、贤圣解脱。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不可以用此羸劣之身去求上尊之道，应该要食一些精微之气，应该因此而长有身体，使气力炽盛，然后可得修行之道。应该要食一些精微之气才是。这时五比丘即舍去我，都退还我而说：『这位沙门瞿昙的性行已错乱，乃舍弃真法而就邪业。』

我在当时，就从座起，向东经行（慢步而行）。这时，我又作如是之念：过去久远以来，如恒沙的诸佛，他们成道的地方到底是在甚么地方呢？这时，虚空的神天，住在于上面，对我而说：『贤士！当知！过去如恒沙的诸佛世尊，都坐在于道树，都在清凉的荫下，而得成佛的。』这时，我又作如是之念：到底是坐在甚么地方，得成佛道的呢？是坐下呢？是站立呢？这时，诸天又来告诉我，而作如是之言：『过去如恒沙的诸佛世尊，都坐在于草蓐之上，然后成佛的。』

这时，离开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位吉祥的梵志，正在我的附近刈草，我就到他那里，问他而说：『你是那里人呢？名叫甚么？姓甚么呢？』梵志回答我说：『我的名叫做吉祥，我的姓叫做弗星。』我在那时，对那个人说：『善哉！善哉！像如是的

姓字，为世间所希有的。你的姓名不虚，必定会成其号，当会使现世当中吉祥，而没有不利，生、老、病、死，乃永使其除尽。你姓弗星，和我往昔的姓类同。我现在欲有所求，希望你能惠我一些草。』吉祥问我说：『瞿昙！你今天用这

些草干甚么呢？』那时，我回答吉祥道：『我欲将草敷在于树王之下，以便禅坐而求四法。那四法呢？所谓贤圣的戒律、贤圣的三昧、贤圣的智慧、贤圣的解脱是。』

比丘们！当知！那时，那位名叫吉祥的，就亲自执草，到了树王之处。我就坐在其上面，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结跏趺之坐，系念在于前。那时，我的贪欲的意已解，已除弃诸恶法，有觉、有观，而游志于初禅。更进而将那些有觉、有观，也都已除尽，而游心于二禅、三禅之中，又进一步的护念清净，忧喜之念都已除尽，而游志于四禅。我在那个时候，乃以清净之心，除弃了诸结使，而得无所畏，而自识宿命的无数以来的变迁等事。我便能自能忆念无数的世事，或者一生，或者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万生、成劫、败劫、无数的成劫，无数的败劫，无数的成败之劫，我曾经死在于此而生于彼，从彼处命终之后，来生于此处，其原来的本末因缘的所从之事，能忆像如是的无数的世事。

我又用天眼清净，而没有瑕秽，去观察众生之类，其生者、终者、善趣、恶趣，善色、恶色，或者为好，或者为丑，随其所行的本事，都均能知道。或者有众生，身修恶行，口修恶行，意修恶行（身口意都造恶业），诽谤贤圣的人，造诸邪业之本，和邪见相应，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即生在于地狱之中。或者有众生之类，其身、口、意都行善，并不诽谤贤圣，和正见相应，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人间。这叫做此众生的身口意之行，都没有邪业。我乃由于清净无瑕秽的三昧之心，而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而得心解脱、智慧解脱。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会再受胎，都能如实而知，因此，而成就无上正真之道（佛道）。

如果比丘，或者有沙门、婆罗门，明了众生所生的诸趣，知道此趣乃我本来并不

是不到过的地方（都转生过之趣），除了一净居天上，不来此世间之外。或者又有沙门、婆罗门，应当可以去所生的地方，然而我并不去转生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非其所宜（不合其生在那里）之故。已生净居天，就不会再来转生在此世间的。你们已得贤圣的戒律，我也已得到，贤圣的三昧，你们已得到，我也已得到，贤圣的智慧，你们已得到，我也已得到，贤圣的解脱，你们已得到，我也已得到，贤圣的知见，你们已得到，我也已得到。由于断除胞胎之根，生死已永尽，更不会再受胞胎。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去成就四法（戒、定、慧、解脱）。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比丘得此四法的话，成道就不会困难。如我今天，成就无上正真之道，都由于此四法，而得成果的。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七三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往昔之时，曾经为诸天讲说四流、四乐、四帝之法，诸天乃专心思惟，故得法眼清净。佛陀并以此去劝诫诸比丘，叫人当学其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

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久远的时候，三十三天，和释提桓因，曾带领诸玉女，到难檀盘那园去游戏。

这时，有一位天人便说此偈而说：

不见难檀园 则不知有乐 诸天之所居

无有过是者

（如不观见难檀园的话，就不知道有真正的快乐。诸天所居的地方，没有一处能超过这个地方的。）

这时，更有其它的天神对那位天神说：『你现在没有智慧，不能分别正理，将会忧苦之物，反而说它为快乐；没有坚牢之物，反而说它为坚牢；无常之物，反而说它为有常，并不坚要之物，又说它为坚要。所以的缘故就是：你竟然（终究）不听到如来曾经说过此偈吗？

一切行无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必不死 此灭最为乐

（一切行都是无常住的，如果有生的话，必定会有死的。假如不生的话，就不会有死，这种灭，才是最为安乐的。）

既有如此的意义，又有佛陀所说的此偈，为甚么刚才你会说此地方为最快乐的呢？你现在应当要知道！如来曾经也说过有四流之法，如果一切众生沉没在于此流的话，终皈并不能得道的。那四流呢？所谓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是。

甚么叫做欲流呢？所谓五欲是。那五欲呢？所谓如眼根看见色境时，会生起眼识之想；如耳根闻声境，而起耳识之想；如鼻根嗅香境，而起鼻识之想；如舌根知味境，而起舌识之想；如身根知细滑之境，而起身识之想，这就是名叫欲流（欲的暴流）。

甚么名叫有流呢？所谓有，为有三种之有，那三种呢？所谓欲有、色有、无色有（三界的众生），就名叫有流（三有的暴流）。甚么叫做见流呢？所谓见流，就是认定世间为有常，或为无常的。世界为有边的见解，为无边的见解，其身即是其命（身与命为同），非身非命（身与命为异），如来为有死，如来没有死，如有如来之死，没有如来之死，也非如来有死，也非无如来之死，就是所谓的见流。

甚么为之无明之流呢？所谓无明，就是无知、无信、未见，心意有贪欲，都恒有希望，以及其五盖。也就是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调戏盖（掉举盖）、疑盖。如果又不知苦、不知集、不知尽（灭）、不知道（不知四谛之理），就名叫做无明流。你这位天子当知！如来曾经说过有此四流，如果有人沉没有此的话，就不能得道。

这时，那位天子听此语后，有如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从三十三天隐没，来至于我的地方 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立在于一边 那时，那位天神向我说：『善哉！世尊！善能说此义！如来您曾经说此四流之事 如果凡夫的人，不能听闻此四流之义的话，就不能获得四种安乐的。那四种呢？所谓（一）休息之乐，（二）正觉之乐，（三）沙门之乐，（四）涅槃之乐是。如果凡夫的人，不能了知此四流的话，就不能获得此四乐的。』作如是之语后，我曾告诉那位天神说：『像如是的，天子！如你所说的，如果不觉知此四流的话，就不能觉知此四种安乐的。』

我在于那个时候，和那些天人渐渐的共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之想，漏为有大灾患，出要为之安乐 那时，天人就因此而发欢喜之心 这时，我便广为他们演说四流之法，以及讲四种安乐。当时，那些天神则专心一意的思惟此法后，就尽诸尘垢，而得法眼清静。我现在也同样的为你们演说此四法与四乐，你们也就因此而能获得四谛之法。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七四

大意：本经叙述应该修持无常之想，应该广布无常之想。如果修持无常想，广布无常想的话，便能断除三界之爱，无明和懦弱也会永远灭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修学无常之想，应当要广布无常之想。如果已修完无常想，已广布无常之想的话，就能断灭欲界之爱，以及色界之爱，和无色界之爱，而断尽无明，断尽懦弱。有如燎烧草木的话，则草木就会统统除尽那样，这也是如是的道理的。如果修学无常想的话，就能尽除一切的诸结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在往昔之时，有一位天子，曾带领五百位玉女，被她们前后导从（前引导，后随从），出去游观在于难檀盘那园中的戏卢（楼阁），然后转往在于迦尼树下，以五欲而自娱乐。这时，那位天子登上树上去游戏，其心意乃告错乱，并一再的采华，就那样的堕在树下而命终，然后乃转生在此舍卫城中的大长者之家。当时，那五百名玉女，看到天子已亡，就椎胸唤呼，不能自胜（不能克制自己的悲伤）。

我在那个时候，曾用天眼去观见那位天子，在他命终而生在于舍卫城中的大长者之家后，经过八、九个月，便出生为一男儿，为端正无双，有如桃花之色。这时，这位长者子渐渐的长大，父母就为之求一息妇。娶妇不久之后，便又再命终，而转生在于大海中，作为龙蛇之形。当时，那位长者的满门的大小，都追慕而号哭，都痛毒而伤心。这时，那条龙又被金翅鸟所食，身坏命终之后，就生在于地狱内。这时，诸龙女都追慕情切，实在不可以言说！」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彼天采华时 心意乱不宁 犹水飘村落 悉没不得济  
是时玉女众 围遶而啼哭 颜貌极端正 爱华而命终  
人中亦啼哭 失我穷肠子 寻复取命终

无常之所坏

龙女随后追 诸龙皆共集 七头极勇猛 金翅之所害  
诸天亦愁忧 人中亦复尔 龙女亦愁忧 地狱受苦痛  
四谛之妙法 如实而不知 有生亦有死 不脱长流海  
是故当起想 修诸清净法 必当离苦恼 更不受有患

（那位天子上树去采华的时候，其心意已错乱而不安宁，有如大水之飘流村落那样，都沉没而不能济度。这时，天上的玉女们，曾来围遶而啼哭，颜貌极为端正，但由于爱华而告命终。转生为长者子，而娶妇之后不久，即告命终，致在人中时，长者的家族都啼哭而悲伤，而失去了我穷肠子〔断肠之苦〕，这不久就又取命终的事，乃为无常之所败坏的。又转生为龙，曾被龙女们前后所追随的，诸龙们也都在共集，有七个头，显示为很勇猛，然而也被金翅鸟所害〔所食〕。看来，诸天也愁忧〔为天子而死亡〕，人中时，也是同样〔生为人而后死〕，龙女也一样的愁忧〔生为龙，而被金翅鸟所食〕，最后即入地狱，而受种种的苦痛。）

（四谛的妙法，不能如实而知道的话，就会有生，也会有死，绝不能脱离长流

的大海的。因此之故，应当要生起想念，要去修持诸清净之法。这样的话，必定当会脱离苦恼，更不会再受有的灾患。）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常修行持无常之想，应该要广布无常之想，便能断除色爱，与无色爱，也能断除憍慢，无明也会永尽而没有余遗。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七五

大意：本经叙述目连的弟子与阿难的弟子，乃以梵呗而争胜负。其它的比丘就将此事禀告佛陀。佛陀乃开示，教人不可怀有胜负之心，应该要思惟四缘法，所谓意与经、律、论共相应为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有目连的弟子，与阿难的弟子，二人互相谈说而说：「我们二人，同时出声来诵经呗（为梵士之法曲，故又名梵呗。呗为呗匿，译为止断、止息，或赞叹。所谓调讽经文，能止断外缘，能上息内心。又多赞叹佛德的），看看谁为胜吧！」

这时，有众多的比丘，听此二人正在各各共论之事。听后，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坐在于一边。那时，众多的比丘白世尊说：「现在二人正在共论：『我们二人，都诵经呗，来看看谁诵的为妙？』」

那时，世尊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去叫此二位比丘，叫他们都到这里来。」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那位比丘从佛受教之后，就到那二人之处，对那二人说：「世尊叫你们！」

这时，二人听那位比丘之言后，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住在一边。那时，世尊告诉该二人说：「你们这些愚人！是否说过如此之语吗？『我们共诵经呗，看看谁诵的为妙？』」二人回答说：「如是，世尊！」世尊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否听过：我说此法就是共为竞诤吗？像如此之法，和梵志有甚么不同吗？」诸比丘们回答说：「不闻如来说过此法。」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并不与诸比丘们说过此法，并不说当与人诤竞胜负的。我在今天有所说之法，都是欲有所降伏，都是有所教化的。如果有比丘受法之时，应当要念念思惟四缘之法，所谓意识是否和契经、阿毗昙（对法，论）、律，共为相应与否？如果共为相应的话，就应当念念奉行！」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多诵无益事 此法非为妙 犹算牛头数 此非沙门要

若少多诵习 于法而行法 此法极为上 可谓沙门法

（如果多诵无益之说的话，此法就不是为为妙。有如在算牛的头数〔多诵而无益，等于是在算牛有几头—有几匹而已〕，这并不是沙门的关要之事。假如多少之诵习〔诵习若干，不多〕，但是对于法而行法的话，这种法就是极为最上的，可说就是沙门之法。）

虽诵千章 不义何益 不如一句 闻可得道  
虽诵千言 不义何益 不如一义 闻可得道  
千千为敌 一夫胜之 未若自胜 已忍者上

（虽然讽诵千章那么多，但是都为不义的话，有甚么利益呢？不如只诵一句，听到后可以得道！以千千人为敌，而有一勇夫可以胜过于他们，但是不如自己能胜过自己，已能忍者为上的！）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从今以后，不可再有诤讼，不可有胜负之心。所以的缘故就是：应当念念降伏一切人民之故（学道之人，应度己度人）。如果又有比丘，有胜负之心，有共诤讼之心，而共为竞胜的话，就应该以法与律，去治它。比丘们！因此之故，当自修行！」

就这样的，二位比丘听佛此语之后，就从座起，礼拜世尊之双足，而求忏悔其过错而说：「从今以后，绝不会再作如是之事，唯愿世尊，接受我们的悔过！」世尊告诉他们：「在大法之中，快得改过（最好之法就是能改过），你们能自知有诤竞之心为不对，就听许你们的悔过。诸

比丘们！不可再有这种事。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增上坐行迹 无常园观池 无漏无息禅 四乐无诤讼

（1.增上品经，2.坐禅经，3.乐行迹经，4.无常经，5.园观、浴池经，6.无漏经，7.无息经，8.禅经，9.四乐经，9.无诤讼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三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四

### 善聚品第三十二

概要：本品首先提示五根，依次为五盖、礼佛的五功德，以及阎罗王的五天使、罪人之在于地狱之苦相，佛陀与阿难的问答，天人的五衰，佛陀灭后，那罗陀比丘以文荼王夫人之死亡为缘，而为王说去，病人与看护之人之存心之五事。

二七六

大意：本经叙述信根、精进根、念根、

定根、慧根等五根为善聚，为最大的善聚，如能修行五根的话，就能成就须陀洹果，乃至成就阿罗汉果。因此，应求方便，去行持此五根。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讲说有关于善聚之事，你们听后应善思念它。」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们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到底是甚么法，名叫善聚呢？所谓五根（能生一切善法之本，故名为根）是。那五根呢？所谓信根（信三宝、四谛），精进根（勇猛勤修善法），念根（忆念正法），定根（心止于一境，而不散失），慧根（知道四谛，启发智慧），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这五根。如果有比丘修行五根的话，便能成就须陀洹（入流，初果），而得不退转之法，必定会成至道。由此转进其行，而能成就斯陀含（一来，二果），而再来此世间一次（含天上的一次），而尽其苦际。再转进其道，而成就阿那含（不还，三果），不免再来此世间，即又能取般涅槃（在色界天完成寂灭）。转进其行，而至于有漏之灭尽，而成就无漏，而得心解脱、智慧解脱，自身作证，而自游戏于其中。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胎，能如实而知道一切。

所言的善聚，就是此五根是。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乃为最大之聚，为众聚当中之妙。如果不行此法的话，就不能成就须陀洹，不能成就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以及如来、至真、等正觉。如果得此五根的话，便会有四果，便会有三乘之道（阿罗汉、辟支佛、如来）。所言的善聚，乃以此五根为上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去修行此五根。

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七七

大意：本经叙述贪欲、瞋恚、睡眠、调戏（掉举）、疑等五盖为不善之聚。所有的恶法，都由此而起的，三恶道也是因之而有，因此，当求方便，去灭此五盖。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讲说不善之聚，你们听后，应当要善思念它。」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乃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它为甚么叫做不善聚呢？所谓五盖是那五盖呢？（一）贪欲盖，（二）瞋恚盖，（三）睡眠盖，（四）调戏盖（掉举盖），（五）疑盖，这就是所谓的五盖。如果欲知道不善聚的话，就是这五盖。所以的缘故就是：比丘！当知！因为倘若有了畜生、饿鬼、地狱之分，诸所有的不善之法，都是由于此而生起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去灭除贪欲盖、瞋恚盖、睡眠盖、调戏盖、（掉举盖）、疑盖。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七八

大意：本经叙述承事礼佛的话，就能成就端正、好声、多财饶宝、生长者之家、转生天上等善处。因为如来乃有信、戒、闻、慧、善色等成就之故，大众当求方便，去完成此五种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承事，而礼佛的话，就会有五事的功德的。那五事呢？第一就是端正，第二就是好声，第三就是多财饶宝，第四就是会生长者之家，第五就是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天上等善处。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乃没有人能与他相等的！如来乃有信、有戒、有闻、有慧、有善色成就，因此之故，而能成就五事的功德。

又为甚么因缘，礼佛就能得端正呢？因为由于见佛的形像后，就会发欢喜之心，以此因缘，而得端正的。又由于甚么因缘，而能得好音声呢？由于拜见如来的形像后，能自三称其号，所谓南无如来、至真、等正觉，由此因缘，而能得好音声的。又由于甚么因缘，为多财饶宝呢？缘于他拜见如来之后，能作大布施，能散华、燃灯，以及其余的所施之物，由于此因缘，能获大财宝的。又由于甚么因缘，能转生在于长者之家呢？如果拜见如来的形像之后，其心已不会染着，而以右膝着在于地，长跪而又手（合掌），以至心去礼佛，由于此因缘，而能生在于长者之家的。又由于甚么因缘，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能转生于善处，能往生于天上呢？因为诸佛世尊的常法，就是这样的：诸有众生，以五事因缘，而礼拜如来的话，便能往生于善处天上。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这五事的因缘而礼佛的功德。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礼佛的话，应当求方便，去成就此五事的功德。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七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能用天眼去观得众生所趣的地方，有如在宅内知道出入往来之人那样。依次为：阎罗王以生、老、病、死、贼之五天使，去责问罪人之不修诸善法。罪人受诸地狱之苦。阎罗王发愿脱离地狱的苦难，而生人中，而出家学道。最后为佛嘱比丘应使身口意行无缺，灭除五结，修行五根。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犹如一间屋舍开有两扇门相对，有人住在其里面，又有人在于上面而住，观看其下面出入行来的人，都能一目了然（皆悉知见）那样，我也是如是的。我用天眼去观察众生之类的生者、终者（死亡），或者是转生在善趣，在恶趣，或者是善色、恶色，或者为好，或者为丑，随着他们所行所种的一切，都能一一知道明白。

如果又有众生，其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不诽谤贤圣，行正见之法，而和等见相应的话（行为合于正见），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善处的天上，这叫做众生行善。如果又有众生，行如此的善法，而不造恶行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再转生在于人类之中。如又有众生，其身口意都行恶，而造不善之行的话，在命终之后，会生在于饿鬼道之中。或又有众生，其身口意都行恶，而诽谤贤圣，和邪见相应的话，在其命终之后，会生在于畜生道之中。或者又有众生，其身口意都行恶，而造不善之行，而诽谤贤圣的话，在其命终之后，会转生在于地狱之中。

到这时，地狱的狱卒会捉此罪人，到阎罗王（地狱之主神）之处，示给阎罗王后，并作如是之语而说：『大王！当知！此人在前世之时，身口意都行恶业，作诸恶行之后，生在此地狱之中的。大王！此人要怎样惩治他呢？』这时，阎罗王会渐与那人私问其罪，告诉那位罪人说：『云何？男子！你本来的前世，为人身的时候，不曾看见人类之为有出生，而得作人身，而处胎之时，乃极为困厄，其痛苦实在难以处（难居住），到了长大之时，其中经过，须经人养有，乳哺（饮母乳），须依人的沐浴身体等事吗？』这时，罪人回答说：『实在看见过！大王！』阎罗王说：『云何？男子！你自己不知生法之要行吗？不知身口意行，应须修诸善趣（善行）吗？』罪人回答说：『如是！大王！如大王的教言！但是我乃愚痴，不能分别而实行善行。』阎罗王说：『如你所说，其事不异（实在如此）。又能知道你不作身、口、意之善行，因此，在于今天，应当要追究你放逸的罪行。这并不是你的父母所作的，也不是国王、大臣之所作的。本来就是你自己所作的罪业，现在自当受其恶报的。』当时，阎罗王先问其罪，然后乃敕令治他的罪。

又次，有第二位的天使问那位罪人说：『你本来作人之时，不看见老人的形体极为恶劣，行步乃苦竭（行时为极苦），衣裳被垢秽所坌着，进止（举止）都战掉（震栗），气息（呼吸）都以呻吟，不再有少壮时之心吗？』这时，罪人回答说：『如是！大王！我已看见过。』阎罗王说：『你当自知！你现在也会有如此的形老之法（会为老的性质），到老时，实会被人所讨厌，因此，当修其善行才对。』罪人回答说：『如是！大王！那时，实在不信这事情。』阎罗王回答说：『我实在知道你不作身口意之善行，现在当治你的罪业，使你以后不敢再犯。你所作的恶业，并不是父母所造的，也不是国王、大臣、人民所造的，你现在自造其罪业，就应当自受其恶趣。』这时，阎罗王，以此第二天使的身份，去教敕罪人。之后

又以第三天使的身份告诉那位罪人说：『你前身作为人类之时，不看见有病人之事吗？病人乃倒卧在于尿尿的上面，不能自动起居。』罪人回答说：『如是！大王！我实在看见过。』阎罗王说：『云何？男子！你自己不自知道你也当会有此疾病，不能免离此种疾患吗？』罪人回答说：『实在是的！大王！我实在不看见（因愚痴，而不解其会轮到自身之事）。』阎罗王说：『我也知道你的一切，你乃愚惑不解悟，我现在当治你的罪，使你以后不敢再冒犯此种罪行。这并不是你的父，不是你母所作的，也不是国王、大臣等人所造作的。』这时，阎罗王乃以此去教敕他。然后，

又以第四天使的身份去告诉那个人说：『云何？男子！人身有如枯木，如风去，如火歇那样的没有情想了（形容死亡）。那样的当儿，五亲（至亲）之类的人，

不是会围遶，而号哭吗？』罪人回答说：『如是！大王！我已看见过了。』阎罗王说：『你为甚么不作如是之念：我也当会难免于这死亡吗？』罪人回答说：『实在是的！大王！我实在不觉知。』阎罗王说：『我也相信你当时并不察觉此法，现在当治你的罪，使你以后不敢再犯。这种不善之罪，并不是父，并不是母，也不是国王、大臣、人民所造的，是你本来自作的，现在自当受此罪报。』

这时，阎罗王又以第五天使的身份告诉那位罪人说：『你本来作人之时，不看见有贼会穿墙破舍。去劫夺他人的财宝，或者放火烧屋（为灭证据），或者隐藏在于道路（为逃避罪行）。如果被国王所擒获时，就会被截手足，或者会被杀亡，或者

会被关在牢狱，或者会反缚去遶市，或者使其负荷沙石，或者被执而倒悬，或者被攒箭所射，或者用融铜去灌其身，或者用火去炙，或者剥其皮，还使他食，或者剖开腹，而用草搯之，或者放在汤中，而煮他，或者用刀斫轮而斩其头，或者用象脚去踏杀，或者着在于标头，乃至死亡吗？』罪人回答说：『我实在看见过（曾作过此罪业）。』阎罗王说：『你为甚么缘故，会去私盗他人的财物呢？你都知道会受罪，为甚么要去犯罪呢？』罪人说：『如是！大王！我实在是愚惑之故。』阎罗王说：『我也相信你所说的，现在当治你的罪，使你以后不敢再犯。这种罪业并不是父母所作的，也不是国王、大臣、人民所作的，是你自作其罪，还是你自己要受其罪报的。』

这时，阎罗王问罪人之罪业之后，便敕令狱卒而说：『快将此人捉到狱中去！』当时，狱卒受王的教令之后，就捉此罪人，到地狱之中。地狱的左侧乃极为火燃，都是铁的城、铁的廓，地面也是用铁作的。有四城门，乃极为臭秽之处，好似被屎尿所染污过的。有刀山、剑树，围遶在于四面，又用铁的疏的笼（粗目之笼），盖覆在其上面。」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四壁四城门 广长实为牢 铁笼之所覆 求出无有期  
彼时铁地上 火然极为炽 壁方百由旬 洞然一种色  
中央有四柱 观之实恐畏 及其剑树上 铁隼鸟所上  
**臭处实难居** 覩之衣毛竖 种种之畏器 鬲子有十六

（四方的壁，有四个城门，又广，又长，实在很牢固的。上面被铁笼所盖覆，欲求脱离，实在是难以期望。那个时候，铁所造的地面上，有火燃极为炽盛，壁方百由旬之处，都洞然为一种色。）

（中央有四支柱，令人一看，实在会恐畏异常。那些剑树的上面，为铁嘴之鸟所

栖上的。这里是一极为臭秽之处，实在是难以居住的地方，令人一见之后，其衣毛都会倒竖的。有种种怖畏之器在里面，鬲子（附属）的地狱，也有十六之多。）

比丘们！当知！当时，狱卒曾用若干的令人苦痛之物，伎打此罪人。如那位罪人举脚着在狱中时，血肉都会消尽，唯有身骨之残留耳。这时，狱卒将此罪人，又用利斧去斫他的形体，使其苦痛难以计量。然而也使其求死不得，须要罪人之罪业消灭之后，方能得以脱离，他在于人间所作的罪业，都必须使其除尽，然后才能得以脱出其苦处。

这时，那位狱卒又将此罪人，使其缘于刀剑之树，或使其上树，或使其下树。当时，由于罪人爬在于树上之故，便会被那些铁嘴之鸟所食，或者被啄其头，然后取食头内之脑。或者被鸟取其手脚，然后打其骨而取食其髓。然而其罪还是未完毕，要等到罪刑完毕之后，然后才能得以脱出其苦处。

这时，狱卒又取那位罪人，使他抱住热的铜柱而坐。这乃前世之时，喜欢淫泆之故，因此之故，才会受此罪苦，才会被罪业所迫，终究不能得以脱离。这时，狱卒从罪人的脚跟，抽拔其筋，乃至项中（颈内），而前挽（牵筋出来）。或者使

其被车所载，或者前进，或者后退，都不得自在，其中所受的苦痛，实在难以称计。必须使其罪业消灭，然后才能脱出其苦。

这时，狱卒又执取那位罪人，掷放在火山上面，然后驱使其或上或下。这时，须极为烂尽，然后乃能得出。当时，罪人乃由于此因缘，求死不得，须要当使其罪业都除尽，然后才能得出。

这时，狱卒又取罪人，拔抽他的舌头，掷着在于其背后，此中所受的苦痛，实难以称计的，然而却求死不得。当时，狱卒又取罪人放着在于刀山之上，或者断其脚，或者断其头，或者断其手。须要当使其罪消灭，然后才能得以脱出。

这时，狱卒又用烧热的大铁叶，覆在于罪人的身上，好像在世时穿衣的模样，当时的苦痛，实为剧毒，难以忍住，这都是由于贪欲之故，才会致于如是之罪苦的。这时，狱卒又使罪人，作五种的使役（双手双足与身心都苦痛的刑罚）。首先驱使他偃卧，然后取铁钉去钉他的双手双足，又用一钉去钉在其心中，在此中间所受之苦痛，实在难以言宣。须要当使其罪消灭之后，然后才能得以脱出。

这时，狱卒又取罪人，将其身颠倒，而举放在于镬中。当时，身体至于下时，都统统烂尽。如还至于上时，也同样的烂尽，假如至于四边，也是一样的烂尽，其酸楚毒痛的情形，实在是不可称计的。现出时也烂，不现出也是烂，有如在大釜中煮小豆那样，或浮上，或沉下，现在的这位罪人也是同样的，浮现也是烂，不浮现而沉下时，也是烂，在于其中受苦的情形，实在难以称计。必须要等到其受罪完毕之后，然后才能得以脱出。

比丘！当知！或者又有时，那些地狱当中，经过数年之后，东门才开启一次。这时，罪人就又往趣其门，但是其门却自然的又关闭起来。那时，罪人都皆倒在地上，在其中所受之苦，乃不可能具宣出来。或者有时，各各都会自称怨责，都这样说：『我乃由于你们之故，才不能得以逃出门外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愚者常喜悦 亦如光音天 智者常怀忧 如似狱中囚

（愚痴的人都常常喜悦，也如光音天那样。有智慧的人则常怀忧念，类似于地狱中的囚人那样〔愚人只顾享受，不知造福，智者都常怀爱念，恐造恶业而堕落，故能常常提高警觉，不致造恶业〕）。

这时，大地狱之中，经过百千万年之时，北门又开一次。当时，罪人又向北门而去，然而门便关闭，必须当使其罪业消灭之后，才能得以脱出。这时，那些罪人又经数百万岁之后，才能得以脱出。因为在人中之时所作的罪业，必须使其受刑完毕之故。这时，狱卒又取罪人，而用铁斧斫罪人的身体，经过若干的罪刑，然后再使令其更换，必须当使其罪苦都完毕之后，然后才能得以脱出。

比丘！当知！或者又有时，东门又再开一次，这时，那些众生就又往诣于东门，然而门又自动的关闭，而不能得以出来。假如能够得以出来，但在外面又有大山，就会往趣其处，当罪人进入山中时，就会被两山所压，有如压麻油那样，在其里面所受之苦痛，实难以称计。必须当他的苦报已尽，然后才能得以脱出。那时，那些罪人转得前进时，又会值遇热灰的地狱，此狱的纵广为数千万由旬，在中间，受苦之事，实在难以称计的。必须当罪受完之后，才能得以脱出。而转又前进时，其次会遇有刀刺的地狱。这时，罪人又入于此刀刺的地狱当中，当时便会有大风之吹起，会来破坏此罪人的身体筋骨，在此里面所受之苦痛，实在不可以称计的。必须当他的罪业消灭之后，然后才能得以脱出的。

其次，又有大热灰的地狱。这时，罪人又入此大热灰的地狱中，形体会被其融烂，所受之苦痛为无量。必须当他的罪业消灭之后，然后才能得以脱出的。这时，罪人虽然能得脱出此热灰的地狱，但是又值刀剑的地狱，此狱的纵广为数千万里。这

时，罪人入此刀剑的地狱之中，在其中所受的苦痛，乃不可以称计的。必须当使其罪业消灭之后，然后才能得以脱出。

其次，又有沸屎地狱，里面有细虫，会攢入罪人的骨内，而彻其髓，会食此罪人。虽然罪毕而得出此地狱，然而前面会值遇狱卒。这时，狱卒会问罪人说：『你们欲到何处去呢？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罪人回答说：『我们并不知道从甚么地方来的，也不知道当到何处去，但我们现在乃极为饥困，都欲求食物。』狱卒回答说：『我们当会供给与你们。』于是，狱卒就取罪人，使他仰卧，而取大热的铁丸，使罪人吞下。像如是的，罪人的受苦，乃不可以称计的。这时，热铁丸从口而下过的肠胃，都皆烂尽，受苦乃难以量出。必须当使其罪业消灭之后，然后才能得以脱出的。

那些罪人不堪受此苦痛，还又入于热屎地狱、刀剑地狱、大热灰地狱，还来经过如是这般的若干地狱。这时，那些众生不堪受苦，还而会回头来至于热屎地狱之中。这时，狱卒对那些众生说：『你们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的？要到甚么地方去呢？』罪人回答说：『我们并不能自知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的，现在又不知当到甚么地方去？』狱卒问他们说：『现在须要甚么东西吗？』罪人回答说：『我们口渴的利害，须要饮水。』这时，狱卒就取罪人仰卧，然后将融铜灌入罪人的口内，使令溶铜从口流下而过，在此中间所受的罪苦，乃不可说尽。须要当使其罪业消灭之后，然后才能得以出来。这时，罪人不堪受此苦痛，就还入于沸屎地狱、剑树地狱、热灰地狱，还入于大地狱之中。

比丘！当知！那时，罪人的苦痛，实难以称计。假如罪人在此时眼根看见色境的话，其心也不会爱乐，倘若耳根闻到声境时，或鼻根嗅到香境，舌根尝到味境，身根触到细滑的触境时，都不会爱乐，意根感知法境，都会起瞋恚。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本来不作善行的果报，都恒作恶业之故，才会致于如此的罪业。

这时，阎罗王教敕那些罪人说：『你们不能得善利，往昔之时，在于人类当中，受人间中的福报，然而你们的身口意却不与其行相应，也不惠施与人，也不仁爱（爱语）、利人、等利（同事），因此之故，现在才会受此苦报的。这些恶行，并不是你们的父母所为，也不是国王、大臣所作的。诸有众生，如果其身口意都清净，没有沾污的话，就类似于光音天。诸有众生，假如作诸恶行的话，就类似于地狱之中。你们的身口意都不清净之故，才会致于如是之罪！』

比丘们！当知！阎罗王也曾经作如是之说：『我当会在甚么时候脱此苦难，而转生在于人中呢？我如果已得人身的话，便得去出家，去剃除须发，穿三种的法衣，出家去学道！』阎罗王尚且作如是之念，何况你们现在已得人身，已得此沙门之道呢？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念行持身口意之善行，不可使其有所缺欠；应当灭除五结（贪欲、瞋恚、身见、戒取见、疑），修行五根（信、精进、念、定、慧等根）。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八〇

大意：在受岁之日（结夏安居完了的那天），佛陀敕阿难击搥椎去集大众，举行僧众自恣，而达于清净无咎。多耆耆即用偈赞叹佛陀，以及诸比丘，佛陀乃印可他为造偈第一，所说无疑难。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东苑鹿母园中（为毘舍佉所献的园林。毘舍佉为鸯伽国的陀难闍那长者之女，为玉耶女之姊，常布施教团，被誉为僧伽母。嫁给弥迦罗，感化其夫信佛，其夫感动的叫她为母，鹿母乃由之名焉），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这时，世尊于七月十五日，在于露野地（无遮盖的露地，是露天的草地上），敷座而坐，诸比丘僧则前后围遶。佛陀乃告诉阿难说：「你今在此露地，赶快击打撻椎，所以的缘故就是：今天为七月十五日，是受岁之日之故。」（结夏安居完了之日，众僧在大众当中忏悔自己的过错，

请大众当面指正，是自恣之日。由于以夏安居计算年岁，而增一法腊，故为受岁。）

这时，尊者阿难乃右膝着地，长跪叉手（合掌），便说此偈而说：

净眼无与等 无事而不练 智慧不染着 何等名受岁

（净眼〔世尊〕乃没有人能和您相匹等的，没有一事不熟练的，有智慧而不染着于一切，到底甚么名叫受岁呢？）

那时，世尊也用偈由答阿难说：

受岁三业净 身口意所作 两两比丘对 自陈所作短

还自称名字 今日众受岁 我亦净意受 唯愿原其过

（受岁就是清净三业，为身口意所作的事。两两〔一对一对的〕比丘相对，各人都应自述自己在结夏安居中所造的过错，还要自己说出自己的姓名，今天要在大众当中受岁〔举行忏悔自己之过，并请大众举出是否犯过，同时祈大众指正〕。我也要净意而受岁，唯愿究其过错！）

那时，阿难又用偈问其义而说：

过去恒沙佛 辟支及声闻 尽是诸佛法 独是释迦文

（过去如恒沙的佛陀，以及辟支佛和声闻们，都是以此而行诸佛法的吗？或者唯独是释迦文佛您所行的法吗？）

那时，佛陀又用偈回答阿难说：

恒沙过去佛 弟子清净心 皆是诸佛法 非今释迦文

辟支无此法 无岁无弟子 独逝无伴侣 不与他说法

当来佛世尊 恒沙不可计 彼亦受此岁 如今瞿昙法

（如恒河沙那么多的过去的佛陀，以及弟子之为了清净心的这些法，均为是佛法，不只是唯有现在的释迦文佛是如此而已的。那些辟支佛，则没有此法，没有受岁，也没有弟子，独自逝去而没有伴侣，并不和他人说法。当来的佛陀世尊，如恒河沙不可计出的那么多，他们也是同样的

受此岁法，有如今天瞿昙我的法那样。）

这时，尊者阿难听此语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实时升上讲堂，手执撻椎，并作如是之语说：「我现在击此如来的信鼓，诸有如来的弟子们，都应当普集而报到！」

那时，又说此偈而说：

降伏魔力怨 除结无有余 露地击撻椎 比丘闻当集

诸欲闻法人 度流生死海 闻此妙响音 尽当云集此

（将降伏弊魔的力怨，将除结缚而没有余遗，现在于此露地击打撻椎，比丘们听此声音后，应当普集而来。诸位欲听法的人，欲渡此生生死大海的人，听到此妙响音之后，就应该都云集到这里来！）

那时，尊者阿难已经击撻椎完毕之后，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住在于一边，然后白世尊说：「现在正是时候，唯愿世尊，有甚么教敕吗？」

这时，世尊告诉阿难说：「你且随次而

坐，如来自当会知道时宜。」当时，世尊坐在草座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都统

统坐在于草座上。」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诸比丘们就各坐于草座上。

这时，世尊默然，观察诸比丘后，便敕诸比丘们说：「我现在欲受岁（自恣），我对于众人，是否有过咎之处吗？又不犯身口意之业吗？」如来说此语后，诸比丘们乃默然没有回答。这时，世尊又再三的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欲受岁，然而我是否对于众人有过错的事吗？」

这时，舍利弗尊者，就从他的座位站起来，在佛前长跪叉手，而白世尊说：「诸比丘们说曾观察如来，并没有身口意的任意过错。所以的缘故就是：世尊到了今天，对于不得度的人，都已得度，不解脱的人，都给他们解脱，不般涅槃的人，都令他们般涅槃，没有救的，也都作为救护，也作为盲目之人的眼目，作为有疾病的人之大医王，在三界里，为独尊，没有人能逮及的，为最尊、最上的。同时，对于未生起道意的人，都使他们发起道意，众人当中之未寤的，世尊都使其醒寤，未闻法的，都使其听法，为迷路的人作径路，都恒用正法教导于人。由于这种种的事缘，如来并没有咎于众人，也没有身口意业之过错。」

这时，舍利弗又白佛说：「我现在向于如来自陈，是否有过咎于如来，以及比丘僧呢？」

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舍利弗！你现在并没有由于身口意所作的罪行。所以的缘故就是：你现在的智慧乃没有人能逮及的。你有种种的智慧，有无量的智慧、无边的智慧、无与等的智慧，有疾智、捷智、甚深之智、平等之智。同时也是少欲知足，乐于寂静之处，多诸方便，念不错乱，能总持三昧，根原具足。是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解脱知见）成就，为勇悍能忍，所说的都无恶，不作非法，心性庠序，并没有卒暴之行。有如转轮圣王的最大的太子，当会绍继王位，大转法轮。舍利弗你也是如是，能转无上的法轮，为诸天、世人，以及龙、鬼、魔，或者是魔天本来所不能转的。你现在所说的，都常如法义，未曾有违真理的。」

这时，舍利弗白佛说：「在座的比丘五百位比丘，也都当受岁，此五百人都没有过咎于如来之法吗？」世尊告诉他说：「我也不怨责此五百位比丘的身口意所行所作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位舍利弗在大众当中，乃极为清静，并没有瑕秽。而现在的这些大众当中，最小的下坐也已得须陀洹道（初果，预入圣人之流），必定当会上及于不退转之法，因此之故，我不会怨责于此大众。」

那时，多耆奢（婆耆奢，为舍卫城的婆罗门之子，出家后为即兴的诗人），在此大众当中，就从其座站起，趋至于世尊之前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白世尊说：

「我现在是否堪任欲有所论之人吗？（可以发言吗？）」世尊告诉他说：「欲有所说的话，现在正是其时！」

多耆奢就在于佛前赞叹佛陀，以及比丘僧，而说此偈说：

十五清静日 五百比丘众 诸结缚悉解 无爱更不生  
转轮大圣王 群臣所围遶 普遍诸世界 天上及世间  
大将人中尊 为人作导师 弟子乐徒从 三达六通彻  
皆是真佛子 无有尘垢者 能断欲爱刺 今日自归命

（在十五日，清静的今天，五百位比丘都集在于一处，诸结缚都已解开，已没有贪爱，更不再生。转法轮的大圣法王，被解脱的诸群臣所围遶，普遍于诸世界、天上，以及世间。大将〔世尊〕乃为人中之尊，作人的大导师，弟子们都乐于随从，三达〔三明，宿命、天眼、漏尽〕六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都已通彻而具足。通通都是真正的

佛子，都没有尘垢的人。也是能断欲爱之刺的人，今天都自归命。）

那时，世尊乃印可多耆耆所说的。当时，多耆耆曾作如是之今念：如来今天印可我所说的。因此，而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从座起，礼佛后退下，还皈就于其本位。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声闻中的第一能造偈的弟子，就是所谓多耆耆比丘是。所说的，都没有疑难，也是多耆耆比丘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八一

大意：本经叙述三十三天的一位天子五衰相现，当会堕入于猪胎。帝释天即教令他自归三宝，因此，得免入于恶道，而降生为长者之子，然后出家证果，在于佛前宣说四谛，佛陀乃听许他为大沙门。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都俱在。

那个时候，在三十三天里（忉利天，第二层天），有一位天子，其身形已有五死的瑞应（凶相之兆）。那五种呢？第一就是华冠自萎，第二就是衣裳垢坩，第三就是腋下流汗，第四就是不乐于本位，第五就是玉女违叛。那时，那位天子曾愁忧苦恼，而捶胸叹息。

这时，释提桓因（帝释天）听闻这位天子正在愁忧苦恼，而捶胸叹息，便问一位天子说：「这是甚么音声，为甚么会响彻到这里呢？」那位太子回答说：「天王！当知！现在有一位天子，其生命即将欲终，因此，而有五死的瑞应之出现。第一就是其华冠已自萎，第二就是衣裳被垢坩，第三就是腋下会流汗，第四就是不乐于其本位，第五就是玉女们都违叛。」

那时，释提桓因就到那位将欲临终的天子之处，对那位天子说：「你现在为甚么缘故，愁忧苦恼，乃至于如此呢？」天子回答说：「尊者因提（因陀罗，帝释天）！为甚么能得不愁忧苦恼呢？我的生命将欲终了，而有五种的死怪象：华冠自萎，衣裳垢腻，腋下流汗，不乐于本处，玉女违叛。现在此七宝的宫殿统统都会忘失，以及五百名玉女也当会作星散，我所食的甘露，现在已经没有气味了。」

这时，释提桓因对那位天子说：「你岂不听过如来所说之偈吗？」

一切行无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则不死 此威为最乐

（一切行都是无常的，有生的必定会有死。如果不生的话，就不会死亡，这种寂灭乃最为安乐的。）

你现在为甚么缘故愁忧到了这种程度呢？一切行都是无常之物，如欲使为有常的话，这事情乃不是这样的。」

天子回答说：「云何？天帝！我那能得到不愁忧呢？我现在的天身为清净没有瑕秽，光明有如日月，没有不照到的地方。然而将舍此身，死后当会生在罗阅城中的猪腹当中而生，生时都恒食屎类，死时会被刀所割截的。」这时，释提桓因对那位天子说：「你现在可以自归依佛，自归依法，自归依众（僧）如能这样的话，那时便不会堕落于三恶趣的（地狱、饿鬼、畜生）。」

这时，天子请示帝释天说：「是否由于归依三尊（佛法僧），就不会堕落于三恶趣吗？」释提桓因说：「如是（是的）！天子！如果有众生自归依三尊的话，终皈

不会堕落于三恶趣的。如来曾经说过此偈：

诸有自归佛 不堕三恶趣 尽漏处天人 便当至涅槃

（诸有众生如果自归依佛的话，就不会堕落于三恶道。会尽其诸漏，而处于天人当中，最后便当会至于涅槃〔寂灭，解脱生死轮回〕。）

那时，那位天子问释提桓因说：「现在如来到底在甚么地方呢？」释提桓因说：「现在如来住在于摩竭陀国的罗阅城（王舍城）中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天子说：「我现在已没有这种神力可得至于那个地方去觐省如来了。」释提桓因回答说：「天子！当知！你只要右膝着地，长跪叉手（合掌），向于下方那一方，而作如是之言：『唯愿世尊善于观察，我现在已陷于垂穷之地（到了极苦的处境），愿佛矜愍我！现在要自归依三尊，皈依无所著的如来。』就成了。」

这时，那位天子就听从释提桓因之言，就便长跪向于下方，自称其姓名，而自归依佛、自归依法、自归依众（僧），愿尽形寿为真正的佛子，并不用天子（不愿再生为天子）。像如是的，至于三次说如此之语后，就不再处于猪胎，乃当会更生为长者之家。

这时，那位天子见此胜缘之后，就向释提桓因说此偈而说：

善缘非恶缘 为法非为财 导引以正道 此者尊所叹  
蒙尊不堕恶 猪胎甚难因 自察生长者 因彼当见佛

（这是善缘，并不是恶缘，是为法，而不是为财。导引用正道，这乃是尊者〔帝释天〕所称赞之事。现在承蒙尊者的提示，已不免堕于恶道，猪胎乃甚为难以为因的了。我自察会转生于长者之家，由于生在那里，便当得见佛陀了。）

这时，那位天子，则随着其时寿的长短，而转生在于罗阅城中的大长者之家。当时，长者的妇人，自知有娠（怀孕）。到了十个月满了之时，乃生一男儿，为端正无双，为世间所希有的。这时，释提桓因由于知道此儿已经十岁，就数数（屡次）去告诉他：「你应忆起本所作的缘本，你曾经自言过：『我当会由于其因缘（生在长者家的因缘），而得见佛陀。』现在正是时候了，可以去拜见世尊了，如果不去的话，后来必定会后悔的！」

那个时候，尊者舍利弗，到了乞食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罗阅城去乞食，渐渐往至于那位长者之家，就在于门外静然而住。当时，长者子看见舍利弗着衣持钵，容貌很殊特，看见之后，便到了舍利弗之前，而作如是之言：「你这位行者是甚么人？是谁的弟子？是行甚么法呢？」舍利弗说：「我的师父出身于释迦种，我乃在于其中出家学道的。我的师名为如来、至真、等正觉，我乃恒从他受法的。」

这时，小儿即向舍利弗说此偈而说：

尊今静然立 持钵容貌整 今欲求何等 与谁在此住

（尊者现在静然的站在于这里，手持钵器，容貌很整齐。现在欲求甚么呢？是为谁而站立在于此的呢？）

这时，舍利弗也用偈回答而说：

我今不求财 非食非服饰 故来为汝故 善察听我语  
忆汝本所说 天上言誓时 人中当见佛 故来相告耳  
诸佛出兴难 说法亦复然 人身不可获 亦如优昙花  
汝今随我来 俱亲如来容 必当为汝说 至要之善趣

（我现在不是为了求财而来，也不是为了饮食，也不是为了服饰而来，是为你的缘故而来的，你要善察而听我的话。你要忆起你本来所说的，你在天上时曾经发过誓，说生在人中时，当会去见佛，因此之故，才来这里相告与你而已！）

（诸佛出兴在于世间，是非常难遇之事，在世说法，也是同样的难以遇到的事。）

人身不那么简单可以获得的，有如优昙花〔灵瑞花，三千年开一次花〕那样之难事。你现在随我而来，一同去亲见如来的容貌，必定当会为你讲说那些至要的善趣之道。）

这时，长者子听舍利弗之语后，就先至于其父母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站立在一边。这时，长者子白其父母说：「唯愿听许（允许）我到世尊之处，去承事礼敬，问讯世尊的康强！（向世尊问安）。其父母回答说：「现在正是其时（核准他去见佛）。」

长者子就集香花，以及好的白毡，和舍利弗尊者，相随在其后面，往至于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住在于一边。那时，舍利弗白世尊说：「这位长者子，乃居住在于此罗阅城内，并不认识三尊，唯愿世尊您，善与他说法，使他能够度脱！」

当时，长者子遥见世尊的威容很端正，诸根都寂静，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庄严其身。也如须弥山王那样，其面乃如日月，令人百看不厌。就前进去礼佛的双足，然后住在于一边。那时，长者子就用香花，散在于如来的身上，又用新的白毡，奉上于如来，然后又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住在于一边。

这时，世尊渐与他说法，所谓其论说，乃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说欲为不清净，漏就是大患，出家为最要的。这时，世尊已知道小儿的心已开，其意已解，就以诸佛世尊恒常所说的法：苦、集、尽（灭）、道（四谛），这时，世尊都统统给与长者子讲说。

这时，长者子就在于其座上，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清静，不再有瑕秽。当时，长者子即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后，白世尊而说：「唯愿世尊！听使我出家，而得作沙门！」世尊告诉他说：「凡是求道的人，如果不辞父母的话，就不得作为沙门。」这时，长者子白世尊说：「必定当会使我的父母听许的。」世尊告诉他说：「现在正是其时。」

那时，长者子就从其座站起，行头面礼足之后，便退下而去，就回至其家，白其

父母说：「唯愿听许我，能得作为沙门！」父母回答说：「我们现在唯有一子你，而家中的产业又那么的饶财多宝。你欲去行沙门法，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事。」长者子说：「如来出现在于世间之事，乃经过亿劫之久才会有事，实在是非常难得遭遇的事，时时（应时）乃能出现耳！也如优昙钵华（灵瑞华）之时时（应开之时）乃有的事而已！如来也是如是，亿劫之久乃能出现耳！」这时，长者子的父母就各共叹息而作如是之语道：「今正是时，随你所宜吧！（听许他的出家去学佛）。」

这时，长者子乃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便辞别父母而去，诣世尊之处，到达后，头面礼足，然后站立在一边。那时，那位长者子白世尊说：「我的父母已经听许我了，唯愿世尊听使我出家学道！」那时，世尊告诉舍利弗说：「你现在度这位长者之子，使他作为沙门吧！」舍利弗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舍利弗从佛受教，度那位长者子作为沙弥，每日都教诲他。

这时，那位沙弥在闲静处，乃自克修，所以说：族姓子，出家学道，剃除须发，修习无上的梵行，就是欲得离开一切苦恼。经过一段时日后，沙弥即成阿罗汉，乃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白世尊而说：「我现在已经见佛闻法，都已没有所疑之事了。」世尊问他说：「你现在是怎样的见佛闻法，而没有狐疑的呢？」

沙弥白佛说：「色就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的，苦的就是无我，无我就是空，空即为非有、非不有，也是无我。像如是的，为智者所觉知。痛（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的，苦的就是无我，无我就是空，空即为非有、非不有，这些也是智者所觉知的。此五盛阴都是无常，都是苦、空、无我、非有，都是多诸苦恼，

不可以疗治，都恒在于臭秽之处，不可以久保。我就是这样的通通观察，而知道为无有我，今天乃观察此，便就是已见如来了！」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沙弥！即听许你为一大沙门。」那时，那位沙弥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八二

大意：本经叙述文荼王由于其第一夫人之命终而忧愁，那罗陀即为王说除忧患之法，教王不可忧于应失、应灭、应老、应病、应死的物体。文荼王听后得除愁苦，而皈依三宝，而不杀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那罗陀尊者（能断烦恼，能降伏龙，使其皈依三宝的尊者），住在于波罗梨国（华氏城，中印，摩竭陀国的都城）的长者的竹林中。

那个时候，文荼王（阿闍世王之孙）的第一夫人，已取命终。她是王所爱敬，念念未曾去怀的夫人。这时，有人到了王所，白文荼王说：「大王！当知！您的第一夫人在于今天，已经命终了。」这时，大王听到夫人已无常的消息，就怀愁忧，而告诉来说：「你赶快载夫人的死尸，将麻油放着在于棺木（铁制的油槽）之中，我将去看她。」这时，那个人受王的教命，就去扶持夫人之身，将她放在于麻油的棺木中。

那个时候，大王听到其夫人已逝世，乃极怀愁恼，不食不饮（饮食都下不了肚），又不治法，又不理王事。

当于其时，左右当中有一人名叫善念，他是恒与大王执剑的人，他白大王说：「大王！当知！在这国界内，有一位沙门，名叫那罗陀（那罗达多），已证得阿罗汉果，有大神足，又为一位博识多知，无事不练，辩才勇慧，语常含笑的人。愿大王当往去见他，去听他的说法。如果大王闻其法后，必定不会愁忧苦恼的。」大王回答说：「善哉！善哉！能善说此语。你现在，善念啊！你就先去向那位沙门说。所以的缘故就是：凡是转轮圣王欲有所到的地方，必定事先遣人，如不先遣信，而到其处的事，此事就不然的了。」

这时，善念回答说：「如大王的教言！」就受王的教令，往至于长者的竹园中，到那罗陀之处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立在于一边。那时，善念白那罗陀尊者说：「尊者！应当知道！大王的夫人今天已命终，因于此，大王乃非常的苦恼，不食，也不饮，也不再治王法、国事。现在欲来觐见尊者您的尊颜。唯愿到时候善与他说法，使大王不再有愁苦！」那罗陀回答说：「如欲来的话，现在正是其时。」这时，善念既听尊者的教令，就头面礼足之后退还而去，往至于王所，而白大王说：「已向沙门说过了，大王宜知其事。」

大王就敕令善念而说：「你快严驾宝羽的车辆，我现在欲去觐见那位沙门。」这时，善念就去严驾宝羽的车辆，然后向大王说：「严驾已办好，大王应知时宜。」当时，大王即乘宝羽之车，就出城去那罗陀之处，到达后，步行而进入于长者的竹园中。凡是当人的大王之法，欲拜见尊者时，须除五威容（剑、盖、华鬘、珠柄、履），大王都做到，都将它放置在一边，然后到那罗陀尊者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

礼，然后退坐在一边。

这时，那罗陀告诉大王说：「大王！当知！梦幻之法，会使人生起愁忧，泡沫之法，以及那些如雪揣（会融化）之法，都会令人起愁忧，是不值得的。同时，也不可以华法（空中之华，不实之物）之想，而生起愁忧才好。所以的缘故就是：应知道有五事，乃最为不可得之事，是如来所说的。那五事呢？（一）凡是物体，都应该会尽，欲使其不尽，是不可得的事。（二

凡是物体，都应该会灭，欲使其不灭，是不可以得到的。（三）人都是会老之法，欲使其不老之事，是不可以得到的事。其次，（四）所谓有病之法，欲使其不病之事，是不可以得到的事。又次，（五）人都为会死之法，欲使其不死之事，是不可以得到之事。这就是所谓，大王！就是有此五事，乃最为不可得之事，是如来所说的。」

那时，那罗陀便说此偈而说：

不以愁烦恼 而获其福佑 设有怀愁忧 外境得其便  
若使有智者 终不思惟是 外敌便有愁 而不得其便  
威仪礼节具 好施无恚心 当求此方便 使获其大利  
设使不可得 我及彼众人 无愁便无患 行报知如何

（不能以愁忧烦恼，就能获得其福佑的。如果怀有愁忧的话，外境（敌人）就会得到其方便的。假如是有智慧的人的话，就始终不会思惟此事的（不愁忧）。这样，即外敌便反之而会有愁恼，便不能得到其便宜。）

（要具有威仪礼节，要好施而没有恚恚之心，应当求这种方便〔努力〕，而使其获得大利。假如不可得的事，我及那些众人们，都应无愁忧，这样的话，便不会有忧患，此行之报，你知道如何吗？〔有不可称量的果报的〕）

又次，大王！当知！应失去之物，便会失去，已失去之后，便会愁忧苦恼，便会痛苦不可以言宣，所谓：我所爱的，今日已失去。这就是所谓会失之物，便会失去，而在于其中，生起愁忧苦恼，痛苦不可以言宣。这就是所谓，大王！就是第一愁刺，会染着人的心意的。凡夫之人，有如此之法，由于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处之故。

又次，曾闻贤圣的弟子，知道所应失之物，便会失去，这时，他便不会生起愁忧苦恼，都常作如是而学：我现在所失去的，并不是只是我一个人之事而已，其余的人，也同样的有此法的。假如我在其中生起愁忧的话，这就不是其宜的了（不应该的。）或者因此而会使我的亲族生起愁忧，会使怨家欢喜。对于食物不能消化（不饮食）的话，就当会成病，身体就会烦热，会由于此缘本，而致于命终的。如果在于那个时候，能作如是之想的话，便能除去忧畏之刺，便能脱离生老病死，不再会有灾患苦恼之事。

又次，大王！应该会灭之物，便会消灭，已灭便会愁忧苦恼，痛苦不可以言宣；我所爱的，今天已消灭了。这就是所谓对于消灭之物，便会灭我的心。便会在于其中生起愁忧苦恼，痛苦不可以言宣。这就是，大王！就是所谓第二愁刺，会染着吾人的心意。凡夫之人，有这种法，都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之处之故。

又次，曾闻贤圣的弟子，知道所应灭之物，便会消灭，这时，此人并不会生起愁忧苦恼，都常作如是而学：我现在所灭之物，并不是唯独我一人之事而已，其余的人也同样的有如是之法。假如我在此里面生起愁忧的话，这就不是其宜（不应该）。因为或者会因此而能使亲族生起愁忧，会使怨家生起欢喜的。由于食不消化（不饮食），就当会成病，身体会烦热，会由于此缘本，而致于命终的。这样去想的话，在于那时，便能除去忧畏之刺，便能脱离生老病死，不会再有灾患苦恼之法。

又次，大王！应该会老之物，便会老，已老之后，便会有愁忧苦恼，便会痛苦

不可以言宣：我所爱的，现在已老了。这就是所谓会老之物，便会老，而在于其中会使人生起忧愁苦恼，痛苦不可言。这就是，大王！就是第三种愁忧之刺，会染着人的心意。凡夫之人有如此之法，都是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之处的缘故。

又次，曾闻贤圣的弟子，知道应该会老之物便会老，这时，此人就不会生起愁忧苦恼，常会作如是而学：我现在所应老

事，并不是唯独我一人而已，其余的人也有如此之法的，如果我在于其中生起愁忧的话，这并不是其宜的（不应该）。或者会因此而使亲族们生起忧愁，怨家会起欢喜的。如食不消化（不饮食）的话，就当会成病，身体便会烦热，由此缘本，便会致于命终。能觉知此之故，那时，便能除去忧畏之刺，便能脱离生老病死，不再会有灾患苦恼之法。

又次，大王！应该会病之物，便会生病，已病的话，便会愁忧苦恼，便会苦痛不可以言宣：我所爱的，今天乃有病。这就是所谓会病之物，便会有病，会在于其中生起愁忧苦恼，苦痛不可以言宣。这就是所谓，大王！所谓第四种愁受之刺，会染着人的心意。凡夫之人会有如此之法，都是由于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之处的缘故。

又次，曾闻贤圣的弟子，知道所应病的物便会有病，就是所谓此人便不会生起愁忧苦恼，常会作如是而学：我现在所应病

之事，并不是唯独我一人而已，其余的人，也同样的有如是之法的。假如我在此中生起愁忧的话，这就不应该的了。或者会因此而使亲族们生起忧愁，会使怨家生起欢喜的。如食不消化（不饮食）的话，就当会生病，身体便会烦热，由于此缘本，便会致于命终。知道此义的那时，便能除去愁畏之刺，便会脱离生老病死，不再会有灾患苦恼之法。

又次，大王！应该会死之物，便会死，已死了，就谓之死物，而会在于其中生起愁忧苦恼，苦痛不可以言宣。这就是所谓，大王！就是所谓第五种愁忧之刺，会染着人的心意。凡夫之人有如此之法，都由于不知生老病死之所来之处的缘故。

又次，曾闻贤圣的弟子，知道所应死的便会死，这时，此人便不会生起忧愁苦恼，会常作如是而学：我今有死者，并不是唯独我一人而已，其余的人也是同样的有如是之法的。我假若在此中间生起愁忧的话，这并不是应该的。或者会使亲族们起忧，使怨家起欢喜，而食不消化（不能食）的话，就当会成病，身体会烦热，会由于此缘本，而致于命终的。这样的觉知的话，在于那时，便能除去愁畏之刺，便会脱离生老病死，不再会有灾患苦恼之事。」

这时，大王白尊者那罗陀说：「这名叫甚么法呢？应当怎样去奉行呢？」那罗陀说：「此经名叫除忧之患，应当思念而奉行！」

这时，大王说：「实如您所说的，实能除去愁忧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听此法之后，我所有的愁苦，今天都永远灭除之故。如果尊者有所教敕的话，就请常到我的宫中来，我当会相供给于您的，也因此，而使国土的人民都能受福无穷。唯愿尊者能广演此法，使其永存于世间，使四部之众，都能长夜安隐，我现在要自归依于尊者那罗陀您！」

那罗陀说：「大王！不可以自归依于我，应当自归依于佛。」这时，大王问尊者说：「现在佛陀在甚么地方呢？」那罗陀说：「大王！当知！迦毗罗卫大国，转轮圣王，其种，出于释迦姓，此王有子，名叫悉达，后来出家学道，已自致于成佛，号为释迦文。大王应当自归依于他。」大王又问说：「现今在甚么地方？离开这里有多远呢？」那罗陀说：「如来已经取入于涅槃了。」大王说：「如来之取入于灭度为甚么那么的快速呢？如果当在世间时，则不管经过数千万由旬之远，也当会去覲省的。」

这时，大王乃从其座位站起，长跪叉手，而作如是之言：「我自归依如来，以及法和僧，愿尽形寿听许我为一优婆塞，不再会有杀生的行为！」说完后，又说：「国事猥多，现在欲还宫。」那罗陀说：「现在正是其时。」这时，大王从座起后，礼尊

者双足，遶尊者的身边三匝，然后回去。

那时，文荼王听那罗陀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八三

大意：本经叙述病人由于不择饮食，不随时宜而食，不亲近医药，多忧而喜瞋，不起慈心向于瞻病之人，有五法，就不得时差（不会好起来）。如病人择食，随时宜而食，亲近医药，不怀愁忧，都起慈心向于瞻病之人，有此五法，便能好起来。因此，应舍前五法，而奉行后五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疾病之人，如果成就五法的话，就不得时差

（不会好起来），会恒在于篋褥当中。那五法呢？于是（是这样的）：病人如果不择饮食，不随时宜而食，不亲近医药，多爱而喜瞋，不起慈心向于瞻病之人。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疾病之人之成就此五法的话，就不得时差（病就不能好起来。）

如果病人又能成就五法的话，便能得依时而差（好）起来。那五法呢？于是（是这样的），病人能选择而食，随着时宜而食，亲近医药，不怀愁忧，都生起慈心向于瞻病的人。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病人如能成就此五法的话，便能得到时差。

像如是的，比丘们！对于前面之五法，应当要念念舍离，对于后面的五法，就应当共为奉行。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八四

大意：本经叙述瞻视病人如不别良药，懈怠不勇猛，喜瞋好眠，为贪食而来瞻视病人，不以法供养的话，病人就不会好起来，反之，则病人定会慢慢的好起来（文详）。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瞻视病人，而成就五法的话，病人就不得时差，就会恒在于篋褥上（病床上）。那五法呢？于是（是这样的），瞻病之人（看护人），（一）不分别良药（不能调和，或选择），（二）懈怠而没有勇猛之心（不依时进药给病人），（三）常喜瞋恚

（动不动就生气），也好睡眠，（四）但为贪食之故，而来瞻视病人的，（五）不以法供养之故，也不会和病人语谈往返（不能开示法语，不安慰病人）。这就是，比丘！

就是所谓如果瞻病的人成就此五法的话，病人就不能得时差。

又次，如果，比丘！如果瞻病之人能成就五法的话，病人便得时差，便不会常着在于篋褥之上（不免常在病床）。那五法呢？于是（是这样的），（一）瞻病之人善能分别良药，（二）也不懈怠，都先起而后卧，（三）恒喜言谈，少于睡眠（善于应付病人，都常注意病人），（四）以法供养（常开示），不贪饮食，（五）堪任与病人说法（能劝导，使病人安心）。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瞻病的人如能成就此五法的话，病人便能得时差。

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瞻视病人之时，就应当舍弃前面之五法，而就于后面之五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八五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师子大将演说惠施有五功德之事：（一）名闻四方远处，（二）在于尊贵者之间，不会畏难，（三）众人会爱戴，（四）死后再生为人，或天上，（五）智慧超群，现身会得漏尽。如布施时，知四谛法的话，欲得证果，都能如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毗舍离的猕猴林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师子大将便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坐在一边。那时，佛陀告诉师子大将说：「云何？师子！你的家中是否常恒布施与人吗？」师子白佛说：「我乃常在于四城门外，以及都市内，随时布施给予人，不使人们有所缺乏。如须要饮食的人，就给予其饮食。那些衣裳、香华、车马、坐具等物，都随着受施者的须要，通通叫人给与他们。」

佛陀告诉师子说：「善哉！善哉！乃能惠施给人，并不怀慳吝之想。我告诉你！施主檀越（布施能超越生死，故檀越也是施主），如能随时惠施的话，就会有五种功德的。那五种呢？于是（是这样的）：（一）檀越施主，会名闻四方远处，众人会叹誉他而说：『在某某村落内，有一位檀越施主，乃恒喜接纳沙门、婆罗门，都随着其所须要，而给与与他们，不使他们有所缺乏的。』这就是所谓，师子！就是所谓檀越施主能获得如此的第一之功德。

又次，（二）师子！檀越施主如到沙门、刹利、婆罗门、长者之众当中，也不会怀着惭愧，也不会有所畏忌，有如狮子兽王之在于群鹿当中，也没有畏难那样。这就是所谓，师子！就是所谓檀越施主乃能获得此第二种的功德。

又次，（三）师子！檀越施主乃会被众人所敬仰，令见者会欢喜，有如子之看见其父，瞻视不会厌恶。这就是所谓，师子！就是所谓檀越施主乃能获得此第三种功德。

又次，（四）师子！檀越施主如命终之后，当会生于二处，或者会生在天上，或者会生在人中。在天时，会得天神所敬重，在人之时，会被人们所尊贵。这就是所谓，师子！就是所谓檀越施主乃能获得此第四种的功德。

又次，（五）师子！檀越施主，会得智慧远出于众人之上，现身会灭尽有漏，不须经过后世。这就是所谓，师子！就是所谓檀越施主乃能获得此第五种的功德。凡是人们的惠施，定会有此五德会恒随于己身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心常喜惠施 功德具足成 在众无疑难 亦复无所畏

智者当惠施 初无变悔心 在三十三天 玉女而围遶

（如心常喜欢布施的话，功德就会具足而成就。在于众人当中，并没有疑难，再也不会有所畏忌。有智慧的人，当会惠施与人，始终都没有变悔之心的话，就会生在于三十三天，会被玉女所围遶的。）

所以会这样的原因，师子！当知！就是因为檀越施主定会转生于二善处，也会现身至于漏尽，而至于无为之处（涅槃无为）。」

那时，世尊又说此偈而说：

施为后世粮 要至究竟处 善神常将护 亦复致欢喜

（布施乃为后世的资粮，必定会至于究竟之处，善神会常常拥护，会致于欢喜敬爱您！）

所以的缘故就是：师子！当知！如布施

之时，都恒怀欢悦之心，身心都牢固的话，诸善的功德便都会具足，会得三昧，意也不会错乱，能如实而知。如实而知道甚么呢？那苦谛（一切都是苦的真理），能如实而知，苦之集（集谛）、苦之尽（灭谛）、苦出要之道（道谛），都能如实而知。因此之故，应当求方便，应当随时惠施与人。如这样的话，则如欲得声闻道、辟支佛道（独觉乘），都能如意。像如是的，师子！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师子大将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二八六

大意：本经叙述惠施之日，如何得五功德之事。如欲得长寿，当施命；欲得端正，当施色；欲得无病，当施安；欲得无能胜，当施力，欲得无上正真之辩，当施辩。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檀越施主在于惠施之日，是为得五事功德的。那五事呢？第一就是施命（布施即救人命），第二就是施色（不得食时，颜色会憔悴，故施食就是施色），第三就是施安（人无食，就心忧身危，起居不安，布施就是施安），第四就是施力（人不得食时，会身羸心弱而无力，布施就是施力），第五就是施辩（人不得食时，则身心无活气，口不能言，故布施就是施辩）。

又次，檀越施主，其施命时，（一）欲得长寿（施命则世世长寿，寿命延长，不会夭伤），（二）施色之时，欲得端正（世世端正，人见欢喜），（三）施安之时，欲得

无病（世世安稳，不遇众殃），（四）施力之时，欲令无能胜（世世多力，力无等双），（五）施辩之时，欲得无上正真辩（世世聪明，口说流利，慧辩通达）。

比丘！当知！檀越施主惠施之日，会有如此五种的功德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施命色及安 力辩为第五 五功德已备 后受无穷福

智者当念施 除去贪欲心 今身有名誉 生天亦复然

（布施命，布施色，以及布施安、布施力，布施辩为之第五。此五种功德都已具

备的话，其后所受的为无穷尽的福德。有智慧的人，当恒念布施，以便除去其贪欲之心。这样的话，则今身会有名誉，会转生于天上之事，也是同样可能的。）

如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此五种功德的话，就应当行此五事。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八七

大意：本经叙述应时的布施有如下之五事：(一)施远来人，(二)施远去人，(三)施病人，(四)俭时施（饥馑之施），(五)初得食先施持戒精进的人。如欲行此五事的话，就应念随时的布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时的布施，有五事。那五事呢？第一就是布施从远处而来的人，第二就是布施将去远处的人，第三就是布施病人，第四就是俭时的布施（如饥馑而难以得食时的布施），第五就是如果初得新果蓏（地上的果、藤之果），或者是谷食时，就先布施给与持戒而精进的人，然后才自食。这就是，比丘！就是所谓应时的布施，有如此的五事。」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智者应时施 信心不断绝 于此快受乐 生天众德备  
随时念惠施 受福如响应 永已无短乏 所生常富贵  
施为众行具 得至无上位 亿施不起想 欢喜逐增益  
心中生此念 乱意永无余 觉知身安乐 心便得解脱  
是故有智人 不问男与女 当行此五施 无失方便宜

（有智慧的人，都会应时而布施，其信心并不会断绝，因此，能爽快而受安乐，生天的众德行都已具备。随着时宜而思念惠施的话，其所受的福报，定会如响应那样，会永远没有短乏，所生之处，都常为富贵的。布施就是所有的善行的具足，会得至于无上之位的。上亿的布施，也不起恚想，也起真正的欢喜心，就会因之而增益。心内如能生此正念的话，散乱的意识便会永断而有余遗，会觉得身的安乐，其心便得解脱。因此之故，有智慧的人，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应当行此五事的布施，不可失去方便时宜为是！）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善男子，或善女人，欲行此五事的话，就当思念随时的布施。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善不善礼佛 天使岁五瑞 支荼亲瞻病 五施随时施

（(一)善聚经，(二)不善聚经，(三)礼佛五事功德经，(四)天使经，(五)受岁经，(六)五死瑞应经，(七)文荼王经，(八)亲近医药经，(九)瞻病经，(十)(十一)五惠施经有二经，(十二)随时布施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四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五

## 五王品第三十二

概要：首先是以波斯匿王为首，有五王互论，而未决，终求佛裁决。依次为：月光长者求天赐子，而得一子名叫尸婆罗，佛陀就谈尸婆罗的本生谭。其次为五战斗人有五事，扫地之法有五事，长游行有五难，多不游行者也有五功德，比丘之五种非法，不住于一处的有功德，看大树被火燃烧，而喻诫比丘之犯戒之苦等事。

## 二八八

大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和毗沙王、优填王、恶生王、优陀延王等计五大国的国王共论色声香味触之五欲，都各偏其一，因之而去问佛。佛陀说：应当平等而论，五欲随所好，都各有其好，然而也各有其过失，各有其出要，如有所乐，心即会染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有五大国的国王，以波斯匿王为首，都集在于园观之中，各作其论。那五王呢？所谓波斯匿王、毗沙王、优填王、恶生王、优陀延王是。

那时，五王集在于一处，各作此论而说：「诸贤！当知！如来曾经说过此五欲。那五欲呢？(一)如眼根看见色境时，会非常的可爱而敬念，为世人所希望的。(二)如耳根闻声境，(三)如鼻根嗅香境，(四)如舌根知味境，(五)如身根触知细滑之境（触觉）等是。如来乃说此为五欲。在这些五欲当中，到底那一欲为最妙（令人最会起欲爱的）呢？到底是眼根看见色境为最妙呢？或者耳根听闻声境为最妙呢？为鼻根嗅香境为最妙呢？为舌根尝知味境为最妙呢？为身根触知细滑之触境为最妙呢？到底此五事当中，是那一事为最妙的呢？」

其中，有一国王曾作如是之说：「色境最为妙。」有的国王即作如是之论：「声境为最妙。」也有作如是之论的：「香境最为优胜的。」也有国王作此论而说：「味境最为妙的。」更有国王乃作如是之论：「细滑之境（触境）乃最为胜的。」

这时，说色境为妙的，就是优陀延王之所论的。说声境为妙的，就是优填王之所论的。说香境为妙的，就是恶生王之所论的。

的。说味境为妙的，就是波斯匿王之所论的。说细滑之境为妙的，就是毗沙王之所论的。这时，五位国王，都各相谓言而说：「我们虽然共论此五欲，但是又不知那一事最为妙？」（不能下论，谁说的为是。）这时，波斯匿王乃对其他四王说：「现在如来就近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我们应该同到世尊之处，去问如是之义。如果世尊有所教敕（提示）的话，我们就依之而共同奉行。」

当时，诸王听波斯匿王之语后，便都赞同其议，而都到世尊之处，大家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都坐在于一边。这时，波斯匿王就将他们所共论的五欲之事，都具白如来。

那时，世尊告诉诸五王说：「诸王所论的，都是随着各人之所宜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凡是人的性行，为着于色相的话，就怎样看，也不会厌足，这种人对于色境，会为之最妙、最上，不再有甚么能超过的了。那时，这种人，定不会着于声，不会着于香、味、细滑之法，会在五欲当中，认为色为最妙的。」

如果又有人，其性行乃着于声音的话，则他听声音之后，会极怀欢喜，而不会厌足。此人对于声境，会为之最妙、最上，在五欲当中，会认为声境乃最为妙。如果又有人，其性行乃着于香境的话，则他嗅香之后，就会极怀欢喜，而不会厌足，此人对于香境，为之最妙、最上，在五欲当中，会认为香境乃最为妙。如果又有人，其性行乃着于味境的括，则他尝味之后，就会极怀欢喜，而不会厌足。则此人对于味境，为之最妙、最上，在五欲当中，认为味境乃为最妙的。又如有人，其性行乃着于细滑之触的话，则他得细滑之触境之后，会极怀欢喜，而不会厌足，则此人对于细滑之触境为之最上、最妙，在于五欲当中，认为细滑的触境乃最为妙的。」

又如那个人的心，已着于色尘的话，那时，那个人就不会着于声，就不会着于香、味、细滑（触）之法。又如那个人的性行乃着于声尘的话，就不会着于色，就不会着于香、味、细滑（触）之法。又如那个人的性行乃着于香尘的话，那时，那人就不会着于色尘，就不会着于声、味、细滑之法。又如那个人的性行乃着于味尘的话，那时，那个人就不会着于色尘，就不会着于声、香、细滑之法。又如那个人的性行乃着于细滑的触尘的话，那时，那个人就不会着于色尘，就不会着于声、香、味之法的。」

这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欲意炽盛时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欢喜	所愿无有疑
彼以得此欲	贪欲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	缘之最为妙
若复听声时	所欲必可克	闻已倍欢喜	所愿无有疑
彼以得此声	贪之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	从之最为妙
若复嗅香时	所欲必可克	嗅已倍欢喜	所欲无有疑
彼以得此香	贪之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	从之最为妙
若复得味时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欢喜	所欲无有疑
彼以得此味	贪之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	从之最为妙
若得细滑时	所欲必可克	得已倍欢喜	所欲无疑难
彼以得细滑	贪之意不解	以此为欢喜	从之最为妙

（欲意炽盛之时，所欲的，必定会可克〔定能达成〕，得到之后，会倍加欢喜，所愿的，定不会有疑。他由于得到此欲望，其贪欲的意念就再也不能开解，就以此为他的欢喜，缘于此，而认为是最为妙的。又若听声之时，其所欲的，必定能达成，听后会同倍加欢喜，所愿的，必定会没有疑问。他由于得此声音，贪恋之意不能解开，以此为他的欢喜，从此则以此为最妙。又如嗅香之时，所欲的必定能达成，嗅后会倍加欢喜，所欲的定不会有疑问。

他由于得此香尘，贪恋之意不能开解，而以此为其欢喜，从此就以此为之最妙的。又如得味之时，其所欲的必定能达成的，得到又倍加欢喜，所欲的就不会有疑问。

他由于得此味，而贪恋之意不能开解，而以此为他的欢喜，从此乃以此为之最为妙。如得细滑之触时，所欲的必定能达成，得到之后会倍加欢喜，所欲的必定不会有疑难，他由于得此细滑之触，就贪恋之意已不能解开，就以此为其欢喜，从此以后，就认为这乃最为妙。）

因此之故，大王！如果说色境为妙的话，就应当依平等来论它。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色境有气味之故，如果色境没有气味的话。众生就始终不会去染着的，由于它有气味之故（具有能迷惑人的条件），在五欲当中，乃以色为最妙的。但是要知道！色境也具有过失的条件，如果色境当不会有过失的话，众生就不会有厌患的一天，由于其有过失之故，众生才会厌患它的。不过色境也有出要的（具有令人因之而出苦的条件），如果色境当不会有出要的话，这些众生之类就不得出离生死之苦海的，由于其有出要之故，众生才能由之而得至于无畏的涅槃之中。所以说，五欲当中，乃以色境为最妙。

又次，大王！如果说声境为妙的话，就应当依平等来论它。所以的缘故就是：在于声境当中，乃具有了气味之故，如果声境没有迷人的气味的话，众生就始终不会被染着，由于具有气味之故，在五欲当中就认为声境为最妙。然而声境也具有过失的条件，如果声境当不会有过失的话，众生就不会有厌患的一天，由于其有过失之故，众生才会厌患它。然而声境也具有出要的条件，如果声境当不会有出要的话，这些众生之类，就不得出离生死的苦海，由于其中有出要之故，众生才能因之而得至于无畏的涅槃城之中。所以说，五欲当中，乃以声境为最妙的。

大王！当知！如果说，香境为妙的话，就应当以平等来论它。所以的缘故就是：在于香境当中，乃具有了气味之故，如果香气并没有迷人的气味的话，众生之类就始终不会被染着，由于其有气味之故，在五欲当中，才会认为香境乃最为妙的。然而香境也有过失的，如果香境没有过失的条件的话，众生就不会厌患它，由于它乃具有了过失的条件之故，众生才会厌患它。然而香境也具有了出要的条件，如果香境并没有出要的条件的话，这些众生之类就不得出离生死的苦海的，由于其有出要的条件之故，众生才会因之而得至于无畏的涅槃之城。所以说，五欲当中，乃以香境为最妙的。

又次，大王！如果说味境为妙的话，就应当以平等来论它。所以的缘故就是：在于味境当中有气味之故，如果味境当中并没有气味的话，众生之类就不会被染着，由于它乃具有了迷人的气味之故，五欲当中乃以味境为最妙的。然而味境也有其过失的条件，如果味境当不会有过失的话，众生就不会去厌患它，由于它具有了过失的条件之故，众生才会厌患它。但是味境也有出要的条件，如果味境当不会有出要的话，这些众生之类就不得由之而出离生死的苦海的，由于其有出要之故，众生才能由之而得至于无畏的涅槃之城。所以说，五欲当中，乃以味境为最妙的。

又次，大王！当知！如果说细滑之触境为妙的话，就应当以平等来论它。所以的缘故就是：在于细滑之触境当中乃有气味之故，如果细滑触境并没有迷人的气味的话，众生就始终都不会被染着，由于它乃具有了迷人的气味之故，五欲当中，乃以细滑触境为最妙。然而细滑触境也有其过失的，如果细滑触境并没有过失的话，众生之类就不会厌患它，由于它乃具有了过失的条件之故，众生才会厌患它。但是细滑的触境也具有了出要的条件，如果细滑的触境当没有出要的话，这些众生之类就不得出离生死的苦海的，由于它具有了出要的条件之故，众生才能由之而得至于无畏的涅槃之城。所以说，五欲之中，乃以细滑的触境为最妙。因此，大王！吾人的所乐之处，心就会去染着。像如是的，大王！应当要作如是而知！」

那时，五位国王，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记说月光长者子尸婆罗乃极为有大福，当与五百童子出家学道，而得阿罗汉，为福德第一。尸婆罗得道之后，在人间游化，很受人天的供养，也曾往舍卫城去度化其叔父。最后为佛陀对比丘们讲说尸婆罗的本生因缘。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在舍卫城中，有一位名叫月光的长者，为一饶财多宝，象马七珍都具备，金银珍宝，多的不可称计的长者。然而月光长者，还没有儿息。这时，长者乃因无儿之故，就去求祷天神，去请求日月、天神、地神，以及鬼子母、四天王、二十八大神鬼王，帝释、梵天、山神、树神、五道之神、树木、药草等，都没有不周，都皆去归命，祈能见赐一位男儿与他抚养。

那时，月光长者的妇人，经过数日之后，便自怀妊，就向长者说：「我自觉得已有娠。」长者听后，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禁不住其喜悦的心情），就叫人给夫人敷一好的床座，食好的甘食，穿好的衣裳。

这时，夫人经过八、九月之后，便生一男儿，为一位颜色端正，世所希有，有如桃华色的男孩。当时，这位男孩的双手，执持无价的摩尼珠（如意珠，能随意出衣

服、珍贵的宝珠），实时，便说此偈而说：

此家颇有财 宝物及谷食 我今欲惠施 使贫无有乏

若此无物者 财宝及谷食 今有无价珠 常用惠施人

（这个家庭里，有很多的财宝，有宝物以及谷食，样样都具全。我现在欲去惠施与人，使那些贫穷的人不会有所缺乏。假如这里已没有财物，已没有财宝，以及谷食的话，我现在还有一无价的宝珠，可以常用它来变化，去惠施与人。）

这时，他的父母，以及家中的人听到这些话之后，各各都驰走，而说：「为甚么会生此鬼魅之种呢？」但是他的父母还是哀愍其儿之故，终皈还是并不东西驰走。实时，其母乃对此儿说此偈而说：

为天干沓和 鬼魅及罗刹 是谁姓字何 我今欲知之

（你是天神呢？是干沓和〔音乐鬼神〕呢？是鬼怪妖魅？或者是罗刹〔暴恶鬼〕呢？到底是谁呢？姓甚么？名甚么呢？我现在欲知道其详情！）

这时，小儿又用偈回答其母而说：

非天干沓和 非鬼魅罗刹 我今父母生 是人不足疑

（我并不是甚么天神，不是干沓和〔乐神〕，也不是甚么鬼怪妖魅，不是甚么暴恶鬼神。我现在是正真正正的由父母所生的，是人，是不足以置疑的！）

这时，长者的夫人听此语后，非常的欢喜，不能自胜（不能克制其喜悦的心情）就将此因缘，都向月光长者说。这时，长者便作如是之念：这到底是甚么因缘呢？我现在应该将此事去向尼捷子报告才是（离系亲子，裸形外道，为耆那教的教祖，也有白衣之徒）。就抱此儿去诣尼捷子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退坐在一边。这时，月光长者乃将此因缘其向尼捷子报告。当时，尼捷子听此语后，告诉长者说：「此儿是一位薄福的人，并不会带有甚么利益给你们的，应该

把他杀掉，如果不杀掉的话，你的门户会衰耗，会通通死尽。」

这时，月光长者曾作如是的思惟：我自前自后，到现在，都没有孩儿，由于此因缘，而去请求天地，没有一处不去祈祷赐儿的，因此，乃经过这些年月，才生此儿的，我现在实在不忍将此孩儿杀死，我应该再去请问其它的沙门、婆罗门，请他们断除我的疑问才对。

那个时候为如来成佛后未久之时，众人都称如来为大沙门。当时，月光长者便作如是之念：我应将此因缘，去其向大沙门禀说。这时，长者就从座站起，抱住此孩儿去诣世尊之处。在中途之时，又作如是之念：现在有长者梵志（指尼捷子），其年龄已到耆艾（老修道者），为一聪明而黠慧，乃被众人所敬待的，此人尚且不知、不见（不能真正了解），何况此沙门瞿昙，年纪轻轻的，学道又不甚么久，那能知道此儿之事呢？恐怕不能解除我的疑问，就算是去请教他，也是徒劳而无益的，我现在应该在此中道折回家里为是。

这时，有一位天神，昔日曾和长者为旧知的好友，他知道长者的心中所念之事，就在于虚空中，告诉他说：「长者！当知！你应向前小进一些，当会获得利益，当会得大果报，也当会至于甘露之处。如来出现于世间之事，乃甚为难遇之事，如来之普降甘露法雨，乃时时才有（不一定常有的）。其次，长者！有四种事，虽为最小，也不可以看轻的。那四事呢？（一）国王虽小（幼少），最不可为看轻；火把虽小的，也不可以看轻；龙虽小的，又不可以轻视；学道之人，虽然为年纪轻轻，也不可以轻视。这就是所谓。长者！就是所谓有四事，乃不可以轻视的事。」

这时，天神曾说此偈而说：

国王虽复小 斩害由其法 小火虽未炽 焚烧山草木

神龙虽现小 降雨随时宜 学者年幼稚 度人无有量

（国王虽然又小，然而有其斩杀的权

益，是由于其国法使然的。小小的火把，虽然还不得见其炽炎，可是终皈会焚烧山草木的。神龙虽然现小，但是降雨之事，却应随他的时宜的。学道者虽然为年幼，可是度人却为没有量〔不可量之多〕。）

那时，月光长者，乃心开意解，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这样的向前迈进，而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坐在一边，然后将此因缘具白世尊。那时，世尊告诉长者说：「现在这位小儿乃极为有大福德的人，此小儿如果长大的话，会率领五百名徒众来到我处，来出家学道，而会证得阿罗汉果，在我的声闻弟子中，为福德第一的人，是没有人能及他的。」

这时，长者听说此语之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仰白世尊说：「实如世尊的教言，并不是如尼捷子所说。」当时，月光长者重白世尊说：「唯愿世尊接受我的邀请，以及比丘僧们，并且愍念此小儿，而受请！」那时，世尊默然受请。当时，长者看见世尊已默然受请之后，就从座

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还而去。还至于家中后，就供办种种的甘饍饮食，也敷好坐具，在于清旦之时，自白而说：「时间已到了，唯愿世尊降临！」

那时，世尊由于知道时间已到，就带领诸比丘，被他们前后围遶，进入于舍卫城，到了长者之家，即就于座位而坐。这时，长者看见佛陀，以及比丘僧们都已坐定之后，就将办好的种种饮食，亲自斟酌，欢喜而不乱。稍后看见吃食完毕之时，就除去钵器，行清净水，然后更取一小座，而坐在于如来的前面，欲得听佛讲说妙法。这时，月光长者曾白世尊说：「我现在所有的居家的田业，都通通给与这位孩儿，唯愿世尊，当立他的名字！」世尊告诉他说：「此儿出生之时，人们都驰走于东西方，都说这位是尸婆罗鬼，现在就立其字叫做尸婆罗！」

那时，世尊，又渐次为长者，以及其妇人讲说妙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就是不清净之想，漏就是大

患，出要为之妙。那时，世尊看见长者，以及长者之妇，都已心开意解，不再有狐疑之心后，就将诸佛世尊常所说法的苦、集、尽（灭）、道等四谛，都在于此时，世尊统统讲给长者听，使其发欢喜之心。长者的夫妇就在于座上，尽诸尘垢，而得法眼清静，有如新的白毡容易染色那样。这时，长者夫妇也是如是，就在于座上得法眼净。他们由于见法，而能分别诸法，已度犹豫，而不再有狐疑，而得无所畏，而解如来深奥的法，就受五戒。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祠祀火为上 诸论颂为首 王为人中尊 海为众流源  
月为星中明 日为众明最 八方及上下 所生万品物  
欲求其福者 三佛最为尊

（祠祀〔祭拜〕乃以火为上，诸论即以颂为首，国王就是人中之最尊贵，海就是众水流之源。月为所有星中之最光明的，日即为众光明之中之最。八方及上下〔十方世界〕所生的万品物〔万类的动物，也就是诸众生〕，如果欲求福报的话，就是以三佛〔三佛陀，正觉，世尊〕，最为尊上的。）

那时，世尊说此偈之后，就从座起而回去。

这时，长者乃招求五百名童子，使他们侍卫尸婆罗。当时，尸婆罗到了二十岁的那年，就到父母之处，白其父母说：「唯愿二尊，许允我，使我能出家去学道！」那时，双亲就允许他的请求。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世尊从前曾经记述过这样的话：『此孩子成人之后，会率五百名童子至于世尊之处，会求作沙门』之故。当时，尸婆罗以及五百位童子，都礼拜父母的双足后，便退下而去。他们都到世尊之处，都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立在一边。那时，尸婆罗白世尊说：「唯愿听许，得以在于学道的行列当中！」

那时，世尊即便听许，而使他作为沙门。出家后未经过几天，便成为阿罗汉，六种神通都清彻，也具有八解脱（也叫做八背舍，所谓已背弃色贪等心的八种定力之义。（一）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二）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三）净解脱具足住，（四）空无边处解脱，（五）识无边处解脱，（六）无所有处解脱，（七）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八）灭受想解脱。）这时，五百童子也向前白佛说：「唯愿世尊听许我们作为沙门！」世尊也默然许可他们。他们出家后，同样的不经几天，便成就阿罗汉果。

那个时候，尸婆罗尊者还在舍卫国的本邦（故乡）之处，乃被众人所敬仰，得众人的四事供养，所谓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时的医药是。当时，尸婆罗尊者曾作如是之念：我现今在此本邦当中，乃极为烦闹，现在应可以在于人间游化。这时，尸婆罗尊者到了将游化人间的时候，就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城去乞食。乞食之后，就回到其所休止的地方，收摄其坐具，着衣持钵，步出祇桓精舍，率领五百名比丘，被他们前后围遶，而到人间去游化。所到的地方，都没有不受人供养的。都受供给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时的医药。同时，又有诸天，告诉诸村落的人民说：「现在有一位尊者，名叫尸婆罗，已得阿罗汉果，为福德第一，乃率五百名比丘，在于人间游化。诸贤们！可往去供养他们。现在如不去的话，后悔也无尽哩！」

这时，尸婆罗尊者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非常的厌患这些供养，应当要到甚么地方去才能避得了呢？才能使人不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呢？这时，即入深山之中。然而诸天却仍然又在村落里，各各告诉民众说：「现在尸婆罗尊者已进入此山内，你们可以去供养他，现在如不去供养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时，人民听到天语之后，即荷负饮食，往诣于尊者尸婆罗所住之处，大家说：「唯愿尊者住下来，为了我们之故！」

这时，尸婆罗就渐渐的在于人间中游

化，到了罗阅城（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与大比丘五百人俱在，也得人民的供养衣被、饮食、床褥卧具、病瘦时的医药等。当时，尸婆罗又作如是之念，

我现在应向何处去夏坐，好使他人不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又重作如是之念：应当在于耆闍山（灵鹫山）的东边，广普山（毗富罗山，译为方山）的西边，在于其中结夏安居为是。就带着五百名比丘，在于其山中受夏坐。

这时，释提桓因知道尸婆罗的内心所念之事，就在于山中化作一浮图（精舍），里面园果树木都皆具备，周匝有浴池，化作五百座的高台，又化作五百床座，又化作五百小床座，又化作五百绳床，以天的甘露而为食。尸婆罗尊者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已经夏坐完毕，不再看见如来已非常的久了，现在可以去觐见世尊。就带领五百位比丘，往诣于舍卫城。那个时候的气候非常的热，比丘们都流出汗来，身体都被臭汗污染。

这时，尸婆罗尊者曾作如是之念：今天比丘们的身体都非常的热，如能得少许的云在于上面，及能降些细雨的话，不是非常好的事吗？也许因之而能值于小浴池，以及得些少浆，不是一个佳话吗？他一生此念头，实时空中起有大云，及作细雨，也有浴池之出现。当时，也有四位非人负荷很好的甘浆而说：「这是毗沙门王（多闻天）所遣而来的，唯愿尊者接受此甘浆，也布施奉献于诸比丘僧！」那时尊者受此浆后，也分给比丘僧，使大众都能饮它。

那时，尸婆罗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可以在这里止宿。这时，释提桓因知道尸婆罗的心中所念的，就在于路边化作五百个房舍，床卧之具都齐全。这时，诸天奉上饮食，尸婆罗食后，即从座起而去。

那时，尊者尸婆罗的叔父乃居住在于舍卫城内，为一饶财多宝，无所短乏的人。然而为一位慳贪，不肯布施给人，不信佛法众（三宝），而不造功德。这时，诸位亲族曾经对他说过如下之语：「长者！你存用这么多的财货干甚么呢？你为甚么不作一些后世的资粮呢？《劝他布施造功德》」那个时候，这位长者被劝生动，就在一天当中，将百千两的黄金布施给与外道梵志，而不向于三尊（不布施三宝）。

当时，尸婆罗尊者听说其叔父将百千两的黄金布施给与外道异学，而不布施给与三尊之事。这时，尸婆罗尊者就往诣于祇洹精舍，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曾与尸婆罗演说微妙之法。这时，尊者尸婆罗从如来之处听法之后，即从座起，礼世尊之足，右边佛陀的身边三匝之后，便退下而去。

这时，尊者尸婆罗就在于那一天，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渐渐的往诣于其叔父之家来，到达之后，乃在门外默然而站在那个地方。当时，长者看见尊者尸婆罗立在于门外乞食，就对他说：「你昨天为甚么不来呢？我昨天曾用百千两的黄金惠施与人。你如在场的話，我可以拿一张毡，来布施给你。」尸婆罗对他说：「我现在不用你的毡，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乞食而已！」长者回答说：「我昨天已经用百千两的黄金惠施出去了，更不能惠施了。」

这时，尊者尸婆罗为了欲度化长者之故，便飞在于空中，身上出水火，在空中坐卧或经行，都随意而造。这时，长者见此变化之后，便作如是之语而说：「可还下来就坐，现在当会布施给你了。」这时，尸婆罗尊者就舍弃神足，就下来就其座。这时，那位长者就用弊恶的饮食，极为龌龊之物，给与尊者尸婆罗吃食。当时，尸婆罗尊者虽然生长在于豪贵之家，饮食都能自恣，但是为了要度化那位长者之故，就接受此丑劣之食，便取而吃食。这时，尊者尸婆罗食完之后，就回到其住处。

就在于那个夜间，虚空中的天神曾来对长者说偈而说：

善施极大施 乃与尸婆罗 无欲以解脱  
爱断以无疑

（好好的布施，为之极大的布施，要这样的布施给与尸婆罗尊者。要无欲贪，以求解脱，贪爱断灭了，就会没有狐疑而得度的。）

天神在于半夜，在于清旦二时，都说此偈：

善施极大施 乃与尸婆罗 无欲以解脱 爰断以无疑

(语译如前)

当时，长者听闻天人之语，便作如是之念：我昨天曾用百千两的黄金去布施给外道们，然而并没有这种灵应。我今天只用弊恶的饮食布施给与尸婆罗，就致有如此的灵应。到底甚么时候天才会晓明呢（为甚么不快天亮）呢？如天亮时，自当会用百千两的黄金去布施给与尸婆罗的。这时，长者就在于那一天，检校（检点）家中价值为百千两黄金的，就持诣于尸婆罗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长者乃以百千两金，奉上给尸婆罗，并作如是之语而说：「唯愿接受此百千两金！」

这时，尊者尸婆罗回答说：「当会使长者受福无穷，长寿会自然。不过如来并不许允比丘之受百千两金。」当时，长者便往至于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那位长者白世尊说：「唯愿世尊，使尸婆罗比丘接受此百千两金，使我能蒙其福！」

这时，世尊曾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到尸婆罗比丘之处，说我叫他来。」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当时，那位比丘受佛的教言，即往至于尸婆罗的住处，就将如来的吩咐去告诉他。这时，尊者尸婆罗听到那位比丘之语后，就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告诉尸婆罗说：「你现在可以接受这位长者所布施的百千两金，使他承蒙你的福德，这是宿缘之业，可以接受其报的。」尸婆罗回答说：「如是！世尊！」

这时，尊者尸婆罗，实时，为此，而说  
达嚩（译为财施、右手。斋食之后，斋主用财物布施与僧。僧就用右手受施，然后说法去回报他。又叫做施颂）

施衣及余物 欲求其福德 往至天世人 五乐自娱乐  
从天至人中 度有无疑难 涅盘无为处 诸佛之所乐  
施惠无难者 蒙此获福佑 当起慈惠心 作福无有懈

（布施衣服，以及其余之物，而欲求其福德的话，就能往至于天上，或者会转生为世间的人，会享受五欲之乐，能自由自在的得到其娱乐。）

（然而从天至于人类之中，能度诸有，而至于没有疑难，而到达于涅盘无为之处，就是诸佛所安乐的事。布施恩惠而没有难事的话，就能蒙此，而获得福佑的。应该发起慈惠之心，应该作福业，不可以懈怠。）

当时，尊者尸婆罗又对长者说：「可持此百千两金，放在于我的房中。」那时，长者承受其教，就持此百千两金，去放在于尊者尸婆罗的房中，然后便退下而去。这时，尸婆罗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当中，如有缺乏的话，就到这里来拿去。如果须要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的话，就通通来这里拿去，不可在其它地方求取。你们应展转相告，使大众都知道！」

这时，众多的比丘白世尊说：「这位尸婆罗在往昔之时，到底是种植甚么福业，而出身在于长者之家，为端正无双，有如桃华之色呢？又作甚么福业，出生时就两手捉珠，而出于母胎呢？又作何福，而能引导五百人来到如来之处，来出家学道，而值遇如来出现于世呢？又作甚么福业，能在其所到之处，衣食都能自然，都能没有短乏，其余的比丘都不能及他呢？」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过去久远九十一劫之前，有一位佛陀，其佛号为毗婆尸如来，为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世尊，出现于世间，游化在于乐头国界（亲惠城），和六十万八千众俱在。都能得四事的供养，所谓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是。

那个时候，有一位梵志，名叫耶若达，住在于那个国界里，为一饶财多宝，有

金银、车磔、马瑙、真珠、琥珀，不可称计之多。这时，耶若达离开其家屋，到了毗婆尸如来之处。到达后，共相问讯，然后坐于一边。这时，毗婆尸如来依次而渐与他说法，使他发起欢喜之心。当时，耶若达白毗婆尸如来说：『唯愿当受我请。我欲饭佛（供养佛），以及比丘僧们！』这时，如来乃默然受请。耶若达梵志看见世尊默然受请之后，就从座起，遶佛三匝之后离去，回到家中去办理种种的甘馐饮食。

这时，耶若达在于半夜之时，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已经办完种种的饮食物，唯有缺乏酪而已，明天清旦之时，当往城内，如果有人卖酪的话，就通通把它买回来。这时，耶若达在于清旦之时，敷好坐具，然后又到城内去求酪。当在于那个时候，有一位名叫尸婆罗的牧牛人，手持奶酪，正欲去祠祀（祭天）。这时，耶若达梵志，对那位牧牛人说：『你的酪如果肯卖的话，我当会给你相当的价钱。』尸婆罗回答说：『我现在所有的酪，乃欲往祠祀的。』婆罗门回答说：『你现在欲去祀天，到底是欲求甚么呢？但卖给我，我会重价与你的。』牧牛人回答说：『梵志！您现在要酪乳作甚么用呢？』梵志回答说：『我现在欲请毗婆尸如来，以及诸比丘僧。所有的饮食物都已办妥，唯缺酪乳而已。』这时，尸婆罗问梵志说：『毗婆尸如来，到底是具有甚么相貌呢？』梵志回答说：『所谓如来，乃没有人能与相匹等的，戒律具足而清淨，其智慧、禅定三昧，乃不可及的，在天上、人中，实没有人能及的。』

这时，耶若达梵志正在赞说如来之德，尸婆罗听其说后，已经心开意解。当时，尸婆罗就对梵志说：『我现在欲亲自持此酪去布施如来，还用祀天干甚么？』这时，耶若达梵志就带这位牧牛人到了其家中，然后往诣佛所，即自时候已到之事，而说：『现在正是时候，唯愿世尊屈顾！』

这时，如来由于知道时到，就着衣持钵，带领诸比丘，被他们前后围遶，而到耶若达梵志之家，到后，各依次第而坐。这时，放牛人看见如来的容貌，为世间所希有，诸根都非常的惝怳，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庄严其身。也如日月，也像须弥山之超出于众山之上。其光明能远照，没有不蒙润，令看见的人都会欢喜。他便趋前在世尊之处，而作如是之语说：『假若如来的功德有如梵志所论的话，就使此一酪，都尽充足于众僧吧！』那时，尸婆罗也白世尊说：『愿受此酪！』这时，如来就舒其钵，去接受奶酪，也分给与诸比丘僧，而酪却仍然如故。

那时，牧牛人白世尊说：『现在仍然如故的有余的酪啊！』这时，如来告诉他说：『你现在更持此酪，去施佛，以及比丘众吧。』这时，牧牛人回答说：『如是！世尊！』当时，牧牛人就一再的奉献其酪，然而仍然如故的还有余酪之存在。牧牛人又白佛陀说：『现在仍然还有余酪之存在。』这时，如来告诉此人说：『你现在可以持此酪去供养比丘尼众，以及优婆塞、优婆夷之众（在家学佛，严持禁戒的善男信女），使他们都得充饱。』然而仍然如故，还是有余酪在。那时，佛陀对牧牛人说：『你现在可持此酪，去与檀越主人（施主）。』回答说：『如是！』就随时去施与檀越主人。然而仍然如故，有余酪在。又施与那些贫匮的乞人，然而还是有余酪在。就回来白佛说：『如故还有余酪在。』这时，佛陀告诉他说：『现在可以持此余酪，倒泻在淨地，或者放在于水中。所以的缘故就是：我并不看见过有

人、天，以及世间内，能消化此酪的众生，唯除如来在外。』牧牛人就听佛的教言，就持此酪，去放在于水中。寻时，水中乃有大火炎之出生，其高度为数十仞。

这时，牧牛人看见此变怪之后，叹其为未曾有之事。然后还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叉手而住。又作此誓愿而说：『今持此酪，去布施给与四部众（在家、出家各二众）了，假如当会有福德的话，就缘于此福佑，而不墮入于八难之处（地狱、饿鬼、畜生，北俱卢洲〔边地〕、长寿天，世智辩聪、瘖哑盲聋，佛前佛后），不生于贫匮之家。所生之处，都为六情（六根）完具，面目端正。也不在于俗家，愿

使将来之世，也能值遇如此圣尊（佛陀）。』」佛陀说到这里，又叫一声比丘们而说：

「比丘们！当知！经过三十一劫后，又有佛陀，名叫式诘如来（尸弃佛，译为顶髻火，为过去七佛之二）出现于世间。那时，式诘如来乃游化在于野马的世界，和大比丘僧十万人俱在。这时，式诘如来到了乞食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城中去乞食。当时，在那个城中有一位大商客，名叫善财，遥见式诘如来的诸根寂静，容貌端正，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自庄严其身，其面乃如日月那样。看见之后，便发欢喜之心，就趋至于世尊之前，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那位贾人，曾用好的宝珠，散在于如来的身上，露现其微心，普作誓愿而说：『我愿以此功德，所生之处，都为饶财多宝，没有所乏短，不使手中有空缺之时，乃至在母的胞胎中，也能使其不空。』（自托胎，乃至在世，都为有财物可享用。）

在此劫当中（同一劫当中），又有毗舍罗婆如来（毗舍浮佛，译为遍一切自在，过去七佛之三，也是过去庄严劫中的最后一位佛陀），为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世尊。那时，有一位长者名叫善觉，为一

位饶财多宝的人。他曾礼请毗舍罗婆如来、至真、等正觉，以及比丘僧。那时，那位长者，由于缺少使用人，就亲自营办种种甘饌饮食，来供养那位如来，并作誓愿说：

『我愿持此功德，所生的地方都能常值三尊（三宝），并没有短乏，永恒的有好多的使用人，使我在将来之世当中，能值遇如来，如今天这样。』

现在的这贤劫当中，有一佛陀，名叫拘屡孙如来（拘楼孙，译为领持，为过去七佛之第四，贤劫千佛之第一）。为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那时，有一位长者名叫多财，也恭请拘屡孙如来，经过七日之间，奉敬佛陀，以及比丘僧们，都供养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医药，而发愿说：『愿我所生之处，常饶财多宝，不生于贫贱之家，使我所生的地方，都能恒得四事供养，被四部众，以及国王、人民们，所欲见，被他们所宗敬，被天、龙、鬼神、人，或非人所乐见，所拥护。』

诸比丘们！当知！那时候的耶若达梵志，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察。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现在的月光长者，就是其身啊！那时候的牧牛人，名叫尸婆罗，而用酪去供养佛的人，就是现在的尸婆罗比丘。那时候的善财贾人，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如是的观察，是现在的尸婆罗比丘啊！那时候的善觉长者，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如是的观念，是现在的尸婆罗比丘之故。那时候的多财长者，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念，是现在的尸婆罗比丘啊！

诸比丘们！当知！尸婆罗比丘曾发如是的誓愿：『使我所生的地方，都恒常端正无双，都常生在于富贵的家中。使我将来之世，能够值遇世尊，如为我说法的话，就使我即得解脱，能得出家作为沙门。』由于这些功德，现在的尸婆罗比丘，乃能得生于富贵之家，为端正无双。现在又遭值我，而即得阿罗汉果。然而比丘们！你们要知道！他曾以宝珠散在于如来的身

上，乃持此功德，今世处在于母胎之时，则手执双珠，由母胎中出来，为价值阎浮提的。当出生之日，便作如上之说的。又请拘屡孙如来，发愿能得到很多的使用人；现在率领五百位徒众，到我的地方，出家学道，得证阿罗汉果。又在七日当中供养拘屡孙如来，发愿求得四事供养，今天乃不乏于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所缘的这些功德，乃为其余的比丘所不能及的。

释提桓因也来供养而给与其所须要的。而且诸天又转告各村落，使四部众都知道有尸婆罗，这就是其义理的。我的弟子当中，第一福德的人，就是这位尸婆罗比丘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用五种军人来简别五种比丘。(一)见色就起欲想，而舍法服的比丘，如第一战斗人之见风尘便会起恐怖。(二)共语便起欲想而舍法服的，如第二之唯见高幢便怀恐怖。(三)被触便起欲想，而舍法服的，如第三战斗人之见弓箭便怀恐怖。(四)虽被触而起欲想，但不舍法服，如第四战斗人之入阵被捉，或丧命根，不得逃出。虽见色、共语、被触，都不被所动，更能修不净观，而得解脱的比丘，如第五战斗人之打退众敌，而自游化。末后，教人应观秽恶之淫为不净行，而除去色欲。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健康的丈夫（男子），堪任于战斗的人，出现在世间。那五种呢？于是（是这样的）：有人着铠（穿战甲）持仗（兵器），进入于军中战斗，而遥见风尘时，便会怀着恐怖的心，就是所谓第一种战斗的人。又次，有第二种战斗的人，着铠持仗，欲入军中去战斗，虽然或者看见风尘之时并不会怀起恐怖之心，但是如看见高幢之时，便会怀着恐怖之心，不堪任向前去战斗，这就是所谓第二种人。又次，有第三种战斗的人，着铠持仗，欲入军中去战斗。他或者看见风尘，或者看见高幢，都不会怀起恐怖之心，但是如果看见弓箭的话，便会怀起恐怖之心，不堪任于战斗，这就是第三种人。又次，有第四种战斗的人，着铠持仗，进入于军中战斗，此人如见风尘，或者看见高幢，或者看见弓箭，都不会怀起恐怖之心，但是入战阵时，却被敌人所捉，或者会被断除其命根，这就是第四种战斗的人。

又次，有第五种战斗的人，着铠持仗，欲入于阵中战斗。此人如看见风尘，或看见高幢，或看见弓箭，或者被人所捉，乃至被人处死，都不会怀恐怖之心。这种人能败坏他军的境界的内外，而能领率人民，这就是所谓的第五种战斗的人。像如是的，比丘们！在此世间里，乃有如是的五种人。

现今的比丘众当中，也有此五种人之出现于世间。那五种呢？(一)或者有一种比丘，游入于他村落时，听说村中有一位妇人，为端正无双，面如桃花之色。他听闻后，到乞食时，着衣持钵，进入其村内去乞食，即见那位女人，果然颜貌无双，便生起欲想，就此，乃除去了三衣（法服），还舍禁戒，而作为居家之士（还俗为在家人）。犹如那位第一类战斗之人之小见风尘，便怀恐怖那样，这位比丘也是类似于其人。

又次，有一类比丘，听说有女人住在于村落中，为端正无比。就在乞食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村内去乞食，他刚看见女人时，虽不会起欲想，但是一日和那女人接触，共相调戏，言语往来的话，就会由于此调戏，而舍弃了法服，还俗而为白衣（在家的俗人）。有如那第二类的战斗人，虽见风尘而不起怖畏之心，但是看见高幢时，便会怀着恐怖之心，这类比丘也是如是的。

又次，有一类比丘，听说村落内有女人，容貌很端正，为世间所希有，有如桃花之色。就在一到乞食之时，便着衣持钵，进入村内去乞食。虽然或者看见女人之时，不起欲想，就是和女人共相调戏，也是同样的不会生起欲意之想。然而如和那位女人手拳相加，或者互相捻捏（手牵手，或手摸手，或手拈手）时，在于其中，便会生起欲想，而舍去三法衣，还俗而为白衣，而习于家业（在俗家经营事业）。有如

那第三种人之入于军阵时，如看见风尘，看见高幢时，虽然不会怀着恐怖之心，但是看见弓箭之时，便会怀起恐怖之念。

又次，有一类比丘，听说村落内有女人，面容很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到了乞食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村内去乞食。他如看见女人时，不会起欲想，假如和女人共言语，也不会生起欲想，可是和那女人共相捻捏时，便会起欲想，不过并不会因此而舍弃法服，并不会还俗去习家业。有如那第四类人之入于军阵时，被敌所捉，或者致于丧失其命根，而不能脱出那样。

又次，有一类比丘，依村落而住。他听说村中有女人。然而那类比丘到了乞食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村内去乞食。他如看见女人时，并不会生起欲想，假如和女人共相言笑，也不会起欲想，就是和女人共相捻捏，也是同样的不起欲想。这时，这类比丘，乃能观察此身当中，为三十六种恶秽不净之物，谁会着此呢？由甚么地方起欲想呢？此欲为止住在于甚么地方？为从头呢？为从形体而出呢？他观察这些诸物体，都了无所有。从头至于足，也都是一样的。五藏所属的，都没有想象的，也没有来处。他观察其缘本（因缘所生的原本），都不知所从来之处。他又作如是之念：我观察此欲，乃从于因缘所生的。那位比丘观察之后，其欲漏的心已得解脱，有漏之心，得解脱，无明漏心，已得解脱。就因此而得解脱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会再受后胎，而能如实而知。有如那位第五类的战斗之人，不难于众敬，而能自由游化。由于如是之故，我现在说此人已舍弃爱欲，入于无畏之处，得至于涅槃之城。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有此五种的人，出现在于世间。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生 且汝而不有

（欲啊！我已知道你的本源了。乃由于意识之故，而生其思想的。并不是我而生思想的，而且你也是不有的！）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观察恶秽之淫欲，为不清净之行，应除去其色欲。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九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五种战斗之人，喻为五种比丘的修道，乃略同于前经，唯其名目有些变异而已。如第一斗士见风尘而怖，喻为学道之人之不守根门；第二斗士闻击鼓声而怖，喻为学道的人见女色便舍戒；第三斗士见高幢便怖，喻学道的人和女人共相调戏便舍戒，第四斗士被捉断命，喻学道的人和女人共相捻捏而舍戒，第五斗士不被敌欺，还伏敌国，喻学道的人能及时思惟不净之观，而至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战斗的人，出现在于世间。那五种呢？或者有一种人，着铠持仗（穿战甲执兵器），入于军阵中去战斗。他看见风尘时，便会怀着恐怖之心，不敢入于那大阵当中，这就是所谓的第一种人。

又次，第二类战斗的人，着铠持仗，欲入于军阵中战斗，他看见风尘虽不会生起畏惧，但是一闻击鼓的声音，便会怀起恐怖，就是所谓第二类的人。又次，第三类之人，着铠持仗，入于军阵中战斗。他看见风尘，不会生起畏惧，假如听到鼓角之声，也不会起畏惧，然而他如看见高幢时，便会怀起恐怖，不堪任战斗，就是所谓的第三类的人。又次，第四类的战斗之人，着铠持仗，入于军阵中战斗，如看见风尘，不会起畏惧，如闻鼓角之音，也不会恐惧，如见高幢之时，仍然也不会怖畏。但是或者会被敌人所捉，或者会被断除命根，就是所谓的第四类的人。又次，第五类的人，着铠持仗，入于军阵中共斗，而此人乃能尽其能力，而有所破坏敌军，广接其国界，就是所谓的第五种人之出现于此世间。

比丘！当知！现在比丘当中，也有五种的人出现于世间。那五种呢？或者有一类比丘，住在于村落中，他听到有女人，为端正无双，有如桃华之色。这位比丘在于乞食将到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村中去乞食。他乃不守根门（六根门头），不持护其身口意之法，如看见女人时，便起欲意，便还俗而舍去禁戒，去习白衣之法。有如那第一类的战士那样，一闻扬尘的声音，就不堪战斗，便怀恐怖之心。我乃由是之故，而说此人就是这样的。

又次，有一类比丘住在于村落，他听闻村中有女人，为端正无比，面如桃华之色，就便舍戒，而回去习白衣之法。有如第二类的战斗之人，唯闻鼓角之声，就会怖畏那样，为一不堪战斗的人，这也是如是的。又次，有一位比丘住在于村落，听闻有女人在于那村落里。他听后便会生起欲意，但是如见女人时，却不会生起欲想，唯和女人互相调戏，而在于其中，便舍弃禁戒，去习白衣之法。有如那第三类战士之遥见高幢后，便怀恐怖，不堪任战斗的人那样。因此之故，我现在说此人，就是所谓的第三战斗之人。又次，有一位比丘，住在于村落，那位比丘听说村中有女人，听后，就着衣持钵，进入村内去乞食。此人并不守护其身口意，看见女人为一端正无双，就在于中，便起欲意，或者和女人共相捻拈，或者手拳相加，便舍去其禁戒，还俗而为白衣。有如第四类战斗的人那样，在于大军当中，被他人所捉，而丧失其命根那样。因此之故，现在会说此人为这样的。

又次，有一位比丘，听说村落内有女人，为世间所希有的。他虽然听到了，可是并不会生起欲想。这位比丘到了乞食之时，着衣持钵，进入村内去乞食，乃能守护其身口意，虽然看见女人，但是并不会起欲想，并没有邪念。假如和女人言语往来，也不生起欲想，也不会有邪念。但是倘和女人共相捻拈，手拳相加的话，在于那时，便会生起欲想，其身口意便会炽盛起来。欲意既炽盛之时，就会还回精舍之中，会到长老比丘之处，将此因缘，向长老比丘禀告而说：『诸贤！当知！我现在的欲意非常的炽盛，自己不能禁制。唯愿为我说法，使我能脱离欲念的恶露不净！』这时，长老比丘就告诉他说：『你现在应当观察此欲到底是从甚么地方生出来的？又会从何处而灭？如来曾说过：大凡要去除欲的话，就应用不净观去除灭它，以及修行不净观之道。』

当时，长老比丘便说此偈而说：

设知颠倒者 加心而炽盛 当去诸炽心 欲意便休息

（如果知道颠倒的话，就是加其心为炽盛。应当要去除诸炽盛之心，这样的话，即欲意便会休息的。）

『诸位贤者都知道的：欲乃从想而生的，由于兴起想念之故，便会生起欲之意。或者会自害，又会害他人，会起若干的灾患之变，在于现法当中，受其苦想，又会在于后世，受苦无量。假如欲意已除的话，就不会自害，又不会害他人，在于现法当中，不会受到苦报的。因此之故，现在应除去想念，由于没有想念之故，便没有欲心，由于没有欲心之故，便不会有乱想。』

那时，那位比丘受如是的教敕之后，即思惟不净之想。由于思惟不净之想之故，在于那个时候，他的有漏心即得解脱，乃至得至于无为之处。有如那第五类之战士之着铠持仗，进入于军阵中战斗那样，他看见众敌，也不会有恐惧之心，假如有人来害他的话，其心也不会移动。乃能破外寇，居入在于他国界之中。由于此故，我现在说此人乃能破魔众，乃能去诸乱想，至于无为之处，这就是所谓的第五类之人出现于世间。

比丘们！当知！在此世间里，会有此五类之人，出现于世间。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念修行欲为不净之想。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九二

大意：本经叙述扫地有五事不能达成其功德。如不知逆风、不知顺风、又不作聚、又不除粪、扫地之处又不是净洁是。反之，就为之扫地之能成就其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凡是扫地之人，如果有五事的话，就不能得到其功德（劳而无功）。那五事呢？于是（是这样的）：扫地的人，（一）不知逆风，（二）不知顺风，（三）又不作聚（不集在一起），（四）又不除粪，（五）而且扫地之处（所扫过的地方），又不是净洁（扫不清洁）。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扫地的人，虽有五事，但是却不能成就大功德。

又次，比丘！扫地的人，会成就五法的功德。那五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扫地的人，（一）知道逆风之理，（二）知道顺风之理，（三）也知道作聚（扫在一起），（四）也能除它（有粪物即除弃），（五）不留有遗余之物，而能极令其净好。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有此五法而成就大功德。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除弃前述的五事，而修习后记的五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九三

大意：本经叙述扫偷婆（塔）有五事不能达成其功德。如不以水洒地、不除去瓦石、不平整其地、不端意扫地、不除去秽恶物是。反之，就能成就其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有人虽然扫偷婆（塔），但是有五事不能完成其功德的。那五事呢？于是（是这样的）：（一）有人扫偷婆之时，不先用水去洒地，（二）不除去里面的瓦石，（三）不平整其地，（四）不端意扫地（不专心），（五）不除去秽恶之物。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扫地（扫塔）的人，有此五事，

而不能达成其功德。

比丘们！当知！扫地（扫塔）的人，有五事，而能完成其功德。那五事呢？于是（是这样的）：（一）扫偷婆的人，能先用水去洒地，（二）能除去瓦石，（三）会平整其地，（四）会端意去扫地，（五）能除去秽恶。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有此五事，令人得到功德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欲求其功德的话，就应当习行此五事。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九四

大意：本经叙述长游行的人，有五种艰难事。如不诵法教、多忘失、不得定意、得三昧又忘失，闻法不能持。不多游行的人，有五种功德。如得法、不忘失、多闻而持、能得定意、得三昧后不再失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专修长游行的人，有五种艰难之事。那五事呢？于是（是这样的）：（一）恒常游行的人，不能多诵法教（教法），（二）所诵之教，会忘失，（三）不能得定意（不能入禅定），（四）如有所得的三昧（正定），又会忘失，（五）闻法不能持。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多游行的人，会有此五种艰难的。」

比丘！当知！不多游行的人，有五种功德。那五种呢？（一）未曾得的法，而能得法，（二）已得的法，即不再忘失，（三）多闻，而能有所持，（四）能得定意，（五）已得的三昧，不再失去。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不多游行的人，有此五种功德。因此之故，诸比丘们！不可以多作游行。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九五

大意：本经叙述恒在于一个地方止住的话，就会有五种非法：如意着于屋舍，着于财产，多集物，贪着于亲亲，会常和白衣往来。故不可以都住在于一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都恒在于一处而止住的话，就会有五种非法的。那五种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如果常在于一处而住的话（都住在于固定的地方），（一）其意就会着于屋舍，就会畏恐他人的侵夺，（二）或者其心会着于财产，又恐怕他人的夺取，（三）或者会集众多之物，有如白衣（俗

人)那样,(四)会贪着于亲亲,不欲使人至于其亲亲之家,(五)会常常和白衣互相往来。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如一处住人(都住在于固定的地方),有这五种非法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求于方便,不可以都处在于一处而住。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九六

大意:本经叙述不固定住于一处的五种功德。如不会贪着于屋舍,不会贪着于器物,不会聚集财物,不会着于亲族,不会和白衣共相往来。因此,当求方便,去行此五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不一处住(不固定在于同一处而住)的人,有五种功德。那五种呢?(一)不会贪着于屋舍,(二)不会贪着于器物,(三)不会多集财物,(四)不会着于亲族,(五)不会常和白衣共相往来。这就是所谓,比丘!不固定住在于一处的人,有此五种功德。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去行此五事。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九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见大树着火,而教弟子们说:宁可投入火中,也不和女人交往,宁断手足,也不以不持戒而受人的恭敬,宁被热铁鑠缠身,也不以无戒而受人的衣裳,宁吞热

铁丸,不以无戒而受人的信施,宁卧热铁床,不以无戒而受人的床敷,宁受须臾的苦痛,不以此罪入于地狱受无量苦。应念持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的五分法身,使现世获其果报,又能使善信受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陀国的光明池之侧,那时世尊,乃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都在人间游化。

那个时候,世尊遥见大树被火所燃烧,看见之后,世尊就更往诣于另一树下,到达后,就坐在于其树下。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云何?比丘们!宁可将此身投入于此大火里面好呢?或者宁可和端正(美丽)的女人共相交游为好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宁可和女人共相交游,不可投身入于此火中。所以的缘故就是:此火炎乃非常的热,不可以称计得出,会断人的命根,会受苦无量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如果并不行沙门之行,而说他为沙门,不是梵行的人,而说他为梵行的人,不听闻正法,而说他为听闻正法。像如是的,

并没有清白之法的人，宁可投身入于此火中，也不与女人共相交游。所以的缘故就是：那个人宁受此火烧的苦痛，也不由于和女人交往之罪而入于地狱中去受无量之苦。」佛陀又说：

「云何？比丘！宁可受人礼拜恭敬好呢？或者宁可使人取利剑来断你的手足好呢？」诸比丘们回答说：「宁可受人的恭敬礼拜，不可使人用剑来断其手足。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断其手与足的话，就会非常的痛苦，乃不可以称计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告诉你们！如果不是行沙门之行，而说他是沙门，并不是梵行的人，而说他为梵行的人，不听闻正法，而说他听闻正法，没有清静之行，而断善根的人，像如是之人，宁可投身而受此利剑，也不以没有戒行而受他人的恭敬。所以的缘故就是：此利剑的苦痛，乃为须臾之间而已，如果落入地狱的话，其苦痛乃不可以称计之重的。」佛陀又说：

「云何？比丘！宁可受人的衣裳好呢？或者宁可以热铁之鏝（铁片），用来缠裹其身好呢？」诸比丘们回答说：「宁可受人的衣裳，也不可以受此热铁鏝缠身的痛苦。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种毒痛乃不可以称计之苦之故。」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现在重新告诉你们！没有戒德的人，宁可用热铁鏝缠裹其身，也不可以受人的衣裳。所以的缘故就是：此热铁鏝缠身的痛苦，乃为须臾之间而已，如果无戒而受衣的话，会入地狱，其所受的苦痛，乃不可以称计的。」佛陀又说：

「云何呢？比丘们！宁可受人的信施之食为好呢？或者宁可吞热铁之丸为好呢？」诸比丘们回答说：「宁可受人信施之食，不可吞热铁之丸。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种痛苦，乃不可堪以议处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对你们说：宁可吞热铁之丸，也不因没有戒德，而受人的信施。所以的缘故就是：吞热铁丸的痛苦乃为须臾之间而已，不可以无戒德而受他人的信施（因为落入地狱的苦痛，才是真正的无量之故）。」佛陀又说：

「云何呢？比丘们！宁可受人的床敷之具为好呢？或者宁可以卧在热铁的床上为好呢？」诸比丘们回答说：「我们，世尊！我们宁可受人的床卧之具，不卧在于热铁的床上。所以的缘故就是：卧在此种热铁的床上的毒痛，乃不可以称计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那些愚痴的人，为没有戒行，不是沙门，而说他是沙门；没有梵行，而说他为修梵行；这样，则宁可卧在热铁床之上，也不以没有戒德而受他人的信施。为甚么缘故呢？因为卧在于热铁床之上，其苦痛乃为须臾之间而已，如无戒而受人的信施的话，会落地狱，受苦为无量，故不以没有戒德，而受他人的信施。」

比丘们！当知！如我今天观察没有戒德的人，所趣向的地方，假如那些人听闻的话，就形体会枯悴，沸的血会从其面孔涌出来，便取命终之故，就不与女人共相交游，不受人礼敬之德，不受人的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由于没有戒德的人，乃不观察后世、前世之罪，不顾命根会受此苦痛。这些无戒德的人当会生于三恶趣（地狱、饿鬼、畜生）之中。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他所造的恶行之所致的。

如来今天，观察善人之所趣向的，假如为中毒，或者是被刀所伤，或者是自断其命根。为甚么呢？因为欲舍此身，而受天的福报之故，当会生于善处，都是由于前世所造的善行果报之所致的。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念念修行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所谓五分法身）。应该要使今世能获得其果报，而得甘露道，假如受人的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也不会有过失，又使檀越受福无穷无尽。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个时候，说此法之时，有六十位比丘漏尽而意解；有六十位比丘还舍法服，而作白衣。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五王及月光 尸婆二种斗 二扫二行法 去住有二种

枯树最在后

（1.五王经，2.月光长者〔尸婆罗〕经，3.4.二种五斗士经，5.6.二种扫地经，7.8.长游行与止住一处经之二种，9.不住一处〔去住〕之经，10.枯树经最在后面。）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五完

##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六

等见品第三十四

概要：首先是舍利弗之对诸比丘演说五盛阴，其次是为波斯匿王之子流离王，依次为至于释迦族之灭亡的经过，天人五衰之相，出家沙门应愧的五法，于王舍城为频毘沙罗王的说法，世间难得之五事，五种难以教化的人，三十三天与阿须伦之战，五阴之事，世人之灭亡为所行之非法而来等事。

二九八

大意：本经叙述舍利弗为诸比丘演说持戒的比丘，不管是得须陀洹，或斯陀含、阿那含，都同样的应当思惟五盛阴为无常，为苦、恼，为多痛畏，也应当思惟为苦、空、无我。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舍利弗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都到舍利弗之处，共相问讯之后，都坐在于一边。那时，众多的比丘白舍利弗说：「如果戒成就的比丘，应当要思惟甚么法呢？」舍利弗回答说：「戒成就的比丘，就应当思惟五盛阴为无常之法，为苦，为恼，为多痛畏之法，也应当思惟当体就是苦，就是空，就是无我。那五盛阴呢？所谓色阴、痛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是。那个时候，戒成就的比丘，如思惟此五盛阴的话，便能成就须陀洹道（预流，初果）。」

比丘们白舍利弗说：「得证须陀洹果的比丘，应当要思惟甚么法呢？」舍利弗回答说：「须陀洹的比丘，也应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为恼、为多痛畏的。也应当思惟为

苦、空、无我之法。诸贤者们！当知！如果须陀洹比丘思惟此五盛阴之时，便能成就斯陀舍果（一来，二果）。」

诸比丘又问说：「斯陀舍的比丘，应当要思惟甚么法呢？」舍利弗回答说：「斯陀舍的比丘，也应当要思惟此五盛阴为苦、为恼，为多痛畏的；也应当思惟是苦、空、无我之法。那时，斯陀舍比丘当思惟此五盛阴之时，便能成就阿那舍果（不还，三果）。」

诸比丘又问说：「阿那舍比丘应当要思惟甚么法呢？」舍利弗回答说：「阿那舍的比丘也应当思惟此五盛阴为苦、为恼、为多痛畏的；也应当思惟此五盛阴是苦、空、无我之法。那时，阿那舍比丘当思惟此五盛阴之时，便会成就阿罗汉果（应供，四果）。」

诸比丘又问说：「阿罗汉的比丘，应当要思惟甚么法呢？」舍利弗回答说：「你们所问的为甚么那么的过（越过其范围内）呢？阿罗汉的比丘，其所作的已过（到极点），更不再造行，其有漏的心已解脱，不再向于五趣的生死之海，更不再受后有，不再有所造作了。因此之故，诸位贤者！那些持戒的比丘，以及须陀洹、斯陀舍、阿那舍等比丘，都应当要思惟此五盛阴。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舍利弗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九九

大意：本经叙述流离王之灭释种的本末

因缘。里面由波斯匿王之娶到迦毘罗卫国的宫中婢女为起因，所生的王子流离到迦毗罗国习武时，被骂为婢子，而怀怨在心，在登基之后，才有灭释种的举动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卜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仙人住处的鹿野苑之中。

那个时候，为如来成道未久之时，世人都称他为大沙门（勤息，为出家学道而有成就的人的通称）。那时，波斯匿王（舍卫国的国王），新绍王位（刚登基之时）。这时，波斯匿王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新绍王位，应该要先取释种的王家之女为夫人。如果肯嫁给与我的话，乃适合于我的心（最好），假如不见其与我的话，我现在就当用武力去逼取。

那时，波斯匿王就告诉一位使臣说：「你到迦毗罗卫国的释种之家，持我的名字，告诉那些释种们说：『波斯匿王叫我代他向您们问讯，问候起居轻利，致问无量（热诚的致意问安）。』又对他们说：『我欲娶释种之女，如果给与我的话，就永远抱德，假如违令的话，就当会用武力相逼！』」

那时，那位大臣受国王的教敕，就到了迦毗罗卫城。当时，在迦毗罗卫城内，有释种五百人，都集在于一处。这时，大臣就往至于五百位释种之处，持波斯匿王的名字，对那些释种们说：「波斯匿王问讯殷勤，起居轻利与否，都致意无量。波斯匿王并交代说：欲取释种之女，如果肯与的话，就是大幸一件，假如不与的话，当会用武力相逼！」

这时，诸释种听此语后，都极怀瞋恚之心，大家都说：「我们为大姓，为甚么缘故，当与婢子结为姻亲呢？」在大众当中，有的说当给与，有的坚持不可以与他。

那时，有一位释氏，也集在于其大众当中，名叫做摩呵男，对众人说：「诸贤！大家不可以瞋恚。所以的缘故就是：那位波斯匿王，其为人乃很暴恶，假如当波斯匿王攻进来的话，必定会破坏我们的国界（国破人亡）。我现在将亲自前往和波斯匿王相见，去说此事情（解决此难事）。」

当时，摩呵男的家内的女婢，曾生一女，面貌乃非常的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这时，摩呵男就教人沐浴此女，给她穿美丽的衣服，载在于宝羽的车中，送给波斯匿王，又白王说：「这位是我的女孩，可共成亲（可以嫁给大王您）。」这时，波斯匿王得此女人后，非常的欢喜，就立时封此女人为第一夫人。未经数日之后（经过不几天后），其身就怀妊，又经过八九月后，就生一男儿，为端正无双，为世间所殊特的。当时，波斯匿王集诸相师，给这位太子立一个字。

这时，诸相师听王之令后，就白大王说：「大王！当知！当初在求夫人之时，诸释种曾共争议，有的说当与，有的说不可与，使彼此都流离（不一致）。因此，现在当立名，其名应该叫做毗琉璃（毗琉璃，译为增长、恶生，为乔萨罗国波斯匿王与末利夫人所生之子）。」相师立太子之号后，就各从座起而去。

这时，波斯匿王乃非常的疼爱这位流离（琉璃）太子，未曾离开其眼前（都很关心之义）。然而当流离太子年龄已到八岁之时，大王就告诉他而说：「你现在已渐大，可以到迦毗罗卫城去学习诸射术。」当时，波斯匿王就给与诸使用的人，叫他们服侍太子而乘大象至于释种之家，到了摩呵男之王舍时，就向摩呵男说：「波斯匿王叫我到这里来学习诸射术，唯愿祖父母（妈妈的父母）事事教授与我！」这时，摩呵男回答他说：「欲学习射术的话，就好好的学习好了。」当时，摩呵男这位释种，乃召集五百名童子，使他们共同学习。当时，流离太子就这样的和五百名童子一同学习射术。

那时，迦毗罗城中，曾新盖一座讲堂，天神，以及人民、魔、或魔天，都不住在于此讲堂中。这时，诸释种们，各各都相谓而说：「现在此讲堂盖成以来，还未甚么久，画彩都已究竟完毕，有如天宫，并没有异，我们应该先请如来住在于其中，以便供养，以及比丘僧也一样的请来供养，好使我们都能受福无穷。」这时，释种们就在于堂上敷种种的坐具，同时也悬缯幡盖，以香汁洒地，而烧诸名香，又储备好水，燃烧诸明灯。

在这时，流离太子曾带领那些五百名童子，到了讲堂之处，就升上师子之座（欲迎佛而敷设之座）。当时，诸释种看见其情形之后，都极怀瞋恚之心，实时前往去捉太子的手臂，把他驱逐出门外，各人也共骂而说：「你这位婢子！诸天、世人都未曾有人居在于里面，这奴婢所生之物，却敢入于里面去坐！」又捉流离太子，把他扑掷在于地上。

这时，流离太子即从地起，长叹息之后，就回头看后面。当时，有一位梵志之子，名叫好苦，流离太子就对好苦梵志子说：「这些诸释种们乃取我之笑，毁辱我至于这种程度。假如我绍继王位之时，你就应当告知我有关于此事（叫他到时提醒太子，以便报讎）。」这时，好苦梵志子回答说：「如太子之教！」从此以后，那位梵志子，则日三时（每日之晨朝、日中、日没，所谓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都白太子说：「忆释所辱（应记忆被释种所毁辱的事）。」便说此偈而说：

一切归于尽 果熟亦当堕 合集必当散 有生必有死

（一切都是会归于灭尽的，果实成熟之后，也当会堕落于地的。合集者必当会离散，有生者必定会有死的。）

这时，波斯匿王随其寿命而在于世间，后来仍然是取得命终，大臣们便拥立流离太子为国王。当时，好苦梵志子到了王所，而作如是之语说：「大王应当忆起从前受释种所毁辱之事。」这时，流离王回答说：「善哉！善哉！你乃善忆本事（从

前之事)。」这时,流离王便生起瞋恚心,而敕告群臣说:「现在的人民的主人是甚么人呢?」群臣回答说:「大王!今天的统领者,就是流离王您!」这时,大王说:「你们快去严驾,召集四部的兵队,我欲去征伐释迦种族。」诸臣回答说:「如是!大王!」这时,群臣受王的教令,实时云集四种的兵队。当时,流离王就率领四部之兵队,往至于迦毗罗越城(迦毘罗卫城)。

那个时候,有众多的比丘,听说流离王去征伐释种之事,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立在于一边,就将这些事缘具白世尊。这时,世尊听此语后,就往逆(欲去迎说)流离王,便在于一枯树之下,并没有枝叶的树下,在于其处结跏趺而坐下来。当时,流离王曾遥见世尊坐在于树下,就下车,而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立在于一边。

那时,流离王白世尊说:「更有好的树,枝叶很繁茂,如尼拘留树之等类是(尼拘留陀树,无节树,如榕树)。」为甚么缘故,在此枯树之下而坐呢?」世尊告诉他说:「亲族之荫(荫)之故,乃胜于外人。」这时,流离王便作如是之念:今天的世尊,本为亲族,这样,我今天应该还回本国,不应该去征伐迦毘罗城。这时,流离王,即辞还而退去。

有一天,好苦梵志又白大王说:「当忆记往昔被释种所毁辱之事。」这时,流离王听此语后,又兴起瞋恚之心,就下令说:「你们快去严驾,召集四部兵,我欲往征迦毗罗越。」这时,群臣乃集四部之兵,出了舍卫城,往诣于迦毗罗越,欲征伐释迦种族。当时,众多的比丘又听到此消息之后,就去禀告世尊而说:「现在流离王又兴兵,去攻打释迦种族。」

那时,世尊听到此语之后,就以神足,到了道侧,在一枯树之下而坐下来。这时,流离王遥见世尊坐在树下,就下车而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立在于一边。那时,流离王白世尊说:「有更好的树,不在那个地方坐,世尊为甚么缘故,今天又在此枯树下而坐呢?」世尊回答说:「亲族之应,乃胜于外人!」

这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亲族之荫凉 释种出于佛 尽是我枝叶 故坐斯树下

(亲族之荫,才是真正会凉爽的,释种乃出有了佛陀〔佛陀的出身,也是由于释种而来的〕。这些均为是我的枝叶,因此之故,我现在坐在于此树下的。)

这时,流离王又作如是之念:世尊今天乃出自于释种,我不应该去征伐,应该可以到此为宜,可以还归本土为是。这时,流离王就还归其舍卫城。

又有一次,好苦梵志又向大王说:「大王!应当忆记往昔被释种所毁辱之事。」当时,流离王听此语后,又集四种兵队出舍卫城,去攻迦毗罗越城。这时,大目干连听说流离王去征伐释种之事。听后,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立在于一边。那时,目连白世尊说:「今天流离

王召集四种兵队去攻打释种。我现在的能力堪任使那位流离王,以及其四部的兵众,掷放在于他方的世界的。」

世尊告诉他说:「你是否能取释种的宿缘,放着在于他方的世界吗?」这时,目连白佛说:「实在不堪任于使那些宿命因缘放着在于他方的世界的!」那时,世尊对目连说:「你回去就坐好了。」目连又白佛说:「我现在堪任移迁此迦毘罗越,把它放置在于虚空中。」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堪能移迁释种的宿缘,放置在于虚空中吗?」目连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告诉目连说:「你现在本就本位好了。」

那时,目连又白佛说:「唯愿听许我用铁笼疏覆迦毘罗越的城市上面。」世尊告诉他说:「云何?目连!你能用铁笼疏覆其宿缘吗?」目连白佛说:「弗也!世尊!」佛陀告诉目连说:「你现在本就本位好了。因为释种在于今天,其宿缘已经成熟,现在当应受其报应了。」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欲使空为地 复使地为空 本缘之所系 此缘不腐败

（欲使空成为地，又使地成为空，这就是本缘〔宿世的事缘〕之所牵系的，这种事缘确实不会腐败的）。

当时，流离王决定去征伐迦毘罗越城。这时，诸位释种听说流离王率领四部的兵众，来攻其城之事，就又集四部的兵众，在一由旬的距离处，去迎战流离王。这时，诸释种在于一由旬之内，遥射流离王。或者射其耳孔时，故意不伤其耳；或者射其头髻，而不伤其头；或者射其弓，使弓损坏；或者射其弓弦，而不伤害其人；或者射其铠器，而不伤害其人；或者射床座，而不伤害其人；或者射车辆，使车损毁，而不伤其人；或者坏其幢麾，而不伤害其人。这时，流离王看见这些事后，便怀恐怖之心，就告诉群臣说：「你们观察这些箭，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群臣回答说：「这是那些释种们，离开这里一由旬之处，而射箭过来的。」

流离王说：「他们如果有意欲害我们的话，就通通会死尽，我想，应该可以还回舍卫城了。」这时，好苦梵志趋前白王说：「大王！请勿惧怕！这些诸释种们都是持戒的人，对于虫类尚且不敢伤害，何况会害人呢？现在宜于前进，必定会坏毁释种的。」

这时，流离王渐渐前进，向于释种的阵营。当时，诸释种乃退入于城内。这时，流离王在城外，对城上的守兵说：「你们赶快启开城门吧！如果不然的话，就会通通把你们杀死！」

那时，迦毗罗越城里，有一位姓释的童子，年刚十五岁，名叫奢摩。他听闻流离王现今在于门外，就穿铠持仗，至于城上，单独和流离王的兵队战斗。这时，奢摩童子杀伤非常多的驻兵，使他们各各都驰散，他们曾作如是之语而说：「这是甚么人呢？是天人吗？或者是鬼神呢？遥见好像是小孩！」这时，流离王便怀恐怖的心，实时进入于地孔中，去逃避他。

这时，释种们听说破坏流离王的兵众的消息。当时，诸释种们就叫奢摩童子，而告诉他说：「你年纪幼小，为甚么缘故来辱我们的门户呢？你岂不知诸释种都修行善法吗？我们尚且不能害虫，更何况又是人命呢？我们本来能坏毁这些敌军，一人可以对敌万人。但是我们又作如是之念：会杀害众生不可以称计之多的。世尊也作如是之说：『凡是人们杀死人命的话，死后会入于地狱，如果再生人中，其寿命也是非常的短少的。』你赶快离开这里，不可再在于此地！」这时，奢摩童子就出外国去，更不再入于迦毗罗越城内。

这时，流离王又至门外，对城上的人说：「速开城门吧！不须再迟疑了！」当时，诸释种们乃自相谓言说：「可给他开门好呢？或者不可以开门呢？」那时，弊魔波旬，在释众当中化作一释氏之形，而告诉诸释种们说：「你们速开城门吧！不可以大家都受困在于今天！」

这时，诸释种们就给他开城门。当时，流离王即告诉群臣说：「现在这些释种的人民非常的多，并不是用刀剑所能害尽的。应将他们都埋脚在地中，然后使那些暴象去蹈杀为好。」那时，群臣受王的教敕，就用象蹈杀诸释氏。这时，流离王曾敕群臣说：「你们赶快去选好面手（五官端正，身手轻利）的释种女人，五百名来。」当时，诸臣受王的教令，就选五百名端正的女人，来见大王。

这时，释氏摩呵男，曾到流离王之处，而作如是之言说：「请从我的愿！」流离王说：「你欲有甚么愿呢？」摩呵男说：「我现在沉没在于水底里，随我的迟疾的时间，使诸释种能得逃走。如果我出于水面之时，就任你随意杀害无妨！」流离王说：「此事大佳！（这事很好！）」当时，释摩呵男，就进入水底。将头发系缚在树根，而取入于命终。

这时，迦毗罗越城中的诸释氏，从东门出城，又从南门进入于城内；或者从南门

出去，又从北门进入；有的即从西门出，而又从北门进入。这时，流离王告诉群臣说：「摩呵男父（其祖父），为甚么缘故，隐在于水中，到现在还不出来呢？」那时，诸臣听王的教令，就进入水中去将摩呵男背出来，这时已经命终了。那时，流离王由于看见摩呵男的命终，当时的大王乃生懊悔之心而说：「我的外祖父现在已取命终，这都是由于疼爱亲族之故，我事前不知他当会取于命终，假如当会知道的话，终究不会来攻伐此释氏的！」

这时，流离王已杀害九千九百九十万人，血流成为河，也烧掉迦毘罗越城，然后往诣于尼拘留园中。当时，流离王对五百名释女们说：「你们千万不可愁忧，我就是你们的夫郎，你们是我的妇人，必须和我相好。」当时，流离王便伸手去捉一位释女，而欲戏弄她。这时，该女问王说：「大王！你要干甚么？」这时大王回答说：「欲和你通情！」释女回答说：「我现在为甚么缘故，须和你这奴婢所生的人种，情通呢？」

这时，流离王非常的瞋恚，就敕群臣说：「快捉此女人，兀（刑）她的手足，然后放在深坑内！」诸臣受王教令，就兀其手足，掷放在于深坑中。以及五百名女人也都同样的骂詈大王而说：「谁肯持此身和婢生之种相交通呢？」这时，大王瞋恚，就尽取五百名释女，将她们的手足都兀掉，都掷在于深坑中。这时，流离王将迦毗罗越城都毁坏之后，还回其舍卫城。

那时，祇陀太子在深宫中，和诸妓女们共相娱乐。当时，流离王听到作倡伎乐的声音，就问左右而说：「这是甚么音声，从何而来的，乃至于如此呢？」群臣回答说：「这是祇陀王子在深宫内，作倡伎乐，而自娱乐的声音的。」这时，流离王即敕令御者而说：「你回此象（御此御象），我将诣于祇陀王子之处。」

这时，守门的人遥见大王之来到，就白王说：「大王！请您慢行。因为祇陀王子现今在于宫中，以五乐而自娱乐之故，请不可以相触娆。」这时，流离王即刻拔出其剑，就取守门人，一刀把他杀掉。这时，祇陀王子听说流离王住在于门外，就不辞诸妓女，便出在外面，和流离王相见而说：「善来！大王！可入内小停驾吧！」这时，流离王回答而问他说：「你岂不知我和诸释种共战斗之事吗？」祇陀回答说：「听过的。」流离王说：「你现在为甚么缘故和妓女们游戏，而不佐助我呢？」祇陀王子回答说：「我不堪任杀害众生之命的。」当时，流离王则非常的瞋怒，即又拔剑斩杀祇陀王子。这时，祇陀王子命终之后，往生于三十三天之中，和五百名天女共相娱乐。

那个时候，世尊曾用天眼，去观察祇陀王子，已取命终之后，往生于三十三天之事，就说偈而说：

人天中受福	祇陀王子德	为善后受报	皆由现报故
此忧彼亦忧	流离二处忧	为恶后受恶	皆由现报故
当依福佑功	前作后亦然	或独而为者	或复人不知
作恶有知恶	前作后亦然	或独而为者	或复人不知
人天中受福	二处俱受福	为善后受报	皆由现报故
此忧彼亦忧	为恶二处忧	为恶后受报	皆由现报故

（在人天中受福报，为祇陀王子的品德。作善业的话，后来一定会受其果报的，这都是由于现报业之故。而在这里忧苦，则他在那边还是同样的会忧苦的，流离王就是在于此与彼之二处都会忧苦的。他作恶业之后，会受其恶报，这都是由于现报之故。）

（应当要依于福佑的功德，前所作的是这样，后所受的也是同样的。或者独自而为的话，或者人就又不能知道的，作恶而有知其恶的，前所作的，则后所受的，

也都是一样的。或者独自而为的话，或人就又不知道的。）

（在人天中受福报，则人与天之二处，均为是受福的。作善，而后受福报，这都是由于现报业之故。在此会忧苦，则在彼也会忧苦，作恶的话，则彼此之二处，都是忧苦的。作恶的话，后来定会受恶报，都是由于现报业之故。）

这时，五百名释女自归依，而称唤如来的名号而说：「如来出生在于此地（指迦毗罗卫城），也从此间去出家学道，然后乃成就佛道的。然而佛陀在于今天，却永不见其怀念思念我们，我们遭遇这种苦恼，受此毒痛之事，世尊为甚么缘故，不还顾愍忆我们呢？」那时，世尊曾以清彻的天耳，听到释女称怨向佛的声音。世尊就在于此时，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通通过来，都一同去观察迦毗罗越城，以及去看那些诸亲族之命终事吧！」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那时，世尊就带领诸比丘出舍卫城，往至于迦毗罗越城。这时，五百名释种之女遥见世尊带引诸比丘到这里来，看见之

后，都怀着惭愧的心。那时，释提桓因（帝释天），以及毗沙门（多闻）天王，在于世尊的身后扇佛。当时，世尊还顾（越头回看）释提桓因而对他说：「这些诸释女们都怀惭愧的心。」释提桓因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释提桓因就用天衣覆在于这些五百位女人的身体上面。那时，世尊告诉毗沙门天王说：「这些诸女人已饥渴很久了，应当要怎样才好呢？」毗沙门天王白佛说：「如是！世尊！」当时，毗沙门天王就办自然的天食，给与诸释女们，使她们都充足。

这时，世尊渐次而和诸女人们讲说微妙之法：「所谓诸法都同样的当会离散的，凡是有会合，便会有别离。诸位释女们当知！此五盛阴都均会受此苦痛诸恼，而堕入于五趣之中（轮转于六道）。凡是受五阴之身的，必定当会受这种行报的。既有行报，便当会受胎，已受胎分，就会一再的受苦乐之报。假如已没有五盛阴的话，便不会再受形，如不受形的话，就不会有

生，由于没有生之故，就不会有老，既没有老，就没有病，由于没有病，就没有死，由于没有死，就没有合会而别离的苦恼。因此之故，诸位女人们！应当要思念此五阴成败的变化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知道五阴，则能知道五欲，由于知道五欲，则能知道爱之法，由于知道爱之法，则能知道染着之法。知道这众多之事后，则不再受胎，由于不受胎之故，就没有生、老、病、死。」

那时，世尊也和诸释女们渐说此法，所谓其论，那就是：布施之论、禁戒之论、生天之论，欲就是不清净之想，出要为真正的快乐。那时，世尊观察这些诸女人的心已开，意已解，就演说诸佛世尊常所说之法：苦、集、尽（灭）、道，那时世尊，都通通给与她们讲说。那时，诸女人的尘垢都已灭尽，而得法眼净，各在于其所在，而取于命终，都往生于天上界。

那时，世尊到了城的东门时，看见城中的烟火洞然，实时说此偈而说：

一切行无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则不死 此灭为最乐

（一切行都是无常的，有生的话，就必定会有死的；如果不生的话，就不会有死，这种灭，就是最为安乐的。）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都通通来诣于尼拘留园中。」到达之后，都就座而坐。那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这里就是所谓的尼拘留园，我在于往昔之时，在此里面，曾和诸比丘们广说过诸法。如今已变为空墟，已没有人民。往昔之时，曾有数千万之众，在此里面听经而得道，而获得法眼清净。从今以后，如来更不会再次来至此间！」那时，世尊和诸比丘们说法之后，各从座起而去，都回到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的这位流离王，以及这些兵众，都不会久住于此世间，此后，经过七天，就通通会消灭的。」这时，流离王听闻世尊之所记（预言）之：『流离王，以及诸兵众，嗣

后七天，都通通会消灭。』听到此预言之后，乃生恐怖之心，曾告诉群臣们说：「如来现在预记而说：『流离王不会久住于世间，此后七天，和他们的兵众都通通会没灭。』你们应该注意去观察外境，不会使盗贼、水、火等灾变，来侵入于国界。为甚么缘故呢？因为诸佛如来所说之语，并没有二，所说的，终皈都没有异之故。」那时，好苦梵志白王说：「大王！请勿恐惧，现在的外境并没有盗贼怖畏之难，也没有水火等灾变，今天大王可以快自娱乐为是！」流离王说：「梵志！当知！诸佛世尊，其言并没有异啊！」

这时，流离王曾教人算数日子，到了七天之头，大王就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以为并没有甚么事了）。大王就率领诸兵众，以及诸嫖女，都往诣于阿脂罗河的河边；去自娱乐。即在于那个地方宿夜。这时，在于半夜之时，有非常的云之生起，有令人恐怖的暴风疾雨。这时，流离王，以及兵众们，都通通被大水所漂没，都均消灭，都身坏命终，都入于阿鼻地狱里面。又有天火，将城内的宫殿都烧尽。

那时，世尊用天眼观见流离王，以及四种兵众都被水所漂，都皆命终，都入于地狱之中之事。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作恶极为甚 皆由身口行 今身亦受恼 寿命亦短促  
设在家中时 为火之所烧 若其命终时 必生地狱中

（所作的恶业，乃为非常的重，这都是由于身口与意行而来的。现在的此身，也会受其苦恼，寿命也会很短促。假如他们在家内之时，也难免会天火之所燃烧的〔逃不过业运的〕。如其命终之时，必定会生在于地狱之中。）

那时，大众当中的多数比丘，都白世尊说：「流离王，以及四部的兵众们，今天都已绝命，他们都生在于甚么地方呢？」世尊告诉他们说：「流离王现在已经堕入于阿鼻地狱之中了。」诸比丘们白世尊说：「现在的这些诸释种人们，在宿世之时，到底是作甚么因缘，今世才会被流离王所杀害的呢？」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往昔之时，在此罗阅城内，有一捕鱼之村，那个时候，在世间里的人，都遇饥馑，而极为节俭，人们都食草根的为多，一升金，只贸（买）一升米。这时，在林内有一大水池，又有很多的鱼（饶鱼，鱼很多）。当时，罗阅城内的人民之类，都往至于池中，去捕鱼而食。当在那时，在水内有二种鱼，一名拘瓊，另一种的鱼名叫做两舌。当时，这二类鱼都相互谓言而说：『我们对于这些民众，先前并没有甚么过失（没有得罪等事），我们是水性之虫类，并不处于平地，这些人民之类，却都来食噉我们。假如在前世时，有作多少的福德，而能转为人身之时，当会报这些怨讎！』

那个时候，在村内有一位小孩，年刚八岁，他并不去捕鱼，也不去害鱼命。但是

那些鱼如在岸上之时，都会命终而死。那位小孩看见其情形后，极怀欢喜之心。比丘们！当知！你们不可作其它的观念。你们要知道！那时的罗阅城内的人民之类，岂为是别人吗？就是现今的诸释种们就是。那时的拘瓊鱼，就是现时的流离王是。那时的两舌鱼，就是现今的好苦梵志是。那时的小孩，看见鱼类在岸上而笑的人，就是现在的我身是。那时，释种们都坐取鱼而食，就由于此因缘，经过无数劫之中，入于地狱中，现在之世，才受此对（报应）的。我在于那时，坐见而取笑，现在才患有头痛，有如石押，也像人头，戴一须弥山那样。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已不再会受形，因此而舍弃众业行，而度诸厄难的。这就是所谓，诸比丘们！所谓由此因缘，现在受此果报的。诸比丘们！应当要守护身、口、意之行业，应当念念恭敬、承事梵行之人。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

行！

### 三〇〇

大意：本经叙述诸天临命终时，有五衰之相之出现。诸天都以人间为善处，因为能在于如来之法中出家学道，而得三达明之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当天子们欲命终之时，有五种未曾有的瑞应（预兆），会出现在于当前。那五种呢？第一就是华冠会自萎谢，第二就是衣裳会被垢秽所坌，第三就是身体会出汗臭，第四就是不乐于其本座，第五就是诸天女都会星散。这就是所谓天子之命终之时，有此五种瑞应（先兆）的。」

那时，天子会极怀愁忧，会椎胸而唤叫。当时，会有诸天子来至于这位天子之处，而对这位天子说：「你现在尔来（将来）可以生在于善处，快得到善处，快得到善利了。由于得善利之故，就当念念不忘安处善业。」那时，诸天就是这样的教授他的。

那时，有一位比丘白世尊说：「三十三天，得生在甚么地方为之善处呢？怎样叫做快得善利呢？怎样为之安处于善业呢？」世尊告诉他说：「人间这地方，对于天来说，就是其善处。所谓得善处、得善利，就是出生在于正见的家庭，能与善知识从事，在于如来法当中得到信根，就是所谓名叫快得善利。他怎样叫做安处于善业呢？在于如来之法中，能得信根，而剃除须发，而由于信坚固之故，会去出家学道。他因学道之故，而戒性具足，诸根都修持不缺。饮食都知足，都恒念而经行，而得三达明（三达、三明、天眼、宿命、漏尽），就是所谓名叫安处于善业。」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人为天善处 良友为善利 出家为善业 有漏尽无漏

（人间就是天人的善处，良友为之善利，出家叫做善业，因为能灭尽有漏，而为无漏之故。）

比丘们！当知！三十三天乃着于五欲，他乃以人间为他的善趣。因为能在于如来之法中，而得出家，而为善利，而得三达之故。所以的缘故就是：诸佛世尊都是出现于人间而证果的，并不是在于天上而得果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在此世间命终之后，当会生于天上（指涅槃天）。」

那时，那位比丘白世尊说：「云何呢？比丘怎样会生于善趣呢？」世尊告诉他说：「涅槃（寂灭）就是所谓比丘的善趣。你现在，比丘！你应当求方便，得至于涅槃。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〇一

大意：本经叙述沙门出家，有发长、爪长、衣垢、不知时宜、多有所论等，五种毁辱之法。如多论说的话，就会有人不信言、不受其教、人不喜见、妄言、斗乱彼此等五事，所以应当除灭此五事，并且没有邪想为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当一位沙门出家之人，会有五种毁辱之法。那五种呢？第一就是头发之长，第二就是指爪之长，第三就是衣裳被垢秽所坳，第四就是不知时宜，第五就是多有所论说。所以的缘故为何呢？（为甚么多有论说也为出家的毁辱之一呢？）因为多有论说的比丘又有五事之故。那五事呢？第一就是他人不会相信你的话，第二就是不会受其教，第三就是人所不喜见的，第四就是妄言，第五就是斗乱彼此（搅群乱众）。这就是所谓多论说的人有此五事。比丘们！应当要除灭此五事，而没有邪想。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〇二

大意：本经叙述频毗娑罗王以四事供养佛及僧，佛为王、群臣说妙法，六十大臣和五百天人因此而得法眼净。其次为贫乏的鸡头梵志之发心，将所贷的三两金钱，办食供佛及阿罗汉、比丘僧，诸天奉佛意去襄助，梵志以此功德求作沙门，后成阿罗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频毗娑罗王（摩竭陀国的国王），敕诸群臣说：「赶快严驾宝羽的车辆，我欲到舍卫城去亲觐世尊。」这时，群臣听王的教令，就去驾宝羽之车，趋前白王说：「严驾已完毕，请大王知道时宜。」

那时，频毗娑罗王就乘宝羽之车，由罗阅城（王舍城）出门，往诣于舍卫城。渐至于祇洹精舍，而欲进入于祇洹精舍。凡是水灌头王（以海水灌顶，正式即位的国王），其法有五威容（严身的五具），都舍在于一边。到世尊之处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

那时，世尊渐与他说微妙之法。当时，大王闻法之后，白佛说：「唯愿如来，当在于罗阅城夏坐（结夏安居）！当会供给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那时，世尊即默然受频毗娑罗王之请。当时，大王看见世尊默然受请后，就从其座站起，头面礼足，绕佛三匝后，便退还而去，还诣于罗阅城，而入于宫中去。

那时，频毗娑罗王在于闲静之处，便生此念：我也堪任供养如来，以及比丘僧，都能尽其形寿。而用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去供应。但是也应当愍念下劣（指群臣人民）的人。这时，频毗娑罗王寻于其日，告诉群臣说：「我昨天曾生此念：我能尽形寿供养如来，以及比丘僧的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也应当愍念诸下劣的人民。你们各各都应相率，都依次第去饭食如来，以及诸贤者，就能长夜承受无穷尽的福报。」那时，摩竭国王（频毗娑罗王）曾在于宫

门前，起大讲堂，又办种种的餐具。

那时，世尊出离舍卫国，以及带引五百名比丘，渐渐在于人间游化，而至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这时，频毗娑罗王听闻世尊来至于迦兰陀竹园之中，就随时乘羽宝之车，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频毗娑罗王白世尊说：「我曾经在于闲静之处，便生此念：如我今天能供办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便也念及下劣之家，就告诉群臣说：『你们应各各供办饮食之具，依次第去饭佛（供养佛的饮食）。』云何？世尊！这是对的吗？或者为非其宜呢？」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大王！这是多所饶益的事，是为天，为世人作福田之事，是很好的事。」那时，频毗

娑罗王白世尊说：「唯愿世尊！明天到我的宫中来受食吧！」

当时，频毗娑罗王得到世尊默然接受其请后，王就站起来，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而去。

那时，世尊在于隔天的清旦，着衣持钵，进入于城内，到了王宫中，各依次第而坐。那时，大王即供给百味的饮食，亲自斟酌，欢喜而不乱。经过食后，频毗娑罗王看见世尊已吃食完毕，就除去钵器，然后便取一卑座，坐在于如来的前面。

那时，世尊渐与大王演说微妙之法，使其发起欢喜之心。那时，世尊和诸大王，以及群臣之类，演说微妙之法，所谓其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之想，淫为秽恶，出要为安乐等是。那时，世尊由于知道那些众生，都已心开意解，不再有狐疑，就用诸佛世尊常所说的法，如苦、集、尽（灭）、道之法，在那时，世尊都尽与他们阐说。当时在于座上的六十余人的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

净，六十位大臣，以及五百天人，都尽诸尘垢，而得法眼净。

那时，世尊即与频毗娑罗王，以及诸人民说此颂偈而说：

祠祀火为上 书中颂为最 王为人中尊 众流海为源  
星中月照明 光明日为上 上下及四方 诸所有万物  
天及世人民 佛为最尊上 欲求其福者 当供养于佛

（祠祀〔祭拜〕乃以火为上的，书本当中，乃为偈颂为最好的，大王就是人中的最尊，众河流即以海为源，众星当中，是以月亮最为照明，光明来说，即以太阳为最上的。上下方，以及四方，诸所有的万物，包括天神以及世间的人民，乃以佛陀为最尊最上的。如果欲求福报的话，就应当供养佛陀。）

那时，世尊说此偈后，便从座起而去。当时在罗阅城中的人民之类，都接着而随着他们贵贱之不同，都从其家之多少，而供养佛，以及比丘僧。

那时，世尊在迦兰陀竹园中而住，在此国界的人民，都没有不去供养的人。当时，罗阅城中的诸梵志们，也都应去供养。当时，那些梵志曾集在于一起，都各作如是之言：「我们各人出三两金钱，以便作供食等具之用。」（供餐具，等于是供食品）。

那时，在罗阅城内，有一位梵志，名叫鸡头，极为贫匮（贫穷），自己的存活，都得努力的，并没有甚么金钱可捐输，因此，就被那些梵志们所驱逐，将他逐出在大众之外。这时，鸡头梵志，回到其家后，告诉其妇人说：「妳今当知！我今天被诸梵志们所驱逐，不听许我在于大众里面了。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没有金钱可捐出之故。」其妇回答说：「还入于城中，去向人举债（借钱），必定当会得到。」又对其主说：「七天之后，当会相报偿（会还债）如果不能偿还的话，你就说你的身体，以及你的妇人，都愿沦没为他的奴婢。」

这时，梵志就随其妇之言，即进入于城内，到处去求索，但是都不能如愿。就归至妇处，对其妇说：「我到处去求索，都不能得到，当怎样办呢？」这时其妇对他

说：「在罗阅城东，有一位大长者，名叫做不奢蜜多罗，为一饶财多宝的长者，可以到那边去求债而说：『请借我三两金钱，七天之后，自当会还债，如果不能还债的话，我本身，以及我的妇人都愿为您的奴婢。』」

这时，梵志就从其妇言，就往诣于不奢蜜多罗之处，去求借金钱而说：「不超过七天，自当会相还，如果不能相还的话，我和我的妇人，都为您的奴婢。」这时，不奢蜜多罗，就借与他金钱。当时，鸡头梵志就将这些金钱拿回其妇人之处，告诉她说：「已经借得金钱了，应该要如何为宜呢？」当时，其妇人回答说：「可以持此金钱，去大众当中，把它捐出去。」

这时，那位梵志就持金钱，到众人之中，欲将其捐出。诸位梵志即对这位梵志说：「我们应办的供养物品都已经办完，你可以持这些金钱回归你的所在之处，不须住于此大众当中为妙。」这时，那位梵志就还回其宅，就将此因缘，向其妇人说明。其妇人就对他说：「我们二人同到世尊之处，自宣我们的微意就是了。」

那时，梵志就带同其妇人，都同到世尊之处，共相问讯后，坐在于一边。其妇则礼拜如来之足，然后退坐在一边。那时，梵志曾将此因缘，具白世尊。那时，世尊告诉梵志说：「你现在可以为如来，以及比丘僧办具饮食了。」那时，梵志即回头熟视其妇人，当时，其妇人乃向他说：「但随佛的教言，不足以疑难。」那时，梵志即从座起，趋前向佛说：「唯愿世尊！以及比丘众，当受我请！」这时，世尊即默然受梵志之请。

那时，释提桓因在于世尊的后面，叉手奉侍。当时，世尊回顾释提桓因说：「你可以协助这位梵志共办餐具。」释提桓因

白佛说：「如是！世尊！」那时，毗沙门天王也在于离开如来不远之处，统率诸鬼神众，不可称计之多，正遥扇世尊。这时，释提桓因对毗沙门天王说：「你也可以佐助这位梵志办此餐具。」毗沙门回答说：「甚善（很好）！天王！」

这时，毗沙门天王趋前至于佛所，头面礼足，遶佛的身边三匝之后，自隐其形，而化作人像，领五百名鬼神共办餐具。当时，毗沙门天王敕诸鬼神而说：「你们速往而至于梅檀林中，去取梅檀香木来放在于铁厨内。」那时，厨中有五百鬼神，在里面作饮食。

这时，释提桓因告诉自在天子说：「毗沙门天今天已造铁厨，给佛与比丘僧作饭食。你现在可化作一讲堂，使佛及比丘僧，在其里面得饮食吧！」自在天子回答说：「此事甚佳（非常的好）！」这时，自在天子闻释提桓因之语之故，就在于离开罗越城不远之处，化作七宝的讲堂。所谓七宝，就是金、银、水精、琉璃、玛瑙、赤珠、车磔是。又化作金、银、水精、琉璃的四梯陛。金梯陛的上面化作银树，银梯陛的上面化作金树，为金根、银茎、银枝、银叶。或者又在金梯陛上，化作银叶、银枝、水精梯陛的上面化作琉璃树，同时，也有各种不可称计之多。又用杂宝厕在于其间，又用七宝覆在其上面，周匝四面都悬好的金铃，而且其铃声均为出八种之音。又化作好的床座，敷上好褥，悬缯幡盖，为世间所希有的。那时，用牛头梅檀（最名贵的香木，为赤铜色，赤梅檀，都以此树造佛像，及殿堂等，产于南印度的摩罗耶山），燃火作食物，罗阅城边十二由旬内，都被其香熏遍满于其中。

这时，摩竭国王告诉诸群臣们说：「我生长在此深宫内，从来并不闻到此香，罗阅城边为甚么缘故，得闻此好香呢？」群臣白王说：「这是鸡头梵志在其食厨中，燃烧天上的梅檀香，这就是其瑞应。」

这时，频毗娑罗王敕诸群臣说：「赶快严驾羽宝之车，我欲往至于世尊之处，问讯此因缘。」这时，诸臣回答说：「如是！大王！」频毗娑罗王就往至于世尊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立在于一边。那时，国王见此铁厨中，有五百人在作饮食，看见后，便作如是之语而说：「这是为甚么人所

作的饮食呢？」这时，诸鬼神乃以人形而回答说：「这是鸡头梵志为请佛及比丘僧，为供养而作的食物。」这时，国王又遥见高广的讲堂，就问侍人而说：「这是甚么人所造的讲堂呢？从前并不看见过，到底是为谁所造的呢？」群臣回答说：「我们不知此事缘。」这时，频毗娑罗王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到世尊之处，去请问这事情。因为佛陀世尊乃无事不知，无事不见之故。

这时，摩竭陀国的频毗娑罗王，即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一边。那时，频毗娑罗王白世尊说：「往昔之日，并不看见过这一高广的讲堂，今天得以看到。昔日并未看见过如此的铁

厨，今天得以看到。这又是甚么呢？是谁所变化的呢？」世尊告诉他说：「大王！当知！这是毗沙门天王所化造的铁厨，以及自在天子所化造的讲堂。」这时，摩竭陀国王就在于座上悲泣交集，不能自胜。世尊问他说：「大王！为甚么缘故悲泣乃至于这样呢？」这时，频毗娑罗王白佛说：「实在不敢悲泣的。唯念及后生的人民不能亲观此圣兴之事，当来之人恐都为怪着于财物，而没有威德，因此，尚不闻此奇宝之名，何况能够看见呢？现在承蒙如来之有奇特之变，出现于此世间里，因此之故，而悲泣耳！」世尊告诉他说：「当来的世代，那些国王、人民，实在不能亲观此变化！」那时，世尊就为国王说法，使其发欢喜之心。大王闻法后，就从座起而去了。

这时，毗沙门天王就在于那一天，对鸡头梵志说：「你伸右手过来！」这时，鸡头梵志就伸右手。毗沙门天王就授与他一个金铤，又告诉他说：「你自用此金铤投在于地上看看。」这时，梵志就将其金铤投在于地上，金铤乃成为百千两金钱。毗沙门天王对他说：「你就拿这些金钱去城内买种种的饮食，持来这里吧！」

这时，梵志受天王的教令，就持此金钱进入于城中去买种种的饮食，拿到厨所来。这时，毗沙门天王叫梵志沐浴后，给与他种种的衣裳，使他穿上，令他手执香火，教他白言而说：「时间到了，现在正是其时，愿至尊屈顾！」这时，梵志就依其令，手执香炉，而白说：「时间已到！唯愿屈顾！」

那时，世尊已知道时间已到，就着衣持钵，带引诸比丘众，往至于讲堂之处，各人依次第而坐，以及比丘尼众，也依次第而坐。这时，鸡头梵志一见饮食又这么多，但是众僧却又很少，就趋前白世尊说：「今天所准备的饮食，极为丰富而多，但是比丘僧却这么少，不知为甚么呢？」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梵志！你现在就手执香炉，登上高台之上，向着东南西北，并作如是之说：『诸释迦文佛的弟子，如得六神通，为漏尽的阿罗汉的圣者，都请集到此讲堂来！』」梵志白佛说：「如是！世尊！」

这时，梵志就从佛受教，即上楼上去请诸漏尽的阿罗汉。这时，东方有二万一千的阿罗汉，都从东方来到此讲堂。南方也有二万一千，西方也有二万一千，北方也有二万一千，诸阿罗汉都从其本住处来集于此讲堂。那时，讲堂上有八万四千的阿罗汉集在一处。

这时，频毗娑罗王即带领诸群臣至于世尊之处，向佛行头面礼足之礼，也礼拜诸比丘僧。这时，鸡头梵志看见比丘僧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用饭食之具，供佛及比丘僧，都亲手斟酌，欢喜而不辞其务。然而还是如故的有遗余之食。这时鸡头梵志乃趋前白佛说：「现在饭佛（供佛），以及比丘僧，仍然如故还有遗余的饮食在。」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可请佛，以及比丘僧，供养七天就是了。」

梵志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鸡头梵志即向前长跪，白世尊而说：「现在请佛，以及比丘僧，受我供养七天，自当会供给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那时，世尊即默然受请。

那时，在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尼，名叫舍鸠利。这时，比丘尼白世尊说：「我现在内心生念如是之事：是否有一位释迦文佛的弟子，为漏尽的阿罗汉，而不集合在于这里的吗？又用天眼去观察东方之界，以及南方、西方、北方等界，也都观察过，

都没有不来的，都通过云集在这里。现在的此大会，纯为是阿罗汉真人之所云集的。」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舍鸠利！如你所说的，此一大会，纯为是真人之会，东西南北，没有不云集的。」那时，世尊就将此因缘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看见比丘尼中，以天眼彻观，而能和这位比丘尼相等的人吗？」诸比丘回答说：「并不看见过的，世尊！」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我的声闻中的第一弟子，而为天眼第一的，就是所谓舍鸠利比丘尼是。」

这时，鸡头梵志在七天当中，供养圣众的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又用华香散在于如来之上。当时，其华在于虚空中化作七宝的交露台（珠宝交错而造成的幔，其形体有如垂露）。这时，梵志看见交露台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他趋前白佛而说：「唯愿世尊！听许我在于道次，能得作为沙门！」

那时，鸡头梵志就这样的即得为道（能为沙门而学道），诸根都寂静，而自修其志，而除去了睡眠（少睡眠）。假如眼根看见色境之时，也不会起想念，其眼根也没有恶想流驰的诸念，都护念眼根。如果耳根闻声境，或鼻根嗅香境，舌根知味境，都同样的不会着味于境，身根知细滑（感触）之境时，也不会起细滑之想，意根知法境时，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时，便灭那些会覆蔽人心，会使人没有智慧的五结盖（五下分结。贪、瞋、身见、戒禁取见、疑等烦恼）。

也没有杀害的意念，都净其心。所谓不杀生，不念杀生，不教人杀生，手不执刀杖，起仁慈之心而向于一切众生。同时也除去不与取（不偷盗），不起偷盗之心，而清净其意。恒有布施之心去对于一切众生，也使众生不偷盗。自己不淫泆，也教人而使人不淫泆，都恒修梵行，清净而没有瑕秽，在于梵行中，而清净他的心。又不妄语，也不教人去讲妄语，都恒念至诚，没有虚诈诳惑世人，都在于此中清净其心。又不两舌，也不教人去使用两舌，如此间语（离间之语，离间双方的言语），不传至于对方，假如对方有间语，也不传至于这里，在于其中而清净其意。对于饮食，都能知足，不着于气味，不着于菜色（善色），不着于肥白，唯有欲支持其形体，使能保全其生命而已。也是为了除去故痛，使新痛不生，能得修行之道，长处于无为之地（证涅槃）而已。犹

如有男女的人，用脂膏涂其疮的原因，就是唯欲除去其故疾而已。这也是如此，所以对于饮食知足者，就是欲使旧有的痛疾能除愈，新的即使其不生而已的。

或者又于此时，达晓行道（整天用功），不失去其时节，不失去三十七道品之行持。或者禅坐，或者经行，都除去睡眠之盖。或者在于初夜之时，或者禅坐，或者经行，都除去睡眠之盖。或者在于中夜之时，右胁着地，脚与脚相累迭，系意在于明。他又在于后夜之时，或者禅坐，或者经行，而清净其意。到了这时，对于饮食已知足，经行用功而不失时节，除去欲不净之想，而没有诸恶行，而游入于初禅；有觉、有观，而息念，而猗于欢乐（由定而生之乐），而游入于二禅；没有乐（离喜之欲），而护念清净，自知身有乐（离喜妙乐），所谓诸贤所求的护念清净，而游入于三禅；他的苦乐已消灭，已没有愁忧，为无苦无乐，而护念清净（舍念清净），而游入于第四禅。

他以三昧心，清净而没有瑕秽，也得无所畏。又得三昧，而自忆无数世之事。他便忆过去之事，如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万生、数千万生、成劫、败劫、成败之劫（成劫为天地成立之成、住、坏、空时的成立之劫，败劫就是其坏劫，也就是破坏之劫。成败劫则通指其成灭变化的算不尽的长时间）。在这期间，我曾生在于那个地方，姓某某，名某某，食如是之食，受如是的苦乐，寿命的长短，在那个地方死，而在这里生，死在于这里，而生在于那个地方，其因缘本末，都能知道其一切。他又再以三昧心，清净而没有瑕秽，而

得无所畏，而观察众生之类的生者与死者。

他又以天眼去观察众生之类的生者、死者，善趣、恶趣，善色、恶色，或者是好，或者是丑，随着其行所之种，都能知道其一切。或者有众生之类，其身、口、意都行恶，都诽谤贤圣人，而造邪业之

本，因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地狱之中。或者又有众生，其身、口、意都行善，并不诽谤贤圣的人，因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善处的天上界。又以清静之天眼，去观察众生之类，或者是好，或者是丑，或者是善趣，是恶趣，是善色，是无色，都能知道一切，而得无所畏，又有布施心而尽其漏心，然后观察这些苦恼等事，都能如实而知道。所谓这是苦，是苦之集（烦恼），是苦之尽（寂灭），是苦的出要（道），都如实而知道。他作如是之观察之后，其欲漏心、有漏心、无明漏心，都得解脱。已得解脱之后，便得解脱之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胎，如实而知道。这时，鸡头梵志便成就阿罗汉果。

那时，尊者鸡头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三〇三

大意：本经叙述世间有应丧失之物，欲使其不丧失，应尽之物，欲使不尽，应老之法，欲使其不老，应病之法，欲使其不病，应死之法，欲使其不死等五事，是最为不可得之事。其次则教人勤修信、精进、念、定、慧等五根，转有漏而成为无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世间有五种事最为不可得的事。那五种呢？（一）应该会丧失之物，欲使其不丧失，这是不可以得到之事。（二）会灭尽之法，欲使其不灭尽，是不可得的事。（三）凡是会老之法，欲使其不老，这也是不可以得到的事。（四）凡是会有疾病之法，欲使其不疾病，这是不可得的事。（五）凡是会死之法，欲使其不死的，这是不可以得到的事。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有这五事为最不可得之事。或者是如来之出现于此世间，或者如来不出现于此世间，此法界都同样的恒住如故，而不朽败（不会变动）。有丧灭之声，有生、老、病、死，或者是生，或者是逝，都归于其本，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有这五种难得之物。

应当力求方便，修行五根。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这就是所谓，比丘们！行此五根之后，便成为须陀洹（入流，初果，最多人天七次往返后，成就阿罗汉），成为家家（初果后，为一来向，而生于人或天，生于甲家，生于乙家，或三次，或二次的圣者）、一种（一间，为人，或天之一间隔，还未能证果之义，通常为不还向的圣者），转进而成为斯陀含（一来，二果），再转进而灭除五结使（贪、瞋、身

见、戒禁取见、疑），而成为阿那含（不还果，三果），在于那个地方（指色界天）般涅槃（寂灭），而不再来于此世间，再转进而有漏之灭尽，而成就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而自身作证，而自游化，更不再受后胎，如实而知道。应当力求方便，去除灭前述的五事，而修持后述之五根。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〇四

大意：本经叙述有五种人为不可疗治的人，所谓谀谄、奸邪、恶口、嫉妒、无反复等人是。因此，当学正意，而除去嫉妒等恶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有五种人为不可疗治的，那五种呢？第一就是谀谄之人为不可疗治，(二)奸邪的人为不可疗治，(三)恶口的人为不可疗治，(四)嫉妒的人为不可疗治，(五)无反复的人为不可疗治。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此五种人为不可疗治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奸邪恶口人 嫉妒无反复 此人不可疗 智者之所弃

(奸邪的人，恶口的人，嫉妒的人，没有反复的人[包括会谀谄的人]，这些人都为不可以疗治的人，都是有智慧的人所舍弃的。)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常时修学正意，而除去嫉妒之心；应当修行威仪，所说的都如法（灭谀谄）；应当要知道反复，而识知其恩养。如小小的恩惠，尚且不可以忘失，更何况如为大恩惠的话，怎样可以忘失呢？不可以怀着慳贪的心（除奸邪），同时又不自誉，又不毁他人（不恶口）。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〇五

大意：本经叙述释提桓因和阿须伦共斗，诸天得胜利，阿修罗就被缚，如阿修罗的心，能念诸天法正的话，就身无系缚，反之，就被五系。佛陀藉此教诫比丘，如起结使，就在魔的境界，会被魔所缚，反之而没有结使的话，就能超出魔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往昔之时，释提桓因告诉三十三天们说：『如果诸位贤者和阿须伦（阿修罗）共斗之时，假若阿须伦不如（战败），诸天得胜的话，你们就捉拿毗摩质多罗（译为丝种种，能用一丝幻作诸事故名），带他到这里来，将其身为五系缚。』这时（同一个时候），毗摩质多罗阿须伦，也告诉诸阿须伦说：『你们！今天和诸天共斗，如果得胜的话，便捉拿释提桓因，缚送到这里来。』比丘们！当知！那个时候，二家共斗，乃为诸天得胜，阿须伦不如（战败）。这时，三十三天就亲自捉拿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就束缚其身，带他到释提桓因之处，被放置在中门之外，自观自己被五系缚身。」

这时，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便作如是之念：诸天们之法为正，阿须伦所行的为非法。我现在不喜乐于阿须伦，便应当即住于此诸天宫里为是。这时，由于生此念，而说：『诸天的法为正，阿须伦之法为非法，我欲住在于此间。』作如是之念后，这时，毗摩质多罗阿须伦便自觉知，其身已没有甚么缚系，而能以五欲而自娱乐。然而如果毗摩质多罗阿须伦王生此念后，而说：『诸天为非法，阿须伦才是正法，我不用在此三十三天里，我还是回到我的阿须伦宫为妙。』这个时候，阿须伦王的身就再会被五藤，其五欲的娱乐，都会自然的消灭。

比丘们！当知！缠缚之急速，莫过于这种事，被魔之所缚，又甚于如是之缘的。假如兴起结使的话，就会被魔所缚，所谓动，就会被魔所缚，不动的话，就不会被魔所缚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力求方便，使心不被缚，而乐于闲静之处。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些结使乃是魔的境界之故。

如果有些比丘在于魔的境界的话，终皈不能脱离生、老、病、死，不能解脱愁、忧、苦、恼的，我现在说这些为之苦际的。如果又有比丘，其心不移动，不着于结使的话，便能脱离生、老、病、死、愁、忧、苦、恼的，我现在就说此为（尽诸）苦际。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应为没有结使，应能越出魔界！像如是打，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〇六

大意：本经叙述阿难请问灭尽之法。世尊说：五盛阴乃以无欲、无为（没有造作）为之磨灭法，其灭尽时，就叫做灭尽之法。应该知道：五盛阴灭尽，就不会再更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尊者阿难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立在于一边。当时，阿难白世尊说：「所谓尽，到底是甚么法，叫做尽之法呢？」

世尊告诉他说：「阿难！色阴是无为（无作），为因缘，而有了此名，其无欲、无为，就名叫灭尽之法。其尽时，就名叫灭尽。痛（受）、想、行、识，也是无为、无作，都是磨灭之法，为无欲，无污，其会灭尽之故，名叫灭尽。阿难！当知！此五盛阴乃为无欲、无作，为磨灭之法。其会灭尽的，就叫做灭尽之法。此五盛阴之永远已灭尽，更不再复生，因此之故，名叫灭尽。」

这时，尊者阿难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三〇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生漏梵志讲说由于人民之慳贪、结缚习行，爱欲之所致，使风雨不依时，所种的不长，国土乃毁坏，而致民不炽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生漏梵志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这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说：「云何？瞿昙！到底有甚么因缘，有甚么宿行（过去之业），会使这些人民之类，为有尽、有灭、有减少的呢？本来为完好的城廓，而今天已毁坏，本来有好多的人民，现在却为一丘荒呢？」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你如果欲知道的话，就认为是由于这些人民所行的都是非法之故，才会使本来有城廓，而现在却为磨灭，本来有人民，而现在却为丘荒，这也都是由于生民之慳贪，都习行结缚，都是爱欲不断之所致的缘故，使风都不依时，雨也不按期，所种的根栽，都不得长大，就中，人民之死亡的，乃盈于路。梵志！当知！由于此因缘，使国城毁坏，使民不炽盛的。」

又次，梵志：由于人民之类所行的非法，便有了雷电霹雳等自然的响应，而天降雷雨，败坏生苗，那个时候，死亡的人民，乃难以计量之多。又次，梵志！人民之类所行的非法，乃为共相争竞，或者用手拳相加，用瓦石相掷，各各都自丧其生命。又次，梵志！那些人民之类已共相争竞，而不安于其所，国主乃不安宁，就各兴兵众，共相攻伐，至于大众之死亡的，

难以计量得出之多。或者有的被刀斩死，或者有的被稍箭所伤而亡的。像如是的，梵志！由于此因缘，使那民众减少，不再炽盛。又次，梵志！由于人民之类所行的非法之故，使神祇不得其便而保佑，或者遭困厄，或者疾病而着于床，除降者少（免除病苦而好起来的为少），疫灾而死的为多。这就是所谓，梵志！就是所谓由于此因缘，使那些人民减少，而不再炽盛的缘故。」

这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说：「瞿昙！您所说的甚为快哉！（非常的好，非常的正确）。说此人民之根本会减少之义，确实像如来的教言那样。本来有城廓，而今天却已磨灭；本来有人民，而今天已为丘荒。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有了非法之故，便生慳嫉；由于生慳嫉之故，便生邪业，由于生邪业之故，便为天雨不按时，五谷就不成熟，人民就不炽盛，因此之故使非法流行，天降灾变，坏败生苗。由于他们都行非法，都着于贪欲慳嫉，这时，

国主就不安宁，就各兴兵众，而共相攻伐，使死亡的人数不可计量之多，因此之故，使国土流荒，人民逆散。今天世尊所说的，为甚善！甚快！由于非法之故，致有此灾患。假如被他所捉的话，就会被断其命。由于非法之故，便会生起盗心，由于生盗心之故，后来便被国王所杀，由于生邪业，使那些非人得其便，由于此因缘，便会取于命终，人民就会减少，因此之故，使没有城廓的所居的地方。」

瞿昙！今天所谈说的已经非常的多了，有如跛者之得以伸身那样，也如盲者之得到眼目，在于冥闇之中得到光明，为无目的人（失明的人）作为眼目。今天沙门瞿昙用无数的方便而说法，我现在诚重的自归依佛、法、众（僧），愿听允我为优婆塞。我愿尽形寿不敢再杀生。假如沙门瞿昙看见我，不管是乘象或者是乘马，我都由衷的恭敬。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为波斯匿王、频毗娑罗王、优填王、恶生王、优陀延王，受梵之福（梵分，净施地，受王

的封地）的话，我恐怕会失去此福德。假如我偏露右肩之时，就唯愿世尊受我的礼拜！倘若我步行之时，看见瞿昙之来临的话，我当会脱掉我所穿的鞋履的，唯愿世尊，受我的礼拜！」

那时，世尊俨头（默然）许可他。这时，生漏梵志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趋前白佛而说：「我现在重新自归依沙门瞿昙，唯愿世尊听许我为优婆塞！」

那时，世尊渐次的为他说法，使他发欢喜之心。梵志听法后，就从座起，便退而去。

那时，生漏梵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六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七

邪聚品第三十五

概要：首先叙述邪聚、正聚，依次为佛出世之有五事、五惠施、妇女之五力、有五种之欲想、对于人不可礼拜之五事、优头盘所奉的汤施有功德、为一欲还俗的比丘之诫，而说妇女有五恶、多耆奢比丘之证悟、僧伽摩长者之事等。

三〇八

大意：本经叙述由应笑而不笑，应喜而不喜，应慈而不慈，作恶而不耻，闻善而不着意等五事，而知道此人乃住于邪聚，反之，则知此人乃住于正聚，故应除邪聚，而住于正聚。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在于邪见聚的话，此人有甚么相像？有甚么相貌呢？」这时，诸比丘们白世尊说：「如来是诸法之王，是诸法之尊。善哉！世尊！愿给与诸比丘们讲说此义，我们听后，当会奉行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你们听后应当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们分别其意义的！」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如果为在于邪聚的人的话，就应当以五事而知道他，由于看见其五事，就能知道此人为住于邪聚。那五事呢？所谓(一)应笑之时，却不笑，(二)应该欢喜之时，却不欢喜，(三)应该起慈心时，却不起慈心，(四)作恶也不会羞耻，(五)听其善语，却不着意（不放在心内）。当知！此人必定就是住于邪聚。如有众生住着于邪聚的话，当用此五事，而得以知道。」

佛陀又说：「又次，如有众生，有安住于正聚的话，到底为有甚么相貌？有甚么因缘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来是诸法之王，是诸法之尊。唯愿世尊为诸比丘们讲说此义，我们听后，当会奉行！」世尊告诉他说：「你们听后应善思念其

义，我当会为你们分别其义的！」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在正聚的人，当用五事得以知道，由于见其五事，就能知道此人为住于正聚。那五事呢？所谓(一)应笑时，则会笑，(二)应欢喜时，就会欢喜，(三)应起慈心时，就会起慈心，(四)可耻时，就会羞耻，(五)闻善时，会着意（会放在于心）。当知！这种人已安住于正聚之中。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除弃邪聚，而安住于正聚。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〇九

大意：本经叙述如来之出现于此世间，必当会转法轮，会度父母，会使无信的人起信，会使人发菩萨心，会授佛决等五事。劝人应起慈心向于如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出现于世间时，必当会为了五事的。那五事呢？第一就是当转法轮，第二就是当度父母，第三就是使那些无信的人，建立于信地，第四就是未发菩萨心的人，使其发起菩萨心，第五就是当会授将来之佛决。如果如来出现于此世间时，当会为了此五事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发起慈心，而向于如来。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佛决就是受佛的记别）。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二二〇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用刀，用毒，用野牛，用淫女，用神祠等五事布施与人，就不得其福。假如园观、林树、桥梁、大船、房舍等五事布施与人的话，就能得大福，因此，当念修行惠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虽然有五种惠施与人，也不能得到其福报的。那五种呢？第一就是用刀施人，第二就是用毒施人，第三就是用野牛施人，第四就是用淫女施人，第五就是造作神祠。这就是所谓，比丘们！虽然有此五种的布施，也不能得到其福报的。

比丘们！当知！又有五种布施，就能使其有大福报的。那五种呢？第一就是造作园观，第二就是造作林树，第三就是造作桥梁，第四就是造作大船，第五就是给与当来（未来）过去，而造作房舍住处是。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有此五事的布施，就能使其得到其福报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园观施清凉 及作好桥梁 河津渡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当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造作园观，乃布施与人以清凉，以及造作坚固的桥梁，乃在于河津，渡那些人民，并且作好房舍以利人居住。这种人乃在于日夜当中，都会恒常的当受其福报的。此人由于成就戒定之故，必定会生于天上界的。）

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思念而修行此五种惠施。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三一—

大意：本经叙述女人乃依色、亲族、田业、儿子、自守等五力，而轻慢其夫主，夫主乃以富贵之力，可以覆蔽其女人；弊魔波旬即以色、声、香、味、细滑（触）等五力扰人。如圣弟子能成就无放逸之力的话，就能胜魔的五力，而度诸畏难，至于无为处，故应念念不放逸。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女人有五种力，以轻慢其夫主的。那五种呢？第一就是色力，第二就是亲族之力，第三就是田业之力，第四就是儿力，第五就是自守之力。这就是所谓女人有此五力的。比丘们！当知！女人由于依此五种力之后，就会轻慢其夫主的。假如其夫主又有一力的话，就可以通通覆蔽其女人的。那一力呢？所谓富贵之力是。所谓人以富贵之力的话，则甚么色力也是不如的，甚么亲族、田业、儿子、自守等力，均不亚于富贵之力的。都是由于一力，而能胜过那些力。」

现在弊魔波旬，也有他的五力。那五力呢？所谓色力、声力、香力、味力、细滑（触）之力是。凡是愚痴的人，都是着于色、声、香、味、细滑（触）之法，而不能得度波旬的境界。如果圣弟子能成就一力的话，就能胜过其一切之力。那一力呢？所谓无放逸之力是。假如贤圣的弟子，能成就无放逸的话，就不会被色、声、香、味、细滑（触）之所拘系的。由于不被五欲所系之故，就能分别生、老、病、死之法，就能胜过弊魔的五力，而不堕入于魔的境界，而能度诸畏难，而至于无为（涅槃）之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戒为甘露道 放逸为死径 不贪则不死 失道为自丧

（禁戒就是至于甘露〔不死的法味〕之道，放逸则为死亡的路径，如能不贪的话，就不会有生死，假如失弃其道的话，就是自取丧亡的。）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念念修行，而不放逸。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三一—

大意：本经叙述女人有生为豪贵家、嫁给富贵家、使夫郎言从语用、多有儿息、在家独得由己等的五欲想。

一位比丘也应有戒、闻、定、慧、解脱等五事可欲之想。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女人有五种欲想，那五种欲想呢？第一就是欲生在豪贵之家，第二就是欲嫁适于富贵之家，第三就是欲自己的夫主能言从语用（能听从她的话），第四就是欲多有儿息，第五就是在家能独得由自己。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女人有此五事，可欲之想。

像如是的，比丘们！我的比丘弟子也有五事可欲之想的。那五事呢？所谓（一）禁戒、（二）多闻、（三）三昧成就、（四）智慧、（五）智慧解脱是。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有此五事可欲之法。」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我生豪族种 亦适富贵家 能役使夫主 非福不克获  
使我饶儿息 香华自严饰 虽有此想念 非福不克获  
信戒而成就 三昧不移动 智慧亦成就 懈怠而不克  
寻欲得道果 不由生死渊 愿欲至涅槃 懈怠而不克

（我出生在于豪族的种姓里，也嫁到富贵之家，同时能使役夫君，没有甚么福报不克获的。其次就是使我有饶多的儿息，有香华来严饰自身。虽然有这些想念，但是如果如果没有福报的话，就不能克获的。）

（比丘也有如女人之五欲之想的。第一就是希望信心坚固〔多闻〕，依次为持戒能成就，入于三昧而不移动，智慧也能得成就，但是如懈怠的话，就不克制〔不能自胜〕的。再次为能得到道果，不再行由生死的深渊而去，愿欲能至于涅槃，但是懈怠的话，就不能克胜的了。）

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要行于善法，而除去了不善之法，渐次的当于前进，不可以有中悔之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三一三

大意：本经叙述在于塔中、众中、道路、病卧、饮食等五时，即不应向人行礼。假如不在塔中等五时的话，就为之知时之礼。因此，应作方便，知时之礼。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五种时间，不应该向人行礼的。那五时呢？（一）如在偷婆（塔）中，就不应向人行礼，（二）在大众当中，也不应向人行礼，（三）又在道路时，也不应向人行礼，（四）

病痛而卧在于床上时，就不应向人行礼，(五)如饮食之时，也不应向人行礼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有这五事之时，不应向人行礼的。

又有五事之时，为知时之礼的。那五事呢？(一)不在于偷婆（塔）中，(二)不在于大众中，(三)不在于道路上，(四)也不在于病痛，(五)又不是正在饮食，这些时，就可以向人行礼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作方便，而作知时之行。」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一四

大意：本经叙述优头盘（白净）尊者度化毗舍罗先，佛陀曾记说这位毗舍罗先布施汤给佛浴疾的功德，在六十劫中不会堕恶道，又为人身，出家学道，而成为辟支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优头盘（优波摩那，译为白净，舍卫城的婆罗门，祇园精舍成立时，出家而证果）：「你现在进入罗阅城去求一些温汤（热开水）来。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今天的脊背患有风痛之故。」

优头盘白佛说：「如是！世尊！」这时，优头盘受佛的教言后，就随时着衣持钵，进入于罗阅城去求开水。那个时候，尊者优头盘便作如是之念：世尊到底为甚么（虽佛说过，然而还是不解）？叫我去求开水呢？如来对于诸结缚，都已灭尽，诸善都已普会的人。然而如来又作如是之语而说：『我现在患风疾。』同时世尊又不授姓名（不言明去找谁），当到于那一家？

这时，优头盘尊者乃用天眼去观察罗阅城内的男子之类，必定应该度的人。当时，发见罗阅城内有一位长者名叫毗舍罗先，此人不种善根，为无戒、无信，是一邪见的人，对于佛法众，即和边见共相应。因此，此人便有了如下之见：无施、无与、无有受者（说甚么布施之道？世间并没有布施者和受施的人），也是没有善恶果报，没有所谓今世、后世（无轮回），无父、无母之缘（自然会生的），世间并没有甚么沙门、婆罗门等人之成就者，并没有甚么今世、后世之自身作证，而自游化于其境地等事。此人的寿命极短，残余五天之后，当会取入于命终（会死亡）。此人又奉事五道大神。

这时，优头盘便作如是之念：如来必定欲度这位长者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位长者命终之后，当会生于啼哭地狱当中之故。这时，优头盘就微笑一下，五道大神遥见其笑，就隐没其形而化作人像，来到优头盘之处，给其使令。这时，尊者优头盘就带此使用人，到了长者的门外而住，都默然不语。

这时，长者遥见有道人站在于门外，实时受说此偈而说：

汝今默然在 剃头着袈裟 为欲求何等 因由何故来

（你现在默然的站在那里，剃光头而身穿袈裟，到底是欲求甚么？由于甚么缘故而到这里的呢？）

那时，优头盘又用此偈回答而说：

如来无着尊 今日患风发 设有温汤者 如来欲洗浴

（我师如来，为一位无执着的世尊，今天患着脊背伤风。假如有温汤〔热开水〕的话，如来欲洗浴之故，祈拨一些给我带

回去。)

这时，长者乃默然不回答。当时，五道大神就告诉毗舍罗先说：「长者！你可以将汤水相恩惠，必定当会获得福报无量，当会获得甘露之报的。」这时，长者回答说：「我自有五道大神会加庇我的，用此沙门到底能加益甚么事呢？」

这时，五道大神便说此偈而说：

如来当生时 天帝来下侍 更谁出是者 能与共祷匹  
用五道神为 不能有所济 宁供养释师 便获大果报

(当如来降生之时，天帝也曾下天宫而来奉侍于如来。到底更有甚么人能超出这事情呢？到底谁能和如来共祷匹〔比量〕呢？到底用五道大神作甚么呢？是不能有所济益的。你宁可供养释迦世尊，便能获得大果报的！)

那时，五道大神又再开口对长者说：「你要好好的守护你的身、口、意之行，你不知道五道大神的威力吗？」这时，五道大神就化作大鬼神之形，右手执剑而对长者说：「现在我的此身就是五道大神！赶快给与这位沙门热开水，不须停留迟误了！」

这时，长者便作如是之念：甚奇！甚特！五道大神也要供养这位沙门。就用香汤授与道人，又用石蜜授与沙门。这时，五道大神自执这些香汤，和优头盘同到世尊之处，就用此香汤奉献给如来。那时，世尊即用此香汤，沐浴身体，其脊风就随时好起来，更不再增剧了。

当时，长者经过五天之后，便取命终，而转生在于四天王中。这时，尊者优头盘听到长者命终的消息之后，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这时，优头盘白如来说：「这位长者命终之后，转生在于何处呢？」世尊告诉他说：「这位长者命终之后，生在于四天王之中。」优头盘又白佛说：「这位长者在于那个天上命终之后，当会再生在何处呢？」

世尊告诉他说：「他在于那个地方命终之后，会一再的生在四天王中，依次为三十三天，乃至会生在于他化自在天。在那个天上命终之后，又再来生在于四天王中。这位长者之身，经过六十劫当中，都不会堕落于恶道，最后会得人身，会剃除须发，穿三种的法衣，出家去学道，然后会成为辟支佛（独觉）。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向佛布施汤水的功德，其福报乃自然会为这样的。因此之故，优头盘！应恒常思念沐浴众僧，听说其教道。像如是的，优头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尊者优头盘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三一五

大意：本经叙述有一位比丘欲舍戒还俗，佛陀乃为他说女人有秽恶、两舌、嫉妒、瞋恚、无反复等五种恶，又为他说净观，劝修梵行，比丘终于因此而用功，而成为阿罗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有一位异比丘（掘多，秘密），不喜乐于修持梵行，欲舍弃禁戒，欲还俗为白衣（俗人）。这时，那位比丘曾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退坐在一边。那时，那位比丘白世尊而说：「我现在不喜乐于修持梵行，欲舍弃禁戒，欲还俗为白衣的人。」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为甚么缘故不爱乐于修持梵行，而欲舍禁

戒，还俗为白衣的人呢？」

比丘回答说：「我现在的心意乃非常的炽盛，身内都被火所燃（淫欲旺盛，不能自禁）。如我看见女人之时，为端正无双

（非常的美丽）的话，我在于那个时候，便会作如是之念（会生如下的动念）：能使此女人和我共交，不是很好嘛（动欲情）？又作如是之念：这并不是正法，假如我从于此心的话，就不是正理的，我在于那时，又作如是之念：这是恶利，而不是善利，这是恶法，而不是善法。因此，我现在欲舍弃一切禁戒，欲还俗为白衣。沙门的禁戒实在不可以犯，我如在俗人当中时，可以分檀（以施主的身份）而作布施的工作。」

世尊告诉他说：「你要晓得！凡是女人，都有五种的弊恶的。那五种呢？第一就是秽恶，第二就是两舌，第三就是嫉妒，第四就是瞋恚。第五就是无反复（不一定会报恩）。」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悲喜由财义 现善内怀毒 坏人趣道善 如鹰舍污池

（会悲喜之事，都是由于财义之故的。看她外观现出善貌，但是内心却怀着毒害。会毁坏人家之趣于善道的，好似鹰鸟之舍弃污池那样）。

因此之故，比丘！应当要除去不清净之想，应当思惟不净观。比丘思惟不净观之后，就能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就能尽断无明与憍慢。你现在，比丘！你现在的欲念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所生的呢？是从头发而生的呢？（看对方的头发而起欲的吗？）然而头发乃恶露不净，都由于幻化而诳惑世人的。至于手、爪、齿、形体之属（身体全部），都没有一处为清静之处，到底甚么是真？甚么是实呢？从人的头上，乃至脚底，都是一样的。就是身内的那些肝、胆、五脏等，凡是有形之物，都没有一种可贪之物，到底甚么是真的呢？你现在，比丘！你的欲，到底是从何而生的呢？你现在如善修梵行的话，此如来的正法，必当会灭尽你的一切苦恼的。人命乃极为短少，谁都不能久存于世间，虽然极享其寿，也不能超过百岁，倘超出，也是不会为多。

比丘！当知！如来出现于世间，乃非常的难以值遇的；能听闻其法，也是非常的困难，能受四大的形体（人身），也是很难得到的，诸根（六根）能具足，也是非常的难得的一件事，得以生在于中国（文化昌明之处），也是难得的事，和善知识相遭遇，也是难得的，能闻法也甚难，能分别义理，也是难得，对于法，而能成就其法，此事也是很难的事。

你现在，比丘！你现在假如与善知识从事的话（亲近善知识，而学其法），便能分别诸法，也当会给与他人广演其义的。假如当闻法后，则能分别，能分别后，则能广说其义，而没有欲想，没有瞋恚，愚痴之想，因此，而离开此三毒（贪瞋痴）的话，便能脱离生老病死等苦恼的。我现在已将其义粗说过了。」

那时，那位比丘，从佛受其教言之后，便从座位站起，礼拜世尊之足后，便退而去。

这时，那位比丘就在于闲静之处，思惟

其法：所以族姓之女（善男子），剃除其须发，出家而学道，欲修无上的梵行。而终于修到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生之胎，都能如实而知。那时，那位比丘，便成就阿罗汉果。

那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多耆奢尊者乃由于观察五阴，而断欲证果。里面提示五阴为幻化无常，为有变易之法，故应观察五阴之本，均为是不牢固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阿难多耆奢，到了乞食之时，就穿衣持钵，进入于城内去乞食。这时，多耆奢在一条巷中看见一位女人，极为端正（美丽），为世所奇特（稀有）的，他看见之后，心意错乱，和平时有点不同。

这时，多耆奢就用偈向阿难说：

欲火之所烧 心意极炽然 愿说灭此义 多有所饶益

（被欲火之所烧燃，心意〔内心〕极为炽燃不能克制，该如何是好呢？愿尊者演说消灭此事的真义，使我有何所饶益〔得法益〕。）

当时，阿难也用此偈回答而说：

知欲颠倒法 心意极炽然 当除想象念 欲意便自休

（知道欲就是颠倒之法，为此颠倒法而心意乃极为炽然而不能自禁。应当要除灭其想象之念，这样，则欲心自然会自休止的。）

这时，多耆奢又用偈回答说：

心为形之本 眼为候之原 睡卧见扶接 形如乱草萎

（心意就是形体之本，眼睛乃为看候〔探望〕之原，睡卧时，即看见扶接，其形，有如乱草之萎微那样的。）

这时，尊者阿难即向前而进，将右手抚摩多耆奢的头。当时，即说此偈而说：

念佛无贪欲 度彼欲难陀 覩天现地狱 制意离五趣

（念佛的话，就不会有贪欲，世尊曾度欲念炽盛的难陀，使他亲覩天堂，又现地狱之相，如能制意，就能离开五趣轮回。）

这时，多耆奢听闻尊者阿难之语后，便作如是之说：「止！止！阿难！（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阿难！）我们赶快去乞食，完毕之后，好回到世尊之处吧！」

这时，那位女人遥见多耆奢，便来个微笑。当时，多耆奢遥见女人在微笑，便生起此想念：妳现在的此形体，是依骨而立，赖皮而缠的，也如画瓶那样，里面都盛些不净之物，而外观却常诳惑世人，使人发起错乱之想的。

那个时候，尊者多耆奢就这样的，又观察那位女人，从头至于足。他想：在此形体中有甚么可贪的呢？三十六物所构成的身躯，均为是不净的。现在这些物体，到底是从何而生的呢？这时，多耆奢尊者就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观察他人的形体，不如自观自己的身中为是：此欲到底是从甚么而生的呢？是从地种（地大）而生的呢？或者为水、火、风等种（水火风大，连地大为四大种，为构成物体的要素）所生的呢？假如为从地种所生的话，地种乃为坚强不可沮坏的；如果为从水种所生的话，水种乃极为濡软，不可以获持的；假如为从火种所生的话，火种乃为不可获持的

（过于热），如果为从风种而生的话，风种乃无形而不可获持的。这时，尊者便作如是之念：此欲，唯有从思想而生的。

那时，便说此偈而说：

欲我知汝本 但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汝  
则汝而不有

（欲啊！我已经知道妳的根本〔来源〕了，唯由于思想而生的。如果我不思想妳的话，则妳也就没有的了！）

那时，尊者多耆奢乃说此偈，而如思惟不净之想后，即在于其处，其有漏心乃

得以解脱！

这时，阿难以及多耆奢，乃离开罗阅城，而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退坐在一边。当时，多耆奢白世尊说：「我现在快得善利了！因为有所觉悟了。」世尊垂问说：「你现在是怎样的自己觉悟的呢？」

多耆奢白佛说：「色阴为不牢，也不坚固，不可以睹见，为幻伪而不是真实的。痛（受）阴也不牢，也不坚固，有如水上之泡，为幻伪不真实的。想阴也是不牢，也不坚固，为幻伪不真实，有如野马（阳炎）。行阴也是不牢，也是不坚固，有如芭蕉之树那样，并没有实质的。识阴也同样的为无牢，也不坚固，为幻伪不真的。」又重白佛说：「此五盛阴乃为无牢，也不坚固，为幻伪不真的。」

这时，尊者多耆奢，便说此偈而说：

色如聚沫 痛如浮泡 想如野马 行如芭蕉  
识为幻法 最胜所说 思惟此已 尽观诸行  
皆悉空寂 无有真正 皆由此身 善逝所说  
当灭三法 见色不净 此身如是 幻伪不真  
此名害法 五阴不牢 已解不真 今还上述

（色阴有如聚沫，痛〔受〕阴乃如浮泡，想阴即如野马〔阳炎〕，行阴似如芭蕉，识阴为如幻法，这些均为是暂时假现的现象，不是真实的。这是最胜的觉者〔世尊〕所说的。思惟这些事情之后，尽观一切诸行〔万事万物的动态运作〕，均为是空寂，并没有真正的，都是由于此身所起的，这是善逝〔世尊〕所说的。应当要消灭三法，看见色阴为不清净的，此身就是如是的幻伪不真的。这名称叫做会损害之法，五阴都是不牢固之法。已解悟都为不真之法，现在就还回上述了！）

像如是的，世尊！我现在所觉悟的事，正就是这样的！」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多耆奢！你乃善能观察此五盛阴的根本。你现在当知！凡是修行的人，应当观察此五盛阴的根本均为是不牢固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当初观察此五盛阴时，就是在于菩提树下，因此，而成就无上等正觉。当时的情形也如你现在所观察的那样。」

那时，说此法的时候，在席上有六十位比丘，都由此而漏尽意解。当时，尊者多耆奢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一七

大意：本经叙述僧迦摩出家学道后，经过七返方降魔，方成就阿罗汉道。佛陀因此而听允出家人之六次还俗，七次学道，超过此限的话，就为非法，并赞其为能七返降魔第一的比丘（内容只说最后之次）。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僧迦摩长者子（僧伽罗摩）即往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坐在一边。这时，长者子白佛说：「唯愿世尊！能听许我在道次（出家学道的行列）！」

这时，长者子就这样的得为出家而学道，就在于闲静之处，克己修行，终于成就法果。所以（由于）一位族姓子（善男子），剃除须发，出家而学道，而至于：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

受后有之胎，如实而能知道一切！这时，僧迦摩便成为阿罗汉。当时，在闲静之处时，便生如是之念：如来出现于世间，乃非常的难以遇到之事。多萨阿竭（如来）为时时乃出（到时才能出现降世），有如优昙钵花之时时乃出那样（灵瑞花三千年只开一次花）。这也是如是的，如来之出现于世间，为时时乃有而已，一切行之寂灭也是难遇的事，出要也是很难，爱之尽，没有欲，而涅槃，这乃最为要妙的事！

那时，僧迦摩的妇人之母（岳母），听说其女婿出家去作修道的人，不再着于世欲，舍弃其家累，又捐（放弃）我的女儿，有如弃掉聚唾那样。那时，这位为人之母的，就到其女孩之处，对其女儿说：「你的郎君真正出家去作道了嘛？」其女孩回答说：「女儿我也不详细（不明了）为作道与否的。」其老母说：「你现在应该自己去庄严（快去庄饰），去穿好的衣裳，应将此男孩与女儿抱到僧迦摩所住的地方。」

那时，其母及女，就共相引率，而到了僧迦摩之处。当时，尊者僧迦摩正在一树下结跏趺之坐（打坐）。这时，此妇人与其母二人，就现在于前，就默然的站立在那里。

这时，老母及女人，观察僧迦摩，从头至足都看一遍之后，对僧迦摩说：「你现在为甚么缘故不和我的女儿说话呢？现在这对儿女都是由你而生的。你现在所造的，实在无理，为人所不许的事，你现在所思惟的，都不是人行的。」

这时，尊者僧迦摩实时便说此偈而说：

此外更无善 此外更无妙 此外更无是 善念无过是

（除此之外，更没有甚么善行可说，除此之外，更没有甚么妙好之法，除此之外，更没有为是的，一切善念没有能胜过于此的。）

这时，其妇之母对僧迦摩说：「我的女儿有甚么罪呢？有甚么非法呢？现在为甚

么缘故舍弃她而出家去学道呢？」

这时，僧迦摩便说此偈而说：

臭处不净行 瞋恚好妄语 嫉妒心不正 如来之所说

（在臭秽之处而行不清净之行，都怀有瞋恚，而爱好妄语，也有嫉妒之心为不正的，这些都是如来所说的。）

这时，老母对僧迦摩说：「并不是唯有我的女儿有如此之事而已，一切女人都同样的都是这样的！你要知道！在舍卫城中的人民之类，一旦看见我的女儿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都会动乱，都想和我的女儿交通。有如渴者之欲饮水，怎样的看，都没有厌足，都生起想念的。你现在为甚么把她抛弃，而出家去学道，而方便谤毁人家呢？如果你现在不要我的女孩的话，则你所生的一对男女，就还你自己去管教他们吧！」

那时，僧迦摩又说此偈而说：

我亦无男女 田业及财宝 亦复无奴婢 眷属及营从

独步无有侣 乐于闲静处 行作沙门法 求于正佛道

有男有女者 愚者所习行 我常无我身 岂有男女哉

（我也没有男女，也没有田业，以及财宝等物，同时也不再有了奴婢，不再有了眷属，以及营从的人员。我乃独步而没有伴侣，乃乐于闲静之处，都修行而作诸沙门之法，而求于真正的佛道。所谓有男、有女之事，乃为愚者所习行的。我乃恒常的没有了我身，那里为男女之可言呢？）

这时，其妇人，以及其妇之母，和男女孩儿，听说此偈后，各人都作如是之念：如我今天观察其意，必定不会再还家了。就又从头至足再次观察一番，而长叹息后，趋前长跪，而作如是之语说：「假如我们的身、口、意所造的为非法的话，就请统统

忍耐（宽恕）。」就遶其身边三匝之后退回去所来的地方。

这时，尊者阿难，到乞食之时，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在路中，曾遥见

那位老母，及其女儿等人，就问她们说：「妳们刚才是否看到僧迦摩了吗？」那位老母回答说：「虽然看见，也不像看见似的。」阿难说：「是否和他说话吗？」老母回答说：「虽然和他讲过话，但是都不入于我的心。」

这时，尊者阿难便说此偈而说：

欲使火生水 复使水生火 空法欲使有 无欲欲使欲

（欲使火能生水，又欲使水能生火，将这空法欲使其为有，将无欲的人欲使其为有欲一样。）

这时，尊者阿难乞食完了之后，就还回祇树给孤独园，而到了僧迦摩所住的地方，对僧迦摩说：「你是否已经知道如真之法了吗？」僧迦摩回答说：「我已经觉知如真之法了。」阿难问他说：「你是怎样的觉知如真之法呢？」

僧迦摩回答说：「色阴就是无常，此无常之义，即是苦的，苦的即是无我，无我即为是空的。痛（受）、想、行、识等阴

均为是无常的，此无常之义，即为是苦的，苦的即为是无我，无我的就是空的。此五盛阴都是无常之义，无常之义即为是苦之义。所谓我并不是彼有，彼也不是我有的。」

这时，僧迦摩便说此偈而说：

苦苦还相生 度苦亦如是 贤圣八品道 乃至灭尽处

更不还此生 流转天人间 当尽苦原本 永息无移动

我今见空迹 如佛之所说 今得阿罗汉 更不受胞胎

（苦与苦，都往还而相生，度脱此苦，也是如是的。那些贤圣所行的八品道〔八正道〕，乃能至于灭尽之处，更不再还来受生，更不流转于天上人间，因此，应当要灭尽苦原的根本，就能永远息止而不移动。我现在已见空迹了，都如佛所说的，现在已得阿罗汉果，更不再受胞胎了。）

这时，尊者阿难，赞叹而说：「善哉！对于如真之法，乃善能决了（证悟）。」

这时，阿难便说此偈而说：

善守梵行迹 亦能善修道 断诸一切结 真佛之弟子

（能善守梵行之迹，也能善于修道，能断诸一切结〔烦恼〕，真正就是佛的弟子！）

那时，阿难说此偈后，就从其座位站起而去，而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一旁。那时，阿难乃将此经过，都一一禀告世尊。世尊即告诉诸比丘们说：「欲平等而论阿罗汉时，当然就是说这位僧迦摩是 能降伏魔的官属的人，也是这位僧迦摩比丘是。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位僧迦摩比丘，曾经七返，去降伏魔道，现在方成就道果的。从今以后，听许七返作道（允许七次还俗，七次出家修道）如超过此限（七次以上）的话，就为之非法的了。」

那时，世尊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我的声闻当中，第一比丘，而能降伏魔道，现在才成道的人，就是所谓僧迦摩比丘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七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八

## 听法品第三十六

概要：本品乃由听法的五功德为始，依次为造浴室的五种功德，将杨枝布施与人的五功德，屠牛者的业报，二龙欲阻佛陀为母说法而升三十三天，而被目连降伏之事，在忉利天说法之事。

## 三一八

大意：本经叙述听人说法的五种功德：(一)未闻而能得闻，(二)已闻之后，能重诵，(三)见解不会邪倾，(四)不会有狐疑，(五)能解甚深之义。因此，当求方便，随时听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随时听说妙法的话，乃具有了五种的功德，听法而随时承受的话，就不会舍弃其次第。那五种呢？(一)未曾听过之法，便能得以听到。(二)已经得闻的话，就能重新讽诵其经法，(三)见解定不会邪倾（听法后能驱除邪念），(四)不会有狐疑（会愈增正信），(五)听法后，即能了解甚深之义（彻悟奥妙的道理）。随时听说妙法的话，就会具有了如是的五种功德，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应当要随时听说妙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一九

大意：本经叙述造作浴室给人使用的话，就会有五种功德。(一)能除风，(二)疾病能得差愈，(三)能除去尘垢，(四)身体能得轻便，(五)能得肥白（不秽污）。因此，教人造立浴室，以遂其愿（一般都入河川去洗浴，以解暑热。精舍内则多凿露地，以造浴地，四周固有栏杆，也以砖石为梯，便人入浴，佛陀听许造此浴室，并赞其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造作浴室给人沐浴的话，就会有五种的功德的。那五种呢？第一就是能除风（有遮围之物，以防风），第二就是有疾病的话，能得差愈，第三就是能除去尘垢，第四就是身体得轻便，第五就是能得肥白（不秽污）。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造作浴室的话，定会有此五种功德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有四部之众（出家、在家各二众），欲求如此的五种功德的话，就应当求方便，去造立浴室。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二〇

大意：本经叙述布施杨枝给人的话，就会有（一）除风（二）除涎唾（三）生藏得以消化，（四）口里不臭，（五）眼得清淨等五种功德。如欲求此功德的话，当念布施杨枝给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布施杨枝给人的话，就会有五种的功德。那五种呢？第一就是能除风，第二就是能除涎唾，第三就是生藏能得消化，第四就是口中不会秽臭，第五就是眼根能得清淨。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布施杨枝与人的话，就会有五种的功德的。如果诸善男子、善女人，欲求此五种功德的话，就应当常念以杨枝惠施与他人。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杨枝就是齿木，长度为十二指，乃至八指，如小指之大。凡是请人，先赠齿木及香水，以祈健康及表示恳意。为磨齿刮舌之木片，可说就是洗刷牙齿之物。）

### 三二一

大意：本经叙述屠杀牛羊等众生的人，会为无善根，杀害之心，会招致诸恶报，不得搭乘车马、大象等事。末后教人应对一切众生起慈心，应该持守不杀生之戒。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看见那些屠牛的人，由于此工作而得其财业，然后大富大贵的得以乘车马，乘大象的吗？」诸比丘们回答说：「非也

（弗也）！世尊！」

世尊告诉他们说：「善哉！诸比丘！我也不看见，不听闻过那些屠牛的人，杀害牛之后，得以乘车马，得以乘大象的人。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也是同样的不见此事之故。那些屠牛的人，能得乘车马、大象，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云何呢？比丘们！你们是否看见屠羊、杀猪的人，或者猎捕鹿的人，如此之人，作此恶业之后，由于得此财业，而得以乘车马、乘大象的人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告诉他们说：「善哉！诸比丘！我也不曾看见过，不听说过那些屠牛的人，杀害生灵之类后，得以乘车马、乘大象，终究并不会由此道理的。你们诸比丘们！如果看见杀牛的人，能得乘车马的话，这乃是前世所造的福德，并不是今世之福报

（杀生恶业那来的福德？）可说都是前世

宿行所带来的。假如你们看见杀生的人，能得乘车马的话，应当要知道！这是此人的前世的前世的宿福之所种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都由于杀生之心不除去之故，并没有大富大贵之命的。为甚么缘故呢？因为如果有人亲近恶人，而好喜于杀生的话，就为种植地狱之罪，假如出生为人类之中的话，其寿命也是极为短少的。如果又有人好喜偷盗的话，就是种植地狱之罪，这样，乃如那些屠牛的人那样，都是贱取而贵卖，都是诳惑世人，而不按正法的。屠牛的人也是如是，由于杀心之故，致有如此的罪咎，而不能得以乘车马，不能得乘大象。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兴慈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二二

大意：本经叙述帝释天劝请佛上忉利天，去为母说法，有二龙来阻挠，目连乃前往伏龙，使龙皈敬三宝。依次为二龙不起迎波斯匿王，王欲杀害，二龙则兴瞋恚而害王，佛令目连去救度。佛为使众渴仰佛法，故不告而到忉利天，并用神力隐形，使人看不见。世人渴仰佛陀，优填王乃造立栴檀像，波斯匿王则造立金像，为佛像之始。佛从天降，须菩提由于观空而见佛，优钵华色比丘尼则化轮王迎佛。最后为佛叫五王在于池水侧造大神寺，并且为他们记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世尊乃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当时，释提桓因（帝释天），有如屈伸手臂之顷，到了世尊之处来，行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释提桓因白世尊说：「如来您也曾经说过：凡是如来降生在于世间之时，必定当做五种事。那五种呢？（一）当会大转法轮（讲经说法），（二）当会度其父母，（三）会使无信的人，建立于信仰之地（境界），（四）未发菩萨心的人，使他发起菩萨心，（五）在其中间，当会授佛决。这五种因缘，如来出现于世间时，必当会去实行。现在如来的母亲（生母）生在于三十三天（忉利天），欲得听闻佛法。而现在如来乃在于阎浮里（吾人的世界）内，被四部众所围遶，国王人民都来云集在那里。善哉！世尊！现在可往三十三天去为母说法了。」这时，世尊乃默然接受其愿求。

那时，难陀（欢喜）、优盘难陀（贤喜。二位龙王都为八大龙王之一），便作如

是之念：这些秃头的沙门在我们的上空飞往，应当作方便，使其不能凌虚（不能升到高空）。这时，龙王便兴起瞋恚心，放大火风，使阎浮里内，都洞然火燃起来。当时，阿难白佛说：「在这阎浮里内，为甚么缘故，有这种烟火呢？」

世尊告诉他说：「有二位龙王曾作如是之念：这些秃头的沙门，都恒在于我的上空飞翔，我们应当共同制止他们，使他们不能凌虚。就这样的生起瞋恚之心，而放此烟火，由于此因缘之故，才会致有如此之变的。」

这时，大迦叶就从其座位站起，白世尊而说：「我现在欲去和他们诤战。」世尊告诉他说：「这二龙王，乃极为凶恶的众生，是非常难以受化的，你还是回座去坐下来吧。」这时，尊者阿那律就从其座位站起，白世尊而说：「我现在欲去降伏那些恶龙。」世尊也告诉他说：「此二恶龙乃极为凶暴，难以受化的，你还是回去就座吧！」当时，尊者离越（离婆多）、尊者迦旃延、尊者须菩提、尊者优陀夷、尊者婆竭（大定第一的尊者），都各从其座位站起，都白世尊说：「我现在欲去降伏那些恶龙。」世尊都一一告诉他们说：「此二龙王乃极为凶恶之物，是非常难以受化的，你还是同样回到本位去坐下来吧！」

那时，大目犍连尊者，即从座起，偏露着其右肩，长跪而又手，而白佛说：「我欲到那边去降伏那些恶龙。」世尊告诉他说：「此二龙王乃极为凶恶之物，非常的难以降伏受化的，你现在到底要如何去化那些龙王呢？」目连白佛说：「我会先到那里后，会先变化为极大的形体，去使恶龙恐惧，然后再化为极为微小的形像，最后会以常用的法则去降伏他们。」世尊告诉他们说：「善哉！目连！你确实堪以担任降伏恶龙的。然而现在，目连！现在你要坚持你的心意，不可以兴起乱想才是。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些恶龙很凶恶，有备而来触娆你之故。」

这时，目连就礼佛的双足后，如屈伸手臂之顷，在那里隐没不现，而到达于须弥山上。那时，难陀、优盘难陀二位龙王，乃遶须弥山七匝，兴起极大的瞋恚，放出极大的烟火来。这时，目连就自隐其形，而化作大龙王。其龙有十四个头，环遶须弥山十四匝，也放大火烟，当在于二恶龙王的上空而住。这时，难陀、盘难陀二龙王看见有一大龙王，有十四个头，一看便怀恐怖，就自相谓而说：「我们今天，也应当试试此大龙王的威力，到底是能胜我们与否则？」

那时，难陀、优盘难陀二位龙王，就以其尾掷打在大海中，用海水去洒三十三天，然而不能着在于目连之身。这时，尊者大目连也用其化作的龙尾着打大海中，海水则腾至于梵迦夷天（梵天，色界天），并又洒喷在二恶龙的身上。这时，二龙王又自相谓而说：「我们尽其力势，用水喷洒三十三天，然而此大龙王又超过于我们的上方而去。我们正有七个头，现在此龙王有十四个头。我们环遶须弥山七匝，现在此龙王却环遶须弥山十四匝。现在我们二龙王应当共同并力与他共战斗吧！」

这时，二龙王乃极怀瞋恚心，起雷电霹雳，放大火炎。当时，大目连尊者便作如是之念：凡是龙类和人战斗时，都用火而起霹雳。假如我也用火而起霹雳去和他们共为战斗的话，阎浮里内的人民之类，以及三十三天，都当会受害。我现在应化作极小之形，去和他们战斗才是。这时，目连就变化其形，使其形体为极小之物，而便侵入在于龙口之中，然后从龙的鼻孔中出来。或者就是从其鼻中而入，从其耳穴而出。或者就是入于龙的耳中，然后从其眼中出来，由眼中出来后，即在龙的眉上走动。

那时，二龙王乃极怀恐惧的心，即起如是之念：此大龙王乃极有大的威力，乃能从口中而入，而从鼻中而出，从鼻中而入，又从眼中出来。我们今天实在为不如他。我们的龙种，现在有四生，所谓卵

生、胎生、湿生、化生是，然而都没有能出于我们的，可是现在的此龙王，其威力却有这么大的，我们实在不堪和他共斗的，我们的性命可能会死在于这种情形之下的。这样的都怀恐惧之心，其衣毛都倒竖起来。

这时，目连由于看见龙王们的心已怀恐惧，就还隐其形，变作为平常的形容，而在龙王的眼接上步行。当时，二位龙王看见大目连，就自相谓言而说：「这是目连沙门，并不是甚么龙王，甚奇！甚特！有这么大的威力，乃能和我们共斗！」这时，二龙王白目连说：「尊者为甚么触娆我们这么的利害呢？到底欲有甚么诫敕呢？」

目连回答说：「你们昨天曾作如是之念：为甚么秃头的沙门都恒在于我们的顶上而飞翔呢？现在应当把他制御才是。」龙王回答说：「如是！目连！」目连告诉他说：「龙王！当知！这座须弥山乃是诸天的通路，并不是你所居的地方。」龙王回答说：「唯愿谅解我们，而不见你的重责的话，从今以后，就不敢再触娆，不再兴起乱想，唯愿听许为你的弟子！」目连回答说：「你们不可自归依于我本人，我所自归依的，你们便自归依就是。」龙王白目连说：「我们今天自归依于如来。」目连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依此须弥山，而自归依于世尊。现在可和我同至于舍卫城，乃能得到自归依的。」

这时，目连就带领二龙王，有如屈伸手臂之顷，从须弥山上，而到达舍卫城的祇园，那时，世尊正对算不尽的大众，为他们说法。这时，目连告诉二龙王说：「你们应当知道！今天世尊正和算不尽的大众，而为他们说法，你们不可以作你们现在的形体去世尊之处。」龙王回答说：「如是！尊者！」这时，龙王就还隐龙的形体，就化为人形，是不长不短，容貌端正，有如桃华色的人。

这时，目连至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当时，目连对龙王说：「现在正是时候了，应该可以到前面来了！」这时，龙王闻目连之语后，就从座起，长跪叉手，白世尊而说：「我们二族姓子，一名叫做难陀，第二的叫做优盘难陀。愿自归依于如来，愿受持五戒，唯愿世尊！能听许我们为优婆塞，愿尽形寿不再杀生！」那时，世尊弹指而允许他们。这时，二龙王还回其故座而坐，欲得听佛说法。

那个时候，波斯匿王曾经作如是之念：到底有甚么因缘，会使这阎浮里内冒出这样炽盛的烟火呢？这时，波斯匿王就乘宝羽的车辆，离开舍卫城，到了世尊之处。那时，人民之类遥见大王之来到，都起来迎接大王而说：「善来！大王！可就此坐。」当时，二龙王默然而不起来。这时，波斯匿王礼世尊之足后，坐在于一边。当时，大王白世尊说：「我现在欲有所问，唯愿世尊，一一敷演垂示！」世尊告诉他说：

「你欲有所问，现在正是其时候了。」波斯匿王白佛说：「有甚么因缘（为甚么缘故），会使这阎浮里内冒出这么大的烟火呢？」世尊告诉他说：「这是难陀、优盘难陀二位龙王所变造的。但是现在，大王！已不须再怀着恐惧之心了，今天之后，更不会有烟火之变了。」

这时，波斯匿王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是一国的大王，人民都宗敬于我，为名闻于四方的远处。而现在有此二人，到底是从甚么地方而来的呢？看见我在这里，却不起来迎接。假如住在于我的国土的话，当把他捉起来幽禁，如果从他界来的话，就该抓起来杀死！这时，龙王知道波斯匿王的心内所念的事，便起瞋恚心。这时，龙王便作如是之念：我们并没有甚么对不起国王之事，却欲反害我们。我们誓必执此国王，以及迦夷国（迦尸，本为十六大国之一，当时已为波斯匿王的属国）的人，都统统把他杀尽！这时，龙王就从其座位站起，礼世尊之足后，便退下而去，离开祇洹精舍不远之处，便不再现身。

这时，波斯匿王见此二人离开之后，不久之时，就白世尊说：「因为国事猥多，欲还回宫中去。」世尊告诉他说：「宜知是时。」当时，波斯匿王就从座起，便退而去，而告诉群臣说：「刚才那二人到底从那

一条路去？快去把他们执捕而来。」这时，诸臣听王的教令，实时驰走去追寻，然而已不知去向，便还回宫中去复命。

这时，难陀、优盘难陀二龙王，都各生此念：我们并没有过失于那位大王之处，然而却欲取我们加以杀害。我们应当共同去杀害那些人民，使他们都没有遗余。这时，龙王又作如是之念：其国内的人民有甚么过失（指迦尸国）？应该取舍卫城的人民，加以杀害才是。然而又重新作如是之念：舍卫城的人民有甚么过失于我们呢？应该取王宫内的官属，尽取而杀害才对。

那个时候，世尊知道龙王的内心所念之事，而告诉目连说：「你现在应该去救护波斯匿王，不可使他被难陀、优盘难陀二龙王所杀害。」目连回答说：「如是！世尊！」

这时，目连受佛的教令，就礼世尊之足后，便退回而去。就在于王宫之上，结跏趺而坐，使自身不露现。？眼时，二龙王乃作雷吼而霹雳，化暴风疾雨，在于王宫的上空。或者雨下瓦石，或者雨下刀剑（瓦石、刀剑都如雨下），然而在未堕地之顷，这些瓦石、刀剑都化为优钵莲华（青莲华）在于虚空中。这时，龙王看此情形，即倍加瞋恚，就雨大高山在于宫殿之上。那时，目连就又化使而作为种种的饮食。当时，龙王就又加倍的瞋恚，就又雨下诸刀剑。当时，目连又化使而作为极好的衣裳。这时，龙王又倍加瞋恚，又雨大沙砾石，在于波斯匿王的宫殿上，然而还未堕地之时，便被化作为七宝。

这个时候，波斯匿王看见宫殿中降下种种的七宝来，就欢喜踊跃，不能自禁，便作如是之念：阎浮里内有德的人，没有人能超过于我，唯除如来而已。所以的缘故

就是：我家中种粳米一根的话，就会上生，而收拾得一斛之米，饭食加以甘蔗之浆时，就极为香美的了。现在又在宫殿的上空，雨下七宝来，这乃象征我为能作转轮圣王的吧！这时，波斯匿王便领诸嫔女去收取七宝。

当时，二龙王自相谓言而说：「现在这到底是甚么跟甚么呢？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欲害波斯匿王的，然而现在却变化乃至于此呢？我们所有的力势，今天都尽现出来。但是都仍然不能动摇波斯匿王的毫厘之分。」当时，龙王看见大目犍连在于宫殿上结跏趺而坐，为正身正意，身形一点也不倾斜。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念：这件事情必定就是大目连所为的。这时，二龙王由于看见目连在那里，便退下而去。当时，目连看见二龙王退去之后，就舍弃其神足，而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一边。

这时，波斯匿王便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些种种饮食，不应该先食，应该先奉上如来，然后乃自食为是。当时，波斯匿王就用车辆载那些珍宝，以及种种的饮食，到达于世尊之处，向世尊报告说：「昨日天上降下七宝，以及此饮食来，唯愿世尊纳受！」

那个时候，大目犍连在于离开如来不远之处，佛陀乃告诉大王说：「你现在可持七宝，以及饮食之物，去给与大目连。所以的缘故就是：你乃承蒙目连的大恩，得以更生，而至于圣贤之地的缘故。」波斯匿王白佛说：「有甚么因缘，说我乃为更生（生命为拾到的，为重生一样）？」世尊告诉他说：「你不是在于早晨到了我这地方来，说欲得听法吗？那个时候，有二人也同时来听法。当时大王曾生如是之念：我在此国界，是最为豪尊的，为众人所敬重的，然而此二人到底是从甚么地方而来的呢？为甚么看见我时，却不起来恭迎呢？」当时国王白佛说：「实然（是的）！世尊！」

世尊告诉他说：「这并不是人类，乃是难陀、优盘难陀二位龙王。他们知道大王你的心意，便自相谓言而说：『我们对于此人

王并没有甚么过失，为甚么缘故反而欲来杀害我们呢？我们誓必将此国界消灭，方泄其恨。」我乃寻知龙王心中所念的缘故，就敕令目连，教他现在应去救护波斯匿王，不可使他被龙王所杀害。目连就受我的教言，就在于宫殿上，隐形不露现，而作此变化的。当时，龙王曾极怀瞋恚之心，而雨下沙砾石在于宫殿上，然而在未堕地之顷，就化作为七宝，以及衣裳、饮食之具。由于此因缘，大王！今天便称你为更生！」

这时，波斯匿王便怀恐怖，其衣毛都倒竖起来，就趋前跪膝而行，而至于如来之前，而白佛说：「唯愿世尊！恩垂过厚，得济于生命！」（恩重如山，才能得以更生）又礼拜目连之足，头面礼敬而说：「承蒙圣尊的大恩，才能得济生命！」

那时，国王便说此偈而说：

唯尊寿无穷 长夜护其命 度脱苦穷厄

蒙尊得脱难

（唯愿圣尊的寿命无穷！长夜〔恒常〕保护其生命。能度脱我的苦穷的灾厄，承蒙圣尊您！才能得以脱离其大灾难的！）

这时，波斯匿王乃用天的香华（最好的香华）散在于如来之身，便作如是之说：「我现在持取七宝，奉上于三尊（三宝），唯愿纳受！」说完后，又行头面礼足之礼，而遶佛的身边三匝，便退而去。

这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此四部之众，有很多人都懈怠，都不常听法，也不求方便（不努力），使身能作证，又不祈求未获者获，未得者得。我现在应使此四部之众，能真正渴仰于法。那时，世尊乃不告辞四部之众，又不带侍者，就有如屈伸手臂之顷，从祇桓精舍不现（隐没），往至于三十三天。那时，释提桓因（帝释天）遥见世尊之莅临，就率诸天众，向前去迎接世尊，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就请佛就座，并且作如是之语而说：「善来！世尊！久违觐省了！」

这时，世尊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当用神足之力，将自己的形体隐起来，使众人都看不见我在于甚么地方。当时，世尊又作如是之念：我今在于三十三天，应该化作极为广大的身。那时，在天上的善法讲堂之处，有一金石，纵广为一由旬。世尊在于那个时候，就在于该石上结跏趺之坐，其身乃遍满于该石上。那时，如来的生母—摩耶夫人，乃率诸天女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而作如是之说：「违奉甚久了！现在能得看到您到这里来，实在承蒙大幸。我很渴仰思念看到您，佛陀今天方来！」这时，佛母摩耶，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释提桓因也礼如来之足，也坐在于一边。三十三天也同样的礼如来之足，然后坐在于一边。这时，诸天之众，都得见如来在于那个天上，使诸天众都得增益，而减损阿须伦（阿修罗，非天，每处以逆天的恣态出现。）

那时，世尊渐次和那些诸天之众演说妙

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以及说明欲就是不净之想，淫为秽恶的事，出要才是真正的安乐。那时，世尊已见来集的诸位大众，以及诸天人的内心已开，意识已解，就用诸佛世尊常所说的法：苦、集、尽（灭）、道，普与诸天讲说。诸天就各在于其座上，灭尽诸尘垢，而得法眼净（看透真理）。又有十八亿的天女之众，当时得见道迹，三万六千的天众，都得法眼净。这时，如来的生母，就从座起，礼如来的双足之后，还入于天宫之中。

那时，释提桓因白佛说：「我现在应该用那一种饮食来供如来之食呢？是否应用人间之食呢？或者应用自然的天食呢？」世尊告诉他说：「可以用人间的食物来供如来之食。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的身体出生在于人间，长在于人间，在于人间得成为佛之故。」释提桓因白佛说：「如是！世尊！」这时，释提桓因又白佛说：「到底要用天上的时节好呢？或者用人间的时节好呢？」世尊告诉他说：「用人间的时节为宜。」回答说：「如是！世尊！」当时，

释提桓因就用人间的饮食，又用人间的时节来供奉如来之食。

那时，三十三天的诸天们，都各各相谓说：「我们现在看见如来之食，乃为竟日饭食（指和人类同样的食）。」这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当入于如是的三昧（随意禅定）：欲使诸天如果要进，便得以进，欲使诸天，要退便能得退。这时，世尊就进入于这种三昧，在诸天进却（进退），都能随其时宜。

这时，在人间里的四部之众，看不见如来的日子，已经太长，就往至于阿难之处，白阿难而说：「如来现今在于甚么地方呢？我们都渴仰如来，欲见如来！」阿难回答说：「我们也同样的不知道如来到底在于甚么地方的！」

这时，波斯匿王，和优填王们，都到阿难之处，问阿难而说：「如来今天到底是在于甚么地方呢？」阿难回答说：「大

王！我也不知道如来所在的地方！」这时，二位大王，因为思覩如来之故，就因之而生苦患。那个时候，群臣曾诣优填王之处，白优填王说：「今天有所病患吗？」当时大王回答说：「我现在因为愁忧之故，致成病患的。」群臣白王说：「为了甚么事愁忧而成病患的呢？」大王回答说：「由于看不见如来之故的。如果我再看不见如来的话，便当会命终的。」

这时，群臣便作如是之念：应当要用甚么方法，才能使优填王不会在于此时命终呢？我们应该作如来的形像为是。就这样的思考之后，乃向大王劝言说：「我们欲作如来的形像，也可以藉此来恭敬承事作礼。」这时，大王听此语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告诉群臣说：「善哉！你们所说的，极为有理！」群臣白王说：「应当要用甚么珍宝来制作如来的形像好呢？」

当时，大王即敕令国界之内的诸奇巧的师匠，而告敕他们说：「我现在欲制作如

来的形像。」巧匠们回答说：「如是！大王！」这时，优填王即用牛头栴檀，作如来的形像，其高度为五尺。

这时，波斯匿王听到优填王制作如来的形像，高度为五尺，而为供养的消息后，波斯匿王就同样的召集国内的巧匠，而告诉他们：「我现在欲造如来的形像，你们应当时办理此事（替王制造佛像）。」当时，波斯匿王曾生此念：应该要用那一种珍宝来作如来的形像好呢？须臾又作如是之念：如来的形体，乃黄如天金，现在应当用黄金来作如来的形像为是。这时，波斯匿王就令人用纯粹的紫磨金（紫色的最好的黄金），来作如来的形像，高度为五尺。那个时候，在阎浮里内，始有如此之二如来的形像。

这时，四部之众，到了阿难之处，白阿难说：「我们非常的渴仰如来，都思欲覩见世尊。如来现在到底是在于甚么地方呢？」阿难回答说：「我们也同样的不知道如来在于甚么地方。我们现在可以同至

于阿那律之处，去问此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阿那律尊者乃为天眼第一，是清静而没有瑕秽的。他能用其天眼，去看见千世界、二千世界、三千世界，他都能得以看见的。」这时，四部众就和阿难，同往而至于阿那律之处。阿难即白阿那律说：「现在此四部之众，曾来到我所住之处，来问我说：『现在如来到底是在于甚么地方？』唯愿尊者您，用您的天眼去观察如来现在所处的地方！」这时，阿那律回答说：「你们暂且不说！我现在欲观察如来到底是在于甚么地方？」

这时，阿那律就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以天眼去观察阎浮里内，但是都看不到如来的形影。又用天眼去观察拘耶尼（西牛货洲）、弗于逮（东胜身洲）、郁单曰（北俱卢洲），都看不到如来的形相。又观察四天王（第一层天）、三十三天（忉利天，第二层天）、焰天（夜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兜术天（知足天，第四层天），化自在天

（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乃至观察梵天（色界天），都看不到如

来。又观察千个阎浮提，千个瞿耶尼，千个郁单曰，千个弗于逮，千个四天王，千个艳天，千个兜术天，千个化自在天，千个他化自在天，千个梵天，都看不到如来。又观察三千大千的刹土（世界），仍然看不见如来的去处。就从座起而对阿难说：「我现在已经将三千大千的刹土都尽悉观察过了，可是都看不见如来的形迹。」这时，阿难以及四部之众，都默然而止。阿难乃作如是之念：如来是否将入于般涅盘（寂灭，逝世）吗？

这时，三十三天的诸天们，各各自相谓言而说：「我们快得善利了，唯愿七佛能常出现于世间，这样，则诸天及世人，都能多所润益的！」或者有天子曾作如是之言：「且暂置七佛不说，但能得有六佛之出现于世的话，就非常的善的了。」或者有天子说：「但愿有五佛，就很好的了。」或者说：「四佛。」或者说：「三佛。」或者说：「能有二佛出现于世间，就会有多所润益的了！」这时，释提桓因告诉诸天说：「且置七佛，乃至二佛，都不去论他，但能得如今天的释迦文佛久住于世的话，就能得多所饶益的了。」

那个时候，如来假如有意欲使诸天来到的话，诸天便来报到，有意欲使诸天离去的话，诸天便会离去。这时，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谓言而说：「如来为甚么缘故，竟日（整天）而食呢？」（每天须饮食）。这时，释提桓因乃告诉三十三天们说：「如来今日所食的，都是以人间的时节为饮食之时，并不使用天上的时节的。」

这个时候，世尊已经过三个月之久，就作如是之念，阎浮里的人，那些四部之众，看不见我太久之故，甚为空虚，很渴望见我之想，我现在应该舍弃神足，使诸声闻们知道如来在于三十三天为妙。这时，世尊就舍弃其神足。这时，阿难到阿那律之处，白阿那律说：「现在四部众都非常的虚渴，都欲见如来。然而现在如来不是已取灭度了吗？」这时，阿那律回答阿难说：「昨晚有天神到我这里来，而说：『如来在于三十三天的善法讲堂内。』你现在暂且不说甚么，我欲观察如来的所在之处。」

这时，阿那律尊者就结跏趺之坐，正身正意（端正身心），心不移动（入定的境界），而用其天眼去观察三十三天，看见世尊在壁方，在一由旬大的石上端坐。这时，阿那律就从三昧（禅定）起来，对阿难说：「如来现今在于三十三天，为母说法。」这时，阿难，以及四部的大众，都欢喜踊跃，都不能自胜（不能抑止其欢喜的心情）。这时，阿难就问四部大众说：「谁能堪任到三十三天去问讯如来呢？」阿那律说：「现在的目连尊者，乃为神足第一的尊者，希望他屈就，用其神力，去问讯佛陀。」

这时，四部的大众，白目连说：「今天如来在于三十三天，唯愿尊者带四部众之名，问讯于如来！又将此义去向如来禀

白：『世尊您乃在于阎浮里内的世间得道的，唯愿屈就威神，还至于世间！』目连回答说：「甚善！诸贤！」

当时，目连受四部众之教托，就如屈伸手臂之顷，往至于三十三天，而到如来之处。这时，释提桓因，以及三十三天，遥见目连之来到，诸天就各生此念：这位正是僧使（众僧派来的使者），或者当为是诸王的使者（不是众僧派来的，就是大王遣派而来的）。这时，诸天都起来恭迎而说：「善来！尊者！」这时，目连遥见世尊正为算不尽的天众说法，看见之后，生起此念：世尊在这天上当中，也同样的烦闹（都被众打扰，并不安闲。）目连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于一边。

那时，目连白佛说：「世尊！四部的大众，都叫我代为他们向如来问讯，问世尊的起居轻利，游步康强与否？同时又托我来向世尊白此事：如来生长在于阎浮里内，在于世间得道的，唯愿世尊还来至于

世间，四部众都很虚渴，都欲见世尊！」世尊告诉他说：「愿四部的大众都能增进于

胜业而无倦。云何呢？目连！四部的大众游化而辛劳吗？没有斗讼吗？（是否都和合？）外道异学不来触娆吗？」目连回答说：「四部的大众，都用功行道，都不觉得疲倦的。」

佛陀说：「但是要知道！目连！你刚才所作的此念：如来在这里，同样的也是很烦闹。此事就想的不对了。所以的缘故就是：我在此说法的时间，也不是经过甚么的久长，同样假如我曾作如是之念：欲使诸天之来到，诸天便随时来报到；如果欲使诸天不须到这里来时，诸天就不会来。目连！你回到世间去吧！从此以后七天，如来当会到达僧迦尸国（译为光明，中印，位于恒河流域，僧伽舍城）的大池的水侧。」

这时，目连即如屈伸手臂之顷，还诣于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他就在于四部众之前，告诉他们：「诸位贤尊！当知！

往后七天，如来当会回到阎浮里地的僧迦尸城的大池的水侧。」那时，四部大众听此语后，都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这时，波斯匿王、优填王、恶生王、优陀延王、频毗娑罗王等大王，听到如来于往后七天，会由天上回来，而至于僧迦尸城的大池的水侧的消息后，都极怀欢喜，不能自胜。这时，毗舍离的人民之众，以及迦毗罗越的释迦种族，和拘夷罗越的人民之众，听到如来当会回到阎浮里地的消息，听闻之后，都欢喜踊跃，不能自胜。

那时，波斯匿王曾召集四种的兵众，往诣于池水之侧，为了欲见世尊。这时，五位大王都均召集其兵众，去世尊欲回来之处，都欲得觐省如来。人民之众，也同样的事。尤其是迦毗罗越的释种，都均前往世尊欲回来之处，以及四部之众，都同样的前往世尊欲回来的地方，都欲见如来。

那时，时间已临于七天之头（初），释提桓因就告诉自在天子说：「你现在从须弥山的山顶，至于僧迦尸城的池水之侧，作三条道路。观察如来之意，乃不用神足，而欲至于阎浮里地的。」自在天子回答说：「此事非常的好，确实是这样的，实时会办理的。」那时，自在天子就化作三条金、银、水精之道。这时，金道当在于中央，夹在水精道侧与银道侧，都化作金树。当在于那个时候，诸神妙尊天，在于七天当中，都来听如来的说法。

那时，世尊被数千万众，前后围遶，而为他们说法，世尊说：「五盛阴为苦的。那五盛阴呢？所谓色、痛（受）、想、行、识是。甚么叫做色阴呢？所谓此四大之身，乃是四大所造之色，就名叫做色阴。甚么为之名叫做痛阴（受阴）呢？所谓苦痛（苦受）、乐痛（乐受）、不苦不乐痛（舍受），就是名叫做痛阴。甚么叫做想阴呢？所谓三世共会（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此三世的事，都同样的能攀想），就名叫做想阴。甚么为之行阴呢？所谓身行、口行、意行，就名叫做行阴。甚么叫做识阴呢？所谓眼、耳、鼻、口（舌）、身、意等识，就名叫做识阴。」

为甚么其名叫做色呢？所谓色，就是：寒也是色，热也是色，饥也是色，渴也是色的。甚么为之痛（受）呢？痛就是所谓觉。到底是觉甚么东西呢？就是所谓觉苦、觉乐，觉不苦不乐，故名叫做觉的。为甚么其名叫做想呢？所谓想，就是说想也是知之义。为知青的，知黄、白、黑，也知道苦乐等事，故名叫做知。为甚么其名叫做行呢？所谓行，就是说能有所成，故名叫做行。到底是成甚么呢？或者会成恶行，或者会成善行，故名叫做行。为甚么其名叫做识呢？所谓识，就是识别是非，也识别诸味，就名叫做识。诸天子们！当知！由于此五盛阴，而知道有三恶道、天道、人道，此五盛阴之灭尽，便知有涅槃之道。」那时，说此法之时，有六万的天人，都得法眼净。

那时，世尊与诸天说法之后，就从座起，诣于须弥山的山顶，而说此偈说：  
汝等当勤学 于佛法圣众 当灭死径路

如人钩调象

若能于此法 而无懈怠者 便当尽生死 无有苦原本

(你们应当要勤于修学，对于佛、法、圣众之事，应该学习而灭除生死的径路，有如人之以钩调象那样的使其调伏。假若能对于此法，并没有懈怠的话，便当会灭尽生死，而没有苦原之本的了。)

那时，世尊说此偈后，便诣于中央那一条道。这时，梵天乃在于如来的右边之处之银道侧，释提桓因则在于水精的道侧。诸天人都虚空中散华烧香，作倡伎乐，娱乐于如来。

这时，优钵华色比丘尼听闻如来在于今天当会至于阎浮提的僧迦尸国的池水之侧，听后，便生如是之念：四部之众、国王、国中的人民，没有不去迎接的。假如我当用常法而去的话，这并不是和于其宜。我现在应该化作转轮圣王的形容，去往见世尊为妙。这时，优钵华色比丘尼就还隐其形，而化作为转轮圣王的身形，七宝都具足。所谓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典兵宝、典藏宝，就是所谓的七宝。

那时，尊者须菩提在于罗阅城的耆闍崛山中，在一山侧缝衣裳。这时，须菩提听闻世尊在于今天要回至于阎浮里地，四部的大众没有不看见的，我现在也应该趁这时候前往问讯礼拜如来。那时，尊者须菩提便舍弃缝衣的工作，从其座站起，右脚着于地。这时，他就又作如是之念：此如来的形体，到底甚么是世尊呢？到底是以眼、耳、鼻、口(舌)、身、意呢？去见的话，又是地、水、火、风之种呢？一切诸法都均为是空寂，为无造、无作的。如世尊所说之偈之言：

若欲礼佛者 及诸最胜者 阴持入诸种 皆悉观无常  
曩昔过去佛 及以当来者 如今现在佛 此皆悉无常  
若欲礼佛者 过去及当来 说于现在中 当观于空法  
若欲礼佛者 过去及当来 现在及诸佛 当计于无我

(如果欲礼拜佛陀，以及礼拜诸最胜的人的话，对于阴持入的诸种类，都应该观察为无常的〔阴为五阴，持为十八界，入为十二入。将有情组成的要素分类的说明。五阴如上述，为色受想行识，将身心的要素，分为五类，重于心理的分析。十二入为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与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境，由认识作用而分类的。十八界为六根、六境、六识，可说是更为详说的〕。)

(宿世的过去诸佛，以及当来的诸佛，都和现在的佛陀一样，均为是无常的。如果欲礼拜佛陀的话，则对于过去，以及当来，都说对于现在当中同样，都应当观察于空法〔观察一切为空的话，就能见到如来〕。如果欲礼拜佛陀的话，则对于过去，以及当来，和现在，及于诸佛，都当应计量于无我〔观察一切为无我的话，就能见佛〕。)

在此里面，乃为无我、无命、无人、无造作，也无形容、无有教、无有授(没有教人的人，也没有被教的人)，诸法都均为是空寂的。甚么为之我呢？我乃是没有主的。我现在要归命这种真法之聚(指佛的法身)。那时，尊者须菩提即还坐去缝衣。

这时，优钵华色比丘尼，化作转轮圣王之形，由七宝引导随从，而至于世尊之处。这时，五国的国王遥见转轮圣王之来到，都欢喜踊跃，不能自胜，都自相谓而说：「甚奇！甚特！在世间里，出现二种的珍宝，所谓如来，转轮圣王是。」

那时，世尊带数万的天人从须弥山顶下来，而至于池水之侧。这时，世尊举足蹈地时，此三千大千世界，则六变震动。这时，化作的转轮圣王乃渐渐的至于世尊之处，诸小国王，以及人民之类，各各都避开。这时，化作的圣王乃觉知已经近于世尊之处，就还复其本形，而作为比丘尼的原形，趋前去礼拜世尊的双足。五王看见

之后，都各自称怨，自相谓言而说：「我们今天极为有所失了。我们先应得以拜见如

来的，但是却被现在的这位比丘尼抢先拜见了！」这时，比丘尼在世尊之前，头面礼足之后，白佛而说：「我现在礼拜最胜之尊，今天先得觐省如来，我的名叫做优钵花色比丘尼，是如来的弟子。」

那时，世尊为那位比丘尼说偈而说：

善业以先礼 最初无过者 空无解脱门 此是礼佛义

若欲礼佛者 当来及过去 当观空无法 此名礼佛义

（善业〔须菩提〕尊者已经得先礼拜佛陀了。他是最先礼拜的，并没有人能超过于他之先的。因为观察一切为空无的解脱门，这才是真正礼拜佛陀的礼义的。如果欲礼拜佛陀的话，则应对于当来，以及过去，都观察为空，为无法，这才是名正言顺的礼佛之义。）

这时，五位大王，以及人民之众，有不可称计之数，都往至于世尊之处，都各自

称自己的名：「我是迦尸国的国王波斯匿。」「我是拔嗟国的国王，名叫优填。」「我是五都人民之主，名叫恶生。」「我是南海之主，名叫优陀延。」「我是摩竭国的频毗婆罗王。」那个时候，有十一那术（那由他，译为万亿，或千亿，或数千万）的人民都云集，以及四部之众当中的最尊的长者，一千二百五十人都往至于世尊之处，都头面礼足之后，站在于一边。

那时，优填王手里执持牛头栴檀的佛像，并用偈向如来说：

我今欲所问 慈悲护一切 作佛形像者 为得何等福

（我现在欲有所请问您，佛陀您说慈悲乃会护持一切众生，而作佛的形像的话，到底能得那一种福报呢？）

那时，世尊又用偈回答说：

大王今听之 少多演其义 作佛形像者 今当粗说之

眼根初不坏 后得天眼视 白黑而分明

作佛形像德

形体当完具 意正不迷惑 势力倍常人 造佛形像者

终不堕恶趣 终辄生天上 于彼作天王 造佛形像福

余福不可计 其福不思议 名闻遍四远 造佛形像福

（大王！现在听清楚吧！我会多多少少演说其中的意义的。对于制作佛陀的形像的人的果报的事，现在当会粗说其义。）

（眼根始终不会败坏，后来会得天眼之视，其白黑都会很分明，这就是塑作佛陀的形像的福德。其次，形体〔六根〕当会完具，意会正而不会迷惑，其势力会倍于常人，这就是制造佛陀的形像的人的福报。）

（终皈不会堕落于恶趣，始终都辄生于天上界，会在那里作为天主，这就是造作佛陀的形像的人的福报。其余福乃不可以计量之多，其福德乃为不可思议的，会名闻而遍满于四方的远处，这就是造佛的形像的人的福报。）

佛陀说偈后，并称赞他而说：「善哉！善哉！大王！你会有很多的饶益，天人也会蒙你的福佑的！」

那时，优填王乃极怀欢悦，不能自胜。当时，世尊即与四部众，以及与五位大王演说妙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就是不净之想，漏为大祸患，出要为之妙。那时，世尊由于知道四部之众的心已开，意已解，就更进而为他们讲说诸佛世尊常所说之法，所谓苦、集、尽（灭）、道等真谛，都尽和他们讲说。那时，座上的天神，以及人民，六万余人，都尽诸尘垢，都得法眼净。

那时，五位大王白世尊说：「这个地方为福妙之地，可说是最为神圣之地，如来始从忉利天回来降临到这里说法。现在欲建设此处，使这里永存纪念而不朽！」世

尊告诉他们：「你们五位大王！如在这里造立神寺的话，就会长夜受福，终究不会朽败的。」诸王回答说：「应当怎样去造立神寺呢？」那时，世尊伸出右手，从地中显示出迦叶如来的寺院，看一看五王，而告诉他们说：「如欲作神寺的话，应当以此为法规就对了。」那时，五王就在于那个地方令人盖起大神寺。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位过去如恒河沙那么多的如来的翼从有多少之事，也如今天这样，并没有异样。就是当来的诸佛世尊的翼从之多少之事，也是如今天这样，并没有异样的。现在这本经就名叫做游天法本经。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四部之众，以及五国的国王，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八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二十九

### 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一

概要：首先讲说六种重要之法，依次为目连在东方奇光佛处说法之事，舍利弗在跋耆国的师子园之说法，咒愿之六种之德，堕狱的六法，生天的大法，到达于涅槃之六法，第一最空之法，对生漏梵者之说法，一位尼提子被马师比丘所导，遂听佛说法而得法眼净之事。

### 三二三

大意：本经叙述叫人学习六种重要之法。所谓身行慈、口行慈、意行慈、同法利、同禁戒、同正见是。叫人当修此身口意行，也说明如得利养之具时，应当念念分布，不可以起贪想。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当思念六种重要之法，应当要敬重它，重视它，要执持在于心怀，不可使它忘失。那六种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一）身行应念念在于慈，如明镜之照视其形那样，此法为可敬、可贵的，不可使它忘失（不可不学此法）。

又次，(二)口行应念念在于慈，(三)意行应念念在于慈，这些法乃为可敬、可贵的，不可使它忘失。又次，(四)如得到法利之具时（指物质生活所需之物），就应与诸梵行的人共享，不可有吝惜之想，此法乃为可敬、可贵的，不可以使它忘失。其次，(五)诸有禁戒乃为不朽、不败，极为完具，并没有缺漏，为智者之所贵重的。又欲使此禁戒分布给人，使人同其法味。这种法乃为可敬、可贵的，不可使它忘失。(六)因又次，正见乃为贤圣者之得到出要之法。像如是之见，欲与诸修梵行的人共同而有，这种法乃为可敬、可贵的，不可使它忘失。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此六重之法，为可敬、可贵之法，不可使它忘失。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常常修行身口意之行，如果得有利养之具的话，就应念念分布，不可起贪着之想。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二四

大意：本经首先叙述佛和诸比丘在阿耨达泉时，龙王未见舍利弗，愿佛叫人延请。依次为：目连和舍利弗比试神足，佛赞舍利弗的神力最大，所入的神足三昧，为目连不能知道，诸比丘就轻慢目连，佛乃教目连现神力，目连则至东方奇光的佛土，在钵盂缘上行步，彼土比丘见其形小而轻慢，奇光佛即叫目连现神通，目连乃在钵盂络盛五百比丘至梵天，左脚登须弥山，右脚着梵天上，同时说勤修佛法之偈，其音响乃遍于祇渲精舍，世尊为诸比丘说目连的所在及其神足，目连率东方世界的五百比丘、至世尊之处，佛为之说六界、六入、六识，末后，世尊才称说目连为神通第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阿耨达泉（无热恼池），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这些比丘均为是阿罗汉，都具有三达（三明），六神通神足（六神通）都自在，内心都没有畏惧，唯除一位比丘不达此境界，那是阿难比丘是。

那时，世尊坐在于金莲华之上，莲华乃以七宝为茎的。以及五百名比丘，各各都坐在于宝莲华。那时，阿耨达龙王（无热恼龙王，八大龙王之一），到了世尊之前，行头面礼足之后，住在于一边。当时，龙王遍观在座的圣众之后，白世尊而说：「我现在观察在此大众当中，有些空缺不完具，因为看不见舍利弗尊者在此，唯愿世尊派遣一位比丘去唤舍利弗到这里来！」

那时，舍利弗乃在于祇渲精舍，正在补纳旧衣。当时，世尊告诉目连说：「你到舍利弗之处，去对舍利弗说：『阿耨达龙王欲和你得以相见。』」目连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尊者大目连就如人之屈伸其手臂那样之顷，往至于祇渲精舍，到舍利弗之处，对舍利弗说：「如来有教言：『阿耨达龙王欲得和你相见的。』」舍利弗说：「你就先回去，我嗣后当会去。」目连说：「一切的圣众，以及阿耨达龙王都迟想尊颜，都欲得与你相见，唯愿及时赶赴，不可误时（勿轻时节）！」舍利弗回答说：「你先去那边，我后当会去的。」

这时，目连又一再的说：「云何呢？舍利弗！你在神足当中，能胜过我吗？然而为甚么现在先遣使在前呢？如果舍利弗你不在此时起步的话，我当会捉你的手臂，

带你到该泉池！」这时，舍利弗便作如是之念：今天目连乃以方便欲试弄我而已！那时，尊者舍利弗，乃将其身上的竭支（覆肩衣，五衣之一）之绳带（防衣被风吹落地之用），着在于地，然后对目连说：「假如说，你的神足为第一的话，你就举此带，使它离开于地上，然后捉我的手臂，带我到阿耨达泉吧！」

这时，目连曾作如是之念：现在舍利弗又轻弄我，是否要和我相试（较量）吗？现在解开其衣带在于地上而说：『能将此衣带举起时，然后再来捉我的手臂去阿耨达泉池之处。』这时，目连又作如是之想：这事必定有原因，此事不苦尔（不困难之事）。实时，伸出其手去取带，欲把它拿起来，然而却不能使那衣带移动如毫厘之许。这时，目连乃尽使其身力，去移此带，但是也不能使其移动。当时，舍利弗乃亲自去取此带，去系着在于阎浮树的树枝。这时，尊者目连，乃运用而使尽他的神力，欲举动此带，但是终皈还是不能移动。当欲举起此带的当儿，此阎浮地曾经大振动。

那时，舍利弗便作如是之念：目连比丘尚且能使此阎浮地振动，更何况此带呢？我现在应当持此带系着于二个天下。那时，目连也同样的再试举动，舍利弗就把它系着在于三天下，系着在于四天下，目连都能举动其世界，有如举起轻衣那样的轻快。这时，舍利弗又作如是之念：目连比丘堪任举动四天下，不足以言（轻而易举）。我现在就持此带，把它系着在于须弥山之腹。这时，目连同样的又能摇动此须弥山，以及四天王的宫殿，和三十三天的天宫，都均能动摇。这时，舍利弗又用此带系着一个千世界。当时，目连也同样的也能使其动摇。这时，舍利弗又用此带系着二个千世界，系着三个千世界，也都同样的被目连使动，这时，天地都大振动，唯有如来坐在阿耨达泉的地方不移动，有如大力士之戏弄树叶，并没有疑难那样。

这时，阿耨达龙王白世尊说：「现在这天地为甚么缘故，会大振动呢？」那个时候，世尊就将这些事由统统对龙王具说。龙王白佛说：「此二人的神力，到底是那一位为最胜呢？」世尊告诉他说：「舍利弗比丘的神力为最大的。」龙王白佛说：

「世尊从前曾经记说而说：『目连比丘的神足为第一，并没有人能超过他的。』」

世尊告诉他说：「龙王！当知！有四种神足（四如意足），那四种呢？（一）自在三昧神力，（二）精进三昧神力，（三）心三昧神力，（四）试三昧神力（观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这就是所谓，龙王！有此四种神足之力。如有比丘、比丘尼，有此四神力的人，而又亲近修行，而不放弃的话，这就是神力第一的人。」阿耨达龙王白佛说：「目连比丘不证得此四神足吗？」世尊告诉他说：「目连比丘也已证得此四种神足之力，而亲近修行，始终不放弃。而且目连比丘如欲住寿至于一劫，也能办到的事。然而舍利弗所入的三昧，则目连比丘并不能知道其名叫做甚么的。」

这时，尊者舍利弗又作如是之念：三千大千的刹土，目连都能移转，蠕虫之死者，乃不可以称计。然而我曾亲自听闻：『如来的座席乃不可以移动。』我现在可以将此带系着在如来的座处。当时，目连又用神足欲举起此带，然而却不能转动。这时，目连曾生此念：是否我的神足已倒退了么？为甚么现在欲举此带，却不能移动呢？我现在应到世尊之处，去问明此义才是。

那时，目连便舍弃此带，然后以神足而到世尊之处。他这时遥见舍利弗坐在于如来的前面，看见之后，目连又作如是之念：世尊的弟子当中，神足第一的人，没有人能出于我的，然而我乃不如舍利弗吗？那时，目连就白佛说：「我是否已经退却我的神足了吗？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乃先由祇洹精舍出发，然后舍利弗才出发，可是现在舍利弗比丘却先于我而在于如来的前面而坐。」佛陀说：「你并不是对于神足有退却的。只因舍利弗所入的神足三昧之法，是你所不了解的耳。所以的缘故就是：舍利弗比丘的智慧乃为没有量，为心得自在，你乃不如舍利弗之从心的，舍利弗的心，乃得神足自在的。如舍

利弗比丘，乃为心所念法的话，就能即得自在的。」大目连听后，实时默然不语。

这时，阿耨达龙王，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我想：「现在的舍利弗比丘乃极为

有神力，为不可思议，所入的三昧，目连比丘乃不知其名字。」那时，世尊与阿耨达龙王演说微妙之法，劝令他欢喜，然后即在那个地方说戒。到了翌日的清旦之时，即率领诸比丘僧，还回至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诸比丘们曾自相谓而说：「世尊曾经亲口自记而说过：『我的声闻中，神足第一的人，就是目连比丘是。』然而今天得知，乃不如舍利弗。」那时，诸比丘们即对于目连生起轻慢之想。这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这些诸比丘们，现在已生起轻慢之想，向于目连了，会受罪难以计出之多的。就告诉目连说：「现在你应该显现你的神力，使此大众得以看见，不可使大众生起懈怠之想！」目连回答说：「如是！世尊！」

这时，目连礼拜世尊之足后，就在于如来之前隐没不现，实时往诣在于东方，离开娑婆的七恒河沙佛土那么远的地方。那个佛土有一位佛陀，名叫奇光如来（光明王如来），为至真（应供），等正觉（正徧知），出现在其国土。这时，目连乃以凡常之服饰，往诣于彼土，在钵盂的缘上而步行。然而他所到的彼土的人民，其形体都极为广大。这时，那边的诸比丘看见目连之后，自相谓言而说：「你们看到此虫吗？好似沙门的样子啊！」这时，诸比丘们又将此事示于那位佛陀而说：「唯然！世尊！现在有一虫，好似沙门的样子啊！」

那时，奇光如来告诉诸比丘们说：「从西方而去，经过七恒河沙那么多的国土的远处，那个地方的世界，名叫做忍（娑婆）世界，有一位佛陀，名叫释迦文如来，为至真，为等正觉，出现在于那个世间，这位就是他的弟子，为神足第一的弟子。」那时，那位佛陀告诉目连说：「这里的诸比丘们，对你起轻慢之心，你就显现你的神足，使大众见识见识吧！」

目连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目连听那位佛陀之教语后，就用钵盂络盛那些五百名比丘，至于梵天之上。这时，目连乃以左脚登在须弥山，以右脚着在于梵天之上。当时，并说此偈而说：

常当念勤加 修行于佛法 降伏魔众怨 如钩调于象  
若能于此法 能行不放逸 当尽苦原际 无复有众恼

（应当常常虔念，而勤加修行佛法，而降伏魔众的怨敌，有如以钩去调伏大象那样。如果对于此法，能行持而不放逸的话，则为当尽诸苦的原际，而不会再有种种的苦恼的了。）

这时，目连曾以此音响，而遍满于祇渲精舍。诸比丘们听后，就去向世尊报告说：「目连比丘到底是住在于什么地方，而说此偈的呢？」世尊告诉他们说：「这位目连，现在乃离开这里，正向东方，经过七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土，在那里络盛那边的五百名比丘，他自身则以左脚登在须弥山，以右脚着在于梵天上，而颂说此偈的。」那时，诸比丘则叹为未曾有而说：「甚奇！甚特！目连比丘有绝大的神足，我们曾对于目连而生起轻慢的心。唯愿世尊，能使目连比丘将此五百名比丘，引导来至此间！」这时，世尊遥现道力，使目连知会其意。

这时，目连引导五百名比丘来到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世尊曾给与数千万的大众，讲经说法。当时，大目连乃引导那五百名比丘来到世尊之处。而释迦文佛的弟子则仰观那些比丘。这时，东方世界的比丘，乃礼拜世尊的双足，然后坐在一边。那时，世尊告诉那些比丘说：「你们诸比丘们！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谁的弟子呢？经过道路的时间为好久呢？」外来的五百名比丘白释迦文佛说：「我们的世界现今在于东方，佛陀的名称叫做奇光如来，我们是他的弟子；然而我们今天也不知经从什么地方而来？也不知道经过几天的时间才到达的？」

世尊垂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佛的世界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你们今天欲还诣于那个佛上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世尊！我们都欲还诣

于那个佛土。」那时，世尊告诉那些比丘们说：「现在当会为你们讲说六界之法，你们听后要善思念它。」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就从佛受教（地水火风空识之六大为六界，为构成有情的身心的要素，主要在于显示吾人的身体的要素。地界为骨肉，水界为血液，火界为热气，风界为呼吸，空界为空隙，识界为种种的心理作用。）

世尊垂告说：「为甚么名叫六界之法呢？比丘们！当知！六界的人，乃禀承父母的精气而生的。甚么是其六界呢？所谓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识界是，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此六界，而人身乃禀受此精气而生六入的。甚么为六入呢？所谓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是（六入又叫六处，所谓眼耳鼻舌身意，为认识色声香味触法之对境的器官），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有此六入，而乃由于父母所得而有的。由于依此六入，便有了六识身。那六识身呢？如依眼识，则有了眼识身（身为聚集，为各各之分齐），有了耳识，有了鼻识，有了舌识，有了身识，有了意识，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名叫六识身（识为了别，依于此眼等六识，而通藉眼等的六根，去认识了别对象的色等六境）。如果有比丘，能了解此六界、六入、六识的话，就能度过六欲天，而更受其身形的。假若在那个天上界寿终而来生于此世间的话，就会出生为聪明而高才，在于现在身的当儿，能尽诸结使（烦恼），而得至于涅槃（解脱生死轮回）。」

那时，世尊并告诉目连说：「你现在率领这些比丘们还回其本来的佛土吧！」目连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目连又再络盛那五百名比丘，遶佛三匝之后，便退下而去，有如屈伸手臂之顷，已至于东方的那个国土。这时，目连放舍那些比丘之后，礼拜那位佛陀的双足，然后还回此忍界（娑婆世界）来。当时，那些他国的国土的比丘，听闻释迦佛陀演说此六界之后，他们的诸尘垢都已消尽，而得法眼净（已看透真理的命脉）。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弟子当中的第一声闻，其神足为他人所难及的，就是所谓大目干连（目犍连）比丘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二五

大意：本经叙述六位大声闻，都各说在牛师子园中之快乐法。阿难说多闻，离越（离婆多）说闲处坐禅，阿那律说天眼，迦叶说头陀行，目连说神通，舍利弗说是降伏心的比丘。佛陀都印赞他们，并开示说：依村落而住，行乞食，回到树下修证，而有漏心得解脱，就是所谓乐于牛师子园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拔耆国的师子园中（牛角娑罗林）。诸位有神足的高德比丘，如贤者舍利弗、贤者大目干连、贤者迦叶、贤者离越（离婆多）、贤者阿难等五百人都俱在（应包括阿那律）。

这时，大目干连、大迦叶、阿那律等比丘，在于晨旦（朝晨），到了舍利弗所住的地方，阿难遥见此三大声闻，到了舍利弗之处，就对离越比丘说：「我看到三位大声闻到舍利弗之处，你我二人也可以往至于舍利弗之处。所以的缘故就是：可以备闻舍利弗演说奇妙之法。」离越回答说：

「此事可然（是的！应该前往的）！」

这时，离越、阿难，就往诣于舍利弗之处。当时，舍利弗说：「善来！诸贤！请在这里就坐。」这时，舍利弗就开示对阿难反问说：「我现在欲有所问如下之事：『牛师子园这个地方，乃极为快乐的地方。有自然的天香流布于四方的远处。然而应怎样才能使此园为快乐呢？（那一种比丘才是享受到同样的快乐呢？）』」阿难回答说：「如果有比丘，为多有所闻而不忘，而总持诸法的义味，具足修行梵行。像如是的诸法，都能一一具足而不漏脱。同时能为四部之众讲说妙法，不失去其次第，也不会卒暴，并没有乱想，像如是的比丘，就能在此牛师子园快乐的。」

这时，舍利弗对离越说：「阿难在于今天（刚才）已经演说过了。我现在又欲问你有关于此义。也就是说，牛师子园的快乐乃为如是，你现在就顺其次而说，其义又如何呢（怎样才能称得起与此园同乐的比丘呢？）」离越回答说：「于是（我想是这样的），比丘如能乐于闲静之处，在那个地方思惟坐禅，而能与止观（止为定，为止息妄念，观为慧，为思惟观察而生智慧）相应的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乃能享乐到牛师子园中的快乐。」

这时，尊者舍利弗对阿那律说：「你现在应当说说你对于这悦乐的意义。」阿那律回答说：「如果有比丘，能得天眼而彻视一切，能观察众生之类的死者、生者，善色、恶色，善趣、恶趣，或者为好（美），或者为丑，这些这些，都能知道。或者有一类众生的身、口、意，都行恶，都诽谤贤圣，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于地狱之中。或者又有一类众生，其身、口、意都行善，并不诽谤贤圣。对于这些事，有如士夫（人们）之观察空中，并没有不统统知悉的（都能了如指掌）。具有天眼的比丘，也是如是，他观察诸世界，都没有疑难可说。像如是的比丘，就能在此牛师子园中，快乐如是的。」

这时，舍利弗对迦叶说：「我现在对你说，像如是的诸位贤者都已说过其快乐之义了，你现在依次应说你的心得了。」迦叶回答说：「如果有一类比丘，能行阿练若行（无诤声，空静处，为十二头陀行之一），又教他人，使人行阿练若之行，而叹说闲静之德，自己的身乃穿补纳的衣，又教他人，使人行头陀（抖擞，义译为正确的难行的苦行），自身能自知足在于闲居之处，又教他人，使他人修这种行，己身的戒德都具足，三昧已成就，智慧也成就，解脱也成就，解脱见慧（知见）也成就，又教他人，使他人也行其法，叹说其法，已能劝化，又能教他人，使他人行其法，教训他人并没有厌足。像如是的比丘，则能在于牛师子园中快乐无比的。」

那时，尊者舍利弗，对大目连说：「诸位的贤圣们已讲说过快乐之义了。你现在应依次而讲说快乐之义了。在此牛师子园中，为快乐无双，你现在将如何解说呢？」目连回答说：「于是（是这样的），如有比丘，乃具有了大神足，对于神足能得自在，他乃能够变化无数千之事而没有疑难，也能分其一身而作为无数之身，或者又将多身合而为一身，对于石壁，皆能通过，都能踊没（出现与隐没）自在。在水上行走，如驶河而无有碍。也如飞鸟之在于空中，而没有迹象那样。譬如暴火之焚烧山野那样，也如日月之没有不照，也能举手去摩扞日月，也能化身至于梵天上。像如是的比丘，就能适宜于牛师子园之中。」

这时，目连对舍利弗说：「我们已经各各随着其辩而讲说过了，我们现在轮到要问舍利弗你所抱之义了。牛师子园极为快乐，而那一类的比丘适宜在于其中享乐呢？」舍利弗说：「如有比丘，能够降伏其心，而其心却不能降伏其比丘。假如那位比丘欲得三昧，那位比丘就能实时得到三昧，欲随意远近而成三昧的话，即能成辨其三昧。有如长者的家内有美好之衣，盛放在于箱篋内，那时长者随意欲取那一种衣，就能随意去取，而不会有疑难，也能随意入于三昧之中。这也是如是的，其心乃能使其比丘，并不是比丘能使心，能随意入于三昧，也没有疑难。像如是的，比丘能使其心，不是心能使比丘。像如是的人，适宜在于此牛师子园中享受同一之

乐。」

这时，舍利弗告诉诸贤者们说：「我们已随着各人之辩说而说过了，可说都是各随方宜，而善说此义的了。现在应该相携去请问世尊：到底是那一种比丘能得安乐于此种牛师子园之乐呢？如果世尊有所解说的话，我们就应去奉行。」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舍利弗！」

这时，诸大声闻们，各各都相携而往至于如来之处。到达后，头面礼足，然后退坐在一边。那时，大声闻们就将这些因缘具向世尊报告。当时，世尊告诉他们说：

「善哉！如阿难你所说的。所以的缘故就

是，阿难比丘乃闻法而能持，能总摄诸法，具足修行梵行。像如此之法，乃善闻而不忘，也没有邪见，为了四部之大众而讲说其法，而其所说之言并不会错乱，也不会卒暴。

离越比丘所说的，也是同样的可以称为快哉的了！所以的缘故就是他乃喜乐于闲静之处，不住在于闹热的人间里，都常念于禅坐，并没有和人诤讼，都与上观相应，闲静之居，而寂寞之故。

阿那律比丘也同样的可赞为快哉！所以的缘故就是阿那律比丘乃为天眼第一的比丘。他用其天眼观察三千世界之事，犹如有眼（明眼）的人在其手掌中观看明珠那样。阿那律比丘也是如是的，他用天眼其观看此三千大千世界时，并不会疑难的。

现在这位迦叶比丘也是同样的快哉的了。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迦叶比丘自身乃为一位阿练若行的比丘，又能叹说闲居之行；他自身能行乞食之行，又能叹誉乞食之美德；他身穿补纳衣，又能叹说穿补纳衣的美德；自身能知足，又能叹说知足之美德；自身处在于岩穴，又能叹说在岩穴之德；自身为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知见）成就，又能教化他人成就此五分法身；自身能教化，又能教化他人使人行他所说之法。

善哉！善哉！如目连所说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目连比丘乃有大的威力，鸟神足第一，其心已得自在，其意如果欲有所为时，就能成办其事，或者化其一身，分为万亿之身，或者将万亿之身还合而为一身，所有的石壁都能通过，并没有罣碍，踊没（出没）都能自在；也如在水上行走时，有如驶水那样的不会有触碍；也如空中的飞鸟那样的飞行而没有留些甚么足迹；有如日月没有不照；能化身乃至到了梵天。

善哉！如舍利弗所说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舍利弗乃能降伏其心，并不是其心能降伏舍利弗。如果欲入三昧之时，就能成办

而没有疑难。有如长者之有好的衣裳那样，可以随意去取来而没有疑难。舍利弗比丘也是如是的，他能降伏其心，并不是其心能降伏舍利弗。能随意而进入于三昧，都能在于前。

善哉！善哉！诸位比丘们！你们所说的，都各随其方便的。但是今天还要听我所说：那一种比丘能真正快乐如在牛师子园中呢？如有比丘，他依附在于村落而住，到乞食之时，乃穿衣持钵，进入村内去乞食，乞食完了之后，还皈于所在之处，洗其手与面，然后在一树下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结跏趺而坐，系念在于前。那位比丘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不坏于坐（不随时任意起来），必定应该灭尽有漏，而成为无漏！那时，那位比丘就因此而有漏心得解脱。像如是的，比丘们！应该要这样的在于师子园中（这样才是真正和在此园的快乐一样）。像如是的，比丘们！应该恒勤精进，不可有懈怠，所在之处，没有不被宗奉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二六

大意：本经叙述咒愿能得六大功德。(一)施主能得1.信根、2.戒德、3.多闻等三种成就。(二)施物能得1.色、2.味、3.香等三种成就。末后教人如欲成就此大事的话，就当念惠施。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会讲说咒愿有六种功德之事。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就从佛听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甚么叫做六种功德呢？于是（是这样的）：施主檀越（布施者），乃能成就三法。甚么叫做檀越施主能成就之三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檀越施主之(一)信根成就（深信真理因果），(二)戒德成就（能持不杀生等戒身），(三)闻成就（多闻真谛，记忆不忘，而付诸修持），这就是所谓檀越施主能成就此三法。施物之法，又能成就三法，那三法呢？然（所谓）回那些布施之物之色成就，(五)味成就，(六)香成就，就是所谓有此三法的。这就是，比丘们！就是有此六事而能获大的功德，其名与德都会远闻，而能获得甘露（不死）的果报。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欲成就此六事的话，就应当念念惠施。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二七

大意：本经叙述如比丘欲求佛的教示，以及四事、知足、多知识、四禅、四神足、八解脱、天耳、他心通、无量神足、宿命、天眼、漏尽的话，就皆当念戒德具足。而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之五分法身具足为世间的福田所不及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对于无央数（算不尽之数）之众讲经说法。当时，在座上有一位比丘，便生如是之念：愿如来对我能有所论说（教诫）。那时，世尊知道这位比丘的内心所念之事，就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有比丘生起如是之念：愿如来能亲自教训我。这样，即那位比丘就应戒行具足而清静，就应没有瑕秽，就应修行止观，乐于闲静之处。

如果又有比丘，意欲求得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的话，也应当要戒德成就，乐于空闲处去自己修行，也应和止观（定慧）共为相应才是。如果又有比丘，欲求能知足的话，也应当念戒德具足，应当在闲静处去自修行，应和止观共

相应。如果又有比丘，欲求使四部之众，以及国王、人民，和有形之类的众生所见，所识知的话，他也应当念于戒德具足。如果又有比丘，意欲求得四禅，其中并不会会有悔心，也不会有变易的话，就应当念戒德成就。如果又有比丘，意欲求得四神足的话，他也应该要戒德具足。如果

又有比丘，意欲求得八解脱门，而没有罣碍的话，他就应该念于戒德具足。

如果又有比丘，意欲求得天耳，能彻听闻天人的音声的话，也应当念于戒德具足。如果又有比丘，意欲求知他人的心中之所念，诸根之有缺漏等事的话，他也应当念念于戒德具足。如果又有比丘，意欲求知众生的心意，如有欲心、没有欲心，有瞋恚心、没有瞋恚心，有愚痴心、没有愚痴心，都欲求如实而知道。或者众生之心有爱心、没有爱心，有受心、没有受心，都欲求如实而知道。或者众生之有乱心、没有乱心，有疾心、没有疾心，有少心、没有少心，有量心、没有量心，有痛心、没有痛心，有三昧心、没有三昧心，有解脱心、没有解脱心，都欲求如实而知道。如欲如是的话，就应当念念戒德具足。

如果又有比丘，意欲求得无量的神足，分其一身作为无数之身，又还合无数之身为一身，踊没都能自在，能化身乃至至于

梵天的话，他就应当念念戒德具足。如果又有比丘，意欲求自能忆起宿世的无数劫之事，或者一生，或者二生，乃至千生、百千亿生、戒劫、败劫（坏劫）、戒败之劫，不可称计等。在此期间，我曾死于此处，生在于彼处，名叫某某，字为某某，或者从那个地方命终之后，来生于这里，自己都欲求能忆如此无数劫当中之事的话，就应当念念戒德具足而没有他念（唯用功于戒德之具足，别无他意。）。

如果又有比丘，欲求得天眼，能彻视观察众生之类之为善趣、恶趣，善色、恶色，或者为好，或者为丑，都欲求得如实而知道。或者又有众生之身口意，乃行恶行，又诽谤贤圣，其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地狱之中；或者又有众生，其身口意都行善，并不诽谤贤圣的人，心意为正见，因此，其身坏命终之后，乃生在于善处的天上。其意欲求得如是的话，就应当念念戒德具足。如果又有比丘，其意欲求灭尽有漏，而成就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所

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能如实而知道的话，他就应当念念戒德具足，应该内自思惟而没有乱想，而居在于闲静之处。

诸比丘们！应当要念念戒德具足，没有其它的余意，而威仪具足。应该知道！少少的过失，都常恐惧，更何况为大的过错呢？如果有比丘，其意欲使如来和他共论（教诫）的话，就应常念戒德具足，当念多闻具足，闻具足之后，就应当念施具足，施已具足之后，就当念智慧具足，当念解脱知见都通通具足。如果比丘，其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知见身，都具足的话，便会被天、龙、鬼神所勤见供养，为可敬、可贵，为天人所奉事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念五分法身之具足的人，乃为世间的福田，是没有人能超过的。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舍经卷第二十九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〇

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二

三二八

大意：本经叙述有一位比丘曾经诽谤舍利弗，舍利弗乃在于大众当中辩明，佛陀命那位比丘向舍利弗悔过，而舍利弗则听受其忏悔，并为他说有六法会入地狱，有六法能生天，有六法能至于涅槃等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尊者舍利弗往诣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舍利弗白世尊说：「我现在已经在舍卫城夏坐完了，我欲在于人间游化（另到他方去度人）。」世尊告诉他说：「现在正是其时。」这时，舍利弗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下而去。

当时，舍利弗离开后不久的时候，有一位比丘怀着诽谤之心，白世尊而说：「舍利弗和诸比丘们相互诤竞，并不知道忏悔，现在又要游行人间。」那时，世尊告诉一位比丘说：「你赶快带我的声，去叫舍利弗回来。」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佛陀同时也敕令目连与阿难而说：「你们到诸房中，去召集诸比丘，使他们到世尊之处来。所以的缘故就是：舍利弗所入的三昧，现在当会在于如来之前作师子吼之故。」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教令后，就各集在于世尊之处，大众都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都坐在于一边。这时，有一位比丘受世尊之教，即到舍利弗之处，对舍利弗说：「如来欲得相见于你。」

那时，舍利弗到了佛所，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这时，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刚才离开后不久之时，有一位秽行（思想不正确）的比丘，来到我处，白我而说：『舍利弗比丘和诸比丘共诤，也不知道悔过，现在欲到人间去游行。』实在有这回事吗（如那位比丘所说的吗）？」舍利弗白佛说：「如来自当会知道这件事情的！」世尊告诉他说：「我自己知道是否有这回事而已！但是现在大众都各怀狐疑（不知事实如何，而半信半疑）。你今在于大众当中，可以自己辩白，而自明净（可以洗清自己的冤情）。」

舍利弗白佛说：「我自出母胎以来，年龄已达于八十岁了。我每自思惟：我未曾杀生，也不妄语，就是在于调戏当中，也是不妄语，也不曾斗乱过彼此之人（不和人争气斗乱），假如不专心一意之时，或者有此行而已（不管有心无心，都是正行，都不会和人诤斗。）我现在，世尊！我

现在的心意乃为清淨，岂当（怎么会）和梵行之人共斗争呢？如似这块大地那样，也接受淨的，也接受不淨的，那些屎尿秽恶等物，都统统纳受，就是脓血涕唾，终皈也是不会逆拂它，就是说，此大地也不言恶（不讨厌），也不言善（不觉喜悦），我也是如是的！

世尊！我的心并不会移转（不动摇），怎样会得与梵行之人共淨，而到远处去游行呢？如心不专的人，或者有此行动而已，然而我现在乃为心正的人，怎样得和梵行人共淨而远游呢？也如大水那样，乃能使好物清淨，也能使不好之物清淨，此大水也不会作如是之念：我清淨此物，放置此物（不管它物）。我也是如是，并没有异想，怎样得与梵行之人共斗而后远游呢？犹如炽火之焚烧山野那样，并不会选择其为好或丑，终究并没有想念的。我也是如是，怎样当会和梵行之人共淨呢？也如扫帚那样，并不会选择好或丑，都同样的能除它，终究不会有想念。犹如牛之没有其双角（失弃其角）那样，乃会极自良善，也不会凶暴，善能把牠调御，而随意自在，终究不会有疑难。

唯然！世尊！我的心就是如是这般的，也不起念而有所伤害，怎么当会和梵行之人共淨而后远游呢？也如旃陀罗女（译为暴厉，比首陀罗奴工，还下一级的古印度人〔原住民〕，本为四姓，连此一姓，就为之五姓），身穿弊坏之衣，在于人间乞食，也没有甚么禁忌（不会畏人）。我也是如是，世尊！我也是没有想念，怎么会生起和人争讼，然后远游呢？也如脂釜之处处漏坏，有目之人（明目的人），都均看见其处处都漏出。我也是如是，世尊！九孔之中（两眼、两耳、两鼻，和口，以及大小便道），都漏出不淨之物（我厌此身，不重视此身），怎么会与梵行之人共淨呢？犹如女人之年少端正（年轻美貌），而用死尸系在此女人之颈上的话，定会厌患那样。世尊！我也是如是，我乃厌患此身，如那位少女一样，并没有不同，怎么会和梵行人共淨，而远游呢？此事不是这样的，世尊！您自当会知道的，那位比丘也自当会知道的。假如当有如是之说的话，就愿那位比丘接受我的忏悔吧！」

那时，世尊告诉那位比丘说：「你现在应当自己悔过。所以的缘故就是：如不悔过的话，你的头就会破裂为七分之故。」（指金刚力士会持金刚杵，碎破人头之义）这时，那位比丘，心怀恐怖，衣毛都倒竖，就从座起，礼拜如来之足，白世尊而说：「我现在已自知冒犯舍利弗，唯愿世尊，受我的忏悔！」世尊告诉他说：「你这位比丘！你应自向舍利弗忏悔，如果不这样的话，恐头会被破为七分的。」

那时，那位比丘即向舍利弗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白舍利弗说：「唯愿受我忏悔，愍我为愚，不能分别真假！」那时，世尊告诉舍利弗说：「你现在应纳受这位比丘的悔过，又应用手去摩其头。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不纳受这位比丘的忏悔的话，他的头恐会破裂为七分之故。」那时，舍利弗就用手去摩他的头，而对那位比丘说：「听你的忏悔！你乃如愚如惑之故。在此佛法当中，乃极为旷大的。能随时悔过的话，就是善哉！现在听受你的忏悔，以后更不可以再犯。」像如是的再三（经过三次的规则）。

这时，舍利弗告诉那位比丘说：「你不可以再犯。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有六法会堕入于地狱，有六法会生天，有六法会至于涅盘之处。那六法呢？（一）欲害他人，（二）我已生起此害心，便欢喜踊跃，而不能自胜。（三）我当教人使人去害他人，于中生起害心。（四）已经得达害人，就在于中起欢喜。（五）我应当得此不馨之问。（六）未起此事时，便会怀着愁忧。这就是所谓有此六法，会使人堕于恶趣的。

那六法会使人至于善处呢？所谓（一）身戒具足，（二）口戒具足，（三）意戒具足，（四）命根清淨，（五）没有杀害心，（六）没有妒嫉心。这就是所谓有此六法，能生于善处。

甚么叫做修习六法，就能至于涅盘呢？所谓修习六思念法是。那六种思念法呢？所谓（一）身行慈，而无瑕秽。（二）口行慈，而无瑕秽。（三）意行慈，而无瑕秽。（四）如

得利养之具（人家供养的饮食等物品），都能和人平等共分，而不会有吝惜之想，（五）奉持禁戒，而没有瑕疵，为智者所贵重的。（六）像如是之戒，能具足（能知）诸有邪见、正见、为贤圣的出要，能得尽苦的根本，像如是的诸见，都皆悉分明，这就是所谓六法，能得至于涅槃。你现在，比丘！应当力求方便，去修行此六法。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那位比丘，乃重新从其座位站起，礼拜舍利弗之足而说：「我现在重新自忏悔，我乃如愚如惑，而不能分别真假，唯愿舍利弗，受我悔过，嗣后不会再犯！」舍利弗说：「听许你的悔过！在贤圣法中，乃极为旷大，如能自改往修来，就好了，以后不可以再犯！」

那时，那位比丘听舍利弗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二九

大意：本经叙述观察六入的因缘生灭，皆为空寂，就名叫做第一最空之法。应该在于闲居之处，去坐禅思惟，去修行其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讲说第一最空之法，你们如听后，就应善思念它。」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就从佛受教。

世尊垂告说：「它为甚么叫做第一最空之法呢？如眼起时，虽则会生起，但是却看不到来处，眼之灭时，虽则会灭，但是也看不见其灭处，除了假号之法，也就是因缘之法者外。甚么叫做假号、因缘呢？所谓是有，则为是有，此生，则为是生（俗谛之法：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由于有了无明（生死的根本之痴，所谓渴爱的原动力），而缘为有行（过去的身口意三业），行缘于识（心神，意识），识缘于名色（有情的身心之组成的所谓五阴。名为心，色为身），名色缘于六入（眼耳鼻舌身意之六器官），六入缘于更乐（触，感觉，或知觉），更乐缘于痛（受，感情），痛缘于爱（欲情），爱缘于受（取，取着，追求），受缘于有（三界之生），有缘于生（出生），生缘于死（死亡，其中包括下面的几项），死缘于愁、忧、苦、恼（至于老死当中，包括这些事项），不可以称计之苦痛的事。像如是的，苦阴乃成就这些因缘（以上自无明起，至于老死，计为十二数，是为十二缘起，或为十二因缘。）。

如果无是的话，则为无（没有这事，就没有那事），此灭则为灭（此事如消灭，则那事自会消灭）。如无明消灭的话，则行自会消灭，行如消灭的话，则识自会消灭，识消灭的话，则名色自会消灭，名色如消灭的话，则六入自会消灭，六入消灭的话，则更乐（触）自会消灭，更乐消灭的话，则痛（受）自会消灭，痛消灭的话，则爱自会消灭，爱消灭的话，则受（取）自会消灭，受消灭的话，则有自会消灭，有消灭的话，则生自会消灭，生消灭的话，则死自会消灭，死消灭的话，则愁忧苦恼自会统统灭尽，除假号之法者外。耳、鼻、舌、身、意等法，也是如是，起时，则会起，同时也不知其来处，灭时，则会灭，也不知其灭处，除了假号之法者外。那个假号之法者，也同样的，此起，则会起，此灭，则会灭。

此六入，也没有人造作，而为名色、六入之法，虽然由于父母而有胎的，但是也为无（指无我，空法），乃由于因缘而有的（因缘假合而存在，其性本为空），

这也是假号的，必须要前有对，然后乃为有的。犹如钻木去求火那样，由于前有对，然后才会有火之发生，火也不是从木而出，同时也不离开于木的。如果又有人，将木劈开，而想求得火（劈木求火）的话，也是不能得到其火的，都由于因缘之会合，然后才会有火的。此六情之起病，也是如是的，都由于缘，而会于其中，而会起病的。此六入如起时，则会生起，而不看见其来处，灭时，则会灭，也不见其灭，除其假号之法者外，因为都由于父母之合会而有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先当受胞胎 渐渐如冻酥 遂复如息肉 后转如像形  
先生头项颈 转生手足指 支节各各生 发毛爪齿成  
若母饮食时 种种若干饌 精气用活命 受胎之原本  
形体以成满 诸根不缺漏 由母得出生 受胎苦如是

（首先当由受胞胎，渐渐的滋大如冻酥那样。其次遂又成为如息肉，其后就转而如像形〔人形〕。首先生头项颈，接着转而生其手足指。人的支节各各的部分都依次而生，发毛爪齿也成就了。）

（如果其母有饮食的时候，吃食种种若干之饌的话，其精气就会用来活命，为受胎之原本的。形体由之而成就完满，诸根都不缺漏，由于母胎而得以出生，其受胎之苦，正是如是的。）

比丘们！当知！由于因缘的合会，才有了此身而已。又次，比丘！每一人的身中，其骨有三百六十，毛孔有九万九千，脉有五百，筋有五百，虫有八万户。比丘们！当知！吾人的六入之身，有如是的灾

变的。比丘们！应当念念思惟：像如是的有灾患，到底是谁造作此骨的？谁合这些筋脉的？谁造作八万户之虫的呢？」

那时，那些比丘作如是之思惟的，便能获得二种果证，或者是阿那含（不还果，三果），或者是阿罗汉果。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三百六十骨 在此人身中 古佛之所演 我今亦说之  
筋有五百枚 脉数亦如是 虫有八万种 九万九千毛  
当观身如是 比丘勤精进 速得罗汉道 往至涅槃界  
此法皆空寂 愚者之所贪 智者心欢悦 闻此空法本

（有三百六十骨，在于此人身之中，为古佛所演说的，我现在也把它说明出来。人身有五百枚的筋，脉数也是同样的为五百。身内有八万种的虫，有九万九千的毛孔，应当要观察人身就是如是的。比丘们！应当勤于精进，应赶速的得到阿罗汉道，而往至于涅槃的境界。此法都是空寂的，为愚痴的人之所贪恋的。如果为智者的话，则其心会欢悦，而愿闻此空法之本的。）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此名叫做第一最空之法。我已对你们演说过如来的所施行之法，我现在已为你们发起慈悲之心，我现在已经办完，你们应当常念而修行其法，应在于闲居之处，坐禅思惟，不可有懈怠之心。如果现在不修行的话，后悔也无益的！这就是我的教训。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三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回答生漏梵志，有关于刹利、婆罗门、国王、盗贼、女人等，乃至于比丘所求的，以及其行业、所著、所究竟的，各各都有所

不同。而比丘所求的，乃为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生漏梵志往诣于世尊之处，到达后共相问讯，然后坐在于一边。这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说：「瞿昙！一位刹利（王种）的人，他在于现在来说，到底其意为欲求甚么呢？有甚么行业呢？为着于甚么教呢？究竟为甚么事呢？婆罗门的意，到底欲求甚么呢？有甚么行业呢？为着于甚么教呢？究竟为甚么事呢？国王的今天，其意为欲求甚么呢？有甚么行业呢？为着于甚么教呢？究竟为何事呢？盗贼的今天，其意到底是欲求甚么呢？有甚么行业呢？为着于甚么教呢？究竟为甚么事呢？女人的今天，其意为欲求甚么呢？有甚么行业呢？为着于甚么教呢？究竟为甚么事呢？」

那时，世尊告诉梵志说：「一位刹利种姓的人，都常好斗讼，学习很多的技术，好喜于作务，都欲究竟其所要，而始终不休止。」梵志问说：「梵志的意，所求的是甚么呢？」世尊告诉他说：「梵志的意，都爱好咒术，要作所依的居家，乐于闲静的地方，其意乃在于梵天。」又问说：「国王的意，所求的到底是甚么？」世尊告诉他说：「梵志！当知！国王的意所欲的是在于得治国政，其意都在于兵仗，都贪着于财宝。」又问说：「盗贼的意，有甚么所求呢？」世尊告诉他说：「盗贼的意都在于盗窃，其心在于奸邪（不正当的事），都欲使人类不知如何是好。」又问说：「女人的意，其欲求的是甚么？」世尊告诉他说：「女人的意，乃在于男子，也贪着于财宝，心都系着于男女，心也欲求自由。」

那时，梵志白世尊说：「甚奇！甚特！都能尽知这些变化之事，如你所说的，为真实不虚。我再问你，今天，比丘之意，欲求的是甚么呢？」世尊告诉他说：「都是为了戒德之具足，心游于道法，意在于四谛，欲至于涅槃，这就是比丘的所求的。」

这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说：「如是！世尊！比丘所行的，其意为不可移转，其义确实是这样的。瞿昙！涅槃乃极为快乐的境界。如来所说的乃为过多（非常丰富而有益），犹如盲目的人，得到视见，聋耳的人，得到听声，在黑闇之中的人，得以看见光明。今天如来所说的，也是如是，确实没有异。我现在国事猥多（应作的事很多），欲还回所止居的地方。」世尊告诉他说：「宜知是时（正是时候了）。」这时，生漏梵志就从座位站起，绕佛三匝之后，便退而去。

那时，生漏梵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三三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回答梵志：如果戒律具足，六根不染六尘，就为之清净梵行。假如由于女人而起淫、怒、痴的话，就为之漏行，而不具足。生漏梵志听后就自归依三宝，不再杀生。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生漏梵志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梵

志白世尊说：「在此教团里面，是否有比丘，怎样的得修梵行，并没有缺漏，而清净修学梵行的吗？」

世尊告诉他说：「如果有人，戒律具足而没有所犯，就名叫做清净而修得梵行。又次，梵志！如有人眼根看见色境时，不会起想着，不会起识念，而除恶想，去掉不善之法，而得全眼根，这就是所谓此人清净修学梵行。如果耳根闻声境，鼻根嗅香境，舌根尝知味境，身根触知细滑（触境），意根知道万法时，都没有识想（针对意根而说的），都不起想念，而清净得修梵行，全其意根的话（包括耳鼻舌身等根），如此之人，就是得修梵行，没有缺漏的了。」

婆罗门白佛说：「那一种人，为之不修梵行，不具足清净行呢？」世尊告诉他说：「如果有人只俱会的话，就名叫做非梵行。」婆罗门白佛说：「那一种人为漏行，而不具足呢？」世尊告诉他说：「如果有人，和女人交接，或者是手足相触，耽着在于心怀，而不忘失，这就是所谓，梵志，就是行不具足，为漏诸淫泆，都和淫、怒、痴共同相应的。」

又次，梵志！或者和女人共相调戏，言语相加（谈论恩爱之事）。这就是所谓，梵志！所谓此人之行不全具，都漏于淫、怒、痴，梵行不具足，不修清净行。又次，梵志！如有女人，以恶眼相视而不移转（一直在看你），就在于其中，便起淫、怒、痴之想，而生诸乱念。这就是所谓，梵志！就是所谓此人的梵行不清净，不修梵行。又次，梵志！如果又有人远闻到声音，或者听到哭声，或者听到笑声，就在于其中起淫、怒、痴，起诸乱想。这就是所谓，梵志！就是所谓此人不清净于修梵行，都和淫、怒、痴共同相应，其行乃不全具。又次，梵志！如果有人，曾见女人，后来更生想念，忆起其头目等处，在于其中生想，在于屏闲之处生淫、怒、痴，和恶行相应。这就是所谓，梵志！所谓此人不修梵行。」

这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说：「甚奇！甚特！您这位沙门瞿昙！确实知道甚么叫做梵行，也知道不是梵行之法。同时也知道漏行，也知道甚么叫做不漏行。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我现在也生此念：如诸有人民，假如和女人手足相加，而起诸乱想的话，我就在于那个时候，便会生起此念：此人的行，并不清净，都和淫、怒、痴共为相应。所谓第一更乐（触境），就是女人是。而第一可欲的，就是所谓眼与眼相视，因之而或者和那位女人4言语，或者谈笑，而系缀男子的心。或者共其言语，而系缀男子的心。这时，我便会生此念：如上的此六种人，都尽行不清净之行。如来今天所说的为甚过（确实），犹如盲者得目，迷者见路，愚者闻道，有目之人之看见外色一样，如来所说之法，也是如是的。我现在要自归依佛、自归依法、自归依众（僧），从今以后，不再杀生，唯愿听受为优婆塞！」

那时，生漏梵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三二

大意：本经叙述萨遮尼犍子和佛陀论议无常之理，终于归依三宝，而不再杀生，并供养佛，以及比丘僧。又由于听佛说法，而得法眼净，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当来得见弥勒佛后，能尽诸苦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毗舍离城外的林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尊者马师（马胜比丘），到了乞食之时，就着衣持钵，入城去乞食。这时，萨遮尼捷子（离系教的苦行者）遥见马师（马胜比丘，五比丘之一）向这边来，就去对马师说：「你的师父所说的是甚么教义？有甚么教训？以甚么教诫去向于诸弟子们说法呢？」

马师回答说：「梵志！色阴乃为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的，苦的即为是无我，无我即为空。空的话，即它便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它所有的。像如是的道理，就是有智的人之所学的。痛（受）、想、行、识，也同样的是无常的，此五盛阴都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苦的即为是无我，无我的即为空，空的，即它并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它所有的。你欲知其法，我师的教诫，其义就是如是的，都与诸弟子说如是之义的。」

这时，尼捷子乃用其两手去掩其耳，而作如是之言：「止！止！（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马师！我不喜乐听这种话。假如瞿昙沙门有如此之教的话，我乃实在不乐于听闻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如我们的教义的话，即说：色乃为是常的，沙门的教义即说色为是无常，实在相差太远的了。那一天，当会去见沙门瞿昙，和他相互论议，当会除去沙门瞿昙的颠倒之心！」

那个时候，在毗舍离城里，有五百位童子集在于一处，正欲有所论议。这时，尼捷子印到五百童子之处，对诸童子们说：「你们通通都到这里来，我们一同到沙门瞿昙之处。所以的缘故就是：意欲和那位沙门瞿昙共互论议，使那位沙门得见正谛之道之故。沙门所说的就是：色就是无常，而如我们的教义的话，即色就是常的。犹如大力士之手执长毛之羊那样，可以随意把牠为东、为西，都不会有疑难的。我现在也是如是，和那位沙门瞿昙论议之时，可以随我执捉，或舍弃，都不会有疑难的。有如凶暴的猛象，生有六只牙，在于深水内戏乐，并没有疑难那样，我现在和他论议，也不会有甚么疑难的。犹如两位健勇的丈夫，捉一位劣弱的人，在于火上去炙，随意可以转侧（把他翻过来翻过去），并不会有什么疑难的。我现在和他论议，也不会有疑难的。我的论议中，尚且能害象，何况是人呢？也能使大象东、西、南、北，随意遣使，岂（怎么

会）不如人呢？现在的此讲堂的那些梁柱无情之物，尚能使其移转，更何况和人互相论议，怎么能胜我呢？我一定会使他的血，从面孔流出，然后气死而命终的。」

甚中，或者有童子，曾作如是之言：「尼捷子终皈不能和沙门论议的，唯恐沙门瞿昙能和尼捷子论议而已！」有的乃作如是之言：「沙门不能和尼捷子论议，尼捷子能与沙门共为论议的。」这时，尼捷子便作如是之念：假如沙门瞿昙所说的乃如马师比丘之说的话，就足够得以相畴，如果更有其它之义的话，听后当会知道。

这时，尼捷子率领五百名童子，被他们前后围绕，往至于世尊之处，共相问讯之后，坐在于一边。这时，尼捷子白世尊说：「云何？瞿昙！你有甚么教诫呢？是用甚么教义去诫训诸弟子的呢？」

佛陀告诉尼捷子说：「我所说的就是：色乃是无常的，无常的就是苦，苦的即为是无我，无我的即为空，空的话，它就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的。痛

（受）、想、行、识，这些五盛阴，都均为是无常的，无常的即为苦，苦的就是无我，无我的就是空，空的话，即它并不是我所有，我也不是其所有，我的教诫，其教义就是如是。」尼捷子说：「我不乐于听闻这种教义。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我所了解的真义，即谓：色就是常的之故。」

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暂且专心一意的思惟妙理，然后再说吧！」尼捷子回答说：「我现在所说的：色就是常的，此五百名童子，也是同于此义的。」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所说的：色者就是常，同时也说此五百名童子也认同于其义。」世尊针对其说，而继续垂示而说：「你现在乃以自己的辩说，为甚么又牵引那五百人呢？」尼捷子回答说：「我现在说色就是常，沙门你欲有甚么言论要说呢？」

世尊告诉他说：「我现在说色就是无常，也是无我。因为权诈合数而有色的，也是没有真实，没有巩固，没有坚牢，也和雪抔一样，是会磨灭之法，是有变易之法。你现在刚说色者就是常，那么，我还问你，你就随意回答我。云何（你的意见怎么样）呢？尼捷子！一位转轮圣王在于自己的国家内，能得自在与否呢？又那位大王对于不应该脱的，能使其脱，不应该系缚的，欲系缚他，可以得到如是吗？」尼捷子回答说：「这位圣王乃有如是的自在之力，对于不应该杀的，能杀他，不应该系缚的，能系缚他的。」

世尊又问他说：「云何？尼捷子！转轮圣王又当会老吗？其头会白，其面会皱，衣裳会垢坳吗？」这时，尼捷子乃默然不回答。世尊再三问他，他也同样的再三默然不回答。这时，密迹金刚力士，手执金刚之杵，在虚空中告诉他说：「你现在不回答其问题的话，就在于如来前，打破你的头作为七分！」

那时，世尊告诉尼捷子说：「你现在仰头看看虚空中吧！」这时，尼捷子仰观空中，看见密迹金刚力士，又听到空中有言：「如果你不回答如来之论议的话，当会打破你的头为七分！」看见之后，非常的惊恐，衣毛都倒竖，而白世尊说：「唯愿瞿昙！当见救济，现在请再问一下，当会畴对（回答）的！」

世尊告诉他说：「云何？尼捷子！转轮圣王又当会老吗？也当会头白、齿落、皮缓、面皱吗？」尼捷子回答说：「沙门瞿昙！您虽然说的有这种话，但是如我的真义的话，则色就是常的。」世尊告诉他说：「你要好好的思惟，然后才回答我，因为前义与后义都不相应（所问与回答的都不对题）。我只论圣王又当会老与否？也当会头白、齿落、皮缓、面皱与否呢？」尼捷子回答说：「转轮圣王也许会衰老的。」世尊告诉他说：「转轮圣王常能在于自己的国家内，得以自由使命，然而为甚么缘故不能却退衰老，不能却退疾病，不能却退死亡呢？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不须要老、病、死，我是常在的，应该可以欲使其然，其义可以吗？」这时，尼捷子乃默然而不回答，乃愁忧不乐，寂然不语。

这时，尼捷子的身体乃冒出冷汗，而污给他的衣裳，也彻流其坐处，乃至流于地上。世尊告诉他说：「尼捷子！你在大众当中，曾作师子吼而说：『你们这些童子们，和我同到瞿昙之处，去和他共论议，当会降伏他，有如执捉长毛之羊那样，可以随意弄牠在于东西方，并不会有什么疑难的。也说如大象之入于深水中，可以随意自游，也不会有所畏忌。也说如两位健康的丈夫，捉执一位劣弱的人，在于火上去炙，可以随意转侧（自由翻来翻去）。』你又这么说：『我常能以论议论害大象，如此梁柱草木，这些皆为是无情之物，也能和其论议，而能使其屈伸低仰，也能使其腋下流汗！』」

那时，世尊举出其三法衣，提示尼捷子说：「你看！如来的腋下并没有流汗，但是你今天返而更有流汗，甚至彻流至于地上。」这时，尼捷子乃默然而不回答。那时，有一位童子，各叫头摩（离车族人，为尼捷子的弟子），也集在于那些大众当中。这时，头摩童子白世尊说：「我现在堪任有所施行（可以出来做这事么？）欲有所说（想发言讲几句话），可以吗？」世尊告诉他说：「随你的意，可以说说看看。」

头摩童子白佛说：「犹如离开村落不远之处，有一个好的浴池，但是那个浴池却有虫在饶人之脚。而村落内的人民，不管是男女，或大小（老幼），都到了该浴池之处，去抓此虫出来，各人都用瓦石去取此虫，然后将牠打伤其手脚。那只虫，其意欲还入于水中，那是不会有的事。这位尼捷子也是和这事一样，最初的心非常的勇猛，欲和如来共论议，其心怀着嫉妒之意，而且还抱有僇慢的心理。如来即能尽以除之，永远没有遗余。这位尼捷子再也不能重新至于如来之处而共论议的了。」

这时，尼捷子对头摩童子说：「你现在是一位愚惑的，不能分别真伪。我并不是和你共论的，我乃和沙门瞿昙共论的，关你屁事？」这时，尼捷子白佛说：「唯问义

理，请再说下去。」

世尊告诉他说：「云何？尼捷子！一位转轮圣王，欲使其老病死都不到来，可以得这事吗？那位圣大王能够达成其愿吗？」尼捷子回答说：「不能完成这种愿的。」又问：「欲使有此色，欲使没有此色，可以达成吗？」尼捷子回答说：「不果也（不能达到的），瞿昙！」世尊告诉他说：「云何？尼捷子！色者，是常呢？或者是无常呢？」尼捷子回答说：「色者，乃是无常的。」又问：「如果说它是无常，而会有变易之法，那么，你是否又看此就是我？允许我就是其所有的吗？」回答说：「弗也！瞿昙！」又问：「痛（受）、想、行、识，是常的呢？或者是无常的呢？」回答说：「是无常的。」世尊告诉他说：「如果又是无常，又是有变易之法的话，你是否看做为有呢？」回答说：「为无的。」世尊告诉他说：「此五盛阴是常呢？是无常呢？」尼捷子回答说：「是无常的。」佛陀说：「如果又是无常，又是为变易之法的话，你是否见为是有吗？」回答说：「是无的。」又问说：「云何？尼捷子！你曾说它是常，此理不是和现在所论之义相违了吗？」（本来坚持为常，现在却说它为无常，前后已不相应的了。）

这时，尼捷子白世尊说：「我今为一介愚痴的人，不能分别真谛，才会起这种心怀，而和瞿昙您共论，说甚么色是常。有如猛兽师子遥见人类之来到，怎么会有恐怖之心呢？终究不会有此事的！今天的如来，也是如是，并没有毫厘的恐怖心。我今为狂惑的人，不能明白深义，才敢触娆您的。沙门瞿昙您所说明的乃非常的多，犹如盲者已得眼目，聋者之彻听，迷者之看着应是之路，无目的人（失明的人）能看见色境那样，沙门瞿昙也是如是，乃以无数的方便，为我说法！我现在要自归依沙门瞿昙您，也自归法与僧。从今以后，尽形寿，愿听许我为优婆塞，我绝不再有杀生的行动。唯愿瞿昙，以及比丘僧，当受我的请供！我欲供养佛，以及比丘僧。」那时，世尊乃默然受请。

这时，尼捷子看见世尊默然受请之后，就从座起，绕佛三匝，头面礼足后，到了毗舍离童子之处，到达后，对童子们说：「你们所应供养我的饮食之物，当应及时给我，不可在非时给我。因为我现在要请沙门瞿昙，以及比丘僧，明天当供食之故。」这时，诸童子们就各办饮食之具，都用以给他。当时，尼捷子就在于其夜，办理种种的甘饌饮食，敷好坐具，而白言说：「时间到了，现在正是其时，唯愿屈神驾临！」（通常都亲自去邀请，不然，也会派人去迎，編集经典的人，有时会如这里所述的简则）。

这时，世尊到了应食之时，着衣持钵，引导诸比丘僧进入毗舍离，往诸于尼捷子之家，到达后，即就其座，以及比丘僧，都各依次第而坐。这时，尼捷子看看佛陀

和比丘僧们都已坐定后，就亲手斟酌，行种种的饮食。看见佛陀及比丘僧们都吃食完了之时，就行清净水，然后便取一小座，在如来前坐下来，欲得听法。

那时，世尊依次而渐与他说微妙之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秽恶之法，淫为不净之行，出要为真正的安乐。那时，世尊已看见尼捷子的心开意解，就将诸佛世尊常常所说之法，如：苦、集、尽（灭）、道等法，都统统给与那位尼捷子讲说。这时，尼捷子就在于座上，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净。

这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祠祀火为上 诗书颂为首 人中王为最 众流海为源

星中月为明 光明日最胜 上下及四方 诸地所出物

天及人民类 佛为无上尊 欲求其德者 三佛为最上

（祠祀〔祭典〕乃以火为上级的，诗书即以偈颂为首〔第一〕，人类当中，乃以国王为最尊贵的，众水流里面，是以海为其源。众星当中是以月亮为最光明，而光明当中，即以太阳为最优胜。上与下，以及四方，是由地大所出生之物。天，以及人

民之类，乃以佛陀为无上之尊。如欲寻求其福德的话，乃以三佛〔正觉者〕为最上的。）

那时，世尊说此偈之后，就从座起而去。这时，尼捷子的五百位弟子，听说其师已受佛的教化，听到此消息之后，各各就相谓而说：「我们的大师，为甚么师宗瞿昙呢？」（为甚么以瞿昙为其师，为甚么归依佛陀呢？）当时，诸弟子们乃出离毗舍离城，站立在道中。这时，尼捷子乃欲至于佛处去听法。那时，世尊就与尼捷子说法，使他欢喜。尼捷子听法后，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下而去。

那个时候，尼捷子的弟子在途中遥见其师回来，就各各相谓而说：「这位沙门瞿昙的弟子〔指其已改宗之师〕，现在由此路而来，各各就取瓦石去打杀他吧！」（就这样的，被那些弟子杀死）。

这时，诸童子听说尼捷子已被其弟子所杀，就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一边。那时，诸童子白世尊说：「如来您所教化的尼捷子，现在已被其弟子所杀。现在已命终，到底转生在于甚么地方呢？」

世尊告诉他们说：「他是一位有德行的人，对于四谛都具足了解，其三结使都已灭尽，而成为须陀洹（预流，初果），必定会尽诸苦际的。他今天命终之后，已生在三十三天（忉利天），以后，他如见到弥勒佛后，当会尽诸苦际的。这就是其真义，应当念念修行才好！」那时，诸童子白世尊说：「甚奇！甚特！这位尼捷子到了世尊之处，本来想和世尊拈搦（诤论欲牵倒）而论议，还而由于自己的论议而被缚，而来受如来的教化。凡是拜见如来的话，终皈不会虚妄，有如人之入于海中去取宝那样，必定会有所克获，终究不会空还的。这也是如是，其有众生，一旦至于如来之处，而欲得法宝的话，终究不会空还的。」

那时，世尊给与诸童子们说微妙之法，使他们都得法喜。那时，诸童子们从佛听法之后，就从座起，绕佛三匝之后，头面礼足，便退而去（通常都以礼佛后才遶佛。）

那时，诸童子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一

力品第三十八之一

概要：本品乃由讲说六种凡常之力为始，依次为应思惟无常想，外之六尘与身内之六入，应灭六入之事，如来乃以布施、教诫、忍、法说、义说、将护众生，以及寻求无上正真之道，并不厌倦，指鬘外道之归依佛之谭，就灵鹫山等诸山的异名，将六情喻为六种虫，应思惟无常想，而断六情，就治化之事而向波斯匿王之说法，如来的六种的功德、佛陀对于毘舍离之疫病

的流行，而退治恶鬼之事，六师外道之事，应灭六情之事。

### 三三三

大意：本经叙述六种凡常之力。所谓：小儿哭啼之力、女人瞋恚之力、沙门、婆罗门之忍力、国王僇傲之力、阿罗汉之专精之力、佛陀的大慈悲之力是。教人应当修学大慈大悲之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凡常之力。那六种呢？(一)小儿乃以啼为之力，如欲有所说之时，必定会先啼的。(二)女人乃以瞋恚为其力，都依于瞋恚之后，然后才有所说的。(三)沙门、婆罗门则以忍为其力，都常降下（低心下气，忍辱吞声），卑下对于人，然后乃自陈说的。(四)国王乃以僇傲为其力，都以此豪势而自陈说的。(五)然而阿罗汉即以专一精神为其力，而自陈说的。(六)诸佛世尊是以成就大慈悲，以慈悲为其力，而弘益于众生。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有这六种凡常之力。因此之故，比丘们！应该常念修行这种如来的大慈悲之力。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三四

大意：本经叙述应当思惟、广布无常之想。假如不修习无常想的话，命终之后，会堕入于饿鬼、畜生、地狱等三恶道之中，如果修学无常之想的话，命终之后，定会生于天上、人间、涅槃的三善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该要思惟无常之想，应该要广布无常之想。如果已经思惟过无常之想，已经广布过无常之想的话，则能断尽欲界的贪欲，以及色界、无色界的爱着等法，也能断灭无明和僇慢等烦恼。犹如用火去烧焚草木，使之永尽无余，也没有一些遗迹那样的。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修习无常之想的话，就能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那些无明、僇慢等烦恼，也会永远没有余遗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比丘们！当修习无常之想时，就会没有欲心，由于已没有欲心之故，便能分别法，而思惟其真义，而没有愁、忧、苦、恼。由于思惟其法的真义之故，就不会有愚惑。

假如修行的人，看见斗争之说的话，他便会作如是之念：这些诸贤士们，都不修习无常之想，都不广布无常之想，因此之故，致有如是的斗讼而已的！他们由于

斗诤而不观察其义，因为不观察其义，就会有迷惑之心。由于执持此愚惑之故，在其命终之后，会堕入于三恶道，所谓饿鬼、畜生、地狱之中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修习无常之想，应当要广布无常之想。这样的话，便不会有瞋恚，便不会有愚惑之想，也能观法，也能观义，假若命终之后，就能生至于天上或人中，以及成就涅槃之道。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三五

大意：本经叙述有一梵志见佛的足迹之妙，而逐佛的足迹，而问佛为天或鬼神，或为其祖先一梵天？佛陀则为梵志而说外六尘、内六入之法，使梵志当场得法眼清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陀国的忧迦支江水（江河）的旁边（有从迦帝聚落，与堕伽罗聚落的二村的中间，杂阿含第四十三卷，一一六〇经）。

那个时候，世尊到一树下，亲自敷座而坐在那里，乃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那时，有一位梵志，也欲到那个地方。这时，梵志看见世尊的足迹为妙（极为殊好，都指千辐轮相，印文显现），看见之后，便生此念：这是甚么人的足迹呢？到底是否是天神？或者是龙，是鬼神、干沓和（乐神）阿须伦（阿修罗，非天），是人类，或者是非人呢？或者是我的先祖一梵天吗？到底是何人的足迹呢？这时，那位梵志就寻逐此足迹而前进，最后遥见世尊在一树下而坐，正身正意，系念在于前。看见之后，就作如是之语而说：「您是天神吗？」

世尊告诉他说：「我并不是天神。」又问：「是干沓和吗？」（干闥婆，嗅香，乐神。）世尊告诉他说：「我不是干沓和。」又问：「是龙吗？」回答说：「我不是龙。」又问：「是闥叉吗？」（夜叉，捷疾鬼神。）佛陀回答梵志说：「我不是闥叉。」又问：「是祖父吗（指梵天为他们的先祖父）。」佛陀回答说：「我不是你们的祖父。」这时，婆罗门又问世尊说：「您到底是甚么人呢？」

世尊告诉他说：「有爱的话，就会有受，有受的话，就会有爱，一切都是因缘的合会，然后各各才会相生如此的。像如是的五苦盛阴（五阴炽盛之苦的色身），并没有断绝之时。如果由于了知爱的话，就会知道五欲，也会知道身外的六尘，以及身内的六入，这样的话，就能知道此五盛阴的本末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世间有五欲 意为第六生 以知内外六 当念尽苦际

（在世间内，有五种欲〔眼耳鼻舌身所起的欲感〕，意根就为之第六之生〔第六之欲，为欲念之原〕，因之而知道内外〔身心之内外〕都为六。应当念念灭尽此苦际。）

因此之故，应当要求方便，去消灭此内外的六事。像如是的，梵志！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那位梵志听佛说如是的教后，乃思惟翫习，不离开其心怀，就在于其座上，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净。

那时，那位梵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往昔未成道时，思惟十二因缘的生灭，而唯知『识』为原本，为使人致于生老病死，但是不能如实了知生老病死之原本，由于跟古诸佛学道，而知其原，而了知四谛、十二因缘的生灭法则，而向诸众说法。有如有人在山林内，发现古人的行道，以及没有人的美好的国邑，而回去禀王，王即令人移居于此古城，而使人快乐无比。所谓六入灭，则生老病死灭，因此，应求方便，灭除六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本来为菩萨之时，在还未成就佛道的中间，曾经有此念：此世间乃极为勤苦的，乃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然而那个时候，对于此五盛阴，乃不得尽其本原（不能彻悟其来源）。这时，我就又作如是之念：由于甚么因缘，而有了『生』？有了『老、病、死』呢？又由于甚么因缘，而致有如此的灾患呢？当在思惟此事之时，又生此念：有了『生』，则有了『老、病、死』的。

那个时候，正当思惟此事之时，又更生此念：由于甚么因缘，而有了『生』的呢？这乃由于『有』而生的。又生此念：『有』者，到底是由于甚么而为『有』的呢？正当思惟此事之时，便生此念：此『有』，乃由于『受』（取）而有的。又有此念：此『受』乃由于甚么而有的呢？那时，以智慧去观察，而知道由于『爱』而有『受』（取）的。又更思惟：此『爱』到底是由于甚么而生的呢？就重新观察其义而知道乃由于『痛』（受），才会有『爱』的。又更思惟：此『痛』（受）是由于甚么而生的呢？正当作如是的观察之时，即知乃由于『更乐』（触）而有此『痛』（受）的。又重新思惟：此『更乐』（触）到底是由于甚么而生的呢？我生起此念之时，乃知道缘于『六入』，才有了此『更乐』（触）的。这时，我又重新思惟：此『六入』到底是由于甚么而有的呢？观察此义之时，乃知道由于『名色』而有了『六入』的。这时，我又作如是之念：『名色』到底是由于甚么而有的呢？观察此义之时，乃知道由于『识』，而有了『名色』的。此『识』到底是由于甚么而有的呢？观察此义之时，而知道乃由于『行』而生『识』的。这时，我又作如是之念：『行』到底是由于甚么而生的呢？观察其义之时，乃知道『行』乃由于『痴』（无明）而生的。

所谓由于『无明』而缘于『行』，行缘于『识』，识缘于『名色』，名色缘于『六入』，六入缘于『更乐』（触），更乐缘于『痛』（受），痛缘于『爱』，爱缘于『受』（取），受缘于『有』，有缘于『生』，生缘于『死』，死缘于愁、忧、苦、恼，不可称计之多的痛灾。像如是的，名叫苦盛阴之所集的。

我在于那个时候，又作如是之念：要由于甚么因缘，方能灭除『生老病死』呢？我观察如是之义时，而知道『生』灭，则『老病死』就会灭。这时，又生此念：由于怎样，就不会有『生』呢？观察此『生』的原，而知道『有』之灭，『生』就会灭。又念：由于怎样，才会没有『有』呢？这时乃生此念：没有『受』（取），就不会有了『有』。这时，我又生此念：由于甚么而能灭『受』（取）呢？观察此事时，而知道『爱』若灭，则『受』（取）就会灭。又生此念：由于怎样而灭『爱』呢？重更观察而知道『痛』（受）如灭了，爱就会灭。又思惟：由于怎样，而能灭『痛』（受）呢？观察之时，而知『更乐』（触）如灭的话，则『痛』（受）就会灭。又思惟：『更乐』乃由怎样

而灭呢？观察此义时，就知道『六入』如灭的话，则『更乐』（触）就会灭。又观此『六入』乃由于甚么而灭呢？当观察此义时，就知道『名色』如灭的话，则『六入』就会灭。又观察『名色』乃由于甚么而会灭呢？则知『识』如灭了，则『名色』也会灭。又观察此『识』乃由于甚么而灭呢？则知『行』如灭时，则『识』就会灭。又观察此『行』乃由于甚么而灭呢？而知道『痴』（无明）如灭时，则『行』就会灭。依次而『行』灭，则『识』就会灭，『识』灭，则『名色』会灭，『名色』如灭了，则『六入』就会灭，『六入』灭了之后，则『更乐』（触）就会灭，『更乐』（触）灭了后，则『痛』（受）就会灭，『痛』（受）如消灭了，则『爱』自会灭，『爱』灭之后，则『受』（取）就会灭，『受』（取）如消灭之时，则『有』就会灭，『有』灭之时，则『生』就会灭，『生』如灭了，则『老、病』就会灭，『老、病』消灭之时，则『死』就会灭，这就是所谓名叫『五盛阴』之灭。

这时，我又生此念：此『识』就是最为原有的，是使人致于有此生、老、病、死的。然而我却不能知道此生、老、病、死之原本。有如有人在于山林内，行逐于小径之道。又再向前小行进之时，曾经看见一条古旧的大道，是古昔的诸人，曾经在于其中来往过的大道。这时，那个人便又行此道路，而小又前进（向前小进），而看见一座古旧的城郭，有园观、浴池，都非常的茂盛，但是那个城内却并没有居民。此人看见此情形之后，就回到其本国，趋前去白国王说：『我昨天在游山林之时，曾经看见一座美好的城郭，树木很繁茂，但是在那个城内却并没有人民居住在那里。大王！是否可以使人民到那个城内去止住吗？』这时，国王听此人之语后，就将一部份的人民疏开到那个城内居

住。因此，这个旧城郭又回复从前的美妙，人民很炽盛，大家都快乐无比。

诸比丘们！当知！我在往昔未成菩萨之时，在山中学道，曾经看见古昔的诸佛所游行的地方（学道的路径），就从那一条路（顺其学道的方法），因此，而即知生、老、病、死所起的原本，有生就会有死等事，都通通能够分别了知，也知道生的苦，生的集，生的尽（灭）、生的道，都皆能知悉了解，对于有、受（取）、爱、痛（受）、更乐（触）、六入、名色、识、行、痴（无明），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无明』生起时，即会有『行』之生起，『行』所造的，又由于『识』。我现在已经阐明于『识』，现在要给四部之大众，讲说此原本，你们应当知道此原本之所起的！应知道『苦』，知道『集』，知道『尽』（灭），知道『道』，要念念使能分明。如果知道『六入』的话，就能知道『生、老、病、死』，『六入』如灭尽了，则『生、老、病、死』也会灭尽无遗余。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去灭尽『六入』。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三七

大意：本经叙述阿那律听法之时，曾睡眠而受佛的诃责。遂发愿不眠，而精进，因此而导致于失明，也因此而修得天眼。其次为阿那律将补衣，他求阿罗汉为其代穿针线。佛陀乃亲为阿那律穿针，并示如来对于布施、教诫、忍辱、法说义说，将护众生，求无上正真之道等六法，都没有厌足，也吩咐当求修习此六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

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为无央数（算不尽）的百千万众，讲经说法。那时，阿那律也在于座上听法。这时，阿那律却在于大众当中睡眠。

当时，佛陀看见阿那律睡眠的情形之后，就说此偈而说：

受法快睡眠 意无有错乱 贤圣所说法 智者之所乐

犹如深渊水 澄清无瑕秽 如是闻法人 清静心乐受

亦如大方石 风所不能动 如是得毁誉 心无有倾动

（听受法后，则爽快而睡眠，心意并没有错乱。贤圣所说之法，乃为有智慧的人所安乐的。有如深渊的水，澄清而没有瑕秽，像如是的闻法的人，乃为清静心，而乐于纳受的。也如大的方石，乃为大风所

不能动的。像如是的，不管是得毁，或者得誉，其心都不会有倾动的。）

当时，世尊并告诉阿那律说：「你到底是怖畏王法，以及惧怕盗贼，而作为学道的人的吗？」阿那律回答说：「弗也！世尊！」佛陀告诉阿那律说：「那么，你是为了甚么缘故，而出家学道的呢？」阿那律白佛说：「我乃厌患这些老、病、死、愁、忧、苦、恼，被这些诸苦所恼之故，欲舍弃诸苦，因此之故，才出家学道的。」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这位族姓子！你的信心坚固，而出家学道的吗？为甚么世尊今天亲自说法之时，在于座上睡眠呢？」这时，尊者阿那律就从其座位站起，偏露右肩，长跪叉手，白世尊而说：「从今以后，至于形融体烂（此身腐败而死亡），终究不会再在如来之前坐睡！」

那时，尊者阿那律，用功至于晓时，都不睡眠，但是却不能除去睡眠，眼根就因此而遂损。当时，世尊告诉阿那律说：「如果过于勤加精进的话，就会和调戏盖相应（调戏盖就是掉举恶作，也就是使内心浮躁不安的烦恼，精进太急），假如又懈怠的话，就会与结缚烦恼相应（精进太缓所引起的），你现在所行的，应当要处于其中（不可太急、太缓）。」阿那律白佛说：「前次已经在如来前发誓过，现在不能又违本要（本誓）。」

那时，世尊告诉耆域（耆婆，译为活，为名医）说：「你要好好的疗治阿那律的眼根。」耆域回答说：「如果阿那律能作些小的睡眠的话，我当会治好他的眼根的。」世尊告诉阿那律说：「你可以去寢寐（睡眠）。所以的缘故就是：一切诸法都由于食而得以存，假如不食，就不能存的。眼根乃以睡眠为食，耳根则以声为食，鼻根就是以香为食，舌根是由于味而食，身根乃以细滑（触）为食，意根就是以法为食。我现在说涅盘也有食的。」阿那律白佛说：「涅盘是以甚么为食呢？」佛陀告诉阿那律说：「涅盘是以无放逸为食的，乘于无放逸，而得至于无为的。」

阿那律白佛说：「世尊！虽然说眼根乃以睡眠为食，但是我乃不堪于睡眠的。」

那时，阿那律曾依规，而缝旧的衣裳。这时，其眼根遂于败坏，而得天眼，并没有瑕秽。当时，阿那律曾用凡常之法去缝衣裳，而不能得使其缕线通过于针孔中。这时，阿那律便作如是之念：诸世间的得道的阿罗汉，当给与我（帮我）贯穿针线。

这时，世尊曾用天耳清静，听到此音声：诸世间得道的阿罗汉，当协助我贯穿针线。那时，世尊就到阿那律之处，告诉他而说：「你去拿针来，我来给你贯穿好了。」阿那律白佛说：「刚才所称说的，乃谓诸世间的人之欲求其福的人，帮我贯穿针线的。」世尊告诉他说：「世间求福的人，未能再超过于我的，因为如来对于六法，并没有厌足的一天的。那六法呢？第一就是布施，第二就是教诫，第三就是忍辱，第四就是法说、义说，第五就是将护（福佑）众生，第六就是求无上正真之道。这就是所谓，阿那律！所谓如来对于此六法，并没有厌足。」

阿那律说：「如来之身乃为真法之身，为甚么又欲更求甚么法呢？如来已经度脱生死的大海，又是脱离爱着的觉者。然而今天为甚么缘故，还要求甚么福德之道呢？」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阿那律！如你所说的，如来也知道此六法，因此，而

没有厌足的。如果当众生知道罪恶之原的身口意所行的话，终究不会堕于三恶道的。由于那些众生不知道罪恶之原之故，才会坠堕于三恶趣之中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世间所有力 游在天人中 福力最为胜 由福成佛道

（世间所有的力，游在于天人当中的，乃以福力最为优胜的，由于福德，而得以成就佛道的。）

因此之故，阿那律！应当要求方便，而得此六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三八

大意：本经叙述鸯掘摩曾杀人取指，将作为鬘，佛陀去降伏他，使他忆梵书所载的佛说灭六见法之事，终受感化而出家。依次为波斯匿王欲诛此杀人犯，在佛所而知他已出家，而愿以四事供养。鸯掘摩修苦行，终证阿罗汉果，入舍卫城，发至诚言，以救妇人的产难。在乞食时，忍受众人之打骂，佛说他已受永劫的罪报。佛陀为众示说鸯掘摩的本生因缘，末后赞称他为第一聪明捷疾智的弟子。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有众多的比丘进入舍卫城去乞食，在波斯匿王的宫门外，听闻有众多的人民，在其中举手呼唤，都称怨而说：「在国内有一贼人，名叫鸯掘魔（央掘摩罗，译为指鬘），非常的凶暴，杀害众生之类，有不可称计之多，并没有慈悲心去对于一切众生，国内的人民没有不厌患的，每日都取所杀的人之手指去作鬘，因此之故，名叫指鬘，唯愿大王您，当往去把他抓来！」

这时，众多的比丘乞食之后，都还回祇洹精舍。收摄衣钵，将尼师檀（坐具）放着在于肩上，然后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众多的比丘白世尊说：「我们众多的比丘进入舍卫城去乞食时，曾经看见众多的人民在于王宫的门外，都称怨而向王宫内诉苦而说：『现在国王您的国界内，有一个贼，名叫鸯掘魔，没有半点的慈悲心，曾经杀害一切众生（杀死很多人），人会亡、国会虚，都是由于此人而来的。再者，他乃取人的手指，去造华鬘的。』」

那时，世尊听那些比丘之语后，就从其座位站起，默然而行。当时，世尊步行而寻到那个凶贼所出没的地方。那边的那些取薪的人、负草的人、耕犁的人，以及牧牛羊的人，看见世尊将行那条路，就各自白佛说：「沙门！沙门！不可以从那条路去。所有的缘故就是：因为这条路的路边，有一介凶贼，名叫鸯掘魔，在那里出没之故。所有的人民，如欲就于此道的话，都要集十人，或者二十人，或者三十、四十、五十人，这样，仍然不得过去，都尽被鸯掘魔所擒获。而沙门瞿昙您乃独一而没有伴侣，如果您被鸯掘魔所触娆的话，就是『于事不省』（不审察其事如何，硬要去作）的了。」世尊虽然听到这些话，仍然向前而进，并不停止下来。

那时，鸯掘魔的母亲，持饮食去鸯掘魔之处。当时，鸯掘魔便作如是之念：我所要作的指鬘，手指是否已充满其数目了吗？（够不够其所须要的数目）。这时，就开始数手指，发觉并未充数（还不够），又

一再的重数时，知道唯少一人的手指。这时，鸯掘魔就左右顾视，就在觅求生人，欲取而杀害。然而顾望四边的远近处，都看不到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的师甫曾经有教言：「如能杀害其母的话，必当会生天。」我的家母现在亲自到这里来，即可以取杀她，而能得其手指来充数，就能往生于天上。

这时，鸯掘魔以左手捉住其母的头，右手则拔剑而对其母说：「小住！阿母！」这时，世尊便作如是之念：这位鸯掘魔，将作五逆罪（杀父、母、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就放眉间的相光，其光明普照于那个山林。这时，鸯掘魔看见光明后，乃对其母说「这是甚么光明照到此山林的呢？是不是国王集诸兵众，要来攻伐我身的吗？」当时，其母告诉他说：

「你现在应该要晓得！这并不是日月，或甚么火的光，也不是帝释天、梵天王的光明！」

那时，其母亲便说此偈而说：

此非火光明 非日月释梵 鸟狩不惊怖 和鸣殊于常  
此光极清静 使人悦无量 必是尊最胜 十力至此间  
于天世人中 天眼覩世界 故欲度汝身 世尊来至此

（这不是甚么火的光明，也不是日、月、帝释、梵天等光明。鸟兽都不会惊怖，其和鸣乃胜于凡常。此光明乃极为清静，使人会觉得非常的喜悦，必定是最为尊胜的十力〔佛陀具有十力〕的觉者来到这里的。在于天上、人间当中，以天眼而覩此世界，因此之故，欲来度脱你身的，是世尊来至于此的。）

这时，鸯掘魔听到佛陀的音响，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便作如是之语而说：

「我的师甫也有教诫而敕令我说：『假如你能害母，并能杀沙门瞿昙的话，必定会往生于梵天上。』」当时，鸯掘魔就对其母说：「阿母！现在且按下，待我先取沙门瞿昙而杀死后，再来吃食吧！」

这时，鸯掘魔即放其母，而去逐世尊。遥见世尊到这里来，一看如金聚，没有不照到的。他看见之后，并笑而说如是之语：「现在这位沙门必定会落在于我的手中，必定会被我杀死无疑。如有人欲过这条路的话，都皆集大众而行此道的，然而沙门却独自一人而没有伴侣，我现在当取而杀他。」

这时，鸯掘魔即拔起其腰剑，往迎于世尊。这时，世尊寻还复道而行，乃徐徐（慢慢）的步行，而鸯掘魔却奔驰（跑紧）而追逐，还而不能赶及于如来的后面。这时，鸯掘魔乃白世尊说：「住！住！（停下来！停下来！）沙门！」世尊告诉他说：「我自己已停住了！是你自己不停住而已啊！」

这时，那位鸯掘魔一边走，一边遥说此偈而说：

去而复言住 语我言不住 与我说此义 彼住我不住

（他明明走去，而又说他已停住，说我自己不停住，和我说这种义：说甚么他已停住，而我自不停住而已的。）

那时，世尊用偈回答说：

世尊言已住 不害于一切 汝今有杀心 不离于恶原  
我住慈心地 愍护一切人 汝种地狱苦 不离于恶原

（世尊说已经停住，乃不伤害于一切的，而你现在有杀害之心，乃不离开于恶的原本的。我乃安住于慈心之地，而愍护一切人，你却种地狱的苦因，不能离开于恶原的。）

这时，鸯掘魔听此偈后，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真的是恶人吗？但是我的师甫曾经对我说：『这是一种大祠（大典），能获得大果报的。如能取杀千人，用其手指去作鬻的话，就能达成其所愿。像如是

的人，命终之后，定会往生于善处的天上。假如能取杀生母，以及沙门瞿昙的话，

当会往生于梵天上。』当他正在思惟此事之时，佛陀乃作威神，使他的神识霍寤（轻快而醒悟）如下之事：「诸梵志的书籍也有如此之言：『如来出现在世间，乃是非常难遇的事，时时（常时）乃经亿或劫的期间才会出现的。佛陀如出世之后，即不度的能被度，不解脱的人能得解脱。佛陀会讲说灭除六见之法。那六见之法呢？（一）如说有我见的人，就说灭除我见之法。（二）没有我见的，也会与他讲说消灭没有我见之法。（三）说有我见、无有我见的，也会与他说消灭这种有我见、无我见之法。（四）又自观察，而说观察之法。（五）自说无我之法。（六）也非我说、亦非我不说之法。』如果为如来出世的话，就会说此消灭六见之法。再者，如我奔走之时，乃能赶上象、马、车乘，以及人民的，而这位沙门之行步并不暴疾（不快跑），可是我今天却不能赶上他，必定是如来之降世吧！」

这时，鸯掘魔便说此偈而说：

尊今为我故 而说微妙偈 恶者今识真 皆由尊威神  
实时舍利剑 投于深坑中 今礼沙门迹 即求作沙门

（世尊现在为我的缘故，而说此微妙之偈。恶者的我，现在已经认识真实的道理了，这都是世尊您的威神之力所致的。我实时舍弃此利剑，投在于深坑里面。现在要礼拜沙门您的脚下，就请求您令我能作为一沙门吧！）

这时，鸯掘魔就趋前而白佛说：「世尊！唯愿听许我作为沙门！」世尊告诉他说：「善来！比丘！」实时鸯掘魔便成为沙门，而穿三法衣。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汝今已剃头 除结亦当尔 结灭成大果 无复愁苦恼

（你现在已经剃除头发，能除灭结缚〔烦恼〕，也是当然的事。如果灭除结缚的话，就能成就大果的，就不再有愁忧苦恼之事！）

这时，鸯掘魔听此语后，实时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净（看透真理的眼光已涌现）。那个时候，世尊就引导鸯掘魔比丘回到舍卫城的祇洹精舍。当时，波斯匿王正召集四部之众（四种军队），欲去攻伐贼徒鸯掘魔。这时，王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可先到世尊之处，将此因缘实事。具向世尊表白，如果世尊有甚么教言的话，当依其言而奉行。

那时，波斯匿王就带领其四部之兵众，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一边。那时，世尊问王说：「大王！今天欲到甚么地方去？为甚么尘污你的身体，至于如是的程度呢？」波斯匿王白佛说：「我现在的国内有一位贼徒，名叫鸯掘魔，非常的凶暴，并没有半点的慈心对于一切众生，使国家陷入丘荒，人民都流徙，这都是由于此贼徒起因的。他现在乃取人而杀，将死人的手指作为鬘，这是恶鬼，而不是人，我现在就是欲诛伐此人的。」

世尊告诉他说：「如果当大王你看见鸯掘魔已起坚固的信心，已出家学道的话，大王你当会奈他之何呢？」（要怎么办呢？）王白佛说：「知道是这样的话，又当如何呢？唯有承事供养，随时礼拜他耳。但是，再说，世尊！他是一介恶人，并没有毫厘的善心，唯能杀害人耳，怎么会有此心去出家学道呢？终究不会有此道理的。」

这时，鸯掘魔在离开世尊不远的地方，正在结跏趺而坐，为正身正意，系念在于前。那时，世尊就伸出其右手，指示大王说：「这位就是贼徒鸯掘魔。」王听此语后，便怀恐怖，衣毛都倒竖起来。世尊乃告诉大王说：「不可怀恐怖的心！你可以到其前面，自当会了悟大王你的心意的！」当时王听佛陀之语后，就到鸯掘魔的面前，问鸯掘魔说：「你姓甚么呢？」鸯掘魔说：「我姓伽伽（父姓），母的名叫做满足。」这时大王礼拜其足后，坐在一边。那时大王又对他说：「能善乐于此正法当中，不生懈怠之念，而修清净的梵行，能得尽诸苦际，我当会尽形寿供养你的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的。」这时，鸯掘魔乃默然不回答。大王就从座站

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还诣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坐在于一边。

这时，王又白佛说：「不降的已使其降，不伏的已使其伏。甚奇！甚特！从未曾有的事！世尊乃能降伏此极恶的人！唯愿世尊！受命无穷，善能长养生民，承蒙世尊的大恩，得免此难（如不是世尊的话，不知要讨伐恶魔时，会伤杀许多人呢？）！国事繁多，我要回城池去了。」世尊告诉他说：「大王知道时宜！」那时，国王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回而去。

那时，鸯掘魔作阿练若之行：穿五纳衣（五种缀纳种种布料而作的衣，自会具有诸色，通说为五色，也就是五色碎段，重纳为衣之义），到乞食之时，持钵而按家按家去乞食，周而复始（始终一贯），都穿补纳的弊坏之衣，极为粗丑的。同时，也都露坐，不盖覆其形体。这时，鸯掘魔在闲静之处，自修其行时，终于完成其果行：所以族姓子（一位男人），出家学道的，乃欲修无上的梵行，而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如实而能知道。当时，鸯掘魔便成就阿罗汉果，六神通都清彻，并没有尘垢，已成为阿罗汉。

在乞食已到之时，他就穿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这时，有妇女正临产而甚难（婴孩在母胎内，迟迟不生，使母极为痛苦）。他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念：众生之类，极为苦痛，所受的苦恼没有限量。这时，鸯掘魔食后，就收摄衣钵，将尼师檀（座具）放在肩上，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鸯掘魔白世尊说：「我刚才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去乞食，曾经看见一妇人，身体重妊（难产）。那时，我便作如是之念：众生受苦恼，为甚么会至于如此呢？」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就到那位妇人之处，作如是之言而说：『我从贤圣所生已来，未曾杀生。』持这至诚之言，使这位母人（妇女）之胎，能得无他（不生意外）。」鸯掘魔回答说：「如是！世尊！」

这时，鸯掘魔就在于那一天，着衣持钵，入于舍卫城，往至于那母人之处，对那位母人说：「我从贤圣出生已来，更不杀生。持此至诚之言，使胎能得解脱。」这时，母人之胎，就得解脱（生产）。

有一时，鸯掘魔在城内乞食之时，诸位男女大小看见之后，都各各自相谓言说：「此人名叫鸯掘魔，曾经杀害众生不计其数，现在又敢在城内乞食。」这时，城内的人民，各各都用瓦石去打掷他，也有人用刀其斫他的，使他伤坏头目，衣裳都裂尽，流血污其体，就离开舍卫城，至于如来之处。当时，世尊遥见鸯掘魔的头目被伤破，流血污衣而到这边来，看见后，便作如是之言：「你现在应忍耐。所以的缘故就是：此罪乃应永劫受之。」（你所作的恶业本应难以消灭的重罪，而现在所受的苦报，可说能为重罪轻受，此生就完了！）

这时，鸯掘魔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处。那时，鸯掘魔在如来之前，便说此偈而说：

坚固听法句	坚固行佛法	坚固亲善友	便至灭尽处
我本为大贼	名曰鸯掘魔	为流之所漂	蒙尊拔济之
今观自归业	亦当观法本	今以逮三明	成就佛行业
我本名无害	杀害不可计	今名真谛实	不害于一切
设复身口意	都无害心识	此名无杀害	何况起思想
弓师能调角	水人能调水	巧匠调其木	智者自调身
或以鞭杖伏	或以言语屈	竟不加刀杖	今我自降伏
人前为过恶	后止不复犯	是照于世间	如云消月现
人前为过恶	后止不复犯	是照于世间	如云消日现
比丘老少壮	修行佛法行	是照于世间	如彼月云消
比丘老少壮	修行佛法者	是照此世间	如彼日云消
我今受痛少	饮食自知足	尽脱一切苦	本缘今已尽

更不受死迹 亦复不乐生 今正待时节 欢喜而不乱

(坚固〔认真〕的听法句，坚固的修行佛法，坚固的亲近善友，这样便能至于灭尽之处〔寂灭，涅槃〕。我本来是一介大贼徒，名叫鸯掘魔，被苦海的水流所漂游，承蒙世尊拔济于我。现在观察自归之业，也应当观察法之本，现在已经因此而逮得三明，而成就佛行之业。我在俗时的本名叫做无害，可是却杀害众生不可称计之多。现在已经名叫真谛实。已经不会伤害一切众生了。假如身口意都没有伤害的心识的话，就名叫无杀害，更何况会起思想呢?)

(如弓师，乃善能调其角度，水中之人，则善能调水，巧匠善调于木，智者则能自调其身。或者用鞭杖伏你〔打你〕，或者用言语屈你〔讽刺骂詈，来伤毁你〕，究竟已不用刀杖去对付了，我现在已自降伏自己了。)

(人类从前作过恶业，后来休止而不再犯，这叫做照明世间，有如黑云之消散，而月亮出现那样。人，从前作过恶业，后来停止而不再犯，这就是照明于世间，有如白云消散，而太阳出现那样。比丘之老幼，或者是壮年的，如修行佛法之行的话，就是照明于世间，有如那月之云之消散那样〔月出云消〕。比丘之老少壮的，假如修行佛法的话，就是照明于此世间，有如那日之云之消散那样〔日出云灭〕。)

(我现在所受的痛苦很少，饮食能自知足，已能尽脱一切苦恼，本来的业缘已灭尽，更不再受死的形迹，也不再乐于生。现在正等待时节而已，乃欢喜而不会错乱的!)

这时，如来乃印可鸯掘魔所说的偈。当时，鸯掘魔看见如来已印可他后，就从座起，礼拜世尊之足后，便退下而去。这时，诸比丘白世尊说：「鸯掘魔的往昔之时，到底是造甚么功德，今天为甚么会有如此的聪明智慧，面目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呢？又作甚么不善之行，在于今生的身上，会杀害众生之类为不可称计之多呢？又由于作甚么功德，在于今生能值如来，而得证阿罗汉果呢？」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于往昔，过去久远的时候，在此贤劫之中，有一位佛陀名叫迦叶，为如来、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迦叶如来离开世间之后，有一位国王名叫大果，在统领国界，典治阎浮提（南瞻部洲，吾人的世间）。那时，那位国王有八万四千名的宫人嫖女，但是都没有儿息。那时，大王就向诸树神、山神、日月、星宿，没有不周到的，都去向他们恳求赐一男女。那时，大王的第一夫人，其身就怀妊，经过八、九月后，便生一男儿，面貌很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这时，那位大王便生如是之念：我本来并没有儿息，经过这么久的时间，现在才生此孩儿，应当立一字，使他在于五欲之中，能自娱乐为是。

当时，大王曾召集诸群臣之能瞻相的，而告诉他说：『我现在已生此男孩，请各人给他立一个字。』这时，群臣听王的教敕后，就白王说：『现在这位太子乃极为奇妙，为端正无匹。其面有如桃华之色，必定会有大力势，现在就应当立字名叫大力。』这时，相师给与太子立字之后，就各从座起而去。当时，国王爱愍这位太子，未曾离开其目前。

这时，太子的年纪已至于八岁，曾率诸臣佐至于父王之处，去朝贺问讯。父王这时又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位太子，乃极自奇特。就告诉他说：『我现在给你娶一位息妇，你的意见如何呢？』太子白王说：『孩子现在还年幼，那里须要娉娶干甚么呢？』这时，父王就暂且停止其念，还不给与取妇。又经二十岁（到了二十岁）时，王又告诉他说：『我欲给你娶妇。』太子白王说：『不须取妇。』（我不要娶妻）。这时，父王告诉群臣及人民说：『我本来没有儿息，经过很久的期间，才生这一子。现在他乃不肯取妇，为清净无瑕的了。』那时，

大王就将这位太子转字，名叫清静。

这时，清静太子年已三十，王又敕群臣说：『我现在的年岁已经到了衰微之时代了，更没有其它的儿息，现在唯有这位清静太子，现在应该将王的高位授与太子。但是太子的为人，乃不乐于五欲之中，将怎样能治理国事呢？』群臣回答说：『应该为方便，使太子能喜乐于五欲为是。』

这时，父王就叫人椎钟鸣鼓，敕令国中的人说：『如果有人能使清静太子喜乐于五欲的话，我就会赏赐他千金，以及诸宝物的。』

那个时候，有一位女人，名叫淫种，尽明六十四变。那位女人听闻大王有教令，如果有人能使王的太子习于五欲的话，当会赏赐千金，以及诸宝物。就到父王之处，而向大王禀白说：『如能见赐千金，以及诸宝物的话，就能使王的太子习于五欲的。』父王回答说：『假如确实能如是的话，当会重重的相赐，绝不会食言的。』这时淫女白王说：『太子是寝宿在甚么地方呢？』王回答说：『在东堂之上，那边并没有女人，唯有一男儿，在那个地方侍卫太子而已。』女人白王说：『唯愿大王，敕令内宫中，不见于限遮，使我能随意出入！』

那时，淫女就在于其夜，二鼓之时，在太子的门侧，佯装举声而哭。这时，太子听有女人的哭声，便敕侍卫之人说：『这是甚么人在此哭啼的呢？』侍人回答说：『这是有一女人在门侧啼哭的。』太子告诉他说：『你赶快去问其所哭的事由吧！』（为甚么啼哭的缘故）这时，那位侍臣就去问其所哭的理由？淫女说：『我是被我的夫主所见弃之故，才会哭的！』侍臣还白太子说：『此女人乃被其夫主所遗弃的，又怕盗贼之害，因此之故，才会哭的！』太子告诉他说：『将这位女人带到象厩中吧！』把她送到后，又哭，又将其送至于马厩之中，又是在哭。太子又对侍臣说：『把她带到这里吧！』就将她带入堂中，仍然在那里哭。太子就亲自问他：『为甚么又哭呢？』淫女回答说：『太子！女人单身虚弱，极怀恐怖，因此之故，才会哭的！』太子告诉她说：『上我的床上，可以得到无畏。』这时，女人就默然不语，也不啼哭。这时，女人就脱去其衣裳，向前去捉太子，将太子抱在于其胸上，太子实时惊觉，渐渐的生起欲想。就这样的起欲心，便以身去就那位女人。

这时，清静太子，至于翌日的清旦，到其父王之处。当时，父王遥见太子的颜色，异于平常的时日。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言而说：『你现在所欲的，其事成实了么？』太子回答说：『如大王所说的。』这时，其父王乃欢喜的踊跃，不能自胜，并作如是之说：『你欲求甚么愿呢？（你有甚么欲望吗？）我当会给与你的。』太子回答说：『如要赐我所愿的话，就不可中途有后悔，这样，当求其愿。』这时大王回答说：『如你所说的，终究不会中途后悔的。你欲求甚么愿呢？』太子白王说：『大王！今天您统领的阎浮提内，您都能够自由指使的。在此阎浮提里内的诸位未出嫁的女人，都先适于我家，然后再把他们嫁出去。』这时大王说：『随你所言就是了。』大王就敕令国内人民之类而说：『诸所有女人未嫁出门的，先使她诣于清静太子，然后嫁给人。』

那个时候，其城内有一位女人，名叫须蛮，依次应到大王之处。这时，须蛮长者女，乃露形裸跣（不穿衣服，又赤脚），在于众人当中步行，也没有半点的羞耻。众人看见之后，都各相谈而说：『这位是长者之女，其名称乃远闻的望族。为甚么露形在于人中行步，和驴马有甚么不同呢？』女人回答众人说：『我并不是甚么驴马，你们这些人只是驴马而已！你们是否看见『女人还见女人』，会有相耻吗？（指大众同为女人，有甚么可耻辱呢？）在此城内的生类（人民），均为女人，唯有清静太子是男子的！如果我到了清静太子的门内时，我当会穿衣裳的。』这时，城内的人民都自相谓言说：『这位女人所说的，实在入于我的意，我们实在都是女人，并

不是一位男子汉。唯有清静太子才是男子耳。我们今天应该去行男子之法。』

这时，城内的人民，就各辨战具，都穿铠（战甲）持杖（手拿兵器），往至于父

王之处，白父王说：『我们欲求二种愿，唯见大王听许（愿大王许可我们）！』王回答说：『那二愿呢？』人民白王说：『如果大王欲存的话，就应当杀死清静太子，太子如果欲存的话，现在当应杀大王，我们已经不堪任只承事清静太子，而毁辱国家的常法的了。』

这时，父王便说此偈而说：

为家忘一人 为村忘一家 为国忘一村 为身忘世间

（为了家，而忘掉一人，为了村，而忘掉一家，为了国，而忘掉一村，为了身，而忘掉世间。）

这时，父王说此偈后，告诉人民说：『现在正是其时，就随你们之意吧！』这时，众人就将清静太子的两手反缚，带至于城外后，各人就相谓而说：『我们都同时拿起瓦石打杀他，不须要只被一人杀死吧！』

这时，清静太子临欲死亡之时，曾作如是之语，又作誓愿而说：『你们这些人民

把我狂杀（狂杀，攘乱而杀）然而这乃父王自与我之愿的。我现在受死，也不敢辞，唯有使我在于将来之世，当报此怨而已。不过我也愿能遇值真人罗汉，能够由之而速得解脱。』这时，人民就将太子活活的打杀而死，然后各自散去。诸比丘们！你们不可作不同之观，那时的大果王，岂为异人吗？就是现在的鸯掘魔的师甫是。那时的淫女，就是现在的他的师甫的妇人是。那时的人民，就是现在的八万的人民（形容很多的人）之被杀死者就是。那时的清静太子，就是鸯掘魔比丘是。他临欲死亡之时，曾作如是的誓愿，现在还来报怨，而没有一位免手者（能脱手逃离的人）。就是由于此因缘，而杀害人民无限。最后所作的誓愿，愿欲遇值佛陀，现在已因之而得解脱，而成为阿罗汉。这就是其义，你们当念而奉行！」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弟子当中，第一聪明，而捷疾之智的人，就是所谓鸯掘魔比丘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一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二

力品第三十八之二

三三九

大意：本经叙述所有的高山都各有其名，唯有仙人掘山，乃为古今同名。因为

恒有菩萨、罗汉、辟支佛、诸仙人，以及佛陀居止之故。大众应当亲近此山，应当承事恭敬，定能增益诸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外的耆闍崛山中（灵鹫山），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看见此灵鹫山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到了！」世尊说：「你们当知！在过去久远的世代时，此山更有不同之名。你们又看见此广普山吗？」（毘布罗山）诸比丘回答说：「唯然！看见！」世尊说：「你们当知！在过去久远之时，此山更有异名，和现在的不同的。你们看见白善山吗？」（般荼婆山）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世尊说：「过去久远时，此山更有异名，和现在之名不同。你们是否看见此负重山吗？」（毗富罗山）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世尊说：「你们是否看见过此仙人掘山吗？」（伊师耆利山）诸比丘回答说：「唯然！看见过！」

世尊说：「此山在过去久远之时，也是同于此名，更没有其它之名。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座仙人之山，乃为恒有神通的菩萨，和得道的阿罗汉，乃至诸仙人所居的地方，又有辟支佛（独觉）也在里面游戏（自在安乐）之故。我现在就说说那些辟支佛的名号，你们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他！有五百名辟支佛，其名如下：阿利咤辟支佛、婆利咤辟支佛、审谛重辟支佛、善观辟支佛、究竟辟支佛、聪明辟支佛、无垢辟支佛、帝奢念观辟支佛、无灭辟支佛、无形辟支佛、胜辟支佛、最胜辟支佛、极辟支佛、大极辟支佛、雷电光明辟支佛等是。这些，比丘们！这些诸辟支佛们，如果如来不出世之时，在于那个时候，在此山中，就会有此五百位辟支佛住在于此仙人山里面。如来在于兜术天上，欲来降生的时候，净居天（五那含天，色界第四禅天，为不还果的圣者所居的地方）的天子，自会到这里来相告而说：『普救世间，当净佛土（佛将降生，故应告知一切众生，将世间庄严，以便迎佛的诞生），此后二年，如来当会出现在于世间。』

那个时候，诸辟支佛们听闻天人之后，都会腾在于虚空，而说此偈说：

诸佛未出时 此处贤圣居 自悟辟支佛 恒居此山中

此名仙人山 辟支佛所居 仙人及罗汉 终无空缺时

（诸位佛陀还未出生在此世间时〔时候未到〕，这一个地方，乃为贤圣者所居住的，那些自己觉悟的辟支佛，乃恒常居住在此山中。此山的名，叫做仙人山，为辟支佛所居住的，仙人，以及阿罗汉，也是始终没有空缺的时候。）

这时，诸位辟支佛就会在于空中，燃烧自己之身，而取于般涅槃（入于寂灭，离开世界，往他界去）。所以的缘故就是：世间并没有二佛之号（不会有二佛同时降生在世间的），因此之故，而取于灭度的！如在同一商客当中，终究不会有二位导师之存在，一国里面，也没有二位国王，一佛的境界，没有二位同一的尊号（一佛土，唯一佛）。所以的缘故就是：

在过去久远之时，在此罗阅城内，有一位国王，名叫喜益，他乃恒念地狱的苦痛，也念饿鬼、畜生的苦痛。有一个时候，那位国王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恒忆地狱、畜生、饿鬼的苦痛，我现在不应该再造业而更入于此三恶道里面，现在应该尽舍国王的正位，以及妻子、仆从，由于信心坚固，去出家学道才对。

那时，喜益大王乃厌此种种的苦恼，就舍弃其王位，剃除其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去学道。就在于空闲的地方，克服自己，而观察五盛阴，观察而了悟为无常。所谓此色阴，此色之集，此色之尽，乃至痛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等，也都是如是，都观察而了知为无常。当观察此五盛阴之时，了悟诸可集之法之灭尽时，就

是寂灭之法。观察此法之后，然后乃成就辟支佛道。

那时，喜益辟支佛已成就道果，便说此偈而说：

我忆地狱苦 畜生五道中 舍之今学道  
独逝而无忧

（我恒忆地狱的苦痛，以及畜生等在五道中轮回的痛苦之事，就舍弃国王之位，在于现在出家学道，终于为独逝〔独觉〕，而没有一切的忧苦的了！）

这时，这位辟支佛就住在于那仙人山之中。比丘！当知！由于此方便，而知道在此山中，乃恒有神通的菩萨，得道的真人，以及学仙道的人居住在于其中，因此之故，名叫仙人山，更没有其它的名。假若如来不出现在此世间之时，此仙人山之中，也会有诸天恒来恭敬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此山中，纯为是真人，并没有杂错的人之故。如果弥勒佛（慈氏，当来会下生之佛）降神在世间之时，这些诸山的名，都各各会有别异，只有此仙人山，更不会有异名。在此贤劫之中（现在的住劫），此山的名也不会有异。你们，比丘们！应当要亲近此山，应当要承事恭敬，便当会增益诸功德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四〇

大意：本经叙述六情有如狗、狐、猕猴、鱧鱼、蚯蚓、飞鸟等六种动物之各有其性行那样。如果系着在于一处的话，就不得四散奔驰。假如能专精的话，则意不会错乱，魔不能侵入，诸善功德就得以成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该要专念而自修自己。怎么当专念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对于可行之时，而知道应去行，对于举动、进止、屈伸、俯仰、着衣等的法则，以及睡眠、觉寤，或者应语，或者应默等事，都能知悉其时。如果比丘的心意，又能专正的话，那位比丘的欲漏未生之时，便不会生，已经生起欲漏的话，便会消灭；未生的有漏，会使其不生，已生的有漏，能使其消灭；未生的无明漏，会使其不生，已生的无明漏，就能使其消灭。如果专念而能分别六入（六根）的话，终究就不会堕入于恶道的。

为甚么六入为恶道呢？如眼根观此色境时，或者看见为好的，或者看见为丑的，看见美好的之时，就会欢喜，看见丑恶的之时，就会不喜。如耳根之听闻声境时，所听到的不是好声，就是恶声，听好的声音时，则会欢喜，听不好的声音时，就会不喜，那些鼻根、口根（舌根）、身根、意根，也都是如是的。犹如有六种之虫（动物），其性行都各为异，所行都不相同。如有人取绳把牠们缠缚，所谓取狗、野狐、猕猴、鱧鱼、蚯蚓、飞鸟等飞禽是兽，都统统缠缚，都共系在于一处，然后放置时，那时，你就会发觉六种之虫，各有其不同的性行。

那个时候，狗子的内心，都欲赴于村中；野狐之意中，则欲趣于冢间；鱧鱼的意中，就欲趣于水内；猕猴的意中，乃欲向于山林之间；毒蛇的意中，会欲入于穴中；飞鸟的意中，定会欲飞于空中。那时的六种之虫，就是这样的各各都有其不共同的性行。

假如又有人，取这些六种之虫，系着在于一处，使牠们都不得到东、西、南、北的话，这时，六种之虫，虽然又动转，但是也不能离其故处（系缚之处）。此内六情（六根的性情），也是如是，各各都有其主，其事都为不相同，所观的为别异，或者是美好，或者就是恶丑。

那时，比丘就应系缚此六情，把它放置在于一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专一精神，意不错乱，到了这时，那些弊魔波旬，终究不能得到其便，诸善功德就能统统成就。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念念具足眼根，便能得证二种圣果，在于现法当中能得阿那含果（不还，三果），或者得证阿罗汉果的。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四一

大意：本经叙述往昔之时，有一位长者女，看见辟支佛而起欲心，向其百般挑逗。辟支佛不被所动，且掏舍其眼目来说明六根之不牢固，为有漏不净，都为无常，同时现十八神变。长者女依其教而得生梵天，而修无常想。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波罗捺的鹿野园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思惟无常之想，广布无常之想。如已思惟无常之想，广布无常之想的话，就能除欲爱、色爱、无色爱，能尽断憍慢、无明。为甚么缘故呢？」

如往昔久远的世代之时，有一位辟支佛，名叫善目，他的颜貌非常的端正，面如桃花之色，视瞻审谛（端严身心），其口乃放优钵华之香，其身则作栴檀之气。那时，善目辟支佛到了食时，着衣持钵，进入于波罗捺城内去乞食。渐渐的行到大长者之家，在于门外，默然而站立在那里。这时，长者之女遥见有一位道士站立在于门外，为一端正无双，颜貌殊特，是世间所希有的人，尤其是口中能作优钵华香，身体放出栴檀之香，看见之后，对他生起欲心，就向那一位比丘之处，而作如是之说：『看起来，您是非常的端正，面如桃花色，世间所希有的男人！而我是一位处女，可说也是端正的人，我们可以共为合会（生活在一起）。同时，我的家中有饶多的珍宝，资财为无量。你作沙门，实在是很困苦的事啊！』

这时，辟支佛问她：『大妹！妳现在到底是染着我的甚么地方呢？』长者女回答说：『我现在正爱着您的眼色，同时您的口内能作优钵华香，身也能作栴檀之香。』

这时，辟支佛就舒其左手，用右手去挑自己的眼睛，放在于手掌内，而告诉她：『妳所爱的眼，就是这样的。大妹！今天还着于甚么地方呢？这乃如痈疮，并没有一可贪之处，而且此眼睛当中，也是有漏不清净的。大妹！当知！眼睛有如浮泡，也为不牢固的，是幻伪而非真实，会诳惑世人的。那些耳、鼻、口、身、意，都同样的均为是不牢固，会欺诳而不真的。口是唾物之器，所吐出的都是不净之物，纯含白骨的。身乃为苦的器物，为磨灭之法，都恒盛臭物之处，为诸虫所扰的，也如画瓶，内中盛着不净之物。大妹！妳今天到底还爱着于甚么地方呢？因此之故，大妹！应当要专一其心，思惟此法为幻伪不真的。如果大妹妳能思惟眼根与色境都为无常的话，则所有着欲之想，自会消灭的。也思惟此耳、鼻、口、身、意等根，统统

都是无常的，能思惟这样的话，则所有的欲意自当会消除，思惟六入都是这样的话，便不会有爱欲之想了。』

这时，长者女便怀起恐惧之心，就趋前去礼拜辟支佛之足，然后白辟支佛说：『从今已后，我要改过修善，更不再兴起欲想了。唯愿受我悔过。』像如是的再三声明，说她要忏悔修行。

辟支佛回答说：『止！止！大妹！这并不是你的罪过，是我的宿世之罪。因为受此身形之故，才会使人一见而起爱欲的情意的。应当要熟观人的眼根：此眼并不是我，我也不是其所有，也不是我所造的，也不是其所为的，乃从于无有之中而生的。既然有，便自会坏败，也不是往世（过去世）、今世、后世的，都是由于合会的因缘的。所谓合会因缘，就是说：缘于如是，而有了如是，此起时，就会起，此无时，就会无，此灭就会灭。耳、鼻、口、身、意，也是如是，都均为是空寂。因此之故，大妹！不可爱着于眼色！由于不爱着于色之故，便会至于安隐之处，就不会再有情欲。像如是的，大妹！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辟支佛给与那位女人讲说四非常之法后，就升在于虚空中，在那里现十八变的神通，然后还归其所止住的地方。

那时，那位女人观察眼、耳、鼻、舌、身、意，了知为一无所有，便在于闲静的地方，去思惟此法。那位女人又更思惟六情乃为无主，就这样的证得四等心（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平等缘于一切众生故名），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往生于梵天上。比丘！当知！如果能思惟无常想，能广布无常想的话，就能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憍慢、无明，都通通能得除尽。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四二

大意：佛陀为波斯匿王开示以法治化的话，能生天上，死后名称会不朽。身在天上时，能增天寿、天色、天乐、天神足、天豪、天光等六功德。其次为王赞佛之大功德，应受人礼拜。末后佛教大王应常发心向于佛，并敕诸比丘当供养、讽诵、演义大王之所说。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波斯匿王告诉御车的人说：「你现在去办理那羽宝的车辆，我欲出外去游观。」这时，那人受王的教敕后，就去办理那一辆羽宝的车辆，然后回来禀白大王说：「已经严驾羽宝之车了，大王宜于知时。」

波斯匿王就带此人出于舍卫城，至于那个园观。大王观察其园里面的诸树木，都没有声响，也没有人民在里面，都寂然而空虚。看见之后，便忆起了如来所说的诸法之本。这时，那位御者在于大王的后面，执扇而为大王扇风，大王乃对他说：「此园里面的果树木均没有声响，也没有人民在里面，非常的寂然而空虚。我现在欲邀请如来、至真等正觉在这里游化，但是却不知道如来现在住在于甚么地方，我欲去亲见而邀请他。」

侍御的人回答说：「释迦种族有一个村邑，名叫鹿堂（弥娄离，译为吉祥，释氏的城邑名），如来现在于那个地方游化。」波斯匿王告诉他说：「这个鹿堂城离开

这里为近或远呢？」（离此有多远？）侍御的人白王说：「如来现在所住的地方离开这里不远，算起来，其里程约为三由旬。」

这时，波斯匿王告诉他说：「赶快去办理那辆羽宝的车辆，我现在欲去拜见如来。」当时，那人受王的教令后，即去办理驾车，趋前白王而说：「车辆现在已严驾好了，大王知道其时。」王就乘车去那个村邑。

那时，众多的比丘们在于露地经行，这时，大王就下车至于众多的比丘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住在于一边。这时，大王白比丘们说：「如来在甚么地方，我欲拜见他。」众多的比丘回答说：「世尊住在于此讲堂里面，可以去见他，不甚困难的。然而王如欲进去时，应慢慢的举足而行，不可有声音。」这时，波斯匿王曾还顾去看一下那位侍人，当时，侍人便作如是之念：大王现在应独与世尊相见，我应该在这里等候。

这时，大王就独自前往世尊之处。那时，世尊曾用天眼观见波斯匿王站立在于门外。这时，世尊就从座起，去给大王开门。大王看见世尊后，就行头面礼足之礼，自称自己的姓名而说：「我是波斯匿王。」就三次自称其名。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就是一位国王，我现在是由释种而出家学道。」（都是互通名姓的礼仪之叙述，以下同）。这时大王白佛说：「唯愿世尊，延寿无穷尽，好使天、人都得安隐！」

世尊告诉他说：「使大王当应延寿无尽，以正法治化，不可用非法。那些用正法去治化的人，都往生于天上善处，假如命终之后，其名称都为不朽。都被世人所传而说：『往昔之时，有某国王，乃以正法治化，未曾有冤枉人。』假如有人民住于此王的境界，称叹王的功德，思忆而不忘的话，王身就会在于天上而增益六事的功德。那六事呢？第一就是天寿，第二就是天色，第三就是天乐，第四就是天神足，第五就是天豪，第六就是天光。因此之故，大王！应当要用正法去治化，不可以用非法。我今天的身上有这些功德，应该能受天人的恭敬礼拜的。」

王白佛说：「如来的功德，应受人的礼拜。」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为甚么说如来应受人的礼拜呢？」王白佛说：「如来有六种功德，应得受人的礼拜。那六种呢？（一）如来的正法，乃甚为和雅，为智者所修行的，这就是所谓如来的初功德，可以奉事，可以恭敬的。（二）又次，如来的圣众乃极为和顺，每一法都成就，所谓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所谓圣众，都为四双八辈（四向四果），这就是如来的圣众，为可敬、可贵的，为世间的大福田，这是所谓的第二功德。

（三）又次，如来有四部之众，所施行之法，都皆能习行，更不重受而触扰如来的，这就是所谓如来的第三功德。（四）又次，世尊！我曾经看见刹利之姓，及婆罗门、居士、沙门等人之高才盖世的，都来集在一起而议论说：『我们应该将此论去往问如来，假若那位沙门瞿昙，不能回答此论议的话，就会有缺点的，倘如能回答的话，我们就应当称赞其善。』这时，四姓就到世尊之处，而问起此论，或者也有默然不发言的。那个时候，世尊就和他们说法，他们听法之后，更不再问甚么事了，更何况欲与如来论议呢？都师事于如来，这就是所谓如来的第四功德。

（五）又次，诸六十二见的见解，都是欺诳世人，都不解正法，都由于此而致于愚的，然而如来乃能除此诸邪见之业，而修习其正见，这就是所谓第五种的如来的功德。（六）又次，众生的身、口、意如果行恶，但是如果他在命终之时，能忆念如来的功德的话，则能离开三恶趣，而得生于

天上，就是极恶的人，也能得生于天上，这就是所谓第六种的如来的功德。凡是有众生拜见如来之后，都会起恭敬之心，而供养如来的。」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大王！乃能在于如来之前，作如是的师子吼，而演说如来的功德。因此之故，大王！应当常恒的兴起其心（发心），向于如来。像如是的，大王！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世尊和波斯匿王说微妙之法，使他欢喜。这时，大王听佛说法之后，就从其座站起，礼世尊之足后，便退下而去。大王去后不久之时，佛陀乃告诉比丘们说：「你们应当持此法而供养，应善于讽诵而念念不忘。所以的缘故就是：此为波斯匿王所说的之故。你们也应该要和四部众广演其义。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四三

大意：本经叙述毗舍离城内充斥鬼神，害人于死，都希望佛陀能来除其苦厄，然而佛已先受阿闍世王之请，在王舍城结夏。依次而述毗舍离城的长者依佛的授意和方法，取得阿闍世王的同意，佛乃往救其城民。佛陀因二千五百宝盖来遮之事，以及应阿难之问，而说自己的本生谭：往昔为王，曾以一盖，去覆辟支佛的神寺，并劝人供养诸佛。其次为佛陀在毗舍离城，而鬼神即驰走，人民则得安隐之事。最后为输卢比丘尼降伏六师外道，佛赞她为能伏外道的第一比丘尼。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成（王舍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阿闍世王告诉群臣说：「你们赶快去驾驶羽宝之车来，我欲去拜见世尊。」这时，群臣受王的教敕之后，就去驾驶那羽宝之车，然后趋前而白王说：「严驾已办好，王宜知时。」

这时，王就乘宝羽之车，到达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阿闍世王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受我的邀请，在于罗阅城这地方，行九十日的夏坐（结夏安居三个月）。」那时，世尊乃默然而接受大王的邀请。这时，王见世尊已默然受请之后，就从座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下而去。当时，阿闍世王即随时供养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

那个时候，在毗舍离城内，有恶鬼神充斥，人民被害死的乃不可称计之多。在一日当中，死亡的人，为百之数，鬼神罗刹都充满其城内。人的面目一变而为黄色，或者经过三、四天就死亡的。这时，毗舍离的人民都很恐惧，都集在于一起，而共相议论说：「此一大城内本来乃极为炽盛，士人都很丰熟，都富乐无限，有如那帝释天所住的天宫。但是今天却被这些鬼神所害，都尽当死亡，一变而为丘荒，有如山野那样的了。到底那一人能具有此神德，可以来除却如此的灾患的呢？」

这时，人民都各自相谓而说：「我们听说有一位沙门瞿昙，所到的地方，那些众邪恶的鬼神，都不得娆近。如果这位如来能到这里来的话，这些诸恶鬼神，就会各自驰散的。但是这次世尊乃在于那个罗阅城居住，为阿闍世王所供养，恐怕一时不能到这里来游化的。」

又有人说：「如来乃具有了大慈悲之心，能愍念众生，能遍观于一切，那些未得度的，能使他得度，并不舍弃一切众生，如母之爱其子那样。假如有人去邀请的话，如来便会到这里来，阿闍世王终皈

不能留住他的。然而谁能堪任到阿闍世王的国界，去向世尊禀白而说：『我们的城内，

这次遭遇这种困厄，唯愿世尊！慈愍屈顾！」呢？」

那时，有一位大长者，名叫最大（摩诃利优婆塞），也集在于群众内。这时，众人就对长者说：「我们曾经听说过：沙门瞿昙所到的地方，所有的恶鬼都不能加害。如果如来能到这里的话，便能除却这些灾患。你可以到世尊之处，将此事具白世尊，使此城廓能得永远存在。」这时，长者乃默然而听从众人之语，就从其座位站起，回到其家内。到达其家后，就办道路的行具（将出门的道具），领诸使人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

这时，长者白世尊说：「毗舍离的城内的人民，现在遇到这种灾患，人民之类，死亡的乃非常的多，推算起来，在那城中一日之内，连车而载尸体，动辄为百位之数。唯愿世尊！垂愍接度，使残余的人，都能拔择而在于安隐之处，使人得到无为（无事）！又闻：世尊所到的地方，那些天、龙、鬼神，都不敢娆近。愿垂屈顾，到达该城内，去度那些人民，使人民都能在于安隐之处，而无事无为！」

世尊告诉他说：「我现在已经接受罗阅城的阿闍世王之请了。诸佛世尊所言的不能有二。假如阿闍世王能得听许的话，即如来当会去的。」最大长者白佛说：「此事非常的困难，阿闍世王一定不会放如来到他国去的。所以的缘故就是：阿闍世王对于我们的国家，并没有毫厘的善意，都长夜在求方便，欲害我国的国民的。假如当阿闍世王看见我的话，就会把我抓去杀死，更何况怎能得到向他陈述此事呢？如果听到我国的人民都被鬼神所害的话，就会欢喜无量的。」

世尊告诉他说：「不可怀恐惧之心，你现在可到王所，而白此事而说：『如来前曾记菟王身之事，终无虚妄，所言为不二的（确实是这样的）。父王并没有罪，而把他伤害，本来当会生于阿鼻（无间）地狱之中，应经历一劫之久的。但是今天已能离开这种罪报，而改其过去的不是，在于如来之法中，信根成就，而缘于这种德本，得以消灭此罪报，永远不会有余，在于今身命终之后，当会生于拍球地狱之中，在那里命终之后，当会生在于四天王天上，在那里命终之后，会生于艳天上（夜摩天，时分天，第三层天），在艳天上命终之后，会生于兜术天（知足天，第四层天），依次为生于化自在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又会依次而还回来生于四天王天中。」

大王！当知！在二十劫当中不会堕于恶趣，都会恒在于天与人当中而生。最后受身的那一次，会由于信心坚固，而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去出家学道，名叫做除恶辟支佛。』那位大王听你代佛所说的这些话后，便当会欢喜踊跃，而不能自胜的。他当时一定会对你说如下之语的：『就随你所求的要愿吧！我不会有违异的！』」

这时，长者白世尊说：「我现在当持世尊您的威神，到那位大王之处去就是！」就从其座站起，行头面礼足之后，往至于那位国王之处。

那时，阿闍世王和诸群臣都在于高殿上面，正在谈论国事。这时，大长者就到了王前。大王遥见大长者来到，就对群臣说：「如果此人到这里来的话，你们将如何的处置他呢？」有的说如是之言：「我们当把他作五兀之刑（斩断手足等为五处）。或者说：「当梟其首。」阿闍世王说：「你们就催取而杀死他，不须要来见我好了。」

这时，长者在遥处听到他们的这些话后，乃极怀恐惧之心，寻时高声而发出如下之语而说：「我是佛陀所使而来的。」大王听到佛音之后，实时下座，右膝着在地上，向如来之处，问那位长者说：「如来有甚么教令呢？」

长者回答说：「世尊记菟圣王您，并不会虚妄，所吐出的言教，终不会有二。如来说：『王取父王而杀害，由于此罪，本来应当会堕入于阿鼻地狱之中，会经历一劫之久。然而大王乃能在于如来之处及时改过，因此之故，如逝世后，当会生于拍球的地狱中，在那个地方命终之后，当会往生于四天王之中，展转而生于他化自在天中。然后又依次而还生来至于四天王中，在二十劫当中不会堕于三恶趣，都流

转在于天上与人间之中。最后一次的受身，乃以信心坚固，去出家学道，名叫除恶辟支佛，出现在于世间中。』」

王听此语之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告诉大长者说：「你现在有甚么欲求之愿吗？我当会给与你的。」长者白王说：「所求的愿，请大王不可见违！」阿阇世王告诉他说：「你现在但说求甚么愿，我不会违异的。」

长者就白王说：「毗舍离城内的人民遇灾，乃被鬼神所害，不计其数。现在那些罗刹鬼神，乃极为暴虐的。唯愿大王听放世尊到达那个国界，使那些鬼神都各各驰散！所以的缘故就是：我们曾经听过：如来所到的地方，诸所有的天、龙、鬼神，都不能得到其便的。唯愿大王能听许世尊，降临那个国界！」王听此语后，便作一长叹息，然后告诉长者说：「此愿乃为极大的愿，并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你如果对我要求城廓、村落、国财、妻子的话，我都不会吝惜。我并想不到你会要求屈顾世尊（叫我允许佛陀到他国去）之事。但是我既先有所言，定许你的愿求了，故不能食言，现在就随你的意吧！」

这时，长者极怀欢喜，就从座起，辞退而去，就到世尊之处，向世尊禀告说：「阿阇世王已许允世尊到于那个国界去之事了。」世尊告诉他说：「你就先行回去，如来自当会知道时宜的。」这时，长者头面礼足，遶佛三匝后，便退而去。

当时，世尊在于清旦之时，率领诸比丘众，被他们前后围遶，出离迦兰陀竹园之处，往诣于毗舍离城。那时，阿阇世王在高楼的上面，以及有一位持盖的人在那里。那时，大王遥见世尊向那个国界而去，就自叹息而告诉左右的人说：「我们都被这位长者所欺，我现在又活的有甚么用呢？为甚么致使如来出此国界呢？」

这时，阿阇世王乃三声无奈，就叫人持五百个伞盖，去送给世尊，恐有尘垢之坌身。罗阅城内又有五百宝盖，跟从在如来之后。这时，释提桓因知道世尊的心中思念，就又以五百宝盖在于虚空中，恐有尘土坌给如来之身之故。同时，诸河神又持五百宝盖在于虚空中。这时，毗舍离城的人民之类，听闻世尊今天当会进入于城内，就又持五百宝盖，趋前去迎接世尊。那时，计有二千五百个宝盖，正悬在于虚空中。

那时，世尊看见这些宝盖之后，实时便笑。有如此的诸佛世尊的常法：假若如来有笑之时，在其口中便会有五色光明之出现，所谓青、黄、白、黑、赤是。侍者阿难看见此光明之后，便作如是的思惟：这是会有甚么因缘呢？假若世尊发笑之时，必定是有因缘的，事情必定不会唐尔（不是虚妄的）。

这时，阿难乃长跪而又手，白世尊说：「如来终究不妄笑的，一旦有笑的话，必定当会有因缘的。」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看见此二千五百个宝盖，以供养如来之事吗？」阿难白佛说：「唯然！看见！」世尊告诉他说：「如果如来不出家学道的话，当会在于二千五百世当中作为转轮圣王，去治化人民的。由于如来已出家学道，更不受此宝盖的。」

阿难！当知！在过去久远之时，有一位国王，名叫善化治，在于蜜絺罗国，用正法治化，为接纳有方，而统此阎浮的里地，并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人。那时，那位国王有八万四千位的夫人嫫女，都是刹利的种姓。第一夫人名叫日光，并没有儿息可以为继嗣的人。

这时，大王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统此阎浮里地，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儿息。便向诸山神、树神、天地神明去求有儿息。因此，未经过数日之间，夫人便怀妊。这时，日光夫人白大王说：『大王！当知！我现在觉知有娠，宜自保护。』又经过八、九个月，乃生一男儿，颜貌端正，面如桃花之色。夫人看见之后，极怀欢喜，就带他去见大王。王看见之后，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八万四千夫人，看见太子之出生，也各自欢喜。

这时，国王召集诸群臣、国师、道士，叫他们为太子瞻相，并令他们为太子立字，使世人能得称传。那时，相师前白王说：『现在所生的这位太子乃极为端正，和世人

有异，便是看见过的，没有不爱念。现在应当给他立一名号叫爱念。』自从已立名字之后，各人就还回其所在地。这时，国王乃爱念这位太子，并未曾离开过其眼目。曾为太子盖起三时讲堂（夏、冬、雨时所适住的楼阁。）又投娼女充满在其里面，和王太子共相娱乐。

那时，太子便作如是之念：此中的娼女，是否会常存而不离开世间，也不会变易的吗？但是经观察而知道那些众人当中的人，都均为是无常的，并没有人会常存于世间的，都均为是幻伪，并没有真实。这些人都会使人民之类起染着爱乐之心，皆不能知道远离。我现在又用这些干吗？应该舍弃她们，而去学道才是。这时，爱念太子就在那一天，剃除其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去学道。寻即在于其夜，断诸结缚，思惟有集之法（有造作构想之法，也就是生灭变易之法），均为是磨灭之法，而成为辟支佛（独觉、缘觉）。成就辟支佛后，便说此偈而说：

欲者无常法 变易无实定 知此为大患 独游不与俱

（欲乃为是无常之法，是会变易，并没有其实定的定性的。觉知此欲就是大灾患，就能独游自在，再不会和它来往的了。）

这时，辟支佛说此偈后，就飞在于虚空中，环遶那蜜絺罗城三匝。当时，国王在于高殿之上，和诸宫人共相娱乐时，曾经

看见辟支佛绕城三匝之事，乃极怀欢喜，不能自胜，而说：『我现在这位太子，腾在于虚空中，有如那些飞鸟那样。』国王并不知道太子已为辟支佛，就告诉太子说：

『儿啊！现在应下来到了这宫殿上，和我共相娱乐吧！』这时，阿难！那位辟支佛就依王的口令，寻即降下至于宫殿上，乃欲度其父母之故。当时大王对他说：『太子！

今天为甚么缘故穿此娼女的衣服？又剃除须发，和平常的人有所不同呢？』辟支佛回答说：『子（太子自称）我现在所穿的乃甚为奇雅，并不是常人所习的。』这时大王对他说：『为甚么缘故不至于宫中呢？』辟支佛说：『从今以后，已不再习于欲，

也不乐于此五欲之中了。』这时大王对他说：『如果不喜欢于五欲之中的话，可以住在我的后园中吧！』

那时，国王就自至于后园中，叫人在那里造立屋舍。这时，辟支佛欲度其父母之故，便住在于那园馆之中，接受大王的供

养。经历数时之后，便进入于无余的涅槃界，而般涅槃（寂灭、离世）。大王即取舍利（遗骸）而耶维他（荼毗、火葬），然后在那个地方建立一大神寺。大王又在于余

日到了该园中去观看，看见那神寺，彰落坏败（年久失修）。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念：这是我的儿子的神寺，现在已凋坏。这时，国王就用自己所用的宝盖，盖覆

在其神寺的上面，都是由于爱心未尽之故。

因此之故，阿难！不可以作如是之观。因为那个时候的善化王，即是我身之故。

当时，由于其儿子的缘故，而以一盖覆盖在其神寺上，缘于此德本，而流转于天、人之间，数百千变，而为转轮圣王，或者为帝释，为梵天。我在于那时，并不知道

他是辟支佛，如果我知道他是辟支佛的话，其福德乃不可以称量的。如果如来不成就无上正真道的话，就更会有二千五百变，而作为转轮圣王，去治化天下的。但是

因为已成道之故，现在有此二千五百

盖，自然应现。这就是所谓，阿难！所谓缘于此因缘，如来才会发笑的！能承事诸佛的话，功德乃能如是，为不可以称计的。因此之故，阿难！当求方便，去供养诸佛世尊。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这时，世尊领诸比丘大众，往诣于毗舍离城，住于城门中，便说此偈而说：

今以成如来 世间最第一 持此至诚语 毗舍离无他

复以至诚法 得至涅槃界 持此至诚语 毗舍离无他

复以至诚僧 贤圣众第一 持此至诚语 毗舍离无他

二足获安隐 四足亦复然 行道亦吉祥 来者亦复然

昼夜获安隐 无有触烧者 持此至诚语 使毗舍无他

(现在由于成就如来的果证，是世间当中最为第一的人，持此至诚之语时，毗舍离城内就不会有其它的祸患〔由于佛宝的加护之故〕。又用这至诚之法，而得证于涅盘界，持此至诚之语时，毗舍离城内，就会没有其它的灾厄〔法宝的加护〕。又用这至诚之僧，是贤圣众当中的第一人，持此至诚之语的话，毗舍离城就不会有其它的恶运灾难〔僧宝的加护。以上为念佛、念法、念僧之力，而能解除鬼怪的作乱〕。二足〔人类〕的能获得安隐，四足〔其它众生，如六畜等禽与兽〕的也同样的能获得平安。行道而去的人〔行路的人〕，也得到吉祥，到这边来的人，也一样的有安好的事情。不管是白天，或者是夜间，都能获得安隐，并不会有什么触烧之事。持这些至诚之语的话，就能使毗舍离城内不再有任何其它的灾变的了！)

如来说此偈语（等于是咒语）之后，这时，在那个城内的罗刹（暴恶鬼）、鬼神（凶神煞鬼）都各自驰走，不能安住在于其原来所住的地方，更不再进入于毗舍离城内，诸所有罹患疾病的人，都各得除愈。

那时，世尊游化在于猕猴池之侧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都承事供养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都随着其贵贱（富贵出多，贫贱出少，或力量），而各来饭佛（供佛），以及比丘僧。同时也受八关斋戒（五戒加6.涂饰华鬘舞歌观听、7.眠坐高广严丽床上、8.食非时食等戒。此中离非时食，是斋法，故总名八戒斋），都不失去其时节。这时，毗舍离城内，有六师（以王舍城为中心，而各拥有好多的徒弟，以博学诡辩而有名的六位外道的大师），在那里游化。所谓六师，就是(一)不兰迦叶（富兰那迦叶。否认果报的偶然论者）、(二)阿夷端（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唯物，断灭论者）、(三)瞿耶楼（末伽梨瞿舍梨，宿命论者）、(四)波休迦梅（婆浮陀伽梅那，机械论者，如以他的见地，来说其它的事）、(五)先比卢持（散若夷毗罗梨沸，诡辩论者）、(六)尼捷子（苦行、裸形的外道）等人是。这时，六师曾集在于一处，而作如是之语

说：「现在这位沙门瞿昙住在于这毗舍离城内，已得人民的深信供养，然而我们却返而不被人民所供养。我们应该到其住处，和他论议真理，到底是谁的会得胜，谁的为不如？」

不兰迦叶说：『诸所有的沙门、婆罗门之不受他语的，则方便而致诘难：这并不是沙门、婆罗门之法。然而这位瞿昙沙门乃不受他语，就该方便致于诘难。但是我们那能与与他论议呢？』阿夷端发言说：「世间并没有所谓布施，没有受施者，也没有给与者（布施无因果报应），也没有今世、后世等众生之类，也没有善恶的果报

（一切都断灭，没有前后的关系）。」瞿耶楼发语说：「在于恒河之侧杀害人民不计其数，积堆其肉如山，而又在恒河的左边作诸功德，缘于此，都没有善恶的果报（都是宿命注定）。」

波休迦梅发言说：「假如在恒河之左，行布施持戒，随时供给穷困之人，不使其有所缺乏，也同样的并没有这种福报的。」先比卢持发言说：「没有所谓言语，也没有言语的报应，唯默然为之快乐。」

尼捷子说：「有言语，也有言语的果报的。沙门瞿昙也是人，我也是人。瞿昙有所知道的，我们也同样的有所知，沙门瞿昙有神足，我也同样的有神足。如果那位沙门现一种神足的话，我们当现二种神足；假如他现二神足的话，我就要现四神足；他如现四神足的话，我就现八神足；他现八神足，我就现十六神足；他如现十六神足的话，我就现三十二神足。我会恒使增多，终不会被其所屈伏的，实足够和他角力的。假如他不接受我们的论议的话，就是他的罪咎，人民如听到此消息之后，就不会再去供养他，我们便能得到人民的供养的。」

像如是的，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尼曾经听到如下之语：「六师外道曾聚集

在于一处，生此论本而说：『沙门瞿昙不接受他人的论议，我们足够得胜的了。』」这时，这位输卢尼比丘尼，则飞在于虚空，向那些六师，而说此偈说：

我师无等伦 最尊无过者 是彼尊弟子 名曰输卢尼  
汝设有境界 便与我论议 我当事事报 如师子掩鹿  
且舍我尊师 本无如来者 我今比丘尼 足能降外道

（我的师甫乃为没有等伦的佛陀，为最尊而没有能超过的人。我是那位最尊的弟子，名叫输卢尼比丘尼。你们如果有甚么境界的话，便和我论议好了。我当会针对每一事来回答你们的，有如狮子之掩鹿那样之容易的。且舍置我的尊师不谈，根本没有如来在这里，我现在以比丘尼的身份，就足够降伏你们这些外道的了。）

当时，这位比丘尼说此语后：六师外道尚且不能仰视她的颜色，何况敢和她论议呢？这时，毗舍离城的人民之类，遥见那位比丘尼在于虚空中，将和六师外道论议，但是六师外道却不能回答她。看此情形后，各各都称庆，都欢喜无量而说：「六师今天乃屈折于那位比丘尼！」这时，六师乃极怀愁忧，就出离毗舍离城而去，更不再入于该城。

这时，众多的比丘听闻输卢比丘尼和六师共论而得胜的消息后，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就将这些因缘，具其世尊。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输卢比丘尼有大的神足，有大的威神，又有智慧而多闻。我曾常常生起此念：更没有人能和六师共论的人，唯有如来，以及这位比丘尼而已！」那时，世尊并问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看见其余的比丘尼能降伏外道，如这位比丘尼的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

世尊告诉他们说：「诸比丘们！我的声闻中，第一比丘尼，能降伏外道的人，就是所谓输卢比丘尼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四四

大意：本经叙述如染着于六情的话，就曾流转于生死；假如能思惟为不净的话，就能得见道迹。因此，当求方便，灭此六情的感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六种细滑（感触）更乐（纳受）之入。那六种呢？所谓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就是所谓的六入。凡夫的人，如果眼根看见色境时，便会生起染着之心，不能舍离。他既见色之后，就会极起爱着而不放，而流转于生死中，并没有解脱之时。六情也是如是，会起染着之想，其意不能舍离，由是而流转，而没有解脱之时。」

假如为世尊的贤圣的弟子的话，则眼根看见色境之后，也不会生起染着，也没有污心，即能分别此眼根乃是无常之法，乃是苦、空、非身（无我）之法。六情也是如是，并不会起染污心，而能分别此六情为无常，为苦、为空、为非身（无我）之法。当他思惟此义之时，便能获得二种果报，在于现法当中得阿那含（不还，三果），或阿罗汉果的。

犹如有人极饥之时，欲修治谷麦，而扬治，使其净洁，然后取而饮食，去除去其饥渴那样。贤圣的弟子也是如是，对于此六情，都思惟为污露不净，因此，即成道迹，而入于无余的涅槃界。因此之故，比丘们！当求方便，去灭除此六情。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二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三

### 等法品第三十九

概要：本品叙述知法、知义、知时等七法，依次为：以昼度树的七喻来譬喻贤圣的弟子之事，七事水喻之人，圣王之七法，七识的住处、七觉意、转轮圣王的七宝之事，其七宝成就之相，童真迦叶的证悟，满愿子之为舍利弗说明七车之喻等。

### 三四五

大意：本经叙述如能成就知法、知义、知时、自知、知足、知入众、观察众人等七法的话，就能得尽诸漏，便能在于现法当中受乐无穷。当求方便，去成就此七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能成就七法的话，就能在于现法当中受乐无穷，欲得尽诸有漏，便能获得。那七法呢？于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比丘能知法、知义、知时，又能自知，又能知足，又能知道入于大众当中，能观察众人，就是所谓的七法。」

甚么叫做比丘之知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知法就是所谓知道契经、祇夜（重颂）、偈（孤起颂）、因缘、譬喻、本末、广演（论议）、方等、未曾有、广普（无问自说）、授决（受记）、生经（本生）。如果有比丘不知道法的话，就是不知道此十二部经，这乃不是比丘。由于其比丘能解了法之故，名叫做知法。像如是，就是比丘之解了于法的了。

甚么叫做比丘之解了义呢？于是，比丘们！知道如来的机趣，解了深义，并没有半点的疑难是。如果有比丘不能解了深义的话，这乃不是比丘，由于其比丘能了知深义之故，才名叫做解义的。像如是，就是比丘之能分别义。

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其时节呢？于是，比丘们！所谓知道其时节，就是说：可修观的时候，便去修观，可修止的时候，便去修上，可以默然，就知道应默然，可以行，就知道去行，可以诵，就知道去诵，可以授之于前人时，便去授之于前人，可语之时，就知道而语。如果有比丘不知道这些事，而不知道止、观，进、止之宜的话，这乃不是甚么比丘。假若又有比丘知道其时节，而不失去其时宜的话，就名叫做随其方宜。像如是的，就是比丘之知其时节。

甚么叫做比丘之自能修己呢？于是，比丘们！能自知修己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有此见闻念知，有如是的智慧，行步进止，都恒随正法。』如果有比丘不能自知智慧之宜，不能知道出入行来的话，这乃不是甚么比丘，由于其比丘能自修己进止之宜之故，才名叫做自修己行。这就是所谓比丘之能自知己的了。

甚么叫做比丘之自知知足呢？于是，比丘们！能自筹量睡眠、觉寤、坐卧、经行、进止之宜，都能知知足（知量）。如果有比丘不能知道这些话，就不是甚么比丘，由于其比丘能解了这些法之故。才名叫做知足。像如是的比丘，名叫知足。

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入于大众呢？于是，比丘们！能分别大众，知道这是刹利种，这是婆罗门众，这是长者众，这是沙门众。我应当以此法，而适宜于那些不同的大众当中，可以语，可以默等事，都能知道。如果有比丘不知道入于大众的话，就不是甚么比丘。由于其比丘能知道入于大众之故，才名叫做知道入众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之知道入于大众是。

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众人的根元（胜劣）呢？比丘！当知！有二种人。那二种呢？其中或者有一人，欲往至于园中去亲觐比丘，其中的第二人，不喜欢于往至于比丘之处去亲觐见他。欲至于园中去亲觐比丘的那一种人，此人就是最为上的了。比丘！又有二种人。那二种呢？其中的一人虽至于比丘之处，然而不问讯时节。其中的第二人，也不往至于寺中去拜见比丘。那一位至于寺中的人，为最第一的。

比丘！又有二种人。那二种呢？其中的一人，至于比丘之处去问讯时节，其中的第二人，并不至于比丘之处去问讯时节。那位至于寺中的人，就是最尊第一，是超出于那人之上。比丘！又有二种人。那二种呢？其中一人至于比丘之处，至心（专心一意）的听法，其中的第二人并不至于比丘之处，不至心一意的听法。那位至心的听法的人，在那些人中，乃最为第一。

比丘！又有二种人。那二种呢？其中有一人能观察法，能受持讽诵，其中的第二人不能受持讽诵。那位能受持讽诵的人，在于这些人当中，乃最为第一的。比丘！又有二种人。那二种呢？其中有一人，闻法而能解其义，其中的第二人，闻法而不能解其义。那位闻法而能解义的人，在这些当中，乃最尊而第一的人。

比丘！又有二种人。那二种呢？其中有一人闻法，对于法，乃能成就，其中的第二人，不闻法，对于法不能成就。那位闻法，而对于法能成就的人，在这些人当中，乃为第一人。比丘！又有二种人。那二种呢？其中一人闻法而能堪忍修行，能分别护持正法，第二人则不能堪忍修行其法。那位能修行法的人，在于这些人当中，乃为最尊第一的。犹如有了牛，而有了酪，又由于酪，而有了酥，由于酥，而有了醍醐，醍醐就是最为第一，并没有能及的。这也是如是，如有人能修行的话，此人就是最为第一，并没有能及的人，这叫做比丘之能观察人根。如果有人不能了解此义的话，就不是甚么比丘。由于其比丘闻法而能分别其义，就为之最上的，像如是的比丘，乃能观察人根的。

如果有比丘能成就此七法的话，就能在于现法当中快乐无为，其意欲断诸漏，

也不会有疑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当求方便，去成就此七法。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四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举出昼度树之华叶凋落、华实弃于地、树作为灰色、树生罗网、树生雹节、雹渐开敷、华开而香遍等，比喻贤圣弟子之发心出家、出家舍俗、游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证果之戒德香等。也教人当求方便，成就此戒德之香。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三十三天（忉利天）的昼度树（波利质多树，香遍树），本来其纵广为五十由旬，高度为百由旬，东西南北，都荫覆为五十由旬，三十三天的诸天们都在那个地方，于四月里，自相娱乐。比丘！当知！或者有一个时候，那株昼度树的华叶凋落，萎黄在于地上。那个时候，诸天看见此瑞应之时，都普怀欢喜，欣情都由内而发而说：『此树在于不久之时，当会更生其华实。』」

比丘！当知！或者有一个时候，那株树的华实都均凋落，都捐弃在于地。这时，三十三天们，乃会倍加欢喜，会自相谓言而说：『此树在于不久之时，当会作为灰色的。』比丘！当知！又经历数时之时，那株树便作为灰色。这时，三十三天们已经看过此树已作为灰色，就甚怀喜悦，自相谓言而说：『现在此树已作为灰色，不久之后，当会再生罗网（生花蕾）。』

这时，三十三天看过此昼度树已生罗网时，都知道不久当会生雹节（生开放中的蕾。中阿含说为生如鸟喙，也就是花蕾饱满后，顶端鸟尖细，有如鸟喙。那时，三十三天们看过之后，又怀欢喜而说：『此树今天已生雹节，不久当会再开敷。』比丘！当知！三十三天们已看过此树渐渐的开敷，就各怀欢喜而说：『此树已渐渐的开敷，不久当会都着于华（满树开花）。』

比丘！当知！或者有一时，其树普遍的开敷，就都怀欢喜而说：『此树今天都均着华（满树开花）。』那时，此香逆于风，在百由旬内，没有不嗅闻其香的。那时，诸天在于四月之中，在那个地方自相娱乐，其乐乃不可以计量的。

这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如贤圣的弟子，意欲出家学道之时，即类似于那株树之始欲凋落那样。又次，贤圣的弟子，捐弃其妻子与钱财，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学道，而剃除须发的话，就类似于那株树之树叶落在于地那样。比丘！当知！如贤圣的弟子，没有贪欲之想，而除去不善之法，念持于欢喜（离开凡俗而生欢喜的心），游志于初禅（心入于初禅）的话，就是类似于那画度树之作为灰色那样。

又次，贤圣的弟子，有觉、有观已息止（寻伺已灭），内有欢喜，而专其一心，而为无觉、无观（无寻无伺），而游心于二禅（由定而生喜乐）的话，就类似于那株树之生罗网那样。又次，贤圣的弟子，念而有护，自觉其身有乐，为诸贤圣所求的，护念具足（离喜妙乐，所有之乐，此为最乐），游心于三禅的话，就类似于那株树之生雹节那样。又次，贤圣的弟子，苦乐都已尽，已没有先前的愁忧，已无苦

无乐，而护念清净（舍念清净），而游志于四禅的话，就类似于那株树之渐渐开敷那样。

又次，贤圣的弟子，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而自娱乐，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如实而能知道的话，就类似于那株树之均悉敷花那样。这时，贤圣的弟子的戒德之香，定会遍闻于四方的远处，没有不称誉的人。在四月之中，而自娱乐，游心于四禅，而具足于行本的。因此之故，当求方便，成就戒德之香。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四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七种事于水的人作为譬喻，而简别七种不同层次的人。  
(一)不善之法遍满其身的人，就如同沉没在于水底的人。(二)退失善法，而且造恶的人，就如出水面，而又沉没水内那样。(三)有信的善根，而不更进的人，有如出水而观看那样。(四)证须陀洹的人，如出水而住那样。(五)证斯陀含的人，如欲渡水的人。(六)证阿那含的人，如欲至于彼岸的人。(七)证阿罗汉的人，有如到彼岸的人。当在于闲居静处、树下去坐禅，不可以生起懈怠之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七种事水之喻，学佛的人，也是如是。你们要注意的听！要专心一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告诉他们：「甚么叫做七种事水之喻，而类似于人呢？犹如有人，(一)沉没在于水底，(二)如又有人，暂出于水，而还沉没，(三)如又有人，出水观看，(四)如又有人，出头而住，(五)如又有人，于水中行，(六)如又有人，出水而欲到彼岸，(七)如又有人，已到达于彼岸。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七种事水之喻，出现于世间之义。

(一)到底是那一种人沉没在于水底，而不得浮出呢？于是（是这样的：）或者有一人，被不善之法，遍满于其体（全身的恶业贯盈），当应经历劫数之久（一劫以上），不可能疗治，这就是所谓此人沉没在水底之义。(二)那一种人浮出于水面，而又沉没于水底呢？或者有一种人，其信根渐渐的微薄，虽然有了善法，但是并不牢固。如最初，其身、口、意虽然行善，但是后来，其身、口、意又行不善之法，在其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地狱之中，这就是所谓此人乃浮出水面后，又再沉没之义。

(三)那一种人出水面，而观看呢？于是（是这样的），或者有一种人，有了深信的善根，其身、口、意虽然行善，但是却并不更增益其法，而自守而住，其身坏命终之后，转生于阿须伦（阿修罗）之中，这就是所谓此人虽出水面，但只知观望而已。(四)那一种人出水面而住呢？于是，或者有人有深信而精进，而断除三结使，更不再退转（证须陀洹，入流，初果），必定会至于究竟，而成就无上之道，这就是所谓此人乃出于水面而住之义。

(五)那一种人为之欲渡水呢？于是，或者有人有了信根而精进，都恒怀惭愧，

而断除三结使，其淫、怒、痴也已微薄，而来至于此世间断灭苦际（证斯陀舍，一来，二果），这就是所谓此人乃欲渡水的人。(六)那一种人欲至于彼岸呢？或者有一种人，有信根，而精进，而断下五结（五下分结）成就阿那含（不还，三果），就会在于那个地方（色界天）般涅槃（寂灭），更不来此世间，这就是所谓此人乃欲至于彼岸的人。

(七)那一种人已至于彼岸的呢？于是，或者有一种人，有信根，都精进而怀惭愧，已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在于现法当中，而自娱乐，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如实而能知道。在于此无余的涅槃界，而般涅槃（证阿罗汉果），这就是所谓此人已渡水，而至于彼岸的人。

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有此七种人之水喻，已向你们说过。诸佛世尊之所应该修行，而接渡人民的，现在都已施行过了。你们应当常在于闲居的静处，或者在于树下，当念坐禅，不可以起懈怠之心，这就是我的教诲！」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四八

大意：本经叙述圣王如成就城郭、城门、城池、谷米、薪草、兵器、知人等七法的话，就不会被怨家盗贼所擒获。而比丘如成就净戒、护根、多闻、方便、四增上心、四神足、分别阴界入，以及十二因缘等七法的话，则弊魔波旬就不得其便。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一位圣王在于远国治化之时，如能成就七法的话，就不会被怨家盗贼所擒获的。那七法呢？(一)其城郭极为高峻，修治极为齐整，这就是所谓那位国王之成就第一种之法。(二)又次，那个城的门户很牢固，这是所谓那个城之成就第二种法。(三)又次，那个城的城外之堑乃极为深，而且很广，就是所谓那个城的成就第三种之法。(四)又次，那个城的城内有好多种种的谷米，其仓库乃盈满，就是所谓那个城之成就第四种法。(五)又次，那个城，乃饶诸薪草，就是所谓该城之成就第五种之法。(六)又次，那个城，乃有很多的器仗（兵器），以备诸战之具，就是所谓该城的成就第六种之法。(七)又次，该城的城主乃极为聪明而高才，能豫知人情，如可鞭，就用鞭，可治，就用治，就是所谓该城之成就第七种之法，使外境不能来侵。这就是所谓，比丘！就是所谓该城的国主能成就此七种法，外人不得娆近的了。

同样的道理，这些比丘，也是如是的。

如果能成就七法的话，则弊魔波旬就不能得其便的。那七种呢？比丘！(一)如戒律成就，威仪具足，对于犯小小的戒律尚且会怖畏，更何况是大的戒律？这就是所谓比丘成就此第一之法的话，则弊魔波旬就不能得到其便，犹如那个城，又高广，又极峻，那样，是不可能沮坏的。

(二)又次，比丘！如果眼根看见色境时，不起想着，也不兴念，具足眼根而有所缺漏，而保护其眼根；那些耳根之对于声境，鼻根之对于香境，舌根之对于味境，身根之对于触境，意根之对于法境，也是如是，都不起想，如具足意根而没有乱想，具足拥护意根，这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此第二种法，而弊魔波旬就不得其便，

有如那个城郭的门户之牢固那样。

(三)又次，比丘！多闻而不忘，都恒念思惟正法道教，从前所经历的都皆备知，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此第三种法，弊魔波旬就不得其便，有如那个城郭的外堑极深而且又广大那样。(四)又次，比丘！多诸

方便，对于所有的诸法，则初也善，中也善，竟(后)也善，都具足清静，而得修习梵行。这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此第四种法，有如那城郭内储有好多的谷米，外寇就不敢来侵入那样。

(五)又次，比丘！思惟四增上心之法(四禅)，也不脱漏。这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此第五种之法，弊魔波旬就不得其便，有如那城郭之备有很多的薪草，外人就不能来触娆那样。(六)又次，比丘！证得四神足，所为都无难。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此第六种之法。弊魔波旬就不得其便，有如那城内所有的器仗(战具)都具备那样。

(七)又次，比丘！其能分别五阴、六入、十八界，也能分别十二因缘所起之法，这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此第七法，弊魔波旬不能得其便。有如那城郭之主，为一聪明高才，知道可收则收，可舍则舍那样。

现在这些比丘，也是如是，都具知分别五阴、十八持(界)、六入的诸病。如果有比丘能成就此七法的话，那弊魔波旬终皈不能得到其便。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当求方宜，去分别阴、持(界)、入，以及十二因缘，而不失去其次第的话，便能度脱魔界，弊魔就不能处入于其中。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四九

大意：本经叙述七种神识的住处，也就是依于果报而受生，分为七处以安住其心识，所谓精神状态分为七分，而配当于三界的各类众生的安居处。结语为当居于闲静的树下，去善修其行，不可有懈怠！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七神上处(七种识神之安住的处所)。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它！」诸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

这时，世尊就垂告诸比丘们说：「为甚么名叫七神识住处呢？(一)所谓众生有若干种之身，有若干种之想，所谓人，以及天是(人、一部份的天、一部份的堕狱者，其身异、想异，身心都不同)。(二)又有众生，有若干种的身，而同为一个想，所谓梵迦夷天，初出现于其世间的众生是(色界初禅天的通名。里面的大梵天与梵众天等的天身乃有大小胜劣，但是都同为一想。最初起想都为：我自然有，无能造我者。后来即想：彼是大梵，我为其所化的等，都同一想念)。

(三)又有众生，有一身，而有若干之想，所谓光音天是(极光净天，色界第二禅天。此天之身相皆同，其思想即互异，苦、非苦之二想交参)。

(四)又有众生，为一身一想，所谓遍净天是(色界三禅之第三天，此天的有情身都同为一，思想也同为一，同为唯有乐)。(五)又有众生，为无量之空，所谓空处天是(超越一切的色想，也就是将障碍之想消灭，而为空无边处)。(六)又有众

生，为无量识，也就是识处天是（超越空无边处，了悟识无边，所谓识无边处）。(七)又有众生，为无有处，为无有处天是（超越一切的识无边处，到达于无所有处之天）。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七识住处（七种识神之住处）。我现在已经讲说七识处，诸佛世尊对于人民所可施行而接度的法，现在都已办完。你们当在于闲居的树下，去善修其行，不可有懈怠之念，这就是我的教诲！」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五〇

大意：本经叙述均头比丘身患重病，佛陀教他自说七觉意的含义。比丘讲说七觉意之义后，其病则除灭而愈。佛陀就教令大众当求方便，修七觉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尊者，名叫均头的，其身罹患重病，乃倒卧在于床褥上，自己不能自由起居。这时，均头比丘曾生如下之念：如来世尊，今天不能见到其垂愍。我又遭重患，生命当在于不久，医药

又不接续。我曾经听闻世尊说过：「如有一人未得度的话，我终不舍弃。」（世尊说每一众生都要度脱）。然而今天，独见世尊把我遗弃，为甚么会这样的苦命呢？

那时，世尊曾以天耳而听到均头比丘作如是之怨叹。这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都集合而赶到于均头比丘之处，去慰问其所患之疾。」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世尊就带领众多的比丘，渐渐的至于均头比丘的寮房。那时，均头比丘遥见如来之降临，就自投于地。那时，世尊告诉均头说：「你现在身抱疾患，极为笃重，不须要下床，我自由座下来就是了。」那时，世尊垂告均头说：「你所患的疾病为增，为损（减）？为不增损（不坏不好）吗？是否能堪任受我的教言吗？」

这时，均头比丘白佛说：「弟子今天所患的乃极为危笃，但为有增无损，所服的药草，没有不周遍的（甚么药都服过了）。」世尊问他说：「瞻视你的疾病的人，到底是那些人呢？」均头白佛说：「诸修梵行的人都来瞻视过。」

那时，世尊告诉均头说：「你现在是否堪与我说七觉意之法吗？」（三十七助道品中之七菩提分）均头比丘在于那时，三次自己称说七觉意之名，然后说：「我现在堪任在于如来之前讲说七觉意之法。」世尊说：「如果堪能向如来讲说的话，现在便开始讲说吧！」

这时，均头白佛说：「所谓七种觉意，到底是那七种呢？所谓(一)念觉意，是如来所说的，(二)法觉意、(三)精进觉意、(四)喜觉意、(五)猗觉意、(六)定觉意、(七)护觉意，就是所谓，世尊！就是所谓有此七种觉意，正是说明这些的！」

那时，尊者均头说此语后，所有的疾患，都皆除愈，都已没有众恼。当时，均头就白世尊说：「药物当中之最盛的，就是所谓此七觉意之法啊！如果欲言药中之盛的话，实不能超过于此七觉意的。现在思惟此七觉意时，则所有的众病都均除愈的了！」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该受持此七觉意之法，应该善念讽诵，

千万不可以有狐疑之心去向于佛、法、众（僧），这样的话，则那些众生之类的所有的疾患，都均会除愈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此七觉意乃甚为难以晓了的，如能了解的话，则一切诸法均能了知，而能照明一切诸法。也如良药之能疗治一切众病那样，犹如甘露之食无厌足那样的。假如不得此七觉意的话，众生之类，就会流转于生死的。诸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去修习七觉意。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五—

大意：本经叙述如转轮圣王之出现在世时，便会有了七宝之应现，而如来出现于世时，便会有了七觉意宝之应现。因此，当求方便，去修习此七觉意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间的时候，便会有七宝之出现于世间。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丘宝，就是其七宝是。这就是所谓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间时，便会有此七宝流布于世间的。

倘若如来出现于此世间的时候，便会有七种觉意之宝之出现于此世间的。那七种呢？所谓念觉意、法觉意、精进觉意、喜觉意、猗觉意、定觉意、护觉意，会出现在于此世间。假若如来出现于此世间

的时候，必定会有此七觉意宝之出现于此世间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精勤的）修学此七觉意。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五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广演转轮圣王的七宝，以及四神足，命终会生于天等事。其次为有比丘贪慕轮王的果报，佛陀乃教诫而说轮王犹不免堕于三恶趣，如来的七觉意宝乃胜于轮王的七宝，故应修习梵行，以期尽于苦际，比丘就遂得证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对诸比丘们说：「如果转轮圣王之出现于世间时，在于那个时候，首先便会选择好的土地，去筑起城郭。东西方为十二由旬，南北方为七由旬。土地都很丰熟，都快乐的不可以言宣。那时，那个城的外郭，为有七重的围绕，以七宝厕在于其间。所谓七宝，就是金、银、水精、琉璃、琥珀、玛瑙、碎磔，就是其七宝。又有七宝之堑，遶其处为七重，乃极为深广，是人所难以踰越的，里面都有金沙。又

有七重的树，兼生在于其中间。同时，其树又有七种色，所谓金、银、水精、琉璃、砗磲、玛瑙、琥珀之种色是。

在那个城中的周匝有七重之门，都很牢固，也是七宝所造的。银的门，乃用金，间施（敷）在其中间，金的门，则用银，间错在中间，水精门是用琉璃，间错其中间，琉璃门，则以水精间错在其中间，玛瑙门，则以琥珀，间错在其中间，都非常快乐，实不可以言宣的。那个城中的四面，有四个浴池，一一的浴池的纵广，都为一由旬，自然有水在里面，为金、银、水精所造的。银池之水冻起来时，便成为银宝，金池水一冻，便成为金宝。转轮圣王就是以此为用的。

那时，那个地方的城中，有七种的音声。那七种呢？所谓贝声、鼓声、小鼓声、钟声、细腰鼓声、舞声、歌声，就是其七种声。那时，人民都以此，而恒相娱乐的。里面的众生并不会有过寒、过温的感觉，也没有饥渴，也不会有甚么疾病。而转轮圣王在于世间游化，而成就此七宝，以及四神足，并没有缺减，到头来，都不会有亡失。转轮圣王成就甚么七宝呢？所谓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是。又有千子，都极为勇猛，能降伏外寇。不过此阎浮里地，乃不用刀杖去治化其国的。」

那时，有一位比丘白世尊说：「转轮圣王是怎样的成就轮宝的呢？」世尊告诉他说：「那时，转轮圣王在于月之十五日的清旦之时，沐浴洗头，然后在于大殿上被玉女们围遶。这时，有轮宝，为千辐具足，从东方来，而在于殿前。为一光曜煌煌，并不是世人所造之物。离开地面有七仞之高，渐渐的至于王前而停下来。转轮圣王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说：『我曾经从旧宿的人那边听说过：转轮王在于月的十五日，沐浴其头与手，然后在于殿上而坐。这时，有轮宝，会自然的从东方而来在于王前而住。我现在应当试一试此轮宝看看。』这时，转轮王就用右手执拿轮宝，而作如之语：『尔现在应依法而回转，不可以不依法。』这时，轮宝乃自然的回转，又在于空中而住。转轮圣王又率领四部的兵众，也在于虚空中。这时，轮宝回向于东方而去，转轮圣王也从宝轮而去。如果轮宝停住之时，这时，转轮圣王所带的兵众，也会在于其中停住下来。这时，东方的粟散王（大小国王），以及人民之类，遥见王之来到，就都起来迎接。又用金钵盛诸碎银，用银钵盛诸碎金，奉上于转轮圣王，而白王说：『善来！圣王！现在这地方的人民都很炽盛，都快乐得不可以称许，唯愿大王！当在于这里治化！』这时，转轮圣王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用正法去治化，不可以用非法。也教人不可以杀生、窃盗、淫泆。千万不可用非法去治化。』这时，轮宝又移往而至于南方，而到西方、北方，都普遍的绥化人民，然后还回皈至于王治之处，离开地面七仞之高，而停住下来。像如是的，比丘们！转轮圣王就是这样的成就此轮宝的。」

这时，比丘白世尊说：「转轮圣王是怎样的成就象宝的呢？」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当知！转轮圣王在于月的十五日之时，沐浴澡洗后，在于大殿之上。这时，象宝从南方而来，有六只牙，其身上的衣毛乃极为洁白，七处都齐整，都用金、银、珍宝，去校饰牠，能飞行于虚空。那时，转轮圣王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念：现在的此象宝，乃极为殊妙，为世间所希有的。其体性又柔和，又不行卒暴，我现在应当试试此象宝的真伪。这时，转轮圣王在于清旦，太阳刚欲出现之时，就乘此象宝，游于四海之外，去治化各地的人民。像如是的，转轮圣王乃成就此象宝的。」

这时，比丘白世尊说：「转轮圣王是怎样的成就马宝的呢？」世尊告诉他说：「转轮圣王出现在于世间之时，这时，有马宝从西方到其地方来，毛衣都极为青，尾毛乃为朱光，行时不移动，能飞行在于虚空，并没有所罣碍的。看见之后，乃极

怀喜悦而说：『此马宝乃实在的殊妙，现在当使役牠。其体性，看起来很良善，并没有暴疾。我现在应当试一试此马宝。』这时，转轮圣王就乘此马，经过四天下，去教化其人民，然后还皈至于王治之处。像如是的，比丘！转轮圣王乃成就马宝。」

比丘白佛说：「又由于怎样的因缘，而成就珠宝的呢？」世尊告诉他说：「于是（是这样的），比丘！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间之时，那个时候，珠宝从东方而来。珠宝有八角，四面都有火光，长为二尺六寸。转轮圣王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念：此珠宝乃极为殊妙，我现在应当试一试看看。这时，转轮圣王在于半夜，召集四部之兵，以此摩尼宝（如意宝）放于高幢的尖头，那时，其光明乃普照其国界十二由旬之远。那时，城中的人民之类，看见此光明之后，各各自相谓言说：『太阳现在已出现了，可以起来料理家事了。』这时，转轮圣王在大殿上普见人民已起来之事后，就还入于宫内。这时，转轮圣王乃持此摩尼宝珠放于宫内，内外都均光明，都没有不周遍的。像如是的，比丘！转轮圣王乃这样的成就此珠宝的。」

那时，比丘白佛说：「转轮圣王是怎样的成就玉女宝的呢？」世尊告诉他说：「比丘！当知！如果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间之时，自然会有此玉女宝之出现，玉女的颜貌很端正，面如桃花之色，不长又不短（不高不矮），不白又不黑，体性很柔和，不行卒暴，口气常作优钵华之香，身则常作栴檀之香。都恒常侍从于圣王的左右，不失弃其时节，都常以和颜悦色去视圣王的颜貌。像如是的，比丘！转轮圣王乃如是的成就玉女宝的。」

这时，比丘又白佛说：「转轮圣王是怎样的成就居士宝的呢？」世尊告诉他说：「于是（是这样的），比丘！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间之时，便会有此居士宝之出现于世间的。其身为不长不短，身体为红色，高才而达智，没有一事不明了的，又是已得天眼通的人。这时，居士来到王处，而白王说：『唯愿圣王，延寿无穷！假若圣王欲须金、银、珍宝之用的话，都会通通给与您的。』这时，居士曾用其天眼去观察甚么地方为有宝藏的，甚么地方为没有宝藏的，都能知悉而明见。圣王如有所用珍宝的时候，就随时给施与他。这时，转轮圣王欲试那位居士，就带他度水（在河川中），还未到达彼岸之时，便对那位居士说：『我现在欲须有金、银、珍宝等物，正正就是这样，你就随时办出来吧！』长者（居士）回答说：『到了前面的岸上时，便会给与您的。』转轮圣王说：『我现在于此时间须用宝物，不须要到岸上才要的。』这时，居士就趋前长跪而又手，而向于水中，寻时（顷刻之间），在水中曾踊出七宝来。这时，转轮圣王就是这样的成就此居士宝的。」

这时，比丘又白佛说：「转轮圣王是怎样的成就典兵之宝的呢？」世尊告诉他说：「于是，比丘！转轮圣王出现于世间之时，便会有此宝，会自然来应的。为一聪明盖世，而能豫知人情的人。其身体有好的色，而来至于转轮圣王之处，白圣王说：『唯愿圣王，能快自娱乐！假若圣王须要用兵众之时，就正为这样的去给您办妥！对于进止之宜（其举止动作），都不会失去其时节的。』这时，典兵宝曾随王所念，云集诸兵众，在于圣王的左右。这时，转轮圣王乃欲试一试这位典兵宝。当时，便作如是之念：使我的兵众，都正如这样的云集听令。寻时（须臾之时），兵众就在王的门外。如转轮圣王意，欲使兵众住下，便住下，欲使其进，便会进。像如是的，比丘！转轮圣王就是这样的成就此典兵之宝的。比丘！当知！转轮圣王乃成就此七宝！」

这时，那位比丘又白世尊说：「转轮王是怎样的成就四神足，而快得善利呢？」佛陀告诉比丘说：「于是，转轮圣王的颜貌乃极为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可以说是越过于世间的人，犹如那些天子那样，是没有人能及的。这就是所谓转轮圣王之成就此第一的神足。又次，转轮圣王乃聪明盖世，没有一件事不练过，是人中的雄猛，那时，其智慧的丰富的程度，是没能超过于此转轮圣王的。这就是所谓成就此第二

的神足。又次，比丘！转轮圣王已不再再有疾病，身体乃非常的康强，所可饮食（便是饮食过的），都自然的消化，并没有便利之患。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转轮圣王所成就的第三种的神足。又次，比丘！转轮圣王的所受之命乃极为长久，其寿乃不可以计量，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并不能超过转轮圣王之寿命的，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转轮圣王所成就的第四神足。这是所谓，比丘！所谓转轮圣王具有了此四种神足。」

那时，那位比丘又白佛说：「如果转轮圣王命终之后，到底会转生在于甚么地方呢？」世尊告诉他说：「转轮圣王如命终之后，就会生在于三十三天，会受命千岁。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转轮圣王自己不杀生，又教他人，使他人不杀生。自己不窃盗，又教他人，使他人不偷盗。自己不淫泆，又教他人，使他人不行淫。自己不妄语，又教他人，使他人不妄语。自己行十善之法，又教他人，使他人行十善。比丘！当知！转轮圣王缘于此功德，在其命终之后，会往生于三十三天。」

那时，那位比丘便作如是之念：转轮圣王实在是令人可以贪慕的了。欲说他是人的话，又不是像人类那样；然而其实，也不是甚么天神，可是又能施行天的事，都受诸妙乐，而不堕于三恶趣。如我今天持戒勇猛的所有的福德，使将来之世，能得作为转轮圣王的话，不亦快哉之事吗？

那个时候，世尊知道那位比丘的心中所念的事，就告诉那位比丘说：「现在于如来之前，不可作如是之念。所以的缘故就是：转轮圣王虽然成就七宝，有四神足，没有人可及，但是仍然不免三恶之趣——地狱、畜生、饿鬼之道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转轮圣王并不得到四禅，也没有圣者的四神足（自在三昧行尽神足、心三昧行尽神足、精进三昧行尽神足、灭三昧行尽神足），也不证得四谛的真理，由于此因缘，又会堕入于三恶趣的。人身乃非常的难得，遭值八难而想求出离，是非常的困难；生在于正国之中（中国，文化高的地方），也是不容易的事；求善良友，也是同样的不容易；欲和善知识相遇，也是不容易的事；欲从如来之法中学道的话，也是很难遇到的；如来出现于世间之事，乃非常的难以遭遇的；所演的法教，也是如是的。那些解脱、四真谛，以及四非常之法，实在是不可得闻的。转轮圣王对于此四法，也不得究竟的。如果，比丘！如果如来出现于世间时，便有了此七宝出现于此世间的。如来的七觉意宝，乃为至于无边的究竟，是天、人所誉的，比丘！你今天如善修梵行，就能在于此现身当中得尽苦际的，你用此转轮圣王的七宝干甚么呢？」

那时，那位比丘听如来的如是之教后，就在于闲静之处，去思惟如是之道教：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出家去学道，欲修无上的正业，而至于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知！那时，那位比丘便成就阿罗汉果。

那时，那位比丘听佛所说后，乃欢喜奉行！

### 三五三

大意：本经叙述天人对于童真迦叶说：此房舍夜间有烟，白昼有火燃，并举婆罗门、智者、凿山、刀、负物、山、虾蟆、肉聚、枷、二道、树枝、龙等的譬喻。佛陀则为迦叶解释其义，使迦叶悟证阿罗汉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童真迦叶（童子迦叶，善说第一的尊者），住在于舍卫国的昼闍园中（闍林，安陀林）。

这时，迦叶在于夜半之时，正在经行用功的时候，在于那个时候，有一位天神来至于迦叶之处，在于虚空中对于迦叶而

说：「比丘！当知！在此屋舍内，夜间便有了烟，白天的时候，会有火燃。一位婆罗门对于智者说：『你现在去执持刀，来凿山，当凿山之时，必当会看见有负物，届时就把它拔济。你就再凿山，当凿山之时，必当会看见山，你现在就该舍弃其山。然而你现在又当去凿山，当凿山之时，必定看见虾蟆，现在就该舍弃虾蟆。你现在当去凿山，当凿山之时，当会看见肉聚，已看见肉聚之后，就应舍离它。你现在应当去凿山，当凿山之时，当会看见枷，已看见枷后，便舍离它。你现在应该去凿山，已凿山后，当会看见二道，已看见二道之后，就当舍离它。你现在应当去凿山，已经凿山之后，当会看见树枝，已经看见树枝之后，当应舍离它。你今应当去凿山，已经凿山之后，当会看见龙，已经看见龙之后，就不可与他说话，应当自归命于他，应思慕而使能得其处（境地）。』比丘！你应当善思念此义。假如不了解的话，就应往诣于舍卫城，就应到

世尊之处，去请问个中的意义。假若如来有所解说的话，就善念而行持。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也是不曾看见有人，或沙门，或婆罗门，或弊魔，或魔天等众生之能解说此义的，除了如来，以及如来的弟子之外，或者从我所闻的以外！」这时，迦叶回答那位天神说：「此事甚佳！」

那时，迦叶在于清旦之时，往诣于世尊之处，到达后，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坐在于一边。他就将此缘由，具白于世尊。那时，迦叶曾经请问世尊说：「弟子现在当请问如来您，有关于其言中的真义。天神所说的，到底是何所趣向呢？（其真义是甚么？应该理解甚么道理呢？）为甚么缘故说此房舍的夜间会冒烟，白昼便会有火燃呢？甚么缘故名叫婆罗门呢？甚么缘故名叫智者呢？又说凿山之事，其意义的趣向在于甚么地方呢？（作甚么解说呢？）所谓刀，也是令人不能了解的？甚么缘故名叫负物呢？又所说之山，其意义是甚么呢？为甚么缘故又说虾蟆呢？为甚么缘故又说甚么肉聚呢？为甚么缘故又言枷呢？为甚么缘故又说二道呢？所谓树枝之义，其意义是甚么呢？为甚么缘故名叫龙呢？」

世尊告诉他说：「所谓房舍，即是指人的形体。为地水火风之四大色种（物体）所造的，也是受父母的血脉，渐渐的长大，须恒常的养食（饮食与照护），不使其有所缺乏，这是有分散之法（无常变易之法）。夜间有烟，就是说明众生之类的心之所思念的（白天所作的。在夜间则思考不停）。昼日（白天）会有火燃，是身、口、意所造之行就是（夜间思考之事，于白天，付诸施行在于身口意）。

所谓婆罗门，就是指阿罗汉，智者就是指学人。凿山，就是精进之心，刀，就是智慧，负物，就是指五结（贪、瞋、昏睡、掉悔、疑等五盖）。山就是喻为懦弱，虾蟆，即是瞋恚心，肉聚就是贪欲。枷就是五欲。二道，就是疑，树枝，即是无明。龙，喻为如来、至真、等正觉。那

位天神所说的，其意义就是如是。你现在应该要成熟的思惟（常思其中之义），不久之后，当会尽诸有漏的。」

那时，迦叶受如来之如是的教喻之后，就在于闲静之处，自己去用功修行。所以族姓子之剃除须发，去出家学道，而欲修清净的梵行。而至于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如实而知！那时，迦叶便成就阿罗汉。

那时，迦叶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诸比丘之赞叹满愿子的威德，佛陀也给与其赞可。舍利弗就去问满愿子之七种清净道。满愿子乃引七车为喻，去解说其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的满愿子（说法第一，为富楼那弥多罗尼一父满、母愿之子），也引带五百名比丘，游化在于其本生之处。当时，世尊在于罗阅城经过九十天的夏坐（结夏安居）之后，渐渐的在于人间游化，来至于舍卫城中的祇树给孤独园。那时，众多的比丘，都各散在于各地的人间游化，也到了世尊的处所来。到达后，都头面礼足，然后各在于一边坐下来。

那时，世尊曾问诸比丘们说：「你们到底是在甚么地方夏坐的呢？」诸比丘们回答说：「都在于本所生之处，而受夏坐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你们所生之处的比丘当中，是否有人能自行阿练若（闲静处之苦行），又能称誉阿练若，自行去乞食，又教他人使人去行乞食，而不失去其时宜；自己穿着补纳衣，又教他人使人去穿着补纳衣；自修知足之行，也一再的叹誉知足之行；自行少欲之行，也一再的叹说少欲之行；自乐于闲静之处，又教他人乐于闲静之处；自守其行，又教他人使他人自守其行；自己之身戒其清净，又教他人使他人也修其戒；自己之身三昧成就，又教他人使他人行三昧；自己之身智慧成就，又教他人使他人行智慧；自己之身解脱成就，又教他人使他人行解脱；自身解脱智慧成就，又教他人使他人行此法。其身能教化他人，并不觉得厌足，都说法没有懈倦。有这种比丘吗？」

那时，诸比丘白世尊说：「满愿子比丘，他在于这些比丘当中，可以堪任教化，自己身修阿练若行，也一再的叹誉阿练若行；自己身穿补纳衣、少欲知足、精进勇猛、行乞食行，乐于闲静之处，持戒、三昧、智慧、解脱、解脱见慧成就，又教他人使他人行此法。他就是这种自能教化，说法没有厌足的比丘。」

那时，世尊给与诸比丘讲说微妙之法。这时，诸比丘们听佛说法之后，大众都小停在佛的左右，然后乃从座起，遶佛身边三匝之后，便退下而去。

那时，舍利弗在离开世尊不远之处，结跏趺而坐，正身正意（端正其身心），系念在于前。那时，舍利弗便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位满愿子，乃快得善利了。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梵行的比丘，都叹誉其威德，而且世尊也同样的称可其语，也不反对。我当会在于那一天，得和此人相见面，与此人谈论呢？

这时，满愿子在于其本生处，教化结束之后，就渐渐的在于人间教化，终于来到世尊之处。他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退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也渐与他说法。当时，满愿子听法之后，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下而去。他将尼师檀（坐具）放在右肩上，就往诣于昼闍园中（安陀林，得眼林）。

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遥见满愿子将尼师檀（坐具）放在于右肩上，进入于安陀林中。看见之后，就到舍利弗之处，白舍利弗说：「世尊常所叹誉的满愿子，刚才到如来之处，从佛听法之后，现在已进入于闍园之中，尊者！您应知道时宜。」这时，舍利弗听那位比丘之语后，就从座起，将尼师檀放在于右肩之上，然后也进入于昼闍园中。

那时，满愿子曾在一树下结跏趺而坐，舍利弗也同样的在于一树下端坐思惟。这时，舍利弗乃从座起，往至于满愿子之处。到达后，共相问讯，然后坐在于一面。那时，舍利弗问满愿子说：「云何？满愿子！依于世尊，得修梵行，而为弟子的

吗？」满愿子回答说：「如是！如是！」

这时，舍利弗又问说：「又依于世尊，而得修清净戒的吗？」（为了清净戒行，而修行的吗？）满愿子说：「弗也！」舍利弗说：「为由于心的清净，而在于如来之处，而修梵行的吗？」（为了清净其

心，而修行的吗？）满愿子回答说：「弗也！」舍利弗说：「为了见的清净，而在如来之处，得修梵行的吗？」（为了见解之清净而修的吗？）满愿子回答说：「弗也！」

舍利弗说：「云何？是为了没有犹豫，而得修梵行的吗？」（为了离开疑惑，才修的吗？）满愿子回答说：「弗也！」舍利弗说：「为由于行迹之清净，而得修梵行的吗？」（为了知道证悟之道，而修的吗？）满愿子回答说：「弗也！」舍利弗说：

「云何？在于道之中，智修清净，而得修梵行的吗？」（为了得智慧，才修梵行的吗？）满愿子回答说：「弗也！」舍利弗说：「云何？为了知见清净，而得修梵行的吗？」满愿子回答说：「弗也！」

舍利弗说：「我现在所问于你的：『在于如来之处，得修梵行吗？』你曾经回答我说：『如是！』我又问：『有关于为了智慧、心清净、道清净、知见清净，而得修梵行的吗？』你又说：『弗也！』那

么，你现在到底是为甚么，而在于如来之处，得修梵行的呢？」满愿子回答说：「所谓戒清净之义，就是能使心清净；心清净之义，就是能使见清净；见清净之义，就是能使无犹豫清净；无犹豫清净之义，就是能使行迹清净；行迹清净之义，就是能使道清净；道清净之义，就是能使知见清净；知见清净之义，就是能使入于涅槃之义。这就是所谓在于如来之处，得以修梵行的。」

舍利弗说：「你现在所说的义，是怎样的有所趣向呢？」满愿子说：「我现在应该引些譬喻，来解释这些意义。有智慧的人，都由于譬喻而得解此义的，智者会因此而自悟。有如今天，波斯匿王，欲从舍卫城至于婆祇国，在此两国的中间，布有七乘的车辆那样。这时，波斯匿王出城之时，先乘一车，而至于第二车之处，即乘第二的车辆，又舍弃了第一的车辆；小顷后，又向前而行，而乘第三车辆，而舍弃那第二的车辆；小顷后，又向前而行，而

乘第四车辆，而舍弃那第三车辆；又小顷后，再向前进，而乘第五车辆，而舍弃那第四的车辆，又再向前而行，而乘第六车辆，而舍弃那第五车辆；又再向前而行，而乘第七车辆，而舍弃第六车辆，而入于婆祇国。这时，波斯匿王就已至于宫中。如果有人问而说：『大王！今天到底是乘甚么车而到于此宫中的呢？』那位国王，将如何回答人呢？」

舍利弗回答说：「如果有人来问的话，就应当作如是的回答而说：『我出舍卫城时，先乘第一车，到了第二车之处，就舍弃第一车，而乘第二车，到第三车处，就又舍弃第二车而乘第三车。依次而舍弃第三车，而乘第四车，又舍弃第四车而乘第五车，又舍弃第五车而乘第六车，又舍弃第六车而乘第七车，然后就到达于婆祇国。所以的缘故就是：均由于前车而至于其第二车，而展转相因，而得至于彼国的。』假如有人问起的话，就应当作如是的回答。」

满愿子回答说：「戒清净之义，也是如是。由于心清净，而得见清净，由于见清净，而得至于除弃犹豫清净，由于没有犹豫之义，而得至于行迹清净，由于行迹清净之义，而得至于道清净，由于道清净之义，而得至于知见清净，由于知见清净之义，而得至于涅槃之义，而得在于如来之处修习梵行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戒清净之义，就是受入之貌，而如来之说，乃叫人除此受入的。心清净之义，也是受入之貌，而如来乃教人除此受入，乃至知见之义，也是受入，如来之说，就是叫人除此受入，乃至得证涅槃，而在于如来之处，得以修习梵行。如果当那戒律清净的话，则在于如来之处，得以修习梵行。凡夫之人也当取证灭度。所以的缘故就是：凡夫的

人也有如此之戒法之故。

世尊所说之法，乃以次第而成道，而得至于涅槃界的，并不是唯独戒清净，而得至于灭度的。犹如有人欲登上七重（层）的楼上时，必须以次第而至，戒清净之义，也是如是，渐渐的至于心（心清净），由于心而至于见（见清净），由于见而至于没有犹豫（无疑清净），由于无犹豫而得至于净于行迹（行迹清净），由清净行迹而得至于道（道清净），由于净道而至于知见（知见清净），由于净知见而得至于涅槃的。」

这时，舍利弗即赞称而说：「善哉！善哉！快说此义（说的很对）。你现在叫做甚么名字呢？诸比丘梵行的人，称呼你为甚么德号呢？」满愿子说：「我现在的名叫做满愿子，母姓为弥多那尼（弥多罗尼，满慈女）。」

舍利弗说：「善哉！善哉！满愿子！在贤圣法中，实在并没有人能和你相匹等的了。你乃怀抱甘露，而演布无穷，我现在所问的甚深之义，你都统统演说殆尽。倘使诸梵行的人，将你戴在于头上而周行于世间，仍然不能得报你的大恩的。凡是有人来亲近问讯您的话，即那些人便能快得善利。我现在也同样的已得其善利，已承受其教的了。」

满愿子回答说：「善哉！善哉！如你所说的。你现在的名字叫做甚么？诸比丘是怎样的称号您呢？」舍利弗回答说：「我的名叫做忧波提舍（译为大光，从父得名），母名叫做舍利（鹞鹞，眼锐如鹞），诸比丘都叫我为舍利弗（鹞子）。」

满愿子说：「我现在和大人在此共论，开始时并不知道是一位法的大主来到这里的。假如知道您是舍利弗尊者来到这里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如此这般的共相酬答的了。然而尊者问我此甚深之义时，我却寻时发遣（不知对方为最伟大的比丘，而却滔滔不绝的把要说的话都统统讲出来）。善哉！舍利弗！您为佛弟子当中的最上首，能恒以甘露的法味，而自娱乐。如果诸梵行之人，将尊者舍利弗您戴在于头上，而周行于世间，从岁至于岁，仍然不能报答如此之大恩的。凡是有众生来问讯于尊者，来亲近于您的话，那些人就快得善利，我们也同样的快得善利。」

那个时候，二位贤者在于那个园内，共作如是的论议！

这时，二人各闻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等法及昼度 水及城郭喻 识均头二轮 波蜜及七车

（1.等法经，以及2.昼度经，3.水事喻经，以及4.城郭喻经，5.神识住经，6.均头比丘经，7.8.二转轮圣王经，9.波蜜经，10.七车喻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三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四

概要：本品由世界之成立与破坏之说明为始，依次为因于跋耆国人具足七法，而阐述比丘之七不退法，贪、瞋等的七使，有七种无上的福田之人，应修十念之事，除有漏之法，成就七功德之法，应思惟死想，为波斯匿王而说七尼捷子、七裸形人、七黑梵志、七裸形的波罗门，最后为迦旃延的说法。

### 三五五

大意：本经叙述败劫（坏劫）之时，有七日之出现，世界就坏灭，一切都归于无常。成劫之时，世界会生成，在光音天的天神会来此世界，部份的天众，由于贪食而沦落在此人间定居，而衍生子孙。嗣后而有四姓之分，有五谷之生，而有了生老病死，终于不得尽诸苦际。叫人常禅坐，不可懈怠。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吃食之后，都集在于普会讲堂，都作如是的论议：「此须弥山（妙高山）乃极为广大，并不是众山所能及的。甚奇！其特！（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实在是非常的殊特）。是那么的广大，那么的峻险！虽然是如是，但是不久的将来，仍然会坏败，不会有遣余的。那些依于须弥山，更有的大山，同样的也会坏败的。」

那时，世尊以天耳而听到众多的比丘在作这些论议之事，就从其座位站起，往至于那个讲堂，即就坐在那里。当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在这里论议甚么呢？欲施行甚么事呢？」诸比丘们回答说：「众人集在这里，正在论说正法之事，刚才所论说的均为是如法而说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善哉！比丘！你们出家，正应论说正法之论，同时，又应不舍弃贤圣的默然为是。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比丘集聚在于一处时，就应当施行二事的。那二事呢？第一是应当共同谈论正法，第二就是当应贤圣之保持默然。你们如论此二事的话，终会获得安隐，不会失去时宜的。你们刚才到底是作甚么如法之议呢？」

诸比丘们回答说：「这次众多的比丘来集于此讲堂时，都作如是的论议的：『甚奇！甚特！此须弥山乃那么的极为高，又广大！但是此须弥山虽然为如是，不过不久的将来仍然也会败坏，以及四面的铁围山也当会如是的坏败的。』刚才集在于此所作的议论，就是如是的如法之论的。」

世尊告诉他们说：「你们欲闻此世间的境界的坏败之变吗？」诸比丘们白佛说：「现在正是时候，唯愿世尊：应时演说，使众生之类，都能心得解脱！」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如听后，应善思念，应藏在于心怀。」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那时，诸比丘们，正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须弥山确实为极高而广大，并不是众山所能及的。如比丘们欲知道须弥山的话，就认为是这样就是了：出水上之高度为八万四千由旬，入水的

深度也是八万四千由旬。须弥山为四种宝所造成的，所谓金、银、水精、琉璃是。又有四角，也是四种所造的，所谓金、银、水精、琉璃是。有金城而银的郭，银城而为金郭，水精城而为琉璃郭，琉璃城而为水精郭。须弥山的顶上有五天在那里居止，都是由于宿缘而住在于其间的。那五天呢？所谓在那个银城中，有细脚天在那里居止；那个金城中，有尸利沙天那里居止；水精城内，有欢悦天在那里居止；琉璃城内，在力盛天在那里居止；金城与银城的中间，有毗沙门（北方，多闻）天王在那里居住，率领诸阅叉（夜叉，捷疾鬼），有不可称计之多；金城和水精城的中间，有毗留博叉（南方，增长）天王，率领诸龙神在那个地方居止；水精城和琉璃城的中间，有毗留勒叉（西方，广目）天王在那里居止；琉璃城和银城的中间，有提头赖咤（东方，持国）天王在那里居止。

比丘们！当知！须弥山下有阿须伦（阿修罗，非天）居止在那里。假如阿须伦欲和三十三天共斗之时，首先会和细脚天共战斗；倘若得胜的时候，就会再至金城去和尸利沙天共战斗；如已战胜尸利沙天的话，就会又至水精城和欢悦天共斗；如果已胜其天的话，就会再到琉璃城去和力盛天战斗；如已胜其天的话，便会和三十三天共斗。

比丘们！当知！须弥山顶有三十三天在那里居止，昼夜都同样的照明，其光明乃出自三十三天的身上，而相互普照之故，才会致于如是而已！依须弥山，而有日月的流行，日天子的城郭，其纵广为五十一由旬，月天子的城郭，其纵广为三十九由旬，最大的星球的纵广为一由旬，最小的星球的纵广为二百步。须弥山顶的东、西、南、北的纵广为八万四千由旬，近于须弥山的南方有大铁围山，长广为八万四千里，高度八万里。又此山表，有尼弥陀山（持边，七重金山的最外边之山），围绕其山；离开尼弥陀山之处，又有山，其名叫做法罗山（担木山），离开此山，又更有山，其名叫做伊沙山（持轴山），离开此山，又更有山，名叫做马头山（山形似马头），离开马头山，又更有山，其名叫做毗那耶山（鼻头山）；其次，毗那耶山又有山，名叫铁围大铁围山。

铁围山的中间有八大地狱，一一的地狱都有十六隔子（十六小地狱）的地狱。那个铁围山在于阎浮里地，为多所饶益。阎浮里地如果没有铁围山的话，这里就会恒常为一臭处的了。铁围山表有香积山（香醉山），香积山侧有八万四千的白象王止住在其中间。象王各有六只牙，都以金银校饰的，那个香山中有八万四千窟，诸象都在那里居止，都为金、银、水精、琉璃所造的。最上的象，则为释提桓因（帝释天）亲自驾乘，最下的象，乃为转轮圣王所乘的。香积山侧有摩陀池水，都生优钵（青色）莲华、拘牟头（地喜）华。那些诸象，都掘莲华根而吃的。摩陀池水侧又有山，名叫做优阁伽罗，那个山都生若干种的草木，鸟兽、虫豸，都在于其中间。依在于那个山，均有神通得道的人住在于其中间。其次，又有山，名叫般荼婆，次又有山，名叫耆闍崛山（灵鹫山），这是阎浮里地所依的地方。

比丘们！当知！或者有时，假若此世间欲坏败之时，天空就不降雨，所种的生苗，就不再长大，诸所有的小河泉源，都均会枯竭。一切诸行，都均会归为无常，都均不得久住。比丘们！当知！或者有时，此四大驶河，所谓恒伽（恒河）、私头（信度河）、死陀（细多河）、婆叉（缚刍河），也都同样的会枯竭而没有遗余。像如是的，比丘们！所谓无常而变，正是如此之谓而已！

比丘们！或者又有时，假若此世间有二日之出现时，这时，百草树木都均会凋落。像如是的，比丘们！无常变易，不得久停，到那个时候，诸泉源小水，都均会枯竭。比丘们！当知！如果二个太阳出现之时，那个时候，四大海水，百由旬之内，都均会枯竭，渐渐而至于七百由旬，海水都会自然的竭尽。比丘们！当知！如果在世间里，有三日出现之时，这时，四大海水，千由旬之内，其水会自然竭尽，

渐渐的乃至于七千由旬，海水都会自然的竭尽。比丘们！当知！如果四日出现于世间时，四大海水，只存在于深度千由旬处。像如是的，比丘们！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的，都不得久住。

比丘们！当知！或者有时，如果在世间里有五日之出现时，这时，四大海水，残余的为七百由旬之水，渐渐的消至于百由旬。比丘们！当知！如果五日出现之时，这时，海水只存在为一由旬，渐渐的水竭而没有遗余。如果五日出现之时，其余的正有七尺之水之存在，但是都由因五日出现之时，这些海水都会竭尽而没有遗余。比丘们！当知！一切行都是这样的无常的，都不得久住。

比丘们！当知！或者有时，六日出现于世间时，此地之厚度六万八千由旬，都均会冒出烟来，须弥山也渐渐的会融坏。如六日出现之时，此三千大千的国土，都均会融坏，犹如陶家之烧瓦器那样。这时，三千大千的刹土，也是如是，都会洞然火

出，没有不周遍的。比丘们！当知！如六日出现之时，八大地狱也同样的会消灭。人民都会命终。依在须弥山的五种之天，也是一样的命终。三十三天、艳天（夜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也同样的会命终，宫殿都会为空无。如六日出现之时，这时，须弥山，以及三千大千的刹土，都均会洞然而没有遗余。像如是的，比丘们！一切行都是无常，都不得久住。

比丘们！当知！或者有时，如七日之出现，这时，此地虽其厚度为六万八千由旬，以及三千大千的刹土，均都会起火的。如又七日出现之时，此须弥山就会渐渐的融坏，百千由旬内自然会崩落，永远不会有遗余，也已不再见到尘烟之分，何况见到其灰呢？这时，三十三天，乃至于他化自在天的宫殿，都均被火燃。此间的火炎乃至于梵天上。刚出生在那里的天子之在于那个天宫的，从来并不看见过劫烧的情形，而这次见此炎光时，都普皆怀着恐惧之心。都畏惧被火所烧；但是那些旧生的天子们，因曾经看见过这种劫烧，便来慰劳这些后生的天子而说：『你们不可怀着恐惧之心，这些火，终究是不会来到于这里的。』比丘们！当知！七日出生之时，从此间至于第六层天，乃至三千大千的刹土，都均会为灰土，已没有形质之兆象的了。像如是的，比丘们！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不可以久保，都会归于尽的。那个时候的人民，命终之后，都会生在于他方的刹土，或者会生在于天上。假如又有地狱中的众生的宿罪已毕的话，或者也会生在于天上，也会生在其它地方的刹土的。假如那个地狱的众生的宿罪未毕时，又会移到他方的刹土（同样在那个地方的地狱）。比丘们！当知！如七日出生之时，就不再有日月光明星宿兆象，这时，日月已灭，已不再有昼夜的了。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由于因果果报，致有如是的坏败。

其次，比丘们！当知！劫如复还而成就之时，或者于此时，火还自灭，虚空之中，会有大云之起，渐渐的降下雨来。这时，此三千大千的刹土里，水会遍满于其中，水乃至会达于梵天上。比丘们！当知！这时，此水会渐渐的停住而自消灭。又有风之吹起，名叫随岚（毗岚，迅猛风），会吹此水而聚着于一处。这时，由于那个风，而生起千座的须弥山，千座的祇弥陀山，千座的尼弥陀山，千座的佉罗山，千座的伊沙山，千座的毗那耶山，千座的铁围山，千座的大铁围山。又会生起八千间的地狱，又会生千座的马头山，千座的香积山，千座的般荼婆山，千座的优闍伽罗山，千个的阎浮提，千个的瞿耶尼，千个的弗于逮，千个的郁单曰；又会生千个的四海水，又生千个的四天王宫，千个的三十三天，千个的艳天，千个的兜术天，千个的化自在天，千个的他化自在天。

比丘们！当知！或者有如此之时，水灭而地还复而生。这时，地上自然的会有地肥（大地生成之物），乃极为香美，胜于甘露，欲知那地肥的气味，就如同甜饮那蒲桃酒之味就是了。比丘们！当知！或者

有如此之时，光音天自相谈论而说：『我们欲到阎浮提，去观看那个地方的地形之还复之时的情形。』光音天子就这样的下降而至于世间，那时，看见地上有如此的地肥，便用手指，去尝着于口中而取食。当时，天子食地肥多的，就一转而没有威神，又没有光明，身体遂粗重而生骨肉，就舍弃了其神足，不再能飞。又那些天子之食地肥之比较少的人，身体就不粗重，也不会失去其神足，也能在于虚空中飞行。

这时，天子之失去神足的，都互相号哭，而自相说言：『我们今天已极为穷厄，又失去了神足，就住在于此世间，不能再还天上，就食此地的地肥吧！』说后，各各都相视彼此的颜色。那时，天子中，欲意比较多的，便成为女人，遂行情欲，而共相娱乐。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最初成就世间之时，有了如此的淫法流布于世间，是旧常之法，是女人必定会出于世间之事，可说也是旧法，而不是适于现在之法。这时，其余的光音天看见这些天子既已堕落，就都来呵骂而对他们说：『你们为甚么行这不清净之行呢？』这时，众生们又作如是之念：我们应作方便，宜共止宿，使他人看不见。就这样的转转而作屋舍，自己蔽覆其形体。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有如此的因缘，而现在有这些屋舍的由来。

比丘们！当知！或者有时，地肥曾经自然的入于地，后来就转生粳米，而极为鲜净，也没有皮表，极为香好，使人食后，都为肥白。朝晨去收成，而夜幕又再生，暮夜去收成，而翌朝又再生。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的那时始有如此的粳米之名之生。比丘们！或者又有这种时：人民都懈怠而不勤勉于生活。这种人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为其么须要日日（每天）去收取此粳米呢？应该二天收取一次，就成了。这种人便每经二天才去收取一次粳米。那时，人民就展转而怀妊，由此而转为有生分。

又有众生对那一位众生说：『我们共同去取粳米吧。』这时，那人回答说：『我已经收取二天份的食粮了。』此人听后，便生如此之念：我应当储存四天份的食粮为是。就这样的实时去办理四天份的食粮。又有众生对那一位众生说：『我们一块儿到外面去收取粳米吧！』此人回答说：『我已收取四天份的食粮了。』那人听后，便生如是之念：我应该办理八天份的食粮。就这样的去办理储存八天份的食粮。那时，那些粳米，由于大家去乱取之故，就再也不如从前那样的更生。

这时，众生都各生如是之念：世间有大的灾患，现在这些粳米已不再如本来之时那样的丰富了，现在应当分此粳米为是。就这样的，那时去分配粳米。那个时候，众生又生此念：我现在应该自藏粳米，而当应去盗他人的粳米为是。这时，那位众生就自藏粳米，同时也开始去盗取他人的粳米。粳米的主人发见他人来盗他的粳米后，就对他说：『你为甚么缘故，来取我的粳米呢？这次舍你的罪，以后不可再犯！』那时，在世间里，始有此盗心之事。这时，又有众生听到这些话后，又自生念：我现在也可自藏粳米，而当应去盗他人的粳米。这时，那位众生便舍放（藏储）自己之物，而去窃取他人之物。那位物主发见之后，对那个人说：『你现在为甚么缘故盗取我的粳米呢？』那人却默然不回答。这时，物主就实时以手奉相加，叫他自今以后，不可再来相侵入。

这时，众多的人民听到众生相互窃盗，就各共云集，自相谓言而说，『在世间里有如此的非法，各共相盗之事发生不止，现在就应当立一守田的人，使其守护各人的田物。如果有众生为聪明高才的话，就应当拥立他作为守田之主。』这时，就经过选择田主之后，便向此田主而说：『您应知道！在世间里有如此非法窃盗的事件之发生。你现在守护田地，当看雇其值，诸人民如果来取他人的粳米的话，您就应惩罚其罪。』那时，就这样的安置一位田主。比丘们！当知！那时，那位守田的人，就称号为刹刹种。这都是旧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法。」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始有刹利种 姓中之上者 聪明高才人 天人所敬待

（始有如是的刹利之种，为姓中之上的，是聪明而高才的人，是天人所敬待的人！）

那时，如有人民侵占他人的财物的话，此时，刹利（田主，地主，国王）便会抓取而惩罚他。如果那些人又不改其罪愆，仍然犯罪的话，在那个时候，刹利之主，便会敕作刀杖，将那些人取缚而梟其首（斩首示众）。那时，在世间里，始有如是的杀生（斩首示众的行动）。这时，众多的人民听到如此的教令：『如果有人窃盗他人的粳米的话，刹利主就会抓取去斩杀。』大家听此刑法后，都怀恐惧，衣毛都倒竖起来。大家因此，就各作草芦，在其里面去坐禅，去修其梵行，都专一其心，舍离家业、妻子、儿妇，而独静其志，而修习梵行。因此以来，而有了婆罗门（净裔，神职人物）之名姓的产生。这时，便有如是的二种姓出现于世间。

比丘们！当知！那个时候由于窃盗之故，便有了杀生（斩首），由于杀生之故，便有了刀杖（兵器之制作）。这时，刹利主告诉人民说：『如果有端正而高才的人的话，当会使他统治此人民。』又告诉他而说：『如果有人民犯窃盗的话，便应惩治他的罪。』那时，就这样的，便有了此毗舍（农工商之从事者）种姓之出现于世间。

那时，有好多的众生便生如是之念：今天这些众生之类，会各共杀生的原因，都是由于业所导致的。现在应该来往周旋，自求生活为是。那时，便有首陀罗（工巧）种姓之出现于世间。」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初有刹利种 次有婆罗门 第三名毗舍 次复首陀姓

有此四种姓 渐渐而相生 皆是天身来 而同为一色

（最初有刹利种之出现，其次为有婆罗门种之产生，第三种姓名叫毗舍，其次有首陀罗姓之名位。有此四种姓，渐渐的相生而起，最初都是由于天身而来的，都是同为一种色的！）

比丘们！当知！那个时候，有了这些杀生、盗心之故，已不再有如是这般的自然粳米。那时，便有了五种的谷子。第一就是根子，第二就是茎子，第三就是枝子，第四就是华子，第五就是果子，以及其余所生的种子，就是所谓五种之子。这些都是由于他方刹土之风所吹使而来，而取用这些作为种子，以此而自济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在世间里有如此的瑞应，然后便有了生、老、病、死，致使今天有了如此的五盛阴身，不能得尽于苦际，这名叫做劫之成败时的变易。我已和你解说的事，都是诸佛世尊常所应行应说之法，现在都已为你讲说过了。你们应当乐于闲居静处，在那里念念禅坐，不可生起懈怠之念。现在如不精诚的话，后悔就没有益了。这就是我的教诲！」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五六

大意：本经叙述阿闍世王欲征伐拔祇国，就派婆利迦去请示佛陀。佛说拔耆族人乃修七种不衰退之法，并不是外寇所能侵，王乃作罢。佛陀也说明比丘之七种不退转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

之处，和大比丘之众五百人俱在。

这时，摩竭国王阿闍世，在于群臣当中，作如是之说：「此拔祇国内，乃极为炽盛，人民非常的多，我欲去攻伐，好收摄其邦土。」当时，阿闍世王曾经告诉婆利迦婆罗门（禹舍大臣）说：「你现在到世尊之处，拿我的姓名，去问讯世尊，礼敬承事后，而说：『大王阿闍世，曾叫我代他向世尊说：意欲去攻伐拔祇国，是否可以么？』假若如来有所交代之语的话，你就把它善加思惟，回来时向我说。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所说之语，是始终不会有二之故。」

这时，婆罗门受王的教敕之后，就往至于世尊之处，和世尊共相问讯之后，退坐在一边。这时，婆罗门白佛说：「阿闍世王叫我代他礼敬世尊，承事问讯！」又重白说：「大王意欲去攻伐拔祇大国，叫我先来问佛，是否可行？」那时，那位婆罗门还是以衣覆在于头脚，穿着象牙的屣，腰带利剑，不应该和他说法的。

这时，世尊乃告诉阿难说：「如果拔祇国的人民曾修七法的话，即究竟不会被外寇所坏的。那七法呢？（一）如当拔祇的人民，都集在于一处，而不散的话，便不会被他国所败坏的，这就是所谓初法（第一法）不会被外寇所败的。

（二）又次，阿难！拔祇国的人上下都和顺，拔祇的人民就不会被外人所擒的。这就是所谓，阿难！所谓第二之法，不会被外寇所败坏的。（三）又次，阿难！如拔祇国的人也不淫他人，不着于他人的女人之色，这就是所谓第三之法，不会被外寇所败坏的。（四）又次，阿难！如拔祇国不从此间而传至彼间，又不从彼间传至于此间，这就是所谓第四之法，不会被外寇所败坏的。（五）又次，阿难！如拔祇国的人，能供养沙门、婆罗门，都承事礼敬梵行之人的话，就是所谓第五之法，这时，便不会被外寇所败坏的。（六）又次，阿难！如拔祇国的人民不贪着于他人的财宝的话，就是所谓第六法，不会被外寇所败坏的。

（七）又次，阿难！如拔祇国的人民都皆同一心，都向于神寺，都专精其意的话，便不会被外寇所败坏，就是所谓第七之法，不会被外寇所败坏的。这就是所谓，阿难！所谓那些拔祇的人民，曾修此七法的话，终究不会被外人所败坏的。」

这时，梵志白佛说：「假如那些人能成就一法的话，犹不可以败坏，更何况修习七法，怎么可以败坏呢？止！止！（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世尊！国事猥多，我要回去了。」那时，梵志就从座起而去。

那位梵志离开后，不远之处时，那时，世尊曾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当说七种不退转之法。你们要谛听！听后要善思念其义。」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世尊！」那时，诸比丘们就从佛而受教。世尊告诉他们说：「甚么为之七种不退转之法呢？比丘们！当知！如比丘们共集在一处，都非常的和顺，上下都相奉，都转进于上，而修诸善法，并不退转，也不被弊魔所得便，这就是所谓初法（第一种）不退转。

又次，众僧都和合而顺从其教，转进于上，而不退转，不被魔王所败坏，这是所谓第二种之法不退转的。又次，比丘！不着于事务，不修世荣，而转进于上不被魔天所得其便，就是所谓第三种之不退转之法的。又次，比丘！不去讽诵杂书，不为杂书而整天都策役其情意在其里面，应转进于上，而不被魔王得到其便利，这就是所谓第四种不退转之法。

又次，比丘！勤修其法，而除去睡眠，都恒常自己警寤，而转进于上，不被弊魔得到其便利，就是所谓第五种不退转之法。又次，比丘！不去学习算术，也不使人去学习，都乐于闲静的地方，去修习其法，而转进于上，不被弊魔得到其便利，就是所谓第六种的不退转之法。又次，比丘！应生起一切世间都不可乐之想，而修习禅行，忍诸法之教，转进于

上，不被魔所得其便利，就是所谓第七种不退转之法。如果有比丘，能成就此七法，

而共为和顺的话，便不会被魔得到其便利的。

那时，世尊并说此偈而说：

除去于事业 又非思惟乱 设不行此者 亦不得三昧

能乐于法者 分别其法义 比丘乐此行 便致三昧定

（应该除去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业，同时又不乱思惟。假如不这样去做的话，就不能得到三昧的。能乐于此法的人，必定是善于分别其法之义，一位比丘如能乐于此行的话，便能致于三昧禅定的！）

「因此之故，比丘！当求方便，去成就此七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五七

大意：本经叙述贪欲、瞋恚、憍慢、愚痴、疑、见、欲世间等七使，会使人流转生死，不得解脱。应当修学念、法、精进、喜、猗、定、护等七觉意去对治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讲说七使（七烦恼）之事，你们听后要善于思念。」诸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诸比丘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那七使呢？第一就是贪欲使，第二就是瞋恚使，第三就是憍慢使，第四就是痴使，第五就是疑使，第六就是见使，第七就是欲世间使（有贪使）。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有此七种使，使众生之类，永处于幽闇，缠结其身，使其流转于世间，没有休息，也不能知道生死的根源。有如那二匹牛，一匹为黑色的，另一为白色的，这二匹牛共同挂一轭（牛车的颈木，也就是扼住牛颈之用的曲木），共相牵引，不得有相违远。这些众生之类，也是如是，都被这些贪欲使、无明使（痴使）所缠结，不得相离开，其余的五使也是同样的追从而不离。五使之适从，以及七使，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凡夫的人，被这些七使所缠缚的话，就会流转于生死，就不得解脱，不能知道苦的元本。

比丘们！当知！由于此七使之故，便有了三恶趣：地狱、畜生、饿鬼。由于有了此七使之故，便不能得度弊魔的境界，然而此七使之法，又有七种的药法的。那七药呢？对于贪欲使的话，就用（一）念觉意之药去治它；对于瞋恚使的话，就用（二）法觉意之药去治它；对于邪见使的话，就用（三）精进觉意之药去治它；对于欲世间使的话，就用（四）喜觉意之药去治它；对于憍慢使的话，就用（五）猗觉意之药去治它；对于疑使的话，就用（六）定觉意之药去治它；对于无明使的话，就用（七）护觉意之药去治它。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使用七觉意之药去对治之意。

比丘们！当知！我本来还未成佛道，而行菩萨行之时，在道树之下禅坐，便生如是之念：欲界的众生到底是被甚么所系缚的呢？又作如是之念：这些众生之类，都是被七使所系，而流转于生死，而永远不得解脱的。我现在也同样的被此七使所系缚，才不得解脱的。那个时候，又作如是之念：对于此七使，应该要用甚么方法去治它呢？又再思惟如下：对于此七使，就当用七觉意去治它，我应当要思惟七觉意才是。当我思惟七觉意的时候，有漏心就因此而灭尽，就因此而得解脱，就因此

而后成无上正真之道。我在那时，曾经在七天当中，结跏趺之坐，一再的重新思惟此

七觉意之法。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如果欲舍弃七使的话，就应当思念而修行七觉意之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五八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修行慈、悲、喜、护、空、无想、无愿等七种法的话，则这种人乃可事、可敬的人，是世间的无上的福田，在于现法当中可得果报，故应勤加修持七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七种的人，为可以奉事，可以尊敬的人，是世间的无上的福田。那七种人呢？所谓七种人就是：第一为行慈，第二为行悲，第三为行喜，第四为行护（舍），第五为行空，第六为行无想，第七为行无愿。这就是所谓七种人可以奉事，可以尊敬，是世间的无上的福田。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如有众生行此七法的话，就能在于现法当中获其果报之故。」

那时，阿难白世尊说：「为甚么缘故不说得证须陀洹（初果）、斯陀含（二果）、阿那含（三果）、阿罗汉（四果）、辟支佛（独觉）、佛陀等圣者，而说此七事呢？」

世尊告诉他说：「行慈等七种人的其行，和须陀洹乃至佛陀的其事，为有所不同的。虽然供养须陀洹，乃至供养佛，都有福报，但是不一定在于现在世能得福报的。然而供养行慈等七种人的话，即在于现世就能得到其报的。因此之故，阿难！应当要勤加勇猛去成办此七法。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五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阿难：毗罗先长者七天后，就会命终，会堕落地狱。由于阿难度他使他出家一天，而勤修十念，当天命终之后，会生四天王天中。佛陀也为此毗罗先当会七变周旋于天人当中，最后得人身而出家学道，而尽于苦际。因此，当求方便，修行十念。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毗舍离国的猕猴池侧，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时，世尊到了乞食之时，着衣持钵，带领阿难进入于毗舍离城内去乞食。那时，在毗舍离城内，有一位大长者，名叫毗罗先，为一位饶财多宝，不可称计之多的人。但是却为一位悭贪，并没有惠施之心的人。他唯食其宿世所种的福报，更不再造新的福业。有一个时候，那位长者率领诸婬安在后宫作倡伎乐（歌舞快乐），自

相娱乐在那里。

那时，世尊往诣于那个街巷，虽然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仍然开口问阿难说：「现在听到有人在作倡伎乐，到底是那一家呢？」阿难白佛说：「是毗罗先长者之家。」佛陀告诉阿难说：「这位长者自此以后经过七天之时会命终。命终之后当会生在于涕哭地狱之中。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乃是常法。因为如果断灭善根之人，在其命终之时，都会生在于涕哭地狱之中的。现在这位长者的宿福已享尽，更不再造新的福业之故。」

阿难白佛说：「是否有甚么因缘（办法），能使这位长者在七天后，能免命终之事吗？」佛陀回答阿难说：「并没有甚么因缘得以不命终的！因为往昔所种之行，今天已尽了，这是不可免的事。」（指命终事）阿难白佛说：「是否有方便之宜，使这位长者不须生在于涕哭地狱的吗？」佛陀告诉阿难说：「有的！有这一种方便可以使这位长者不入于地狱的！」阿难白佛说：「那一种因缘可以使这位长者不入于地狱呢？」佛陀告诉阿难说：「假如这位长者能够剃除须发，穿三法衣，出家去学道的话，便得免此地狱之罪的。」阿难白佛说：「现在我乃能使这位长者出家去学道的。」

那个时候，阿难辞离世尊后，就到那位长者之家，站在于长者之家的门外。这时，长者遥见阿难之来临，就出门外去奉迎，便请阿难就坐。这时，阿难对长者说：「现在我乃由一切智人（佛陀）之处听来的。佛陀今天记述你说：你的身，从此以后，经过七天，当会身坏命终，而生在于涕哭地狱之中。」长者听后，即怀恐惧之心，衣毛都倒竖起来。乃白阿难说：「是否有那一种因缘，使我七天之后，不会命终之事吗？」阿难告诉他说：「并没有甚么因缘可使七天后得以免于命终的。」长者又白他说：「那么，是否有甚么因缘，在我命终之后，不须生在于涕哭地狱之中之事吗？」阿难告诉他说：「世尊也有此种教言的：如果长者你能够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去学道的话，便能得以免于入于地狱之中。你现在就应该出家学道，祈能得到彼岸（涅槃·解脱）。」长者白言说：「阿难！请您先回去，我正会随后就来。」

这时，阿难便舍长者家而回去。长者便作如是之念：所谓七天，日子还远的。我现在应该以五欲自娱乐，然后当出家去学道为是。过了一天，阿难又到长者之家，对长者说：「已经过一天了，残余的时间，只有六天而已，可以随时去出家吧！」长者白言说：「阿难您先回去，我正会随后就来。」

但是长者却仍然如故，并不去出家。这时，阿难经过二天、三天，乃至六天，天天都到长者之家，对长者说：「应可随时出家，不然的话，后悔就来不及了。假如不出家的话，今天命终之后，当会生在于涕哭地狱之中的。」长者白阿难说：「尊者您先回去，我正会随后而来。」阿难告诉他说：「长者！今天你还有甚么神足可以到那个地方呢？（指欲出家之处）刚才为甚么又说言欲遣走我呢？现在我要你和我同于此时一起走！」

当时，阿难就引导这位长者往至于世尊之处，到达后，头面礼足，白佛说：「现在这位长者欲得出家学道，唯愿如来允许其剃除须发，使他得能学道！」佛陀告诉阿难说：「你现在可以亲自度这位长者吧！」

这时，阿难受佛的教敕之后，实时给与长者剃除须发，教令他着三法衣，使他修学正法。当时，阿难使长者成为比丘后，就教这位比丘说：「你应当念念修行（勤加修持）。应当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安般（数息观）、念身、念死，应当修行如是之法。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行此十念的话，便能获得大果报，便能得到甘露法味。」当时，毗罗先就依教而去修行如是之法后，也就在于那一天命终，命终后往生于四天王天中。

这时，阿难就阉维（火葬）其身，然后回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立在于一边。那时，阿难白世尊说：「刚出家的那位毗罗先比丘，现在已经命终了。他到底是转生在于甚么地方呢？」世尊告诉他说：「现在这位比丘命终之后，已转生在于四天王天当中。」阿难白佛说：「在那个地方如果命终之后，当会生在于甚么地方呢？」

世尊告诉他说：「在那里命终之后，当会生在三十三天，然后展转而生于艳天（第三天）、兜术天（第四天）、化自在天（第五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在那里命终之后，会一再的依次而转生于下一天。乃至在生于四天王天中。这就是所谓，阿难！所谓毗罗先比丘会为七反周旋于天人之中，最后得人身，而出家学道，当会尽其苦际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向于如来有信心的缘故。」

佛陀又说：「阿难！当知！这阎浮提地的南北为二万一千由旬，东西为七千由旬，假如有人供养阎浮里地里面的人，其福德为多与否呢？」阿难白佛说：「甚多！甚多！世尊！」佛陀告诉阿难说：「如有众生。如穀牛乳的时顷，具有信心不绝，而修行十念的话，其福德乃不可思量，并没有人能思量的。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求方便，去修行十念。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六〇

大意：本经叙述缘于见、恭敬、亲近、远离、娱乐、威仪、思惟等七法，则能净诸有漏之法。是具足一切的威仪，而能断结、去爱，而能度过四流，超越于苦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说极妙之法，初、中、竟都善（始终都是好的）。里面的义理很深邃，为具足而得修习梵行。此经的名叫做净诸漏之法，你们听后要善思念它。」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诸比丘乃从佛受教。

世尊垂告说：「甚么名叫做净诸漏之法呢？或者有有漏（执着于生存的烦恼），缘于见，而能得断灭；或者有有漏，由于恭敬，乃得以断灭；或者有有漏，由于亲近而得以断灭；或者有有漏，乃由远离而得以断灭；或者有有漏，由于娱乐，而得以断灭；或者有有漏，由于威仪，而得以断灭；或者有有漏，由于思惟而得以断灭。

（一）甚么叫做有漏乃由于见，而得以断灭呢？于是（是这样的）：凡夫的人，不覩见圣人，不顺从如来之法，不能拥护贤圣之法，不亲近于善知识，不和善知识从事。如其闻法而所应思惟之法，也不去分别（不了解），不应该思惟之法，却将它思惟不放。未生起的欲漏（爱欲烦恼），却一直生下去；已生起的欲漏，便把它增多；未生起的有漏，却会生，已生起的有漏，便会增多；未生起的无明漏（通于三界的烦恼），会生起，已生起的无明漏便会增多。这些法不应思惟，他却去思惟它。

（二）甚么叫做法应思惟，但是却不去思惟此法呢？所说的应思惟之法，乃是指未生的欲漏，而能使其不生，又生起的欲漏，乃能把它消灭；未生起的有漏，使其不生，已生起的有漏，能把它消灭；未生起的

无明漏能使它不生起，已生起的无明漏能把它消灭。这就是所谓此法应该可以思惟，但是却不去思惟，所不应该思惟的，却去思惟它。所应思惟的又不思惟，未生起的欲漏却会生，已生起的欲漏会增多；未生起的有漏却会生，已生起的有漏会增多；未生起的无明漏会生起，已生起的无明漏会增多。

这种人会作如是的思惟：为甚么有过去的那么久远之法呢？我现在应当也是同样的有过去之久远事。又会再思惟：没有过去的久远之法，怎么会有过去久远之法呢？到底是谁有过去的久远呢？为甚么又有当来之久远呢？我现在当会有将来的久远的。或者又会说：『没有将来之久远事，怎么会有将来的久远之法呢？到底是谁有将来的久远呢？为甚么有此众生之久

远呢？这众生之久远，到底是从甚么而来的？从此命终之后，当会生在于何处呢？』此人生起这种不祥之念，便会兴起六种的见解，会展转而生邪见之想：（一）有我见，审实有此见（实在生起有我的我之见）。（二）无有我见，审实兴起此见（实在生起没有我的我之见）。（三）有我见、无有我见，在于此中审实有此见（实在生起有我想之我见，与无我想之我见）。又一再的自观其身，而又兴起此见：（四）对于自己，不见自己；（五）又兴此见：对于无我，而不见无我，在此里面起这些见解。

那时，此人又生此邪见：因我，即是今世，也是后世，都常存于世间而不朽败，也不会变易，又不会移动。这就是所谓名叫邪见之聚。所有的邪见、灾患、忧悲、苦恼，都是由此而生的，是不可以疗治的，也是不能舍弃，都遂增苦本而已。由于是这样的，则不能算为是沙门之行，并不是涅槃之道。

又次，比丘！贤圣的弟子乃修行其法，不失去其次叙（有头绪），善能拥护其法，都和善知识共互从事，乃能善于分别，对于不可思惟之法，也能知道，所可以（应该）思惟之法，也能知道；对于所不应思惟之法，定不会去思惟，所应思惟之法，都能思惟。

甚么叫做不应思惟之法，不会去思惟呢？于是（是这样的：）那些诸法当中，未生欲漏的而生起，已生欲漏的已增多，未生的有漏而生起，已生的有漏又增多，未生的无明漏而生起，已生的无明漏又增多。这就是所谓此法不应该思惟的，能不去思惟它之义。

甚么叫做应该思惟，而去思惟它呢？于是（是这样：）对于那些诸法当中，未生的欲漏，而能使其不生，已生的欲漏，而使其消灭，未生的有漏，使其不生，已生的有漏，使其消灭，未生的无明漏，使其不生，已生的无明漏，使其消灭。这就是所谓此法应可思惟，而思惟它。

他对于不应思惟的，不去思惟它，可应思惟的，便去思惟它，他如能作如是的思惟的话，便能消灭三法。那三法呢？所谓（一）身邪（身见），（二）戒盗（戒禁取见），（三）疑（以上为三结）是。如果不知见的话，就会增加有漏之行，假如能见、闻、念（觉）、知的话，就不会增加有漏之行。如已知、已见的话，则有漏便不会生。这就是所谓此漏见所断的（烦恼乃由于知见而断的）。

甚么叫做漏，乃由于恭敬所断的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堪能忍受饥寒，勤苦（耐苦）于风雨、蚊虻、恶言、骂辱，乃至身生痛恼，极为烦疼，生命垂危而欲断等苦，也能忍受。假如不这样的话，便会生起苦恼，如果又能堪以忍耐的话，就如的是不生。这就是所谓此漏恭敬所断的（烦恼乃由于恭敬忍耐而断的）。

甚么叫做漏亲近所断呢？于是：比丘！持心而受衣，不兴起为荣饰之心，唯为了欲支住其形体，欲除去寒热，欲使风雨不加害其身，又覆其形体，不使其外露（不裸体）。又持心，而随时（依时）去乞食，而不起染着之心，但为了欲趣支其形体，使旧痛得以差愈，新病不生，守护众行，没有所触犯，长夜能得安隐而修梵行，而久存于世间。又持心意，亲近于宝座时，并不为着荣华服饰，唯为了欲除饥寒、风雨、蚊虻之类，趣支于其形体，而能得行道

法而已。又持心亲近于医药，而不生起染着之心，对于那些医药，只为了欲使疾病除愈之故，身体能安隐而已。假如不这样的亲近的话，就会生有漏的苦患，如果亲近的话，就没有有漏之患。这就是所谓此漏亲近所断（有漏乃由于亲近一用所断灭的）。

甚么叫做有漏为远离所断的呢？于是，比丘！应除去乱想，有如恶象、骆驼、牛、马、虎、狼、狗、蛇、虻，以及深坑、危岸、荆棘、峻崖、湿泥那样，这些均应远离的。不可和恶知识从事，也不再和恶人相接近。能够熟于思惟而不去心首（常储存于心脑），假如不这样的护持的话，就会生有漏，假如能拥护的话，就不会生有漏。这就是所谓有漏远离所断（有漏乃由于远离所断的。）

甚么叫做有漏为娱乐所断的呢？于是，比丘！如生欲想，而不把它舍离，假如起瞋恚之想，也不把它舍离，倘又生起疾想（害想）时，也不把它舍离。假若不舍离的话，就会生有漏，假如能舍离的话，便能不起有漏。这就是所谓此漏娱乐所断（烦恼乃由于除断娱乐——恶喜乐而断灭的）。

甚么叫做有漏为威仪所断呢？于是，比丘！如眼根看见色境时，不生起色想，也不起染污之心。具足眼根，也没有缺漏而护眼根。如耳根闻声境，鼻根嗅香境，舌根知味境，身根知细滑（触境），意根知道法境时，都不起染污之心，也不起想着，而护持其意根。假若不这样的摄持其威仪的话，就会生有漏，如果摄持其威仪的话，就不会有有漏之患。这就是所谓此漏威仪所断（烦恼乃由于威仪所断的）。

甚么为之有漏乃由于思惟所断的呢？于是，比丘！应修习念觉意，而依于无欲，依于无污，依于灭尽而求出要。应修持法觉意，应修持精进觉意，应修持喜觉意，应修持猗觉意，应修持定觉意，应修持护觉意，而都依于无欲，依于无污，依于灭尽，而求出要。如果不学此七觉意的话，就会生有漏之患，假若能修持的话，就不会生有漏之患。这就是所谓此漏思惟所断（烦恼乃由于思惟所断的。）

再者，比丘！在于比丘当中，对于诸所有漏，如果为见断的话，便以见而断它，假如为恭敬断的话，便以恭敬而断它，倘若为亲近断的话，当以亲近而断它，假若为远离断的话，就以远离而断它，如为娱乐断的话，就以娱乐而断它，为威仪断的话，就以威仪而断它，为思惟断的话，就以思惟而断它。这就是所谓，比丘！具足了一切的威仪，能断结缚、能去爱结，能渡过四流（欲暴流、有暴流、见暴流、无明暴流等四暴流。三界的烦恼能流善品，如暴流之漂流一切），渐渐的超越一切苦际。这就是所谓，比丘！除灭有漏之法，为诸佛世尊常所施行的慈念一切有形之类。现在已经施行过了。你们应该常乐闲居于树下，去勤加精进，千万不可以有懈怠。如果现在不勤加精进的话，后悔就无益的（后悔来不及）！这就是我的训教。」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四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五

## 七日品第四十二

### 三六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均头说明如盖起僧伽蓝（寺院、僧舍）、布施床座、布施饮食、布施雨衣、布施医药、作井、近道作舍等七事的话，就能增益功德，其福德为不可以称量。应当求方便，成办这七种功德。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阿踰阇江的水边，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时，大均头在于闲静之处，曾作如是之念：是否有此义，能增益功德，或者没有这种道理呢？当时，均头就从其座站起，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均头白佛说：「世尊！我刚才在闲静之处，曾作如是之念：是否有这种道理，由于所行的众事，而得益，得功德的吗？我现在请问世尊您，唯愿为我讲说！」

世尊告诉他说：「有的！可得增益功德的。」均头白佛说：「怎样能得增益功德呢？」

世尊重告说：「会增益的，有七种之事，其福乃不可以称量之多，也没有人能算计其功德的。那七事呢？于是（是这样的：）一位族姓子，或者是族姓女，能在于未曾盖起僧伽蓝的地方，在于其处兴立的话，这就是其初福（第一福德功德），是有不可以称计之多的福的。

又次，均头！如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能够搬持床座，去布施给与那些僧伽蓝内之用，以及献与比丘僧的话，这就是所谓，均头！所谓第二种之福德，为不可称计之多的。又次，均头！如善男子、善女人，用饮食去布施那些比丘僧的话，就是所谓，均头！所谓第三种之福，是不可称计之多。又次，均头！如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将遮雨之衣布施给与比丘僧的话，就是所谓，均头！所谓第四种的功德，其福乃不可以计量之多的。又次，均头！如族姓子、族姓女，能够以医药布施给与比丘僧的话，就是所谓第五种的功德，其福乃不可以称计之多的。又次，均头！如善男子、善女人，能在近道作房舍，使那些当来过去（来来往往）的人，能得止宿的话，就是所谓，均头！所谓第七种功德，为不可称计之多的。

这就是所谓，均头！就是所谓七种功德之法，其福乃不可以称量的。不管是行，或者是坐，倘若命终之后，其福德也是随在其后面，有如物影之随于形那样，其福德实在不可以称计之多。所谓应有尔许的福德，也如大海水之不可能用升斗去量测那样，所谓当会有尔许之水，此七种功德也是如是的，其福德为不可以称限的。因此之故，均头！善男子、善女人应当求方便，去成办此七种功德。像如是的，均头！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均头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六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教令比丘修行死想，思惟死想，应当如婆迦利比丘之厌患此身为恶露不净那样，应该念出入息的往还之数，并在其中思惟七觉意。在出入息中思惟死想，便能脱离生老病死，愁忧苦恼。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该修行死想，思惟死想。」这时，在那座上，有一位比丘白世尊说：「我乃常恒的修行死想，恒常的思惟死想的。」世尊告诉他说：「你到底是怎样的思惟死想？怎样的修行死想呢？」比丘白佛说：「我思惟死想时，在心意里欲存七天，在此时思惟七觉意的话，则在于如来之法中，会有多所饶益，死后又无恨。像如是的，世尊！我就是这样的思惟死想的。」世尊告诉他说：「止！止！（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比丘啊！这并不是修行死想之行，这叫做放逸之法。」

又有一位比丘白世尊说：「我乃能够堪任修行死想的。」世尊告诉他说：「你是怎样的修行死想？思惟死想的呢？」比丘白佛说：「我现在作如是之念：意欲存在六天，思惟如来的正法后，便取命终，这样则有所增益。就是如是的思惟死想。」世尊告诉他说：「止！止！比丘啊！你所说的也是放逸之法，并不是思惟死想之法。」

又有比丘白佛说：「我欲存在五天。」或者说四天，又有说三天、二天、一天的。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止！止！比丘们！这些也同样是放逸之法，并不是思惟死想的。」

那时，又有一位比丘白世尊说：「我能够堪任于修行死想。」这位比丘乃这样的白佛说：「我到食时，着衣持钵，进入舍卫城去乞食，乞食后，还出舍卫城，归到住处，进入于静室中，思惟七觉意，然后则取命终。这就是思惟死想之法。」世尊告诉他说：「止！止！比丘啊！这也同样的并不是甚么思惟死想，并不是修行死想之法。你们诸比丘所说的，均为是放逸之行，并不是修行死想之法。」

这时，世尊乃重申告诉诸比丘们说：

「如果能如婆迦利比丘的话（舍卫城婆罗门出身，为信解脱第一，由罹病，自害），这样才能名叫思惟死想的。那位比丘乃善能思惟死想，乃厌患此身为恶露不净之物。如果比丘，能够思惟死想，系意在于前，内心并不移动，而念出入息（呼吸）之往还之数，在于其中间，思惟七觉意，就能在于如来法中，多所饶益。所以的缘故就是：一切行皆空、皆寂，生起与消灭，均为是幻化，并没有真实。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在于出入息中，去思惟死想，这样的话，便能脱离生老病死，愁忧苦恼！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知道，而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三六三

大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曾以为尼犍子、裸形人、黑梵志、裸形婆罗门等的裸形，以及极端的苦行者为之阿罗汉之行。佛陀为之开导，而说七裸形梵志等人并不是梵行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

独园。

那个时候，波斯匿王曾敕群臣而说：「赶快严饰宝羽之车，我欲往诣世尊之处，去礼拜问讯佛陀。」这时，大王就乘宝车出城，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即在于一边。那时，如来和算不尽的数量的大众，被他们围遶，正在与他们说法。当时，七位尼捷子，又有七位裸形的人，又有七位黑梵志，又有七裸形的婆罗门，从离开世尊不远的地方过去。

这时，波斯匿王看见这些人从离开世尊不远的地方过去的情形后，就白世尊说：「我观看这些人经过而不停下来。这些人都是少欲知足，并没有家业的连累。现今在此世间里，所谓阿罗汉的人，我想，乃以这些人为最上首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些人在众人当中，乃极修苦行，一点也不贪着利养的。」

世尊告诉他说：「大王！你究竟并不认识甚么叫做真人阿罗汉，不可说那些裸形露体的人就名叫做阿罗汉。大王！当知！他们的这些苦行都不是真实之行，应当观察久远以来的变化等事。又应观察可亲的人而知道可亲，观察可近的人而知道为可近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在过去久远的世代之时，有七位梵志，曾在于一处修学，年龄已极为衰弊之时，仍然以草作他们的衣裳，所食的都是以果蓏（果实与地瓜）。然而都起诸邪见，各人都生起这种心念：我们修持这些苦行之法，使我们的后来都能作大国王，或者求生帝释天、梵天，或四天王天。」

那个时候，有一位名叫阿私陀的天师

（仙人），是一位诸婆罗门的祖父（先祖），知道那些梵志的心中所念的，就从梵天上隐没，降临来到七位婆罗门之处。这时阿私陀天师乃脱掉天神的服饰，而作为一婆罗门的形像，在露地上经行。当时，七位梵志遥见阿私陀正在经行，就各怀瞋恚之心，而作如是之语：『这是那里来的贪着于欲念的人？敢出现在我们梵行人之前经行。现在当应以咒术使他灰灭！』这七位梵志就用手掬水去洒他，梵志并以咒而说：『你现在速化为灰土吧！』虽然婆罗门（梵志）遂怀这么大的瞋恚，但是天师的脸色却不因此而变，却倍更端正。所以的缘故就是：慈能灭瞋之故。这时，七位梵志便作如是之念：我们是否已退转禁戒（功行）了么？为甚么我们正起瞋恚，而那个人却反而自端正呢？

那时，那七人便对天师说此偈而说：

为天干沓和 罗刹鬼神乎 是时名何等 我等欲知之

（你是干沓和〔干闼婆，乐神〕吗？是

罗刹〔暴恶鬼神〕，或甚么鬼神呢？现在名叫甚么？我们欲知道其详！）

这时，阿私陀天师实时回答说：

非天干沓和 非鬼罗刹神 天师阿私陀 今我身是也

（我不是干沓和，也不是甚么鬼神，甚么罗刹鬼神。天师阿私陀，就是现在的我的此身。）

我现在知道你们的内心所念的，所以才从梵天上下降而来的！梵天那个地方，离开这里乃极为玄远的，那个帝释天身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转轮圣王一事，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得到的，不可以用这种苦行想作为释帝天、梵天、四天王天！』

这时，阿私陀天师并说此偈而说：

心内若干念 外服而麤犷 但勤修正见 远离于恶道

心戒清淨行 口行亦复然 远离于恶念 必当生天上

（内心有若干的思念，外身虽服，但是却为粗犷〔凶悍的样子〕，是不成的。只要你能勤修正见，能远离于恶道就是了。如行心戒清淨，口行也同样之理，而远离那些恶念的话，这样，就必定当会生上天上界的。）

这时，七位梵志白天师说：『你真的是天师吗？』回答说：『是的！但念梵志们不要以裸形的修法，就想得生于天上。未必然修这种苦行，就能得生梵天之处。又不

是暴露形体，作若干的苦行，就能得生于那个地方的。如果能够摄收你的心意，使它不移动，便能得生于天上界的。不可以你们所习得的，就想得生那些地方啊！』」

佛陀说到这里，叫一声「大王！」然后说：「你观察如上所说之义，就知道并不是甚么修练裸形等苦行名叫阿罗汉了。凡是凡夫的人欲知真人之事，那是所谓：此事不然的（不可能的），但是如为真人的话，就能分别所习的凡夫之行的。再者，凡夫的人，也不能知道凡夫之行，真人即能知道凡夫之行。但愿大王能知道，大王应当方便去了知久远以来的，并不是适宜于现在的，应当要如是而观。像如是的，大王！应当以方便而学习！」

那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如来所说的，乃甚为快哉！并不是世人所能晓了的。然而国事猥多，欲还回所住的地方（向佛告假）。」佛陀告诉大王说：「大王！宜知是时。」（应该的，时间差不多了。）那时，波斯匿王就从其座位站起，礼拜世尊之足后，便退而去。

那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三六四

大意：本经叙述迦旃延为诸比丘演说：「佛陀所论的，并不是天，并不是世人所能及的，乃非着于世间，也非住于世间」的这些深义。佛陀乃赞许其辩才，说他能广演如来所说的妙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翅（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的尼拘屡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在吃食过后，就从尼拘屡园出发，到达于毗罗耶致聚之中（大林名），在一株树下坐下来。这时，有一位执杖的释种（释氏），出迦毗罗越城，到达于世尊之处，在世尊的前面，默然的住在那里。当时，这位执杖释种，曾问世尊说：「沙门！你是作甚么教教？用甚么作为论据的人呢？」

世尊告诉他说：「梵志！当知！我所论的，并不是天、龙、鬼神等众生所能及的，也不是着于世间，又不是住于世间的。我所论的，正正就是这样而已！」这时，执杖的释种，乃俨头叹咤（奋头颦眉，伤叹）后，便退下而去。那时，如来就从座起，还诣于所止的地方。

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刚才在那个林园中打坐时，有一位执杖的释种，来到我处，问我而说：『沙门你是作甚么教与论的呢？』我回答他说：『我所论的，并不是天，并不是世人所能及的，也不着于世间，也不是住于世间的。我所论的，正就是这样而已！』这时，执杖的释种听此语后，便退而去。」那时，有一位比丘白世尊说：「甚么叫做不着于世间？又不是住于世间的呢？」

世尊告诉他说：「如我所论的，都不着于世间。如现在对于欲，而能得解脱，能断除释种的狐疑，而致于没有众想。我所论的，正就是这样而已！」世尊作此语后，就起而进入于室内。

这时，诸比丘乃各相谓言而说：「世尊刚才所论的，只略说其义而已，到底谁能堪任广说此义呢？」这时，诸比丘又自相谓而说：「世尊恒常叹誉尊者大迦旃延，现在唯有迦旃延能解说此义而已！」这

时，众多的比丘就向迦旃延说：「刚才，如来曾经略说此义，唯愿尊者您，当广演

说其义，将事事分别，详细解说，使众人都能得以了解！」

迦旃延回答说：「犹如在聚落里，曾有人出于其村，欲求真实之物那样，那个人如看见大树，便取而斫杀，然而都取其枝叶，都舍去其根干而去。现在的您们也是如是，舍弃如来后，来从枝叶求实真之物。要知道！如来都能观察一切，并没有不周遍的，都能照明世间，为天与人的导师的。如来就是正法的真主，你们也当有如此的时节，自然的当过如来讲说此义。」

这时，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来虽然是法的真主，能广演其义。但是尊者乃被世尊所记赞的，乃能堪任广说其义的。」迦旃延回答说：「既然要知道，那么，你们就谛听！听后也须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们演说分别其义。」诸比丘们回答说：「甚善！」这时，诸比丘们就受其教说。

迦旃延告诉他们说：「这次如来所说的：『我所论的，并不是天，并不是龙、鬼神等众生所能及的，也不是着于世，也不是住于世的。然而我乃在于彼，而得解脱，而断诸狐疑，不再有甚么犹豫的了。而如今的众生之徒，却好喜斗讼，又起诸乱想。』如来又说：『我不在于其中起染着之心。』这是指世人的贪欲使，以及瞋恚、邪见、欲世间使、憍慢使、疑使、无明使（七结）或者遭遇刀杖苦痛的报应，而和人斗讼，兴起若干不善的行，而起诸乱想，而起不善之行。如眼根看见色境，而有眼识之想，这根境识三事之相因，便有了更乐（触），由于有了更乐（感触），便会有了痛（受），由于有了痛（受），便会有了所觉，由于有了觉，便会有了想，由于有了想，便会去称量，而起若干种之想着之念。如以耳而听声，以鼻而嗅香，以舌而尝味，以身而更细滑（触），以意而知法，而起识想，此根境识三事相因，便有了更乐（触），由于有了更乐，便会有痛（受），由于有了痛，便会有了觉，由于有了觉，便会有了想，由于有了想，便会去称量，在于里面，会起若干种的想着之念。这就是贪欲使、瞋恚使、邪见使、憍慢使、欲世间使、痴使、疑使，都起刀杖之变，以及若干种之变，乃不可以称计之多的。」

如果有人作如是之说：『也无眼，也无色，然而有更乐。』（没有眼根与色境，而有触）。此事乃不然的（没有这道理的）。假如又有人说：『没有更乐（触），而有痛（受）』的话，这也是不然的（无感触，那来的感受作用呢？）假若说：『没有痛，而有想着』的话，这也是不对的。假如又有人说：『没有耳根、没有声境，没有鼻根、没有香境，没有舌根、没有味境，没有身根、没有细滑（触境），没有意根、没有法境，然而却说有耳等之识』的话，那是没有这道理的。假若说：『没有识，而有更乐（触）』的话，这事也是不然的。假如说：『没有更乐（触）而说有痛（受）的话』，此事也是不然的。假如是：『没有痛（受），而有想着』的话，此事也是不然的。

如果又有人说：『有眼根、有色境，在于其中起眼识。』这是必然的事。如果说：『耳根与声境，鼻根与香境，舌根与味境，身根与细滑（触境），意根与法境，在于其中，而起耳等之识』的话，此事为必然的。诸贤！当知！由于此因缘，世尊乃说言而说：『我的所论的，乃为天，以及世人、弊魔，或魔天所不能及的；也不着于世间，又不住于世间。然而我乃对于欲，已得解脱，已断除狐疑，不再有犹豫了。』世尊就是由于此缘，而略说其义而已！你们如果内心有不了解的话，就请你们更到如来之处，重问此义好了。假若如来有所教说的话，就好好的思念而奉持吧！」

这时，众多的比丘听到迦旃延所说的，也不说为是善，又不说为是非，就从座起而去，大众相互发言说：「我们应该持这些义理，去请问如来。假若世尊有所教说的话，就应当奉行。」这时，众多的比丘就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众多的比丘就以此本缘，具白世尊。

那时，如来告诉诸比丘们说：「迦旃延比丘为一位聪明，而有辩才的比丘，为能广演其义的比丘。如果你们到我这里要问此义的话，我也是同样的会将他所说的话给与你们听的。」

那时，阿难在于如来的后面。当时，阿难白佛说：「此经的义理乃极为甚深，犹如有人在行路时，觉得非常的渴乏，而遇到甘露，而取来吃饮那样，实极为香美，食而不会厌足。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有善男子、善女人所到的地方，听到此法时，定不会有厌足。」又重新白世尊说：「此经叫做甚么名？应如何去奉行呢？」佛陀告诉阿难说：「此经的名叫做甘露法味，当思念而奉行！」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莫畏品第四十一

概要：本品首先为对于释种摩呵男的说教，依次为那伽波罗比丘之婆罗门的教化，观七处之善而察四法之事，舍利弗为诸比丘讲说八种之道和七法之事，佛陀将法付嘱给迦叶和阿难之事。

### 三六五

大意：本经叙述摩呵男之请示佛陀，其意如下：如断三结使而成须陀洹的人，名叫不退转，但是看见暴牛等事时，尚且会生恐惧，这样，则命终是否会堕落？佛陀开示说：贤圣的弟子如诸苦永尽，永不再有，虽然尚有余存，但是如一滴水而已。须陀洹最慢为七返生死，就能尽苦际，如勇猛精进的话，就能转进为家家的圣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翅迦毗罗卫城的尼拘屡园内。

这时，摩呵男释氏，曾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摩呵男释氏白世尊说：「我曾经亲从如来受此教言：『诸所有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断除三结使（身见、戒禁取见、疑），而成为须陀洹（入流，初果）的话，就名叫做不退转，必定会成就道果（指阿罗汉），更不会再求诸外道异学，又不会再观察余人的所说的。』如果是这样，但是此事乃不尽然的。以我来说，我如看见暴牛、马、骆驼的话，实时会起恐惧之心，衣毛都会倒竖起来。那个时候，我又作如是之念：假如我今天仍然会怀此恐惧的话，则当取命终之时，将会转生至于何处呢？」

世尊告诉摩呵男说：「你不可生起恐惧之心，假如当取命终之时，也不会堕落于恶趣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现在有三种消灭之义。那三种呢？（一）如有着于淫欲，而起恼乱的话。（二）就又会起害心，向于他人。假如已没有此欲的话，就不会起杀害之心，在于现法当中，就不会生起苦恼。（三）诸有恶不善之法，欲来害自己，但是

既没有此心的话，就不会有扰乱，便不会有愁忧。这就是所谓，摩呵男！所谓有此三种之义，那些诸恶不善之法，便会堕在于下面（隐没），诸善之法便会在于上面。也如酥瓶在水中败坏的话，在于此时，那些瓦石（瓶体）便会沈在于下面，里面的酥，便会浮在于上面。这也是如

是，那些诸恶不善之法，便在于下面，诸善之法，便会浮在于上面。

摩呵男！当知！我在往昔之日，还未成就佛道时，在优留毗（佛陀伽耶）村，勤苦六年。那时不食美味，身体一天一天的羸瘦，类似于百年的老人，都是由于不食所致的。如果我欲站起时，便自会一再的堕在地上。这时，我又作如是之念：假如我在于其中间命终的话，当会转生于甚么地方呢？这时，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命终的话，必定不会生在于恶道中的。但是以义趣来说，不可以从于乐，而至于乐，必定要由苦，然后至于乐的。

我在那个时候，又游行在于仙人窟（黑石窟，尼捷子的徒众的苦行处）之处。那时，有众多的尼捷子在那里学道。这时，有一种尼捷子曾举手指日，曝露其身体而学道，又有人蹲而学道。我在那时到达其处，对尼捷子说：『你们为甚么缘故，离开其坐，而举手翘足呢？』那些尼捷子说：『瞿昙！当知！往昔我的先师曾说：大家都作不善行，现在所以要苦劳的原因，就是欲灭其罪！现在虽然露现形体，有些惭辱之分，但是也因行此事，而有消灭苦报之事的。瞿昙！当知！如行尽之时，则苦也会尽，苦若尽时，则行也会尽，苦与行都已尽了，便会至于涅槃。』

我在那个时候，又对尼捷子说：『此事不然，也不是由于行尽，而苦也尽，也不是由于苦尽，而行也尽，而得至于涅槃的。只要使苦行尽，而得至于涅槃，此事才是确实的！但是不可从乐，而至于乐。』尼捷子说：『如频毗婆罗王乃从乐而至于乐，有甚么苦呢？』我在那时，又对尼捷子说：『频毗婆罗王之乐，那能如我之乐呢？』尼捷子回答我说：『频毗婆罗王之乐，乃胜于你的快乐的。』那时，我又对尼捷子说：『频毗婆罗王能使我（能如我）七天七夜，结跏趺坐，形体一点也不移动吗？倘使能在六日、五日、四、三、二，乃至一日的短期间，结跏趺坐吗？』尼捷子回答说：『弗也！瞿

昙！』世尊告诉他说：『我乃能堪任结跏趺坐，形体不移动的。云何？尼捷子！到底那一个人为乐呢？是频毗婆罗王为乐呢？或者我为乐呢？』尼捷子说：『瞿昙沙门为乐啊！』

像如是的，摩呵男！当由于此方便，而得知不可从乐而至于乐，必定从苦而至于乐。犹如，摩呵男！在大村的左边，有大池水，纵广都为一由旬，水都充满在于水池中。如有一人，来取水池内的一滴之水。云何呢？摩呵男！水到底是那一边的为多呢？是一滴水为多呢？或者池中之水为多呢？』摩呵男说：『池中之水为多，并不是一滴水为多。』

世尊告诉他说：『这也是如是的道理的。贤圣的弟子，其诸苦已尽，永远不会再有，其余存在的，乃如一滴水而已！如我的弟子大众当中，最下道的（最底级的圣者），也不能超过七死七生，就能尽诸苦际（指须陀洹，入流，初果）。如果一再的勇猛精进的话，便能成为家家的圣

者（家家为一家，或二家、三家，也就是经过二次或三次的人天往来之后，就能成就阿罗汉果，不待七退之义），就能得到道迹（涅槃）。

那时，世尊一再的和摩呵男讲说微妙之法。摩呵男听法后，即从座起而起。

那时，摩呵男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一位婆罗门在七天当中，亲族有二十七人死亡，因此，而忧愁苦恼不已。那伽波罗乃为他说法，并垂示观察无常之法。婆罗门遂发心出家学道，精进修持，终于证悟而成为阿罗汉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那伽波罗（译为龙护，佛侍者之一，迦毗罗城的释种出身），曾住在于鹿野城中。

那个时候，有一位婆罗门，已年垂朽迈。他从前曾和那伽婆罗尊者为少小时的旧款（亲蜜的朋友）。当时，这位婆罗门往诣于那伽婆罗之处，共相问讯之后，坐在一边。那时，梵志（婆罗门）对那伽婆罗说：「你现在的快乐当中，乃最为快乐的了！」那伽婆罗说：「你是观察那一种道理，而作如是之说：『在于快乐当中，最为快乐』呢？」

婆罗门回答说：「我在七天当中，频繁的死了七个男儿。这些人都是勇猛而高才，其智慧是难以及到的。又在最近的六天之中，有十二位作使人（使用人）无常（死亡）。他们都堪任作使，并没有懈怠的人。其次，在近五日以来，有四兄弟无常。他们都是具有了诸技术，没有一件事不晓的人。近四日以来，又遇父母之命终，他们的年龄都已届百岁，然而也舍我而去世。近三日以来，又有二位妇人死亡，她们的颜貌都很端正，为世间所希有的。其次，家中有八窖的珍宝，昨天去求视，却已不知去向。如我今天所遭遇的这些苦恼，实在不可以称计之多。但是，尊者！您今天乃永离那些灾患，不再有那些愁忧苦恼，正以道法，而自娱乐。我就是观察此义之故，然后才作如是之说：『在于快乐之中，最为快乐！』」

这时，尊者那伽婆罗对那位梵志说：「你为甚么不用方便，使那些人，不命终呢？」梵志回答说：「我也曾经多作方便，欲使他们不免死去，又不失财。因此，都一再的随时布施，作诸功德。也祠祀诸天，供养诸长老梵志，拥护诸神（为神作事），诵诸咒术，祈求平安，也能瞻视星宿，而行消灾解厄之能事。同时，也能和合诸药草去治病，也用甘饌饮食去布施给那些穷厄的人。像如是的不可以称计与比类的造诸功德了，可是仍然不能救济他们的命根。」

这时，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而说：

药草诸咒术 衣被饮食具 虽施而无益 犹抱身苦行  
正使祭神祠 香花及沐浴 计较此原本 无能疗治者  
假使施诸物 精进持梵行 计较此原本 无能疗治者

（以药草，与诸咒术，以及衣服、饮食都具足去布施，但是虽然这样的布施，还是不会有帮助的，犹如抱身去行苦行那样的。就是去祭神祠，用香花，以及沐浴净洁，但是计较这些原本〔所作的因〕时，你就会发见为无能疗治这些事的。假若布施诸物，又精进去持梵行，但是计较此原本时，就会发见为无能疗治其事〔因与果不符〕。）

这时，梵志问说：「应当要行甚么法，才能使这些苦恼灾患消灭呢？」这时，尊者那伽婆罗便说此偈而说：

恩爱无明本 兴诸苦恼患 彼灭而无余 便无复有苦

（恩爱就是无明的根本，会兴起诸苦恼灾患的。这恩爱如果消灭而没有余存的话，便不会再有甚么苦恼的了。）

这时，那位梵志听说此偈之语后，实时便说此偈而说：

虽老不极老 所行如弟子 愿听出家学 使得离此灾

（我虽然已老，但是还不是甚么极为老的人，我所行的如同弟子之行，愿您听许我出家去修学，使我得以脱离这些灾患！）

这时，尊者那伽婆罗就授与他三衣，使他出家学道。又告诉他说：「你现在，比丘！你应观察此身，从头至足，其中的发、毛、爪、齿等物，到底是从甚么地方而来的呢？形体、皮肉、骨髓、肠胃等物，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当会至于何处呢？因此之故，比丘！不可多忧念世间的苦恼！又当观察此毛孔中的生灭法，而求方便，而成就四谛。」（努力用功观察就能证悟四谛之理）。

这时，尊者那伽婆罗并说此偈而说：

除想勿多忧 不久成法眼 无常行如电 不遇此大幸  
一一观毛孔 生者灭者原 无常行如电 施心向涅槃

（应除去妄想，不可以多烦恼，不久就能成就法眼的。无常之行，有如闪电，不遭遇这事，是一大幸之事！应观察一一的毛孔中的生者灭者的来原，知道无常之行乃如闪电，施念此心〔专心念无常〕而向于涅槃大道！）

这时，那位长老比丘受如是的教言之后，就在于闲静之处，去思惟此义：所以为一族姓子，剃除须发，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学道的人，乃欲修无上的梵行，而至于：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胎，如实而知道。这时，那位比丘便成就阿罗汉果。这时，有一天神，是那位比丘从前的知己，看见那位比丘成就阿罗汉果后，便往至于那伽婆罗之处，在虚空中说此偈而说：

已得具足戒 在彼闲静处 得道心无着 除得原恶本

（已经得到具足戒〔成为出家的比丘〕，乃在于那闲静的地方，用功而得道，而心无所著，已除灭那些恶本之原了！）

这时，那位天神又用天华散在那位尊者的头上，然后即在空中隐没不现。

那时，那位比丘，以及天神，听尊者那伽婆罗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六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教诸比丘，应观察慈、悲、喜、护（舍）、空、无相、无愿等七处善，以及观察身受心法之四念处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要观察七处之善，又应观察四法，这样的话，在此现法当中，就名叫上人。云何？比丘！甚么叫做观七处之善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以慈心遍满于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四维（四隅）上、下，也是同样的，都尽在于世间，都以慈心遍满在于其中。悲、喜、护心（舍）、空、无相、无愿，也是如是。诸根都具足（受持完具），饮食能自量，而恒自觉悟。像如是的，比丘！这样的去观察七处。

云何？比丘！甚么叫做观察四处之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一）向于内，则自观察内身，以便除去愁忧，将身意（身心）止寂，向于外，又观察自身，使身意之止寂，同时，内外都观察自身，使身意之止寂。（二）向于内，自观察其痛

（受），使痛意之止寂，向于外，又自观察其痛，使痛意之止寂，内外都观察其痛（受），使痛意之止寂。（三）向于内，观察其心，使心意之止寂，向于外，观察其心，使心意之止寂，内外观察其心，使心意之止寂，以便除去愁忧，不再有苦患。

(四)向于内，观察其法，使法意之止寂，向于外，观察其法，使法意之止寂，内外都观察其法，使法意之止寂。像如是的，比丘！这叫做观察四法之善（对于内外三世，而念身受心法之四处，以除恶念，所谓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

再者，比丘！如能如是的观察七处之善，以及观察四法之善的话，则在于此现法当中，名叫上人。因此之故，比丘！应当求方便，去办学七处之善，以及观察四法之善。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六八

大意：本经叙述舍利弗为将诣北方游化的诸比丘们开示。主要在于启示修持八正道，以及七觉支之配合。如能依之而修，就能得证阿那含果，或为阿罗汉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翅（释氏）的迦毗罗越城之尼拘屡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这时，众多的比丘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众多的比丘白世尊说：「我们欲到北方去游化。」世尊告诉他们说：「宜知是时（正是其时，可以的）。」世尊并告诉比丘们

说：「你们是否向舍利弗比丘辞别了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去辞别舍利弗比丘。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舍利弗比丘乃恒与诸梵行之人教诫其法，对他们说法，乃没有厌足之故。」那时，世尊并与诸比丘们讲说微妙之法。诸比丘们听法之后，就从座起，礼世尊之足，遶佛三匝之后，便退而去。

那个时候，舍利弗在于释翅（释氏）的神寺中游化。这时，众多的比丘往至于舍利弗之处，共相问讯后，坐在于一边。当时，众多的比丘白舍利弗说：「我们欲诣北方，在那个地方的人间游化，现在已经向世尊辞别过了。」舍利弗说：「你们当知！北方的人民、沙门、婆罗门，都均为是很聪明的人，其智慧乃不可及的。当时又会有人民喜乐于来相试问道理的。假如当他们来问你们而说：『诸位贤师！您们是作那一种论议的呢？』倘若作如是之问的话，你们将以甚么话回答他们呢？」

诸比丘们回答说：「假如有人来问的话，我当会以此义去回答他而说：『色是无常的，其无常的就是苦的，苦的之故，就是无我，无我就是空，由于空、无我之故，知道一切都是空的，像如是的道理，就是智者之所观察而知道的。痛（受）、想、行、识，也是无常，也是苦、空、无我，其实在为空之故，为无我，为空，像如是的道理，乃为智者之所学持的。此五盛阴均为是空，均为是寂，都是因缘合会，均会归于磨灭，为不得久住的。八种的正道，都从七觉意而有的，我师所说的，正谓此而已！』如果刹利、婆罗门、人民之类，来问我的教义时，我们当会以此义去回答他们。」

这时，舍利弗对众多的比丘说：「你们应坚持心意，不可以轻举（应慎重行事）。」当时，舍利弗具足而和诸比丘们讲说微妙之法后，就从座起而去。

这时，众多的比丘离开不远之处时，舍利弗又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怎样的行持八种之道，以及七种之法呢？」这时，众多的比丘白舍利弗说：「我们乃从远方而

来的，都欲闻其义，唯愿为我们讲说！」舍利弗回答说：「你们应谛听！应该要注意的听！听后要善思念它，我当会为你们讲说。」这时，比丘们就受其教。

舍利弗告诉他们说：「如果一心念正见的话，即念觉意不乱。等治（正思惟）的话，则是一心念一切诸法，为法觉意。等语（正语）的话，就是身意精进，为精进觉意。等业（正业）的话，就是得生一切诸法，为喜觉意。等命（正命）的话，就是知足贤圣之财，而悉舍家财，而安其形体，为猗觉意。等方便（正精进）的话，就是得贤圣的四谛，而尽除舍去诸结，为定觉意。等念（正念）的话，就是观察四意止（四念处），所谓观身并没有牢固，都是空、无我，为护觉意。第三昧（正定）的话，就是不获者获，不度者得度，不得证的使其得证是。假如当有人来问此义，问怎样修持八正

道，以及七法（七菩提分）的话，你们就应如是回答他们。所以的缘故就是：因此八种道，以及七法，如果有比丘能够修持的话，有漏心便得解脱之故。

我现在一再的告诉你们，如果有比丘修行思惟此八种道，以及七法的话，那位比丘便会成就二种道果，绝不会有狐疑的。所谓得阿那含（不还，三果），或者是阿罗汉是。且舍此事，如果不能多行，则在于一日当中，行持此八种道，以及七法的话，其福德乃不可以称计之多，会得阿那含，或阿罗汉的。因此之故，诸位贤者！当求方便，去行此八种道，以及七法，这样的话，对于取得果证之事，乃为没有狐疑之事！」

那时，诸比丘们听舍利弗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六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赞许迦叶虽已年迈，仍然不舍去头陀行，为世间的人民作良友福田。其次，也赞叹阿难乃胜于过去诸佛的侍者，能在佛未发言前，便知道。因此，而将法宝授付迦叶和阿难二人，使无缺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对于迦叶说：「你现在年龄已到朽迈，已经没有少壮时之意，应该可以接受诸位长者所奉献的衣裳，以及其饮食为是。」

大迦叶白佛说：「我不堪任接受他们所供养的衣与食。现在我穿此纳衣，又随时去乞食，乃觉得快乐无比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将来恐会有比丘误效，对于形体柔软，而心贪好的衣食时，便会退转其禅定，不再能行苦业。同时，又会作如是之语：『过去的佛世时，其诸比丘们也受人的供请，接受人的衣食。我们为甚么不去效法古时圣人之行呢？』由于空坐（坐等）而贪着衣食之故，便当会舍弃法服而为白衣

（还俗），使诸圣贤不再有威神，四部之众（出家在家各二众），会渐渐的减少。圣众既然减少，则如来的神寺又当会毁坏，如来的神寺既毁坏之故，经法就会一再的凋落。到这时，众生则不再有精光，由于没有精光之故，寿命就会遂之而短。当时，那些众生命终之后，都堕落于三恶趣。犹如今天的众生之类，如果作福业的人，都均生在于天上，当来之世，作罪业多的人，都均会落入于地狱那样。」

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迦叶！你乃多所饶益，为世间的人民作为良友福田。迦叶！当知！我般涅槃（离世）之后，经过千余岁时，当会有比丘对于禅定，会退转，不再去行头陀之法，也不去

行乞食，也不穿补纳衣，会受长者之请，而接受他们所供养的衣食。又不再在于树下闲居的地方，而喜好于庄饰房舍。也不用大小便为作乐（简便的药），只求其余的药草，为极甘美的药草了。或者有的在于其中，贪着财货，吝惜房舍，恒共斗争。那个时候的檀越施主，乃为笃信佛法，好喜惠施，而不惜财物的人。当时的檀越施主，在他命终之后，会尽生于天上。那些懈怠的比丘，死后还而会入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迦叶！一切诸行，均为是无常的，都是不得久保的。

再者，迦叶！当知！在将来的世代里，当会有比丘，剃除须发，而习于家业，左边抱男，右边抱女的。又执箏萧，在于街巷去乞食的。那个时候的檀越施主布施这些比丘时，受福还是无穷尽，更何况又在于今天至诚去乞食的人呢？像如是的，迦叶！一切行都是无常的，都不可久停的。

迦叶！当知！将来的世代里，如果有沙门比丘，当舍八种道，以及七种之法，如

我今天在于三阿僧祇劫（无量劫）所集的法宝，将来世的诸比丘会以为（当作）歌曲，在众人中去乞食，以自济命，然后，有檀越施主去饭（供养）这些比丘众，尚且能获得其福报，更何况像今天这样，怎么不会得其福报呢？

我现在要持此法付授迦叶，以及阿难比丘。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已年老，已经到了八十岁，如来我，在于不久的时候，当会取于灭度（涅槃，离世），现在持此法宝付嘱你们二人，你们要善念诵持，使其不会断绝，能流布于世间。如果有遏绝圣人的言教的话，便会堕入于边际。因此之故，今天要将此经法嘱累与你们，不可以使其脱失。」

这时，大迦叶，以及阿难，都从他们的座位站起，长跪叉手，白世尊而说：

「为甚么缘故，将此经法付授与我们二人，而不嘱累于其它的人呢？再者，如来的大众当中，有神通的弟子，乃不可称计之多，为甚么不嘱累他们呢？」

世尊告诉迦叶说：「我在于天上、人中，究竟看不到有这种人，能受持此法宝的人，能和迦叶、阿难你们相比的。在声闻弟子当中，再也不能超出于你们二人的，过去的诸佛也同样的有如此二人之受持经法。如现在的迦叶、阿难比丘之比的，实在极为殊妙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过去诸佛的头陀行的比丘，乃法存则存，法没则没。但是我今天的迦叶比丘，乃愿留住在于世间，直待弥勒佛出世以后，才取灭度。由于此因缘，现在的迦叶比丘，乃胜于过去之时的比丘之众。

其次，阿难比丘是怎样的能胜于过去世的侍者呢？如过去世的诸佛的侍者来说，他们闻佛所说，然后乃能了解，但是今天的阿难比丘，却在如来还未发言之时便能了解，如来的心意为须要这样，不须要这样等事，他都均能了知。由于此因缘，阿难比丘，乃胜于过去时的诸佛的侍者的。因此之故，迦叶！阿难！我现在付授与你们，嘱累你们此法宝，不可以使其缺减。」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一切行无常 起者必有灭 无生则无死 此灭最为乐

（一切行都是无常的，有生起的话，必定会消灭，如果无生的话，就不会有死，此无生之灭，乃最为快乐的！）

这时，大迦叶以及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五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 八难品第四十二之一

概要：首先以遇佛出世，也有不能闻法之八难之事。依次为：八大地狱之事，近于入灭时，为阿难提示有四未曾有之法之事，应阿难之问，而说明对妇人的态度，最后的弟子，须跋之出家、入涅槃之事，佛法中有八未曾有法之事，地震之八因、八大人之念、八众、布施之胜劣，乃有八种功德之事，趣于地狱之道，与到达涅槃之道，都有八种等事。

## 三七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开示地狱、畜生、饿鬼、长寿天、边地、根缺、邪见、无佛世等八难，乃使人不能听闻佛法，不能得以修行。因此，当求方便，远离八难之处，不可愿入其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凡夫之人，乃不闻不知说法的时节。比丘！当知！有八种不闻的时节（八难处。为修习梵行，而不能趣向菩提道的八种难处，不适宜），使人不得修行。那八种呢？（一）假若如来出现于世间时，如来则会广演法教，使人得至于涅槃，这是如来之所行的。但是这时，众生如在于地狱中的话，就不得闻，不得观见如来的说法，这就是所谓初一难（第一种难处）。

（二）又次，如来出现于世间时，乃会广演法教，但是这时，众生如在于畜生道之中的话，就不闻不观如来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第二种之难处。（三）又次，如来出现于世间时，会广说法教，但是这些众生乃堕入于饿鬼之中，不闻不观如来的教示，这就是所谓第三种之难处。（四）其次，如来出现于世间时，会广演法教，然而这些众生乃往生于长寿天上，不闻不观如来的教理，这就是所谓第四种的难处。（五）又次，如来出现于世间时，乃广演法教，然而这些众生乃转生在边地，而诽谤贤圣，而造诸邪业，这就是所谓第五种之难处。（六）又次，如来出现于世时，乃广演法教，使人得至于涅槃。但是这些众生虽然生在中国，可是六情却不具（六根不完全。根为情识所依的，故六根为六情），同时又不分别善恶之法，这就是所谓第六种之难处。

（七）假若如来出现于世间时，会广演法教，使人得至于涅槃。但是这些众生虽然生在中国，六情虽然也具，并没有所缺漏，可是这些众生的心识乃怀邪见，说甚么无人，无施，也没有受施的人，也不会有善恶的果报，没有今世与后世，也

没有父母，世间并没有沙门、婆罗门等人之成就而得阿罗汉的人，并没有自身作证而自游乐在其境界的人。这就是所谓第七种之难处。

(八)又次，如来不出现于世间，又不说法使人至于涅槃。这些众生虽然出生在中国，六情也完具，又堪任受法，是一位聪明高才，闻法则解，修行正见的人才。这种人便认为有物、有布施、有受施的人，也有善恶的果报。也认为有今世、后世，世间里有沙门、婆罗门等人之修持正见，而取证，而得阿罗汉果的人。这就是所谓第八种的难处，不是梵行之人所修行的。以上就是所谓的，比丘！所谓有这八种难，并不是梵行所修行的。

于是（接下去），比丘！有一种时节法（适宜于时），为梵行之人之所修行的，那一时节呢？于是（是这样的），如来出现在世间时，会广演法教，使人得至于涅槃。有一种人生在于中国，为世智辩聪（聪明伶俐），触物皆明（遇事都能了解），而修行正见，也能分别善恶之法。认为有今世、后世，世间有沙门、婆罗门等人之修习正见，而取证，而得成阿罗汉果的人。这就是所谓梵行的人，修行一法，而得至于涅槃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八难非一类	令人不得道	如今现在前	世间不可遇
亦当学正法	亦莫失是处	追忆过去等	便生地狱中
于是断无欲	思惟于正法	久存于世间	而无断灭时
于是断无欲	思惟于正法	永断生死原	久存于世间
以得于人身	分别正真法	诸不得果者	

必游八难处

今说有八难	佛法之要行	一难犹尚剧	如板浮大海
虽当离一难	然可有此理	设离一四谛	永离于正道
是故当专心	思惟于妙理	至诚听正法	便得无为处

（八难并不是只为一类，会使人不能得道的；如今现在于前的话，则正法之出现于世间，乃为不可遇到的事。也应当修学正法，也不可失去其时宜。假如不这样，而只顾追忆过去的等等（种种）世事的话，便容易会堕入于地狱之中。于是（应这样的），断灭而无欲，而思惟于正法的话，此法就能久存于世间，而没有断灭之时。于是，而断灭，而没有欲，而思惟于正法，这样的话，就能永远断灭生死之原，其法就能久存于世间。）

（已经得生为人之身，而能分别正真之法。但是那些不得果证的人，必定会游入于八难之处的。现在讲说有八种难处，乃为佛法之要行。一种难犹然尚且很剧，有如木板之浮在大海中那样（海中一瞎龟，海中木板唯一孔，风吹动，不容易入于轻木之孔中）。虽然或者当会离开一难，可说有这道理，但是如果离开一四谛的话，就会永离于正道的。因此之故，应当要专心一意的思惟妙理，要至诚的听正法，便能得证无为之处的。）

因此之故，比丘！应当求方便，应远离八难之处，不可愿生在于其中。像如是的，诸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三七一

大意：本经叙述八大地狱，以及所附属的小地狱的因果。如堕入其中的话，就受苦无量，不可以称计之

苦，必须等到罪毕之时，方得出离。因此，应修八正道，以远离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八种大地狱，那八种呢？第一就是还活地狱，第二就是黑绳地狱，第三就是等害地狱，第四就是涕哭地狱，第五就是大涕哭地狱，第六就是阿鼻地狱，第七就是炎地狱，第八就是大炎地狱。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所谓八大地狱。」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还活及黑绳 等害二涕哭 五逆阿鼻狱 炎大炎地狱

此名八地狱 其中不可处 皆由恶行本 十六隔子围

然彼铁狱上 为火之所烧 遍一由旬内

炽火极热盛

四城四门户 其间甚平整 又以铁作城 铁板覆其上

（还活地狱，以及黑绳地狱，等害地狱，二种涕哭的地狱，造五逆罪而堕入的阿鼻地狱，炎地狱、大炎地狱，这名称做八大地狱，这些地狱里面，乃不可以往住的地方。这都是由于造恶行之本，才会堕入的地方，还有十六种附属的地狱，围在于四周之边。）

（那些铁造的地狱之上，都被烈火所焚烧，遍于一由旬之内，都为炽火，都极为热盛的火炎。地狱的四城边，开有四门户，其中间乃非常的平整，又再用热铁作其城围，以热铁板覆在于上面。）

这些都是由于众生的罪报之缘，才会使那些众生受苦无量，血肉都为之消尽，唯有枯骨之存在而已。为甚么缘故，名叫做（一）还活地狱呢？堕入那个地狱的那些众生的形体挺直，也不能动摇（已硬化似的）。都是被苦痛所逼迫，才不能移转（动弹不得），其形体已经没有血肉了。这时，那些众生由于业力之故，就自相谓言：『众生还活，众生还活。』这时，那些众生便因此而自还活过来，由于此因缘之故，才名叫做还活地狱的。

（二）又由于甚么因缘，名叫黑绳地狱呢？堕在此狱的那些众生，其形体筋脉，都均化做为绳，都被锯锯其身，故名叫做黑绳地狱。（三）又由于甚么因缘，名叫做等害地狱呢？当时，那些地狱的众生，都被集在于一处，都被梟其首，寻时又复生。由于此因缘，名叫等害地狱。（四）又由于甚么因缘，名叫涕哭地狱呢？那些众生的善本都断灭，并没有毛发之大的遗余的善根之存在，因此而在那个地狱中，受恼无量，在于其中，只有称怨唤呼，哀声并不断绝。由此因缘，名叫涕哭地狱。

（五）又由于甚么因缘，名叫大涕哭地狱呢？那些众生在那个地狱中，受无量的苦痛，不可以称计之多。在于其中唤呼、椎胸、自捆，都同声唱哭。由于此因缘，名叫大涕哭地狱。（六）又由于甚么因缘，名叫阿鼻地狱（无间地狱）呢？那些众生之类，在世之时杀害父母，毁坏佛陀的偷婆（奉佛的宝塔，寺院）。又斗乱众僧（破和合僧），修习邪倒之见（拨无因果），和邪见共为相应，一切的恶业都不可能疗治。由于此之故，名叫阿鼻地狱。

（七）又由于甚么因缘，名叫炎地狱呢？那些众生之类，在于那个地狱时，其形体乃会冒出火烟，都均共融烂，因此之故，名叫炎地狱。（八）又由于甚么缘故，名叫大炎地狱呢？那些众生在此地狱之中，都看不见罪人之遗余（唯有火炎），故名叫做大焰地狱。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由于此因缘，名叫八大地狱。

此八大地狱里面的每一地狱，都有十六隔子（小地狱）。其名叫做优钵（青）地狱 钵头（赤）地狱 拘牟（红）地狱 分陀利（白）地狱 未曾有地狱 永无地狱、

愚惑地狱、缩聚地狱、刀山地狱、汤火地狱、火山地狱、灰河地狱、荆棘地狱、沸屎地狱、剑树地狱、热铁丸地狱，像如是之比类的十六隔子的地狱，实不可以称量的。这些地狱都使那些众生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此中。

那些众生当中，如有众生毁灭正见的话，则会诽谤正法，而远离正法。这样，则在其命终之后，都会生在于还活的地狱之中。如果有众生，乃好喜杀生的话，便会生在于黑绳的地狱之中。如有众生屠杀牛羊，以及种种众生之类的话，则在其命终之后，会生在于等害地狱之中。如有众生，不与而取（偷盗），偷窃他人的财物的话，便会生在于涕哭地狱之中。如有众生，常喜于淫泆，又讲妄语的话，在其命终之后，会生在于大涕哭的地狱之中。如有众生，杀害父母，破坏神寺，斗乱圣众，诽谤圣人，学习颠倒邪见的话，在他命终之后，定会生在于阿鼻地狱之中。如有众生，在此间听到的言语，又传来至另一个人之处，假若在那边听到的，又传来至于此，以求他的方便的话（两舌），那种人命终之后，会生在于炎地狱之中。如有众生，斗乱彼此，为贪着于他人的财物，而兴起慳嫉之心，其意又怀犹豫的话，在他命终之后，会生在于大炎的地狱之中。如有众生，造诸杂业（种种的恶业）的话，在其命终之后，会生在于十六隔子的中间（十六小地狱）。

这时，地狱的狱卒，会驱役那些众生，使其苦痛难量。或者会断其手，或者会断其脚，或者会断其手与脚，或者会割截其鼻，或者会割断其耳，或者会割断其耳与鼻，或者会取材木去押他，或者会用草去着放其腹，或者会取其发而悬吊他，或者会剥其皮，或者会割其肉，或者将形体分为二分，或者还会把其缝合，或者会取而五别别（斩断为五），或者会取而用火去侧炙他，或者会用融铁去洒他，或者会用五磔（分裂肢体为五）之刑罚，或者会张其身，或者会用利斧去梟其首，都寻时而又还活。必须等到造罪之人之罪完毕之后，才能脱出。

这时，狱卒又取那些众生，以大椎去碎其形体，或者会取脊脉而剥。又驱逐而使罪人爬上剑树，又驱使而使罪人下来，这时，有铁嘴之鸟，寻时而又食啄他。又取而五系，使其不得动转。寻又将罪人举放在于大镬汤之中，而加以铁叉去害其身。风一吹其身，又还生如故。这时，狱卒又使那些罪恶的众生上刀山，上火山，不使他有停住的时间。在其中受苦之事，实不可以称计，必须等到罪业消毕，然后乃会脱出地狱。

这时，罪人不堪受此苦痛，又求取罪人入于热灰地狱之中，去受苦无量。又从其中出来之后，再入于逆刺的地狱，其中风吹，使罪人伤痛不可计量。又从其中出来之后，又入于热屎的地狱之中。这时，在热屎地狱里面，有濡细之虫，会来噉那些罪人的骨肉。这时，众生不堪受其苦痛，而又被移至于剑树地狱，在那里伤坏形体，痛苦不可忍耐。

这时，狱卒对那些罪恶的众生说：『你们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当时罪人回答说：『我们也不知道从甚么地方来的？』又问：『到底要到甚么地方去呢？』回答说：『也不知道当会到甚么地方去？』又问：『现在欲求甚么吗？』回答说：『我们极患饥渴（非常的饥渴）。』这时，狱卒就用热铁丸放入那些罪人的口内，使其烧烂身体，痛苦不能堪耐。须要等到罪人的罪本完毕之后，然后才会命终。这时，罪人又还历，而经过尔许的地狱，在于诸狱中受苦数千万岁，然后乃得脱出地狱。

比丘！当知！阎罗王便作如是之念：诸有的众生，如果其身、口、意都行恶的话，都同样的会受如此之罪，如果有众生，其身、口、意都行善的话，则像如是之比类的众生，都同样的会生于光音天。」

这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愚者常欢喜 如彼光音天 智者常怀惧 犹如处地狱

(愚痴的人会常欢喜，有如那光音天那样。有智慧的人会常怀畏惧，犹如处在于地狱那样。)

这时，那些罪人会听闻到阎罗王曾作如是的教令：『我现在到底在于甚么时候才会灭除昔日所作的罪业，在这里命终之后得受人形，生在于中国之中，和善知识共会，父母都为笃信佛法的人？而能使我在于如来的大众当中去出家学道，在于现法当中得尽有漏，而成就无漏。我现在再告诉你们，应勤加用心，离去八难之处，得生在于中国，和善知识相遇，得以修习梵行，至于所愿之果之成为止，都不可失去了本誓。』

因此之故，比丘们！如善男子、善女人，欲离开八大地狱，以及十六隔子地狱的话，就应力求方便，去修八正道。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七二

大意：本经叙述为佛最后的教诫。首先由佛告别毗舍离，将四法印作为最后的遗教，并留下其钵，使他们供养。(二)佛至拘尸那，以父母之力举起大石，降伏五百力士。(三)荼罗系头比丘尼，被佛印记为智慧捷疾第一的比丘尼。(四)佛在双树间将入涅槃，阿难悲泣，佛乃开示四未曾有之法。(五)佛说对待女人之法。(六)佛开示罚车那比丘之法，(七)度五百青年为最后的在家弟子，须拔为最后的出家弟子。(八)佛陀最后的遗教，以及付嘱弟子。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毗舍离的榛祇园中(庵波罗园，捺园。中印度，毗舍离城的附近)，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渐渐的又在于人间中游化。

这时，世尊还顾而观看毗舍离城，寻时便说此偈而说：

今观毗舍离 更后不复覩 亦复更不入 于是当别去

(今天还得看看此毗舍离城，此后就不能再观其城了。同时也已没有机会再入城内了，于是，在此当告别而去了。)

这时，毗舍离城的人民，听说此偈之后，都怀着愁忧，大家都跟从在世尊的后面，各各都堕泪，而自相谓言说：「如来将灭度之事，乃在于不久之时，届时世间当会失去了光明。」

世尊告诉他们说：「止！止！你们不可怀愁忧。应该会坏之物，欲使其不坏，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从前曾经已有四事的教言，你们由此可以得作证的。现在又要为四部之众，讲说此四事之教。那四事呢？(一)一切行无常(诸行无常)，就是所谓第一法，(二)一切行苦(诸受是苦)，这是所谓第二法，(三)一切行无我(诸法无我)，就是所谓第三法，(四)涅槃为灭尽(涅槃寂静)，就是所谓第四法之本。像如是的，在不久的时候，如来当会取入于灭度。你们应该要知道四法之本，应该普为一切众生，讲说其中之义。」

那时，世尊欲叫毗舍杂城的人民回去，就化作一大坑，如来就带领诸比丘在于彼岸，国土的人民都留在于此岸。这时，世尊就掷自己之钵，在于虚空中给与那些人民，又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好好的供养此钵，也应当供养那些高才的法师。这样，即你们会在长夜之中(很久很久)，获得福报无量的！」这时，世尊将钵给与们

之后，实时往诣于拘尸那竭国（上茅城，角城，中印度，佛陀于此入灭而有名）。

这时，拘尸那竭罗国的人民，五百余位的力士（末罗人，力士为族名），曾集在于一处，各作此论而说：「我们应共同造一奇特之事，使我们在命终之后，名称能够远布，使子孙能够共传：『往昔的拘尸那竭力士，其势力乃为叵及（不能及）之事。』」

须臾之间，又作如是之念：应当要造立甚么功德好呢？那个时候，离开拘尸那竭国的不远之处，有一个大方石，其长有一百二十步，其广幅为六十步，（五尺为一步），我们合力将它竖立起来。虽然大家合力，都尽其筋力，欲得大方石之竖立，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克获，连动也不能动它，更何况能举起呢？这时，世尊便到达其地方，而告诉他们说：「诸童子们！你们到底要干甚么呢？」

这时，诸童子们（力士族）白佛说：「我们刚才都各作此论而说：『欲移动此大石，使世世的人都得称传其名。』但是施工以来，已经七天了，仍然不能使此大石移转的。」佛陀告诉诸童子们说：「你们有意欲使如来竖立此大石吗？」童子们回答说：「现在正是时候，唯愿世尊能安立此大石！」

这时，世尊用右手摩挲此大石，举着在于左手之中，掷放到虚空里。当时，那个石头乃至于梵天上。这时，拘尸那竭的力士们，都看不见其石，就白世尊而说：「此大石现在到甚么地方去了呢？我们现在都看不见哩！」世尊告诉他们说：「此大石现在乃至于梵天上。」童子白佛说：「此石甚么时候当会回到阎浮利（里）的地上呢？」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要引譬喻，有智的人，以譬喻自能了解的。假如有人，欲往梵天上去取此大石，投回在阎浮地的话，就要费十二年的功夫始能作到。但是现在如来的威神所感召，正在此时就会回来的。」如来说此语后，这时那个大石，寻时就回来，虚空之中，也雨诸天华若干百种来。当时，那五百余位的童子们，遥见大石下来，各各都驰散，都不能安在其本处。佛陀乃告诉童子们说：「你们不可怀恐惧之心，如来自当知道时宜。」

那时，世尊乃伸舒其左手，遥接那大石，着在于右手中，而把它竖立起来。这时，三千大千的刹土，乃六变震动（六种震动），在虚空中的诸神妙之天，都散种种的忧钵莲华来。这时，五百位童子都叹为未曾有而说：「甚奇！甚特！如来的威神实在是不可及的！此大石的长度为一百二十步，广幅为六十步，可是却能用一手而安处它！」

这时，五百童子白佛说：「如来到底是用甚么力量来移动此石的呢？是用神足之力呢？或者是用智慧之力来安处此石的呢？」佛陀告诉童子们说：「我并不用神足之力，也不用智慧之力，我现在乃用父母之力，去安处此石的。」诸童子白佛说：「不知如来用父母之力，其事到底是如何呢？」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当为你们引些譬喻，有智的人，乃以譬喻而自会了解的。童子们！当知！十匹骆驼之力，乃不如一凡象之力。又十匹骆驼，以及一匹凡象之力，乃不如一匹迦罗勒象之力。又十匹骆驼，以及一凡象之力，并迦罗勒象之力，乃不如一鸠陀延象之力。倘若有十匹骆驼以及一凡象之力，乃至鸠陀延象之力，把牠合起来，也不如一匹婆摩那象之力的。又合计此象等之力，乃不如一匹迦泥留的象力的。又合计诸象之力，仍然不如一匹优钵象之力的。又合计那些象之力，又不如一钵头摩的象力的。又合计校集这些象力，又不如一匹拘牟陀象之力的。又取计校（合计），又不如一分陀利的象力的。又取计校（合计），又不如一香象之力的。又取计校（合计），又不如一摩呵那极之力。又取计校（合计），又不如一位那罗延（金刚力士）之力的。又取计校（合计），又不如一转轮圣王之力的。又取计校（合计），乃不如一位阿维越致（译为不退转）的菩萨之力的。又取计校（合计），乃不如一位补处菩萨（候补佛位的菩萨）

之力；又取计校（合计），又不如坐在一道树之下的菩萨之力；又取计校（合计），又不如一位如来

的父母的遗体之力的。我现在乃用此父母之力，去安处此石的。」那时，五百位童子又白世尊说：「如果为如来的神足之力的话，其事怎么样呢？」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从前有一位弟子，名叫目犍连，为神足之中的最为第一的比丘。那个时候，共游在于毗罗若的竹园村中。在于那时，国土乃至为贫俭，人民都互相残食，白骨满盈在于路中。出家学道的人，去乞求，却很难以得到食物，圣众就这样的羸瘦，气力就这样的虚竭。在于村中的生民之类，都怀饥色，不再聊赖。这时，大目犍连来到我所，而白我说：『现在这毗罗若，乃极为饥俭，乞求已没有地方，生民自己都困悴，不再有生路的了。我从前曾经亲自从如来受此言教，说此地下有自然的地肥，乃极为香美。唯愿世尊听允弟子，将地肥反过来，使其在上面，让这些人民都得食噉，又使圣众得以充满气力！』

我在那个时候告诉目连说：『那么，那些地下的蠕动之虫，要安在于甚么地方呢？』目连回答我说：『当化一手，好似此地形，又用一手，反此地肥，使那些蠕动之虫，都能各安其所。』我在那时又问目连说：『你当会有甚么心识（能力），欲反此地呢？』目连回答我说：『我现在要反此地形，乃如力士之反一树叶那样的容易，不会有疑难的。』我在那时，又对目连说：『止！止！目连！不可反此地肥。所以的缘故就是：众生如看见这情形时，当会怀恐怖之心，衣毛都会倒竖起来，诸佛的神寺也当会毁坏的。』那时，目连就趋前白佛说：『唯愿世尊，听许圣众，前往郁单曰（北俱卢洲）去乞食！』

佛陀告诉目连说：『在此大众当中，也有不具神足的人，那些人当怎样去那边乞食呢？』目连白佛说：「那些没有神足的人，我当会接往去那边。」佛告目连说：『止！止！目连！不须要让诸圣众去那边乞食。所以的缘故就是：将来的世代里，也当会遇到如此饥俭的时期，那时也同样的

的乞求而难得。人人都没有颜色。那时，诸长者婆罗门当会向诸比丘们说：你们为甚么不到郁单越去乞食呢？往昔之时，释种弟子们，都有大神足，遇到这种饥俭之时，都同诣郁单曰去乞食，以自存济。而今天的释迦弟子，却没有神足，也没有威神的沙门之行。因此，便会轻视比丘，会使那些长者居士，普怀憍慢之心，会受罪无量的。目连！当知！由于此因缘，诸比丘众，不宜于尽往那个地方去乞食。』

诸童子们！当知！目连的神足，其威德乃如是的。而合计目连的神足之力，遍满于三千大千的刹土，并没有空缺之处，也不如世尊的神足之力，为劣于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类的。如来的神足，其威德就是这样的不可以量测之多的。」诸童子白佛说：「如来的智慧之力，到底如何呢？」

世尊告诉他们说：「我在往昔之时，也有弟子名叫舍利弗，为智慧中最为第一的人。如大海水，其纵横都为八万四千由

旬，大水都充满其里面。又须弥山之高，为八万四千由旬，入在水中的深度，也是如是。而将此阎浮里地的南北为二万一千由旬，东西为七千由旬，现在将其取来比较：如用四大海水为墨水，用须弥山为树皮，现在的阎浮地的草木作为笔，又使三千大千刹土的人民都均能书写，而欲写出舍利弗比丘的智慧之业，然而童子们！当知！以四大海水之墨，以及笔，和人之渐渐命终，也不能使舍利弗比丘的智慧竭尽。像如是的，童子们！在我的弟子中，智慧第一的，不能超出于舍利弗的智慧之上。而合计此舍利弗比丘，遍满于三千大千的刹土，都没有空缺之处，然而欲以此，来比较如来的智慧时，乃劣于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类的。如来的智慧之力，其事就是如是的！」

这时，童子们又白佛说：「是否更有力，超出于此神力的吗？」世尊告诉他们说：「也有一种力量，能超出于诸力之上的。是甚么力呢？所谓无常之力是。今

天，如来在于夜半之时，会在于双树间，被无常之所牵，当会取入于灭度。」那时，诸童子们都同时堕泪，大家都说：「如来之取入于灭度，为甚么这么快速呢？世间会丧失眼目的了！」

那时，有一位比丘尼，名叫君荼罗盘头（王舍城人，原为尼提子的弟子，后被舍利弗论破，而为佛弟子），是婆罗陀长者之女。这位比丘尼便作如是之念：我听说世尊将于不久要取入于灭度。算算日子，已到了，现在应该往至于世尊之处，去亲觐问讯为是。这时，这位比丘尼就出毗舍离城，往至于世尊之处。她在这时，遥见如来在路中，带引诸比丘众，以及五百名童子，正欲诣于双树间。

那时，比丘尼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白世尊说：「我听说世尊要取入于灭度，将在于不久之时了。」世尊告诉她说：「如来取入于灭度之时，正在于今天的半夜的！」这时，比丘尼白佛说：「我现在所以出家学道，就是欲愿解脱生死，然而又不能达成所愿，世尊又要舍我而灭度去。唯愿世尊演说微妙之法，使我能达成其愿吧！」

世尊告诉她说：「妳现在应该思惟苦原本的。」比丘尼又白佛说：「实在是苦！世尊！实在是苦！如来！」世尊告诉她说：「妳是观察甚么义，而说它为苦的呢？」比丘尼白佛说：「我观察生就是苦，老就是苦，病就是苦，死就是苦，忧悲恼苦就是苦，怨憎会苦就是苦，恩爱别离苦就是苦。总而言之，五盛阴就是苦。像如是的，世尊！我乃观察此义之后，故言就是苦。」

这时，比丘尼思惟此义之后，就在于其座上，得证三达智（三明，宿命、天眼、漏尽），也就是成就阿罗汉果。这时，比丘尼白佛说：「我不堪（不忍）看见世尊之取入于灭度，唯愿听许我先取入于灭度！」这时，世尊乃默然而允许她。当时，比丘尼就从座起，礼拜世尊之双足后，寻在佛前，身飞虚空，作十八变。或者行，或者坐，或者又经行。由身放出烟火，踊没都能自由，而没有所触碍。或者身出水火，遍满于虚空中。这时，比丘尼作这些无央数（算不尽）之变化后，即入于无余的涅槃界而取入于灭度。当时，当取灭度的那一天，有八万位的天子，曾经得证法眼清净。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我的声闻中的第一比丘尼，智慧捷疾的人，就是所谓君荼罗比丘尼是。」

这时，世尊告诉阿难说：「你到双树间，为如来敷一床座，使头首在于北方。」回答说：「如是，世尊！」阿难就受佛的教言，到双树间，为如来敷一床座，然后回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白世尊而说：「床座已敷完，是将头首在北方的，宜知是时了。」

实时，世尊乃到那双树间，就于所敷之座。这时，阿难尊者白佛说：「有甚么因缘，如来令我敷座，而说头要北向（在北方）呢？」佛陀告诉阿难说：「我灭度之后，佛法当会在于北天竺，由于此因缘之故，才会使敷座为北向的。」（头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后背为东方，是佛陀三反入禅定示诲大众后，右胁而卧，而入于涅槃之相）。

这时，世尊乃分别其三衣，当时阿难就白佛说：「为甚么缘故，如来在于今天，乃分别三衣呢？」佛陀告诉阿难说：「我乃为了当来之世的檀越施主的缘故，分别此衣而已！是欲使人受其福德之故，才会分别三衣而已！」

这时，世尊在于须臾之顷，由口里放出五色的光明，遍照于方域（四方）。那时，阿难又白佛说：「又为甚么缘故，如来在于今天，会由口里放出五色的光明呢？」

世尊告诉他说：「我刚才曾作如是之念：我本来还未成道之时，曾长处于地狱，曾吞热铁之丸。或者吃食草木，以长养此四大的。或者生为骡，为驴，为骆驼、象、马、猪、羊。或者堕作饿鬼，而

长此四大：或者作为人形，而有受胎的苦厄；或者受天福，而食自然的甘露。我现在已经成为如来，以根力觉道（五根五力，七觉意分，八正道分）而成为如来之身。由于此因缘之故，口出五色的光明耳！」

这时，须臾之间，口里又出微妙之光，乃胜于前光。当时，阿难白世尊说：「又由于甚么缘故，如来又重出妙光，乃胜于前光呢？」

世尊告诉他说：「我刚才曾作如是之念：过去的诸佛世尊，取入于灭度之时，其遗法都不久存于世间。我又一再的思惟：要用甚么方便，才能使我法能得久存在世间呢？如来之身，乃为金刚不坏之数（之列），我意欲碎此身，作为如芥子之小，以便流布于世间，使将来之世之那些信乐的檀越（施主），看不见如来的形像之人，取之而供养的因，缘于此福佑，当会转生于四姓家，或者为四天王家、三十三天、艳天、兜术天、化自在天、他化自

在天、或者因此福佑，而当生于欲界、色界、无色界、或者又有得成须陀洹道（初果）、斯陀含道（二果）、阿那含道（三果）、阿罗汉道、辟支佛道（独觉），或者成就佛道。由于此因缘之故，乃放出如是的光明而已！」

这时，世尊乃亲自褰（折迭）僧伽梨（更合其衣，大衣）为四迭，右胁着在于地，脚与脚相累。这时，尊者阿难，乃悲泣而涕零（流泪），不能自胜（不能克制），又自考责而说：「我既未成道，都被结所缚，然而今天，世尊将舍我而入于灭度，我当以甚么为恃怙（依靠）好呢？」

这时，世尊虽然知道，而又告诉诸比丘们说：「阿难比丘现今在甚么地方呢？」诸比丘们回答说：「阿难比丘现今在于如来的床后，正在志号堕泪，不能自胜，又自考责而说：『既不成道，又不断除结使，然而现在世尊将舍我而入于涅槃。』」

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止！上！阿难！不可以愁忧。凡是物体处在于世间时，应当都会坏败的，欲使其不会变易，此事乃不可能的。如能勤加精进，念修正法的话，则像如是的，在于不久之时，也当会尽诸苦际，而成就无漏之行的。在过去世之时，多萨阿竭（如来）阿罗呵（应供）三耶三佛（正徧知），也有如是的侍者。就是将来的恒河沙的诸佛，也当会有如此的侍者，如阿难之比（类）的。」

转轮圣王有四种未曾有之法。那四种呢？于是（是这样的）：（一）转轮圣王欲出国界之时，被人民看见的话，就没有不喜悦的。（二）那时，转轮圣王有所言教时，如被人听到的话，并没有不喜悦的。（三）听其言教，乃没有厌足的。（四）那时，转轮圣王如默然不语，就是人民看到大王默然的话，也同样的又会欢喜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转轮圣王乃有如此的四种未曾有之法的。

比丘们！当知！今天的阿难，也同样的有四种未曾有之法。那四种呢？（一）假如阿难比丘默然不语，在于大众当中，如看见的人，都没有不喜悦的。（二）倘如阿难比丘有所说之时，听到其语的人，都均会欢喜，假如又默然时，也是同样的。（三）如果阿难比丘到了四部众之中，如刹利、婆罗门众中，或入于国王、居士之众中，都均会欢悦，都均会兴起恭敬之心，视之而没有厌足的。（四）就是阿难比丘有所说时，如听到其法教的话，则受之而没有厌足。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有此四种未曾有之法。」

这时，阿难白世尊说：「应当要怎样的和女人从事呢？因为现在的比丘，到了吃食时，就应着衣持钵，应到家家户户去乞食，以便福度众生之故。」

佛陀告诉阿难说：「最好不要和女人碰面相见。如果遇见的话，则不和她共语；假如和她共语的话，就应当要专心一意的向于道。」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莫与女交通 亦莫共言语 有能远离者 则离于八难

（不可和女人交往，也不可和她们共言语。如果有人能够远离女人的话，就能离开八难之处的。）

## 增壹阿舍经卷第三十七

### 八难品第四十二之二

阿难又问说：「应当要怎样去和车那这种比丘从事呢？」（车那为车匿，佛出城时的驭者，佛陀成道后回国时出家，然和六群比丘为伍，都习恶见，后悔过，而证果）。

世尊告诉他说：「当用梵法去罚他。」（梵法罚就是梵檀，译为默摈，众人都不和他共语之治罪法，梵天之治罚也同样，都叫罪天进入别立的坛内，不得和他天来往共语等，故名）。

阿难白佛说：「甚么叫做以梵法去罚他呢？」世尊告诉他说：「不应和车那比丘有所说话，也不可以和他谈善，也不可以和他谈恶（不管是与非，均不和他谈论）。这位比丘（犯罪的比丘），也不再向你当有所说。」阿难白佛说：「如果不追究其事的话，则这种犯罪，乃为不重的吗？」

世尊告诉他说：「只要不和他共语，就是所谓梵法之罚的了。如果仍然不改的话，就应当诣于大众当中，诸人则一同去弹劾他，使他出去。就不再与他说戒，也不再和他共与法会从事。」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欲与彼怨家 而报其怨者 恒念莫与语 此恶无过者

（如果欲和那些怨家，而报其怨的话，就恒念不可和他讲话，这种罪恶实在没有超过的。）

当时，拘尸那竭的人民，听到如来当会取于灭度，克在于夜半（期限在于今天的半夜）。这时，国土的人民，都往至于双树间。到达之后，都行头面礼足之礼，然后都坐在于一边。那时，人民都白世尊

说：「这次听说如来当取入于灭度，那么，我们将如何兴起敬仪呢？」（该怎么办呢？）

这时，世尊乃顾视阿难，而不说话。当时，阿难就作如是之念：如来今天的身体很疲倦，必定是欲叫我指授那些仪礼之事。这时，阿难就右膝着地，长跪而又手（合掌），白世尊而说：「现在有二种之姓，一位名叫婆阿陀，第二名叫做须拔陀。他们今天到这里来自归依如来及诸圣众而说：『唯愿世尊听许他们为优婆塞，自今天已后，不再杀生。』又有一名叫做帝奢，二名叫做优波帝奢；又有名叫佛舍，二名叫做鸡头，像这些人，都来欲归依如来而说：『唯愿世尊听许他们为优婆塞，从今以后，不再杀生，愿奉持五戒！』」

这时，世尊就广为他们说法，然后使他们回去奉行。当时，五百名摩罗（力士，

族姓)，他们就从座起，绕佛身边三匝之后，便退而去。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我最后的受证的弟子，就是所谓拘尸那竭国的五百名摩罗（末罗，力士族）是。」

那个时候，有一位梵志，名叫须拔（须拔陀罗，译为善贤，年一百二十岁，博学多闻的外道），从波波国来到拘尸那竭国，在路中，遥见五百人到这里来，就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五百人回答说：「须拔！当知！如来今天当会取入于涅槃，是在于双树间（我们就是从那边回来的）。」

这时，须拔便作如是之念：如来出现于世间，乃非常难遇的一件事。如来之降世，听说乃时时（很久之时），有如优昙钵华（灵瑞花），亿劫之久，乃一出现而已。我现在还有一些疑问，不能了解诸法的道理，唯有那位瞿昙沙门始能解除我的狐疑。我现在可往至于瞿昙之处，去请问其义。

这时，须拔梵志就到双树间，到了阿难之处，白阿难说：「我听说世尊今天将取

入于灭度，是否为实在的吗？」阿难回答说：「实在有其事的。」须拔白言说：「我至今天，还有些狐疑，唯愿听许我白世尊如下之语：余人（我）不能了解六师所说的，是否能得拜见沙门瞿昙，以便听其所说吗？」阿难回答说：「止！止！须拔！不可打挠如来！」

像如是的再三要求，而又白阿难说：「如来出现在世，乃非常的难以遇到之事，如优昙钵华，时时乃有而已，如来也是如是的，为时时乃得出现耳。而我现在观察如来乃足够解我的狐疑的人，我现在要请问的事，实在不足言（没有甚么）。但是，现在，阿难！你却不允我去拜见世尊。我曾经听说如来乃却观无穷，前睹无极（过去未来的一切都能了知的很详细，都能容纳），然而今天，唯独不能见到接纳于我。」

这时，世尊曾以天耳，遥闻须拔向阿难作如是的论议。那时，世尊就告诉阿难说：「止！止！阿难！不可遮止须拔梵

志。所以的缘故就是：他这次到这里来，乃会多所饶益的，如我为他说法的话，就能得到度脱的！」

这时，阿难就对须拔说：「善哉！善哉！如来现在听许你进入里面去问法。」这时，须拔听此语后，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须拔就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于一边。当时，须拔白世尊说：「我现在欲有所请问，唯愿听许！」这时，世尊告诉须拔说：「现在正是时候了，可以发问了。」

这时，须拔白佛说：「诸有沙门，乃异于瞿昙你的。他们都知道算术，多所过度（度很多人），所谓不兰迦叶（富兰那迦叶，否认果报的偶然论者）、阿夷端（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唯物，断灭论者）、瞿耶楼（末伽梨瞿舍梨，宿命论者）、波休迦旃（婆浮陀伽旃那，机械论者，如以他的见地，来说其它的事）、先毗卢持（散若夷毗罗梨沸，诡辩论者）、尼捷子（苦行，裸形的外道）等是。如此之人，到底知道三世之事吗？或者为不了解吗？在此六师之中，又有那一位能胜于如来您吗？」那时，世尊告诉他说：「止！止！须拔！不可问此义，为甚么要费神问此胜如来与否之事呢？我今天在这里，当会对你说法，你就要善思念！」须拔白佛说：「我现在也正要问深义，唯愿世尊在此时讲说！」

那时，世尊告诉他说：「我最初学道时，年龄为二十九。为了欲度人民之故，至于三十五年（岁）时，都在外道中学习，自此以来，更不再见过沙门、婆罗门。在那些大众当中，并没有八贤圣之道（八正道）的话，就没有所谓沙门的四果（自须陀洹，乃至阿罗汉）。这就是所谓，须拔！所谓世间空虚，更没有真人之得道的人了。在那贤圣法中，有贤圣法的人的话，就会有沙门之四果之报。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有沙门四果之报，都是由于贤圣的八品道之故。如果，须拔，如果我不得无上正真之道的話，那就是均为不

得贤圣的八品道之故，由于能得贤圣的八品道，故能成就佛道的。因此之故，须拔！应当求方便，去成就贤圣之道（八正道）。」

须拔又白佛说：「我也乐闻贤圣的八品道，唯愿演说其道！」世尊告诉他说：「所谓八道，就是：等见、等治（正思惟）、等语、等命、等业、等方便（正精进）、等念、等三昧（正定）。这就是所谓，须拔！就是所谓贤圣的八品道。」

这时，须拔就在于座上得法眼净。那时，须拔就对阿难说：「是这样的，我现在快得善利了，唯愿世尊听允我为沙门（托他向佛请愿）。」阿难回答说：「你现在自己到世尊之处，去求作沙门为是！」那时，须拔就再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听允我作为沙门！」那个时候，须拔就因此而成为沙门之身，着三法衣，这时，须拔曾仰观世尊的尊颜，就在于其座上，有漏心解脱（脱离有烦恼的心）。那时，世尊告

诉阿难说：「我最后的弟子之中，就是所谓须拔是（最后的弟子）。

那时，须拔白佛说：「我现在听说世尊您要在于半夜取入于般涅槃，唯愿世尊先听许我取入于涅槃，我乃不堪见到如来之先取入于涅槃！」那时，世尊乃默然允许他。所以的缘故就是：过去恒沙的诸佛世尊，其最后取证的弟子，都先取入于般涅槃，然后如来才取入于灭度。这是诸佛世尊的常法，并不是只适于今天而已。这时，须拔见世尊已允许他，就在于如来前，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在于无余的涅槃界，而取入于灭度。当时，此地乃六变震动。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一切行无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则不死 此灭为最乐

（一切的行，都是无常的，有生的话，必定会有死的。如果不生的话，就不会有死，这种寂灭，乃最为快乐的！）

这时，世尊告诉阿难说：「从今以后，敕令诸比丘们，不可以卿仆相向（相称），大的称为尊，小的称为贤，互相看顾，都如同兄弟一样。从今以后，不得称父母所作的名字。」这时，阿难白世尊说：「从今以后，诸比丘们应当怎样自称自己的名号呢？」世尊告诉他说：「如果小比丘向于大比丘时，就称号为长老，大比丘向于小比丘时，就称其姓字。又诸比丘欲立字的话，当依三尊。这乃是我的教诫！」

那时，阿难听世尊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七三

大意：本经叙述阿须伦向佛说：大海中有八种未曾有法，使诸阿须伦们乐在于其中。佛陀则开示而说：在如来法中，也有八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乐在于其中。阿须伦听佛所说后，乃忏悔自己所造的不善业。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鹿野苑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波呵罗阿须伦，以及牟提轮天子，都在于非时（不是平常见佛之时），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坐在于一边。这时，如来乃问阿须伦说：「你们是否甚乐在于大海中吗？」阿须伦白佛说：「实在是快乐，不是不快乐。」世尊告诉他们：「大海里面，有甚么奇特之法，你们看见后，才在那里娱乐的呢？」阿须伦白

佛说：「在大海里面，有八种未曾有之法，诸阿须伦才会娱乐在其中的。那八种呢？于是（是这样的）：

（一）大海里面，极为深，而且很广，就是为之初未曾有之法。（二）又次，大海里面有如此的神德：四大江河的每一河，都引率五百河，投入于大海，顿时便失去了

其本来的名字，就是所谓的第二未曾有法。（三）又次，大海中的水，都同为一个滋味，就是所谓的未曾有之法。（四）又次，大海里，都按时潮贺，并未失去其时节，就是所谓的第四未曾有之法。

（五）又次，大海中为鬼神所居之处，有形之类的，没有不在大海中的，就是所谓第五的未曾有法。（六）又次，大海之中，都容纳极大的形体之物，如百由旬之形、千由旬之形，乃至七千由旬之形的，而也不会觉得为逼迤，就是所谓的第六未曾有之法。（七）又次，大海之中，乃出若干种的珍宝，如碎磔、玛瑙、真珠、琥珀、水精、琉璃，就是所谓的第七未曾有之法。（八）又次，大海之中，下面有金沙，又有须弥山，为四宝所成的，是所谓的第八未曾有之法。以上就名叫做八种未曾有之法，使诸阿须伦娱乐在于其中的。」

这时，阿须伦白世尊说：「在如来之法之内，到底有甚么奇特，能使诸比丘们看了之后，会娱乐在于其中的呢？」佛陀告

诉阿须伦说：「有八种未曾有之法，使诸比丘们娱乐在于其中的。那八种呢？（一）在我的法中，都为戒律具足，没有放逸之行，就是所谓初未曾有之法。诸比丘们看见之后，都娱乐在于其中，如那大海之极深且广那样。（二）又次，在我的法中，有四种姓的人，在于我法当中作为沙门的话，就已不录其以前之名，已更作其余之字，犹如那大海的四大江河皆投入于大海时，同为一味那样，更没有其它的名，就是所谓的第二未曾有之法。（三）又次，在我法中，乃有施設禁戒，都相随也不越叙，就是所谓的第三未曾有之法。（四）又次，在我法中，都均同于一味，所谓贤圣的八品道味，就是所谓第四未曾有之法。有如大海之悉同一味那样。

（五）又次，在我法之中，乃有种种法之充满于其中，所谓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真直行（八正道，计为三十七道品），诸比丘见后，都娱乐在于其中，有如那大海之诸神居在

于其中那样，就是所谓的第五未曾有之法。（六）又次，在我法中，有种种的珍宝，所谓念觉意宝、法觉意宝、精进觉意宝、喜觉意宝、猗觉意宝、定觉意宝、护觉意宝，就是所谓第六未曾有之法。诸比丘们看见之后，都娱乐在于其中，有如那大海之出种种珍宝那样。（七）又次，在我法中，诸有众生之类，都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在于无余的涅槃界，而取于灭度。而在我的法中，并没有增减，如那大海之投入诸河，也没有增减那样，就是所谓的第七未曾有之法，诸比丘看见之后，都娱乐在于其中。（八）又次，在我法中，有金刚三昧，有灭尽三昧，一切光明三昧，得不起三昧，种种的三昧，不可以称计之多，诸比丘看见之后，都娱乐不已，如那大海下面之有金沙那样，就是所谓的第八未曾有之法。诸比丘看见之后，都娱乐于其中，在于我法里，乃有如此八种的未曾有之法，诸比丘在于其中，甚自娱乐的。」

这时，阿须伦白世尊说：「在如来法中，就是有一种未曾有之法的话，就胜于那海中的八种未曾有之法，有百倍、千倍，实在不可以为比，所谓贤圣之八道是也。善哉！世尊！快说这些话！」

那时，世尊渐渐和他说法，所谓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就是不清净之想，漏乃为大患，出要为最妙等法。那时，世尊由于看见他的心已开意已解，就将诸佛世尊常所说法的：苦、集、尽（灭）、道等四谛的真理，都尽和他讲说。

那时，阿须伦便作如是之念：应该有五谛，而现在世尊却只说四谛，和诸天们讲说时，就说五谛？当时，天子曾在于佛陀讲座的席上得法眼净。这时，阿须伦白

世尊说：「善哉！世尊！快说这些法！现在欲回去了。」世尊告诉他说：「宜知是时。」（时间差不多了。）阿须伦就从座站起，头面礼足之后，依来处而回去。

这时，天子对阿须伦说：「汝现在内心所念的，极为不善。你怎么说：「如来和诸天讲说时，都讲五谛，和我（指阿须伦）说法时，却只说四谛」呢？所以然者（你要晓得怎么一回事）：诸佛世尊始终并没有二言，诸佛始终并不舍弃众生，说法也不懈倦，说法又不穷尽，同时，又不选择人而说法，都是以平等心而说法。佛陀说有四谛，所谓苦、集、尽（灭）、道是。你现在不可以作如是之念，不可毁谤如来说有五谛。」

这时，阿须伦回答说：「我现在所造的不善之业，我自当忏悔！须要再到如来之处，去更问此义。」

那时，阿须伦及天子，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七四

大意：本经叙述天地会大动的原因有八种的因缘：第一为大风、火、水、地之起变动。(二)菩萨从兜率天降入母胎时，(三)菩萨出母胎时，(四)菩萨出家学道成正觉时，(五)如来取灭度时，(六)神足的比丘变现神通时，(七)诸天由宿福得作帝释、梵天王时，(八)众生福尽，国王不乐于本邦，各相攻伐时。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天地会大动的原因，有八种因缘。那八种呢？比丘！当知！此阎浮里地，南北的长度为二万一千由旬，东西的幅度为七千由旬，厚度为六万八千由旬，水之厚为八万四千由旬，火的厚度也为八万四千由旬，火下有风，厚度为六万八千由旬，风的下际有金刚轮，过去的诸佛世尊的舍利，都尽在于那个地方。比丘！当知！或者有时，大风正动之时，火也会动；火既动，则水便会动；水既动，则地便会动，这就是所谓第一种因缘，使地会大动的因素。」

又次，菩萨从兜率天降神来下，而在于母胎中之时，这时，大地也会大动，就是所谓的第二种因缘，使地大动。又次，菩萨降神而出母胎之时，天地也会大动，就是所谓的第三种因缘，使地大动。又次，菩萨出家学道，而成就无上正真的正觉之时，在这时，天地会大动，就是所谓的第四种因缘，使地大动。又次，如果如来进入于无余的涅槃界，而取灭度的话，在于此时，天地会大动，就是所谓的第五种因缘，使地大动。

又次，有大神足的比丘，其心已得自在，而随意欲行无数的变化，或者分身为百千之数，又再还皈为一。飞行于虚空，而石壁都能通过，踊没都能自由，观地为无地之想，而了悉为空无之时，这时，地也会大动，就是所谓第六种之因缘，使地为大动。又次，诸天之有大神足，神德为无量，从那个天上命终，还生于那个天间，由于宿福之行，而具足诸德，而舍弃其本来的天形，得作为帝释天，或者是梵天王，那个时候，大地也会大动，就是所谓第七种因缘，使大地为之大动。又次，如众生之命终福尽，这时诸国王都不乐于其本邦，各各（各国）都相攻伐，或者会因饥俭而死的，或者会因刀刃而死的，这时

天地就会大动，就是所谓的第八种因缘，使大地大动。像如是的，比丘们！有八种因缘，使天地会大动的。」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七五

大意：本经叙述阿那律曾思惟八大人念之义，并去问世尊。佛为开示戒胜于闻，在于少欲、知足、闲居、持戒、三昧、智慧解脱、多闻、精进等八大人念之中，乃以精进为上。并教四众应修此八大人念。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尊者阿那律，游化在于四佛所居住过的地方（支提国—众积国的东竹山林）。

那个时候，阿那律在于闲静之处，便作如是之念：诸释迦支佛的弟子之中，戒德、智慧之成就的人，都是依于戒律，而在于此正法当中，得以长养的。诸声闻当中，如果不具足戒律的话，则这些品类当中的人，都皆离开正法，都不与戒律相应的。如今这二法，也就是戒与闻，到底是那一种法为胜呢？我现在可以将此因缘之本，往问如来：到底此事如何呢？

阿那律又作如是之念：此法乃是知足的人之所行的，并不是贪欲无厌之人所行的。为少欲者之所行的，并不是多欲者之所行的；此法应该是闲居者之所行的，并不是喧闹者之所行的；此法一定是持戒之人所行的，并不是犯戒者之所行的；也是三昧者之所行的，并不是乱心者之所行的；是智慧者之所行的，并不是愚者之所行的；为多闻者之所行，并不是少闻者之所行的。

这时，阿那律乃思惟此八大人念（八大人觉，为圣者之大力量人所觉知思念的八种法），而私自发言说：现在我应到世尊之处，去请问其义。那时，世尊在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波斯匿王邀请如来，以及比丘僧，夏坐九十天。当时，阿那律则渐渐的在于人间，率引五百位比丘游化，而转至于舍卫国（由支提国的东竹山林至祇园），到达如来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这时，阿那律白世尊说：「我在闲静之处，思惟如是之义：戒与闻，此二种法，到底是那一种为胜呢？」

这时，世尊乃与阿那律说如是之偈而说：

戒胜闻胜耶 汝今起狐疑 戒胜于闻者 于中何狐疑

（戒为胜呢？或者闻为胜呢？你现在生起狐疑。说真的，戒乃胜于闻的，在这里面，还有甚么可狐疑不解的呢？）

所以的缘故就是：阿那律！当知！如果一位比丘之戒成就的话，便能得定意（禅定），已得定意的话，便能获得智慧，已得智慧的话，便能得多闻，已得多闻的话，便能得解脱，已得解脱的话，就能在于无余涅槃而取灭度，由于此，而可以明白，乃是以戒为最胜的。」

这时，阿那律就问世尊说出他刚才所念的八大人之念。佛陀告诉阿那律说：「善哉！善哉！阿那律！你现在所念的，正是大人（圣者）之所思惟的。所谓少欲知足、在闲居之处、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多闻成就（包括精进成就）是。你现在，阿那律！应当建立其

意，思惟八种大人之念。那八种呢？因为此法乃为精进者之所行的，并不是懈怠者之所行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弥勒菩萨应该当三十劫时会成就无上正真等正觉，然而我乃以精进之力，去超越他之前，而成佛的。

阿那律！应当知道！诸佛世尊都均为同于一类，都同其戒律、解脱、智慧，并没有异。也同样为空、无相、无愿，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庄严其自身，令人视而没有厌足，也不能见其顶的，都一样的，并没有不同。唯有不同的就是精进之一项，在于过去与当来的诸佛世尊当中，所谓精进的，我乃为最胜的。因此之故，阿那律！这第八种的大人之念，就是以此为最上，为最尊，为最贵，为没有可喻，犹如由乳而有酪，由于酪，而有酥，由于酥，而有醍醐，此醍醐，在于其里面，乃为最上，为没有比的。这也是如是，这精进之念，在于八种大人之念中，乃最为上，实没有比的！

因此之故，阿那律！应当要奉持八大人之念，也应该对四部众，分别去为他们解说其义。假如当八大人念，流布于世间的的话，就能令我的弟子，均当成就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的法，乃少欲者之所行的，并不是多欲的人之所能行的。我的法，乃为知足的人之所行的，并不是没有厌足者之所行的。我的法，乃为闲居者之所行的，并不是在于闹乱的众中者之所行的。我的法，乃为持戒者之所行的，并不是犯戒者之所行的。我的法，乃为禅定者之所行的，并不是乱心者之所行的。我的法，乃为有智的人之所行的，并不是愚者之所行的。我的法，乃是多闻者之所行的，并不是少闻者之所行的。我的法，乃为精进者之所行的，并不是懈怠者之所行的。因此之故，阿那律！四部之众，都应该求方便，去行此八大人之念。像如是的，阿那律！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那律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三七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说少欲、知足、闲居、持戒、三昧、智慧解脱、多闻、精进等八大人念之成就，乃胜于刹利、婆罗门、长者、沙门、四天王、三十三天、魔王、梵天王等八部之众，因此，当修行此八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八部之众，你们应当要知道！那八部呢？所谓刹利众、婆罗门众、长者众、沙门众、四天王众、三十三天众、魔王众、梵天王众是。比丘们！当知！我从曩昔以

来，曾到刹利众（王、武士）当中，共相问讯，和他们言谈讲论，并没有人能和我相称等的，我乃独步而没有侣，也没有人能俦匹的。我乃少欲知足，念不错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多闻成就、精进成就。

我又自己忆念，曾到过婆罗门众中，以及长者的众中，沙门的众中，四天王众当中，三十三天众中、魔王众当中，梵天王众当中，去和他们共相问讯，和他们言谈讲论，而为独步无侣，也没有能和我相俦匹的众生。我在于他们当中，为最尊，也没有相等伦的。我乃少欲知足，意不错乱，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多闻成就、精进成就。

我当在那个时候，在于八部众当中，乃为独步无侣，乃为那些众生作大的覆盖

的。那时，八部之众，都没有能见顶的，也不敢瞻颜，更何况当共我论议的呢？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我并不看见天上、人中、弊魔，或魔天、沙门、婆罗门等众当中，有能成就此八法的众生，除了如来之存在外，都不能论及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当求方便，去行此八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七七

大意：本经叙述给孤独长者在于四城门、大市中、家中行路，以及向于佛、比丘僧等八处，平等惠施，佛陀赞叹他，并为他说布施给贤圣之众，乃能施少而获福多，施多则获福也多。末后劝他当用喜悦心去供养圣众。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阿那邠邸（给孤独）长者，曾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告诉长者说：「长者！你在家中，是否常行广施吗？」

长者白佛说：「我对于贫家都实行惠施，昼夜都不断。如在四城门中，以及大市中、家中的行路，和佛陀、比丘僧等处，所谓八处，都举行惠施。像如是的，世尊！其有所须要的，如须要衣时，就惠施衣，须食就与其食，国中的珍宝，终不违逆（作得到的都尽造，都不惜其所有的财物）。那些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都均施与大家。也有诸天来到我处，在于虚空中，告诉我说：『你应该分别尊卑（看清楚对方是贤或者是愚），要知道这种人是持戒的人，这种人是犯戒的人。布施给与此人，乃会获福，布施给与那人，是不会有福报的』等。但是我的心乃为平正，而不分彼此，不起增

减之心，乃以普等（一切都平等）的慈心，去对于一切众生。再者，众生乃依命根而得以存形，有饮食，就能生存，没有饮食的话，则生命就不济。施惠及与一切众生的话，其福报为无量，受其果报，并不会增减的。」

佛陀告诉长者说：「善哉！善哉！长者！以平等布施的话，福德乃为第一尊贵的。但是也应知道！因为众生之心，又有胜与劣的。如布施给与持戒的人，乃胜过于布施给与犯戒的人的。」

这时，虚空中的神、天，都称赞无量（非常的称叹而欢喜），实时说此偈而说：

佛说择施尊 愚众有增减 求其良福田 何过如来众

（佛陀说选择布施之尊法，因为愚痴的众生乃有增减的。如果欲求其良福田的话，那里能胜过于如来的圣众呢？）

今天世尊所说的，实在极为快哉的了！说：布施给与持戒的人，乃胜过于布施给与犯戒的人的。

那时，世尊告诉阿那邠邸长者说：「现在当会给你讲说贤圣之众，你听后应该善思念它，应抱在于心内。或者布施虽少，而获福会多，或者布施多，而获福为多。」阿那邠邸长者白佛说：「唯愿世尊，敷演其义！怎么叫做施少而获福多？怎么叫做施多而获福也多呢？」

佛陀告诉长者说：「对于这些：向阿罗汉（阿罗汉向）、得阿罗汉（证阿罗汉果的圣者，以下同），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须陀洹、得须陀

洹（所谓四向四果，四双八辈的贤圣者是）。这就是所谓，长者！就是所谓向于这些贤圣之众，去行布施的话，则布施之物虽为少，而所获的福报乃非常的多，布施多，则获福也会多。」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四向成就人 四者成果实 此名贤圣众 惠施获福广

（这些四向之成就的人〔须陀洹向、斯

陀舍向、阿那舍向、阿罗汉向〕，以乃四种成就果实的人〔须陀洹果、斯陀舍果、阿那舍果、阿罗汉果〕，这些人就名叫贤圣之众，惠施给他们的话，获福会非常的广的。）

过去久远之时的诸佛世尊，也是同样的有了如此的贤圣之众，如同我现在没有不同。就是当来的诸佛世尊出现于世间的话，也是一样的会得如此的贤圣之众的。因此之故，长者！应该发欢喜悦心，去供养这些圣众。」

这时，世尊与这位长者讲说微妙之法，使他立于不退转之地。长者听法后，喜庆无量，就从其座位站起，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绕佛三匝，然后退下而去。

这时，阿那邠邸长者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七八

大意：本经叙述如以随时、鲜洁、自手、无憍恣心、不望回报、求解脱、求施良田、以及为众生而不为己等八事去行财物的惠施的话，所获的福报会为无量，会渐至于灭度。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善男子、善女人，用财物惠施时，能获得以八事的功德（八种善人施，就能获福无量）。那八事呢？第一就是随时惠施，并不是非时，第二就是以鲜洁惠施，并不是以秽浊，第三就是手自（亲手）斟酌，不使他人，第四就是誓愿惠施，并不是以憍恣心，第五就是解脱惠施，而不希望其报，第六就是惠施为求灭度，不是求生

天，第七就是施求良田，而不施荒地，第八就是虽然持此功德，惠施与众生，但是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像如是的，比丘！善男子、善女人，以财物惠施与人，获得以八事的功德。」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智者随时施 无有慳贪心 所作功德已 尽用惠施人

此施为最胜 诸佛所加叹 现身受其果 逝则受天福

（有智慧的人，会以随时而布施与人〔应时惠施〕，没有慳贪的心，所作的功德完毕后，都尽用以惠施与人。这种布施，乃为最胜的，为诸佛所加称叹的。现在身会受其果报，逝世之后，则会受天的福报的。）

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欲求其果报的话，应当行此八事的布施。其福报为无量，为不可胜计之多，会获得甘露之宝，渐渐的至于灭度（涅槃）。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七九

大意：本经叙述如行八种邪道（与八正道相反的法）的话，就是趣于泥犁（地狱）之路，假如行八正道的话，就是向于涅槃之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应当讲说趣于泥犁（地狱）之路，以及向于涅槃之道的法，听后要善思念它，不可以使其漏失。」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是！世尊！」诸比丘就从佛受教。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甚么叫做趣泥犁之路？甚么叫做向涅槃之道呢？邪见就是趣于泥犁之路，正见则为向于涅槃之道，邪治（邪思惟）就是趣于泥犁之路，正治（正思惟）就是向于涅槃之道；邪语就是趣于泥犁之路，正语则为向于涅槃之道；邪业乃为趣于泥犁之路，正业则为向于涅槃之道；邪命则为趣于泥犁之路，正命则为向于涅槃之道；邪方便（邪勤）则为趣于泥犁之路，正方便（正精进）则为向于涅槃之道；邪念则为趣于泥犁之路，正念则为向于涅槃之道；邪定就是趣于泥犁之路，正定就是向于涅槃之道。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趣于泥犁之路，与向于涅槃之道。诸佛世尊常常所应说的法，现在已说完的了。你们应该乐在于闲居之处（静寂的地方），在树下，或露坐，去念念而行此善法，不可有生起懈怠之心。如果现在不勤行的话，后悔会来不及的！」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非时泥犁道 须伦天地动 大人八念众 善男子施道

（（一）非时经〔八难经〕，（二）泥犁经，（三）遗道经，（四）阿须伦经，（五）天地动经，（六）八大人念经，（七）八部众经，（八）广施经，（九）善男子经，（十）邪、正道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七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八

马血天子问八政品第四十三之一

概要：本品首先为马血天子讲说八正道，依次为八关斋法之事，牧牛者难陀之教化，以提婆达多为例而诫贪着利养事，降伏魔波旬之事，阿闍世王之

苦闷与佛陀的教化，不可执着的世间的八法，为不流转于生死之八种人。

### 三八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马血天子开示三世的诸佛均以贤圣的八品道而得尽的世界的边际的。马血天子听此法后，就在于座上得法眼清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马血天子（赤马天子）曾在于非人之时（后夜之时，夜半一点以后），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于一边。那时，天子白世尊说：「我刚才曾起此念：在地上步度（徒步而行），是否可以尽此世界的边际吗？我现在请问世尊，是否可以步尽世界吗？」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是以甚么义理来问此事的呢？」

天子白佛说：「我在往昔的时候，有一个时候，欲到婆伽梵天之处。那个时候，梵天遥见我之来到，就对我说：『善来！马血天子！这个地方乃是无为的境界，是无生、无老、无病、无终、无始，也没有甚么愁、忧、苦、恼的地方。』我在当时，又作如是之念：这是涅槃之道吗？为甚么呢？因为涅槃之中乃是无生、无老、无病、无死，以及没有愁、忧、苦、恼的。这是世界的极边吗？假如当为是世界的边际的话，则此世间是否可以步度吗？」

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的的神足是属于那一类的呢？」天子白佛说：「犹如力士之善于射术，箭一放去，就没有碍那样，我现在的的神足，其德为如是的无所呈碍的。」

世尊告诉他说：「我现在问你，你就随所乐而回答于我（随意回答）。犹如四位男子，乃善于射术，而那四个人都各向四方射去，假定有人到这里来，意欲尽摄（取）四面的箭，欲使四支箭都不堕于地上。你的意见如何呢？天子！这一个人的身手是否极为捷疾吗？乃能使四支箭都同时不堕于地面！」

天子！当知！上日月之前，有捷步的天子，他的行来进步（来往动作），又踰于此人之捷疾（比前人快的多），而日月宫殿之行走，又甚于斯（日月天子比他们快得多）。合计那个人、天子，以及日月宫殿的快速，仍然不如三十三天的快速的；计三十三天的疾速，乃不如艳天的快速。像如是的，诸天所有的的神足，各各都不相及（一层比一层快）。假如你现在有如此的神德。有如那些诸天那样，而从劫至于劫，及至一百劫之久，犹然不能尽世间的境界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地界方域，实在不可以称计之多之故。

天子！当知！我在于过去的久远的世代之时，曾作过仙人，名叫马血，和你的名字同样。我在那时，欲爱都已尽，能飞行于虚空，并没有所触碍。我在那时的神足，乃和别人有异，我在于弹指之间，就已能摄此向四方射去的箭，使其不堕落。我因为的这种神足之故，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是否能用此神足，去尽境地边际吗？我就开始涉世界，但是却不能尽其方

域。在命终之后，由于累世精进，而修习德业，而成就佛道。我就坐在于树王之下，端坐思惟往昔所经历所施行过之事：本为仙人时，用此神德，犹然不能尽其方面

（不能尽诸世界），那么，应当要用那一种神力，才能得以究其世界的边际呢？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必定要乘贤圣的八品的径路，然后乃能得以尽诸生死的边际

的。

甚么叫做乘贤圣的八品的径路呢？所谓正见、正治（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精进）、正念、正三昧（正定）是。天子！又应知道！这叫做贤圣的八品道，能得尽诸世界的边际的。诸位过去的恒河沙的诸佛，能得尽诸世界的，都是用此贤圣的八品道，而究尽世界的。就是将来的诸佛世尊之出现于世间的，也当会以此贤圣之道，去得尽边际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步涉无究竟 得尽世界者 地种不可称  
非神足所及

凡夫施設意 于中起迷惑 不别真正法 流转五道中  
贤圣八品道 以此为舟船 诸佛之所行 而究世界边  
正使当来佛 弥勒之等类 亦用八种道 得尽于世界  
是故有智士 修此贤圣道 昼夜习行之 便至无为处

（怎样的步涉〔行走〕，都不会有究竟，都不能得尽于世界的。因为地种〔世界〕乃为不可称计之远的，并不是神足所能及的。凡夫所施設之意〔起心动念〕，都在于其中生起迷惑，不能分别真正之法，而致于流转在于五道之中。）

（贤圣的八品道，乃以此为舟船，是诸佛所行的，是用以究竟世界的边际的。倘如为当来的佛陀，如弥勒佛等类的佛陀，也是同样的会用此八种道，而得尽于世界的。）

（因此之故，有智慧的人，都会修习此贤圣之道，昼夜都去习行它，便能至于无为之处。）

这时，马血天子从如来听说这贤圣的八品道之后，就在于座上，其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净。那时，天子就行头面礼足之礼，遶佛三匝后，便退而去。这时，那位天子，就在于同一天，用天的种种的好华散在于如来的身上，实时便说此偈而说：

流转生死久 欲涉度世界 贤圣八品道 不知又不见  
今我以见谛 又闻八品道 便得尽边际 诸佛所到处

（流转在于生死当中很久，因此，欲涉度世界。然而对于贤圣的八品道，并不能了知，又不见到。现在我已看见其谛理，又听到八品道之义，便能得以尽诸边际，为诸佛所到处！）

那时，世尊印可那位天子所说的。这时，那位天子见佛印可他后，就礼拜世尊的双足后，便退隐而去。

那时，那位天子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八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优婆离说明修持八关斋戒，以及发愿的功德。同时并举示自己往昔之时，曾在宝藏如来，以及灯光如来降世之时，向他们发愿成佛，而蒙其授记的本生事，以阐明发愿的功德乃为不可称记，能至于甘露灭尽之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有关于贤圣的八关斋之法（在

家

学佛之人，一日一夜所受持的八种戒法，又叫八斋戒）。你们要善思念它，要随意奉行！」那时，诸比丘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甚么名叫八关斋法呢？第一为不杀生，第二为不与不取（不偷盗），第三为不淫，第四为不妄语，第五为不饮酒，第六为不过时食（过午不食），第七为不处于高广之床，第八为远离作倡伎乐，以及远离香华涂身。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名叫贤圣的八关斋法。」

这时，优婆离白佛说：「应怎样的修行八关斋法呢？」

世尊告诉他说：「于是（是这样的：）优婆离！如在俗的善男子、善女人，在于每月的八日、十四、十五日（白月之斋日。如黑月之斋日的话，就相当于阴月的二十三，以及月末之二天，合之而为六斋日），往诣于沙门，或者是长老比丘之处，自称自己的名字，从早晨一直到了日暮之时，都如阿罗汉，持其心，不移不动。不用刀杖加害于群生，而普慈于一切众生，而说：『我现在受持斋法，一无所犯，不起杀生之心，要学习那些真人之教。其次，不偷盗、不淫泆、不妄语、不饮酒，不过时食（过午不食），不在于高广之座，不习作倡伎乐，包括不香华涂身。』假如有智慧的话，当应作如是之说：假如为没有智慧的人的话，当教他如此之教。又那位比丘，就应当一一的指授，不可使他有所失次，也不可使他超越。又当教使他发誓愿。」

优婆离白佛说：「要怎样的发愿呢？」世尊告诉他说：「他发愿时，应这样说：『我现在以修这八关斋法，愿不堕入于地狱、饿鬼、畜生，也不堕入于八难之处，不处在于边境，不堕在于凶弊的地方。不和恶知识从事，事父母都专正，不习邪见，出生在中国之中（国都，文化昌盛的地方），能听闻善法，能分别思惟，每一法都能成就。持此斋法的功德，能摄取一切众生之善，将此功德，惠施于他人，使人能成就无上正真之道，持此誓愿之福，施成三乘，使不中途退转。又持此八关斋法，用来学习佛道、辟支佛道、阿罗汉道，诸世界之学习正法的人，也学习此业。假如将来之世，弥勒佛出现在世间时，能值遇这位如来、至真等正觉，而参与其说法的大会中，使得于那时被度！』弥勒佛出现世间之时，会开声闻三会（三次大会集说法），初次大会之时，会度九十六亿比丘之众，第二次大会时，会度九十四亿比丘之众，第三次大会时，会度九十二亿比丘之众，都是会成为阿罗汉，诸漏会灭尽的大众。也会值遇其国王，以及国土内的教授师，作如是之教，而不使其有所缺漏。」

这时，优婆离白世尊说：「假如那位善男子，或善女人，虽然受持八关斋，但是在于其中并不发誓愿的话，岂不是不能得大功德吗？」世尊告诉他说：「虽然能获得其福，但是其福乃微不足道的。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当会说明：在过去世之时，有一位国王名叫宝岳，乃以王法治化百姓，并没有阿曲（不正）的作风，而以此法领治此阎浮提的境界的。那时，有一位佛陀，名叫宝藏，为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出现于世间。国王有一位王女，名叫牟尼，其颜貌很殊特，面如桃花之色，都是由于前世供养诸佛之所致的。那时，那位佛陀也开有三次大会，所度的声闻在初会之时，有一亿六万八千之众，第二次大会之时，度一亿六万之众，第三会之时，度一亿三万之众，都是阿罗汉，诸漏都已尽。」

那个时候，那位佛陀，对他的诸弟子，都说如是之法：『诸比丘们！你们应该念念禅坐，不可以懈怠。又应求方便，常常诵习经戒。』那位佛陀的侍者，名叫满愿，为多闻第一，有如我今天的阿难比丘那样的多闻最胜。这时，那位满愿比丘白宝藏佛说：『诸有比丘，诸根都闇钝，也不精进于禅定之法，又不诵习经戒。今天世尊您，欲安置这种人时，会放在于那一

聚（类）里面呢？』宝藏佛告诉他说：『如果有比丘，诸根为闇钝，不堪任于行持禅法的话，就应当修习三种上人之法之业。那三种呢？所谓（一）坐禅（独处静坐）、（二）诵经、（三）佐劝众事（协助三宝的众杂事）。』像如是的，那位佛陀，乃为其诸弟子说如是的微妙之法。

那时，有一位长老比丘，也不堪任于修行禅法。这时，那位比丘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已年衰长大，也不能修习其禅法，现在就只有求愿，而行劝助之法了。这时，那位长老比丘，就进入野马城内，去乞求烛火、麻油，天天拿来供养宝藏如来，使佛前的光明不断。

这时，王女牟尼，遇见这位长老比丘，到里巷来乞求，就问那位比丘说：『比丘！今天为甚么而来乞求的呢？』（为甚么这么老，还要天天来乞求，要乞求甚么呢？）比丘回答说：『圣女！当知！我年已衰迈，不堪于行持禅法。因此之故，来求乞脂油，用以供养佛陀，存续世尊的光明的。』当时，王女闻佛的名号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向那位长老比丘说：『你现在，比丘！不要再到其余之处去乞求了，我自会相供给与您所须要的麻油、灯炷等物，会统统惠施与您的。』

这时，长老比丘，就这样的受那位王女答应供施，就每日来取麻油，去供养宝藏如来，而持此功德福业，施给无上正真之道，口自演说而说：『我的年既已衰大，而且又是钝根，并没有智慧得行禅法。唯有持此功德之业，所生的地方，不堕于恶趣，使将来的世代，也能值遇圣尊，如现在的宝藏如来那样，也能遇值圣众，如现在的圣众，没有不同，说法也如同现在没有异。』这时，宝藏如来知道那位比丘的内心所念的事，实时便微笑，由口内放出五色的光明，而告诉他说：『你现在，比丘！在将来无数的阿僧祇劫（无数劫）之后，当会作佛，佛号名叫灯光如来、至真等正觉。』当时，长老比丘听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身心乃非常的坚固，心意并不退转，颜色很殊胜，和平常之时不同。

这时，那位牟尼女人看见那位比丘的颜色殊异于平常之时，就趋前去请问而说：『比丘！今天的颜色极为殊妙，和平常时不同，到底是得甚么如意的缘故呢？』比丘回答说：『王女！当知！刚来，得蒙如来，以甘露灌顶与我。』牟尼女人问说：『如来是以甚么甘露灌顶与您的呢？』比丘回答说：『我被宝藏如来所授决（授记，预言），说我将来无数的阿僧祇劫之后，当会得作佛陀，佛号叫做灯光如来、至真等正觉，身心会牢固，意不会退转。像如是的，王女！我乃被那位如来这样的授决啊！』王女问他说：『那位佛陀是否会授我之决吗？』长老比丘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佛陀会授你之荊与否的。』

这时，王女听比丘之说后，就乘羽宝之车，往至于宝藏如来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王女白佛说：『我现在是一介檀越施主，您所须要的脂油，都恒相由我供给的。但是今天世尊乃授那位比丘之决，而独不见授我之荊。』宝藏如来告诉他说：『发心求愿的话，其福就难量，更何况以财物惠施呢？』牟尼女人说：『假若如来不授我的记荊的话，我当会自断我的命根。』（不想活）。宝藏如来回答说：『凡是身为女人之身，而想求作转轮圣王的话，终究是不能获得的；欲求作帝释天的话，也是不可以获得的；求作梵天王，也是不可得到的；求作魔王，也是不可得到的；求得如来的话，同样也是不可以得到的。』王女说：『我确定不能得成无上道吗？』宝藏佛回答说：『可能的！牟尼女！妳乃能成就无上的正真道的。然而王女！当知！在将来无数的阿僧祇劫时，会有佛陀出现于世间，那位佛陀就是妳的善知识，那位佛陀当会授与妳的决。』（会授记给她）。

这时，王女白那位佛陀说：『接受的人（指那位老比丘）为清淨，而奉施的施主为秽浊吗？』（指自己不能授记就是不淨

的身份) 宝藏佛告诉她说:『我现在所说的, 乃说心意清静, 发愿牢固的。』这时, 王女和佛说完后, 就从座起, 头面礼足, 遶佛三匝之后, 便退下而去。

优波离! 当知! 无数的阿僧祇劫之前, 灯光佛曾出现于世间, 国治乃在于钵头摩大国。佛和大比丘众十六万八千众俱在。国王、人民都来承事。这时, 其国的国王之名称叫做提波延那, 乃以正法治化, 而领此阎浮的境界的。这时, 那位国王曾经请佛, 以及比丘僧, 而饭食之(去吃饭、供养)。这时, 灯光如来在于清旦之时, 着衣持钵, 引率诸比丘众进入城内。

那时, 有一位梵志名叫弥勒, 颜貌非常的端正, 为众中独出的人, 像似于梵天。他通诸经藏, 没有不贯练, 对于诸书咒术, 都统统明了, 天文地理, 也没有不知道的。这时, 那位梵志遥见灯光佛降临, 为一位颜貌殊特, 世间之奇异的, 诸根都寂定, 具有了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以自庄严其身。看见之后, 便生起喜豫之意, 善心由之而生, 而说:『书籍所载的, 如来之出现一事, 乃甚为难遇, 为时时(有时)乃会出现而已。犹如优昙钵华之出时, 才会一出而已! 我现在应该去试试他。』这时, 梵志的手内乃执持五朵华, 往至于世尊之处, 又作如是之念: 如有三十二相的话, 就名叫成佛, 就要用五茎华散在于如来的身上。又求三十二相, 但是只见三十相, 而看不见其它的二相, 即起狐疑, 而想: 现在观察世尊时, 为甚么看不见其广长舌相, 以及阴马藏呢? 因此, 实时说此偈而说:

闻有三十二 大人之相貌 今不见二相 相好为具不  
颇有阴马藏 贞洁不淫乎 岂有广长舌 舐耳覆面乎  
为我现其相 断诸狐疑结 阴马及舌相 唯愿欲见之

(听说您具有了三十二大人的相貌, 现在却看不见其中的二相, 到底三十二相好都具足与否呢? 是否有阴马藏, 为贞洁而不淫的相吗? 是否有广长舌, 能舐耳, 能覆面之相吗? 请为我现示其相, 以断除诸狐疑之结吧! 阴马藏, 以及广长舌之相, 都愿现出, 使我能看到!)

这时, 灯光佛就入三昧的禅定, 使那位梵志看见其二相。当时, 灯光佛又出广长舌, 舐至于左右的耳朵, 并放大光明, 其光明还从于头顶上入去。这时, 梵志看见如来具足了三十二相, 看见之后, 乃欢喜踊跃, 不能自胜, 并作如是之说:『唯愿世尊, 当见观察!(愿佛观照我的微意) 我现在执持五朵华, 奉上给如来。又执持此身, 都一并供养至尊您!』发此誓愿的时候, 那五朵华即在于空中化成宝台, 极为殊妙, 有四柱, 有四个门。那时, 看见此交露台之后, 乃欢喜踊跃, 不能自胜, 就发此誓愿而说:『使我将来的世代, 能作成为佛, 当如灯光佛那样, 有好多的弟子之翼从, 一切都能如是。』

这时, 灯光佛知道那位梵志的内心所念之事, 实时便笑。诸佛世尊的常法是这样的: 如果授决之时, 世尊会笑的话, 口中便会出五色的光明, 而遍照于三千大千世界。这时, 光明就这样的遍照于三千大千世界, 一时日月不再有光明, 然后光明还从于顶上入去。假若如来授决之时(受佛之记), 光明会从顶上入, 如果授辟支佛之决时, 光明就会从口中还入于耳中, 倘若授声闻之荊的话, 光明就会从肩上而入, 如果授生天之决的话, 这时光明就会从臂中入去, 假如记荊为生人中的话, 当时的光明就会从两肋进入, 如果为授生于饿鬼之决的话, 这时光明就会从腋而入, 假如授生于畜生之决的话, 光明就会从膝而入, 如果授生于地狱之决的话, 这时光明就会从脚底而入的。

当时, 梵志看见光明从顶上还入之时, 乃欢喜踊跃, 不能自胜, 就布其头发在于地上, 并作如是之语说:『假若如来不授我之决的话, 就在于这里自己断坏, 不成

诸根(成为六根不具的人)。』这时, 灯光佛知道梵志的内心所念, 就告诉他说:『你快起来。你将来之世, 当会成作佛陀, 号为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这时, 那

位摩纳（梵志子，年轻的梵志），听佛给与他授决之后，心怀踊跃，不能自胜。就在于那个地方，得到遍现的三昧，踊出在于虚空，离开地面七仞（一仞八尺）之高处，叉手向于灯光如来。

你这位优波离！不可以作异观才好。那时宝藏如来出现在世时的长老比丘，岂为是别人吗？就是那时的灯光如来是 那时的王女牟尼，就是现在的我是。当时宝藏如来立我的名号，字我为释迦文，我现在就由于此因缘之故，说此八关斋之法。应当要发誓愿，没有愿的话，就不成果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如那位女人作如是之愿，就在于那个劫的时间，成就其所愿。假如当时那位长老比丘不发誓愿的话，就终究不会成就佛道的。誓愿之福，乃不可以称记的，乃能得至于甘露灭尽之处的。像如是的，优波离！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优波离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八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因看见水漂树木，就为诸比丘讲说：漂木如果不逢八事时，便将会渐入于海，行人之修道，假如没有八事的话，便将会至于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陀国内，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都渐至于江水之侧。

那时，世尊看见江水中，有大的材木，被水所漂流，就坐在于水边的一株树下。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看见材木被水所漂流吗？」诸比丘白佛说：「唯然！看见！」

世尊告诉他们说：「假如此木材，（一）不着于此岸，（二）不着于彼岸，（三）又不中没（不沉没在水底），（四）又不在岸上，（五）不被人所捉执，（六）又不被非人所捉，（七）又不被水所回转，（八）又不腐败的话，就当会渐渐的入于海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海乃为诸江的原本之故。你们当比丘的，也是如是的，如果不着于此岸，不着于彼岸，又不在于其中而沉没，又不在于岸上，不被人、非人所捉，也不被水所回转，也不腐败的话，便当会渐渐的至于涅槃之处。所以的缘故就是：涅槃乃是正见、正治（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这些正就是涅槃的原本。」

那时，有一位牧牛人，名叫难陀（译为喜，为牧牛难陀，听八事后出家，成为阿罗汉），凭其杖而站在那里。这时，那位牧牛人遥闻如是的说法之后，就渐渐（慢慢）的来至于世尊之处而站在那里。当

时，牧牛人白世尊说：「我现在也不着在于此岸，也不在于彼岸，又不于中沉没，又非在于岸上，更不被人所捉，又不被非人所捉，不被水流所回转，也不是已腐败，能渐渐的当至于涅槃之处。唯愿世尊，听允我在于道次（佛道里面），得以作为沙门！」

世尊告诉他说：「你现在应该将牛还给主人之后，然后乃得以作为沙门的。」牧牛人难陀回答说：「这匹牛会哀念牠的犊牛（小牛）之故，自当会回家去 唯愿世尊，听允在道次！」世尊告诉他说：「此牛虽然当会自己回家去，但是还是须要你亲自回去交代清楚的。」这时，牧牛人就受佛的教言，回到村内去将牛付还完毕之后，还回至于佛所，白世尊说：「现在已经将牛付还主人了，唯愿世尊，听允得以作为沙门！」这时，如来就允作为沙门，而受具足戒。

有一位异比丘，白佛说：「甚么叫做此岸？甚么叫做彼岸？甚么叫做在于水中沈没？甚么叫做在岸上？甚么叫做不被人所捉？甚么叫做不被非人所捉？甚么叫做不被水所回转？甚么叫做不腐败呢？」

佛陀告诉比丘说：「(一)此岸就是身，(二)彼岸就是身之灭，(三)在于其中沉没就是欲爱，(四)在于岸上就是五欲，(五)被人所捉就是：如有族姓子发此誓愿而说：『我愿持此功德福佑，能更生作大国王，或作大臣。』(六)被非人所捉就是：如有比丘有此誓愿：『愿生于四天王中，以及诸天之中，而行梵行。现在持此功德，更生于诸天之中。』就是所谓被非人所捉。(七)被水所回转就是：这是邪疑之义。(八)腐败就是：邪见、邪治（邪思惟）、邪语、邪业、邪命、邪方便（邪勤）、邪念、邪定，这就是腐败之义。」

这时，难陀比丘，在于闲静之处，而自修持，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出家学道，而修无上的梵行，而为：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就在于其座上，成就阿罗汉果。

那时，难陀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八三

大意：本经叙述阿阇世太子每日派人送五百釜之食，去供养提婆达多，比丘们听此消息，就向佛报告。佛说：提婆达兜贪着利养。必定不能获得智慧，也不能具足戒行，由于习八邪道，将会堕恶道。因此，如起利养心的话，就应求方便去消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园所（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提婆达兜已失去了神足，阿阇世太子乃每天遣送五百釜的食物，去供养其团体。这时，众多的比丘听闻提婆达兜已失去了神足，又被阿阇世太子所供养的消息后，就共相往诣于佛所，头面礼足之后，都坐在于一边。这时，众多的比丘白佛说：「提婆达兜还有极大的威力，现在还被阿阇世王所供养，每日都遣送五釜的食物。」

那时，世尊听此语后，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生起如是之心，不可贪着提婆达兜比丘那样的利养。那位愚人（提婆达多），由于接受这种利养之故，自当会取于灭亡的。所以的缘故就是：于是（是这样的），比丘！提婆达兜所以出家学道，其所愿的已经不能达到之故。」

比丘们！当知！犹如有一人，离开其村落，手里执拿利斧，往诣于大树之处。其最初的愿望，乃欲望其大树，可是及他到了其树之处后，却持枝叶而回去。现在的这位比丘也是如是，乃为贪着利养。而由于此利养，乃向他人自誉自己，而毁谤他人，比丘所行宜的，当然不能达成其愿。也由于此利养之故，不会求方便，不会起勇猛心，有如那人之求宝而不得宝，而被智者所遗弃那样。

如果有比丘，得利养之后，也不会自誉，又不会毁谤他人。或者有时，又向他人自称而说：『我是持戒的人，他是犯戒之士。』这样的话，则这位比丘的所愿，定不能果获，有如人之舍弃树根，而持树枝还家而去那样，有智的人看见之后，会说：『此人虽持树枝回家，然而不认识树根之须要的程度。』这位比丘也是如是，由于得

利养，而奉持戒律，并修梵行，也好修三昧。然而他乃以此三昧心，而向他人自誉而说：『我现在已得禅定，其余的人没有禅定。』这种比丘，则对于所应行之法，也不能有所果获，犹如有人欲求其实木，而往至于大树，到后，望一望其实木，就舍弃其枝叶，而取持其根回来那样。有智的人看见之后，便作如是之说：『此人能分别其根』。现在的这位比丘也

是如是，虽兴起利养，而奉持戒律，也不自己称誉自己，又不毁谤他人，修行三昧，也是如是，而渐行智慧。所谓智慧，在于此法当中，乃最为第一的。提婆达兜在于此法当中，终皈不能获得智慧与三昧，又不能具足戒律之法。」

有一位比丘白世尊说：「那位提婆达兜，为甚么不解戒律之法呢？他有神德能成就诸行，有这智慧，为甚么不解戒律之法呢？有智慧的话，就会有三昧，有三昧就会具有律戒，不是吗？」

世尊告诉他说：「戒律之法，乃是世俗的常数，三昧成就，也是世俗的常数，神足飞行，也是世俗的常数。而智慧之成就的话，这乃是第一之义啊！」

这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由禅得神足 至上不究竟 不获无为际 远堕五欲中  
智慧最为上 无忧无所虑 久毕获等见 断于生死有

（由于禅定而获得神足，虽然为至上，但是并不究竟。如果不获得无为之际（境地）的话，还是会堕入于五欲之中的。智慧乃最为上的，因为是无忧，也没有所顾虑，究毕而能获得等见，而能断灭生死之有的。）

比丘们！当知！由于此方便，则能知道提婆达兜乃为不解戒律之法，又不能解智慧、三昧之行的人。你们比丘们！不可如提婆达兜那样的贪着利养。因为利养，乃会堕入于恶处，不能到达于善趣。如着于利养的话，便会习于邪见，会离开正见；习于邪治（邪思惟）的话，就会离开正治（正思惟），习于邪语的话，就会离开于正语；习于邪业的话，就会离开于正业；习于邪命的话，就会离开于正命；习于邪方便（邪勤）的话，就会离开于正方便（正精进）；习于邪念的话，就会离开于正念；习于邪定的话，就会离开于正定。因此之故，比丘们！不可以起利养之心，要制令其不起；如已起的利养之心，就应求方便而消灭它。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当演说此微妙之法时，有六十余名的比丘，舍除其法服，而去习白衣之行，然而又有六十余名的比丘，听此法后，漏尽之意已解，诸尘垢已尽，而得法眼净。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八四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举出乘船筏之喻，以示弟子：善法犹可以舍，何况是非法？其次为示昔日降魔的事迹。最后示依慢减慢，慢已灭尽，就不会有恼乱之想。如果被贼所擒，也不起恶情，当用慈悲喜护之心去治它。心当如地，纳受一切秽恶好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会演说船筏的譬喻，你们听后要

善念它，要哉在于心怀！」（收藏在心内）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诸比丘们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甚么叫做船筏的譬喻呢？如你们行路时，被盗贼所擒的时候，就应当坚执心意，不可生起恶情，应当起慈、悲、喜、护（舍）之心，遍满于诸方之处，为无量无限，不可称计之处。应持心当如地那样，有如此大地，也能接受清静，也能纳受不净之物，那些屎尿秽恶之物，都均能纳受，而大地却不起增减之心，不说此为好的，这是丑的，你们所行的，也应该是如是。假如被贼所擒获之时，也不可以生恶念，不可以起增灭之心，也应如同地、水、火、风那样的也能堪受于恶，也能堪受于好，都没有增灭之心，应起慈、悲、喜、护（舍）之心，去向一切众生。所以的缘故就是：行善之法，犹然可以舍弃，更何况是恶法，怎么可以翫习不放呢？如有人遭遇恐难之处，欲求度过那个恐难的地方，至于安隐之处，就随意驰走，去求其安隐的地方。此人驰走而遇见大河，此河为一极为深广的河，也没有船，也没有桥可得而渡至于彼岸的。而且他所站立的地方乃极为恐难，彼岸才是无为而安隐的地方。

那时，那个人就思惟方便之计出来，他想：此河水极为深，且为广，不能得以渡过去，现在应该收拾一些材木草叶，缚成为筏，而求渡，依此筏的话，可以从此岸而得至于彼岸。那个人就这样的渡过于彼岸。当时，他又作如是之念：此筏对于我，乃多所饶益于我的。因为依此筏而得济于厄难，能从恐惧之后，得至于无为（无事）的地方。我现在应该不可舍弃此筏，应该持用自随（随身携带）。云何？

（你们的意见如何呢？）比丘们！那一个人，所到的地方，是否可以将筏自随（随带在身）吗？或者为不可能吗？」

诸比丘们回答说：「弗也！世尊！那一个人的所愿，现在已经达成了，又用其筏自随干甚么呢？」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善法犹可以舍弃，更何况为非法呢？」

那时，有一位比丘白世尊说：「甚么叫做当舍于法？更何况为非法呢？我们岂不是都由于法而学道的吗？」世尊告诉他说：「依于憍慢，而灭除憍慢，灭除慢慢、增上慢、自慢、邪见慢、慢中慢、增上慢，以无慢而灭除慢慢，灭除无慢、正慢，灭除邪慢、增上之慢，尽灭此四慢。我在往昔未成佛道，坐在于树王下之时，便生如是之念：欲界之中，到底是谁最为豪贵呢？我应当去降伏他。此欲界之中，那些天神，以及人民，都没有不降伏的。那时，我又重作如是之念：听说有弊魔波旬，现在当去和他作战。由于降伏波旬（恶魔）之故，一切的憍慢豪贵之天，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不降伏的。那时的我，比丘们！乃在于座上而笑，使那些弊魔波旬的境界，都悉皆震动。」

这时，在虚空之中，听闻有偈声而说：

舍真净王法 出家学甘露 设克广愿者 空此三恶趣

我今集兵众 瞻彼沙门颜 设不用我计 执脚掷海表

（舍弃真净的王法，而去出家，去学甘露之法。假如能克广愿的话，就会空此三恶趣的。我现在应召集兵众，去看看那位沙门的颜，假如不用我之计的话，就执他的脚，掷在于海表！）

壹阿含经卷第三十八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 马血天子品第四十三之二

这时，弊魔波旬，其瞋恚乃很炽盛，即告诉师子大将说：『快去召集四部之众，我今欲去攻伐沙门。又当去观察到底是有甚么力势，能堪任和我共为战斗呢？』我在那个时候，又一再的思惟：和凡人交战之时，尚且不能默然，更何况对方是欲界的豪贵的人呢？（指弊魔波旬，为一切懦弱豪贵的天）。必要和他们多少的争竞（争胜负）！当时，我，比丘们！穿仁慈的战铠，手里执持三昧之弓，智慧之箭，去俟对方的大众。这时，弊魔，和他的大将，及兵众，计为十八亿的数量之多，颜貌都各为不同，有猿猴、师子，来到我的地方。

那时，有罗刹之众，或者一身有若干的头；或者有数十个身而共为一个头；或者两肩有三颈，当其中心处有口；或者有一手；或者有两手的；又有四手，又有两手而擎头，口里衔死蛇的；或者头上火燃，口出火光；或者两手擘口，欲向前去噉；或者披腹都相向，手执刀剑，担持戈矛；或者执舂杵；或者担山、负石、担持大树的；或者两脚在上，头在下面；或者乘象、师子、虎、狼、毒虫；或者用步行而来的；或者在空中而飞的。这时，弊魔就是这样的率领他的群众，围绕在于道树（毕钵罗树，佛陀在此吉祥树下成道故名）。

这时，弊魔波旬则在我的左侧，对我而说：『沙门快起来！』那时，我，比丘们！我乃默然而不答他，像如是的，一而再，再而三。弊魔就对我说：『沙门！你怕我吗？』我对他说：『我现在执心没有畏惧。』这时，波旬说：『沙门！你是否看见我的四部之众吗？然而你只有一个人，并没有器仗兵刃，又秃头露形，唯穿此三纳衣，怎么又说：『我无所畏惧呢？』』

那时，我就对波旬，而说如是之偈：

仁铠三昧弓 手执智慧箭 福业为兵众 今当坏汝军

（我穿仁德之铠（战甲），背三昧之弓，手里执持智慧箭，以福业做兵众，现在将破坏你的军兵！）

这时，弊魔波旬又对我说：『我对于沙门你，乃为多所饶益的。假如不从我之语的话，正会取你，会灰灭你的形体。再者，沙门的颜貌很端正，为年壮而美丽，出身之处又是刹利转轮王种，你就速起此处，去习于五乐，我当会使你得作转轮圣王！』这时，我又回答波旬说：『你所说的，都是无常变易之法，不能得以久住，也是应当舍离的事，并不是我所贪之法。』这时，弊魔波旬又对我说：『沙门！你今天到底有甚么所求的呢？你是志

愿甚么东西呢？』那时，我回答说：『我所愿的，就是无忧畏的地方，为安隐恬泊之处，也就是涅槃的城中。愿使这些众生，这些流浪在生死，沈翳在苦恼中的众生，能够导引他们回皈正路。』

弊魔回答我说：『假如现在沙门你不快起座的话，当会执你的脚，掷在海表。』

这时，我回答波旬说：『我自己观察过，在天上、人中、弊魔，或魔天，或人、非人，以及四部之众，并没有一众生能使我的一支毛摇动的。』魔回答我说：『沙门！你今天欲和我战争吗？』我回答说：『我正在想得和你交战看看！』魔对我说：『你所怨的是谁呢？』我又回答说：『所谓憍慢者，是那增上慢，那些自慢、邪慢、慢中慢的增上慢是！』魔对我说：『你是以何义，来灭除这些诸慢呢？』这时我回答说：『波旬！当知！有慈三昧、悲三昧、喜三昧、护三昧、空三昧、无愿三昧、无相三昧。由于慈三昧，而办悲三昧，缘于悲三昧，而得喜三昧，缘于喜三昧，而得护（舍）三昧。由于空三昧，而得无愿三昧；由于无愿三昧，而得无相三昧。我将此三种的三昧之力，和你共战！如行尽，则苦尽，苦尽，则结会尽，结尽，则能至于涅槃。』

魔对我说：『沙门！是否能以法去灭法吗？』这时，我回答说：『可以用法去灭法的。』魔问我说：『怎样以法去灭法呢？』这时，我告诉他说：『用正见去灭除邪见；用邪见也会灭除正见；正治（正思惟）能够灭除邪治（邪思惟），邪治也能够灭除正治；正语能灭除邪语，邪语也能灭除正语；正业能灭除邪业，邪业也能灭除正业；正命能灭除邪命，邪命也能灭除正命；正方便能灭除邪方便，邪方便也能灭除正方便，正念能灭除邪念，邪念也能灭除正念；正定能灭除邪定，邪定也能灭除正定。』魔对我说：『沙门！今天虽然有这些语，但是这个地方，你还是难以克住的。你现在就赶快起来吧，不可使我真的把你掷着在海表才好！』

这时，我又对波旬说：『你曾经作过福德，但是唯有一布施，现在才能得作欲界的魔王。我往昔所造的功德，乃不能称计之多。你现在所说的，才是可以说是甚为难事的！』波旬对我说：『现在我所作之福，你现在能证知，但是你自称说你所造的为无数之福，到底谁为证知呢？』这时，我，比丘们！我就伸出右手，以指案地，对波旬说：『我所造的功德，大地能证知！』我当说此语之时，那时地神即从地涌出，叉手而白我说：『世尊！我当证知您的功德。』地神之语刚说完后，那时，弊魔波旬，即忧愁苦恼，实时退而不现。

比丘们！应当以此方便，而知道，法犹尚灭，更何况是非法呢？我长夜曾经与你们讲说过一觉喻经，并不曾录其文，何况解其义呢？所以的缘故就是：此法乃很玄邃，声闻、辟支佛之修此法的话，就能获大功德，就能得达甘露无为之处。

为其么名叫乘筏之喻呢？所谓依于慢，而灭除其慢，慢既灭尽之后，就不再会有诸恼乱之想之念。犹如野狸之皮，将它极为修治，然后用手拳去打他，也没有声响，没有坚仰（鱼刚切，印，丝履，极柔）的地方。这也是如是，如果比丘之慢都尽的话，就没有增减的了。因此之故，我现在告诉你们说：『假如被贼所擒获之时，则不应生起恶念，应当以慈心遍满于诸方。犹如那极柔之皮，长夜便获无为的境界。』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之念！」

当佛说此法的时候，在那座上，有三千名的天子，其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清净；有六十余位的比丘，还舍法眼，去习在家的白衣之行；六十余位的比丘，因听此法而漏尽意解，而得法眼净。

那时，诸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八五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举示牧牛人因愚惑、少智慧、渡牛无力，因此而致牛群和自己均遭受困厄，以喻心智闇钝，不习戒戒的比丘。又举善牧的人，善知牛性，导牛有方，能使牛群安然渡河，犹如佛陀用八正道自度度人那样。

末后教人修习八正道，不可放逸。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摩竭国的神祇恒水（恒河）之侧，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犹如摩竭陀国的牧牛人当中的那些愚惑、少智慧的人那样，其意欲从恒河的此岸，渡牛到于彼岸。然而却不观察那边和这边之岸的深浅之处，便直驱牛群入于恒河中。首先又渡瘦的，那些牛又是犊牛（出生不久的小牛），尚为小，在水的中央，极显出其羸劣之点，而不能得至于彼岸。其次，渡中流之牛，为不肥不瘦，也不得以渡过，在于水中受其苦恼。最后才渡极为有力的，牠们也在于水中，受其困厄。

现在我的众比丘当中，也有如是的。其心意闇钝，没有慧明，不分别生死之位，不识别魔的桥船，意欲渡过出死之流，却不学习禁戒之法，便被波旬得其方便。从邪道而求于涅槃，而望得灭度，终不能获其果。而自造罪业，又随他人着于罪恶之中。

如果为有智慧多智的摩竭陀国的牧牛人的话，其意如欲渡牛至于彼此之岸的话，首先会观察深浅之处，会先渡那些极为盛力之牛到于彼岸，其次会渡那些中流之牛，也就是不肥不瘦的牛，能渡至于彼岸，再来就是渡那些极为羸劣的牛，也能渡过而没有其它的问题，最后那些小犊也就寻从其后而济渡不误。

比丘们！如来也是如是，能善察今世、后世，能观察生死的大海，以及魔的径路，自能以八正道度过生死之难。又用此道，去渡那些不度的人。犹如导牛者之正确，则一正，其余的也都会从之而正。我的弟子也是如是，尽诸有漏，而成为无漏心解脱，成为智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以身作证，而自游化，而度魔的境界，至于无为之处。也如那有力之牛，渡过那恒河而得至于彼岸。我的声闻也是如是，断五下结（贪、瞋、身见、戒禁取见、疑），而成为阿那含（不还，三果），在那里（色界天）般涅槃，而不还来于此世间，度过魔的境界而至于无为之处。如那中流之牛，不肥，也不瘦，能得渡过恒水而没有疑难。我的弟子也是如是，断灭三结使（身见、戒禁取见、疑），其淫、怒、痴也已微薄，而成为斯陀含（一来，二果），而再来此世间，尽诸苦际，而断魔的境界，而至于无为之处。有如那瘦牛，带引诸小犊，而得渡过于那恒水那样。我的弟子也是如是，断灭三结使（身见、戒禁取见、疑），而成就须陀洹（入流，初果），必定能至于得度，能度魔的境界，能度生死之难。如那小犊从其牛母得渡那样。我的弟子也是如是，能持信奉法，能断魔的诸缚，而至于无为之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魔王所应获 不究生死边 如来今究竟 世间现慧明  
诸佛所觉了 梵志不明晓 犹涉生死岸 兼度未度者  
今此五种人 及余不可计 欲度生死难 尽佛威神力

（魔王所获到的，乃为不究竟生死之边〔不能超出生死〕，如来我现在已究竟，在世间显现智慧光明。诸佛所觉了的，梵志乃不能明晓的，仍然涉渡在生死之岸，而想兼度未度的人。现在此五种人，以及那些不可计量的众生，都欲度生死之苦难，佛陀定会尽其威神之力！）

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专一其心，不可以有放逸行，也应求方便，而成贤圣的八品之道。依于贤圣之道后，便能自度生死之海。所以的缘故就是：犹如那愚痴的牧牛之人，那些外道梵志是，他们自溺于生死之流，又堕他人而着于罪中。那恒水，

即是生死的大海 那黠慧的牧牛者，就是如来，能度生死之难，由于贤圣的八品道。因此之故，比丘们！当求方便，去成就八圣道。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八六

大意：本经叙述阿阇世王于七月十五日，接受耆婆的劝请，去晋见世尊，求佛受悔杀父之过。佛陀纳受其悔过，并为广演法义，使王信受而皈命三宝。佛陀并嘱王当以法治化，也赞许阿阇世王为在家得无根之信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耆婆伽梨园（庵婆罗林）之中，和一千二百五十弟子都俱在。他们都尽是阿罗汉，诸漏都已尽，六通都是清彻（具足六神通），唯除一人，那就是阿难比丘是。

那个时候，阿阇世王在于七月十五日受岁之时（结夏安居最后的一天，布萨而受增一戒腊之义），在其半夜，明星出现之时，告诉月光夫人说：「今天是十五日，为月盛满，极为清明的时候，应该要施行甚么事呢？」夫人回答说：「今天为十五日，为说戒之日，应当令人作倡伎乐，以五欲而自娱乐为是。」这时，大王听此语后，并不入其怀（听不进去）。大王就又告诉优陀耶太子说：「今夜极为清明，应该要作何事呢？」优陀耶太子白王说：

「如今半夜极为清明，应该要召集四种的兵队，去对付诸外敌异国之不降伏的，就趁此机去征伐。」

这时，阿阇世王听此语后，也同样的不能入其心。就又对无畏太子说：「如今乃极为清明之夜，应该作甚么呢？」无畏王子回答说：「现在听说有一位名叫不兰的迦叶，乃为明诸算数，兼知天文地理，是众人所宗仰的人，可以往至其处，去请问诸疑难。那个人必定会为您演说极妙之理，永远没有留滞的。」这时，大王听此语后，也不能入其心。又对须尼摩大臣说：「如今之夜，乃极为清明，应作甚么好呢？」须尼摩白王说：「如今夜半，乃极为清明。然而阿夷端梵志，乃在于不远的近处。他乃为多所晓了的人，唯愿大王您，去问其宜为是！」

王听此语后，也同样的又不入于其心。又告诉婆沙婆罗门说：「如今半夜，乃极为清明，应该要作甚么呢？」婆罗门回答说：「如今十五日，乃极为清明，而瞿耶楼梵志乃近在于不远的地方，唯愿大王往问其义为是！」这时，大王听此语后，又不合于其心。就又对摩特梵志说：「如今半夜，乃极为清明，应该要作甚么事呢？」梵志回答说：「大王！当知！波休迦旃，乃近在于不远之处，唯愿大王！去问其情！」王听此语后，又不合于其心，又告诉索摩典兵师说：「如今夜半，乃极为清明，应该要作甚么呢？」索摩回答说：「先毕卢持梵志，乃近在于不远之处，能明诸算术，可以去问其义。」王听此言后，也不合其心。又告最胜大臣说：「如今十五日，乃极为清明，应该要作甚么呢？」最胜大臣回答大王说：「现在有一位尼捷子，为人为博览诸经，是六师之中之最上的，唯愿大王！去问其义！」王听此语后，不合于其心。又作如是的思惟：这些人们，均为是愚惑，不能分别真伪，并没有巧便。

那个时候，耆婆伽王子（译为寿命，本为捺女之子，被无畏太子所养，后为侍医），在王的左侧，王乃还顾而对耆婆伽说：「如今夜半，乃极为清明，应该要作

甚么好呢？」这时，耆婆伽即趋前长跪，而白王说：「现在如来在不远的近处，正游化在贫聚园内，引率一千二百五十名的弟子，唯愿大王去问他的教义！那位如来是一位为明为光，也没有疑滞，而知三世之事，没有不贯博的。如去请问的话，自当会与大王您演说其事，王所有的狐疑，就会豁然自悟的。」

这时，阿闍世王听耆婆伽之语后，乃欢喜踊跃，善心由是而生，就叹耆婆伽而说：「善哉！善哉！快说斯言（说的很对）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的身心乃极为炽然，又因无缘无故而取父王于死地（囚禁牢狱而闷死），我为此事，恒在长夜作如是之念：到底有谁堪任了解我的心意的呢？现在耆婆伽刚才所说的，正入我意（正合我心）。甚奇！甚特！只听到如来的音响，就豁然大悟了！」

这时大王便对耆婆伽说此偈而说：（复说）

今日极清明 心意不得悟 汝等人人说 应往问谁义  
不兰阿夷端 尼捷梵弟子 斯等不可依 不能有所济  
今日极清明 月满无瑕秽 今问耆婆伽 应往问谁义

（今天乃极为清明，我的内心忧郁未能解闷。你们大家说说看，应该要去请问那位圣者，以解义呢？）

（有人说应去参访不兰迦叶，也有人说应去问阿夷端，以及尼捷梵志的弟子；但是这些人均不可依恃，不能有所济渡的。）

（今天极为清明，月亮圆满而没有瑕秽，现在问耆婆伽你，应该要去问谁，而解其义呢？）

这时，耆婆伽也用偈回答大王说：（复说）

闻其柔软音 得脱摩竭鱼 唯愿时诣佛 永处无畏境

（只要听到其柔软的声音，就能得脱摩竭鱼〔大怪鱼〕的灾厄，唯愿适时去诣佛，就能永处于无畏的境界！）

当时，大王又用偈回答说：

我昔所施行 于佛无益事 害彼真佛子 名白频婆娑  
今极怀羞耻 无颜见世尊 汝今云何说 使吾往见之

（我从前所造的事行，对于佛并没有益事过；曾经伤害那位真正的佛子，名叫频婆娑〔其父王，频婆娑罗王，译为影胜〕。现在极怀羞耻之心，已无颜可见世尊了，你现在为甚么说，叫我去谒见他呢？）

这时，耆婆伽又用偈回答大王说：

诸佛无彼此 诸结永已除 平等无二心 此是佛法义  
设以栴檀香 以涂右手者 执刀断左手 心不起增减  
如憍罗云子 一息更无二 持心向提婆 怨亲无有异  
唯愿大王屈 往觐如来颜 当断其狐疑 勿足有留滞

（诸佛乃不会分彼此的，他们的结缚已永远灭除了，为平等而没有二心，这就是佛法的真义。假如用栴檀香来涂在右手，而执刀断左手的话，内心也不会起增减的。如憍罗云子（罗睺罗，佛俗家时之子）那样，对于一切众生都一息〔一心〕而更没有二心的。如持心对于提婆达多〔叛逆者〕，也同样的，都是怨亲平等而没有不同。唯愿大王您！屈往去参觐如来的尊颜，当会断除您的狐疑的，不可以有留滞。）

这时，阿闍世王告诉耆婆伽王子说：「你现在赶快去严驾五百匹牙象（雄象），五百匹牝象（雌象），燃点五百灯。」耆婆伽回答说：「如是！大王！」这时，耆婆伽王子，实时去严驾千匹象，以及燃点五百灯，然后趋前去白王说：「严驾已办完了，大王！请知时到。」

那时，阿闍世王就率领诸部下，前往梨园中。到了中途之时，便怀恐怖，衣毛都倒竖起来，就还顾而对耆婆伽王子说：「我

现在是不是被你所误吗？是否把我持与怨家吗？」耆婆伽自王说：「实在不会有此理的。唯愿大王！再前进一些，现在如来乃离开这里不远之处啊！」

这时，阿闍世王的心，仍然怀着惊惧，一再的告诉耆婆伽而说：「是否将被你所惑呢？再者！听说如来曾引率一千二百五十名弟子，现在却不闻其声音？」耆婆伽回答说：「如来的弟子乃恒入于三昧，并没有乱想。唯愿大王！再小前进！」

阿闍世王就听其言，到达梨园时，就下车，而徒步进入于门内，至于讲堂之前，默然而立在那里。他观察诸圣众，然后还顾耆婆伽而说：「如来现今在甚么地方呢？」那时，一切圣众都入于炎光三昧，而普照讲堂，没有不周遍的。

这时，耆婆伽实时长跪，伸出其右手，指示如来而说：「这位就是如来，在最中央的那一位，如日之拨开白云那样。」当

时，阿闍世王对耆婆伽说：「甚奇！甚特！现在诸圣众之心之禅定乃能至于如是。又由于甚么因缘，而有此光明的呢？」耆婆伽白王说：「三昧之力之故，放出此光明而已！」王又告诉他说：「如我今天所观察的圣众，乃极为寂然，使我的太子优陀耶（前示之太子。译为帛贤，是阿闍世王所挚爱之子），也当如是的寂然无为。」（这样的话，不晓得该怎么好！）这时，阿闍世王乃叉手，自称说而说：「唯愿世尊！当见观察！」（垂怜照拂）。

世尊告诉他说：「善来！大王！」大王听到如来的音响时，乃极怀欢喜，知道如来乃见称说王号了。这时，阿闍世王就至于佛所，五体投在于地上，用两手着在于如来的脚上，而自称说：「唯愿世尊！当见垂愍，受我的悔过！父王无罪，而被我取害，唯愿纳受我的忏悔，嗣后绝不再犯，自会改往修来。」世尊告诉他说：「现在正是其时，宜知时而悔过，不使其

有失。凡是人类处在于世间，有过失时，能自改过的话，这就名叫上人，在我法中，乃极为广大的，宜及时忏悔为是。」这时，大王礼拜如来之足后，就坐在于一面。

当时，王白佛说：「唯愿欲有所问（欲请问佛陀）如来如能听允的话，乃敢请问！」佛陀告诉大王说：「有疑难的话，就请及时启问好了。」王白佛说：「在于现世造福时，是否得受现报吗？」佛陀告诉王说：「你自古昔以来，是否以此义，去请问人了吗？」

王白佛说：「我从前曾经以此义去请问过别人。曾经请问不兰迦叶说：『云何？不兰迦叶！现世作福时，是否得受现报吗？』不兰迦叶回答我说：『无福、无施，并没有今世、后世等善恶之报，世间并没有阿罗汉等果之成就的人。』我当在于那个时候，请问此受果之报的事，而他却回答我而说：『无也。』好似有人请问有关于瓜的意义时，却回答时乃用捺之理

那样，现在的这位迦叶也是如是。那时，我曾作如是之念：这位梵志已经不能了解我豪族王种所问之义，因此，此人乃方便引述余事来回答我的。那时，我，世尊！我曾经欲断其头，并不纳受其语，寻而把他发遣算了。

当时，我又至阿夷端之处，去问同一义。阿夷端回答我说：『如果在江左杀害众生，作罪无量，但是也没有罪，也没有恶果之报应的。』（断灭论）。那时，我，世尊！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问现世受报与否的问题，此人却将持杀害众生之义来回答我。犹如有人问他有关于梨子之义，他却以捺子之事来回答那样，就舍离那个地方。

又到瞿耶楼之处，去问此义。那个人乃回答我而说：『在于江的右边造诸功德，不可以称计之多，但是在其里面，也没有甚么善的果报的。』

我在于那个时候，又作如是之念：我所问的意义，竟然不回答其理，我就又舍弃

那个地方。又往至于波休迦梅的地方，去问其义。那个人回答我说：『唯有一人出世的话，就唯有一人之死，一人往返而受其苦乐的。』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

所问的为现世之报之事，他却以生死来相答，就又舍离其处。我又去问先毗卢持（六师外道的诡辩论者），有关于如此之义。他回答我说：『过去的已灭，更不再复生；当来的未至，也不为有，现在的为不住，若住的话，也即会变易。』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所问的是现世之报，他却持三世之事来相答，这并不是正理，就又舍其处而去。

我又至于尼捷子之处，去问此义而说：『云何？尼捷子！是否有人现世作福，而受现世的福报的吗？』他回答我说：『无因、无缘，而众生自会结缚；也没有因，也没有缘，而众生乃着于结缚；无因、无缘，而众生自会清静。』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这位梵志这么的愚惑，不能分别真伪，犹如盲者之没有眼睛那样，所问之义，竟然不相回答，有如侮辱转轮圣王之种那样。因此，我就寻又舍离而去。现在，我，世尊！：我仍然要请问其义：到底现世作福，现世能受其报吗？唯愿世尊，演说其义！」

那时，世尊告诉他说：「大王！我现在问你一些事，你就随你所乐的回答于我。大王！是否有典酒、厨宰，会赏护物品给与左右的使人吗？」王白佛说：「唯然！有之（是的！有的！）」佛又问说：「假如那些使用人，执劳经过非常的久的话，又当要赏遗给他们吗？」王白佛说：「会随其功劳而叙用，不应使其有怨言的。」

佛陀告诉大王说：「由于此方便，而知道现世作福，则会得受现世之报的。云何？大王！既处在于高位，恤民则依礼，当又赏遗给民吗？」王白佛说：「唯然！世尊！食如共同甘苦的话，自会并命不恨。」佛陀告诉大王说：「应当由于此方便，而知道昔日虽出处极卑贱，然而渐渐的积功，终能与王同欢。因此之故，现世作福，就能得受现报的。」

佛陀又告诉大王说：「那些有功劳的人，已经历久的岁月了，有一天，来白王说：『我们的功劳已建立，为大王所明知的。今天欲从大王，恳求意所愿之事。』大王当会许允吗？」王白佛说：「会随着他们之所愿，而不会有误。」佛陀告诉大王说：「那些有功劳的人，欲得辞王，而去剃除须发，着三法衣，而出家去学道，去修清静之行，大王会听允吗？」王白佛说：「唯然！会听允的。」佛陀告诉大王说：「假如大王看见他们已剃除须发，已出家学道，而在于我的左右时，大王会欲有甚么施为吗？」大王白佛说：「会承事供养，会随时礼拜的。」

佛陀告诉大王说：「由于此方便，而能知道现在作福的话，现在就能得受其报的。假如那些有功劳的人，持戒完具，都没有犯戒的话，大王会有甚么施为吗？」王白佛说：「会尽其形寿，供给他们的衣被、饮食、床敷卧具、病瘦时的医药，使他们不会有所缺减的。」佛陀告诉大王说：「由于此方便，就能知道现身作福，现在就会得受其报的。假如他们已作沙门，而尽诸有漏，成就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己身已作证，而自游化，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知道。对于这种圣者时，王会欲有甚么作为吗？」王白佛说：「我当会尽形寿，去承事供养其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不使他有所缺乏。」

佛陀告诉大王说：「当由于此方便，而知道现世如作福时，现世就能得受其报的。假如有人，已尽其形寿（已临终），在于无余涅盘界，而般涅盘的话，王欲会有甚么施为吗？」王白佛说：「当会在于四道头（交通要处的旁边），盖起大神寺，会兼用香华去供养，会悬缯幡盖，承事而礼敬。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他是天身，已经不是人身之故。」佛陀告诉大王说：「当由于此方便，而知道现世作福，现世得受果报的了。」

王白佛说：「我现在由于此譬喻当中，已了解其义，今天世尊重演其义，自今以后，会信受其义不误，唯愿世尊，受我为佛的弟子！我愿自归依于佛，自归依法、于比丘僧，现在并要忏悔我之如愚、如惑。父王并没有甚么罪过，而却取害他，现在以身命自踵，唯愿世尊，除其罪愆！而演说其妙法（忏悔灭罪之法），使我长

夜得到无为（安隐无忧）。如我自知所作的罪报，实在没有善本可言！」

佛陀告诉大王说：「世间有二种人，没有罪而命终时，有如屈伸手臂之顷，而能得生天上界的。那二种呢？第一就是不造罪本，而修其善，第二就是为罪改其所造（虽造罪业，而能忏悔，而改其所造的）。这就是所谓二种人，在其命终之后，得生于天上界，不会有留滞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人作极恶行 悔过转微薄 日悔无懈怠 罪根永已拔

（人虽然造作极恶之行，但是如能忏悔其罪过的话，就会转为微薄之罪。假如能每日忏悔，而没有懈怠的话，其罪根就会永远已拔无误！）

因此之故，大王！当用正法去治化，不可以用非法去治民。凡是用正法去治化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定会往生于善处天上。他已命终之后，其名誉定会远布，会周闻于四方，会被后人所共传，会被人怀念而说：『往昔之日，有一位大王，以正法治化，并没有阿曲。』人因称传那个人所生之处，而增寿益算，并没有中天（不夭寿）。因此之故，大王！应当发欢喜之心，向于三尊，也就是佛、法、圣众。像如是的，大王！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闍世王即从座起，头面礼佛的双足，然后便退而去。大王离去不远之时，佛陀乃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这位阿闍世王，如果不取其父王而伤害的话，今天他就应能得到初果的沙门果证，会在于四双八辈（四向四果）之列当中的人，也能得到贤圣的八品道，会除去八爱，会超越八难的。虽然如是，但是现在还是能获得大幸，能得无根之信（本来没有信根，现在蒙佛力而生信）。因此之故，比丘们！如造罪业的人，就应该求方便，去成就无根之信。在我的优婆塞弟子当中，得无根信的人，就是所谓阿闍世王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八六

大意：本经叙述一位比丘，应该要除世间之利、衰、毁、誉、称、讥、苦、乐等八法，所谓八风吹不动，才能回转而逆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世间的八种法（八世间法），会随着世间而回转。那八种呢？第一就是利（得可意事时），第二就是衰（失去可意事时），第三就是毁（不见前排拨），第四就是誉（不见前赞美），第五就是称（现前赞美），第六就是讥（见前排拨），第七就是苦（逼迫心），第八就是乐（悦适心意）。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有此八法，会随着世间而回转的。诸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去除此八法。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八八

大意：本经叙述如来出现于世间，并不着诸世间的八法，有如莲华之出生于淤泥，却不会着于尘水。应当勤于精进，千万不可被世间的八法所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出现于世间，又在于世间成就佛道，然而并不着于世间的八法，仍然和其周旋，有如淤泥当中出生莲华，极为鲜洁，并不着于尘水那样。为诸天所爱敬，为见者所欢心的如来也是如是，由胞胎而生，在于其中长养，得以成就为佛身。也如琉璃之宝那样，为净水之珍物，不会被尘垢所染的如来也是如是，也出生于世间，而不会被世间的八法所染着。因此之故，比丘们！当勤精进，去修行八法。像

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八九

大意：本经叙述四向四果的八种人，虽然在流转生死当中，但是却不住于生死。因此，当求方便，去度生死之难，不可以住于生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八种人，虽然流转于生死，但却不住着于生死里。那八种呢？(一)趣须陀洹（预流向），(二)得须陀洹（预流果），(三)趣斯陀含（一来向），(四)得斯陀含（一来果），(五)趣阿那含（不还向），(六)得阿那含（不还果），(七)趣阿罗汉（阿罗汉向），(八)罗汉（阿罗汉果）。这就是所谓，比丘们！谓有这八种人流转于生死，但是却不住于生死。因此之故，比丘们！当求其方便，去度生死之难，不可以住着于生死。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马血斋难陀 提婆达船筏 牧牛无根信 世法善八人

（(一)马血天子经，(二)八关斋法经，(三)难陀牧牛人经，(四)提婆达兜经，(五)船筏经，(六)摩竭牧牛人经，(七)无根信经，(八)世法经，(九)善经，(十)八种人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三十九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

## 九众生居品第四十四

概要：首先为有关于九种众生的居处之事，依次为：瞋愿的九种之德，恶比丘有九法，比丘应成就九法，男子被妇人所囚的九法，一切诸法根本经之事，佛陀亲自看护比丘之事，世间有九种人应被尊重之事，满呼王子之忏悔，对释提桓因之说法。

### 三九〇

大意：本经叙述有九种众生的居处，都是众生曾经所居、已居、当居的地方（所谓众生都欣乐而住故，立此有情之居。其它如恶处或恶业的罗刹之被逼令住之居，则不立为有情居，第四禅则唯无想天为有情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九种的众生之居处，是众生所居的地方。那九种呢？(一)或者有众生，为若干种之身，也具有了若干种之想，所谓欲界的诸天，及人类是。(二)有若干种身，而同为一想，所谓梵迦夷天（译为净身，色界初禅天的通名），是初出现的（最初生在于此世间的众生），(三)或者有众生，为一身，而具有了若干之想，所谓光音天（二禅之第三天）是。(四)或者有众生，为一身，也为一想，所谓遍净天（第三禅之第三天）是。(五)或者有众生，为无想，无所觉知，所谓无想天，第四禅天别出。以上经文漏列。(六)或者有众生，为无量的空，所谓空处天是。(七)或者有众生，为无量的识，所谓识处天是。(八)或者有众生，为不用处，所谓不用处天（无所有处天）是。(九)或者有众生，为有想无想，所谓有想无想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是。这些诸位众生所生之处，名为九种类。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九众生居处，为群萌（众生）之类，曾居过，已居过，当居住的地方。因此之故，比丘们！当求方便，离开此九处。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当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九一

大意：本经叙述嚩愿有九种之德，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成就信、誓愿、不杀生，第二类为：所施之物成就色、香、味，第三类为：受施者成就戒、慧、定。当求方便，去成就此九种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当会演说嚩愿（达嚩，和咒愿同。达嚩为僧受食之后，对施主之回报，而为其说法。咒愿就是祝愿，也就是唱法语，而愿求施主的福利之义），有九种的功德，你们听后应善思念其义！我现在当会敷演其义。」这时，诸比丘就受佛的教诫。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甚么为之嚩愿有九种之德呢？比丘们！当知！檀越（檀那一布施能超越的人）施主，能成就三法，所施之物，也成就三法，受物的人，也成就三法。（一）那些檀越施主，怎样成就三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檀越施主为信成就、誓愿成就、也不杀生，就是所谓的檀越施主之成就此三种法。（二）所施之物，怎样成就三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所施之物，乃色成就、香成就、味成就，就是所谓的施物之三事成就。（三）甚么叫做受物之人之成就三事呢？于是（是这样的：）受物人乃戒成就、智慧成就、三昧成就，就是所谓的受施之人之成就三法。

像如是的，达嚩乃成就此九种之法，而获大果报，而至于甘露灭尽之处的。凡是施主之欲求其福报的话，就应求方便，去成就此九种法。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九二

大意：本经叙述恶比丘会成就九种法。所谓：强颜、耐辱、贪心、慳着、健忘、少睡、淫泆隐匿、无返复、念不舍离等是。当舍这些诸恶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成就九种法的。那九种呢？所谓强颜、耐辱、贪心、慳着、心念不舍离、健忘、少睡、隐匿淫泆、也无返复，（没有返复）就为之九种之法。这就是所谓，比丘们！为成就此九种之法的。恶比丘也同样的会成就此九法。那九法呢？于是：恶比丘乃

强颜、耐辱、贪心、慳着、健忘、少睡、淫泆隐匿、也无返复、念不舍离，为之其九法。

（一）甚么叫做恶比丘之强颜呢？于是（是这样的：）。恶比丘乃对于不应该求的，而强求，乃为违背沙门之行，像如是的比丘，名叫强颜。（二）甚么叫做恶比丘之耐辱呢？于是，恶比丘乃在于诸位贤善的比丘之处，而自称叹说（自己称赞自己），而毁谤他人（诽谤他人），像如是的比丘，名叫耐辱。（三）甚么叫做比丘之生贪心呢？于是，比丘如看见财物时，都会生贪心，此名叫做贪（指恶比丘之贪心）

(四)甚么叫做恶比丘之慢着呢？于是，比丘所得的衣钵，不和人共有，都恒自藏举（私自藏起来），像如是的，名叫慳着。(五)甚么叫做比丘之健忘呢？于是，恶比丘都恒多漏失那些妙善之言，也不思惟方便（不精勤思惟真理），都论说国事兵战之法，像如是的恶比丘，乃成就此健忘之法。(六)甚么叫做恶比丘之少睡眠呢？于是，恶比丘乃对于所应该思惟之法，却不去思惟，像如是的恶比丘，就是少于睡眠（应思而不思，就乱想会增加，而致失眠）。

(七)甚么叫做恶比丘之匿处淫泆呢？于是，恶比丘所为的都隐匿，都不向他人说，都说：我现在行淫泆，不可使他人知道。像如是的比丘，乃隐匿其淫泆之事。(八)甚么叫做恶比丘之无返复呢？于是，恶比丘乃没有恭敬之心，都不奉事师长，不尊敬贵重的人（不尊敬应尊敬的人）。像如是的恶比丘，并没有返复（没有报恩之心）(九)如果恶比丘成就此第九法，此心念不舍离的话，终究不会成就道果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对于那些诸恶之法，就应当念念舍离。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九三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以孔雀鸟之成就九法，譬喻贤善的比丘之成就颜貌端正、音响清彻、行步庠序、知时而行、饮食知节、常念知足、念不散、少于睡眠、少欲知返复等九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孔雀鸟乃成就九种法。那九种呢？于是(一)孔雀鸟的颜貌端正，(二)音响清彻，(三)行步庠序，(四)知时而行，(五)饮食知节，(六)常念知足，(七)念不散，(八)少于睡眠，(九)又是少欲而知道返复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孔雀之鸟乃成就此九种法。贤哲的比丘们，也同样的成就九种法。那九种呢？于是（是这样的：）贤善的比丘，(一)其颜貌很端正，(二)音响清彻，(三)行步庠序，(四)知时而行，(五)饮食知节，(六)常念知足，(七)念不散，(八)少于睡眠，(九)又是少欲，而知道返复。

(一)甚么叫做贤善的比丘，其颜貌很端正呢？所谓那些比丘，其出入、行来、进止之宜，始终不失叙，像如是的贤善的比丘，乃为颜貌端正的。(二)为甚么比丘的音响清彻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乃善于分别义理，始终不错乱，像如是的，为之比丘的音响清彻。

(三)为甚么比丘的行步为庠序（有次序）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乃知时而行，不会失去其次叙（次序）。又知道可诵，知道而诵，知道可习，知道而习，知道可默，知道而默，知道可起，知道而起，像如是的，比丘乃知道时节。(四)为甚么比丘为知时而行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乃应该往时，即往，应该住时，即住，乃随顺而听法，像如是的，比丘为知时而行。

(五)为甚么比丘乃为饮食知节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所得的遗余之物，乃与人共分，并不爱惜其所有，像如是的，比丘为之饮食知节。(八)为甚么比丘乃少于睡眠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在于初夜之时（下午五点至九点），乃习于

警寤，都修习三十七品（三十七种助道之学）并没有漏脱。都恒常经行（往复慢步而思惟真理），都卧觉而净其心（禅坐而清净身心）。又在于中夜（夜间九点至翌晨一点）思惟到深奥处，到了后夜时（零晨一点至五点），右胁着在地，脚与脚相累，思惟计明之想（光明之想），又起来径行，而净其心。像如是的，比丘乃少于睡眠。

（九）甚么叫做比丘之少欲，而知道返复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乃承事三尊

（佛法僧三宝），非常的奉敬师长的。像如是的，比丘乃少欲，而知道返复（报恩）。像如是的，贤善的比丘，乃成就如是的九法，现在的此九法，应当念念而奉行！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经文略载第六常念知足，与第七之念不分散。而斟酌其文，则知尽在于第八之少于睡眠之中。）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九四

大意：本经叙述女人会以九法去系缚男子的。其中乃以更乐（感触）之缚人最为急，会牢系男子而不放。应提高警觉，而舍弃如是的九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女人乃成就九种法，而系缚男子。那九种法呢？所谓歌、舞、伎、乐、笑、啼、常求方宜、自己用幻术，颜色形体，计量种种事当中，唯有以更乐（触），缚系他人最为急（利害），是其它的百倍、千倍，终究不能相比之多。如我今天观察这些事当中，还是以更乐（触）缚人最为急，并没有能超出于此事的，随着那些男子，把他系缚的牢固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念念舍弃如此的九种法。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九五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演说一切诸法之本。说明凡夫与学佛之人之处事观察等，都为相反。尤其是谈至得证涅槃，而不着于涅槃等法，叫人当念闲居树下，端意禅坐，去思惟其妙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优迦罗的竹园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要为你们演说妙法，初也善，中也善，竟也善（始终都为好的法），义理非常的深邃，为清净而修行梵行的。这部经名叫『一切诸法之本』你们听后应善念它！」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这时，诸比丘们乃从佛受教。

佛陀对他们说：「它，为甚么名叫一切诸法之本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

们！凡夫的人，乃不覩观贤圣之教，也不掌护如来的言教，不亲近于善知识，不受善知识的言教。他们观察此地大时，都依他们的见解，而如实而知道为这样：此是地，如审（果然）是地，如是地（确实是地）。其它又同样的是水，又同样的是火，又同样的是风。而乃以此地水火风之四事合之而为人的，而为愚者所娱乐的。

对于天神自己，也自知为天，也快乐在于其天中；梵天也自知为梵天；大梵天也自知为大梵天，没有能超出的。光音天们，还自相知，都由于光音天而来的；遍净天也自知为遍净天；果实天（广果天，色界第四禅中）也自知为果实天，而不错乱；阿毗耶陀天（无烦天，色界第四禅，五净居天之一）也自知为阿毗耶陀天；空处天也自知为空处天；识处天也自知为识处天；不用处天（无所有处天）也自知为不用处天；有想无想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也自知为有想无想处天；见者自知为见；闻者自知为闻；欲者自知为欲；智者自知为智；一类的，自知为一类；若干类的，自知为若干类；悉具足的，自知为悉具足；涅槃的，自知为涅槃；都在于其中，而自娱乐。所以的缘故就是：并不是智者所说的缘故。

如果为圣弟子，去亲覩于圣人，去承受其法，而和善知识从事，恒常亲近善知识的话，则观察此地种都均会分明，而知道其来处，也不执着于地，也没有污染之心。对于水、火、风也是如是的。对于人、天、梵王、光音、遍净、果实、阿毗耶陀天（无烦天）、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见、闻、念（觉）、知，一种、若干种，乃至对于涅槃，也不会执着于涅槃，不会起涅槃之想。所以的缘故就是：均由于善分别、善于观察之故。如果那位比丘为漏尽的阿罗汉，所作已办，又舍弃于重担，已尽于生死原本的，而平等解脱的话，则他乃善能分别地种，都不会起想者。对于地种等，及人、天、梵王，乃至有想无想处，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涅槃，乃不着于涅槃，不起涅槃之想。所以的缘故就是：均为由于坏灭淫、怒、痴之所致的。

比丘们！当知！如来、至真等正觉，乃善能分别于地，也不执着于地种，不起地种之想。所以的缘故就是：均为由于破灭爱网之所致的。由于有，而有了生，由于生，而有了老死，这些、这些，都皆除尽，因此之故，如来乃成就最正觉。」佛陀说此语时，这时，诸比丘们，都不受其教。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弊魔波旬，闭塞其心意之故。

「此经名叫：『一切诸法之本。』我现在都已具足讲说，诸佛世尊所应修行的，我现在都已具足施行。你们应当念念在于闲居树下，端意坐禅，去思惟妙义。如果现在不作的的话，后悔就无益（后悔不及）！这就是我的教诫！」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九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亲自瞻视病患的比丘，并为他说法，比丘因此而漏尽意解。其次为佛陀集诸比丘，教他们应展转互相瞻视病苦。说瞻病患的人，乃无异于瞻视如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在罗阅城（王舍城）内有一位比丘，身罹疾病，极为困悴，倒卧而

大小便，不能自己起止（举止动作都不能自由），也没有比丘去瞻视他的，昼夜都称佛的名号而说：「为甚么世尊，独不见愍于我呢？」

这时，如来乃以天耳，而听到那位比丘

在称怨，在唤呼投归于如来的声音。当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我与你们，都案行诸寮房，去观察诸比丘的住处。」诸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

这时，世尊就和诸比丘僧，被他们前后围绕，到诸寮房去案行。那时，病比丘遥见世尊之来到，就欲从座（卧床）而起来，但是却不能自转摇（不能翻身起来）。当时，如来就到那位比丘之处，告诉他说：「止！止！比丘！不可以自己动转。我自自有坐具（尼师檀，坐卧时，展敷的布），足够得以坐下来的！」

这时，毗沙门天王知道如来的心中所念的，就来至于佛所。梵天王又同样的知道如来心中所念之事，就从梵天隐没，来至于佛所，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这时，四天王也知道如来的心中所念之事，也来至于佛所，也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于一边。

当时，佛陀告诉病比丘说：「你现在的苦患是否有损？不至于增极吧？（病体有

好一些吗？）」比丘回答说：「弟子所患的病苦，乃遂增而不损（不减轻），乃极为少赖（没有望了）。」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瞻病的人现今在那里呢？到底是谁来相瞻视呢？」比丘白佛说：「现在遭遇此病苦，并没有人相瞻视的。」佛陀告诉比丘说：「你从前没有病苦的时候，是否曾经去问讯病患的人吗？」比丘白佛说：「并不去问讯过诸病人的。」

佛陀告诉那位比丘说：「你现在并没有善利于正法里面。所以的缘故就是：均由于不去瞻视病患的人之故的。你现在，比丘！你不可怀着恐惧之心，我当会亲自供养于你，使你不会有所缺乏。如我现在的今天，在于天上、人中，可说是独步无侣（无人能胜佛）但是也能瞻视一切的病人。对于那些无救护的人，能给与而作他的救护，对于盲者能作为其眼目，而救诸疾病的人。」这时，世尊，乃自除其不净（拂弃尘秽），更敷其坐具。

这时，毗沙门天王，以及释提桓因（帝释天），都白佛说：「我们自当会瞻护这位疾病的比丘，如来您，不再执劳为是。」佛陀告诉诸天说：「你们且止！如来自当会知道时宜。如我自忆起往昔之时，还未成就佛道，而修菩萨行的时候，由于一只鸽的缘故，而自投命根（生命），更何况今天已经成就佛道，怎么当会舍弃这位比丘呢？终皈不会有这道理的！再说，释提桓因先前并不瞻视此病比丘，毗沙门天王为护世之王，也同样的不相互瞻视。」这时，释提桓因，以及毗沙门天王，都默然不回答。

那时，如来亲自手执扫箠，去除弃污泥，更施設坐具，又给他洗浣衣裳，三法而视之，扶病比丘使其坐下，以净水为他沐浴。有诸天在于上面，用香水去灌病患者之身。这时，世尊沐浴病比丘后，还坐在于床上，亲手自授食给与病比丘。

那时，世尊看见该比丘吃食之后，就为他除去钵器，告诉那位比丘说：「你现在应该舍弃你三世之病。所以的缘故就是：

比丘！当知！如转生来时，必定会有处胎的苦厄，由于生，而定会有老。凡是老的人，其形会羸，其气会竭。由于老，而会有疾病之产生，凡是生病的话，坐卧都会呻吟，四百四病（四大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为起，冷病有二百二，水风起故，热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也就是说：风增而气起，火增而热起，水增而寒起，土增而力盛，都由此四病而起四百四病，所谓土属身，水属口，火属眼，风属耳：），都一时俱臻。由于疾病而有死，所谓死，其形神会分离（意识由身脱出），而往趣于善或恶之道。假如罪恶多的话，当会堕入地狱，会在刀山、剑树、火车、炉炭，吞饮融铜等地狱里。或者会转生为畜生，会被人所驱使，所食的是刍草，

受苦无量。又会在于算不尽的无数劫中，作为饿鬼之形（转生饿鬼道），其身长为数十由旬，咽细如针，又用融铜去灌其口（食如火炎，而不得食），经历无数劫的苦楚之后，虽然得作为人身（罪报完毕，再转为人），但是为人时，常受撻笞拷掠，不可算得出的苦楚。又经过无数劫后，得生在于天上界，然而就中曾经过恩爱之合会，又遇恩爱之别离，贪欲又不能厌足，不得脱离这些轮回之苦，必须得学贤圣之道，然后乃能得以脱离这些痛苦之事。

现在有九种的人，已离开于苦患。那九种呢？所谓向阿罗汉（阿罗汉向）、得阿罗汉，向阿那含（阿那含向，向于不还果）、得阿那含，向斯陀含（斯陀含向，向于一来果）、得斯陀含，向须陀洹（须陀洹向、向于入流果）、得须陀洹，以及种性之人（能生之种，数习之性，指四果圣者前所修的暖、顶、忍、世第一法的四善根的加行者，已接近于初果的阶段之人），就是其九种人。这就是所谓，比丘啊！如来出现在世间之事，乃甚为难以值遇的事，人身也是非常的难得到之事，出生在于正国中（文化中心）又是难以遭到之事，和善知识能得相遇，也是如是的不容易之事。能听闻法言，也是不可遇到的事，法与法之相生，时时乃有的（不是随便的）。比丘！你应当知！能在于如来今日出现在于世间时，得以听闻到正法，诸根又不缺欠，堪任听闻其中的正法，现在如不殷勤的话，后悔就来不及的，这就是我的教诫。」

那时，那位比丘听如来之教言后，熟视佛的尊颜，就在于其座上（病床中）得证三明，而漏尽意解。佛陀乃告诉该比丘说：「你已经解病的原本了吗？」比丘白佛说：「我已了解疾病的原本，已经去离（离开）此生、老、病、死了。这都是如来的神力所加庇的。如来乃以四等之心（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而覆护一切众生，乃为无量无限，不可以称计，使人的身口意都得清净。」当时，世尊具足其说法之后，就从其座起来后离去。

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你现在快去打撻椎，去叫诸比丘之在罗阅城的，都皆集到普会讲堂来。」这时，阿难从佛受教，就集诸比丘来到普会讲堂。阿难乃趋前白佛说：「比丘们都已聚集了，唯愿世尊，宜知是时。」

那时，世尊就到讲堂，在那里，就座而坐。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学道的动机，是否畏惧国王、盗贼，才出家的吗？比丘们！你们是否信心坚固，而修无上的梵行？是否欲得舍离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也是欲离开十二种牵连（十二因缘）的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如是！世尊！」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所以出家的话，就应该共为一师，同为一水乳才是，但是各各（各人）却不相互瞻视。从今以后，大众应当展转互相瞻视。假如疾病的比丘当中，没有弟子的话，就在于大众当中，差次（依次）去使其看护病人。所以的缘故就是：离开此事（指看护病人）外，更不见所为处（看不到其它之事），其福能胜于瞻视病患的人的。你们要知道！那些瞻病的人，即是和瞻仰我一样的福德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设有供养我 及过去诸佛 施我之福德 瞻病而无畏

（假如有供养于我，以及供养过去的诸佛的话，则这种布施给我的福德，乃和瞻视病患者福德，并没有不同！）

那时，世尊说此教示后，并告诉阿难说：「从今以后，诸比丘们则各各都应当相互瞻视。如果又有比丘，知道而不去作的话，就案规律去治他。这就是我的教诫！」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九七

大意：本经叙述有九种人值得尊敬，值得贵重的。如有人供养他们的话，就能得福。所谓四果四向（计为八种），以及向种性的人（具有圣法的种子，能把它显现出来的人）。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九种的人，为之可敬可贵的人，如果供养他们的话，就能得到福德的。那九种呢？所谓向阿罗汉（阿罗汉向）得阿罗汉果（应供解脱），向阿那含（阿那含向，向于不还的三果）得阿那含果，向斯陀含（斯陀含向，向于一来之二果）得斯陀含果，向须陀洹（须陀洹向，向于入流之初果）得须陀洹，以及向种性之人（具有显现圣法的种子之人。上面所说的：四向四果的圣者之前所修的暖、顶、忍、世第一法的四善根的加行者，已能显现圣法的阶段），就为之九种人。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对于九种的人，供养他们的话，就能得福，终皈没有耗减的。」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三九八

大意：本经叙述满呼王子之供佛及僧，而轻视朱利盘特之故，不予供延。佛曾留钵在朱利盘特之处，令王子亲往取钵。然而朱利盘特却分形坐在五百树下，使王子无策而皈。佛则叫王子去请盘特。其次为王子在佛前忏悔，佛乃说九种人之出世，并赞盘特之能以神足度人。和阿难之能观相知意，唯此二人能在空中取灭度。王子则白佛：愿恒常供养盘特。佛叫他先向其忏悔，末后，佛乃为他说法与咒愿。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满呼王子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这时，满呼王子白世尊说：「我曾经听说：『朱利盘特比丘和卢迦延梵志共论道理时，这位比丘乃不能答对。』我又曾经听说：『如来的弟子大众当中，诸根闇钝，没有慧明的，没有人能出于这位比丘之上（盘特最愚之义）。如来的优婆塞当中，居在于俗家的人，则那些迦毗罗卫城中的瞿昙释种（指释迦种族），乃为诸根闇钝，情意闭塞的。』」

佛陀告诉王子说：「朱利盘特比丘乃有神足之力，乃得上人之法，不习于世间的谈论之宜。再者，王子！当知！这位比丘乃极有妙义的比丘！」这时，满呼王子白世尊说：「佛陀所说的虽然是如此，但是我的内心还是生起此念的：为甚么有大神

力的人，却不能和那些外道异学的人共互议论呢？我现在要请佛，以及比丘僧来供养，唯除那位朱利盘特（不欢迎他之义）。」

当时，世尊则默然接受其邀请。这时，王子看见世尊已纳受其邀请之事后，就从座起，将头面礼拜世尊之足，右遶世尊三匝之后，便退而去。就在于其夜间办理种种的甘饌、饮食，敷好坐具，翌日去向世尊白言：「时间已到，现在正是时候！」

那时，世尊将其钵叫朱利盘特比丘拿捉，而在于后面住下来，世尊则带引诸比丘众，被他们前后围遶遶，进入于罗阇城（王舍城）。到达那位王子之处后，就令各人依次第坐下。那时，王子白世尊说：「唯愿如来，伸手授钵给与，我现在欲亲自供饭给如来。」佛陀告诉王子说：「我的钵，现在放在于朱利盘特比丘之处，并不持来。」王子白佛说：「愿世尊，派遣一位比丘去取钵来！」佛陀告诉王子说：「你现在去取如来的钵来！」

那个时候，朱利盘特比丘，曾化作五百株的华树，在每一树下都有朱利盘特比丘坐在那里。那时，王子听佛的教言后，就要亲自去取钵。他遥见五百株的树下，都有朱利盘特比丘在其树下禅坐，都系念在前，没有分散其精神的样子。王子见后，便作如是之念：那位是朱利盘特比丘呢？满呼王子既认不出真正的盘特是那一位，就还来世尊之处，白佛而说：「我到那园内时，所看到的都是朱利盘特比丘，不知道那一位是真正的朱利盘特比丘？」

佛陀告诉王子说：「你再去园中，住在于最中央，就弹指而作如是之说：『那一位是真实的朱利盘特比丘，就请你从座起来！』」这时，满呼王子受佛教言后，又到园内，站在于中央，而作如是之言：『如为是真实的朱利盘特比丘的话，就请你从座站起来！』王子正作如是之语后，那些化作的五百比丘们自然的消灭，唯有一朱利盘特比丘在那里。这时，满呼王子就和朱利盘特比丘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站在于一边。那时，满呼王子白佛说：「唯愿世尊！接受我现在的自责！我曾经不信如来的言教之说：『这位比丘有神足大威力。』」

佛陀告诉王子说：「听许你的忏悔！如来所说的，始终不会有二样的。再者，在此世间里，有九种人周旋往来。那九种呢？第一就是豫知人情，第二就是听后便知道，第三就是观相，然后乃知道，第四就是观察义理，然后乃知道，第五就是知道其味，然后乃知道，第六就是知道义，与知道味，然后乃知道，第七就是不知道义，也不知道其味，第八就是学习思惟神足之力，第九就是所受之义很少（为少）。这就是所谓，王子，九种的人之出现于世间。像如是的，王子！那种观相之人（不开口就知），在于八人当中，乃最为第一，没有人能超过的。现在的这位朱利盘特比丘，乃习于神足，不学其余之

法，这位比丘乃恒常以神足去为人说法。而我现在的这位阿难比丘，乃观相便能知道，便能豫知人情，知道如来须要这样，不用这事等，也知道如来应当会说是这样，会离开是这样，都能一一分明。如现在来说，并没有人能出于阿难比丘之上的。他乃博览诸经义，没有不周遍的。再者，这位朱利盘特比丘，乃能化一形体，而作为若干的形体，又能还合而为一形体。这二位比丘，在于后来，当会在于虚空中取灭度，我更不看见过其余的人之取灭度，能如阿难比丘、朱利盘特比丘之比的。」

这时，佛陀又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声闻中的第一比丘，能变化身形，能使其为大，能使其为小的，没有人能如朱利盘特比丘之比的。」

这时，满呼王子乃亲自以手斟酌，去供养众僧。等到大众都吃食之后，就为他们除去钵器，然后更取一小座，在于如来的前面，叉手而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听

允朱利盘特比丘，能恒至于我的家中，随着其所要的衣服、杂物，乃至沙门之法所须要，都尽在于我的家中去取，我当会尽形寿去供给其所须要的。」

佛陀告诉王子说：「你现在，王子！你应向朱利盘特比丘忏悔，应亲自去请他！」

所以的缘故就是：没有智慧的人，欲分别智慧之事，此事乃难遇之事（困难之事）。如果说有智慧之人能分别有智之人，就可以有此道理而已！」这时满呼王子，实时向朱利盘特比丘敬礼，自称自己的姓名，向他求忏悔而说：「具有大神足的比丘！我生意（心起）轻慢，自今以后，更不敢再犯。唯愿纳受我的忏悔，更不敢再犯了！」朱利盘特比丘回答说：「听你的悔过，以后不可再犯！也不可再诽谤贤圣者。王子！当知！如那些众生，有人诽谤圣人的话，必定当会堕落于三恶道，而趣生于地狱之中，像如是的，王子！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佛陀和满呼王子演说极妙之法，劝发他，使他欢喜后，就又在于座上，演此如下之咒愿而说：

祠祀火为上 经书颂为最 人中王为尊 众流海为首  
星中月为先 光明日第一 上下及四方 诸所有形物  
天及世间人 佛者最为尊 欲求其福者 供养三佛陀

（祭祀乃以火为上的，经书即以颂为最好的，人类当中是以国王为尊，众水流里面，就是以海为首的，星宿当中，是以月亮为先的，而光明即以太阳为第一的。上下，以及四方里面的诸所有的形物，所谓天，以及世间的人，乃是以佛陀最为尊贵的，如果欲求其福佑的话，就应供养三佛陀〔正觉者—佛陀〕。）

那时，世尊说此偈之后，就从其座起来。

这时，满呼王子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三九九

大意：本经叙述阿难以为善知识是半梵行的人，佛乃提示而说善知识为全梵行人，佛陀之成就正觉，也是由于善知识处得来的，因为善知识乃能引人向于善道，乃至无为之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阿难白佛说：「所谓善知识者，就是半梵行之人是。因为能带引人入于善道，以至于无为的境界！」

佛陀告诉阿难说：「不可以作如是之言：『说甚么善知识就是半梵行的人。』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所谓善知识之人，即是全梵行之人之故，和他共为从事的话，就能得见妙好之道的。我也是由于善知识而成就无上正真，成就等正觉的。由于成就道果之故，才能度脱众生，不可以称计之多，使他们都均能免于生、老、病、死。由于此方便，而知道所谓善知识的人，乃为全梵行的人的。

其次，阿难！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和善知识共为从事的话，就能增益信根，其闻、施、慧等功德，也都均能具备的。犹如月亮欲盛满，光明则渐增，乃倍于常时那样。这也是如是的，如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亲近善知识的话，其信根，以及闻、念、施、慧等功德，都能增益。由于此方便，则知道那些善知识即是全梵行的人的。

假如我往昔之时，不和善知识从事的话，终皈不会被灯光佛（燃灯佛）所见而授决（授记，豫言成佛），由于与善知识从事之故，得能遇提和竭罗佛（译为燃灯佛、灯光佛，过去久远劫前之佛，授记给世尊之佛），被这位佛陀所见，而被他授决。由于此方便，而知识那些善知识，即是全梵行的人。

如果，当，阿难！如果当世间没有善知识的话，就不会有尊卑之叙，不会有父

母、师长、兄弟、宗亲等伦，则和那些猪犬之属同为一类，而造诸恶缘，种地狱的罪缘。由于有善知识之故，便会有父母、师长、兄弟、宗亲等别的。」

这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善知识非恶 亲法非为食 将导于善路 此亲最尊说

（善知识不是恶友，亲法并不是为了食。善知识能引导你向于善路，这种亲，乃最为尊贵之说！）

因此之故，阿难！不可以再说：『善知识是半梵行的人。』」那时，阿难从佛受教，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〇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帝释天说明众生的性行都不同，想念也各异。佛陀说：如众生都同一性行的话，就不会有九众生居，也不会有地狱等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灵鹫山），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这时，释提桓因，从三十三天隐没，来至于佛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一边，而白世尊说：「天，以及人民，到底有甚么想念？内心有甚么所求呢？」

佛陀告诉他说：「世间为流浪，其性都有所不同，所趣的地方都依各人而有异，想念乃不一相同。天帝！当知！我在往昔的无数阿僧祇劫之时，也生如是之念：天，以及众生之类，其意都趣向于甚么地

方？其所求的都是甚么愿呢？自从那个时劫至于今天，都看不见有一人心为共同的。释提桓因！当知！世间的众生，都起颠倒之念，都生无常而妄计为常之想，不乐而计为是真乐之想，无我而计为是我之想，不净而计为是有净之想，正路而为为邪路之想，作恶而为有福之想，作福而为有恶之想。由于此方便，而知道众生之类，其根机乃难以思量，其性行乃各为有异！

假如当众生都同为一想，而没有若干之想的话，则九众生的居处，就不可以知道，也难以分别九众生之居，其神识所止之事，也难以明白，又不知有八大的地狱之事，那些畜生所趣之事，也同样的难以知道。也不能分别有地狱之苦，不知道有四姓的豪贵与否，也不知道有阿须伦（阿修罗，非天）所趣之道，同样的，也不能知道有三十三天之事。假如都同为是一心的话，就当会如同为光音天的了。因为众生有若干之想，想念也有若干之种之故，得以知道有九众生的居处，有九神所止处，知道有八大地狱等三恶道，乃至三十三天，也是同样的道理。由于此方便，而知道众生之类，其性都不同，所行都各异。」

这时，释提桓因白世尊说：「如来所说的，乃甚为奇雅之事。所谓：众生之性，其行都不相同，想念也各异。由于其众生所行的都不同之故，致有青、黄、白、黑、长、短不均等事。又且，世尊（再次一在此时要禀告世尊），因为诸天之事猥烦，我欲还皈天上了！」（在此告假了）

佛陀告诉释提桓因说：「宜知是时（好的，时间差不多了。）。」

这时，释提桓因就从其座站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而去。

那时，释提桓因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九止嚙孔雀 系缚法之本 病供养盘特 梵行若干想

(一)九止〔九众生居处〕经，(二)颯愿经1.2.，(三)孔雀经，(四)系缚经，(五)法之本经，(六)瞻病经，(七)供养经，(八)盘特经，(九)梵行经，(十)若干想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马王品第四十五

概要：摩酰提利婆罗门欲将其女孩奉侍于佛，佛不许可，有一比丘欲得到其女。佛陀因此而说妇人有九种恶法以诫，也谈到罗刹女之事的本生谭。依次为：为舍利弗与目犍连而说不得长大的九法，以及得成就的九法，劝诸比丘，为了增长善法，灭除恶法，故应修梵行，世间的四食与出世间的五食，应行慈心之事，空三昧为三昧之王之事，外道嫉妒自尊，乃唆使尸利掘长者，欲毒杀佛，却还而皈依佛陀等事。

四〇一

大意：本经叙述摩酰提利婆罗门欲以其女献佛，被佛婉拒，有一比丘则请留她，佛乃斥责，并说女人有九种恶，不可系意于她。佛陀同时举说往昔为马王时，救度商人逃离罗刹女的本生因缘。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在该城里面，有一位婆罗门，名叫摩酰提利（王舍城人）。为一位善明外道的经术，以及天文、地理，都没有不贯练，对于世间所可周旋之法，都均能明了的。这位婆罗门有一位女儿，名叫意爱，乃极为聪明的人，颜貌乃非常的端正，为世间希有的人。

这时，婆罗门曾作如是之念：在我们婆罗门的经籍有如是之语：『有二种人之出现在于世间之事，乃为难遇之事，实在是不可值到的。那二种人呢？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以及转轮圣王。如果为转轮圣王之出现于世间时，便会有七宝之自然响应。』我现在有这位女宝（指其女孩），颜貌乃非常的殊妙，玉女之中，为最第一的人。如今却没有转轮圣王之出现于世间。我又曾经听过：真净王（净饭王）之子，名叫悉达，出家去学道。听说他乃具有了三十二大人之相，以及八十种随形之好。他

如果在俗家的话，便当会成为转轮圣王，假如出家去学道的话，便能成就佛道。我现在可以将此女儿献给那位沙门。

这时，那位婆罗门就带其女儿，到达世尊之处，趋前而向佛说：「唯愿沙门！纳受这位玉女！」佛陀告诉那位婆罗门说：

「止！止！梵志！我不须要这种会着欲的女人。」这时，婆罗门又再三的向佛说：「沙门！请纳受此玉女吧！在此世界里，并没有人能与此女相比的！」佛陀又告诉梵志说：「我已纳受你的好意了。但是我乃已经离开俗家，已不再习于爱欲的了。」

那个时候，有一位长老比丘，在于如来的后面，正为如来，而执扇扇佛。这时，那位长老比丘向世尊说：「唯愿如来，纳受此女人！如果如来不须要的话，就请给我们使令吧！」

这时，世尊告诉那位长老比丘说：「你实在是愚惑极了！为甚么能在如来之前吐出恶意之语呢？你为甚么系意在于此女人之处呢？凡是女人，必定有九种恶法。那九种呢？第一就是：女人为臭秽不净，第二为：女人有恶口，第三为：女人无反复（不报恩），第四为：女人有嫉妒心，第五为：女人为慳嫉，第六为：女人乃多喜于游行，第七为：女人乃多于瞋恚，第八为：女人乃多妄语，第九为：女人之所言，多为轻举。这就是所谓，比丘！女人有此九种法之弊恶之行。」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常喜笑啼哭 现亲实不亲 当求他方便 汝勿兴乱念

（女水乃会常喜笑，也会常啼哭的。显现亲近，但是实在并不可以亲近的。应当求其它的方便，你不可以兴起这种乱心！）

这时，长老比丘向世尊说：「女人虽然如是的九种弊恶之法，但是以我今天来观察此女人时，此女人并没有甚么瑕疵啊！」

佛陀告诉比丘说：「你现在这位愚人，你不相信如来的神口所说之语吗？我现在当说一例给你听。在过去久远劫时，于婆罗捺城内，有一位商客，名叫普富（商人中的领导者），他曾经引率五百名商人入海去采宝。然而那大海之侧，为有一位罗刹（恶鬼）所居的地方，都恒常食噉人

民。那时，海中起风，来吹起船筏，使他们堕在于那位罗刹的部落内。这时，罗刹遥见商客之来到，乃欢喜无量，就隐其罗刹的形体，而化作一位女人。所化的女人乃为一端正无比之人，她曾对诸商人说：『善来！诸贤！这一宝渚之上，和那些天宫并没有不同，有好多的珍宝，有数千百种丰富的饮食。又有好女，都没有夫主的人，他们可以和你共相娱乐的。』

比丘！当知！那些商客的大众当中，都是那些愚惑的人，听见有女人之后，便起想着之念。这时，普富商主便作如是之念：此大海里面，并不是人类所居的地方，那得有这些女人止住在里面呢？这必定是罗刹鬼神，不足以狐疑。这时，商主就对那位化的女人说：『止！止！诸妹！我们不贪女色的。』

那时，在月的初八与十四日，以及十五日时，有马王（菩萨前身，故事的主脑人物），在虚空中周旋，曾作此告敕而说：『谁欲渡过大海之难的，我乃能荷负他渡

过。』比丘！当知！当在于那个时候，那位商主便上高树上，遥见马王，听到其音响之声，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趋往马王之处，到达后，对马王说：『我们这五百名商人，都被风所吹，现在堕来至此极难的地方。都欲得渡过大海，唯愿救渡我们！』这时，马王对那些商人说：『你们通通过来，我当会渡你们到达于海际。』（海的岸边）那时，普富长者就对众商人说：『现在马王近在于此，大家快来就于它，共渡这海难！』

那时，人众都回答说：『止！止！我们要暂且在这里自相娱乐。所以在阎浮提那

么的勤苦的原因，就是欲求快乐的地方而已。我们所希望而有的珍奇、宝物，及玉女（美女），这里统统具备，我们便可以在此间，以五欲而自娱乐的了。等后日，我们渐渐的合集财货时，那时当会共度此海难的。』这时，那位大商人告诉众人说：

『止！上！愚人们！这里并没有女人，大海当中，怎么会有人处呢？』诸商人回答说：『且止！大主！我们不能舍离这个地方而去。』

这时，普富商主便说偈而说：

我等堕此难 无男无女想 斯是罗刹种 渐当食我等

（我们堕在于此难处，并没有男，也没有女人之想。这些都是罗刹鬼神之种的，会渐渐的吃食我们啊！）

假如你们不和我一同回去的话，你们就各自安护自己了。如果我的身、口、意所犯的，都能见到其原，而舍弃，不可以经心意（不可致意。请他们原谅他的直言，不要把它放在心内。）

这时，诸商人就和商主说些别离之偈：

与我问讯彼 阎浮亲里辈 在此而娱乐 不得时还家

（请商主替我们问讯〔问安〕那些阎浮亲里之辈〔回去后，代我们向诸亲人问候〕。我们决定留在这里娱乐，暂时不能得以还家去。）

这时，商主又用偈回答他们说：

汝等实遭厄 惑此不肯归 如此不复久 尽为鬼所食

（你们实在遭遇苦厄而不知，都迷惑在这里，而不肯回去。像如是的话，是不再久了，都尽会被鬼所吃食的！）

说此偈之后，便舍弃而去。就往至于马王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即乘马王而去。这时，众人遥见其商主已经乘马王而去之后，就中，或有人唤呼，或者有人不称怨的。

这时，最大的罗刹之主，又向诸罗刹说此偈而说：

已堕狮子口 出外甚为难 何况入我渚 欲出实为难

（已经堕入狮子的口内的话，欲脱出于外，乃是非常困难的事，更何况已入我们的渚内，欲脱出之事，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了！）

这时，罗刹之主，就化作女人的形体，为一极为端正，又用两手指胸而说：

『如果不食你们的话，终不叫做罗刹鬼了！』

那时，马王就荷负商主，度至于海岸。当时，那些五百位商人，都尽受其困厄。

那时，波罗捺的城中，有一位国王，名叫梵摩达，在治化人民。当时，那位罗刹乃寻从大商主之后，而说：『咄！（愚哉！）失去了我的夫主了！』这时，贾主

（商主）就还回他的家中。那时，罗刹就一变，而抱一男儿，到了梵摩达王之处，趋前白王而说：『我被夫君所遗弃的。再者我对于夫主并没有作过愧心事。』这时，梵摩达王看见这位女人乃极为殊妙，就生起想着之念（已有染心），就对那女人说：

『妳的夫主是一位无仁无义之人，就这样的舍妳而去吗？』问明后时，梵摩达王就遣人去叫其夫君来，而问他说：『你实在抛弃这位好媳妇吗？』商主回答说：『这是罗刹，并不是女人！』罗刹女又白王说：『此人并没有作人的夫主之义，今日把我抛弃，又骂我为一罗刹。』王又问商主说：『你实在不用的话，我就要把她给摄受了。』商主

向王说：『这位

是罗刹！王不相信的话，我也无可奈何，就随王的圣意吧！』

那时，梵摩达王就叫人将这位女人安置在深宫内，随时接纳，不使她有怨言。这时，罗刹非人，就趁时，将王取而食噉，唯留有王的骨头，然后便舍后宫而去。

比丘！你不可以作其它的观念了。那个时候的商主，就是舍利弗比丘是，那个时候的罗刹，就是现在的这位女人是，那个时候的梵摩达王就是现在的长老比丘是，那时的马王，就是现在的我身是。那个时候的五百位商人，就是现在的五百位比丘

是。由于此方便，就会知道爱欲乃为不净之想，现在为甚么生起其意，而想着呢？」那时，那位比丘就礼拜佛足，白佛世尊说：「唯愿受弟子忏悔，恕弟子的深重过错！从今以后，更不再犯了！」

这时，那位比丘受如来的教诫后，就在于闲静的地方，克己自修。所以族姓子之勤修梵行，乃是欲得修成无上的梵行！这时，那位比丘，便成就阿罗汉果。

那时，诸比丘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〇二

大意：本经叙述舍利弗与目犍连率团回精舍时，诸比丘互相问讯，因声音过于高大，佛乃教他们离去。释种及梵天王代诸比丘们向佛忏悔。佛问舍利弗、目犍连对如来的遣众之想法？佛赞目连为众中标首，应诲后学。末后为佛教说不得长大的九法，以及有所成办的九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翅（释迦族）的闍婆梨果园（译为余甘子，位于车头聚落的城邑），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当时，尊者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在其夏安坐完了之后，率五百名比丘在于人间游化，渐渐的来至于此释翅的村中。那时，行来的比丘（客来的比丘），以及住比丘（常住其处的比丘），各各都自相说话，共相问讯，其声音又是很高大。那时，世尊听到诸比丘的音响过于高大，就对阿难说：「现在这园内，是谁的音响呢？其声之大为甚么至于如是呢？为甚么好似破木石的声音呢？」

阿难向佛说：「现在舍利弗，以及目连，率领五百名比丘来这里，行来的比丘，和常住的比丘，共相问讯，致有如此大音声的！」佛陀告诉阿难说：「你赶快遣送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而说：『不须要住在这里！』」这时，阿难受教之后，就至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之处，就对他们说：「世尊有教言，赶快离此而去，不须住在这里！」那时，舍利弗与目犍连，就离开那个果园，就率领其五百名比丘涉道而去。

那时，诸位释氏听闻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们被世尊所遣送，就到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向舍利弗说：「诸位贤者！你们欲到何处去呢？」舍利弗回答说：「我们被如来所遣送，乃拟各求安处。」这时，诸释氏向舍利弗说：「诸位贤者！请小停留吧！我们当会代向如来忏悔！」

这时诸位释氏就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然后白佛说：「唯愿世尊！原谅那些远来的比丘的过咎！唯愿世尊！时时教诲他们！其中那些远来的比丘，乃为初学道的人，为新进来入于法门中；并未觐见过尊颜，存有变悔之心（或者会以出家为后悔，而改变其心），犹如繁茂之苗，不遇润泽的话，便不能成就。现在这些比丘也是如是，不觐见如来而离去的话，恐会有变悔之心。」

这时，梵天王知道如来心中所念的。就如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从梵天隐没，来至于如来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站在于一边。那时，梵天王白世尊说：

「唯愿世尊，原谅远来的比丘所作的愆过，时时教诲！其中或者有比丘，未究竟的人，遇此经过，便会怀着变悔之心。他们不觐见如来的颜像，便会有变意，恐会迁就本业，有如新生的犊子，一生下来就失去其牛母那样，就会忧愁而不食，这也是如是的。如果新学的比丘不得觐见如来的话，便当会远离此正法的。」那时，世尊便

接受释种们之谏言，以及梵天王之犊子之喻。

这时，世尊顾盼阿难，阿难便生如是之念：如来已经受诸人民，以及天人之谏言了。当时，阿难就往至于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之处，就对他们说：「如来已欲得和众僧相见。因为天，以及人民，都向世尊陈启此道理了。」那时，舍利弗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各收摄衣钵，都同往世尊之处。因为如来已接受我们的忏悔了！」

这时，舍利弗与目犍连乃率引五百名比丘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后，都坐在于一边。当时，佛陀垂问舍利弗说：

「我刚才遣进诸比丘们之事，你的意见如何呢？」舍利弗说：「刚才如来遣诸众僧时，我便作如是之念：如来乃好游于闲静，爱好独处无为，不乐于杂闹，因此之故，才会遣诸圣众的！」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在其后，又生甚么念头呢？圣众到底是甚么人之累呢？」舍利弗白佛说：「那时的我，世尊！我乃又生如是之念：我也应当在于闲静而独游，不应该处在于市闹之中。」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不可以作如是之语，也不可以生如是之念：说甚么我也应当在于闲静之处。这样的话，则如今的这些圣众之累，岂不是依于舍利弗与目犍连比丘你们的吗？」

那时，世尊告诉大目犍连说：「我遣诸众僧时，你到底有甚么思念（感想）呢？」目犍连白佛说：「如来遣送众僧时，我便生如此之念：如来乃欲得独处无为，因此之故，才会遣送圣众而已！」佛陀告诉目犍连说：「你在其后，又生甚么念头呢？」目犍连白佛说：「虽然今天如来遣诸圣众，我们则应当把他们还收集合，使其不会分散才是。」

佛陀乃赞许目犍连而说：「善哉！目连！如你所说的！在大众当中的标首，乃唯有我与你二人而已！从今以后，目犍连当教诲后学的比丘，使他们在长夜之中，永处于安隐之处，不使他们中途退转，不使他们再堕落于生死之中。如有比丘成就九法的话，在于现法当中，就不得长大。那九法呢？（一）和恶知识从事而亲近，（二）没有事而恒喜于游行，（三）恒抱长患，（四）好畜财货，（五）贪着衣钵，（六）多虚干妄，而乱意不定，（七）没有慧明，（八）不解义趣，（九）不随时受诲。这就是所谓，目连！就是所谓如比丘成就此九法的话，在于现法当中，定不得长大，不得有所润及的。」

如果有比丘，能成就九法的话，便能有所成办的。那九法呢？（一）和善知识从事，（二）修行正法，不着于邪业，（三）恒游独处，不乐于人间，（四）少病无患，（五）又不多畜诸财宝，（六）不贪着衣钵，（七）勤行精进，没有乱心，（八）闻义便解，更不免再重受，（九）随时听法，没有厌足。这就是所谓，目连！所谓如果比丘成就此九法的话，在于现法当中，便会多所饶益。因此之故，目连！应当念念勤加往诲诸比丘，使他们在长夜之中，致于无为之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常念自觉悟 勿着于非法 所修应正行 得度生死难  
作是而获是 作此获此福 众生流浪久 断于老病死  
已辨更不习 复更造非行 如此放逸人 成于有漏行  
设有勤加心 恒在心首着 辗转相教诫 便成无漏行

（应当念而自觉悟，不可以着于非法，所修的应该为正行，就能得度生死的苦难。作如是，而获得如是，作如此，而获得如此的福德，众生流浪已很久了，应该要断除那些老病死。）

（如果说他已办成，更不再修习，又更造非行的话，则如此的放逸的人，乃会成为有漏之行的。假如有勤加精进的心，恒在于心首，展转而相教诫的话，便会成就无漏之行的。）

因此之故，目犍连！应当对于诸比丘们作如是的教诲，应当念念作如是之学！」

这时，世尊又与诸比丘们讲说极妙之法，使他们发欢喜之心。当时，诸比丘们听法之后，在那些大众当中，有六十余位比丘漏尽而意解。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〇三

大意：本经叙述如依村落居止时，恶法会遂增，善法会减灭的话，就应远离村落，反之而善法会遂增，恶法会减灭的话，就不应远游。其次为阿难问佛：四大依食而存，善法依心而生，比丘则应如何才能依村落而住，而能长养善法，而不远游呢？佛说应专念四事，而所欲不果时，就会苦；如能知足而不起想着的话，则诸天、人类都会代其欢喜。因此，应念念少欲知足。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比丘，依附在于村落而住时，善法会消减，恶法会逐增的话，则那位比丘就应当作如是而学：『我现在居止在于村落，恶法会逐增，善法会渐减，心念不能专一，不能得尽诸有漏，不能至于无为安隐之处。我所得的衣被、饮食、床卧之具、

病瘦时的医药，须劳苦乃能获得。』那位比丘就应当作如是而学：『我现在住于此村落之中，乃恶法逐增，善法消减。我也并不是为了衣被、饮食、床卧之具、医药之故才会来作沙门的。我所求愿的，现在都不能获其果！』那些比丘就应这样的远离于村落而去。

如果又有比丘依村落而住，其善法乃能增益，其恶法又能消减，所得的衣被、饮食、床卧之具，都勤劳乃能获得。那位比丘就应当作如是而学：『我现在依此村落而住，善法能增益，恶法能消减。所得的供养之具，乃勤劳而得到的。又我并不是为了衣被之故才来出家学道的，我是为了修习梵行的。我所学之道，所求之愿必能成就其法的，应当尽形寿承事供养。』」

那时，世尊便说偈而说：

衣被及饮食 床具及所安 不应贪着想 亦莫来此世  
不以衣被故 出家而学道 所以学道者 必果其所愿  
比丘寻应时 尽形住彼村 于彼般涅槃 尽其命根本

（对于衣被，以及饮食，和床卧之具，以及求所安的药品等物，都不应生起贪着之想，也不可以因此而再来此世间。不可以为了衣被等的缘故，而出家去学道。所以出家学道的目的，乃在于必定要完成其所愿！这样的话，则比丘寻在于应其时，而尽其形寿，住在于该村落，在于那里般涅槃，而尽其生命的根本吧！）

这时，那些比丘如果在人间静处所游化的村落，能得善法增益，恶法自减的话，则那些比丘就应尽形寿住在于那个村落中，不应去远游！」

这时阿难白佛说：「如来平常并不阐述四大依食而得以生存，也依于心所念之法，以及诸善之法乃依心而生之事。再者，那些比丘依村落而住，须劳苦其精神，乃去求衣食。这样，他怎么能生善法，怎么不远游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有三种类：如果一位比丘，专念于四事之供养的话，则所欲

不果时，这就会依此而生苦的。如果生知足之心，不生起想着的话，则诸天、人民都会代他欢喜。再者，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我乃由于此之故，而说此义的。因此之故，阿难！比丘应当念念少欲知足！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〇四

大意：本经叙述弊魔使人不施食予佛，佛则为魔说拘楼孙佛时，魔也令圣众托空钵。那位佛陀叫比丘们当舍揣食（抔食）、更乐食（触食）、念食（意思食）、识食（分别认识为食）等世间之食，应成办禅、愿、念、八解脱、喜等五种出世间之食。魔前计无功，就令人以利养去迷惑比丘，那位佛陀就教比丘不可着于利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婆罗园中。

那个时候，世尊到乞食之时，就着衣持钵，进入于婆罗村去乞食。这时，弊魔波旬便作如是之念：现在这位沙门欲入村去乞食，我现在应当用方宜（适当的方法），教诸男女不给予其食。当时，弊魔波旬就寻时对国界的人民之类说：「不可布施给与沙门瞿昙之食。」

那时，世尊进入村内去乞食，人民之类都不和如来当面谈话，也没有人来承事供养佛陀的人。如来乞食，竟然得不到饮食，就还出村外而回去。这时，弊魔波旬到了如来之处，问佛而说：「沙门！你来乞食，究竟得不到其食了吗？」

世尊告诉他说：「由于魔所作，才使我得不到饮食的。但是你也会在不久之后，当会受其报应的。魔！现在且听我说：在贤劫之中，有一位佛陀名叫拘楼孙如来，为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出现于世间。那时，那位佛陀也是依于此村居住的，曾引导四十万的大众。那时，也有弊魔波旬，曾作如是之念：我现在求此沙门（指拘楼孙佛）的方便，终皈不能达到目的。当时，魔就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该约敕婆罗村的人民之类，使他们不布施给与那位沙门的饮食。那时，诸位圣众着衣持钵，进入村内去乞食，当时的诸比丘们究竟不能得食，就还出村而回去。」

那时，那位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我要说如是的妙法：凡是观察饮食，为有九种之事。其中四种为世间之食，五种为出世间之食（超出三界之食）。那四种是世间之食呢？第一为揣食（以手圜团食物而纳入口内之食，所谓物质的食）。第二为更乐食（触食，与外境接触以资益身心之食，如衣服、洗浴等，为触觉的素材的，均为触食），第三为念食（意思食，以思惟而资润身心，使诸根增长，凡是为思忆的素材，均为意志之食）。第四为识食（认识作用，能使身心资益的意识的素材，均为识食）。这就是所谓的世间的四种之食。又为甚么叫做有五种之食，能出世间之表（外）呢？第一就是禅食（以禅定而生身心的喜悦，而长养慧命），第二就是愿食（以誓愿持身，使善根能得增长养育），第三为念食（常持正念，能长养一切善根），第四为八解脱食（以解脱惑业的系缚，以长养其善根），第五为喜食（爱乐妙法，心生喜悦，以长养慧命），这就是所谓名叫五种之食。像如是的，比丘们！五种之食，乃为出世间之表（超出三界外），因此，应当都要专念舍除四种之食，应求于方便，去成办五种之食。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个时候，诸比丘们受那位佛陀的教言后，即自克己努力，而成办五种之食。当时，那位弊魔波旬，就不能得到其便。这时，波旬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不能得到这位沙门的方便，现在应求眼、耳、鼻、口、身、意的方便（拟以利养去诱惑）。我现在应该到村内，去叫诸人民，使沙门的大众人们之未得利养的，都能使令其得到，已成办利养的，则使其倍增多利；使那些比丘，都贪着利养，不能暂舍。又欲从其眼、耳、鼻、口、身、意，去得其方便吧！

这时，那位佛陀，及其弟子声闻，到了乞食之时，就着衣持钵，进入于村内去乞食。这时，婆罗村的人民，则供给比丘们的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都不使他们有所缺乏。都趋前去捉其僧伽梨，用物品强制布施他们。当时，那位佛陀曾对声闻的众弟子，讲说如是之法：『凡是利养之物，多会堕人入于恶趣，不能到达于无为的地方。你们，比丘们！不可趣于想着之心，不可向于利养，应当念念舍离、如果有比丘着于利养的话，就不能成就五分法身，不能具备戒德的！』

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还未生起利养之心的话，就应当使其不生，已生起利养之心的话，就赶快把他消灭。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那时，弊魔波旬实时隐形而去。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〇五

大意：本经叙述心如行慈的话，就能消除瞋恚。往昔有恶鬼坐在于帝释之座，诸天因瞋恚，而鬼颜即转胜；帝释行慈心，则鬼的颜貌转为丑，而实时形灭。心行慈，就能生善处，能远离八难，而证阿罗汉、辟支佛，乃至成佛。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行持慈心，广布慈心。由于行慈心的话，则所有的瞋恚之心，自当会消除。所以缘故就是：比丘们！当知！往昔之时，有一位鬼神，非常的弊暴，曾来到释提桓因的座上而坐。这时，三十三天乃极为瞋恚而说：『为甚么这恶鬼在我们主人的床上而坐呢？』这时，诸天刚生起瞋恚心之时，那位弊鬼则遂转为端正，颜貌则和平时有所不同。那时，释提桓因坐在于普集讲堂上，和诸玉女们共相娱乐。这时，有一位天子乃到释提桓因（帝释天）之处，白帝释天而说：『瞿翼（帝释天）！当知！现在有恶鬼坐在于你的座位上面，现在三十三天都极怀恚怒之心。在诸天刚兴起恚怒心时，那恶鬼遂转而为端正，颜貌乃胜于常时。』这时，释提桓因便作如是之念：此鬼一定是神妙之鬼。

这时，释提桓因乃往至于该鬼之处。到了相去不远的地方时，则自称其姓名而说：『我是释提桓因，为诸天的主人。』这时，释提桓因自称姓名之时，那位恶鬼便一转而成为丑陋之形，颜貌就非常的可恶。那位恶鬼即就消灭不现。比丘们！由于此方便，就知道如行慈心而不舍离的话，其福德就是如是的了。

再者，比丘！我在往昔之时，经过七年之久，恒修慈心，则经历七次的成劫与败劫的期间，都不往来于生死。在劫欲坏灭之时，便生在于光音天，劫欲成就时，

便生在于无想天，或者作为梵天，而统领诸天，而领有十个千的世界。又有三十七变（反，次）为释提桓因，又经无数变（次）作为转轮圣王。比丘！由于此方便，则知其如行慈心的话，其福德就为如是。

其次，行慈心的话，则在其身坏命终之时，会生于梵天上，会离三恶道，会去掉八难之处。又次，如行慈心的话，就会生在于中正的国土。又次，行慈心的话，颜貌会端正，诸根会不缺，形体会完具的。又次，其行慈心的话，就能躬自得见如来，能得承事诸佛，不喜乐于在家，欲得出家学道，着三法衣，剃除须发，修沙门之法。修无上的梵行。

比丘们！当知！犹如金刚石那样，人们如去取而吃食的话，终皈并不会消化，必定会由肚下而过的。其行黠心的人，也是如是。假若如来出现于世间时，必定会去作道（修道），会修无上的梵行，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身，如实而知道。」

这时，尊者阿难白佛说：「世尊！假若如来不出现于世间时，那些善男子之不喜乐于在家的人，应当趣向于甚么地方

呢？」佛陀垂告阿难说：「假若如来不出现于世间时，而善男子之不喜乐于在家的话，就应自剃须发，在于闲静的地方，去克己自修，即在于那个地方，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行的。」这时，阿难又白佛说：「云何？世尊！那些人自修梵行，自修三乘之行时，那些人会趣向于甚么地方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如你所说的，我常常讲说三乘之行之事。过去，或将来的三世诸佛，都均演说三乘之法。阿难！当知！或者有如是之时，众生之类的颜貌寿命，展转而减少，形器（身体）都瘦弱，不再有威神，而多诸瞋怒、嫉妒、恚痴、奸伪、幻惑，所行的都不真实。或者又有利根捷疾的人，展转而诤竞，而共相斗讼。或者用手拳、瓦石、刀杖共相伤害。这时，众生之类，则执草便会成为刀剑，而断其命根。其中，有众生行慈心的人，并没有瞋怒，看见如此的变怪时，都会怀恐惧之心，而均会驰走，而离开此恶处，

会在于山野之中，自然的去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修无上的梵行，而克己自修，尽诸有漏心，而得解脱，便入于无漏之境，那时，各各都会自相谓言而说：『我们已经胜过于怨家了！』阿难！当知！这就名叫最胜的！」

这时，阿难又白佛说：「这种人到底是皈于那一部呢？是声闻部呢？是辟支佛部呢？是佛部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那些人应当名叫正在辟支佛部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人都是由于造诸功德，行众善本，修清净的四谛，而分别于诸法的。凡是行善法的话，就是慈心是。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履仁行慈的话，其功德乃为广大之故。我在往昔之日时，曾着这慈仁之铠，而去降伏恶魔的官属，坐在于树王之下，而成就无上之道的。由于此方便，而知道慈乃最为第一，慈乃最胜之法！阿难！当知！由此之故，名叫最胜的，行慈心的话，其功德就是如是，就是不可称计之多！应当要求方便，去修行慈心。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〇六

大意：佛陀赞称舍利弗能游于空三昧。并说如果没有空三昧的话，便会流浪于生死之中，不能得究竟解脱。佛陀昔时也得空三昧，七日七夜观视道树，眼睛并不眴动，当求方便，去成就空三昧。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尊者舍利弗在于清旦之时，从他的静室起来，而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今天诸根都清静，颜貌和别人有所不同，你现在是游入于那一种三昧呢？」舍利弗白佛说：「唯然！世尊！我乃恒游于空三昧之中。」

佛陀赞叹舍利弗说：「善哉！善哉！舍利弗！乃能游入于空三昧之中。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诸虚空三昧乃最为第一之故！如有比丘游入于虚空三昧的话，就会计为无吾我（体验无我相），没有人，没有寿命，也不见有众生（没有我、人、众生、寿者之四相）。再也不见诸行的本末，已不见，就不再会造诸行之本，已没有诸行，就更不受后有，已没有受后有，就不再受苦乐之报。

舍利弗！当知！我在往昔未成佛道之时，坐在于树王之下，便作如是之念：这些众生之类，不能克获甚么法，才会流转于生死，而不得解脱的呢？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因为没有空三昧的人，便会流浪于生死，而不得至于究竟解脱的。虽有此空三昧，但是众生却未克获，才会使众生起想着之念，既起世间之想，便会受生死之分。假如能得此空三昧，同时也没有所愿的话，便能得无愿三昧，由于得无愿三昧之故，就不会求死于此，生于彼，都没有想念之时，那位行者就会又有无想三昧可得而娱乐。此众生之类，都是由于不得这三种三昧（空、无愿、无想的三昧）之故，才会流浪于生死的。如观察诸法后，便能得空三昧，已得空三昧，便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我在于那个时候，由于得空三昧，而七日七夜观视道树，眼睛并不转眴。舍利弗！由于此方便，而得以知道空三昧就是诸三昧中最为第一的三昧。所谓王三昧，就是空三昧是！因此之故，舍利弗！当求方便，去成辨空三昧。像如是的，舍利弗！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舍利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〇七

大意：本经叙述尸利掘长者因听从六师外道之言，而备火坑与毒食，去供佛，以及比丘僧。经佛陀显现神通后，尸利掘长者乃悔过，佛陀即为其说法。尸利掘和八万四千众，都得法眼净，而皈依三宝，并受五戒。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那个时候，在罗阅城内，有一位长者，名叫尸利掘（尸利掘多，译为胜密），是一位饶财多宝的人。其金银、珍宝、砗磲、马瑙，乃不可以称计之多。然而是一位疏薄佛法，唯事于外道尼干子的人，是国王、大臣都均为识知的。这时，外道梵志，以及尼干子，不管是在家，或者是出家，都自诽谤，都说为：有我，都说有我身。并且六师之辈，也都云集于一处，而作如是之论：「现在那位沙门瞿昙，为一靡事不知（甚么事都知道），具有了一切智。然而我们则因此而不得人的利养。现在这位沙门这么的多得利养，我们应当权作方宜

（使此计策），使他不能得到人家的利养。我们应当往至于尸利掘长者之舍，去教那位长者作权宜之策。」

这时，外道梵志尼干子，以及那些六师外道，即至于尸利掘长者之家，对长者而说：「大姓！当知！你是梵天所生的，是梵天之子，有多所的饶益。你现在可以到沙门瞿昙之处，由于愍念我们之故，请沙门瞿昙，以及诸比丘众，来至家中奉祠他（说要供养他们）。你就一方面又叫人在屋中作大火坑，极燃炽火，食物都均放些毒药，然后去迎请他来应食供。如果沙门瞿昙有一切智，而知道三世事的话，他就不会受请，假如没有一切智的话，就会受你的邀请的。到时候，就连同他的弟子，尽被火所烧，天、人就能得安隐，就不会有灾害。」

这时，尸利掘乃默然，而随顺六师之语。就这样的出城去世尊之起，行头面礼足之礼，而却持杂毒之心，而白如来说：「唯愿世尊，以及诸比丘僧，都当受我的请供！」那个时候，世尊知道他的内心所思念之事，就默然受其邀请。这时，尸利掘看见如来默然受请之后，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而去。到中途时，便作如是之念：现在我的六师所说的实在对了。因为沙门根本不知我的心中所念之事，必定当会被大火所烧死的。这时，尸利掘回家之后，即令人作一大火坑，燃大火焰，另外则吩咐人办理种种的饮食，在食物内都放毒物在里面，又在门外作大火坑，燃焰大火，又在火上施設敷床，皆用恶毒之物放在于食物内，然后去请佛，而说：

「时间已到了，请！」

那时，世尊，已经知道时间已到了，就着衣持钵，引率诸比丘众，被他们前后围绕，往至于长者之家。世尊曾敕令诸比丘僧而说：「你们都不得在我的前面而行，也不得先于我而前坐，又不得先于我之前而饮食。」

这时，罗阅城中的人民之类，都听到如下的消息：「尸利掘在他的家中作大火坑，又作毒食，然后请佛，以比丘僧。」四部之众，也都因此而涕泣而说：「是否要害如来，以及比丘僧吗？」或者又有人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白佛而说：「唯愿世尊！不可以至于那位长者之家！因为那个人已作大火坑，兼作毒食，可能要害世尊的！」

佛陀告诉他们说：「诸位！请不可怀恐怖之心，如来终皈不会被他所害的。就是阎浮里内，大火至于梵天，犹然不能燃烧着我的，更何况此小火，欲来害如来呢？终皈不会有这道理的。优婆塞们！当知！我乃不再有害心了。」那时，世尊就和比丘僧，被他们前后围遶，进入于罗阅城，到达长者之家。那时，世尊一再的垂告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先入长者之家，也不可以先食，须要如来先食，然后才可以食。」

那时，世尊刚举足在于门阙上，当时，火坑则自然的化作浴池，池水极为清凉。众华满于池中，也生莲花，大如车轮那么的大。是以七宝为茎，也生余莲华，有蜜蜂王游戏在于其中。那时，释提桓因、梵天王，以及四天王，和干沓和（干闥婆，嗅香，乐神），阿须伦（阿修罗，非天），以及诸闍叉（夜叉，捷疾鬼）、鬼神们，看见火坑中生此莲华，就各各称庆，都异音同声（异口同音），各各都说：「这便是如来为胜中的第一！」

那时，那位长者之家，有种种的外道异学，集在其家中。当时，优婆塞、优婆夷（佛教的善男信女），看见如来的变化后，都欢喜踊跃，不能自胜。那些外道异学看见如来的变化后，都甚怀愁忧。在上

面虚空中的诸天神尊们，都散种种的名华在于如来的身上。

那时，世尊步履虚处，离开地面约为四寸，而至于长者之家。凡是如来举足的地方，便生莲华，其大有如车轮。那时，右回而告诉比丘们说：「你们！统统蹈此莲华之上吧！」这时，诸声闻就都从莲华之上而过，而到达于长者之家。那时，便说古昔之教喻而说：「如果我自过去以来，供养如恒沙的诸佛，承事、礼敬，并未失去圣

意的话，就持如是的至诚之誓，使这些诸座，都均能牢固！」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听允诸比丘们，首先以手凭在于座，然后乃坐下来。这就是我的教诫。」那时，世尊，以及诸比丘僧，都均就在座位上，其座下，都均生莲华，都极为芬香。

这时，尸利掘看见如来有如此的神通变化，便生如是之念：我被外道异学所误，我已失去在人中之行，也永远失去了上天之路。心意乃愤然，有如饮杂毒之乐，必当会趣入于三恶道之中，实在是如来之出现在世，乃为难遇之事！他觉知如是之后，实时涕零，就头面礼足，而白佛说：「唯愿如来，听允我的悔过！愿改往修来，自知有罪过，又触娆如来。唯愿世尊，受我悔过，更不敢再犯！」佛陀告诉他说：「长者！改过而捐舍本意，乃能自知有罪，已触犯如来。贤圣法之中，乃甚为旷大的。我现在听许你的改过，就随法而舍弃吧！我现在纳受你的改悔，嗣后更勿再犯！」像如是的经过三次。

那时，阿阇世王听说尸利掘长者，设施大火坑，以及用杂毒之食，欲害如来之事。听闻后，瞋恚炽盛，告诉群臣说：「必定要消灭阎浮里地的此人，以及和他同为尸利掘的名字的人（等于要抄家灭族之义）。」其次，阿阇世王乃忆起了如来的功德后，就悲泣涕零，就脱弃其天冠之后，告诉群臣说：「我现在为甚么还要活下去呢？为甚么致于如来被火所烧，以及比丘僧都当被烧呢？你们赶快至于长者之家，去观视如来，到底如何呢！」

那时，耆婆伽王子白阿阇世王说：「大王！不可怀愁，也不可兴起恶想。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终皈不会被他所害的，今天尸利掘长者必定会当为如来的弟子的。唯愿大王，当往观视其事情的变化吧！」

这时阿阇世王被耆婆伽所诲喻，就乘雪山的大象，寻时来到尸利掘长者之家，下象后，即至尸利掘的舍内。那时，众人都普集在于门外，计有八万四千人。那时，阿阇世王看见莲华，其大如车轮，就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并作如是之说：「使如来恒胜于众魔。」当时，告诉耆婆伽王子说：「善哉！耆婆伽！乃能深信如来的如斯之法要！」这时，阿阇世王到了佛所，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阿阇世王看见如来由口里放出光明，也再遍见如来的颜色非常的特殊，就极怀欢喜，不能自胜！

那时，尸利掘长者白世尊说：「我所施设的饮食，均为是有毒的，唯愿世尊，小

停一下。现在当会更换施食之物。所以的缘故就是：不可使如来的法体有所损害之故。」佛陀告诉长者说：「如来，以及弟子们，终皈不会被其所害的。只要是长者的施食已办的话，就请随时供设好了。」这时，长者就亲自以手斟酌，去行种种的饮食。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至诚佛法众	害毒无遗余	诸佛无有毒	至诚佛害毒
至诚佛法众	害毒无遗余	诸佛无有毒	至诚法害毒
至诚佛法众	害毒无遗余	诸佛无有毒	至诚僧害毒
贪欲瞋恚毒	世间有三毒	如来永无毒	至诚佛害毒
欲怒瞋恚毒	此三世间毒	如来法无毒	至诚法害毒
欲怒瞋恚毒	世间有三毒	如来憎无毒	至诚僧害毒

（至诚的佛、法、众〔僧〕，会害坏毒

性，使其没有遗余的。诸佛并没有毒，至诚之佛，会损害诸毒。至诚的佛、法、众〔僧〕，会把毒害坏，会使其没有遗余。诸佛是没有毒的，至诚之法，乃会损灭毒性的。至诚的佛、法、众，会害灭毒性，而使其没有遗余的。诸佛并没有毒，至诚的僧，乃会把毒坏害。）

（贪欲、瞋恚〔及愚痴〕就是世间之人所有的三毒，如来则永远没有毒，至诚的

佛，乃会害灭诸毒。欲、怒、瞋恚〔贪瞋痴〕之毒，此三种就是世间之毒，如来之法乃没有毒，至诚之法，乃会害坏诸毒。欲、怒、瞋恚之毒，世间有此三毒，如来的僧众，乃没有毒，至诚之僧，乃会害坏诸毒。）

那时，世尊说此偈后，便食那些杂毒之食。当时，世尊并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都不可以先食，须要如来先食之后，然后乃可以食。」

那时，长者就亲手自斟酌，去行种种的饮食，去供养佛陀，以及比丘僧。那时，尸利掘长者看见如来吃食完了后，就除去钵器，然后更取一小座，坐在于如来之前。那时，世尊给与长者，以及八万四千的大众，演说微妙之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之想，淫泆为大患，出要为之真正的安乐。如来于此时观察那位长者的心意，以及八万四千的大众之心已开，意已解，不再有尘垢时，就以诸佛世尊常所说法的苦、集、尽（灭）、道之真谛，统统给与八万四千的大众讲说，为他们广为分别其行。

那时，众人就在于座上，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净，犹如新衣容易染为色那样。这时，庶人（人民）也是如是，都各在于其座上，已见道迹，已见法而得法，而能分别法，度诸狐疑，得无所畏，更不再承事其它之师，都自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而受持五戒。

那时，尸利掘长者自知已得道迹，就白佛而说：「宁可布施如来以毒物，而能获得大的果报，也不以甘露给与其余的外道异学，而更受其罪报。所以的缘故就是：我现在用毒食请佛，以及比丘僧，却反之而能在于现法当中得此证验。我在长夜（恒久）以来，都被这些外道所惑，才会生起这种心在于如来之处的。假如有人奉事外道异学的话，都均会堕落于边际。」佛陀告诉长者说：「如你所说的，并没有异，都被他们所诳惑！」

那时，尸利掘白佛说：「从今以后，不再信这些外道异学，不听允诸四部之众（指外道的出家、在家的男女）之在家里供养他们。」佛陀告诉长者说：「不可以作如是之说！所以的缘故就是：你现在如恒常的供养这些诸外士，以及布施诸畜生的话，其福德就很难量之多，更何况是布施给人呢？如果有外道异学来问而说：『尸利掘是谁的弟子呢？』你将会以如何去回答他呢？」那时，尸利掘就从座起，长跪叉手，而白世尊说：「勇猛而得解脱，现在能受此种人身，都是第七仙人（过去七佛的第七佛，指释迦世尊）所教导的，我是释迦文佛的弟子！」世尊告诉他说：「善哉！长者！乃能说此微妙的叹言。」

那时，世尊重与长者演说甚深之法，实时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词祀火为上 诗书颂为最 人中王为尊 众流海为原  
星中月为明 光明日为上 上下及四方 一切有形类  
诸天及世间 佛为最第一 欲求其福者 当供养三佛

（祭祀乃以火为上，所有的诗书，是以颂为最，人类之中，乃以王为尊，众流当中，是以海为源，众星里面，乃以月为明，光明当中，即以日为上，上面下面，以及四方里面的一切有形类的，不管是诸天，是世间里的众生，是以佛陀为最第一的。假如欲求其福德的话，就应当供养三佛〔正觉的佛陀〕。）

那时，世尊说此偈后，就从座起来。

那时，尸利掘以及诸来参加其会的众生，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一完

# 增壹阿含经卷四十二

## 结禁品第四十六

概要：首说禁戒有十事的功德，依次为：圣者所居之处有十事，如来的十力，亲近于国家有十种的非法，国王有十法，比丘之十法，十论、十义、十演之事，修十想的话，就能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

## 四〇八

大意：本经叙述如来以十事功德，而为诸比丘讲说禁戒。都是有关于圣众之增上等事。末后，并嘱咐当求方便，去成就这些禁戒，不可以使它有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十事的功德，因此，如来要和你们讲说禁戒（规制学处）。那十事呢？所谓（一）承事圣众（要奉事圣众），（二）大众要和合将顺（不可固执己见，要和顺圣众），（三）要安隐圣众，（四）要降伏恶人，（五）要使诸惭愧的比丘，不使其有恼，（六）要使不信的人，使其建立信根，（七）对于已经有信心的人，就应使其倍加增益，（八）在于现法当中得尽有漏，也使后世诸漏之病，都均除尽，（九）又使正法能得久住于世间，（十）应常念思惟：要以甚么方便，才能使正法久存于世。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十法的功德，如来和诸比丘们，而讲说禁戒（规制）。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去成就禁戒，不可使其有失！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〇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讲说圣贤所居的地方有十事，三世的诸圣都常处在里面。所谓十事就是：（一）除五结，（二）成就六入，乃至（十）智慧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圣贤所居的地方，（境界）有十事，三世的诸圣，都常处在于里面。那十事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一）五事（五结）已除灭，（二）成就六事（六根对于六尘之解脱），（三）恒护一事（护心至于涅槃门），（四）将护（覆护）四部众，（五）观诸劣弱（弃除不正确之理），（六）平等亲近（舍弃寻求），（七）正向于无漏（思惟无浊），（八）依倚身行（静化其身），（九）心善解脱，（十）智慧解脱。

（一）云何呢？比丘！五事已除呢？（比丘们！甚应叫做五事已除灭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五结已断（欲贪、瞋恚、昏眠、掉悔、疑等五分下结，已断灭），像如是，就叫五事已除。（二）云何呢？比丘！甚么叫做成就六事呢？于是，比丘！承六重之法（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感触、意知法，而能正念正知），像如是的，比丘！就是成就六事。（三）云何呢？比丘！甚么叫做恒护一事呢？于是，比丘！恒护其心之有漏、无漏、有为、无为，而至于涅槃之门。像如是，就是比丘之恒护一事。（四）云何呢？比丘！甚么叫做将护四部之众呢？于是，比丘！成就四神足（1.集定断行具神足、2.心定断行具神足，3.精进断行具神足，4.我定断行具神足）。像如是，便为将护四部之众。（五）云何呢？比丘！甚么叫做观于劣弱呢？于是，比丘！生死的众行，都已灭尽（遣舍一切不正确的道理，如世间为常、无常，有边、无边等论）。像如是的，比丘，叫做观察于劣弱。

（六）云何呢？比丘！甚么叫做平等亲近呢？于是，比丘！三结已尽（1.见结[我见]，2.戒取结[行邪戒]，3.疑结[疑正理]等见惑已断灭），就是所谓平等亲近（已得须陀洹初果而预入圣流）。（七）云何呢？比丘！甚么叫做正向无漏呢？于是，比丘！除去憍慢心，像如是的，比丘！就是正向于无漏。（八）云何呢？比丘！甚么叫做依倚身行呢？（静其身心之行）。于是，比丘！无明已除灭（舍念清静，而得第四禅），像如是的，比丘！这叫做依倚身行。（九）云何呢？比丘！甚么叫做心已善得解脱呢？于是，比丘！贪爱等心已除尽。像如是的，比丘！叫做心善得解脱。（十）云何呢？比丘！甚么叫做智慧解脱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观察苦谛、集谛、尽（灭）谛、道谛，而能如实地知道，像如是的，比丘，叫做智慧解脱。

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圣贤的十事的所居之处，往昔的贤圣也居在于此处，已经居住，方会居住（将会居住于这种境地）。因此之故，比丘！应当念念除去五事（五结），而成就六法（六根之解脱），而守护一法（护心至于涅槃门），将护四部之众（成就四神足），观察劣弱（知道邪见邪论为劣弱而舍弃），平等亲近（断灭三结，正向于无漏（除去憍慢），依倚身行（得四禅），心得解脱（贪瞋痴等心已除），智慧解脱（知四谛而得解脱生死）。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四一〇

大意：本经叙述如来乃成就十力，而自知无着，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大转

无上的法轮，而教人观察四谛、五蕴、十二因缘。比丘应当精进而修梵行，不可放逸，并承事诸佛，袒敬供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已成就十力，自知为没有执着，在于大众当中，能作狮子吼，能转无上的梵轮，而度化众生。教人知道所谓这就是色阴，这就是色之集，这就是色之尽（灭），这就是色之出要（道）。依次而观察这就是痛（受）阴，就是想阴、行阴、识阴，就是识之集，识之尽，识之出要。其次应观察由于是，而有是，此生，则会生。无明缘于行，行缘于识，识缘于名色，名色缘于六入，六入缘于更乐（触），更乐缘于痛（受），痛缘于爱，爱缘于受（取），受缘于有，有缘于死（应为有缘于生，生缘于死），死缘于愁、忧、苦、恼，为不可称计的。由于有了此五阴之身，才会有了此集法的。

如果此法消灭的话，则会消灭，此法没有的话，就不会有。而无明若灭尽的话，则行会尽，行灭尽的话，则识会尽，识如灭尽时，名色就会灭尽，名色灭尽的话，则六入会灭尽，六入灭尽之时，则更乐（触）会灭尽，更乐灭尽的话，则痛（受）就会灭尽，痛灭尽的话，则爱就会灭尽，爱灭尽的话，则受（取）就会灭尽，受灭尽的话，则有自会灭尽，有灭尽的话，则死会灭尽（应为则生会灭尽，生如灭尽的话，则死会灭尽），死灭尽的话，则愁、忧、苦、恼，都均会消除而灭尽。

比丘！当知！我所证悟之法，乃甚为广大，为无崖无底，为断诸狐疑，安隐而处于正法的。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能精勤的用心，而不使其有所缺乏的话，则虽然使其身体为枯坏，终究也不会舍弃其精进之行，而系意不忘。修行苦法，乃非常的不容易。应喜乐在于闲居之处，静寂的思惟，不可舍弃头陀之行，如现今的如来之现在的善修梵行那样。因此之故，比丘们！假若自观察之时，就应思惟微妙之法，又应观察二义，没有放逸之行，使其成就果实，至于甘露灭尽之处。如果当受他人的供养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不唐捐其劳（不使人没有功德），也使父母得到其果报，而承事诸佛，礼敬供养。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四一一

大意：本经叙述如来乃成就十力、四无所畏，故能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劝人当求方便，去完成此十力、四无所畏（十力、四无所畏，都于经内略说）。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来已成就十种力，已得四种无所畏，能在于大众当中作狮子吼的。那十种力呢？于是（是这样的）：

(一)如来对于是处（是道理），乃能如实而知道，对于非处（不是道理），也能如实而知道（知道物的道理，或非道理的智慧）。(二)又次，如来知道处所（境界），知他众生的因缘处，所受的果报（知众生因果业报的智慧）。(三)又次，如来乃知道若干种界，若干种持，若干种入，都如实而知道（知道众生的种种境界不同，如实而普知的智慧）。(四)其次，如来乃知道若干种解脱、无量解脱，都能如实而知道（知道众生种种知解的智慧）。(五)其次，如来乃知道他众生的智慧的多少，都能如实而知道（所谓知众生的机根之上下优劣等智力）。

(六)其次，如来乃知道他众生的心中所念的，都能如实而知道。如有欲心，就知道有欲心，无欲心的，就知道无欲心；有瞋恚心，就知道其为有瞋恚心，无瞋恚心就知道为没有瞋恚心；有愚痴心，就知其为愚痴心，无愚痴心，就知道为无愚痴心；有爱心，就知道为有爱心，无爱心，就知道为无爱心；有受心，就知道为有受心，无受心，就知道为无受心；有乱心，就知道为有乱心，无乱心，就知道为无乱心；散心的，就知道为散心，无散心，就知道为无散心；少心，就知道为少心，无少心，就知道为无少心；广心，就知道为有广心，无广心，就知道为无广心；无量心，就知道为无量心，有量的心，就知道为有量心，都能如实而知道。如定心的话，就知道为定心，无定心，就知道为无定心；解脱心，就知道为解脱心，无解脱心，就知道为无解脱心（所谓他心宿住随念的智慧）。

(七)其次，如来乃尽知一切所趣之心之道，或者为一生，或者为二生，为三生，为四生、五生、十生、五十生、一百生、一千生、亿百千生、无量生、成劫、败劫、无数的成败劫中的所谓：『我的往昔，乃生在于那个地方，名就是这样，字就是这样，食如是之食，所受的其中的苦乐，寿命的长短，死在于这里，生在于那里，在那里死，而生在于这里』等事，都能自忆如是的无数的宿命之事（知众生宿命之生死智力）。

(八)又次，如来乃知道众生的生死之趣，用天眼而观察众生之类之或者是善色，是恶色，或者是善趣，是恶趣，随其行所种的，都能知道。或者又有众生的身、口、意之行恶业，而诽谤贤圣，而造邪见之业，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地狱中；或者又有众生，其身、口、意都行善，并不诽谤贤圣，都恒行正见，在其身坏命终之时，生在于善处的天上界，这就是所谓名叫天眼清静，观众生之类所趣之行（天眼无碍智力，以天眼见众生的生死，以及善恶业缘，无障碍之智力）。

(九)又次，如来之有漏已尽，而成就无漏心解脱、智慧解脱（上下二句为：由心的系缚解脱出来，由智慧而得解脱的）。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都能如实而知道（漏尽智力）。这就是所谓如来有如此的十力，名叫做无着，而得四无所畏，在于大众当中，能作狮子吼，能大转于梵轮。

（十力缺一，杂阿含第二十六卷，谓：复次（其次），如来于一切至处道，如实知（如五戒十善之行至于人间、天上，八正道之无漏法，之至于涅槃等，各知其行因所至）。

甚么叫做如来之得四无所畏呢？(一)如来欲言其已成等正觉，而如果有众生，欲说他为知者的话，就不会有此处（没有这道理）。假若又有沙门、婆罗门，欲来诽谤佛陀，说佛陀不成等正觉的话，就无此处（没有这道理）。由于没有这道理之故，就获得安隐。

(二)然而我今天欲说已尽有漏。假如又有沙门、婆罗门、天，或者是魔天，到来，而欲言未尽有所漏的话，就没有这道理，由于没有这道理之故，就获得安隐。

(三)又次，我所说的法，为贤圣之法，为得出要之法，能如实而尽于苦际的。假如有沙门、婆罗门、天，或者是魔天，欲来说此并未尽苦际的话，就不会有这道理的，

由于没有这道理之故，就能获得安隐的。(四)又次，我所说的法，就是说造恶业的人就会堕入于恶趣的，假如有沙门、婆罗门来到，而欲说为非（没有这事）的话，则无此处（就不会有这道理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如来有如此的四无所畏的。

倘若外道异学说：『那位沙门瞿昙，有甚么力量？有甚么无畏？自称为无着，为最尊的人呢？』你们就应持此十力，去回答他。假如外道异学又作如是之言：『我们也是同样的成就十力』的话，你们比丘们！就问他而说：『你有甚么十力呢？』这时，外道异学，就不能回答的，就会逐增其惑哩！所以的缘故就是：我始终并不看见过有沙门、婆罗门能自称而说他已得四无所畏的，除了如来之外。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去成就十力、四无所畏。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一二

大意：本经叙述有十念，如能修持的话，就能断诸烦恼。所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止观、念安般（数息）、念身、念死等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十种念，如能广分别而修行的话，就能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憍慢、无明等烦恼的。那十种呢？所谓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止观、念安般（数息，算呼吸而除散乱心）、念身、念死是。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如有众生修行此十念的话，就能尽断欲爱、色爱、无色爱，以及一切无明、憍慢，都能统统除尽的。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一三

大意：本经叙述如非法进出于王宫的话，就会有十种非难，因此，当一位比丘，就不应非法出入于王宫，以免被人议议。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亲近国家的话，就会致有十种的非法（非法出入于王宫的话，就会有十种非难过失）。那十种呢？于是（是这样的）：（一）如有人对于国家生起谋害之心，而欲弑杀国王，由于此阴谋，国王乃致于命终。其人民之类，便会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道士，乃数来往返（屡次进出）于王宫，这事必定是这位沙门所做的。这就是所谓初（第一）非法亲国之难。

（二）又次，如有大臣叛逆国王，而被国王所收执，都被提取而把他们杀害。这

时，人民便会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道士，乃数来往返于王宫，这必定是这位沙门所做的。这就是所谓第二种非法入国之难。(三)又次，国家如亡失财宝的时候，这时，收藏的人(执事者)，又会生此念：现在的这些宝物，乃是我恒常所守护的，更没有他人来入于这里的，会亡失，必定是这位沙门窃取的。这就是所谓沙门之第三种非法入国之难。

(四)又次，国王的女儿，年在昌盛时(思春期)，犹未出适(还没嫁出)，其身便已怀妊。这时，人民便会作如是之念：在王宫内，更没有其它的人之往返，必定是这位沙门所做的。这就是所谓第四种非法亲国之难。(五)又次，国王如身抱重患，而中他人之药(被人毒害)的话，在于这时，人民便会作如是之念：里面更没有余人，这必定是这位沙门所做的。这叫做第五种的非法亲国之难。

(六)又次如国王与大臣，都各共竞争，都共相伤害的话，这时，人民便会作如是之念：这些诸大臣本来和王都共相和合，现在会有竞争，这并不是他人，必定是这

位沙门道士所做而演变的。这就是所谓第六种的非法亲国之难。(七)又次，如二国共斗，各争战胜对方。这时，人民便会作如是之念：这位沙门道士，数来在内(屡次往来于宫内)，必定是这位沙门所献计的。这就是所谓第七种非法亲国之难。

(八)又次，国王本来为一位爱好惠施，而都与民分财(常布施给人)，后来却一变而为恚悔，不肯惠施与人。这时人民就会各生此念：我们的国王本来为一喜爱惠施的人，现在已变为恹贪，没有惠施之心，这必定是这位沙门所做的。这就是所谓第八种非法亲国之难。(九)又次，国王平常都恒以正法去取人民的财物，后来却一变而为以非法去取人民的财宝。这时，人民就会各生如是之意：我们的国王本来都用正法去取人民的财宝，现在却用非法去取人民的财宝，这必定是这位沙门所为的。这就是所谓第九种之非法亲国之难。

(十)又次，国土的人民有时会普得疫病，都是由于宿缘所带来的。这时，人民却会误解而各生如是之念：我们的往昔之日，并未发生过甚么疾病，现在却各人都得罹患，死者乃盈满于路中，这必定是这位沙门大施咒术所致的。这就是所谓第十种非法亲国之难。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十种非法入国之难(屡入王宫会致麻烦的事)因此之故，比丘们！不可再生心亲近国家(不可屡次出入于王宫)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一四

大意：本经叙述如果国王成就十种非法的话，就不得久存，会有很多的盗贼。假如国王能成就十种正法的话，就能久住于世间。如比丘成就十种非法，而不增善本功德的话，死后就会堕地狱。如果比丘成就十种正法的话，就能生上于天上。故应舍离十种非法，而奉修十种的正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国王成就十法的话，就不得久存，会多有诸盗贼的。那十法呢？于是(是这样的：)」

(一)如果国王为恹贪，由于小小不足轻重之事，便会生起瞋恚，并不观察其甚么义理不义理。如果国王成就此初法的话，就不能得久存，国内会有很多的盗贼的。

(二)又次，如果国王贪着于财宝，不肯庶几（不施舍）的话，就是所谓国王之成就此第二法，就不能得以久存。(三)又次，国王如果不接受他人的劝谏，为人很暴虐，而没有慈心的话，就是所谓第三法，就不得久存的。(四)又次，国王会冤枉诸人民，会横取而系闭在于牢狱中，没有出期的话，就是所谓第四法，就会不得久存的。(五)又次，国王都行非法，相佐也不案正行，就是所谓第五法，就不得久存的。

(六)又次，国王乃贪着于他色，远离于自己的妻室的话，就是所谓此国王之成就第六法，就不能得久存的。(七)又次，国王乃喜好于嗜酒，都不理官事，就是所谓成就第七法，就不得久存的。(八)又次，国王乃好喜歌舞戏乐，不理官事，就是所谓第八法，就不得久存的。(九)又次，国王恒抱长患（久年都在病中过着），并没有强健之日，就是所谓第九之法，就不得久存的。(十)又次，国王不信任忠孝之臣，翊羽非常的少，并没有强佐的人，就是所谓国王之成就此第十法的话，就不得久存。

现在的比丘众也是同这一道理，如果成就十法的话，就不能增其善本功德，身坏命终之后，会入于地狱之中。那十法呢？

于是，(一)比丘如不持禁戒，也没有恭敬之心，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初法的话，就不得究竟而有所至到（不能达到究竟的境地）。(二)又次，假若比丘不承事佛陀，不信其为真实之语的话，就是所谓的比丘之成就第二之法，就不得久住。(三)又次，比丘如不承事法，遗漏诸戒律的话，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第三之法，就不得久住。(四)又次，比丘如果承事圣众时，都恒自以卑意（狭小之心）而不信他人的意见，不接受他人之语的话，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第四之法，就不得久住。(五)又次，比丘如贪着于利养，其心不放舍的话，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第五之法，而不得久住。

(六)又次，比丘如不多学问，不勤加诵读翫习的话，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第六法，而不得久住。(七)又次，比丘如不和善知识从事，都恒和恶知识从事的话，就是所谓比丘之第七之法，就不得久存。(八)又次，比丘如恒喜于事役（杂事），不念念坐禅（不常打坐）的话，就是第八之法，就不得久存。(九)又次，比丘如果又着于算数（天文地理星数），违反道法，而就于俗事，不学习正法的话，就是所谓第九之法，就不得久存。(十)又次，比丘如不乐修于梵行，而贪着于不净（喜闹不爱静）的话，就是所谓比丘的第十之法，就不得久存（会灭慧命）。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假如成就此十法的话，必定会堕入于三恶趣，不能往生于善处。

倘若国王能成就十法的话，便能得以久住于世间。那十法呢？于是（是这样的）：

(一)如果国王不着于财物，不生起瞋恚，也不会由于小事而引起怒害之心的话，就是所谓第一之法，便能得以久存。(二)又次，国王如能纳受群臣之劝谏，不逆他们的建言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二之法，便能得久存。(三)又次，国王如果常好惠施，都与民同欢乐的话，就是所谓第三之法，便能得久存。(四)又次，国王如果以法取物，不用非法的手段去强夺民物的话，就是所谓第四之法，便能得久存。(五)国王如能不染着于他人之色，都恒自守护其妻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五之法，便能得以久存。

(六)又次，国王如果也不饮酒（不饮醉），心常保持不荒乱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六之法，便能得久存。(七)又次，国王如能不戏笑（非常的正经），能够降伏外敌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七之法，便能得久存。(八)又次，国王如能案法治化，始终都不阿曲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八之法，便能得以久存。(九)又次，国王常与群臣和睦，并不会竞争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九之法，便能得以久存。(十)又次，国王如没有甚么大病患，其气力都强盛的话，就是所谓第十之法，便能得久存。倘若国王能成就此十法的话，便能得以久存，他人就不得奈何他。

比丘众也是同于这种道理，如果能成就十法的话，就如屈伸手臂之顷，便生于

天

上界。那十法呢？于是（就是这样的：）

（一）比丘如能奉持禁戒，如能戒德具足，不犯正法的话，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此初法，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于善处的天上。（二）又次，比丘在于如来之所时，有恭敬之心，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此第二法的话，就能得生于善处。（三）又次，比丘如能顺从法教，都一无所犯的话，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第三之法，就能得生于善处。（四）又次，比丘如能恭奉圣众，并没有懈惰之心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四之法，就能得生于天上。（五）又次，比丘如能少欲知足，不着于利养的话，就是所谓比丘之成就第五之法，就能得生于天上。

（六）又次，比丘如能不自用意，都恒随于戒法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七之法，而能得生于天上。（七）又次，比丘如能不着在于事务，都常喜于坐禅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七之法，而能得生于天上。（八）又次，比丘如能乐在于闲静之处，不在于闹

热的人间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八之法，就能生在于善处。（九）又次，比丘如不和恶知识从事，都常和善知识从事的话，就是所谓成就第九之法，而得生于善处。

（十）又次，比丘能常修梵行，离开恶法，多闻，而学义，不失去其次叙的话，则像如是的比丘之成就第十法的话，就如屈伸手臂之项，生在于善处的天上。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如行十非法之行的人，就会入于地狱，因此，当念舍离十非法。对于十种正法之行，就应当共同奉持修行！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一五

大意：本经叙述外道异学，向诸比丘发

问：他们的教法和佛的教法有甚么不同之事，诸比丘将此事白佛。佛陀则开示一论、一义、一演，乃至十论、十义、十演的甚深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到了乞食之时，就着衣持钵，拟进入于罗阅城去乞食。这时，众多的比丘便作如是之念：我们要入城去乞食，时间还早，我们可以先到外道异学之处，去和他们相互论议。这时，众多的比丘便到了外道异学之处。当时，诸外道曾遥见诸沙门众之来到，就各各自相谓言而说：「诸位大德！请大家要寂寞，不可以出高声语言。因为沙门瞿昙的弟子，现在将来到这里。那些沙门之法，乃称誉寂寞的人。我们也应使他们知道我们的正法，同样的不乱辞，并没有乱的。」

那时，众多的比丘，便至于外道异学之处，都共相问讯，然后都坐于一边。这时，外道曾问诸比丘们说：「你们的沙门瞿昙，都给与诸弟子们说此妙法，而你们这些诸比丘们，都能尽解一切诸法，而能自游戏于其法之中吗？我们也同样的与诸弟子们说此妙法，而自游戏于其中的。那么，我所说的，和你们的教法有甚么不同呢？有甚么差别呢？说真的，说法、教诫，都是同为一类而没有异的。」这时，众多的比丘听到外道异学之所说，也不称为善，也不说它为恶，就从座起，各退而去。

这时，众多的比丘自相谓言而说：「我们应当将此义，持往去白世尊。如果如来

有所解说的话，我们就应当念念奉行。那时，众多的比丘进入罗阅城去乞食完毕后，即还至于寮房内，收摄衣钵后，就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住在于一边。那时，众多的比丘就将此因缘本事，都尽向如来说明。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那些外道异学，问此义后你们就应该将此语去回答他而说：『一论、一义、一演，乃至十论、十义、十演，说此语之时，有甚么义呢？』假如你们持此语去问他的话，那人就不能回答你的，那些外道异学们，就会遂增愚惑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并不是他们所有的境界之故。

因此之故，比丘们！我并不看见有一位天，以及人民、魔，或魔天、帝释、梵天王等人，能回答此语的，除了如来，以及如来的弟子之从我听到的人，这些就不在其内。有关于一论、一义、一演，我虽然说过此义，但是由于何故而说此义呢？

(一)一切众生都由于食而得以生存，如没有食的话，就会死亡。那些比丘都平等而厌患，平等的解脱，平等的观察，平等的分别其义，平等的尽诸苦际，都同为一义，而没有二义。一论、一义、一演之义，我所说的，正是如是而已！(二)二论、二义、二演，我虽然说过此义，但是由于甚么而说的呢？所谓名与色是。甚么叫做名呢？所谓痛、想、念、更乐、思惟，就是所谓名（精神、意识）。甚么叫做色呢？四大，以及四大所造之色，就是所谓的色（物体、物质）。由于此为缘本，故名之为色。所谓二论、二义、二演，就是由于此因缘之故，我现在再阐述它。如比丘都平等的厌患，平等的解脱，平等的观察，平等的分别其义，平等的尽其苦际的。

(三)三论、三义、三演，到底是由于甚么缘故而说此义的呢？所谓三痛（三受）是那三痛呢？所谓苦痛（苦受）、乐痛（乐受）、不苦不乐痛（舍受）。为甚么叫做乐痛呢？所谓心中会有快乐之想（会觉得快乐），并不会分散，就名叫做乐痛。为甚么叫做苦痛呢？所谓心中会感觉愤乱而不安定专一，都思惟若干想，就是所谓的苦痛。甚么叫做不苦不乐痛呢？所谓心中没有苦，也没有乐的感觉，又不是定于一，也不是乱想，也不思惟法与非法，都恒自寂默，心里并没有甚记忆，因此之故，名叫不苦不乐痛，就是所谓的三痛（三受）。如比丘平等的厌患，平等的解脱，平等的观察，平等的分别其义，平等的尽其苦际。我所说的三论、三义、三演，正是如是而已！

(四)四论、四义、四演，到底是由于甚么缘故，又说此义呢？所谓四谛是。那四谛呢？所谓苦、集、尽（灭）、道等圣谛是。甚么叫做苦谛呢？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总而言之，为五盛阴苦（五阴炽盛所带来的苦），就是所谓的苦谛。甚么叫做集谛呢？所谓爱之本，与欲相应的，就是名叫集谛（所谓烦恼的总称）。甚么叫做苦尽谛（灭谛）呢？所谓其爱乃永尽无余，更不会再生，就是所谓的苦尽谛。甚么叫做苦出要谛（道谛）呢？所谓贤圣的八品道，也就是正见、正治（正思惟）、正语、正命、正业、正方便（正精进）、正念、正三昧（正定），就是名叫八品之道。若比丘平等厌患，平等解脱，平等分别其义，平等观察，正等而尽其苦际。就是所谓的四论、四义、四演，我所说的，正就是如此而已！

(五)五论、五义、五演，我现在所说的，由于甚么缘故而说的呢？所谓五根是。那五根呢？所谓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是。甚么叫做信根呢？所谓贤圣的弟子，乃信如来的道法。信那位如来为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出现于世间，就名叫做信根。甚么叫做精进根呢？所谓其身与心意，都并为勤劳而不倦，都灭不善之法，使善法能够增益，而顺心执持，就名叫做精进根。甚么叫做念根呢？所谓念根，就是指所诵不忘，都恒在于心怀，总持而不失，那些有为、无漏之法，始终不忘失，就名叫做念根。甚么叫做定根呢？所谓定根，就是指心中没有错乱，没有若干之想，都恒于专精一意，就名叫做三昧根。

(定根)。甚么叫做智慧根呢？知道苦，知道苦之集，知道灭尽，知道正道，就是所谓的智慧之根，这名叫做五根。比丘们！在于其中平等解脱，平等分别其义，平等尽其苦际。五论、五义、五演，我所说的，正就是所谓如是而已！

(六)六论、六义、六演，我所说的到底是由于甚么缘故呢？所谓六重之法是。那六法呢？于是（是这样：）比丘！常恒身行慈心，如果在闲净室中的话，就常如一心，为可尊可贵，恒常的和合，就是所谓的比丘之第一重之法（第一种法）。又次，口行慈心，始终并不虚妄，为可敬可贵，就是所谓的第二重法。又次，意行慈，不生起憎嫉之心，为可敬可贵，就是所谓的第三重的法。又次，如果得到法利的供养，钵内还有遗余的饮食等物的话，就与诸修梵行的人，平等的转施与他们，就是所谓的第四重之法，为可敬可贵的，又次，应奉持禁戒，没有脱失，为贤圣之人之所贵的，就是所谓的第五重的法，为可敬可贵的。又次，正见为贤圣的人得以出要，得尽苦际，使意不错乱，应和诸梵行的人等修其行，就是所谓的第六重之法，为可敬可贵的。那时，比丘们！平等的厌患，平等的解脱，平等的分别其义，平等的尽于苦际。六论、六义、六演，我所说的，正谓是如是而已！

(七)七论、七义、七演，由于甚么缘故而说此事呢？所谓七种神识止处是。那七种呢？或者有众生，有若干之想，有若干种之身，所谓天，以及人是。或者有众生，有若干种之身而同为一想，所谓梵迦夷天（净身天）最初出现之时。或者有众生，一想一身，所谓光音天是。或者有众生，同为一身而有若干想，所谓遍净天是。或者有众生，为空处无量，所谓空处天是。或者有众生，为识处无量，所谓识处天是。或者有众生，为无所有处无量，所谓不用处天（无所有处天）是。（以下为多出：或者有众生，为有想无想处无量，所谓有想无想天〔非想非非想处天〕是。）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所谓七神止处。于是，比丘，平等解脱，乃至平等而尽于苦际。七论、七义、七演，我所说的正为是如此而已！

(八)八论、八义、八演，为我所说的，是由于甚么缘故而说这道理呢？所谓世间的八法，这是随着世间而回的法。那八法呢？所谓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就是所谓八种法为随着世间而回的法。如果比丘在于其中平等解脱，乃至尽于苦际。八论、八义、八演，我所说的，正就是如此而已！

(九)九论、九义、九演，为我所说的，到底是由于甚么缘故，而说此的呢？所谓九众生居处是。那九种呢？如有众生，为若干种的身，所谓天，以及人类是。或者有众生，为若干种之身，而同为一想，所谓梵迦夷天（净身天，初禅的梵天），最初出现之时是。或者有众生，为一想一身，所谓光音天是。或者有众生，为一身而为若干想，所谓遍净天是。或者有众生，为空处无量，所谓空处天是。或者有众生，为识处无量，所谓识处天是。或者有众生，为无所有处无量，所谓不用处天（无所有处天）是。或者有众生，为有想无想处无量，所谓有想无想天（非想非非想处天）是。连同无想天的众生，以及诸所生之类（无想天，通常都列为第五），为之九神止处（九有情居）。于是，比丘，平等解脱。乃至尽于苦际。九论、九义、九演，为我所说的，正就是如此而已！

(十)十论、十义、十演，由于甚么而说的呢？所谓十念是。也就是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戒、念施、念天、念休息、念安般（数息）、念身、念死，就是所谓的十念。如比丘平等解脱，乃至尽于苦际。十论、十义、十演，就是如是，比丘们！就是从于一，乃至于十的。

比丘们！当知！如果外道异学，听到这些语之后，犹不能熟视颜色，更何况欲回答呢？如有比丘能解此义的话，在于现法当中，为最尊第一的人。再者，如比丘、比丘尼思惟此义，乃至十岁（十年间）的话，必定能成就如下之二果的：或者成就阿罗汉果，或者成就阿那含果（三果，不还

果)。比丘们！舍置十岁不论（不要说须十年），如果在一年当中思惟此义的话，就必定能成就如上之二果，终皈不会中退的。比丘！暂且舍置一年不论，如果四部之众，能以十个月的时间，或者至于一个月，去思惟此义的话，也必定会成就如上之二果的，也不会中退的。且舍弃一个月不论，如四部之众，能在七日的中间，去思惟此义的话，必定会成就如上的二果，终究不会有疑的。」

那时，阿难在世尊的后面，执扇扇佛。那时，阿难白佛说：「世尊！此法乃极为甚深，如果所在的地方，有如是之法的话，就当知道！便会遇着如来！唯然！世尊！此法名叫甚么呢？应当要怎样奉行呢？」佛陀告诉阿难说：「此经名叫十法之义，应当念念奉行！」

那时，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一六

大意：本经叙述如修行观察为十不净想的话，便能至于涅槃的境界。所谓十想，就是：白骨、青瘀、肿胀、食不消、血、噉、有常无常、贪食、死、不可乐等是。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人修行十想的话，便会尽诸有漏，会获通而作证，渐渐的至于涅槃。甚么叫做十想呢？所谓(一)白骨之想（观身不净，如人死后，最后会化为白骨狼藉之相），(二)青瘀想（观人死后，皮肉坏烂，其赤黄瘀化为黑青之相），(三)肿胀想（观想死尸肿胀水满，如韦囊之相），(四)食不消想（死尸被鸟所啄，为虫狼所噉，唯有残余之身在），(五)血想（从头至足，遍身脓血流溢，污秽涂漫之相），(六)噉想（虫蛆啖食，鸟兽咀嚼，残缺剥落之相），(七)有常无常想，(八)贪食想（食违逆想），(九)死想，(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就是所谓的，比丘们！修此十想的话，就能得以尽诸有漏，而得至于涅槃界。又是（再者，于是），比丘们！在此十想之中，第十之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乃最为第一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有人修行不可乐想，和持信奉法的话，则此二人，必定能超越次第而取证之故。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在树下静处，或露天而坐的话，就应当思惟此十想。是故，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一七

大意：本经叙述有一位比丘，由于欲心重，而不能修行十想。佛陀为他讲说贪欲有种种的不净，应当要远离，令他重新思惟十想。比丘因之而悔过，而证阿罗汉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

独园。

那个时候，有一位比丘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一边。那时，那位比丘白世尊说：「如来今天为诸比丘演说：『十想之法（如上经），如果有人能修习此十想的话，就能断诸有漏，而成就

无漏之行。』但是如我来说。世尊！实在不堪任修行此十想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我的欲心很多的缘故。我的身心非常的炽盛，不得宁息啊！」

那时，世尊告诉那位比丘说：「你现在应当舍弃净想，应当思惟不净之想，应舍弃有常之想，而思惟无常之想；应舍弃有我之想，而思惟无我之想；应舍弃可乐之想，而思惟不可乐之想。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果比丘思惟净想的话，欲心便会愈炽盛；假如思惟不净想的话，便不会有欲心。比丘！当知！贪欲乃为不清净的，有如那屎聚那样的。贪欲也如鸚鹄（形如百舌鸟），会饶诸音响的；贪欲乃无反复，有如那毒蛇那样；贪欲有如幻化，如日之消雪那样，应该念念舍弃欲念，犹如舍弃冢间那样；欲还会自害自己，有如毒蛇之怀有毒那样；欲并没有厌患，有如饮咸水那样；欲乃难以填满的，有如大海之吞水流那样；欲乃为多可畏，有如罗刹（暴恶鬼）村那样；欲乃犹如怨家，都恒当远

离那样；欲乃犹如少味，有如蜜之涂在刀刃那样；欲乃不可以爱，有如路边之白骨那样；欲会现外形，如同厕所之生华那样；欲为不真的，如同那画瓶那样之内盛丑物，外见却很殊特那样；欲为没有牢固，也如聚沫那样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念念远离贪欲之想，应该思惟不净之想。你，比丘！应当忆起往昔之时，迦叶佛所奉行的十想，现在应当一再的思惟十想，这样，则有漏心便能得以解脱。」

那时，那位比丘乃悲泣堕泪，不能自止，实时头面礼佛，白世尊而说：「唯然！世尊！我积愚惑已很久了，如来今天亲自演说十想，方欲远离贪欲。现在要自忏悔，以后更不再犯其罪！唯愿如来！受我忏悔其重过，原恕我从来不及忏悔之处！」

佛陀告诉比丘说：「听允你的悔改忏过，不可以再犯！再者，如来与你讲说的十想，不可以不肯奉持。」

这时，那位比丘听世尊的教诫之后，就在于闲静之处，克己思惟：所以一位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修行无上的梵行的原因，乃在于欲达成其所愿，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能如实而知道。那时，那位比丘，便成就阿罗汉果。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结颂如下：）

结禁圣贤居 二力及十念 亲国无罣碍 十轮想观想

（（一）结禁戒经，（二）贤圣所居经，（三）（四）二经十力经，以及（五）十念经，（六）亲国经，（七）无罣碍经，（八）十轮经，（九）十想经，〔观想经〕。）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二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三

## 善恶品第四十七

概要：生天、堕狱，以及欲到达涅槃，都有十法，依次为十种的恶业之报，十事的功德，为罗睺罗而说平等的布施之事，为拘头比丘而说十善之法，说地狱之受苦，寿命的长短等。

### 四一八

大意：本经叙述修行十恶就会堕落恶趣，修行十善，就能得生天上，修行十念，即能至于涅槃。应当要脱离生天，以及恶趣之路，而善修十念，而至于涅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众生能奉行十法的话，便能生至于天上界。又如行十法的话，便会生在于恶趣。又行十法的话，就能证入于涅槃界的。

为甚么修行（习行）十法的话，就会生在于恶趣之中呢？于是（是这样的：）如有人杀生、盗劫（偷盗）、淫泆、妄言、绮语、恶口，以两舌斗乱彼此、嫉妒、瞋恚、兴起邪见，就是所谓的十法，如果有众生，行持（习行）此十法的话，就会入于恶趣之中。

怎样的修行十法的话，就能得生于天上界呢？于是（是这样的：）有人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泆、不妄言、不绮语、不恶口，不以两舌斗乱彼此，不嫉妒、不恚害、不兴起邪念，对于此十法，如有人行持的话，便能生上天上的界。

怎样的修行十法，就能得至于涅槃呢？所谓修持十念是，也就是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天、念戒、念施、念休息、念安般（数息）、念身、念死，就是所谓的修行十法，就能得至于涅槃。比丘！当知！对于那些生天，以及恶趣之事，就应当要念念舍离，对于那十法而能得至于涅槃的，就应善修奉行。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修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一九

大意：本经叙述如造十恶行的话，就会得十恶的果报，并略述每一果报的情形。因此，劝告大众应舍离十恶，而修行十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由于十恶业之本，而外物会衰耗，更何况是内法呢？那十恶业呢？所谓杀生、偷盗、淫泆、妄言、绮语、恶口、以两舌斗乱彼此、嫉妒、恚害、心怀邪见是。由于杀生的果报之故，众生的寿命会极为短少。由于不与取（他人不给予你，而你却明取暗偷）的果报的缘故，众生一出生，便会在贫贱之家（一生都会贫贱）由于淫泆的果报之故，众生的家门都出不贞良的；由于妄语的果报之故，众生的口气都是臭弊，致于不鲜洁；由于绮语的果报的缘故，致于土地都不平整；由于两舌的果报之故，土地都生荆棘；由于恶口的果报之故，语言就有若干种；由于嫉妒的果报之故，以致于五谷不丰熟；由于恚害之故，多诸秽恶的东西；由于邪见的果报之故，自然的会生于八大地狱之中。由于此十恶报的缘故，使诸外物都衰耗，更何况是内物呢？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应当要念念舍离十恶之法，而修行十善之法。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二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波斯匿王讲说平等施，以及回转变幻法，同时也劝化大王发心，应供养当来、过去的诸佛，和声闻的诸弟子。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波斯匿王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如来是否曾经说过如是之语吗？所谓：『布施我的话，就能获得非常多的福报，布施其余的话，其所获得的福报为少；故应布施我，以及我的弟子，不可布施其它的人。』假若有人说如是之语的话，是不是毁谤如来之法吗？」

佛陀告诉大王说：「我并不说过如是之语：『独应布施与我，不可布施给余人。』大王！当知！我乃常常说过如是之语：『如果比丘的钵内，还有遗余之物，掷着在水中，软虫把它吃食，犹然能得其福，更何况布施与人，怎么不会有福报呢？』但是，大王！我也曾经说过如是之语：『布施给与持戒的人，其福德会益多，乃胜过于布施给犯戒的人的。』」

那时，波斯匿王趋前白佛说：「唯然！世尊！布施给与持戒的人，其福德乃倍多于犯戒的人的上面的。」大王又白佛说：「尼捷子曾经来向我说：『沙门瞿昙乃知道幻术，能回转变世间之人。』世尊！此语为实在吗？为不实在的呢？」

佛陀告诉大王说：「如是！大王！如你刚才所说之言：『我乃有幻法，能回转变世人的。』」王白佛说：「甚么叫做回转变幻法呢？」佛陀告诉大王说：「如其杀生的话，其罪为无量，其不杀生的话，受福为无量；如其为不与取（偷盗）的话，获罪为无量；其不偷盗的话，获福乃无量的；凡是淫泆的话，就会受罪无量，其不淫泆的话，则受福为无量的；其有邪见的话，受罪为无量，其有正见的话，获福就会为无量的。我所解的幻法，正正就是所谓如是而已！」

这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如果当世间的人民，或者是魔，或者是魔天，或者是

是有形的众生之类，如能深解如此幻术的话，则能获得大幸的。从今以后，不再听允外道异学之进入我的国界，而愿听许佛教的四部众之恒常在于我的宫内，会永远当供养，会随他的所须要的！」

佛陀告诉大王说：「你不可以作如是之语：所以的缘故就是：布施畜生之类，犹能获得其福德，就是布施及犯戒的人，尚且也会获得其福；布施持戒的人，其福德也是难量，而布施给与外仙道之人的话，能获一亿倍之福，布施给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以及佛陀的话，其福德为不可以称量之多的。因此之故，大王！应当要兴发意（发心），去供给当来、过去的诸佛，以及佛的声闻弟子。像如是的，大王！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二一

大意：本经叙述诸比丘们食后集在于普会讲堂论说世事，佛陀乃制止他们，并教敕诸比丘应当思惟少欲等十事之论。因为此十事的功德乃能远离恶趣，而至于涅槃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在吃食之后。都皆集在于普会讲堂，都共论说如此之义，所谓其论，就是有关于衣裳、服饰、饮食之论，以及邻国、贼寇、战斗之论、和饮酒、淫泆、五乐之论，暨歌舞、戏笑、妓乐之论，像如是的，并不是出要之论，乃不可以称计之多。

那时，世尊用天耳听到诸比丘们各作如是之论，就到达普会讲堂之处，问诸比丘们：「你们集在这里，到底欲有甚么论说呢？」这时，诸比丘们向世尊说：「我们集在这里，所共论的乃为不甚么重要之事。」

这时，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止！止！不可以作如是之论。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你们所论的乃为非义，也没有甚么能趋于善法之道。不能由此论而得以修习梵行，并不能因此而得灭尽而至于涅槃之处，不能因此而得沙门平等之道。这些皆为是俗论，并不是正趣之论。你们已经离开俗家而修道，不应该一再的思惟败行之论。你们如果欲论的话，就应该论说十事功德之论。那十事呢？」

如果为精勤的比丘的话，就是（一）少欲，（二）知足，（三）有勇猛心，（四）多闻能与人说法，（五）无畏无恐，（六）戒律具足，（七）三昧成就，（八）智慧成就，（九）解脱成就，（十）解脱见慧成就。你们假如欲论的话，就应当论此十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能润及于一切，能多所饶益，而得以修习梵行，而得至于灭尽一无为之处，也就是涅槃之要！你们这些族姓子，已经出家学道，就应当思惟此十事。因为此论，乃为正法之论，乃能去离恶趣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二二

大意：本经叙述诸比丘们集在于讲堂谈论乞食，希求妙色与妙触，以及人家的四事供养等事。佛陀知之而斥其为非正法，敕诸比丘思惟少欲等十事，叫他们对于此十事勿去离于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都集在于普会讲堂，各各都生此论而说：「现在的舍卫城内的谷米，乃非常的涌贵（歉收），要乞求一食，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世尊曾经说过：『依于饮食，人身得以生存，四大乃依倚于心所念之法，法乃依于善趣之本。』我们应当差次（分次）而向于人而乞求，使乞求的人得见好妙之色，得到极妙的更乐（感触），得到衣裳、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这不是很好吗？」

那时，世尊曾以清净没有瑕秽的天耳，去遥闻诸比丘们各生的此论。这时，世尊就到普会讲堂之处，在于众人当中坐下来，而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集在于这里，到底是在谈论些甚么呢？」比丘们回答说：「我们所论的就是：现在要在舍卫城内乞求，是很难得到的事，欲共差次（分次派遣）一人，次第去乞食，随时可以得见好色的妙服，以及衣被、饮食、床卧之具、病瘦时的医药。我们所论的正是谈论此事而已！」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如果乞求的比丘，能乞到四事的供养，也就是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除此以外，又用见色，以及声、香、味、细滑（触）等法干甚么呢？我曾经常常的教敕你们说：『乞食所求的有二种事：第一就是可亲近，第二就是不可以亲近。假如得到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时，会增益恶法，并没有善法的话，这就不可以亲近。假如得到乞求的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时，能够增益善法，不会增加恶法的话，这便可以亲近的。』你们比丘！在此法当中，欲作那一种之论呢？你们所论的，并不是正法之论，应当要舍弃此法，不可以再思惟此法！不能由于此法而得至于休息、灭尽的涅槃之处的。」

倘若欲论的话，就应当论此十法。那十法呢？（一）少欲、（二）知足、（三）有勇猛心，（四）多闻而能给人说法，（五）无畏无恐，（六）戒律具足，（七）三昧成就，（八）智慧成就，（九）解脱成就，（十）解脱见慧（解脱知见）成就。你们如果欲谈论的话，就应当谈论此十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能够润及一切，多所饶益，得修梵行，得至于灭尽之处，登上无为的涅槃的境界之故。此十论就是沙门之义，应当念念思惟，不可以去离于心。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二三

大意：本经叙述诸比丘们集在于普会讲堂，大众都再谈论应到何处去乞食为宜等事，而论王治的国界，以及国主的胜劣等事情。佛陀知之而制止，并教他们当思惟少欲等十事，使此十事不离于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都集在于普会讲堂，都作如是的异论：「现在欲在舍卫城乞食，是难以得到其愿的，并不是比丘所安的地方。我们可立一人，依次第去乞」

食。这位被立而乞求的比丘，一定能办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时的医药，不会有所乏短的。」

那时，在大众当中有一位比丘，白众人而说：「我们实在不堪任在这里乞求的，我们各人应该共往摩竭陀国，在那个地方乞食，因为那边的谷米丰富而贱，饮食乃极为饶益的。」更又有比丘说：「我们不适宜在于那个国家乞食。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阿闍世王在那里治化，所行的都是非法。曾经杀害其父，和提婆达兜为友，由于此因缘之故，不适宜在那个地方乞求。」又有比丘说：「现在的拘留沙的国土，人民非常的炽盛，为饶财多宝的国家，宜在于那个国土乞求。」

又有比丘作如是之说：「我们不宜在于那个国土乞食。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恶生王在那个国土治化，乃极为凶弊，并没有慈仁，人民都觷暴，都好喜于斗讼。由于此因缘之故，不应该在那个地方乞食。」又有比丘发言说：「我们宜在拘深婆罗捺城，在优填王所治的地方，为笃信佛法，意不移动的国王，我们宜在于那个国土去乞食，所愿必定不会有所违的。」

那个时候，世尊曾用天耳听到诸比丘们的这些谈论，就严整衣服，到了诸比丘们之处，坐在于中央，而垂问诸比丘们说：「你们集在于这里，到底是欲有甚么谈论呢？为说甚么事呢？」

这时，诸比丘们白佛说：「我们集在这里，都各兴此论：『现在的舍卫城的谷米乃非常的涌贵，乞求并不容易得到，各人相商，有人欲大众共诣于摩竭陀国界，在那边乞求。因为那个国土为饶财多宝。如有所索，容易得到之故。』然而其中或有比丘发言说：『我们不宜在于那个国土去乞食。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阿闍世王在那里治化，主行非法。同时，王曾杀害其父，而和提婆达兜为友，由于此因缘之故，不宜在那个地方乞求。』其中又有一位比丘说：『现在于拘留沙国，人民很炽盛，为饶财多宝，宜在于那个国土去乞食。』又有比丘作如是之说：『我们不应该在那个地方乞食。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恶生王在那个地方治化，此王的为人凶恶，没有慈仁，为好喜于斗讼的国王。由于此因缘之故，不宜在那个地方去乞食。』又有比丘说：『我们应宜在于拘深的婆罗捺城，在优填王所治的地方去乞食。因为是一位笃信佛法，意不移动的好国王，故宜在于那个地方乞食，所愿的必定不会有所违的。』我们在这里所论的，正就是如此而已！」

那时，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不可以称讥（称叹或讥诽）王治国家境界之事，也不可以论说国之胜劣的事情。」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夫人作善恶 行本有所因 彼彼获其报 终不有毁败

夫人作善恶 行本有所因 为善受善报 恶受恶果报

（凡是人所作的善恶，其行本来就有所因，彼彼〔各各〕都获其果报，终皈并不会毁败的。凡是人所作的善恶，其行本来就有所因的，作善的话，就会受善报，作恶的人定会受恶果报的。）

因此之故，比丘们！不可兴起此心去谈论国事。因为不会由于此论而得至于灭尽而涅槃之处的，也不会得到沙门的正行之法。倘若欲作如是之论，那就不是正业的。你们应当学习十事之论。那十事呢？如精勤的比丘：（一）少欲，（二）知足，（三）有勇猛心，（四）多闻而能与人说法，（五）无畏无恐，（六）戒律具足，（七）三昧成就，（八）智慧成就，（九）解脱成就，（十）解脱见慧成就。你们如欲谈论的话，就应谈论此十事。所以的缘故就是：此乃能普润一切，得修梵行，得至于灭尽的涅槃之处的。你们已经出家而学道，已经离开世俗，就应当勤于思惟，不可离开其心。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二四

大意：本经叙述诸比丘集在于讲堂，都在论说波斯匿王的非法之事。佛陀制止而教他们当修自己，炽燃法行，兴隆法乐，自归最尊，并当思惟欲少欲等十事，使此十事不离其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都集在于普会讲堂，各兴此论而说：「现在波斯匿王，主在于行非法之事，乃犯圣人的律教，讖（验）比丘尼之得阿罗汉道，十二年中闭在于宫内，和其交通。又不奉事佛、法、比丘僧，并没有笃信之心向于阿罗汉，既没有信心于佛、法、圣众（僧），我们就应该远离，不可以停留在于此土。所以的缘故就是：国王如行其非法时，王的大臣也会行非法；大臣由于行非法之故，左右吏佐，也会行非法；吏佐既行非法，则诸庶人类，也会行非法。我们现在应该在于远国去乞求，不可止住在此国邦。又可以

观察那个地方的风俗治化，既看到风俗之化，就会见到殊异的地方。」

那个时候，世尊曾以天耳听到诸比丘们正在兴起此论，就到诸比丘们之处，在中央坐下来。那时，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集在这里，到底是在谈论些甚么呢？」众多的比丘白世尊说：「我们在此乃论波斯匿王的事。都说他乃主行非法，冒犯神圣的律教，十二年中，闭讖（验）比丘尼，在于深宫内，接待她以色相。又那些得道的人之行，乃超过于三界，但是国王也不事佛与法，以及众僧，并没有笃信之心向于阿罗汉。既没有此心，就没有此心于三尊（佛法僧）。我们应该远游，不须住在于这里。所以的缘故就是：王如行非法之时，则臣佐、人民，也是同样的会行恶法。我们藉此远游，又可以观察各地的风化之法。」

那时，世尊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谈论国界之事，应当要自克自己，要思惟而内省，要按计分别。应知道谈论此论的

话，并不合于至理，也不令人得修梵行，不能因之而灭尽，而至于无为涅槃之处。应当要自修自己，炽燃法行，自归于最尊。假如有比丘能自修己，能兴法乐的话，则此人之类，便为我亲自所生的一样。云何呢？比丘们！你们能够自己炽燃，兴隆法乐，没有虚妄，自归依于最尊吗？于是（应该要这样的：）比丘！应该要内自观身，止息身意，自摄其心，除去其乱想，而没有忧愁之心。于外，自观其身，而止息身意，自摄其心，除去其乱想，没有忧愁之心。又内外观身，以止息其意；内观痛（受），外观痛（受），内外观痛（受）；内观心，外观心，内外观心；内观法，外观法，内外观法，而止息其法与意，自己收摄其心，除去乱想，而没有愁忧（以上为身受心法，也就是四念住）。像如是的，比丘！能自炽燃其行，兴隆法乐，自归依于最尊。

诸有将来的比丘，或现在的比丘，如能自炽燃其行，能自炽燃而不失其本的话，便就是我所生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如果欲有所论的话，就应该论说此十事。那十事呢？所谓精勤的比丘：少欲、知足、有勇猛心、多闻而能与人说法、无畏无恐、戒律具足、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是。你们如果欲谈论的话，就应当谈论此十事。所以的缘故就是：此十事乃能润及一切，乃能多所饶益，而得修梵行，至于灭尽之处，也就是无为的涅槃界。此十论乃为沙门之义，应当要念念思惟，不可以离开其心。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二五

大意：本经叙述有一位长者造禅房布施于罗睺罗。罗睺罗后来游化于人间，长者就将禅房转施给圣众。佛陀以此因缘，而为诸比丘们说平等布施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舍卫国的城内有一位长者，为了罗云（罗睺罗）而作一坐禅的禅屋。那时，罗云就在其屋中打坐，随着其日数，而止住在于那栋禅屋中。经过一段期间后，便入人间去游化。有一个时候，那位长者，就私自生起此心：我应当去觐见罗云尊者。那时，长者到达其处时，看见罗云的房中非常寂寞，并不看见人影。看见之后，曾对诸比丘们说：「尊者罗云现今在于甚么地方呢？」比丘们回答说：「罗云已到人间去游化。」

长者就向他们说：「唯愿诸位贤者！能差次（依次派遣）一人，在于我所造的房

中住。世尊也曾经说过：『造立园果，以及造作桥甍，和在近道作圜厕，持用来惠施与人的话，就能长夜获得其福报，就能戒法成就，死后必定生于天上界。』由于此之故，我乃为了罗云而作屋而已！现在罗云不喜乐于我的禅房，唯愿诸位贤者，差次人住在于我的禅房中吧！」诸位比丘回答说：「如长者之教。」那时，诸比丘就差次一位比丘住在其禅屋中。

这时，尊者罗云便作如是之念：我离开世尊已积久了，现在应该去问讯才对。当时，尊者罗云就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在须臾之间，就从座起，还诣于房中，看见有一位异比丘在屋内居住。看见之后，就对那位比丘说：「到底是谁，将我的禅房给与 you 居住的呢？」比丘回答说：「是众僧差次，使我住在此房内的。」

这时，罗云乃还至于世尊之处，将此因缘的原本，具白世尊说：「令人想不通的！如来！为甚么众僧乃差次在我的禅

房，使另一道人在此里面止住呢？」佛陀告诉罗云说：「你到长者之家，对长者说：『我所行的法，是否对于身、口、意行有过失了吗？再者，是否身三、口四、意三有了过失吗？长者你为甚么先将禅房布施与我，后来又持此禅房布施给与圣众呢？』」

这时，罗云受佛的教语之后，就到长者之家对长者而说：「我是否有身三、口四、意三的过失吗？」（是十恶业当中，那一业作错了呢？）长者回答说：「我也看不见罗云您有身口意三业之甚么过失啊！」罗云对长者说：「那么，为甚么缘故夺我的房舍，将其给与圣众呢？」长者回答说：「我看见禅房空着，因此之故，才将它施与圣众的。那个时候，我又作如是之念：尊者罗云必定是不喜乐在我所造的禅房中。因此之故，持而惠施给与圣众而已！」

这时，罗云听长者之语后，就还至于世尊之处，就将此因缘，统统向如来说。这

时，世尊就对阿难说：「你赶去打撻椎，叫诸所有的比丘之在于祇洹精舍的，都尽集在于普会讲堂。」这时，阿难就受佛的教语，就召集诸比丘在于普会讲堂。那时，

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将说惠施清净之法，你们听后要善思念它。」那时，诸比丘们就从佛受教。

世尊垂告说：「甚么叫做惠施清净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如果有人用物去惠施给人，后来又夺而更与他人的话，就名叫做布施不均整，并不是平等施。如果又有夺他人之物，持而施与圣众；或者又有还夺圣众之物，持用给与人的话，这些均不是平等之施，也不是清净之施。转轮圣王对于自己的境界，犹然得到自在，比丘对于自己的衣钵也能得到自在。又次，如那个人，口不见到其许允，而私自取他人之物，给与人的话，这也不是平等之施。我现在告诉诸比丘，如施主见与（施主核准），而受主不见与（受布施的人不允许）的话，这也不是平等之施。其次，如比丘会遇命终（遇到那位受施的比丘命终）的话，就应该持此一禅房，在大众当中结羯磨（译为作业，结就是行。行羯磨就是授戒，或作忏悔时的仪式），传告唱令而说：『某某比丘已命终，现在持此禅房在众分处（大众所得的分），到底欲安处何人呢？就听随圣众之教了。诸位贤者！如果任使某某比丘居住的话，就请各人都忍纳其事！』如果不被听许的话，现在便说再三（再三的问大众），也当作如是之说。如果众僧当中有一人不听许而与的话，就不是平等之施，就是杂浊之物。现在就还与罗云之房，就清净纳受它。」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二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均头比丘说诸见之生灭，均为是无常、苦，为有变易之法。应当常住于十善之地，除灭六十二见。均头就因此而证阿罗汉果。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尊者大均头，在于静寂的地方，兴起如是之念想：对于诸前后中央（过去·未来·现在）之见，要怎样才能得知呢？那时，大均头比丘，到了要见世尊之时，就着衣持钵，到达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均头白世尊说：「现在的此诸见，前后都相应，要怎样才能得以灭除此见呢？又怎样做才能使其余的不生呢？」

世尊告诉他说：「于是（是这样的：）均头！此见之所出，以及其所灭的地方，均为是无常，均为是苦，均为是空的。均头！你要晓得其一切，而当建立如是之意。凡是见之法，可皈纳为六十二种，必须当住于十善之地，去除去这些见解的。那十善呢？于是（是如是的：）均头！他人好杀生，我们则应当不杀生；他人好偷盗，我则不偷盗；他人犯梵行（淫泆），我乃行梵行；他人会行妄语，我则不行妄语；他人行两舌，去斗乱彼此，以及行绮语、恶口、嫉妒、恚、邪见，我则行正见。

均头！当知！如从恶道，而得值正道，如从邪见，得至于正见，欲回邪而就于正，乃如有人，自己已没溺，而又欲渡他人，终皈并没有这道理的。自己并未得灭度（涅槃），而欲使人灭度的话，此事乃为不然的。如有人自己不没溺，便能渡他人，是有这道理的。现在也是如是，自己已般涅槃，而又欲使他人得取灭度的话，是有这道理的。因此之故，均头！应当念念离开杀生，不杀生，而灭度；离开偷盗，不偷盗，而灭度；离开淫泆，不淫泆，而灭度；离开妄语，不妄语，而灭度；离开绮语，不绮语，而灭度；离开麤言，不麤言，而灭度；离开斗乱彼此，不斗乱

彼此，而灭度，离开嫉妒，不嫉妒而灭度；离开瞋恚，不瞋恚，而灭度；离开邪见，得正见，而灭度。

均头！当知！如果为凡夫之人的话，便会生起如是之念的：『为我呢？为无我呢？为有我无我呢？世间为有常呢？世间为无常呢？世间为有边呢？世间为无边呢？（有限与否？）命即身呢？为命异，而身也异呢？（灵魂与身体的同或异的问题）如来会为死呢？如来为不死呢？为有死呢？为无死呢？为谁造作此世间的呢？』会生出诸邪见的：『为是梵天造此世间的呢？为是地主创设此世间的呢？又梵天造这些众生，地主造此世间的吗？众生本来为没有，现在为有，已有，便会灭吗？』凡夫的人，由于无闻、未见之故，便会生出这些念的。」

（所谓六十二种，乃指外道所主张的六十二种见解。有关于过去的常住论有四种，半常半无常论有四种，世界的有限无限论有四种，异问异答论有四种，无因论有二种，计为十八见。有关于未来的诸论；死后有识之论为十六种，死后无识论为八种，死后非有识非无识有八种，断灭论有七种，计为三十九种，现在生涅盘论有五种，总计为六十二，详细在于长阿含经第二十一）。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自然有梵天	此是梵志语	此见不真正	如彼之所见
我主生莲华	梵天于中出	地主生梵天	自生不相应
地主刹利种	梵志之父母	云何刹利子	梵志还相生
寻其所生处	诸天之所说	此是叹誉言	还自着羈难
梵天生人民	地主造世间	或言余者造	此语谁者审
恚欲之所惑	三事共合集	心不得自在	自称我世胜
天神造世间	亦非梵天生	设复梵天造	此非虚妄耶
寻迹遂复多	审谛方言虚	其行各各异	此行不审真

（自然会有梵天之存在，这是梵志们所说之语，这种见解并不是真正，如他们的见解的话，就是：我主乃生莲华，在于梵天中所出的，而地主乃生梵天的了，这是自生不相应（自生矛盾）的。所谓地主就是刹帝利种〔王种〕，以及梵志的父母的了。为甚么刹帝利之子，会与梵志还相生呢？如寻其所生的地方，就说此为诸天所说的，这明明是叹誉之言，还而会自着于羈难的。）

（所谓梵天会生人民，地主会创造世间，或者说其余所造的，这些话，谁会知道呢？被恚欲所惑，三事共合集，心不得自在，却自称我为世间之胜者。所谓天神创造世间？也不是梵天所生的；假如又说为梵天所造的话，这不也是虚妄的吗？寻迹时，遂又为多，审谛时，方言为虚，其行各各都有异，这样，则此行并不是审实的。）

均头！当知！众生之类，所见的都不同，其念也就各为有异。这些诸见，均为是无常的，如果有人怀抱此见的话，则是无常变易之法。如果他人杀生，我们应当离开杀生；假如他人偷盗的话，就应当远离于他，不习其行。应专心一意，不使有错乱。那些思惟计较（妄自推理想象），为邪见所兴的，乃至十恶之法，都均应舍离，都不去习其行。如果他人瞋恚的话，我们就应学习忍辱；他人怀嫉妒，我们当舍离，他人兴憍慢，我则念念舍离；如果他人自称誉，而毁余人的话，我们乃不自称誉，也不毁谤他人；他人不少欲，我们当学少欲；他人犯戒，我们则修其戒；他人有懈怠，我们当精进；他人不行三昧，我们乃行三昧。应当要作如是而学！他人愚惑，我们就行智慧。如能善于观察分别

其法的话，邪见自会消灭，其余的都不会生。」

这时，均头受如来之教后，就在于闲静之处，去思惟计较：所以族姓子，出家去学道。着三法衣，而修无上的梵行，乃至：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造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知道。当时，均头比丘，便成就阿罗汉果。

那时，均头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二七

大意：本经叙述三恶道、四大部洲，以及诸天的寿命之长短。除了净居天（五不还天）不来此世间外，其余多流转于生死。其次为佛陀曾举说自己往昔作为疗众病之王的本生谭，说明昔日的阎浮地人民的寿命极长，现在因杀业很重之故，寿命乃极为短。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地狱的众生所受的罪报，其极的乃至于一劫之久，或者有的在中间有夭折的（不满一劫的）；受畜生的罪报，同样的其极的乃至于一劫，在中间也有夭折的；受饿鬼的罪报，也是极至于一劫，就中也有中途夭折的。比丘们！当知！郁单曰（北俱卢洲）的人寿为千岁，并没有中间而夭折的。所以缘故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人民并没有所系属，假如在那里命终之后，就会生上天上界，并没有堕落的人。弗于逮（东胜身洲）的人民寿命为五百岁，也有中间夭折的人（未及五百岁就命终）；瞿耶尼（西牛货洲）的人民的寿命为二百五十岁，也有在中间夭折的人。

阎浮提（南瞻部洲）的人民，其极寿的为百岁，也有中间夭折的。假如人的寿命之极乃至为十（十），而人民之兆（兆民，众多的老百姓），虽然以寿为十（十），而其行却各有不同，性分都各异。当初十岁时，为幼小，而无所知；到第二个十（二十岁）时，多多少少有知，但是还不贯透；第三十时，欲意很炽盛，都贪着于色；第四十时，多诸技术，而所行的却为无端；第五十时，能解义而明了，所习的不忘；第六十时，乃会慳着于财物，其意不能决了；第七十时，会懈怠而喜欢于睡眠，体性乃迟缓，第八十时，已没有少壮之心，也没有荣饰；第九十时，多诸病痛，皮缓而面皱；第十之十（一百岁）时，诸根都已衰耗，看得见骨节之相连，会多忘失，其意会有错误。

比丘们！要知道！假如人寿活到百岁，就当会经历这些苦难的。假若人寿百岁，当应经过三百冬、夏、秋（一年经过冬、夏、秋各一百次。将全年的气候分为暑热季—秋，雨季—夏，冷凉季—冬，三季，故言），然而计算寿命时，你说会发觉为不足言。如果人寿百岁，当应食三万六千日的饮食，其中间或者有不食之时。在瞋恚时会不食，不与也不食，疾病时也不食。计算其食，或不食，以及饮母乳等，总而言之，为三万六千日之食。比丘们！如人寿百岁，为其限量的岁数，其饮食之法，其状就是如是的。

比丘们！当知！阎浮地的人民，或者寿命极长，和无量寿一样。在过去久远不可以计算的世代里，有一位国王，名叫疗众病，其寿命极长，颜色很端正，受乐无限量。那时，并没有疾病、老、死之灾患。然而在于某时，有一对夫妇生了一子，不久，其子便命终。这时，其父母还是把他抱举，使他坐下，又持食物与他食，但是其子却不饮、不食，也不起坐。为甚么缘故呢？因为已经命终之故。这时，其父母便生如是之念：我的儿子今天为甚么这么的瞋恚呢？食物给他，也不肯食饮，也不说话？所以会有这些疑问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民，并不听到死亡的音响。

之所致的（连死字也未曾听到！）

那时，其父母便又念而说：『我的儿子已经七天不饮、不食，又不知为什么缘故默然不发声？我现在可以用此因缘，去向疗病大王禀白使其知道此事。』这时，其父母就往至于王所，就将此因缘具白大王。这时，大王便作如是之念：今天已听到死亡的音响了（死亡此二字）。大王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将小儿抱到这里来。』那时，亡儿的父母就抱其小儿来到国王之处。大王看见后，告诉亡儿的父母说：『此儿已经命终了。』这时，那父母白王说：『甚么叫做命终呢？』王告诉他们说：『因为此孩儿已不再起行，已不能言对谈说、饮食、戏乐，身体已正直（硬化），不再有所作为，因此之故，名叫命终。』这时，夫妇俩又白大王说：『像如此的变易，应当要经过好多时呢？』王告诉他们说：『此儿在不久之时，其身会烂坏，会臃胀而恶臭满处，已无所堪任用的了。』那时，那父母不信大王之言，又抱死儿，还至于家中，经过不久，身体便尽坏，便极为臭秽。这时，那父母才信大王之语而说：『此儿经过不久，身体便真的臃胀，便通通坏败了。』

这时，那夫妇又抱此已臃胀的小儿到了国王之处，而白王说：『唯然！大王！现在就将此儿奉献于大王您！』（任凭处置）。这时，那父母也不啼哭，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不闻死亡之音之故。这时，大王就令人剥取小儿的皮，而作为大鼓之用。又敕入作七重的楼阁，持此鼓，安处在其上，并令一人而说：『你应当要晓得！令你守护此鼓，经过百年击一次，不可使其失时。』使人受王的教诫之后，就依百岁而击一次鼓。这时，诸人民听此鼓音之后，怪异其未曾有之事，就互为发言说：『这是甚么音响呢？是谁的声音呢？为甚么会响彻至于这样呢？』王告诉他们说：『这是死人之皮的音响的！』众人听后，各兴念而说：『奇哉！乃能听闻到此声响！』

你们比丘们！那时的王者，岂是异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所以的缘故就是：那时的王者，就是我身是。由于此而知道，往昔之时的阎浮地的寿命乃极为长，现在的阎浮地的人民，乃极为短命，减者（夭折者），也难以限量。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杀害众生之命的人非常多的缘故，致于生命乃极为短少，失去其华色吧！由于此因缘之故，致有变怪！

比丘们！当知！阎浮地的五十岁，乃为四天王中的一日一夜。计算那日夜之数，则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四天王的使用寿命为五百岁，或者也有中途夭折的（不满五百岁）。合计人中的寿命十八亿岁，为还活地狱之一日一夜。合计其一日一夜之数，则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还活地狱的极寿为一千岁，也有中夭的（不满期的），合计人中的寿命为三十六亿岁。

计人中的百岁，为三十三天的一日一夜。计算其日月年岁之数，则三十三天的寿命为千岁，其间也有中夭的。计人中的寿命三十六亿岁，为阿鼻地狱中的一日一夜。又计其日月之数，则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计算其日夜之数，其寿命为二万岁。计人中之寿，其寿为一拘利（俱胝，译为亿。有十万、百万、千万都可为之亿）。

像如是的，比丘！计此等之寿命，则转转增倍（一层一层的计算都加倍。如第一层天的寿命为五百年，而以人间的五十年为一日一夜，第二层天的寿命为一千年，而以人间的一百年为其一日一夜等是）。除了无想天以外，都是如此计算的。无想天（色界第四禅天之第四天，为外道修无想定之报而开的天）的天寿为八万四千劫。也除了净居天（第四禅之无烦、无热、善现、善见、色究竟等天，为五不还天），这些天已不再来此世间。因此之故，比丘们！不可以怀放逸之心，应在于现在的身上，得尽有漏才好！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三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 十不善品第四十八

概要：本品首说十恶业报之事，依次为：过去七佛的制戒之事，弥勒出现之时的国土的状况，弟子的多少等事，过去七佛的种姓、说法，其父母、侍者、菩提树、寿命等事，师子长者的供养，舍利弗的神力之事等。

## 四二八

本意：本经叙述造杀生等十恶业的话，就是堕落地狱、饿鬼、畜生的因，假如生为人类的话，寿命乃极为短少，因此，应远离十恶，而修行正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有众生，修行杀生（习行于杀生），广布杀生（杀生之业很重）的话，就是种植地狱之罪，也是饿鬼、畜生之行。假如转生在人类中的话，其寿命也极为短少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杀害他人之命之故。如有众生偷盗他人之物的话，就是种植三恶道之罪。假若转生在人类之中的话，就会恒遭贫匮，食物不能充满其中，衣服不够覆盖其身体，都是由于偷盗之故。劫夺他人之物的话，等于就是断灭他人的命根。如有众生，好喜于贪汙的话，也是种植三恶道的因。假如转为人类之中时，其家门也是属于妻不贞良，由窃盗而淫泆之故。

如有众生造两舌之业的话，就是种植三恶道之罪。假如转生在人类当中的话，其心乃恒为不定，都常怀愁忧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那个人乃在于两方面都传虚言之故。如有众生造麤言的话，就是种植三恶道之罪。如果转生为人类之中的话，为人一定很丑弊，一定常喜骂呼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个人讲话不专正之所致的。如有众生斗乱彼此的话（等于以绮语害人），就是种植三恶道之罪。假如转生在人类之中的话，会多诸怨憎，亲亲都会离散。所以的缘故就是：都是由于前世斗乱之故。

如有众生为嫉妒的话，就是种植三恶道之业。假如转生为人类之中时，会乏诸

衣裳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那个人起贪嫉之故。假如有众生，起害意的话，就是种植三恶道之业。倘若转生在人类当中的话，会恒多虚妄，不能了解至理，心乱而不定的。所以的缘故就是：都是由于前世恚怒所致，而没有慈仁之故。如果有众生，行邪见的话，就是种植恶道之业的。假如转生为人类之中的话，也是生在于边远的地区，不会生在于中国，而不能亲覩三尊道法之义（不能听闻三宝的真义）。或者又会生为聋盲瘖症，身形不端正，不解善法与恶法之趣。所以的缘故就是：都是由于前世没有信根之故，也不会相信沙门、婆罗门、父母、兄弟等之存在。

比丘们！应该要知道！由于此十恶的业报，致有有如此的灾殃之迭累。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离开十恶，而修行正见等十善。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二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在说戒之时，曾默然不开口，阿难乃三请说戒，佛说大众当中有不净的人的话，此后就不再说戒。目连入定知道为马师、满宿为不净，而驱逐离场。佛陀说七佛出世时的圣众的数目，和圣众清净期限、禁戒偈等。最后说过去诸佛灭度后，法不久存，而释迦世尊之法当会久存，弟子也会众多。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在月的十五日说戒之时，被诸比丘前后围遶，往诣于普会讲堂。那时，世尊乃默然而观察，诸圣众则寂寞不语。这时，阿难白佛说：「今天圣众都普集在于此讲堂内了。唯然！世尊！

请为诸比丘们讲说禁戒吧！」那时，世尊同样的默然不语。

这时，阿难在须臾之顷（这里指一段时间，下同），又白佛说：「现在是时候，适宜于讲说禁戒之时了，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将过去了。」那时，世尊也是不发教语。那时，阿难在须臾之间，又白佛说：「中夜（九点至翌日深夜一点）也将过去了，众僧都劳顿，唯愿世尊！此时说戒！」那时，世尊又是默然不语。这时，阿难在须臾之间又白佛说：「后夜（凌晨一点至清晨五点）也将尽了，唯愿世尊，适时垂怜说戒！」

佛陀告诉阿难说：「因为在大众当中有不清净的人之故，不说禁戒。现在听许上座（长老），使其说禁戒。如果上座之僧不堪任于说戒的话，就听允持律（善知戒之持犯轻重等）的比丘说禁戒。假若没有持律的比丘的话，就请能诵戒通利的比丘，当场唱出，使其说戒。从今以后，如来更不说戒。在大众当中，有人不清净时，如来如果在于中说戒的话，那个人的头恐会破裂而为七分，有如那酬罗果那样。」

这时，阿难乃悲泣交集，并作如是之语而说：「圣众在于今天便为孤穷了。如来的正法之去，为甚么这么的快速呢？不清净之人之出现，为甚么这么疾速呢？」当时，大目犍连便作如是之念：在此大众当中，到底是那些人为毁法的人呢？在此大家当中，到底是那些人致于如来不说禁戒的呢？这时，大目犍连乃进入三昧禅定，

去遍观圣众的心中到底是那些人有瑕秽。那时，目连则发见马师、满宿二位比丘，也在众会当中。这时，目连就从座起，到了那些比丘之处，告诉他们说：「你们快起来，速离此座中，如来讥嫌你们，由于你们之故，如来已不说禁戒了。」

那时，那二位比丘则默然不语。这时，目连又再三的告诉他们说：「你们快起来，不须要住在这里了。」这时，那些比丘仍然默然不回答。当时，目连就趋前捉他们的手，就将他们逐出门外，将门关闭，向前白佛说：「不清净的比丘，已逐出门外了，唯然！世尊！适时讲说禁戒！」

佛陀告诉目连说：「止！止！目连！如来已不会再与比丘说戒了，如来所说之言，不会有二的，你还至座处吧！」这时，目连又白佛说：「现在的此大众当中，已生瑕秽了，我已不堪任于行维那之法（掌管僧众之杂事，叫做维那，由知时限，乃至知饮食时的行水，和大众散乱语时之弹指）唯愿世尊！更差遣他人！」那时，世尊乃默然允许他。这时，目连就行头面礼世尊之足之礼后，还就其本座。

这时，阿难白世尊说：「请问世尊！毗婆尸如来（胜观佛，过去七佛的第一位佛）出现于世间时，不知那时候的圣众为多少？到底经过了几时，乃生瑕秽之事？乃至迦叶佛（饮光佛，过去七佛的第六位佛，也是释迦世尊的前一佛）的弟子为多少？是说甚么禁戒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在九十一劫前，有一位佛陀出现于世间，名叫做毗婆尸如来，为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那个时候，开三次大法会，所度的圣众就是这样的：初一会之时，有比丘百十六万八千的圣众，第二会时，有十六万的圣众，第三会时，为十万的圣众，均为是阿罗汉。那位佛陀的寿命为八万四千岁，在百岁的中间，其圣众都是清淨的。那位佛陀都常用一偈作为教化众弟子的禁戒：

忍辱为第一 佛说无为最 不以剃须发 害他为沙门

（佛子应忍辱为第一紧要之事，佛陀所说的无为就是最上之行。不要由于剃除须发，而会害他人，而为沙门。）

这时，那位佛陀曾用此偈，在百年当中作为教化众弟子的禁戒。然后弟子中已生有瑕秽，便立些需要的禁戒。

又在于三十一劫当中，有一位佛陀，名叫试诘如来（尸弃，顶髻佛，七佛的第二位佛），为至真、等正觉，出现于世间。

那时，也是同样的开二次大会而得度很多的圣众。初一会时有十六万的圣众，第二会时有十四万的圣众，第三会时为十万的圣众。那位佛陀的当时，在八十年中，都是清淨而没有瑕秽，也说一偈为众弟子的禁戒：

若眼见非邪 慧者护不着 弃捐于众恶 在世为黠慧

（如眼根所看到的，都不是为邪的，有智慧的人都常守护而不执着。能捐弃所有的恶业，就是在世上的有黠慧的人。）

那时，那位佛陀在八十年内，都说此一偈，后来弟子中有瑕秽时，才更立禁戒。

那个时候，试诘佛的寿命为七万岁。在那个期劫当中，又有佛陀出现于世间，名叫毗舍罗婆如来（毗舍浮，遍一切自在佛，七佛的第三位佛），也开三大会，圣众也很多。初会之时，有十万的圣众，都是阿罗汉，第二会时，有八万的阿罗汉，第三会时，有七万的阿罗汉，诸漏都已灭尽的人。毗舍罗婆如来在七十年中，并没有瑕秽之事。那时，又用一偈半做为弟子们的禁戒：

不害亦不非 奉行于大戒 于食知止足 堊座亦复然

执志为专一 是则诸佛教

（没有害心，也没有是非之事，应奉行于大禁戒。对于饮食要知止足，对于堊座也是同样的道理。要执志为专一〔要净其心，没有杂念〕，这就是佛陀的教诫。）

在七十年当中，都用此一偈半作为众弟子的禁戒，后来有瑕秽之时，才更立禁戒。毗舍罗婆如来的寿命为七万岁。

在此贤劫当中，又有一位佛陀出现在世间，名叫拘楼孙如来（领持佛，现在贤劫千佛的第一佛，过去七佛的第四位佛）出现于世间。那时，开二次大会，也度很多的圣众。初会之时，度有七万的圣众，都是阿罗汉，第二会时，曾度六万的阿罗汉。那位佛陀的那时，在六十年中，并没有瑕秽。那位佛陀在于当时，是用二首偈作为弟子的禁戒的。

譬如蜂采华 其色甚香洁 以味惠施他 道士游聚落  
不诽谤于人 亦不观是非 但自观身行 谛观正不正

（譬如蜜蜂采华，其色乃非常的香洁。用好味惠施于他人的话，就能招来道士〔学道的人〕之游化于聚落〔都会聚集而不分散〕的。）

（不诽谤于他人，也不观察是非，唯有观察自身的业行，应谛观为正或不正。）（常省自己之行）

在六十年当中都说此二偈，作为弟子们的禁戒。自六十年以后，弟子中已有发生瑕秽，便更立禁戒。那位佛陀的寿命为六万岁。

在此贤劫当中，又有一位佛陀出现于世间，名叫拘那含牟尼如来（译为金儒佛，为贤劫千佛的第二佛，过去七佛的第五位佛），为一位至真等正觉。那时，开二次大会，也度很多的圣众。初会之时，度六十万的圣众，都是阿罗汉。第二会时，度四十万的圣众，也都是阿罗汉。那时，那位佛陀在四十年中，并没有瑕秽，乃以如下之一偈作为弟子们的禁戒：

执志莫轻戏 当学尊寂道 贤者无愁忧 常灭志所念

（要执持其心志，不可以轻戏，应当要学习宝贵的寂灭之道。贤者并没有愁忧，都常灭其志之所念的。）

在四十年中，都说此一偈，作为禁戒。自此以后，弟子中便有了瑕秽，便更立禁戒。那位佛陀的寿命为四万岁。

在此贤劫当中又有一位佛陀，名叫迦叶，出现于世间。那时，那位佛陀也开二次大会，也度很多的圣众。初会之时，度四十万众，第二会之时，度三十万众，均为是阿罗汉。在二十年中，并没有瑕秽，恒常用一偈作为众弟子们的禁戒：

一切恶莫作 当奉行其善 由净其志意 是则诸佛教

（凡是恶的业，都不可以去做，都应当奉行善的业。也应自净自己的志意〔内心〕，这就是所谓的佛教。）

在二十年当中，都说此一偈，做为诸弟子们的禁戒。到了后来，有人犯禁之后，便更立制限。那时，迦叶佛的寿命为二万岁。

我现在这位如来（指释迦世尊自身）出现于世间，开一次大会，所度的圣众为一千二百五十人，在十二年的中间，并没有甚么瑕秽，也用一偈作为禁戒：

护口意清净 身行亦清净 净此三行迹 修行仙人道

（应守护口与意之清净，身的行业，也都为清净。清净此身口意的三行迹，而修行仙人之道〔佛道〕。）

在十二年当中，都说此一偈，作为诸弟子们的禁戒。由于有人生起犯律的行动，才辗转而设有二百五十戒。从今以后，众僧集会，其启白都如律：『诸位贤者！都应谛听！今天为十五日，为说戒之日，现在僧侣们能忍纳的话，众僧就为之和合。』说禁戒以此启白之后，假如有比

丘，在其中，有所言说的话，就不应该说戒，各人都应默然。如果没有人言语的话，就应为其说戒，乃至说戒序后，又当问而说：『诸位贤者！有那一位不清净的吗？』像如是的再三启问『有谁为不清净吗？』清净的人，就默然受持。现在的人的寿命极为短少，尽其寿命不过是百年而已。因此之故，阿难！应该要好好的受持它。」

那时，阿难白世尊说：「过去久远之时，诸佛世尊的寿命乃极为长，犯律的人非常的少，并技有甚么瑕秽。但是现在的人民的寿命乃极为短少，不过是十（一

百)年而已。过去诸佛灭度之后,其有遗法留住于世间,到底会经过好多的期间呢?」佛陀告诉阿难说:「过去诸佛灭度之后,其法并不久存于世间。」阿难白佛说:「假若如来灭度之后,正法存在于世间,当会经过几时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我灭度之后,正法当会久存于世间。迦叶佛灭度之后,遗法只住七日当中而已。你现在,阿难!不可以为如来的弟子很少,不可以作如是之观。因为我在东方的弟子,乃为无数亿千之众,在南方的弟子也有无数亿千之众。因此之故,阿难!应当要建立此意:我们的释迦文佛,其寿命乃极为长久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肉身虽然取于灭度,但是法身乃永恒存在,这就是其义,应当要念念奉行!」

那时,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三〇

大意:本经叙述弥勒佛示现之时,国土很丰乐,众生善良如北洲之人,并有转轮王出世。弥勒佛三会说法,有好多弟子,均为世尊的遗教弟子。都教诫弟子思惟十想等世尊之旧法,千岁当中,众僧清静,用一偈为禁戒,遗法存久为八万四千年。如欲值弥勒佛世的话,就应精进不懈,承事诸师,供养诸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阿难乃偏露其右肩,右膝着地,白世尊而说:「如来乃为玄鉴,没有一事不察的。不管是当来,是过去,或者是现在,此三世的一切,都能一一明白不遗。如诸过去诸佛的姓字、名号,以及弟子、菩萨之翼从的多少,都能了知。一劫,或百劫,或无数劫的一切,都能察知。又能知道国王、大臣、人民等众生的姓字,都能分别。如今现在的国界为若干,又能明了。因此,弟子要请问世尊:在将来久远之时,弥勒佛之出现,这位至真、等正觉,欲闻其中的演变等事。其弟子的翼从,佛境的丰乐,到底会经几时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你还去就座,听我讲说关于弥勒佛出现时,其国土丰乐,弟子多少等事。你如听后,要善思念它,要执在于心怀。」这时,阿难就从佛受教,就还去就座。

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在久远的将来,在于此国界里,当会有城郭,名叫鸡头。东西为十二由旬,南北为七由旬,土地非常的丰熟,人民非常的炽盛,街巷都成行。那个时候,在城内有一龙王,名叫水光,夜间雨泽而香,白天则很清和。这时,鸡头城内有一罗刹鬼,名叫叶华,所行的都为顺法,并不违于正教,都伺人民在寢寤之后,去除去秽恶不净之物,又用香汁洒在于地面上,使其很香净。阿难!当知!那时,阎浮地的东、西、南、北,十万由旬,诸山河石壁,都自消灭,四大海水,都各据一方。

那个时候,阎浮地乃极为平整,有如光镜之清明那样,举阎浮地内的谷食都丰富而贱,人民也很炽盛,有多诸珍宝,诸村落都相近,鸡鸣都相接。这时弊花果树都枯竭,秽恶也自消灭,其余的甘美的果树,香气的殊好的,都生满在于地。那个时候的气候非常的和适。四时都顺节,人身当中并没有百八的疾患。那些贪欲、瞋恚、愚痴等烦恼,都不大殷勤(不炽盛)。人们的心

都平均，都同为一意，相见时都欢悦，都以善言相向，言辞都同为一类，并没有差别。有如在那郁单曰（北洲）的人，并没有不同。这时，阎浮地内的人民，不论是大小，都同为一响，并没有若干的差别的。那时，男女之类的人，其心欲去大小便的时候，地就自然的裂开，大小便之事完了后，地就又合起来。那时，阎浮地内自然会生粳米，也没有皮裹，都极为香美，吃食之时，并不觉得患苦。所谓金、银、珍宝、车磔、玛瑙、真珠、琥珀等七宝，都各散在地，并没有人省录（取拿回顾）。那时，如人民手执此

宝时，都会自相谓而说：「过去的人，都是由于这些宝物的缘故，各自相互伤害，致于被系闭于牢狱，受尽无数的苦恼。如今这些宝物，乃和瓦石同流，并没有守护。」

那个时候，有一位法王出现在于世，名叫蟻佉（译为螺。又作儻伽），乃以正法治化，七宝都成就。所谓七宝，就是：轮宝、象宝、马宝、珠宝、玉女宝、典兵宝、守藏之宝（居士宝），就是所谓的七宝。他统领此阎浮地内，并不用刀杖，都自然的摩伏他。如今，阿难！有如现在的四珍之藏那样：第一就是干陀越国（香遍国）的伊罗钵宝藏，乃有很多的珍琦异物，不可以称计之多。第二就是弥梯罗国（量国）的般绸大藏，也有很多的珍宝。第三为须赖咤大国，有宝藏，也有很多的珍宝。第四为婆罗捺国的蟻佉，有大藏，有很多的珍宝，不可以称计之多。此四大宝藏，自然的应现，那些诸守藏的人都来白王说：「唯愿大王！将这些宝藏的宝物，拿去惠施给与贫穷的人吧！」那时，蟻佉大王得这些宝物之后，也不把它省录（不致意），其意也是没有贪财贪物之想。这时，阎浮地内，自然的在于树上生长衣服，为极细柔软，人都去裁取而穿着它，有如现在的郁单曰（北洲）的人，自然的在树上生长衣服那样，并没有不同。

那时，那位法王有一位大臣，名叫修梵摩，是王的少小时的同好，王很爱敬他。同时，其颜貌又很端正，为不长、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不老、不少。当时，修梵摩有妻，名叫梵摩越，是所有玉女当中，最为殊妙，有如天帝之妃，口里常作优钵莲花之香，身上则作栴檀之香，诸妇女之所有的八十四态，都永远不再为有，也没有疾病乱想之念。

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在于兜率天（知足天，第四层天的内院），观察父母不老、不少，便降神下应于人间，从右肋诞生，如我今次右肋而生的那样，并没有不同，弥勒菩萨也是如是的。兜率诸天，各各都唱令而说：「弥勒菩萨已降神下生。」这时，修梵摩就与其子立字，名叫弥勒，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庄严其身，其身为黄金色。那时的人寿极为长久，并没有诸疾患，都为寿命八万四千岁，女人到了五百岁，然后出适（嫁人）。那时，弥勒在家，不经几时（不久），便当出家去学道。

那个时候，离开鸡城不远的地方，有一株道树，名为龙华树，高度为一由旬，广度为五百步。当时，弥勒菩萨就是坐在那株树下，成就无上的道果的。当那天的夜半，弥勒出家之后，就在于其夜，成就无上道的。这时，三千大千的刹土，则为六变的震动，地神都各各相告而说：『现在弥勒，已成就佛道！』就这样的辗转而听闻至于四天王宫，都有这种声音：『弥勒已成就佛道！』也辗转而闻彻至于三十三天，依次而至于焰天（第三层天）、兜率天（第四天层天）、化自在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其声音

又辗转乃至至于梵天（色界天）都是这样的唱称的：『弥勒已经成就佛道了！』那时，有一魔，名叫大将，但是都以正法治化的魔（已改邪皈正）。他听闻如来的名教音响的声音之后，乃欢喜踊跃，不能自制，在七日七日夜当中，都因欢喜而不眠不寐。这时，魔王乃率领欲界的无数的天人，到了弥勒佛之处，去恭敬礼拜。

弥勒圣尊（弥勒佛）就为了诸天而渐渐的演说微妙之论，所谓论，就是：施论、

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之想，出要为妙等是。那时，弥勒看见诸人民（天人）已经发心欢喜，就将诸佛世尊常说说法的苦、集、尽（灭）、道等，均和诸天人广为分别其义。那个时候，在座上，有八万四千的天子，诸尘垢都灭尽，都得法眼清净。那时，大将魔王曾告诉那个地方的人民之类说：『你们要赶紧出家。所以的缘故就是：弥勒在于今天，已经度过彼岸，也应当会度你们，使你们至于彼岸的！』

那时，鸡头城中有一位长者，名叫善财，听到魔王的教令，又听到佛陀的音响，就率引八万四千的大众，到了弥勒佛之处，头面礼足后，坐在于一边。那时，弥勒佛就给与他们演说微妙之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之想，出要为妙等是。那时，弥勒看见诸人民已经心开意解，就将如诸佛世尊所说之法，也就是苦、集、尽（灭）、道之法，为了诸人民而广分别其义。那时，座上的八万四千人，诸尘垢都已尽，而得法眼净。这时，善财长者和八万四千人们，就趋前白佛而说：『我们求索（愿求）出家，能善修梵行，期望能尽成阿罗汉道。』那时，就这样的在弥勒初次大会时，有了如是的八万四千阿罗汉。

这时，蟻佉王听到弥勒已成佛道，便往至于佛所，欲得听其说法。当时，弥勒就为了他而说法。为初也善，中也善，竟（后）也善（始终都善），义理深遂的法。那时，大王又在于异时（嗣后之时），立一位太子（准备让位），也赐与剃头师珍宝，又用杂宝赠送给诸梵志，然后率领八万四千的大众，往至于佛所，求作为沙门。这些人都尽成道果，都得阿罗汉。

这时，修梵摩大长者听到弥勒已成就佛道，也就引率八万四千的梵志之众，往至于佛所，求作为沙门，而得成阿罗汉果。唯有修梵摩一人，断灭三结使（身见、戒禁取见、疑），后来必定能尽苦际。这时，佛母梵摩越也引导八万四千的婬女之众，来到佛所，求作为沙门。这时，诸位女人，也都尽得阿罗汉。唯有梵摩越一人，断灭三结使，而成为须陀洹。

那时，诸刹利种的妇人，听到弥勒如来出现于世间，已成就等正觉（佛陀），也和数千万的大众，同往佛所，行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各各都生心（发心），求作为沙门。就这样的出家学道，或者有人已越次而取证，或有人不取证的。那个时候，阿难啊！那些不越次取证的人，都均为是奉法的人，都患厌一切世间为不可乐之想。那时，弥勒当说三乘之教。如我今天的弟子当中，大迦叶就是行持十二头陀行（等于苦行之类）的人，在过去诸佛之处曾经善修梵行，此人当会常佐弥勒，劝化人民。」

那时，大迦叶在于离开如来不远的地方，结跏趺之坐，正身正意，系念在于前。当时，世尊告诉迦叶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衰耗之年，年已向于八十有余了。好哉！如来现在有四位大声闻，堪任于游化，智慧无尽，众德都具足的人。那四位呢？所谓大迦叶比丘、君屠钵汉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比丘是。你们四大声闻，必须不入于般涅槃，须要等到吾法应没尽之时，然后乃当般涅槃。尤其是大迦叶，也不应般涅槃，须等弥勒佛出现于世间之时。所以的缘故就是：弥勒所化的弟子，统统都是释迦文佛的弟子，都由于我的遗化而得尽有漏的。大迦叶应该在于摩竭陀国界的毗提村中，在那个地方的山中住下来。又，弥勒如来当会引率无数千的人众，被他们前后围遶，往至于该山中，遂蒙佛恩，诸鬼神当会为了他们而开门，使他们都看得见迦叶的禅窟。

这时，弥勒会伸右手，会指示迦叶，而诉诸人民说：『过去久远之时，有一位释迦文佛的弟子，名叫迦叶，今日现在，为头陀苦行的最为第一的人。』这时，诸人民看见之后，都叹为未曾有，无数百千的众生们，诸尘垢都灭尽，都得法眼净。或者又有众生，看见迦叶之身之后，此名叫做最初之会，有九十六亿人，都尽得阿罗汉。这些人们，均为是我们的弟子的。所以的缘故就是：都均为是由于我所教训之所

致之故。也是由于四事的因缘的。所谓惠施、仁爱（爱语）、利人、等利（同事）是那时，阿难！弥勒如来当会取迦叶的僧伽梨去穿它。这时，迦叶的身体就会奄然而星散。当时，弥勒会取种种的香华，去供养迦叶。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诸佛世尊都有恭敬之心对于正法之故。弥勒也是由于我所而受正法之化，而得成无上正真之道之故。

阿难！当知！弥勒佛第二会之时，有九十四亿人，都是阿罗汉，也同样的都是我遗教的弟子，都行四事供养之所致的。又，弥勒第三之大会，有九十二亿人，也都是阿罗汉，都同样的尽为我遗教的弟子。

那时，比丘的姓号都名叫慈氏的弟子，都如同我今天的诸声闻们，都均称为释迦的弟子那样。那个时候，弥勒佛为诸弟子说法，会这样的说：『你们！比丘们！应当要思惟无常之想，要思惟乐有苦之想、计我为无我之想、实有空想、色变之想、青瘀之想、膨胀之想、食不消想、血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所以的缘故就是：比丘们！当知！此十想均为是过去释迦文佛与你们讲说过的，是令大众得尽有漏，而心得解脱之法的。』

『再者，在此大众当中的释迦文佛的弟子，乃过去之时，修习梵行，这次来至于我所的；有的乃在于释迦文佛之处，奉持其法，而这次来至于我所的；有的已在于释迦文佛之处，供养三宝，而来至于我所的，有的乃在于释迦文佛之处，在弹指之顷，修习善本，而来至于此间的；有的乃在于释迦文佛之处，行四等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来至于此的；有的乃在于释迦文佛之处，受持五戒、三自归依，而来至于我所的；有的乃在于释迦文佛之处，起神寺庙，来至于我所的；有的乃在于释迦文佛之处，补治故寺，来至于我所的；有的乃在于释迦文佛之处，受八关斋戒之法，来至于我所的；有的乃在于释迦文佛之处，以香花供养，而来至于我所的；或者又有人在那个地方听闻佛法，悲泣堕泪，而来至于我所的；有的乃在于释迦文佛之处，专心一意的听法，而来至于我所的；又有人尽形寿善修梵行，来至于我所的；或者又有人书读讽诵，来至于我所的，也有人承事供养，而来至于我所的。』

这时，弥勒便说此偈而说：

增益戒闻德	禅及思惟业	善修于梵行	而来至我所
劝施发欢心	修行心原本	意无若干想	皆来至我所
或发平等心	承事于诸佛	饭食与圣众	皆来至我所
或诵戒契经	善习与人说	炽然于法本	今来至我所
释种善能化	供养诸舍利	承事法供养	今来至我所
若有书写经	颁宣于素上	其有供养经	皆来至我所
繒彩及众物	供养于神寺	自称南无佛	皆来至我所
供养于现在	诸佛过去者	禅定正平等	亦无有增减
是故于佛法	承事于圣众	专心事三宝	必至无为处

（增益禁戒，多闻之德，也增益禅定，以及思惟之业，同时也善修于梵行，而来至于我所的。那些劝人布施而发欢喜心，都修行心原之本，意并没有若干之想，都来至于我所的。或者发平等之心，承事于诸佛，饭食给与诸圣众的，都来至于我所的。或者诵戒、诵契经，善习于为人解说，炽然于法的根本人，现在乃来至于我所的。）

（释种乃善能度化，乃供养诸舍利，承事于法，而供养于法，而现在来至于我所的。或者有人书写经典，颁宣于素上，其有供养经典的，都来至于我所。以繒彩，以及众物，供养于神寺，自称南无佛，都来至于我的地方。供养于现在的诸佛，和过去的，都是禅定正，而平等，也没有增减的。因此之故，对于佛法，能承事于圣众，能专心奉事于三宝的话，必定能够至于无为之处！）

阿难！当知！弥勒如来在于那大众当中，当会讲说如上之偈的。那个时候，众中的诸天，以及人民们，都会思惟如是的十想，有十一姪（都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十兆为京，十京为姪）的人，诸尘垢都会尽，而得法眼净。

弥勒如来在千岁当中，众僧都不会有瑕秽，那个时候，都恒用一偈作为禁戒，其偈如下：

口意不行恶 身亦无所犯 当除此三行 速脱生死渊

（口与意都不可行恶业，身业也应没有过犯，应当要除去如此的三恶行，赶快脱离生死的深渊吧！）

经过千岁之后，当会有犯戒的人，到那时，就又再立禁戒。

弥勒如来当会有寿命八万四千岁，般涅槃之后，其遗法当会存留八万四千岁。所以的缘故就是：那个时候的众生都为是利根之故。如果有善男子，或善女人，欲得拜见弥勒佛，以及他所开的三会时的声闻众，和鸡头城，也想看看蟻佉王，并其四大藏的珍宝，也欲食自然的粳米，欲穿自然的衣裳，身坏命终之后能生天上的话，则那些善男子、善女人，就应当勤加精进，不可生懈怠。也应当供养诸法师，而承事，那些名华 搗香，种种的供养，都不可使其有缺失。像如是的，阿难！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以及在大会之众听佛所说，都欢喜举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四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不善品第四十八入前品中

四三一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广说七佛的名号 种姓 道树 所化的弟子众 侍者、寿命等。三世诸佛，都说七佛的本末。都应念念奉行此记佛的名号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众多的比丘，都集在于普会讲堂内，都各生此念：现在的如来，乃很奇妙！乃很奇特！对于过去已经取般涅槃的，也都能知道其姓名、种族、持戒、翼从，都统统分明。那些诸佛中的三昧、智慧、解脱、解脱见慧，以及身寿之有长短等事，

都能一一知道。云何？诸贤！到底这是如来能分别法处，乃极为清淨的缘故，而知道那些诸佛的姓字所出之处的呢？或者是诸天来至佛所，来告知这些事的呢？

那时，世尊，用天耳去彻闻众多的比丘的各起此论之念，就到了诸比丘们之处，在于众多人的中央坐下来。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集在这里，到底是有甚么议论？到底欲说甚么法呢？」

诸比丘们白佛说：「我们集在这里，是为了论正法之要的。而众人都各生此议论：如来很奇妙！很奇特！乃能知道过去的诸佛世尊的名字、姓号，智慧有多少，都没有不贯博的，实在是甚可奇雅的！云

何呢？诸贤们！这到底是如来之分别法界，极为清淨，而知道那些诸佛姓字所出之处的呢？或者是诸天来到佛所而告诉佛陀这些事的呢？」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欲得听闻过去的诸佛的神智之力吗？欲知为甚么得知姓字、名号、寿命长短呢？」诸比丘回答说：「现在正是时候，唯愿世尊，敷演其义！」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应该善思念听到的法，我当会与你们广演其义。」那时，众多的比丘就从佛所受其教法。

世尊告诉他们说：「比丘们！当知！在过去九十一劫前，有佛陀出现在世间，号为毗婆尸如来、至真、等正觉。又次，三十一劫前又有佛陀出现于世间，名叫式诘（尸弃）如来、至真、等正觉。又在于那三十一劫内，还有一佛，名叫毗舍罗婆（毗舍浮）如来出现于世间。在此贤劫当中，有佛出现于世间，名叫拘留孙（拘留孙）如来。又在于贤劫中，又有佛出现

在于世间，名叫拘那含牟尼如来、至真、等正觉。又在于贤劫中，有佛出现于世间，名叫迦叶。又在于贤劫中，我乃出现于世间，就是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九十一劫中 有佛毗婆尸 三十一劫中 式诘如来出  
复于彼劫中 毗舍如来现 今日贤劫中 四佛复出世  
拘孙那迦叶 如日照世间 欲知名字者 其号悉如是

（在过去九十一劫前当中，有佛出世，名叫毗婆尸〔过去庄严劫千佛倒算的第三佛〕，三十一劫前当中，式诘〔尸弃〕如来出现于世间〔同上倒算的第二佛〕，又在于同一劫内，有毗舍浮如来出现于世间〔过去庄严劫千佛的最后一佛〕）。

（今日〔现在〕的贤劫当中，又有四位佛陀出现于世间，如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连同释迦牟尼佛〕，都如日光普照于世间那样。假若欲知诸佛的名字的话，其名号统统就是如是的）。

毗婆尸如来，是由于刹帝利种出身的，式诘如来，也是出身于刹帝利种的，毗舍罗婆如来，也是出身于刹帝利种的，拘留孙如来，则出身于婆罗门种，拘那含牟尼如来，也是出身于婆罗门种，迦叶如来，也同样的是由婆罗门种出身的，如我现在的出身，则为是刹帝利种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前佛有现者 皆出刹利种 拘孙至迦叶 出于婆罗门  
最尊无能及 我今天人师 诸根而淡泊 出于刹利姓

（前佛如有出现的，都是出自于刹帝利种。从拘留孙佛，至于迦叶佛，都是出自于婆罗门种。）

（最为尊上，没有人能赶及的，我现在为天人师，诸根都已淡泊，是出自于刹帝利姓的。）

毗婆尸如来，其姓为瞿昙，式诘如来，也是出自瞿昙氏，毗舍罗婆佛，同样的，也是出自于瞿昙姓，迦叶如来，则出自于迦叶姓，拘留孙、拘那含牟尼佛，也是出自于迦叶姓，都同于上，并没有不同。我现在如来，乃姓瞿昙。」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如初诸三佛 出于瞿昙种 后三至迦叶 出于迦叶姓

如我今现在 天人所敬奉 诸根而淡泊 出于瞿昙姓

（如初的三位诸佛，都出身在于瞿昙之种姓，后面的三佛，也就是至于迦叶佛，都同样的出自于迦叶的种姓。如我今现在，为天人所奉敬，诸根都已淡泊的，乃出身于瞿昙的种姓。）

比丘们！当知！毗婆尸如来之姓，为拘邻若，式诘如来也是出自拘邻若，毗舍罗婆如来也同样的出自于拘邻若，拘屡孙如来则出于婆罗堕，拘那含牟尼如来，也是出于婆罗堕，迦叶如来也同样的出自于婆罗堕，如我现在这位如来、至真、等正觉，乃出自于拘邻若。」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如初诸三佛 出于拘邻若 后三至迦叶 出于婆罗堕

如我今现在 天人所奉敬 诸根而淡泊 出于拘邻若

（如初的诸三位佛陀，乃出自于拘邻若姓，后面的三佛，也就是至于迦叶佛，乃出自于婆罗堕之姓。如我今现在，为天人所奉敬的，诸根都已淡泊的，乃出自于拘邻若姓。）

毗婆尸如来，是坐在于波罗利华树（重叶树）的树下成就佛道的，式诘如来，乃坐在于分陀利树（白团树）的树下，而成就佛道，毗舍罗婆如来，乃坐在于波罗树（坚固树）的树下，成就佛道的，拘屡孙如来，则坐在于尸利沙树（合欢树）的树下成就佛道，拘那含牟尼如来，乃坐在于优头跋罗树（灵瑞树）的树下成就佛道的，迦叶如来，则坐在于尼拘留树（榕树）的树下，成就道果的，如我现在，这位如来，乃坐在于吉祥树（钵多树）的树下，成就佛道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初一成佛道 波罗利树下 式坐分陀利 毗舍坐波罗

拘孙坐尸利 拘那跋罗下 迦叶拘留树 吉祥我成道

七佛天中天 照明于世间 因缘坐诸树 各成其道果

（七佛的初一佛，成就佛道时，是在波罗利华树的树下，式诘佛，则坐在于分陀利树的树下成就佛道，毗舍罗婆佛是坐在于波罗树的树下成佛道，拘留孙佛是坐在于尸利沙树的树下成道，拘那含牟尼佛乃坐在于优头跋罗的树下成道的，迦叶佛则坐在于尼拘留树的树下成道的。我乃坐在于吉祥树的树下成道的。七佛都为天中天，而照明于世间，由于其因缘而各坐其树下，各各都成就其道果的。）

毗婆尸如来的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之众，式诘如来的弟子之众，有十六万，毗舍罗

婆如来的弟子之众，有十万，拘屡孙如来的弟子之众，有八万人，拘那含牟尼如来的弟子之众，有七万人，迦叶如来的弟子之众，有六万人，如我今天的弟子之众，有一千二百五十人，均为是阿罗汉，诸漏都永远灭尽，已不再有诸结缚。」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百千六万八 毗婆尸弟子 百千及六万 式诘弟子众

百千比丘众 毗舍婆弟子 拘孙八万众 拘那含七万

迦叶六万众 皆是阿罗汉 我今释迦文 千二百五十

皆是真人行 布现于法教 遗法余弟子 其数不可计

（百千六万〔十六万〕八千之众，就是毗婆尸佛的弟子众。百千及六万〔十六万〕，就是式诘佛的弟子众。百千〔十万〕的比丘众，就是毗舍婆佛的弟子众。拘留孙佛的弟子，有八万众，拘那含牟尼佛有七万的弟子众。迦叶佛有六万的

弟子众，均为是证阿罗汉果的。现在为释迦文的我，有一千二百五十名的弟子，都是真人之行，均为布现法教。其余的遗法的弟子，有不可称计之多的数目！）

毗婆尸如来的侍者，名叫大导师，式诘如来的侍者，名叫善觉，毗舍罗婆如来的侍者，名叫胜众，拘留孙如来的侍者，名叫吉祥，拘那含牟尼如来的侍者，名叫毗罗先，迦叶如来的侍者，名叫导师，我现在的侍者，名叫阿难。」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大导及善觉 胜众与吉祥 毗罗先导师 阿难第七侍

此人供养圣 无有不得时 讽诵又受持 不失其义理

（七佛的侍者，依次为：大导、善觉、胜众、吉祥、毗罗先、导师等人，阿难乃为第七佛的侍者。此人供养圣者，并没有不得时，能讽诵，又能受持，又不失去其义理的。）

毗婆尸如来的寿命为八万四千岁，式诘如来的寿命为七万岁，毗舍罗婆如来的寿命为六万岁，拘留孙如来的寿命为五万岁，拘那含牟尼如来的寿命为四万岁，迦叶如来的寿命为二万岁，如我现在的寿命乃极为减少，极寿不过是一百岁。」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初佛八万四 次佛七万岁 毗舍婆六万 拘留寿五万

二万二万年 是拘那含寿 迦叶寿二万 唯我寿百年

（七佛的第一佛，其寿命为八万四千岁，第二佛的寿命为七万岁，毗舍罗婆佛的寿命为六万岁，拘留孙佛的寿命为五万岁，二万岁加二万年〔四万岁〕，就是拘那含牟尼佛的寿命，迦叶佛的寿命为二万岁，唯我的寿命未超过一百年。）

像如是说，诸丘比们！如来乃能观知诸佛的姓名、号字，都能分明，其种类出处，没有不贯练，持戒、智慧、禅定、解脱等，都均能了知的。」

那时，阿难白世尊说：「如来您，也曾

经说过：过去如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其取灭度的，如来都能知道，当来如恒河沙的诸佛，会当来的如来也都知道。然而如来为甚么缘故不记述这些诸佛的所造的事？现在为甚么只说七佛的本末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这都是因有缘本末之故，如来才只说七佛的本末的。如过去的恒沙诸佛，也是说七佛的本末，将来弥勒佛出现于世间时，也当会记述七佛的本末。如果师子应如来（继弥勒佛后之佛）出现于世间时，也当会记述七佛的本末，假若承柔顺佛出现于世间时，也当会记述七佛的本末，如光焰佛出现于世间时，也当会记述七佛的名号，如无垢佛出现之时，也当会记述迦叶佛的本末，如宝光佛出现于世间时，也当会记述释迦文佛的本末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师子柔顺光 无垢及宝光 弥勒之次第 皆当成佛道

弥勒记式佛 师子记毗舍 柔顺记拘孙

光焰记牟尼

无垢记迦叶 皆说曩所缘 宝光成三佛 亦当记我号

过去诸三佛 及以将来者 皆当记七佛 曩所之本末

（师子应佛、承柔顺佛、光焰佛、无垢佛，以及宝光佛，都是继弥勒佛之次第，皆当会成就佛道的。弥勒佛会记述式诘佛，师子应佛会记述毗舍罗婆佛，承柔顺佛会记述拘留孙佛，光焰佛会记述拘那含牟尼佛，无垢佛会记述迦叶佛，都会说其曩昔之所缘，宝光佛成就三佛〔三佛陀—正觉者〕时，也当会记述我之姓号的。过去的诸位三佛〔正觉者〕，以及将来的佛陀，都会记其前的七佛的曩昔所缘的本末的。）

「由于此因缘之故，如来乃记述七佛的名号而已！」

那时，阿难白世尊说：「此经名叫甚么呢？应当要如何去奉行呢？」佛陀告诉阿难说：「此经名叫记佛名号，应当要念念奉行！」

那时，阿难以及诸比丘们，听佛陀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三二

大意：本经叙述师子长者别请舍利弗等五百阿罗汉去供养。佛为罗睺罗说别请五百罗汉的功德，不及于供养僧众所差的一人，佛陀说：喻如不能分别饮尽一切江河的诸水，而由于饮海水之故，已饮尽诸流那样。又如酥不得广普于水，油即能遍满于水上，故应普供养比丘僧。最后为师子长者讲说平等惠施，又赞师子长者能不别凡圣，广施众生，为在家学佛的第一平等施的弟子。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竹林精舍）。

那时，师子长者往至于舍利弗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师子长者白舍利弗说：「唯愿尊者！当受我的恭请！」

这时，舍利弗乃默然接受其邀请。当时，长者看见尊者已默然接受其邀请之后，便从座起，礼拜尊者的双足后退去。又到大目犍连、离越、大迦叶、阿那律、迦旃延、满愿子、优婆离、须菩提、罗云、均头沙弥等，如此上首的人五百名之处，去邀请，然后师子长者就回去，就去办具种种极妙的饮食，也敷好坐具。等到吃食之前又去禀白而说：「时间差不多了。诸位真人阿罗汉，没有不莅临的，唯愿屈顾，光降寒舍吧！」

那时，诸大声闻们，就各穿三法衣，持钵而进入于城内，而到达于长者之家。这时，长者见诸最尊们都坐定之后，就亲手

自斟酌，去进行种种的饮食。看看诸圣众食完之后，就进行清净水。又布施每人一白毡，然后乃趋前去受咒愿。这时，尊者舍利弗乃对长者演说极妙之法，之后，就从座起而去，就还诣于静室。

那个时后，罗云回去后，乃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就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问他而说：「你现在从甚么地方回来的呢？」罗睺罗回答说：「师子长者今天来邀请，故从那边回来的。」佛陀告诉他说：「云何？今天的饮食为妙呢？为不妙呢？为细呢？为麤呢？」罗云回答说：「今天的饮食乃极为妙，而且又丰多。现在此白毡，也是从那边得来的。」佛陀告诉罗云说：「众僧总共为几人？上座是那一位呢？」罗云白佛说：「和上舍利弗，为最上首，以及诸有神德的弟子，计为五百人。」佛陀告诉罗云说：「云何？罗云！那位长者所获得的福报为多吗？」罗云白佛说：「唯然！世尊！那位长者所得的福报，乃不可以称计之多的。

布施一位阿罗汉的福德，就很难量，更何况有大神妙，为天人所敬奉的人呢？这次的五百人，均为是真人，其福报那能量出呢？」

佛陀告诉罗云说：「现在布施五百阿罗汉的功德，和如果从大众当中的僧次，请一位沙门，恭请后，供养他，则计此供养众中所差遣的人之福报，以及供养五百阿罗汉的福报，乃为百倍、千倍、巨亿万倍，实在是不能用甚么譬喻可以形容的。所以的缘故就是：供养众人当中所差遣的人的话，其福报乃为难以限量的，是能获得甘露灭尽之处的。罗云！当知！犹如有人，自誓言而说：『我必定要饮此江河的诸水。』这种人能堪任（达成）吗？」

罗云白佛说：「弗也！世尊！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此阎浮地乃极为广大。此阎

浮地有四大河，第一就是恒伽河，第二就是新头河，第三就是私陀河，第四就是博叉河。每一条河，也都有从流五百道，而这人究竟是不能饮这么多的水，使其都尽的，只有劳动其力，事情终究是不会成功的。」

佛陀说：「那个人又作如是之言：『我自有方便因缘，可以得饮诸水，使其都尽的。』到底是有甚么因缘，得以饮诸水呢？那个时后，那个人便作如是之念：我应当去饮海水为是。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一切诸流，都均皈投而入于大海的。云何呢？罗云！那个人能饮诸水吗？」罗云白佛说：「像如是的方便的话，就可得饮水使尽的。所以的缘故就是：一切所有的诸流，都皈入于大海，由此因缘之故，那个人就能得饮水尽。」（统统饮过之义）。

佛陀告诉他说：「像如是的，罗云！一切的私施（对于某一种人，或某一单位之布施），都犹如那些水流那样，或者获福，或者不获福。众僧乃如那大海那样。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流河决水（疏通水道），而入于大海中，便消灭其本来之名，惟存有大海之名而已！罗云！这也是

如是的。现在有十类的人，都是由于大众之中而出的，如果没有众的话，就不会成就的。那十类的人呢？所谓向须陀洹（预流向）、得须陀洹果，向斯陀含（一来向）、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不还向）、得阿那含果，向阿罗汉（阿罗汉向）、得阿罗汉果，辟支佛（独觉）、佛陀，就是所谓的十类人均由于众中而出，并不是独自而立的。罗云！应当以此方便，而知道众中的差遣的人，其福乃不可限量的。因此之故，罗云！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其福不可以称计的话，就应当去供养圣众。

罗云！当知！犹如有人，用酥投入其水的话，就会凝结，而不得广普，假如用油投入于水中的话，就能遍满于其上。因此之故，罗云！应当念念供养圣众比丘僧。像如是的，罗云！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师子长者曾经听到如来叹说施众之福，而不叹说余福。当时，长者就在于余时（他时），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

后，坐在一边。那时，师子长者白世尊说：「我曾经听到如来叹说施众之福，而不叹说别请人之福，从今以后，就应当常常供养圣众！」

佛陀告诉他说：「我并不是作如是之说的：『当供养圣众，不供养余人。』你要知道：现在布施畜生，犹能获其福报的，更何况布施他人呢？我所说的，唯说福报有多少的不同而已。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的圣众乃为可敬、可贵，是世间无上的福田。现在的此众当中，有四向、四得（四果），以及声闻乘、辟支佛乘、佛乘。如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三乘之道的話，就应当从众中去求。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三乘之道均出自于大众之故。长者！我观察此因缘之义之故，而说这些话而已的！我并不叫人应该只布施圣众，也不叫人不应该布施于其余的人。」

那时，长者白世尊说：「如是！如世尊的教敕的！从今以后，如果作福业的时候，尽当会供养圣众，不会选择某人去布

施他。」那时，世尊就对于那位长者演说微妙之法，使他发欢悦的心。长者听法之后，就从座起来，头面礼足后，便退下而去。

那个时候，师子长者意欲布施与人，以便建立福业。这时，诸天曾来告诉他而说：「这位是向须陀洹的人（初果向），这位是得须陀洹果的人，如布施这些人的话，就会得福甚多，假如布施这些人（指另一种人）的话，所得的福报会比较少。」

那时，天人即叹颂而说：

如来叹择施 与此诸德士 施此获福多 如良田生苗

（如来曾称叹择人而施之事，假如布施给与这些诸位有德之士的话，则布施这些人会获得福德非常的多，有如良田之会生苗那样。）

那时，师子长者乃默然不回答。这时，天人又对长者说：「这位是持戒的人，这位是犯戒的人，这位是向须陀洹的人，这

位是得须陀洹果的人，这位是向斯陀舍的人（二果向），这位是得斯陀舍的人，这位是向阿那舍（三果向）的人，这位是得阿那舍的人，这位是向阿罗汉（阿罗汉向）的人，这位是得阿罗汉果的人，这位是声闻乘的人，这位是辟支佛乘（独觉）的人，这位是佛乘（佛陀）的人，布施此人所得的福报为少，布施此人所得的福报为多。」那时，师子长者乃默然不回答。为甚么缘故呢？因为他但忆如来的教诫，并不选择何人而施之故。

那时，师子长者又在于其余之时，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他白世尊说：「我自忆念欲请圣众而供养，那时有天神来告诉我说：『这位是持戒的人，这位是犯戒的人，此人是向须陀洹的人，此人是得须陀洹果的人，乃至三乘的人』等，都一一分别的非常的清楚。又说此偈而说：

如来叹择施 与此诸德士 施此获福多 如良田生苗

（如来曾称叹择人而施的事，假如布施给与这些有德之士的话，则布施这些人时，会获得福德非常的多，有如良田之会生苗那样。）

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如来的教诫，乃不可以违戾，岂可以生心去选择人而布施呢？我终于没有是非之心，没有分别高下之意。那时，我又作如是之念：我应当尽施一切众生之类。你（受施者）自持戒的话，就会受福无穷尽，假如是犯戒的话，自当会去受其灾殃的。唯有愍念众生，如果没有饮食的话，就不能济命！」

佛陀告诉长者说：「善哉！善哉！长者！行过弘誓（发大誓愿），菩萨所施的，乃心恒平等的。长者！当知！假若菩萨惠施之日，有诸天来告诉他说：『族姓子！当知！这位是持戒的人，这位是犯戒的人，布施此人，得福为多，布施此人，得福很少。』那个时后，菩萨终皈并没有这种心：此人应该布施，此人不应该布施。而且菩萨应执意为没有是非（无是非心），也不说这为持戒，也不说此为犯戒。因此之故，长者！应当思念平等惠施，这样的话，就会长夜之中，获福无量！」

这时，师子长者乃忆如来的教诫，而熟视世尊，意不移动，就在于座上，得到法眼清静。当时，师子长者就从座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下而去。

那时，长者离开后不久之时，佛陀曾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位师子长者，因为忆平等施之故，又视如来，从头至足，就在于其座上，得法眼净。」当时，世尊并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我的优婆塞当中，第一的弟子，为平等施的人（平等施第一的在家信徒），就是所谓师子长者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三三

大意：本经叙述有十千的梵迦夷天，用偈赞舍利弗。依次为舍利弗入于金刚三昧时，被恶鬼拳打其头，虽有头痛，并没有损害。佛陀为比丘们说拘留孙佛的弟子等寿，曾入金刚三昧，被牧人误为已命终，就用火烧，而不伤损。可见入金刚定乃能免除伤害，故应求方便，去行持金刚三昧。最后为佛赞舍利弗，也劝大众勤加精进如舍利弗。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于耆闍崛山中（灵鹫山）的屏猥的地方，正在补纳旧衣。

那时，有十千的梵迦夷天，从梵天隐没之后，来到舍利弗的地方，头面礼足之后，各各都围绕在舍利弗的身边，而奉侍于尊者。又用此偈赞叹而颂说：

归命人中上 归命人中尊 我等今不得 为依何等禅

（我们要归命于人中之上的人，要归命于人中的尊者。我们现在不能得知，到底是依于那一种禅呢？〔赞舍利弗的禅定的奥妙〕。）

这时，十千的梵迦夷天说此语之后，舍利弗乃默然允可他们的心念。那时，诸天因看见舍利弗默然允可他们的心念后，就礼拜其足，然后退下而去。诸天离开后不远之时，舍利弗就进入于金刚三昧。

这个时后，有二位鬼神，一名叫做伽罗，第二名叫做优波伽罗（杂阿含卷十六说有二夜叉，一名为害，二名为复害）。这二鬼，乃因受毗沙门天王的遣使，欲到毗留勒天王之处，去论人、天之事的。当时，那二鬼从那虚空而过，曾遥见舍利弗正在结跏趺之坐，系念在于前，心意乃寂然而定的情形。伽罗鬼就对另一位鬼说：「我现在堪任用拳头去打这位沙门的头。」

优波伽罗鬼就对那位鬼说：「你不可以兴此意（起此心）去打这位沙门的头。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位沙门乃极有神德，有大的威力。这位尊者名叫舍利弗，是世尊的弟子当中，最为聪明，其高才并没有能超过他的，为智慧弟子当中，最为第一的人。你如这样做的话，就会在于长夜，受苦无量的。」

这时，那位鬼神却再三的说：「我能堪任打此沙门之头！」优波伽罗鬼就又一再的劝他而说：「你现在如不听我的劝化的话，你就留在这里，我欲舍你而离开这里。」恶鬼说：「你怕这位沙门吗？」

优波伽罗鬼说：「我实在会怕畏他。倘若你用手打这位沙门的话，此地当会分为二分（指其力之强大的程度）。正尔之时，当会有暴风疾雨，大地也会振动，诸天则会惊动。大地既振动之后，四天王也当会惊怖，四天王已知道的话，我们就不能安定其处哩！」这时，恶鬼仍然这样说：

「我现在堪任辱打这位沙门。」善鬼听后，便舍弃那个地方而去。

这时，那位恶鬼就用手打舍利弗的头。当时，天地则大振动，四面都起暴风疾雨，寻时而来，大地即裂分为二分，此恶鬼就乘此时，其全身乃没入于地狱之中。那时，尊者舍利弗即从三昧起来，整其衣服，而下耆闍崛山，往诣于竹园，而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坐在于一边。

那时，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现在的身体，没有疾病吗？」舍利弗说：「身体素来并没有甚么疾患，只是头中有些苦痛而已。」世尊告诉他说：「这是因为伽罗鬼用手打你的头所致的。假若那位鬼神用手去打须弥山的话，实时须弥山便会裂为二分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位鬼神有大力之故。现在这位恶鬼已受其罪报之故，全身已没入阿鼻地狱之中了。」

那时，世尊并告诉诸比丘们说：「甚奇！甚特！金刚三昧的力量，乃能至于如是！由于此三昧力之故，不会被甚么所伤害的。」

就是用须弥山去打其头的话，终皈也不能动其毫毛的。所以的缘故为何呢？比丘们！要谛听！

在此贤劫当中，曾有佛出世，其名叫做拘屡孙如来、至真、等正觉。那位佛陀有两位大声闻弟子，一名叫做等寿，第二名叫做大智。等寿比丘为神足第一，大智比丘为智慧第一，如我今天的舍利弗之为智慧第一，目犍连为神足第一那样。那时，等寿、大智二位比丘，都证得金刚三昧。当在于某个时候，等寿比丘曾在于闲静的地方，进入于金刚三昧。那时，有些牧牛人、牧羊人、取薪草的人，看见这位比丘禅坐的情形时（以为已命终），各各都自相谓言：『这位沙门，今天已经取入于无常

了。』这时，牧牛人及取薪草的人，就去集诸草木，堆积在于比丘的身上，然后用火把他燃烧，之后，就舍弃那个地方而去。

这时，等寿比丘，即从其三昧起来，就整其衣服，便退而去。当时，就在于那

一天，穿衣持钵，进入于村内去乞食。这时，诸位取薪草的人，看见这位比丘在村中乞食，各各都自相谓言：『这位比丘昨天已取命终，我们已用火把他焚烧，然而今天又复活。现在应当立一个字，叫他为复活。』

如有比丘，证得金刚三昧的话，即为火所不能烧，刀斫不能入，水所不能漂，不会被他人所中伤的。像如是的，比丘！金刚三昧的威德就是如是！现在的舍利弗，也同样的得此三昧，舍利弗比丘是多游入于二处的，所谓空三昧、金刚三昧是。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求方便，去行持金刚三昧。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世尊并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当提示你们有关于舍利弗的功行之事。如舍利弗比丘，乃是一位具有智慧、大智、分别智、广智、无边智、捷疾之智、普游智、利智、甚深智、断智的人。也是一位少欲知足、闲静勇猛、念不散、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见慧成就、柔和无争、去恶辩了、忍诸言语、叹说离恶、常念去离、愁念生萌（众生）、燃炽正法，与人说法并没有厌足的人。」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十千诸天人 尽是梵迦夷 自归舍利弗 于灵鹫山顶  
归命人中上 归命人中尊 我今不能知 为依何为禅  
如是弟子花 庄严佛道树 如天昼度园 快乐无有比

（有十千的诸天人，均为是梵迦夷〔梵天〕，他们都自归依于舍利弗，都是在于灵鹫山的山顶的事。他们皈命于人中的上人，皈命于人中的尊者。他们说：我们不能知道到底所依的是那一种禅〔指舍利弗的金刚三昧为不可思议〕？像如是的弟子中之花，乃能庄严佛道之树，有如天上的昼度园〔香遍树为三十三天的天香树〕，为快乐没有比得上的。）

所谓弟子华，即是舍利弗比丘是。所以的缘故就是：此人则能庄严佛树之故。道树，就是指如来，如来乃能覆盖一切众生。因此之故，比丘们！当念勤加勇猛精进，如舍利弗比丘那样。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五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放牛品第四十九第四分别诵

概要：本品首由因放牛之法之十一法，而演说比丘知道佛道与不知佛道，有十一种得失之事。依次为说明十二因缘均由十一法所出的事；看到舍利弗与目犍连之结伴经行，提婆达多也和其它的比丘经行之事时，佛陀即诫诸弟子，同类聚集，不可亲近恶友；象舍利弗曾一度还俗，有一天被乞食中的阿难看到依凭二妇人的丑态，耻羞而再出家；十二因缘的说教；对势罗、翅宁二梵志的教化；一食之法；习行、誓愿的二种沙门之事。最后为提婆达多之欲危害世尊，还而自堕于地狱之事。

### 四三三

大意：本经叙述放牛人之牧牛是否得法？都各以十一法而成就。比丘之修道能如法与否，有如牧牛人之放牧那样，也各有十一种法。如能离去十一种恶法，成就十一种善法的话，在于现法中，就能多所饶益。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放牛的人，曾成就十一种法的话，牛群就终皈不能得到长益，再也不能保护其牛群的了。那十一种呢？于是（是这样的）：放牛的人，（一）并不能分别其色，（二）也不解其相，（三）应该摩刷（洗去牛身上的虫卵），而不摩刷，（四）不保护其疮痍，（五）不随时放烟（除蚊虻），（六）不知道良田茂草在于何处，（七）不知道安隐之处，（八）也不知道渡牛的处所，（九）不知道时宜，（十）如轂牛乳时，也不留遗余乳，而都尽取轂尽，（十一）这时诸大牛可任用的，却不能随时将护（不善待领群者）。这就是所谓的，比丘们！所谓如果牧牛人成就此十一种法的话，终皈不能长养其牛，不能将护其身的。

现在的此大众当中的比丘，也是如是，如行十一种法的话，终皈也是不会有所长益的。那十一种法呢？于是（是这样的）：（一）比丘不能分别其色，（二）不晓得其相，（三）应该摩刷而不摩刷，（四）不覆护疮痍，（五）不随时放烟，（六）不知道良田茂草的地方，（七）不知道渡处，（八）也不知道安隐的地方，（九）不知道时宜，（十）饮食不知道应留遗余（应能止足）。（十一）对于诸长老比丘也不敬待。

（一）甚么叫做比丘之不知色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有四大，以及四大所造之色，都不能真实而知，像如是的比丘，就叫做不能分别其色。（二）甚么叫做比丘之不分别其相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不知道行愚（所行的为愚痴之事），也不知道行智（所行的为有智之事），都不能如实而知，像如是的，比丘，就叫做不分别其相。（三）甚么叫做比丘之应摩刷而不摩刷呢？于是，比丘！如果眼根看见色境时，便会生起色想，有种种的乱念，同时又不能守护其眼根，由于不善于摄念，而造作众殃鬻（音欣，去声，瑕隙），而不守护他的眼根。像如是的，比丘如耳听声时，或鼻嗅香，舌尝味，身感细滑（触），意知法等时，都起种种的乱想，也不守护他的耳根乃至意根，不改悔其行，像如是的比丘，就叫做应该摩刷而不摩刷。

（四）甚么叫做比丘之不覆护疮痍呢？于是，比丘！如起欲想，却不把它舍离，

也不除去其念。如起瞋想时，起杀害之想时，或者起诸恶不善之想时，终究都不把它舍弃，像如是的比丘，叫做不覆护疮痍。(五)甚么叫做比丘之不随时起烟呢？于是，比丘！所讽诵之法，都不随时向他人讲说，像如是的比丘，叫做不随时放烟。(六)甚么叫做比丘之不知良田茂草之处呢？于是，比丘！不知道四意止（四正勤，四意断，努力于已生恶则断，未生恶则不生，未生善使其生，已生善使其增长），不能如实而知道，像如是的比丘，叫做不知良田茂草之处。

(七)甚么叫做比丘之不知渡处呢？于是，比丘！不能分别贤圣的八品道，像如是的，叫做比丘之不知渡处。(八)甚么叫做比丘之不知所爱呢？于是，比丘，乃对于十二部经，也就是契经、祇夜（孤起颂）、授决（受记）、偈（重颂）、因缘、本末、方等、譬喻、生经、说、广

普、未曾有法，像如是的，比丘！对于这些不知所爱之意。(九)甚么叫做比丘之不知时宜呢？于是，比丘！如随便到轻贱之家、博戏之家是。像如是的比丘，叫做不知时宜。

(十)甚么叫做比丘之不留遗余呢？于是，比丘！有信仰的梵志、优婆塞等人，去邀请你，然而诸比丘们却贪着于饮食，不知道止足，像如是的，比丘，叫做不留遗余。(十一)甚么叫做比丘之不尊敬长老诸高德的比丘呢？于是，比丘！并不生起恭敬之心向于诸有德的人，像如是的比丘，乃多有所犯，这就是所谓的比丘之不敬长老的。如果有比丘，成就此十一种法的话，终究不能在于此法当中，有甚么多所饶益的。

其次，牧牛的人，如能成就十一种法的话，就能拥护其牛，终皈不会有所缺失，而有所饶益的。那十一种法呢？于是（是这样的：）牧牛的人，(一)能知其色，(二)能别其相，(三)应该摩刷就摩刷，(四)能覆护其疮痍，(五)能随时而起烟，(六)知道良田茂草之处，(七)知道渡要之处，(八)知道爱其牛，(九)能分别时宜，也知其性行，(十)如轂牛乳时，知道留遗余，(十一)也知道随时将护可任用者（爱牛之领群者），像如是的，牧牛人乃将护其牛。像如是的，比丘！如果牧牛人能成就此十一种法，能不失时节的话，终皈不可沮坏的。

像如是的，比丘！如能成就十一种法的话，在于此现法当中，就能多所饶益的。那十一种法呢？于是，比丘！(一)能知色，(二)能知相，(三)能知摩刷，(四)知道覆护疮痍，(五)知道起烟，(六)知道良田茂草之处，(七)知道所爱，(八)知道择道而行，(九)知道渡处，(十)知食应止足，(十一)知道敬奉长老比丘，随时礼拜他们。

(一)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色呢？于是，比丘！知道有四大之色，也知道四大所造之色，就是所谓比丘之知色。(二)甚么叫做比丘之知相呢？于是，比丘！能知道愚相，能知道智相，都能如实而知道，像如是的，就是比丘之知相。(三)甚么叫做比丘之知摩刷呢？于是，比丘！如果欲想起时，都念念知道而舍离，也不殷勤，而永远没有欲想。如果恚想、害想，以及诸恶不善之想起时，都念念知道舍离，也不殷勤，永远没有恚想，没有害想，没有诸恶不善之想。像如是的比丘，叫做知道摩刷。

(四)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覆护疮痍呢？于是，比丘！如果眼根见色境时，不起色想，也不染着，而能净眼根，能除去愁忧恶不善之法，心不贪乐，在于其中而护其眼根，像如是的，比丘！如果耳根闻声境，鼻根嗅香境，舌根尝味境，身根感细滑（触境），意根知道法境，而不起识想等，也不染着而净意根的话，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知道覆护疮痍。(五)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起烟呢？于是，比丘！如所从闻之法，能广与他人演说的话，像如是的

比丘，就为之知道起烟。(六)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良田茂草之处呢？于是，比丘！对于贤圣的八品道，能如实而知道，就是所谓比丘之知道良田茂草之处。

(七)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所爱呢？于是，比丘！如听到如来所说的法宝，其心便会爱乐，像如是的比丘，就为之知道所爱。(八)甚么叫做比丘之择道而行呢？于是，比丘！对于十二部经，能择而行之义。所谓契经、祇夜、授决、偈、因缘、本末、方等、譬喻、生经、说、广普、未曾有法是。像如是的比丘，能知道而择道而行。(九)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渡处呢？于是，比丘！能知道四意止，就是所谓比丘之知道渡处。

(十)甚么叫做比丘之知道饮食之止足呢？于是，比丘！有信仰的梵志、优婆塞之来邀请的话，乃不贪着其饮食，能自止足，像如是的，就是为之比丘之知止足。(十一)甚么叫做随时恭奉长老的比丘呢？于是，比丘！都恒以身、口、意善行，去向诸长老比丘，像如是的，就为之比丘之随时恭奉长老的比丘。像如是的，如果成就此十一种法的话，在于现法当中，会有多所饶益的。」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牧牛不放逸 其主获其福 六牛六年中 展转六十牛

比丘戒成就 于禅得自在 六根而寂然 六年成六通

(牧牛而不放逸的话，其主人就会获得其福。六匹牛在于六年当中，展转而会成为六十匹牛。比丘如戒成就的话，对于禅，就能得到自在，六根会寂然，六年当中，就能成就六神通！)

像如是的，比丘，如果有人能离开这些恶法，能成就后面的十一种法的话，在于现法当中，就会多所饶益的。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三五

大意：本经叙述比丘应该成就如下之十一种法：戒、定、慧、解脱、解脱见慧、根寂、知止足、修法、知方便、分别义、不着于利养等十一种法。如能如是，就必定能有所成长。并赞许迦叶已成就此十一种苦行法，如能如迦叶的话，就为之上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果比丘能成就十一种法的话，必定能有所成长的。那十一种呢？于是，比丘！所谓(一)戒成就、(二)三昧成就、(三)智慧成就、(四)解脱成就、(五)解脱见慧成就(解脱知见)，(六)诸根寂静、(七)饮食知上足、(八)恒修行共法、(九)也知道其方便、(十)能分别其义，(十一)不着于利养。像如是的，比丘：如果成就此十一法的话，就堪任于长养的了。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一切诸行，正有此十一种法之故。」

那时，阿难白世尊说：「为甚么缘故呢？正有十一种法，而没有超出呢？那些为十一种呢？」

佛陀说：「所谓住于(一)阿练若(空闲处，住无静处是)：(二)乞食，(三)一处坐，(四)一时食，(五)正中食，(六)不择家食，(七)守三衣，(八)坐树下，(九)露坐闲静之处，(十)着补衲衣，(十一)或在家间是。这就是所谓，比丘，所谓有人成就此十一法的话，便能有所至的。我现在又重新的告诉你：如果有人，能在十一年当中学习此法的话，即能在于现身当中成就阿那含(不还果)，转身便成为阿罗汉果。」

诸比丘们！且搁舍十一年之久，就是如能在于九年间，或八年、七年、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的时间，去学习此法的话，便能成就二果，也就是或者为阿那含果，或者为阿罗汉果的。且舍置十二个月的时间不谈，如果能在于一个月之间修行其法的话，那位比丘必定能成就二果，也就是或者是为阿那含果，或者是阿罗汉果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十二因缘皆出在于十一法之中，所谓生、老、病、死、愁、忧、苦、恼是。

我现在要教示诸比丘们！大众都应当如迦叶比丘之比（类）那样，假若有人行谦苦（讨厌苦行）之法的话，则此行就难以及到的了。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迦叶比丘乃成就此十一法之故。当知！过去的多萨阿竭（如来）成就等正觉之时，也是成就此十一种苦法的。现在的迦叶比丘，都是愍念一切众生。如果供养过去的诸声闻的话，就在于后身，才能得以受其果报，倘若供养迦叶的话，则在于现身当中，便能受其果报的。假若我不成无上等正觉的话，其后当会由迦叶成就等正觉的。由于此因缘之故，迦叶比丘乃胜过于过去的诸声闻，若能如迦叶比丘的话，这就是上行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三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看到舍利弗等诸大比丘，以及提婆达多，都自率领徒众在经行，就对诸比丘演说众生的根源都由于自相类聚，恶人与恶人相从，善人则和善人相从。有如净者乃和净者相应，不净者则与不净者相应那样。大众当学与净者相应，应离去不净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佛陀与无数的众生，被他们前后围遶，而为他们说法。那时，舍利弗乃引率众多的比丘在经行，大目犍连，以及大迦叶、阿那律、离越、迦旃延、满愿子、优波离、须菩提、罗云，和阿难等比丘，都各各引率众多的比丘，在正法中自相娱乐（安乐在于正法里）。提婆达兜又自引率众多的比丘，正自经行。

那时，世尊看见诸有神足的弟子，都各引其众而自经行之事。这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每人的根、情、性，都各各相似的。所谓善者乃与善的共并，恶者则和恶的共并，有如乳与乳相应，酥与酥相应，粪与屎、溺，各自相应。这也是如是，由于众生的根源而所行的法，就各各

自会相应的。善的就和善的相应，恶的乃和恶的相应的。你们是否看见舍利弗比丘引率诸比丘在经行的事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看见过！」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像如是的诸人，均为是有智慧之士的。」又告诉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看见目连比丘引率诸比丘经行之事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他们说：「这些诸比丘们均为是有神足之士的。」又问：「你们是否看见过迦叶引率诸比丘们经行之事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他们说：「这些诸上士们，均为是行十二头陀行之法的人。」

又问：「你们看见阿那律比丘们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佛陀

告诉他们说：「这些诸贤士们均为是天眼第一的人。」又问：「是否看见过离越比丘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些诸人均均为是入定之士的。」又问：「你们是否看见过迦旃延比丘们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他们说：「这些诸上士均为是能分别义理的人。」

佛陀又问他们说：「你们是否看见过满愿子比丘们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比丘们说：「这些诸位贤士均为是能说法的人。」又问：「你们是否看见过优波离引率诸比丘们在经行之事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他们说：「这些诸人均均为是严持禁律的人。」又问：「你们是否看见过须菩提比丘们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他们说：「这些诸上人们均为是解空第一的人。」

佛陀又问而说：「你们是否看见过罗云比丘们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他们说：「这些诸贤士们均为是戒具足之士。」又问：「你们是否看见过阿难比丘们吗？」诸比丘们白佛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些诸贤士们均为是多闻第一，所受的都不忘的人。」

佛陀又问而说：「你们是否看见过提婆达兜比丘，引率诸人在经行的事吗？」诸比丘们回答说：「唯然！看见过！」佛陀告诉他们说：「这些诸人均均为是为恶之首，并没有善本的人。」

那时，世尊便说此颂而说：

莫与恶知识 与愚共从事 当与善知识 智者而交通  
若人本无恶 亲近于恶人 后必成恶因 恶名遍天下

（不可以和恶知识，以及愚痴的人共同从事。应当与善知识，应该和智者相交道。如人本来并没有恶，然而由于亲近恶人之故，嗣后必定会成为恶因，恶名定名遍满于天下。）

那时，提婆达兜的弟子，三十余人，听到世尊说此偈后，便舍弃提婆达兜，来到佛所，头面礼足之后，都向佛求改重罪。

又白世尊说：「我们为愚惑，都不识真伪，舍弃善知识，而亲近恶知识 唯愿世尊！当见原恕，此后更不再犯！」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听许你们的悔过。你们要改往修来，不可以再犯！」那时，提婆达兜的弟子承世尊的教诫后，就在于闲静之处，思惟妙义，克己去行法：所以为族姓子的人，剃除须发，出家去学道的话，就是为了欲修无上的梵行。那时，诸比丘们就这样的思惟用功，然后都得阿罗汉果。

佛陀说：「比丘们！当知！众生的根源都是各自相类的，恶的都和恶的相从，善的则与善的相从，过去与将来的众生的根源，也都是如是的，都是以同类相从的。有如以净的则和净的相应，不净的就和不净的相应那样。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学习与净的相应，将不净的去离！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三七

大意：本经叙述象舍利弗还俗之后，又出家修行，而证阿罗汉果，而为诸人讲说十一种法：（一）阿罗汉不会舍戒，（二）不会不净行，（三）不杀生，（四）不偷盗，（五）不残食，（六）不妄语，（七）不群党，（八）不恶言，（九）

不狐疑，(十)不恐惧，(十一)不受余师，不会更受胞胎。也分别五通与六通的差别。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拘留沙（俱卢，译为作，十六大国之一）的法行城中（剑摩瑟县，译为调牛），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象舍利弗（质多舍利弗，舍卫城人）已经由出家而还舍法服，已习于白衣之行（为在家的人）。当时，阿难着衣持钵，进入城内去乞食，渐渐的行至于象舍利弗之家来。那时，象舍利弗曾凭依在两位女人的肩上。阿难遥见之后，便怀着愁忧不欢之想。象舍利弗看见阿难之后，乃极怀惭愧，就在独处而坐。

那时，阿难乞食完毕后，离开其城邑，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于一边。当时，阿难白佛说：「刚才进入城内去乞食，渐渐的行至于象舍利弗之家，曾经看见他扶在两位妇人的肩上。当看见之时，他乃甚怀愁忧。」

世尊告诉他说：「你看见其情形后，内心曾生甚么意念呢？」阿难白佛说：「我忆念象舍利弗其人，曾经是一位精进而多闻，性行又柔和，常常与诸梵行的人说法，并不厌足的人。为甚么缘故，如今却还舍法服，而习行于白衣之行呢？那时，我看见之后，甚怀愁忧。然而这位象舍利弗乃有大神力，威德为无量啊！我乃自念我在从前曾经看见过他和释提桓因共论过，但是为甚么今天乃习欲为恶业呢？」

世尊告诉他说：「如是！阿难！如你所说的，但是他并不是阿罗汉。所谓阿罗汉的话，终皈不会还舍法服，不会习行白衣之行的。但是，现在，阿难！不可以怀愁悒。因为象舍利弗在此后七天，当会再来此僧团的中间，会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行的。然此象舍利弗，乃被宿行（宿业）所牵制，故致于此而已！现在其行都已具满了，当会尽诸有漏的。」

那个时候，象舍利弗在于其后七天，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于一边。须臾，则退其坐，趋前而白佛说：「唯然！世尊！请听许弟子在于末行，而修沙门之行！」那时，象舍利弗比丘即得作为沙门，寻在于其座上得阿罗汉果。

那时，象舍利弗着衣持钵，进入于城内去乞食。当时，有一位梵志便生如是之念：这些诸释种子们，无处不有，无处不遍，又遏绝我们所行的咒术。我现在应当向城内的人民去说这位沙门的瑕愆（是非）。当时，这位梵志就去对城内的人民说：「你们大众是否看见过象舍利弗吗？他在从前曾经说他是一位阿罗汉，然而却在半途还舍其法服，去习行白衣之行，与五欲相娱乐。现在又更作为沙门，都按家去乞食，佯现他为一位贞廉的人，观看诸妇人时，就生起欲情之想，还至于园中（精舍）时，定会思惟女色，不会离去其心首，也如乏驴之不能任于负驮那样，寂然而卧住！这位释种子也是如是，而佯现乞食的形态，而观看诸女色后，会回去思惟计较的。」

那时，象舍利弗听到这位梵志，有如此的恶言声响时，便生如此之念：此人乃极为愚痴，而生起嫉妒之心，看见他人得到利养，就会起慳嫉之心，如自己得到利养的话，便会怀欢喜，而到了白衣之家主前，去行诽谤之能事。我现在应当去制令他，使他不再行恶，不可使此人受罪无量。

那时，象舍利弗就飞在于空中，告诉梵志说：

无眼无巧便 兴意谤梵行 自造无益事 久受地狱苦

（没有智眼，没有巧便，而生起其心去诽谤梵行，自己造作无益的事，会经长久而受地狱之苦的。）

那时，象舍利弗说此偈之后，便自退还，便还皈其所住的地方。

这时，城中的人民听到梵志之诽谤之声，又听到象舍利弗所说之偈，就各生如是之念：如果当如梵志之说的话，但是后现神足之时，却难及于象舍利弗。然而我们又看见过象舍利弗确实还舍法服，去习白衣之行。这时，众多的人民，各各相携，到了象舍利弗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众多的人民问象舍利弗说：「是否有成为阿罗汉的人，还会还舍法服，去习白衣之行的吗？」

象舍利弗回答说：「并没有阿罗汉还舍法服，去习白衣之行的。」这时，诸人民白象舍利弗说：「阿罗汉是否由于本缘，而去犯戒行的吗？」象舍利弗回答说：「如果已得证阿罗汉的话，终皈不会再犯戒的。」诸人民又白说：「在学地的人（有学的人），由于本缘之故，而会犯戒吗？」象舍利弗回答说：「有的，如果在于学地之人的话，会由于其本缘（宿世之业）之故，而犯戒的。」

这时，诸人民又说：「尊者先说已经是阿罗汉，中途又舍法服，去习白衣之行，在于五欲当中，自相娱乐。现在又再出家学道，本来先有神足，现在为甚么缘故，会这样呢？」

那时，象舍利弗，便说此偈而说：

游于世俗禅 至竟不解脱 不得灭尽迹 复习于五欲  
无薪火不燃 无根枝不生 石女无有胎 罗汉不受漏

（如游入于世俗之禅〔世间禅〕的话，则究竟不能得到解脱，也不能得证灭尽的道迹，又是习行于五欲的娱乐中。假如没有薪柴的话，火就不能燃烧，没有根的话，枝就不能生长。所谓石女，则没有甚么胎可言，阿罗汉的话，就不会受有漏的了。）

那时，诸人民又问象舍利弗说：「贤尊！您先前不是阿罗汉吗？」象舍利弗回答说：「我从前并不是阿罗汉。诸位居士！当知！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等神通）与六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等通），各各都有差别的。现在当说此十一通之事。凡是得到五通的仙人，其欲爱已尽，而如果生在上界（色界、无色界）的话，其福尽气消时，仍然又会来堕于欲界内的。但是得证六通的阿罗汉的如来的弟子的话，则已得证漏尽通，就会在于无余的涅槃界，而入于般涅槃的。」这时，诸人民又白而说：「我们观察象舍利弗您所说的话，乃知在世间里并没有得证阿罗汉的人会舍弃法服，去习行于白衣之行的。」

当时，象舍利弗回答说：「如是！如你们所说的！并没有阿罗汉会还舍法服，去习行白衣之行的。有十一种法为阿罗汉所不习行的。那十一种呢？（一）漏尽的阿罗汉终皈不会还舍法服，去习白衣之行的。（二）漏尽的阿罗汉终皈不会去习行不净行的。（三）漏尽的阿罗汉终皈不会杀生的。（四）漏尽的阿罗汉终皈不会偷盗的。（五）漏尽的阿罗汉，食终不留遗余的。（六）漏尽的阿罗汉终皈不会妄语的。（七）漏尽的阿罗汉终究不会群类相佐的。（八）漏尽的阿罗汉终究不会吐恶言的。（九）漏尽的阿罗汉终皈不会有狐疑的。（十）漏尽的阿罗汉终究不会恐惧的。（十一）漏尽的阿罗汉终究不受余师，又不会更受胞胎的。这就是所谓，诸贤士们！就是所谓漏尽的阿罗汉终究不会处在于此十一之地（境内）的。」

那时，诸人民又白象舍利弗说：「我们听到尊者所说的，去观察外道异学时，发见他们乃如观察空瓶，并没有所有一样。现在观察内法时，乃如似于蜜瓶，没有不甘美的。现在乃知如来的正法也是如是。现在得知那位梵志会受罪无量的。」

那时，象舍利弗飞在于空中，结跏趺而坐，便说此偈而说：

不解彼此要 习于外道术 彼此而斗乱 智者所不行

（不了解彼此的重要的，而习行的外道之术。致于欲使彼此生起斗乱，乃为智者所不行的。）

那时，拘留沙的人民白象舍利弗说：「所说的非常的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犹如盲者得到明眼，耳聋的得到听聪。现在尊者所说的也是如是，乃用无数的方便而说法教。我们今天要自归依如来、法，以及比丘僧，唯愿尊者听许我们为优婆塞，我们愿意尽形寿不再杀生！」那时，象舍利弗就给与诸人民演说微妙之法，使他们发欢喜之心。之后，各人就从座起，礼尊者之足后离去。

那时，阿难尊者曾经听说梵志在诽谤象舍利弗之事，然而并没有所至之处（不知象舍利弗在何处），尚且不能熟视象舍利弗，更何况与其共论（谈论其事）！就到世尊之处，将这些因缘（听到的事）具白如来（尽向佛陀禀告）。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凡是要谈论平等阿罗汉的话，则说象舍利弗是。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现在象舍利弗已经成就阿罗汉。从前所传说的阿罗汉的名，今天已经获得了。那些从前所得的世俗的五通并不是真实之行，因为最后必定还会遗失之故。所谓六通，乃是真实之行。所以的缘故就是！这位象舍利弗从前有五通，现在乃得六通。你也应该要学习及于象舍利弗。这就是其义，当念念而奉行！」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三八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广演十二因缘的甚深的法义。又举出昔日为须焰阿须伦王之本生，以诫阿难勿轻视此十二因缘法，并说自己初成佛道，乃以思惟十二因缘，降伏魔的眷属，而除无明而得慧明，诸闇都永除，不再有尘垢，三转十二，而说十二因缘法，末后劝他当念奉持此十二因缘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现在当会讲说因缘之法，你们听后要善思念它，应修习其行。」诸比丘白佛说：「唯然！世尊！」那时，诸比丘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们说：「甚么叫做因缘之法呢？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更乐（触），更乐缘痛（受），痛缘爱，爱缘受（取），受缘有，有缘生，生缘死，死缘忧、悲、苦、恼，不可以称计之多，像如是的成就此五阴之身。

（一）为甚么叫做无明呢？所谓不知道苦，不知道集，不知道尽（灭），不知道正道，就为之无明（不能如实而知道四谛的道理，而迷惑不明）。（二）为甚么叫做行呢？所谓行，乃为有三种的。那三种呢？所谓身行、口行、意行，就是所谓的行。（三）甚么叫做识呢？所谓六种识身是。那六种呢？所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就是所谓的识。（四）甚么叫做名呢？所谓名，就是指痛（受）、想、念、更乐（触）、思惟，就是所谓的名（指精神的作用）。甚么叫做色呢？所谓四大身，以及由四大身所造的色（指物质），就是所谓名为色。由于色异、名异，故为之名色。

（五）甚么叫做六入呢？就是指内六入。那六种入呢？所谓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就是所谓六入。（六）甚么叫做更乐（触）呢？所谓六种更乐之身是。那六种呢？所谓眼更乐、耳更乐、鼻更乐、舌更乐、身更乐、意更乐，就是所谓的更乐。（七）甚么叫做痛（受）呢？所谓三种痛是。那三种呢？所谓乐痛、苦痛、不苦不乐痛

(舍受)，就是所谓的名为痛。(八)甚么叫做爱呢？所谓三爱身是。也就是欲爱（指男女的欲情）、有爱（指对于生存的欲望）、无有爱（所谓否定生存而厌世之欲），就是所谓的爱。

(九)甚么叫做受（取）呢？所谓四受是（四取）。那四种呢？所谓欲受（欲取）、见受（见取）、戒受（戒取）、我受（我取），就是所谓的四受（四取）。(十)甚么叫做有呢？所谓三有是。那三有呢？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就名叫做有。(十一)甚么叫做生呢？所谓生，就是等具出处（众生同类的具备出生之处的条件），而受诸有（受种类不同的众生之身）；而得五阴，而受诸入（六入、六根），就是所谓的生。甚么叫做老呢？所谓彼彼（各各）的众生，在于此身分，而齿落发白，气力劣竭，诸根已纯熟，寿命已日日而衰微，不再如本识那样，就是所谓的老。(十二)甚么叫做死呢？所谓彼彼（各各）的众生，展转而受形，身体已没有温暖，为无常变易，五亲分张，舍弃五阴之身，命根已断坏，就是所谓的死。

比丘们！当知！因此之故，名叫老、病、死，这名叫做因缘之法，已广分别其义了。诸佛如来之所应施行而起大慈哀的事，我现在已经办完了。应当念念在于树下，或露坐，或在冢间，当念念坐禅，不可怀有恐难之心。现在如不精勤的话，后悔也是无益的！」

那时，阿难白世尊说：「如来和诸比丘演说甚深的缘本（十二因缘乃甚深的道本），但是我观察起来，却并没有甚么深之义。」世尊告诉他说：「止！止！阿难！不可以生起这种心。所以的缘故就是！十二因缘之法，乃极为甚深的法，并不是常人所能明晓的。我在往昔之时，还未觉悟此因缘之法时，都流浪于生死，并没有出离之期。其次，阿难！不但今天你说因缘之法不甚深而已，从昔日已来，就有人说它为不甚深的了。所以的缘故就是：在过去世之时，有一位名叫须焰的阿须伦王（阿修罗王），曾经窃生如此之念：我欲捉日与月。就这样的出大海水（由海中出来），化身为极大之身，如海水乃齐腰而已。

那个时候，那位阿须伦王有一儿，名叫拘那罗，自白其父而说：『我现在欲在海水中沐浴。』须焰阿须伦回答说：『不可以乐在于海水中去沐浴。所以的缘故就是：海水乃极为深，而且很广，终皈不堪住于海中而沐浴。』这时，拘那罗白言而说：

『我现在观看海水只不过是齐于大王您的腰而已，为甚么缘故，又说为非常的深呢？』当时，阿须伦王就取其孩儿，着放在于大海水当中。那时，阿须伦之儿子的脚，不能至于水底，就极怀恐怖。当时，须焰就告诉其子说：『我刚才曾经告诉过你，说海水非常的深，你却说不会有甚么苦的。你要晓得，唯有我始能在于大海水当中洗浴，并不是你所能洗浴在那个地方的。』

那个时候的须焰阿须伦，是否是别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须焰就是我本身的缘故。那时的阿须伦儿，就是你自身啊！那时的海水乃非常的深，你却说不会有苦，现在又说十二因缘甚深之法，你又说它并不甚么深奥。

凡是有众生，如果不能了解十二因缘法的话，就会流转于生死，就不会有出离之期。都均为是迷惑，不能识知行本，致于今世至于后世，从前世至于今世，永恒的在于五恼之中，欲求出离，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当初成就佛道时，乃思惟十二因缘，而降伏魔的官属，以除无明，而得证慧明，所有的黑闇都永远除灭，已不再有尘垢。其次，阿难，我因三转十二，而说

此缘本之时，即成就觉道的。由于此方便，就会知道十二因缘之法，乃极为甚深并不是常人所能宣畅的。像如是的，阿难！应当念其为甚深，而奉持此十二因缘之法。应当念念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翅宁梵志听佛说法后，即皈依佛而成为优婆塞。其次为施罗梵志见佛的三十二相，而欢喜踊跃，就向佛请法。佛乃为解说具足八正道的话，就能趋至于涅槃，唯除十一种人不能得此八正道。施罗梵志及其五百弟子，听后都跟随佛陀去出家学道。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的迦兰陀竹园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在罗阅城内有一位梵志，名叫施罗，所有之术都具备而知，那些外道异学的经籍（典籍）所记的，或者是天文、地理，都没有不贯练的，并教授五百名的梵志童子。其次，在该城之中，又有一位异学之士，名叫翅宁，也是多有所知，为频毗娑罗王所知见爱敬，随时都供养给与该梵志所须的布施之物。

那时，如来的名称远布，都说：『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师（调御丈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度人没有量，现在出现于世间』这个时候，翅宁梵志乃起如是之念：如来的名号乃甚为难闻，现在我欲去问讯，去亲近礼敬。这时，翅宁梵志就到了佛所，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一边。那时，梵志白世尊说：「沙门瞿昙！你的种姓是甚么呢？」佛陀告诉梵志说：「我的姓为刹帝利。」

梵志又问说：「诸婆罗门都各有此论：『我的姓最豪，没有超出的。』或者说：『姓白。』或者说：『姓黑。』婆罗门都自称他们为：『梵天所生。』现在，沙门瞿昙您！欲作何等的论说呢？」佛陀告诉他说：「梵志！当知！如果有婚姻嫁娶的话，便应当追求豪贵之姓。但是在我的正法当中，并没有高下，没有是非之名姓的。」

梵志又白而说：「云何呢？瞿昙！是否生处（出身）清净，然后对于法，乃能得到清净吗？」佛陀告诉梵志说：「你用法清净，就是生处清净之所为的吗？」梵志又说：「诸婆罗门都同样的兴起如是之论：『我姓最为豪贵，并没有其它的种姓能超出的。』或者说：『姓白。』或者说：『姓黑。』同时婆罗门都自称为：『梵天所生的。』」

佛陀告诉梵志说：「假若当刹利女出适（嫁出）于婆罗门家，假如生男儿的话，就应当从于那种姓呢？」梵志回答说：「他当然说言为婆罗门种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父的遗形之故，得有如此之儿。」佛陀告诉梵志说：「假若有婆罗门女出适于刹利家，而生男儿的话，他就应当从那一种姓呢？」梵志回答说：「那个男孩当然就是刹利种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父之遗形之故，才会得有此儿的。」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就熟自思惟（慢慢的想），然后回答于我吧！你现在所说的，前与后，都不相应。云何呢？梵志！假若驴从马，然后生驹的话，应当说牠是马呢？或者说牠是驴呢？」梵志回答说：「像如是之类的话，当然说牠为驴马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驴的遗形之故，而得此驹的。」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就再仔细的思惟，然后回答于我吧。你现在所说的，乃前后不相应的。你前面所说，如刹利女出适于婆罗门家时，假若生儿的话，便说他为婆罗门种，现在如驴逐于马，而生驹的话，便言牠为驴马，是否不相违于前语吗？我再问你，梵志！如果马逐驴，而生驹的话，其名就应叫做甚么呢？」梵志回答说：「应当名叫马驴。」

佛陀告诉他说：「云何？梵志！马驴、驴马，是否又有异吗？假若又有人说：宝

一斛，又有人说：一斛之宝，此二种意义，是否有相异吗？」梵志回答说：「这是同为一义。所以的缘故就是！宝一、一宝，此义，都不异的。」佛陀告诉梵志说：「云何呢？马驴、驴马，这不是同为一义吗？」梵志回答说：「现在，沙门瞿昙！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婆罗门都自称说：『我的姓为最豪贵，并没有能超出的。』」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先称与其母，后又叹说其父。如果说，其父也是婆罗门种，其母也是婆罗门种，后来生有二儿，那个时候其中的一儿，为多诸技术，没有甚么事不览的，其第二子，则了无所知（不聪明），为人父母的，当会敬待那一位呢？应该敬待有智的呢？或者应当敬待那位无所知的儿子呢？」梵志回答说：「其父母应当会敬待那位高德而聪明的那一位，不会敬待那位无智的儿子。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一子，乃为无事不晓，无事不开之故，正应敬待此子，不应去敬待那位无智之子的。」

佛陀告诉梵志说：「如果那二子当中，那一位聪明的人，便又起意去作杀生、偷盗、淫泆等十恶之法，而那一位不聪明的人，乃为守护身、口、意行，对于十善之法，并没有去冒犯。这时，当人父母的，应当要去敬待那一位呢？」梵志回答说：「当人的父母的，应当要去敬待行十善之子，那位行不善的人，为甚么要去敬待干甚么呢？」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首先称叹其多闻的，后来又称叹其不犯戒的。云何呢？如果又有二子，一子，为其父乃为专正，母却不专正。另一子为父不专正，而母乃专正。那位孩子，如果其母很正直，父却不正直的，乃没有事不开，是博知经术的人。第二子之父正直，母不正直的，虽然不博学，但是能持十善。这样的话，则其父母应该要敬待那一位孩子呢？应当敬待母净，而父不净的人呢？或者应当敬待父净，而母不净的人呢？」

梵志回答说：「应当敬待那位母净之子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知道经书，博知诸技术之故。而所谓第二之父净而母不净的，虽然能持戒，但是却并没有智慧，究竟有甚么用处呢？而那位有闻的话，则会为有戒的。」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先前叹说父净，并不叹说母净。现在又叹说母净，不叹说父净的。首先叹闻之德，后叹持禁戒的。又叹说戒，后才赞说多闻。云何呢？梵志！如果那二位梵志之子，其中一子乃为多闻博学，兼持十善的人，而其第二子，虽然有智慧，但是却兼行十恶法。这样，则那些当人父母的，应当要敬待那一位呢？」梵志回答说：「应当敬待那位父净，而母不净之子。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由于其博览诸经，晓诸技术，由父净而生得此子，乃兼行十善，而无所触犯，一切都具足诸德本之故。」

佛陀告诉他说：「你本来说其姓，后来乃说其闻，而不说其姓。后来又叹说戒，而不称说多闻。嗣后又赞说其闻，而不称说其戒。你现在叹说父母之闻与戒，岂不是违背前言吗？」梵志白佛说：「沙门瞿昙！虽然有这些话，但是婆罗门都自称言而说：『我的族姓乃最为豪贵，没有人能超出的。』」

世尊告诉他说：「诸有嫁娶的家庭，就会谈论到有关于姓的问题，但是在我的佛法当中，并没有这种义之存在。你是否听过那些边国远邦（边疆蛮处），以及其余边地的人吗？」梵志回答说：「唯然！听说过！确有这些人。」世尊告诉他说：「那些地方的人民，有二种的种姓。那二种呢？第一种就是人，第二种就是奴，这二种姓，有时也会不一定。」梵志又问：「怎样的不定呢？」

世尊告诉他说：「或者首先作为人，后来作为奴；有的则原先作为奴，后来乃作为人。然而众生之类，均为是同为同类而没有甚么若干之种的。再者！梵志！如果天地败坏的时候（坏劫），世间都尽会为空。那个时候，山河石壁，草木之类，统统会被烧尽，人们也都会命终。假若天地还欲成就之时（成劫），那个时候，并没

有日月年岁之限。当时，光音天的诸天们会到此世间来。这时，光音天的诸天之福德已稍尽，不再有精光，展转而相视，而生起欲想来。欲意偏多的，就会成为女人，欲意少的则成为男子，展转而交接，便会成为胞胎。由于此因缘之故，最初为有人类，转生而为四姓，而流布于天下。应当由于此方便，而知道人民都均出自于刹利种的。」

那时，梵志白世尊说：「止！止！（好的了！好的了！）瞿昙！有如跛者之得以伸直，盲者之得复眼目，冥者之得见光明，沙门瞿昙，也是如是，用无数的方便，与我说法。我现在要自归依沙门瞿昙您，唯愿给与我说法，听允我为优婆塞！」当时，梵志又白世尊说。「唯愿如来！当受我的请供，请引导诸比丘们，到我家舍来。」

那时，世尊乃默然受其约请。这时，梵志看见佛陀默然受请之后，就从其座位站起，头面礼足之后，便退而去。还至于家中，则办具饮食，敷诸坐具，以香汁洒在地上，并自吐言而说：「如来当会在于此就座。」

那个时候，施罗梵志曾引率五百名的弟子，将到翅宁梵志之家，他遥见其家敷好坐具，看见之后，就问翅宁梵志说：「你现在是否为男女的嫁娶之事呢？或者是欲请摩竭国的频毗娑罗王呢？」翅宁梵志回答说：「我也不是要请频毗娑罗王，也没有嫁娶之事。我现在乃欲施設大福业啊！」

施罗梵志问他说：「愿听你的意见，到底是欲布施甚么福业呢？」

那时，翅宁梵志回答施罗梵志说：「当知！有一位释子出家学道，已成就无上至真等正觉。我现在就是欲请这位佛陀，以及其比丘僧，因此之故，办其种种的坐具的！」这时，施罗梵志对翅宁梵志说：「你现在讲到佛陀的话吗？」回答说：「我说过佛陀之事。」又问而说：「甚奇！甚特！现在乃得听到佛陀的音响。如来到底在于何处呢？我欲去拜见他。」翅宁回答说：「现今住在于罗阅城外的竹园内，引率五百名弟子，正在自相娱乐（喜悦于正法中），如欲去拜见的话，就宜于知时（现在正是时候）。」

这时，这位梵志就引率五百名弟子，往至于佛所。到达后，共相问讯，坐在一边。那时，施罗梵志便生此念：沙门瞿昙乃极为端正，身作黄金之色。我们的经籍也有如斯之言：『如来出世之时，实在不可遇到的，有如优昙钵花（灵瑞花），时时乃出现而已。如果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话，当会趣于二个地方：假如在家的话，当会作为转轮圣王，会具足了七宝。倘若去出家学道的话，必定会成就无上之道，会作为三界的世佑。』（世尊）。我现在欲观察佛陀的三十二相，是否都具足。那时，梵志唯见佛陀具有了三十相，而看不见其它的二相，就生起狐疑犹豫。所谓不见二相，就是指广长舌，与阴马藏之二相。

那时，施罗梵志就用偈问佛而说：

吾闻三十二 大人之相好 今不见二相 竟为在何所  
贞洁阴马藏 其相甚难喻 颇有广长舌 舐耳覆面不  
愿出广长舌 使我无狐疑 又使我见之 永无疑结网

（我听说您具有了三十二种大人的相好。但是现在却看不见其中的二相，到底是具足与否？是在甚么地方呢？）

（其一的贞洁的阴马藏，其相乃为非常的难以喻知的。其二的广长舌是否具足呢？此相为能舐耳覆面的，是否具备呢？愿您现出广长舌，使我没有狐疑！又使我看见它，使我永远没有疑惑的结网。）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六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 放牛品第四十九今分品

那时，世尊就吐舌（伸出其舌），舐其左右的耳朵，然后又把它卷缩入于口内。这时世尊即入于三昧，使那位梵志看见佛陀的阴马藏。当时，梵志看见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后，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那时，施罗梵志白佛说：「我现在的出身为婆罗门，沙门您乃为出身于刹利种。然而沙门、婆罗门都同为一道，都求一解脱。唯愿沙门听允我们有机会得到同一道吗？」

佛陀告诉梵志说：「你有此意见吗？」梵志回答说：「我有这种意见的。」佛陀告诉梵志说：「你就应当发起向于一解脱

吧！所谓正见是也。」梵志白佛说：「正见就是一解脱吗？又更有甚么解脱吗？」世尊告诉他说：「梵志！更有解脱，而得证涅槃界之法。其事有八种，所谓正见、正治（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就是所谓的梵志之八种之道，能得至于涅槃的。」

那时，梵志白佛说：「是否有这种众生知道此八种之道的吗？」世尊告诉他说：「不只是一百千而已。梵志！当知！有无数百千的众生知道此八种之道的。」梵志白佛说：「是否又有这种众生不了解此八种之道的吗？」世尊告诉他说：「有这种众生不了解其道的，这，并不是一人而已。」梵志白佛说：「是否又有众生不能得此法的吗？」

佛陀告诉他说：「有这种众生不能得此道的。像如此之人，乃有十一种类的。那十一种呢？所谓奸伪的人，恶语的人，难谏的人，以及那些无反复、好憎恶性、害父母、杀阿罗汉、断善根善事、反为恶、

计有我、起恶念向于如来的人，就是所谓的梵志！有如此的十一种类的人，不能得此八种之道的。」当佛说此八种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位梵志的诸尘垢都灭尽，而得法眼清净。

那时，施罗梵志告诉他的五百位弟子说：「你们各人所好的话，就各自诵习。我乃欲到如来之处，去善修梵行。」诸弟子们白其师说：「我们也同样的欲去出家学道。」

那时，梵志以及五百名弟子，各各长跪，白世尊说：「唯愿世尊！听许我们之出家学道！」佛陀告诉诸梵志说：「善来！比丘！欢迎你们在于如来之处善修梵行，渐尽苦原吧！」如来说此语之时，五百名梵志就成为沙门。那时，世尊渐与此五百人演说微妙之论。所谓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为不净之论，出要为乐等法。其次则为说诸佛世尊常所说法的：苦、集、尽（灭）、道。当时，世尊都广与诸人演说。这时，五百人的诸漏永尽，而得上人之法。

那时（另一个时候），翅宁梵志又白而说：「时间已到，唯愿屈神！」（请佛应供）。那时，世尊告诉施罗等五百比丘说：「你们都各着衣持钵吧！」世尊被千名比丘围遶，到了城内的梵志之处，就座而坐。那时，翅宁梵志看见五百婆罗门都已作沙门，就对他而说：「善哉！诸位！趣道之要，莫复过是（真正欲学道的话，其重要不能超过于这种法—出家学道）。」

那时，施罗比丘为翅宁梵志说此偈而说：

此外更无法 能胜此要者 如此之比像 善者无过是

（除了这种道之外，更没有其它的甚么方法能胜过于此要的。像如此的地像〔比类〕，所谓善的法不能超过于如是的。）

那时，翅宁梵志白世尊说：「唯愿世尊！请小留神待些时吧！正尔（这样），更再办饮食。」（正准备丰富一些）。世

尊告诉他说：「所办的饮食，但时贡献，不要疑惧会不足之事。」这时，翅宁梵志乃欢喜无量，就亲自施行饮食，供养佛陀，以及比丘僧。那时，世尊饭食之后，梵志就除去那些食器，然后用若干种的华，去散佛，和比丘僧的身上，而趋前白佛说：

「唯愿世尊！我们这些男女大小，都求佛赐作为优婆塞！」

那个时候，梵志的妇人已怀妊，这位妇人白佛说：「我现在有娠，也不知是男的呢，或者是女的呢？我也要为他自归依于如来，愿听许为优婆塞，或优婆夷！」

那时，如来与诸大众们演说微妙之法，即在于座上，说此偈而说：

快哉斯福报 所愿必得果 渐至安隐处 永无忧厄患

死得生天上 设使诸魔天 亦复不能使 为福者堕罪

彼亦求方便 贤圣之智慧 当尽于苦本 长离去八难

（令人快哉！这种福德！所愿的必定能

得其果报的。这样，会渐至于安隐之处，会永远没有忧恼厄患的。死后定会得生天上的。假如诸魔天，也不能使造福的人堕入于罪业的。他也是同样的求于方便，求此贤圣的智慧的。都当尽于苦本，长离而去八难！）

那时，世尊说此偈后，便从他的座位起而去。

那时，翅宁梵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四四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教诸比丘恒受一食，能令身体轻便，气力也会强盛。跋提婆罗则说他不堪于此法，佛就允其通日之食。其次为迦留陀夷在于日暮之时，入城去乞食，致，孕妇惊怖而流产。佛陀藉此而规定比丘当于日中乞食，并劝学如

迦叶比丘之自行头陀法。经过三个月后跋提婆罗曾至世尊之处忏悔前愆，自此精进修持，不久则证得阿罗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常恒的一坐而食（日中唯受一食），身体乃轻便，而气力很强盛。你们比丘！也应当日中一食，以保身体的轻便，而气力强盛，得修梵行。」这时，跋提婆罗（贤护）白世尊说：「我实在不能堪任于日中一食。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气力弱劣之故。」

佛陀告诉他而说：「如果你到檀越之家时，就一分吃食，另一分则持回来（持二钵，一钵朝食，一钵中食）。」跋提婆罗白佛说：「我也不堪于行这种法。」世尊告诉他说：「就听许你坏斋吧！你可以通日而食的了。」跋提婆罗又白佛说：「我也不堪任于施行此法的。」那时，世尊则默然不回答。

那时，迦留陀夷（优陀夷，译为麓黑。最受人欢迎的比丘）在向暮日入（夕阳已下山时），着衣持钵，进入城内去乞食。那时已极为闇冥，当时的优陀夷就渐渐的至于长者之家。那位长者之妇已怀妊，听到沙门在外乞食，就亲自持饭，出来惠施他。优陀夷的颜色乃极为黑，那个时候天空欲将降雨，处处（到处）都有拙电

（闪电）。那时，长者之妇刚出门而看见沙门的颜色极黑，实时惊怖，乃呼一声：「是鬼！」自便称唤而说：「咄哉！见鬼！」（我看到鬼！）实时伤着其胎儿，胎儿寻即命终（流产）。这时，迦留陀夷寻就还回精舍，都愁忧不欢，坐下自思惟，悔无所及（懊悔已来不及）。

那时，在舍卫城内，便有了如此的恶声：「沙门释种子，乃咒堕他人的儿子。」其中有男女都各相谓言而说：「现在的诸沙门，行无节度，饮食不知时宜，好像在家的白衣居士，有甚么差别呢？」那时，众多的比丘听到诸人民各论如是之事：「沙门释种子，并不知道应该要节度，行来并没有甚么忌畏。」里面，那些持戒的比丘，戒行完具的，也自怨责而说：「实在不是我们之所宜的，那些食无禁限，行无时节（乞食不按时），实在是我们的不是！」就各共相率至于佛所，头面礼足，将此因缘，其白世尊。

那时，佛陀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去唤迦留陀夷，叫他到这里来。」这时，那位比丘受佛的教语后，就去唤优陀夷。当时，优陀夷听到佛陀在叫他，就来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问优陀夷说：「你昨天日暮之时，是否进入城内去乞食，乞到长者之家，使长者的妇人胎堕吗？」优陀夷白佛说：「唯然！世尊！」佛陀告诉优陀夷说：「你为甚么缘故不分别时节，尤其是天空欲降雨之时进入城内去乞食呢？这实在不是你所应做的，而且一位族姓子（善男子）之出家学道，怎么可以贪着于饮食呢？」那时，优陀夷就从其座起来，白世尊说：「从今以后，不敢再犯，唯愿世尊听受弟子的忏悔！」

那时，世尊告诉阿难说：「快去打撻椎，去集聚诸比丘在于普会讲堂吧！」阿难受佛之教后，就集诸比丘，集聚在于讲堂，然后趋前白佛说：「诸比丘已集齐了。世尊！宜知是时。」

那时，世尊就到讲堂，坐在于中央，告诉诸比丘说：「过去久远之时的世尊，都均一坐而食（一天一食），其诸声闻弟子，也是一坐而食。就是将来的诸佛，以及其弟子们，也是当会一坐而食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这是行道的要法，故应当都为了一坐而食。如果能够行一坐而食的话，则身体会轻便，心会得开解。心已得解的话，就能得诸善根。已得善根的话，便能得证三昧。已得三昧，就能如实而知道。如实而知道甚么呢？所谓苦谛，能如实而知道，苦集谛，能如实而知道，苦尽谛（灭谛），能如实而知道，苦出要谛（道谛），能如实而知道。你们这些族姓子（善男子），已经出家学道，已经舍弃世间的八业，但是却不知道时节，有如那些贪欲的人，和他们有甚么差别呢？梵志自有其梵志的法，外道也自有其外道的法的。」

这时，优婆离（译为近取，持戒第一的比丘）白世尊说：「过去的如来，和将来的诸佛，都均为一坐而食。这样，就请世尊制定规则，令诸比丘们都限时而食吧！」世尊告诉他说：「如来也有如此的知见，但是对于未犯的缘故，不加以制定耳。要之，在眼前曾有如此之罪，乃当会制限而已！」

于是，在于那时，世尊就普告诸比丘们说：「我乃专心一意的一坐而食，你们也应当要一坐而食（一日一食，多打禅坐）。现在你们应在日中而食（食中午之

餐），不得过于午时。你们也应当学习乞食之法。为甚么比丘要学乞食之法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食乃为了支持生命，得到也不生喜，不得到也不忧愁。假如得食之时，就应思惟而食，不要存有贪着之心，只要为了使此身能趣得存形，能除去旧痛，更不再造新痛，使气力充足而已。像如是的，比丘们！就名叫做乞食。你们诸比丘们！应当要一坐而食。

甚么叫做比丘的一坐而食呢？因为起，就会容易犯食，故为了更不应食而只管打坐。像如是的，比丘们！就名叫做一坐而食。你们，比丘们！也当应得食而食。甚么叫做比丘之得食而食呢？于是，比丘们！由于得食之后，更又有为齐于此吗？

（应不会再得食）。假如那些饮食又更得到的话，就不应再食！像如是的，比丘们！这就叫做得食而食。你们，比丘们！也应当要着三衣，应打坐在于树下，或者坐在于闲静之处，或者露天而坐而修苦行，应着补衲衣，应在于冢间，应着弊恶之衣。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叹说（称赞）少欲的人之故。我现在教导你们，应当要如迦叶比丘那样。所以的缘故就是：迦叶比丘乃自行头陀十二法，也一再的教人行这种要法之故。我现在教诫你们，也应当如面王比丘那样（婆罗门出身，奉师命去质疑佛陀，终被佛化所伏，而出家，为弊衣第一）。所以的缘故就是：面王比丘乃着弊坏的法衣，不执着于甚么校饰（穿弊衣不会羞耻）。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我的教诫，应当念念修习。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跋提婆罗，经过三个月，并不曾到过世尊之处。那时，阿难就在临到三个月之初，到了跋提婆罗比丘之处，对他说：「现在众僧们都正在补衲衣裳，然后，如来当会再游行于人间。现在如果不去的话，后悔就无益的了。」这时，阿难就带领跋提婆罗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接礼之后，并又白佛而说：「唯然！世尊！请听许我的忏悔，从今以后，更不再犯。

如来曾经制定禁戒，但是我却不纳受（不听从），唯愿垂恕！」像如是的，再三忏悔。

这时，佛陀告诉他说：「听许你的悔过，以后不可以再犯。所以的缘故就是：我自念：生死乃为无数之次，或者作为驴，或者作为骡，作为骆驼、象、马、猪、羊，都以草来养此四大的形体。或者堕在地狱，都食噉热铁丸。或者作为饿鬼，都恒食脓血。或者转生作为人形，而吃食这里的五谷。或者往生于天而作天形，而食自然的甘灵。在无数劫当中，形命都共为竞逐，始终并不厌足。优波离！当知！有如火之获薪木，始终无厌足。也如大海水之吞流，而无厌足那样。现在凡夫之人，也是如是，都贪食而不厌足！」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生死不断绝 皆由贪欲故 怨憎长其恶 愚者之所习

（生死不能断绝的原因，都是由于贪欲的缘故。也由于怨憎，才会增长其恶的，这是愚痴的人的所习的。）

因此之故，跋提婆罗！应当要念念少欲知足，不可以起贪想，不可以生起乱念。像如是的，优波离（应为跋提婆罗）！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跋提婆罗听如来的教诫之后，就在于闲静之处，而自克责：所以族姓子，出家学道的人，都是为了欲修无上的梵行，而致于：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之身，能如实而知。那时，跋提婆罗，即成为阿罗汉。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的弟子当中，第一声闻，多饮食的比丘，就是所谓吉护比丘是（跋提婆罗）。」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诸比丘演说所谓习行的沙门，誓愿的沙门。同时也阐明沙门的法行，以及婆罗门的法行的意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鸯艺村中（巴利文为鸯伽国的马邑村），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诸人民都称呼你们为沙门。假若有人发问而说：『你们是沙门吗？』你们一定会说：『是沙门。』我现在告诉你们，有关于沙门之行（沙门之法之行），以及婆罗门之行（婆罗门的法门）。你们应当念念修习，后来必定会成就果报，如实而不会有异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说：有二种的沙门：

（一）有习行的沙门，（二）有誓愿的沙门。

为甚么叫做习行的沙门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的行来（来往）、进止（举止）、视瞻、容貌、着衣、持钵，一切都均为如法而行。也不着于贪欲、瞋恚、愚痴，唯为持戒而精进，而不犯非法的，都同样的学诸戒。就是所谓名叫习行的沙门。

为甚么叫做誓愿的沙门呢？于是：或者有比丘，对于威仪、戒律、出入、进止、行步、容貌、视瞻、举动，一切的一切，都均如法，志愿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在于现法当中，身得证，而自游化，而至于：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后有，如实而知道。就是所谓名叫誓愿的沙门。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二种的沙门。

那时，阿难白世尊说：「甚么叫做沙门的法行？婆罗门的法行呢？」佛陀告诉阿难说：「于是，比丘！对于饮食都能知足，昼夜之经行，都不失去其时节，而行诸道品是。甚么叫做比丘之诸根寂静呢？于是，比丘！假若眼根看见色境，而不生起想着，不兴诸乱念，在于其中，眼根得清静，而除诸恶念，不念不善之法。假若耳根听声境，鼻根嗅香境，舌根知味境，身根知细滑（触境），意根知法境，都不生起想着，都不兴起诸乱念，在于耳根乃至意根，而得清静。像如是的，就叫做比丘之诸根得清静。

甚么叫做比丘之饮食知足呢？于是，比丘！量其腹而食，并不希求肥白（对于饮食能知量，不求饱满肥胖）。只欲使此身能趣于存命，而得以除去旧痛，令新痛不生，得以修习梵行。有如男女之身生疮痍时，则随时用膏药去涂疮，都是常欲使疮痍差愈之故，现在的此比丘也是如是，也是量腹而食。如用膏油去膏车的原因，就是为了欲致驶远之故，比丘之量腹而食，则是欲趣存命之故。像如是的，叫做比丘之饮食知足。

甚么叫做比丘之恒知警寤呢？于是，比丘！在于初夜（下午五点至九点）和后夜（翌日凌晨一点至五点），都恒知警寤，都思惟三十七道品（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四正勤、四念处、四如意足）之法。如昼日打坐、经行时，都欲除去恶念诸结之想。又在于初夜、后夜打坐、经行，以除去恶结不善之想。又在于中夜（下午九点至翌日凌晨一点），右胁着在于地（床上），将脚和脚相累（相迭），唯向光明之想。又在于后夜，出入经行，而除去不善之念。像如是的，叫做比丘之知时警寤。像如是的，阿难！这就是所谓沙门的要行。

甚么叫做婆罗门之要行呢？于是，比丘！对于苦谛，能如实而知道，对于苦集之谛（集谛）、苦尽之谛（灭谛）、苦的出要之谛（道谛），都能如实而知道，后因解此欲漏之心、有漏之心、无明漏心，而得解脱。已得解脱，便得解脱之智，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能如实而知道。这名叫做婆罗门的

要行之法。阿难！当知！这就是名叫要行之义！」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沙门名息心 诸恶永已尽 梵志名清静 除去诸乱想

（沙门之名称叫做息心，是诸恶已永尽之义。梵志名称清静，是除去诸乱想之意。）

因此之故，阿难！对于沙门的法行、婆罗门的法行，都应当念念修行。如有众生行此诸法之时，然后乃能称做沙门。又由于甚么缘故，名叫沙门呢？所谓诸结都永息之故，名叫沙门。又由于甚么缘故，名叫婆罗门呢？所谓尽除愚惑之法之故，名叫梵志。也名称做刹利。又由于甚么缘故，名叫刹利呢？因为由于他之断淫、怒、痴之故，名称刹利。也名称做沐浴。由于甚么缘故，名称沐浴呢？由于其洗除二十一结（瞋、害、睡眠、调戏、疑、怒、忌、恼、嫉、憎、无惭、无愧、幻、奸、伪、诤、憍、慢、妒、增上慢、贪等心结），故名称做沐浴。也名称做觉。由于甚么缘故，名称觉呢？由于其觉了愚

法、慧法之故，名称觉。也名称做彼岸。由于甚么缘故，名称彼岸呢？由于其从此岸，而至于彼岸之故，名称彼岸。阿难！能行此法的人，然后乃能名称沙门、婆罗门的。这就是其义，应当要念念奉行！」

那时，阿难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四二

大意：本经叙述提婆达多妄自出家，随修罗陀学神通而有所得，声名远播。依次为：贪着利养，而犯五逆罪；法施比丘尼说他之过，反遭其害；提婆达多得重病，还生害佛之心，至佛所，脚才下地，便被大火所烧，就生悔过之心，欲称佛，未竟，而入地狱；佛授记他经一劫之苦后，生天上，六十劫不堕恶道，最后受人身而出家，成为辟支佛；目连入地狱去为他说法，六万余人听法后，往生于四王天。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释翅迦毗罗越（释种的迦昆罗国）的尼拘留园之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提婆达兜王子，往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这时，提婆达兜白佛说：「唯然！世尊！请听允我加入于道次（教团内），得以作为沙门。」佛陀告诉提婆达兜说：「你应宜在于俗家，去分檀惠施（为施主而行布施之行）。因为欲作沙门，实在不是容易之事啊！」

这时，提婆达兜又再三的白佛说：「唯然！世尊！请听允我排在末席吧！」佛陀又告诉他说：「你宜于在家修行，不宜于出家去修沙门之行！」

那时，提婆达兜便生如是之念：这位沙门乃怀嫉妒之心。我现在应该私自剃头，以便善修梵行。为甚么须用这位沙门为我剃度干么呢？这时，提婆达兜就自退下而回去，就私自剃除须发，穿着袈裟，自称而说：「我是释种子。」

那时，有一位比丘，名称修罗陀（译为善得）。是一位行头陀行，而行乞食，着补衲衣，五通都清彻的人。这时，提婆达兜往至于那位比丘之处，头面礼足之后，趋前而说：「唯愿尊者！当给与我说教，使我长夜，能获得安隐！」这时，修罗陀比丘，就对于他讲说威仪礼节，以及教他应思惟此法，应舍弃此而就于彼。这时，提

婆达兜乃如那位比丘的教训，而不漏失（依教奉行）。

这时，提婆达兜比丘说：「唯愿尊者！当给与我说神足之道（神通之法），我能堪任修行此道的！」那时，比丘又给与他说神足之道而说：「你现在应当学习心意轻重；如已知道心意轻重的话，就又应当分别四大，所谓地、水、火、风之轻重是。如已得知四大轻重的话，便当修行自在的三昧；如已行自在三昧的话，就又当修勇猛的三昧；如已行勇猛三昧的话，就又当应修行心意三昧；如已行心意三昧的话，就又应当行持自戒的三昧；如已修行自戒三昧的话，则像如是的，在于不久的将来，便当会成就神足通。」

那时，提婆达兜受师的教训后，就用功致于自知心意之轻重，又知道四大的轻重，也尽修诸三昧，都没有漏失过。那个时候，经过不久之时，便成就神足之道，像如是的，就能以无数的方便，作变无量（能作种种的神通变化）。那时，提婆达兜的名声，就流布于四方的远处。

这时，提婆达兜，曾用其神足之力，乃至三十三天，去采取种种的优钵莲花（青莲花）拘牟头华（地生华），回来奉上于阿闍世太子，并告诉太子说：「这些花乃是三十三天所出的，是释提桓因（帝释天）遣送而来奉上于太子的。」

那时，王太子看见提婆达兜的神足，有如是之伟大，就随时供养他，就给与其所须要的。太子又作如是之念：提婆达兜的神足，乃极为难及的。这时，提婆达兜又自隐形，作小儿的身，在于王太子的膝上。这时，诸嫔女也各作如是之念：这到底是甚么人呢？是鬼呢？是天呢？其言还未说完了之时，便又化身，还复如本来的面目那样。这时，王太子，以及诸宫人都称言而说：「这位是提婆达兜。」就给与其所须要的。又传此言而说：「提婆达兜的名德，实在不可其记！」

那时，众多的比丘听到此消息之后，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白佛而说：「那位提婆达兜，乃具有了极大的神足，因此，能得衣裳、饮食、床卧之具，以及病瘦时的医药。」佛陀告诉比丘们说：「你们不可以兴起如是之心，不可以着于提婆达兜的利养。同时又不可以钦羨他的神足之力。因为那个人，即当会因此神足，而堕坠于三恶道的。提婆达兜所获得的利养，以及他的神足，当会一再的耗尽。所以的缘故就是：提婆达兜自当会造作身、口、意的三恶行之故。」

那个时候，提婆达兜又兴起此念：沙门瞿昙有了神足，我也是同样的有了神足；沙门瞿昙有所知，我也有了所知；沙门瞿昙之姓为贵，我的姓也是贵；如果沙门瞿昙显现神足，我当会显现二神足；沙门瞿昙显现二神足的话，我当会显现四神足；假如他现四神足的话，我就会显现八神足，他如现八，我就现十六；他如现十六，我就现三十二；随着沙门所现变化，我当会转倍（多他一倍）。那时，众多的比丘听闻提婆达兜多有如是之语后，就有了五百余名的比丘投在提婆达兜之处，以及五百名的比丘都受太子的供养。

这时，舍利弗与目犍连自相谓言而说：「我们共到提婆达兜之处，去听他说法，到底是甚么论说？」就共相到了提婆达兜之处。那时，提婆达兜遥见舍利弗、目犍连之来到，就告诉诸比丘们说：「这二人就是悉达多（世尊的俗名）的弟子。」就怀着非常欢悦的心情。他们到达后，就共相问讯，然后坐在于一边。

那时，诸比丘都各生此念：释迦文佛的弟子，现在都来投向于提婆达兜。这时，提婆达兜对舍利弗说：「你现在堪任给与诸比丘们说法吗？我欲作小时的休息，又患脊痛（故须休息）。」

这时，提婆达兜，乃以脚与脚相累迭，右胁着地而卧。由于他的欢喜心之故，二倒便睡眠。那时，舍利弗与目犍连看见提婆达兜已入于眠，就用神足接诸比丘，飞在于空中而去。

过了一會兒，提婆达兜觉寤（醒来）时，看不见诸比丘，就极怀瞋恚，并吐此

言而说：「我如果不报此怨的话，终究不名叫做提婆达兜！」这就是提婆达兜的最初所犯的五逆之恶。提婆达兜刚起此念之时，实时失去了其神足。

那时，众多的比丘白世尊说：「听说提婆达兜比丘有极大的神足，乃能破坏圣众的。」这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提婆达兜不但是现在才开始破坏圣众，乃在于过去世时，就恒常破坏过圣众。所以的缘故就是：乃于过去世时，也曾经破坏过圣众（搅扰和合僧团）。现在又生此恶念：我要执取沙门瞿昙，把他杀害，在于三界中作佛，为独尊而没有二侣的人。」

当时，提婆达兜曾经对阿闍世王（太子后来为王时的王名）说：「古昔的诸人的寿命非常的长，现在则非常的短。假如王太子你一旦命终的话，则唐生（空来）于此世间。何不（为甚么不）取父王，把他杀害，以便绍圣的王位呢？我当会去取害如来，当会得作佛。你作新王，我作新佛，不亦快哉（不是很好的事吗）！」

那时，阿闍世王就差遣守门的人，去执取其父王，把他幽闭在于牢狱内，自立为王，去治理人民。这时，诸群庶（民众）就各相谓言而说：「此子（指太子）未生出来时，则为是怨家之子，因此，名叫阿闍世王（未生怨王）。」

那时，提婆达兜看见阿闍世王已捡闭其父王后，又生此念：我当去执取沙门瞿昙，把他杀害。那时，世尊住在于耆闍崛山的一小山侧。当时，提婆达兜乃登上耆闍崛山，手擎大石，其长为三十肘，其广为十五肘，就向世尊掷去。这时，山神金毗罗鬼恒住于其山，看见提婆达兜抱石打佛，实时伸其手，把它接放在于余处。那时，石碎而有一小片石，着在于如来之足，实时流出血来。那时，世尊看见后，对提婆达兜说：「你现在又起意欲来害如来，这是第二次的五逆之罪。」

那时，提婆达兜又自思惟：我现在竟不得害此沙门瞿昙，当更求其它的方便！就舍弃而去。到了阿闍世王之处，启白大王而说：「大王可使黑象饮酒，使牠酒醉，然后使牠去害沙门。所以的缘故就是：此象乃很凶暴，必定能害此沙门瞿昙的。假若沙门真的有一切智的话，明天必定不会到此城来乞食的；假如没有一切智的话，明天就会入城来乞食，必定当会被此恶象所害的！」那时，阿闍世王就用醇酒给与恶象饮下，使象大醉。同时，告诉国中的人民说：「如欲自安惜己命的话，明天就不可以到城内来往。」

那时，世尊到了乞食之时，就着衣持钵，进入于罗阅城内去乞食。国内的男女大小，及四部之众，听到阿闍世王用酒灌象，欲来伤害如来的消息，都共相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白佛而说：「唯愿世尊！不可进入罗阅城内去乞食！为甚么缘故呢？因为阿闍世王以酒灌象，使牠酒醉，欲来害佛您啊！」佛陀告诉诸优婆塞们说：「凡是等正觉的人，终皈不会被他人所害的。」

那时，世尊虽然听到这些消息，但是仍然如故的进入于城内。那时，恶象遥见世尊到这边来，其瞋恚炽盛，就奔趣于如来，欲害如来。然而佛陀看见醉象之奔来，即说此偈而说：

象莫害于龙 龙象出现难 不以害龙故 得生于善处

（象啊！不可以伤害于龙。因为龙象

〔指佛陀〕之出现于世间，乃是非常难过之事。由于不伤害龙之故，能得生于善处的。）

那时，那匹醉象听到如来讲说此偈之后，就趋前长跪去舐如来的双足。那时，那醉象因悔过，而心不自宁，就便命终，就往生于三十三天。那时，阿闍世王，以及提婆达兜，看见醉象已死，就惨然而不悦。提婆达兜对王说：「沙门瞿昙已杀死大象。」王回答说：「这位沙门瞿昙，乃有大神力，有多诸伎术，乃能咒此龙象，而杀死牠。」这时，阿闍世王又作如是之说：「这位沙门必定是威德具足，竟然不会被恶象所害。」提婆达兜回答说：「沙门瞿昙有了幻惑之咒，能使外道异学，没有不降伏

的，更何况是畜生之类！」

这时，提婆达兜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观察阿闍世王，其意已欲变悔了。那时，提婆达兜，乃愁忧不乐，就出罗闍城而去。那时，法施比丘尼遥见提婆达兜到这里来，就对提婆达兜说：「你现在所造的，乃极为过差（违法），现在忏悔还来得及，恐后欲忏悔的话，那就难了！」当时，提婆达兜听此语后，就倍加瞋恚，寻时回答而说：「妳这秃婢！我有甚么过差？怎样说今易后难呢？」法施比丘尼回答说：「你现在与恶为共，而且造作众不善之本啊！」那时，提婆达兜乃炽火洞然（非常的忿怒），就用手去打杀该比丘尼。

那时，提婆达兜杀害真人（指得道的比丘尼）后，曾回至于自己的寮房。他告诉诸弟子们说：「你们当知！我今天因为兴意向于沙门瞿昙，然而其义理并不应该。又以罗汉而起恶意还向于罗汉，我现在应宜向他忏悔。」这时，提婆达兜因此而愁忧不乐，寻时即得重病。提婆达兜告诉诸弟子们说：「我已没有这种身力，得以往见于沙门瞿昙了，你们当扶我至于沙门之处。」那时，提婆达兜就用毒药涂在于十指的爪甲，对诸弟子们说：「你们舆我（舁举他）到那沙门之处。」那时，诸弟子就舁抬他，到了世尊之处。

当时，阿难遥见提婆达兜从远而来，就白世尊说：「提婆达兜现在到这里来，必定有悔心，可能要向如来您求改悔过的！」佛陀告诉阿难说：「提婆达兜终不得至于世尊之处。」那时，阿难再三又白佛说：「现今这位提婆达兜已经欲来这里，必定会向佛您悔过的！」佛陀又告诉阿难说：「这位恶人终皈不能得至于如来之处。此人的命根，至于今天，已经成熟了。」

那时，提婆达兜来至世尊之处，曾对诸弟子们说：「我现在不宜卧见如来，应该要下床，乃得见为宜！」提婆达兜的脚，刚踏在地，当时，地中有大火风之生起，遶旋提婆达兜之身。那时，提婆达兜就被火所烧，便发悔心，在于如来之处，正欲称南无佛之时，却竟然不能达其心愿，刚得称南无时，便入于地狱。

那时，阿难由于看见提婆达兜堕入地狱之中，就白世尊说：「提婆达兜在于今天是否已取命终，而入于地狱中吗？」佛陀告诉他说：「提婆达兜并不为了灭尽至于究竟之处。现在的这位提婆达兜，乃起恶心，向于如来之身，因此，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即堕入于阿鼻地狱之中。」那时，阿难听后，即悲泣涕泪，不能自胜。佛陀告诉阿难说：「你为甚么悲泣到这个程度呢？」阿难白佛说：「我现在的欲爱心并未灭尽，未能断除欲结，因此之故，才会悲泣而已！」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如人自造行 还自观察本 善者受善报 恶者受其殃  
世人为恶行 死受地狱苦 设复为善行 转身受天禄  
彼自招恶行 自致入地狱 此非佛怨咎 汝今何为悲

（如人自己去造作其行，还自观察其本时，就会知道：作善的人，定会受其善报，作恶的人，必受其殃报的。世间的人如作恶行的话，死后定会受地狱之苦，假若是作善行的话，就会转身而受天上的福祿的。他自己招来的恶行，会自致于坠入地狱，这并不是佛陀的怨咎，你现在为甚么这么的悲伤干甚么呢？）

那时，阿难白世尊说：「提婆达兜身坏命终之后，会生在于甚么地方呢？」佛陀告诉阿难说：「现在这位提婆达兜身坏命终之后，已堕入于阿鼻地狱之中。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造五逆的恶业之故，致于如此的果报的。」

那时，阿难又重新白佛说：「如是！世尊！如圣尊之教言。自己之身作恶，现身就会入于地狱。所以我现在会悲泣涕泪的原因，就是由于那位提婆达兜不知珍惜其名号、姓族的缘故。同时又不为父母、尊长，而羞辱诸释种，毁坏我们的门户（阿难同是释种的出身，都是堂兄弟）然而提婆达兜现身入于地狱，实在并非其宜。所

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的门族乃出自于转轮圣王之位，而提婆达兜乃出身于王种，不应该现身入于地狱之中。提婆

达兜应该现身会灭尽有漏，会成就无漏心解脱、慧解脱，在于此现身得受证果，而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再受胎，如实而知道。会习真人之迹，而得阿罗汉，在于无余的涅槃界，而般涅槃，那里知道他会持此现身而入于地狱之中呢？提婆达兜在生之时，曾有大的威神，极为有神德，乃能往至于三十三天，乃能变化自在，怎么这种人又会入于地狱呢？不审（不知），世尊！提婆达兜在地狱中，会经过许多的岁月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此人在于地狱之中，会经历一劫的期间。」这时，阿难又重新仰白佛陀而说：「然而劫有两种的，有大劫，有小劫，此人为应那一种劫呢？」佛陀告诉阿难说：「此人当会经历大劫的。所谓大劫，即是指贤劫。是尽此劫数，其业行消尽而命终，还会回复人身的。」阿难白佛说：「提婆达兜尽丧人根，遂复成就。所以的缘故就是：劫之数，乃为长远的，所谓大劫，不过于贤劫的。」

那时，阿难讲到这里，就又倍加悲泣哽咽而不乐，又重新白佛说：「提婆达兜从阿鼻地狱出来之后，当会生在于何处呢？」佛陀告诉阿难说：「提婆达兜在那个地方（指地狱）命终之后，当会转生于四天王天上。」阿难又问：「在那里命终之后，当会转生于甚么地方呢？」佛陀告诉阿难说：「在那里命终之后，会展转而生于三十三天（第二层天）、焰天（第三层天）、兜率天（第四层天）、化自在天（第五层天）、他化自在天（第六层天）。」

阿难又问：「在那里命终之后，当会生在于何处呢？」佛陀告诉阿难说：「于是（是这样的）：提婆达兜从地狱命终之后，转生之处都是善处天上，会经历六十劫的期中，不会再堕于三恶趣，会往来于天、人当中，最后得受人身，当会剃除须发，着三法衣，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去学道，而成就辟支佛，名叫南无。」那时，阿难趋前白佛说：「如是！世尊！提婆达兜由于其恶报，致入地狱之罪。然而为造甚么功德，在六十劫当中，历经生死，而不受苦恼（指不堕三恶道），最后又会成就辟支佛，号名叫做南无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在弹指之顷（弹自己的手指，使其鸣声出来的一瞬间），如果发起善意的话，其福报就难以譬喻，更何况提婆达兜乃为博古明今，为多所诵习，总持诸法，所闻的都不忘记的人呢？那位提婆达兜乃被往昔的怨讎，而起杀害之心，向于如来，又由于曩昔的因缘之报之故，有喜悦的心向于如来，由于此因缘之报之故，六十劫的期中，不会堕于三恶趣。又由于提婆达兜在最后的命终之时，发起和悦的心，称为南无之故，后来会作为辟支佛，其号名叫南无。」那时，阿难即趋前礼佛，重新自陈而说：「唯然！世尊！如神（佛）所教的。」

这时，大目犍连乃趋前白佛而说：「我现在欲到阿鼻地狱中，给与提婆达兜演说

要行。并要慰劳他（安慰他）、庆贺他。」佛陀告诉目连说：「你应该晓得！不可用卒暴的法，要专心正意，不起乱想，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极恶行的众生乃难以调伏，难以成就，然后方会堕入于阿鼻地狱之中的。再者，那边的罪人，并不了解人间的音响，不懂言语的往来的。」那时，目连又白佛说：「我现在所了解的六十四种音语，都能开通，我当会用此音响，去讲给他们知晓！」佛陀告诉目连说：「你应该知道是时候了。」这时，阿难听此语后，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

这时，大目连趋前礼拜佛足后，绕佛三匝，就在于佛前，犹如力士的屈伸其臂之顷，即到达于阿鼻地狱之处。那时，大目连当在于阿鼻地狱之上的虚空中时，即弹指叫醒而说：「提婆达兜！」那时，提婆达兜乃默然不应。这时，诸狱卒对目连说：「你现在到底是在叫谁为提婆达兜呢？」狱卒同时又说：「这里也有拘楼孙

佛（现在贤劫千佛的第一佛）时的提婆达兜，也有拘那含牟尼佛（贤劫之第二佛）时的提婆达兜，也有迦叶佛（如上之第三佛）时的提婆达兜，也有在家（俗家、居士）的提婆达兜，也有出家的提婆达兜。你现在，比丘！（现在您这位比丘），正在命叫那一位提婆达兜呢？」目连回答说：「我现在所命（所叫）的就是释迦文佛的叔父的儿子（堂弟）之提婆达兜，有事欲和他相见。」

这时，狱卒手执铁叉，或执火焰，去烧炙其身，使他觉寤过来。那时，提婆达兜的身体，被火焰炽然，高度达于三十肘。诸狱卒告诉他说：「你现在这位愚人，为甚么眠寤不醒呢？」那时，提婆达兜被众苦所逼，而回答说：「你们今天有甚么教敕呢？」狱卒又说：「你现在仰观空中看看！」寻则随着其语，而仰观虚空，看见大目连结跏趺而坐，坐在于宝莲华，如日之披开云雾那样。提婆达兜看后，便说此偈而说：

是谁现天光 如日披云出 犹如金山聚 永无尘秽污

（到底是甚么人显现天光，有如太阳之披开云雾而出现那样呢？犹如金山之聚集那样，永远没有微尘秽污！）

那时，目连又用偈回答说：

我是释师子 瞿昙之族末 是彼次声闻 名曰大目连

（我是释师父的法子，是瞿昙族姓之末席。也是他的依次的声音，名叫大目连！）

那时，提婆达兜向目连说：「尊者目连！为甚么缘故屈身至于这里呢？这里的众生乃造恶无量，难可以开化的。都不作善根的缘故，命终之后，才会转生到这里的。」目连回答说：「我是佛陀的使者，故来到此，是欲相愍念，欲拔苦的元本的。」那时，提婆达兜听到佛的音响，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并吐此言而说：「唯愿尊者！适时敷演宣教！如来世尊有甚么言教吗？更不记说恶趣之元吗？」

目连回答说：「提婆达兜！不可以怀恐怖，地狱的极苦之事，不会超过于这里的。释迦文佛如来、至真、等正觉，乃愍念一切蝇飞蠹动的众生，都如母之爱其子，其心并没有差别。都及时而演义，终皈不会失其叙，也不会违其类，所演的都过量（广说普渡）。现在由佛陀的神口所记说的就是这样的：你本来生起恶念，欲伤害世尊，又教诱其它的人，使他们趣于恶源，由于此因缘的果报，乃入于阿鼻地狱之中，当会经历一劫的期间，始终没有出离之期。然而尽其劫数，业行尽而命终后，当会往生于四天王天之处，展转而当生于三十三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在六十劫当中，不会趣于恶道，都会周流于人间、天上之间，最后的受身，乃远复为人形，会剃除须发，着三法衣，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学道，当会成为辟支佛，号名叫做南无。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你刚死，而临断命之时，曾经称念南无，故致有如此之名号的。现在

如来因观察此善言一南无，故记说你的名号，六十劫中，当会作为辟支佛的。」

那时，提婆达兜听此语后，欢喜踊跃，实时生起善心（善心生焉），就又白目连而说：「如来所说的言教，必然是不疑的。如来乃愍念群生，所济无量，为大慈、大悲，兼化愚惑的众生的。假若我今天，以右肋卧在阿鼻地狱之中，虽然经历一劫，心意都为专正，终无劳倦之态！」

那时，目连又告诉提婆达兜说：「你现在怎么办呢？苦痛是否有增损吗？」提婆达兜回答说：「我身的苦痛乃为遂增而没有损的。但是现在听到如来的见授名号，痛苦犹如小损，唯不足以言耳。」目连问他说：「你现在所患的苦痛之原，到底是像于那一类呢？」提婆达兜回答说：「都是以热铁轮来辄我的身，使身败坏，又用铁杵咬咀我的形体，也有黑色的暴象蹋踏我的身，又有火山来镇我的面，昔日的袈裟，已化为铜镮，极为炽然，来着在于我的身体，苦痛之原，其状就是如是的！」

目连对他说：「你是否知道你的罪过的元本，而受此苦恼的吗？我现在要为你

一一分别解释，你欲听闻吗？」提婆达兜白言而说：「唯然！愿时解释！」

那时，目连便说此偈而说：

汝本最胜所 坏乱比丘僧 今以热铁杵 父捣汝形体  
然彼之大众 第一声闻者 斗乱比丘僧 今以热轮辘  
汝本教王放 醇酒饮黑象 今以群黑象 蹋踏汝形体  
汝本以大石 遥掷如来足 今以火山报 烧汝无遗余  
汝本以手拳 杀彼比丘尼 今被热铜叶 卷焦不得伸  
行报终不败 亦复不住空 是故当劝勉 离此诸恶元

（你本来为最胜之处，但是你却坏乱比丘僧，因此，现在会以热铁之杵，来父捣你的形体的。然而在那大众当中，第一的声闻的人，而斗乱比丘僧，因此，现在才

会被以热轮来辘你的。）

（你本来叫大王施放一匹灌饮醇酒的黑象，欲来害佛，现在才会以地狱的一群黑象，来蹋踏你的形体的。你本来用大石，遥掷如来的足，现在才会以火山来回报，来烧你，使你的皮肉无遗余。）

（你本来用手拳去杀害那位比丘尼，现在才会被热铜鑠，来卷焦你，使你不得伸。你的恶行之报，终皈不会捐败，再也不能住于空了。因此之故，应当要劝勉，要离开这些诸恶之元！）

你本来在世时，为提婆达兜，其所造的原本，正正就是如是的！自己应当要专心一意的向于佛如来，这样的话，则在长夜当中，会获福无量的！」

那时，提婆达兜又白目连说：「现在要寄托目连你，请你替我头面礼拜世尊之足，而说：『请佛兴居（起居）轻利，游步康强！』同时，也要拜托你为我礼拜阿难尊者！」那时，尊者大目犍连，乃放大神足，使阿鼻地狱的苦痛休息。

那时，又说此偈而说：

皆称南无佛 释师最胜者 彼能施安隐 除去诸苦恼

（你们都要称念南无佛，释迦世尊为最胜的人。他乃能惠施安隐给你们，乃能除去你们的诸苦恼的。）

那时，地狱的众生听目连说此偈后，有六万余人的业行消尽而罪已毕，就在于其处命终而往生于四天王天上。

那时，目连就摄神足，还至其所在地，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站在于一边。

那时，目连白世尊说：「提婆达兜托我问讯世尊您，敬奉无量而说：『愿世尊兴起轻利，游步康强。』也再托我问讯阿难。并作如是之说：『承蒙如来的见记六十劫中，会成为辟支佛，号名叫做南无。假若我用右胁卧在阿鼻地狱之中，终究不会辞劳的。』」

那时，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目连！你乃多所饶益，多所润及，能够愍念群盲，使天、人能得安隐，使诸如来的

声闻弟子，能渐至于灭尽之涅盘之处。因此之故，目连！应当常常勤加成就三法。所以的缘故就是：假如那位提婆达兜能够修行善法，也就是（一）身三，（二）口四，

（三）意三之三善法的话，他就终身不会贪着利养，又不会造五逆罪，不会入于阿鼻地狱之中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凡是人们如贪着利养的话，虽然有恭敬之心向于三宝，但是却会不奉持禁戒，不会具足身、口、意之行。应当念念专意于身、口、意之善行。像如是的，目连！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目连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如能修行慈心解脱，广演法义的话，当会获得卧安、觉安，无恶梦，天护，人爱，不毒，不兵，水、火盗贼均不能侵，而能得生于梵天等十一果报。故应行慈心，并广布其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有众生能够修行慈心解脱，而广布其义，给与人演说的话，当会获得如此的十一种果报的。那十一种呢？所谓(一)卧安，(二)觉安，(三)不见恶梦，(四)天护，(五)人爱，(六)不毒，(七)不兵，(八)水、(九)火、(十)盗贼终不侵枉，(十一)如身坏命终后，即会往生于梵天上。这就是所谓，比丘！能行慈心的话，就能获得如是十一种之福！」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若有行慈心 亦无放逸行 诸结渐渐薄 转见于道迹  
以能行此慈 当生梵天上 速疾得灭度 永至无为处  
不杀无害心 亦无胜负意 行慈普一切 终无怨恨心

(如有人行持慈心，也不会有放逸之行的话，诸结就会渐渐的微薄，就会转见于道迹。由于能行此慈心之故，当会往生于梵天上，会速疾而得灭度，会永至于无为之处。如不杀，没有害心，也没有胜负之意，而行慈，而普及于一切的话，终究不会有怨恨之心。)

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求方便，去行持慈心，去广布其义。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七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八

### 礼三宝品第五十

概要：本品首述礼拜佛寺有十一事，敬礼法与僧也为十一事，依次为：佛陀谈说大天王的本生，而付嘱法之事，末伽梨等四人的堕狱的果报，与趣于五道之因，及涅槃的道果之事，智能增长的五时，教诫破群的比丘之与比丘尼共游乐之事，对于生漏梵志讲说三世的劫数之无限，对于一异比丘说大小之二劫之事。

#### 四四四

大意：本经叙述当行十一法，去礼拜如来的神寺。所谓：(一)兴勇猛心，(二)意不错乱，(三)当念专意，(四)诸念永息，(五)意及于无量，(六)意难观察，(七)意淡然静，(八)意无流驰，(九)意无想象，(十)梵音难及(经文只有此十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礼拜如来的佛寺的话，就应当行持十一种法，去礼拜如来的佛寺。那十一种呢？(一)应兴勇猛之意，就是有所堪以任其事之故(应发勇猛心，才能达成其礼佛寺的原意)。(二)意不错乱，乃恒为一心之故。(三)当念专意，就是由于诸上观之故，(四)诸念永息，乃入于三昧之故，(五)意及无量(达到无量心)，就是由于智慧之故，(六)意难观察(心量不可测)，乃由于形之故(端严妙相)，(七)意淡然静(意已淡然而寂静)，乃由于威仪(毕备)之故，(八)意无流驰(心不奔放)，乃由于其名称之故，(九)意无想象(心不乱想)，乃由于其色好之故，(十)梵音难及，乃由于柔软响之故。诸比丘们！如善男子、善女人欲来参拜如来的佛寺的话，就应具有如是的十一法，如这样的去礼佛如来的神寺的话，就是在于长夜之中获德无量。像如是的，比丘！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四五

大意：本经叙述当思惟十一事，然后礼法。所谓(一)有慢就应除慢，(二)除渴爱想，(三)除欲，(四)断生死渊流，(五)获平等法，(六)断诸恶趣，(七)寻此正法得至于善处，(八)断爱网，(九)从有至无，(十)明靡不照，(十一)至涅槃界。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善男子、善女人欲去行持礼法的话，就应当要念十一事，然后乃去礼法的。那十一事呢？第一就是：如有憍慢心的话，应当把它除灭。第二就是：凡是正法的话，对于欲，应除去其渴爱之想。第三：凡是正法的话，对于欲，应除其欲，第四：凡是正法的话，乃能断除生死的渊流，第五：凡是行正法的话，就能获得平等法。第六：此正法能断除诸恶趣。第七：寻此正法的话，能得至于善处，第八：凡是正法的话，就能断除爱网。第九：行正法的话，能从有而至于无。第十：行正法的话，为光明而没有不照的，第十一：凡是正法的话，则能至于涅槃界。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欲行礼法的话，就应当思惟此十一种法，然后便能获福无量，在长夜当中，会受福无限的。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四六

大意：本经叙述思惟十一事，然后去礼僧。所谓(一)僧为正法成就。(二)僧为上下和合。(三)僧为法法成就。(四)僧为戒成就。(五)为三昧成就。(六)为智慧成就。(七)为解脱成就。(八)为解脱见慧成就。(九)能掌护三宝。(十)能降伏外道异学。(十一)一切众生的良友福田。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如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礼僧的话，就应当专念于十一法，然后乃当礼僧。那十一法呢？(一)所谓如来之众（僧），乃为正法成就。(二)如来的圣众乃为上下和合。(三)如来的僧众，是法法成就的。(四)如来的圣众为戒成就，(五)三昧成就，(六)智慧成就，(七)解脱成就，(八)解脱见慧成就。(九)如来的圣众，乃能掌护三宝。(十)如来的圣众，乃能降伏外道异学。(十一)如来的圣众，是一切众生的良友福田。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欲礼僧的话，就应当思惟如是的十一法，这样的话，则在长夜之中，获福无量，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以及天、龙、鬼神、干沓和（嗅香，乐神）、阿须伦（非天）、迦留罗（金翅鸟）、甄陀罗（紧那罗，疑神）、摩休勒（摩睺罗迦，大腹行）、天，和人民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四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的本生为大天转轮圣王，见白发生，而去出家，并嘱咐其王子王孙，都应行其道。最后的圣王名为菴（阿难的本生），蒙帝释天请至天上，后白发生而出家，其子善尽王（提婆达兜的本生），绍位而暴逆不道，致使十恶生，五减遂至。昔阿难能善继大天王，今佛以无上法尽嘱累于阿难等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婆伽婆（薄伽梵，译为世尊），住在于摩竭国的蜜提罗（弥萨罗，跋耆国的毘提呵族的首都）的城东之大天园中（大天捺林），和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在。

那个时候，世尊食后由座起来，和阿难共在于树园中经行时，佛陀曾经微笑。阿难则内心有如是之念：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并不会妄笑的，现在为甚么会微笑呢？必定当会有心事的，我应当请问他。阿难就整衣服，右膝着在于地，叉手问佛

而说：「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乃不会妄笑的，现在为甚么微笑呢？必定当会有心事的，愿闻发笑之意！」

佛陀告诉阿难说：「我当会为你解说。」

在过去贤劫之初的时候，在于此世间里，有一位转轮圣王，主治四天下，名叫大天。为一位长寿而无病，是端正勇猛，治民都以正法，并不枉曲民众，具有了自然的七宝。那七宝呢？第一就是轮宝，第二就是象宝，第三就是马宝，第四就是珠宝，第五就是女宝，第六就是主藏宝，第七就是典兵宝。」佛陀并告诉阿难说：「这位大天王在童子的时间，为八万四千岁，作太子时，也是八万四千岁，登圣王之位也是八万四千岁。」阿难问佛而说：「甚么叫做轮宝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在月的十五日，也就是月亮盛满之时，大王则沐浴清静，和嫖女们上东楼的上面对，向东方一看，而发见有一千辐的金轮。轮的高度很高，如七仞为一多罗树（高辣树），多罗就是独挺树，以此树来作限量，则金轮的高度为七倍于多罗树的高，是纯以紫磨金为轮的。大王看见之后，内心有如是之念：此轮为好轮，愿能得到它，不晓得能与

否？心一动此念，轮即就于王的左手，便举移于右手之中。大王对此轮而说：『那些不降伏的，就为我降伏，不是我的土地，就为我去取，要如法，并不是以不如法。』话说完之时，金轮便还住于空，其辘乃向于东，其轂即北向。大王就敕令左右，完具四种兵。具足兵备后，就率领兵众，逐轮而立于空，随轮之东引，径行尽于东界（向于东方的诸国家迈进）。在夕暮之时，大王与兵众，都宿在于轮下。

东界的诸小王，都来朝觐，所贡献的都是以金钵盛诸银粟，银钵盛诸金粟，大家都说：『善来！大王！此东界的土地、珍宝、人民，均为是大王所有的，愿大王当停驾而住于这个地方，我们当会禀承天教！』大王回答诸小王说：『你们如果欲承受我的教导的话，就请各人还归本国后，应以十善去教化民众，不可以行枉横之法。』大王的诫敕完了后，金轮就在于海上向南回转，而乘云而行，海中即自然的开道，道之广为一由延（一由旬，一

驿）。大王与四种兵都随轮，如前而巡行于南界。南方的诸小王也来朝觐，也都以金钵盛银粟，以银钵盛金粟，贡献呈上而说：『善来！大王！此南界的土地，以及珍宝、人民，均为是大王您所有的，愿停驾而住在于这里，我们当会禀承天命的！』大王回答诸王说：『你们如果欲承受我的命令的话，就请各还本土后，以十善去教化人民，不可以行枉横之事。』大王诫敕他们之后，金轮就向西回转，案行于西界。西界的诸王也来贡献劝请，都如南方诸王一样，其事办完后，金轮又向北回转，而巡行于北界。北界的诸王也都来朝觐，都贡献而劝请，均如前法那样。大王周游四天，则遍及于阎浮提的四海，然后还皈于本土的蜜提罗城，在于宫门前的虚空中而住，其高度为七倍于多罗树，轮宝的辘，乃向于东，大王便进入于宫内。」佛陀告诉阿难说：「大天王之得到轮宝的始末就是如是的。」阿难又问佛而说：「大天王之得到象宝又是如何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大天王在于其后之月的十五日，月亮盛满之时，沐浴清静，带从诸嫖女们登上东楼之上，向于东而观见空中，有白象王，名叫满呼，乘着虚空而来，其七肢（七处）都平跽，口有六牙，头上有金冠，以金作璎珞，以真珠交络其身体，左右都佩有金铃。白象有神力能变形自在。大天王看见之后，心自念而说：我是否能得此象呢？如能得到的话，就会有所作为的。念后，白象便立在于空中，便在于王的面前。大王就教牠五事。王又念而说：当应试此象为能与否？到了翌日，太阳升出之时，大王便乘此象，在须臾之间，周遍于四海，然后还至于本处，在于宫门之东，向东而立。阿难！大天王所得的象宝就是如是。」阿难又问佛说：「大王所得的马宝又如何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大天王到了其后，月之十五日，月亮盛满之时，沐浴清静，

带从娑女登上西楼上，向西而看，看见有一紺马王，名叫婆罗舍（髦马王），乘着虚空而来行（由空到这里来），行时，不动其身，头上有金冠，以珍宝为璎珞，身披宝珠而交错，左右都垂着铃。此马有神力，能自在的变形。大王看见之后，自念而说：如能得此马而乘，不是很好吗？他一起念，该马就到王前。大王便欲乘此马，欲试试看看，到了翌日太阳升起之时，大王就乘该马，向东而行，在须臾之间，就周遍四海，就还至于本国，住在于宫门的西边，西向而站在那里。阿难！大王所获得的马宝就是如是。」阿难问佛而说：「大王所得的珍宝又是如何呢？」

佛陀对阿难说：「大天王至于其后的月之十五日，在月亮盛满之时，沐浴清静之后，乃带诸娑女登上东楼之上，向东一看，看见有神珠，珠的长有一尺六寸，有八楞，作紺琉璃之色，乘着虚空而来，高度在于七多罗树。大天王看见之后，心念而说：如能得此珠以观赏，不是很好吗？宝珠即如大王之念而获到。王就欲试它，就在于夜半，集合四种兵，将宝珠悬在于幢头，出城去游行，宝珠则照辟方（徧处）十二由延，兵众都能因之而得相见，有如白画没有异，珠光所及之处，人民都惊起，都说：『已经天明了。』大王然后就回宫，就用幢把它竖立在于宫内，使内外都常明，而和白昼没有异。阿难！大天王所获得的珠宝就是如是。」阿难又问而说：「大天王所得的玉女宝又为如何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大天王至于月的十五日，月亮盛满之时，乃沐浴清静，然后带从诸娑女登上东楼上，向东一看，看见有刹帝利的女宝，名叫曼那呵利（译为夺情），为一端正无比，姝妙严净，长的不长（不高）、不短（不矮），不麓、不细，不白、不黑，冬天会温暖，夏天则会清凉，在其身上的毛孔中，乃出栴檀之香，口里则出优钵莲花（青莲华）之香，并没有女人的众恶的姿态，情性非常的调和，其心已先承旨，而乘虚空而来，径至于大王之处。阿难！大天王所获得的玉女宝就是如是。」阿难问佛说：「大天王所得的主藏宝，又如何呢？」

佛陀告诉阿难说：「大天王至于月的十五日，在月亮盛满之时，沐浴清静，带诸娑女，登上北楼上，向北一看，看见主藏臣（财务大臣），名叫阿罗咄吱（译为财幢），是一位端正姝妙，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人。其身为黄金色，头发为紺青色，眼睛的黑白很分明，又能观视彻见地中的伏藏七宝。如果物有主的话，就会为之保护，没主人的话，就取来供给大王之用。是一位聪明有智慧，善有方谋的人，他于此时，乘虚空而来，径诣于王前，向大王献言而说：『从今以后，王可以快乐自在，已不须再有忧愁了。我当会给王所需要的财宝，不会使您有所缺乏的。』大王便欲试藏臣，就和他同乘一船，独自和他进入海中。大王对藏臣说：『我欲得金银财宝。』藏臣白王说：『回到岸边之后，当会给与您财宝的。』大王说：『我欲得到水中的珍宝，不须用岸上

的珍宝。』主藏臣便从座起，整一整他的衣服，右膝跪在地，叉手礼水，水中就自然的现出金顶（金铤），其大如车毂，须臾之间已满船内。大王说：『可止！不可再使金上来船将会没溺了。』阿难！大天王所获的典宝臣（主藏臣），就是如是。」阿难又问佛说：「大天王所得的典兵将军（兼军务大臣），又如何呢？」

佛陀对阿难说：「大王至于月的十五日，月亮盛满之时，沐浴清静，带诸娑女登上南楼上，向南一视，看见南方有一大将军，名叫比毗那（译为无畏），是一位端正姝好，头发如真珠之色，身如绿色，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眼睛能彻视，能知他人的心念。他是军策变谋，进退知时的大将。这时乘着虚空而来，径诣于王处，向王献言说：『愿王自恣快乐，不必忧虑天下的事。对于征伐四方，臣我自会办理的！』王欲试他，在半夜思惟：欲集合四种兵队。心一起念，四兵就都尽集。王又起念：欲使军队东引。大军就东引，大王即在于中央，将军乃在于前面，四兵即围绕。王念欲往，即会往，王念欲远，就会还。阿难！大天王所获得的典兵将军宝，就是如是。」佛陀对阿难说：「大天王所

获得的七宝就是如是的。」

佛陀又对阿难说：「大天王治理天下非常的久，有一个时候，便对梳头侍者（理发师），名叫劫比而说：『如果我的头上有白发的话，你就把它拔来给我看。』劫比就视大王之发，经过很久的时间，看见有一丝白发，便白大王说：『前次大王所敕令的，现在已见到有白丝了。』大王说：『你就拔来示给我看。』劫比就用金镊拔取白发，放置在于手中。王就捉白发，而说此偈而说：

我身首上 生此毁庄 身使来召 入道时到

（我的身体的头上，已经生有如此的毁庄〔生命已渐渐的衰灭〕，天使已来召唤了，入道之时，将到了。）

大王心念而说：我已经极尽人生的五欲了，现在应当出家，应当剃下须发，被上法服 就召唤长生太子，告诉他说：『童子！我的头上已经有白发出现，世间的五欲我已经厌烦了，现在欲求上天的所欲（将来上天界，以享天乐）。我现在欲剃须发、着法服，去出家学道。你应当领国政，也应立长子为太子，好好的养有，也像我以劫比使其伺见你的白发，如有白发长出的话，你也就应将国务付与太子，如我将去出家那样，应剃下须发，被法服。』大王并告诉太子说：『我现在将此圣王之位，殷勤的累嘱于你，你就应当使圣位世世相相继，不可使其种断。如种断的话，便会为边地的人的。如果断善行的话，便会生为无法之处的。』大天王教敕之后，便将国家大事付嘱于太子长生，并赐给劫比的田业。」

佛陀告诉阿难说：「大天王在于此城，在于此园，在于此地，剃下其须发，穿着法服去入道（出家学道），在于此处活到八万四千万岁，而行四梵行，所谓慈、悲、喜、护（舍）之行，于是而寿终，而得生于梵天。大天王出家后七天，女宝就命终。

长生王登位后，至于月的十五日，月亮盛满之时，带诸嫔女登上东楼的上面，东向而观，看见有一玉女，非常的端正如前述 乘着虚空而来。长生国王也同样的还服七宝（具足了七宝）。长生国王已领国政，而统治四天下。长生国王又对劫比（理发师）说：『从今以后，为我梳头之时，如果看见有白发的话，就辄来告白于我。』大王登圣王之位，遂经八万四千万岁，白发又生出来，劫比就白大王说：『素发（白发）已生出来了。』大王说：『把它拔起来放着在于我的掌中吧。』劫比就用金镊拔置白发在于王的手中。大王执白发，就说偈而说：

我身首上 生此毁庄 身使来召 入道时到

（我身体的头上已经长出此毁庄之毛了，是天使来相召的，也是出家入道之时已到了）。

大王心念而说：我已极享人生的五欲了，现在应当去出家，去除下须发，被上法服为是 就召唤太子冠髻，告诉他而说：『童子！我的头发已白了，世间的五欲已经厌倦了，应当去求天欲了。我现在欲去出家为道，将剃除须发，被着法服。你应当领治国家，立长子为太子，好好的养待劫比，到时，叫他伺看你是否白发，如果有白发之时，就将国家付嘱于太子，如我出家那样，要剃下须发，被上法服。』大王并告太子说：『我现在将此圣王位，殷勤累嘱于你，当使圣王位世世相绍，不可以使其种断。如果种断的话，便会为边地的人。再者！如果断善行的话，便会生在于无法之处的。』长生王诫敕之后，就将国家付嘱于冠髻太子，也给与劫比以田业。」

佛陀又对阿难说：「长生王也在于此城、此园、此地，除下须发，着法服去出家入道。在于此处八万四千万岁，行持四梵行，也就是慈、悲、喜、护（舍），然后，寿终，得生于梵天。」

佛陀对阿难说：「当长生王出家后七日之中，那些七宝，则自然的化去，冠髻王即忧愁不乐。诸臣见王不喜悦，便问大王说：『大王为甚么不悦呢？』王回答诸臣说：『因为七宝都已化去之故的！』诸臣白王说：『大王！不可以忧愁！』王说：『怎样得不忧呢？』臣们启白说：『您的父王现在正已修习梵行，住锡于附近的园林中，

可以到那边去请愿，必定当会诲王以致宝的方法。』王就敕令而说：『快严驾！』诸臣便去严驾，一切都办完之后，便去白王。王就和群臣乘着七宝的车辆，用五物作为标帜，所谓大王的宝冠、羽盖、剑、扇、宝屣是，被左右臣围从，而进诣于园所。到达后，就下车，就废却（除去）上述的五物，徒步而进入于园门，趋前而至于父王之处，稽首礼足后，退坐在一边。叉手（合掌）白其父王说：『父王所有的七宝，现在都已化去了。』

其父王本来在禅坐，听到其启白之语后，乃仰头而回答说：『童子！凡是圣王之法，都不是依赖其父王所有之物，你要自行正法，而求其一切为是。』

王又问说：『一位转轮圣王要用甚么法去治化呢？』其父回答说：『所谓要敬法、重法、念法、养法、长法、炽法、大法，如能行此七法的话，便能合乎圣王的治化，便可以致宝的。』王又问而说：『要怎样去敬法，乃至于大法呢？』父王回答说：『应当学习给赐与那些贫穷的人，要教民孝养他们的二亲（父母），四时八节，都依时去祭祀，应诲人学忍辱，要除去淫泆、嫉妒、愚痴之行，此七种法，乃应合于圣王之法。』王就领受其教，就辞退而礼拜，遶其父王七匝之后，便引还而皈。于是，大王便辄承其父命，去奉行七法，宣令于远近，祇崇王教（大弘王道）。大王便给赐贫穷的人，侍养孤老，因此，四方的人们，都没有不奉承的。于是，大王即以月的十五日，在月亮

盛满的时候，沐浴清静，带诸婬女，登上东楼之上，向东而视时，看见有千辐的紫磨金轮，轮的高度为七多罗树，离开地面也是七多罗树，乘着虚空而来，然后停住在于空中。

大王心念而说：愿得此轮，不知能否达成？轮就下来而至于大王的左手，又移在于右手。大王对此轮说：『那些不降伏的，就为我降伏，不是我的土地，就为我争取。要用如法，不是以不如法。』王就用手投放宝轮在于虚空，在于宫门的东方，轮辋乃东向，轮毂即为北向，而住于空中。宝轮之后，其次有白象，其次有紺马，其次有神珠，其次有玉女，其次有主藏，其次有将军，此七宝之出现，一概都如大天王那样，比试也一样。经过八万四千岁之后，大王就赏赐劫比，并敕令其太子，以及付嘱国事之后，就出家去学道，都如同前王之法那样。」

佛陀又对阿难说：「这位冠髻王在于此城的园地，剃下须发，被上法服，经过八万四千岁，修习四梵行，也就是慈、悲、喜、护（舍），于是而寿尽，也往生于梵天。」

佛陀又告诉阿难说：「大天王的子孙相继绍其王位，乃至八万四千岁，其转轮圣王之位的善种都不断绝。最后的圣王之名叫做菴（译为不眴），也用正法去治民，为人很聪明，审谛不忘。具有了三十二相，其色有如红莲花，好喜于布施，也供养沙门、婆罗门，侍养孤老，赈给贫穷的人。在于四城门以及城的中央，置设库藏，都准备好多的金银、杂宝、象、马、车乘；和衣服、床褥、病瘦时的医药，香华、饮食等物。对于诸孤独的人都给与妻妇，都用种种的惠施，都随人之所欲求。

大王并在于六斋之日（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卅），都敕令内外，均应受持八关斋，在于这些日，首陀会天当会降下而来，会授与其八戒。帝释、三十三天，均会叹其国的人民而说：『快哉！善利！乃能值遇如是之法的王呢！能行种种的惠施，能恣民之所欲，同时，又能清洁斋戒，而没有所阙。』天帝释告诉诸天子说：『你们欲得拜见菴王吗？』诸天都说：『欲拜见！可以叫他到这里来。』释提桓因就敕令穷鼻尼（译为极端正）天女说：『妳到蜜提罗城，去告诉菴王说：卿！你大得善利了。这里的诸天都称叹你的功德巍巍，叫我代他们致问殷勤。这些天子都非常的思念相见。你是否可以暂时屈意来至于这里吗？』

穷鼻尼天女受教后，便下来，有如人的屈伸其臂之顷，忽然间已在于大王的殿

前，在于虚空而立。大王被一位婁女所侍，在于殿上而坐。他思念世间，欲使一切都得安隐，并没有众苦患。穷鼻尼在于空中，弹指而叫醒大王。大王举头看见殿上的光明，又闻到声音而说：『我是释提桓因的侍者，他因此之故，遣我诣于王处。』王回答说：『不知道天帝有甚么教诫吗？』天女回答说：『天帝致意非常的殷勤，说这些诸位天子都赞称你的功德，都预思相见于你。你是否可以暂屈意吗？』大王就默然许允她。天女便回去白天帝说：『已传达您的宣命了，他已许当驰诣之事了。』天帝就敕侍御的天，严驾七宝的飞行的马车，下至于蜜提罗城，去迎邀荏王。侍御的天，乃受其教，就驾马车，忽然便下去。

大王和群臣都会于都会而坐，天车当至于王前，停止在于空中，御者就告诉他说：『天帝现在派遣车辆来相迎，诸天子都俨然相待。你可以上车，不可以再顾恋了。』诸臣大小，听到大王当去，都忿然不悦，都站起来，叉手白言而说：『大王去了之后，臣们要如何的承命呢？』王回答说：『你们不可以忧虑，我去了之后，对于那些施惠、斋戒、养民、治国等事，都如我在宫之时那样，我会不久就回来的。』王诫敕完了之后，天车就落下地面，大王便上车。侍御的天问王而说：『当从那一条路呢？』王回答说：『你此言说的是甚么意义呢？』侍御回答说：『凡是行路，都有两道。第一就是恶道，第二就是善道。行恶的人，都从恶道而到苦处。修善的人，则游于善道而至于乐处。』大王说：『今天行道，则善恶都欲从之行。』御者听后，久乃寤而说：『甚善！大王！』御者便引他在于两道之中，善恶都得覩见，而径诣于三十三天。

天帝以及诸天子都遥见大王之到来，释提桓因说：『善来！大王！』说完就命令他共坐。」

佛陀又对阿难说：「大王便就于天帝之座，王和帝释的相貌、被服、音声，都同为一揆。诸天子的心中都念而说：『到底那一位是天帝释？那一位是王呢？』又再念而说：『为人之法，眼睛当会转眴，而二人都均不转眴？』就各怀愕然，不能分别。天帝看见诸天都有疑心，就又念而说：『我当留大王，使其住在这里，然后乃寤耳（诸天才能分别）！』帝释就对诸天子说：『你们欲使我留王住在于这里吗？』诸天子说：『实在欲使其住下来。』天帝对荏王说：『大王！你可以停住在这里吗？我当去供给你五欲所须之物的。』由于此一发言动作，诸天才认识那一位是天帝。

人王白天帝说：『应该是这样。然而你们的好意我已心领了。愿诸天子的寿命无穷极！』宾与主就这样的请与让，像如是的，再三的请让。帝释对王说：『为甚么不住下来呢？』王回答说：『我当去出家修道，现在于此天上乃无缘学道的。』天帝说：『为甚么要去作道（学道呢？）』王说：『父王有遗令，假若白发生长出来时，依法就应去出家。』帝释听他说有遗令而去入道，就默然不回答。王在于天上，须臾的时间，五欲自恣（享受五欲），正是世间已经过十二年的期间。

大王将欲别离，就将他所知道的都与诸天子说。帝释天就敕侍御而说：『你送荏王皈还其本国吧！』侍御就受其教，就去严驾，车驾已准备完好后，白王而说：『王可以上车了。』于是，王就和帝释，以及诸天子告别，然后上车，循着其本来之道而回皈，到达蜜提罗宫后，侍御就还回天上去。王回去数日之后，又敕劫比而说：『假若看见白发的话，就白我好了。』经过数日后，头上长出白发，劫比就用金镊拔掉其白发，放置在王的手中。王看见之后，便说偈而说：

我身头上 生此毁庄 身使来召 入道时到

（我身体的头上，已经生长此毁庄的白发了。是天使将来召唤的了，也是我应出家去学道之时已到了。）

大王心念而说：我已经极享（享尽）人间的五欲了，现在当应去出家，去剃除须发，被上法服。王就召太子善尽，告诉他说：『我已有白发之长出，世间的五欲我都已经厌倦了，应当去求天欲，当应除下须发，被上法服，出家去学道。童子啊！现在将国事付嘱与你，好养劫比（应善待理发师），假若有白发长出的话，就将国事付嘱太子，然后出家去学道。童子啊！

现在将此圣王的王位嘱累于你，不可以使种性断绝。如果种性断绝的话，便会为边地的人哩！』」

佛陀告诉阿难说：「荏王就这样的嘱付太子以国政，也给与劫比的田业，然后在此城园地，除下须发，被上法服，出家去学道。在他修道之后，经过七天之间，那些轮宝、珠宝都化去（隐没不现），象、马、玉女、长者、将军等宝，也都无常而逝去。荏王在于园中（精舍），经过八万四千岁，行持四梵行，所谓慈、悲、喜、护（舍），然后命终，而往生于梵天。其后，善尽王并不承受其父王的王业，王道的正法都替废，因此之故，转轮圣王的七宝，乃不再来应，善行已不继，五减遂至，所谓人民短命、薄色、少力、多病、无智是。五减已至之后，就又转而贫困，困穷窃盗相糺（相结合），就有人诣王而启白说：『此人不与取。』（偷盗）。大王就敕人到郊外去刑罚他。国人听说不与而取的人，就常遇国王杀害，都憾其恶，就各兴利刀，利刀就从此始造，由是而杀生就从此而起，便有两恶业（杀生、偷盗）之出现。其次，又有人侵犯他人之妻，夫主便起相诤，自说我并不作此罪（妄言），便成就四恶，又有两舌之遘斗，就是为之五恶。一斗就会相骂，就为之六恶。讲话不至诚，就为之七恶。嫉妒他人的和合，就为之八恶。含忿而色变，就是第九恶。心怀疑乱，就成为十恶。十恶已具足之后，五减便会转增。」

佛陀又语阿难说：「你欲知那个时候的大天王在于贤劫初兴起的人是谁吗？就是现在的我身啊！阿难！你欲知那个时候八万四千年后之王，名叫荏的，治政并没有冤枉的人，是谁吗？就是你自身啊！欲知那时最后之王，名叫善尽王，为暴逆不道，断灭圣王之种的人吗？就是调达（提婆达多）是。阿难！你在往昔之时，承继大天转轮圣王的善嗣，使其绍立不断绝，就是你的功劳的，是如法，而不是非法的。阿难！我现在就是无上的法王，现在我要将此一无上的善法，殷勤的嘱累给你！你乃是释种之子，不可以作边地的人，不可以有断种之行！」

阿难问佛说：「为甚么缘故，当会成为断种之行呢？」佛陀对阿难说：「如大天王虽然行持善法，但是却未得漏尽，并未出离世间，未能得度脱，未得断欲，未得破二十一结，六十二见未消除，三垢（贪瞋痴）未清静，未得神通，未得解脱的真道，不得涅槃。大天王所行的善法，不过是往生梵天之法而已。」

阿难！我现在乃明白法，乃究竟无为之法，我法已得到真际，为诸天、人之上的。我法乃为无漏、无欲、灭度、神通、解脱、真沙门，至于涅槃之法。阿难！我现在将此无上的道法，殷勤的嘱累于你，不可以增减我的法，不可以作边地的人！如果有现行的声闻，阿难假若断此法的话，便为之边地的人！如果能兴起此法的话，便为之佛的长子，即为之眷属成就。阿难：你应当要成就眷属，不可以作灭族之行。阿难！我前后所说的法，都尽嘱累与你，你就应当学持如是！」

佛陀说此语之后，阿难乃欢喜奉行！

#### 四四八

大意：本经叙述末法梨外道，以及帝舍、提婆达兜、瞿波离等三比丘，乃为造作

大罪的人。因此，墮入于地狱，都述及他们所受的地狱的果报。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有四位已入大泥梨（地狱）的人，那四位呢？所谓末伽梨（宿命论者）罪人，帝舍比丘，是大罪人，提婆达兜，是大罪人，瞿波离（译为恶时者，调达的弟子）比丘，是大罪人。末伽梨罪人，其身出火光（火焰），长度为六十肘。帝舍罪人，其身出火光，长度为四十肘。提婆达兜罪人，其身出火光，长度达三十肘。瞿波离罪人，其身出火光，长度为二十肘。

比丘们！当知！末伽梨外道曾经教导算不尽的众生，使他们去行邪见颠倒之想，都妄计（推理想象）有与无之想。帝舍这位愚人，就是断诸圣众的应器（钵）的遗余。提婆达兜这位愚人，乃为斗乱众僧，也杀害阿罗汉的比丘尼（如前述），同时也起恶意向于如来。瞿波离罪人，乃诽谤舍利弗与目犍连。

又次，比丘们！末伽梨罪人，乃教无数的众生，使人行邪见之故，身坏命终之后，则墮入于焰光的泥梨之中。帝舍罪人，乃为断圣众之应量器的遗余之故，在他身坏命终之后，则墮入于等害地狱之中。提婆达兜罪人，为起谋害的恶心向于如来之故，身坏命终之后，则墮落于阿鼻地狱之中。瞿波离罪人，乃由于其诽谤舍利弗、目犍连之故，身坏命终之后，则墮入于钵头摩地狱之中。

末伽离罪人，在那个时候被狱卒生拔其舌，背着在于其脊上。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曩昔之时教导算不尽的众生，使他们行邪见之故。帝舍大罪人，在那个时候被狱卒生擗其身，将镕铜灌坏他的心，又用热铁丸，叫他吞入。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他在世之时，断除应量器的遗余之故。

提婆达兜罪人，则被用热铁轮，斩坏其身，又被用铁杵父咀（药之粗齐，以口啮咀，以代用刀）其身体，被大群的暴恶象来蹋踏其身，又有大热的铁山来镇压他的面上，全身都被热铜鑠所裹。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其曩昔的时候，曾经斗乱圣众，破坏和合僧的缘故，致于被铁轮斩断其头。又这位提婆达兜愚人，也教唆那位太子，叫太子伤害其父王，由于此果报的缘故，致被铁杵破坏其身。又次，那位提婆达兜愚痴的人，把大象灌醉，欲去伤害如来，由于此果报的缘故，被群象来躅其体。又那位提婆达兜恶人，曾经登上耆闍崛山（灵鹫山）的山头，执大石掷佛，由于此果报的缘故，被热铁山镇压其面。同时，那位提婆达兜愚人，并杀害阿罗汉的比丘尼，由于此果报的缘故，被热铜铁鑠缠裹在他的身体。

比丘们！当知！瞿波离罪人，在那莲华地狱里面，被用千具的犁牛，来犁其舌。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他乃诽谤舍利弗与目犍连的缘故，由于此因果报，被使千具的犁牛伤坏他的舌头。

又次，比丘们！末伽离罪人的身上出火光（火焰），长度达六十肘。假若有众生兴起如下之念而说：应当去拔济饶益这位罪人。就去取四大海水，高度为四十肘那么多，来浇灌他的身。但是消灭的却不是火光，因为那些海水乃寻时就消灭，而火焰却不增减。犹如热铁的鑠，火烧三、四天，有人用四滴（四滴）水去浇它，其水即寻时消尽那样，这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假若有人用四大海水，来浇其人身，欲使他为无为，终究为不可果的（不能成就）。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他的罪过极为深重的缘故。

那位帝舍罪人，身上出火光（火焰），长度为四十肘。假若有众生，为了愍念此人，就用三大海水来浇灌其身，但是那海水却寻时就消尽，火焰却不增减。犹如

有人用三滴水，着在于热敖的上面，其水则寻时会消灭，不得久停。这也是如是的道理，如果用三大海水来浇在帝舍的身上，其水也会寻时而灭，火焰则终究不会有增减的。

提婆达兜罪人，身上出火光（火焰），长度为三十肘。如果有众生，兴起爱念怜愍的心情，欲使提婆达兜之身永处于无为，而用二大海水来浇灌在他的身上，其水则寻时会消尽，火焰始终不会消灭。犹如用二滴水之水，着在于热敖的上面，终究不会有增减可言。提婆达兜愚人也是如是，如用二大海水浇灌在他的身上，其水则寻时会消尽，身上的火焰乃始终不会消灭，提婆达兜的身体的苦痛，也是如是！

瞿波离罪人，身上出火光（火焰），长度为二十肘。假若有众生愍念此人，就去取一大海水来浇灌其身上，但是那些海水则寻时消尽，火焰乃始终不会灭，犹如用一滴之水，着在于热敖的上面，水乃寻时就消尽，不得久停。瞿波离比丘也是如是，由于其罪报所牵，故受如是之罪。

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此四种人乃受罪极重，因此，你们应自尽其意，去远离此患，去承受诸贤圣之等修梵行的人。像如是的，仁者！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四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知道趣于地狱、畜生、饿鬼、人、天等五趣的众生的一切，同时也知道涅槃的因果。也劝勉求方便，以期具足佛陀的十力与无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乃知道地狱之事，也知道会趣于地狱之径，同时也知道那些地狱众生的原本。如果有众生，造作诸恶不善之行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堕入于地狱之中，这事情，我也能知晓的。其次，比丘们！我也知道明晓畜生之事，也知道趣于畜生之道，又能知道畜生的原本，其作诸恶元，而生在于其道的，都能知道的清楚的。我现在也知道饿鬼之道，其有作恶的根元，而生于饿鬼之中，我也都知道的。我现在也知道人道向人之趣。其有众生得人身的，我也会知道。我也知道趣天之道，如有众生作诸德本，而往生于天上的，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涅槃之处，如有众生，有人漏尽，而成就无漏，而心解脱、智慧解脱，在于现法当中，而取证果之事，我也都能知道。

比丘们！当知！我乃知道地狱之趣。为甚么因缘，而说如是之言呢？」佛陀接着而告诉诸比丘们说：「我现在观察众生的心意时，而发见所谓此人的身坏命终之后，应会堕入于地狱之中。到了后时，观察此人，已经入于地狱之中，正在受苦酸酷，被拷掠无数，致其愁忧苦恼，不得称计之多。犹如一大火坑，并没有尘烟。假如有人来到，径趣其处时，又有明眼的人，观此人所趣，必定当会坠入火内，终皈不是虚妄的。又在后时，观察此人，已堕入于火坑，我所谓的人，已经堕入火坑。现在观察众生的心意所念，必定会堕

入于地狱不疑。如我在于后时，观察此人，已定入于地狱，受苦酸酷，不可称计的。为甚么此人已入地狱呢？这就是所谓我乃观察趣入于地狱的众生，由于作诸恶行不善之业之故，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入于地狱之中，我都能知道。我所说的，正是如是而已！

我知道畜生之道，也知道趣于畜生的人的一切。由于甚么缘本而说如是之言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我观察众生的心中的所念，知道此人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于畜生之中。又我在于后时，观察此人，已生于畜生之中，已受愁忧苦恼，不可以称计之多。为甚么此人已堕入于畜生之中呢？犹如在村落里，有一大圉厕（厕所），屎尿充满在里面。假如有此人，径趣于该处的话，则有目之士，看见此人来到，而径趣于那个地方，则此人不久定会径堕于那个厕所的。到了后时，观察此人时，已堕入于厕内，已受厄穷困，不可以称计之多。为甚么此人已堕入于厕内呢？我现在观察众生之类，也是如是，此人于命终之时，应会生在于畜生之中。又在于后时，观察时，已生于畜生之中，受苦无量。我现在观察畜生的众生，都能明了的。我所说的，正就是如此而已！

我也知道饿鬼的众生，饿鬼之道，在其身坏命终之后，生在于饿鬼的，我也都能知道。如有众生，身坏命终之后，趣于饿鬼之道的事，我也都能知道。我又在于后时，观见此众生，已入于饿鬼道受苦痛、乐痛（许多的苦受）。为甚么此人会入于饿鬼道之中呢？犹如在大村落里的旁侧，有一棵大树，生长在危险之处，枝叶都凋落。假若有人来到，往趣于那个地方的话，有目之士，遥观此人时，知道必趣于树下，不会有疑问的。又在于后来之时，观察此人时，会发见他或坐、或卧，而受其苦乐之报的。为甚么此人会至于树下坐卧呢？现在我观察众生之后，也是如是，在其身坏命终之时，必定会趣于饿鬼，不会有疑问的，会受苦乐之报，不可以称计的。我知道饿鬼之趣，饿鬼之道，都均能分明。我所说的，正就是如此而已！

我知道人道，也知道趣人之道。如有造其行的话，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在于人类之中的，我也都能知道。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我观察众生之类的心中所念的，知道此人必定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于人类之中。我又在于后时，观察此人，已生在于人类之中。为甚么此人已生人中呢？犹如在村落之侧，有一棵大树，生长在于平正之处，多诸阴凉。假若有人直从一道来的话，有目之士，一看便会知道，此人所趣向的，一定会至于此树，不会有疑问的。我又在于后时，观察此人，已经到达于此树下，受乐无量。为甚么此人会至于此处呢？这也是如是的。我观察众生的心意所念，也是如是的，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必定会再生于人类之中，不会有疑问的。我又在于后时，观察此人已生在于人类之中，享受无量的快乐。我知道人趣，也知道趣人之道。现在生在于人类之中，我也知道的，我所说的，正谓是如此而已！

我也知道天，也知道趣天之道。如有众生作诸功业而生天上界的话，我也知道。由于甚么因缘，而说这种话呢？因为我现在观察众生之类的心中所念，而知道此人必定当会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生于善处的天上界。在于后时，观察此人身坏命终之后，已生于善处的天上，在那个地方享受自然的福报，为快乐无比的。这就是所谓已生天上，在那里受自然之福，快乐无比的。犹如在于村落之侧，有好高好广的讲堂，都雕文刻镂，悬有缯幡盖，都以香汁洒地，敷好的坐具，都有鬻毼毡登，文绣婉缜的。假若有人直从一道而来的话，则有目之士，会知道该人乃直从一道而来，该人所趣向的，必定会至于那高广的讲堂，必定不会有疑问的。又在于后时，观看此人，已经到达讲堂上，或者坐，或者卧，都在于其中享受福报，而快乐无比的。这也是如是。我现在观察众生之类，在其身坏命终之后，应当会生于善处的天上，会在那里享受快乐不可计量的。为甚么此人已生于善处天上呢？为甚么我会知道天道，会知道趣天之路呢？我所说的，正是所谓如是而已。

我现在也知道涅槃，也知道涅槃之道，也知道众生应当会趣于般涅槃的人。或者众生，尽诸有漏，而成就无漏，已心解脱、智慧解脱，现身取证而自由游化等事，我都均能知道。由于甚么因缘，而说如是之语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们！

我观察众生之类的心中之所念，而知道此人已尽诸有漏，而成为无漏，已心解脱、智慧解脱。这就是所谓此人已尽有漏，而成无漏的了。犹如离开村落不远的地方有一大池，池水乃极为清澈。如有人直从一道而来的话，则有目之士，遥见此人之到来时，就知道此人必定会至于池水，不会有疑问的，又在于后时，观看此人已到达于池水，已在那里沐浴澡洗，去除诸秽污，去弃诸垢盆，然后在其侧而坐，也不和他人共相净竞。我现在观察众生之类，也是如是的，已尽诸有漏，而成无漏，已心解脱、智慧解脱。所谓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名为真人。这就是所谓此人已至于此处，我知道为涅槃之道，也知道众生之般涅槃（寂灭）的人，都均能知道。一位如来、至真、等正觉，有如此的智慧，有无畏，十力都具足，一切都成就。如来的智慧为无有量，如来能观察过去无限无量的不可计之多的事，这一切的一切，均能知悉无误。就是将来（未来），以及现在的无限无量的一切，都能分别的非常清楚。因此之故，比丘们！当求方便，去具足十力、无畏。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五〇

大意：本经叙述雪山的大树乃由于五事的功德而长大的（如经文）。善男信女则依豪族之家（良家），而成就信、戒、闻、施、慧等五事。应求方便，去成就五事。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依靠在雪山的上面有大而高广的树，乃由于五事而得以长大的。那五事呢？（一）树根不移动，（二）树皮极为厚大，（三）枝节很远荫，（四）没有不覆的，（五）树叶乃极为茂盛。这就是所谓，比丘们！依在雪山的上面有如此的大树，乃极为俊好的。

现在的善男子、善女人也是如是，乃依豪族之处（良家），五事得以长益。那五事呢？所谓（一）信心长益，（二）持戒长益，（三）多闻长益，（四）布施长益，（五）智慧长益。这就是所谓，比丘们！有信的善男子、善女人，乃依豪族之家，而成就此五事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当求方便，去成就信心、持戒、多闻、布施、智慧。」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犹如雪山树 五事功德成 根皮枝节广 阴叶极茂盛

有信善男女 五事功德成 信戒闻惠施 智慧逐增益

（犹如雪山的大树，乃由于五事的功德而成长的。所谓树根不移动，树皮极为厚而大，枝节为广远，没有不荫覆，树叶乃极为茂盛是。）

（有信心的善男信女，乃依五事的功德而成就的，所谓信、戒、闻、惠施、智慧，遂之而增益！）

「像如是的，比丘们！当应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五—

大意：本经叙述茂罗破群那，和比丘尼亲近，以为习淫并没有罪。依次为：如有愚人诵十二部经，而不解义、不顺法、不奉行的话，就如捉蛇尾，反而被害，反之，则能得以渐至于涅槃。最后佛陀乃为诸比丘说禁戒。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茂罗破群那（牟犁破群那）比丘，爱好和诸比丘尼，常常共相游在于一起，诸比丘尼也同样的好乐和他共相游

在一处。因此，就有人称讥（讥笑）茂罗破群比丘。当时，诸比丘尼就会极怀瞋恚，就会愁忧不悦。假若又有人毁谤诸比丘尼的话，那个时候，破群比丘也会同样的愁忧不悦。这时，众多的比丘就对破群比丘说：「你现在为甚么亲近诸比丘尼？诸比丘尼又为甚么和你交接呢？」破群回答说：「我现在乃了解如来所说的教诫。佛陀说如有犯淫的话，其罪乃为不足以言的。」

众多的比丘又告诉他说：「止！止！比丘！不可以作如是之言。不可以诽谤如来的言教。假若诽谤如来的言教的话，罪咎为不少的。你说世尊曾说无数的方便，而说淫泆之秽，如有人去习淫的话，并没有罪，终皈并没有这道理的（佛乃戒淫，并不说淫）。你现在应该舍弃此恶见，不然的话，就会长夜受苦无量的。」但是这位破群比丘却仍然如故，还是和比丘尼交通，而不改变其行动。

那时，众多的比丘，往至于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白世尊说：「在舍卫城内有一位比丘，名叫破群，常与诸比丘尼共相交接，诸比丘尼也喜欢和破群比丘交接往来。我们曾到其处去劝喻，叫他改变其行动，然而他们二人却更变本加厉，不舍弃此颠倒之见，也不顺正法之业。」

那时，世尊告诉一位比丘说：「你往至于那位破群那比丘之处，去对他说：『如来在唤你。』」那时，比丘就受如来之教，就到破群那比丘之处，而说：「你当知道！如来在叫你！」

破群那比丘听那位比丘之语后，就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就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问那位比丘说：「你是否亲近比丘尼吗？」那位比丘回答说：「如是！世尊！」佛陀告诉比丘说：「你身为比丘，为甚么和比丘尼共相交接呢？你现在为族姓子出身，不是已剃除须发，穿着三法衣，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学道吗？」破群那比丘白佛说：「唯然！世尊！我是族姓子，由于信心坚固，而出家学道的。」

佛陀告诉比丘说：「这不是你应行之法，为甚么和比丘尼共相交接呢？」破群那比丘白佛说：「我听如来您所说的：如有习淫的话，其罪并不是言的。」佛陀告诉比丘说：「你这愚人！为甚么说如来说习淫为无罪呢？我乃用无数的方便，演说淫泆为秽污之法。你现在为甚么作如是之语：『如来说淫泆乃无罪』呢？你要好好的守护口的罪过，不可以使其长夜恒受其罪。」

佛陀又告诉他说：「你现在且止！等候我再问诸比丘们看看！」那时，世尊就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曾经听我与诸比丘们说淫泆并没有罪吗？」诸比丘回答说：「唯然！世尊！并不听过如来您说淫泆为无罪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如来曾经用无数的方便，说淫泆为秽污之行。假若说为无罪，此义就不然（没有道理）。」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诸比丘们！如你们所说的，我曾经用无数的

方便，演说淫泆为秽污之行。」

那时，世尊重新告诉诸比丘们：「你们应当要知道！假若有愚人习于法行，所谓契经、祇夜、偈、授决、因缘、本末、譬喻、生、方等、未曾有、说、广普等法，虽然持诵这些法，但是却不解其义，由于不观察其义，也不顺从其法，这样，则所应顺之法，终皈并不能从其行的。这种人之所以会诵此法的原因，乃从欲与人共相竞诤，其心意为计量胜负，也不是自为自己之有所济及（不能度脱自己）。他诵法之后，就会犯着制限（规制）。犹如有人离开那村落，欲去寻求恶蛇。他如遇见极大之蛇时，就会用左手去摩挲其尾，然而那匹蛇却回头去螫蜇他的手，由于此事之故，那个人便致命终。这也是如是之道理，如有愚人，翫习其法，对于十二部经，没有不斟酌（玩味），也不观察其义。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不究竟正法之义之故。

于是，如果有善男子，将护而翫习其

法，所谓契经、祇夜、偈、授决、因缘、本末、譬喻、生、方等、未曾有、说、广普是。那个人如果诵此法后，能够深解其义，由于解了那深义之法，而顺从其教，并没有所遗失。所以诵法的话，乃不以胜负之心，不与人竞诤。所以诵习法的人，乃欲自纂修，而察及。所以诵法的人，如果有所愿的话，则由于此因缘，会渐至于涅槃的。犹如有人，离开那村落，去求觅恶蛇。他遇见恶蛇后，就会手执铁钳，先镊其头，然后便捉其项，不使牠动摇。假如那恶蛇回其尾欲害那个人的话，终究不会作得到的。所以的缘故就是：诸比丘们！因为捉住其项之故。这位善男子也是如是，于诵习、诵读，没有不周遍，能观察其义，而能顺从其法，终究没有遗失，渐渐的由于此因缘，而得至于涅槃。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他能执正法之故。因此之故，诸比丘！如果有人能解吾所说之义的话，就当念念奉行，假如不解的话，就重新来问我。如来方正现在（趁如来在

世），不然的话，就后悔无益！」（佛在世不学不问，佛离世后，就难学难问了）。

那时，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假若有比丘在大众当中，作如是之说：『如来所说的禁戒，我都均能明解。如有人习淫的话，其罪业并不足言（微不足道）。』那比丘就应当对此比丘这样说：『止！止！不可以作如是之说！不可以诽谤如来，不可说佛陀曾讲过如此之语，如来始终并不说过如此之语的。』如果这位比丘能改悔他所犯的话，那就好的了，假若不改悔其业行的话，就应当再三的劝化他。假若当会悔改的话，那就是善，假若不悔改的话，就会堕落的。假若又有诸比丘隐匿其事，而不使其露现的话，诸人也都会堕落的。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就是我的禁戒啊！」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五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了生漏梵志演说三世劫数之无量，众生都长久在此里面受苦，劝化当厌离此苦恼。梵志终于皈依佛陀而为在家信徒的优婆塞。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生漏梵志到了世尊之处，共相问讯之后，坐在于一边。那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说：「到底为有几劫的过去呢？」（过去世为几个劫呢？好久呢？）佛陀告诉梵志说：「过去诸劫，实在是难以称计之多啊！」

梵志白佛说：「可以计算其时间的数量

吗？沙门瞿昙您乃恒说三世，那三世呢？所谓过去、将来（未来）、现在是，沙门瞿昙您也知道过去、当来（未来）、现在之三世，唯愿沙门您，演说劫数之义！」

佛陀告诉梵志说：「如果当我演说，因于此劫，又次于此劫，我既已灭度（离世），你也取于命终的话，就不能知道劫数之义的了。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如现在的人寿乃很短促，极寿（最多的寿数）不过是百年左右而已。假如推计百年当中，而数劫的话，我已取入灭度，你也既已命终，终皈并不能知道劫数的意义的。梵志！当知！如来也有如是的智慧，乃具足分别劫数的。如众生的寿命的长短，所受的苦乐，都能分明。现在当会为你而引譬喻，有智的人，则由于譬喻而得以了解的。犹如恒沙的数量那样，也是没有限量之多的，可说是没有量，不可以计算的，过去的劫数，其数量也是如是，是不可以称计，不可以筹量的。」

梵志白佛说：「当来的时劫，是否知道为几何的数量吗？」佛陀告诉梵志说：「也是如恒沙的数量的，是没有齐畔的，是不可以称计，并不是算数所能及的。」梵志又问佛说：「是否知道有现在劫之成败劫吗（现在劫初与劫末，也就是其生住坏空的过程）？」

佛陀告诉梵志说：「有如是的成劫与败劫的。这并不是如一劫、百劫那样，乃如器皿之放于危险的地方那样，终皈并不能得到安住的。假如当住的话，就必定当会颠倒的。诸世界的方域也是如是，或者有劫之成，或者为劫之败坏，这种数量，也不能推计为几劫之成就，为几劫之败坏而已。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生死乃为非常的长远，是没有边际的。众生乃由于无明之结所覆盖，而漂浪流滞。从现在世至于后世，从前世至于今世，都长夜在受苦恼，应当要厌患，而离去这些苦恼才是。因此之故，梵志！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生漏梵志白世尊说：「沙门瞿昙！甚奇！甚特！能知道过去、当来的劫数的道理。我现在又重新一再的自归依于沙门瞿昙您！唯愿沙门瞿昙听允为优婆塞，愿尽形寿不敢再杀生，乃至饮酒！」

那时，生漏梵志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四五三

大意：本经叙述贤劫当中的五佛之示现，能令耆闍崛山存在。辟支佛出世时，名叫小劫，如来出现在世，就名为大劫。劫数乃长远不可以称计的，都应忆念此义。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罗阅城（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灵鹫山），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有一位异比丘白世尊说：

「劫，是否为有边际吗？」佛陀告诉该比丘说：「我以方便引一些譬喻，然而劫数实在是无穷尽的。在过去久远的时候，于此贤劫当中，有佛陀出现于世间，其号叫做（一）俱楼孙，为至真、等正觉。那时，此耆闍崛山，更有姓号。那个时候的罗阅城的人民之类，要登上此耆闍崛山的话，须经过四日四夜去行，才能到达山顶的。又次，比丘们！在（二）拘那含牟尼佛时，此耆闍崛山，也更有姓号的。那时，罗阅城的人民之类，经过行步三日三夜，乃能到达此山顶的。（三）迦叶如来出现于世间时，此耆闍崛山，也更有姓号。那时，罗阅城的人民之类，要步行二日二夜，才能到达此山顶的。如我现在（四）释迦文佛出现在世时，此山名叫做耆闍崛山，在须臾

之顷，就能到达此山顶的。如果为(五)弥勒如来出现于世的话，此山仍然名叫耆闍崛山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诸佛的神力，都能使此山之存在之故。

比丘们！应当以方便，而知道劫之有衰尽，为不可称计的。然而劫乃有二种，一为大劫，二为小劫。如果在于劫之中没有佛陀之出世的话，那时又会有辟支佛之出现于世间，这名叫做小劫。如果如来在于劫中出世，那时在那个劫当中并没有辟支佛之出现于世的话，这就名叫大劫。比丘们！应当要以此方便，去知道劫数之长远，是不可称计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忆此劫数之义！」

那时，那位异比丘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八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九

非常品第五十一

概要：首先述及众生流转之事，依次为应思惟无常想之事，清静音响王的本生谭，五弊之事，给孤独长者的四子的皈依，舍利弗、阿难，在长者的病床说十二因缘，长者之生天，为嫁善生，而教说妇人的四种型，对于舍利弗说如欲出家学道，即须生在豪贵之家，比较有机会等事。

四五四

大意：本经叙述众生流转于生死，而历经种种的苦恼。都在于其中悲号涕泣，所流的泪乃多于恒水。因此，当厌患生死，离去此生死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云何呢？比丘们！你们流转于生死，历经很多的苦恼，在于其中悲号涕泣，所流出的泪水为多呢？或者恒河之水为多呢？」那时，诸比丘们趋前白佛说：「以我们观察如来所说之义时，发觉我们经历生死当中，所涕泣之泪，乃多于恒河中之水的。」

佛陀告诉比丘说：「善哉！善哉！诸比丘！如你们所说的，并不会异。你们在生死当中所流出的泪，乃多于恒河之水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在生死当中，也更有父母之终亡，在于其时，定会堕泪不可

称计之多。在长夜之中，也会遇到父兄、姊妹、妻子等五亲，以及对于诸恩爱之人的追慕悲泣，实在是不可称计之多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厌患生死，去离此生死之法。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当佛说此法之时，有六十余位的比丘，都漏尽而意解。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行！

#### 四五五

大意：本经叙述众生在于生死当中，其身体之毁坏时所流出的血水，乃多于恒河中之水，实在是可厌患之事，故应念念舍弃生死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云何呢？比丘们！你们在于生死当中，其身体之毁坏时，所流出的血水为多呢？或者是恒河中之水为多呢？」那时，诸比丘们白佛说：「如我们所观察如来所说的，乃以所流出之血，比较多于恒河中之水的。」

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善哉！善哉！比丘们！如你们所说的，所流出的血，乃多于恒水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在生死当中，或者作为牛，或者作为羊、为猪、为犬、为鹿、为马、为鸟兽，以及其它算不尽的所经历的苦恼，实在是可厌患的事，当念念舍弃生死之法。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世尊演说此法之时，六十余位的比丘，都得漏尽而意解。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五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劝诸比丘应当常常思惟无常之想，应广布无常之想，便能断尽三界的诸爱，无明、憍慢会永除。佛陀并举自己的往昔为音响王时，曾起塔供养辟支佛之本生谭，以告诫诸弟子。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应当思惟无常之想，应当广布无常想。由于思惟、广布无常之想之故，就会断尽欲爱、色爱、无色爱，无明、憍慢都能断尽。有如用火去焚烧草木，草木就会永尽无余那样。比丘们！当知！如果思惟无常想，广布无常想的话，就能尽断三界的爱着的。」

在往昔之时，有一位国王，名叫清净音响。他曾统领阎浮地，有八万四千的城郭，拥有八万四千的大臣，也有八万四千的宫人嫔女，每一嫔女都有四位侍人。那时，音响圣王并没有子息。当时，那位大王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领此国界，都以正法去治化，并没有枉理。然而我至于今天，却没有继嗣的人，假如我命终之后，

我的门族便会断灭。那个时候，那位国王就由于子息的缘故，就自归投于诸天、龙、神、日、月、星辰，也自皈投于帝释、梵天、四天王、山神、树神，甚至下及药草果神等，都发愿向祂们求福，愿诸神使其生息！

那时，三十三天当中，有一位天子，名叫须菩提，其命将欲临终，有五瑞应

(五)

衰)自然来逼迫自己。那五种呢?本来这些天子的华冠，始终不会枯萎的，然而这位天子的华冠却已自然的(一)萎微。当时，诸天的衣服并没有垢盆，但是那时这位天子的衣服却生(二)垢盆。而且三十三天的身体乃为香洁，都光明彻照，那时那位天子的身体之有(三)臭处，为令人不可亲近的程度。又且三十三天乃恒有玉女，都被她们前后围遶，而作倡伎乐，五欲以自恣，可是那时那位天子的生命将欲临终，那些(四)玉女都已离散。又且三十三天有自然之座，平时为四尺入在地内，假若天子起座的话，就会离地四尺，然而这位天子的生命将欲命终之故，已(五)不乐于其本座。这就是所谓五种瑞应会自然的逼迫自己！

这时，须菩提天子由于有了此瑞应(前兆)之故，当时释提桓因就告诉一位天子说：『你现在到了阎浮地，去对音响王说：释提桓因命我代他向你致敬无量，问候你的兴居(起居)轻利，游步(行动)

康强。在阎浮地内并没有福德的人为王你作为子息，但是现在三十三天有一位天子，名叫须菩提，现在有五瑞应自然的逼迫他自己，必定当会降神给与王你作为子息。虽然是如是，但是在他年龄壮盛之时，必定当会去出家学道，去修学无上的梵行的。』那位天子回答说：『如是！天王！』就接受天王的教言，有如力士之屈伸其臂之顷，从三十三天隐没，已到达于阎浮地。

那时，音响大王在于高楼的上面，以及持盖的一人，当时，那位天子就在于楼上的虚空中，告诉大王说：『释提桓因向你致敬无量，问候你的游步康强，兴居轻利。在阎浮地并没有福德的人为王你作为子息。现在三十三天有一位天子名叫须菩提，现在有五瑞应，以逼迫于他自己，当会降神下来，应会与王你作子息的。不过在他年余壮盛之时，必定当会去出家学道，去修无上的梵行的。』这时，音响王听此语后，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向天

子回答说：『现在来告诉我的话，使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但能降神与我作子息，则欲求出家时，终不会违逆其意的。』这时，那位天子就回到释提桓因之处，就白天王说：『音响王非常的欢喜天王您的交代。音响王说：但使能降神，如欲出家的话，终不会违逆的。』

当时，释提桓因便到须菩提天子之处，对须菩提天子说：『你现在应发愿去诞生在音响人王的宫中。所以的缘故就是：音响人王并没有子息，他乃恒用正法去治化。而你的往昔乃有福德，而造诸功德，现在就应该降神去诞生在其宫中。』须菩提天子说：『止！止！天王！我不喜欢于愿生人王的宫中，我乃意欲出家学道，在王宫的话，欲学道，那是非常困难的事。』释提桓因告诉他说：『你只要发愿诞生在那王宫内就是。我当会保护你，使你能出家学道的。』比丘们！当知！那时，须菩提天子就发誓愿生在于王宫之内。

这时，音响人王和第一夫人，共相交接，就觉得身内已怀妊。当时，夫人白音响王说：『大王！当知！我现在觉得身内已怀妊。』这时大王听后，就踊跃欢喜，不能自胜。就更用殊特的，去布好坐具，饮食则用甘美的，都和大王的一样，并没有不同。这时，夫人经过八、九月后，生一男儿，乃极为端正，颜貌很奇特，为世间所希有的。当时，音响王曾召诸外道梵志群臣，使令他们来占太子的相。首先将此因缘本末，具向诸相师说明。诸婆罗门(相师)回答说：『唯愿大王！当察此理！现在诞生的这位太子，乃为世间的殊特的，往昔为天子，名叫须菩提，现在应寻其前号，就把他名叫须菩提为是。』这时，诸相师立姓号完毕之后，就各从座起而去。

这时，须菩提王子乃为大王所敬重，未曾离开大王的眼前。当时，音响王便作如是之念：我从昔日以来，并没有子息。由于欲得子息之故，去祷谢诸天，使有了一

子，经过一段的日子，现在才生此儿子。然而天帝曾经记说，此子当会出家学道。我现在应该其设善巧方便，使他不致于出家去学道。这时，音响王就为了太子之故，而建设三时的宫殿：寒冷时，则设有温暖之殿，炎热时，就设阴凉的殿，不寒不热之时，则设适时的宫殿。也设四种宫女的居处，第一宫，有六万婬女，第二宫，也有六万婬女，第三宫也有六万的婬女，第四宫，则同样的有六万的婬女，各宫都有侍从四人，作会转关的坐具，使那位太子在于其上面坐卧。假如须菩提王子，其意欲在于前游戏之时，这时，诸婬女就辄在于前面而立，这时那坐具就会随身回转，前面有六万婬女，以及侍者四人。假如太子意欲在后面游戏的话，这时，其坐床就会辄随其身而回转。如果又欲和诸婬女共相娱乐的话，这时，其坐具就会随身回转，使王子须菩提的心意都在于五欲的享受，而不乐于出家。

这时，释提桓因在于夜半，非人之时

（大家熟睡之时），便到了须菩提王子之处，在虚空中告诉须菩提王子说：『王子！你从前岂不是作过如是之念吗？如我在家到了壮盛之年的时候，当会去出家学道吗？今天为甚么缘故都在五欲当中自娱乐呢？是否存心不要去出家学道了吗？然而我当时也曾经说过此话的：会劝使王子你，令你去出家学道的。现在正是其时，如不去出家的话，后悔会无益的！』释提桓因说这些话后，便退而去。

这时，须菩提王子在于宫人当中，便生如是之念：音响王已经为了我而作那些爱欲的罗网。由于此爱欲的罗网之故，便不得去出家学道。我现在可断这些罗网，不被秽浊所拘牵，应以信心坚固，去出家学道，在于空静的地方，去勤学经业，使令日新。

这时，须菩提王子重作如是之念：音响父王，有如此这般的数万的婬女，都被其前后围遶。我现在应当观察是否有这道理——能在于世间永存下去的吗？那时，王子

须菩提，曾遍观宫内，并没有一女人能久存在于世间的。这时，须菩提王子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为甚么缘故，都去观察外物呢？我应该观察身内的因缘所起才是。现在此身当中，是否有了这些发、毛、爪、齿、骨、髓之属，能够久存于世间吗？从头至于足，观察身上的三十六物，都为污露不净的。这样的观察，发觉为没有一物可贪，也没有一物为真实，都是幻伪非真，都会皈于空，都不能久存于世间。

这时，须菩提王子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应该断此罗网，应该去出家学道。这时，须菩提王子观察此五受阴之身，所谓：此色为苦的，此色之集因，此色之寂灭，此色之出要之道。痛（受阴）、想、行、识等阴为苦，痛想行识之集因，痛想行识之寂灭，痛想行识之出要之道等是。那个时候，观察此五阴身之后，知道所谓集法，均为是有尽之法，就在于其座上，得证辟支佛（缘觉、独觉）。

这时，须菩提辟支佛，由于觉此法而成佛（辟支佛），便说此偈而说：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则汝而不有

（欲啊！我已经知道你的本原了。此意欲乃由于思想而生的。如果我不思想你的时候，则你自会不会为有的。）

这时，辟支佛说此偈后，就飞在于空中，在于一座山中，独自在其树下，于无余的涅槃界，而般涅槃。

那时，音响王告诉傍臣说：『你到须菩提的宫内，去看看王子的寤寐（起居）安隐与否？』那时，大臣受王的教敕后，就到王子的宫内。但是却发见寝内室的门户乃很牢固。这时，那位大臣就回到王所，趋前白王而说：『王子的寤寐很安隐，门户很牢固啊！』大王于此时，再三的交代说：『你去看看王子为善眠吗？』那时，那位

大臣又至宫门，然而门户仍然很牢固，就又回去白王而说：『王子在宫内，乃眠寐不觉（不醒过来）；门户又很牢

固，至今都不开。』这时，音响王又作如是之念：我的子息王子，从少时就不爱好眠寐。何况现在为年龄壮盛之时，怎么会贪于眠寐呢？应该自去看看才能知道王子的吉凶，我的王子是否已得疾病呢？

这时，音响王就至须菩提王子的宫内，到了门外，立告一人说：『你现在用梯，踰墙，进入内面，给我开门。』那人受王的教令后，就施楼梯，踰墙而进入内面去为王开门。这时，大王乃进入内面去观察内宫中，所卧的床上已人去楼空，并不看见王子。不见之后，就告诉嫔女们说：『王子须菩提，现今在那里呢？』诸嫔女们说：『我们也不知道王子到底是在甚么地方的？』这时，音响王听到这些话后，就自投于地，很久才苏醒过来。当时，音响王告诉群臣说：『我的子息从小的时候，曾经有如是之念：假如我长大之后，当会剃除须发，会着三法衣，由于信心坚固，而去出家学道。现在王子必定是舍我而去出家学道。你们各各在于四面去求索王子，到底是在于甚么地方？』实时，群臣就乘驾而驰奔，而处处去寻觅太子。

那时！有大臣径往而至于那个山中，在中途又作如是之念：如果王子须菩提出家学道的话，必定会在这里学道的。当时，这位大臣则真的遥见王子须菩提在一株树下，在那里结跏趺而坐。这时，大臣便作如是之念：这位就是须菩提王子！他就熟视一番，然后回到王处，趋前白王说：『王子须菩提，乃近在于山中的树下，在那里结跏趺而坐。』当时音响王听到此语后，就到那座山的山中，遥见须菩提在山内的树下，结跏趺而坐，就又自投于地：『我的子息，昔日曾自誓愿而说：假如我年纪二十的时候，当应出家去学道。现在都证实不误。同时，又有天子告诉过我：你的王子，必定当会出家学道。』这时，音响王就直前，对须菩提说：『你现在为甚么缘故舍我而出家去学道呢？』这时，辟支佛乃默然不回答。王又告诉他说：『你的王母乃极怀愁忧，须要看到你，才肯饮食。这时，你应当起来，回到宫内去！』当时，辟支佛，也不言不语，也默然而住在那里。

这时，音响王就趋前去捉其手，但是却一动也不动。王又告诉群臣说：『王子今天已经取于命终了。释提桓因曾经事先对我说过：你应该可以得到此子息，但是后来当会去出家学道。而现在王子已经出家学道了，现在应與此舍利（拾此遗骸），诣于王的国界，然后当应将他蛇旬（荼毗，火葬）。』

这时，在那山中的诸神祇，则现出半身，而白王说：『这位是辟支佛，并不是王子的身份。要蛇旬其舍利的法则，不可以如王子之法。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我是过去诸佛的弟子，诸佛也有如此之教。诸佛说：世间有四种人应该要为之起偷婆（塔）。那四种人呢？（一）如来、至真、等正觉，应该为之起偷婆，（二）辟支佛应该为之起偷婆，（三）如来的弟子漏尽的阿罗汉，应该为之起偷婆，（四）转轮圣王应该为之起偷婆。当蛇旬（火葬）转轮圣王之身时，和蛇旬如来、辟支佛身，也是同样的规则的。』

那时，音响王又对天神说：『应当要怎样的去供养蛇旬转轮王身呢？』树神回答说：『对于转轮圣王，应为他作一铁椀，盛满香油在里面。应沐浴转轮圣王之身，以白净的劫波育衣（劫贝衣，为木棉之布衣），缠裹王身，又用彩画之衣，覆在其上面，然后放于椀中，又以铁盖去盖在其上面，处处都以钉钉好，然后又用百张的百迭去裹其椀，用种种的杂香积在于地上，将铁椀安放其中，七日七夜之中，以华香供养，也悬缯幡盖，作倡伎乐。经过七天后，又取王身去蛇旬，然后取其舍利。蛇旬后，又经七日七夜，都供养不绝，在于四衢道中（交通要道），盖起偷婆，又用香华、幡盖，作种种的供养。大王！当知！供养转轮圣王的舍利，其事就是如是的。对于诸佛如来、辟支佛、阿罗汉，也都是同样的道理的。』

这时，音响王向于那位天神说：『为甚么因缘，供养转轮圣王之身呢？为甚么因缘供养佛，供养辟支佛，供养阿罗汉身呢？』天神回答说：『转轮圣王乃以法去王治天下，自己不杀生，又教他人，使他人不行杀生；自己对于不与，则不取，又教他人，使他人不窃盗；自己不淫泆，又教他人不犯他妻；自己不妄言，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去斗乱彼此，不嫉妒，不恚，不痴，自己之意专一而正，都恒行正见，也使他人习其正见。这就是所谓，大王！由于此因缘，对于转轮圣王应该盖起偷婆的。』

大王又问天神说：『又由于甚么因缘，对于漏尽的阿罗汉应该起偷婆去供养他呢？』天神回答说：『漏尽的阿罗汉比丘，其欲爱已灭尽，瞋恚、愚痴也已除灭，已经度尽有为而至于无为，是世间的良佑福田，由于此因缘，对于漏尽的阿罗汉，应该为之起偷婆。』王又问说：『由于甚么因缘，对于辟支佛应起偷婆呢？』天神回答说：『辟支佛乃为无师而自觉的人。所谓出世间乃是非常困难的事，而此人乃能得到现法的果报，能脱离于恶趣，能使人往生于天上，由于此因缘，对于辟支佛应该为之起偷婆。』

王又问说：『由于甚么因缘，对于如来应为之起偷婆呢？』天神回答说：『如来乃具有了十力，此十力，并不是声闻、辟支佛所能及逮的，转轮圣王也所不能及的，世间的群萌（众生）也所不能及的。如来的四无所畏乃在于大众当中，能作师子吼而转于梵轮。如来对于不度的人能度他，对于不解脱的人，能解脱他，对于不般涅槃的人，使其人能证般涅槃，没有救护的人，能为之作覆荫，对于盲者，能作为眼目，给与诸疾病的人，作为大医王。天神，以及世人，弊魔，或者是魔天，没有不宗奉的。为可敬可贵，回转恶趣，而使人至于善处。这就是所谓，大王！由于此因缘，对于如来应该为之起偷婆的。这就是所谓，大王！由于此因缘本末，对于此四种的人，应该要为之起偷婆。』那时，音响王对于那位天神说：『善哉！善哉！神天！我现在纳受你的教言，使人供养此舍利（太子的遗骸），当如供养辟支佛那样。』

那时，音响王乃告敕众人说：『你们各舆须菩提辟支佛的舍利，到王国界去吧！』群臣听王的教言后，就卧着于金床（近靠于棺木），将它舆（抬举）至于国界。这时，音响王就敕人作铁椁，盛满香油，沐浴辟支佛的身，用劫波育衣（棉衣）缠裹其身，又用杂彩的好衣，覆在其上面，安处在于铁椁中，又用铁盖去盖在上面，处处都安钉，极使其牢固，然后用百张的白迭覆在其上面，又取种种的好香，将辟支佛的遗身，放在其中，经过七日七夜，以香华供养。过了七天之后，才去蛇旬（火葬）辟支佛的舍利，又供养七天，都作倡伎乐，在于四衢道头，盖起一偷婆。后来即用香华、缯彩、幡盖，以及作倡伎乐，去供养他。

比丘！当知！如果有众生，恭敬供养辟支佛的舍利的的话，在他命终之后，即能往生于三十三天上。假如有众生，能思惟无常之想的话，就能回三恶趣，而生于天人之中。诸比丘们！你们不可以作如是之观：那个时候的音响王，岂为是别人吗？则是我身是。其思惟无常想的人，会有多所饶益的。我现在观察此义之后，要告诉诸比丘：你们应当思惟无常之想，应该广布无常之想。因为思惟无常之想，广布无常之想的话，便能使欲爱、色爱、无色爱都断尽，那些无明、憍慢也会永无遗余。犹如用火去焚烧草木，去烧高好的讲堂的窗牖门间那样，会永尽无余的。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要尽心意，不可使其遗失！」

当说如是之法时，在于那座上的六十余位比丘，都漏尽而意解。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当求方便去断五种的心弊，去除五种的心结。假如五心弊断灭，五心结除尽的话，则善法就会增益，而不会有所损减的。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假如比丘、比丘尼，其心的五弊（疑世尊、疑正法、疑僧众、犯禁戒不忏悔、心不定而修梵行），并不断灭，也不除去心的五结的话，则那些比丘、比丘尼，在于日夜当中，对于善法定会损减，而不会有增益的。那些心的五弊，而不断灭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一）存有疑惑之心，在于如来之处（对于如来怀着狐疑的心），也不解脱，也不入于如来的正法，那个人心不在于讽诵（不念佛），这就是所谓这位比丘的心弊不断。

（二）又次，比丘！对于正法有怀疑之心，也不解脱，也不入其正法，那人的心也不讽诵（不念法），就是所谓此人的心弊不断灭。（三）又次，比丘！对于圣众有怀疑之心，也不解脱，也不施意（舍私心）去向于和合众，又不在于道品法，就是所谓此比丘的心弊不断除。

（四）又次，比丘！冒犯禁戒时，并不自悔过，那位比丘已犯禁戒，却不自改悔，也不施心（不发心）在于道品当中，就是所谓此比丘之心弊不断灭。（五）又次，比丘！其心意不定而修梵行（动机不正确的功行）而说：『我用此梵行之德，往生于天上，或为诸神祇。』那位比丘就是以此心去修梵行，其心不专在于道品之中，就是所谓心弊不断。像如是的，就是比丘之心的五弊不断。

甚么叫做比丘之心之五结不断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第（一）就是懈怠而不求方便。如那位比丘已有懈怠，而不求方便，就是所谓此比丘的心结不断。

（二）又次，比丘！恒喜于多妄，多贪在于眠寐中。那位比丘由于喜悦于多妄，贪在于眠寐之中，就是所谓此比丘之第二种心结不断。（三）又次，比丘！心意不定，恒喜于多乱。那位比丘之心已乱而不定，就是所谓比丘之第三种心结不断。

（四）又次，比丘！根门（眼等之六根，为漏出烦恼，入种种妄尘的门户，故为根门）不定。那位比丘的根门不定，就是所谓比丘之第四种心结不断。（五）又次，比丘！恒喜在于闹市中，不在于静处，就是所谓比丘之第五心结不断。

如果比丘、比丘尼，有这五种心弊，以及五种心结不断的话，则这种比丘、比丘尼，在于昼夜之中，善法会断绝，并不会增益。犹如鸡子（鸡卵），或者为八，或者为十，或者十二，并不随时覆荫牠，

不随时包牠（孵卵），不随时将护牠的话，即那母鸡虽生此念：使我的鸡子，能得全而没有他事故。然而此鸡子，乃终皈不会安隐的。所以的缘故就是：都是由于不随时将护之所致，恐后又断坏，而不成其子（雏鸡）的。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比丘、比丘尼，其五心结不断，五心弊不除的话，在于昼夜之中，对于善法会减损，并不会增益可言。

如果又有比丘、比丘尼，其五心结已断除，五心弊已除灭的话，则在于昼夜之中，善法会增益，不会有损减的。犹如鸡子，或者为八，或者为十，或者为十二，都能随时将护，随时育养，随时荫覆。则那只鸡虽生此念：使我的鸡子全部不成就。但是那些鸡子却会自然成就，却会安隐无为（无事）。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随时长养，使得无为（无事故），而能及时使这些鸡子得以寻出于外（孵出）。这也是如是，如比丘、比丘尼，其五种心弊都断灭，五种心结都除尽的话，则这些比丘、比丘尼，在于长夜当中，善法会增长，并不会有所损减的。

因此之故，比丘，或比丘尼，应当施設其心，没有犹豫狐疑于佛，没有犹豫狐疑于法，没有犹豫狐疑于众（僧）。也具足于戒律，心意乃专正，并没有错乱，也不兴意去希望余法，也不侥幸而修梵行而说：『我当以此法而行，而能为天，为人身，为神妙的尊豪。』

如果又有比丘，或比丘尼，对于佛、法、圣众，并没有狐疑犹豫，也不犯禁戒，也没有所漏失的话，我现在就告诉你，就重嘱累于你，那些比丘们当会趣于二处的。所谓或者生在于天上，或者会转生于人中。有如人之处于极热之中，又兼为饥渴之时，遇得阴凉的地方，得到清冷的泉水而饮那样。那个人虽然生如是念：我虽过阴凉，而饮凉水，犹然不能断除饥渴。虽然如是，但是那个人的暑热已尽，饥渴已除为实事。这也是如是的道理，如比丘、比丘尼，并没有狐疑犹豫对于如来之处的话，则这些比丘便会趣于二处：或者会生在于天上，或者再处于人中。如比丘、比丘尼，应当要求方便，去断除内心的五弊，应当除去心内的五结。像如是的，诸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五八

大意：本经叙述持戒具足的话，就能兴隆正法。命终之后会生于天上，或人中。因此，比丘们应该念念具足戒律，威仪礼节，都不使其有缺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或者有了如此之时：王威不普，而致盗贼竞相兴起。盗贼既已竞相而兴的话，则村家（部落）、城郭当中的人民之类，都会败亡，或者会遭遇饥馑，而取于命终的。假如那些众生在于饥馑时，而取命终的话，都会堕入于三恶趣的为多。现在的这些精进的比丘也是同样的道理的。如果持戒减少的话，则在于那个时候，恶性的比丘会竞起的，恶比丘既已竞相起恶，则正法自会渐衰，会增益非法，非法之事既已增益，则其中的众生就统统会堕入于三恶趣的。」

如果又在于这个时候，国王的威严能够远接的话，则贼寇自会隐藏。国王既已远接的话，城郭、村落、人民就会炽盛起来。现在的此精进的比丘，也是如是的，假若能持戒完具的话。在那个时候，那些犯戒的比丘就会渐渐的衰耗，正法就会兴隆。非法既已衰耗，则在其中的众生命终之后，都会往生于天上、人中。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念念具足戒律，应当要有威仪礼节，不可使其有缺减才是。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五九

大意：本经叙述宁可常常眠寐，不可以在于觉寤之中去思惟乱想，而致于造诸恶业，堕入恶趣。也就是教人常护六情，不可以漏失为要！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宁可常常眠寐，也不可以在于觉寤当中去思惟乱想，而致于身坏命终之时，转生于恶趣。(一)宁可以用火去烧铁锥，而烙吾人的眼睛，也不可以由于观视色相而兴起乱想。兴起乱想的比丘，乃会被识所败的。比丘既已被识所败坏，就必定会趣于三恶道，所谓地狱、畜生、饿鬼是。

现在我所以要说的其次是甚么呢？(二)也就是说，那个人宁可常在睡眠之中，也不可以在于觉寤当中去思惟乱想。宁可以用利锥去刺坏其耳朵，也不可以由于听声音而兴起乱想的。那些兴起乱想的比丘，乃会被识所败的，因此，宁可恒常睡眠，也不可以在于觉寤当中，去生起乱想。(三)宁可以用热钳去烧坏他的鼻根，也不可以由于闻香而兴起乱想。兴起乱想的比丘，会被识所败的，既已被识所败，便会堕入于三恶趣，所谓地狱、畜生、饿鬼是。我所说的，正就是如此而已！

(四)宁可以用利剑去截断他的舌头，也不可以发恶言、麤语而致于堕入于三恶趣——地狱、畜生、饿鬼。宁可以常恒睡眠，也不可以在于觉寤当中兴起乱想。(五)宁可以用热铜叶去缠裹他的身体，也不可共与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女人共相交接。假如和她们交接、言语（相欢谈）往返不绝的话，必定会堕入于三恶趣，所谓地狱、畜生、饿鬼是。我所说的，正就是如此而已！

(六)宁可恒常睡眠，也不可以在于觉寤当中，其意有所起念，而欲破坏圣众。如果已破坏圣众的话，就会堕入于五逆罪，就是有亿千的诸佛，终皈也是不能疗救于你的。凡是斗乱大众的话，必定当会堕入于不救之罪的。因此之故，我现在才说宁可恒常睡眠，也不可在于觉寤当中，意有所起念，而欲破坏圣众，而受无救之罪！因此之故，比丘们！应当将护六情，不可以使其有所漏失。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六〇

大意：本经叙述须达多长者曾用纯金去诱导四子皈信三宝。佛陀则赞其得福无量，不会堕于三恶趣，而能得四大宝藏，并在弥勒佛时，为壤法王的典藏主，又广作福德，而出家学道，而尽于苦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阿那邠祁（须达多）长者有四位儿子，都不奉事佛、法、圣众（僧），也不自归命于佛、法、圣众。这时，阿那邠祁长者告诉他的四位孩子说：

「你们各各如果自皈依于佛、法、圣众（僧）的话，在于长夜当中，就能获福无量的！」诸位儿子白父说：「我们诸子们，实在是不堪于自皈依于佛、法、圣众的。」

阿那邠祁长者告诉他们说：「我现在各赐你们每人纯金千两，你们就随我的教敕，而自皈依于佛、法、圣众（僧）。」诸子白父说：「我们实在不堪任于自皈依佛、法、圣众的。」其父又告诉他们说：「我就加赐给你们每人二千、三千、四千、五千两的纯金。你们就应当自皈依佛、法、圣众。这样的话，就能在于长夜之中，获福无量的！」

时，诸子听到这些话后，就默然纳受。这时，诸子乃白阿那邠祁长者说：「我们应当要如何去自皈依于佛、法、圣众呢？」阿那邠祁长者回答说：「你们都统统来，都随我到了世尊之处。假如世尊有所说的话，你们就应当念念奉行。」诸子白父说：「如来现今在于甚么地方呢？离开这里为远为近呢？」其父回答说：「现在如来、至真、等正觉，近在于舍卫国，止锡在于我的祇园里面。」

这时，阿那邠祁就率带其四儿，到了世尊所锡止的地方。到达后，头面礼足，然后站在一边。那时，长者白世尊说：「我现在的四子，都不自皈依于佛、法、圣众。在近昨之日（前些日）各赐他们五千两的黄金，劝令他们奉事于佛、法、圣众。唯愿世尊！为他们说法，使他们能在于长夜之中，受福无量！」

那时，世尊就给与长者的四位儿子们渐渐说法，都劝令他们欢喜。长者的诸子们听佛说法后，都踊跃欢喜，都不能自胜（不能禁制他们欢喜的心）。就都趋前自动的长跪，而白世尊说：「我们各各都愿自皈于世尊、正法、圣众，从今以后，不再杀生，乃至不再饮酒。」像如是的再三白佛。

这时，阿那邠祁长者白世尊说：「假若有人献出物资，雇用他人，叫他去事佛的话，其福德到底为如何呢？」世尊告诉他说：「善哉！善哉！长者！乃能致于此问，定会使天、人得安稳，乃能向佛问此义的。你要善于思念，我当会为你说其法的。」这时长者，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说：「有四大宝藏。那四宝藏呢？（一）有伊罗钵龙，在于干陀卫国，这就是其中的一宝藏，这里有无数的珍宝，积满在其宫内。（二）又有斑稠大宝藏，在于蜜缔罗国，珍宝积聚的数目，乃不可以称计之多。（三）又有宾伽罗大宝藏，在于须赖咤国，珍宝积聚的数目，乃不可以称计之多。（四）又有蟻佉大宝藏，乃在于婆罗捺国，珍宝积聚的数目，也是不可以称计之多的。假如阎浮地内的男女大小，各各都去探抱那个地方的珍宝，经过四年四月四日的时间，去取伊罗钵的宝藏之宝物，其宝藏仍始终不会减少的。同样的对于斑稠的宝藏，经过四年四月四日的时间，各来取用的话，也不知其会有减少的。同样的对于宾伽罗宝藏，经过四年四月四日的时间，各各来取用的话，也是不知减少的。对于蟻佉的大宝藏之在于婆罗捺国的，也同样的经过四年四月四日的时间，去取用的话，也是不知减少的。这就是所谓，长者！对于此四大宝藏，如果阎浮地（吾人的世界）的男女大小，各各都去探抱，经过四年四月四日的时间，也不知其有减少的。」

将来（未来）之世，会有一位佛陀名叫弥勒，出现在于此世间。那个时候的国界名叫鸡头。国王所治的地方，东西方为十二由延，南北方为七由延，人民非常的炽盛，谷米也非常的丰登。鸡头王所治的地方（国都），绕其城有七匝，有池水，各各都纵广一由延，金沙在水池下面，有优钵莲华（青莲）、拘勿头花（地喜华）、分陀利华（白莲华），各生在池里面，水像为金色、银色、水精色、琉璃色。如果银水凝冻的话，就会化成为银，假如金水冻化的话，就会化成为金，假如琉璃水冻结之时，就会化成为琉璃，如果水精水凝冻的话，就会化为水精。

长者！当知！那个时候，有四大的城门。在银池水中，乃以金作为门阙的；在金池水当中，则以银作为门阙的；在琉璃池中，乃以水精作为门阙，在水精池中，乃以琉璃作为门阙的。长者！当知！那个时候，鸡头城中的四周围都悬有铃。当时，铃声都出五乐的声音。那时，城内都常有七种的声音。那七种呢？所谓贝声、鼓声、琴声、小鼓声、圆鼓声、鞞鼓声、歌舞声之七种声是。那时，在鸡头城中，生有自然的粳米，都为长三寸，乃极为香美，为出众味之上的。如寻取则寻生，都看不见所取的地方。那时，有国王，名叫蟻佉，乃以正法去治化的，也具足了七宝。

长者！当知！那时的典藏（财政）的人，名叫善宝，为一高德而有智慧的人，也为天眼第一，都能知道宝藏的所在地。他对于有主人的宝藏，会自然的拥护，对于无主的宝藏，就会去献奉于王。那个时候，那位伊罗钵龙王，以及般稠龙王、宾伽罗龙王、蟻佉龙王的身边的那时的四龙王的主典宝藏的，都统统会到善宝典藏的地方来，而向他说：『如欲有所须要的话，我们都相给与你的。』这时四龙王说：『唯愿奉上四藏之宝，以自营己！』这时，善宝典藏主就取四藏之后，来奉上与蟻佉王，就是金宝的羽车！」

那时，世尊便说此偈而说：

伊罗在于陀 般稠在蜜絺 宾伽须赖国 蟻佉婆罗国  
此是四宝藏 种种藏充满 尔时当出现 功德之所至  
奉上彼圣王 金银宝羽车 诸神皆拥护 长者受其福

（伊罗钵宝藏是在于干陀卫国，般稠宝藏是在于蜜絺罗国，宾伽罗宝藏是在须赖咤国，蟻佉宝藏是在婆罗捺国。这就是所谓的四宝藏，种种的宝藏都充满。那个时候常常出现，为功德所致的。献上那位圣王以金银宝羽的宝车，诸神也都拥护于他，长者则受其福德不浅的！）

那个时候，有一位佛陀出现于世间，名叫弥勒，是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支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在教化人民。长者！当知！那个时候的善宝典藏，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才好。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藏主（善宝典藏），就是现在的长者你的缘故。

这时，蟻佉王乃以金银广作福德，然后被八万四千的大臣，前后围遶，到了弥勒佛之处，去出家学道。当时的典藏，也同样的广作福德，也当会出家学道，以便尽于苦际，都是由于长者之引导四子，使他们都能自皈依于佛、法、比丘僧。由于此功德，已不会堕入于三恶趣。又由于此功德，而得四大宝藏，也由于此福报，而与蟻佉王作为典藏之主，就在那个世代，会尽于苦际。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皈依佛、法、僧，其功德乃不可以限量的。如

有人自皈依佛、法、众的话，其福德也是如是的。因此之故，长者！应当要多慈愍于有形之类，教其求其方便，向于佛、法、众。像如是的，长者！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阿那邠祁长者，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从座位站起，绕佛三匝，作礼后离去，及他的四子，也是如是。

那时，阿那邠祁长者，及四子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六一

大意：本经叙述舍利弗和阿难，同往瞻视须达多长者的病，为说妙法，使他发无上的道心。依次为长者之命终后，往生于三十三天，其寿、色、乐、威神、光明的五事功德，都胜于诸天。末后为记说阿难乃博有所知，勇猛精进，念不错乱，为多闻第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阿那邠祁长者的身上，抱缠着重患。这时，舍利弗用天眼清净，没有瑕秽之观，曾经看见到阿那邠祁长者的身体抱着重疾之事，就寻告阿难而说：

「你来一下，我们同到阿那邠祁长者之处，去问候。」这时，阿难回答说：「好的！应知是时候了。」

那时，阿难（和舍利弗）到乞食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舍卫城去乞食，依次而渐渐的到了阿那邠祁长者之家，就便就座。当时，舍利弗就在于座上，对阿那邠祁长者说：「你现在的疾病有增有损吗（经过如何呢）？是否觉知苦痛会渐渐的消除，不至于增剧吗？」长者回答说：

「我现在所患的乃极为少赖（无望了），只觉得有增，而不觉得有减。」

舍利弗又说：「如现在来说，长者！你就应当忆念佛陀。佛陀就是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支夫）、天人师，号为师，为众佑。也应当追忆而念法。如来之法，乃极为甚深，为可尊可贵的，是没有其它之法能与匹等的，为贤圣者之所修行的。也应当念僧。如来的弟子众（僧），乃为上下和顺，没有诤讼，法法都成就的。所谓圣众，乃为戒成就、三昧（定）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见智（知见）成就的。所谓僧，就是所谓四双八辈（四向四果），就名叫做如来的圣众，为可尊可贵，为世间的无上福田。长者！如果修行念佛、念法、念比丘僧的话，其福德乃为不可以称计的，为能获证而至于甘露灭尽之处的。」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能忆念佛、法、圣众的三尊后，而会堕入于三恶趣的，终皈没有这回事！假若那些善男子、善女人，能修念三尊的话，就必定能至于善处的天上、人中。然后（念三宝后），长者！应修至于不起于色（不着于色相），也不依于色境而起于识（不生贪着）；不起于声（不着于声境），不依于声境而起于识（不生执着）；不起香（不着于香境），不依于香而起于识（不生执着）；不起于味（不着于味境），不依于味而起于识（不生执着）；不起于细滑（不着于触境），不依于细滑而起于识（不生执着）；不起于意（不着于意境），不依于意而起于识（不生执着）；不起于今世、后世，不依于今世、后世，而起于识（不念念不放世事）；不起于爱（不贪爱），不可依于爱而起于识（不可不放下）。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缘于爱，而有了受，缘于受，而有了有，缘于有，而有了生，缘于生，而有了死，以及愁、忧、苦、恼等事，不可以称计之多。就是所谓有此五苦盛阴（五盛阴苦），而没有我、人、寿、命。

士夫萌兆（庶民、凡夫），有形之类，如眼起时，就会随之而起念，也不知其来处；如眼灭时，就随之而消灭，也不知其所去的地方。没有而眼生，已有而眼灭，都是由于合会诸法的因缘的。所谓因缘故，就是缘于此，而有了此，没有此，就会为没有的。所谓由于无明，而缘于行，由于行，而缘于识，由于识，而缘为名色，由于名色，而缘于六入，由于六入，而缘于更乐（触），由于更乐，而缘于痛（受），由于痛，而缘于爱，由于爱，而缘于受（取），由于受，而缘于有，由于有，而缘于生，由于生，而缘于死，由于死，而缘于愁、忧、苦、恼，不可以称计之多。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是。没有而生，已有而灭，同样的不知来处，也不知去处，都是由于合会诸法的因缘的。这就是所谓，长者！就是名叫，空行第一之法。」

这时，阿那邠祁长者乃悲泣涕零（悲伤而泣，而流泪），不能自止。当时，舍利弗乃对阿那邠祁说：「为甚么缘故，这么的悲伤呢？」长者回答说：「我并不是在悲伤，是在悲喜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从昔日以来，都恒常的承事于佛，同样的又尊敬诸长老比丘，但是都不曾闻到如此尊重之法，如舍利弗所演说的！」

这时，阿难对阿那邠祁说：「长者！当知！在世间内有二种的人，为如来所说的。那二种呢？第一就是知乐，第二就是知苦。那位习乐的人，就是所谓尊者耶输提族姓子是。那位习苦的人，就是所谓婆伽梨比丘（久病欲自杀，因思惟如来的功德，

而得解脱)是。又次,长者!耶输提比丘,乃为解空(空行)第一,而信解脱的话,就是婆伽梨比丘。再者,长者!知苦的人,以及知乐的人,二人都同样的心俱解脱。二位都同样为如来的弟子当中没有能与相匹等的。由于其不没不生,二人都勤受佛教,也都没有懈废。但是其心有增减之故,人就为有知,有不知的。如长者所说的:『我从往昔以来,都承事佛教,都恭敬长老比丘。然而初不闻(未曾听过)像如是的尊重之法,如舍利弗所说的那样。』耶输提比丘乃观视于地,而心得解脱,婆伽梨比丘,则观视于刀(欲以刀自杀),实时心得解脱。因此之故,长者!应当要作如婆伽梨比丘的比类那样。』当时,舍利弗为他广说佛法,劝令他欢喜,使他发无上之心后,就从座起而去。

舍利弗与阿难离去不久的时候,在须与之顷,阿那邠祁长者就命终,便往生于三十三天。那时,阿那邠祁天子,乃有五事功德,胜过于那些诸天。那五事呢?所谓天寿、天色、天乐、天威神、天光明是。那时,阿那邠祁天子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能获得如此的天身,都是由于如来的恩惠而来的,现在我不宜于只在五欲当中自娱乐,应该先至世尊之处,去拜跪问讯才是。这时,阿那邠祁天子就率诸天人,被他们前后围绕,执持诸天花散在于如来的身上。当时如来乃在于舍卫城的祇树给孤独园。

这时,那位天子在于虚空之中,叉手向世尊,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此是祇洹界 仙人众娱戏 法王所治处 当发欢悦心

(这里是祇洹的地界,是仙人众所娱戏[安乐]的地方,也是法王所治化的处所,应当发欢悦的心。)

那时,阿那邠祁天子说此偈后,如来乃默然允可他之语。那位天子就生如此之念:如来已经然可我的心了。我就舍弃神足,站在于一边吧!

这时,阿那邠祁天子白世尊说:「我是须达,又名叫做阿那邠祁,是人人所知的;也是如来的弟子,是受圣尊您的教训的人。现在已取命终,已生在于三十三天。」世尊告诉他说:「你到底是由于甚么恩,现在获得此天身的呢?」天子白佛说:「我乃蒙世尊之力,才得受此天身的。」这时,阿那邠祁天子又用天华散在于如来的身上,也散在于阿难,以及舍利弗的身上,然后遍遶祇洹七匝,才还皈而隐没不现。

这时,世尊告诉阿难说:「昨夜有天子到了我这地方来,曾说如是之偈:

此是祇洹界 仙人众娱戏 法王所治处 当发欢悦心

(语译如前)

当时,那位天子曾遶祇洹七匝,然后便退而去。汝今,阿难!(阿难你),你是否认识那位天子吗?」阿难白佛说:「必定是阿那邠祁长者的!」佛陀告诉阿难说:「如你所说的。善哉!乃能以未知智,而认识那位天子。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他就是阿那邠祁天子没错之故!」阿难白佛说:「阿那邠祁,现在往生于天上,其名叫做甚么呢?」

世尊告诉他说:「即名为之阿那邠祁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那位天子即生(往生)的那一天,诸天都各有各有如此之言:『这位天子在人类当中时,是如来的弟子,都恒常以平等心去普施于一切众生,都周穷而济乏的人。他作这些功德之后,这是三十三天(才生此天),因此之故,现在仍然续名叫做阿那邠祁。』」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阿难比丘乃有大的功德,为智慧成就的人。阿难比丘现在虽然还在学地(有学的果位,未证四果前之位),但是他的智慧乃没有人能与他匹等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阿罗汉(四果)所应知道的,阿难便能知道。过去诸佛世尊所应学的,阿难都能明晓了知。过去时也有像如是的人,一闻便能了知。但是如我今天的阿难比丘,则一瞻望,就能了知如下之事,所谓:『如来须要这,如来不须要这。』过去诸佛的弟子,进入三昧才会知道未然之事,如我今天的阿难比

丘，则一观便能晓知。」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在我的声闻弟子当中，为博闻而有所知，为有勇猛精进，念不错乱，多闻第一，而堪任执事的，就是所谓阿难比丘是。」

这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六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善生女讲说为妇之道，说明有似母、似亲、似贼、似婢等四事，使其能悔改。同时更为广说法义，使她自皈依三宝，受持五戒。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阿那邠祁长者有一儿妇，名叫善生（玉耶），颜貌非常的端正，面如桃花之色。为波斯匿王的大臣的女儿，依凭她的姓望，恃靠她的豪族，因此，也不恭敬姑嫜，以及她的夫婿，同时，也不奉事佛、法，以及比丘僧，也就是不敬奉三尊（三宝）。

这时，阿那邠祁长者便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长者白世尊说：「近日与儿子娶妇，是波斯匿王的第一大臣的女儿，她乃恃她的姓望，并不承事三尊、长老、尊卑等人。唯愿世尊当与她说法，使她发欢喜心，使她能心开意解！」那时，如来乃默然许可长者所请愿之事。

这时，长者又白佛说：「唯愿世尊，当受我的邀请，以及比丘僧！」那时，长者，看见如来默然受请之后，就从座起，礼佛而遶佛三匝之后离去。他还皈至家中，去办具种种的饮食，敷好了坐具，寻时白佛而说：「时间到了，唯愿世尊受我之请，饮食都已具备了！」

那时，世尊率引诸比丘众，被他们前后围遶，到了长者之家，就座而坐。那时，长者乃更取一小座，在于如来之前而坐。

那时，世尊告诉善生女人说：「长者女！当知！凡是为人的妇人，有四种事，那四种呢？（一）有一种妇人，如似人的母，（二）有一种妇人，如似人的亲亲，（三）有一种妇人，如似于贼盗，（四）有一种妇人，如似于婢女的。你现在当知：（一）所谓为人妇，似于母，就是这样的：都能随时瞻视夫主（自己的先生），不使他有所缺乏，能承事供养他。那个时候，诸天便会将护她，不管是人，或者是非人（鬼神），都不能得其便，如果死后的话，便会往生于天上的，这就是所谓，长者女！这叫做妇人似于母的。」

（二）为甚么叫做有一种妇人，如似于亲亲呢？于是（是这样的）：长者的妇人，见其夫君之后，并不存有增减之心（不轻视），都同其苦与乐（同甘共苦），这就是所谓其人乃似于亲亲的了。（三）为甚么名叫妇人似于贼盗呢？于是：女人见其夫君之后，便会怀着瞋恚之心，便会憎嫉其夫主（夫君），也不会承事恭敬礼拜，一见便辄次欲陷害他，其心都在于他处。夫君不亲其妇人，妇人不亲近其夫。这种人，乃不被人所爱敬，诸天也不拥护她，恶鬼会来侵害，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堕入于地狱之中，这就是所谓此人乃如似于贼盗。」

（四）为甚么名那妇人为之如似于婢呢？于是，贤良的妇人，见夫主时，都能随时瞻视，都能忍受其言语，终皈不想其远报。能忍其寒苦，恒有慈心，对于三尊之

处，也生如是之念：此存，则我也在，此衰，则我会耗。由于此事之故，诸天会拥护她，不管是人，或者是非人，都能爱念她。在其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善处天上。这就是所谓，长者女！有此四种妇人，妳现在到底是属于那一条里面的呢？」

这时，那位女人听世尊说这些语之后，就趋前礼拜佛足，白世尊而说：「唯愿世尊，听我改往修来，更不敢再做如是之事！从今以后，要常行礼法，有如似于婢女哩！」这时，善生女人，回到其夫君之处，头面礼足，然后说：「唯愿瞻视，当如婢女那样！」

这时，善生女人，又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后，坐在于一边。那时，世尊就渐与她说，所谓其论，就是：施论、戒论、生天之论，欲就是不净之想，淫乃为之大秽之事。这时，世尊已经知道该女人的心已开，其意已解，就将诸佛世尊常所说之法，也就是苦、集、尽（灭）、道的教义，那时世尊都尽和该女人讲说。该女人就在于座上，得法眼净，犹如新衣，容易染为色那样。这也是如是，都能分别诸法，善解深妙的道理。因此，而自归依于三尊，而受持五戒。

那时，善生女人，听佛所说，欢喜奉行！

### 四六三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告诉舍利弗：众生都长夜被心所缚，而流转于生死当中，并不为豪族所缚。如有意欲生在人间时，当发愿生豪贵之家，不生卑贱之家，生卑贱之家的话，就不得出家学道，反会堕入于恶趣，故应求方便，降伏其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尊者舍利弗便到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坐在于一边。须臾则退坐而白世尊说：「世尊！您都恒常称誉豪尊的高位，而不说卑贱之人。然而我，世尊！我乃不称叹豪尊，也不说卑贱。我乃处中而说，使得出家学道。」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们自称而说：『不叹称豪贵，也不说卑贱，都处中而说，可以得出家学道。』然而我今天，也不说上、中、下，以及受生分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凡是受生的话，便是非常的苦恼的事之故，并不足以愿乐之事。有如那些粪便之除去，残存一些，尚且为极臭，更何况积多之粪呢？现在有关于受生分，也是如是的道理，如一生，或二生，仍然为苦难，更何况流转而没有终始，怎么可以有甘处呢？由于有而生，由于生而老，由于老而有病，有死、有愁、忧、苦、恼，怎样可以贪乐呢？便成为五盛阴之身的。我现在观察此义之故，而作如是之说：『一生、二生，犹尚苦难，更何况流转于终始，而有甚么可以甘处吗？』」

如果当舍利弗有意欲生在世间的话，便应发愿生在于豪贵之家，而不生于卑贱之家。所以的缘故就是：舍利弗！因为众生都在长夜被心所缚，并不被豪族所缚之故。然而我，舍利弗啊！我乃处在于豪贵之家，是刹利（王）的种姓，是出转轮圣王的。假如我不出家学道的话，我应该是转轮圣王。现在乃舍弃转轮圣王之位，出家去学道，而成就无上之道的。凡是生在卑贱之家的话，就不得出家学道（机会很少），反而会堕入于恶趣的（既无福，又无慧，则愈弄愈糟）。因此之故，舍利弗！当求方便，去降伏其心。像如是的，舍利弗！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舍利弗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九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

大爱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

概要：首先述及大爱道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不忍看到世尊之入灭，故先进入灭度。依次为婆陀比丘尼的说活，劫之长，乃以芥子，及石为喻之事，闻法有五种功德，施主之五功德，福田之胜劣，波斯匿王的忏悔，波斯匿王的十梦。

四六四

大意：本经叙述大爱道比丘尼，以及二沙弥尼之灭度，佛乃亲自供养火葬其舍利，以报养育之恩。其次为佛陀对于耶输提大将讲说兴建佛陀、转轮圣王、阿罗汉、辟支佛的宝塔，将会受福无量。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毗舍离的普会讲堂之处，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大爱道（摩诃波闍波提，为比丘尼中第一久出家学道，是佛的姨母），乃游化在于毗舍离城的高台寺中，和大比丘尼众，五百人俱在，都是得证阿罗汉果的比丘尼，她们的诸漏都已灭尽。那时，大爱道听到诸比丘们说：「如来在于不久之后，将会取入于灭度，不超过三个月，当会在于拘夷那竭国的娑罗（坚固）双树的中间入灭。」那时，大爱道便作如是之念：我不堪任看见如来之取入于灭度，同时又不堪任看阿难之取入于灭度，我现在应该先于佛而取入于灭度才是。

那时，大爱道便到世尊之处，头面接礼佛足后，坐在于一边。那时，大爱道又趋前白佛说：「我听说世尊在于不久之后，当会取入于灭度，为嗣后不超过于三个月，会在拘夷那竭的娑罗双树间。我现在实在不堪任见到世尊，以及阿难之取入于灭度。唯愿世尊，听许我之先取入于灭度！」那时，世尊乃默然允可她。

那时，大爱道重白佛说：「从今以后，唯愿世尊，能与诸比丘尼说戒！」佛陀告

诉他说：「我现在听允比丘尼，还与比丘尼讲说禁戒。如我本来所施行的禁戒，不可使它有所差错。」那时，大爱道趋前礼佛的双足，然后站在于佛前。那时，大爱道又白佛说：「我现在更不再见如来的颜色了，也不见将来的诸佛，不再受胞胎，永远处在于无为。今天违离圣颜之后，就永远更不再观圣颜了。」

当时大爱道乃绕佛七匝，又绕阿难七

匝，同时也尽绕诸比丘众，然后却退而去。回到诸比丘尼的大众当中，告诉诸比丘尼说：「我现在欲入于无为的涅槃界。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如来在于不久之后，当会取入于灭度。你们就各宜随其所行的（应知道自己要如何，就如何去作。）。」

那时，差摩比丘尼、优钵色比丘尼、基利施比丘尼、舍仇梨比丘尼、奢摩比丘尼、钵陀兰遮比丘尼、婆罗遮罗比丘尼、迦旃延比丘尼、闍耶比丘尼，以及五百位比丘尼，都到达于世尊之处（行礼如仪后），都站在于一边。那时，五百位比丘尼，乃以差摩比丘尼最为上首，而白佛说：「我们诸人，都听到如来在不久之后，当会取入于灭度的消息。我们实在不忍心看到世尊，以及阿难之先取入于灭度，唯愿世尊您，听允我们之先取入于灭度！我们现在取入于涅槃，正是其宜的。」那时，世尊就默然允许她们。当时差摩比丘尼，以及五百名比丘尼，看见世

尊默然允准后，就趋前礼佛双足，绕佛三匝后便退而去，都还皈于本来的寮房。

这时，大爱道就叫人关闭讲堂的大门，令人击撻椎，在于露地敷坐具，然后腾在于虚空，在于虚空中坐、卧、经行。或者出火焰，由身下出烟，从身上出火；从身下出水，由身上出烟；全身放焰，全身放烟；由左肋出水，从右肋出火；从右肋出水，由左肋出火；从身前出火，从身后出水；从身前出水，由身后出火；全身都出火，全身都出水。

那时，大爱道作若干的变化之后，还回在于她的本座，就在那里结跏趺之坐，而正身正意（端正身心），系念在于前，而入于初禅。从初禅起后，而入于二禅，从第二禅起后，进入于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后，入于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后，入于空处天，从空处起后，入于识处天，从识处起后，入于不用处（无所有处天），从不用处起后，入于有想无想处（非想非非想处天），从有想无想处起后，入于想知灭

（灭尽定，所谓灭受、想定）。从此想知灭的禅定起后，还入于有想无想处，又从有想无想处起后，还入于不用处，从不用处起后，还入于识处，从识处起后，还入于空处，从空处起后，还入于第四禅，从第四禅起后，还入于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后，还入于第二禅之中，从第二禅起后，还入于初禅。从初禅起后，再入于二禅，从二禅起后，还入于三禅，从三禅起后，还入于四禅，已入于四禅之后，就取入于灭度。

那个时候，天地则大震动，东踊而西没，西踊而东没，四边都踊起，而中央则沉没，又四面有凉风之吹起，诸天则在于空中作倡伎乐，欲界的诸天乃涕零悲泣，其情形有如春天时降甘雨那样，神妙的天，也杂碎优钵华之香，又杂碎栴檀，而散在于其上面。

那时，差摩比丘尼、优钵色比丘尼、基梨施瞿昙弥比丘尼、舍瞿离比丘尼、奢摩比丘尼、钵陀兰遮比丘尼、婆罗遮罗比丘

尼、迦旃延比丘尼、闍耶比丘尼，像如此的上首的有五百位比丘尼们，各各都在于露地敷坐，都飞在于虚空，在于虚空当中坐、卧、经行，而作十八种神变，乃至入于想知灭（灭受想定），然后各取入于灭度。

那时，在毗舍离城内，有一位大将，名叫耶输提，曾引导五百童子，把他们集聚在于普会讲堂，正为他们有所讲说。当时，耶输提，以及五百童子，遥见五百位比丘尼作十八种的神变，看见之后，非常的欢喜，而踊跃无量，就各共叉手（都合掌），而向于那个地方。当时，世尊曾告诉阿难说：「你到耶输提大将之处，去告诉他说：『赶快办理五百张的床具，五百张的坐具，五百个瓶的酥，五百瓶的油，五

百个舆花，五百裹香，五百车之薪木来。』」

那时，阿难趋前白佛说：「不知世尊用这些东西干甚么呢？」佛陀告诉他说：

「大爱道已经取入于灭度，以及五百位比丘尼也已取入于泥洹（灭度），我们欲去供养她们的舍利的。」那时，阿难乃悲泣交集，不能自胜，而感叹说：「大爱道取入于灭度，为甚么这么的快呢？」那时，阿难乃用手去挥泪，然后就到耶输提大将之处。

那时，耶输提遥见阿难到这边来，就都起来向前去迎接，并作如是之语而说：「善来！阿难！有甚么吩咐吗？又行非常（一定不会为常事而来）。」那时，阿难回答说：「我是佛陀所派来的，乃有事交代你去做。」这时，大将们都相问而说：「欲有甚么告敕（吩咐）呢？」阿难回答说：「世尊曾令我告诉大将说：『当办理五百张的床具，五百只坐具，五百个瓶酥，五百瓶的油，五百舆（车辆）的花，五百裹香，五百车的薪木。大爱道以及五百位比丘尼们，都已取入于灭度。我们应去供养她们的舍利。』」那时，大将听后，乃悲泣交集，而作如是之言：「大爱道取入于灭度，为甚么这么的快呢？以

及五百位比丘尼之取入于灭度，为甚么会这么的快呢？此后到底谁当会教授我们，谁会教化我们去分檀布施呢？」

那时，耶输提大将就办五百张床具，五百坐具，五百瓶油、酥、薪等物，以及诸耶维（火葬）之具，到了世尊之处，头面礼足之后，站在于一边。那时，耶输提大将白世尊说：「如来所交代的供养的物具，现在都已办好了。」佛陀告诉他说：「你现在各取大爱道的遗身，以及五百位比丘尼之身，出离毗舍离城，到旷野的地方，我欲在那个地方供养她们的舍利。」耶输提大将白佛说：「唯然！世尊！」

这时，长者（大将）就到大爱道的寺所（精舍），告诉一人说：「你现在去设施楼梯，登上墙，进入于内面，慢慢的由里面开门，不可有声音之发出。」这时，那个人就受长者的教言，就登墙内入去开门。又令五百人，各举舍利（遗身），放在于床上。那时，有二位沙弥尼在那里，一名叫做难陀，第二名叫做优般难陀。这时，二位沙弥尼对大将说：「止！止！大将！不可以触扰诸师。」耶输提大将回答说：「你的师父（指诸尼师），并不是在睡眠，都均取入于灭度的了。」

那时，二位沙弥尼听说诸师均取入于灭度，就心怀恐怖，就自思惟，而观知有集之法，均为是会灭尽之法。就在于坐处，得三明六通（证阿罗汉果）。那时，二位沙弥尼即飞在于虚空之中，首先到达旷野之中，作十八种神变，所谓在空中坐卧经行，身出水火等，变化无量，就在于无余涅盘界，而取入于般涅盘。

那时，世尊引率诸比丘僧，被他们前后围遶，到达于大爱道比丘尼的寺中。那时，世尊告诉阿难、难陀、罗云（罗睺罗）们说：「你们举大爱道的遗身，我当会亲自供养。」

这时，释提桓因知道世尊的心中所念的，就从三十三天上，譬如大力士之屈伸其手臂之顷，来到毗舍离，至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于一边。里面的那些漏尽的比丘，都看见过释提桓因，以及三十三天。那些并不是漏尽，还有欲念的比丘，以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之未得漏尽的人们，则看不得见释提桓因，以及三十三天。

那时，梵天王遥知如来的心中所念的，就引率诸梵天，从梵天上隐没，来到于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于一边。那时，毗沙门天王知道世尊的心中所念的，就引率诸闍叉（夜叉，疾捷鬼），和诸鬼神，来到如来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也站在于一边。

当时，提地赖咤天王（持国天王），率诸干沓和（乐神），从东方来到如来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也站立在一边。毗娄勒叉天王（增长天王）也率诸无数的拘盘荼（瓮形鬼，噉精气鬼），从南方来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也站立

在于一边。毗娄波叉天王（广目天王）也率诸龙神来到如来之处，也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立在一边。以及欲界、色界、无

色界的诸天，各各都知道如来的心中所念的，都来到世尊之处，都行头面礼足之礼后，站在于一边。那时，释提桓因、毗沙门天王，乃趋前而白佛说：「唯愿世尊，不可亲自劳神，我们自当会来供养她们的舍利的！」

佛陀告诉诸天说：「止！止！天王们！：如来自当知道时宜的。这是如来所应修行的，并不是诸天、龙、鬼神所能及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父母生子，乃多所有益，长期养有的大恩很重，乳哺、怀抱，这些恩情应当要报，不得不报答恩情。然而诸天们！当知！过去诸佛世尊所生的母亲（佛的生母）都先取于灭度，然后诸佛世尊都亲自去供养她（荼毗、火葬）其舍利（遗体）就是将来的诸佛世尊所生之母，也会先取入于灭度，然后诸佛都亲自去供养。由于此方便，就能知道如来应该要亲自去供养，并不是天、龙、鬼神所能及的事情。」

那时，毗沙门天王乃告诉五百位鬼神说：「你们到梅檀林内，去取香薪来，当供养她（要火化之用。）这时，五百位鬼神听天王之语后，就到梅檀林内去取梅檀的薪木来到旷野之处。

这时，世尊则亲自举床的一脚，难陀也举一脚，罗云也举一脚，阿难也举一脚，都飞在于虚空往至于那冢墓之间。其中四部之众一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则抬举五百位比丘尼的舍利，到达于冢间。那时，世尊告诉耶输提大将说：「你现在应更辨二个床具、二个坐具、二辆车的薪木，以及香花等物来供养二位沙弥尼的遗身。」耶输提大将白佛说：「唯然！世尊！」寻时，就去办理供养之具。

那时，世尊将梅檀木，各传给诸天。这时，世尊又告诉大将说：「你现在就各取五百人的舍利，各各分别去供养她们。对于二位沙弥尼，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时，大将受佛的教言之后，各各都分别去取而供养，即去采取（举行）她（火葬）。那时，世尊又用梅檀木，放在于大爱道的遗身之上。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一切行无常 生者必有尽 不生则不死 此灭为最乐

（一切行都是无常的，有生的话，就必定会灭尽的。如果不生的话，就不会有死的，这种无生之灭，乃最为安乐的一件事！）

那时，诸天、人民都统统云集在于冢间。其天、人大众的数目很可观，为十亿姪那术他（姪就是那术他，那由他，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十兆为京，十京为姪，为数目非常多的形容而已）。这时，大将到了火灭之后，又取舍利，回去起偷婆（塔）。

佛陀告诉大将说：「你现在去取五百位比丘尼的舍利，去为她们盖起偷婆，这样的话，在于长夜当中，一定会受福无量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世间有四种人，应该为之起偷婆的。那四种呢？第一就是如果有人为了如来、至真、等正觉，而起偷婆，第二就是为转轮圣王，第三就是为辟支佛，以及第四之为了如来的弟子的漏尽的阿罗汉，去盖起偷婆的话，则受福会无量的！」那时，世尊也为诸天、人民讲说微妙之法，去劝使他们欢喜。那时，天与人，计为有一亿位，诸尘垢都消尽，而得法眼净（具有了看透真理的眼光）。

那时，诸天、人民、干沓和（乐神）、阿须伦（非天），以及四部之众，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大意：本经叙述娑陀比丘尼（大迦叶的同修）自忆宿命之事。并为尼众们演说自己的往昔曾经供养过六位如来，愿求作为女人身的本生因缘。佛陀赞许娑陀为尼弟子中，能自忆宿命无数世事第一。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舍卫城内有一位比丘尼，名叫娑陀（妙贤），曾引导五百名的比丘尼，在那个地方游化。这时，娑陀比丘尼在于闲静的地方，为自思惟，而结跏趺之坐，系念在于前，而自忆算不尽的宿命之事，又自微笑。有一位比丘尼遥见娑陀比丘尼曾发微笑，看见之后，便到比丘尼集聚之处而说：「现在娑陀比丘尼独在于树下微笑，是否有甚么事呢？」

这时，五百位比丘尼则相携而到娑陀比丘尼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那时，五百位比丘尼乃白娑陀说：「到底有甚么因缘，独坐在树下而微笑呢？」那时，娑陀比丘尼告诉五百比丘尼说：「我刚才在此树下乃自忆算不尽的宿命之事。又看见往昔之时所经历的身，如死在于此处，而生在于彼处等事，都能一一看见得清楚。」这时，五百比丘尼又白而说：「唯愿您，能说示曩昔的因缘！」

这时，娑陀比丘尼告诉五百比丘尼说：「过去久远的九十一劫前之时，有一位佛陀出现在世间，名叫毗婆尸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调御支夫）、天人师，号为佛，为众佑（世尊），出现在于世间。那时，世界的名叫做盘头摩，人民非常的炽盛，不可以称计之多。那时，那位如来曾游化在那个国界，引导十六万八千位的比丘众，被他们前后围遶，而为他们说法。当时，佛陀的名号乃流布于四方的远处，大家都说：『毗婆尸佛，是一位众相具足的佛，是一切人的良佑福田。』实时，在那个国界内有一位童子，名叫梵天，为一颜貌端正的人，是世间所希有的。」

这时，那位童子，手执宝盖而行在于诸街巷中。同一个时候，有一位居士妇（女居士），也是很端正的人，也同样的从那条道路而行，众人都只顾观看那一位女人。这时，童子便作如是之念：我现在也是一位非常端正（美丽）的人，我也是手执宝盖，但是众人都不观看我身，这些人都只顾观看这位女人。我现在必须作一方便，使人都观看我。这时，那位童子就出城外，到了毗婆尸佛之处，手执宝盖，供养七天七夜之后，也作如是之誓愿而说：

『假如毗婆尸佛有如此的神足，有如此的神力，是世间与天上的福田的话，则愿持此功德（供佛的功德），使我在于将来的世代里，能转生作为女人之身，人民看见后，没有不喜踊的。』

那时，那位童子经过七天七夜供养该位佛陀之后，就随着其生命的长短（到了命终之时），之后，便生在于三十三天，在那里作为女人之身，乃极为端正，为玉女中的第一位，如她的五事功德，乃胜过于那些天女是。那五事呢？所谓天寿、天色、天乐、天威德、天自在是。那个时候，三十三天的诸天们看见之后，都自叹说而说：『这位天女，乃极为殊妙，没有人能和她相匹敌的。』里面，或者有天子曾作如是之说：『这位天女，我应该得以为天后（为妇人）。』就这样的各相竞争为其天后。这时，大天王说：『你们不可以共斗讼。如果你们的中间，能说极为妙法的话，便能以此天女，为其妇人就是。』

那时，有一位天子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若起若复坐 寤寐无有欢 设我眠睡时 然后乃无欲

(或者是起，或者又是坐，寤或寐时，都不知感叹[很快乐]，假如我在眠睡的时候，然后乃没有欲念的了。)

那时，又有天子说如是之偈：

汝今故为乐 于眠无念想 我今兴欲念 如似打战鼓

(你现在由故而才有了快乐的感叹，在于睡眠时，才没有了念想。然而我现在却会兴欲念，有如打战鼓那样。)

那时，又有一位天子说如是之偈而说：

设复打战鼓 犹如休息时 我欲驰速疾 如水流不停

(假如又是打战鼓的话，仍然还是有休息的时候的。如我的欲念来说，那是驰骋的非常的速疾，有如水流之流个不停那样的。)

那时，又有天子说如是之偈而说：

如水漂大木 犹有休息时 我恒思想欲 如杀象不眴

(如流水之漂泊大木那样，这仍然是有休息的时候的。以我来说，我乃恒自思想欲念之事，有如杀象时，眼睛不眴动那样的。)

那时，诸天当中的最尊的天子，与诸天，曾说如是之偈而说：

汝等犹闲暇 各能说斯偈 我今不自知 为存为亡乎

(你们还有闲暇的时间，各人都说如此之偈。以我来说，则我现在仍然不知道到底为存呢？或者会死亡呢？)

那时，诸天人就白那位天子说：『善哉！天子！您所说的偈乃极为清妙。现在这位天女就应奉献于天王您了！』那时，天女就入于天王的宫内。你们诸师妹们不可以有犹豫之念。所以的缘故就是：那时的童子，曾去供养佛陀以上宝盖的人，岂为异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那时的童子身，即为是我身是。

在过去三十一劫前，有一位名叫式诘的如来，出现于世间，游化于野马的世界，和大比丘众十六万人俱在。那时，那位天女，后来便命终而生于人中，受女人之身。是一位极为端正的人，为世间所希有的。当时，式诘如来到了乞食之时，着衣持钵，进入于野马城去乞食。那时，那位天女人，又为长者的妇人，曾用好的饮食，奉上于式诘如来，也作誓愿而说：『愿持此功德之业，所生的地方，不堕入于三恶趣，是为颜貌端正，和人有殊异的！』

那时，那位女人嗣后便命终而生于三十三天，在那里又作为女人之身，为极为端正的女人。有五事功德胜过于那些诸天。那时的天女，岂为是异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所以的缘故就是：那位女人，则为是我身是。

就在于同一个劫的期间，有一位名叫毗舍罗婆的如来出现于世间。那时，那位天女也随着其寿命的长短而命终，命终之后，来生于人中，受女人的身，为一颜貌端正的人，为世间所希有的。又为和长者居士作为其妇。那时，这位长者妇又用妙衣好服去奉上于如来，并发此誓愿而说：『使我将来的世代里，又能得作为女人之身。』这时，那位妇人命终之后，乃生在于三十三天，颜貌很端正，乃胜过于那些天女们。那时，那位女人，岂为是别人吗？不可以作如走之观。所以的缘故就是：那时的那位女人，就是我身之故。

这时，那位女人随着其寿命的长短，而命终，命终以后，又来生于人中，住在于

波罗捺大城，和月光长者，而作为他的奴婢，是一位颜貌龌丑的人，为他人所恶见的。自从毗舍罗婆如来离开世间之后，就更没有佛陀之出现于世间。那时，有一位辟支佛游化在人间，当时，月光长者妇曾告诉其婢而说：『你在外而游行，去求觅一位沙门，颜貌端正，能入于我意的，就请他到我家来，我欲供养他。』那时，那位婢

人就出家门，在外面去求觅沙门。当时，刚好遇见那位辟支佛在城内游化乞食，然而其颜貌乃为很龌恶，姿色也丑弊。这时，那位婢女就对那位辟支佛说：『大家（大姐，主人）欲拜见，愿您屈躬至于我主人之家。』就这样的引他至其家门，即入去白主人说：『沙门已到，可往相见了！』

这时长者妇看见该沙门后，内心很不欢喜，就对那位婢女说：『像这位，你就把他遣回去，我不布施他。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他的颜貌乃非常的龌弊之故。』那时，其婢女白那位夫人说：『假如夫人您不惠施这位沙门的话，就将我今天所应食的食分，都统统用来惠施他好了。』这时，那位夫人就叫人拿出婢女的食分，也就是细粳一升给她。当时，那位婢女便给与那位沙门。辟支佛受此食物后，就飞在于空中，作一十八变。这时长者之婢又作如是的誓愿而说：『我愿持此功德，所生的地方，不堕于三恶趣，使我在于将来的世代，能得作为一极为端正（美丽）的女人。』

当时，那位辟支佛就手擎钵的饭，绕城三匝。这时月光长者曾集五百位商人在于普会讲堂内。当时，那城内的男女大小，曾经看见辟支佛手擎钵饭，飞在于空中，看见之后，都相谓言说：『这是甚么人呢？为甚么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到底谁遇到这一位辟支佛，而向他饭食惠施呢？』

当时，长者婢曾向其夫人说：『愿夫人出来观望刚才那位沙门的神德吧！他现在飞在虚空，作一十八变，为神德无量啊！』这时，长者妇告诉其婢女说：『现在所惠施给沙门之食，假如能获福的话，就尽持与我吧！我当会给妳二日分的食物的。』其婢回答说：『我不堪任以福相与（这种功德不能说相与就能相与）。』夫人告诉她说：『给与妳四日分的食粮，乃至十日分的食粮。』其婢回答说：『我实在不堪任以福相与的。』夫人告诉他说：『我现在给与妳一百枚的金钱。』其婢回答说：『我不须要这些钱。』夫人又告诉她说：『给与二百枚，乃至千枚的金钱。』其婢回答说：『我也不须要。』夫人告诉她说：『我免除您的身，使妳不再作为婢女。』婢女回答说：『我也不须要求作为良人。』夫人又告诉她说：『妳作为夫人，我作婢使，可以了吧！』其婢女回答说：『我也不须要求作为夫人。』夫人告诉她说：『我现在当取妳挝打。要毁兀（割掉）妳的耳鼻，要斩截妳的手足，当断妳的头。』其婢回答说：『像如是的痛苦，我都能堪任于忍受，但是终不能以此福德相与惠施给妳的。身虽属于大家（姑）妳的，但是心善与否却依人而有异的。』那时，长者妇就挝其婢。

这时五百位商人都各作此论而说：『这位神人现在到这里来乞食，必当是我家所施与的。』当时月光长者就发遣众人，然后回到其家，看见其夫人取婢鞭打，就问她而说：『为甚么缘故，鞭打此婢呢？』这时，该婢女便将这些因缘具白长者。当时，月光长者听后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摄其夫人为婢使，使该婢女代作夫人的地位。

那时，波罗捺城，有一位国王在治化，名叫做梵摩达（梵授）。当时，那位大王听到月光长者的家人曾经饭食辟支佛，就甚怀喜悦，庆幸国人之值遇真人，而能随时惠施。梵摩达王就派人去召月光长者，而告诉他说：『你实在饭食神仙真人吗？』长者白王说：『实遇真人，以食惠施他。』这时，梵摩达王即寻时赏赐，更增长者的职位。当时长者婢女，乃随着其寿的长短而命终，命终之后就往生于三十三天，为一颜貌殊妙，世间所希有的人，其五事功德，乃胜过于那里的诸天。诸姊妹们！不可以作如是之观，那时的长者婢，就是我身是也。

在于此贤劫当中，有佛出现于世间，名叫拘楼孙如来。当时，那位天女也随着其天寿的长短而命终，命终之后，转生于人中。那时，作为耶若达梵志之女，当时此女人又饭如来，也发誓愿，求作为女人身。后来命终之后，乃生在于三十三天，为一颜貌端正，胜诸天女的天女，又从那里命终之后，生在于人中。

那时，拘那含牟尼佛出现在于世间。那时那位天女生为长者女，又用金华供养

拘那含牟尼佛，而誓愿说：『愿持此功德，所生的地方，不堕入于三恶趣，使我后身，仍然作为女人身。』这时，此女人也随着其寿命的长短而命终，命终之后，生在于三十三天，在那里，她的端正的程度，乃出于众天女之上，有五事功德，是他人所不能及的。那时长者女，供养拘那含牟尼佛的人，岂为是异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那时的长者的女人，就是我身是。

这时，那位天女随着其寿的长短，来生于人中，又与长者作为妇人，其颜貌的殊特，乃为世间所希有的。那时，迦叶如来出现于世间，当时长者妇，乃七天七夜，供养迦叶佛，而发誓愿说：『使我的将来之世，得作为女人之身。』当时，长者妇随着其寿命，命终之后生在于三十三天，有五事的功德，胜于那里的天女。那时的长者妇，供养迦叶佛的人，岂为是异人吗？不可以作如是之观，那时的长者妇，就是我身是。

在于此贤劫之时，又有释迦文佛之出现于世间。这时那位天女命终之后，转生在于罗阅城内，作为劫毗罗（黄头）婆罗门的女人，颜貌也端正，乃出于诸女人之表。劫毗罗婆罗门女，好似紫磨的金像，在于众女人当中那样，众人都黧（黑色，黯然而无光）的如似于墨那样，而她的意也不贪于五欲。诸妹们！不可以作如是之观，此女人身岂为是异人吗？那时的婆罗门女就是我身是。诸妹当知！由于昔日的功报，才给与比钵罗摩纳作为妇人，所谓摩诃迦叶的妇人是。我的夫尊一大迦叶，乃先自出家，后日我才出家的。我刚才就是自忆昔日所经历的女人之身等事，因此之故，现在才会自笑而已！我因没有智慧，而自蔽，供养六位如来，而求作女人之身。由于此因缘之故，而笑昔日之所经历的事。」

那时，有众多的比丘，听到婆陀比丘尼自忆宿命无数世之事后，就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就将这些因缘，具白如来。

那时，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你们是否看见过声闻之中的比丘尼，能自忆无数的世事，如此人吗？」诸比丘们白佛说：「不曾看见！世尊！」佛陀告诉诸比丘们说：「我声闻中的第一弟子，能自忆宿命的无数世的事，乃为劫毗罗比丘尼是。」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六六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用铁城中的芥子，譬喻为生死之劫的久长之事，乃为没有边际的。应当厌离生死，免除爱着之心，以求解脱。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须臾则起坐，趋前而白佛说：「劫为如何的长短呢？为有限的吗？」佛陀告诉比丘说：「劫乃极为长远的，我现在就为你而引譬喻，你就专心一意的听，我现在当会为你讲说！」那时，比丘就从佛受教。

猛尊告诉他说：「比丘！当知！犹如一座铁城，纵广都为一由旬，高度也为一由旬。有芥子放满在里面，并没有空缺的地方。假若有人来，经过百年的时间取走其中的一芥子，这样的取走那铁城里面的芥子，都为灭尽，然后就为之一劫，是不可

以计量之多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生死乃为长远，并没有边际的，众生的恩爱缚着，而流转于生死，而死此生彼，并没有穷己的。我乃在于其中，知道厌患生死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当求方便，以求免此爱着之想！」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完

## 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一

大爱道般涅槃分品第五十二

四六七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阐述生死劫长，不可能算计得出。这里是以天衣拂大石山为譬喻，以说劫之难量的程度，也劝大众厌患其中的生死。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时，有一位比丘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那时，那位比丘白佛说：「世尊！劫到底为如何的长远呢？」佛陀告诉比丘说：「劫乃极为长远，不可以算数筹量的。我现在当会为您引一譬喻来说明，你就善思念它，我现在当会为你讲说！」那时，那位比丘，就从佛受教。

世尊告诉他说：「犹如一座大石山，纵广都为一由旬，高度也为一由旬。假如有人来，手执天衣（轻衣），经过一百岁拂过一次，直至大石之磨灭，劫数乃如此的难限的。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劫数乃非常的长远，并没有边际的。像如此的劫数，并不是一劫、百劫而已。所以的缘故就是：生死乃非常的长远，是不可以限量，是没有边际的。众生之类，都被无明所蔽，而致于流浪生死，没有出期，都死于此而生于彼，并没有穷己的，我乃在于其中，厌患生死的。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求巧便，以期免除这种爱着之想。」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四六八

大意：本经叙述随时闻法的五功德。所谓(一)未曾听过之法，便能听到，(二)已闻过的，便受持，(三)能除疑，(四)没有邪见，(五)能解甚深之法。并劝人应当念念常闻甚深之法。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世尊告诉诸比丘们说：「随时听法的话，就会有五种的功德，永恒的不会失去其时。那五种呢？(一)如未曾听到的法，便能听到。(二)已闻之法，则能受持。(三)能除去狐疑之事。(四)也不会再有其邪见。(五)能了解甚深的法。这就是所谓，比丘们！如随时闻法的话，就会有如是的五种功德的。因此之故，诸比丘们！应当念念常听甚深之法。这就是我的教诫！像如是的，比丘们！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诸比丘们听佛所说，都欢喜奉行！

#### 四六九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师子大将开示施主之有五种功德之事。当时，说身坏命终之后，会往生于三十三天，会有五事胜于诸天。并交代惠施之时，常恒念念平等，不可生是非之心。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毗舍离的摩诃婆那园（大林中的重阁讲堂）内，和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在。

那个时候，师子大将（师子长者），曾到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一边。那时，如来告诉那位大将说：「施主檀越，乃有五种的功德，那五种呢？于是（是这样的）：(一)施主的名闻会远布，大家会这样说：『在某某村内，有如此好施的人，乃周穷济乏，并不爱惜其财物！』就是所谓，师子大将！第一种功德乃由于施主所致的。

(二)又次，师子大将！施主檀越，如果到刹利众、婆罗门众、沙门众之中时，都不会有所畏忌的，也没有疑难的。这就是所谓，师子！第二种功德。(三)又次，施主檀越，会多被人所爱念，都会普来宗仰，有如婴孩之爱念其母那样，其心不会相离的，施主也是如是，会多被人所敬爱的。

(四)又次，师子！施主檀越在布施之时，发欢喜的心，由于有欢喜心，就会有悦豫，意性就会很坚固。这时，便会自觉有乐有苦，但是也不会变悔（不反悔其善事），能如实而自知道。(五)怎样自知呢？知道有苦谛，有苦的集谛，苦尽之谛（灭谛），苦的出要之谛（道谛），都能如实而知道。」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施为众福具 而逮第一义 其能忆施者 便发欢喜心

（布施乃为众生的福德的资具，能由此而到达于第一义〔知道真理而证涅槃〕。由此，有人能忆念布施的话，便能发起欢喜的心！）

又次，师子长者！施主檀越布施的时候，在他身坏命终之时，会往生于三十三天。又会有五事，能胜于那个地方的诸天的。那五事呢？第一就是颜貌豪贵，威神很光明。第二就是所欲都能自在，没有甚么事不达到的。第三就是如果檀越施主生在于人中的话，就会值遇富贵之家。第四就是饶财多宝，第五就是其言从，而语有用。这就是所谓，师子！檀越乃有如此的五种功德，引入于善道的。」

那时，师子大将听佛所说，乃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就趋前白佛而说：「唯愿世尊，以及比丘僧，当受我的邀请！」那时，世尊乃默然受其请。这时，师子大将看见世尊默然受请之后，就从座起来，行头面礼足之礼后，便退而去，就还回他的家中，去办具种种的饮食，敷好坐具。一切都准备完好之后，就去白世尊说：「时间到了！现在正是时候。唯愿大圣！垂愍而临顾！」

那时，世尊到了那个时候，就着衣持钵，引领诸比丘众，被他们前后围遶，到达于大将之家，就各就次第而坐。那时，师子大将军，看见佛陀，以及比丘僧都已依次第而坐定后，就亲手去斟酌，去行种种的饮食。那时，大将在行食的时候，诸天都在虚空中，告诉他而说：「这位是阿罗汉，这人乃向于阿罗汉（阿罗汉向）。如布施此人的话，就能得福很多。假如布施某人的话，得福比较少。这位是阿那含（三果），此人是向阿那含；此人是斯陀含（二果），此人是向于斯陀含道的人，此人是须陀洹（初果），此人是向于须陀洹道的人；此人是七生往返（须七次往返入天，然后解脱，而为阿罗汉，而涅槃，寂灭，不再轮回转生）；此人是只有中生而已，此人是持信（随信行），此人是奉法（随法行），此人是利根，此人是钝根，此人是下卑，此人是精进持戒，此人是犯戒。布施这些人的话，能得很多的福，布施某人时，所得的福德为少。」

那时，师子大将听闻诸天之后，并不经怀于心，他看见如来食后，就去除去其钵器，然后更取一小座，在于如来的面前坐下来。那时，师子大将白世尊说：「我刚才看见有诸天来至于我处，而告诉我说：『从某人是阿罗汉，乃至某人是犯戒』等事，都一一仰白如来。他说他：虽然听到这些话，也不经怀（不致意），也不生如此之念：我应当舍弃此人，而布施那个人，应当舍弃那人，而布施此人。我乃又生如是之念：我应该布施一切众生。因为有形之类，都得靠食，方能生存，如果没有食的话，就会丧命的。我曾经亲自从如来之处听说如是之偈，都恒抱在心内，不敢忘失。甚么之偈呢？」

施当普平等 终不有所逆 必当遇圣贤 缘斯而得度

（布施时，应当以普遍而平等的心，始终不会有所违逆〔没有好恶喜厌的心理〕。这样的话，必定当会遇到圣贤。也由于此，而能得度。）

这就是所谓，世尊！这首偈所说的，我乃亲从如来您听到的。我都恒念而奉行！」

佛陀告诉大将说：「善哉！这名叫做菩萨的心，叫做平等惠施。如菩萨布施之时，也不会生如此之念：我应当给与此

人，放置此人。都恒有平等心，去惠施与人的。同时，也有如是之念：一切众生，乃以有食就得以生存，如果没有食，就会死亡。菩萨行布施的时候，也会思惟如是之业，而说如是之偈：

夫人修其行 行恶及其善 彼彼自受报 行终不衰耗

如人寻其行 即受其果报 为善获其善 作恶受恶报

为恶及其善 随人之所习 如似种五谷 各获其果实

（凡是人类，都修习其行，都行恶，及行其善。彼彼〔各各，行善恶行的人〕，都会自受其果报，其所行的，终皈不会有衰耗。如人寻其行的话，就会受其果报，为善的话，定会获得其善报，作恶的话，就必定会受其恶报的。其作恶，以及其作

善，都是随人之所习的，有如类似于种种五谷那样，都会各获其果实的。）

师子大将！应当以此方便，知道善恶都各有其行。所以的缘故就是：从初发意，至于成道，都应怀其心而没有增减，并不选择任何人，也不观察其境地如何。因此之故，师子！如果欲惠施的时候，就应恒念平等，不可起是非的心。像如是的，师子！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世尊又说囬而说：

施欢人所爱 众人所称叹 所至无疑难 亦无嫉妒心

是故智者施 除去诸恶想 长夜至善处 诸天所嘉叹

（布施而欢喜的话〔喜欢布施的人〕，是人人所敬爱的，也是众人所称叹的。所至的地方，并没有疑难，也没有嫉妒之心。因此之故，有智慧的人之布施，乃为除去诸恶想，长夜都会至于善处，为诸天所嘉许赞叹的。）

那时，世尊说此语之后，便从其座位站起而去。

当时，师子大将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七〇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波斯匿王讲说布施之心应该为平等，但是其福田仍然为有胜劣的。就中，以布施持戒的人，其福为最难量。并为他说身口意三行当中，乃以意行最为第一，因为能推动身口去造业之故。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中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波斯匿王到了世尊之处，行头面礼足之礼后，坐在于一边。这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凡是要布施之家，应当要布施那一种的人呢？」世尊告诉大王说：「应随心所欢，而便于布施其处。」王又白佛说：「到底布施那种人，能得大功德呢？」佛陀告诉大王说：「你刚才所问的为当施于何种人？现在又问获福的功德呢？」大王白佛说：「我现在请问如来您，到底布施那些人，能获其功德？」

佛陀告诉大王说：「我现在还问于你，大王你就随你所乐，来回答于我。云何呢？大王！如果有刹利子来，或者是婆罗门子来，但是都为愚惑而无所知，其心意都错乱，恒不一定，来到大王你的地方，而问大王说：『我们都应当会恭奉圣王您，随时供给您所须的。』云何？大王！你须要这种人在你的左右吗？」王白佛说：「不须要的，世尊！所以的缘故为何呢？因为那个人乃没有黠慧，心识又不定，不堪任候外敌之所致的。」

佛陀告诉大王说：「云何？大王！如果有刹利，或者是婆罗门之种，乃多诸方便，并没有恐难，也不会畏惧。当时也能驱除外敌，这种人来到大王之处，而白王说：『我们能随时瞻奉圣王，唯愿恩垂，当见大王您的纳受！』云何呢？大王！你当要纳受这种人吗？」王白佛说：「唯然！世尊！我们当会纳受如此之人的。所以的缘故就是：由于那个人能堪任于候外敌，并没有畏难，也不会恐惧之故。」

佛陀告诉王说：「现在的比丘也是如是，诸根都完具，舍五而成六，护一而降四。布施于如此的人，获福为最多的。」王白佛说：「甚么叫做比丘之舍五而成六，护一而降四呢？」

佛陀告诉大王说：「于是（是这样的：）比丘舍离贪欲盖 瞋恚盖 睡眠盖 掉戏盖 疑盖，像如是。的比丘，名叫舍五。甚么叫做比丘之成就六呢？大王！当知！如

比丘看见色境后，不生起色想（不着色），由于此而能护其眼根，除去恶不善之念，而护眼根。如耳、鼻、口（舌）、身、意，都不起意识而护意根等根。像如是的比丘，就是成就其六。甚么叫做比丘之护一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乃系念在于前。像如是的，就是比丘之护于一。甚么叫做比丘之降于四呢？于是（是这样的：）比丘能降身魔、欲魔、死魔、天魔，都均能降伏。像如是的，就是比丘之降伏于四。像如是的，大王！就为之舍五而就于六，护一而降伏于四。布施如是的人的话，就能获福无量。大王！邪见乃与边见相应的，对于这种人，布施给与他，乃没有甚么利益的。」

这时，大王白佛说：「如是！世尊！布施给与如斯之人，其福德乃为难量的：如比丘成就一法，其福尚且难量，更何况其余的呢？甚么叫做一法呢？所谓身念是也。所以的缘故就是：尼干子（离系外道）乃恒计身行、意行，而不计其口行之故。」

佛陀告诉他说：「尼干子乃为愚惑，其意常会错乱，心识乃不定，是该师之法之故，致于有如是之言耳！他受身行之报，以及口行之报，乃不足以言，然而意行乃为无形而不可以看见的。」王白佛说：「此三行当中，到底是那一种行最为重呢？是身行呢？是口行呢？是意行呢？」

佛陀告诉大王说：「此三行当中，乃以意行最为重要的，口行与身行，为不足以言的。」王白佛说：「又有甚么因缘之故，说念意最为第一呢？」佛陀告诉王说：「凡是人之所行，首先为意念，然后乃有口发。口既发出之后，便会有身之行，而行杀、盗、淫、舌根乃不定，也没有端绪。就是那个人命终之后，其身根与舌根仍然存在。但是，大王啊！那个人为甚么缘故，其身与口都不再设行呢？」大王白佛说：「那个人乃没有意根之故，致有如是之变耳！」佛陀告诉大王说：「应当以此方便，而知道意根乃最为重，其余之二（身、口），乃为轻！」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心之念恶 即行即施  
于彼受苦 轮转于辙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行即为 受其善报 如影随形

（心乃为法的根本，都以心为尊的，心乃能使一切的。如心的所念为恶的话，即会去履行，即会去施作，而会在那里受苦的，所谓如车轮之转于辙那样的。）

（心为法的根本的，心为尊，心能使一切的。如中心念善的话，就会即行即做，而会受其善报的，有如影之随形那样的。）

那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如是！如来！为恶的人，身行恶，随着其行而堕于恶趣。」佛陀告诉大王说：「你到底是观察甚么教义，而来问我为布施那一种人，即能获福益多呢？」王白佛说：「我在于往昔之时，曾经到尼干子之处，去问尼捷子说：『应当向那一种人去惠施呢？』尼干子听我所问之后，就更论其它之事，也不看到他的回答。当时尼干子对我说：『沙门瞿昙曾作如是之说：布施我的话，就能得很多的福报，布施其余的人就没有福报。因此，应当布施我的弟子，不应该布施其它的人。如有人民布施我的弟子的话，其福德为不可量的。』」

佛陀告诉王说：「你在那个时候，是怎样的回答他的呢？」大王白佛说：『那时我便作如是之念：或者有如如此之理。如果惠施如来的话，其福德就为难量。现在就是因此之故，才来请问佛陀你：到底布施给与甚么人，其福才为难量？但是现在，世尊您！却不自称誉，也不毁坏他人。』

佛陀告诉大王说：「我的口，并不作如是之说：『布施我的话，得福就会很多，布施给与其它的人，就不能得福报。』但是我，今天所说的，就是这样的：如钵中有遗余，而持去与他人的话，其福会为无量，以清净之心，放在于净水之中，普生如是之念的话，则在此当中有形之类的，都会蒙佑无量，更何况为人形呢？但是，大

王！我现在所说的布施给与持戒的人，其福会有难量之多；而布施给与犯戒的人，实在不足以言。

大王！你应当知！如田家子善于治理其地，而除去诸秽恶，用好的谷子放在于良

田之中，则在其中，获得的谷子为没有限量的。也如那田家子，不修治其土地，也不除去秽恶而下谷子的话，则所收获的实在不足以言的。现在，当一位比丘之事，也是如是。如比丘能舍弃五盖，而就于六根，护心专一，而降伏四魔，则对于如斯的人，其施惠的人，福德定会无量，而施与邪见的人，实在是微不足言的。犹如，大王！有利利种 婆罗门种，他们之意并没有疑难，乃能降伏外敌。对这样的人，就当观为如罗汉之人。那些婆罗门种的意，如不专定的，就当观为如有邪见的人那样。」

这时，波斯匿王白世尊说：「布施给与持戒的人，其福乃为难量。从今以后，其有来求索的话，就终皈不会违逆的。如又是四部之众，有所求索的话，也不会却逆他们，会随时给与他们的衣被、饮食、床卧之具，又会布施给与诸梵行的人。」

佛陀告诉他说：「不可以作如是之说。所以的缘故就是：因为如果布施给与畜生之类，其福尚且为难量，更何况布施给人呢？但我今天所说的，就是布施给与持戒的人，其福为难计，并不是犯戒的人之事。」

波斯匿王白佛说：「我现在要重新自归依！因为世尊是这样的殷勤，乃至于这些外道异学来说，就不是这样。他们都恒诽世尊，又且世尊则恒常叹誉那些人。外道异学都贪着于利养，又如来却不贪利养。现在国事多猥，欲还皈所住的地方了。」佛陀告诉王说：「宜知是时。」（可以回去了。）

那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七一

大意：本经叙述波斯匿王，因杀庶母的百子，至佛前悔过。佛为说四苦难，十恶报剧。人命乃极短，在世间为须臾之顷，而生死则长远，而且多诸畏难。因此，当求方便，施行福业，以法治化。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波斯匿王曾经杀害其庶母的百子，即怀变悔的心而说：「我所造的恶源，乃极为甚多。又用此为，由于王位之故，而杀害此百人，到底谁能堪任除去我的忧愁呢？」波斯匿王又作如是之念：唯有世尊才能除去我的忧愁而已！当时，又作如是之念：我现在不应该怀着如此的忧愁，应默然到了世尊之处，当驾王威到了世尊之处才是。这时，波斯匿告令群臣说：「你们赶去催驾宝羽的车辆，应如前王之法，我欲出舍卫城去亲近如来。」群臣听王的教令后，实时严驾羽宝的车，就来白王而说：「严驾已完毕，大王！请知其时。」

这时，波斯匿王就乘羽宝的车，椎锤鸣鼓，悬幡盖，跟从的人臣都着铠器，被诸臣民围遶而出离舍卫城，往至于祇洹。到达后，就步入祇洹精舍，如前王的法规，先除去身上的五威仪，所谓盖、天冠、拂、剑、履屣，都统统舍去。至世尊之处后，就行头面布地之礼，又用手去摩如来的双足，并自陈启而说：「我现在要悔过，要改往修来。我曾经为愚惑，不分别真伪，杀害庶母的百子，由于王的威力之故。现在到这

里来，自己忏悔，唯愿纳受我的悔过！」

佛陀告诉大王说：「善哉！大王！你回去就本位吧！现在当会为你说法。」波斯匿王就从座起，礼拜世尊之双足后，还诣其本位。

佛陀告诉大王说：「人类的生命乃极为危脆，极寿不过是百年，超出的人并不多。人寿一百年，换算为三十三天之一日

一夜。算算以日夜三十日为一个月，十二个月为一岁，那三十三天的正寿为千岁。以人中的寿数的寿命十万岁，又计还活地狱当中之一日一夜，又计那日夜三十日为一个月，十二月为一岁，还活地狱中为五千岁，或者其寿为半劫，或者其寿为一劫，乃随着人类所作的业行而定。或者在中途为天死的，计人中之寿的百亿之岁。

有智慧的人，都恒念普修此行，又用此恶为？（怎么会作恶去受地狱之苦呢？）为乐少而苦多，其灾殃实在难以计量之多。因此之故，大王！不可由于己身、父母、妻子、国土、人民之故，而去施行罪业，而不可为了王身之故，而作罪本。有如石蜜，乃为初甜而后苦那样，这也是如是。在于这么短寿当中，为甚么要去作恶呢？大王！当知！有四种大怖畏，都恒逼于人身，始终不可能制约，也不可能以咒术、战斗、药草，就能抑折的。所谓生、老、病、死是也。如四大山之从于四方而来，各各都会相就，会摧坏树木，都均

会被磨灭的。此四事，也是如是的。大王！当知！如人一出生来的话，就使父母怀着忧愁苦恼，不可以称计之多。假如到老年之到来时，就已没有少壮，已坏败其形貌，文节都已渐缓。假如疾病来到的话，则丁壮之年，也不再有力气，转转而命促。如果死亡之来时，就会断除命根，恩爱都会别离，五阴都已各散而去。这就是所谓，大王！有如此的四大，都不能得自在。

如果又有人亲近于杀生，受诸恶原的话，则假若生于人中的话，其寿命就会极为短少的。如果有人习于偷盗的话，后生就会贫困，衣不能盖其形，食不能充其口。所以的缘故就是：都是由于窃取他人的财物之故，才会致于如斯之变的，如果生在于人中的话，会受苦无量的。假若有人淫他人的妻妾的话，则后生人中之时，其妻会不贞良的。

如果有人讲妄语的话，后来转生人类之中时，则其言并不信用，而会被人所轻慢，这都是由于前世之时，诈称虚伪的缘故。假如人常出恶言的话，就会受地狱之罪，如果生在于人中的话，颜色就丑陋，都是由于前世常出恶言之故，才会致于如此的果报的。假如人常出绮语的话，就会受地狱之罪，如果生在人中的话，家中就会不和，会恒被斗乱，所以的缘故就是：都是由于前身所造的果报的。如果人常发两舌，而斗乱彼此（使彼此会起争斗）的话，就会受地狱的罪报，如果生在人中的话，家中就会不和，会恒有诤讼，所以的缘故就是：均是由于前世斗乱彼此之所致的。

假如有人，喜欢于憎嫉他人的话，也会受地狱的罪报，假若生在于人中的话，也会被人所憎恶，这都是由于前世行本之所致的。假若有人常兴谋害他人之心的话，就会受地狱的罪报的，假若生在于人中的话，其意会不专定。所以的缘故就是：均为是由于前世兴起如是之心之故。如果又有人，习于邪见的话，就会受地狱的罪报的，假如生在人中的话，就会为聋盲瘖哑，为他人所恶见的。所以会如此的缘故就是：均为是由于前世的行本之所致的。

这就是所谓，大王！由于此十恶的果报，而致于有如此的殃，而受无量的苦恼的，更何况又是其它造罪之人呢？因此之故，大王！应当以正法去治化，不可用非法去治民。也应以理去治民，不可以用非理去治民。大王！凡是用正法去治民的，则在其命终之后，都会生在于天上的。正使（假如），大王！命终之后，人民都会追忆（追念），终皈不会忘失，其名称定会远布的！

大王！当知！凡是用非法去治化人民的，即在其死后，都会生在于地狱之中。

这时，狱卒会用五缚去系缚他，其中所受之苦，实在不可以称量的。或者被鞭，或者被缚，或者被捶，或者被解诸支节，或者被取去火灸，或者被用镕铜去灌其身，或者被剥其皮，或者会被用草着腹，或者会被拔其舌，或者会被刺其体，或者会被锯解其身，或者被抛入铁臼中去捣，或者以轮坏其形，或者使他是入刀山剑树的上面，不令他有着停息的时间。或者抱热的铜柱，或者挑其眼，或者坏其耳根，或者截其手足，以及耳鼻，已被截死后，又复生。

又被举其身形，放着在于大镬之中，又用铁叉，扰动他的身，不使其息在。又从其镬当中取出，活活的被拔脊筋，持用以治车。又使其入于热炙的地狱中，又入于热屎的地狱中，又入于刺的地狱中，又入于灰河的地狱中，又入于刀树的地狱中。又令他仰卧，而用热铁丸，使他食之，使他的肠胃五藏，都均为烂尽，然后，从身下而过（铁丸流出）。又用镕铜去灌他的口，从身下而过。在其中受到种种的苦恼，必须其罪业报尽，然后才能由地狱出来。像如是的，大王！众生堕入于地狱，其事就是如是的，都是由于前世治法不整之所致的。」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百年习放逸 后故入地狱 斯竟何足贪 受罪难称计

（百年当中，都习于放逸的话，其后定会因此之故，而入于地狱的。这种贪于享受的放逸〔不务于正业〕，那里足够吾人去贪取呢？因为会受罪报难以称计之多啊！）

大王！用正法去治化的话，就能自济其身，父母、妻子、奴婢、亲族们都会被荫而将护国事的。因此之故，大王！应当要常用正法去治化，不可以用非法。人命乃极为短少，在于世间的期间，只不过是须臾之间而已的！生死乃为长远，又是多诸畏难的。如果死亡来到的话，就会在其中间呼哭，骨节都会离解，身体会烦疼的。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人能救度的，并不是父母、妻子、奴婢、仆从、国土、人民，所能救度的。有如此的灾难，到底有甚么人堪能代替的呢？唯有布施、持戒，唯有语常和悦，不伤他人的心，而作诸功德，行诸善本为是！」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智者当惠施 诸佛所嘉叹 是故清净心 勿有懈怠意  
为死之所逼 受大极苦恼 至彼恶趣中 无有休息时  
若复欲来时 极受于苦恼 诸根自然坏 由恶无休息  
若医师来时 合集诸药草 不遍其身体 由恶无休息  
若复亲族来 问其财货本 耳亦不闻声 由恶无休息  
若复移在地 病人卧其上 形如枯树根 由恶无休息  
若复已命终 身命识已离 形如墙壁土 由恶无休息  
若复彼死尸 亲族举冢间 彼无可恃者 唯福可怙耳

（有智慧的人，当会惠施与人，是诸神之所嘉许赞叹的，因此之故，应具清净之心，不可有懈怠之心。

（众生被生死所逼，而受极大的苦恼，堕在于那恶趣里面，并没有休息的时间。如果又欲来之时，也是极受种种的苦恼，诸根都会自然的坏败，都是由于造诸恶业，而不得休息。如医师之来时，虽合集诸药草，然而却不能遍及于其身体，这都是由于造恶没有休息的缘故。）

（假如又有亲族之来到，曾问及其财货所来之本时，其耳也不听其声音，都是由于造恶而没有休息。如又移身在于地，病人仍卧于其地上，形体都如枯树根那样，这都是由于造恶没有休息之故。）

（如又是已经为命终了，身命已离开其识大，其形体乃如墙壁的土，都是由于造恶没有休息之故。如又那个死尸，被亲族举放在于冢间的话，他就已没有甚么可依恃的了，唯有其福可以依怙而已！）

因此之故，大王！应当要求方便，去施行福业。如果现在不去作的话，后悔就会无益的（后悔也无用）。」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而说：

如来由福力 降伏魔官属 今已逮佛力  
是故福力尊

（如来乃由于福德之力，去降伏魔的官属的，现在已逮得佛陀的神力，因此之故，在福德当中，乃为最尊贵的。）

因此之故，大王！应当念念作福业。假如做恶后，就应寻时忏悔，更不可再去冒犯！」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

虽为极恶原 悔过渐复薄 是时于世间 根本皆消灭

（虽然做过极恶之原的业，但是如能忏悔过错的话，就会渐渐的为微薄的了，当那个时候，在于世间的根本的恶业，都会消灭的。）

因此之故，大王！不可由于自己之身，去习行其恶业，不可为父母 妻子 沙门、婆罗门，去施行于恶业，去习其恶行。像如是的，大王！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世尊便说如是之偈：

非父母兄弟 亦非诸亲族 能免此恶者  
皆舍归于死

（并不是父母兄弟，也不是诸亲族们能免离吾人的如此恶业的，因此，都应舍弃诸恶，而归于死亡吧！）

因此之故，大王！从今以后，应当要以法去治化，不可以用非法。像如是的，大王！应当要作如是而学！」

那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 四七二

大意：本经叙述佛陀为波斯匿王析释十种的梦。所谓(一)三釜罗之满沸等事，(二)马口与尻都食，(三)大树生华，(四)小树生果，(五)羊主食绳之事，(六)狐坐金床，(七)大牛从犊子嗽乳，(八)黑牛群，(九)大陂的池水，(十)大溪水波流正赤的水（文详）。

结集者的我们都像如是的听过的：有一个时候，佛陀住在于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

那个时候，国王波斯匿王，在于夜间梦见十事。大王梦后就觉寤过来，一时觉得非常的愁怖。惧畏会亡国，以及自身 妻子都会受灾殃之事。翌日就召集公卿 大臣、明智的道士 婆罗门等人之所能解析梦相的人，都统统来集会。大王就将昨夜所梦过的十事说出来，大王说：「你们那一位能解析这些梦吗？」婆罗门说：「我能解析其梦，但是恐怕大王听后，会觉不乐耳！」大王说：「你就说说看看。」

婆罗门说：「以这些梦看来，则国王及王太子，和王妻，当会死亡的。」王说：「云何呢？诸位！是否可以禳厌（除殃，祈祷除灾）与否呢？」婆罗门说：「这种事乃可以禳厌的。应该要这样的：将太子，以及王所重的夫人，和那些边傍的侍者 仆从 奴婢，暨所贵的大臣，都把他杀

死，用他们来祠祭天王。所有的卧具、珍琦宝物，都应当把它火烧，用来祭祠于天。这样的话，则王身，以及国家，都尽能无事。」

大王听婆罗门之言后，非常的愁忧不乐，退朝后，就进入斋室去思念此事。王有一位夫人名叫摩利，就到王处，去问王的事情的缘故而说：「为甚么愁忧不乐呢？妾身是否对于大王有甚么过错之事吗？」大王说：「卿妳对我并没有甚么过错，但是不可以启问其事。卿妳恍若听到的话，会使妳愁怖的！」夫人回答说：「我不敢愁怖的。」王说：「妳不须要问，如听到的话，卿会恐怖的！」夫人说：「我是王身的一半。如果有急缓之事时，当杀妾一人。大王请您安心，不以为怖，愿大王说出来！」

王就为夫人说：「我昨夜梦见十事：『第一就是看见三釜罗，两边的釜都满，中央的那口釜却为空的，两边的釜，乃沸气相交往，而不入于中央的空釜里面。第二就是梦见马的口也在食，其尻也会食。第三就是梦见大树生华。第四就是梦见小树生果。第五就是梦见有一人在索绳，然后有羊（后面有羊），羊的主人在食绳。第六就是梦见狐坐在于金床的上面，食用金器。第七就是梦见大牛却还而从犊子嗽乳。第八就是梦见黑牛之群从四面吼鸣而来，都相趣欲斗，当合而未合时，就不知牛群处在那里。第九就是梦见大波池之水，中央为浊的，四边都是清的。第十就是梦见大溪的水波流出来的都是正赤色的（大红的）。』梦见这些事后，就醒寤过来，即起大惶怖之心，恐怕会亡国，以及自身、妻子、人民等事。现在召集公卿、大臣、道人、婆罗门来解梦。当时有一位婆罗门说：『应当要杀死王太子、所重的夫人、大臣、奴婢，以使用来祠祭于天。』因此之故，致于愁忧耳！」

夫人回答说：「大王！不可以由于梦而起愁忧。如人之去买金那样，买回来后又用火烧，兼在石上而磨，这样，即好或坏的，都自会出现的。现在佛陀近处在于祇洹精舍，可以去问佛。如佛陀怎样的解说，就随佛所说的就是了。为甚么要信这些狂痴的婆罗门的话，以自愁苦，乃至于是呢？」

这时，大王才喜悦而醒寤，就召唤左右傍臣，快速严驾车骑。大王就乘高盖的车辆，乘骑侍从有数千万人，出离舍卫城，到达于祇洹精舍，就下步而到佛所，行头面礼足之礼后，长跪叉手，前白佛说：「我昨夜梦见十事。愿佛哀愍我，事事解说吧！」

佛陀告诉大王说：「善哉！大王！王所梦的，乃为将来后世，显现瑞应之事而已的！后世的人民不畏禁法，都普遍会淫泆，会贪有其妻息，而放情去淫匿，并不会厌足。也妒忌愚痴，而不知为惭，不知为愧。那些贞洁之事都已被见弃，都是佞谄而乱国。」

(一)王所梦见的三釜罗，两边的釜都满，中央的釜为空的，两边的釜乃沸气相交往，而不入于中央的空釜之中，这乃表示后世的人民，都当会不给足养亲与贫穷的，都将同生的不亲近，而反亲近于他人，与富贵相从，而共相倚通。王所梦见的第二事，正正就是这样的！

(二)王所梦见的马之口也食，尻也会食之事，就是指后世的人民、大臣、百官、长吏、公卿们，都廩食于官，又食于民众，都赋敛不休息，下吏又作奸，民又不得安宁，都不安于旧土。王所梦见的第二事，正为是如此的！(三)王所梦见的大树生华之事，乃为后世的人民会多逢躯役，会心焦意恼，常会有恐怖，年龄未三十之时，头发就会皓白。王所梦见的第三事，正为是这样的！(四)王所梦见的小树生果，乃是后世的女人，年龄未十五时，就会行求嫁，而会抱儿来归，并不知甚么叫做惭愧。王所梦见的第四事，正为是这样的！

(五)王所梦见的一人索绳，后面有羊，羊主又食绳之事，乃是指末后世人的夫婿去行贾（作生意），或者入于军征（队伍内），或者游洋在于街里，则朋党交戏。不肖之妻，在家内却与男子私通栖宿，食饮夫君之财，都快情而恣其欲，并不会忤

愧其丑陋。其夫君也知道，也效人之佯愚（假诈不知）。王所梦见第五事，正为是如是的！（六）王所梦见的狐上于金床，吃食也用金器，就是指后世的人，贱的却为当贵，而在于金床之上，坐食而饮重味（美味），贵族大姓却当为给使的人，良人却作奴婢，奴婢却反之作良人。王所梦见的第六事正就是如是的！（七）王所梦见的大牛还而从犊子之下吮乳之事，乃为后世的人母，当为其女作媒，引导其它的男子和其女儿共一房室，其母则守住在门外，从而得到财物，持用以自给其生活的费用，其父也同情，也佯装耳聋而不知。王所梦见的第七事，正为是如是的。

（八）王所梦见的黑牛从四方面结群而

来，相趣鸣吼而欲斗，当合而未合时，就不知牛群的去处。这是指后世之人，不论是国王，或者是大臣、长吏、人民，大家都当会不畏大禁，都会贪淫嗜欲，畜财贮产，妻子大小，都不廉洁，淫佚而饕餮，都没有厌极，都起嫉妒、愚痴的心，而不知惭愧。并不行忠孝，而佞谄破国。当时也不畏上下，致为雨不及于时节，天气不和适，风尘暴起，飞沙折木。蝗虫乃噉稼谷，使其不成熟。帝王人民所施行的为如此，因此之故，上天使其如此。又显现四边都起云，帝王人民都起欢喜的心，大家都说：『云既四合，则现在必定会降下大雨的。』然而在须臾之间，云却各自消散，因此之故，而现此怪现象。这是欲使万民都能知痛改其行，而守善持戒，畏惧有天地的惩罚，而不入于恶道，而能贞廉自守，以一妻一妇，而慈心不怒。王所梦见的第八事，正为是如是的！

（九）王所梦见的大陂之水，中央为浊，四边为清，就是提示后世之人在于阎浮地

内，为臣的当会不忠，为人子的当会不孝，都不敬长老，不信佛道，不敬重明经的道士（指正信的行者）。为臣的都贪官赐，为人子的都贪父之财，并不会反复（不回报），不顾义理。而在于边国，却当会忠孝，人人会尊敬长老，会信乐佛道，给施（布施供养）于明经的道士，都会念报而反复（知恩报恩）。王所梦见的第九事，正为是如是的！

（十）王所梦见的大溪之水的流波，都为正赤（大红），这是指示后世之人之诸帝王、国王，当不会厌足其国，会兴师共斗，会当作（整備）车兵、马兵，互相去攻伐，还相杀害，流着正赤的血。王所梦见的第十事，正谓就是这样的！这些均为是后世之人之事而已！后世的人，如果能心存佛道，奉事于明经的道人（指行正法的人）的话，则这些人在于死后之时，都会往生于天上。假若为作恶行，更共相残的话，则死后之时，统统会堕入于三恶道，不可以复陈（不足以为人说的）。」

王听后，则长跪，叉手而纳受佛的教言，内心非常的欢喜，而得定慧，不再起恐怖之心。王便稽首作礼，头面着在于佛足，而说：「还宫之后，当会重赐夫人，拜为正后。多给拨财宝，以资布施他人，使国家人民都丰乐。会夺那些诸公卿、大臣、婆罗门等人的俸禄，统统要把他们驱逐出国，不再信用他们。一切人民都能发起学习无上正真之道！」王及夫人，就礼谢佛陀后离去。

那时，波斯匿王听佛所说，乃欢喜奉行！

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一完

（文档结束）

中文简体化说明：

本电子档由网友自由的风（QQ: 438279207）根据勤定比丘发布的悟慈长老著作繁体电子版制作，采用FlipPublisher逐页提取原始档文字，由Word转化为简体文字。仅供佛友方便修习之用。所有版权归属原始版权的拥有者。由于逐页提取，

如有转换疏漏之处，请联系 [zgjs@21cn.com](mailto:zgjs@21cn.com) 修正。

原始档案内附版权申明：

各位法友先进：

台南开元寺前住持悟慈长老著作之( 四部阿舍经白话翻译 )今已出刊成书，若欲请洽者，台南市观音讲寺洽购。TEL:062227420

本电子书，属 勤定比丘自行出资打字制作电子档案与校稿，免费欢迎下载阅读。但不得用于出版贩卖等商业行为，恐有触犯著作权法。

观音乡 大觉寺住持 勤定比丘 合什

观音乡大觉寺联系电话请拨: 035618425 034732570 0930909876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

PS:四部白话阿舍藏电子书皆采用FlipPublisher韧体制作，内附{电子书主程序安装}，请先安装后，即可使用该韧体阅读，并祈法喜盈满，世尊正法律常驻娑婆。

大觉寺 悟慈长老数字图书馆 谨启